

舊唐書
第三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舊唐書

第三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黄永年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褘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峥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畒”、“𤱈”、“畂”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贜(《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晳"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 243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𩪘)	缶(缻)	黎(菞)	禪(禮)
辯(辯辯辯)	蓋(葢)	務(務務)	善(譱)
飆(飇飈)	剛(罰)	料(釿)	觴(觴)
餅(餅)	詬(詢)	躪(蹦)	舐(舐)
豺(犲)	穀(榖)	櫺(檽)	疏(疎䟽)
躔(躚)	罐(罐)	騮(駵駵)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齜(齜)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覊)	滅(烕)	柝(榹欜檬)
欻(歘)	悸(痵)	秣(餗)	蜿(蜿)
垂(𡍮埀)	奸(奸)	粹(粹)	腕(掔)
齪(蹶)	殲(殲)	腦(腦)	尪(尫尩)
瓷(甆)	驌(驌)	旆(旆)	誤(悮)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噉)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嶋)	截(截)	媲(媲)	溆(漵)
登(登)	贐(賮賮)	撇(擎)	璇(琁)
鐙(韒)	鯨(鱷)	愆(諐諐諐)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契)	腰(署)
斗(斢)	絶(𢇍)	瑩(瑩)	燁(爗)
陡(陡)	誑(誑)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闔)	麯(麴)	彝(彝)
愕(愕)	髡(髡)	紝(紝)	癰(癰)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顲)	燥(燪)	煮(鬻)	椶(棕)
鳶(鳶)	潴(瀦)	裝(装)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閲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凉”、“况”、“峯”、“兗”等字,則均改爲“涼”、“況”、“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說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說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說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舊唐書》全譯出版説明

唐代(618—907)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時期，在我國歷史上曾經盛極一時。五代後晉時官修的《舊唐書》，是現存最早的系統記録唐代歷史的一部史籍。《舊唐書》原名《唐書》，劉昫等編撰，有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共二百卷。本紀和列傳有篇幅較長者，後人刻版時分立子卷，或爲二卷，或爲三卷，以子卷合計則爲二百十四卷。記録了上起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下訖哀帝天祐四年(907)，共計二百九十年的歷史。後來，人們爲了區别它與宋代歐陽修、宋祁等編寫的《唐書》，便將劉昫等所著稱爲《舊唐書》，而把歐陽修、宋祁等後修的《唐書》命名爲《新唐書》。

早在後梁時，唐史的纂修就已經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這也是沿襲了新朝給前朝修史的傳統。可是由於唐朝的實録和國史都没有修完，又經唐末戰亂，史館資料頗多損失，因此作爲修史之備，先要徵集資料。到後梁末帝時，史館提出徵集唐代知名人士的"家傳"，還要求抄録武宗以後的公文、奏疏送交史館，這些公文、奏疏就成了纂修武宗以後本紀的重要資料。真正組織纂修唐史，已經到了後晉。後晉天福六年(941)二月，石敬瑭正式下詔："有唐遠自高祖，下暨明宗，紀傳未分，書志咸闕。今耳目相接，尚可詢求。若歲月寖深，何由尋訪？宜令户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一作先)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趙瑩監修。"(《五代會要》卷十八《前代史》)《舊唐書》的監修，先後調换過3人，即首任趙瑩，次任桑維翰和末任劉昫。除了上述監修之外，參與《舊唐書》纂修工作的，先後有9人，他們是張昭遠、賈緯、趙熙、王伸、吕琦、尹拙等。

唐代從太宗開始，在修前朝史的同時，也設置了修本朝史即國史的機構。二百多年間，依靠官府的力量，逐漸形成了兩個關於唐代歷史的基本資料系列，即皇帝實録和本朝國史。五代時修撰《舊唐書》的史料依據，主要就來源於唐代的這些國史、實録等。此外，有關"禮樂刑政"的各種典志、大臣奏議、諸人文集，以及雜史、小説，凡是當時能够蒐集到的史料，《舊唐書》的纂修者都曾採摭過。唐朝已經編定的國史到肅宗爲止，實録則從宣宗起就没有修成或根本没修，武宗實録衹殘存一卷，這是纂修《舊唐書》時遇到的最大困難。爲此編修之初趙瑩提出，凡是參加過修纂宣、懿、僖三朝實録的人的子孫，或者他們的門生故吏，以及其他人士，無論誰能把這幾朝的實録找出來進獻，就可以按照他們的才能破格授予官職，即使他們進獻的實録是殘缺不全的也從優獎勵。又因爲昭宗、哀帝時根本未及修史，更需要廣泛收集資料。天福六年(941)四月，趙瑩提出了完整的修史方案，到後晉出帝開運二年(945)六月，僅歷時四年多一點時間，《唐書》(即我們今天所説的《舊唐書》)就全部纂修完

畢了。此時,主持監修工作的趙瑩已出任晉昌軍(即西京長安)節度使,監修工作改由新上任的宰相劉昫擔任。按照慣例,在書成署名時衹寫監修人的名字,所以,就署了劉昫的名字。因此,劉昫不僅很自然地獲此殊榮,成爲獲得繒彩、銀器等賞賜最多的人,而且此後所有《舊唐書》的本子修撰者都題"劉昫等",而真正出了大力的趙瑩却從此不再被人提起,甚至連他的姓名都很少有人知道。

因爲唐人的國史本來就是按照紀、傳、志來撰寫的,因此這部《唐書》也循例而行,衹修本紀、列傳和志三部份。

本紀二十卷,記載了唐代二十一個皇帝的事跡,其中包括我國第一個女皇帝武則天的《則天皇后本紀》。唐初,尤其是太宗貞觀(627—649)前期,十分注意以隋爲鑒,不斷探尋國家盛衰興亡的經驗教訓,形成了在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一個昌明盛世——"貞觀之治"。《舊唐書》盡可能地記述了這一輝煌的歷史時期。《太宗本紀》整整兩卷,不僅突出其創業中的業績和作用,更對其守成中"以隋爲鑒"的言行多所採録。

志三十卷,約佔全部《舊唐書》的四分之一。在十一個志中保存了内容相當豐富的我國科技史的資料。如《曆志》和《天文志》裏,有著名天文曆法家李淳風和僧一行制定的《麟德曆》和《大衍曆》的比較完整的内容。《禮儀志》七卷,系統描寫了唐朝的禮儀制度。參照《通典》的郊天、明堂、封禪、社稷、宗廟、祫禘、五服等項分卷記述,記玄宗及玄宗以前禮儀頗詳;肅、代宗時的禮儀,約有二十事;德宗至武宗禮儀,約有五十事;宣宗以下,僅有五事。《音樂志》四卷,詳細記録了唐代各種樂舞的樂名、特徵及其不同的用途。《音樂志二》中,詳細記録了西涼樂、高麗樂、百濟樂、扶南樂、天竺樂、驃國樂、高昌樂、龜兹樂、疏勒樂、康國樂、安國樂、北狄樂等周邊各族樂舞的特徵、傳人情況。《職官志》三卷,記録了代宗永泰二年(766)官職情況,並以此爲基礎敍述職官沿革。其中,不少文字直接録自《唐六典》。《食貨志》二卷,記述唐代賦税、貨幣、鹽鐵税、漕運、糧食儲藏,以及茶税、酒税等雜税的制度和沿革,是考察唐代經濟情況的重要資料。《刑法志》一卷,基本是一篇唐代修定刑律的編年記録。

列傳一百五十卷,記載了唐代近三百年間各類人物的事跡。列傳部份記一千八百餘人(包括周邊政權四十五人),諸臣列傳有一百十四卷(不含宗室列傳)記六百餘人,附傳四百餘人。這一部份列傳,對唐代有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魏徵、郭子儀、韓愈、柳宗元、李延壽、劉知幾等,均有較詳細的記載,是研究這些人的生平和成就的重要根據。其中,政治人物收入了像太宗時期的名臣長孫无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褚遂良,武則天時期的名臣上官儀、許敬宗、李義府,玄宗時的權臣李林甫、楊國忠等人。這一部份内容還保存了不少重要奏疏,亦即政治論文。如貞觀初年曾有分封諸侯之議,李百藥寫了一篇《封建論》,指出分封制於國家有害無利,爲太宗所採納,此文即收於《李百藥傳》中。如《呂才傳》記載了呂才論宅經、禄命、葬書等文;《盧藏用傳》記載其《析滯論》一文;這些都是批判當時流行的物忌迷信的重要論文。而《賈耽傳》記其作《隴右山南圖》,分别作説明六卷及《黄河經界遠近》四卷,又作《海内華夷圖》一幅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皆奏獻於朝,傳中録其奏表,是古地理學方面的重要資料。唐朝是我國多民族交往和融合的重要時期。《舊唐書》記述唐代少數民族以及外國的情況,超過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與對外關係的史料。如文成公主入藏和松贊干布婚姻的記實、金城公主入藏的史跡,以及突厥、回紇、吐蕃、契丹等北方、西北、東北、西南許多民族的歷史記録,書中都有較多記載。唐朝和日本、朝

鮮、印度的關係記載也較詳細。

《舊唐書》由於史料來源情況不同,造成前後記事詳略不一、文字風格各異的差别。具體説來,代宗以前因爲有韋述等所纂《唐書》一百三十卷爲據,故敍事多有條理;德宗至武宗僅存實録,其記事有欠剪裁;宣宗以後衹有蒐訪遺文及耆舊傳説,因而有不少疏漏、牴牾、謬誤。

《舊唐書》成書後流傳了一百年左右,就爲《新唐書》所掩替。從宋仁宗慶曆年間起,北宋朝廷認爲《舊唐書》蕪雜不精,命宋祁和歐陽修另行編撰唐書。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新書(即《新唐書》)寫成,"佈於天下"。由於歐陽修等名氣很大,爲人們所崇信,從此,《新唐書》越來越受重視,而《舊唐書》則幾乎無人問津,流布日稀,以致北宋是否有刻本都記載不一。此後,元刻十七史,明刊南、北監本二十一史,都没有《舊唐書》。明代嘉靖年間,聞人詮想翻刻此書時,已有"苦無善本"之歎。而經他"窮蒐力索",總算湊成了一部完書。明嘉靖十七年(1538),經歷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運的《舊唐書》,纔又得到重新刊行。聞人詮此本被稱作"聞本"。乾隆四年(1739),《舊唐書》被列入"二十四史",以"聞本"爲底本重刻於武英殿,謂之"殿本"。20 世紀 30 年代,在張元濟先生主持下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部名爲"百衲本"的《二十四史》,其中《舊唐書》採"越州本"(南宋紹興刻本)者約三分之一(六十七卷),其餘則以"聞本"配補。其據以影印的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殘宋本即"越州本",現藏國家圖書館。1975 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舊唐書》,所據底本是岑建功的"懼盈齋本",並參校了殘宋本即"越州本"、明本即"聞本"、殿本、浙江書局本、"廣本"等,擇善而從,整理付印。目前,它仍然是最好的通行版本。

《舊唐書》全譯本是根據百衲本原文翻譯,原文的標點及文字版式等整理參校了中華書局校點本和上海古籍社影印出版的武英殿本。《舊唐書》編修於五代割據混戰的時代,又在短期内倉促修成,所以對唐代史官的著述照抄照録多而加工少,缺乏剪裁熔鑄之功。另外,由於成於衆手,有不少重復疏漏之處。全譯本主要以譯文準確爲原則,對於史文原文中的疏漏,由於我們水平有限,也爲避免一家之言的偏頗可能帶來以訛傳訛的後果,所以在譯文中一般不爲原文的文意做校改。衹是舊唐曆志中,某些曆算數據的翻譯與原文不一致。這是因爲這部份内容帶有較爲特殊的技術性,同時現在已經有了很準確的結論,所以我們在譯文中遵從了譯者的校勘成果(原文未動)。

《舊唐書》全譯主編:黄永年。譯者:趙望秦、賈二强、龔祖培、黄永年、黄壽成、辛德勇、毛雙民、陸三强、王雪玲、李成甲、張艷雲、馬雪芹、焦傑、王其禕、段塔麗、周曉薇、張萍、薛平栓、宋平生、牛致功、雷巧玲、紀志剛、袁敏、曲安京。

舊唐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卷六十　列傳第十

卷六十一　列傳第十一

卷六十二　列傳第十二

卷六十三　列傳第十三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舊唐書卷四十六

志第二十六

經籍(上)

夫龜文成象，肇八卦於庖犧，鳥迹分形，創六書於蒼頡，聖作明述，同源異流。《墳》、《典》起之於前，《詩》、《書》繼之於後，先王陳迹，後王準繩。《易》曰："人文以化成天下。"《禮》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者非他，方策之謂也。琢玉成器，觀古知今，歷代哲王，莫不崇尚。自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嬴氏坑焚，以愚黔首。漢興學校，復創石渠，雄、向校讎於前，馬、鄭討論於後，兩京載籍，由是粲然。及漢末遷都，焚溺過半。爰自魏、晋，迄于周、隋，而好事之君，慕古之士，亦未嘗不以圖籍爲意也。然河北、江南，未能混一，偏方購輯，卷帙未弘。而荀勗、李充、王儉、任昉、祖暅，皆達學多聞，歷世整比，群分類聚，遞相祖述，或爲七録，或爲四部，言其部類，多有所遺。及隋氏建邦，寰區一統，煬皇好學，喜聚逸書，而隋世簡編，最爲博洽。及大業之季，喪失者多。

龜文成象，庖犧始畫八卦，鳥迹分形，蒼頡創製六書，聖人作而明哲述，其源同而其流異。《三墳》、《五典》出現在前，《詩經》、《尚書》繼之於後，都是先王的陳迹，成爲後王的準繩。《周易》說："人文以化成天下。"《禮記》說："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不是學别的，是指學書籍。琢玉纔能成器，觀古纔能知今，歷代聖王，對書籍没有不崇尚的。自從仲尼去世而微言絶，七十子去世而大義乖。秦始皇焚書坑儒，來愚昧百姓。漢代重興學校，又創立石渠閣，揚雄、劉向校讎於前，馬融、鄭玄討論於後，長安、洛陽的書籍，由此粲然齊備。到東漢末年把都城遷回長安，書籍燒掉的淹没的超過半數。從魏、晋到周、隋，好事之君，慕古之士，没有不關心書籍的。衹是河北、江南，未能統一，一方購買收集，卷帙還不能弘富。而荀勗、李充、王儉、任昉、祖暅，都是博學多聞的人，經過幾代的整理排比，書籍的群分類聚，遞相師法，有的編成七録，有的編成四部，但講起部類來，還多有遺漏。到隋朝建國，統一寰宇，煬帝好學，喜歡收集散逸的書籍，因而隋代的書籍，最稱繁富。到了大業末年，又損失了很多。

貞觀中，令狐德棻、魏徵相次爲秘書監，上言經籍亡逸，請行購募，并奏引學士校定，群書大備。開元三年，左散騎常侍褚无量、馬懷素侍

貞觀年間，令狐德棻、魏徵相繼任秘書監，上奏説經籍亡失，建議購募，還奏説讓學士來校定，各種書籍大爲齊備。開元三年，左散騎常侍褚无量、馬懷素侍宴，談到經籍，玄宗説："内

宴，言及經籍，玄宗曰："内庫皆是太宗、高宗先代舊書，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殘缺，未遑補緝，篇卷錯亂，難於檢閲。卿試爲朕整比之。"至七年，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借繕寫。及四部書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之，無不駭其廣。九年十一月，殷踐猷、王愜、韋述、余欽、毋煚、劉彦真、王灣、劉仲等重修成《群書四部録》二百卷，右散騎常侍元行冲奏上之。自後毋煚又略爲四十卷，名爲《古今書録》，大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亂，兩都覆没，乾元舊籍，亡散殆盡。肅宗、代宗崇重儒術，屢詔購募。文宗時，鄭覃侍講禁中，以經籍道喪，屢以爲言，詔令秘閣搜訪遺文，日令添寫，開成初，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廣明初，黄巢干紀，再陷兩京，宫廟寺署，焚蕩殆盡，曩時遺籍，尺簡無存。及行在朝諸儒購輯，所傳無幾。昭宗即位，志弘文雅，秘書省奏曰："當省元掌四部御書十二庫，共七萬餘卷，廣明之亂，一時散失。後來省司購募，尚及二萬餘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尚存一萬八千卷，竊知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收在本軍，其御書秘閣見充教坊及諸軍人占住。伏以典籍國之大經，秘府校讎之地，其書籍并望付當省校其殘缺，漸令補輯，樂人乞移他所。"并從之。及遷都洛陽，又喪其半，平時載籍，世莫得聞。

庫裏都是太宗、高宗時代的舊書，平時由宫人主管，所有殘缺之處，還顧不上補緝，篇卷錯亂，查閲困難。卿試爲朕整理排列。"到七年，下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收藏的異書，由官方借來抄寫。到四部的書籍整理抄補完成，玄宗讓百官進入乾元殿東廊觀看，没有人不驚駭其多。九年十一月，殷踐猷、王愜、韋述、余欽、毋煚、劉彦真、王灣、劉仲等人重新修成《群書四部録》二百卷，右散騎常侍元行冲將它奏上。後來毋煚又把它簡略成四十卷，叫做《古今書録》，共計收入書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安禄山之亂，兩都覆没，乾元殿舊有的書籍，幾乎都散失掉。肅宗、代宗重視儒術，屢次下詔購募。文宗時候，鄭覃在宫中侍講，因經籍喪失，屢次進説，下詔叫秘閣搜訪遺文，每天抄寫，開成初年，四部書多到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到廣明初年，黄巢造反，再次攻陷兩京，宫廟官署，幾乎焚毁乾净，過去相傳的書籍，片紙不存。唐朝臨時朝廷的儒臣們購買補輯，仍很少能傳下來。昭宗即位，有志提倡文雅，秘書省上奏道："本省原來掌管四部御書十二庫，共七萬多卷，廣明之亂，同時散失。後來省司購募，還有二萬多卷，到先朝再次出走山南，還留有一萬八千卷，知道被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收在本軍，而御書秘閣現在被教坊和軍人占住。我認爲書籍是國家的大經，秘府是校讎的場所，上面所説的書籍都請交付本省校勘殘缺，陸續補輯，樂人請移住别處。"昭宗都同意了。到遷都洛陽，又喪失了一半，太平時的很多書籍，世上没有能再找到。

今録開元盛時四部諸書，以表藝文之盛。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

這裏録出開元全盛時四部書籍，以體現藝文的興盛。這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序。

甲部爲經，其類十二：一曰《易》，以紀陰陽變化。二曰《書》，以紀帝王遺範。三曰《詩》，以紀興

甲部是經，有十二類：第一叫《易》，用來記陰陽變化。第二叫《書》，用來記帝王遺範。第三叫《詩》，用來記興衰誦嘆。第四叫《禮》，

衰誦嘆。四曰《禮》，以紀文物體制。五曰《樂》，以紀聲容律度。六曰《春秋》，以紀行事褒貶。七曰《孝經》，以紀天經地義。八曰《論語》，以紀先聖微言。九曰圖緯，以紀六經讖候。十曰經解，以紀六經讖候。十一曰詁訓，以紀六經讖候。十二曰小學，以紀字體聲韵。

用來記文物體制。第五叫《樂》，用來記聲容律度。第六叫《春秋》，用來記行事褒貶。第七叫《孝經》，用來記天經地義。第八叫《論語》，用來記先聖微言。第九叫圖緯，用來記六經讖候。第十叫經解，用來記六經讖候。第十一叫詁訓，用來記六經讖候。第十二叫小學，用來記字體聲韵。

乙部爲史，其類十有三：一曰正史，以紀紀傳表志。二曰古史，以紀編年繫事。三曰雜史，以紀異體雜紀。四曰霸史，以紀僞朝國史。五曰起居注，以紀人君言動。六曰舊事，以紀朝廷政令。七曰職官，以紀班序品秩。八曰儀注，以紀吉凶行事。九曰刑法，以紀律令格式。十曰雜傳，以紀先聖人物。十一曰地理，以紀山川郡國。十二曰譜系，以紀世族繼序。十三曰略録，以紀史策條目。

乙部是史，有十三類：第一叫正史，用來記記傳表志。第二叫古史，用來記編年繫事。第三叫雜史，用來記異體雜記。第四叫霸史，用來記僞朝國史。第五叫起居注，用來記帝王言行。第六叫舊事，用來記朝廷政令。第七叫職官，用來記班序品秩。第八叫儀注，用來記吉凶行事。第九叫刑法，用來記律令格式。第十叫雜傳，用來記先聖人物。第十一叫地理，用來記山川郡國。第十二叫譜系，用來記世族繼序。第十三叫略録，用來記史策條目。

丙部爲子，其類一十有四：一曰儒家，以紀仁義教化。二曰道家，以紀清浄無爲。三曰法家，以紀刑法典制。四曰名家，以紀循名責實。五曰墨家，以紀强本節用。六曰縱横家，以紀辯説詭詐。七曰雜家，以紀兼叙衆説。八曰農家，以紀播植種藝。九曰小説家，以紀芻辭輿誦。十曰兵法，以紀權謀制度。十一曰天文，以紀星辰象緯。十二曰曆數，以紀推步氣朔。十三曰五行，以紀卜筮占候。十四曰醫方，以紀藥餌針灸。

丙部是子，有十四類：第一叫儒家，用來記仁義教化。第二叫道家，用來記清浄無爲。第三叫法家，用來記刑法典制。第四叫名家，用來記循名責實。第五叫墨家，用來記强本節用。第六叫縱横家，用來記辯説詭詐。第七叫雜家，用來記兼叙衆説。第八叫農家，用來記播植種藝。第九叫小説家，用來記民語村言。第十叫兵法，用來記權謀制度。第十一叫天文，用來記星辰象緯。第十二叫曆數，用來記推步氣朔。第十三叫五行，用來記卜筮占候。第十四叫醫方，用來記藥餌針灸。

丁部爲集，其類有三：一曰楚詞，以紀騷人怨刺。二曰別集，以紀詞賦雜論。三曰總集，以紀文章事類。

丁部是集，有三類：第一叫楚詞，用來記騷人怨刺。第二叫別集，用來記詞賦雜論。第三叫總集，用來記文章事類。

煚等撰集，依班固《藝文志》體例，諸書隨部皆有小序，發明其指。近史官撰《隋書經籍志》，其例亦然。竊以紀録簡編異題，卷部相沿，序述

毋煚等人所撰集的，依照班固《藝文志》的體例，諸書隨部都有小序，用來發明指要。近代史官撰寫《隋書經籍志》，體例也是如此。我以爲記録書籍標題雖有不同，卷部仍相沿下來，所

無出前修，今之殺青，亦所不取，但紀部帙而已。而煚等所序四部都録以明新修之旨，今略載之：

竊以經墳浩廣，史圖紛博，尋覽者莫之能遍，司總者常苦其多，何暇重屋複床，更繁其説。若先王有闕典，上聖有遺事，邦政所急，儒訓是先，宜垂教以作程，當闡規而開典，則不遑啓處，何獲宴寧。曩之所修，誠惟此義，然體有未愜，追怨良深。于時秘書省經書，實多亡闕，諸司墳籍，不暇討論，此則事有未周，一也。其後周覽人間，頗睹闕文，新集記貞觀之前，永徽已來不取；近書采長安之上，神龍已來未録，此則理有未弘，二也。書閲不遍，事復未周，或不詳名氏，或未知部伍。此則體有未通，三也。書多闕目，空張第數，既無篇題，實乖標榜，此則例有所虧，四也。所用書序，咸取魏文貞；所分書類，皆據《隋經籍志》，理有未允，體有不通，此則事實未安，五也。昔馬談作《史記》，班彪作《漢書》，皆兩葉而僅成，劉歆作《七略》，王儉作《七志》，逾二紀而方就，孰有四萬卷目，二千部書，名目首尾，三年便令終竟，欲求精悉，不其難乎？所以常有遺恨，竊思追雪，乃與類同契，積思潛心，審正舊疑，詳開新制。永徽新集，神龍近書，則釋而附也；未詳名氏，不知部伍，則論而補也；空張之目，則檢獲便增；未允之序，則詳宜别作；紕繆咸正，

序述的没有能超越前人，如今寫定這《經籍志》，不用這種方法，衹記録部帙而已。衹是毋煚等所序四部總録能闡明新修的意圖，這裏節要登載：

我認爲經典浩廣，史圖雜博，查閲的無從周遍，管理的常怕其多，怎麽有時間去叠架床屋，作更繁的講説。至於先王有缺典，上聖有遺略，爲國家大政之最所急需，儒家訓誨之最稱要務，應該留下教言以作程式，應該闡明法度而啓典章，那就顧不上休息，得不到安寧了。過去所修撰的，都用這個原則，衹是體例上還不甚滿意，深爲追悔。當時秘書省的經書，多有闕失，而諸司的古代典籍，没有顧得上討論，這就事有未周，是第一點。以後遍覽人間，頗見缺文，新集衹記貞觀之前，永徽以來没有收入，近書采集長安之前，神龍以來没有著録，這就理有未全，是第二點。書籍不曾遍讀，事情没有周詳，有的不知道姓名，有的不知道部次，這就體有未通，是第三點。書籍多有缺目，空張次第數字，既没有篇題，實乖於標榜，這就例有所虧，是第四點。所用的書序，都抄取魏文貞；所分的書類，都根據《隋經籍志》，理有未允，體有不通，這就事實未安，是第五點。從前司馬遷作《史記》，班彪作《漢書》，都經兩世而僅成，劉歆作《七略》，王儉作《七志》，都過二紀而方就，哪有四萬卷的目録，二千部的書籍，名目從始至終，三年就叫完成，想要精審詳盡，不太困難了嗎？所以常抱遺恨，竊欲追雪，就和志同道合者，專心積思，審訂過去的疑點，開創周詳的新制。永徽新集，神龍近書，就釋而附上；未詳姓名，不知部次，就論而補上；空張的名目，則檢獲就增入；未允的書序，則詳審後另作；紕繆的都糾正，混雜的必刊除。改正舊傳的錯誤三百多條；增加新書的名目六千多卷。共計經録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史録十三家，八百四十

混雜必刊。改舊傳之失者三百餘條；加新書之目者六千餘卷。凡經録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史録十三家，八百四十部，一萬七千九百四十六卷；子録十七家，七百五十三部，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七卷；集録三家，八百九十二部，一萬二千二十八卷：凡四部之録四十五家，都管三千六十部，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成《書録》四十卷。其外有釋氏經律論疏，道家經戒符籙，凡二千五百餘部，九千五百餘卷，亦具翻譯名氏，序述指歸，又勒成目録十卷，名曰《開元内外經録》。若夫先王秘傳，列代奥文，自古之粹籍靈符，絶域之神經怪牒，盡載於此二書矣。夫經籍者，開物成務，垂教作程，聖哲之能事，帝王之達典。而去聖已久，開鑿遂多，苟不剖判條源，甄明科部，則先賢遺事，有卒代而不聞，大國經書，遂終年而空泯。使學者孤舟泳海，弱羽憑天，銜石填溟，倚杖追日，莫聞名目，豈詳家代，不亦勞乎？不亦弊乎？將使書千帙於掌眸，披萬函於年祀，覽録而知旨，觀目而悉詞，經墳之精術盡探，賢哲之睿思咸識，不見古人之面，而見古人之心，以傳後來，不其愈已！

其序如此。

煚等《四部目》及《釋道目》，并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卷軸繁多，今并略之，但紀篇部，以表我朝文物之大。其《釋道録目》附本書，今亦

部，一萬七千九百四十六卷；子録十七家，七百五十三部，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七卷；集録三家，八百九十二部，一萬二千零二十八卷：總計四部之録四十五家，總管三千零六十部，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寫成《書録》四十卷。此外有佛家的經律論疏，道家的經戒符籙，共計二千五百多部，九千五百多卷，也寫出翻譯者的姓名，序述它的要旨，又編成目録十卷，叫做《開元内外經録》。那先王的秘傳，歷代的奥文，從古以來的粹籍靈符，遠方絶域的神怪經牒，都登載在這兩部書上了。這經籍，開通萬物以成人事，留下教言以作程式，盡聖哲的能事，爲帝王的達典。祇是離聖人爲時已久，開鑿就多，如不剖析源流，辨明部類，則先賢的遺事，就會畢世而無人知聞，大國的經書，就會終年而空自泯滅，使學者就像孤舟飄航大海，弱羽憑凌天空，銜石塊來填滄溟，倚手杖來追太陽，不知道名目，不知道家世，這樣不太辛勞嗎？不太困苦嗎？現在有了《書録》，將使一覽知書千帙，終年披閲萬函，看了録便知要旨，看了目便知内容，經典的精義都能探得，賢哲的明智都能知悉，雖不見古人之面，而能見古人之心，讓它傳之後世，不很好嗎？

序就説了這些。

毋煚等人的《四部目》和《釋道目》，都有小序和注撰人姓名，卷軸繁多，這裏都省略掉，祇記篇部，用來表揚我朝文物的盛大。《釋道録目》原附在本書之後，這裏也不再登載。這裏根

不取。據開元經籍爲之志，天寶已後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記禮法之沿革，或裁國史之繁略，皆張部類，其徒實繁，臣以後出之書，在開元四部之外，不欲雜其本部，今據所聞，附撰人等傳，其諸公文集，亦見本傳，此并不録。四部區分，詳之于下。

據開元時的經籍寫成志，天寶以後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有的記載禮法的沿革，有的剪裁國史的繁略，都鋪張部類，品種繁多，臣認爲這些後出之書，在開元四部之外，不想和開元四部混雜，現在根據所知道的，附見在撰人的傳裏，諸公的文集，也附見本傳，這裏都不著録。這裏按四部區分，把著録的書詳述於下。

甲部經録，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

《易》類一，《書》類二，《詩》類三，《禮》類四，《樂》類五，《春秋》類六，《孝經》類七，《論語》類八，讖緯類九，經解類十，詁訓類十一，小學類十二。

《歸藏》十三卷殷易，司馬膺注。
《周易》二卷卜商傳。
又十卷孟喜章句。
又十卷京房章句。
又四卷費直章句。
又十卷馬融章句。
又九卷鄭玄注。
又十卷荀爽章句。
又五卷劉表注。
又十卷王肅注。
又十卷董遇注。
又十卷宋衷注。
又七卷王弼注。
又九卷虞翻注。
又十三卷陸續注。
又十卷荀氏九家集解。
又十卷馬、鄭、二王集解。
又十卷姚信注。
又十卷王弼、韓康伯注。
又十卷二王集注。
又十卷荀暉注。
又十卷蜀才注。
又十卷張璠集解。

甲部經録，有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

一爲《易》類，二爲《書》類，三爲《詩》類，四爲《禮》類，五爲《樂》類，六爲《春秋》類，七爲《孝經》類，八爲《論語》類，九爲讖緯類，十爲經解類，十一爲詁訓類，十二爲小學類。

《歸藏》十三卷殷易，司馬膺注。
《周易》二卷卜商傳。
又十卷孟喜章句。
又十卷京房章句。
又四卷費直章句。
又十卷馬融章句。
又九卷鄭玄注。
又十卷荀爽章句。
又五卷劉表注。
又十卷王肅注。
又十卷董遇注。
又十卷宋衷注。
又七卷王弼注。
又九卷虞翻注。
又十三卷陸續注。
又十卷荀氏九家集解。
又十卷馬、鄭、二王集解。
又十卷姚信注。
又十卷王弼、韓康伯注。
又十卷二王集注。
又十卷荀暉注。
又十卷蜀才注。
又十卷張璠集解。

又十卷王廙注。

又十卷干寶注。

又十卷黄穎注。

又十卷崔浩注。

又十三卷崔覲注。

又十卷何胤注。

又十卷盧氏注。

又十四卷傅氏注。

又十卷王玄度注。

又十卷王又玄注。

又十卷任希古注。

又十卷王凱冲注。

《周易發揮》五卷王勃撰。

《周易繫辭》二卷謝萬注。

又二卷桓玄注。

又二卷荀諺注。

又二卷宋褰注。

《周易義疏》二十卷宋明帝注。

《宋群臣講易疏》二十卷張該等注。

《周易大義》二十卷梁武帝撰。

《周易講疏》三十五卷梁武帝撰。

《周易發題義》一卷

《周易幾義》一卷蕭偉撰。

《周易大義疑問》二十卷梁武帝撰。

《周易義疏》十四卷蕭子政撰。

《周易講疏》三十卷張譏注。

又十三卷何妥撰。

又十六卷褚仲都撰。

《周易正義》十四卷孔穎達撰。

《周易新論》十卷陰弘道撰。

《周易文句義疏》二十四卷陸德明撰。

《周易文外大義》二卷陸德明撰。

《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薛仁貴撰。

《周易開題論序疏》十卷

《周易文句義疏》二十卷已上并梁

又十卷王廙注。

又十卷干寶注。

又十卷黄穎注。

又十卷崔浩注。

又十三卷崔覲注。

又十卷何胤注。

又十卷盧氏注。

又十四卷傅氏注。

又十卷王玄度注。

又十卷王又玄注。

又十卷任希古注。

又十卷王凱冲注。

《周易發揮》五卷王勃撰。

《周易繫辭》二卷謝萬注。

又二卷桓玄注。

又二卷荀諺注。

又二卷宋褰注。

《周易義疏》二十卷宋明帝注。

《宋群臣講易疏》二十卷張該等注。

《周易大義》二十卷梁武帝撰。

《周易講疏》三十五卷梁武帝撰。

《周易發題義》一卷

《周易幾義》一卷蕭偉撰。

《周易大義疑問》二十卷梁武帝撰。

《周易義疏》十四卷蕭子政撰。

《周易講疏》三十卷張譏注。

又十三卷何妥撰。

又十六卷褚仲都撰。

《周易正義》十四卷孔穎達撰。

《周易新論》十卷陰弘道撰。

《周易文句義疏》二十四卷陸德明撰。

《周易文外大義》二卷陸德明撰。

《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薛仁貴撰。

《周易開題論序疏》十卷

《周易文句義疏》二十卷以上都是梁蕃撰。

蓄撰。

《周易大衍論》三卷玄宗撰。

《周易論》四卷鍾會撰。

《周易大衍論》一卷王弼撰。

《周易論》一卷應吉甫撰。

《周易統略論》三卷鄒湛撰。

《周易略論》一卷張璠撰。

《周易論》二卷暨長成難，暨仲容答。

《易論》一卷宋處宗撰。

《通易象論》一卷宣聘撰。

又一卷欒永初撰。

《周易繫辭義疏》二卷劉瓛撰。

《周易乾坤義疏》一卷劉瓛撰。

《周易略譜》一卷沈熊撰。

《周易爻義》一卷干寶撰。

《周易卦序論》一卷楊乂撰。

《周易譜》一卷袁宏撰。

《周易論》四卷范氏撰。

《周易雜音》三卷

《周易釋序義》三卷梁蕃撰。

右《易》七十八部，凡六百七十三卷。

《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

又十卷孔安國傳，范寧注。

又十卷李顒集注。

又十卷姜道盛集注。

又十卷馬融注。

又九卷鄭玄注。

又十卷王肅注。

又十三卷謝沈注。

《尚書暢訓》三卷伏勝注。

《尚書洪範五行傳》十一卷劉向撰。

《尚書答問》三卷王肅注。

《尚書釋駁》五卷王肅撰。

《尚書釋問》四卷鄭玄注。王粲問，田瓊、韓益正。

《周易大衍論》三卷玄宗撰。

《周易論》四卷鍾會撰。

《周易大衍論》一卷王弼撰。

《周易論》一卷應吉甫撰。

《周易統略論》三卷鄒湛撰。

《周易略論》一卷張璠撰。

《周易論》二卷暨長成難，暨仲容答。

《易論》一卷宋處宗撰。

《通易象論》一卷宣聘撰。

又一卷欒永初撰。

《周易繫辭義疏》二卷劉瓛撰。

《周易乾坤義疏》一卷劉瓛撰。

《周易略譜》一卷沈熊撰。

《周易爻義》一卷干寶撰。

《周易卦序論》一卷楊乂撰。

《周易譜》一卷袁宏撰。

《周易論》四卷范氏撰。

《周易雜音》三卷

《周易釋序義》三卷梁蕃撰。

以上爲《易》七十八部，共六百七十三卷。

《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

又十卷孔安國傳，范寧注。

又十卷李顒集注。

又十卷姜道盛集注。

又十卷馬融注。

又九卷鄭玄注。

又十卷王肅注。

又十三卷謝沈注。

《尚書暢訓》三卷伏勝注。

《尚書洪範五行傳》十一卷劉向撰。

《尚書答問》三卷王肅注。

《尚書釋駁》五卷王肅撰。

《尚書釋問》四卷鄭玄注。王粲問，田瓊、韓益正。

《尚書義注》三卷吕文優撰。

《尚書釋義》四卷伊説撰。

《尚書要略》二卷李顒撰。

《尚書新釋》二卷李顒撰。

《尚書百問》一卷顧歡撰。

《尚書義疏》十卷巢猗撰。

《尚書百釋》三卷巢猗撰。

《尚書義疏》十卷費甝撰。

《古文尚書大義》二十卷任孝恭撰。

《尚書義疏》三十卷蔡大寶撰。

《尚書文外義》三十卷顧彪撰。

《尚書義疏》二十卷劉焯撰。

《尚書述義》二十卷劉炫撰。

《尚書正義》二十卷孔穎達撰。

《古文尚書音義》五卷顧彪撰。

《尚書音義》四卷王儉撰。

右《尚書》二十九部，凡二百七十二卷。

《韓詩》二十卷卜商序，韓嬰撰。

《韓詩外傳》十卷韓嬰撰。

《毛詩》十卷毛萇撰。

《毛詩詁訓》二十卷鄭玄箋。

《毛詩》二十卷王肅注。

《葉詩》二十卷葉遵注。

《集注毛詩》二十四卷崔靈恩集注。

《韓詩翼要》十卷卜商撰。

《毛詩譜》二卷鄭玄撰。

《毛詩集序》二卷卜商撰。

《毛詩義注》五卷

《毛詩雜義駮》八卷王肅撰。

《毛詩問難》二卷王肅撰。

《毛詩駮》五卷王伯輿撰。

《毛詩義問》十卷劉楨撰。

《毛詩雜答問》五卷

《毛詩雜義難》十卷

《毛詩異同評》十卷孫毓撰。

《尚書義注》三卷吕文優撰。

《尚書釋義》四卷伊説撰。

《尚書要略》二卷李顒撰。

《尚書新釋》二卷李顒撰。

《尚書百問》一卷顧歡撰。

《尚書義疏》十卷巢猗撰。

《尚書百釋》三卷巢猗撰。

《尚書義疏》十卷費甝撰。

《古文尚書大義》二十卷任孝恭撰。

《尚書義疏》三十卷蔡大寶撰。

《尚書文外義》三十卷顧彪撰。

《尚書義疏》二十卷劉焯撰。

《尚書述義》二十卷劉炫撰。

《尚書正義》二十卷孔穎達撰。

《古文尚書音義》五卷顧彪撰。

《尚書音義》四卷王儉撰。

以上爲《尚書》二十九部，共二百七十二卷。

《韓詩》二十卷卜商序，韓嬰撰。

《韓詩外傳》十卷韓嬰撰。

《毛詩》十卷毛萇撰。

《毛詩詁訓》二十卷鄭玄箋。

《毛詩》二十卷王肅注。

《葉詩》二十卷葉遵注。

《集注毛詩》二十四卷崔靈恩集注。

《韓詩翼要》十卷卜商撰。

《毛詩譜》二卷鄭玄撰。

《毛詩集序》二卷卜商撰。

《毛詩義注》五卷

《毛詩雜義駮》八卷王肅撰。

《毛詩問難》二卷王肅撰。

《毛詩駮》五卷王伯輿撰。

《毛詩義問》十卷劉楨撰。

《毛詩雜答問》五卷

《毛詩雜義難》十卷

《毛詩異同評》十卷孫毓撰。

《毛詩釋義》十卷謝沈撰。
《毛詩辯》三卷楊乂撰。
《毛詩序義》一卷劉氏撰。
《毛詩表隱》二卷
《毛詩義疏》五卷張氏撰。
《毛詩誼府》三卷元延明撰。
《毛詩草木鳥獸魚蟲疏》二卷陸璣撰。
《毛詩述義》三十卷劉炫撰。
《毛詩正義》四十卷孔穎達撰。
《毛詩音義》二卷魯世達撰。
《毛詩諸家音》十五卷鄭玄等注。
《難孫氏詩評》四卷陳統撰。
右《詩》三十部，凡三百十三卷。

《周官》十二卷馬融傳。
《周官禮》十三卷鄭玄注。
又十卷伊説撰。
又十二卷王肅注。
又十二卷干寶注。
《周官論評》十二卷陳邵駁，傅玄評。
《周官寧朔新書》八卷司馬伷序，王懋約注。
《周官駁難》五卷孫略問，干寶答。
《周禮義疏》四十卷沈重撰。
《周禮疏》五十卷賈公彦撰。
《周禮義决》三卷王玄度撰。
《周官音》三卷鄭玄撰。
《儀禮》十七卷鄭玄注。
又十七卷王肅注。
《儀禮音》二卷
《喪服紀》一卷馬融注。
又一卷鄭玄注。
又一卷袁準注。
又一卷
又一卷陳銓注。
又二卷蔡超宗注。

《毛詩釋義》十卷謝沈撰。
《毛詩辯》三卷楊乂撰。
《毛詩序義》一卷劉氏撰。
《毛詩表隱》二卷
《毛詩義疏》五卷張氏撰。
《毛詩誼府》三卷元延明撰。
《毛詩草木鳥獸魚蟲疏》二卷陸璣撰。
《毛詩述義》三十卷劉炫撰。
《毛詩正義》四十卷孔穎達撰。
《毛詩音義》二卷魯世達撰。
《毛詩諸家音》十五卷鄭玄等注。
《難孫氏詩評》四卷陳統撰。
以上爲《詩》三十部，共三百一十三卷。

《周官》十二卷馬融傳。
《周官禮》十三卷鄭玄注。
又十卷伊説撰。
又十二卷王肅注。
又十二卷干寶注。
《周官論評》十二卷陳邵駁，傅玄評。
《周官寧朔新書》八卷司馬伷序，王懋約注。
《周官駁難》五卷孫略問，干寶答。
《周禮義疏》四十卷沈重撰。
《周禮疏》五十卷賈公彦撰。
《周禮義决》三卷王玄度撰。
《周官音》三卷鄭玄撰。
《儀禮》十七卷鄭玄注。
又十七卷王肅注。
《儀禮音》二卷
《喪服紀》一卷馬融注。
又一卷鄭玄注。
又一卷袁準注。
又一卷
又一卷陳銓注。
又二卷蔡超宗注。

又二卷田僧紹注。
《喪服變除》一卷戴德撰。
《喪服要紀》一卷王肅注。
《喪服要集議》三卷杜預撰。
《喪服要紀》五卷賀循撰，謝微注。
《儀禮疏》五十卷賈公彦撰。
《喪服變除》一卷鄭玄撰。
《喪服要紀》十卷賀循撰，庾蔚之注。
《喪服古今集記》三卷王儉撰。
《喪服五代行要記》十卷王逡之志。
《喪服經傳義疏》四卷沈文阿撰。
《喪服發題》二卷沈文阿撰。
《喪服文句義》十卷皇侃撰。
《喪服天子諸侯圖》二卷謝慈撰。
《喪服圖》一卷崔遊撰。
《喪服譜》一卷蔡謨撰。
《喪服譜》一卷賀循撰。
《喪服要難》一卷趙成問，仇祈答。
《大戴禮記》十三卷戴德撰。
《小戴禮記》二十卷戴聖撰，鄭玄注。
《禮記》二十卷盧植注。
又三十卷王肅注。
又三十卷孫炎注。
又十二卷葉遵注。
《禮記寧朔新書》二十卷司馬伷序，王懋約注。
《次禮記》二十卷魏徵撰。
《月令章句》十二卷戴顒撰。
《禮記中庸傳》二卷戴顒撰。
《禮記義記》四卷鄭小同撰。
《禮記要鈔》六卷緱氏撰。
《禮記音》二卷鄭玄注，曹耽解。
又二卷謝慈撰。
又二卷李軌撰。
又二卷尹毅撰。
又三卷徐邈撰。

又二卷田僧紹注。
《喪服變除》一卷戴德撰。
《喪服要紀》一卷王肅注。
《喪服要集議》三卷杜預撰。
《喪服要紀》五卷賀循撰，謝微注。
《儀禮疏》五十卷賈公彦撰。
《喪服變除》一卷鄭玄撰。
《喪服要紀》十卷賀循撰，庾蔚之注。
《喪服古今集記》三卷王儉撰。
《喪服五代行要記》十卷王逡之志。
《喪服經傳義疏》四卷沈文阿撰。
《喪服發題》二卷沈文阿撰。
《喪服文句義》十卷皇侃撰。
《喪服天子諸侯圖》二卷謝慈撰。
《喪服圖》一卷崔遊撰。
《喪服譜》一卷蔡謨撰。
《喪服譜》一卷賀循撰。
《喪服要難》一卷趙成問，仇祈答。
《大戴禮記》十三卷戴德撰。
《小戴禮記》二十卷戴聖撰，鄭玄注。
《禮記》二十卷盧植注。
又三十卷王肅注。
又三十卷孫炎注。
又十二卷葉遵注。
《禮記寧朔新書》二十卷司馬伷序，王懋約注。
《次禮記》二十卷魏徵撰。
《月令章句》十二卷戴顒撰。
《禮記中庸傳》二卷戴顒撰。
《禮記義記》四卷鄭小同撰。
《禮記要鈔》六卷緱氏撰。
《禮記音》二卷鄭玄注，曹耽解。
又二卷謝慈撰。
又二卷李軌撰。
又二卷尹毅撰。
又三卷徐邈撰。

又二卷徐爰撰。
《禮記隱》二十六卷
《禮記略解》十卷庾蔚之撰。
《禮記講疏》一百卷皇侃撰。
《禮記義疏》五十卷皇侃撰。
《禮記義疏》四十卷沈重撰。
《禮記義疏》四十卷熊安生撰。
《禮記義證》十卷劉芳撰。
《禮記類聚》十卷
《禮記正義》七十卷孔穎達撰。
《禮記疏》八十卷賈公彥撰。
《禮論》三百七卷何承天撰。
《禮義》二十卷戴聖等撰。
《三禮目録》一卷鄭玄注。
《問禮俗》十卷董勛撰。
《禮記評》十卷劉雋撰。
《禮儀問答》十卷王儉撰。
《雜禮義》十一卷吳商等撰。
《禮義雜記故事》十一卷
《禮問》九卷范寧撰。
《禮論答問》九卷范寧撰。
《禮論問答》九卷徐廣撰。
《雜禮儀問答》四卷戚壽撰。
《禮論降議》三卷顏延之撰。
《禮論條牒》十卷任預撰。
《禮論帖》三卷任預撰。
《禮論抄》六十六卷任預撰。
《禮論抄》二十卷庾蔚之撰。
《禮儀答問》十卷王儉撰。
《禮雜抄略》二卷荀萬秋撰。
《禮議》一卷傅伯祚撰。
《禮統郊祀》六卷
《禮論要抄》十三卷
《禮記區分》十卷
《禮論抄略》十三卷
《禮大義》十卷梁武帝撰。
《禮疑義》五十卷周捨撰。
《禮記義》十卷何佟之撰。
《禮答問》十卷何佟之撰。

又二卷徐爰撰。
《禮記隱》二十六卷
《禮記略解》十卷庾蔚之撰。
《禮記講疏》一百卷皇侃撰。
《禮記義疏》五十卷皇侃撰。
《禮記義疏》四十卷沈重撰。
《禮記義疏》四十卷熊安生撰。
《禮記義證》十卷劉芳撰。
《禮記類聚》十卷
《禮記正義》七十卷孔穎達撰。
《禮記疏》八十卷賈公彥撰。
《禮論》三百零七卷何承天撰。
《禮義》二十卷戴聖等撰。
《三禮目録》一卷鄭玄注。
《問禮俗》十卷董勛撰。
《禮記評》十卷劉雋撰。
《禮儀問答》十卷王儉撰。
《雜禮義》十一卷吳商等撰。
《禮義雜記故事》十一卷
《禮問》九卷范寧撰。
《禮論答問》九卷范寧撰。
《禮論問答》九卷徐廣撰。
《雜禮儀問答》四卷戚壽撰。
《禮論降議》三卷顏延之撰。
《禮論條牒》十卷任預撰。
《禮論帖》三卷任預撰。
《禮論抄》六十六卷任預撰。
《禮論抄》二十卷庾蔚之撰。
《禮儀答問》十卷王儉撰。
《禮雜抄略》二卷荀萬秋撰。
《禮議》一卷傅伯祚撰。
《禮統郊祀》六卷
《禮論要抄》十三卷
《禮記區分》十卷
《禮論抄略》十三卷
《禮大義》十卷梁武帝撰。
《禮疑義》五十卷周捨撰。
《禮記義》十卷何佟之撰。
《禮答問》十卷何佟之撰。

《三禮義宗》三十卷崔靈恩撰。

《禮論要抄》一百卷賀瑒撰。

《禮統》十三卷賀述撰。

《三禮宗略》二十卷元延明撰。

《三禮圖》十二卷夏侯伏朗撰。

《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卷潘徽等撰。

《大唐新禮》一百卷房玄齡等撰。

《紫宸禮要》十卷大聖天后撰。

右《禮》一百四部，《周禮》十三家，《儀禮》、《喪服》二十八家，禮論答問三十五家，凡一千九百四十五卷。

《樂書》九卷信都芳注。

《管絃記》十二卷留進録，淩秀注。

《鍾磬志》二卷公孫崇撰。

《樂社大義》十卷梁武帝撰。

《樂論》三卷梁武帝撰。

《鍾律》五卷沈重撰。

《古今樂録》十三卷釋智匠撰。

《樂府聲調》六卷鄭譯撰。

《樂譜集解》二十卷蕭吉撰。

《樂志》十卷蘇夔撰。

《樂經》三十卷季玄楚撰。

《樂書要録》十卷大聖天后撰。

《樂略》四卷元慇撰。

《聲律指歸》一卷元慇撰。

《樂元起》二卷桓譚撰。

《琴操》二卷桓譚撰。

《琴操》三卷孫衍撰。

《琴譜》四卷劉氏、周氏等撰。

《琴譜》二十一卷陳懷撰。

《琴叙譜》九卷趙耶律撰。

《琴集曆頭拍簿》一卷

《外國伎曲》三卷

《論樂事》二卷

《外國伎曲名》一卷

《歷代曲名》一卷

《三禮義宗》三十卷崔靈恩撰。

《禮論要抄》一百卷賀瑒撰。

《禮統》十三卷賀述撰。

《三禮宗略》二十卷元延明撰。

《三禮圖》十二卷夏侯伏朗撰。

《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卷潘徽等撰。

《大唐新禮》一百卷房玄齡等撰。

《紫宸禮要》十卷大聖天后撰。

以上爲《禮》一百零四部，《周禮》十三家，《儀禮》、《喪服》二十八家，禮論答問三十五家，共一千九百四十五卷。

《樂書》九卷信都芳注。

《管絃記》十二卷留進録，淩秀注。

《鍾磬志》二卷公孫崇撰。

《樂社大義》十卷梁武帝撰。

《樂論》三卷梁武帝撰。

《鍾律》五卷沈重撰。

《古今樂録》十三卷釋智匠撰。

《樂府聲調》六卷鄭譯撰。

《樂譜集解》二十卷蕭吉撰。

《樂志》十卷蘇夔撰。

《樂經》三十卷季玄楚撰。

《樂書要録》十卷大聖天后撰。

《樂略》四卷元慇撰。

《聲律指歸》一卷元慇撰。

《樂元起》二卷桓譚撰。

《琴操》二卷桓譚撰。

《琴操》三卷孫衍撰。

《琴譜》四卷劉氏、周氏等撰。

《琴譜》二十一卷陳懷撰。

《琴叙譜》九卷趙耶律撰。

《琴集曆頭拍簿》一卷

《外國伎曲》三卷

《論樂事》二卷

《外國伎曲名》一卷

《歷代曲名》一卷

《推七音》一卷

《十二律譜義》一卷

《鼓吹樂章》一卷

《古今樂記》八卷李守真撰。

右《樂》二十九部，凡一百九十五卷。

《春秋三家經詁訓》十二卷賈逵撰。

《春秋經》十一卷士燮撰。

《春秋傳》十卷王朗注。

《春秋左氏長經章句》三十卷賈逵撰。

《春秋左氏傳解詁》三十卷賈逵撰。

《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卷服虔注。

《春秋左氏經傳章句》三十卷董遇注。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王肅注。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杜預注。

《春秋左氏傳義注》三十卷孫毓注。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高貴鄉公撰。

《春秋左氏音》四卷曹耽、荀訥撰。

《春秋左氏音隱》一卷服虔撰。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杜預注。

又三卷李弘範撰。

又三卷孫邈撰。

又三卷王元規撰。

又十二卷

《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卷劉歆撰。

《春秋左氏傳條例章句》九卷鄭衆撰。

《春秋左氏傳例》七卷

又十五卷杜預撰。

《春秋左氏條例》十卷劉寔撰。

《推七音》一卷

《十二律譜義》一卷

《鼓吹樂章》一卷

《古今樂記》八卷李守真撰。

以上爲《樂》二十九部，共一百九十五卷。

《春秋三家經詁訓》十二卷賈逵撰。

《春秋經》十一卷士燮撰。

《春秋傳》十卷王朗注。

《春秋左氏長經章句》三十卷賈逵撰。

《春秋左氏傳解詁》三十卷賈逵撰。

《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卷服虔注。

《春秋左氏經傳章句》三十卷董遇注。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王肅注。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杜預注。

《春秋左氏傳義注》三十卷孫毓注。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高貴鄉公撰。

《春秋左氏音》四卷曹耽、荀訥撰。

《春秋左氏音隱》一卷服虔撰。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杜預注。

又三卷李弘範撰。

又三卷孫邈撰。

又三卷王元規撰。

又十二卷

《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卷劉歆撰。

《春秋左氏傳條例章句》九卷鄭衆撰。

《春秋左氏傳例》七卷

又十五卷杜預撰。

《春秋左氏條例》十卷劉寔撰。

《春秋左氏經例》十卷方範撰。

《春秋左氏膏肓》十卷何休撰，鄭玄箴。

《春秋成長說》七卷服虔撰。

《春秋左氏膏肓釋痾》五卷服虔撰。

《春秋達長義》一卷王玢撰。

《春秋左氏傳說要》十卷糜信撰。

《春秋塞難》三卷服虔撰。

《春秋左氏傳賈服異同略》五卷孫毓撰。

《春秋左氏傳例苑》十八卷梁簡文帝撰。

《春秋義函傳》十六卷干寶撰。

《春秋左氏釋滯》十卷殷興撰。

《春秋序論》一卷干寶撰。

《春秋左氏區分》十二卷何始貞撰。

《春秋左氏義略》三十卷張冲撰。

《春秋左氏抄》十卷

《左氏杜預評》二卷

《春秋圖》七卷嚴彭祖撰。

《春秋辭苑》五卷

《春秋經傳詭例疑隱》一卷吴略撰。

《春秋雜義》五卷

《春秋土地名》三卷

《春秋旨通》十卷王延之撰。

《春秋大夫譜》十一卷顧啓期撰。

《春秋叢林》十二卷李謐撰。

《春秋立義》十卷崔靈恩撰。

《春秋申先儒傳例》十卷崔靈恩撰。

《春秋經解》六卷沈宏撰。

《春秋文苑》六卷沈宏撰。

《春秋嘉語》六卷沈宏撰。

《春秋義略》二十七卷沈文阿撰。

《春秋攻昧》十二卷劉炫撰。

《春秋規過》三卷劉炫撰。

《春秋左氏經例》十卷方範撰。

《春秋左氏膏肓》十卷何休撰，鄭玄箴。

《春秋成長說》七卷服虔撰。

《春秋左氏膏肓釋痾》五卷服虔撰。

《春秋達長義》一卷王玢撰。

《春秋左氏傳說要》十卷糜信撰。

《春秋塞難》三卷服虔撰。

《春秋左氏傳賈服異同略》五卷孫毓撰。

《春秋左氏傳例苑》十八卷梁簡文帝撰。

《春秋義函傳》十六卷干寶撰。

《春秋左氏釋滯》十卷殷興撰。

《春秋序論》一卷干寶撰。

《春秋左氏區分》十二卷何始貞撰。

《春秋左氏義略》三十卷張冲撰。

《春秋左氏抄》十卷

《左氏杜預評》二卷

《春秋圖》七卷嚴彭祖撰。

《春秋辭苑》五卷

《春秋經傳詭例疑隱》一卷吴略撰。

《春秋雜義》五卷

《春秋土地名》三卷

《春秋旨通》十卷王延之撰。

《春秋大夫譜》十一卷顧啓期撰。

《春秋叢林》十二卷李謐撰。

《春秋立義》十卷崔靈恩撰。

《春秋申先儒傳例》十卷崔靈恩撰。

《春秋經解》六卷沈宏撰。

《春秋文苑》六卷沈宏撰。

《春秋嘉語》六卷沈宏撰。

《春秋義略》二十七卷沈文阿撰。

《春秋攻昧》十二卷劉炫撰。

《春秋規過》三卷劉炫撰。

《春秋述議》三十七卷劉炫撰。

《春秋正義》三十七卷孔穎達撰。

《春秋公羊傳》五卷公羊高傳，嚴彭祖述。

《春秋公羊經傳》十三卷何休注。

《春秋公羊經傳集解》十四卷孔氏注。

《春秋公羊》十二卷王愆期撰。

《春秋公羊傳記》十二卷高龔注。

《何氏春秋漢議》十一卷何休撰，鄭玄駁，糜信注。

《何氏春秋漢記》十一卷服虔撰。

《春秋公羊條傳》一卷何休注。

《春秋公羊墨守》二卷何休撰，鄭玄發。

《春秋公羊答問》五卷荀爽問，徐欽答。

《春秋公羊音》二卷王儉撰。

《春秋公羊違義》三卷劉寔撰，劉晏注。

《春秋公羊論》二卷庾翼難，王愆期答。

《春秋穀梁傳》十三卷段氏注。

《春秋穀梁章句》十五卷穀梁俶解，尹更始注。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唐固注。

又十二卷糜信注。

又十一卷張靖集解。

《春秋公羊違義》三卷劉晏注。

《春秋穀梁經傳》十六卷程闡集注。

《春秋穀梁傳》十三卷孔衍訓注。

又十二卷范寧集注。

又十三卷徐乾注。

《春秋穀梁》十二卷徐邈注。

《春秋穀梁經集解》十卷沈仲義注。

《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作，鄭玄釋，張靖箴。

《春秋述議》三十七卷劉炫撰。

《春秋正義》三十七卷孔穎達撰。

《春秋公羊傳》五卷公羊高傳，嚴彭祖述。

《春秋公羊經傳》十三卷何休注。

《春秋公羊經傳集解》十四卷孔氏注。

《春秋公羊》十二卷王愆期撰。

《春秋公羊傳記》十二卷高龔注。

《何氏春秋漢議》十一卷何休撰，鄭玄駁，糜信注。

《何氏春秋漢記》十一卷服虔撰。

《春秋公羊條傳》一卷何休注。

《春秋公羊墨守》二卷何休撰，鄭玄發。

《春秋公羊答問》五卷荀爽問，徐欽答。

《春秋公羊音》二卷王儉撰。

《春秋公羊違義》三卷劉寔撰，劉晏注。

《春秋公羊論》二卷庾翼難，王愆期答。

《春秋穀梁傳》十三卷段氏注。

《春秋穀梁章句》十五卷穀梁俶解，尹更始注。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唐固注。

又十二卷糜信注。

又十一卷張靖集解。

《春秋公羊違義》三卷劉晏注。

《春秋穀梁經傳》十六卷程闡集注。

《春秋穀梁傳》十三卷孔衍訓注。

又十二卷范寧集注。

又十三卷徐乾注。

《春秋穀梁》十二卷徐邈注。

《春秋穀梁經集解》十卷沈仲義注。

《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作，鄭玄釋，張靖箴。

《穀梁傳義》三卷蕭邕注。
《春秋穀梁傳義》十二卷徐邈注。
《春秋穀梁音》一卷徐邈撰。
《春秋穀梁傳疏》十三卷楊士勛撰。
《春秋公羊穀梁左氏集解》十一卷劉兆撰。
《春秋三傳論》十卷韓益撰。
《春秋三傳經解》十一卷胡訥集撰。
《春秋三傳評》十卷胡訥撰。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三卷江熙撰。
《春秋繁露》十七卷董仲舒撰。
《春秋辯證明經論》六卷
《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鉉撰。
《春秋合三傳通論》十卷潘叔度注。
《春秋成集》十卷潘叔度注。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左丘明撰。
《春秋外傳國語章句》二十二卷王肅注。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虞翻撰。
又二十一卷韋昭注。
又二十一卷
又二十一卷唐固注。
右《春秋》一百二部，一千一百八十四卷。

《古文孝經》一卷孔子說，曾參受，孔安國傳。
《孝經》一卷王肅注。
又一卷鄭玄注。
《古文孝經》一卷劉邵注。
《孝經》一卷韋昭注。
又一卷孫熙注。
又一卷蘇林注。

《穀梁傳義》三卷蕭邕注。
《春秋穀梁傳義》十二卷徐邈注。
《春秋穀梁音》一卷徐邈撰。
《春秋穀梁傳疏》十三卷楊士勛撰。
《春秋公羊穀梁左氏集解》十一卷劉兆撰。
《春秋三傳論》十卷韓益撰。
《春秋三傳經解》十一卷胡訥集撰。
《春秋三傳評》十卷胡訥撰。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三卷江熙撰。
《春秋繁露》十七卷董仲舒撰。
《春秋辯證明經論》六卷
《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鉉撰。
《春秋合三傳通論》十卷潘叔度注。
《春秋成集》十卷潘叔度注。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左丘明撰。
《春秋外傳國語章句》二十二卷王肅注。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虞翻撰。
又二十一卷韋昭注。
又二十一卷
又二十一卷唐固注。
以上爲《春秋》一百零二部，一千一百八十四卷。

《古文孝經》一卷孔子說，曾參受，孔安國傳。
《孝經》一卷王肅注。
又一卷鄭玄注。
《古文孝經》一卷劉邵注。
《孝經》一卷韋昭注。
又一卷孫熙注。
又一卷蘇林注。

《孝經默注》二卷徐整撰。
又一卷謝萬注。
又一卷虞盤佐注。
又一卷孔光注。
又一卷殷仲文注。
又一卷殷叔道注。
又一卷魏克己注。
又一卷玄宗注。
《講孝經義》四卷車胤等注。
《講孝經集解》一卷荀勗撰。
《孝經義疏》三卷皇侃撰。
《大明中皇太子講孝經義疏》一卷何約之執經。
《孝經疏》十八卷梁武帝撰。
《孝經發題》四卷太史叔明撰。
《孝經述義》五卷劉炫撰。
《孝經疏》五卷賈公彥撰。
《越王孝經新義》十卷任希古撰。
《孝經應瑞圖》一卷
《演孝經》十二卷張士儒撰。
《孝經疏》三卷元行冲撰。
《論語》十卷何晏集解。
又十卷鄭玄注，虞喜贊。
又十卷王肅注。
又十卷鄭玄注。
又十卷宋明帝補衛瓘注。
又十卷李充注。
又十卷孫綽集解。
又十卷梁顗注。
《論語集義》十卷盈氏撰。
《論語》九卷孟釐注。
《論語》十卷袁喬注。
又十卷尹毅注。
又十卷江熙集解。
又十卷孫氏注。
《次論語》五卷王勃撰。
《論語音》二卷徐邈撰。
《古論語義注譜》一卷徐氏撰。
《論語釋義》十卷鄭玄注。

《孝經默注》二卷徐整撰。
又一卷謝萬注。
又一卷虞盤佐注。
又一卷孔光注。
又一卷殷仲文注。
又一卷殷叔道注。
又一卷魏克己注。
又一卷玄宗注。
《講孝經義》四卷車胤等注。
《講孝經集解》一卷荀勗撰。
《孝經義疏》三卷皇侃撰。
《大明中皇太子講孝經義疏》一卷何約之執經。
《孝經疏》十八卷梁武帝撰。
《孝經發題》四卷太史叔明撰。
《孝經述義》五卷劉炫撰。
《孝經疏》五卷賈公彥撰。
《越王孝經新義》十卷任希古撰。
《孝經應瑞圖》一卷
《演孝經》十二卷張士儒撰。
《孝經疏》三卷元行冲撰。
《論語》十卷何晏集解。
又十卷鄭玄注，虞喜贊。
又十卷王肅注。
又十卷鄭玄注。
又十卷宋明帝補衛瓘注。
又十卷李充注。
又十卷孫綽集解。
又十卷梁顗注。
《論語集義》十卷盈氏撰。
《論語》九卷孟釐注。
《論語》十卷袁喬注。
又十卷尹毅注。
又十卷江熙集解。
又十卷孫氏注。
《次論語》五卷王勃撰。
《論語音》二卷徐邈撰。
《古論語義注譜》一卷徐氏撰。
《論語釋義》十卷鄭玄注。

《論語義注》十卷暢惠明撰。
《論語義注隱》三卷
《論語篇目弟子》一卷鄭玄注。
《論語釋疑》二卷王弼撰。
《論語釋》十卷欒肇撰。
《論語駮》二卷欒肇撰。
《論語大義解》十卷崔豹撰。
《論語旨序》二卷繆播撰。
《論語體略》二卷郭象撰。
《論語雜義》十三卷
《論語剔義》十卷
《論語疏》十卷皇侃撰。
《論語述義》二十卷戴詵撰。
《論語章句》二十卷劉炫撰。
《論語疏》十五卷賈公彥撰。
《論語講疏》十卷褚仲都撰。
《孔子家語》十卷王肅注。
《孔叢子》七卷孔鮒撰。

右六十三部，《孝經》二十七家，《論語》三十六家，凡三百八十七卷。

《易緯》九卷宋均注。
《書緯》三卷鄭玄注。
《詩緯》三卷鄭玄注。
又十卷宋均注。
《禮緯》三卷宋均注。
《樂緯》三卷宋均注。
《春秋緯》三十八卷宋均注。
《論語緯》十卷宋均注。
《孝經緯》五卷宋均注。
《白虎通》六卷漢章帝撰。
《五經雜義》七卷劉向撰。
《五經通義》九卷劉向撰。
《五經要義》五卷劉向撰。
《五經異義》十卷許慎撰，鄭玄駁。
《六藝論》一卷鄭玄注。
《鄭志》九卷
《鄭記》六卷
《聖證論》十一卷

《論語義注》十卷暢惠明撰。
《論語義注隱》三卷
《論語篇目弟子》一卷鄭玄注。
《論語釋疑》二卷王弼撰。
《論語釋》十卷欒肇撰。
《論語駮》二卷欒肇撰。
《論語大義解》十卷崔豹撰。
《論語旨序》二卷繆播撰。
《論語體略》二卷郭象撰。
《論語雜義》十三卷
《論語剔義》十卷
《論語疏》十卷皇侃撰。
《論語述義》二十卷戴詵撰。
《論語章句》二十卷劉炫撰。
《論語疏》十五卷賈公彥撰。
《論語講疏》十卷褚仲都撰。
《孔子家語》十卷王肅注。
《孔叢子》七卷孔鮒撰。

以上六十三部，《孝經》二十七家，《論語》三十六家，共三百八十七卷。

《易緯》九卷宋均注。
《書緯》三卷鄭玄注。
《詩緯》三卷鄭玄注。
又十卷宋均注。
《禮緯》三卷宋均注。
《樂緯》三卷宋均注。
《春秋緯》三十八卷宋均注。
《論語緯》十卷宋均注。
《孝經緯》五卷宋均注。
《白虎通》六卷漢章帝撰。
《五經雜義》七卷劉向撰。
《五經通義》九卷劉向撰。
《五經要義》五卷劉向撰。
《五經異義》十卷許慎撰，鄭玄駁。
《六藝論》一卷鄭玄注。
《鄭志》九卷
《鄭記》六卷
《聖證論》十一卷

《五經然否論》五卷譙周撰。
《五經鈎沈》十卷楊方撰。
《五經咨疑》八卷楊思撰。
《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
《長春義記》一百卷梁簡文撰。
《經典大義》十卷沈文阿撰。
《五經宗略》四十卷元延明撰。
《七經義綱略論》三十卷樊文深撰。
《質疑》五卷樊文深撰。
《遊玄桂林》二十卷張譏撰。
《五經正名》十五卷劉炫撰。
《經典釋文》三十卷陸德明撰。
《謚法》三卷荀顗演，劉熙注。
又《謚例》十卷沈約撰。
《謚法》三卷賀琛撰。
《匡謬正俗》八卷顔師古撰。
《集天名稱》三卷
右三十六部，經緯九家，七經雜解二十七家，凡四百七十四卷。

《爾雅》三卷李巡注。
《爾雅》六卷樊光注。
又六卷孫炎注。
又三卷郭璞注。
《集注爾雅》十卷沈璇注。
《爾雅音義》一卷郭璞注。
又二卷曹憲撰。
《爾雅圖》一卷郭璞注。
《爾雅圖贊》二卷江灌注。
《爾雅音》六卷江灌注。
《續爾雅》一卷劉伯莊撰。
《別國方言》十三卷楊雄撰。
《釋名》八卷劉熙撰。
《廣雅》四卷張揖撰。
《博雅》十卷曹憲撰。
《小爾雅》一卷李軌撰。
《纂文》三卷何承天撰。
《纂要》六卷顔延之撰。

《五經然否論》五卷譙周撰。
《五經鈎沈》十卷楊方撰。
《五經咨疑》八卷楊思撰。
《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
《長春義記》一百卷梁簡文撰。
《經典大義》十卷沈文阿撰。
《五經宗略》四十卷元延明撰。
《七經義綱略論》三十卷樊文深撰。
《質疑》五卷樊文深撰。
《遊玄桂林》二十卷張譏撰。
《五經正名》十五卷劉炫撰。
《經典釋文》三十卷陸德明撰。
《謚法》三卷荀顗演，劉熙注。
又《謚例》十卷沈約撰。
《謚法》三卷賀琛撰。
《匡謬正俗》八卷顔師古撰。
《集天名稱》三卷
以上三十六部，經緯九家，七經雜解二十七家，共四百七十四卷。

《爾雅》三卷李巡注。
《爾雅》六卷樊光注。
又六卷孫炎注。
又三卷郭璞注。
《集注爾雅》十卷沈璇注。
《爾雅音義》一卷郭璞注。
又二卷曹憲撰。
《爾雅圖》一卷郭璞注。
《爾雅圖贊》二卷江灌注。
《爾雅音》六卷江灌注。
《續爾雅》一卷劉伯莊撰。
《別國方言》十三卷楊雄撰。
《釋名》八卷劉熙撰。
《廣雅》四卷張揖撰。
《博雅》十卷曹憲撰。
《小爾雅》一卷李軌撰。
《纂文》三卷何承天撰。
《纂要》六卷顔延之撰。

《三蒼》三卷李斯等撰，郭璞解。
《蒼頡訓詁》二卷杜林撰。
《三蒼訓詁》二卷張揖撰。
《埤蒼》三卷張揖撰。
《廣蒼》一卷樊恭撰。
《説文解字》十五卷許慎撰。
《説文音隱》四卷
《字林》十卷吕忱撰。
《字統》二十卷楊承慶撰。
《玉篇》三十卷顧野王撰。
《字海》一百卷天聖天后撰。
《文字釋訓》三十卷釋寶誌撰。
《括字苑》十三卷馮幹撰。
《字屬篇》一卷賈魴撰。
《古文奇字》二卷郭訓撰。
《字旨篇》一卷郭訓撰。
《古文字詁》二卷張揖撰。
《詔定古文官書》一卷衛宏撰。
《解字文》七卷周成撰。
《雜文字音》七卷王延撰。
《文字要説》一卷王氏注。
《字書》十卷
《古今八體六文書法》一卷
《四體書勢》一卷衛恒撰。
《要用字苑》一卷葛洪撰。
《難要字》三卷
《文字集略》一卷阮孝緒撰。
《辯嫌音》二卷楊休之撰。
《文字指歸》四卷曹憲撰。
《證俗音略》二卷顔愍楚撰。
《叙同音》三卷
《覽字知源》三卷
《文字辯嫌》一卷彭立撰。
《聲類》十卷李登撰。
《韻集》五卷吕静撰。
《韻略》一卷楊休之撰。
《四聲韻略》十三卷夏侯詠撰。
《四聲部》三十卷張諒撰。
《韻篇》十二卷趙氏撰。

《三蒼》三卷李斯等撰，郭璞解。
《蒼頡訓詁》二卷杜林撰。
《三蒼訓詁》二卷張揖撰。
《埤蒼》三卷張揖撰。
《廣蒼》一卷樊恭撰。
《説文解字》十五卷許慎撰。
《説文音隱》四卷
《字林》十卷吕忱撰。
《字統》二十卷楊承慶撰。
《玉篇》三十卷顧野王撰。
《字海》一百卷天聖天后撰。
《文字釋訓》三十卷釋寶誌撰。
《括字苑》十三卷馮幹撰。
《字屬篇》一卷賈魴撰。
《古文奇字》二卷郭訓撰。
《字旨篇》一卷郭訓撰。
《古文字詁》二卷張揖撰。
《詔定古文官書》一卷衛宏撰。
《解字文》七卷周成撰。
《雜文字音》七卷王延撰。
《文字要説》一卷王氏注。
《字書》十卷
《古今八體六文書法》一卷
《四體書勢》一卷衛恒撰。
《要用字苑》一卷葛洪撰。
《難要字》三卷
《文字集略》一卷阮孝緒撰。
《辯嫌音》二卷楊休之撰。
《文字指歸》四卷曹憲撰。
《證俗音略》二卷顔愍楚撰。
《叙同音》三卷
《覽字知源》三卷
《文字辯嫌》一卷彭立撰。
《聲類》十卷李登撰。
《韻集》五卷吕静撰。
《韻略》一卷楊休之撰。
《四聲韻略》十三卷夏侯詠撰。
《四聲部》三十卷張諒撰。
《韻篇》十二卷趙氏撰。

《切韻》五卷陸慈撰。
《桂苑珠叢》一百卷諸葛穎撰。
《桂苑珠叢略要》二十卷
《急就章》一卷史游撰，曹壽解。
《急就章注》一卷顔之推撰。
又一卷顔師古撰。
《凡將篇》一卷司馬相如撰。
《飛龍篇》《篆草勢》合三卷崔瑗撰。
《在昔篇》一卷班固撰。
《太甲篇》一卷班固撰。
《聖草章》一卷蔡邕撰。
《勸學篇》一卷蔡邕撰。
《黄初章》一卷
《吴章》一卷
《初學篇》一卷朱嗣卿撰。
《始學篇》十二卷項峻撰。
《少學集》十卷楊方撰。
《小學篇》一卷王羲之撰。
《續通俗文》二卷李虔撰。
《啓疑》三卷顧凱之撰。
《詁幼文》三卷顔延之撰。
《辯字》一卷戴規撰。
《俗語難字》一卷李少通撰。
《文字志》三卷王愔撰。
《五十二體書》一卷蕭子雲撰。
《古來篆隸詁訓名録》一卷
《書品》一卷庾肩吾撰。
《書後品》一卷李嗣真撰。
《筆墨法》一卷
《鹿紙筆墨疏》一卷
《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
又一卷周興嗣撰。
《篆書千字文》一卷
《演千字文》五卷
《今字石經易篆》三卷
《今字石經尚書》五卷
《今字石經鄭玄尚書》八卷
《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

《切韻》五卷陸慈撰。
《桂苑珠叢》一百卷諸葛穎撰。
《桂苑珠叢略要》二十卷
《急就章》一卷史游撰，曹壽解。
《急就章注》一卷顔之推撰。
又一卷顔師古撰。
《凡將篇》一卷司馬相如撰。
《飛龍篇》《篆草勢》合三卷崔瑗撰。
《在昔篇》一卷班固撰。
《太甲篇》一卷班固撰。
《聖草章》一卷蔡邕撰。
《勸學篇》一卷蔡邕撰。
《黄初章》一卷
《吴章》一卷
《初學篇》一卷朱嗣卿撰。
《始學篇》十二卷項峻撰。
《少學集》十卷楊方撰。
《小學篇》一卷王羲之撰。
《續通俗文》二卷李虔撰。
《啓疑》三卷顧凱之撰。
《詁幼文》三卷顔延之撰。
《辯字》一卷戴規撰。
《俗語難字》一卷李少通撰。
《文字志》三卷王愔撰。
《五十二體書》一卷蕭子雲撰。
《古來篆隸詁訓名録》一卷
《書品》一卷庾肩吾撰。
《書後品》一卷李嗣真撰。
《筆墨法》一卷
《鹿紙筆墨疏》一卷
《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
又一卷周興嗣撰。
《篆書千字文》一卷
《演千字文》五卷
《今字石經易篆》三卷
《今字石經尚書》五卷
《今字石經鄭玄尚書》八卷
《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

《今字石經毛詩》三卷
《今字石經儀禮》四卷
《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三卷
《今字石經左傳經》十卷
《今字石經公羊傳》九卷
《今字石經論語》二卷蔡邕注。
《雜字書》八卷釋正度作。
右小學一百五部，《爾雅》、《廣雅》十八家，偏傍音韵雜字八十六家，凡七百九十七卷。

乙部史録，十三家，八百四十四部，一萬七千九百四十六卷。
正史類一，編年類二，僞史類三，雜史類四，起居注類五，故事類六，職官類七，雜傳類八，儀注類九，刑法類十，目録類十一，譜牒類十二，地理類十三。
《史記》一百三十卷司馬遷作。
又八十卷裴駰集解。
又一百三十卷許子儒注。
《史記音義》十三卷徐廣撰。
《史記音義》三卷鄒誕生撰。
又三十卷劉伯莊撰。
《漢書》一百十五卷班固作。
又一百二十卷顔師古注。
《御銓定漢書》八十一卷郝處俊等撰。
《漢書音訓》一卷服虔撰。
《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
《漢書敘傳》五卷項岱撰。
《漢書音義》九卷孟康撰。
《漢書集注》十四卷晋灼注。
《漢書音義》七卷韋昭撰。
《漢書駁義》二卷劉寶撰。
《漢書新注》一卷陸澄撰。
《孔氏漢書音義抄》二卷孔文詳撰。

《今字石經毛詩》三卷
《今字石經儀禮》四卷
《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三卷
《今字石經左傳經》十卷
《今字石經公羊傳》九卷
《今字石經論語》二卷蔡邕注。
《雜字書》八卷釋正度作。
以上爲小學一百零五部，《爾雅》、《廣雅》十八家，偏旁音韵雜字八十六家，共七百九十七卷。

乙部史録，有十三家，八百四十四部，一萬七千九百四十六卷。
一爲正史類，二爲編年類，三爲僞史類，四爲雜史類，五爲起居注類，六爲故事類，七爲職官類，八爲雜傳類，九爲儀注類，十爲刑法類，十一爲目録類，十二爲譜牒類，十三爲地理類。
《史記》一百三十卷司馬遷作。
又八十卷裴駰集解。
又一百三十卷許子儒注。
《史記音義》十三卷徐廣撰。
《史記音義》三卷鄒誕生撰。
又三十卷劉伯莊撰。
《漢書》一百一十五卷班固作。
又一百二十卷顔師古注。
《御銓定漢書》八十一卷郝處俊等撰。
《漢書音訓》一卷服虔撰。
《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
《漢書敘傳》五卷項岱撰。
《漢書音義》九卷孟康撰。
《漢書集注》十四卷晋灼注。
《漢書音義》七卷韋昭撰。
《漢書駁義》二卷劉寶撰。
《漢書新注》一卷陸澄撰。
《孔氏漢書音義抄》二卷孔文詳撰。

《漢書續訓》二卷韋稜撰。
《漢書訓纂》三十卷姚察撰。
《漢書音義》二十六卷劉嗣等撰。
《漢書音》二卷夏侯泳撰。
又十二卷包愷撰。
又十二卷蕭該撰。
《漢書决疑》十二卷顔延年撰。
《漢書古今集義》二十卷顧胤撰。
《漢書正義》三十卷釋務静撰。
《漢書正名氏義》十三卷
《漢書辯惑》三十卷李善撰。
《漢書律曆志音義》一卷陰景倫作。
《漢書英華》八卷
《東觀漢記》一百二十七卷劉珍撰。
《後漢書》一百三十三卷謝承撰。
《後漢記》一百卷薛瑩作。
《後漢書》八十三卷司馬彪撰。
又五十八卷劉義慶撰。
《後漢書》三十一卷華嶠作。
又一百二卷謝沈撰。
《後漢書外傳》十卷謝沈撰。
《漢南紀》五十八卷張瑩撰。
《後漢書》一百二卷袁山松作。
又九十二卷范曄撰。
《後漢書論贊》五卷范曄撰。
《後漢書》五十八卷劉昭補注。
又一百卷皇太子賢注。
《後漢書音》三卷蕭該作。
又三卷臧兢撰。
《後漢書音義》二十七卷韋機撰。
《魏書》四十四卷王沈撰。
《魏略》三十八卷魚豢撰。
《魏國志》三十卷陳壽撰，裴松之注。
《晋書》八十九卷王隱撰。
又五十八卷虞預撰。
又十四卷朱鳳撰。

《漢書續訓》二卷韋稜撰。
《漢書訓纂》三十卷姚察撰。
《漢書音義》二十六卷劉嗣等撰。
《漢書音》二卷夏侯泳撰。
又十二卷包愷撰。
又十二卷蕭該撰。
《漢書决疑》十二卷顔延年撰。
《漢書古今集義》二十卷顧胤撰。
《漢書正義》三十卷釋務静撰。
《漢書正名氏義》十三卷
《漢書辯惑》三十卷李善撰。
《漢書律曆志音義》一卷陰景倫作。
《漢書英華》八卷
《東觀漢記》一百二十七卷劉珍撰。
《後漢書》一百三十三卷謝承撰。
《後漢記》一百卷薛瑩作。
《後漢書》八十三卷司馬彪撰。
又五十八卷劉義慶撰。
《後漢書》三十一卷華嶠作。
又一百零二卷謝沈撰。
《後漢書外傳》十卷謝沈撰。
《漢南紀》五十八卷張瑩撰。
《後漢書》一百零二卷袁山松作。
又九十二卷范曄撰。
《後漢書論贊》五卷范曄撰。
《後漢書》五十八卷劉昭補注。
又一百卷皇太子李賢注。
《後漢書音》三卷蕭該作。
又三卷臧兢撰。
《後漢書音義》二十七卷韋機撰。
《魏書》四十四卷王沈撰。
《魏略》三十八卷魚豢撰。
《魏國志》三十卷陳壽撰，裴松之注。
《晋書》八十九卷王隱撰。
又五十八卷虞預撰。
又十四卷朱鳳撰。

又三十五卷謝靈運撰。

《晋中興書》八十卷何法盛撰。

《晋書》一百一十卷臧榮緒撰。

又九卷蕭子雲撰。

又一百三十卷許敬宗等撰。

《宋書》四十二卷徐爰撰。

又四十六卷孫嚴撰。

又一百卷沈約撰。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魏收撰。

《後魏書》一百七卷魏澹撰。

又一百卷張大素撰。

《後周書》五十卷令狐德棻撰。

《隋書》八十五卷魏徵等撰。

又三十二卷張大素撰。

《齊書》五十九卷蕭子顯撰。

又八卷劉陟撰。

《梁書》三十四卷謝昊、姚察等撰。

又五十卷姚思廉撰。

《陳書》三卷顧野王撰。

又三卷傅縡撰。

又三十六卷姚思廉撰。

《北齊未修書》二十四卷李德林撰。

《北齊書》五十卷李百藥撰。

又二十卷張大素撰。

《通史》六百二卷梁武帝撰。

《南史》八十卷李延壽撰。

《北史》一百卷李延壽撰。

右八十一部，《史記》六家，前漢二十五家，後漢十七家，魏三家，晋八家，宋三家，後魏三家，後周一家，隋二家，齊二家，梁二家，陳三家，北齊三家，都史三家，凡四千四百四十三卷。

《紀年》十四卷汲冢書。

《漢紀》三十卷荀悦撰。

《漢紀音義》三卷崔浩撰。

《漢皇德紀》三十卷侯瑾撰。

又三十五卷謝靈運撰。

《晋中興書》八十卷何法盛撰。

《晋書》一百一十卷臧榮緒撰。

又九卷蕭子雲撰。

又一百三十卷許敬宗等撰。

《宋書》四十二卷徐爰撰。

又四十六卷孫嚴撰。

又一百卷沈約撰。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魏收撰。

《後魏書》一百零七卷魏澹撰。

又一百卷張大素撰。

《後周書》五十卷令狐德棻撰。

《隋書》八十五卷魏徵等撰。

又三十二卷張大素撰。

《齊書》五十九卷蕭子顯撰。

又八卷劉陟撰。

《梁書》三十四卷謝昊、姚察等撰。

又五十卷姚思廉撰。

《陳書》三卷顧野王撰。

又三卷傅縡撰。

又三十六卷姚思廉撰。

《北齊未修書》二十四卷李德林撰。

《北齊書》五十卷李百藥撰。

又二十卷張大素撰。

《通史》六百零二卷梁武帝撰。

《南史》八十卷李延壽撰。

《北史》一百卷李延壽撰。

以上八十一部，《史記》六家，前漢二十五家，後漢十七家，魏三家，晋八家，宋三家，後魏三家，後周一家，隋二家，齊二家，梁二家，陳三家，北齊三家，都史三家，共四千四百四十三卷。

《紀年》十四卷汲冢書。

《漢紀》三十卷荀悦撰。

《漢紀音義》三卷崔浩撰。

《漢皇德紀》三十卷侯瑾撰。

《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
又三十卷袁宏撰。
《漢晉春秋》五十四卷習鑿齒撰。
《漢靈獻二帝紀》六卷劉艾撰。
《漢獻帝春秋》十卷袁曄撰。
《山陽義紀》樂資撰。
《魏武本紀》三卷
《魏武春秋》二十卷孫盛撰。
《魏紀》十二卷晉 陰澹撰。
《國紀》十卷梁祚撰。
《吴紀》十卷環濟撰。
《晉帝紀》四卷陸機撰。
《晉録》五卷
《晉紀》二十二卷干寶作。
又六十卷干寶撰，劉協注。
《晉陽秋》二十卷檀道鸞注。
《晉紀》二十卷劉謙之撰。
又十卷曹嘉之撰。
又四十五卷徐廣撰。
《晉陽春秋》二十二卷鄧粲撰。
《晉史草》三十卷蕭景暢撰。
《晉記》十一卷鄧粲撰。
《戰國春秋》二十卷李槩撰。
《崇安記》二卷周祇撰。
又十卷王韶之撰。
《晉續記》五卷郭季產撰。
《三十國春秋》三十卷蕭方撰。
又一百卷武敏之撰。
《晉春秋略》二十卷杜延業撰。
《宋紀》三十卷王智深撰。
《宋略》二十卷裴子野撰。
《宋春秋》二十卷鮑衡卿撰。
《齊紀》二十卷沈約撰。
《齊春秋》三卷吴均撰。
《乘輿龍飛記》二卷鮑衡卿撰。
《梁典》三十卷劉璠撰。
又三十卷何元之撰。
《梁太清紀》十卷蕭韶撰。
《皇帝紀》七卷

《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
又三十卷袁宏撰。
《漢晉春秋》五十四卷習鑿齒撰。
《漢靈獻二帝紀》六卷劉艾撰。
《漢獻帝春秋》十卷袁曄撰。
《山陽義紀》樂資撰。
《魏武本紀》三卷
《魏武春秋》二十卷孫盛撰。
《魏紀》十二卷晉 陰澹撰。
《國紀》十卷梁祚撰。
《吴紀》十卷環濟撰。
《晉帝紀》四卷陸機撰。
《晉録》五卷
《晉紀》二十二卷干寶作。
又六十卷干寶撰，劉協注。
《晉陽秋》二十卷檀道鸞注。
《晉紀》二十卷劉謙之撰。
又十卷曹嘉之撰。
又四十五卷徐廣撰。
《晉陽春秋》二十二卷鄧粲撰。
《晉史草》三十卷蕭景暢撰。
《晉記》十一卷鄧粲撰。
《戰國春秋》二十卷李槩撰。
《崇安記》二卷周祇撰。
又十卷王韶之撰。
《晉續記》五卷郭季產撰。
《三十國春秋》三十卷蕭方撰。
又一百卷武敏之撰。
《晉春秋略》二十卷杜延業撰。
《宋紀》三十卷王智深撰。
《宋略》二十卷裴子野撰。
《宋春秋》二十卷鮑衡卿撰。
《齊紀》二十卷沈約撰。
《齊春秋》三卷吴均撰。
《乘輿龍飛記》二卷鮑衡卿撰。
《梁典》三十卷劉璠撰。
又三十卷何元之撰。
《梁太清紀》十卷蕭韶撰。
《皇帝紀》七卷

《梁撮要》三十卷陰僧仁撰。

《淮海亂離志》四卷蕭大圜撰。

《棲鳳春秋》五卷臧嚴撰。

《梁昭後略》十卷姚最撰。

《天啓記》十卷守節先生撰。

《梁末代記》一卷

《後梁春秋》十卷蔡允恭撰。

《北齊記》二十卷

《北齊志》十七卷王劭撰。

《鄴洛鼎峙記》十卷

《隋大業略記》三卷趙毅撰。

《隋後略》十卷張大素撰。

《蜀國志》十五卷陳壽撰。

《吴國志》二十一卷陳壽撰，裴松之注。

《吴書》五十五卷韋昭撰。

《華陽國志》三卷常璩撰。

《蜀李書》九卷常璩撰。

《漢趙記》十卷和苞撰。

《趙石記》二十卷田融撰。

《二石記》二十卷田融撰。

《二石僞事》六卷王度、隋翽等撰。

《燕書》二十卷范亨撰。

《秦記》十一卷裴景仁撰，杜惠明注。

《凉記》十卷張諮撰。

《西河記》二卷段龜龍撰。

《南燕録》六卷王景暉撰。

《南燕書》五卷張銓撰。

《拓跋凉録》十卷

《燕志》十卷

《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十卷崔鴻撰。

右七十五部，編年五十五家，雜僞國史二十家，凡一千四百十卷。

《周書》八卷孔晁注。

《古文鎖語》四卷

《春秋前傳》十卷何承天撰。

《梁撮要》三十卷陰僧仁撰。

《淮海亂離志》四卷蕭大圜撰。

《棲鳳春秋》五卷臧嚴撰。

《梁昭後略》十卷姚最撰。

《天啓記》十卷守節先生撰。

《梁末代記》一卷

《後梁春秋》十卷蔡允恭撰。

《北齊記》二十卷

《北齊志》十七卷王劭撰。

《鄴洛鼎峙記》十卷

《隋大業略記》三卷趙毅撰。

《隋後略》十卷張大素撰。

《蜀國志》十五卷陳壽撰。

《吴國志》二十一卷陳壽撰，裴松之注。

《吴書》五十五卷韋昭撰。

《華陽國志》三卷常璩撰。

《蜀李書》九卷常璩撰。

《漢趙記》十卷和苞撰。

《趙石記》二十卷田融撰。

《二石記》二十卷田融撰。

《二石僞事》六卷王度、隋翽等撰。

《燕書》二十卷范亨撰。

《秦記》十一卷裴景仁撰，杜惠明注。

《凉記》十卷張諮撰。

《西河記》二卷段龜龍撰。

《南燕録》六卷王景暉撰。

《南燕書》五卷張銓撰。

《拓跋凉録》十卷

《燕志》十卷

《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十卷崔鴻撰。

以上七十五部，編年五十五家，雜僞國史二十家，共一千四百一十卷。

《周書》八卷孔晁注。

《古文鎖語》四卷

《春秋前傳》十卷何承天撰。

《春秋前傳雜語》十卷何承天撰。

《周載》三十卷孟儀注。

《春秋國語》十卷孔衍撰。

《越絶書》十六卷子貢撰。

《吴越春秋》十二卷趙曄撰。

《吴越春秋削煩》五卷楊方撰。

《吴越春秋傳》十卷皇甫遵撰。

《吴越記》六卷

《春秋後傳》三十卷樂資撰。

《戰國策》三十二卷劉向撰。

《戰國策論》一卷延篤撰。

《戰國策》三十二卷高誘注。

《魯後春秋》二十卷劉允濟撰。

《楚漢春秋》二十卷陸賈撰。

《漢尚書》十卷孔衍撰。

《漢春秋》十卷孔衍撰。

《後漢尚書》六卷孔衍撰。

《後漢春秋》六卷孔衍撰。

《後魏尚書》十四卷張温撰。

《後魏春秋》九卷孔衍撰。

《典略》五十卷魚豢撰。

《三史要略》三十卷張温撰。

《正史削繁》十四卷阮孝緒撰。

《東殿新書》二百卷高宗大帝撰。

《史記要傳》十卷衛颯撰。

《古史考》二十五卷譙周撰。

《史記正傳》九卷張瑩撰。

《史要》三十八卷王延秀撰。

《合史》二十卷

《史漢要集》二卷王蔑撰。

《後漢書抄》三十卷葛洪撰。

《後漢書略》二十五卷張緬撰。

《後漢書纘》十三卷范曄撰。

《後漢文武釋論》二十卷王越客撰。

《三國評》三卷徐衆撰。

《晋書鈔》三十卷張緬撰。

《代譜》四百八十卷周武帝敕撰。

《漢末英雄記》十卷王粲等撰。

《九州春秋》九卷司馬彪撰。

《春秋前傳雜語》十卷何承天撰。

《周載》三十卷孟儀注。

《春秋國語》十卷孔衍撰。

《越絶書》十六卷子貢撰。

《吴越春秋》十二卷趙曄撰。

《吴越春秋削煩》五卷楊方撰。

《吴越春秋傳》十卷皇甫遵撰。

《吴越記》六卷

《春秋後傳》三十卷樂資撰。

《戰國策》三十二卷劉向撰。

《戰國策論》一卷延篤撰。

《戰國策》三十二卷高誘注。

《魯後春秋》二十卷劉允濟撰。

《楚漢春秋》二十卷陸賈撰。

《漢尚書》十卷孔衍撰。

《漢春秋》十卷孔衍撰。

《後漢尚書》六卷孔衍撰。

《後漢春秋》六卷孔衍撰。

《後魏尚書》十四卷張温撰。

《後魏春秋》九卷孔衍撰。

《典略》五十卷魚豢撰。

《三史要略》三十卷張温撰。

《正史削繁》十四卷阮孝緒撰。

《東殿新書》二百卷高宗大帝撰。

《史記要傳》十卷衛颯撰。

《古史考》二十五卷譙周撰。

《史記正傳》九卷張瑩撰。

《史要》三十八卷王延秀撰。

《合史》二十卷

《史漢要集》二卷王蔑撰。

《後漢書抄》三十卷葛洪撰。

《後漢書略》二十五卷張緬撰。

《後漢書纘》十三卷范曄撰。

《後漢文武釋論》二十卷王越客撰。

《三國評》三卷徐衆撰。

《晋書鈔》三十卷張緬撰。

《代譜》四百八十卷周武帝敕撰。

《漢末英雄記》十卷王粲等撰。

《九州春秋》九卷司馬彪撰。

《魏陽秋異同》八卷孫壽撰。
《魏武本紀年曆》五卷
《漢表》十卷袁希之撰。
《删補蜀記》七卷王隱撰。
《吴録》三十卷張勃撰。
《魏記》三十三卷盧彦卿撰。
《關東風俗傳》六十三卷宋孝王撰。
《隋書》八十卷王劭撰。
《王業曆》二卷趙弘禮撰。
《隋開業平陳記》十二卷裴矩撰。
《古今注》八卷伏无忌撰。
《帝王本紀》十卷來奥撰。
《拾遺録》三卷王嘉撰。
《王子年拾遺記》十卷蕭綺録。
《帝王略要》十二卷環濟撰。
《先聖本紀》十卷劉滔撰。
《華夷帝王記》三十七卷楊曄撰。
《後漢雜事》十卷
《漢魏晋帝要記》三卷賈匪之撰。
《魏晋代語》十卷郭頒撰。
《吴朝人士品秩狀》八卷胡冲撰。
《吴士人行狀名品》二卷虞尚撰。
《江表傳》五卷虞溥撰。
《晋諸公讚》二十二卷傅暢撰。
《晋後略記》五卷荀綽撰。
《宋拾遺録》十卷謝綽撰。
《宋齊語録》十卷孔思尚撰。
《帝王略論》五卷虞世南撰。
《十世興王論》十卷朱敬則撰。
《洞曆記》九卷周樹撰。
《帝系譜》二卷張愔等撰。
《洞記》九卷韋昭撰。
《三五曆記》二卷徐整撰。
《通曆》二卷徐整撰。
《雜曆》五卷徐整撰。
《國志曆》五卷孔衍撰。
《帝王代記》十卷皇甫謐撰。
《年曆》六卷皇甫謐撰。

《魏陽秋異同》八卷孫壽撰。
《魏武本紀年曆》五卷
《漢表》十卷袁希之撰。
《删補蜀記》七卷王隱撰。
《吴録》三十卷張勃撰。
《魏記》三十三卷盧彦卿撰。
《關東風俗傳》六十三卷宋孝王撰。
《隋書》八十卷王劭撰。
《王業曆》二卷趙弘禮撰。
《隋開業平陳記》十二卷裴矩撰。
《古今注》八卷伏无忌撰。
《帝王本紀》十卷來奥撰。
《拾遺録》三卷王嘉撰。
《王子年拾遺記》十卷蕭綺録。
《帝王略要》十二卷環濟撰。
《先聖本紀》十卷劉滔撰。
《華夷帝王記》三十七卷楊曄撰。
《後漢雜事》十卷
《漢魏晋帝要記》三卷賈匪之撰。
《魏晋代語》十卷郭頒撰。
《吴朝人士品秩狀》八卷胡冲撰。
《吴士人行狀名品》二卷虞尚撰。
《江表傳》五卷虞溥撰。
《晋諸公讚》二十二卷傅暢撰。
《晋後略記》五卷荀綽撰。
《宋拾遺録》十卷謝綽撰。
《宋齊語録》十卷孔思尚撰。
《帝王略論》五卷虞世南撰。
《十世興王論》十卷朱敬則撰。
《洞曆記》九卷周樹撰。
《帝系譜》二卷張愔等撰。
《洞記》九卷韋昭撰。
《三五曆記》二卷徐整撰。
《通曆》二卷徐整撰。
《雜曆》五卷徐整撰。
《國志曆》五卷孔衍撰。
《帝王代記》十卷皇甫謐撰。
《年曆》六卷皇甫謐撰。

《續帝王代記》十卷何集撰。
《十五代略》十卷吉文甫撰。
《吴曆》六卷胡冲撰。
《晋曆》二卷
《帝王代紀》十六卷
《年曆帝紀》二十六卷姚恭撰。
《帝録》十卷諸葛忱撰。
《長曆》十四卷
《歷代記》三十卷庾和之撰。
《千年曆》二卷
《千歲曆》三卷許氏作。
《十代記》十卷熊襄撰。
《帝王年曆》五卷陶弘景撰。
《分王年表》八卷羊瑗撰。
《曆紀》十卷
《通曆》七卷李仁實撰。
《帝王編年録》五十一卷盧元福撰。
《共和已來甲乙紀年》二卷盧元福撰。
《帝王紀録》三卷
右雜史一百二部，凡二千五百五十九卷。

《穆天子傳》六卷郭璞撰。
《漢獻帝起居注》五卷
《晋太始起居注》二十卷李軌撰。
《晋愍帝起居注》三十卷李軌撰。
《晋太康起居注》二十二卷李軌撰。
《晋永平起居注》八卷李軌撰。
《晋建武大興永昌起居注》二十二卷
《晋咸和起居注》十八卷李軌撰。
《晋咸康起居注》二十二卷李軌撰。
《晋建元起居注》四卷
《晋永和起居注》二十四卷
《晋升平起居注》十卷

《續帝王代記》十卷何集撰。
《十五代略》十卷吉文甫撰。
《吴曆》六卷胡冲撰。
《晋曆》二卷
《帝王代紀》十六卷
《年曆帝紀》二十六卷姚恭撰。
《帝録》十卷諸葛忱撰。
《長曆》十四卷
《歷代記》三十卷庾和之撰。
《千年曆》二卷
《千歲曆》三卷許氏作。
《十代記》十卷熊襄撰。
《帝王年曆》五卷陶弘景撰。
《分王年表》八卷羊瑗撰。
《曆紀》十卷
《通曆》七卷李仁實撰。
《帝王編年録》五十一卷盧元福撰。
《共和已來甲乙紀年》二卷盧元福撰。
《帝王紀録》三卷
以上爲雜史一百零二部，共二千五百五十九卷。

《穆天子傳》六卷郭璞撰。
《漢獻帝起居注》五卷
《晋太始起居注》二十卷李軌撰。
《晋愍帝起居注》三十卷李軌撰。
《晋太康起居注》二十二卷李軌撰。
《晋永平起居注》八卷李軌撰。
《晋建武大興永昌起居注》二十二卷
《晋咸和起居注》十八卷李軌撰。
《晋咸康起居注》二十二卷李軌撰。
《晋建元起居注》四卷
《晋永和起居注》二十四卷
《晋升平起居注》十卷

《晋崇和興寧起居注》五卷
《晋太和起居注》六卷
《晋咸安起居注》三卷
《晋寧康起居注》六卷
《晋太元起居注》五十二卷
《晋崇寧起居注》十卷
《晋元興起居注》九卷
《晋義熙起居注》三十四卷
《晋元熙起居注》二卷
《晋起居注》三百二十卷劉道會撰。
《宋永初起居注》六卷
《宋景平起居注》三卷
《宋元嘉起居注》六十卷
《宋大明起居注》八卷
《梁皇帝實録》三卷周興嗣撰。
又五卷
《梁太清實録》八卷
《後魏起居注》二百七十六卷
《陳起居注》四十一卷
《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温大雅撰。
《高祖實録》二十卷房玄齡撰。
《太宗實録》二十卷房玄齡撰。
《太宗實録》四十卷長孫無忌撰。
《高宗實録》三十卷許敬宗撰。
《述聖記》一卷大聖天后撰。
《高宗實録》一百卷大聖天后撰。
《聖母神皇實録》十八卷宗秦客撰。
《中宗皇帝實録》二十卷吴兢撰。
《漢武故事》二卷
《西京雜記》一卷葛洪撰。
《三輔舊事》一卷韋氏撰。
《秦漢已來舊事》八卷
《漢魏吴蜀舊事》八卷
《晋書雜詔書》一百卷
又二十八卷
《晋雜詔書》六十六卷

《晋崇和興寧起居注》五卷
《晋太和起居注》六卷
《晋咸安起居注》三卷
《晋寧康起居注》六卷
《晋太元起居注》五十二卷
《晋崇寧起居注》十卷
《晋元興起居注》九卷
《晋義熙起居注》三十四卷
《晋元熙起居注》二卷
《晋起居注》三百二十卷劉道會撰。
《宋永初起居注》六卷
《宋景平起居注》三卷
《宋元嘉起居注》六十卷
《宋大明起居注》八卷
《梁皇帝實録》三卷周興嗣撰。
又五卷
《梁太清實録》八卷
《後魏起居注》二百七十六卷
《陳起居注》四十一卷
《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温大雅撰。
《高祖實録》二十卷房玄齡撰。
《太宗實録》二十卷房玄齡撰。
《太宗實録》四十卷長孫無忌撰。
《高宗實録》三十卷許敬宗撰。
《述聖記》一卷大聖天后撰。
《高宗實録》一百卷大聖天后撰。
《聖母神皇實録》十八卷宗秦客撰。
《中宗皇帝實録》二十卷吴兢撰。
《漢武故事》二卷
《西京雜記》一卷葛洪撰。
《三輔舊事》一卷韋氏撰。
《秦漢已來舊事》八卷
《漢魏吴蜀舊事》八卷
《晋書雜詔書》一百卷
又二十八卷
《晋雜詔書》六十六卷

《晋詔書黄素制》五卷

《晋定品制》一卷

《晋太元副詔》二十一卷

《晋崇安元興大亨副詔》八卷

《晋義熙詔》二十二卷

《晋故事》四十三卷

《晋諸雜故事》二十二卷

《尚書大事》二十一卷

《晋太始太康故事》五卷

《晋建武咸和咸康故事》四卷孔愉撰。

《晋建武已來故事》三卷

《修復山林故事》五卷車灌撰。

《先朝故事》二十卷劉道會撰。

《東宫舊事》十一卷張敞撰。

《交州雜故事》九卷

《四王起事》四卷盧綝撰。

《晋八王故事》十二卷盧綝撰。

《晋故事》三卷

《晋朝雜事》二卷

《江南故事》三卷

《大司馬陶公故事》三卷

《郗太尉爲尚書令故事》二卷

《桓公僞事》二卷應德詹撰。

《救襄陽上都督府事》一卷王愆期撰。

《荆江揚州遷代記》四卷

《宋永初詔》六卷

《宋元嘉詔》二十一卷

《晋宋舊事》一百三十卷

《中興伐逆事》二卷

《東宫儀記》二十二卷張鏡撰。

《東宫典記》七十卷宇文愷等撰。

《春坊要録》四卷杜正倫撰。

《春坊舊事》三卷

《漢官儀》十卷應劭志。

《公卿故事》二卷王方慶撰。

《漢官解故》三卷

《魏官儀》一卷荀攸撰。

《晋詔書黄素制》五卷

《晋定品制》一卷

《晋太元副詔》二十一卷

《晋崇安元興大亨副詔》八卷

《晋義熙詔》二十二卷

《晋故事》四十三卷

《晋諸雜故事》二十二卷

《尚書大事》二十一卷

《晋太始太康故事》五卷

《晋建武咸和咸康故事》四卷孔愉撰。

《晋建武已來故事》三卷

《修復山林故事》五卷車灌撰。

《先朝故事》二十卷劉道會撰。

《東宫舊事》十一卷張敞撰。

《交州雜故事》九卷

《四王起事》四卷盧綝撰。

《晋八王故事》十二卷盧綝撰。

《晋故事》三卷

《晋朝雜事》二卷

《江南故事》三卷

《大司馬陶公故事》三卷

《郗太尉爲尚書令故事》二卷

《桓公僞事》二卷應德詹撰。

《救襄陽上都督府事》一卷王愆期撰。

《荆江揚州遷代記》四卷

《宋永初詔》六卷

《宋元嘉詔》二十一卷

《晋宋舊事》一百三十卷

《中興伐逆事》二卷

《東宫儀記》二十二卷張鏡撰。

《東宫典記》七十卷宇文愷等撰。

《春坊要録》四卷杜正倫撰。

《春坊舊事》三卷

《漢官儀》十卷應劭志。

《公卿故事》二卷王方慶撰。

《漢官解故》三卷

《魏官儀》一卷荀攸撰。

《晋公卿禮秩》九卷傅暢撰。
《百官名》四十卷
《晋惠帝百官名》三卷陸機撰。
《晋官屬名》四卷
《晋過江人士目》一卷
《晋永嘉流士》十三卷衛禹撰。
《登城三戰簿》三卷
《百官階次》一卷范曄撰。
《宋百官階次》三卷荀欽明撰。
《百官春秋》十三卷王道秀撰。
《齊職儀》五十卷范曄撰。
《職官要録》三十卷陶藻撰。
《梁選簿》三卷徐勉撰。
《陳將軍簿》一卷
《職令百官古今注》十卷郭演之撰。
《太建十一年百官簿狀》二卷
《職員舊事》三十卷

右一百四部，列代起居注四十一家，列代故事四十二家，列代職官二十一家，凡二千二百三十三卷。

《三輔决録》七卷趙岐撰，摯虞注。
《海内先賢傳》四卷魏明帝撰。
《海内先賢行狀》三卷李氏撰。
《海内士品録》二卷魏文帝撰。
《四海耆舊傳》一卷李氏撰。
《廬江七賢傳》一卷
《陳留耆舊傳》三卷蘇林撰。
《陳留先賢像讚》一卷陳英宗撰。
《陳留志》十五卷江敞撰。
《汝南先賢傳》三卷周裴撰。
《廣州先賢傳》七卷陸胤撰。
《諸國先賢傳》一卷
《豫章舊志》八卷徐整撰。
《濟北先賢傳》一卷
《廣陵列士傳》一卷華隔撰。
《桂陽先賢畫讚》五卷張勝撰。
《會稽記》四卷朱育撰。

《晋公卿禮秩》九卷傅暢撰。
《百官名》四十卷
《晋惠帝百官名》三卷陸機撰。
《晋官屬名》四卷
《晋過江人士目》一卷
《晋永嘉流士》十三卷衛禹撰。
《登城三戰簿》三卷
《百官階次》一卷范曄撰。
《宋百官階次》三卷荀欽明撰。
《百官春秋》十三卷王道秀撰。
《齊職儀》五十卷范曄撰。
《職官要録》三十卷陶藻撰。
《梁選簿》三卷徐勉撰。
《陳將軍簿》一卷
《職令百官古今注》十卷郭演之撰。
《太建十一年百官簿狀》二卷
《職員舊事》三十卷

以上一百零四部，列代起居注四十一家，列代故事四十二家，列代職官二十一家，共二千二百三十三卷。

《三輔决録》七卷趙岐撰，摯虞注。
《海内先賢傳》四卷魏明帝撰。
《海内先賢行狀》三卷李氏撰。
《海内士品録》二卷魏文帝撰。
《四海耆舊傳》一卷李氏撰。
《廬江七賢傳》一卷
《陳留耆舊傳》三卷蘇林撰。
《陳留先賢像讚》一卷陳英宗撰。
《陳留志》十五卷江敞撰。
《汝南先賢傳》三卷周裴撰。
《廣州先賢傳》七卷陸胤撰。
《諸國先賢傳》一卷
《豫章舊志》八卷徐整撰。
《濟北先賢傳》一卷
《廣陵列士傳》一卷華隔撰。
《桂陽先賢畫讚》五卷張勝撰。
《會稽記》四卷朱育撰。

《會稽典録》二十四卷虞預撰。
《會稽先賢傳》五卷謝承撰。
《會稽後賢傳》三卷鍾離岫撰。
《會稽先賢像讚》四卷賀氏撰。
《會稽太守像讚》二卷賀氏撰。
《吴國先賢讚》三卷
《益部耆舊傳》十四卷陳壽撰。
《魯國先賢志》十四卷白褒撰。
《楚國先賢志》十二卷楊方撰。
《荆州先賢傳》三卷高範撰。
《兖州山陽先賢讚》一卷仲長統撰。
《交州先賢傳》四卷范瑗撰。
《襄陽耆舊傳》五卷習鑿齒撰。
《零陵先賢傳》一卷
《徐州先賢傳》一卷
《長沙舊邦傳讚》三卷劉彧撰。
《徐州先賢傳》九卷
《燉煌實録》二十卷劉延明撰。
《武昌先賢傳》三卷郭緣生撰。
《海岱志》十卷崔蔚祖撰。
《吴郡錢塘先賢傳》五卷吴均撰。
《幽州古今人物志》十三卷陽休之撰。
《孝子傳》十五卷蕭廣濟撰。
又八卷師覺授撰。
《孝子傳讚》十五卷王韶之撰。
《孝子傳》十卷宗躬撰。
《雜孝子傳》二卷
《孝子傳》一卷虞盤佐撰。
又三卷徐廣撰。
《孝子傳讚》十卷鄭緝之撰。
《孝德傳》三十卷梁元帝撰。
《孝友傳》八卷梁元帝撰。
《忠臣傳》三十卷梁元帝撰。
《顯忠録》二十卷元懌撰。
《忠孝圖傳讚》二十卷李襲譽撰。
《英藩可録事》二卷殷系撰。
《自古諸侯王善惡録》二卷魏徵

《會稽典録》二十四卷虞預撰。
《會稽先賢傳》五卷謝承撰。
《會稽後賢傳》三卷鍾離岫撰。
《會稽先賢像讚》四卷賀氏撰。
《會稽太守像讚》二卷賀氏撰。
《吴國先賢讚》三卷
《益部耆舊傳》十四卷陳壽撰。
《魯國先賢志》十四卷白褒撰。
《楚國先賢志》十二卷楊方撰。
《荆州先賢傳》三卷高範撰。
《兖州山陽先賢讚》一卷仲長統撰。
《交州先賢傳》四卷范瑗撰。
《襄陽耆舊傳》五卷習鑿齒撰。
《零陵先賢傳》一卷
《徐州先賢傳》一卷
《長沙舊邦傳讚》三卷劉彧撰。
《徐州先賢傳》九卷
《燉煌實録》二十卷劉延明撰。
《武昌先賢傳》三卷郭緣生撰。
《海岱志》十卷崔蔚祖撰。
《吴郡錢塘先賢傳》五卷吴均撰。
《幽州古今人物志》十三卷陽休之撰。
《孝子傳》十五卷蕭廣濟撰。
又八卷師覺授撰。
《孝子傳讚》十五卷王韶之撰。
《孝子傳》十卷宗躬撰。
《雜孝子傳》二卷
《孝子傳》一卷虞盤佐撰。
又三卷徐廣撰。
《孝子傳讚》十卷鄭緝之撰。
《孝德傳》三十卷梁元帝撰。
《孝友傳》八卷梁元帝撰。
《忠臣傳》三十卷梁元帝撰。
《顯忠録》二十卷元懌撰。
《忠孝圖傳讚》二十卷李襲譽撰。
《英藩可録事》二卷殷系撰。
《自古諸侯王善惡録》二卷魏徵撰。

撰。

《列藩正論》三十卷章懷太子撰。

《良吏傳》十卷鍾岏撰。

《丹陽尹傳》十卷梁元帝撰。

《高士傳》三卷嵇康撰。

《上古以來聖賢高士傳讚》三卷周續之撰。

《高士傳》七卷皇甫謐撰。

《續高士傳》八卷周弘讓撰。

《逸人傳》三卷張顯撰。

《逸人高士傳》八卷習鑿齒撰。

《名士傳》三卷袁宏撰。

《竹林七賢論》二卷戴逵撰。

《真隱傳》二卷袁淑撰。

《高士傳》二卷虞盤佐撰。

《高隱傳》二卷阮孝緒撰。

《七賢傳》七卷孟仲暉撰。

《高才不遇傳》四卷劉晝撰。

《列女傳》二卷劉向撰。

《陰德傳》二卷范晏撰。

《止足傳》十卷王子良撰。

《同姓名録》一卷梁元帝撰。

《全德志》一卷梁元帝撰。

《高僧傳》六卷虞孝敬撰。

《悼善列傳》四卷

《幼童傳》十卷劉昭撰。

《知己傳》一卷盧思道撰。

《交遊傳》二卷鄭世翼撰。

《祕録》二百七十卷元暉等撰。

《畫讚》五十卷漢明帝撰。

《春秋列國名臣傳》九卷孫敏撰。

《四科傳讚》四卷姚澮撰。

《七國敘讚》十卷

《益州文翁學堂圖》一卷

《孔子弟子傳》五卷

《先儒傳》五卷

《雜傳》六十五卷

又九卷

又四十卷

《列藩正論》三十卷章懷太子撰。

《良吏傳》十卷鍾岏撰。

《丹陽尹傳》十卷梁元帝撰。

《高士傳》三卷嵇康撰。

《上占以來聖賢高士傳讚》三卷周續之撰。

《高士傳》七卷皇甫謐撰。

《續高士傳》八卷周弘讓撰。

《逸人傳》三卷張顯撰。

《逸人高士傳》八卷習鑿齒撰。

《名士傳》三卷袁宏撰。

《竹林七賢論》二卷戴逵撰。

《真隱傳》二卷袁淑撰。

《高士傳》二卷虞盤佐撰。

《高隱傳》二卷阮孝緒撰。

《七賢傳》七卷孟仲暉撰。

《高才不遇傳》四卷劉晝撰。

《列女傳》二卷劉向撰。

《陰德傳》二卷范晏撰。

《止足傳》十卷王子良撰。

《同姓名録》一卷梁元帝撰。

《全德志》一卷梁元帝撰。

《高僧傳》六卷虞孝敬撰。

《悼善列傳》四卷

《幼童傳》十卷劉昭撰。

《知己傳》一卷盧思道撰。

《交遊傳》二卷鄭世翼撰。

《祕録》二百七十卷元暉等撰。

《畫讚》五十卷漢明帝撰。

《春秋列國名臣傳》九卷孫敏撰。

《四科傳讚》四卷姚澮撰。

《七國敘讚》十卷

《益州文翁學堂圖》一卷

《孔子弟子傳》五卷

《先儒傳》五卷

《雜傳》六十五卷

又九卷

又四十卷

《集記》一百卷王孝恭撰。

《東方朔傳》八卷

《李固别傳》七卷

《梁冀傳》二卷

《何顒傳》一卷

《曹瞞傳》一卷吴人作。

《毌丘儉記》三卷

《管輅傳》二卷管辰撰。

《諸葛亮隱没五事》一卷郭冲撰。

《玄晏春秋》二卷皇甫謐撰。

《薛常侍傳》二卷荀伯子撰。

《桓玄傳》二卷

《文林館記》十卷鄭忱撰。

《文士傳》五十卷張騭撰。

《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許敬宗撰。

《列仙傳讚》二卷劉向撰。

《神仙傳》十卷葛洪撰。

《洞仙傳》十卷見素子撰。

《高士老君内傳》三卷尹喜、張林亭撰。

《老子傳》一卷

《關令尹喜傳》一卷鬼谷先生撰，四皓注。

《王喬傳》一卷

《茅君内傳》一卷

《漢武帝傳》二卷

《清虚真人王君内傳》一卷

《蘇君記》一卷周季通撰。

《靈人辛玄子自序》一卷辛玄子撰。

《三天法師張君内傳》一卷王萇撰。

《太極左仙公葛君内傳》一卷吕先生注。

《紫陽真人周君傳》一卷華嶠撰。

《仙人馬君陰君内傳》一卷趙昇撰。

《清虚真君内傳》一卷鄭子雲撰。

《集記》一百卷王孝恭撰。
《東方朔傳》八卷
《李固别傳》七卷
《梁冀傳》二卷
《何顒傳》一卷
《曹瞞傳》一卷吴人作。
《毌丘儉記》三卷
《管輅傳》二卷管辰撰。
《諸葛亮隱没五事》一卷郭冲撰。
《玄晏春秋》二卷皇甫謐撰。
《薛常侍傳》二卷荀伯子撰。
《桓玄傳》二卷
《文林館記》十卷鄭忱撰。
《文士傳》五十卷張騭撰。
《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許敬宗撰。
《列仙傳讚》二卷劉向撰。
《神仙傳》十卷葛洪撰。
《洞仙傳》十卷見素子撰。
《高士老君内傳》三卷尹喜、張林亭撰。
《老子傳》一卷
《關令尹喜傳》一卷鬼谷先生撰，四皓注。
《王喬傳》一卷
《茅君内傳》一卷
《漢武帝傳》二卷
《清虚真人王君内傳》一卷
《蘇君記》一卷周季通撰。
《靈人辛玄子自序》一卷辛玄子撰。
《三天法師張君内傳》一卷王萇撰。
《太極左仙公葛君内傳》一卷吕先生注。
《紫陽真人周君傳》一卷華嶠撰。
《仙人馬君陰君内傳》一卷趙昇撰。
《清虚真君内傳》一卷鄭子雲撰。

《紫虚元君南岳夫人内傳》一卷范邈撰。
《九華真妃内記》一卷
《許先生傳》一卷王羲之撰。
《養性傳》二卷
《周氏冥通記》一卷陶弘景撰。
《學道傳》二十卷馬樞撰。
《嵩高少室寇天師傳》三卷宋都能撰。
《華陽子自序》一卷茅處玄撰。
《漢别國洞冥記》四卷郭憲撰。
《名僧傳》三十卷釋寶唱撰。
《比邱尼傳》四卷釋寶唱撰。
《高僧傳》十四卷釋惠皎撰。
《續高僧傳》二十卷釋道宣撰。
《續高僧傳》三十卷釋道宣撰。
《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釋義净撰。
《名僧録》十五卷裴子野撰。
《薩婆多部傳》四卷釋僧佑撰。
《草堂法師傳》一卷陶弘景撰。
又一卷蕭理撰。
《稠禪師傳》一卷
《列異傳》三卷張華撰。
《甄異傳》三卷戴祚撰。
《徵應集》二卷
《雜傳》十卷
《搜神記》三十卷干寶撰。
《志怪》四卷祖台之撰。
又四卷孔氏撰。
《靈鬼志》三卷荀氏撰。
《鬼神列傳》二卷謝氏撰。
《幽明録》三十卷劉義慶撰。
《齊諧記》七卷東陽無疑撰。
《續齊諧記》一卷吴均撰。
《古異傳》三卷袁仁壽撰。
《述異記》十卷祖冲之撰。
《感應傳》八卷王延秀撰。
《冥祥記》十卷王琰撰。

《紫虚元君南岳夫人内傳》一卷范邈撰。
《九華真妃内記》一卷
《許先生傳》一卷王羲之撰。
《養性傳》二卷
《周氏冥通記》一卷陶弘景撰。
《學道傳》二十卷馬樞撰。
《嵩高少室寇天師傳》三卷宋都能撰。
《華陽子自序》一卷茅處玄撰。
《漢别國洞冥記》四卷郭憲撰。
《名僧傳》三十卷釋寶唱撰。
《比邱尼傳》四卷釋寶唱撰。
《高僧傳》十四卷釋惠皎撰。
《續高僧傳》二十卷釋道宣撰。
《續高僧傳》三十卷釋道宣撰。
《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釋義净撰。
《名僧録》十五卷裴子野撰。
《薩婆多部傳》四卷釋僧佑撰。
《草堂法師傳》一卷陶弘景撰。
又一卷蕭理撰。
《稠禪師傳》一卷
《列異傳》三卷張華撰。
《甄異傳》三卷戴祚撰。
《徵應集》二卷
《雜傳》十卷
《搜神記》三十卷干寶撰。
《志怪》四卷祖台之撰。
又四卷孔氏撰。
《靈鬼志》三卷荀氏撰。
《鬼神列傳》二卷謝氏撰。
《幽明録》三十卷劉義慶撰。
《齊諧記》七卷東陽無疑撰。
《續齊諧記》一卷吴均撰。
《古異傳》三卷袁仁壽撰。
《述異記》十卷祖冲之撰。
《感應傳》八卷王延秀撰。
《冥祥記》十卷王琰撰。

《續冥祥記》十一卷王曼穎撰。
《繫應驗記》一卷陸果撰。
《神録》五卷劉之遴撰。
《妍神記》十卷梁元帝撰。
《因果記》十卷劉泳撰。
《近異録》二卷劉質撰。
《冤魂志》三卷顔之推撰。
《集靈記》十卷顔之推撰。
《旌異記》十五卷侯君素撰。
《冥報記》二卷唐臨撰。
《列女傳》六卷皇甫謐撰。
《列女後傳》十卷顔原撰。
《列女傳》七卷綦毋邃撰。
《女記》十卷杜預撰。
《列女傳序讚》一卷孫夫人撰。
《后妃記》四卷虞通之撰。
《列女傳》一百卷大聖天后撰。
《古今内範記》一百卷
《内範要略》十卷
《保傅乳母傳》一卷大聖天后撰。

右雜傳一百九十四部，褒先賢耆舊三十九家，孝友十家，忠節三家，列藩三家，良史二家，高逸十八家，雜傳五家，科録一家，雜傳十一家，文士三家，仙靈二十六家，高僧十家，鬼神二十六家，列女十六家，凡一千九百七十八卷。

《漢舊儀》四卷衛宏撰。
《輿服志》一卷董巴撰。
《晉尚書儀曹新定儀注》四十一卷徐廣撰。
《甲辰儀注》五卷
《車服雜注》一卷徐廣撰。
《司徒儀注》五卷干寶撰。
《大駕鹵簿》一卷
《冠婚儀》四卷
《晉雜儀注》二十一卷
《晉儀注》三十九卷

《續冥祥記》十一卷王曼穎撰。
《繫應驗記》一卷陸果撰。
《神録》五卷劉之遴撰。
《妍神記》十卷梁元帝撰。
《因果記》十卷劉泳撰。
《近異録》二卷劉質撰。
《冤魂志》三卷顔之推撰。
《集靈記》十卷顔之推撰。
《旌異記》十五卷侯君素撰。
《冥報記》二卷唐臨撰。
《列女傳》六卷皇甫謐撰。
《列女後傳》十卷顔原撰。
《列女傳》七卷綦毋邃撰。
《女記》十卷杜預撰。
《列女傳序讚》一卷孫夫人撰。
《后妃記》四卷虞通之撰。
《列女傳》一百卷大聖天后撰。
《古今内範記》一百卷
《内範要略》十卷
《保傅乳母傳》一卷大聖天后撰。

以上雜傳一百九十四部，褒先賢耆舊三十九家，孝友十家，忠節三家，列藩三家，良史二家，高逸十八家，雜傳五家，科録一家，雜傳十一家，文士三家，仙靈二十六家，高僧十家，鬼神二十六家，列女十六家，共一千九百七十八卷。

《漢舊儀》四卷衛宏撰。
《輿服志》一卷董巴撰。
《晉尚書儀曹新定儀注》四十一卷徐廣撰。
《甲辰儀注》五卷
《車服雜注》一卷徐廣撰。
《司徒儀注》五卷干寶撰。
《大駕鹵簿》一卷
《冠婚儀》四卷
《晉雜儀注》二十一卷
《晉儀注》三十九卷

《諸王國雜儀》十卷
《宋儀注》三十六卷
《雜儀注》一百八卷
《雜府州郡儀》十卷范汪撰。
《晉尚書儀曹吉禮儀注》三卷
《古今輿服雜事》十卷周遷撰。
《梁祭地祇陰陽儀注》二卷沈約撰。
《宋儀注》二卷
《梁吉禮》十八卷明山賓等撰。
《梁吉禮儀注》十卷
《北齊吉禮》七十二卷趙彥深撰。
《陳吉禮儀注》五十卷雜撰。
《梁皇帝崩凶儀》十一卷嚴植之撰。
《隋吉禮》五十四卷高熲等撰。
《梁凶禮天子喪禮》五卷嚴植之撰。
《梁凶禮天子喪禮》七卷
《梁王侯已下凶禮》九卷嚴植之撰。
《梁太子妃薨凶儀注》九卷
《北齊王太子喪禮》十卷趙彥深撰。
《梁諸侯世子凶儀注》九卷
《梁賓禮》一卷賀瑒等撰。
《隋書禮》七卷高熲等撰。
《梁嘉禮》三十五卷司馬褧撰。
《陳賓禮儀注》六卷張彥志。
《梁軍禮》四卷陸璉撰。
《梁嘉禮儀注》二十一卷司馬褧撰。
《梁尚書儀注》十八卷雜撰。
《梁儀注》十卷沈約撰。
《梁陳大行皇帝崩儀注》八卷
《陳尚書曹儀注》二十卷雜志。
《陳諸帝后崩儀注》五卷
《陳雜吉儀志》三十卷
《梁大行皇后崩儀注》一卷

《諸王國雜儀》十卷
《宋儀注》三十六卷
《雜儀注》一百零八卷
《雜府州郡儀》十卷范汪撰。
《晉尚書儀曹吉禮儀注》三卷
《古今輿服雜事》十卷周遷撰。
《梁祭地祇陰陽儀注》二卷沈約撰。
《宋儀注》二卷
《梁吉禮》十八卷明山賓等撰。
《梁吉禮儀注》十卷
《北齊吉禮》七十二卷趙彥深撰。
《陳吉禮儀注》五十卷雜撰。
《梁皇帝崩凶儀》十一卷嚴植之撰。
《隋吉禮》五十四卷高熲等撰。
《梁凶禮天子喪禮》五卷嚴植之撰。
《梁凶禮天子喪禮》七卷
《梁王侯已下凶禮》九卷嚴植之撰。
《梁太子妃薨凶儀注》九卷
《北齊王太子喪禮》十卷趙彥深撰。
《梁諸侯世子凶儀注》九卷
《梁賓禮》一卷賀瑒等撰。
《隋書禮》七卷高熲等撰。
《梁嘉禮》三十五卷司馬褧撰。
《陳賓禮儀注》六卷張彥志。
《梁軍禮》四卷陸璉撰。
《梁嘉禮儀注》二十一卷司馬褧撰。
《梁尚書儀注》十八卷雜撰。
《梁儀注》十卷沈約撰。
《梁陳大行皇帝崩儀注》八卷
《陳尚書曹儀注》二十卷雜志。
《陳諸帝后崩儀注》五卷
《陳雜吉儀志》三十卷
《梁大行皇后崩儀注》一卷

《陳皇太子妃薨儀注》五卷儀曹志。

《陳雜儀注凶儀》十三卷

《陳皇太后崩儀注》四卷儀曹撰。

《陳雜儀注》六卷

《後魏儀注》三十二卷常景撰。

《理禮儀注》九卷何點撰。

《晉謚議》八卷

《魏明帝謚議》二卷何晏撰。

《魏氏郊丘》三卷

《晉簡文謚議》四卷

《晉明堂郊社議》三卷孔朝等撰。

《魏臺雜訪議》三卷高堂隆撰。

《雜議》五卷干寶撰。

《晉七廟議》三卷蔡謨撰。

《要典》三十九卷王景之撰。

《晉雜議》十卷荀顗等撰。

《皇典》五卷丘孝仲撰。

《齊典》四卷王逸志。

《吊答書儀》十卷王儉撰。

《太宗文皇帝政典》三卷李延壽撰。

《雜儀》三十卷鮑昶撰。

《書筆儀》二十卷謝朓撰。

《婦人書儀》八卷唐瑾撰。

《皇室書儀》十三卷鮑行卿撰。

《大唐書儀》十卷裴矩撰。

《童悟》十三卷

《封禪録》十卷孟利貞撰。

《皇帝封禪儀》六卷令狐德棻撰。

《玉璽譜》一卷僧約貞撰。

《神岳封禪儀注》十卷裴守貞撰。

《玉璽正録》一卷徐令信撰。

《傳國璽》十卷姚察撰。

《大享明堂儀注》二卷郭山惲撰。

《明堂義》一卷張大瓚撰。

《明堂儀注》七卷姚璠等撰。

《親享太廟儀》三卷郭山惲撰。

《皇太子方岳亞獻儀》二卷

《陳皇太子妃薨儀注》五卷儀曹志。

《陳雜儀注凶儀》十三卷

《陳皇太后崩儀注》四卷儀曹撰。

《陳雜儀注》六卷

《後魏儀注》三十二卷常景撰。

《理禮儀注》九卷何點撰。

《晉謚議》八卷

《魏明帝謚議》二卷何晏撰。

《魏氏郊丘》三卷

《晉簡文謚議》四卷

《晉明堂郊社議》三卷孔朝等撰。

《魏臺雜訪議》三卷高堂隆撰。

《雜議》五卷干寶撰。

《晉七廟議》三卷蔡謨撰。

《要典》三十九卷王景之撰。

《晉雜議》十卷荀顗等撰。

《皇典》五卷丘孝仲撰。

《齊典》四卷王逸志。

《吊答書儀》十卷王儉撰。

《太宗文皇帝政典》三卷李延壽撰。

《雜儀》三十卷鮑昶撰。

《書筆儀》二十卷謝朓撰。

《婦人書儀》八卷唐瑾撰。

《皇室書儀》十三卷鮑行卿撰。

《大唐書儀》十卷裴矩撰。

《童悟》十三卷

《封禪録》十卷孟利貞撰。

《皇帝封禪儀》六卷令狐德棻撰。

《玉璽譜》一卷僧約貞撰。

《神岳封禪儀注》十卷裴守貞撰。

《玉璽正録》一卷徐令信撰。

《傳國璽》十卷姚察撰。

《大享明堂儀注》二卷郭山惲撰。

《明堂義》一卷張大瓚撰。

《明堂儀注》七卷姚璠等撰。

《親享太廟儀》三卷郭山惲撰。

《皇太子方岳亞獻儀》二卷

右儀注八十四部，凡一千一百四十六卷。

《漢建武律令故事》三卷
《律略論》五卷劉邵撰。
《漢朝駮義》三十卷應劭撰。
《漢名臣奏》三十卷陳壽撰。
又二十九卷
《廷尉决事》二十卷
《廷尉駮事》十一卷
《廷尉雜詔書》二十六卷
《晋令》四十卷賈充等撰。
《刑法律本》二十一卷賈充等撰。
《南臺奏事》二十二卷
《晋駮事》四卷
《晋彈事》九卷
《齊永明律》八卷宋躬撰。
《梁律》二十卷蔡法度撰。
《梁令》三十卷蔡法度撰。
《梁科》二卷蔡法度撰。
《陳令》三十卷范泉等撰。
《陳科》三十卷范泉志。
《北齊律》二十卷趙郡王叡撰。
《北齊令》八卷
《周大律》二十五卷趙肅等撰。
《隋律》十二卷高熲等撰。
《隋大業律》十八卷
《隋開皇令》三十卷裴正等撰。
《法例》二卷崔知悌等撰。
《令律》十二卷裴寂撰。
《律疏》三十卷長孫无忌撰。
《武德令》三十一卷裴寂等撰。
《貞觀格》十八卷房玄齡撰。
《永徽散行天下格中本》七卷
《永徽留本司行中本》十八卷源直心等撰。
《永徽令》三十卷
《永徽留本司格後本》十一卷劉仁軌撰。

上爲儀注八十四部，共一千一百四十六卷。

《漢建武律令故事》三卷
《律略論》五卷劉邵撰。
《漢朝駮義》三十卷應劭撰。
《漢名臣奏》三十卷陳壽撰。
又二十九卷
《廷尉决事》二十卷
《廷尉駮事》十一卷
《廷尉雜詔書》二十六卷
《晋令》四十卷賈充等撰。
《刑法律本》二十一卷賈充等撰。
《南臺奏事》二十二卷
《晋駮事》四卷
《晋彈事》九卷
《齊永明律》八卷宋躬撰。
《梁律》二十卷蔡法度撰。
《梁令》三十卷蔡法度撰。
《梁科》二卷蔡法度撰。
《陳令》三十卷范泉等撰。
《陳科》三十卷范泉志。
《北齊律》二十卷趙郡王叡撰。
《北齊令》八卷
《周大律》二十五卷趙肅等撰。
《隋律》十二卷高熲等撰。
《隋大業律》十八卷
《隋開皇令》三十卷裴正等撰。
《法例》二卷崔知悌等撰。
《令律》十二卷裴寂撰。
《律疏》三十卷長孫无忌撰。
《武德令》三十一卷裴寂等撰。
《貞觀格》十八卷房玄齡撰。
《永徽散行天下格中本》七卷
《永徽留本司行中本》十八卷源直心等撰。
《永徽令》三十卷
《永徽留本司格後本》十一卷劉仁軌撰。

《永徽成式》十四卷

《永徽散頒天下格》七卷

《永徽留本司行格》十八卷長孫无忌撰。

《永徽中式本》四卷

《垂拱式》二十卷

《垂拱格》二卷

《垂拱留司格》六卷裴居道撰。

《律解》二十一卷張斐撰。

《開元前格》十卷姚崇等撰。

《開元後格》九卷宋璟等撰。

《令》三十卷

《式》二十卷姚崇等撰。

右刑法五十一部，凡八百一十四卷。

《七略別録》二十卷劉向撰。

《七略》七卷劉歆撰。

《今書七志》七十卷王儉撰，賀縱補。

《七録》十二卷阮孝緒撰。

《中書簿》十四卷荀勗撰。

《元徽元年書目》四卷王儉撰。

《梁天監四年書目》四卷丘賓卿撰。

《陳天嘉四部書目》四卷

《隋開皇四年書目》四卷牛弘撰。

《隋開皇二十年書目》四卷王邵撰。

《史目》三卷楊松珍撰。

《文章志》四卷摯虞撰。

《新撰文章家集》五卷荀勗撰。

《續文章志》二卷傅亮撰。

《義熙已來雜集目録》三卷丘深之撰。

《名手畫録》一卷

《法書目録》六卷虞和撰。

《群書四録》二百卷元行冲撰。

右雜四部書目十八部，凡二百一

《永徽成式》十四卷

《永徽散頒天下格》七卷

《永徽留本司行格》十八卷長孫无忌撰。

《永徽中式本》四卷

《垂拱式》二十卷

《垂拱格》二卷

《垂拱留司格》六卷裴居道撰。

《律解》二十一卷張斐撰。

《開元前格》十卷姚崇等撰。

《開元後格》九卷宋璟等撰。

《令》三十卷

《式》二十卷姚崇等撰。

上爲刑法五十一部，共八百一十四卷。

《七略別録》二十卷劉向撰。

《七略》七卷劉歆撰。

《今書七志》七十卷王儉撰，賀縱補。

《七録》十二卷阮孝緒撰。

《中書簿》十四卷荀勗撰。

《元徽元年書目》四卷王儉撰。

《梁天監四年書目》四卷丘賓卿撰。

《陳天嘉四部書目》四卷

《隋開皇四年書目》四卷牛弘撰。

《隋開皇二十年書目》四卷王邵撰。

《史目》三卷楊松珍撰。

《文章志》四卷摯虞撰。

《新撰文章家集》五卷荀勗撰。

《續文章志》二卷傅亮撰。

《義熙已來雜集目録》三卷丘深之撰。

《名手畫録》一卷

《法書目録》六卷虞和撰。

《群書四録》二百卷元行冲撰。

以上爲雜四部書目十八部，共二百一十七

十七卷。

《世本》四卷宋衷撰。
《世本别録》一卷
《帝譜世本》七卷宋均撰。
《世本譜》二卷
《漢氏帝王譜》二卷
《司馬氏世家》二卷
《百家集譜》十卷王儉撰。
《百家譜》三十卷王僧孺撰。
《氏族要狀》十五卷賈希景撰。
《永元中表簿》六卷
《姓氏英賢譜》一百卷賈執撰。
《百家譜》五卷賈執撰。
《國親皇太子親傳》四卷賈冠撰。
《大同四年中表簿》三卷
《齊梁宗簿》三卷
《後魏辯宗録》二卷元暉業撰。
《姓苑》十卷何承天撰。
《後魏譜》二卷
《後魏方司格》一卷
《十八州譜》七百一十二卷王僧孺撰。
《冀州譜》七卷
《洪州譜》九卷
《袁州譜》七卷
《大唐氏族志》一百卷高士廉撰。
《姓氏譜》二百卷許敬宗撰。
《著姓略記》十卷路敬淳撰。
《衣冠譜》六十卷路敬淳撰。
《大唐姓族系録》二百卷柳冲撰。
《褚氏家傳》一卷褚結撰，褚陶注。
《殷氏家傳》三卷殷敬等撰。
《桂氏世傳》七卷桂顔撰。
《邵氏家傳》十卷
《楊氏譜》一卷
《蘇氏譜》一卷
《韋氏家傳》三卷皇甫謐撰。

卷。

《世本》四卷宋衷撰。
《世本别録》一卷
《帝譜世本》七卷宋均撰。
《世本譜》二卷
《漢氏帝王譜》二卷
《司馬氏世家》二卷
《百家集譜》十卷王儉撰。
《百家譜》三十卷王僧孺撰。
《氏族要狀》十五卷賈希景撰。
《永元中表簿》六卷
《姓氏英賢譜》一百卷賈執撰。
《百家譜》五卷賈執撰。
《國親皇太子親傳》四卷賈冠撰。
《大同四年中表簿》三卷
《齊梁宗簿》三卷
《後魏辯宗録》二卷元暉業撰。
《姓苑》十卷何承天撰。
《後魏譜》二卷
《後魏方司格》一卷
《十八州譜》七百一十二卷王僧孺撰。
《冀州譜》七卷
《洪州譜》九卷
《袁州譜》七卷
《大唐氏族志》一百卷高士廉撰。
《姓氏譜》二百卷許敬宗撰。
《著姓略記》十卷路敬淳撰。
《衣冠譜》六十卷路敬淳撰。
《大唐姓族系録》二百卷柳冲撰。
《褚氏家傳》一卷褚結撰，褚陶注。
《殷氏家傳》三卷殷敬等撰。
《桂氏世傳》七卷桂顔撰。
《邵氏家傳》十卷
《楊氏譜》一卷
《蘇氏譜》一卷
《韋氏家傳》三卷皇甫謐撰。

《王氏家傳》二十一卷

《江氏家傳》七卷江統撰。

《暨氏家傳》一卷

《虞氏家傳》五卷虞覽撰。

《裴氏家記》三卷裴松之撰。

《孫氏譜記》十五卷

《諸葛傳》五卷

《曹氏家傳》一卷曹毗撰。

《荀氏家傳》十卷荀伯子撰。

《諸王傳》一卷

《陸史》十五卷陸煦撰。

《明氏世録》五卷明粲撰。

《庾氏家傳》三卷庾守業撰。

《韋氏譜》十卷韋鼎等撰。

《爾朱氏家傳》二卷王邵撰。

《何妥家傳》二卷

《令狐家傳》一卷令狐德棻撰。

《裴若弼家傳》一卷

《燉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張太素撰。

《裴氏家牒》二十卷裴守貞撰。

右雜譜牒五十五部，凡一千六百九十一卷。

《山海經》十八卷郭璞撰。

《山海經圖讚》二卷郭璞撰。

《山海經音》二卷

《水經》二卷郭璞撰。

又四十卷酈道元注。

《三輔黄圖》一卷

《漢宫閣簿》三卷

《洛陽宫殿簿》三卷

《關中記》一卷潘岳撰。

《洛陽記》一卷陸機撰。

《西京雜記》一卷葛洪撰。

《洛陽圖》一卷楊佺期撰。

《洛陽記》一卷戴延之撰。

《廟記》一卷

《洛陽伽藍記》五卷陽衒之撰。

《王氏家傳》二十一卷

《江氏家傳》七卷江統撰。

《暨氏家傳》一卷

《虞氏家傳》五卷虞覽撰。

《裴氏家記》三卷裴松之撰。

《孫氏譜記》十五卷

《諸葛傳》五卷

《曹氏家傳》一卷曹毗撰。

《荀氏家傳》十卷荀伯子撰。

《諸王傳》一卷

《陸史》十五卷陸煦撰。

《明氏世録》五卷明粲撰。

《庾氏家傳》三卷庾守業撰。

《韋氏譜》十卷韋鼎等撰。

《爾朱氏家傳》二卷王邵撰。

《何妥家傳》二卷

《令狐家傳》一卷令狐德棻撰。

《裴若弼家傳》一卷

《燉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張太素撰。

《裴氏家牒》二十卷裴守貞撰。

以上爲雜譜牒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

《山海經》十八卷郭璞撰。

《山海經圖讚》二卷郭璞撰。

《山海經音》二卷

《水經》二卷郭璞撰。

又四十卷酈道元注。

《三輔黄圖》一卷

《漢宫閣簿》三卷

《洛陽宫殿簿》三卷

《關中記》一卷潘岳撰。

《洛陽記》一卷陸機撰。

《西京雜記》一卷葛洪撰。

《洛陽圖》一卷楊佺期撰。

《洛陽記》一卷戴延之撰。

《廟記》一卷

《洛陽伽藍記》五卷陽衒之撰。

《西京記》三卷薛冥志。
《東都記》三十卷鄧行儼撰。
《分吴會丹陽三郡記》三卷
《陳留風俗傳》三卷圈稱撰。
《風土記》十卷周處撰。
《吴地記》一卷張勃撰。
《南雍州記》三卷郭仲彦撰。
《南徐州記》二卷山謙之撰。
《東陽記》一卷鄭緝之撰。
《京口記》二卷劉損之撰。
《湘州圖記》一卷
《徐地録》一卷劉芳撰。
《齊州記》四卷李叔布撰。
《中岳潁川志》五卷樊文深撰。
《潤州圖經》二十卷孫處玄撰。
《地記》五卷太康三年撰。
《州郡縣名》五卷太康三年撰。
《十三州志》十四卷闞駰撰。
《魏諸州記》二十卷
《地理書》一百五十卷陸澄撰。
《地記》二百五十二卷任昉撰。
《雜志記》十二卷
《雜地記》五卷
《國郡城記》九卷周明帝撰。
《輿地志》三十卷顧野王撰。
《周地圖》九十卷
《隋圖經集記》一百卷郎蔚之撰。
《區宇圖》一百二十八卷虞茂撰。
《括地志序略》五卷魏王 泰撰。
《交州異物志》一卷楊孚撰。
《暢異物志》一卷陳祈撰。
《南州異物志》一卷萬震撰。
《扶南異物志》一卷朱應撰。
《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沈瑩撰。
《江記》五卷庾仲雍撰。
《漢水記》五卷庾仲雍撰。
《尋江源記》五卷庾仲雍撰。
又一卷
《四海百川水記》一卷釋道安撰。

《西京記》三卷薛冥志。
《東都記》三十卷鄧行儼撰。
《分吴會丹陽三郡記》三卷
《陳留風俗傳》三卷圈稱撰。
《風土記》十卷周處撰。
《吴地記》一卷張勃撰。
《南雍州記》三卷郭仲彦撰。
《南徐州記》二卷山謙之撰。
《東陽記》一卷鄭緝之撰。
《京口記》二卷劉損之撰。
《湘州圖記》一卷
《徐地録》一卷劉芳撰。
《齊州記》四卷李叔布撰。
《中岳潁川志》五卷樊文深撰。
《潤州圖經》二十卷孫處玄撰。
《地記》五卷太康三年撰。
《州郡縣名》五卷太康三年撰。
《十三州志》十四卷闞駰撰。
《魏諸州記》二十卷
《地理書》一百五十卷陸澄撰。
《地記》二百五十二卷任昉撰。
《雜志記》十二卷
《雜地記》五卷
《國郡城記》九卷周明帝撰。
《輿地志》三十卷顧野王撰。
《周地圖》九十卷
《隋圖經集記》一百卷郎蔚之撰。
《區宇圖》一百二十八卷虞茂撰。
《括地志序略》五卷魏王 泰撰。
《交州異物志》一卷楊孚撰。
《暢異物志》一卷陳祈撰。
《南州異物志》一卷萬震撰。
《扶南異物志》一卷朱應撰。
《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沈瑩撰。
《江記》五卷庾仲雍撰。
《漢水記》五卷庾仲雍撰。
《尋江源記》五卷庾仲雍撰。
又一卷
《四海百川水記》一卷釋道安撰。

《西征記》一卷戴祚撰。
《述征記》二卷郭緣生撰。
《隋王入沔記》十卷沈懷文撰。
《輿駕東幸記》一卷薛泰撰。
《述行記》二卷姚最撰。
《魏聘使行記》五卷
《巡總揚州記》七卷諸葛穎撰。
《諸郡土俗物產記》十九卷
《京兆郡方物志》三十卷
《十洲記》一卷東方朔撰。
《神異經》二卷東方朔撰。
《蜀王本紀》一卷楊雄撰。
《三巴記》一卷譙周撰。
《外國傳》一卷釋智猛撰。
《歷國傳》二卷釋法盛撰。
《南越志》五卷沈懷遠撰。
《日南傳》一卷
《職貢圖》一卷梁元帝撰。
《林邑國記》一卷
《真臘國事》一卷
《魏國已西十一國事》一卷宋雲撰。
《交州已來外國傳》一卷
《奉使高麗記》一卷
《西域道里記》三卷
《赤土國記》二卷常駿等撰。
《高麗風俗》一卷裴矩撰。
《中天竺國行記》十卷王玄策撰。
《西南蠻入朝首領記》一卷
《職方記》十六卷
《長安四年十道圖》十三卷
《開元三年十道圖》十卷
《劍南地圖》二卷

右地理九十三部，凡一千七百八十二卷。

《西征記》一卷戴祚撰。
《述征記》二卷郭緣生撰。
《隋王入沔記》十卷沈懷文撰。
《輿駕東幸記》一卷薛泰撰。
《述行記》二卷姚最撰。
《魏聘使行記》五卷
《巡總揚州記》七卷諸葛穎撰。
《諸郡土俗物産記》十九卷
《京兆郡方物志》三十卷
《十洲記》一卷東方朔撰。
《神異經》二卷東方朔撰。
《蜀王本紀》一卷楊雄撰。
《三巴記》一卷譙周撰。
《外國傳》一卷釋智猛撰。
《歷國傳》二卷釋法盛撰。
《南越志》五卷沈懷遠撰。
《日南傳》一卷
《職貢圖》一卷梁元帝撰。
《林邑國記》一卷
《真臘國事》一卷
《魏國已西十一國事》一卷宋雲撰。
《交州已來外國傳》一卷
《奉使高麗記》一卷
《西域道里記》三卷
《赤土國記》二卷常駿等撰。
《高麗風俗》一卷裴矩撰。
《中天竺國行記》十卷王玄策撰。
《西南蠻入朝首領記》一卷
《職方記》十六卷
《長安四年十道圖》十三卷
《開元三年十道圖》十卷
《劍南地圖》二卷

以上爲地理九十三部，共一千七百八十二卷。

舊唐書卷四十七

志第二十七

經籍(下)

丙部子録，十七家，七百五十三部，書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七卷。

儒家類一，道家類二，法家類三，名家類四，墨家類五，縱横家類六，雜家類七，農家類八，小說類九，天文類十，曆算類十一，兵書類十二，五行類十三，雜藝術類十四，事類十五，經脉類十六，醫術類十七

《曾子》二卷曾參撰。

《晏子春秋》七卷晏嬰撰。

《子思子》八卷孔伋撰。

《公孫尼子》一卷公孫尼撰。

《孟子》十四卷孟軻撰，趙岐注。

又七卷劉熙注。

又七卷鄭玄注。

又七卷綦毋邃注。

《孫卿子》十二卷荀况撰。

《董子》二卷董無心撰。

《魯連子》五卷魯仲連撰。

《新語》二卷陸賈撰。

《賈子》九卷賈誼撰。

《鹽鐵論》十卷桓寬撰。

《新序》三十卷劉向撰。

《說苑》三十卷劉向撰。

《楊子法言》六卷楊雄撰。

又十卷宋衷注。

又十三卷李軌注。

《楊子太玄經》十二卷楊雄撰，陸

丙部子録，有十七家，七百五十三部，書共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七卷。

一爲儒家類，二爲道家類，三爲法家類，四爲名家類，五爲墨家類，六爲縱横家類，七爲雜家類，八爲農家類，九爲小説類，十爲天文類，十一爲曆算類，十二爲兵書類，十三爲五行類，十四爲雜藝術類，十五爲事類，十六爲經脉類。十七爲醫術類。

《曾子》二卷曾參撰。

《晏子春秋》七卷晏嬰撰。

《子思子》八卷孔伋撰。

《公孫尼子》一卷公孫尼撰。

《孟子》十四卷孟軻撰，趙岐注。

又七卷劉熙注。

又七卷鄭玄注。

又七卷綦毋邃注。

《孫卿子》十二卷荀況撰。

《董子》二卷董無心撰。

《魯連子》五卷魯仲連撰。

《新語》二卷陸賈撰。

《賈子》九卷賈誼撰。

《鹽鐵論》十卷桓寬撰。

《新序》三十卷劉向撰。

《説苑》三十卷劉向撰。

《楊子法言》六卷楊雄撰。

又十卷宋衷注。

又十三卷李軌注。

《楊子太玄經》十二卷楊雄撰，陸績注。

續注。

又十四卷虞翻注。

又十二卷范望注。

又一十卷蔡文邵注。

《桓子新論》十七卷桓譚撰。

《潛夫論》十卷王符撰。

《申鑒》五卷荀悦撰。

《魏子》三卷魏朗注。

《典論》五卷魏文帝撰。

《徐氏中論》六卷徐幹撰。

《去伐論集》三卷王粲撰。

《杜氏體論》四卷杜恕撰。

《顧子新語》五卷顧譚撰。

《通語》十卷文禮撰，殷興續。

《集誡》二卷諸葛亮撰。

《典訓》十卷陸景撰。

《譙子法訓》八卷譙周撰。

《古今通論》三卷王嬰撰。

《周生烈子》五卷周生烈志。

《譙子五教》五卷譙周撰。

《袁子正論》二十卷袁準撰。

《袁子正書》二十五卷袁準撰。

《孫氏成敗志》三卷孫毓撰。

《新論》十卷夏侯湛撰。

《物理論》十六卷楊泉撰。

《太元經》十四卷楊泉撰，劉緝注。

《新論》十卷華譚撰。

《志林新書》二十卷虞喜撰。

《後林新書》十卷虞喜撰。

《顧子義訓》十卷顧夷撰。

《清化經》十卷蔡洪撰。

《正言》十卷干寶撰。

《要覽》五卷呂竦撰。

《立言》十卷干寶撰。

《正覽》六卷周捨撰。

《缺文》十卷陸澄撰。

《魯史欹器圖》一卷劉徽撰。

《誡林》三卷綦毋氏撰。

《家訓》七卷顔之推撰。

又十四卷虞翻注。

又十二卷范望注。

又十卷蔡文邵注。

《桓子新論》十七卷桓譚撰。

《潛夫論》十卷王符撰。

《申鑒》五卷荀悦撰。

《魏子》三卷魏朗注。

《典論》五卷魏文帝撰。

《徐氏中論》六卷徐幹撰。

《去伐論集》三卷王粲撰。

《杜氏體論》四卷杜恕撰。

《顧子新語》五卷顧譚撰。

《通語》十卷文禮撰，殷興續。

《集誡》二卷諸葛亮撰。

《典訓》十卷陸景撰。

《譙子法訓》八卷譙周撰。

《古今通論》三卷王嬰撰。

《周生烈子》五卷周生烈志。

《譙子五教》五卷譙周撰。

《袁子正論》二十卷袁準撰。

《袁子正書》二十五卷袁準撰。

《孫氏成敗志》三卷孫毓撰。

《新論》十卷夏侯湛撰。

《物理論》十六卷楊泉撰。

《太元經》十四卷楊泉撰，劉緝注。

《新論》十卷華譚撰。

《志林新書》二十卷虞喜撰。

《後林新書》十卷虞喜撰。

《顧子義訓》十卷顧夷撰。

《清化經》十卷蔡洪撰。

《正言》十卷干寶撰。

《要覽》五卷呂竦撰。

《立言》十卷干寶撰。

《正覽》六卷周捨撰。

《缺文》十卷陸澄撰。

《魯史欹器圖》一卷劉徽撰。

《誡林》三卷綦毋氏撰。

《家訓》七卷顔之推撰。

《典言》四卷李若等撰。
《墳典》三十卷盧辯撰。
《中説》五卷王通撰。
《讀書記》三十二卷王邵撰。
《正訓》二十卷辛德源志。
《太宗序志》一卷太宗撰。
《帝範》四卷太宗撰，賈行注。
《天訓》四卷高宗天皇大帝撰。
《紫樞要録》十卷大聖天后撰。
《青宫記要》三十卷天后撰。
《少陽正範》三十卷天后撰。
《臣軌》二卷天后撰。
《百僚新誡》四卷天后撰。
《春宫要録》十卷章懷太子撰。
《君臣相發起事》三卷章懷太子撰。
《修身要録》十卷章懷太子撰。
《百里昌言》二卷王滂撰。
《崔子至言》六卷崔靈童撰。
《平臺百一寓言》三卷張大素撰。
《女誡》一卷曹大家撰。
《内訓》二十卷辛德源、王邵等撰。
《女則要録》十卷文德皇后撰。
《鳳樓新誡》二十卷張后撰。
右儒家二十八部，凡七百七十六卷。

《老子》二卷老子撰。
《老子》二卷河上公注。
《老子章句》二卷安丘望之撰。
《老子道德經指趣》四卷安丘望之撰。
《老子》二卷湘注。
《玄言新記道德》二卷王弼注。
《老子》二卷鍾會注。
《老子》二卷羊祜注。
《老子》二卷程韶集注。
《老子》二卷王尚注。
《老子》二卷蜀才注。

《典言》四卷李若等撰。
《墳典》三十卷盧辯撰。
《中説》五卷王通撰。
《讀書記》三十二卷王邵撰。
《正訓》二十卷辛德源志。
《太宗序志》一卷太宗撰。
《帝範》四卷太宗撰，賈行注。
《天訓》四卷高宗天皇大帝撰。
《紫樞要録》十卷大聖天后撰。
《青宫記要》三十卷天后撰。
《少陽正範》三十卷天后撰。
《臣軌》二卷天后撰。
《百僚新誡》四卷天后撰。
《春宫要録》十卷章懷太子撰。
《君臣相發起事》三卷章懷太子撰。
《修身要録》十卷章懷太子撰。
《百里昌言》二卷王滂撰。
《崔子至言》六卷崔靈童撰。
《平臺百一寓言》三卷張大素撰。
《女誡》一卷曹大家撰。
《内訓》二十卷辛德源、王邵等撰。
《女則要録》十卷文德皇后撰。
《鳳樓新誡》二十卷張后撰。
以上爲儒家二十八部，共七百七十六卷。

《老子》二卷老子撰。
《老子》二卷河上公注。
《老子章句》二卷安丘望之撰。
《老子道德經指趣》四卷安丘望之撰。
《老子》二卷湘注。
《玄言新記道德》二卷王弼注。
《老子》二卷鍾會注。
《老子》二卷羊祜注。
《老子》二卷程韶集注。
《老子》二卷王尚注。
《老子》二卷蜀才注。

《老子》二卷孫登注。
《老子》二卷袁真注。
《老子》二卷張憑注。
《老子》二卷鳩摩羅什注。
《老子》二卷釋惠嚴注。
《老子》四卷陶弘景注。
《老子道德經品》四卷梁曠注。
《老子》二卷樹鍾山注。
《老子》二卷傅奕注。
《老子》二卷楊上善注。
《老子集注》四卷張道相集注。
《老子》二卷辟閭仁諝注。
《老子》二卷成玄英注。
《老子》二卷李允愿注。
《老子》二卷陳嗣古注。
《老子》二卷釋義盈注。
《老子道德經集解》四卷任真子注。
《老子節解》二卷
《老子指歸》十四卷嚴遵志。
《老子指歸》十三卷馮廓撰。
《老子道德經序訣》二卷葛洪撰。
《老子道德簡要義》五卷玄景先生注。
《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經》二卷楊上器撰。
《太上老君玄元皇帝聖紀》十卷尹父操撰。
《老子章門》一卷
《老子玄旨》八卷韓莊撰。
《老子玄譜》一卷劉道人撰。
《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撰。
《老子指例略》二卷
《老子道德經義疏》四卷顧歡撰。
《老子解釋》四卷羊祜撰。
《老子義疏理綱》一卷
《老子講疏》六卷梁武帝撰。
《老子私記》十卷梁簡文帝撰。
《老子講疏》四卷

《老子》二卷孫登注。
《老子》二卷袁真注。
《老子》二卷張憑注。
《老子》二卷鳩摩羅什注。
《老子》二卷釋惠嚴注。
《老子》四卷陶弘景注。
《老子道德經品》四卷梁曠注。
《老子》二卷樹鍾山注。
《老子》二卷傅奕注。
《老子》二卷楊上善注。
《老子集注》四卷張道相集注。
《老子》二卷辟閭仁諝注。
《老子》二卷成玄英注。
《老子》二卷李允愿注。
《老子》二卷陳嗣古注。
《老子》二卷釋義盈注。
《老子道德經集解》四卷任真子注。
《老子節解》二卷
《老子指歸》十四卷嚴遵志。
《老子指歸》十三卷馮廓撰。
《老子道德經序訣》二卷葛洪撰。
《老子道德簡要義》五卷玄景先生注。
《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經》二卷楊上器撰。
《太上老君玄元皇帝聖紀》十卷尹父操撰。
《老子章門》一卷
《老子玄旨》八卷韓莊撰。
《老子玄譜》一卷劉道人撰。
《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撰。
《老子指例略》二卷
《老子道德經義疏》四卷顧歡撰。
《老子解釋》四卷羊祜撰。
《老子義疏理綱》一卷
《老子講疏》六卷梁武帝撰。
《老子私記》十卷梁簡文帝撰。
《老子講疏》四卷

《老子義疏》四卷孟智周撰。
《老子述義》十卷賈大隱撰。
《老子道德指略論》二卷楊上善撰。
《道德經》三卷
《略論》三卷楊上善撰。
《老子西升經》一卷
《老子黄庭經》一卷
《老子探真經》一卷
《老君科律》一卷
《老子宣時誡》一卷
《老子入室經》一卷
《老子華蓋觀天訣》一卷
《老子消水經》一卷
《老子神策百二十條經》一卷
《莊子》十卷崔譔注。
又十卷郭象注。
又二十卷向秀注。
又二十一卷司馬彪注。
《莊子集解》二十卷李頤集解。
又二十卷王玄古撰。
《莊子》十卷楊上善撰。
《莊子講疏》三十卷梁簡文撰。
《莊子疏》七卷
《南華仙人莊子論》三十卷梁曠撰。
《釋莊子論》二卷李充撰。
《南華真人道德論》三卷
《莊子疏》十卷王穆撰。
《莊子音》一卷王穆撰。
《莊子文句義》二十卷陸德明撰。
《莊子古今正義》十卷馮廓撰。
《莊子疏》十二卷成玄英撰。
《文子》十二卷
《鶡冠子》三卷鶡冠子撰。
《列子》八卷列禦寇撰，張湛注。
《廣成子》十二卷商洛公撰。
《任子道論》十卷任嘏撰。
《渾輿經》一卷䢵威撰。

《老子義疏》四卷孟智周撰。
《老子述義》十卷賈大隱撰。
《老子道德指略論》二卷楊上善撰。
《道德經》三卷
《略論》三卷楊上善撰。
《老子西升經》一卷
《老子黄庭經》一卷
《老子探真經》一卷
《老君科律》一卷
《老子宣時誡》一卷
《老子入室經》一卷
《老子華蓋觀天訣》一卷
《老子消水經》一卷
《老子神策百二十條經》一卷
《莊子》十卷崔譔注。
又十卷郭象注。
又二十卷向秀注。
又二十一卷司馬彪注。
《莊子集解》二十卷李頤集解。
又二十卷王玄古撰。
《莊子》十卷楊上善撰。
《莊子講疏》三十卷梁簡文撰。
《莊子疏》七卷
《南華仙人莊子論》三十卷梁曠撰。
《釋莊子論》二卷李充撰。
《南華真人道德論》三卷
《莊子疏》十卷王穆撰。
《莊子音》一卷王穆撰。
《莊子文句義》二十卷陸德明撰。
《莊子古今正義》十卷馮廓撰。
《莊子疏》十二卷成玄英撰。
《文子》十二卷
《鶡冠子》三卷鶡冠子撰。
《列子》八卷列禦寇撰，張湛注。
《廣成子》十二卷商洛公撰。
《任子道論》十卷任嘏撰。
《渾輿經》一卷䢵威撰。

《唐子》十卷唐滂撰。
《蘇子》七卷蘇彦撰。
《宣子》二卷宣聘撰。
《陸子》十卷陸雲撰。
《抱朴子内篇》二十卷葛洪撰。
《孫子》十二卷孫綽撰。
《顧道士論》二卷顧谷撰。
《幽求子》三十卷杜夷撰。
《符子》三十卷符朗撰。
《賀子》十卷賀道養撰。
《真誥》十卷陶弘景撰。
《無名子》一卷張太衡撰。
《養生要集》十卷張湛撰。
《無上祕要》七十二卷
《玄書通義》十卷張機撰。
《道要》三十卷
《登真隱訣》二十五卷陶弘景撰。
《同光子》八卷劉無待撰，侯儼注。
《牟子》二卷牟融撰。
《净住子》二十卷蕭子良撰，王融頌。
《統略净住子》二卷釋道宣撰。
《法苑》十五卷釋僧祐撰。
《内典博要》三十卷虞孝景撰。
《真言要集》十卷釋賢明撰。
《歷代三寶記》三卷
《修多羅法門》二十卷郭瑜撰。
《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釋道宣撰。
《六趣論》六卷楊上善撰。
《十門辯惑論》二卷釋復禮志。
《經論纂要》十卷駱子義撰。
《通惑决疑録》二卷釋道宣撰。
《夷夏論》二卷顧歡撰。
《笑道論》三卷甄鸞撰。
《齊三教論》七卷衛元嵩撰。
《辯正論》八卷釋法琳撰。
《破邪論》三卷釋法琳撰。
《三教詮衡》十卷楊上善撰。

《唐子》十卷唐滂撰。
《蘇子》七卷蘇彦撰。
《宣子》二卷宣聘撰。
《陸子》十卷陸雲撰。
《抱朴子内篇》二十卷葛洪撰。
《孫子》十二卷孫綽撰。
《顧道士論》二卷顧谷撰。
《幽求子》三十卷杜夷撰。
《符子》三十卷符朗撰。
《賀子》十卷賀道養撰。
《真誥》十卷陶弘景撰。
《無名子》一卷張太衡撰。
《養生要集》十卷張湛撰。
《無上祕要》七十二卷
《玄書通義》十卷張機撰。
《道要》三十卷
《登真隱訣》二十五卷陶弘景撰。
《同光子》八卷劉無待撰，侯儼注。
《牟子》二卷牟融撰。
《净住子》二十卷蕭子良撰，王融頌。
《統略净住子》二卷釋道宣撰。
《法苑》十五卷釋僧祐撰。
《内典博要》三十卷虞孝景撰。
《真言要集》十卷釋賢明撰。
《歷代三寶記》三卷
《修多羅法門》二十卷郭瑜撰。
《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釋道宣撰。
《六趣論》六卷楊上善撰。
《十門辯惑論》二卷釋復禮志。
《經論纂要》十卷駱子義撰。
《通惑决疑録》二卷釋道宣撰。
《夷夏論》二卷顧歡撰。
《笑道論》三卷甄鸞撰。
《齊三教論》七卷衛元嵩撰。
《辯正論》八卷釋法琳撰。
《破邪論》三卷釋法琳撰。
《三教詮衡》十卷楊上善撰。

《甄正論》三卷杜乂撰。
《心鏡論》十卷李思慎撰。
《崇正論》六卷釋彥琮撰。
右道家一百二十五部，老子六十一家，莊子十七家，道釋諸說四十七家，凡九百六十卷。

《管子》十八卷管夷吾撰。
《商子》五卷商鞅撰。
《慎子》十卷慎到撰，滕輔注。
《申子》三卷申不害撰。
《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晁氏新書》三卷晁錯撰。
《崔氏政論》五卷崔寔撰。
《劉氏法言》十卷劉邵撰。
《劉氏正論》五卷劉廙撰。
《阮子正論》五卷阮武撰。
《桓氏代要論》十卷桓範撰。
《陳子要言》十四卷陳融撰。
《治道集》十卷李文博撰。
《春秋決獄》十卷董仲舒撰。
《五經析疑》三十卷邯鄲綽撰。
右法家十五部，凡一百五十八卷。

《鄧析子》一卷鄧析撰。
《尹文子》二卷尹文子撰。
《公孫龍子》三卷公孫龍撰。
又一卷賈大隱注。
又一卷陳嗣古注。
《人物志》三卷劉邵撰。
又三卷劉邵撰，劉炳注。
《士緯》十卷姚信撰。
《士操》一卷魏文帝撰。
《九州人士論》一卷盧毓撰。
《兼名苑》十卷釋遠年撰。
《辯名苑》十卷范謐撰。
右名家十二部，凡五十六卷。

《甄正論》三卷杜乂撰。
《心鏡論》十卷李思慎撰。
《崇正論》六卷釋彥琮撰。
以上爲道家一百二十五部，老子六十一家，莊子十七家，道釋諸說四十七家，共九百六十卷。

《管子》十八卷管夷吾撰。
《商子》五卷商鞅撰。
《慎子》十卷慎到撰，滕輔注。
《申子》三卷申不害撰。
《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晁氏新書》三卷晁錯撰。
《崔氏政論》五卷崔寔撰。
《劉氏法言》十卷劉邵撰。
《劉氏正論》五卷劉廙撰。
《阮子正論》五卷阮武撰。
《桓氏代要論》十卷桓範撰。
《陳子要言》十四卷陳融撰。
《治道集》十卷李文博撰。
《春秋決獄》十卷董仲舒撰。
《五經析疑》三十卷邯鄲綽撰。
以上爲法家十五部，共一百五十八卷。

《鄧析子》一卷鄧析撰。
《尹文子》二卷尹文子撰。
《公孫龍子》三卷公孫龍撰。
又一卷賈大隱注。
又一卷陳嗣古注。
《人物志》三卷劉邵撰。
又三卷劉邵撰，劉炳注。
《士緯》十卷姚信撰。
《士操》一卷魏文帝撰。
《九州人士論》一卷盧毓撰。
《兼名苑》十卷釋遠年撰。
《辯名苑》十卷范謐撰。
以上爲名家十二部，共五十六卷。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胡非子》一卷胡非子撰。
右墨家二部，凡一十六卷。

《鬼谷子》二卷蘇秦撰。
又三卷樂臺撰。
又三卷尹知章注。
《補闕子》十卷梁元帝撰。
右縱横家四部，凡十八卷。

《尸子》二十卷尸佼撰。
《尉繚子》六卷尉繚子撰。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吕不韋撰。
《淮南商詁》二十一卷劉安撰。
《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
《淮南鴻烈音》二卷高誘撰。
《三將軍論》一卷嚴尤撰。
《論衡》三十卷王充撰。
《風俗通義》三十卷應劭撰。
《仲長子昌言》十卷仲長統撰。
《萬機論》八卷蔣濟撰。
《篤論》四卷杜恕撰。
《芻蕘論》五卷鍾會撰。
《傅子》一百二十卷傅玄撰。
《默記》三卷張儼撰。
《新言》五卷裴玄撰。
《新義》十八卷劉欽撰。
《秦子》三卷秦菁撰。
《誓論》三十卷張儼撰。
《説林》五卷孔衍撰。
又二十卷張大素撰。
《抱朴子外篇》五十卷葛洪撰。
《時務論》十二卷楊偉撰。
《古今善言》三十卷范泰撰。
《記聞》三卷徐益壽撰。
《何子》五卷何楷撰。
《劉子》十卷劉勰撰。
《金樓子》十卷梁元帝撰。
《語麗》十卷朱澹遠撰。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胡非子》一卷胡非子撰。
以上爲墨家二部，共十六卷。

《鬼谷子》二卷蘇秦撰。
又三卷樂臺撰。
又三卷尹知章注。
《補闕子》十卷梁元帝撰。
以上爲縱横家四部，共十八卷。

《尸子》二十卷尸佼撰。
《尉繚子》六卷尉繚子撰。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吕不韋撰。
《淮南商詁》二十一卷劉安撰。
《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
《淮南鴻烈音》二卷高誘撰。
《三將軍論》一卷嚴尤撰。
《論衡》三十卷王充撰。
《風俗通義》三十卷應劭撰。
《仲長子昌言》十卷仲長統撰。
《萬機論》八卷蔣濟撰。
《篤論》四卷杜恕撰。
《芻蕘論》五卷鍾會撰。
《傅子》一百二十卷傅玄撰。
《默記》三卷張儼撰。
《新言》五卷裴玄撰。
《新義》十八卷劉欽撰。
《秦子》三卷秦菁撰。
《誓論》三十卷張儼撰。
《説林》五卷孔衍撰。
又二十卷張大素撰。
《抱朴子外篇》五十卷葛洪撰。
《時務論》十二卷楊偉撰。
《古今善言》三十卷范泰撰。
《記聞》三卷徐益壽撰。
《何子》五卷何楷撰。
《劉子》十卷劉勰撰。
《金樓子》十卷梁元帝撰。
《語麗》十卷朱澹遠撰。

《袖中記》一卷
《要覽》三卷陸士衡撰。
《古今注》五卷崔豹撰。
《採璧記》三卷庾肩吾撰。
《新略》十卷韋道孫撰。
《名數》十卷徐陵撰。
《典墳數》十卷范謐撰。
《荆楚歲時記》十卷宗懔撰。
又二卷杜公瞻撰。
《玉燭寶典》十二卷杜臺卿撰。
《四時録》十二卷王氏撰。
《物始》十卷謝昊撰。
《事始》三卷劉孝孫撰。
《古今辯作録》三卷
《文章始》一卷任昉撰，張績補。
《續文章始》一卷姚察撰。
《戚苑纂要》十卷劉揚名撰。
《張掖郡玄石圖》一卷孟衆撰。
《瑞應圖記》二卷孫柔之撰。
《張掖郡玄石圖》一卷高堂隆撰。
《瑞應圖讚》三卷熊理撰。
《祥瑞圖》十卷
《符瑞圖》十卷顧野王撰。
《皇隋靈感志》十卷王邵撰。
《皇隋瑞文》十四卷許善心撰。
《諫林》十卷何望之撰。
《善諫》二卷虞通之撰。
《諫事》五卷魏徵撰。
《諫苑》三十卷于志寧撰。
《子林》二十卷孟儀撰。
《子鈔》三十卷沈約撰。
又三十卷庾仲容撰。
《子林》三十卷薛克構撰。
《述正論》十三卷陸澄撰。
《博覽》十五卷
《文府》七卷徐陵撰，宗道寧注。
《翰墨林》十卷
《群書理要》五十卷魏徵撰。
《麟閣詞英》六十卷高宗敕撰。

《袖中記》一卷
《要覽》三卷陸士衡撰。
《古今注》五卷崔豹撰。
《採璧記》三卷庾肩吾撰。
《新略》十卷韋道孫撰。
《名數》十卷徐陵撰。
《典墳數》十卷范謐撰。
《荆楚歲時記》十卷宗懔撰。
又二卷杜公瞻撰。
《玉燭寶典》十二卷杜臺卿撰。
《四時録》十二卷王氏撰。
《物始》十卷謝昊撰。
《事始》三卷劉孝孫撰。
《古今辯作録》三卷
《文章始》一卷任昉撰，張績補。
《續文章始》一卷姚察撰。
《戚苑纂要》十卷劉揚名撰。
《張掖郡玄石圖》一卷孟衆撰。
《瑞應圖記》二卷孫柔之撰。
《張掖郡玄石圖》一卷高堂隆撰。
《瑞應圖讚》三卷熊理撰。
《祥瑞圖》十卷
《符瑞圖》十卷顧野王撰。
《皇隋靈感志》十卷王邵撰。
《皇隋瑞文》十四卷許善心撰。
《諫林》十卷何望之撰。
《善諫》二卷虞通之撰。
《諫事》五卷魏徵撰。
《諫苑》三十卷于志寧撰。
《子林》二十卷孟儀撰。
《子鈔》三十卷沈約撰。
又三十卷庾仲容撰。
《子林》三十卷薛克構撰。
《述正論》十三卷陸澄撰。
《博覽》十五卷
《文府》七卷徐陵撰，宗道寧注。
《翰墨林》十卷
《群書理要》五十卷魏徵撰。
《麟閣詞英》六十卷高宗敕撰。

《四部言心》十卷劉守敬撰。

右雜家七十一部，凡九百八十二卷。

《氾勝之書》二卷氾勝之撰。

《四人月令》一卷崔寔撰。

《齊人要術》十卷賈思勰撰。

《竹譜》一卷戴凱之撰。

《錢譜》一卷顧烜撰。

《禁苑實録》一卷

《種植法》七十七卷諸葛穎撰。

《兆人本業》三卷天后撰。

《相鶴經》一卷浮丘公撰。

《鷙擊録》二十卷堯須跋撰。

《鷹經》一卷

《蠶經》一卷

《相馬經》一卷伯樂撰。

又二卷

又二卷徐成等撰。

《相馬經》六十卷諸葛穎等撰。

《相牛經》一卷甯戚撰。

《相貝經》一卷

《養魚經》一卷范蠡撰。

右農家二十部，凡一百九十二卷。

《鬻子》一卷鬻熊撰。

《燕丹子》三卷燕太子撰。

《笑林》三卷邯鄲淳撰。

《博物志》十卷張華撰。

《郭子》三卷郭澄之撰，賈泉注。

《世說》八卷劉義慶撰。

《續世說》十卷劉孝標撰。

《小說》十卷劉義慶撰。

《小說》十卷殷芸撰。

《釋俗語》八卷劉霽撰。

《辨林》二十卷蕭賁撰。

《酒孝經》一卷劉炫定撰。

《座右方》三卷庾元威撰。

《四部言心》十卷劉守敬撰。

以上爲雜家七十一部，共九百八十二卷。

《氾勝之書》二卷氾勝之撰。

《四人月令》一卷崔寔撰。

《齊人要術》十卷賈思勰撰。

《竹譜》一卷戴凱之撰。

《錢譜》一卷顧烜撰。

《禁苑實録》一卷

《種植法》七十七卷諸葛穎撰。

《兆人本業》三卷天后撰。

《相鶴經》一卷浮丘公撰。

《鷙擊録》二十卷堯須跋撰。

《鷹經》一卷

《蠶經》一卷

《相馬經》一卷伯樂撰。

又二卷

又二卷徐成等撰。

《相馬經》六十卷諸葛穎等撰。

《相牛經》一卷甯戚撰。

《相貝經》一卷

《養魚經》一卷范蠡撰。

以上爲農家二十部，共一百九十二卷。

《鬻子》一卷鬻熊撰。

《燕丹子》三卷燕太子撰。

《笑林》三卷邯鄲淳撰。

《博物志》十卷張華撰。

《郭子》三卷郭澄之撰，賈泉注。

《世說》八卷劉義慶撰。

《續世說》十卷劉孝標撰。

《小說》十卷劉義慶撰。

《小說》十卷殷芸撰。

《釋俗語》八卷劉霽撰。

《辨林》二十卷蕭賁撰。

《酒孝經》一卷劉炫定撰。

《座右方》三卷庾元威撰。

《啓顔録》十卷侯白撰。
右小説家十三部，凡九十卷。

《周髀》一卷趙嬰注。
又一卷甄鸞注。
又二卷李淳風撰。
《靈憲圖》一卷張衡撰。
《渾天儀》一卷張衡撰。
《渾天象注》一卷王蕃撰。
《昕天論》一卷姚信撰。
《石氏星經簿贊》一卷石申甫撰。
《安天論》一卷虞喜撰。
《甘氏四七法》一卷甘德撰。
《論二十八宿度數》一卷
《荆州星占》二卷劉表撰。
又二十卷劉叡撰。
《天文集占》七卷陳卓撰。
《四方星占》一卷陳卓撰。
《五星占》二卷陳卓撰。
《天文集占》三卷
《天文録》三十卷祖暅之撰。
《天文横圖》一卷高文洪撰。
《天文雜占》一卷吴雲撰。
《星占》三十三卷孫僧化撰。
《十二次二十八宿星占》十二卷史崇撰。
《乙巳占》十卷李淳風撰。
《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庾季才撰。
《玄機内事》七卷逢行珪撰。
右天文二十六家，凡二百六十卷。

《三統曆》一卷劉歆撰。
《乾象曆》三卷闞澤注，闞洋撰。
《魏景初曆》三卷楊偉撰。
《四分曆》一卷
《乾象曆術》三卷劉洪撰。
《乾象曆》三卷

《啓顔録》十卷侯白撰。
以上爲小説家十三部，共九十卷。

《周髀》一卷趙嬰注。
又一卷甄鸞注。
又二卷李淳風撰。
《靈憲圖》一卷張衡撰。
《渾天儀》一卷張衡撰。
《渾天象注》一卷王蕃撰。
《昕天論》一卷姚信撰。
《石氏星經簿贊》一卷石申甫撰。
《安天論》一卷虞喜撰。
《甘氏四七法》一卷甘德撰。
《論二十八宿度數》一卷
《荆州星占》二卷劉表撰。
又二十卷劉叡撰。
《天文集占》七卷陳卓撰。
《四方星占》一卷陳卓撰。
《五星占》二卷陳卓撰。
《天文集占》三卷
《天文録》三十卷祖暅之撰。
《天文横圖》一卷高文洪撰。
《天文雜占》一卷吴雲撰。
《星占》三十三卷孫僧化撰。
《十二次二十八宿星占》十二卷史崇撰。
《乙巳占》十卷李淳風撰。
《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庾季才撰。
《玄機内事》七卷逢行珪撰。
以上爲天文二十六家，共二百六十卷。

《三統曆》一卷劉歆撰。
《乾象曆》三卷闞澤注，闞洋撰。
《魏景初曆》三卷楊偉撰。
《四分曆》一卷
《乾象曆術》三卷劉洪撰。
《乾象曆》三卷

《宋元嘉曆》二卷何承天撰。
《梁大同曆》一卷虞劆撰。
《後魏永安曆》一卷孫僧化撰。
《後魏武定曆》一卷
《北齊天保曆》一卷宋景業撰。
《周天象曆》二卷王琛撰。
《隋開皇曆》一卷劉孝孫撰。
又一卷李德林撰。
《隋大業曆》一卷張胄玄撰。
《皇極曆》一卷劉焯撰。
又一卷李淳風撰。
《河西壬辰元曆》一卷趙𢾺撰。
《河西甲寅元曆》一卷李淳風撰。
《大唐麟德曆》一卷
《大唐光宅曆草》十卷
《周甲子元曆》一卷
《齊甲子曆》一卷
《大唐甲子元辰曆》一卷瞿曇撰。
《大唐戊寅曆》一卷
《陳七曜曆》五卷吴伯善撰。
《七曜本起曆》二卷
《七曜曆算》二卷甄鸞撰。
《七曜雜術》二卷劉孝孫撰。
《七曜曆疏》三卷張胄玄撰。
《曆疏》一卷崔浩撰。
《曆術》一卷甄鸞撰。
《玄曆術》一卷張胄玄撰。
《刻漏經》一卷何承天撰。
又一卷朱史撰。
又一卷宋景撰。
《大唐刻漏經》一卷
《九章算經》一卷徐岳撰。
《九章重差》一卷劉向撰。
《九章重差圖》一卷劉徽撰。
《九章算經》九卷甄鸞撰。
《九章雜算文》二卷劉祐撰。
《九章術疏》九卷宋泉之撰。
《五曹算經》五卷甄鸞撰。
《孫子算經》三卷甄鸞撰注。

《宋元嘉曆》二卷何承天撰。
《梁大同曆》一卷虞劆撰。
《後魏永安曆》一卷孫僧化撰。
《後魏武定曆》一卷
《北齊天保曆》一卷宋景業撰。
《周天象曆》二卷王琛撰。
《隋開皇曆》一卷劉孝孫撰。
又一卷李德林撰。
《隋大業曆》一卷張胄玄撰。
《皇極曆》一卷劉焯撰。
又一卷李淳風撰。
《河西壬辰元曆》一卷趙𢾺撰。
《河西甲寅元曆》一卷李淳風撰。
《大唐麟德曆》一卷
《大唐光宅曆草》十卷
《周甲子元曆》一卷
《齊甲子曆》一卷
《大唐甲子元辰曆》一卷瞿曇撰。
《大唐戊寅曆》一卷
《陳七曜曆》五卷吴伯善撰。
《七曜本起曆》二卷
《七曜曆算》二卷甄鸞撰。
《七曜雜術》二卷劉孝孫撰。
《七曜曆疏》三卷張胄玄撰。
《曆疏》一卷崔浩撰。
《曆術》一卷甄鸞撰。
《玄曆術》一卷張胄玄撰。
《刻漏經》一卷何承天撰。
又一卷朱史撰。
又一卷宋景撰。
《大唐刻漏經》一卷
《九章算經》一卷徐岳撰。
《九章重差》一卷劉向撰。
《九章重差圖》一卷劉徽撰。
《九章算經》九卷甄鸞撰。
《九章雜算文》二卷劉祐撰。
《九章術疏》九卷宋泉之撰。
《五曹算經》五卷甄鸞撰。
《孫子算經》三卷甄鸞撰注。

《海島算經》一卷劉徽撰。
《張丘建算經》一卷甄鸞撰。
《夏侯陽算經》三卷甄鸞注。
《數術記遺》一卷徐岳撰，甄鸞注。
《三等數》一卷董泉撰，甄鸞注。
《算經要用百法》一卷徐岳撰。
《綴術》五卷祖冲之撰，李淳風注。
《五曹算經》三卷甄鸞撰。
《七經算術通義》七卷陰景愉撰。
《緝古算術》四卷王孝通撰，李淳風注。
《算經表序》一卷
右曆算五十八部，凡一百六十七卷。

《黃帝問玄女法》三卷玄女撰。
《太公陰謀》三卷
《太公金匱》二卷
《太公六韜》六卷
《司馬法》三卷田穰苴撰。
《孫子兵法》十三卷孫武撰，魏武帝注。
又二卷孟氏解。
又二卷沈友注。
《黃石公三略》三卷
《三略訓》三卷
《張良經》一卷張良撰。
《雜兵法》二十四卷
《兵法捷要》七卷魏武帝撰。
《兵法要略》十卷魏文帝撰。
《兵記》十二卷司馬彪撰。
《兵林》六卷孔衍撰。
《玉韜》十卷梁元帝撰。
《真人水鏡》十卷陶弘景撰。
《握鏡》一卷陶弘景撰。
《兵書要略》十卷宇文憲撰。
《太一兵法》一卷
《太公陰謀三十六用》一卷
《伍子胥兵法》一卷

《海島算經》一卷劉徽撰。
《張丘建算經》一卷甄鸞撰。
《夏侯陽算經》三卷甄鸞注。
《數術記遺》一卷徐岳撰，甄鸞注。
《三等數》一卷董泉撰，甄鸞注。
《算經要用百法》一卷徐岳撰。
《綴術》五卷祖冲之撰，李淳風注。
《五曹算經》三卷甄鸞撰。
《七經算術通義》七卷陰景愉撰。
《緝古算術》四卷王孝通撰，李淳風注。
《算經表序》一卷
以上爲曆算五十八部，共一百六十七卷。

《黃帝問玄女法》三卷玄女撰。
《太公陰謀》三卷
《太公金匱》二卷
《太公六韜》六卷
《司馬法》三卷田穰苴撰。
《孫子兵法》十三卷孫武撰，魏武帝注。
又二卷孟氏解。
又二卷沈友注。
《黃石公三略》三卷
《三略訓》三卷
《張良經》一卷張良撰。
《雜兵法》二十四卷
《兵法捷要》七卷魏武帝撰。
《兵法要略》十卷魏文帝撰。
《兵記》十二卷司馬彪撰。
《兵林》六卷孔衍撰。
《玉韜》十卷梁元帝撰。
《真人水鏡》十卷陶弘景撰。
《握鏡》一卷陶弘景撰。
《兵書要略》十卷宇文憲撰。
《太一兵法》一卷
《太公陰謀三十六用》一卷
《伍子胥兵法》一卷

《吴孫子三十二壘經》一卷
《玉帳經》一卷
《黄石公陰謀乘斗魁剛行軍祕》一卷
《武德圖五兵八陣法要》一卷
《三陰圖》一卷
《黄帝太公三宫法要訣》一卷
《張氏七篇》七卷張良撰。
《承神兵書》八卷
《兵機》十五卷
《兵書要略》一卷
《新授兵書》三十卷隋高祖撰。
《六軍鏡》三卷李靖撰。
《用兵撮要》二卷
《兵春秋》一卷
《許子新書軍勝》十卷
《金海》四十七卷蕭吉撰。
《王佐祕珠》五卷樂産撰。
《金韜》十卷劉啓撰。
《懸鏡》十卷李淳風撰。
《龍武玄兵圖》二卷解忠鯁撰。
《臨戎孝經》二卷員半千撰。
右兵書四十五部，凡二百八十九卷。

《焦氏周易林》十六卷焦贛撰。
《京氏周易四時候》二卷
《京氏周易飛候》六卷
《京氏周易混沌》四卷
《京氏周易錯卦》八卷京房撰。
《費氏周易林》二卷費直撰。
《崔氏周易林》十六卷
《許氏周易雜占》七卷許峻撰。
《周易參同契》二卷魏伯陽撰。
《周易五相類》一卷魏伯陽撰。
《周易林》四卷管輅撰。
《周易雜占》八卷尚廣撰。
《徐氏周易筮占》二十四卷徐苗撰。

《吴孫子三十二壘經》一卷
《玉帳經》一卷
《黄石公陰謀乘斗魁剛行軍祕》一卷
《武德圖五兵八陣法要》一卷
《三陰圖》一卷
《黄帝太公三宫法要訣》一卷
《張氏七篇》七卷張良撰。
《承神兵書》八卷
《兵機》十五卷
《兵書要略》一卷
《新授兵書》三十卷隋高祖撰。
《六軍鏡》三卷李靖撰。
《用兵撮要》二卷
《兵春秋》一卷
《許子新書軍勝》十卷
《金海》四十七卷蕭吉撰。
《王佐祕珠》五卷樂産撰。
《金韜》十卷劉啓撰。
《懸鏡》十卷李淳風撰。
《龍武玄兵圖》二卷解忠鯁撰。
《臨戎孝經》二卷員半千撰。
以上爲兵書四十五部，共二百八十九卷。

《焦氏周易林》十六卷焦贛撰。
《京氏周易四時候》二卷
《京氏周易飛候》六卷
《京氏周易混沌》四卷
《京氏周易錯卦》八卷京房撰。
《費氏周易林》二卷費直撰。
《崔氏周易林》十六卷
《許氏周易雜占》七卷許峻撰。
《周易參同契》二卷魏伯陽撰。
《周易五相類》一卷魏伯陽撰。
《周易林》四卷管輅撰。
《周易雜占》八卷尚廣撰。
《徐氏周易筮占》二十四卷徐苗撰。

《周易立成占》六卷
《武氏周易雜占》八卷武氏撰。
《周易集林》十二卷伏曼容撰。
又一卷伏氏撰。
《連山》三十卷梁元帝撰。
《易林》十四卷
《新易林占》三卷杜氏撰。
《周易雜占筮决文》二卷梁運撰。
《周易新林》一卷
《周易林》七卷張滿撰。
《易律曆》一卷
《周易服藥法》一卷
《周易洞林解》三卷郭璞撰。
《洞林》三卷梁元帝撰。
《易三備》三卷
又一卷
《易髓》一卷
《易腦》一卷郭氏撰。
《孝經元辰》二卷
《推元辰厄命》一卷
《元辰章》三卷
《六甲周天曆》一卷孫僧化作。
《風角要候》一卷翼奉撰。
《風角六情訣》一卷王琛撰。
《風角》十卷
《風角鳥情》二卷劉孝恭撰。
《鳥情占》一卷
《鳥情逆占》一卷管輅撰。
《九宫經解》二卷
《九宫行碁經》三卷鄭玄撰。
《九宫行碁立成》一卷王琛撰。
《逆刺》三卷京房撰。
《婚嫁書》二卷
《推産婦何時産法》一卷王琛撰。
《産圖》一卷崔知悌撰。
《登壇經》一卷
《太一大遊曆》二卷
《大遊太一曆》一卷
《曜靈經》一卷

《周易立成占》六卷
《武氏周易雜占》八卷武氏撰。
《周易集林》十二卷伏曼容撰。
又一卷伏氏撰。
《連山》三十卷梁元帝撰。
《易林》十四卷
《新易林占》三卷杜氏撰。
《周易雜占筮决文》二卷梁運撰。
《周易新林》一卷
《周易林》七卷張滿撰。
《易律厤》一卷
《周易服藥法》一卷
《周易洞林解》三卷郭璞撰。
《洞林》三卷梁元帝撰。
《易三備》三卷
又一卷
《易髓》一卷
《易腦》一卷郭氏撰。
《孝經元辰》二卷
《推元辰厄命》一卷
《元辰章》三卷
《六甲周天曆》一卷孫僧化作。
《風角要候》一卷翼奉撰。
《風角六情訣》一卷王琛撰。
《風角》十卷
《風角鳥情》二卷劉孝恭撰。
《鳥情占》一卷
《鳥情逆占》一卷管輅撰。
《九宫經解》二卷
《九宫行碁經》三卷鄭玄撰。
《九宫行碁立成》一卷王琛撰。
《逆刺》三卷京房撰。
《婚嫁書》二卷
《推産婦何時産法》一卷王琛撰。
《産圖》一卷崔知悌撰。
《登壇經》一卷
《太一大遊厤》二卷
《大遊太一厤》一卷
《曜靈經》一卷

《七政曆》一卷
《六壬曆》一卷
《靈寶登圖》一卷
《推二十四氣曆》一卷
《太一曆》一卷
《式經》一卷宋琨撰。
《九旗飛變》一卷鄭玄撰，李淳風注。
《太史公萬歲曆》一卷司馬談撰。
《萬歲曆祠》二卷
《千歲曆祠》二卷任氏撰。
《黃帝飛鳥曆》一卷張衡撰。
《太乙飛鳥曆》一卷
《堪輿曆注》二卷
《黃帝四序堪輿》二卷殷紹撰。
《遁甲經》一卷
《遁甲文》一卷伍子胥撰。
《遁甲囊中經》一卷
《三元遁甲圖》三卷葛洪撰。
《遁甲萬一訣》三卷
《遁甲立成圖》二卷
《遁甲立成法》三卷
《遁甲九宮八門圖》一卷
《遁甲開山圖》一卷王琛撰。
又二卷榮氏撰。
《白澤圖》一卷
《武王須臾》二卷
《師曠占書》一卷
《東方朔占書》一卷
《范子問計然》十五卷范蠡問，計然答。
《淮南王萬畢術》一卷劉安撰。
《神樞靈轄》十卷樂產撰。
《祿命書》二十卷劉孝恭撰。
又二卷王琛撰。
《五行記》五卷蕭吉撰。
《五姓宅經》二卷
《陰陽書》五十卷呂才撰。
《青烏子》三卷

《七政曆》一卷
《六壬曆》一卷
《靈寶登圖》一卷
《推二十四氣曆》一卷
《太一曆》一卷
《式經》一卷宋琨撰。
《九旗飛變》一卷鄭玄撰，李淳風注。
《太史公萬歲曆》一卷司馬談撰。
《萬歲曆祠》二卷
《千歲曆祠》二卷任氏撰。
《黃帝飛鳥曆》一卷張衡撰。
《太乙飛鳥曆》一卷
《堪輿曆注》二卷
《黃帝四序堪輿》二卷殷紹撰。
《遁甲經》一卷
《遁甲文》一卷伍子胥撰。
《遁甲囊中經》一卷
《三元遁甲圖》三卷葛洪撰。
《遁甲萬一訣》三卷
《遁甲立成圖》二卷
《遁甲立成法》三卷
《遁甲九宮八門圖》一卷
《遁甲開山圖》一卷王琛撰。
又二卷榮氏撰。
《白澤圖》一卷
《武王須臾》二卷
《師曠占書》一卷
《東方朔占書》一卷
《范子問計然》十五卷范蠡問，計然答。
《淮南王萬畢術》一卷劉安撰。
《神樞靈轄》十卷樂產撰。
《祿命書》二十卷劉孝恭撰。
又二卷王琛撰。
《五行記》五卷蕭吉撰。
《五姓宅經》二卷
《陰陽書》五十卷呂才撰。
《青烏子》三卷

《葬經》八卷

又十卷

又二卷蕭吉撰。

《葬書地脈經》一卷

《墓書五陰》一卷

《雜墓圖》一卷

《墓圖立成》一卷

《六甲冢名雜忌要訣》二卷

《五姓墓圖要訣》五卷孫氏撰。

《壇中伏尸》一卷

《玄女彈五音法相冢經》一卷胡君撰。

《新撰陰陽書》三十卷王粲撰。

《龜經》三卷柳彥詢撰。

又一卷劉寶真撰。

又一卷王弘禮撰。

又一卷莊道名撰。

又一卷孫思邈撰。

《百怪書》一卷

《祠竈經》一卷

《解文》一卷

《占夢書》二卷

又三卷周宣撰。

《玄悟經》三卷李淳風撰。

右五行一百一十三部，凡四百八十五卷。

《投壺經》一卷郝冲、虞譚法撰。

《大小博法》二卷

《皇博經》一卷魏文帝撰。

《大博經行碁戲法》二卷

《小博經》一卷鮑宏撰。

《博塞經》一卷鮑宏撰。

《二儀簿經》一卷隋煬帝撰。

《大博經》二卷吕才撰。

《碁勢》六卷

《碁品》五卷范汪等注。

《闡碁後九品序録》一卷

《竹苑仙碁圖》一卷

《葬經》八卷

又十卷

又二卷蕭吉撰。

《葬書地脈經》一卷

《墓書五陰》一卷

《雜墓圖》一卷

《墓圖立成》一卷

《六甲冢名雜忌要訣》二卷

《五姓墓圖要訣》五卷孫氏撰。

《壇中伏尸》一卷

《玄女彈五音法相冢經》一卷胡君撰。

《新撰陰陽書》三十卷王粲撰。

《龜經》三卷柳彥詢撰。

又一卷劉寶真撰。

又一卷王弘禮撰。

又一卷莊道名撰。

又一卷孫思邈撰。

《百怪書》一卷

《祠竈經》一卷

《解文》一卷

《占夢書》二卷

又三卷周宣撰。

《玄悟經》三卷李淳風撰。

上爲五行一百一十三部，共四百八十五卷。

《投壺經》一卷郝冲、虞譚法撰。

《大小博法》二卷

《皇博經》一卷魏文帝撰。

《大博經行碁戲法》二卷

《小博經》一卷鮑宏撰。

《博塞經》一卷鮑宏撰。

《二儀簿經》一卷隋煬帝撰。

《大博經》二卷吕才撰。

《碁勢》六卷

《碁品》五卷范汪等注。

《闡碁後九品序録》一卷

《竹苑仙碁圖》一卷

《碁評》一卷梁武帝撰。
《象經》一卷周武帝撰。
又一卷何妥撰。
又一卷王裕撰。
《今古術藝》十五卷
右雜藝術一十八部，凡四十四卷。

《皇覽》一百二十二卷何承天撰。
又八十四卷徐爰并合。
《類苑》一百二十卷劉孝標撰。
《壽光書苑》二百卷劉香撰。
《華林編略》六百卷徐勉撰。
《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
《長洲玉鏡》一百三十八卷虞綽等撰。
《藝文類聚》一百卷歐陽詢等撰。
《北堂書抄》一百七十三卷虞世南撰。
《要録》六十卷
《書圖泉海》七十卷張氏撰。
《檢事書》一百六十卷
《帝王要覽》二十卷
《玉藻瓊林》一百卷孟利貞撰。
《玄覽》一百卷天后撰。
《累璧》四百卷許敬宗撰。
《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孟利貞撰。
《策府》五百八十二卷張大素撰。
《玄門寶海》一百二十卷諸葛穎撰。
《文思博要》并目一千二百一十二卷張大素撰。
《三教珠英》并目一千三百一十三卷張昌宗等撰。
右類事二十二部，凡七千八十四卷。

《黄帝三部針經》十三卷皇甫謐

《碁評》一卷梁武帝撰。
《象經》一卷周武帝撰。
又一卷何妥撰。
又一卷王裕撰。
《今古術藝》十五卷
以上爲雜藝術十八部，共四十四卷。

《皇覽》一百二十二卷何承天撰。
又八十四卷徐爰并合。
《類苑》一百二十卷劉孝標撰。
《壽光書苑》二百卷劉香撰。
《華林編略》六百卷徐勉撰。
《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
《長洲玉鏡》一百三十八卷虞綽等撰。
《藝文類聚》一百卷歐陽詢等撰。
《北堂書抄》一百七十三卷虞世南撰。
《要録》六十卷
《書圖泉海》七十卷張氏撰。
《檢事書》一百六十卷
《帝王要覽》二十卷
《玉藻瓊林》一百卷孟利貞撰。
《玄覽》一百卷天后撰。
《累璧》四百卷許敬宗撰。
《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孟利貞撰。
《策府》五百八十二卷張大素撰。
《玄門寶海》一百二十卷諸葛穎撰。
《文思博要》并目一千二百一十二卷張大素撰。
《三教珠英》并目一千三百一十三卷張昌宗等撰。
以上爲類事二十二部，共七千零八十四卷。

《黄帝三部針經》十三卷皇甫謐撰。

撰。

《黄帝八十一難經》一卷秦越人撰。

《赤烏神針經》一卷張子存撰。

《黄帝明堂經》三卷

《黄帝鍼灸經》十二卷

《明堂圖》三卷秦承祖撰。

《龍銜素針經并孔穴蝦蟇圖》三卷

《黄帝素問》八卷

《黄帝内經明堂》十三卷

《黄帝雜注針經》一卷

《黄帝十二經脈明堂五藏圖》一卷

《黄帝十二經明堂偃側人圖》十二卷

《黄帝針經》十卷

《黄帝明堂》三卷

《黄帝九靈經》十二卷靈寶注。

《玉匱針經》十二卷

《黄帝内經太素》三十卷楊上善注。

《三部四時五臟辨候診色脈經》一卷

《黄帝内經明堂類成》十三卷楊上善撰。

《黄帝明堂經》三卷楊玄孫撰注。

《灸經》一卷

《鈐和子》十卷賈和光撰。

《脈經訣》三卷徐氏撰。

《脈經》二卷

《五藏訣》一卷

《五藏論》一卷

右明堂經脉二十六家，凡一百七十三卷。

《神農本草》三卷

《桐君藥録》三卷桐君撰。

《雷公藥對》二卷

《藥類》二卷

《黄帝八十一難經》一卷秦越人撰。

《赤烏神針經》一卷張子存撰。

《黄帝明堂經》三卷

《黄帝鍼灸經》十二卷

《明堂圖》三卷秦承祖撰。

《龍銜素針經并孔穴蝦蟇圖》三卷

《黄帝素問》八卷

《黄帝内經明堂》十三卷

《黄帝雜注針經》一卷

《黄帝十二經脈明堂五藏圖》一卷

《黄帝十二經明堂偃側人圖》十二卷

《黄帝針經》十卷

《黄帝明堂》三卷

《黄帝九靈經》十二卷靈寶注。

《玉匱針經》十二卷

《黄帝内經太素》三十卷楊上善注。

《三部四時五臟辨候診色脈經》一卷

《黄帝内經明堂類成》十三卷楊上善撰。

《黄帝明堂經》三卷楊玄孫撰注。

《灸經》一卷

《鈐和子》十卷賈和光撰。

《脈經訣》三卷徐氏撰。

《脈經》二卷

《五藏訣》一卷

《五藏論》一卷

以上爲明堂經脉二十六家，共一百七十三卷。

《神農本草》三卷

《桐君藥録》三卷桐君撰。

《雷公藥對》二卷

《藥類》二卷

《本草用藥要妙》二卷
《本草病源合藥節度》五卷
《本草要術》三卷
《本草藥性》三卷甄立言撰。
《療癰疽耳眼本草要妙》五卷
《種芝經》九卷
《芝草圖》一卷
《吴氏本草因》六卷吴普撰。
《李氏本草》三卷
《名醫别録》三卷
《藥目要用》二卷
《本草集經》七卷陶弘景撰。
《靈秀本草圖》六卷原平仲撰。
《諸藥異名》十卷釋行智撰。
《四時採取諸藥及合和》四卷
《本草圖經》七卷蘇敬撰。
《新修本草》二十一卷蘇敬撰。
《新修本草圖》一十六卷蘇敬等撰。
《本草音》三卷蘇敬等撰。
《本草音義》二卷殷子嚴撰。
《太清神丹中經》三卷
《太清神仙服食經》五卷
又一卷抱朴子撰。
《太清璿璣文》七卷冲和子撰。
《金匱仙藥録》三卷京里先生撰。
《神仙服食經》十二卷京里先生撰。
《太清諸丹要録集》四卷
《神仙藥食經》一卷
《神仙服食方》十卷
《神仙服食藥方》十卷
《服玉法并禁忌》一卷
《太清諸草木方集要》三卷
《太清玉石丹藥要集》三卷陶弘景撰。
《太一鐵胤神丹方》三卷蘇遊撰。
《養生要集》十卷張湛撰。
《補養方》三卷孟詵撰。

《本草用藥要妙》二卷
《本草病源合藥節度》五卷
《本草要術》三卷
《本草藥性》三卷甄立言撰。
《療癰疽耳眼本草要妙》五卷
《種芝經》九卷
《芝草圖》一卷
《吴氏本草因》六卷吴普撰。
《李氏本草》三卷
《名醫别録》三卷
《藥目要用》二卷
《本草集經》七卷陶弘景撰。
《靈秀本草圖》六卷原平仲撰。
《諸藥異名》十卷釋行智撰。
《四時採取諸藥及合和》四卷
《本草圖經》七卷蘇敬撰。
《新修本草》二十一卷蘇敬撰。
《新修本草圖》十六卷蘇敬等撰。
《本草音》三卷蘇敬等撰。
《本草音義》二卷殷子嚴撰。
《太清神丹中經》三卷
《太清神仙服食經》五卷
又一卷抱朴子撰。
《太清璿璣文》七卷冲和子撰。
《金匱仙藥録》三卷京里先生撰。
《神仙服食經》十二卷京里先生撰。
《太清諸丹要録集》四卷
《神仙藥食經》一卷
《神仙服食方》十卷
《神仙服食藥方》十卷
《服玉法并禁忌》一卷
《太清諸草木方集要》三卷
《太清玉石丹藥要集》三卷陶弘景撰。
《太一鐵胤神丹方》三卷蘇遊撰。
《養生要集》十卷張湛撰。
《補養方》三卷孟詵撰。

《諸病源候論》五十卷吴景撰。
《四海類聚單方》十六卷隋煬帝撰。
《太官食法》一卷
《太官食方》十九卷
《食經》九卷崔浩撰。
又十卷
又四卷竺暄撰。
《四時食法》一卷趙氏撰。
《淮南王食經》一百二十卷諸葛穎撰。
《淮南王食目》十卷
《淮南王食經音》十三卷諸葛穎撰。
《食經》三卷盧仁宗撰。
《張仲景藥方》十五卷王叔和撰。
《華氏藥方》十卷華佗方，吴普集。
《肘後救卒方》四卷葛洪撰。
《補肘後救卒備急方》六卷陶弘景撰。
《阮河南方》十六卷阮炳撰。
《雜藥方》一百七十卷范汪方，尹穆撰。
《胡居士方》三卷胡洽撰。
《劉涓子男方》十卷龔慶宣撰。
《療癰疽金瘡要方》十四卷甘濬之撰。
《雜療方》二十卷徐叔和撰。
《體療雜病方》六卷徐叔和撰。
《脚弱方》八卷徐叔向撰。
《藥方》十七卷秦承祖撰。
《療癰疽金瘡要方》十二卷甘伯齊撰。
《雜藥方》十二卷褚澄撰。
《效驗方》十卷陶弘景撰。
《百病膏方》十卷
《雜湯方》八卷
《療目方》五卷
《雜藥方》十卷陳山提撰。

《諸病源候論》五十卷吴景撰。
《四海類聚單方》十六卷隋煬帝撰。
《太官食法》一卷
《太官食方》十九卷
《食經》九卷崔浩撰。
又十卷
又四卷竺暄撰。
《四時食法》一卷趙氏撰。
《淮南王食經》一百二十卷諸葛穎撰。
《淮南王食目》十卷
《淮南王食經音》十三卷諸葛穎撰。
《食經》三卷盧仁宗撰。
《張仲景藥方》十五卷王叔和撰。
《華氏藥方》十卷華佗方，吴普集。
《肘後救卒方》四卷葛洪撰。
《補肘後救卒備急方》六卷陶弘景撰。
《阮河南方》十六卷阮炳撰。
《雜藥方》一百七十卷范汪方，尹穆撰。
《胡居士方》三卷胡洽撰。
《劉涓子男方》十卷龔慶宣撰。
《療癰疽金瘡要方》十四卷甘濬之撰。
《雜療方》二十卷徐叔和撰。
《體療雜病方》六卷徐叔和撰。
《脚弱方》八卷徐叔向撰。
《藥方》十七卷秦承祖撰。
《療癰疽金瘡要方》十二卷甘伯齊撰。
《雜藥方》十二卷褚澄撰。
《效驗方》十卷陶弘景撰。
《百病膏方》十卷
《雜湯方》八卷
《療目方》五卷
《雜藥方》十卷陳山提撰。

又六卷
《雜丸方》一卷
《調氣方》一卷釋鸞撰。
《黄素方》十五卷
《雜湯丸散方》五十七卷孝思撰。
《僧深集方》三十卷釋僧深撰。
《删繁方》十二卷謝士太撰。
《徐王八代效驗方》十卷徐之才撰。
《徐氏落年方》三卷徐嗣伯撰。
《雜病論》一卷徐嗣伯撰。
《徐氏家祕方》二卷徐之才撰。
《集驗方》十卷姚僧垣撰。
《小品方》十二卷陳延之撰。
《經心方》八卷宋俠撰。
《名醫集驗方》三卷
《古今録驗方》五十卷甄權撰。
《崔氏纂要方》十卷崔知悌撰。
《孟氏必效方》十卷孟詵撰。
《延年祕録》十二卷
《玄感傳屍方》一卷蘇遊撰。
《骨蒸病灸方》一卷崔知悌撰。
《寒食散方并消息節度》二卷
《解寒食散方》十三卷徐叔和撰。
《婦人方》十卷
又二十卷
《少小方》十卷
《少小雜方》二十卷
《少小節療方》一卷俞寶撰。
《狐子雜訣》三卷
《狐子方金訣》二卷葛仙公撰。
《陵陽子祕訣》一卷明月公撰。
《神臨藥祕經》一卷黄公撰。
《黄白祕法》一卷
又二十卷
《玉房祕術》一卷葛氏撰。
《玉房祕録訣》八卷冲和子撰。
《類聚方》二千六百卷

又六卷
《雜丸方》一卷
《調氣方》一卷釋鸞撰。
《黄素方》十五卷
《雜湯丸散方》五十七卷孝思撰。
《僧深集方》三十卷釋僧深撰。
《删繁方》十二卷謝士太撰。
《徐王八代效驗方》十卷徐之才撰。
《徐氏落年方》三卷徐嗣伯撰。
《雜病論》一卷徐嗣伯撰。
《徐氏家祕方》二卷徐之才撰。
《集驗方》十卷姚僧垣撰。
《小品方》十二卷陳延之撰。
《經心方》八卷宋俠撰。
《名醫集驗方》三卷
《古今録驗方》五十卷甄權撰。
《崔氏纂要方》十卷崔知悌撰。
《孟氏必效方》十卷孟詵撰。
《延年祕録》十二卷
《玄感傳屍方》一卷蘇遊撰。
《骨蒸病灸方》一卷崔知悌撰。
《寒食散方并消息節度》二卷
《解寒食散方》十三卷徐叔和撰。
《婦人方》十卷
又二十卷
《少小方》十卷
《少小雜方》二十卷
《少小節療方》一卷俞寶撰。
《狐子雜訣》三卷
《狐子方金訣》二卷葛仙公撰。
《陵陽子祕訣》一卷明月公撰。
《神臨藥祕經》一卷黄公撰。
《黄白祕法》一卷
又二十卷
《玉房祕術》一卷葛氏撰。
《玉房祕録訣》八卷冲和子撰。
《類聚方》二千六百卷

右醫術本草二十五家，養生十六家，病源單方二家，食經十家，雜經方五十八家，類聚方一家，共一百一十家，凡三千七百八十九卷。

以上爲醫術本草二十五家，養生十六家，病源單方二家，食經十家，雜經方五十八家，類聚方一家，共一百一十家，共三千七百八十九卷。

丁部集録，三類，共八百九十部，書一萬二千二十八卷。

丁部集録，分三類，共八百九十部，書一萬二千零二十八卷。

《楚詞》類一，別集類二，總集類三。

一爲《楚詞》類，二爲別集類，三爲總集類。

《楚詞》十六卷王逸注。
《楚詞》十卷郭璞注。
《楚詞九悼》一卷楊穆撰。
《離騷草木蟲魚疏》一卷劉杳撰。
《楚詞音》一卷孟奥撰。
又一卷徐邈撰。
又一卷釋道騫撰。
《漢武帝集》二卷
《魏武帝集》三十卷
《魏文帝集》十卷
《魏明帝集》十卷
《魏高貴鄉公集》二卷
《晉宣帝集》十卷
《晉文帝集》一卷
《晉明帝集》五卷
《晉簡文帝集》五卷
《宋武帝集》二十卷
《宋文帝集》十卷
《梁文帝集》十八卷
《梁武帝集》十卷
《梁簡文帝集》八十卷
《梁元帝集》五十卷
《梁元帝集》十卷
《後魏明帝集》一卷
《後魏文帝集》四十卷
《後周明帝集》十卷
《陳後主集》五十卷
《隋煬帝集》三十卷
《太宗文皇帝集》三十卷

《楚詞》十六卷王逸注。
《楚詞》十卷郭璞注。
《楚詞九悼》一卷楊穆撰。
《離騷草木蟲魚疏》一卷劉杳撰。
《楚詞音》一卷孟奥撰。
又一卷徐邈撰。
又一卷釋道騫撰。
《漢武帝集》二卷
《魏武帝集》三十卷
《魏文帝集》十卷
《魏明帝集》十卷
《魏高貴鄉公集》二卷
《晉宣帝集》十卷
《晉文帝集》一卷
《晉明帝集》五卷
《晉簡文帝集》五卷
《宋武帝集》二十卷
《宋文帝集》十卷
《梁文帝集》十八卷
《梁武帝集》十卷
《梁簡文帝集》八十卷
《梁元帝集》五十卷
《梁元帝集》十卷
《後魏明帝集》一卷
《後魏文帝集》四十卷
《後周明帝集》十卷
《陳後主集》五十卷
《隋煬帝集》三十卷
《太宗文皇帝集》三十卷

《高宗大帝集》八十六卷
《中宗皇帝集》四十卷
《睿宗皇帝集》十卷
《垂拱集》一百卷
《金輪集》十卷天后撰。
梁《昭明太子集》二十卷
漢《淮南王集》二卷
漢《東平王集》二卷
魏《陳思王集》二十卷
又三十卷
晋《齊王集》二卷
晋《會稽王集》八卷
晋《彭城王集》八卷
晋《譙王集》三卷
宋《長沙王集》十卷
宋《臨川王集》八卷
宋《衡陽王集》十卷
宋《江夏王集》十三卷
宋《南平王集》五卷
宋《建平王集》十卷
宋《建平王小集》十五卷
齊《竟陵王集》三十卷
梁《邵陵王集》四卷
梁《武陵王集》八卷
後周《趙王集》十卷
後周《滕王集》十二卷
趙《荀况集》二卷
楚《宋玉集》二卷
前漢《賈誼集》二卷
《枚乘集》二卷
《司馬遷集》二卷
《東方朔集》二卷
《董仲舒集》二卷
《李陵集》二卷
《司馬相如集》二卷
《孔臧集》二卷
《魏相集》二卷
《張敞集》二卷
《韋玄成集》二卷

《高宗大帝集》八十六卷
《中宗皇帝集》四十卷
《睿宗皇帝集》十卷
《垂拱集》一百卷
《金輪集》十卷天后撰。
梁《昭明太子集》二十卷
漢《淮南王集》二卷
漢《東平王集》二卷
魏《陳思王集》二十卷
又三十卷
晋《齊王集》二卷
晋《會稽王集》八卷
晋《彭城王集》八卷
晋《譙王集》三卷
宋《長沙王集》十卷
宋《臨川王集》八卷
宋《衡陽王集》十卷
宋《江夏王集》十三卷
宋《南平王集》五卷
宋《建平王集》十卷
宋《建平王小集》十五卷
齊《竟陵王集》三十卷
梁《邵陵王集》四卷
梁《武陵王集》八卷
後周《趙王集》十卷
後周《滕王集》十二卷
趙《荀况集》二卷
楚《宋玉集》二卷
前漢《賈誼集》二卷
《枚乘集》二卷
《司馬遷集》二卷
《東方朔集》二卷
《董仲舒集》二卷
《李陵集》二卷
《司馬相如集》二卷
《孔臧集》二卷
《魏相集》二卷
《張敞集》二卷
《韋玄成集》二卷

《劉向集》五卷
《王褒集》五卷
《谷永集》五卷
《杜鄴集》五卷
《師丹集》五卷
《息夫躬集》五卷
《劉歆集》五卷
《楊雄集》五卷
《崔篆集》一卷
後漢《桓譚集》二卷
《史岑集》二卷
《王文山集》二卷
《朱勃集》二卷
《梁鴻集》二卷
《黄香集》二卷
《馮衍集》五卷
《班彪集》二卷
《杜篤集》五卷
《傅毅集》五卷
《班固集》十卷
《崔駰集》十卷
《賈逵集》二卷
《劉騊駼集》二卷
《崔瑗集》五卷
《蘇順集》二卷
《竇章集》二卷
《胡廣集》二卷
《高彪集》二卷
《王逸集》二卷
《桓驎集》二卷
《邊韶集》二卷
《皇甫規集》五卷
《張奐集》二卷
《朱穆集》二卷
《趙壹集》二卷
《張升集》二卷
《侯瑾集》二卷
《酈炎集》二卷
《盧植集》二卷

《劉向集》五卷
《王褒集》五卷
《谷永集》五卷
《杜鄴集》五卷
《師丹集》五卷
《息夫躬集》五卷
《劉歆集》五卷
《楊雄集》五卷
《崔篆集》一卷
後漢《桓譚集》二卷
《史岑集》二卷
《王文山集》二卷
《朱勃集》二卷
《梁鴻集》二卷
《黄香集》二卷
《馮衍集》五卷
《班彪集》二卷
《杜篤集》五卷
《傅毅集》五卷
《班固集》十卷
《崔駰集》十卷
《賈逵集》二卷
《劉騊駼集》二卷
《崔瑗集》五卷
《蘇順集》二卷
《竇章集》二卷
《胡廣集》二卷
《高彪集》二卷
《王逸集》二卷
《桓驎集》二卷
《邊韶集》二卷
《皇甫規集》五卷
《張奐集》二卷
《朱穆集》二卷
《趙壹集》二卷
《張升集》二卷
《侯瑾集》二卷
《酈炎集》二卷
《盧植集》二卷

《劉珍集》二卷
《張衡集》十卷
《葛龔集》五卷
《李固集》十卷
《馬融集》五卷
《崔琦集》二卷
《延篤集》二卷
《劉陶集》二卷
《荀爽集》二卷
《劉梁集》二卷
《鄭玄集》二卷
《蔡邕集》二十卷
《應劭集》四卷
《士孫瑞集》二卷
《張劭集》五卷
《禰衡集》二卷
《孔融集》十卷
《虞翻集》三卷
《潘勗集》二卷
《阮瑀集》五卷
《陳琳集》十卷
《張紘集》一卷
《繁欽集》十卷
《楊修集》二卷
《王粲集》十卷
魏《華歆集》二十卷
《王朗集》三十卷
《邯鄲淳集》二卷
《袁渙集》五卷
《應瑒集》二卷
《徐幹集》五卷
《劉楨集》二卷
《路粹集》二卷
《丁儀集》二卷
《丁廙集》二卷
《吴質集》五卷
《劉廙集》二卷
《孟達集》三卷
《陳群集》三卷

《劉珍集》二卷
《張衡集》十卷
《葛龔集》五卷
《李固集》十卷
《馬融集》五卷
《崔琦集》二卷
《延篤集》二卷
《劉陶集》二卷
《荀爽集》二卷
《劉梁集》二卷
《鄭玄集》二卷
《蔡邕集》二十卷
《應劭集》四卷
《士孫瑞集》二卷
《張劭集》五卷
《禰衡集》二卷
《孔融集》十卷
《虞翻集》三卷
《潘勗集》二卷
《阮瑀集》五卷
《陳琳集》十卷
《張紘集》一卷
《繁欽集》十卷
《楊修集》二卷
《王粲集》十卷
魏《華歆集》二十卷
《王朗集》三十卷
《邯鄲淳集》二卷
《袁渙集》五卷
《應瑒集》二卷
《徐幹集》五卷
《劉楨集》二卷
《路粹集》二卷
《丁儀集》二卷
《丁廙集》二卷
《吴質集》五卷
《劉廙集》二卷
《孟達集》三卷
《陳群集》三卷

《王修集》三卷
《管寧集》二卷
《劉邵集》二卷
《麋元集》五卷
《李康集》二卷
《孫該集》二卷
《卞蘭集》二卷
《傅巽集》二卷
《高堂隆集》十卷
《繆襲集》五卷
《殷褒集》二卷
《韋誕集》三卷
《曹羲集》五卷
《傅嘏集》二卷
《桓範集》二卷
《夏侯霸集》二卷
《鍾毓集》五卷
《江奉集》二卷
《夏侯惠集》二卷
《毌丘儉集》二卷
《王弼集》五卷
《吕安集》二卷
《王昶集》五卷
《王肅集》五卷
《何晏集》十卷
《應璩集》十卷
《杜摯集》一卷
《夏侯玄集》二卷
《程曉集》二卷
《阮籍集》五卷
《嵇康集》十五卷
《鍾會集》十卷
蜀《許靖集》二卷
《諸葛亮集》二十四卷
吴《張温集》五卷
《士燮集》五卷
《駱統集》十卷
《暨豔集》二卷
《謝承集》四卷

《王修集》三卷
《管寧集》二卷
《劉邵集》二卷
《麋元集》五卷
《李康集》二卷
《孫該集》二卷
《卞蘭集》二卷
《傅巽集》二卷
《高堂隆集》十卷
《繆襲集》五卷
《殷褒集》二卷
《韋誕集》三卷
《曹羲集》五卷
《傅嘏集》二卷
《桓範集》二卷
《夏侯霸集》二卷
《鍾毓集》五卷
《江奉集》二卷
《夏侯惠集》二卷
《毌丘儉集》二卷
《王弼集》五卷
《吕安集》二卷
《王昶集》五卷
《王肅集》五卷
《何晏集》十卷
《應璩集》十卷
《杜摯集》一卷
《夏侯玄集》二卷
《程曉集》二卷
《阮籍集》五卷
《嵇康集》十五卷
《鍾會集》十卷
蜀《許靖集》二卷
《諸葛亮集》二十四卷
吴《張温集》五卷
《士燮集》五卷
《駱統集》十卷
《暨豔集》二卷
《謝承集》四卷

《姚信集》十卷
《楊厚集》二卷
《華覈集》三卷
《胡綜集》二卷
《薛綜集》二卷
《張儼集》二卷
《韋昭集》二卷
《紀騭集》三卷
晋《王沉集》五卷
《鄭袤集》二卷
《應貞集》五卷
《嵇喜集》二卷
《傅玄集》五十卷
《成公綏集》十卷
《裴秀集》三卷
《何禎集》五卷
《袁準集》二卷
《山濤集》五卷
《向秀集》二卷
《阮冲集》二卷
《阮侃集》五卷
《羊祜集》二卷
《賈充集》二卷
《荀勗集》二十卷
《杜預集》二十卷
《王濬集》二卷
《皇甫謐集》二卷
《程咸集》二卷
《劉毅集》二卷
《庾峻集》三卷
《郄正集》一卷
《薛瑩集》二卷
《楊泉集》二卷
《陶濬集》三卷
《宣聘集》三卷
《曹志集》二卷
《鄒湛集》四卷
《孫毓集》二卷
《王渾集》五卷

《姚信集》十卷
《楊厚集》二卷
《華覈集》三卷
《胡綜集》二卷
《薛綜集》二卷
《張儼集》二卷
《韋昭集》二卷
《紀騭集》三卷
晋《王沉集》五卷
《鄭袤集》二卷
《應貞集》五卷
《嵇喜集》二卷
《傅玄集》五十卷
《成公綏集》十卷
《裴秀集》三卷
《何禎集》五卷
《袁準集》二卷
《山濤集》五卷
《向秀集》二卷
《阮冲集》二卷
《阮侃集》五卷
《羊祜集》二卷
《賈充集》二卷
《荀勗集》二十卷
《杜預集》二十卷
《王濬集》二卷
《皇甫謐集》二卷
《程咸集》二卷
《劉毅集》二卷
《庾峻集》三卷
《郄正集》一卷
《薛瑩集》二卷
《楊泉集》二卷
《陶濬集》三卷
《宣聘集》三卷
《曹志集》二卷
《鄒湛集》四卷
《孫毓集》二卷
《王渾集》五卷

《王深集》四卷
《江偉集》五卷
《閔鴻集》二卷
《裴楷集》二卷
《何劭集》二卷
《劉頌集》三卷
《劉寔集》二卷
《裴頠集》十卷
《許孟集》二卷
《王祐集》二卷
《王濟集》二卷
《華嶠集》一卷
《庾儵集》三卷
《謝衡集》二卷
《傅咸集》三十卷
《棗據集》二卷
《劉寶集》三卷
《孫楚集》十卷
《王讚集》三卷
《夏侯湛集》十卷
《夏侯淳集》十卷
《張敏集》二卷
《劉訏集》二卷
《李重集》二卷
《樂廣集》二卷
《阮渾集》二卷
《楊乂集》三卷
《張華集》十卷
《李虔集》十卷
《石崇集》五卷
《潘岳集》十卷
《潘尼集》十卷
《歐陽建集》二卷
《嵇紹集》二卷
《衛展集》四十卷
《盧播集》二卷
《欒肇集》二卷
《應亨集》二卷
《司馬彪集》三卷

《王深集》四卷
《江偉集》五卷
《閔鴻集》二卷
《裴楷集》二卷
《何劭集》二卷
《劉頌集》三卷
《劉寔集》二卷
《裴頠集》十卷
《許孟集》二卷
《王祐集》二卷
《王濟集》二卷
《華嶠集》一卷
《庾儵集》三卷
《謝衡集》二卷
《傅咸集》三十卷
《棗據集》二卷
《劉寶集》三卷
《孫楚集》十卷
《王讚集》三卷
《夏侯湛集》十卷
《夏侯淳集》十卷
《張敏集》二卷
《劉訏集》二卷
《李重集》二卷
《樂廣集》二卷
《阮渾集》二卷
《楊乂集》三卷
《張華集》十卷
《李虔集》十卷
《石崇集》五卷
《潘岳集》十卷
《潘尼集》十卷
《歐陽建集》二卷
《嵇紹集》二卷
《衛展集》四十卷
《盧播集》二卷
《欒肇集》二卷
《應亨集》二卷
《司馬彪集》三卷

《杜育集》二卷
《摯虞集》二卷
《繆徵集》二卷
《左思集》五卷
《夏侯靖集》二卷
《鄭豐集》二卷
《陳略集》二卷
《張翰集》二卷
《陸機集》十五卷
《陸雲集》十卷
《陸冲集》二卷
《孫極集》二卷
《張載集》三卷
《張協集》二卷
《束晢集》五卷
《華譚集》二卷
《曹攄集》二卷
《江統集》十卷
《胡濟集》五卷
《卞粹集》二卷
《閭丘冲集》二卷
《庾敳集》二卷
《阮瞻集》二卷
《阮循集》二卷
《裴邈集》二卷
《郭象集》五卷
《嵇含集》十卷
《孫惠集》十卷
《蔡洪集》三卷
《牽秀集》五卷
《蔡克集》二卷
《索靖集》二卷
《閻纂集》二卷
《張輔集》二卷
《殷巨集》二卷
《陶佐集》五卷
《仲長敖集》二卷
《虞溥集》二卷
《吴商集》五卷

《杜育集》二卷
《摯虞集》二卷
《繆徵集》二卷
《左思集》五卷
《夏侯靖集》二卷
《鄭豐集》二卷
《陳略集》二卷
《張翰集》二卷
《陸機集》十五卷
《陸雲集》十卷
《陸冲集》二卷
《孫極集》二卷
《張載集》三卷
《張協集》二卷
《束晢集》五卷
《華譚集》二卷
《曹攄集》二卷
《江統集》十卷
《胡濟集》五卷
《卞粹集》二卷
《閭丘冲集》二卷
《庾敳集》二卷
《阮瞻集》二卷
《阮循集》二卷
《裴邈集》二卷
《郭象集》五卷
《嵇含集》十卷
《孫惠集》十卷
《蔡洪集》三卷
《牽秀集》五卷
《蔡克集》二卷
《索靖集》二卷
《閻纂集》二卷
《張輔集》二卷
《殷巨集》二卷
《陶佐集》五卷
《仲長敖集》二卷
《虞溥集》二卷
《吴商集》五卷

《劉弘集》三卷

《山簡集》二卷

《宗岱集》三卷

《王曠集》五卷

《王峻集》二卷

《棗腆集》二卷

《棗嵩集》二卷

《劉琨集》十卷

《盧諶集》十卷

《傅暢集》五卷

東晉《顧榮集》二卷

《荀組集》二卷

《周顗集》二卷

《周嵩集》三卷

《王導集》十卷

《荀邃集》二卷

《王敦集》五卷

《謝鯤集》二卷

《張抗集》二卷

《賈霖集》三卷

《劉隗集》三卷

《應詹集》三卷

《陶侃集》二卷

《王洽集》三卷

《傅毅集》五卷

《張闓集》三卷

《卞壼集》二卷

《劉超集》二卷

《楊方集》二卷

《傅純集》二卷

《郗鑒集》十卷

《温嶠集》十卷

《孔坦集》五卷

《王濤集》五卷

《王箴集》五卷

《甄述集》五卷

《戴邈集》五卷

《賀循集》二十卷

《張俊集》二卷

《劉弘集》三卷

《山簡集》二卷

《宗岱集》三卷

《王曠集》五卷

《王峻集》二卷

《棗腆集》二卷

《棗嵩集》二卷

《劉琨集》十卷

《盧諶集》十卷

《傅暢集》五卷

東晉《顧榮集》二卷

《荀組集》二卷

《周顗集》二卷

《周嵩集》三卷

《王導集》十卷

《荀邃集》二卷

《王敦集》五卷

《謝鯤集》二卷

《張抗集》二卷

《賈霖集》三卷

《劉隗集》三卷

《應詹集》三卷

《陶侃集》二卷

《王洽集》三卷

《傅毅集》五卷

《張闓集》三卷

《卞壼集》二卷

《劉超集》二卷

《楊方集》二卷

《傅純集》二卷

《郗鑒集》十卷

《温嶠集》十卷

《孔坦集》五卷

《王濤集》五卷

《王箴集》五卷

《甄述集》五卷

《戴邈集》五卷

《賀循集》二十卷

《張俊集》二卷

《曾瓌集》五卷
《熊遠集》五卷
《郭璞集》十卷
《王鑒集》五卷
《庾亮集》二十卷
《虞預集》十卷
《顧和集》五卷
《范宣集》十卷
《張虞集》五卷
《庾冰集》二十卷
《庾翼集》二十卷
《何充集》五卷
《諸葛恢集》五卷
《祖台之集》十五卷
《李充集》十四卷
《蔡謨集》十卷
《謝艾集》八卷
《范汪集》八卷
《范甯集》十五卷
《阮放集》五卷
《王廙集》十卷
《王彪之集》二十卷
《謝安集》五卷
《謝萬集》十卷
《王羲之集》五卷
《干寶集》四卷
《殷融集》十卷
《劉遐集》五卷
《殷浩集》五卷
《劉惔集》二卷
《王濛集》五卷
《謝尚集》五卷
《張憑集》五卷
《張望集》三卷
《韓康伯集》五卷
《王胡之集》五卷
《汪彪集》五卷
《范宣集》五卷
《江淳集》五卷

《曾瓌集》五卷
《熊遠集》五卷
《郭璞集》十卷
《王鑒集》五卷
《庾亮集》二十卷
《虞預集》十卷
《顧和集》五卷
《范宣集》十卷
《張虞集》五卷
《庾冰集》二十卷
《庾翼集》二十卷
《何充集》五卷
《諸葛恢集》五卷
《祖台之集》十五卷
《李充集》十四卷
《蔡謨集》十卷
《謝艾集》八卷
《范汪集》八卷
《范甯集》十五卷
《阮放集》五卷
《王廙集》十卷
《王彪之集》二十卷
《謝安集》五卷
《謝萬集》十卷
《王羲之集》五卷
《干寶集》四卷
《殷融集》十卷
《劉遐集》五卷
《殷浩集》五卷
《劉惔集》二卷
《王濛集》五卷
《謝尚集》五卷
《張憑集》五卷
《張望集》三卷
《韓康伯集》五卷
《王胡之集》五卷
《汪彪集》五卷
《范宣集》五卷
《江淳集》五卷

《王述集》五卷
《郝默集》五卷
《黄整集》十卷
《王泱集》二卷
《王度集》五卷
《劉系之集》五卷
《劉恢集》五卷
《范起集》五卷
《殷康集》五卷
《孫嗣集》三卷
《王坦之集》五卷
《桓温集》二十卷
《郗超集》十五卷
《謝朗集》五卷
《謝玄集》十卷
《王珣集》十卷
《許詢集》三卷
《孫統集》五卷
《孫綽集》十五卷
《孔嚴集》五卷
《江逌集》五卷
《車灌集》五卷
《丁纂集》二卷
《曹毗集》十五卷
《蔡系集》二卷
《李顒集》十卷
《顧夷集》五卷
《袁喬集》五卷
《謝沉集》五卷
《庾闡集》十卷
《王隱集》十卷
《殷允集》十卷
《徐邈集》八卷
《殷仲堪集》十卷
《殷叔獻集》三卷
《伏滔集》五卷
《桓嗣集》五卷
《習鑿齒集》五卷
《鈕滔集》五卷

《王述集》五卷
《郝默集》五卷
《黄整集》十卷
《王浹集》二卷
《王度集》五卷
《劉系之集》五卷
《劉恢集》五卷
《范起集》五卷
《殷康集》五卷
《孫嗣集》三卷
《王坦之集》五卷
《桓温集》二十卷
《郗超集》十五卷
《謝朗集》五卷
《謝玄集》十卷
《王珣集》十卷
《許詢集》三卷
《孫統集》五卷
《孫綽集》十五卷
《孔嚴集》五卷
《江逌集》五卷
《車灌集》五卷
《丁纂集》二卷
《曹毗集》十五卷
《蔡系集》二卷
《李顒集》十卷
《顧夷集》五卷
《袁喬集》五卷
《謝沉集》五卷
《庾闡集》十卷
《王隱集》十卷
《殷允集》十卷
《徐邈集》八卷
《殷仲堪集》十卷
《殷叔獻集》三卷
《伏滔集》五卷
《桓嗣集》五卷
《習鑿齒集》五卷
《鈕滔集》五卷

《邵毅集》五卷
《孫盛集》十卷
《袁質集》二卷
《袁宏集》二十卷
《袁邵集》三卷
《羅含集》三卷
《孫放集》十五卷
《辛昞集》四卷
《庾統集》二卷
《郭愔集》五卷
《滕輔集》五卷
《庾龢集》二卷
《庾軌集》二卷
《庾蒨集》二卷
《庾肅之集》十卷
《王修集》二卷
《戴逵集》十卷
《桓玄集》二十卷
《殷仲文集》七卷
《卞湛集》五卷
《蘇彥集》十卷
《袁豹集》十卷
《王謐集》十卷
《周祗集》十卷
《梅陶集》十卷
《湛方生集》十卷
《劉瑾集》八卷
《羊徽集》一卷
《卞裕集》十四卷
《王愆期集》十卷
《孔璠之集》二卷
《王茂略集》四卷
《薄肅之集》十卷
《滕演集》一卷
宋《劉義宗集》十五卷
《謝瞻集》二卷
《孔琳之集》十卷
《王叔之集》十卷
《徐廣集》十五卷

《邵毅集》五卷
《孫盛集》十卷
《袁質集》二卷
《袁宏集》二十卷
《袁邵集》三卷
《羅含集》三卷
《孫放集》十五卷
《辛昞集》四卷
《庾統集》二卷
《郭愔集》五卷
《滕輔集》五卷
《庾龢集》二卷
《庾軌集》二卷
《庾蒨集》二卷
《庾肅之集》十卷
《王修集》二卷
《戴逵集》十卷
《桓玄集》二十卷
《殷仲文集》七卷
《卞湛集》五卷
《蘇彥集》十卷
《袁豹集》十卷
《王謐集》十卷
《周祗集》十卷
《梅陶集》十卷
《湛方生集》十卷
《劉瑾集》八卷
《羊徽集》一卷
《卞裕集》十四卷
《王愆期集》十卷
《孔璠之集》二卷
《王茂略集》四卷
《薄肅之集》十卷
《滕演集》一卷
宋《劉義宗集》十五卷
《謝瞻集》二卷
《孔琳之集》十卷
《王叔之集》十卷
《徐廣集》十五卷

《孔甯子集》十五卷
《蔡廓集》十卷
《傅亮集》十卷
《孫康集》十卷
《鄭鮮之集》二十卷
《陶淵明集》五卷
《范泰集》二十卷
《王弘集》二十卷
《謝靈運集》十五卷
《荀昶集》十四卷
《孔欣集》八卷
《卞伯玉集》五卷
《王曇首集》二卷
《謝弘微集》二卷
《王韶之集》二十四卷
《沈林子集》七卷
《姚濤之集》二十卷
《賀道養集》十卷
《衛令元集》八卷
《褚詮之集》八卷
《荀欽明集》六卷
《殷淳集》三卷
《劉瑀集》七卷
《劉緄集》五卷
《雷次宗集》三十卷
《宗炳集》十五卷
《伍緝之集》十一卷
《荀雍集》十卷
《袁淑集》十卷
《顔延之集》三十卷
《王微集》十卷
《王僧達集》十卷
《張暢集》十四卷
《何偃集》八卷
《沈懷文集》十三卷
《江智泉集》十卷
《謝莊集》十五卷
《殷琰集》八卷
《顔竣集》十三卷

《孔甯子集》十五卷
《蔡廓集》十卷
《傅亮集》十卷
《孫康集》十卷
《鄭鮮之集》二十卷
《陶淵明集》五卷
《范泰集》二十卷
《王弘集》二十卷
《謝靈運集》十五卷
《荀昶集》十四卷
《孔欣集》八卷
《卞伯玉集》五卷
《王曇首集》二卷
《謝弘微集》二卷
《王韶之集》二十四卷
《沈林子集》七卷
《姚濤之集》二十卷
《賀道養集》十卷
《衛令元集》八卷
《褚詮之集》八卷
《荀欽明集》六卷
《殷淳集》三卷
《劉瑀集》七卷
《劉緄集》五卷
《雷次宗集》三十卷
《宗炳集》十五卷
《伍緝之集》十一卷
《荀雍集》十卷
《袁淑集》十卷
《顔延之集》三十卷
《王微集》十卷
《王僧達集》十卷
《張暢集》十四卷
《何偃集》八卷
《沈懷文集》十三卷
《江智泉集》十卷
《謝莊集》十五卷
《殷琰集》八卷
《顔竣集》十三卷

《何承天集》三十卷
《裴松之集》三十卷
《卞瑾集》十卷
《丘泉之集》六卷
《顔測集》十一卷
《湯惠休集》三卷
《沈勃集》十五卷
《徐爰集》十卷
《鮑照集》十卷
《庾蔚之集》十一卷
《虞通之集》五卷
《劉愔集》十卷
《孫緬集》十卷
《袁伯文集》十卷
《袁粲集》十卷
齊《褚彦回集》十五卷
《王儉集》六十卷
《周顒集》二十卷
《徐孝嗣集》十二卷
《王融集》十卷
《謝朓集》十卷
《孔稚珪集》十卷
《陸厥集》十卷
《虞羲集》十一卷
《宗躬集》十二卷
《江奂集》十一卷
張融《玉海集》六十卷
梁《范雲集》十二卷
《江淹前集》十卷
《江淹後集》十卷
《任昉集》三十四卷
《宗史集》十卷
《王暕集》二十卷
《魏道微集》三卷
《司馬褧集》九卷
《沈約集》一百卷
《沈約集略》三十卷
《傅昭集》十卷
《袁昂集》二十卷

《何承天集》三十卷
《裴松之集》三十卷
《卞瑾集》十卷
《丘泉之集》六卷
《顔測集》十一卷
《湯惠休集》三卷
《沈勃集》十五卷
《徐爰集》十卷
《鮑照集》十卷
《庾蔚之集》十一卷
《虞通之集》五卷
《劉愔集》十卷
《孫緬集》十卷
《袁伯文集》十卷
《袁粲集》十卷
齊《褚彦回集》十五卷
《王儉集》六十卷
《周顒集》二十卷
《徐孝嗣集》十二卷
《王融集》十卷
《謝朓集》十卷
《孔稚珪集》十卷
《陸厥集》十卷
《虞羲集》十一卷
《宗躬集》十二卷
《江奂集》十一卷
張融《玉海集》六十卷
梁《范雲集》十二卷
《江淹前集》十卷
《江淹後集》十卷
《任昉集》三十四卷
《宗史集》十卷
《王暕集》二十卷
《魏道微集》三卷
《司馬褧集》九卷
《沈約集》一百卷
《沈約集略》三十卷
《傅昭集》十卷
《袁昂集》二十卷

《徐勉前集》二十五卷
《徐勉後集》十六卷
《陶弘景集》三十卷
《周捨集》二十卷
《何遜集》八卷
《謝琛集》五卷
《謝郁集》五卷
《王僧孺集》三十卷
《張率集》三十卷
《楊眺集》十卷
《鮑畿集》八卷
《周興嗣集》十卷
《蕭洽集》二卷
《裴子野集》十四卷
《庾景興集》十卷
《陸倕集》二十卷
《劉之遴前集》十卷
《劉之遴後集》三十卷
《虞嚼集》六卷
《王冏集》三卷
《劉孝綽集》十一卷
《劉孝儀集》二十卷
《劉孝威前集》十卷
《劉孝威後集》十卷
《丘遲集》十卷
《王錫集》七卷
《蕭子範集》三卷
《蕭子雲集》二十卷
《蕭子暉集》十一卷
《江革集》十卷
《吴均集》二十卷
《庾肩吾集》十卷
王筠《洗馬集》十卷
王筠《中庶子集》十卷
王筠《左右集》十卷
王筠《臨海集》十卷
王筠《中書集》十卷
王筠《尚書集》十一卷
《鮑泉集》一卷

《徐勉前集》二十五卷
《徐勉後集》十六卷
《陶弘景集》三十卷
《周捨集》二十卷
《何遜集》八卷
《謝琛集》五卷
《謝郁集》五卷
《王僧孺集》三十卷
《張率集》三十卷
《楊眺集》十卷
《鮑畿集》八卷
《周興嗣集》十卷
《蕭洽集》二卷
《裴子野集》十四卷
《庾景興集》十卷
《陸倕集》二十卷
《劉之遴前集》十卷
《劉之遴後集》三十卷
《虞嚼集》六卷
《王冏集》三卷
《劉孝綽集》十一卷
《劉孝儀集》二十卷
《劉孝威前集》十卷
《劉孝威後集》十卷
《丘遲集》十卷
《王錫集》七卷
《蕭子範集》三卷
《蕭子雲集》二十卷
《蕭子暉集》十一卷
《江革集》十卷
《吴均集》二十卷
《庾肩吾集》十卷
王筠《洗馬集》十卷
王筠《中庶子集》十卷
王筠《左右集》十卷
王筠《臨海集》十卷
王筠《中書集》十卷
王筠《尚書集》十一卷
《鮑泉集》一卷

《謝瑱集》十卷
《任孝恭集》十卷
《張纘集》十卷
《陸雲公集》四卷
《張綰集》十卷
《甄玄成集》十卷
《蕭欣集》十卷
《沈君攸集》十二卷
後魏《高允集》二十卷
《宗欽集》二卷
《李諧集》十卷
《韓宗集》五卷
《袁躍集》九卷
《薛孝通集》六卷
《温子昇集》二十五卷
《盧元明集》六卷
《陽固集》三卷
《魏孝景集》一卷
北齊《楊休之集》二十卷
《邢子才集》三十卷
《魏收集》七十卷
《劉逖集》四十卷
後周《宗懔集》三十卷
《王褒集》三十卷
《蕭撝集》十卷
《庾信集》二十卷
《王衡集》三卷
陳《沈炯前集》六卷
《沈炯後集》十三卷
《周弘正集》二十卷
《徐陵集》三十卷
《張正見集》四卷
《陸珍集》五卷
《陸瑜集》十卷
《沈不害集》十卷
《張式集》十三卷
《褚介集》十卷
《顧越集》二卷
《顧覽集》五卷

《謝瑱集》十卷
《任孝恭集》十卷
《張纘集》十卷
《陸雲公集》四卷
《張綰集》十卷
《甄玄成集》十卷
《蕭欣集》十卷
《沈君攸集》十二卷
後魏《高允集》二十卷
《宗欽集》二卷
《李諧集》十卷
《韓宗集》五卷
《袁躍集》九卷
《薛孝通集》六卷
《温子昇集》二十五卷
《盧元明集》六卷
《陽固集》三卷
《魏孝景集》一卷
北齊《楊休之集》二十卷
《邢子才集》三十卷
《魏收集》七十卷
《劉逖集》四十卷
後周《宗懔集》三十卷
《王褒集》三十卷
《蕭撝集》十卷
《庾信集》二十卷
《王衡集》三卷
陳《沈炯前集》六卷
《沈炯後集》十三卷
《周弘正集》二十卷
《徐陵集》三十卷
《張正見集》四卷
《陸珍集》五卷
《陸瑜集》十卷
《沈不害集》十卷
《張式集》十三卷
《褚介集》十卷
《顧越集》二卷
《顧覽集》五卷

《姚察集》二十卷
隋《盧思道集》二十卷
《李元操集》二十二卷
《辛德源集》三十卷
《李德林集》十卷
《牛弘集》十二卷
《薛道衡集》三十卷
《何妥集》十卷
《柳顧言集》十卷
《江總集》二十卷
《殷英童集》三十卷
《蕭慤集》九卷
《魏澹集》四卷
《尹式集》五卷
《諸葛穎集》十四卷
《王胄集》十卷
《虞茂代集》五卷
《劉興宗集》三卷
《李播集》三卷
唐《陳叔達集》五卷
《褚亮集》二十卷
《虞世南集》三十卷
《蕭瑀集》一卷
《沈齊家集》十卷
《薛收集》十卷
《楊師道集》十卷
《庾抱集》六卷
《孔穎達集》五卷
《王績集》五卷
《郎楚之集》十卷
《魏徵集》二十卷
《許敬宗集》六十卷
《于志寧集》四十卷
《上官儀集》三十卷
《李義府集》三十九卷
《顏師古集》四十卷
《岑文本集》六十卷
《劉子翼集》十卷
《殷聞禮集》十卷

《姚察集》二十卷
隋《盧思道集》二十卷
《李元操集》二十二卷
《辛德源集》三十卷
《李德林集》十卷
《牛弘集》十二卷
《薛道衡集》三十卷
《何妥集》十卷
《柳顧言集》十卷
《江總集》二十卷
《殷英童集》三十卷
《蕭慤集》九卷
《魏澹集》四卷
《尹式集》五卷
《諸葛穎集》十四卷
《王胄集》十卷
《虞茂代集》五卷
《劉興宗集》三卷
《李播集》三卷
唐《陳叔達集》五卷
《褚亮集》二十卷
《虞世南集》三十卷
《蕭瑀集》一卷
《沈齊家集》十卷
《薛收集》十卷
《楊師道集》十卷
《庾抱集》六卷
《孔穎達集》五卷
《王績集》五卷
《郎楚之集》十卷
《魏徵集》二十卷
《許敬宗集》六十卷
《于志寧集》四十卷
《上官儀集》三十卷
《李義府集》三十九卷
《顏師古集》四十卷
《岑文本集》六十卷
《劉子翼集》十卷
《殷聞禮集》十卷

《陸士季集》十卷
《劉孝孫集》三十卷
《鄭代翼集》八卷
《崔君實集》十卷
《李百藥集》三十卷
《孔紹安集》三卷
《高季輔集》二卷
《温彦博集》二十卷
《李玄道集》十卷
《謝偃集》十卷
《沈叔安集》二十卷
《陸楷集》十卷
《曹憲集》三十卷
《蕭德言集》三十卷
《潘求仁集》三卷
《殷芊集》三卷
《蕭鈞集》三十卷
《袁朗集》四卷
《楊續集》十卷
《王約集》一卷
《任希古集》五卷
《凌敬集》十四卷
《王德儉集》十卷
《徐孝德集》十卷
《杜之松集》十卷
《宋令文集》十卷
《陳子良集》十卷
《顏頵集》十卷
《劉穎集》十卷
《司馬僉集》十卷
《鄭秀集》十二卷
《耿義褒集》七卷
《楊元亨集》五卷
《劉綱集》三卷
《王歸一集》十卷
《馬周集》十卷
《薛元超集》三十卷
《高智周集》五卷
《褚遂良集》二十卷

《陸士季集》十卷
《劉孝孫集》三十卷
《鄭代翼集》八卷
《崔君實集》十卷
《李百藥集》三十卷
《孔紹安集》三卷
《高季輔集》二卷
《温彦博集》二十卷
《李玄道集》十卷
《謝偃集》十卷
《沈叔安集》二十卷
《陸楷集》十卷
《曹憲集》三十卷
《蕭德言集》三十卷
《潘求仁集》三卷
《殷芊集》三卷
《蕭鈞集》三十卷
《袁朗集》四卷
《楊續集》十卷
《王約集》一卷
《任希古集》五卷
《凌敬集》十四卷
《王德儉集》十卷
《徐孝德集》十卷
《杜之松集》十卷
《宋令文集》十卷
《陳子良集》十卷
《顏頵集》十卷
《劉穎集》十卷
《司馬僉集》十卷
《鄭秀集》十二卷
《耿義褒集》七卷
《楊元亨集》五卷
《劉綱集》三卷
《王歸一集》十卷
《馬周集》十卷
《薛元超集》三十卷
《高智周集》五卷
《褚遂良集》二十卷

《劉禕之集》五十卷
《郝處俊集》十卷
《崔知悌集》五卷
《李安期集》二十卷
《唐覲集》五卷
《張大素集》十卷
《鄧玄挺集》十卷
《劉允濟集》二十卷
《駱賓王集》十卷
《盧照鄰集》二十卷
《楊炯集》三十卷
《王勃集》三十卷
《狄仁傑集》十卷
《李懷遠集》八卷
《盧受采集》十卷
《王適集》二十卷
《喬知之集》二十卷
《蘇味道集》十五卷
《薛曜集》二十卷
《郎餘慶集》十卷
《盧光容集》五卷
《崔融集》四十卷
《閻鏡機集》十卷
《李嶠集》三十卷
《喬備集》六卷
《陳子昂集》十卷
《元希聲集》十卷
《李適集》二十卷
《沈佺期集》十卷
《徐彥伯前集》十卷
《後集》十卷
《宋之問集》十卷
《杜審言集》十卷
《谷倚集》十卷
《富嘉謨集》十卷
《吴少微集》十卷
《劉希夷集》三卷
《張柬之集》十卷
《桓彥範集》三卷

《劉禕之集》五十卷
《郝處俊集》十卷
《崔知悌集》五卷
《李安期集》二十卷
《唐覲集》五卷
《張大素集》十卷
《鄧玄挺集》十卷
《劉允濟集》二十卷
《駱賓王集》十卷
《盧照鄰集》二十卷
《楊炯集》三十卷
《王勃集》三十卷
《狄仁傑集》十卷
《李懷遠集》八卷
《盧受采集》十卷
《王適集》二十卷
《喬知之集》二十卷
《蘇味道集》十五卷
《薛曜集》二十卷
《郎餘慶集》十卷
《盧光容集》五卷
《崔融集》四十卷
《閻鏡機集》十卷
《李嶠集》三十卷
《喬備集》六卷
《陳子昂集》十卷
《元希聲集》十卷
《李適集》二十卷
《沈佺期集》十卷
《徐彥伯前集》十卷
《後集》十卷
《宋之問集》十卷
《杜審言集》十卷
《谷倚集》十卷
《富嘉謨集》十卷
《吴少微集》十卷
《劉希夷集》三卷
《張柬之集》十卷
《桓彥範集》三卷

《韋承慶集》六十卷
《閭丘均集》三十卷
《郭元振集》二十卷
《魏知古集》二十卷
《閻朝隱集》五卷
《蘇瓌集》十卷
《員半千集》十卷
《李乂集》五卷
《姚崇集》十卷
《丘悅集》十卷
《劉子玄集》十卷
《盧藏用集》二十卷
道士《江旻集》三十卷
沙門《曇諦集》六卷
沙門《惠遠集》十五卷
沙門《惠琳集》五卷
沙門《曇瑗集》六卷
沙門《亡名集》十卷
沙門《靈裕集》二卷
沙門《支遁集》十卷
《曹大家集》二卷
《鍾夫人集》二卷
劉臻妻《陳氏集》五卷
《左九嬪集》一卷
《臨安公主集》三卷
范靖妻《沈滿願集》五卷
徐悱妻《劉氏集》六卷
《文章流別集》三十卷摯虞撰。
《善文》四十九卷杜預撰。
《名文集》四十卷謝沈撰。
《文苑》一百卷孔逭撰。
《文選》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
《文選》六十卷李善注。
又六十卷公孫羅注。
《文選音》十卷蕭該撰。
又十卷公孫羅撰。
《文選音義》十卷釋道淹撰。
《小詞林》五十三卷
《集古今帝王正位文章》九十卷

《韋承慶集》六十卷
《閭丘均集》三十卷
《郭元振集》二十卷
《魏知古集》二十卷
《閻朝隱集》五卷
《蘇瓌集》十卷
《員半千集》十卷
《李乂集》五卷
《姚崇集》十卷
《丘悅集》十卷
《劉子玄集》十卷
《盧藏用集》二十卷
道士《江旻集》三十卷
沙門《曇諦集》六卷
沙門《惠遠集》十五卷
沙門《惠琳集》五卷
沙門《曇瑗集》六卷
沙門《亡名集》十卷
沙門《靈裕集》二卷
沙門《支遁集》十卷
《曹大家集》二卷
《鍾夫人集》二卷
劉臻妻《陳氏集》五卷
《左九嬪集》一卷
《臨安公主集》三卷
范靖妻《沈滿願集》五卷
徐悱妻《劉氏集》六卷
《文章流別集》三十卷摯虞撰。
《善文》四十九卷杜預撰。
《名文集》四十卷謝沈撰。
《文苑》一百卷孔逭撰。
《文選》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
《文選》六十卷李善注。
又六十卷公孫羅注。
《文選音》十卷蕭該撰。
又十卷公孫羅撰。
《文選音義》十卷釋道淹撰。
《小詞林》五十三卷
《集古今帝王正位文章》九十卷

《文海集》三十六卷蕭圓撰。
《詞苑麗則》二十卷康明貞撰。
《芳林要覽》三百卷許敬宗撰。
《類文》三百七十七卷庾自直撰。
《文館詞林》一千卷許敬宗撰。
《賦集》四十卷宋明帝撰。
《皇帝瑞應頌集》十卷
《五都賦》五卷
《獻賦集》十卷卞鑠撰。
《上林賦》一卷司馬相如撰。
《幽通賦》一卷班固撰，曹大家注。
又一卷項岱撰。
《二京賦》二卷張衡撰。
《二京賦音》二卷薛綜撰。
《三都賦》三卷
《齊都賦》一卷左太冲撰。
《齊都賦音》一卷李軌撰。
《百賦音》一卷褚令之撰。
《賦音》二卷郭微之撰。
《三京賦音》一卷綦毋邃撰。
《木連理頌》二卷
《靖恭堂頌》一卷李暠撰。
《諸郡碑》一百六十六卷
《雜碑文集》二十卷
《翰林論》二卷李充撰。
《雜論》九十五卷殷仲堪撰。
《設論集》三卷劉楷撰。
又五卷謝靈運撰。
《連珠集》五卷謝靈運撰。
《制旨連珠》四卷梁武帝撰。
又十一卷陸緬撰。
《讚集》五卷謝莊撰。
《七國叙讚》十卷
《吴國先賢讚論》三卷
《會稽先賢讚》四卷賀氏撰。
《會稽太守像讚》二卷賀氏撰。
《列女傳叙讚》一卷孫夫人撰。
《古今箴銘集》十三卷張湛撰。
《衆賢誡集》十五卷

《文海集》三十六卷蕭圓撰。
《詞苑麗則》二十卷康明貞撰。
《芳林要覽》三百卷許敬宗撰。
《類文》三百七十七卷庾自直撰。
《文館詞林》一千卷許敬宗撰。
《賦集》四十卷宋明帝撰。
《皇帝瑞應頌集》十卷
《五都賦》五卷
《獻賦集》十卷卞鑠撰。
《上林賦》一卷司馬相如撰。
《幽通賦》一卷班固撰，曹大家注。
又一卷項岱撰。
《二京賦》二卷張衡撰。
《二京賦音》二卷薛綜撰。
《三都賦》三卷
《齊都賦》一卷左太冲撰。
《齊都賦音》一卷李軌撰。
《百賦音》一卷褚令之撰。
《賦音》二卷郭微之撰。
《三京賦音》一卷綦毋邃撰。
《木連理頌》二卷
《靖恭堂頌》一卷李暠撰。
《諸郡碑》一百六十六卷
《雜碑文集》二十卷
《翰林論》二卷李充撰。
《雜論》九十五卷殷仲堪撰。
《設論集》三卷劉楷撰。
又五卷謝靈運撰。
《連珠集》五卷謝靈運撰。
《制旨連珠》四卷梁武帝撰。
又十一卷陸緬撰。
《讚集》五卷謝莊撰。
《七國叙讚》十卷
《吴國先賢讚論》三卷
《會稽先賢讚》四卷賀氏撰。
《會稽太守像讚》二卷賀氏撰。
《列女傳叙讚》一卷孫夫人撰。
《古今箴銘集》十三卷張湛撰。
《衆賢誡集》十五卷

《雜誡箴》二十四卷
《詔集區別》二十七卷宋幹撰。
《霸朝雜集》五卷李德林撰。
《古今詔集》三十卷温彥博撰。
又一百卷李義府撰。
《聖朝詔集》三十卷薛堯撰。
《書集》八十卷王履撰。
《書林》六卷夏赤松撰。
《山濤啓事》三卷
《范甯啓事》十卷
《梁中書表集》二百五十卷
《薦文集》七卷
《宋元嘉策》五卷
《策集》六卷謝靈運撰。
《七林集》十二卷卞氏撰。
《七悟集》一卷顏延之撰。
《俳諧文》十五卷袁淑撰。
《弘明集》十四卷釋僧祐撰。
《廣弘明集》三十卷釋道宣撰。
《陶神論》五卷釋靈祐撰。
《婦人訓解集》十卷徐湛撰。
《婦人詩集》二卷顏竣撰。
《女訓集》六卷
《文釋》十卷江邃撰。
《文心雕龍》十卷劉勰撰。
《百志詩集》五卷干寶撰。
《百國詩集》二十九卷崔光撰。
《百一詩》八卷應璩撰。
《百一詩集》二卷李夔撰。
《清溪集》三十卷齊武帝命撰。
《晉元氏宴會遊集》四卷伏滔、袁豹、謝靈運等撰。
《元嘉宴會遊山詩集》五卷
《元嘉西池宴會詩集》三卷顏延之撰。
《齊釋奠會詩集》二十卷
《文會詩集》四卷徐伯陽撰。
《文林詩府》六卷北齊後主作。
《西府新文》十卷蕭淑撰。

《雜誡箴》二十四卷
《詔集區別》二十七卷宋幹撰。
《霸朝雜集》五卷李德林撰。
《古今詔集》三十卷温彥博撰。
又一百卷李義府撰。
《聖朝詔集》三十卷薛堯撰。
《書集》八十卷王履撰。
《書林》六卷夏赤松撰。
《山濤啓事》三卷
《范甯啓事》十卷
《梁中書表集》二百五十卷
《薦文集》七卷
《宋元嘉策》五卷
《策集》六卷謝靈運撰。
《七林集》十二卷卞氏撰。
《七悟集》一卷顏延之撰。
《俳諧文》十五卷袁淑撰。
《弘明集》十四卷釋僧祐撰。
《廣弘明集》三十卷釋道宣撰。
《陶神論》五卷釋靈祐撰。
《婦人訓解集》十卷徐湛撰。
《婦人詩集》二卷顏竣撰。
《女訓集》六卷
《文釋》十卷江邃撰。
《文心雕龍》十卷劉勰撰。
《百志詩集》五卷干寶撰。
《百國詩集》二十九卷崔光撰。
《百一詩》八卷應璩撰。
《百一詩集》二卷李夔撰。
《清溪集》三十卷齊武帝命撰。
《晉元氏宴會遊集》四卷伏滔、袁豹、謝靈運等撰。
《元嘉宴會遊山詩集》五卷
《元嘉西池宴會詩集》三卷顏延之撰。
《齊釋奠會詩集》二十卷
《文會詩集》四卷徐伯陽撰。
《文林詩府》六卷北齊後主作。
《西府新文》十卷蕭淑撰。

《詩集新撰》三十卷宋明帝撰。
《詩集》二十卷宋明帝撰。
《詩集抄》十卷謝靈運撰。
《詩集》五十卷謝靈運撰。
《詩集》二十卷劉和撰。
又一百卷顔竣撰。
《詩例録》二卷顔竣撰。
《詩英》十卷謝靈運撰。
《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梁昭明太子撰。
《續古今詩苑英華》二十卷釋惠静撰。
《詩林英選》十一卷
《類集》一百一十三卷虞綽等撰。
《詩纘》十二卷
又《詞英》八卷
《六代詩集鈔》四卷徐陵撰。
《古今類序詩苑》三十卷劉孝孫撰。
《麗正文苑》二十卷許敬宗撰。
《古今詩類聚》七十九卷郭瑜撰。
《歌録集》八卷
《漢魏吴晋鼓吹曲》四卷
《樂府歌詩》十卷
《太樂雜歌詞》三卷荀勗撰。
《太樂歌詞》二卷
《樂府歌詞》十卷
《樂府歌詩》十卷
《三調相和歌詞》三卷
《新撰録樂府集》十一卷謝靈運撰。
《玉臺新詠》十卷徐陵撰。
《迴文詩集》一卷謝靈運撰。
《金門待詔集》十卷劉允濟撰。
《集苑》六十卷謝混撰。
《集林》二百卷劉義慶撰。
《集鈔》四十卷
右集録《楚詞》七家；帝王二十七家，太子諸王二十一家，七國趙、

《詩集新撰》三十卷宋明帝撰。
《詩集》二十卷宋明帝撰。
《詩集抄》十卷謝靈運撰。
《詩集》五十卷謝靈運撰。
《詩集》二十卷劉和撰。
又一百卷顔竣撰。
《詩例録》二卷顔竣撰。
《詩英》十卷謝靈運撰。
《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梁昭明太子撰。
《續古今詩苑英華》二十卷釋惠静撰。
《詩林英選》十一卷
《類集》一百一十三卷虞綽等撰。
《詩纘》十二卷
又《詞英》八卷
《六代詩集鈔》四卷徐陵撰。
《古今類序詩苑》三十卷劉孝孫撰。
《麗正文苑》二十卷許敬宗撰。
《古今詩類聚》七十九卷郭瑜撰。
《歌録集》八卷
《漢魏吴晋鼓吹曲》四卷
《樂府歌詩》十卷
《太樂雜歌詞》三卷荀勗撰。
《太樂歌詞》二卷
《樂府歌詞》十卷
《樂府歌詩》十卷
《三調相和歌詞》三卷
《新撰録樂府集》十一卷謝靈運撰。
《玉臺新詠》十卷徐陵撰。
《迴文詩集》一卷謝靈運撰。
《金門待詔集》十卷劉允濟撰。
《集苑》六十卷謝混撰。
《集林》二百卷劉義慶撰。
《集鈔》四十卷
以上爲集録《楚詞》七家；帝王二十七家，太子諸王二十一家，七國時趙、楚各一家，前漢

楚各一家，前漢二十家，後漢五十家，魏四十六家，蜀二家，吴十四家，西晋一百一十九家，東晋一百四十四家，宋六十家，南齊十二家，梁五十九家，陳十四家，後魏十家，北齊四家，周五家，隋十八家，唐一百一十二家，沙門七家，婦人七家；總集一百二十四家。凡八百九十二部，一萬二千二十八卷。

三代之書，經秦燔煬殆盡。漢武帝、河間王始重儒術，於灰燼之餘，拓纂亡散，篇卷僅而復存。劉更生石渠典校之書，卷軸無幾，逮歆之《七略》，在《漢·藝文志》者，裁三萬三千九百卷。後漢蘭臺、石室、東觀、南宫諸儒撰集，部帙漸增。董卓遷都，載舟西上，因罹寇盗，沉之於河，存者數船而已。及魏武父子，采掇遺亡，至晋總括群書，裁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卷。及永嘉之亂，洛都覆没，靡有孑遺。江表所存官書，凡三千一十四卷。至宋謝靈運造《四部書目録》，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其後王儉復造書目，凡五千七十四卷。南齊王亮、謝朏《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書籍煨燼。梁元帝克平侯景，收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凡七萬餘卷。蓋佛老之書，計於其間。及周師入郢，咸自焚煬。周武保定之中，官書裁盈萬卷，平齊所得，數止五千。及隋氏平陳，南北一統，秘書監牛弘奏請搜訪遺逸，著定書目，凡三萬餘卷。煬帝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國家平王世充，收其圖籍，溯河西上，多有沈没，存者重復八萬卷。自武德已後，文士既有修纂，篇卷滋多。開元時，甲乙丙丁四部書各爲一庫，置知書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庫書，兩京

二十家，後漢五十家，魏四十六家，蜀二家，吴十四家，西晋一百一十九家，東晋一百四十四家，宋六十家，南齊十二家，梁五十九家，陳十四家，後魏十家，北齊四家，周五家，隋十八家，唐一百一十二家，沙門七家，婦人七家；總集一百二十四家。共八百九十二部，一萬二千零二十八卷。

三代的書，經過秦火幾乎燒光。漢武帝、河間獻王開始重視儒術，在灰燼之餘，拾取散亡的加以編纂，篇卷僅而復存。劉向在石渠閣典校的書，卷軸没有多少，到劉歆的《七略》，收入《漢書·藝文志》的，纔三萬三千九百卷。後漢時經蘭臺、石室、東觀、南宫諸儒的撰集，部帙逐漸增多。董卓遷都，把書用船載着往西去，逢上寇盗，沉在黄河裹，存留的衹有幾船而已。魏武帝父子，采拾遺亡，到晋朝總括群書，纔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卷。永嘉之亂，洛都覆没，又什麽也不曾留下。江表所保存的官書，共三千零一十四卷。到宋謝靈運編撰《四部書目録》，共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後來王儉又編撰書目，共五千零七十四卷。南齊王亮、謝朏的《四部書目》，共一萬八千零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書籍成爲灰燼。梁元帝平定侯景，收拾公私書籍送歸江陵，共七萬多卷，大概有佛教道教的書籍，合計在其中。到周師入郢，都自行燒毁。周武帝保定年間，官書纔滿萬卷，平齊所得，衹有五千卷。到隋朝平陳，南北統一，秘書監牛弘上奏請示搜訪遺落散失的書籍，著定書目，共三萬多卷。煬帝叫寫了五十副本，分成三品。國家平定王世充，收得他的圖籍，溯黄河西上，有很多沉没，存留的重有八萬卷。從武德以後，文士既有修纂，篇卷也就增多。開元時候，甲乙丙丁四部書各爲一庫，設置知書官八人分别掌管。凡四部庫書，兩京各有一本，共有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都用益州麻紙繕寫。集賢院的御書：經庫都是鈿白牙軸，黄縹帶，紅牙籤；史書庫都是鈿青牙軸，縹帶，緑牙籤；子庫都是雕紫檀軸，紫

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紙寫。其集賢院御書：經庫皆鈿白牙軸，黄縹帶，紅牙籤；史書庫鈿青牙軸，縹帶，緑牙籤；子庫皆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皆緑牙軸，朱帶，白牙籤，以分別之。

帶，碧牙籤；集庫都是緑牙軸，朱帶，白牙籤，用這些來分別。

舊唐書卷四十八

志第二十八

食貨(上)

先王之制，度地以居人，均其沃瘠，差其貢賦，蓋斂之必以道也。量入而爲出，節用而愛人，度財省費，蓋用之必有度也。是故既庶且富，而教化行焉。周有井田之制，秦有阡陌之法，二世發閭左而海内崩離，漢武税舟車而國用以竭。自古有國有家，興亡盛衰，未嘗不由此也。隋文帝因周氏平齊之後，府庫充實，庶事節儉，未嘗虛費。開皇之初，議者以比漢代文、景，有粟陳貫朽之積。煬帝即位，大縱奢靡，加以東西行幸，輿駕不息，征討四夷，兵車屢動，西失律於沙徼，東喪師於遼、碣。數年之間，公私罄竭，財力既殫，國遂亡矣。

高祖發迹太原，因晉陽宫留守庫物，以供軍用。既平京城，先封府庫，賞賜給用，皆有節制，徵斂賦役，務在寬簡，未及逾年，遂成帝業。其後掌財賦者，世有人焉。開元已前，事歸尚書省，開元已後，權移他官，由是有轉運使、租庸使、鹽鐵使、度支鹽鐵轉運使、常平鑄錢鹽鐵使、租庸青苗使、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兩税使，隨事立名，沿革不一。設官分職，選賢任能，得其人則有益

先王的制度，是審視地理狀況來安排百姓，調濟肥沃和貧瘠，貢賦也有所差別，這是徵收賦税必須遵循的章法。根據收入來安排支出，節制用度而愛惜人力，審度財富而簡省費用，使用財富必須要有限度。於是人丁興旺而且富饒，教化也就能施行了。周時有井田的制度，秦時有開阡陌的辦法，秦二世徵發閭左之民，使得天下分崩離析，漢武帝徵收舟車之税，國家財用由此而枯竭。自古以來國家的興亡盛衰，没有不基於這一點的。隋文帝在北周平定北齊之後即位，國庫充實，凡事節儉，從不浪費。開皇初年的情況，評論的人説可以與漢代的文帝景帝時期相比，積蓄多到糧食陳腐、錢串朽爛。煬帝即位，大肆放縱奢侈揮霍，加上東西巡幸，輿駕往返没有止息，征討四夷，頻頻遣發兵車，西則在沙磧邊鄙戰敗，東則在遼水、碣石喪師。數年之間，公私積蓄用光，財力既盡，國家也就滅亡了。

高祖在太原發迹，利用晉陽宫留守的倉庫財物，來供軍用。平定京城以後，首先封存府庫，賞賜用度，都有節制，徵斂賦役，力求寬簡，不到一年，就成就了帝業。以後掌管財賦的，世代有人。開元以前，事情彙總到尚書省，開元以後，事權移歸他官，於是有轉運使、租庸使、鹽鐵使、度支鹽鐵轉運使、常平鑄錢鹽鐵使、租庸青苗使、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兩税使，隨着事情而設立名目，沿革不一。設官分職，選賢任能，用的人得當就有益於國家，不得當就要貽患於百姓，這又是不能不搞清楚的。像裴耀卿、劉晏、

於國家，非其才則貽患於黎庶，此又不可不知也。如裴耀卿、劉晏、李巽數君子，便時利物，富國安民，足爲世法者也。

李巽這幾位君子，能够便事利物，富國安民，是足以爲後世所取法的。

開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剩田、色役僞濫及逃户，許歸首，免五年征賦，每丁量稅一千五百錢。置攝御史分路檢括隱審，得户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得錢數百萬貫。玄宗以爲能，數年間拔爲御史中丞、户部侍郎。融又畫策開河北王莽河，溉田數千頃，以營稻田，事未果而融敗。時又楊崇禮爲太府卿，清嚴善勾剥，分寸錙銖，躬親不厭。轉輸納欠，折估漬損，必令徵送。天下州縣徵財帛，四時不止。及老病致仕，以其子慎矜爲御史，專知太府出納，其弟慎名又專知京倉，皆以苛刻害人，承主恩而徵責。又有韋堅，規宇文融、楊慎矜之迹，乃請於江淮轉運租米，取州縣義倉粟，轉市輕貨，差富户押船，若遲留損壞，皆徵船户，關中漕渠鑿廣運潭，以挽山東之粟，歲四百萬石。帝以爲能，又至貴盛。又王鉷進計，奮身自爲户口色役使，徵剥財貨，每歲進錢百億，寶貨稱是，云非正額租庸，便入百寶大盈庫，以供人主宴私賞賜之用。玄宗日益眷之，數年間亦爲御史大夫、京兆尹，帶二十餘使。又楊國忠藉椒房之勢，承恩幸，帶四十餘使。云經其聽覺，必數倍弘益，又見寵貴。太平既久，天下至安，人不願亂，而此數人設詭計以侵擾之，凡二十五人，同爲剥喪，而人無敢言之者。

開元年間，御史宇文融獻策，搜檢清理户籍以外的隱瞞田地、逃避力役以及逃亡的人户，准許逃户回來并自首，免徵他們五年的租賦，每丁衹收稅一千五百錢。設置攝御史分路搜檢隱匿，增多户八十多萬，田的數量也與此相當，增加稅錢幾百萬貫。玄宗認爲他能幹，幾年間就提升他做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宇文融又獻策開挖河北的王莽河，灌溉農田幾千頃，用來經營稻田，還没有辦成宇文融就出了事。當時又有個叫楊崇禮的任太府卿，清廉嚴厲而又善於盤算，分寸錙銖，他都親自過問而不厭倦。在糧食轉運中應收而未收的積欠，在糧食布帛與錢的折算中應收而未收的積欠，必須補繳。天下州縣徵收賦稅，一年四季從不停歇。到他年老有病退休，又用他的兒子楊慎矜任御史，專掌太府的出納，他的弟弟楊慎名又專掌京倉，都苛刻地害人，爲獲取主上的恩遇而徵斂。又有韋堅，效法宇文融、楊慎矜，奏請在江淮轉運租米，用州縣的義倉粟，轉買布帛，差富户押船，如果延誤損壞，都要船户賠償，在關中漕渠上開鑿廣運潭，用來運送山東的粟米，每年有四百萬石。皇上認爲他有才能，又成了顯貴。又有個王鉷進獻計策，自告奮勇出任户口色役使，徵斂盤剥財貨，每年進錢百億，寶貨與此相當，説這不是正額的賦稅，就收進百寶大盈庫，以供皇上宴會享樂和賞賜之用。玄宗越加信賴他，幾年間也做上御史大夫、京兆尹，兼任二十多使職。又有楊國忠倚仗後宫的權勢，受到恩寵，兼任四十多使職。説是經過他的審核，定會增加幾倍的收益，也被寵任顯貴。太平已久，天下極爲安安，人們不願動亂，而這些人想出這些詭計來侵擾，總共有二十五人，都幹剥削傷殘的事情，而人們没有誰敢説他們不好。

及安禄山反於范陽，兩京倉庫盈溢而不可名。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御史崔衆於河東納錢

到安禄山從范陽造反，兩京倉庫積蓄之多已不可名狀。楊國忠設計，説不能耗費正庫的東西，就叫御史崔衆在河東收錢度僧尼道士，十天

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玄宗幸巴蜀，鄭昉使劍南，請於江陵税鹽麻以資國，官置吏以督之。肅宗建號於靈武後，用雲間鄭叔清爲御史，於江淮間豪族富商率貸及賣官爵，以裨國用。

時間得到上百萬錢。玄宗駕幸巴蜀，鄭昉出使劍南，建議在江陵徵收鹽麻税來資助國用，官府設吏來督管。肅宗在靈武稱帝後，任用雲間人鄭叔清做御史，在江淮地區對豪族富商實行率貸并出賣官爵，來資助國家費用。

德宗朝討河朔及李希烈，物力耗竭。趙贊司國計，纖瑣刻剥，以爲國用不足，宜賦取於下，以資軍蓄，與諫官陳京等更陳計策，贊請税京師居人屋宅，據其間架差等計入，陳京又請籍列肆商賈資産，以分數借之。宰相同爲欺罔，遂行其計，中外沸騰，人懷怨望。時又配王公已下及嘗在方鎮之家出家僮及馬，以助征行，公私囂然矣。後又張滂、裴延齡、王涯等，剥下媚上，此皆足爲世戒者也。

德宗朝征討河朔和李希烈，物力耗費竭盡。趙贊掌管國家財政，瑣碎刻剥，認爲國家費用不足，應當在下面斂取，來資助軍需，和諫官陳京等再提出計策，趙贊建議對京師居民的房屋住宅徵税，根據房屋的間架數量徵收賦税，陳京又建議登記各店鋪商賈的資産，按比例向他們借款。宰相夥同他們一起欺瞞，實行了這些辦法，弄得内外沸騰，人人怨望。當時又攤派王公以下以及曾在方鎮的人家送出家裏的僮僕和馬，以資助征討軍，公私囂然不安。後來又有張滂、裴延齡、王涯等人，盤剥下面，取媚主上，這些人都足以供世人作爲鑒戒。

先是興元克復京師後，府藏盡虚，諸道初有進奉，以資經費，復時有宣索。其後諸賊既平，朝廷無事，常賦之外，進奉不息。韋皋劍南有日進，李兼江西有月進，杜亞揚州、劉贊宣州、王緯李錡浙西，皆競爲進奉，以固恩澤。貢入之奏，皆曰臣於正税外方圓，亦曰羡餘。節度使或托言密旨，乘此盗貿官物。諸道有謫罰官吏入其財者，刻禄廪，通津達道者税之，蒔蔬藝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節度觀察交代，或先期税入以爲進奉。然十獻其二三耳，其餘没入，不可勝紀。此節度使進奉也。其後裴肅爲常州刺史，乃鬻貨薪炭案牘，百賈之上，皆規利焉。歲餘又進奉。無幾，遷浙東觀察使。天下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死於宣州，嚴綬爲判官，傾軍府資用進奉。無幾，拜刑部員外郎。天下判官進奉，自綬始也。習以爲常，流宕忘返。

此前在興元年間收復京師之後，國庫已徹底空虚，各道開始有進奉，以資助用度，又時常有臨時攤派。後來諸賊已經平定，朝廷没有事情，在常定的賦額之外，各地不停地進奉。韋皋在劍南有日進，李兼在江西有月進，杜亞在揚州、劉贊在宣州、王緯和李錡在浙西，都競相進奉，以鞏固皇帝的寵幸。貢品進奉時的奏章中，都説是臣在正税之外的變通，也叫做羡餘。爲了進奉，節度使有時假托説有密旨，乘機盗賣官物；各個道有在貶謫懲罰官吏時没收他們的財産；剋扣官吏俸禄糧米，過往水陸要道的人要徵税，栽種蔬菜水果的人要徵税，家裏有人死去或逃亡要徵税，等等不一而足。節度使或者觀察使在卸任移交時，有時預先徵入税款來作爲進奉。然而徵收十分僅獻上其中的二三分而已，其餘被他們侵吞，無計其數。這就是節度使的進奉。在這以後裴肅出任常州刺史，又賣柴炭和案牘，在各行業的商人身上，都謀取財利。過了一年多又搞進奉。没過多久，升任浙東觀察使。天下刺史搞進奉，是從裴肅開始的。劉贊死在宣州，嚴綬任判官，傾盡軍府的物資搞進奉。没過多久，拜授刑

部員外郎。天下判官搞進奉，是從嚴綬開始的。習以爲常，竟相遞沿襲而不知恢復正常。

大抵有唐之御天下也，有兩税焉，有鹽鐵焉，有漕運焉，有倉廩焉，有雜税焉。今考其本末，敘其否臧，以爲《食貨志》云。

大體上説唐朝統治天下的措施，有兩税，有鹽鐵，有漕運，有倉廩，有雜税。下面就考察它們的本末，敘述它們的得失，來撰寫《食貨志》。

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畝百爲頃。丁男、中男給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爲户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賦役之法：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産，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傭，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并不過五十日。若嶺南諸州則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從半輸。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錢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户丁輸羊二口，次户一口，下三户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爲災，十分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

武德七年，開始制定律令。用來量度田地的規定是：五尺爲一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一百畝爲一頃。丁男、中男給一頃地，重病、殘廢給四十畝地，寡居的妻妾給三十畝地。假如是做户主的人增加二十畝地。所頒授的田地，十分之二是世業田，十分之八是口分田。世業的田地，人死後這一户的户主就可以繼承；口分田，則收入官府，另行分給别人。賦役的法規是：每丁每年繳納租粟二石。調則隨各地鄉土所産而定，凡是綾、絹或絁，每種都是二丈，麻布則增加五分之一。交納綾、絹或絁的，要繳調綿三兩；交納麻布的，要兼調麻三斤。所有的丁，每年要服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役，就徵收他的傭值，每天以三尺計。有事而增加服役期限的，十五天就免除他的調，三十天就把租調全部免掉。與正役合計在一起，總共不能超過五十天。像嶺南各州則徵米充税，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如果是夷僚的人户，都減半徵收。蕃胡内附的，上户每丁徵收税錢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收。内附達二年的，上户每丁交羊二隻，次户一隻，下户由三户共交一隻。凡是遇到水旱蟲霜成災時，損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租，損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調，損失十分之七以上租庸調全部免掉。

凡天下人户，量其資産，定爲九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户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在邑居者爲坊，在田野者爲村。村坊鄰里，遞相督察。士農工商，四人各業。食禄之家，不得與下人争利。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男女始生者爲黄，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每歲一

天下所有民户，根據他們的資産，定爲九等。每隔三年，縣官劃分登記，州官覆核。百户設里，五里設鄉。四家設鄰，五家設保。在城鎮裏居住的設坊，在田野上居住的設村。村坊鄰里，依次相督察。士農工商，四種人各自從事於自己的事業。食用俸禄的人家，不許和下人争奪利益。工商雜人，不得進入士人的階層。男女剛生下來稱爲黄，四歲稱爲小，十六歲稱爲中，二十一歲稱爲丁，六十歲稱爲老。每年編製一次計

造計帳，三年一造户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神龍元年，韋庶人爲皇后，務欲求媚於人，上表請以二十二爲丁，五十八爲老，制從之。及韋氏誅，復舊。至天寶三年，又降優制，以十八爲中男，二十二爲丁。天下籍始造四本，京師及東京尚書省、户部各貯一本，以備車駕行幸，省於載運之費焉。

賬，三年編製一次户籍。州縣留五份，尚書省留三份。神龍元年，韋庶人做皇后，竭力想取媚於人，上表建議以二十二歲爲丁，五十八歲爲老，下制讓遵循她的建議。到韋后被殺以後，恢復舊制。到天寶三年，又下優制，以十八歲爲中男，二十二歲爲丁。天下户籍開始編製四本，京師和東京的尚書省、户部各存放一本，以供車駕行幸時使用，省去了運輸的費用。

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升爲大升，三斗爲大斗；十大斗爲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又山東諸州，以一尺二寸爲大尺，人間行用之，其量制，公私又不用龠，合内之分，則有抄撮之細。

有關權衡度量的規定是：度，把大小適中的北方秬黍一粒的寬度定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量，把容納一千二百粒大小適中的秬黍的容量定爲一龠，二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三升爲一大升，三斗爲一大斗；十大斗爲一斛。權衡，把一百粒大小適中的秬黍的重量定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三兩爲一大兩，十六兩爲一斤。調諧鐘律，測量日影，配製湯藥以及製作冠冕，規定使用小升小兩，除此之外公私都用大升大兩。另外山東各州，以一尺二寸爲大尺，民間使用這種尺度，它的量制，公私又都不用龠，合以下的劃分單位，則有抄、撮這些細小的單位。

天寶九載二月，敕："車軸長七尺二寸，麵三斤四兩，鹽斗量，除陌錢每貫二十文。"先是，開元八年正月，敕："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準，故遣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而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至有五丈爲匹者，理甚不然。闊一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亦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逾於比年常例，丈尺過多，奏聞。"

天寶九年二月，下敕："車軸長七尺二寸，麵以三斤四兩爲一斗，鹽用斗量，商業税每一千文錢抽取二十文。"在這之前，開元八年正月，下敕："前些時候鑒於庸調所徵織品没有標準，好壞必須有一定標準，所以派人制定樣品以頒發給各個州，讓它好也不必過於精良，惡也不能太粗製濫造，根據各地的風土來確定徵收，這樣做是爲了防微杜漸。可是各州在送交這些物品時，作假生弊，想要符合規定的數量，於是就增加其丈尺，甚至有以五丈爲一匹者，實在没有道理。每匹寬一尺八寸，長四丈，像書同文車共軌一樣，這些規定已實行很久，制定樣品的時候，也寫明了這些數額。假如爲了增加收入就加尺加兩，那就太朝三暮四了。應該讓有關部門進行檢查，有超過往年常規的，如有超標過多，要奏給我知道。"

二十二年五月，敕："定户口之

二十二年五月，下敕："在審定户口的時候，

時，百姓非商户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幕士并諸色同類，有番役合免征行者，一户之內，四丁已上，任此色役不得過兩人，三丁已上，不得過一人。"其年七月十八日，敕："自今已後，京兆府關內諸州，應徵庸調及資課，并限十月三十日畢。"至天寶三載二月二十五日赦文："每載庸調八月徵，以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三十日爲限。"

不經商的百姓人家在城郭外的住宅以及每丁有一頭牛，不應計入財物數內。各類工匠以及士兵和各色同類人，參加過輪番服役應免除入伍出征的，一户之內，四丁以上，擔任這種雜役的不能超過兩人，三丁以上，不能超過一人。"這年七月十八日，下敕："從今以後，京兆府關內各州，應當徵收的庸調和資課，都限定在十月三十日完畢。"到天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的赦文又説："每年的庸調八月徵收，由於農活未完，恐怕難以辦妥。從今以後，延到九月三十日爲期限。"

二十五年三月，敕："關輔庸調，所税非少，既寡蠶桑，皆資菽粟，常賤糶貴買，損費逾深。又江淮等苦變造之勞，河路增轉輸之弊，每計其運脚，數倍加錢。今歲屬和平，庶物穰賤，南畝有十千之獲，京師同水火之饒，均其餘以減遠費，順其便使農無傷。自今已後，關內諸州庸調資課，并宜準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军粮。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所司仍明爲條件，稱朕意焉。"

二十五年三月，下敕："關中三輔地區的庸調，所得税收不少，既然缺少蠶桑，就都依靠糧食，經常是賤賣貴買，耗費更多。還有江淮等地苦於變造的勞擾，黄河運輸綫上增大轉輸的弊端，算起它的運費，要增加幾倍的錢。而今連年風調雨順，各種物品又多又便宜，農田有豐盛的收穫，京師就同樣會有豐富的生活用品，勾開當地剩餘的物品以減少長途運輸的費用，順應當地的便利使農民不受損害。從今以後，關內各州應徵收庸調資課絹帛，都應該按照當時的價格折合成粟米，送到京師按照需要依次支用。那些路途遥遠無法運送的地方，應當收取存放在當地，以便用作附近地區的軍糧。河南、河北有些不通水運的地方，應當把租粟折合成絹，以替代關中的調課。有關部門仍然要作出明確的規定，讓朕滿意。"

天寶元年正月一日赦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户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見在，乃别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孝假，免差科。"廣德元年七月，詔："一户之中，三丁放一丁庸調，地税依舊每畝税二升。天下男子，宜二十三成丁，五十八爲老。"永泰元年五月，京兆麥大稔，京兆尹第五琦奏請每十畝官税一畝，效古什一之税。從

天寶元年正月一日頒下赦文："聽説百姓之中，有户等高人丁多的，爲了逃避賦役，父母健在，另行立户分居，應當讓州縣審查。在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的，免去兩丁的征戍賦役，五丁以上的，免去一丁，讓他們仍居住在一起不要另立户籍，以便使風俗敦厚。留下侍候父母的和因父母去世在家守孝的男子，免去他們的賦役。"廣德元年七月，下詔："一户之中，三丁免去一丁的賦役，地税依舊每畝徵收二升。天下的男子，應該以二十三歲算成丁，五十八歲爲老。"永泰元年五月，京兆府小麥大豐收，京兆尹第五琦奏請每十畝地官府徵收一畝地的收成作爲税

之。

收，仿效古代十分徵一的税制。依從了他的建議。

二年五月，諸道税地錢使、殿中侍御史韋光裔等自諸道使還，得錢四百九十萬貫。乾元以來，屬天下用兵，京師百僚俸錢减耗。上即位，推恩庶僚，下議公卿。或以税畝有苗者，公私咸濟。乃分遣憲官，税天下地青苗錢，以充百司課料。至是，仍以御史大夫爲税地錢物使，歲以爲常，均給百官。

二年五月，諸道税地錢使、殿中侍御史韋光裔等人從各道出使回來，收到錢四百九十萬貫。乾元年間以來，正值天下用兵，京師中百官的俸禄錢减少。皇上即位，要施恩惠給百官僚屬，讓下面的公卿商議辦法。有的人提出對有莊稼苗的田地徵税，公私都可得利。於是分派御史，徵收天下田地的青苗錢，用作各個部門的辦公費用。到了這時，仍舊由御史大夫任税地錢物使，年年當作常規，都發給百官。

大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税錢，分爲九等：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其見官，一品準上上户，九品準下下户，餘品并準依此户等税。若一户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税。其内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内闕者税，其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税限。其百姓有邸店行鋪及爐冶，應準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數勘責徵納。其寄莊户，準舊例從八等户税，寄住户從九等户税，比類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遞加一等税。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户等，無問有官無官，各所在爲兩等收税，稍殷有者準八等户，餘準九等户。如數處有莊田，亦每處税。諸道將士莊田，既緣防禦勤勞，不可同百姓例，并一切從九等輸税。"

大曆四年正月十八日，頒敕給有關部門："確定天下百姓及王公以下的人每年的税錢，分爲九等：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那些現任官，一品按上上户算，九品按下下户算，其餘各品級都依此類推按相應的户等徵税。假如一户中有人在幾個地方做官，也在每一個地方都按照品級納税。朝廷内外官員，仍舊按照正員官以及占額内的空缺官兩種徵税，那些没有經過正式任命的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徵税之列。百姓有邸店行鋪及冶煉金屬之所，依照規格應增收該户二等税的，按照上述税額審核督促徵納。那些本地無户籍的寄莊户，按照舊例按八等户納税，寄住户按九等户納税，與百姓相比，這樣恐怕不够公平，應該各自遞增一等税。各種没有當地户籍的外地人以及臨時寄住户等，不管有官没有官，各所在地方分兩等收税，稍殷實些的按八等户算，其餘按九等户算。如果在幾個地方有莊田，也在各個地方徵税。各道將士的莊田，既然由於防禦而勤苦，不能等同於百姓，都按九等户交税。"

其年十二月，敕："今關輔墾田漸廣，江淮轉漕常加，計一年之儲，有太半之助，其於税地，固可從輕。其京兆來秋税，宜分作兩等，上下各半，上等每畝税一斗，下等每畝税六升。其荒田如能佃者，宜準今年十月

這年十二月，下敕："現今關中三輔地區耕地逐漸增多，江淮轉運來的漕糧不斷增加，算起來一年的儲備，可以解决一大半的支出，這樣在地税方面，當然可以從輕徵收。京兆府來年秋天的税，應該分作兩等，上下各占一半，上等每畝收税一斗，下等每畝收税六升。那些荒田如果

二十九日敕，一切每畝税二升。仍委京兆尹及令長一一存撫，令知朕意。”五年三月，優詔定京兆府百姓税。夏税，上田畝税六升，下田畝税四升。秋税，上田畝税五升，下田畝税三升。荒田開佃者，畝率二升。八年正月二十五日，敕：“青苗地頭錢，天下每畝率十五文。以京師煩劇，先加至三十文，自今已後，宜準諸州，每畝十五文。”

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分行天下，其詔略曰：“户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行商者，在郡縣税三十之一。居人之税，秋夏兩徵之。各有不便者，三之。餘征賦悉罷，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税，率以大曆十四年墾數爲準。徵夏税無過六月，秋税無過十一月。違者進退長吏。令黜陟使各量風土所宜、人户多少均之，定其賦，尚書度支總統焉。”

三年五月，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請於本道兩税錢每千增二百，因詔他州悉如之。八年四月，劍南西川觀察使韋皋奏請加税什二，以增給官吏，從之。

元和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

伏準今年閏正月十七日敕，令百僚議錢貨輕重者。今據群官楊於陵等議，“伏請天下兩税榷鹽酒利等，悉以布帛絲綿，任土所産物充税，并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帛”者。伏以群臣所議，事皆至當，深利公私。請商量付度支，據諸州府應徵兩税供上都及留州留使舊額，起元和十六年已後，并改配端匹斤兩之物爲税額，如

有能耕種的，應當按照今年十月二十九日的敕文，統統每畝收税二升。委派京兆尹以及縣令一一安撫，讓他們知道朕的心意。”五年三月，頒下優詔規定京兆府百姓的税收。夏税，上田每畝收税六升，下田每畝收税四升。秋税，上田每畝收税五升，下田每畝收税三升。荒田被開墾種植的，每畝一律收税二升。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下敕：“青苗地頭錢，天下各地每畝一律收十五文。由於京師費用繁重，先前增加到了三十文，從今以後，應當按照各州的標準，每畝收十五文。”

建中元年二月，派遣黜陟使分頭到天下各地，頒發的詔書主要内容是：“户不分主客，按照實際居住地編造簿籍。人不分丁中，按照貧富狀況劃分等級。往來經商的人，在郡縣按照三十分之一的比率徵税。居民的税，分秋夏兩次徵收。有不方便的，分三次徵收。此外的徵賦全部撤銷，而丁額不廢止。田畝的税，一律以大曆十四年的耕地數作爲基準。徵收夏税不能超過六月，秋税不能超過十一月。違犯者處分當地的官長。讓黜陟使分别根據風土的適宜狀況、人户多少來平衡各地的税收，確定當地的賦税，由尚書度支來統管它。”

三年五月，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建議把本道的兩税錢每一千文增收二百文，於是下詔讓其他各州都照此辦理。八年四月，劍南西川觀察使韋皋奏請加收十分之二的税，用以增加官吏的俸禄，依從了他的奏請。

元和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上奏：

按照今年閏正月十七日的敕文，讓百官群僚討論錢貨的輕重。現在根據群官楊於陵等人的建議，“請求天下夏秋兩税和官府專賣鹽酒的財利等，都用布帛絲綿，隨當地所産的物品充税，一律不徵收現錢，就會使實物逐漸被看重，錢逐漸被看輕，農民就可以不再賤賣布帛”。群臣所提出的建議，辦法都極爲妥當，對公私都非常有利。建議商量交付度支，依據各州府應徵兩税供給上都和留州留使的舊額，從元和十六年以後起，都改换成用端匹斤兩計量的物品設定税額，像

大曆已前租庸課調，不計錢令其折納。使人知定制，供辦有常。仍約元和十五年徵納布帛等估價。其舊納虛估物，與依虛估物迴計；如舊納實估物并見錢，即於端匹斤兩上量加估價迴計。變法在長其物價，價長則永利公私，初雖微有加饒，法行即當就實，比舊給用，固利而不害。仍作條件處置，編入旨符。其鹽利酒利，本以榷率計錢，有殊兩稅之名，不可除去錢額。中有令納見錢者，亦請令折納時估匹段。上既不專以錢爲稅，人得以所產輸官，錢貨必均其重輕，隴畝自廣於蠶織，便時惠下，庶得其宜。其土乏絲麻，或地連邊塞，風俗更異，賦入不同，亦請商量委所司裁酌，隨便宜處置。

大曆年間以前的租庸課調那樣，而不是用錢來計量再讓人們折納。使人們知道定制，供奉舉措有固定的規矩。同時檢査元和十五年徵納布帛等物的估價。如果過去徵納的是虛估物，就將虛估價與當時物價的差額計算出來；如果過去徵納的是實估物和現錢，就按實物的端匹斤兩按當時的物價折算。變法是爲了提高實物的價值，價值提高就對公私永遠有利，初行時雖然物產的增加微少，但依法施行就會顯現出實效，比起從前的供給狀況，當然是有利而無害的。同時要制定規章處理這些事務，編進旨符中去。至於鹽利酒利，本來就是按專賣的比率來計算錢數的，與兩稅的名目不同，不能除去錢額。其中有讓交納現錢的，也建議按時價折納布帛。皇上既然不專用錢來收稅，人們就能够把自己的產品輸送給官府，錢貨就一定會輕重均衡，田地裏自然會普遍養蠶織布，時事便利而且下面會得到好處，這樣做想來是會適宜的。那些當地缺乏絲麻，或者是地近邊塞的，風俗差别更大，徵收的物品不同，也建議商量交給有關部門定奪，根據具體情況處置。

詔從之。

下詔讓依從這項奏請。

大和四年五月，劍南西川宣撫使、諫議大夫崔戎奏："準詔旨制置西川事條，今與郭釗商量，兩稅錢數內三分，二分納見錢，一分折納匹段，每二貫加饒百姓五百文，計一十三萬四千二百四十三貫文。依此曉諭百姓訖。經賊州縣，準詔三分減放一分，計減錢六萬七千六百二十貫文。不經賊處，先徵見錢，今三分一分折納雜物，計優饒百姓一十三萬貫。舊有稅薑芋之類，每畝至七八百，徵斂不時，今并省稅名，盡依諸處爲四限等第，先給户帖，餘一切名目勒停。"

大和四年五月，劍南西川宣撫使、諫議大夫崔戎奏請："按照詔旨關於制置西川事務的條款，今與郭釗商量，兩稅錢數額分成三份，兩份交納現錢，一份折價交納布帛等實物，每兩貫減讓百姓五百文，總計十三萬四千二百四十三貫文。已經按此通告百姓。遭受賊寇的州縣，按照詔書三分減免一分，總計減免錢六萬七千六百二十貫文。没有遭受賊寇的地方，原來徵收現錢，現在三分之一折價交納雜物，總共優惠給百姓十三萬貫。過去有收薑芋稅之類的做法，每畝達七八百文，徵斂無常，現在合并稅名，全部根據各地的情況設立四等，先頒發户帖，其餘所有名目勒令停止施行。"

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銖錢。武德四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

高祖即位，仍然使用隋代的五銖錢。武德四年七月，廢止五銖錢，發行開元通寶錢，直徑八

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仍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齊王各賜三爐鑄錢，右僕射裴寂賜一爐。敢有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没。五年五月，又於桂州置監。議者以新錢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甚便之。後盜鑄漸起，而所在用錢濫惡。

顯慶五年九月，敕以惡錢轉多，令所在官私爲市取，以五惡錢酬一好錢。百姓以惡錢價賤，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弛。高宗又令以好錢一文買惡錢兩文，弊仍不息。至乾封元年封岳之後，又改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徑一寸，重二銖六分。仍與舊錢并行，新錢一文當舊錢之十，周年之後，舊錢并廢。初，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及鑄新錢，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尋寤錢文之誤，又緣改鑄，商賈不通，米帛增價，乃議却用舊錢。二年正月，下詔曰："泉布之興，其來自久。實古今之要重，爲公私之寶用。年月既深，僞濫斯起，所以采乾封之號，改鑄新錢。静而思之，將爲未可。高祖撥亂反正，爰創軌模。太宗立極承天，無所改作。今廢舊造新，恐乖先旨。其開元通寶，宜依舊施行，爲萬代之法。乾封新鑄之錢，令所司貯納，更不須鑄。仍令天下置爐之處，并鑄開元通寶錢。"既而私鑄更多，錢復濫惡。

高宗嘗臨軒謂侍臣曰："錢之爲用，行之已久，公私要便，莫甚於斯。比爲州縣不存檢校，私鑄過多，如聞荆、潭、宣、衡犯法尤甚，遂有

分，重二銖四絫，十文加在一起重一兩，一千文加在一起重六斤四兩。同時在洛、并、幽、益等州設置錢監。秦王、齊王分别被賜給三處錢爐鑄錢，右僕射裴寂被賜給一處錢爐。有膽敢盜鑄的人要處死本人，家屬充當官奴婢。五年五月，又在桂州設置錢監。評議的人認爲新錢大小最爲適宜，遠近都十分便利。後來盜鑄逐漸興起，而各個地方所用的錢都極其粗劣。

顯慶五年九月，下敕説由於質料低劣錢增多，讓各地官府私下收買，拿五文質料低劣錢給一文好錢。百姓由於質料低劣錢價賤，私自收藏它，以等待官府禁令的鬆弛。高宗又讓用一文好錢收買兩文質料低劣錢，弊病仍舊不止。到乾封元年在泰山封禪後，又改製新錢，上面的文字是乾封泉寶，直徑一寸，重二銖六分。仍舊與舊錢并行，新錢一文等於舊錢十文，計劃在一年之後，廢止全部舊錢。當初開元錢上的文字，是由給事中歐陽詢撰詞并書寫，當時人們稱贊他搞得好。錢上的字兼含八分書和隸體，文詞是先上後下，接下來再先左後右來讀。從上到左迴環地讀它，詞義也通，民間沿習稱之爲開通元寶錢。到鑄造新錢時，就與民間的習俗相同，把"乾"字鑄在正上方，"封"字在左側。不久省悟到錢上文字有誤，又由於改鑄，商業衰敗，米帛漲價，於是商議恢復使用舊錢。二年正月，下詔説："貨幣的出現，由來已久。實在是古今的大事，被公私所珍重。年月既久，就出現了僞造濫鑄的情况。所以采用乾封的年號，改鑄新錢。仔細一想，又覺得不妥。高祖撥亂反正，於是創立制度。太宗順應天命即位，没有什麽改變。現在廢止舊錢，改鑄新錢，恐怕會違背祖先的旨意。開元通寶，應當依舊行用，作爲萬代不變的貨幣。乾封新鑄的錢，讓有關部門收存，再不要鑄造。仍舊讓天下設錢爐的地方，都鑄造開元通寶錢。"後來私鑄的更多，錢又粗劣不堪。

高宗曾經在殿前對侍臣説："錢被用來交换，實行已經很久，公私最爲方便，没有什麽能超過它。近來由於州縣不做檢查，私鑄得過多，聽説荆、潭、宣、衡幾個州違犯法令尤其嚴重，竟然

將船筏宿於江中，所部官人，不能覺察。自今嚴加禁斷，所在追納惡錢，一二年間使盡。”當時雖有約敕，而奸濫不息。

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就市給糶，斗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即令鑄破。其厚重徑合斤兩者，任將行用。時米粟漸貴，議者以爲鑄錢漸多，所以錢賤而物貴。於是權停少府監鑄錢，尋而復舊。

則天長安中，又令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俄又簡擇艱難，交易留滯，又降敕非鐵錫、銅蕩、穿穴者，并許行用，其有熟銅、排斗、沙澀、厚大者，皆不許簡。自是盜鑄蜂起，濫惡益衆。江淮之南，盜鑄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濤險峻，人迹罕到，州縣莫能禁約。以至神龍、先天之際，兩京用錢尤濫。其郴、衡私鑄小錢，纔有輪郭，及鐵錫、五銖之屬，亦堪行用。乃有買錫鎔銷，以錢模夾之，斯須則盈千百，便賚用之。

開元五年，車駕往東都，宋璟知政事，奏請一切禁斷惡錢。六年正月，又切斷天下惡錢，行二銖四絫錢。不堪行用者，并銷破覆鑄。至二月又敕曰："古者聚萬方之貨，設九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若輕重得中，則利可知矣；若真僞相雜，則官失其守。頃者用錢，不論此道。深恐貧窶日困，奸豪歲滋。所以申明舊章，懸設諸樣，欲其人安俗阜，禁止令行。”時江淮錢尤濫惡，有官爐、偏爐、棱錢、時錢等數色。璟乃遣監察御史蕭隱之充江淮使。隱之乃令率户出錢，務加督責。百姓乃以上青錢充惡錢納之，其小惡者或沉之

有人把私鑄錢的船筏停在江中，當地官員，不能覺察。從今以後要嚴加禁止，各地追繳質料低劣錢，在一二年間收盡。”當時雖然有禁令，而盜鑄濫造不能停息。

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拿出多年以前的糙米和粟，到市場上出售，每斗收一百文質料低劣錢。這些質料低劣錢要通報給少府監和司農寺，下令鑄毁。那些厚重大小合乎規格的錢，聽任其行用。當時糧食逐漸昂貴，評議的人認爲鑄錢逐漸增多，所以纔錢賤而物貴。於是暫時停止少府監鑄錢，不久又恢復舊况。

在武則天長安年間，又讓在市場上懸挂錢樣，讓百姓按照樣品用錢。隨後又因鑒定艱難，交易停滯，又下敕説衹要不是鐵錫、銅蕩、穿穴的錢，都允許行用，那些有熟銅、排斗、沙澀和厚大的錢，都不許剔除。從此盜鑄蜂起，粗劣不堪的錢更多。江淮以南，盜鑄者有的到湖泊、大海、深山之中，波濤險峻，人迹罕到，州縣不能查禁。到了神龍、先天之際，兩京行用的錢更爲粗劣。郴州、衡州私鑄的小錢，僅僅有個輪廓，連鐵錫、五銖之類的錢，也能行用。於是有人買錫熔化，用錢模夾上，轉眼就造出成千上百的錢，也拿到市上使用。

開元五年，車駕去東都，宋璟主持政事，奏請禁絶所有質料低劣錢。六年正月，又禁絶天下質料低劣錢，行用二銖四絫錢。不能行用的錢，都銷毁重鑄。到二月又下敕説："古時會聚萬方的貨物，設立九府的制度，以流通天下的物品，以便利人們的生活。如果輕重適宜，那麽便利是顯而易見的；若是真假混雜，那麽官府就失去了職守。近來用錢，不講究這些章法。深爲擔心貧窮的人將日益困苦，奸詐豪横的人一年比一年增多。所以申明過去的規定，定立并出示各種樣品，希望能够人民安定，天下富饒，令行禁止。”當時江淮的錢尤其粗劣不堪，有官爐、偏爐、棱錢、時錢等多種名目。於是宋璟派遣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任江淮使。蕭隱之就讓按户出錢，切實加以督促。百姓就把上青錢當作質料低劣錢來

於江湖，以免罪戾。於是市井不通，物價騰起，流聞京師。隱之貶官，璟因之罷相，乃以張嘉貞知政事。嘉貞乃弛其禁，人乃安之。

交納，那些小薄粗劣的錢有的被沉到了江湖之中，以免去罪責。這樣一來市面上貨物不能流通，物價飛漲，消息傳到了京師，蕭隱之被貶去官職，宋璟因此被免去宰相，於是由張嘉貞主持政事。張嘉貞就解除先前的禁令，人們纔安定下來。

開元二十二年，中書侍郎張九齡初知政事，奏請不禁鑄錢，玄宗令百官詳議。黄門侍郎裴耀卿李林甫、河南少尹蕭炅等皆曰："錢者通貨，有國之權，是以歷代禁之，以絶奸濫。今若一啓此門，但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於事不便。"左監門録事參軍劉秩上議曰：

伏奉今月二十一日敕，欲不禁鑄錢，令百僚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覇，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黄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暖也，舍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爲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

開元二十二年，中書侍郎張九齡剛剛主持政事，奏請不禁止鑄錢，玄宗讓百官詳細討論。黄門侍郎裴耀卿李林甫、河南府少尹蕭炅等人都説："錢是通貨，是衡量國家的砝碼，所以歷代都禁止私鑄，以杜絶僞製濫造。而今假若一放開這項禁令，衹怕小人放棄農耕、追逐錢利，而粗劣更爲嚴重，對於國事不利。"左監門録事參軍劉秩進上奏議説：

奉本月二十一日敕，想要不禁止鑄錢，讓百官詳細討論妥當與否。錢的出現，由來已經很久了，是要用它來平衡輕重而理順本末，齊桓公掌握了正確的方法國家就得以稱霸，周景王違背了既有的規律社會就因此而衰敗。從歷史記載來考察，國家的興衰，正與此聯係在一起。陛下想要改變古法調濟現實，想要背離經義以合乎道理，然而没有馬上實施改革，來向芻蕘之臣徵詢意見，臣下雖然愚蠢，却怎敢不獻上自己的見聞。古時把珠玉作爲上幣，黄金作爲中幣，刀布作爲下幣。管仲説："這三種貨幣，拿着它也不會增加温暖，扔掉它也不會吃不飽飯。先王用它來保存財物，用它來控制社會，并平衡天下。"所以把它稱爲衡。所謂衡，就是使事物一高一低，不能固定不變。所以給你由君主决定，從你那裏拿走也由君主决定；使你貧窮由君主决定，使你富貴也由君主决定。因此人們擁戴君主像日月一樣，親近君主像父母一樣，用的就是這個辦法，這就是人主的權力。現在的錢，就是古時的下幣。陛下要是放開它任憑人們鑄造，那麽上面没有什麽能够控制下面，下面不會聽從上面，這是此事不能施行的第一項原因。貨物賤就損害農夫，錢幣輕就損害商人。所以善於治

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懲息。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阱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鄰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爲。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吴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盗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錢輕，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采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盗鑄者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理國家的人，觀察實物的貴賤，錢幣的輕重。實物貴重錢就輕賤，錢輕是由於物多，多了就設法收束讓它少；錢少了就貴重了，重了就設法放開讓它輕。輕重的本原，一定要出自這裏，爲什麽要假手於他人？這是此事不能施行的第二項原因。鑄錢不摻雜鉛鐵就不能獲利，摻雜鉛鐵錢就粗劣，粗劣的錢不嚴禁它就不能制止住。而且現今堵塞着私鑄一路，人們還冒死命觸犯法令，何况敞開門徑還能指望人們去守法嗎？這是設置陷阱來誘使人進去，這是此事不能施行的第三項原因。允許人們鑄錢，無利則没有人去鑄，有利則離開農田的人就會有很多。離開農田的人多了，地就没人耕墾，地没人耕墾，就又趨於飢寒了，這是此事不能施行的第四項原因。人富裕過度就不能用獎賞來激勵，貧窮飢餒就不能用法威來束縛，法令不能施行，人不受治理，都是由貧富不一而造成的。假若准許人們鑄錢，那麽貧窮的人一定不能鑄。臣下擔心貧窮的人會更窮而去爲富户做工，富户則由此而更加放肆。從前在漢文帝的時候，吴濞是個諸侯，却像天子一樣富有；鄧通是位大夫，財富却與王侯相當。這都是由鑄錢而造成的。如果一定要准許人們私鑄，就是給人以牟利的權利而放棄對此的控制，這是此事不能施行的第五項原因。如果陛下確實認爲錢重而傷害農業，費工多而獲利少，那麽臣下願意談談它的失宜之處，以獻上愚計。錢重，是由於人一天比一天多，而錢爐并没有比過去增加。另外官錢重，與銅的價格基本相當，所以盗鑄的人毁掉重錢來鑄輕錢。錢的份量不够，禁令寬則能行用，禁令嚴則就停廢不用了，這是錢少的原因。鑄錢費用不足，是由於銅貴，銅貴，是由於使用它的人多。銅這種東西，用它來做兵器則不如鐵，用它來做器皿則不如漆，禁了它没有害處，陛下爲什麽不禁止人使用？禁人使用，那麽銅没有用處，銅就越來越賤，就可以保障鑄錢的需要了。銅不流

傳到下面，盜鑄的人就沒有可能來鑄錢，官錢也就不會被毀掉，人也就不會犯死刑，錢又會一天天增加，商業重又得利了。這是一舉而兼得四美，請陛下仔細考慮一下。

時公卿群官，皆建議以爲不便。事既不行，但敕郡縣嚴斷惡錢而已。

當時公卿百官，都進言認爲不便。此事既然不能實行，祇能敕令郡縣嚴禁惡錢而已。

至天寶之初，兩京用錢稍好，米粟豐賤。數載之後，漸又濫惡，府縣不許好者加價迴博，好惡通用。富商奸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之南，每錢貨得私鑄惡者五文，假托官錢，將入京私用。京城錢日加碎惡，鵝眼、鐵錫、古文、綖環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斤。十一載二月，下敕曰："錢貨之用，所以通有無；輕重之權，所以禁逾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漢備三官之制。永言適便，必在從宜。如聞京師行用之錢，頗多濫惡，所資懲革，絶其訛謬。然安人在於存養，化俗期於變通，法若從寬，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即出錢三數十萬貫，分於兩市，百姓間應交易所用錢不堪久行用者，官爲換取，仍限一月日内使盡。庶單貧無患，商旅必通。其過限輒違犯者，一事已上，并作條件處分。"是時京城百姓，久用惡錢，制下之後，頗相驚擾。時又令於龍興觀南街開場，出左藏庫内排斗錢，許市人博换，貧弱者又争次不得。俄又宣敕，除鐵錫、銅沙、穿穴、古文，餘并許依舊行用，久之乃定。

到天寶初年，兩京用的錢稍好一些，糧米又多又便宜。幾年之後，逐漸又粗劣，府縣不允許好錢加價回收，好錢和質料低劣錢并用。富商奸人，漸漸收存好錢，偷偷運往江淮以南，每文錢買到五文私鑄的質料低劣錢，謊稱是官錢，帶進京城私自使用。京城的錢一天比一天輕而又粗劣，鵝眼、鐵錫、古文、綖環之類的錢，每千錢重不到三四斤。十一年二月，下敕説："使用錢幣，是爲了互通有無；控制輕重，是爲了禁止逾越。所以周時設立九府的法規，漢時建立三官的制度。常言説要合乎行事之便，必須從可能出發。聽説京師行用的錢，有許多粗劣不堪，所給予的懲治，是要清除這種錯謬。然而安人要靠恩惠，改變世俗指望變通，法律如果從寬，事情就能持久。應令有關部門馬上拿出三數十萬貫錢，分到東西兩市，百姓之間在交易時所用的錢如有不能長久行用的，官府爲他們兑换，同時限定在一個月内用完，孤單貧弱的人大致不會有損害，商旅一定能够通行。那些過了期限仍敢違犯的人，一件事情以上，都制訂規定處理。"這時京城百姓，行用質料低劣錢已久，敕書頒下之後，頗受驚擾。當時又下令在龍興觀南街設場子，拿出左藏庫裏面的排斗錢，准許市民兑换，貧弱的人又争搶不上。按着又宣布敕令，除了鐵錫、銅沙、穿穴、古文，其餘的錢都准許依舊行用，很久纔安定下來。

乾元元年七月，詔曰："錢貨之興，其來久矣，代有沿革，時爲重輕。周興九府，實啓流泉之利；漢造五銖，亦弘改鑄之法。必令小大兼適，母子相權，事有益於公私，理宜循於通變。但以干戈未息，帑藏猶虚，卜式獻助軍之誠，弘羊興富國之

乾元元年七月，下詔説："錢幣的出現，由來已久，歷代遞有沿革，因時而異各有輕重。周時設立九府，實際上已見到了貨幣流通的益處；漢時鑄造五銖錢，也發展了改鑄貨幣的辦法。一定要讓它大小適宜，母子平衡，事情要對公私都有利，理應依順情況的變化。由於干戈未息，國家財政仍然空虚，卜式進獻資助軍費的誠意，桑

算，静言立法，諒在便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别爲新鑄，不廢舊錢，冀實三官之資，用收十倍之利，所謂於人不擾、從古有經。宜聽於諸監别鑄一當十錢，文曰乾元重寶。其開元通寶者依舊行用。所請采鑄捉搦處置，即條件聞奏。”二年三月，琦入爲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二十斤成貫。詔可之。於是新錢與乾元、開元通寶錢三品并行。尋而穀價騰貴，米斗至七千，餓死者相枕於道。乃擡舊開元錢以一當十，減乾元錢以一當三十，緣人厭錢價不定，人間擡加價，錢爲虚錢。長安城中，競爲盗鑄，寺觀鐘及銅象多壞爲錢。奸人豪族，犯禁者不絶。京兆尹鄭叔清擒捕之，少不容縱，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人益無聊矣。上元元年六月，詔曰：“因時立制，頃議新錢，且是從權，知非經久。如聞官爐之外，私鑄頗多，吞并小錢，踰濫成弊。抵罪雖衆，禁奸未絶。况物價益起，人心不安。事藉變通，期於折衷。其重棱五十價錢，宜減作三十文行用。其開元舊時錢，宜一當十文行用。其乾元十當錢，宜依前行用。仍令京中及畿縣内依此處分，諸州待進止。”七月敕：“重棱五十價錢，先令畿内减至三十價行，其天下諸州，并宜準此。”寶應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錢，一以當三，乾元重棱小錢，亦以一當二；重棱大錢，一以當三。尋又改行乾元大小錢，并以一當一。其私鑄重棱大錢，不在行用之限。

弘羊提出富國的方案，冷静地來談立法，主要的是應便利民衆。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請改用新錢，以一當十，另行新鑄，不廢舊錢，希冀能充實國家財政，以收到十倍的利益，正是所謂不騷擾民衆，又有古人的先例可以援引。應當讓各監另鑄以一當十的錢，文字爲乾元重寶。那些開元通寶錢依舊行用。所建議的捉拿處置偷采私鑄一事，要馬上制訂條款奏上。”二年三月，第五琦入朝做宰相，又建議另鑄重輪乾元錢，以一當五十，二十斤成一貫。下詔批准了他的建議。於是新錢與乾元錢、開元通寶錢三種錢并行。接着就糧價飛漲，一斗米達七千文錢，餓死的人相互枕靠在道路上。於是提高舊開元錢的面值以一當十，降低乾元錢以一當三十，由於人們厭惡錢價變動不定，社會上將抬加價的錢稱爲虚錢。長安城中，競相盗鑄，寺院道觀裏的鐘和銅像多被毁壞鑄錢。奸人豪族，違犯禁令的不斷。京兆尹鄭叔清捉獲這些人，一點兒也不放過，幾個月内拷打死八百多人，更加民不聊生了。上元元年六月，下詔説：“根據當時的情况而設立制度，近來討論鑄造新錢，衹是一時權宜之計，知道不能歷時長久。聽説除官爐之外，私鑄頗多，熔毁小錢，違法濫造已成弊病。抵罪的人雖然很多，奸徒還是没有禁絶。何况物價越來越高，人心不安。事物通過變通，就可以折衷處理。那些重棱五十文價值的錢，應减作三十文錢行用。過去的開元錢，應當以一文當十文行用。乾元以一當十的錢，可依前行用。同時令京中及畿縣内依此辦理，各州等待指示。”七月下敕：“重棱五十文價值的錢，先前令畿内减到三十文價值行用，天下各州，都應按此施行。”寶應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錢，以一當三，乾元重棱小錢，也以一當二；重棱大錢，以一當三。不久又改行乾元大小錢，都以一當一。那些私鑄的重棱大錢，不在行用之列。

大曆四年正月，關内道鑄錢等使、户部侍郎第五琦上言，請於絳州汾陽、銅原兩監，增置五爐鑄錢，許之。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韓洄上

大曆四年正月，關内道鑄錢等使、户部侍郎第五琦上言，建議絳州汾陽、銅原兩監，增設五座錢爐鑄錢，批准了這一建議。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韓洄上言：“江淮的錢監，每年總

言："江淮錢監，歲共鑄錢四萬五千貫，輸于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源錢監，置十爐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也。其江淮七監，請皆停罷。"從之。

貞元九年正月，張滂奏："諸州府公私諸色鑄造銅器雜物等。伏以國家錢少，損失多門。興販之徒，潛將銷鑄，錢一千爲銅六斤，造寫器物，則斤直六百餘。有利既厚，銷鑄遂多，江淮之間，錢實減耗。伏請準從前敕文，除鑄鏡外，一切禁斷。"

元和三年五月，鹽鐵使李巽上言："得湖南院申，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井，差官檢覆，實有銅錫。今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爐兩所，采銅鑄錢，每日約二十貫，計一年鑄成七千貫，有益於人。"從之。

其年六月，詔曰："泉貨之法，義在通流。若錢有所壅，貨當益賤。故藏錢者得乘人之急，居貨者必損己之資。今欲著錢令以出滯藏，加鼓鑄以資流布，使商旅知禁，農桑獲安，義切救時，情非欲利。若革之無漸，恐人或相驚。應天下商賈先蓄見錢者，委所在長吏，令收市貨物，官中不得輒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貨易，以求便利。計周歲之後，此法遍行，朕當別立新規，設蓄錢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許有方圓，意在他時行法不貸。又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礦。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權其重輕，使務專一。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采銀坑，并宜禁斷。

共鑄錢四萬五千貫，運到京師，算起來工本和運輸的費用，每鑄一千文錢所需兩千文錢，這樣本錢要比利錢多一倍。現今商州有紅崖冶，産銅更多，又有洛源監，廢棄已久没有使用。建議增加工匠開鑿山崖以采取銅礦，起用洛源錢監，設置十座錢爐鑄錢，每年總計産錢七萬二千貫，算起來工本和運輸的費用，每貫共用九百文錢，這樣利錢是多於本錢的。江淮地區的七處錢監，建議一律停廢。"依從了他的建議。

貞元九年正月，張滂上奏："各州府公私鑄造有各種銅器雜物等。國家錢少，損失的途徑很多。做買賣的人，偷偷地銷錢鑄造器物，一千文錢出六斤銅，鑄造器物，則每斤銅器值六百多文錢。得利既然豐厚，銷毁錢鑄造器物的也就多了，江淮之間，錢幣大爲減損。請求按照從前的敕文，除了鑄造銅鏡外，一律禁絶。"

元和三年五月，鹽鐵使李巽上言："得到湖南院申報，郴州的平陽、高亭兩縣界内，有平陽冶以及馬跡、曲木等古銅礦，大約有二百八十多處礦井，派官員去核查，確實有銅錫。現在請求在郴州的舊桂陽監設置兩處錢爐，采銅鑄錢，每天大約可産二十貫，一年總共可鑄成七千貫，對人們是有益的。"依從了他的請求。

這年六月，下詔説："貨幣的用途，旨在流通。假若錢幣壅滯不動，貨物就會越來越賤。這樣藏錢的人能够乘人之急，存貨的人一定會損失自己的資本。而今想要設立錢令以使人拿出藏匿不動的錢幣，增加錢幣的鑄造以促進流通，使商人知道禁令，農夫獲得安寧，這實在是出自拯救時弊的大義，而不是牟利的私情。如果變革不能循序漸進，恐怕人們也許要受到驚擾。應當對天下各地先前蓄積有現錢的商賈，委派當地的官吏，讓他們收買貨物，官府不能擅自設立期限，逼迫商人，要聽任他們貿易，以求便利。想來一周年之後，這個辦法應已普遍施行，朕會另行設立新規，制定關於蓄積錢幣的禁令。之所以要先行通告，准許變通，是爲了在將來能執法不貸。另外天下有銀的山，一定有銅礦。銅這種東西，可用於鑄造貨幣，銀這種東西，對於民生没有益

恐所在坑户，不免失業，各委本州府長吏勸課，令其采銅，助官中鑄作。仍委鹽鐵使條流聞奏。"

處，衡量它們之間的輕重，務必使開采專一。自五嶺以北天下各地正在開采的銀礦，應當統統封閉。恐怕各地的坑户，免不了要失業，分別交由本州府的官吏督促，讓他們采銅，資助官府鑄造貨幣。仍交由鹽鐵使訂出條款奏上。"

四年閏三月，京城時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陌内欠錢及有鉛錫錢等，準貞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敕："陌内欠錢，法當禁斷，慮因捉搦，或亦生奸，使人易從，切於不擾。自今已後，有因交關用欠陌錢者，宜但令本行頭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檢察送官。如有容隱，兼許賣物領錢人糾告，其行頭、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縣所由祇承人等，并不須干擾。若非因買賣，自將錢於街衢行者，一切勿問。"

四年閏三月，京城行用錢每千文要扣除二十文作爲商業税上繳。凡是在交易中不繳商業税者及有鉛錫錢等，要按照貞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敕文處理："不繳商業税的行爲，依法應當禁絶，考慮到由於緝拿，可能也會産生奸邪，要使人易於遵從，一定不要出現騷擾。從今以後，有在貿易往來時使用欠陌錢的，應當儘管讓本行的行頭以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檢舉送交官府。如果有人包庇，也准許賣貨收錢的人扭送官府，當事的行頭、主人、牙人，要從重判罪。府縣所屬的祇承人等，一律不得干擾。假若不是進行買賣，自己帶錢在街道上行走，一律不必過問。"

其年六月，敕："五嶺已北，所有銀坑，依前任百姓開采，禁見錢出嶺。"

這年六月，下敕説："五嶺以北，所有的銀礦，依舊聽任百姓開采，禁止現錢出嶺。"

六年二月，制："公私交易，十貫錢已上，即須兼用匹段。委度支鹽鐵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數，條流聞奏。茶商等公私便換見錢，并須禁斷。"

六年二月，下制："公私交易，十貫錢以上，就必須并用布帛。交由度支鹽鐵使及京兆尹立即開具比例數目，訂出條款奏上。茶商等公私便换現錢，必須全部禁絶。"

其年三月，河東節度使王鍔奏請於當管蔚州界加置爐鑄銅錢，廢管内錫錢。許之，仍令加至五爐。

這年三月，河東節度使王鍔奏請在所管的蔚州界内增設錢爐鑄造銅錢，停廢管界内的錫錢，准許了他的請求，同時下令增加到五座錢爐。

七年五月，户部王紹、度支盧坦、鹽鐵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時用多重見錢，官中支計，近日殊少。蓋緣比來不許商人便换，因兹家有滯藏，所以物價轉輕，錢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請許令商人於三司任便换見錢，一切依舊禁約。伏以比來諸司諸使等，或有便商人，錢多留城中，逐時收貯，積藏私室，無復通流。伏請自今已後，嚴加禁約。"從之。

七年五月，户部王紹、度支盧坦、鹽鐵王播等上奏："京都時下行用大多看重現錢，官府中支用，近日極少。這是由於近來不許商人便换，因此家家都有藏儲，所以物價增高，錢多不拿出來。臣等今日商量，請求准許讓商人在三司任意便换現錢，一切都依舊做出限制。由於近來諸司諸使等，有時爲了方便商人，把錢多留在城中，隨時收貯，積存在私室，不再流通。請求從今以後，嚴加禁止。"依從了他們的建議。

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

八年四月，下敕："由於錢重貨輕，拿出内

出内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市布帛，每端匹估加十之一。"

十二年正月，敕："泉貨之設，故有常規，將使重輕得宜，是資斂散有節，必通其變，以利於人。今繒帛轉賤，公私俱弊。宜出見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選清强官吏，切加勾當。仍各委本司，先作處置條件聞奏。必使事堪經久，法可通行。"又敕："近日布帛轉輕，見錢漸少，皆緣所在壅塞，不得通流。宜令京城内自文武官僚，不問品秩高下，并公郡縣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觀、坊市，所有私貯見錢，并不得過五千貫。如有過此，許從敕出後，限一月内任將市別物收貯。如錢數較多，處置未了，任於限内於地界州縣陳狀，更請限。縱有此色，亦不得過兩個月。若一家内別有宅舍店鋪等，所貯錢并須計用在此數。其兄弟本來異居曾經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滿後有違犯者，白身人等，宜付所司，决痛杖一頓處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并委有司聞奏，當重科貶。戚屬中使，亦具名銜聞奏。其騰貯錢，不限多少，并勒納官。數内五分取一分充賞錢，止於五千貫。此外察獲及有人論告，亦重科處分，并量給告者。"時京師里閭區肆所積，多方鎮錢，王鍔、韓弘、李惟簡，少者不下五十萬貫。於是競買第屋以變其錢，多者竟里巷傭僦以歸其直。而高貲大賈者，多依倚左右軍官錢爲名，府縣不得窮驗，法竟不行。

十四年六月，敕："應屬諸軍諸使更有犯時用錢每貫除二十文、足陌内欠錢及有鉛錫錢者，宜令京兆府枷

庫錢五十萬貫，令東西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估價時加價十分之一。"

十二年正月，下敕："設立貨幣，從前是有常規的，要使它輕重適宜，必須有節制地聚散，然而一定要有變通，以有利於人。現今繒帛變賤，公私都不利。應拿出五十萬貫現錢，令京兆府選擇重要而又便利的地方設場，按市價交易，選派清廉剛正的官吏，嚴加管理。同時分別交由本部門，先制訂出具體施行辦法奏上。一定要使此事能够長久施行，辦法可以通行各地。"又下敕説："近日布帛逐漸變輕，現錢逐漸稀少，都是由於各地積聚不出，無法流通。應令京城内居民，從文武百官起，不管品級高低，包括公主和郡縣主、宦官等人，下至平民、商人、寺觀、坊市，所有私自貯存的現錢，都不許超過五千貫。如果有超過此數的，可以從敕文公布後起，限定在一個月内任其拿錢購買其他貨物收貯。假如錢數較多，花費不完，讓其在期限内向所在州縣陳述情况，請求延長期限。即使有這種情况，也不能超過兩個月。如果一家之中另有其他宅舍店鋪等，所貯存的錢要全部計算在這個限額之内。那些本來已經分開居住并曾經分家立户的兄弟，不在此例。如果在期限滿後有違犯的人，平民百姓等，應交付有關部門，判痛杖一頓處死。文武百官及公主等，一律交由有關部門奏上，從重處罰。后戚和宦官，也要奏上他們的名稱職銜。這些人剩存的錢，不論多少，一律强行納入官府。在總數内取出五分之一做賞錢，但最多不能超過五千貫。此外如查獲到或有人舉報，也要重加處罰，并酌情賞賜告發的人。"當時京師閭里坊市所有的積蓄，大多是方鎮的錢，王鍔、韓弘、李惟簡，少的也不下五十萬貫。於是争着購買宅第屋舍以變换出手中的錢，多的要租賃整個里巷來花出那些錢。而富商大賈，多依靠左右軍，假托是他們的官錢，府縣不能徹底追究，這項法令最終未能施行。

十四年六月，下敕："對於諸軍諸使屬下再有不執行每千文上繳二十文商業税者、足陌内欠錢以及有鉛錫錢的人，應當讓京兆府上枷收押，

項收禁，牒報本軍本使府司，差人就軍及看决二十。如情狀難容，復有違拒者，仍令府司聞奏。”

通報本軍本使府司，派人到軍中并監督處罰二十杖。如果是情節難容，而又有違拒者，也令府司奏上。”

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伏準群官所議鑄錢，或請收市人間銅物，令州郡鑄錢。當開元以前，未置鹽鐵使，亦令州郡勾當鑄造。今若兩稅盡納匹段，或慮兼要通用見錢。欲令諸道公私銅器，各納所在節度、團練、防禦、經略使，便據元敕給與價直，并折兩稅。仍令本處軍人鎔鑄。其鑄本，請以留州留使年支未用物充，所鑄錢便充軍府州縣公用。當處軍人，自有糧賜，亦較省本，所資衆力，并收衆銅，天下并功，速濟時用。待一年後鑄器物盡，則停。其州府有出銅鉛可以開爐處，具申有司，便令同諸監冶例，每年與本充鑄。其收市銅器期限，并禁鑄造買賣銅物等，待議定便令有司條流聞奏。其上都鑄錢及收銅器，續處分。將欲頒行，尚資周慮，請令中書門下兩省、御史臺并諸司長官商量，重議聞奏。”從之。

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上奏：“根據群官所商議的鑄錢辦法，有人提出收買坊市的銅製品，令州郡鑄錢。在開元年間以前，沒有設置鹽鐵使，也讓州郡督管鑄造。而今如果兩稅全部交納布帛等物，也要考慮兼收通用現錢。想讓各道把公私銅器，分别交納給當地的節度使、團練使、防禦使、經略使，然後依據原來的敕書確定價值，并折算充作兩稅。同時令當地的軍人熔銅鑄錢。鑄錢用的本錢，建議用每年留州留使的税收中没有支用完的部分充替，所鑄出的錢就充作軍府州縣的公用錢。當地的軍人，有自己的糧食衣物供給，也比較節省成本錢，依靠衆人的力量，收聚衆人的銅器，天下協同努力，可以迅速解决時下行用錢的問題。等到一年後把銅器熔鑄盡了，就停止。那些州府有出産銅鉛可以開設錢爐的地方，要申報有關部門，然後令其按照各個監冶的成例，每年給與本錢進行鑄造。收買銅器的期限，連同禁止鑄造買賣銅器等事，待議定後就讓有關部門制訂出條款奏上。在上都鑄錢及收買銅器，要等候决定。想要頒布施行，但還需仔細考慮，建議讓中書門下兩省、御史臺及各部門負責官員商量，重新討論後奏上。”依從了這一建議。

長慶元年九月，敕：“泉貨之義，所貴通流。如聞比來用錢，所在除陌不一。與其禁人之必犯，未若從俗之所宜，交易往來，務令可守。其内外公私給用錢，從今以後，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内欠少。”

長慶元年九月，下敕：“錢幣的宗旨，貴在流通。據瞭解近來使用的錢，各地除陌不一。與其禁止人們必然要做的事，不如順從世俗的需要，交易往來，一定讓它可以遵守。内外公私交付使用的錢，從今以後，應把每貫一律减除八十文錢，以九百二十文爲一貫，不許再多减除或陌内欠少。”

大和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準元和四年閏三月敕，應有鉛錫錢，并合納官，如有人糾得一錢，賞百錢者。當時敕條，貴在峻切，今詳事實，必不可行。只如告一錢賞百錢，則有人告一百貫錫錢，須賞一萬貫銅

大和三年六月，中書門下上奏：“按照元和四年閏三月的敕書，凡是有鉛錫的錢，都應交納給官府，如果有人捉獲一文錢，賞給一百文錢。當時的敕書，貴在嚴厲，今仔細考察實際情况，必定無法施行。僅僅像告發一文錢賞給一百文錢，那麼有人告發一百貫錫錢，就要賞給一萬貫

錢，執此而行，事無畔際。今請以鉛錫錢交易者，一貫已下，以州府常行决脊杖二十；十貫已下，决六十，徒三年；過十貫已上，所在集衆决殺。其受鉛錫錢交易者，亦準此處分。其用鉛錫錢，仍納官。其能糾告者，每一貫賞五千文，不滿貫者，準此計賞，累至三百千，仍且取當處官錢給付。其所犯人罪不死者，徵納家資，充填賞錢。”可之。

四年十一月，敕：“應私貯見錢家，除合貯數外，一萬貫至十萬貫，限一周年内處置畢；十萬貫至二十萬貫以下者，限二周年處置畢。如有不守期限，安然蓄積，過本限，即任人糾告，及所由覺察。其所犯家錢，并準元和十二年敕納官，據數五分取一分充賞。糾告人賞錢，數止於五千貫。應犯錢法人色目决斷科貶，并準元和十二年敕處分。其所由覺察，亦量賞一半。”事竟不行。

五年二月，鹽鐵使奏：“湖南管内諸州百姓私鑄造到錢。伏緣衡、道數州，連接嶺南，山洞深邃，百姓依模監司錢樣，競鑄造到脆惡奸錢，轉將賤價博易，與好錢相和行用。其江西、鄂岳、桂管鑄濫錢，并請委本道觀察使條流禁絶。”敕旨宜依。

會昌六年二月，敕：“緣諸道鼓鑄佛像鐘磬等新錢，已有次第，須令舊錢流布，絹帛價稍增。文武百僚俸料，宜起三月一日，并給見錢。其一半先給虚估匹段，對估價支給。”敕：“比緣錢重幣輕，生人坐困，今加鼓鑄，必在流行，通變救時，莫切於此。宜申先甲之令，以誡居貨之徒。京城及諸道，起今年十月以後，公私行用，并取新錢，其舊錢權停三數

銅錢，照此辦理，賞錢將没有止境。今建議對用鉛錫錢交易的人，一貫以下，用州府日常行用的木杖打脊背二十下，十貫以下，打六十下，徒刑三年，超過十貫以上，當地召集民衆猛棍打死。對於那些收鉛錫錢做買賣的人，也照此處置。他們所使用的鉛錫錢，還要交納官府。對於那些能捉拿告發的人，每一貫錢賞給五千文，不滿一貫的，按此計算發賞，累計達到三百貫的，仍然取當地的官錢支付。那些不够死罪的違法者，没收家財，充作賞錢。”批准了這一請求。

四年十一月，下敕：“對於私存現錢的人家。除允許貯存的數額之外，一萬貫到十萬貫，限一周年内處置完畢；十萬貫到二十萬貫以下的，限兩周年内處置完畢。如有人不遵守期限，安然蓄積，超過上述期限，就聽任别人緝拿告發，及所在官吏察訪。違犯者的家財，一律按照元和十二年的敕書納入官府，按照實際數目取出五分之一做賞錢。緝拿告發人的賞錢，數額最多不能超過五千貫。所有違犯錢法的人按不同情節判處懲罰，一律按照元和十二年的敕書處置。察訪到案件的所在官吏，也賞給一半賞錢。”此事最終没能施行。

五年二月，鹽鐵使上奏：“湖南管内各州百姓私鑄造到錢。由於衡、道幾個州，連接嶺南，山洞深邃，百姓模仿監司的錢樣，争相鑄造到脆惡奸錢，轉手低價兑换，與好錢混合行用。江西、鄂岳、桂管鑄造劣錢，建議一并交由本道觀察使制訂條款，將其禁絶。”敕旨説應當按此施行。

會昌六年二月，下敕：“由於各道熔鑄佛像鐘磬等造新錢，已有規模，可以讓舊錢流通，絹帛的價格略微提高。文武百官的薪俸，應從三月一日起，一律發給現錢。其中有一半先前給的是按虚估折合成的布帛等物，要折算爲實估的價格支付。”又下敕：“近來由於錢重物輕，導致民生艱難，現今鑄造錢幣，一定讓它流通，變革以拯治時弊，没有什麽比這更重要。應當重申先前的禁令，以警告屯積錢幣的人。京城以及各道，從今年十月以後起，公私使用，都取新錢，舊錢要

年。如有違犯，同用鉛錫惡錢例科斷，其舊錢并納官。”事竟不行。

暫停三數年。如果有人違犯，按照使用鉛錫質料低劣錢的案例判處，所使用的舊錢一律納入官府。”這事最終未能施行。

開元元年十一月，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師度開拓疏决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

開元元年十一月，河中尹姜師度由於安邑鹽池漸趨乾涸，姜師度開拓疏導水道，設置鹽屯，公私大收其利。

其年十一月五日，左拾遺劉彤上表曰：“臣聞漢孝武爲政，厩馬三十萬，後宫數萬人，外討戎夷，内興宫室，殫費之甚，實百當今，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實爲今疑之。夫煮海爲鹽，采山鑄錢，伐木爲室，農餘之輩。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以山海厚利，資農之餘人，厚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木等官收興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貸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猾夏，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奉天適變，惟在陛下行之。”上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户部侍郎强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内鹽鐵之課。“比令使人勾當，除此外更無別求。在外不細委知，如聞稱有侵刻，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檢校，依令式收税。如有落帳欺没，仍委按察使糾覺奏聞。其姜師度除蒲州鹽池以外，自餘處更不須巡檢。”

這年十一月五日，左拾遺劉彤上表說：“臣下聽説漢孝武帝執政時，厩中的馬有三十萬匹，後宫裏有數萬人，對外討伐戎夷，在内興造宫室，耗費的嚴重程度，相當於現今的百倍，然而古時耗費多而物品有餘，現今用度少而財物不足，這是爲什麽？難道不是因爲古時取自山澤而如今取自貧民麽！取自山澤，就公利豐厚而人們歸於農耕；取自貧民，就公利微薄而人們離開本業。所以先王制定法規，有管理山海的官員，有虞衡這一職務，有平衡輕重的辦法，有封禁和開放的時節，一則使人專心務農，二則使國家富饒，既有利於人又能興辦事業。臣下實在爲現今的事感到疑惑。煮海熬鹽，開山鑄錢，伐木建房，都是農耕剩餘下來的人。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做工來自謀衣食的人，都是窮苦的人。假若能用山海所出的厚利，來幫助農耕剩餘下來的人，免除窮苦的人厚斂重徭，正是所謂損有餘而補不足，帝王之道，難道不正是這樣嗎？臣下希望陛下詔令鹽鐵木等官收取所産的物資，販賣給人們，這樣不過幾年，官府就有多餘的儲備了。然後頒布寬減的法令，免除窮困孤獨的人的徭役，足以造福群生，足以安撫四夷。即使遇到像戎狄侵漢，堯湯遭逢水旱災害那樣的事情，也不足憂慮。敬奉天神而順應變化，謹請陛下來施行它。”皇上讓宰臣討論這一建議妥當與否，都認爲鹽鐵的收益，大大有益於國家的財政，於是委任將作大匠姜師度、户部侍郎强循都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一道檢查督促海内的鹽鐵課税。下敕：“近來派使者辦理，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索求。在外地不知具體原由，聽到報告説有人侵吞盤剥，應讓本州刺史派出一名輔佐官檢查，按令式收税。假如有人不上賬而從中侵吞，仍然要交由按察使稽查奏上。姜師度除了蒲州鹽

池以外，其他各處再不必巡查檢視。”

貞元十六年十二月，史牟奏：“澤、潞、鄭等州，多是末鹽，請禁斷。”從之。元和五年正月，度支奏：“鄜州、邠州、涇原諸將士，請同當處百姓例，食烏、白兩池鹽。”六年閏十二月，度支盧坦奏：“河中兩池顆鹽，敕文只許於京畿、鳳翔、陝、虢、河中、澤、潞、河南、許、汝等十五州界内糶貨。比來因循，兼越興、鳳、文、成等六州。臣移牒勘責，得山南西道觀察使報，其果、閬兩州鹽，本土户人及巴南諸郡市糴，又供當軍士馬，尚有懸欠，若兼數州，自然闕絶。又得興元府諸耆老狀申訴。臣今商量，河中鹽請放入六州界糶貨。”從之。

貞元十六年十二月，史牟上奏：“澤、潞、鄭等州，大多是食用末鹽，建議禁絶。”依從了他的建議。元和五年正月，度支使上奏：“鄜州、邠州、涇原諸將士，請求按照當地百姓的成例，食用烏、白兩池的鹽。”六年閏十二月，度支使盧坦上奏：“河中兩池的粒鹽，敕文衹許在京畿道、鳳翔府、陝州、虢州、河中府、澤州、潞州、河南府、許州、汝州等十五個州界内販賣。近來因循，同時賣到了興、鳳、文、成等六州。臣下行文查問，收到山南西道觀察使報告，果、閬兩州的鹽，當地人和巴南各郡買着用，加上供應當地駐軍的人馬，還要有欠缺，如果加上幾個州，自然虧缺。又收到興元府各位長老呈狀子來申訴。臣下現今思量，建議把河中的鹽放進這六州界内販賣。”依從了他的建議。

十年七月，度支使皇甫鎛奏，加峽内四監、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鹽估，以利供軍。從之。

十年七月，度支使皇甫鎛上奏，提高峽内四監、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的鹽價，以增加軍隊的供應。依從了這一建議。

十三年，鹽鐵使程异奏：“應諸州府先請置茶鹽店收税，伏準今年正月一日赦文，其諸州府因用兵已來，或慮有權置職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制，一切禁斷者。伏以榷税茶鹽本資財賦，贍濟軍鎮，蓋是從權，昨兵罷，自合便停，事久實爲重斂。其諸道先所置店及收諸色錢物等，雖非擅加，且異常制，伏請準赦文勒停。”從之。十四年三月，鄆、青、兖三州各置榷鹽院。

十三年，鹽鐵使程异上奏：“對於各州府先前請求設置茶鹽店收税事宜，按照今年正月一日的赦文，各個州府自從朝廷用兵以來，有的地方擔心會臨時設立官職，并擅自徵斂，這樣做不合常規，要一律禁絶。鑒於徵收茶鹽税本來是用於增加財政收入，而供給軍鎮，衹是權宜之計，去年軍隊撤回後，自然應該隨即停廢，此事持續久了實際上就成了重斂。各道先前所設置的店以及所徵收的各種錢物等，雖然不是擅自加收的，但也不同於常規，請求按照赦文勒令停廢。”依從了他的請求。十四年三月，鄆、青、兖三州分别設置榷鹽院。

長慶元年三月，敕：“河朔初平，人希德澤，且務寬泰，使之獲安。其河北榷鹽法且權停。仍令度支與鎮冀、魏博等道節度審察商量，如能約計課利錢數，分付榷鹽院，亦任穩便。”自天寶末兵興以來，河北鹽法，羈縻而已。暨元和中，皇甫鎛奏置税

長慶元年三月，下敕：“河朔剛剛平定，人們希求朝廷的恩德，一定要寬鬆，使他們獲得安穩。河北的榷鹽法要暫時停止實行。同時讓度支使與鎮冀、魏博等道節度使審核商量，如果能大略統計出課税的錢數，分别交付榷鹽院，也可任隨其便。”自從天寶末年戰事興起以來，河北的鹽法，衹是羈縻而已。到元和年間，皇甫鎛奏請

鹽院，同江、淮、兩池榷利，人苦犯禁，戎鎮亦頻上訴，故有是命。

其月，鹽鐵使王播奏："揚州、白沙兩處納榷場，請依舊爲院。"又奏："諸道鹽院糶鹽付商人，請每斗加五十，通舊三百文價；諸處煎鹽停場，置小鋪糶鹽，每斗加二十文，通舊一百九十文價。"又奏："應管煎鹽户及鹽商并諸鹽院、停場官吏所由等，前後制敕，除兩税外，不許差役追擾。今請更有違越者，縣令、刺史貶黜罰俸。"從之。

二年五月，詔曰："兵革初寧，亦資榷管，閭閻重困，則可蠲除。如聞淄青、兖、鄆三道，往來糶鹽價錢，近取七十萬貫，軍資給費，優贍有餘。自鹽鐵使收管已來，軍府頓絶其利。遂使經行陣者有停糧之怨，服隴畝者有加税之嗟，犯鹽禁者困鞭撻之刑，理生業者乏齏醬之具。雖縣官受利，而郡府益空。俾人獲安寧，我因節用。其鹽鐵先於淄青、兖、鄆等道管内置小鋪糶鹽，巡院納榷，起今年五月一日已後，一切并停。仍各委本道約校比來節度使自收管，充軍府逐急用度及均減管内貧下百姓兩税錢數。至年終，各具糶鹽所得錢并均減兩税奏聞。"

安邑、解縣兩池，舊置榷鹽使，仍各别置院官。元和三年七月，復以安邑、解縣兩池留後爲榷鹽使。先是，兩池鹽務隸度支，其職視諸道巡院。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務，耻同諸院，遂奏置使額。二十一年，鹽鐵、度支合爲一使，以杜佑兼領。佑以度支既稱使，其所管不宜更有使名，遂與東渭橋使同奏罷之。至是，裴均主池務，職轉繁劇，復有

設置税鹽院，與江、淮地區和河中府兩池一樣徵取鹽利，人們苦於觸犯禁律，軍鎮也頻頻上訴，所以有了這項敕文。

這個月，鹽鐵使王播上奏："揚州、白沙兩處納榷場，請求依舊設院。"又上奏："各道鹽院賣鹽給商人，建議每斗加收五十文，連同原價爲三百文；各地煎鹽的停場，設置小鋪賣鹽，每斗加收二十文，連同舊價爲一百九十文。"又上奏："對於管理煎鹽户和鹽商以及各鹽院、停場官吏所爲等事宜，前後兩道敕令，除了兩税之外，不准許差役侵擾。現在建議再有違犯的人，縣令、刺史貶官撤職扣罰俸禄。"依從了他的建議。

二年五月，下詔説："戰爭剛剛結束，也要依賴於管理專賣，但百姓困難嚴重，則可以免除。據瞭解淄青、兖、鄆等三道，往來賣鹽的價錢，近來拿出七十萬貫，資助軍費，充裕而又有餘。自從被鹽鐵使收管以來，軍府頓時斷絶了這項財利。於是使得上陣打仗的人有斷糧的怨言，在田地裏幹活的人有加收税額的嘆息，違犯鹽禁的人受到鞭撻之刑的痛苦，過日子的人缺乏養齏做醬的東西。雖然縣官受益，而州郡却更爲空虚。要使人們獲得安寧，因此我要節省費用。鹽鐵先前在淄青、兖、鄆等道管内設置小鋪出賣，巡院收税，自今年五月一日以後，一律停廢。仍分别交由本道大體參照不久前節度使的做法自行收管，充作軍府的應急用度以及用以減少管内貧困百姓的兩税錢數額。到年終時，分别開列賣鹽所收得的錢數和用於減免兩税的數額奏上。"

安邑、解縣兩處鹽池，以前設置榷鹽使，同時各自另行設置院官。元和三年七月，又由安邑、解縣兩處鹽池的留後任榷鹽使。在這之前，這兩處鹽池的鹽務隸屬於度支，其職位與諸道的巡院相當。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的身份主持鹽池的事務，耻於與各巡院同列，於是奏請設置使銜。二十一年，鹽鐵、度支合爲一使，由杜佑兼任。杜佑鑒於度支既已稱做使，在它的管下不應再有使銜，於是奏請把它與東渭橋使一同撤掉。到這時，裴均主持池務，事務變得繁複，

是請。大和三年四月，敕安邑、解縣兩池榷課，以實錢一百萬貫爲定額。至大中二年正月，敕但取匹段精好，不必計舊額錢數。及大中年，度支奏納榷利一百二十一萬五千餘貫。

女鹽池在解縣，朝邑小池在同州，鹵池在京兆府奉先縣，并禁斷不榷。

烏池在鹽州，舊置榷税使。長慶元年三月，敕烏池每年糶鹽收博榷米，以一十五萬石爲定額。

温池，大中四年三月因收復河隴，敕令度支收管；温池鹽仍差靈州分巡院官勾當。至六年三月，敕令割屬威州，置榷税使。緣新制置，未立榷課定額。

胡落池在豐州界，河東供軍使收管。每年采鹽約一萬四千餘石，供振武、天德兩軍及營田水運官健。自大中四年党項叛擾，饋運不通，供軍使請權市河東白池鹽供食。其白池屬河東節度使，不係度支。

初，玄宗已前，亦有鹽池使。景雲四年三月，蒲州刺史充關内鹽池使。先天二年九月，强循除豳州刺史，充鹽池使，此即鹽州池也。開元十五年五月，兵部尚書蕭嵩除關内鹽池使，此是朔方節度常帶鹽池使也。

又有這項請求。大和三年四月，敕令安邑、解縣兩池的專賣收入，以實錢一百萬貫爲定額。到大中二年正月，敕令衹要一百萬貫的布帛精好，不必拘泥於舊定的錢數。到大中年間，度支奏上交納專賣收入一百二十一萬五千多貫。

女鹽池在解縣，朝邑小池在同州，鹵池在京兆府奉先縣，都禁絶不賣。

烏池在鹽州，從前設置榷税使。長慶元年三月，敕令烏池每年賣鹽收入折换成糧米，以十五萬石爲定額。

温池，大中四年三月由於收復河隴地區，敕令度支收管；温池鹽仍舊差遣靈州分巡院官辦理。到六年三月，敕令劃歸威州，設置榷税使。由於是新設置的，没有定立賣鹽收入的定額。

胡落池在豐州界内，由河東供軍使收管。每年采鹽約一萬四千餘石，供應振武、天德兩軍以及營田水運官兵。自從大中四年党項叛亂攪擾，饋運不通，供軍使請求購買河東白池鹽以供食用。那個白池隸屬於河東節度使，不歸度支管轄。

起初，在玄宗以前，也有鹽池使。景雲四年三月，蒲州刺史充任關内鹽池使。先天二年九月，强循任豳州刺史，充任鹽池使，這是鹽州的鹽池。開元十五年五月，兵部尚書蕭嵩任關内鹽池使，這是朔方節度使經常兼帶鹽池使銜。

舊唐書卷四十九

志第二十九

食貨(下)

武德八年十二月，水部郎中姜行本請於隴州開五節堰，引水通運。許之。

永徽元年，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界内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駟馳，美哉薛公德滂被！"

咸亨三年，關中飢，監察御史王師順奏請運晉、絳州倉粟以贍之，上委以運職。河、渭之間，舟楫相繼，會于渭南，自師順始之也。

大足元年六月，於東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諸州租船。

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於薊州之北，漲水爲溝，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舊渠，傍海穿漕，號爲平虜渠，以避海難運糧。

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發汴、鄭丁夫以浚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

十五年正月，令將作大匠范安及檢行鄭州河口斗門。先是，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河口，於下流滎澤界開梁公堰，置斗門，以通淮、汴，擢拜左衛率府胄曹。至是，

武德八年十二月，水部郎中姜行本奏請在隴州開鑿五節堰，引水通行水運。准許了他的請求。

永徽元年，薛大鼎任滄州刺史，界内有無棣河，隋末填塞廢棄了。薛大鼎奏請開通它，從海中引水入河能得到魚和鹽。百姓歌頌他説："新河能够溝通舟楫之利，直達滄海，把魚鹽引到這裏，昔日徒步行，今天像駟馬馳騁，美哉！薛公的恩德像滂沱的大雨灑向大地。"

咸亨三年，關中饑饉，監察御史王師順奏請運來晉州和絳州倉儲的糧米來供給飢民，皇上委任他掌管運糧的職事。黄河和渭水之間，舟楫相繼，聚集在渭水南岸，是從王師順開始的。

大足元年六月，在東都立德坊南側開鑿新的水潭，停泊各州運租賦的船。

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在薊州的北面，壅起河水做防護溝，以防止奚和契丹的入侵。又治理舊渠，在海邊開通漕渠，稱爲平虜渠，以避開海難運輸糧食。

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上奏，汴州東面有梁公堰，年久堰已毁壞，江淮漕運不通。徵發汴州、鄭州的民夫來疏浚它，很省功力而且快速完工，公私都覺得深爲便利。

十五年正月，令將作大匠范安及巡查鄭州河口的斗門。在此之前，洛陽人劉宗器上言，建議堵塞汜水上的舊汴河口，在下游的滎澤界内開鑿梁公堰，設置斗門，以溝通淮水和汴水，被任用爲左衛率府胄曹。到了這時，新的運道堵塞，

新漕塞，行舟不通，貶宗器焉。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三萬人疏决開舊河口，旬日而畢。

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條曰："江南户口稍廣，倉庫所資，惟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遥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般運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乾淺，船艘隘鬧，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爲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黄河，即於倉内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黄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内安置。爰及河陽倉、柏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即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久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望數年之外，倉廪轉加。其江淮義倉，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可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踊貴，玄宗以問耀卿，奏稱："昔貞觀、永徽之際，禄廪未廣，每歲轉運，不過二十萬石便足。今國用漸

運輸船不能通行，貶去了劉宗器。范安及於是徵發河南府、懷州、鄭州、汴州、滑州的三萬人夫疏通舊河口，十天之内完工。

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奏上應辦理的事項説："江南户口逐漸增多，倉庫所依賴的，衹是出自租庸，而没有運輸的能力。由於水陸路途遥遠，轉運艱難，雖然耗費功力，倉儲還是不多。臣私下見每州所送交的租賦和庸調等物，在本州於正二月啓程，到揚州進入閘門，就碰上水淺，已經有了阻礙，必須停留一個月以上。到四月以後，纔能渡過淮水進入汴河，常常正值汴河水淺河乾，又要搬運滯留，到六七月纔能到達河口，又趕上黄河水漲，不能進入黄河，又要停留一兩個月，等到黄河水小，纔能進入黄河。進入洛水就碰上漕運航路乾淺，船隻壅塞，搬運停滯，備極艱辛。算起來從江南到東都，停滯的日子多，能航行的日子少，糧食既然都不够用，欠缺折損就由此而生了。另外江南百姓不熟習黄河水性，都要轉雇黄河上的船師水手，耗損的費用更多。看到國家的舊法和前代的成規，衹有選擇便利的辦法，纔可以長久流傳。河口原來設有武牢倉，江南的船不進入黄河，就在倉内就便貯藏。鞏縣設有洛口倉，運船通過黄河不進入漕渠和洛水，就在倉内安放。然後運到河陽倉、柏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逐級就便，以前照例如此。航道通暢就隨近轉運，不通就暫時存入倉裏，不滯留遠方的運船，不用憂慮日久損耗，比起成年的長期運輸，利便一倍以上。現今若是設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的船到了河口，就返回本州，再重用這些船去運輸。同時收取所減省的脚錢，再去運輸江淮的變造義倉米，每年剩存有一二百萬石。就可望在數年之後，倉儲增多。江淮的義倉，低下潮濕而不能長期貯存，假若没有船能運走，三兩年變色，就會出現借走散盡，對公對私都没有好處。"疏奏上後未被理睬。到二十一年，裴耀卿任京兆尹，京師雨水傷害農作物，糧價騰升，玄宗就此詢問裴耀卿，他上奏説："以前在貞觀、永徽之際，禄米不多，每年轉運來的禄米，不到二十萬石就够了。現今國家

廣，漕運數倍，猶不能支。從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運，無由廣致。若能開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候水始進，吴人不便漕輓，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竊盜。臣望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放船歸。從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三門之東，置一倉。三門既水險，即於河岸開山，車運十數里。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即般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自太原倉溯河，更無停留，所省巨萬。前漢都關中，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上深然其言。至二十二年八月，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西柏崖倉、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開三門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淮而溯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關中。上大悦。尋以耀卿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轉運都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爲副。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十萬貫。舊制，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輿而西，至于陝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千，此耀卿所省之數也。明年，耀卿拜侍中，而蕭炅代焉。二十五年，運米一百萬石。

費用逐漸增多，漕運船增加數倍，還不够支用。從東都到陝州，黄河運道艱險，既改采用陸運，就不可能運來太多。如果能開通黄河難險的運路，變陸運爲水運，供支用的糧米就會有剩餘，增運之數輕易地就數以萬計。而且江南的租船，等候水位適宜纔能行進，江南人不擅長挽船，因此處處停留，時間一長，就出現了竊盜。臣下希望在河口設置一處糧倉，收存江東的租米，就放船回去。從河口就分别運入黄河、洛水，官府自己雇船運輸。三門峽的東面，設置一處糧倉。既然三門峽航道險惡，就在黄河岸上開山修路，用車運輸十幾里路。三門峽的西面，又設置一處糧倉，一運來糧食，就搬下來存貯。水量能通行就運，水小就停。從太原倉溯黄河而上，再不停留，可以節省上萬。前漢在關中建都，年月較爲長久，到隋代的都城也在京師這裏，因爲沿黄河都有舊倉，所以國家的費用常能保障。"皇上深信他的話。到二十二年八月，設置河陰縣及河陰倉、黄河西岸的柏崖倉、三門峽東面的集津倉、三門峽西面的鹽倉。開鑿三門山十八里，以避開激流的危險。從江淮上溯到鴻溝，所運之糧都交到河陰倉。從河陰送交含嘉倉，又送交太原倉，稱爲北運。從太原倉水運進入渭水，以充實關中。皇上大爲高興。不久讓裴耀卿任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任江淮、河南轉運都使；讓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府少尹蕭炅做副使。總共三年，共運輸七百萬石，節省陸運的工錢四十萬貫。按舊制，在東都的含嘉倉積存江淮地區的租米，用大車裝運向西，到陝州有三百里路，一般兩斛糧需用工錢一千，這就是裴耀卿所省下的錢數。第二年，裴耀卿拜授侍中，而由蕭炅取代了他。二十五年，運米一百萬石。

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闢三門山巔岩險之地，俾負索引艦，升于安流，自齊物始也。

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開鑿三門山以通行水運。開闢三門山頂，這樣就避開了險峻地段，使人背負繩索拉船，進入平穩的水流上航行，是從李齊物開始的。

天寶三載，韋堅代蕭炅，以滻水作廣運潭於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是年，楊釗以殿中侍御史爲水陸運使，

天寶三年，韋堅取代蕭炅，在望春樓的東面開鑿廣運潭引滻水以停泊船隻。這年，楊釗以殿中侍御史的身份出任水陸運使，以替代韋堅。在

以代韋堅。先是，米至京師，或砂礫糠粃雜乎其間。開元初，詔使揚擲而較其虛實，"揚擲"之名，自此始也。

十四載八月，詔水陸運宜停一半。

天寶以來，楊國忠、王鉷皆兼重使以權天下。肅宗初，第五琦始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輕貨以救軍食，遂拜監察御史，爲之使。乾元元年，加度支郎中，尋兼中丞，爲鹽鐵使。於是始大鹽法，就山海井竈，收榷其鹽，立監院官吏。其舊業户洎浮人欲以鹽爲業者，免其雜役，隸鹽鐵使。常户自租庸外無橫賦，人不益税，而國用以饒。明年，琦以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詔兵部侍郎吕諲代之。

寶應元年五月，元載以中書侍郎代吕諲。是時淮、河阻兵，飛輓路絶，鹽鐵租賦，皆泝漢而上。以侍御史穆寧爲河南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尋加户部員外，遷鄂州刺史，以總東南貢賦。是時朝議以寇盗未戢，關東漕運，宜有倚辦，遂以通州刺史劉晏爲户部侍郎、京兆尹、度支鹽鐵轉運使。鹽鐵兼漕運，自晏始也。二年，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依前充使。晏始以鹽利爲漕傭，自江淮至渭橋，率十萬斛傭七千緡，補綱吏督之。不發丁男，不勞郡縣，蓋自古未之有也。自此歲運米數千萬石，自淮北列置巡院，搜擇能吏以主之，廣牢盆以來商賈。凡所制置，皆自晏始。廣德二年正月，復以第五琦專判度支鑄錢鹽鐵事，而晏以檢校户部尚書爲河南及江淮已來轉運使，及與河南副元帥計會開决汴河。永泰二年，晏爲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使，琦爲關内河東劍南三川轉運常平鑄錢鹽鐵使。

這以前，糧米運到京師，有時砂礫糠粃摻雜在糧米中間。開元初年，下詔讓通過揚擲來察看糧米的質量，"揚擲"這個名目，是從這時開始的。

十四年八月，詔令水陸轉運應停運一半。

天寶以來，楊國忠、王鉷都兼任重要的使銜以控制天下。肅宗初年，第五琦開始由錢穀事而被召見，建議在江、淮地區分設租庸使，購買布帛以解救軍隊的糧食問題，於是拜授監察御史，出任租庸使。乾元元年，加度支郎中，不久兼任中丞，任鹽鐵使。於是開始推廣鹽法，在山海井竈，將所産的鹽收來實行專賣，設立監院官吏。原來有産業的人户和無業人家想要以鹽爲業的，免除他們的雜役，隸屬於鹽鐵使。尋常百姓除租庸以外没有横徵之賦，人不多交税，而國用由此充裕。第二年，第五琦被授以户部侍郎的身份同平章事的職銜，詔令兵部侍郎吕諲替代他。

寶應元年五月，元載以中書侍郎的身份取代吕諲。這時淮水、黄河受戰亂阻礙，運路斷絶，鹽鐵租賦，都泝漢水而上。由侍御史穆寧任河南道轉運租庸鹽鐵使，不久加户部員外，升任鄂州刺史，以統管東南地區的貢賦。這時朝廷討論認爲寇盗還没有平定，關東的漕運，應當派專人辦理，於是由通州刺史劉晏任户部侍郎、京兆尹、度支鹽鐵轉運使。鹽鐵使兼管漕運，是從劉晏開始的。二年，拜授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依舊充任使職。劉晏開始把鹽利作爲漕運的工本，從江淮到渭橋，一般每十萬斛需運費七千緡，由綱吏督管。不徵發丁男，不勞擾郡縣，這是自古以來從未有過的。從此每年運米數千萬石，從淮水北岸起沿途列置巡院，選擇能幹的官吏來主持它，擴大鹽業生産以招徠商賈。所有這些設置，都是從劉晏開始的。廣德二年正月，又由第五琦專判度支鑄錢鹽鐵事，而劉晏以檢校户部尚書的身份任河南及江淮以來轉運使，并與河南副元帥計議開通汴河。永泰二年，劉晏任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使，第五琦任關内河東劍南三川轉運常平鑄錢鹽鐵使。大曆五年，下詔廢除關内河東三川轉運常平鹽鐵使，從此劉晏與户部侍郎韓滉分

大曆五年，詔停關内河東三川轉運常平鹽鐵使，自此晏與户部侍郎韓滉分領關内、河東、山、劍租庸青苗使。至十四年，天下財賦皆以晏掌之。建中初，宰相楊炎用事，尤惡劉晏，炎乃奪其權。詔曰："朕以征税多門，郡邑凋耗，聽于群議，思有變更。將致時雍，宜遵古制。其江淮米準旨轉運入京者及諸軍糧儲，宜令庫部郎中崔河圖權領之。今年夏税以前，諸道財賦多輸京者，及鹽鐵財貨，委江州刺史包佶權領之。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委中書門下簡兩司郎官，準格式條理。"尋貶晏爲忠州刺史。晏既罷黜，天下錢穀歸尚書省。既而出納無所統，乃復置使領之。

別領署關内、河東、山南、劍南租庸青苗使。到十四年，天下的財賦都由劉晏來掌管。建中初年，宰相楊炎執政，非常厭惡劉晏，於是楊炎奪去他的職權。下詔説："朕鑒於徵税的門類多，郡縣凋敝，聽從大家的意見，想有所變更。若想要時世安定，應當遵循古制。按照聖旨轉運入京的江淮糧米以及諸軍的儲備糧，應讓庫部郎中崔河圖暫時管領。在今年收夏税以前，諸道的財賦有許多要轉運入京城，它與鹽鐵財物一道，交由江州刺史包佶暫時管領。天下的錢穀，都歸屬金部、倉部，交由中書門下選擇這兩個部門的郎官，按照格式辦理。"不久把劉晏貶爲忠州刺史。劉晏被免職降級以後，天下錢穀歸屬於尚書省。隨即因出納無所統管，於是重又設使管領。

其年三月，以韓洄爲户部侍郎，判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權勾當江淮水陸運使。炎尋殺晏于忠州。自兵興已來，凶荒相屬，京師米斛萬錢，官厨無兼時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穀挼穗，以供禁軍。洎晏掌國計，復江淮轉運之制，歲入米數十萬斛以濟關中。代第五琦領鹽務，其法益密。初年入錢六十萬，季年則十倍其初。大曆末，通天下之財，而計其所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過半。李靈耀之亂，河南皆爲盜據，不奉法制，賦税不上供，州縣益減。晏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賦，所入仍舊，議者稱之。其相與商榷財用之術者，必一時之選，故晏没後二十年，韓洄、元琇、裴腆、包佶、盧貞、李衡相繼分掌財賦，出晏門下。屬吏在千里外，奉教如目前。四方水旱及軍府纖芥，莫不先知焉。

這年三月，由韓洄出任户部侍郎，判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權勾當江淮水陸運使。不久楊炎在忠州殺掉劉晏。自從戰事興起以來，災荒相連，京師每斛米要一萬錢，官府的厨房裹没有下一頓的糧食，畿甸内的百姓拔下穀物揉搓穗子，以供應禁軍。到劉晏執掌國家財政，恢復江淮的轉運制度，每年運數十萬斛米以供給關中。替代第五琦管領鹽務，他的管理辦法更爲嚴密。起初每年收入錢六十萬，在他執政的末年則已是當初的十倍。大曆末年，天下的財物，算起來他所徵入的數目，總計一千二百萬貫，其中鹽利超過一半。李靈耀叛亂時，河南都被盜賊占據，不遵奉法制，賦税不向朝廷供奉，朝廷控制的州縣更爲減少。劉晏以羨餘來補充，民衆不多徵賦，而所收入的財物與從前一樣，評論的人稱贊他。與他相互商討財用之術的，全部都是一時的人才，所以在劉晏死後二十年，韓洄、元琇、裴腆、包佶、盧貞、李衡相繼分掌財賦，都出自劉晏的門下。屬下的官吏在千里之外，遵奉他的指教就像在眼前一樣。四方的水旱狀况以及軍府的纖芥小事，没有什麽不預先知道的。

其年詔曰："天下山澤之利，當

這年下詔説："天下山澤之利，應當歸屬於

歸王者，宜總隸鹽鐵使。"

三年，以包佶爲左庶子、汴東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崔縱爲右庶子、汴西水陸運鹽鐵租庸使。

四年，度支侍郎趙贊議常平事，竹木茶漆盡税之。茶之有税，肇於此矣。

貞元元年，元琇以御史大夫爲鹽鐵水陸運使。其年七月，以尚書右僕射韓滉統之。滉殁，宰相竇參代之。

五年十二月，度支轉運鹽鐵奏："比年自揚子運米，皆分配緣路觀察使差長綱發遣，運路既遠，實謂勞人。今請當使諸院自差綱節級般運，以救邊食。"從之。

八年，詔：東南兩税財賦，自河南、江淮、嶺南、山南東道至于渭橋，以户部侍郎張滂主之；河東、劍南、山南西道，以户部尚書、度支使班宏主之。今户部所領三川鹽鐵轉運，自此始也。其後宏、滂互有短長，宰相趙憬、陸贄以其事上聞，由是遵大曆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焉。

九年，張滂奏立税茶法。自後裴延齡專判度支，與鹽鐵益殊塗而理矣。十年，潤州刺史王緯代之，理于朱方。數年而李錡代之，鹽院津堰，改張侵剥，不知紀極。私路小堰，厚斂行人，多自錡始。時鹽鐵轉運有上都留後，以副使潘孟陽主之。王叔文權傾朝野，亦以鹽鐵副使兼學士爲留後。

順宗即位，有司重奏鹽法，以杜佑判鹽鐵轉運使，理於揚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先是，李錡判使，天下榷酤漕運，由其操割，專事貢獻，牢其寵渥。中朝柄事者悉以利積於私室，而國用日耗。巽既爲鹽鐵

王者，應總歸鹽鐵使統管。"

三年，由包佶任左庶子、汴東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崔縱任右庶子、汴西水陸運鹽鐵租庸使。

四年，度支侍郎趙贊議論關於常平的事，建議竹木茶漆統統收税。茶有税收，是從這時開始的。

貞元元年，元琇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出任鹽鐵水陸運使。這年七月，由尚書右僕射韓滉來統管它。韓滉死後，宰相竇參替代了他。

五年十二月，度支轉運鹽鐵使奏："近年從揚子運米，都是分派給沿途的觀察使差長綱運送，運輸的路途這樣遥遠，實在是勞擾民衆。現在建議應令諸院自行差遣運綱逐級搬運，以救濟邊疆的軍糧。"依從了他的建議。

八年，下詔：東南地區的兩税財賦，從河南、江淮、嶺南、山南東道到渭橋，由户部侍郎張滂主管；河東、劍南、山南西道，由户部尚書、度支使班宏主管。現在户部所領轄的三川鹽鐵轉運事宜，就是從這時開始的。在這以後班宏、張滂互相説長道短，宰相趙憬、陸贄把他們的事奏給皇上聽，於是沿用大曆年間的舊做法，像劉晏和韓滉那樣把他們劃分開。

九年，張滂奏請設立税茶法。從此以後裴延齡專判度支，鹽鐵也由另一途徑來管理了。十年，潤州刺史王緯取代了張滂，在朱方處理政務。幾年之後李錡取代王緯，鹽院管下的河津渡口，違背規程進行盤剥，肆無忌憚。在私路河口，向行人大量徵斂，大部分都是從李錡開始的。當時鹽鐵轉運使有上都留後，由副使潘孟陽主持。王叔文權勢籠罩朝野，也以鹽鐵副使兼學士的身份任留後。

順宗即位，有關部門重新奏上鹽法，任用杜佑判鹽鐵轉運使，治所設在揚州。元和二年三月，由李巽取代了他。在此之前，李錡判使職，天下的榷酤漕運，由他操縱，專意向朝廷貢奉，以鞏固他的寵幸。朝中掌權的人都把財利積存在私人家中，而國用日益減損。李巽出任鹽鐵使

使，大正其事。其堰埭先隸浙西觀察使者，悉歸之；因循權置者，盡罷之。增置河陰敖倉。置桂陽監，鑄平陽銅山爲錢。又奏："江淮、河南、峽内、兖鄆、嶺南鹽法監院，去年收鹽價緡錢七百二十七萬，比舊法張其估一千七百八十餘萬，非實數也。今請以其數，除煮之外，付度支收其數。"鹽鐵使煮鹽利繫度支，自此始也。又以程异爲揚子留後。四月五日，巽卒。自榷管之興，惟劉晏得其術，而巽次之，然初年之利，類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則三倍於晏矣。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至河陰留十萬，四十萬送渭倉。晏殁，久不登其數，惟巽秉使三載，無升斗之闕焉。六月，以河東節度使李鄘代之。

五年，李鄘爲淮南節度使，以宣州觀察使盧坦代之。六年，坦奏，每年江淮運米四十萬石到渭橋，近日欠闕太半，請旋收糴，遞年貯備。從之。坦改户部侍郎，以京兆尹王播代之。播遂奏："元和五年，江淮、河南、嶺南、峽中、兖鄆等鹽利錢六百九十八萬貫。比量改法已前舊鹽利，時價四倍虚估，即此錢爲一千七百四十餘萬貫矣，請付度支收管。"從之。

其年詔曰："兩税之法，悉委郡國，初極便人。但緣約法之時，不定物估。今度支鹽鐵，泉貨是司，各有分巡，置於都會。爰命帖職，周視四方，簡而易從，庶叶權便。政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舉聞，副我憂寄。以揚子鹽鐵留後爲江淮已南兩税使，江陵留後爲荆衡漢沔東界彭蠡已南兩税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充三川兩税使。峽内煎鹽五監先屬鹽鐵使，今宜割屬度支，便委山南西道兩税使兼知糶賣。"峽内鹽屬度支，

後，大力糾正這種做法。那些原先隸屬於浙西觀察使的河津渡口，全部歸還回去，臨時設置的河津渡口，一律撤銷。增設河陰敖倉。設置桂陽監，開采平陽的銅山鑄錢。又上奏："江淮、河南、峽内、兖鄆、嶺南的鹽法監院，去年收得鹽價緡錢七百二十七萬，比照此前虚報一千七百八十多萬，不是實數。現在建議按照這個數目，除了煮鹽用的以外，交由度支收存。"鹽鐵使煮鹽利入度支，是從這時開始的。又由程异任揚子留後。四月五日，李巽去世。自從專賣管理興起以來，祇有劉晏掌握了它的方法，而李巽僅次於他，然而初年的財利，與劉晏末年相當，末年的財利，則三倍於劉晏了。按照舊制，每年運輸江淮米五十萬斛，到河陰留十萬斛，四十萬斛送到渭橋倉。劉晏死後，很久不能達到這個數目，祇有李巽掌握使職三年，不欠缺一升一斗。六月，由河東節度使李鄘取代了他。

五年，李鄘任淮南節度使，由宣州觀察使盧坦取代他。六年，盧坦上奏，每年從江淮地區運送四十萬石米到渭橋，近來欠缺一大半，建議隨時收買，年年儲備。聽從了他的建議。盧坦改任户部侍郎，由京兆尹王播取代了他。王播於是上奏："元和五年，江淮、河南、嶺南、峽中、兖鄆等地的鹽利錢有六百九十八萬貫。比照改變辦法以前的舊鹽利，用現在的價格按四倍估算，這些錢就是一千七百四十多萬貫了，建議交付度支收管。"依從了他的建議。

這年下詔説："兩税的辦法，是全部交付給州郡辦理，起初極其便利民衆。但是由於定立法規的時候，没有確定物價。現今度支使和鹽鐵使，掌管財政，各自設有分巡院，設在都會。於是派遣帖職，巡視四方，簡單而且易於施行，大體上能够權宜變通。有什麽弊政，有什麽該辦的事，都可以彙報上來，以供我解决所憂慮和期望的問題。由揚子鹽鐵留後任江淮以南兩税使，江陵留後任荆衡漢沔東界彭蠡以南兩税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充任三川兩税使。峽内煎鹽五監先前隸屬於鹽鐵使，現在應當劃歸度支使，就便委任山南西道兩税使兼知出賣事宜。"峽内鹽

自此始也。

七年，王播奏去年鹽利除割峽内鹽，收錢六百八十五萬，從實估也。又奏，商人於户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謂之“便换”。

八年，以崔倰爲揚子留後、淮嶺已來兩税使；崔祝爲江陵留後，爲荆南已來兩税使。

十三年正月，播又奏以軍興之時，財用是切。頃者劉晏領使，皆自按置租庸，至於州縣否臧，錢穀利病，物之虚實皆得而知。今臣守務在城，不得自往。請令臣副使程异出巡江淮，其州府上供錢穀，一切勘問。從之。閏五月，异至江淮，得錢一百八十五萬貫以進。其年，以播守禮部尚書，以衛尉卿程异代之。十四年，异卒，以刑部侍郎柳公綽代之。長慶初，王播復代公綽。四年，王涯以户部侍郎代播。敬宗初，播復以鹽鐵使爲揚州節度使。文宗即位，入覲，以宰相判使。其後，王涯復判二使，表請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九年，涯以事誅，而令狐楚以户部尚書右僕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壞，奏請付州縣而入其租于户部，人人悦焉。開成元年，李石以中書侍郎判收茶法，復貞元之制也。三年，以户部尚書同平章事楊嗣復主之，多革前監院之陳事。

開成三年至大中壬申，凡一十五年，多任以元臣，以集其務。崔珙自刑部尚書拜，杜悰以淮南節度領之，既而皆踐公台。薛元賞、李執方、盧弘正、馬植、敬晦五人，於九年之中，相踵理之，植亦自是居相位。大中五年二月，以户部侍郎裴休爲鹽鐵轉運使。明年八月，以本官平章事，

隸屬於度支，是從這時開始的。

七年，王播上奏説去年的鹽利除去峽内鹽後，收錢六百八十五萬，是按實估計算的。又上奏説商人在户部、度支、鹽鐵三個部門飛錢，稱爲“便换”。

八年，由崔倰任揚子留後、淮嶺以來兩税使；崔祝任江陵留後，任荆南以來兩税使。

十三年正月，王播又上奏説在戰事興起的時候，財物費用是重要問題。前些時候劉晏領署使銜，都是親自辦理租庸，至於州縣的優劣，錢穀的利弊，物品的虚實，都能够瞭解到。而今臣下在城中有監守之職，不能親自前往。請求讓臣下的副使程异出巡江淮地區，對於州府上供的錢穀，統統進行檢查。依從了他的請求。閏五月，程异到江淮，收到一百八十五萬貫錢進上。這年，由王播守禮部尚書，由衛尉卿程异替代他。十四年，程异去世，由刑部侍郎柳公綽替代他。長慶初年，王播重又取代柳公綽。四年，王涯以户部侍郎的身份取代王播。敬宗初年，王播又以鹽鐵使的身份出任揚州節度使。文宗即位，入朝覲見，以宰相的身份判使職。在這以後，王涯又判兩個使職，上表請求讓茶山上的人移植茶樹，以前所有的貯存，都讓人們燒掉。天下人怨恨他。九年，王涯犯事被殺，令狐楚以户部尚書右僕射的身份主持其事，鑒於這年茶法大壞，奏請交付州縣辦理而把當地的租交到户部，人人都歡迎這種做法。開成元年，李石以中書侍郎的身份判收茶法，恢復貞元年間的制度。三年，由户部尚書同平章事楊嗣復主持其事，改革了許多從前的監院的舊做法。

從開成三年到大中六年，總共十五年間，大多是任用重臣，以統籌這項事務。崔珙在刑部尚書任上拜授，杜悰以淮南節度使的身份管領此事，不久都升爲宰相。薛元賞、李執方、盧弘止、馬植、敬晦五人，在九年之中，相繼管領此事，馬植也由此而身居宰相之位。大中五年二月，由户部侍郎裴休出任鹽鐵轉運使。第二年八月，以本官加平章事，照舊判使職。起初，每年

依前判使。始者，漕米歲四十萬斛，其能至渭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之沉，多者歲至七十餘隻。緣河奸犯，大紊晏法。休使僚屬按之，委河次縣令董之。自江津達渭，以四十萬斛之傭，計緡二十八萬，悉使歸諸漕吏。巡院胥吏，無得侵牟。舉之爲法，凡十事，奏之。六年五月，又立稅茶之法，凡十二條，陳奏，上大悅。詔曰："裴休興利除害，深見奉公。"盡可其奏。由是三歲漕米至渭濱積一百二十萬斛，無升合沉棄焉。

武德元年九月四日，置社倉。其月二十二日詔曰："特建農圃，本督耕耘，思俾齊民，既康且富。鍾庾之量，冀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穡豐羨，則增糴而收。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抑止兼并，宣通壅滯。"至五年十二月，廢常平監官。

貞觀二年四月，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畜，《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之後，户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時出給，纔供當年，若有凶災，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多爲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并貸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已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至秋熟，準其見在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爲立義倉。若年穀不登，百姓飢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既爲百姓預作儲貯，官爲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横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議立條

漕運糧米四十萬斛，其中能運到渭倉的，不到十分之三四。管理漕運的吏員狡詐侵吞，損毁浸溺迭出不窮，官船沉没，多的時候每年達七十多隻。沿河的不法之徒，大肆擾亂劉晏的法規。裴休讓幕僚部屬來檢查，委派沿河各縣縣令負責此事。從長江水岸邊抵達渭水，按四十萬斛計算的工錢，共計二十八萬緡，都把它撥歸漕吏。巡院的胥吏，不許侵吞。列舉成法規，總共十條，奏上朝廷。六年五月，又設立稅茶的法規，總共十二條，奏上朝廷，皇上大爲高興。下詔説："裴休興利除害，深深體現出他敬奉公事。"全部批准了他的奏請。於是三年累計運米一百二十萬斛到渭水岸邊，没有沉溺損失一升一合。

武德元年九月四日，設置社倉。這個月的二十二日下詔説："特地建立農圃，親自督促耕耘，想要使黎民百姓，既安寧又富裕。鍾庾的秤量，希望能像水火一樣常平。應設置常平監官，以調濟天下的貨物。市價騰升，就減價出售；農作物豐收，就加價收買。這樣就會使公私都得到好處，家給人足，抑止兼并，疏通市場的壅滯。"到五年十二月，撤銷常平監官。

貞觀二年四月，尚書左丞戴胄上言説："水旱大災，是從前的聖賢也不可避免的。國家不能没有可用九年的儲蓄，《禮經》中有明確的告誡。而今在戰亂之後，户口凋零，每年所交納的租糧，不能裝滿倉廩。隨時拿出供給需要，僅僅能够供應當年，假如有了大災，拿什麽來救濟？所以隋朝開皇年間立下制度，天下的民衆，層層向上交納糧食，多建社倉，整個隋文帝一朝，能够免於饑饉。到大業中期，國用不足，甚至動用社倉的物品，以充作官府的費用，所以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没有東西可以支用。而今建議從王公以下開始，直到黎民百姓，統計所耕種農田的畝數，到秋熟時，按照現有的莊稼計算應繳之數，讓所有人都交納粟米。産水稻和小麥的地方，也同樣要有這項稅收。各自交納給當地，爲他們設立義倉。假若年景不好，百姓饑饉，所在的州縣，要隨時取出供給百姓。"太宗説："既然是爲百姓預先進行儲備，官府進行管理，以防備

制。”户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已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可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飢饉，則開倉賑給。以至高宗、則天，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漸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高宗永徽二年六月，敕：“義倉據地收稅，實是勞煩。宜令率户出粟，上上户五石，餘各有差。”

遇到災年，并不是因朕所需要，而横生賦斂。有利於人民的事，深爲可嘉。應交付有關部門，討論擬定條款。”户部尚書韓仲良上奏：“王公以下人的耕地，每畝交納二升。至於粟麥粳稻的類别，分别根據當地的出產而定。貯存在州縣，以防備災年。”批准了這一辦法。從此天下的州縣，開始設置義倉，每當遇到饑饉的時候，就開倉救濟。直到高宗、則天時期，數十年期間，義倉不准用於其他方面。後來公私遇有困窘，逐漸挪借義倉的儲備支用。從中宗神龍年間以後，天下的義倉儲備被支用將盡。高宗永徽二年六月，下敕：“義倉按地收税，實在是勞擾人。應令按户出粟，上上户五石，其餘各等户遞減。”

六年，京東西二市置常平倉。顯慶二年十二月，京常平倉置常平署官員。開元二年九月，敕：“天下諸州，今年稍熟，穀價全賤，或慮傷農。常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諸州加時價三兩錢糴，不得抑斂。仍交相付領，勿許懸欠。蠶麥時熟，穀米必貴，即令減價出糶。豆穀等堪貯者，熟亦準此。以時出入，務在利人。其常平所須錢物，宜令所司支料奏聞。”

六年，京城東西兩市設置常平倉。顯慶二年十二月，京城常平倉設置常平署官員。開元二年九月，下敕：“天下各州，今年收成稍好，糧價都賤，有些讓人擔心會損傷農民。常平的辦法，自古施行，應令各州比時價加三兩錢收買，不許壓價斂取。并且要交錢領物，不許拖欠。現今蠶絲小麥豐收，將來穀米價格一定昂貴，就讓各地減價出售。豆穀等容易貯存的糧食，豐收時也按此辦理。根據不同時候的情况售出購入，旨在有利於民。至於常平倉所需要的錢物，應讓有關部門支付，奏報上來。”

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詔：“諸州縣義倉，本備飢年賑給。近年已來，每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糙米，遠赴京納，仍勒百姓私出脚錢。自今已後，更不得義倉變造。”

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下詔：“各州縣的義倉，本是防備饑饉年份的賑濟之用。近年以來，每三年一次，把百姓的義倉糙米，遠赴京城交納，并且勒令百姓自己出運費。從今以後，再不許把義倉變造。”

七年六月，敕：“關内、隴右、河南、河北、河東五道及荆、揚、襄、夔、綿、益、彭、蜀、漢、劍、茂等州，并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十六年十月，敕：“自今歲普熟，穀價至賤，必恐傷農。加錢收糴，以實倉廪，縱逢水旱，不慮阻飢，公私之間，或亦爲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錢及當處物，各於時價上量加三錢，百

七年六月，下敕：“關内、隴右、河南、河北、河東五道以及荆、揚、襄、夔、綿、益、彭、蜀、漢、劍、茂等州，都要設置常平倉。其本錢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十六年十月，下敕：“自從今年普遍豐收，糧價極賤，恐怕必定要傷害農民。加價收購，以充實倉廪儲備，即使遭遇水旱災害，不用擔心遭受飢餓，公私之間，大概也没有不便之處。應令各地用常平的本錢和當地的錢物，各自在時價上斟酌加付三文錢，百姓有售賣的，就收買。這事一定

姓有糶易者，爲收糴。事須兩和，不得限數。配糴訖，具所用錢物及所糴物數，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專勾當。”天寶六載三月，太府少卿張瑄奏：“準四載五月并五載三月敕節文，至貴時賤價出糶，賤時加價收糴。若百姓未辦錢物者，任準開元二十年七月敕，量事賒糶，至粟麥熟時徵納。臣使司商量，且糶舊糴新，不同別用。其賒糶者，至納錢日若粟麥雜種等時價甚賤，恐更迴易艱辛，請加價便與折納。”廣德二年正月，第五琦奏：“每州常平倉及庫使司，商量置本錢，隨當處米物時價，賤則加價收糴，貴則減價糶賣。”建中元年七月，敕：“夫常平者，常使穀價如一，大豐不爲之減，大儉不爲之加，雖遇災荒，人無菜色。自今已後，忽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每日量付兩市行人下價糶貨。”

三年九月，户部侍郎趙贊上言曰：“伏以舊制，置倉儲粟，名曰常平。軍興已來，此事闕廢，或因凶荒流散，餓死相食者，不可勝紀。古者平準之法，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者，蓋謂能行輕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極以來，許京城兩市置常平，官糶鹽米，雖經頻年少雨，米價未騰貴，此乃即目明驗，實要推而廣之。當軍興之時，與承平或異，事須兼儲布帛，以備時須。臣今商量，請於兩都并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數十萬貫，隨其所宜，量定多少。唯貯斛斗匹段絲麻等，候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糴，權其輕重，以利疲人。”從

要兩相情願，不必限制數額。收購完畢，開列所用錢物以及所購物品的數目，申報有關部門。同時指定上佐一人專門辦理。”天寶六年三月，太府少卿張瑄上奏：“按照四年五月和五年三月敕書的基本旨意，太貴時賤價出售，太賤時加價收購。如果有不能籌措錢物的百姓，准許按照開元二十年七月的敕書，斟酌賒賣給他們，到粟麥收穫時徵收。臣下讓主管部門商量，認爲賣舊糧與買新糧，用途不同。那些賒賣出去的糧食，到交錢時如果粟麥雜糧等時價極賤，恐怕换成現錢更爲困難，建議加價時就計算出該還的錢數。”廣德二年正月，第五琦上奏：“各州的常平倉和庫使司，商量要設立本錢，根據當地糧米等物品的時價，賤時就加價收買，貴時就減價出售。”建中元年七月，下敕：“所謂常平倉，要使糧價經常如一，大豐收時不因此而降價，大歉收時不因此而漲價，即使遇到災荒，人也不能有菜色。從今以後，米價忽然昂貴時，應拿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每天拿出一些交給兩市的商人低價出售。”

三年九月，户部侍郎趙贊上言説：“按照舊制，建倉儲存糧食，名爲常平。戰事興起以來，這項事務停廢，有時由於災荒流離失所，餓死後又被人吃掉的人，不計其數。古時候的平準法，要讓萬户村鎮，一定要有萬鍾的儲備，千户的村鎮，一定要有千鍾的儲備，春天藉此從事耕種，夏季藉此進行耘耨，即使是巨商富户，也不能豪奪農夫，這是因爲能够施行掌握穀價的辦法。自從陛下登極以來，准許在京城兩市設置常平倉，官府出售鹽米，雖歷經連年少雨，米價并没有騰升，這是有目共睹的顯著效果，實應推而廣之。當戰事興起之時，與太平時節是有所不同的，需要同時儲存布帛，以防備不時之需。臣下現今考慮，建議在兩都以及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等州府，分别設置常平倉，平衡物價用的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數十萬貫，隨其所宜，斟酌確定多少。祇收存糧米布帛絲麻等物品，等物品貴時就壓價出售，物品賤時就加價收購，平衡物品的輕重，以有利於疲憊的民衆。”依從了他

之。贊於是條奏諸道津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閱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稅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之，以充常平本。時國用稍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時而盡，終不能爲常平本。

的建議。於是趙贊訂出條款，奏請各道在交通要衝和都會之中，都設置吏員，稽查商人的錢財。共計每貫錢收二十文的稅，各地所產的竹、木、茶、漆，都抽十分之一的稅，以用作常平的本錢。當時國用漸廣，正常的賦稅不敷支用，所收到的稅錢也隨收隨用光，到底没有能用作常平的本錢。

貞元八年十月，敕："諸軍鎮和糴貯備，共三十三萬石，價之外，更量與優饒。其粟及麻，據米數準折虛價，直委度支以停江淮運脚錢充，并支綾絹絁綿，勿令折估。所糴粟等，委本道節度使、監軍同勾當別貯，非承特敕，不得給用。"

貞元八年十月，下敕："各軍鎮的和糴儲備，共三十三萬石，在本來的價錢之外，再適當給予附加一些。和糴的粟和麻，按米數做標準折合成虛價，直接由度支用停廢下來的江淮漕運的運費支付，并且支付其綾絹絁綿，不許折估。所收買的粟等，交由本道節度使、監軍一同辦理單獨貯存，不是接到特別的敕令，不許支用。"

十四年六月，詔以米價稍貴，令度支出官米十萬石，於兩街賤糶。其年九月，以歲飢，出太倉粟三十萬石出糶。是歲冬，河南府穀貴人流，令以含嘉倉粟七萬石出糶。十五年二月，以久旱歲飢，出太倉粟十八萬石，於諸縣賤糶。

十四年六月，下詔說由於米價漸貴，令度支拿出十萬石官米，在兩街賤賣。這年九月，由於是饑饉年，拿出三十萬石太倉藏粟出賣。這年冬天，河南府因糧價貴而民衆外流，下令拿出含嘉倉藏粟七萬石出賣。十五年二月，由於久旱年荒，拿出太倉藏粟十八萬石，在各縣賤賣。

元和元年正月，制："歲時有豐歉，穀價有重輕，將備水旱之虞，在權聚散之術。應天下州府每年所稅地子數內，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倉及義倉，仍各逐穩便收貯，以時出糶，務在救人。賑貸所宜，速奏。"

元和元年正月，下制："年景有豐收有歉收，糧價有高有低，想要防備水旱災害，在於平衡聚散的方法。在天下各州府每年所收地子稅數內，應取出十分之二，都納入常平倉和義倉，并各隨穩妥方便之法收存，在需要的時候出售，旨在救人。賑貸時應有的措施，要從速奏上。"

六年二月，制："如聞京畿之內，舊穀已盡，宿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乏少糧種處，亦委所在官長，用常平、義倉米借貸。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四月賑貸，并且停徵，容至豐年，然後填納。"九年四月，詔出太倉粟七十萬石，開六場糶之，并賑貸外縣百姓，至秋熟徵納，便於外縣收貯，以防水旱。十二年四月，詔出粟二十五萬石，分兩街降估出糶。其年九月，詔諸道應遭水州

六年二月，下制："據瞭解京畿之內，舊糧已經吃光，冬麥還没有收穫，應當從常平倉、義倉中拿出二十四萬石粟米借貸給百姓。各道州府有缺少糧種的地方，也由當地官長負責，拿常平倉、義倉米借貸。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在元和二年四月賑貸出的糧食，也暫停徵收，等到豐收的年份，然後補交。"九年四月，下詔拿出太倉藏粟七十萬石，開設六個場所出售，并賑貸外縣的百姓，到秋熟時徵收，便於外縣收存，以防備水旱災害。十二年四月，下詔拿出二十五萬石糧食，分放在兩街減價出售。這年九月，下詔說各道所遭受水災的州府，在河中、澤潞、河東、

府，河中、澤潞、河東、幽州、江陵府等管内及鄭、滑、滄、景、易、定、陳、許、晋、隰、蘇、襄、復、台、越、唐、隨、鄧等州人户，宜令本州厚加優恤。仍各以當處義倉斛斗，據所損多少，量事賑給。

幽州、江陵府等處管區内以及鄭、滑、滄、景、易、定、陳、許、晋、隰、蘇、襄、復、台、越、唐、隨、鄧等州的居民，應讓本州厚加撫恤。同時各自拿出當地義倉的糧米，根據所受損失的多少，斟酌賑濟。

十三年正月，户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州府常平、義倉等斛斗，請準舊例減估出糶，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縣得專達以利百姓。"從之。

十三年正月，户部侍郎孟簡上奏："各地州府常平倉、義倉等處的糧食，建議按照舊例減價出賣，衹把石數奏報，有關部門不再收管，州縣可以全權處理以有利於百姓。"依從了他的建議。

長慶四年二月，敕出太倉陳粟三十萬石，於兩街出糶。其年三月制曰："義倉之制，其來日久。近歲所在盜用没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溝壑。永言其弊，職此之由。宜令諸州録事參軍，專主勾當。苟爲長吏迫制，即許驛表上聞。考滿之日，户部差官交割。如無欠負，與減一選。如欠少者，量加一選。欠數過多，户部奏聞，節級科處。"

長慶四年二月，敕令拿出太倉的三十萬石陳粟，在兩街出售。這年三月下制説："義倉這一制度，由來已久。近年各地盜用侵吞，致使稍有水旱災害，民衆就會遭受委棄溝壑的命運。説到這種弊病，總是出在掌管事務的人身上。應令各州的録事參軍，專門負責辦理。假如受到主官的脅迫，就准許他們利用驛路上表奏報朝廷。任滿考核的時候，户部派遣官員查驗。如果没有欠缺，給減去一選。如果是欠缺較少的，適當增加一選。欠缺較多，要由户部奏報，逐級處分。"

大和四年八月，敕："今年秋稼似熟，宜於關内七州府及鳳翔府和糴一百萬石。"

大和四年八月，下敕："今年秋莊稼將是個好收成，應在關内七州府和鳳翔府購入一百萬石。"

大中六年四月，户部奏："諸州府常平、義倉斛斗，本防水旱，賑貸百姓。其有災沴州府地遠，申奏往復，已至流亡。自今已後，諸道遭災旱，請委所在長吏，差清强官審勘，如實有水旱處，便任先從貧下不支濟户給貸。"從之。

大中六年四月，户部上奏："各州府常平倉、義倉的糧米，本來是爲防備水旱災害，賑貸百姓。有些遭受災害的州府地方偏遠，往返申報的時候，已經引起居民流亡。從今以後，各道遭受災害時，建議由當地的主官，派遣清廉强幹的官員查勘，如果是確實有水旱災害的地方，就讓先從貧困而難以支撑的人家開始賑貸。"依從了他的建議。

建中四年六月，户部侍郎趙贊請置大田：天下田計其頃畝，官收十分之一。擇其上腴，樹桑環之，曰公桑。自王公至于匹庶，差借其力，得穀絲以給國用。詔從其説。贊熟計之，自以爲非便，皆寢不下。復請行常平税茶之法。又以軍須迫蹙，常平

建中四年六月，户部侍郎趙贊建議設置大田：天下的田賦按照其頃畝數額，官府收取十分之一。選擇其中上好的田地，種植桑樹環繞四周，稱爲公桑。從王公到黎民百姓，攤派借用他們的勞力，收穫糧食蠶絲用來供給國用。下詔依從他的建議。趙贊仔細考慮這件事，自己認爲不便實行，都擱置不向下講。他又建議實行常平税

利不時集，乃請税屋間架、算除陌錢。間架法：凡屋兩架爲一間，屋有貴賤，約價三等，上價間出錢二千，中價一千，下價五百。所由吏秉算執籌，入人之廬舍而計其數。衣冠士族，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勝其苦。凡没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其家。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貨易，率一貫舊算二十，益加算爲五十。給與他物或兩换者，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驗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取其家資。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怨讟之聲囂然滿於天下。至興元二年正月一日赦，悉停罷。

茶的辦法。又鑒於軍需迫切，常平之利不能應時獲取，於是建議徵收房屋間架税、交易税。間架法是：房屋兩架爲一間，屋子有精有陋，定出三等價碼，上等的價碼是每間出錢二千，中等價碼一千，下等價碼五百。管事的吏員手持算籌，進入人家的房舍來計算錢數。衣冠士族，有的貧窮而没有其他財産，僅僅守護着舊家，因房屋多而出錢的，一動就數十萬，人們不堪其苦。凡是隱匿一間的人，杖六十下，告發的人賞錢五十貫，錢在被告發的人家中拿出。除陌法是：各地公私給與錢款或買賣交易時，過去一般是每貫由官府扣除二十文錢，現增加爲扣除五十文錢。給與其他物品或兩相交換物品，要折合成錢按比例扣除。市牙各發給一份印紙，人們有買賣，隨時即行登記，到第二天核算抽取。如果有人自行貿易而不通過市牙，要核查他的私賬，没有私賬的人，要遞上狀子自行交納。如果有人隱匿上百文錢要没收，上兩千文錢要杖打六十下，告發的人賞給十千錢，從被告發者家中的資産中拿出。法規施行以後，主人、市牙得以把持這件事，普遍大量隱匿侵吞，公家所收取到的，還不到一半，而怨恨的話已經嘩然遍布天下。到興元二年正月一日下赦文，全部停廢。

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歲水災，詔令減税。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税一，充所放兩税。其明年以後所得税，外貯之。若諸州遭水旱，賦税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之，仍委滂具處置條奏。自此每歲得錢四十萬貫。然税無虚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錢拯贍。

貞元九年正月，初次徵收茶税。在此之前，諸道鹽鐵使張滂上奏説：“由於去年遭受水災，下詔令減徵税款。現今國家的用度，必須有所儲備。建議在産茶的州縣和茶山外面商人必經的要道上，委派主管部門定出三等價格，收取十分之一的税，頂上所減免的兩税。至於明年以後所收的茶税，要另行收存。假若諸州遭遇水旱災害，賦税無從籌措，就用它來替代。”下詔同意了他的建議，同時委派張滂擬定具體辦法奏上。從此每年徵收税錢四十萬貫。然而税額年年徵收，遭遇水旱災害的地方也從來没有用這筆錢賑濟過。

大和七年，御史臺奏：“伏準大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天下除兩税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雜榷率，一切宜停，令御史臺嚴加察訪者。臣昨因嶺南道擅置竹練場，税法

大和七年，御史臺上奏：“根據大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的赦文，天下各地除了兩税之外，不許擅自徵斂，那些擅自加收的雜税，應一律停廢，令御史臺嚴加察訪。臣下昨日鑒於嶺南道擅自設置竹練場，税率極重，害人頗深，建議從今

至重，害人頗深，伏請起今已後，應諸道自大和三年準赦文所停兩稅外科配雜榷率等復却置者，仰敕至後十日內，具却置事由聞奏，仍申臺司。每有出使郎官御史，便令嚴加察訪，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懲責，長吏奏聽進止。”從之。

九年十二月，左僕射令狐楚奏新置榷茶使額：“伏以江淮間數年以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愁嘆未平，今夏及秋，稍較豐稔，方須惠恤，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榷茶，實爲蠹政。蓋是王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就官場中栽，摘茶葉於官場中造，有同兒戲，不近人情。方有恩權，無敢沮議，朝班相顧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聲。今宗社降靈，奸凶盡戮，聖明垂佑，黎庶各安。微臣伏蒙天恩，兼授使務，官銜之內，猶帶此名，俯仰若驚，夙宵知愧。伏乞特迴聖聽，下鑒愚誠，速委宰臣，除此使額。緣國家之用或闕，山澤之利有遺，許臣條流，續具奏聞。采造欲及，妨廢爲虞。前月二十一日內殿奏對之次，鄭覃與臣同陳論訖。伏望聖慈早賜處分，一依舊法，不用新條。惟納榷之時，須節級加價，商人轉擡，必較稍貴，即是錢出萬國，利歸有司，既無害茶商，又不擾茶户，上以彰陛下愛人之德，下以竭微臣憂國之心，遠近傳聞，必當咸悦。”詔可之。先是，鹽鐵使王涯表請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及是楚主之，故奏罷焉。

以後，對於諸道重新設立的自從大和三年起按照赦文所停廢的兩稅之外的徵斂，要在敕令到後的十天之內，開列出重設的緣由奏上，同時申報臺司。一有出使的郎官御史，就讓他們嚴加查訪，假如有這種情況，當地的判官要從重懲處，主官則奏報朝廷，聽候處理。”依從了這一建議。

九年十二月，左僕射令狐楚奏上新設榷茶使配額的問題：“由於江淮地區數年以來，遭受水旱災害和瘟疫，凋敝極爲嚴重，愁困未能解除，今年夏天和秋天，稍獲豐收，正需要照顧和體恤，使人們各自安定地生活。此前忽然奏報榷茶，這實在是弊政。這是因爲王涯即將破滅，怨怒理應集中到他那裏。哪裏有讓百姓把茶樹移栽到官場中，摘下茶葉在官場中製造的道理，有如兒戲一樣，不近人情。他正受恩寵掌權，没有人敢持異議，朝廷的臣僚相顧失色，人們在道路上用眼神互相示意而不敢出聲。而今祖宗社稷顯靈，奸凶之徒全部被殺掉，聖明的皇帝庇護天下，黎民百姓人人得到安寧。微臣蒙受天恩，兼任使職，官銜上面，還帶有這項名目，舉手投足都像受到驚嚇一樣，從早到晚都感到惶恐。特地乞求聖上聽取我的陳述，體察爲臣的忠誠，立即委派宰相，除去這項使銜。由於國家的費用可能還有匱乏，山澤的財利還有遺漏，請准許臣下分析整理，陸續開列奏上。采茶和製茶所要采取的辦法，擔心它會妨害茶葉生産。上月二十一日內殿奏對的時候，鄭覃與臣下已經陳述過了。希望皇上儘早做出决定，全部依從舊法，不用新的規章。衹是在納税的時候，一定要逐級加價，商人轉手抬價，必定稍貴一些，這就是錢出自萬國，利歸於有司，既不會損害茶商，又不騷擾茶户，從上面説可以顯示陛下愛民的美德，對於下面則可以竭盡微臣憂國的忠心，遠近傳聞，必定會人人高興。”下詔批准了他的建議。在此之前，鹽鐵使王涯上表奏請讓茶山的居民，移植茶樹，舊有的積存，都讓人燒掉，天下的人怨恨他。到這時由令狐楚主管這件事，所以奏請廢止了他的做法。

開成二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是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綾絹等，一物已上并稅。今商量，其雜稅并請停絶。"詔許之。

開成二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上奏："泗口的稅場，對於經過的衣冠商客的金銀、羊馬、糧米、現錢、茶鹽、綾絹等，一件物品以上都要收稅。而今商議，那些雜稅建議全部廢除。"下詔批准了他的建議。

大中六年正月，鹽鐵轉運使裴休奏："諸道節度、觀察使，置店停止茶商，每斤收拓地錢，并稅經過商人，頗乖法理。今請釐革横稅，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課利自厚。今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今請强幹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陳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從此通流，更無苛奪。所冀招恤窮困，下絶奸欺，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利之嘆。欲尋究根本，須舉綱條。"敕旨依奏。其年四月，淮南及天平軍節度使并浙西觀察使，皆奏軍用困竭，伏乞且賜依舊稅茶。敕旨："裴休條流茶法，事極精詳，制置之初，理須畫一，并宜準今年正月二十六日敕處分。"

大中六年正月，鹽鐵轉運使裴休上奏："諸道節度使、觀察使，設店留宿茶商，按斤收取拓地錢，并對經過的商人徵稅，頗爲違背理法。現今建議革除横徵的稅額，以讓舟船通行，商旅安穩之後，稅收自然豐厚。現在又對茶商徵收正稅，而多被私下販賣茶葉的人侵奪了他們的利益。而今建議由强幹的官吏，預先在産茶的山口以及廬州、壽州、淮南道的界内，布置稽查，曉諭招引，適當加收一半的稅款，發給陳首帖子，讓他在各地公開行走，以後通行無阻，再不苛刻地徵斂。希望這樣能够招徠和安撫窮困的百姓，斷絶下面的奸詐欺瞞現象，使私販的人免除犯法的憂慮，交納正稅的人没有喪失利益的怨恨。要想尋找到根源，必須抓住主要問題。"下敕旨依從了他的奏請。這年四月，淮南和天平軍節度使以及浙西觀察使，都上奏説軍隊的費用枯竭，請求姑且賜令依舊徵收茶稅。下敕旨："裴休整頓茶法，籌措得極爲精密，頒行之初，理應統一，都應按照今年正月二十六日的敕令處理。"

建中三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减二千。委州縣綜領。醨薄私釀，罪有差。以京師王者都，特免其榷。元和六年六月，京兆府奏："榷酒錢除出正酒户外，一切隨兩稅青苗據貫均率。"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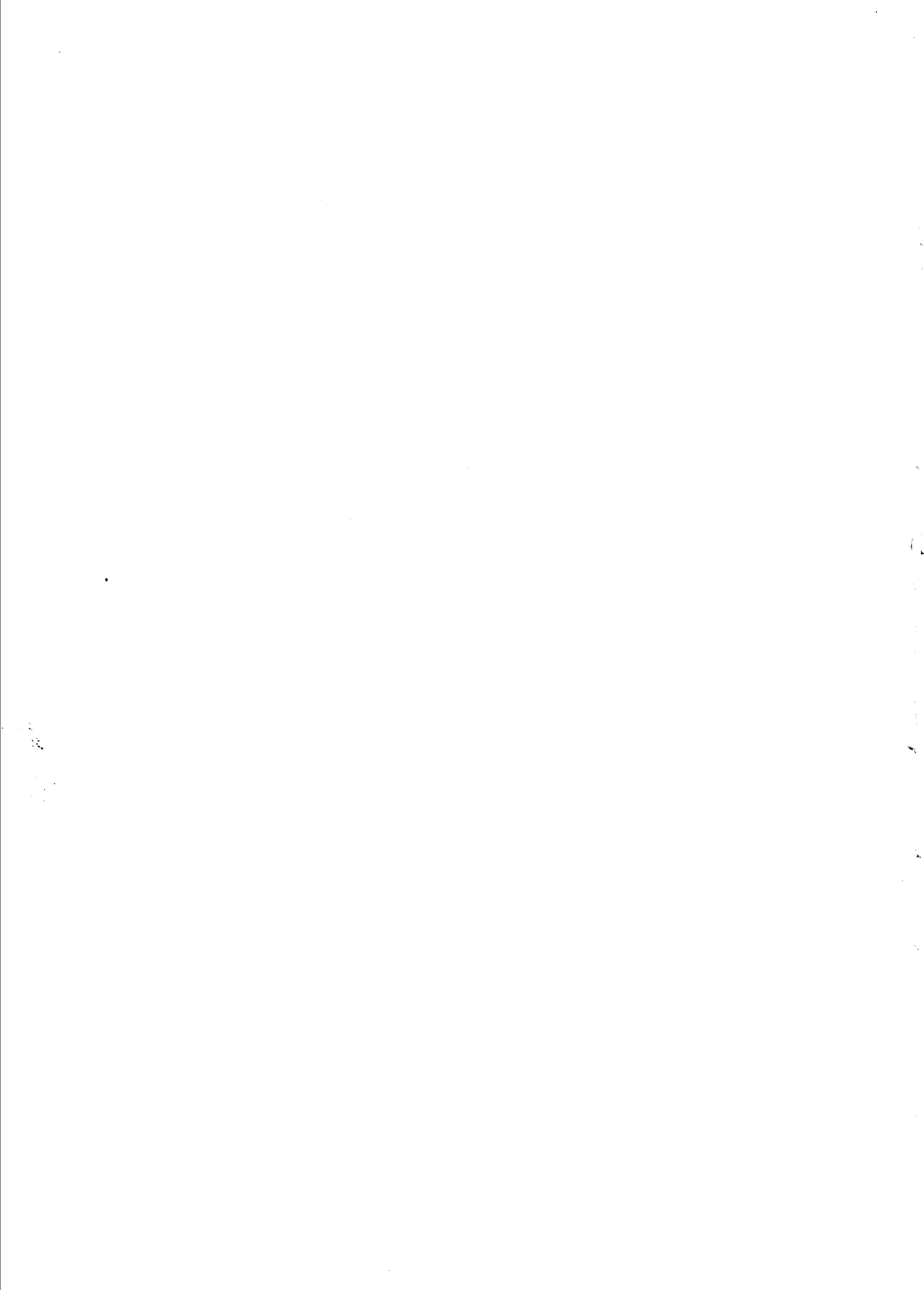
建中三年，開始實行榷酒，各地衹准官府釀酒。每斛收酒價錢三千文，即使米價低賤，也不能減低到二千文以下。交給州縣統管。酒味淡薄和私自釀造，處罪不等。鑒於京師是帝王的都城，特地免除了在這裏榷酒。元和六年六月，京兆府上奏："榷酒錢除了正酒户以外，全部隨兩稅青苗錢一起按貫數均攤收取。"依從了這一奏請。

會昌六年九月敕："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麯，并置官店沽酒，代百姓納榷酒錢，并充資助軍用，各有榷許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麯，浙西、浙東、鄂岳三處置官沽酒。如聞禁止私酤，過於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之

會昌六年九月下敕："揚州等八道州府，實行官府壟斷造酒，并設立官店賣酒，替代百姓交納榷酒錢，并且用來資助軍用，官府造酒賣酒各有限制，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實行官府造酒，浙西、浙東、鄂岳三處設官賣酒。據瞭解禁止私人賣酒，過於嚴酷，一人違犯禁令，要連累幾户人家，閭里之間，免不了相互怨

間，不免咨怨。宜從今以後，如有人私沽酒及置私麯者，但許罪止一身，并所由容縱，任據罪處分，鄉井之内，如不知情，并不得追擾。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没入家産。"

恨。應當從今以後，如果有私自賣酒和私自釀造酒的人，衹准許懲治當事者本人，還有縱容他的主管官吏，也要聽從依法處理，鄉里之間，如果不知情，一律不許追查騷擾。至於犯法的人，儘可處以重刑，但不能没收他的家産。"



舊唐書卷五十

志第三十

刑法

古之聖人，爲人父母，莫不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防閑於未然，懼争心之將作也。故有輕重三典之異，宫墨五刑之差，度時而施宜，因事以議制，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諸市朝，以禦奸宄，用懲禍亂，興邦致理，罔有弗由於此者也。暨淳朴既消，澆僞斯起，刑增爲九，章積三千，雖有凝脂次骨之峻，而錐刀之末盡争之矣。

古代的聖人，做百姓的父母，没有不制了禮以崇敬，立了刑來明威，恐懼百姓有争鬥之心，要事先加以防範。於是有輕重三典的不同，宫墨五刑的差别，審時而作合適的措施，因事來議定法制，大則陳之於原野，小則肆之於市朝，用來防禦奸宄，制止禍亂，興邦致治，没有不由於此的。到淳樸的風尚已經消失，澆僞的風尚自此滋生，刑增爲九種，章積成三千，縱使法網嚴密得像凝脂，深刻得要入骨，而錐刀之末也都會有争執。

自漢迄隋，世有增損，而罕能折衷。隋文帝參用周、齊舊政，以定律令，除苛慘之法，務在寬平，比及晚年，漸亦滋虐。煬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於亡。

從漢到隋，各朝都有所增損，而很少能够折衷。隋文帝參用周、齊的舊政，來制訂律令，除掉苛慘之法，力求寬平，可到了晚年，也逐漸酷虐起來。煬帝忌刻，法令更加嚴峻，弄得人們受不了，就把國家亡掉了。

高祖初起義師於太原，即布寬大之令，百姓苦隋苛政，競來歸附，旬月之間，遂成帝業。既平京城，約法爲十二條，惟制殺人、劫盗、背軍、叛逆者死，餘并蠲除之。及受禪，詔納言劉文静與當朝通識之士，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盡削大業所用煩峻之法。又制五十三條格，務在寬簡，取便於時。尋又敕尚書左僕射裴寂、尚書右僕射蕭瑀及大理卿崔善爲、給事中王敬業、中書舍人劉林甫、顔師古、王孝遠、涇州别駕靖延、太常丞丁孝烏、隋大理丞房軸、上將府參軍

高祖在太原初起義師的時候，就頒布寬大的法令，百姓苦於隋朝的苛政，争着前來歸附，十個月的時間，成就了帝業。平定京城之後，約法爲十二條，衹規定殺人、劫盗、背軍、叛逆的處死刑，其餘都免除。到受禪稱帝後，下詔叫納言劉文静和當朝通識之士，因襲開皇時的律令而有所增損，而把大業時所用煩苛嚴峻的法令統統削除。又制訂格五十三條，力求寬簡，以便於當時執行。不久又降敕叫尚書左僕射裴寂、尚書右僕射蕭瑀以及大理卿崔善爲、給事中王敬業、中書舍人劉林甫、顔師古、王孝遠、涇州别駕靖延、太常丞丁孝烏、隋大理丞房軸、上將府參軍李桐客、太常博士徐上機等人，撰定律令，大體以開

李桐客、太常博士徐上機等，撰定律令，大略以開皇爲準，于時諸事始定，邊方尚梗，救時之弊，有所未暇，惟正五十三條格，入於新律，餘無所改，至武德七年五月奏上。乃下詔曰：

古不云乎："萬邦之君，有典有則。"故九疇之敘，興於夏世，兩觀之法，大備隆周，所以禁暴懲奸，弘風闡化，安民立政，莫此爲先。自戰國紛擾，恃詐任力，苛制煩刑，於兹競起。秦并天下，隳滅禮教，恣行酷烈，害虐烝民，宇内騷然，遂以顛覆。漢氏撥亂，思易前軌，雖復務從約法，蠲削嚴刑，尚行菹醢之誅，猶設錙銖之禁，字民之道，實有未弘，刑措之風，以兹莫致。爰及魏、晋，流弊相沿，寬猛乖方，綱維失序，下凌上替，政散民凋，皆由法令湮訛，條章混謬。自斯以後，宇縣瓜分，戎馬交馳，未遑典制。有隋之世，雖云厘革，然而損益不定，疏舛尚多，品式章程，罕能甄備，加以微文曲致，覽者惑其淺深，異例同科，用者殊其輕重，遂使奸吏巧詆，任情與奪，愚民妄觸，動陷羅網，屢聞厘革，卒以無成。

朕膺期受籙，寧濟區宇，永言至治，興寐爲勞，補千年之墜典，拯百王之餘弊，思所以正本澄源，式清流末，永垂憲則，貽範後昆，爰命群才，修定科律。但今古異務，文質不同，喪亂之後，事殊曩代，應機適變，救弊斯在，是以斟酌繁省，取合時宜，矯正差遺，務從體要。迄兹

皇時候的爲準，這時各方面剛剛安定，邊遠地區還阻梗王化，救時之弊，有所未暇，祇修訂了格五十三條，編入新律，其餘没有改動，到武德七年五月奏上。於是下詔説：

古人不是説過嗎："萬邦之君，有典有則。"所以治理天下的九疇大法，興起於夏代，誅殺行刑的兩觀之法，完備於周朝，用來禁暴懲奸，弘揚風化，安民立政，没有比這更重要的。自從戰國紛擾，依靠詐力，煩苛的刑制，就在這時紛紛出現。秦并吞天下，毁滅禮教，肆行酷烈，虐害百姓，海内騷動，終於顛覆。漢朝撥亂，要改變前人的軌轍，雖已力求簡約，削除嚴刑，但還有把人剁成肉醬的做法，設置錙銖瑣碎的禁令，養育百姓的措施，實在尚欠宏大，不用刑法的風俗，由此尚未形成。到了魏、晋，流弊相沿，寬猛失當，綱紀失序，下凌上替，政散民凋，都由於法令錯訛，條文混謬。從此以後，天下瓜分，戎馬交馳，更顧不上典制。到了隋代，雖説改革，但增損不定，疏誤尚多，品式章程，很少能够完備，加以微文曲説，看的人惑於深淺，異例同科，用的人輕重不一，使奸吏巧言誣蔑，隨意予奪，愚民胡亂觸犯，動輒陷入羅網，多次説要改革，終於没有成就。

朕承受天命，安定宇内，一直念着把天下治理好，日夜操勞，要補千年以來闕失的刑典，改變百世帝王遺留的弊端，想怎麽樣纔能端正本源，澄清末流，永遠留下法則，作爲後人典範，於是任命通曉刑法的人才，來修定科律。祇是古今有異，文質不同，喪亂之後，有殊前代，要隨機應變，以救流弊，所以斟酌繁省，取其合乎時宜，糾正脱誤，力求切實簡要。到現在經歷歲月，編撰

歷稔，撰次始畢，宜下四方，即令頒用，庶使吏曹簡肅，無取懸石之多，奏讞平允，靡競錐刀之末，勝殘去殺，此焉非遠。

於是頒行天下。

及太宗即位，又命長孫無忌、房玄齡與學士法官，更加釐改。戴胄、魏徵又言舊律令重，於是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罪，斷其右趾，應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尋又愍其受刑之苦，謂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斷人右趾，意甚不忍。"諫議大夫王珪對曰："古行肉刑，以爲輕罪。今陛下矜死刑之多，設斷趾之法，格本合死，今而獲生，刑者幸得全命，豈憚去其一足？且人之見者，甚足懲誡。"上曰："本以爲寬，故行之。然每聞惻愴，不能忘懷。"又謂蕭瑀、陳叔達等曰："朕以死者不可再生，思有矜愍，故簡死罪五十條，從斷右趾。朕復念其受痛，極所不忍。"叔達等咸曰："古之肉刑，乃在死刑之外。陛下於死刑之内，改從斷趾，便是以生易死，足爲寬法。"上曰："朕意以爲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書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其後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駁律令不便於時者四十餘事，太宗令參掌删改之。弘獻於是與玄齡等建議，以爲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廢，制爲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刖足，是爲六刑，減死在於寬弘，加刑又加煩峻。乃與八座定議奏聞，於是又除斷趾法，改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完畢，應下達四方，頒布施行，好讓吏曹簡肅，不用像懸石那麽繁重，奏讞平允，不要争錐刀那樣微末，驅除殘虐，就爲期不遠。

於是頒行天下。

到太宗即位，又叫長孫無忌、房玄齡和學士法官，再加改革。戴胄、魏徵又説舊的律令太重，於是議定五十條判絞刑的，免掉死罪，改成斬斷右脚趾，本應死的多蒙生全。太宗不久又可憐這些人受刑痛苦，對隨侍的臣下們説："前代不行肉刑已很久了，如今忽然斬斷人家右趾，於心不忍。"諫議大夫王珪回答説："古代施行肉刑，作爲輕罪。如今陛下哀憐死刑太多，設置斷趾的刑法，本應處死，現在獲生，受刑的欣幸活命，豈怕去掉一足？而且人們看了，也很可懲戒。"太宗説："本認爲寬，所以施行。祇是每聽到斷趾的悲痛，總不能忘懷。"又對蕭瑀、陳叔達等説："朕因爲死者不可再生，對他們憐憫，所以挑出處死罪的五十條，改爲斬斷右趾。朕又念他們受痛，極不忍心。"陳叔達等都説："古代的肉刑，是在死刑之外。陛下於死刑之内，改爲斷趾，便是以生易死，够得上寬法了。"太宗説："朕本意認爲如此，所以要這麽施行。又有上書説這麽不妥的，你們可再考慮。"在這以後，蜀王的法曹參軍裴弘獻又辨析不便於當時施行的律令四十多條，太宗叫參掌删改。裴弘獻於是和房玄齡等建議，認爲古代五刑，刖居其一，等到肉刑廢除，制訂爲死、流、徒、杖、笞五等，也就够五刑了，如今又設刖足，是有六刑了，減死刑本在於寬弘，加斷趾又增添煩峻。就和六部尚書及左右僕射等定議上奏，於是又廢除斷趾法，改爲流放三千里，加罰勞役二年。

又舊條疏，兄弟分後，蔭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孫配没。會有同州人房强，弟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伏誅，强當從坐。太宗嘗録囚徒，憫其

又舊的條疏規定，兄弟分居，蔭不相及，而連坐都得處死，祖孫配没。這時有個同州人叫房强的，弟弟房任在岷州帶兵，因謀反伏誅，房强應當從坐。太宗曾查看罪狀，對這人將被處死感

將死，爲之動容，顧謂侍臣曰：“刑典仍用，蓋風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罰，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概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則反逆有二：一爲興師動衆，一爲惡言犯法。輕重有差，而連坐皆死，豈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僚詳議。於是玄齡等復定議曰：“案禮，孫爲王父尸，案令，祖有蔭孫之義，然則祖孫親重而兄弟屬輕。應重反流，合輕翻死，據禮論情，深爲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没；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爲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流爲允。”從之，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

玄齡等遂與法司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盗，八曰鬥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有笞、杖、徒、流、死爲五刑。笞刑五條，自笞十至五十；杖刑五條，自杖六十至杖一百；徒刑五條，自徒一年，遞加半年，至三年；流刑三條，自流二千里，遞加五百里，至三千里；死刑二條：絞、斬。大凡二十等。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八：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賓，八曰議勤。八議者，犯死罪者皆條所坐及應議之狀奏請，議定奏裁，流罪已下減一等；若官爵五品已上，及皇太子妃大功已上親，應議者周以上親，犯死罪者上請，流罪已下亦減一等；若七品已上官，及官爵得請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犯流

到可憐，爲他動容，看了看隨侍的臣下們説：“刑典承用這個規定，是風化尚未融洽的結果，愚人有什麼罪，而要用重刑？這是更加讓人家知道朕的不德罷了。用刑之道，該審查事理的輕重，然後施加刑罰，怎能不察其本而一概加以誅殺，這不是慎用刑法以人命爲重的做法。那反逆有兩種，一種是興師動衆，一種衹是惡言犯法，輕重不一樣，而連坐起來都得處死，朕難道能够心安嗎？”叫百官重新詳議。於是房玄齡等重新定議説：“案禮，祭祀時孫扮成祖父受祭，案令，祖有蔭孫的規定，可見是祖孫的親重而兄弟的親輕。應重的反而流，應輕的反而死，據禮論情，極不恰當。如今定律，祖孫和兄弟連坐，家人都發配爲奴隸，那種惡言犯法不能爲害的，情狀稍輕，兄弟免死，改爲發配流放合適。”聽從了，從此和古代的死刑相比較，差不多去掉了一半。

房玄齡等人就和法司制定律五百條，分成十二卷：一叫名例，二叫衛禁，三叫職制，四叫户婚，五叫厩庫，六叫擅興，七叫賊盗，八叫鬥訟，九叫詐僞，十叫雜律，十一叫捕亡，十二叫斷獄。有笞、杖、徒、流、死作爲五刑。笞刑五條，從笞十下到五十下；杖刑五條，從杖六十下到杖一百下；徒刑五條，從徒一年，每等遞加半年，最多到三年；流刑三條，從流二千里，每等遞加五百里，最多到三千里；死刑二條：絞、斬。以上共有二十等。又有議、請、減、贖、當、免的辦法。議有八種：一叫議親，二叫議故，三叫議賢，四叫議能，五叫議功，六叫議貴，七叫議賓，八叫議勤。這八議的，犯了死罪都條列所坐和應議的情狀上奏議定裁決，流罪以下減一等；如果官爵在五品以上，以及皇太子妃的大功以上親，應議者周以上親，犯死罪的要上請，流罪以下也減一等；如果七品以上官，以及官爵得請者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犯流罪以下各減一等；如果應議請減以及九品以上官，以及官品得減者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贖法：笞十下贖銅一斤，遞加一斤，到杖一百則贖銅十斤；自此以

罪已下各減一等；若應議請減及九品已上官，若官品得減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罪已下聽贖。其贖法：笞十贖銅一斤，遞加一斤，至杖一百則贖銅十斤；自此已上，遞加十斤，至徒三年則贖銅六十斤；流二千里者贖銅八十斤，流二千五百里者贖銅九十斤，流三千里者贖銅一百斤；絞、斬者贖銅一百二十斤。又許以官當罪：以官當徒者，五品已上犯私罪者，一官當徒二年；九品已上，一官當徒一年；若犯公罪者，各加一年。以官當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仍各解見任；除名者，比徒三年；免官者，比徒二年；免所居官者，比徒一年。又有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謀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十惡者，不得依議請之例。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亦聽贖。八十已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亦收贖，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比隋代舊律，減大辟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其當徒之法，唯奪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煩去蠹，變重爲輕者，不可勝紀。

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條，爲三十卷，貞觀十一年正月頒下之。又刪武德、貞觀已來敕格三千餘件，定留七百條，以爲格十八卷，留本司施行，斟酌今古，除煩去弊，甚爲寬簡，便於人者，以尚書省諸曹爲之目，初爲七卷，其曹之常務，但留本司者，別爲《留司格》一卷，蓋編録當時制敕，永爲法則，以爲故事。《貞觀格》十八卷，房玄齡等刪定。《永徽留司

上，遞加十斤，到徒三年則贖銅六十斤；流二千里的贖銅八十斤，流二千五百里的贖銅九十斤，流三千里的贖銅一百斤；絞、斬的贖銅一百二十斤。又准許用官來抵當罪：用官來抵當徒的，五品以上犯私罪的，一官抵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抵當徒一年；如犯公罪的，各增加一年。用官來抵當流的，三流同比徒四年，并各解除現任；除名的，比徒三年；免官的，比徒二年；免所居官的，比徒一年。又有十惡的條文：一叫謀反，二叫謀大逆，三叫謀叛，四叫謀惡逆，五叫不道，六叫大不敬，七叫不孝，八叫不睦，九叫不義，十叫內亂。犯有十惡的，不得依議請之例。年七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以及殘廢痼疾的，犯流罪以下，也允許贖。八十歲以上、十歲以下以及篤疾的，犯反逆殺人應處死罪的，上請，盜及傷人的，也收贖，其餘都勿論。九十歲以上、七歲以下，雖犯有死罪的，也不加刑。比較隋代的舊律，減少大辟的九十二條，由流刑減爲徒刑的七十一條。抵當徒的辦法，衹奪去一官，除名的人，仍同於士伍。凡削煩去弊，變重爲輕的，多得無從一一記述。

又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條，共三十卷，貞觀十一年正月頒行。又刪武德、貞觀以來的敕格三千多條，留下七百條，編成格十八卷，留在本司施行，斟酌今古，除煩去弊，甚爲寬簡，於人方便，用尚書省的各曹作爲篇目，最初有七卷，各曹的常務，衹需留在本司的，另外編成《留司格》一卷，這是編録當時的制敕，永遠作爲法則，作爲要依據的舊例。這《貞觀格》十八卷，是房玄齡等人刪定。《永徽留司格》十八卷，《散頒格》七卷，長孫無忌等人刪定，永徽年間又叫

格》十八卷，《散頒格》七卷，長孫無忌等刪定，永徽中又令源直心等刪定，惟改易官號曹局之名，不易篇目。《永徽留司格後本》，劉仁軌等刪定。《垂拱留司格》六卷，《散頒格》三卷，裴居道刪定。《太極格》十卷，岑羲等刪定。《開元前格》十卷，姚崇等刪定。《開元後格》十卷，宋璟等刪定。皆以尚書省二十四司爲篇目。凡式三十有三篇，亦以尚書省列曹及秘書、太常、司農、光祿、太僕、太府、少府及監門、宿衛、計帳名其篇目，爲二十卷。《永徽式》十四卷，《垂拱》、《神龍》、《開元式》并二十卷，其刪定格令同。

源直心等人刪定，衹改換官號曹局的名稱，不改變篇目。《永徽留司格後本》，劉仁軌等人刪定。《垂拱留司格》六卷，《散頒格》三卷，裴居道刪定。《太極格》十卷，岑羲等人刪定。《開元前格》十卷，姚崇等人刪定。《開元後格》十卷，宋璟等人刪定。這些也都用尚書省的二十四司作爲篇目。凡式有三十三篇，也用尚書省各曹和秘書、太常、司農、光禄、太僕、太府、少府和監門、宿衛、計賬來命名篇目，編成二十卷。《永徽式》十四卷，《垂拱》、《神龍》、《開元式》都是二十卷，刪定和格令相同。

太宗又制在京見禁囚，刑部每月一奏，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其大祭祀及致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及假日并不得奏决死刑。其有赦之日，武庫令設金鷄及鼓於宫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訖，宣詔而釋之。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又繫囚之具，有枷、杻、鉗、鎖，皆有長短廣狹之制，量罪輕重，節級用之。其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徑三分二厘，小頭二分二厘。常行杖，大頭二分七厘，小頭一分七厘。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决笞者，腿分受。决杖者，背、腿、臀分受。及須數等拷訊者，亦同。其拷囚不過三度，總數不得過二百。杖罪已下，不得過所犯之數。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稱加者，就重次；稱减者，就輕次。惟二死三流，同爲一减，不得加至於死。斷獄而失於出入者，以其罪罪之。失入者，各

太宗又規定在京師監禁的囚犯，刑部每月一奏，從立春到秋分不能奏决死刑。大祭祀和致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節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和假日都不能奏决死刑。行赦的那天，武庫令設置金鷄和鼓在宫城門外的右邊，勒令囚犯集中在闕前，撾鼓一千聲完畢，宣讀詔書把他們釋放。赦書頒行到各州，用絹書寫下達。又繫禁囚犯的械具，有枷、杻、鉗、鎖，長短闊狹都有規定，根據囚犯的罪行輕重，分等級使用。用的杖都削平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直徑三分二厘，小頭二分二厘。常行杖，大頭二分七厘，小頭一分七厘。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决笞的，打在腿上。决杖的，打在背、腿、臀上。要幾等拷訊的，也是這樣。拷訊囚犯不能超過三次，總數不能超過二百下。杖罪以下，不能超過所犯的數字。凡是斷罪而没有正式刑法條文，那些應該輕判或免罪的，就列舉罪重的律條來明確輕罪；那些應該判罪或重判的，就列舉罪輕的律條來明確重罪。稱加的，就重次；稱减的，就輕次。衹有二死三流，同爲一减，而不能加罪以至於死。斷獄而失於出入的，用他所斷的罪來定罪。失入的，各减三等；失出的，各减五等。

減三等；失出者，各減五等。

初，太宗以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乃詔大辟罪，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及尚書等議之。其後河內人李好德風疾瞀亂，有妖妄之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貫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其刺史，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曰："吾常禁囚於獄內，蘊古與之弈棋，今復阿縱好德，是亂吾法也。"遂斬於東市，既而悔之。又交州都督盧祖尚以忤旨斬於朝堂，帝亦追悔。下制，凡決死刑，雖令即殺，仍三覆奏。尋謂侍臣曰："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昔世充殺鄭頲，既而悔之，追止不及。今春府史取財不多，朕怒殺之，後亦尋悔，皆由思不審也。比來決囚，雖三覆奏，須臾之間，三奏便訖，都未得思，三奏何益？自今已後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又古者行刑，君爲徹樂減膳。朕今庭無常設之樂，莫知何徹，然對食即不啖酒肉，自今已後令與尚食相知，刑人日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并宜停教。且曹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門下覆理，有據法合死而情可宥者，宜録狀奏。"自是全活者甚衆。其五覆奏，以決前一日、二日覆奏，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則已，著之於令。

太宗既誅張蘊古之後，法官以出罪爲誡，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焉，由是刑網頗密。帝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德威對曰："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則無辜，失出則便獲大罪，所由吏皆深文。"太宗然其言。由是失

當初，太宗因爲古代斷獄，必須由三會九卿問訊，就下詔凡是大辟罪，要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和尚書等來平議。後來河內人李好德瘋病癲狂，說了些妖妄的話，下詔叫審判。大理丞張蘊古上奏說李好德瘋癲有據，於法不應坐罪。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彈劾張蘊古說他籍貫相州，而李好德兄厚德任相州刺史，張蘊古偏護放縱，奏事不實。太宗說："我曾禁囚在獄裏，蘊古却和囚弈棋，如今又偏護放縱李好德，是亂我的法。"就把張蘊古在東市處斬，很快又懊悔。又交州都督盧祖尚因違逆了太宗的旨意在朝堂處斬，太宗也追悔。就下詔書，凡處決死刑雖已叫立即殺掉，仍得三次覆奏。過了些時候對隨侍的臣下們說："人命最重，一死不能再生。從前王世充殺鄭頲，很快懊悔，再制止已來不及。今年春天有府史受賄不多，朕發怒把他殺掉，後來也追悔，都是考慮得欠仔細的緣故。近來處決囚犯，即使三次覆奏，但在很快的時間之內，便三次覆奏完畢，還顧不上思考，這樣三次覆奏有什麼用處？從今以後應在兩天中五次覆奏，下到各州的三次覆奏。又古代行刑，人君要撤樂減膳。朕如今內廷没有常設的音樂，不知該撤什麼，但面對飲食就不吃酒肉，從今以後通知尚食局，在刑人的日子不要進酒肉，內教坊和太常署都暫停教習。再者曹司斷處刑獄，多依據律文，儘管情有可原，也不敢違法，這樣拘守律文來定罪，可能有冤枉。從今以後門下省覆理，有依據法應死而情有可原的，應録下情狀上奏。"由此生全的很多。這五次覆奏，是在處決的前一天、兩天各覆奏一次，處決的當天再覆奏三次，衹有犯了惡逆的覆奏一次就行，把這寫進令裏。

太宗誅殺張蘊古後，法官以出人罪爲誡，常有失入的又不加罪，由此刑網頗密。太宗曾問大理卿劉德威說："近來刑網稍密，是什麼緣故啊？"德威回答說："律文失入的減三等，失出的減五等。如今失入的没有罪，失出的就得大罪。所以官吏都深文周納。"太宗認爲說得對。從此失出、失入的，都得照律文辦，斷獄的纔逐漸平

於出入者，令依律文，斷獄者漸爲平允。十四年，又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數，量配邊惡之州，其後雖存寬典，而犯者漸少。

允。十四年，又制定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數，酌量發配到遠惡的州裏，後來雖有寬典，而犯的却逐漸少起來。

高宗即位，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理卿唐臨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合死。"帝以囚數全少，怡然形於顏色。永徽初，敕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黄門侍郎宇文節、柳奭、右丞段寶玄、太常少卿令狐德棻、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侍郎劉燕客、給事中趙文恪、中書舍人李友益、少府丞張行實、大理丞元紹、太府丞王文端、刑部郎中賈敏行等，共撰定律令格式，舊制不便者，皆隨刪改。遂分格爲兩部，曹司常務爲《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爲《散頒格》，其《散頒格》下州縣，《留司格》但留本司行用焉。三年，詔曰："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法，遂無憑準，宜廣召解律人條義疏奏聞，仍使中書、門下監定。"於是太尉趙國公無忌、司空英國公勣、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燕國公志寧、銀青光禄大夫刑部尚書唐臨、太中大夫守大理卿段寶玄、朝議大夫守尚書右丞劉燕客、朝議大夫守御史中丞賈敏行等，參撰《律疏》，成三十卷，四年十月奏之，頒于天下。自是斷獄者皆引《疏》分析之。

高宗即位，遵照貞觀時的老規矩，力求慎用刑法。曾問大理卿唐臨監獄裏囚禁的人數，唐臨回答説："現在禁囚的有五十多人，其中衹有二人是應死的。"高宗因爲囚禁的人數少，很高興地在臉色上表現出來。永徽初年，下敕書叫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黄門侍郎宇文節、柳奭、右丞段寶玄、太常少卿令狐德棻、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侍郎劉燕客、給事中趙文恪、中書舍人李友益、少府丞張行實、大理丞元紹、太府丞王文端、刑部郎中賈敏行等人，共同撰定律令格式，舊制不便的，都隨手删改。就分格爲兩部，曹司常務的叫《留司格》，天下共用的叫《散頒格》，《散頒格》下達州縣，《留司格》衹留在本司行用。三年，下詔説："律學還没有制定疏，每年所舉明法，就没有憑準，應廣召懂得律的人條列義疏奏聞，并派中書、門下監定。"於是太尉趙國公無忌、司空英國公李勣、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燕國公志寧、銀青光禄大夫刑部尚書唐臨、太中大夫守大理卿段寶玄、朝議大夫守尚書右丞劉燕客、朝議大夫守御史中丞賈敏行等人，參撰《律疏》，寫成三十卷，四年十月奏上，頒行天下。從此斷處刑獄的都引用《律疏》來分析。

永徽五年五月，上謂侍臣曰："獄訟繁多，皆由刑罰枉濫，故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末代斷獄之人，皆以苛刻爲明，是以秦氏網密秋荼，而獲罪者衆。今天下無事，四海乂安，欲與公等共行寬政，今日刑罰得無枉濫乎？"無忌對曰："陛下欲得

永徽五年五月，高宗對隨侍的臣下們説："獄訟繁多，都由於刑罰枉濫，所以説刑者成也，一旦成了就不可變更。末世斷處刑獄的人，都以苛刻爲明，所以秦朝的刑網密得像秋荼，而獲罪的人多。如今天下無事，四海平安，要和公等共行寬政，今天的刑罰是不是有枉濫啊？"長孫無忌回答説："陛下要使刑法寬平，而臣下還不知

刑法寬平，臣下猶不識聖意。此法弊來已久，非止今日。若情在體國，即共號痴人，意在深文，便稱好吏。所以罪雖合杖，必欲遣徒，理有可生，務入於死，非憎前人，陷於死刑。陛下矜而令放，法司亦宜固請。但陛下喜怒不妄加於人，刑罰自然適中。"上以爲然。永徽六年七月，上謂侍臣曰："律通比附，條例太多。"左僕射志寧等對："舊律多比附斷事，乃稍難解，科條極衆，數至三千。隋日再定，惟留五百，以事類相似者，比附科斷。今日所停，即是參取隋律修易，條章既少，極成省便。"

道聖意。這刑法的流弊由來已久，不止今天是這樣。如果情在爲國，就被說成痴人，意在深文，就被稱做好吏。所以罪雖僅應杖，一定要叫服徒刑，理雖有可生，一定要入於死罪，這并非由於憎恨這人，纔把他陷於死刑。陛下如果哀憐而放寬刑罰，法司也會堅決請求。衹要陛下喜怒不亂加於人，刑罰自然適中。"高宗認爲説得對。永徽六年七月，高宗對隨侍的臣下們説："律通比附，條例太多。"左僕射于志寧等人回答説："舊律多用比附來斷事，乃稍難解，科條極多，到三千之數。隋朝重定，衹留下五百條，把事類相似的，比附科斷。今天所停，就是參取隋律來修改的，條章既少，極其省便。"

龍朔二年，改易官號，因敕司刑太常伯源直心、少常伯李敬玄、司刑大夫李文禮等重定格式，惟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麟德二年奏上。至儀鳳中，官號復舊，又敕左僕射劉仁軌、右僕射戴至德、侍中張文瓘、中書令李敬玄、右庶子郝處俊、黄門侍郎來恒、左庶子高智周、右庶子李義琰、吏部侍郎裴行儉、馬載、兵部侍郎蕭德昭、裴炎、工部侍郎李義琛、刑部侍郎張楚、金部郎中盧律師等，删緝格式，儀鳳二年二月九日撰定奏上。先是詳刑少卿趙仁本撰《法例》三卷，引以斷獄，時議亦爲折衷，後高宗覽之，以爲煩文不便，因謂侍臣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非朕庸虚所能創制，并是武德之際，貞觀已來，或取定宸衷，參詳衆議，條章備舉，軌躅昭然，臨事遵行，自不能盡，何爲更須作例，致使觸緒多疑。計此因循，非適今日，速宜改轍，不得更然。"自是《法例》遂廢不用。

龍朔二年，改換官號，就下敕書叫司刑太常伯源直心、少常伯李敬玄、司刑大夫李文禮等重定格式，衹改曹局的名稱，而不更換篇第，在麟德二年奏上。到儀鳳年間，官號復舊，又下敕書叫左僕射劉仁軌、右僕射戴至德、侍中張文瓘、中書令李敬玄、右庶子郝處俊、黄門侍郎來恒、左庶子高智周、右庶子李義琰、吏部侍郎裴行儉、馬載、兵部侍郎蕭德昭、裴炎、工部侍郎李義琛、刑部侍郎張楚、金部郎中盧律師等人，修訂編輯格式，儀鳳二年二月九日撰定奏上。在這以前詳刑少卿趙仁本撰寫《法例》三卷，用來斷處刑獄，時議也憑它來折衷，後來高宗看了，認爲煩文不便使用，就對隨侍的臣下們説："律令格式，天下的通規，并非像朕這樣虚庸所能創制，都是武德之際，貞觀以來，取决於聖心，參詳了衆議，條章備舉，軌迹清楚，遇到事情遵照行用，自然取之不盡，爲什麽另要撰作《法例》，弄得遇事多疑。這因循已久，不僅今日，應趕快改變，决不能再這樣了。"從此這《法例》就廢棄不用了。

則天臨朝，初欲大收人望。垂拱初年，令鎔銅爲匭，四面置門，各依方色，共爲一室：東面名曰延恩匭，

則天臨朝，起初想大收人望。垂拱初年，叫熔銅鑄成匭，四面設門，各依四方的顔色，合起來成爲一室：東面的名叫延恩匭，進獻賦頌和許

上賦頌及許求官爵者封表投之；南面曰招諫匭，有言時政得失及直言諫諍者投之；西面曰申冤匭，有得罪冤濫者投之；北面曰通玄匭，有玄象災變及軍謀秘策者投之：每日置之於朝堂，以收天下表疏。既出之後，不逞之徒，或至攻訐陰私，謗訕朝政者。後乃令中書、門下官一人，專監其所投之狀，仍責識官，然後許進封，行之至今焉。則天又敕內史裴居道、夏官尚書岑長倩、鳳閣侍郎韋方質與删定官袁智弘等十餘人，删改格式，加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已來、垂拱已前詔敕便於時者，編爲《新格》二卷，則天自製序。其二卷之外，别編六卷，堪爲當司行用，爲《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於咸陽尉王守慎，又有經理之才，故《垂拱格》、《式》，議者稱爲詳密。其律令惟改二十四條，又有不便者，大抵依舊。

求官爵的封了表投進去；南面的名叫招諫匭，有議論時政得失和直言諫諍的投進去；西面的名叫申冤匭，有得罪但冤濫的投進去；北面的名叫通玄匭，有天象災變和軍謀秘策的投進去；每天放在朝堂，來收受天下的表疏。這匭放出之後，爲非作歹的人，甚至藉此攻訐陰私，謗訕朝政。後來就派中書、門下官一人，專監所投的狀，并責令有人保識，纔准許進封，這辦法施行到今天。則天又下敕書叫内史裴居道、夏官尚書岑長倩、鳳閣侍郎韋方質和删定官袁智弘等十多人，删改格式，加上計賬和勾賬式，和舊式合到一起成爲二十卷。又把武德以來、垂拱以前的詔敕便於當時的，編成《新格》二卷，則天自己撰寫了序。在這二卷以外，另編了六卷，是可供當司行用的，叫《垂拱留司格》。當時韋方質明習法理，又將此事托付給咸陽尉王守慎，這人又有經理之才，所以《垂拱格》、《式》，論者稱它詳密。律令衹改了二十四條，又有不便的，大抵照舊。

然則天嚴於用刑，屬徐敬業作亂，及豫、博兵起之後，恐人心動搖，欲以威制天下，漸引酷吏，務令深文，以案刑獄。長壽年有上封事言嶺表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案之，若得反狀斬決。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并命，然後鍛煉曲成反狀，乃更誣奏云：“諸道流人，多有怨望，若不推究，爲變不遥。”則天深然其言，又命攝監察御史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王處貞、屈貞筠等，分往劍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按鞫流人。光業所在殺戮，光業誅九百人，德壽誅七百人，其餘少者不減數百人，亦有雜犯及遠年流人，亦枉及禍焉。

但則天嚴於用刑，碰上徐敬業作亂，以及豫州、博州兵起之後，怕人心動摇，要用威力來統治天下，逐漸引用酷吏，力求深文周納，來審理刑獄。長壽年間有人上封事説嶺表流人有陰謀叛逆的，就派司刑評事萬國俊攝行監察御史去審理，如果查到反狀就斬决。國俊到了廣州，把流人統統召來，圍在水曲，一個個殺掉，三百多人，一時都被殺死，然後枉法構陷成反狀，并再誣奏説：“各道的流人，多有怨望，如不審訊，變亂就爲時不遠。”則天認爲説得很對，又派攝行監察御史的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王處貞、屈貞筠等人，分别去劍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審訊流人。劉光業等所到之處肆行殺戮，劉光業殺了九百人，王德壽殺了七百人，其餘殺得少的也不下幾百人，還有其他雜犯和流放多年的犯人，也冤枉被波及。

時周興、來俊臣等，相次受制，推究大獄，乃於都城麗景門内，别置推事使院，時人謂之新開獄。俊臣又與侍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敬仁、評事康暐、衛遂忠等，招集告事數百人，共爲羅織，以陷良善，前後枉遭殺害者，不可勝數。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旨皆網羅前人，織成反狀。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于瓮，以火圜繞炙之，兼絶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其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每有制書寬宥囚徒，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罪，然後宣示。

當時周興、來俊臣等人，一個個接受詔制，審訊大刑獄，就在都城的麗景門内，另行設置推事使院，當時人們叫它新開獄。俊臣又和侍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敬仁、評事康暐、衛遂忠等，招集了幾百個告事人，共同羅織，誣陷良善，前後枉遭殺害的，數都數不清。又編造了一卷《告密羅織經》，要旨都在網羅前人，織成反狀。俊臣每當審訊獄囚，不管罪行輕重，多用醋灌進鼻子，把人囚禁在地牢裏，有時還裝進瓮裏，用火圍繞着烤，還斷絶糧食，以致有抽了衣絮吃的。他所製造的大枷，共有十號：第一號叫定百脉，第二號叫喘不得，第三號叫突地吼，第四號叫著即承，第五號叫失魂膽，第六號叫實同反，第七號叫反是實，第八號叫死猪愁，第九號叫求即死，第十號叫求破家。又叫躺到糞便污穢的地方，讓吃盡種種苦頭。每逢有制書寬宥囚徒，俊臣一定先派獄卒，把重罪的都殺光，然後宣布制書。

是時海内懾懼，道路以目，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曰：

這時海内恐懼，道路以目，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説：

臣聞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義也；霸者威之，任權智也；强國脅之，務刑罰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後威之，威之不足，然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矣。况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專任刑殺以爲威斷，可謂策之失者也。

臣聽説古代統治天下的，施政有三種：王者化之，是用仁義；霸者威之，是任權智；强國脅之，是務刑罰。所以化之不足，然後纔威之，威之不足，然後纔刑之。所以到了刑，就不是王者之所貴了。何况要據有天下，追功上皇，專門用刑殺來顯示威禁，可説是失策了。

臣伏睹陛下聖德聰明，游心太古，將制静宇宙，保乂黎民，發號施令，出於誠慊。天下蒼生，莫不懸望聖風，冀見神化，道德爲政，將待於陛下矣。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伏，豈非天意欲彰陛下威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

臣伏睹陛下聖德聰明，留心太古，要寧静宇宙，保安黎民，發號施令，出於真誠。天下百姓，没有不盼望看到聖風，希冀見到神化，用道德來治理，將有待於陛下了。臣聽説，聖人出世，必定有所驅除，這是天人相符，要應喜慶之命。往日東南出現小孽，敢謀亂天常。陛下順天誅討，都已伏罪，這豈不是天意要彰明陛下的威武之功啊！而辦事的人不能體察天心，順應人意，憎恨創亂的人，於法自當誅屠，爲了平息奸源，却去

以爲人意，惡其首亂唱禍，法合誅屠，將息奸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奸，觀于天下。逆黨親屬及其交游，有涉嫌疑，辭相連及，莫不窮捕考校，枝葉蟠拏，大或流血，小禦魑魅。至有奸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叫于闕下者，日有數矣。于時朝廷徨徨，莫能自固，海内傾聽，以相驚恐。賴陛下仁慈，憫其危懼，賜以恩詔，許其大功已上，一切勿論，人時獲泰，謂生再造。愚臣竊以忻然，賀陛下聖明，得天之機也。不謂議者異見，又執前圖，比者刑獄，紛紛復起。陛下不深思天意，以順休期，尚以督察爲理，威刑爲務，使前者之詔，不信於人，愚臣昧焉，竊恐非五帝、三王伐罪吊人之意也。

窮搜黨與。於是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用以懲奸，昭示天下。逆黨的親屬以及有往來的人，有涉及嫌疑，招供攀及，無不收捕拷問，牽連枝葉，罪大的會處死，罪小的也流放。以致奸人煽惑，乘機誣陷，一有懷疑就要控告，企圖得到官爵賞賜，這種來到闕下呼叫的，每天有好幾起。弄得當時朝廷上都惶惶不安，不能自保，海内傾聽，互相驚恐。全靠陛下仁慈，憐憫人們危懼，頒賜恩詔，准許反叛者大功以上的親屬，一概不再追問，人們獲得安定，都説好比重生。愚臣也爲此歡欣，慶賀陛下聖明，能得天之機。不料議政事者另有見解，重新抓住過去的做法，以致近來的刑獄，又紛紛地增多起來。陛下不深思天意，以順休美之期，却還用督察來治理，威刑爲要務，使前此的詔書，不能取信於人，愚臣就不明白了，這恐怕不是五帝、三王伐罪吊民的本意吧！

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曩屬北胡侵塞，西戎寇邊，兵革相屠，向歷十載，關、河自北，轉輪幽、燕，秦、蜀之西，馳騖湟、海，當時天下疲極矣。重以大兵之後，屬遭凶年，流離飢餓，死喪略半。幸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寧兆人，邊境獲安，中國無事，陰陽大順，年穀累登，天下父子，始得相養矣。揚州構禍，殆有五旬，而海中晏然，纖塵不動，豈非天下蒸庶厭凶亂哉？臣以此卜之，百姓思安久矣。今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民，而又任威刑以失其望，欲以察察爲政，肅理寰區，愚臣暗昧，竊有大惑。且臣聞刑者，政之末節也，先王以禁暴厘亂，不

臣看當今天下百姓，要求安定已很久了。前此遇上北胡侵塞，西戎寇邊，兵革屠殺，已有十年，關、河以北，糧草要向幽、燕一帶轉運，秦、蜀以西，戰馬要在湟、海岸邊奔馳，當時天下疲敝到極點了。加以大兵之後，連遭凶年，流離飢餓，死亡的接近半數。多虧陛下以至聖之德，來安撫萬民，使邊境獲安，中原無事，陰陽大順，年穀接連豐登，天下父子，纔得以互相養育。揚州作亂，將近五十天，而海内平静，纖塵不動，豈不是天下百姓反對動亂嗎？臣以此來判斷，可説百姓要求安定已很久了。如今陛下不務安静，來挽救疲民，却又專憑威刑使得百姓失望，要用察察之明，來清理天下，愚臣暗昧，實在大惑不解。而且臣聽説這刑法，是政治的末節，先王爲了禁暴治亂，不得已而使用。如今天下幸而安静，萬物都想太平，陛下却用末節的刑法，來治理平民，

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安，萬物思泰，陛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平人，愚臣以爲非適變隨時之義也。頃年以來，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大抵所告，皆以揚州爲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傍訐他事，亦爲推劾。遂使奸臣之黨，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告，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如寧所。

愚臣認爲不是適應變化合乎時宜的事情。近年以來，臣見到各地告密，囚禁了幾百幾千人，所告的，大多都以揚州叛亂爲名，到認真查究，百無一實。而陛下仁慈，對這些告密的又屈法寬容，他們另外揭發別的事情，也爲他們審查。這樣就使奸臣之黨，以仇恨人們爲快意，有了點睚眦小怨，就口稱告密，一個人被告密，上百人被捉塞滿了監獄，使者四出推捕，冠蓋如市。有人説陛下是愛一人而害了百人，天下人低語私議，不知道哪裏是安寧的處所。

臣聞自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内憂，物理自然也。臣不敢以古遠言之，請指隋而説。臣聞長老云：隋之末世，天下猶平，煬帝不恭，窮毒威武，厭居皇極，自總元戎，以百萬之師，觀兵遼海，天下始騷然矣。遂使楊玄感挾不臣之勢，有大盗之心，欲因人謀，以竊皇業，乃稱兵中夏，將據洛陽，哮虓之勢，傾宇宙矣。然亂未逾月，而頭足異處，何者？天下之弊，未有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暗忽人機，自以爲元惡既誅，天下無巨猾也，皇極之任，可以刑罰理之，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内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思爲亂矣。於是蕭銑、朱粲起於荆南，李密、竇建德亂於河北，四海雲搖，遂并起而亡隋族矣，豈不哀哉！長老至今談之，委曲如是。

臣聽説除非聖人，没有了外患，就必然有内憂，這是事物的自然情理。臣不敢講古老的事情，請説説隋朝。臣聽老輩們説：隋朝末年，天下還太平，煬帝不能恭謹，窮兵黷武，不滿足於衹處於皇位，而親任元帥，帶了百萬之師，去遼海用兵，天下纔騷動起來。於是楊玄感挾不臣之志，有大盗之心，要使用計謀，來竊取皇業，在中夏起兵，將占據洛陽，咆哮之勢，像要覆滅宇宙。可作亂不過一月，而身首異處，這是爲什麽呢？是因爲天下的敗壞，還没有到土崩瓦解的地步，百姓的心裏，還都希望安居樂業。煬帝却不醒悟，暗於時機，自以爲元惡既已誅殺，天下已無巨猾，統治天下，可以使用刑罰，就叫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窮搜黨與，海内豪士，無不遭殃，弄到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都想作亂了。於是蕭銑、朱粲起於荆南，李密、竇建德亂於河北，四海動摇，統統起來亡隋，豈不可哀痛啊！老輩至今談論，事情的原委就是如此。

觀三代夏、殷興亡，已下至秦、漢、魏、晋理亂，莫不皆以毒刑而致敗壞也。夫大獄一

看三代夏、殷的興亡，以至秦、漢、魏、晋的治亂，没有不是因使用毒刑而弄到敗壞的。那大獄一起，不能没有冤濫，爲什

起，不能無濫，何者？刀筆之吏，寡識大方，斷獄能者，名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共稱至公，爰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害在平恕，故獄吏相誡，以殺爲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己，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既多，則不能無濫，濫及良善，則淫刑逞矣。夫人情莫不自愛其身，陛下以此察之，豈非無濫矣。冤人吁嗟，感傷和氣，和氣悖亂，群生癘疫，水旱隨之，則有凶年，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頃來亢陽愆候，雲而不雨，農夫釋耒，瞻望嗷嗷，豈不由陛下之有聖德而不降澤於人也？儻旱遂過春，廢於時種，今年稼穡，必有損矣，陛下可不敬承天意，以澤恤人？臣聞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陛下奈何以堂堂之聖，猶務强國之威。愚臣竊爲陛下不取。

且愚人安則樂生，危則思變，故事有招禍，法有起奸。倘大獄未休，支黨日廣，天下疑惑，相恐無辜，人情之變，不可不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江充行詐，作亂京師，至使太子奔走，兵交宫闕，無辜被害者以萬千數，當時劉宗幾覆滅矣，賴武帝得壺關三老上書，幡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少以安耳。臣讀書至此，未嘗不爲戾太子流涕也！古人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

今臣不避湯鑊之罪，以螻蟻

麽呢？因爲刀筆之吏，很少能識大體，能斷獄的，都是以急刻而知名，文深網密，則被共稱爲至公，以致人君，也説他能奉法。於是殺人有利於名，平恕則有害於名，獄吏互相告誡，都要講殺，這不是有憎於他人，而是有利於自身，所以對上迎合人君的旨意，以圖謀榮身得利，圖利多了，就不能没有冤濫，濫及良善，就亂用刑罰了。人之常情没有不自愛其身的，陛下如能從這點來體察，豈不是没有冤濫了嗎？冤屈的人愁嘆，就感傷了和氣，和氣亂了，就滋生癘疫，水旱災接着出現，就有凶年，百姓失去謀生的常業，禍亂之心就被迫而生了。近來乾旱失時，雲而不雨，農夫放下了耒耜，衆聲嗷嗷地看着天空，豈不是由於陛下雖有聖德但還没有給百姓降恩澤嗎？如果旱過春天，耕種失時，今年的稼穡，必然有損失，陛下能不敬承天意，降恩澤來憐恤百姓？臣聽説古代明君慎用刑罰，當是對此有所畏懼吧。《尚書》上不説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陛下怎能以堂堂聖君，還務求加强朝廷的威嚴，愚臣私下爲陛下考慮最好不采取這種做法。

何况愚民安則樂生，危則思變，所以事會招禍，法會起奸。如果大獄不停，支黨日益增多，天下疑惑，害怕無辜受害，那人情之變，就不能不注意了。從前漢武帝時候興起巫蠱之獄，江充行詐，在京師作亂，弄得太子奔走，在宫闕之下交戰，無辜被害的數以萬千計，當時劉家宗室幾乎覆滅，全靠武帝得到壺關三老上書，幡然感悟，誅殺江充三族外，其餘不再論處，天下纔稍稍平安。臣讀書讀到這事，不能不替戾太子流淚啊！古人説："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希望陛下考慮。

如今臣不避湯鑊之罪，以螻蟻之命，來

之命，輕觸宸嚴。臣非不惡死而貪生也，誠以負陛下恩遇，以微命蔽塞聰明。亦非敢欲陛下頓息嚴刑，望在恤刑耳，乞與三事大夫圖其可否。夫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無以臣微而忽其奏，天下幸甚。

疏奏不省。時司刑少卿徐有功常駁酷吏所奏，每日與之廷爭得失，以雪冤濫，因此全濟者亦不可勝數，語在《有功傳》。

及俊臣、弘義等伏誅，刑獄稍息。前後宰相王及善、姚元崇、朱敬則等，皆言垂拱已來身死破家者，皆是枉濫，則天頗亦覺悟。於是監察御史魏靖上言曰：

臣聞國之綱紀，在乎生殺。其周興、來俊臣、丘神勣、萬國俊、王弘義、侯思止、郭弘霸、李敬仁、彭先覺、王德壽、張知默者，即堯年四凶矣。恣騁愚暴，縱虐含毒，仇嫉在位，安忍朝臣，罪逐情加，刑隨意改，當其時也，囚圄如市，朝廷以目。既而素虛不昧，冤魂有托，行惡其報，禍淫可懲，具嚴天刑，以懲亂首。竊見來俊臣身處極法者，以其羅織良善，屠陷忠賢，籍没以勸將來，顯戮以謝天下。臣又聞之道路，上至聖主，傍洎貴臣，明明知有羅織之事矣。俊臣既死，推者獲功，胡元禮超遷，裴談顯授，中外稱慶，朝廷載安。破其黨者，既能賞不逾時；被其陷者，豈可淹之累歲。且稱反徒，須得反狀，惟據片辭，即請行刑，拷楚妄加，款答何限。故徐有功以寬平而見忌，解瑟羅以妓女而受拘，中外具

觸犯陛下的威嚴。臣并非不怕死貪生，衹是不能負陛下恩遇，因惜微命而蔽塞了陛下的聰明。也不是敢於要求陛下立即停息嚴刑，衹期望能愼用刑法，請求和公卿商量是否可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不要因爲臣的官職低微而忽視臣的章奏，天下就欣幸之極了。

疏奏上去没有答覆。當時司刑少卿徐有功常常駁斥酷吏們所奏，每天和這些人在朝廷上争論得失，洗雪冤濫，由此獲得生全的也多得數不清，事情記在《徐有功傳》裏。

到來俊臣、王弘義等人伏誅，刑獄稍稍停息，前後宰相王及善、姚元崇、朱敬則等人，都説垂拱以來身死家破的，都是枉濫，則天也頗有覺悟。於是監察御史魏靖上言説：

臣聽説國的綱紀，在於生殺。那周興、來俊臣、丘神勣、萬國俊、王弘義、侯思止、郭弘霸、李敬仁、彭先覺、王德壽、張知默之流，就是堯時的四凶。他們肆行愚暴，縱虐含毒，對在位的人仇視，對朝臣習於殘忍，罪隨情增加，刑隨意添改，在這時候，獄囚如市，朝廷以目。可不久蒼天有靈，冤魂有托，作惡有報，禍淫有懲，嚴施天刑，來懲罰亂首。竊見來俊臣身處極刑，就是因爲他羅織良善，屠陷忠賢，要籍没他以勸誡將來，顯戮他向天下認錯。臣又聽道路傳聞，上到聖主，旁及貴臣，都明明知道有羅織的事情。所以俊臣既死，審問他的立了功，胡元禮得以超升，裴談授予顯職，内外稱慶，朝廷平安。破他們黨與的，既能賞不逾時；被他們陷害的，豈可淹留累年。而且稱做反徒，須有反狀，衹根據片面供辭，就奏請行刑，拷打亂加，服罪就没有限度。所以徐有功因寬平而見忌，解瑟羅因妓女而被拘，内外都知，枉直俱在，藉此爲喻，其餘可知。臣又聽説，郭弘霸被自己刺殺而百姓大叫痛快，萬國俊被冤魂遮住而立刻死亡，霍獻可臨終時膝拳到頸項，李敬仁將死

知，枉直斯在，借以爲喻，其餘可詳。臣又聞之，郭弘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被遮而遽亡，霍獻可臨終膝拳於項，李敬仁將死舌至於臍，皆衆鬼滿庭，群妖横道，惟徵集應，若響隨聲，備在人謡，不爲虚説，伯有書見，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據也。臣以至愚，不識大體，儻使平反者數人，衆共詳覆來俊臣等所推大獄，庶鄧艾獲申於今日，孝婦不濫於昔時，恩涣一流，天下幸甚。

舌拖到肚臍，都是衆鬼滿庭，群妖攔路，微驗顯應，如響隨聲，都傳在人口，并非虚説，從前伯有晝見，不過如此，這也是他們羅織百姓的一個證據。臣極爲愚陋，不識大體，倘若平反幾人，共同復審來俊臣等所定的大獄，庶幾鄧艾得伸冤於今日，孝婦不濫刑於當時，恩命一頒，天下就欣幸之極了。

疏奏，制令録來俊臣、丘神勣等所推鞫人身死籍没者，令三司重推勘，有冤濫者，并皆雪免。

疏上奏後，下制書把來俊臣、丘神勣等所審問使人家身死籍没的，叫三司重新審查，有冤濫的，統統昭雪。

中宗神龍元年，制以故司僕少卿徐有功執法平恕，追贈越州都督，特授一子官。又以丘神勣、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嘉言、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二十三人，自垂拱已來，并枉濫殺人，所有官爵，并令追奪。天下稱慶。時既改易，制盡依貞觀、永徽故事。敕中書令韋安石、禮部侍郎祝欽明、尚書右丞蘇瓌、兵部郎中狄光嗣等，删定《垂拱格》後至神龍元年已來制敕，爲《散頒格》七卷，又删補舊式爲二十卷，頒於天下。

中宗神龍元年，下制書因故司僕少卿徐有功執法平恕，追贈越州都督，特授一子官職。又因丘神勣、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嘉言、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二十三人，從垂拱以來，都枉濫殺人，所有官爵，都令追奪。天下爲此稱慶。時代既已改易，都要依照貞觀、永徽的舊例。下敕書叫中書令韋安石、禮部侍郎祝欽明、尚書右丞蘇瓌、兵部郎中狄光嗣等人，删定《垂拱格》以後到神龍元年以來的制敕，編成《散頒格》七卷，又删補舊式成爲二十卷，頒行於天下。

景雲初，睿宗又敕户部尚書岑羲、中書侍郎陸象先、右散騎常侍徐堅、右司郎中唐紹、刑部員外郎邵知與、删定官大理寺丞陳義海、右衛長史張處斌、大理評事張名播、左衛率府倉曹參軍羅思貞、刑部主事閻義顓凡十人，删定格式律令，太極元年二

景雲初年，睿宗又下敕叫户部尚書岑羲、中書侍郎陸象先、右散騎常侍徐堅、右司郎中唐紹、刑部員外郎邵知與、删定官大理寺丞陳義海、右衛長史張處斌、大理評事張名播、左衛率府倉曹參軍羅思貞、刑部主事閻義顓共十人，删定格式律令，太極元年二月奏上，叫做《太極格》。

月奏上，名爲《太極格》。

開元初，玄宗敕黄門監盧懷慎、紫微侍郎兼刑部尚書李乂、紫微侍郎蘇頲、紫微舍人吕延祚、給事中魏奉古、大理評事高智静、同州韓城縣丞侯郢璡、瀛州司法參軍閻義顓等，删定格式令，至三年三月奏上，名爲《開元格》。六年，玄宗又敕吏部侍郎兼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尚書左丞盧從愿、吏部侍郎裴漼、慕容珣、户部侍郎楊滔、中書舍人劉令植、大理司直高智静、幽州司功參軍侯郢璡等九人，删定律令格式，至七年三月奏上，律令式仍舊名，格曰《開元後格》。十九年，侍中裴光庭、中書令蕭嵩，又以格後制敕行用之後，頗與格文相違，於事非便，奏令所司删撰《格後長行敕》六卷，頒于天下。二十二年，户部尚書李林甫又受詔改修格令。林甫遷中書令，乃與侍中牛仙客、御史中丞王敬從，與明法之官前左武衛胄曹參軍崔見、衛州司户參軍直中書陳承信、酸棗尉直刑部俞元杞等，共加删緝舊格式律令及敕，總七千二十六條，其一千三百二十四條於事非要，并删之，二千一百八十條隨文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二十五年九月奏上，敕於尚書都省寫五十本，發使散於天下。其年刑部斷獄，天下死罪惟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嶠上言，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至是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僚以幾至刑措，上表陳賀。玄宗以宰相燮理、法官平允之功，封仙客爲邠國公，林甫爲晉國

開元初年，玄宗下敕書叫黄門監盧懷慎、紫微侍郎兼刑部尚書李乂、紫微侍郎蘇頲、紫微舍人吕延祚、給事中魏奉古、大理評事高智静、同州韓城縣丞侯郢璡、瀛州司法參軍閻義顓等人，删定格式令，到三年三月奏上，名叫《開元格》。六年，玄宗又敕吏部侍郎兼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尚書左丞盧從愿、吏部侍郎裴漼、慕容珣、户部侍郎楊滔、中書舍人劉令植、大理司直高智静、幽州司功參軍侯郢璡等九人，删定律令格式，到七年三月奏上，律令式都用原來的名稱，格叫《開元後格》。十九年，侍中裴光庭、中書令蕭嵩，又因爲格以後所頒的制敕行用之後，頗有和格文違背的地方，於事不便，上奏叫所司删撰《格後長行敕》六卷，頒行於天下。二十二年，户部尚書李林甫又受詔改修律令。林甫升遷爲中書令，就和侍中牛仙客、御史中丞王敬從，以及明法的官員前左武衛胄曹參軍崔見、衛州司户參軍直中書陳承信、酸棗尉直刑部俞元杞等人，共同修訂編輯舊格式律令和敕，總共七千零二十六條，其中一千三百二十四條不重要，都删掉，二千一百八十條隨文增損，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動，總起來編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編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查閲，二十五年九月奏上，下敕書叫在尚書都省抄寫五十本，派使者分送天下。這年刑部斷處刑獄，通天下處死罪的衹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嶠上言説，大理獄院從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這時有鵲在樹上築巢。於是百官認爲幾乎做到了刑法可以擱置不用，上表慶賀。玄宗認爲是宰相調和治理、法官執法平允的功勞，封仙客爲邠國公，林甫爲晉國公，刑部和大理寺的官員一共賞賜帛二千匹。從明慶到先天六十年之間，高宗寬仁，政事移歸了宫闈；則天女主猜忌，敢於殺戮，宗室大臣，受酷吏鍛煉，以致改换宗社，李氏幾乎滅亡；神龍以後，后族干政；景雲繼立，帝妹弄權。到開元年間，刑政賞罰，由人君決斷，四十多年，可稱

公，刑部大理官共賜帛二千匹。自明慶至先天六十年間，高宗寬仁，政歸宫闈；則天女主猜忌，果於殺戮，宗枝大臣，鍛於酷吏，至於移易宗社，幾亡李氏；神龍之後，后族干政；景雲繼立，歸妹怙權。開元之際，刑政賞罰，斷於宸極，四十餘年，可謂太平矣。

太平了。

及冢臣懷邪，邊將内侮，乘輿幸于巴蜀，儲副立於朔方，曾未逾年，載收京邑，書契以來，未有克復宗社若斯之速也。而兩京衣冠，多被脅從，至是相率待罪闕下，而執事者務欲峻刑以取威，盡誅其族，以令天下，議久不定，竟置三司使，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李峴、兵部侍郎吕諲、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崔器、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等五人爲之。初，西京文武官陸大鈞等陷賊來歸，崔器草儀，盡令免冠徒跣，撫膺號泣，以金吾府縣人吏圍之，於朝謝罪，收付大理京兆府獄繫之。及陳希烈等大臣至者數百人，又令朝堂徒跣如初，令宰相苗晋卿、崔圓、李麟等百僚同視，以爲棄辱，宣詔以責之。朝廷又以負罪者衆，獄中不容，乃賜楊國忠宅鞫之。器、諲多希旨深刻，而擇木無所是非，獨李峴力争之，乃定所推之罪爲六等，集百僚尚書省議之，肅宗方用刑名，公卿但唯唯署名而已。於是河南尹達奚珣等三十九人，以爲罪重，與衆共棄，珣等十一人於子城西伏誅，陳希烈、張垍、郭納、獨孤朗等七人於大理寺獄賜自盡，達奚摯、張岯、李有孚、劉子英、冉大華二十一人於京兆府門决重杖死，大理卿張均引至獨柳樹下刑人處，免死配流合浦郡，而達奚珣、韋恒乃至腰斬。先是，慶緒至相州，

到宰相懷有邪心，邊將興兵内犯，皇上出幸巴蜀，太子立於朔方，没有超過一年，就收復了京師，自有記載以來，從未見到恢復宗社像這麽快速的。而兩京官員，多被脅從，這時接連到闕下等待處理，而主管的人力求嚴刑以樹威，要盡誅其族，以號令天下，議論長久不能定下來，終於設置了三司使，叫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李峴、兵部侍郎吕諲、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崔器、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等五人充任。起初，西京文武官陸大鈞等人陷賊後又投歸，崔器草擬儀制，都叫去掉冠赤了脚，撫胸號哭，派金吾和府縣的官員吏卒把他們圍着，叫他們在朝堂謝罪後，收交大理寺和京兆府的監獄囚禁起來。到陳希烈等大臣幾百人來到，又叫他們在朝堂赤了脚和先前一樣，叫宰相苗晋卿、崔圓、李麟等百官齊來觀看，作爲對他們的羞辱唾棄，并宣布詔書對他們斥責。朝廷又因爲有罪的人太多，監獄容納不下，就賜楊國忠第宅作爲審問的場所。崔器、吕諲多迎合意旨務求深刻，韓擇木無所是非，衹有李峴力争，就定所審的罪狀爲六等，召集百官到尚書省議定，當時肅宗正喜用刑名，公卿們衹是唯唯地署名罷了。於是河南尹達奚珣等三十九人，因爲罪重，與其他人一起被判處死刑。其中達奚珣等十一人在子城西邊伏誅，陳希烈、張垍、郭納、獨孤朗等七人在大理寺獄中賜自盡，達奚摯、張岯、李有孚、劉子英、冉大華等二十一人在京兆府門前决重杖打死，大理卿張均已引到獨柳樹下刑人之處，又免死配流到合浦郡，而達奚珣、韋恒竟至於腰斬。在這以前，安慶緒到了相州，史思明、高秀巖等都投順請命，肅宗叫各復原位，就統領所管州

史思明、高秀巖等皆送款請命，肅宗各令復位，便領所管，至是懼不自安，各率其黨叛。其後三司用刑，連年不定，流貶相繼。及王璵爲相，素聞物議，請下詔自今已後，三司推勘未畢者，一切放免，大收人望。後蕭華拔魏州歸國，嘗話於朝云："初河北官聞國家宣詔放陳希烈等脅從官一切不問，各令復位，聞者悔歸國之晚，舉措自失。及後聞希烈等死，皆相賀得計，無敢歸者，於是河北將吏，人人益堅，大兵不解。"後有毛若虛、敬羽之流，皆深酷割剥，驟求權柄，殺人以逞刑，厚斂以資國，六七年間，大獄相繼，州縣之内，多是貶降人。肅宗復聞三司多濫，嘗悔云："朕爲三司所誤，深恨之。"及彌留之際，以元載爲相，乃詔天下流降人等一切放歸。

縣，到這時恐懼不安，各自率領黨與叛變。以後三司用刑，連年不定，流貶的連續不斷。到王璵任宰相，一向聽到人們對這種做法的議論，就請下詔從今以後，三司没有審問完的，統統寬免釋放，大收人心。後來蕭華從魏州自拔歸朝，曾在朝廷上説："起初黄河以北官員聽説國家宣詔釋放陳希烈等脅從官一概不問，各令恢復原位，聽了的懊悔歸朝太晚，不知所措。到後來聽到陳希烈等被殺，都互相慶賀得計，没有再敢歸朝的，於是黄河以北將吏，人人更加死心塌地，戰事接連不解。"後來又有毛若虛、敬羽之流，都深酷割剥，驟求權柄，殺人以逞刑，厚斂以資國，六七年之間，所起的大獄相接連，州縣之内，多是貶降的人。肅宗又聽到三司多濫刑，曾懊悔地説："朕被三司所誤，極可痛恨。"到臨死的時候，任命元載做宰相，下詔把天下流降的人統統放回。

代宗寶應元年，迴紇與史朝義戰勝，擒其將士妻子老幼四百八十人。上以婦人雖爲賊家口，皆是良家子女，被賊逼略，惻然愍之，令萬年縣於勝業佛寺安置，給糧料，若有親屬認者，任還之，如無親族者，任其所適，仍給糧遞過。於是人情莫不感戴忻悦。

代宗寶應元年，回紇戰勝了史朝義，擒捉他將士的妻兒老幼四百八十人。代宗認爲這些婦人雖是賊的家屬，但都是良家子女，被賊威逼擄掠，憐憫他們，叫萬年縣在勝業佛寺把他們安置下來，給糧料，如有親屬來認領的，任憑領回，如没有親族的，任憑到哪裏去，并給糧遞送。於是人情無不感戴歡悦。

大曆十四年六月一日，德宗御丹鳳樓大赦，赦書節文："律令格式條目有未折衷者，委中書、門下簡擇理識通明官共删定。自至德已來制敕，或因人奏請，或臨事頒行，差互不同，使人疑惑，中書、門下與删定官詳决，取堪久長行用者，編入格條。三司使準式以御史中丞、中書舍人、給事中各一人爲之，每日於朝堂受詞，推勘處分。"建中二年，罷删定格令使并三司使，先是，以中書、門下充删定格令使，又以給事中、中書

大曆十四年六月一日，德宗登上丹鳳樓宣布大赦，赦書節文説："律令格式的條目有未折衷的，委中書、門下挑選理識通明的官員共同删定。從至德以來的制敕，有的因人奏請，有的臨事頒行，差互不同，使人疑惑，叫中書、門下和删定官審核决定，取可以長久使用的，編進格條。三司使按照式上規定派御史中丞、中書舍人、給事中各一人充任，每天在朝堂接受獄詞，推審處分。"建中二年，撤銷删定格令使和三司使，在這以前，派中書、門下的官員充任删定格令使，又派給事中、中書舍人、御史中丞爲三司使，這時中書、門下奏請恢復老辦法，以刑部、

舍人、御史中丞爲三司使，至是中書、門下奏請復舊，以刑部、御史臺、大理寺爲之，其格令委刑部删定。

御史臺、大理寺充任，格令委刑部删定。

元和四年九月敕："刑部、大理決斷繫囚，過爲淹遲，是長奸倖。自今已後，大理寺檢斷，不得過二十日，刑部覆下，不得過十日。如刑部覆有異同，寺司重加不得過十五日，省司量覆不得過七日。如有牒外州府節目及於京城内勘，本推即日以報。牒到後計日數，被勘司却報不得過五日。仍令刑部具遣牒及報牒月日，牒報都省及分察使，各準敕文勾舉糾訪。"

元和四年九月下敕書說："刑部、大理寺決斷繫囚，過於遲緩，容易發生奸詐僥幸的事情。從今以後，大理寺檢斷，不能超過二十日，刑部批覆，不能超過十日。如果刑部批覆有不同的意見，寺司重加檢斷不能超過十五日，省司批覆不能超過七日。如果牒外州府節目及於京城内勘，本推即日以報。牒到後計算日數，被勘司却報不得超過五日。并令刑部開具遣牒及報牒的月日，牒報尚書都省和分察使，各準敕文檢查糾察。"

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悦，爲父殺仇人秦果，投縣請罪。敕："復仇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之心，寧失不經，特從減死之法，宜決一百，配流循州。"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曰：

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悦，爲復父仇殺死仇人秦果，到縣裏投案請罪。下敕書說："復仇殺人，固有常典。因他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投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之心，寧失不經，特從減死之法，應决杖一百下，配流循州。"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說：

伏奉今月五日敕：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仇，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於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没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則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

伏奉今月五日敕所說：復仇，據禮經是義不同天，徵法令是殺人者死，禮和法二者，都是王者教化之端，有了這個異同，必須進行論辯，應令尚書都省集議奏聞。伏以爲子復父仇，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於諸子史，多得數都數不盡，没有認爲不對而加罪的。這最應詳載於律，而律没有這復仇的條文，這不是律有闕文，當是因爲不許復仇，則傷了孝子的心，還違背了先王的教訓，准許復仇，則人們將倚仗律文擅自殺人，而無從禁止這類事情發生。這律雖是本於聖人，然而執行它的，是有關部門。經之所明，則是用來制約有關部門。在經裏告誡復仇的道理，而在律裏隱没其文，是要使執法的官吏一概用法斷處，而經術之士，得以引經而議。《周官》說："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

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仇，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爲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仇者，事發，具其事由，下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這義，就是合宜，説明殺人而不合宜的，被殺者之子可以復仇，這是講百姓之間的相仇。《公羊傳》説："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這不受誅，是説罪不應當受誅。又《周官》説："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這是説將要復仇，必須先向官講過，就無罪了。如今陛下留意典章，要立定制，既顧惜有司守法，又哀憐孝子之心，不自專擅，而向臣下們徵詢看法。臣愚陋認爲復仇的名稱雖同，而情況各異。有的是百姓相仇，如《周官》所説，可議於今天的。有的是被官吏所誅，如《公羊》所説，不可以行於今天的。又《周官》所説，將要復仇，先告於官就無罪，但如孤稚羸弱，抱復仇之志而要等待仇敵有可乘之機，恐怕就不能先告於官，這又不可以用來斷處今天的事情。這樣看來是殺還是赦，不能一律，應定制説：凡有報父仇的，事發之後，開具事由，下尚書省集議奏聞，斟酌合宜而斷處，則經和律都不失其旨了。

元和十三年八月，鳳翔節度使鄭餘慶等詳定《格後敕》三十卷，右司郎中崔郾等六人修上。其年，刑部侍郎許孟容、蔣乂等奉詔删定，復勒成三十卷。刑部侍郎劉伯芻等考定，如其舊卷。

元和十三年八月，鳳翔節度使鄭餘慶等人審定《格後敕》三十卷，右司郎中崔郾等六人修訂進上。這年，刑部侍郎許孟容、蔣乂等人奉詔删定，又編成三十卷。刑部侍郎劉伯芻等人考定，照原來的卷數。

長慶元年五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天下刑獄，苦於淹滯，請立程限。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詳斷畢，申刑部，限三十日聞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一狀所犯十人以上，所斷罪二十件以上，爲大；所犯六人以上，所斷罪十件以上，爲中；所犯五人以下，所斷

長慶元年五月，御史中丞牛僧孺上奏説："天下刑獄，苦於淹滯，建議規定程限。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審斷完畢，申刑部，限三十日聞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一狀所犯在十人以上，所斷罪在二十件以上，算大事；所犯在六人以上，所斷罪在十件以上，算中事；所犯在五人以下，所斷罪在十件以下，算小事。如果所抵罪狀和所結刑名都同的，則雖人數很多，亦

罪十件以下，爲小。其或所抵罪狀并所結刑名并同者，則雖人數甚多，亦同一人之例。違者，罪有差。"

二年四月，刑部員外郎孫革奏："京兆府雲陽縣人張莅，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徵之，莅承醉拉憲，氣息將絶。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莅角抵力人，不敢搊解，遂持木鍤擊莅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者。準律，父爲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鬥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即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莅是心切非凶，以髫丱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以權之，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所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臣職當讞刑，合分善惡。"敕："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

大和七年十二月，刑部奏："先奉敕詳定前大理丞謝登《新編格後敕》六十卷者。臣等據謝登所進，詳諸理例，參以格式，或事非久要，恩出一時，或前後差殊，或書寫錯誤，并已落下及改正訖，去繁舉要，列司分門，都爲五十卷。伏請宣下施行。"可之。

八年四月，詔應犯輕罪人，除情狀巨蠹，法所難原者，其他過誤罪愆，及尋常公事違犯，不得鞭背，遵太宗之故事也。俄而京兆尹韋長奏："京師浩穰，奸豪所聚，終日懲罰，抵犯猶多，小有寬容，即難禁戢。若恭守敕旨，則無以肅清，若臨事用刑，則有違詔命。伏望許依前據輕重

同一人之例。違反了的，按等次治罪。"

二年四月，刑部員外郎孫革上奏說："京兆府雲陽縣人張莅，欠了羽林官騎康憲的錢米，康憲討取，張莅乘醉拉康憲，拉得快要斷氣。康憲子買得，十四歲，要救他父親，因爲張莅是玩角抵有大氣力的，不敢去拉開，就拿起木鍬打張莅的頭打出了血，張莅過了三天死去。按照律文，父被人毆打，子去救，擊打那人折傷，比平常的鬥毆罪減三等，打死了的，要依照常律。但買得救父雖是性孝而非暴，擊張莅是心切而非凶，以童幼之年，正父子之親，如非聖化所教育，童子怎能做到這樣？《禮記·王制》篇說定罪五刑的道理，必定根據父子之情來權衡輕重，要慎重揣測罪犯的善惡以區別對待。《春秋》上的義理，要根據犯人原來心理來定罪。周書上訓導，各種刑罰要權衡使用。如今買得受皇風教化，從小就最爲孝順，對他憐憫寬宥，在於聖上仁慈，我擔當審判量刑之職，應明分善惡。"下敕書說："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爲子之道，雖殺人應處死罪，而爲父自可哀憐，如從誅死論罪，恐失原情之義，應交付法司，減死罪一等。"

大和七年十二月，刑部上奏說："先奉敕審定前大理丞謝登《新編格後敕》六十卷。臣等據謝登所進上的，參用有關的法理和判例來審查，并參照了格式，有的事情并非長遠需要，衹是施恩於一時，有的前後參差不一，有的書寫錯誤，都已删落并改正完畢，去繁舉要，列司分門，編成五十卷，伏請宣布施行。"詔可了。

八年四月，下詔說應犯輕罪的人，除掉情況屬於巨蠹，刑法所難原者外，其他過失罪愆，以及尋常公事違犯，不得鞭背，這是遵循太宗當年的規定。不久京兆尹韋長上奏說："京師繁盛，奸豪所聚，儘管整天懲罰，犯罪的仍很多，稍有寬容，就難於禁止安戢。如果恭守敕旨，就無從肅清，如果臨事用刑，就違背詔命，請求准許像過去那樣依照情節輕重處理。"聽從了。

處置。"從之。

開成四年，兩省詳定《刑法格》一十卷，敕令施行。

會昌元年九月，庫部郎中知制誥紇干泉等奏："準刑部奏，犯贜官五品已上，合抵死刑，請準《獄官令》賜死於家者，伏請永爲定格。"從之。

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劉瑑等奉敕修《大中刑法總要格後敕》六十卷，起貞觀二年六月二十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雜敕，都計六百四十六門，二千一百六十五條。七年五月，左衛率倉曹參軍張戣進《大中刑法統類》一十二卷，敕刑部詳定奏行之。

開成四年，兩省審定《刑法格》十卷，敕令施行。

會昌元年九月，庫部郎中、知制誥紇干泉等人上奏説："準刑部奏，犯贜官五品以上，應處死刑，請準《獄官令》在家裏賜死的，請永久作爲定格。"聽從了。

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劉瑑等人奉敕修撰《大中刑法總要格後敕》六十卷，起自貞觀二年六月二十日，到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一共二百二十四年的雜敕，有六百四十六門，二千一百六十五條。七年五月，左衛率倉曹參軍張戣進上《大中刑法統類》十二卷，下敕書叫刑部審定奏行。

舊唐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上)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　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　賢妃徐氏
高宗廢后王氏 良娣蕭氏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　中宗韋庶人
上官昭容　睿宗肅明皇后劉氏　睿宗昭成皇后竇氏　玄宗廢后王氏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　玄宗楊貴妃

三代宮禁之職，《周官》最詳。自周已降，彤史沿革，各載本書，此不備述。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爲夫人，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爲九嬪，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寶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其餘六尚諸司，分典乘輿服御。龍朔二年，官名改易，内職皆更舊號。咸亨二年復舊。開元中，玄宗以皇后之下立四妃，法帝嚳也，而后妃四星，一爲正后；今既立正后，復有四妃，非典法也。乃於皇后之下立惠妃、麗妃、華妃等三位，以代三夫人，爲正一品；又置芳儀六人，爲正二品；美人四人，爲正三品；才人七人，爲正四品；尚宫、尚儀、尚服各二人，爲正五品；自六品至九品，即諸司諸典職員品第而序之，後亦參用前號。

三代皇宮内廷的官職，《周官》裏記載得最詳細。從周以來，女官的發展變革，各代史書中都有記載，這裏不詳述。唐代沿襲隋朝制度，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爲夫人，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爲九嬪，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寶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其餘六尚各司，分別掌管車馬服飾。龍朔二年，改變官名，宫内的職務全改成舊的名號。咸亨二年又改回。開元年間，玄宗認爲皇后之下設立四個妃子，是效法帝嚳，而后妃在天象上顯示應爲四人，其中一位是正后；現在既立有正后，又有四個妃子，并不符合禮法。就在皇后之下設立惠妃、麗妃、華妃等三位，用來代替三位夫人，是正一品；又設置芳儀六人，是正二品；美人四人，是正三品；才人七人，是正四品；尚宫、尚儀、尚服各二人，是正五品；從六品到九品，由各個司各個管理職員品第的部門依次排列，後來也參用以前的名號。

然而三代之政，莫不以賢妃開國，嬖寵傾邦。秦、漢已還，其流寖盛，大至移國，小則臨朝，焕車服以王宗枝，裂土壤而侯肺腑，洎末塗淪敗，赤族夷宗。高祖龍飛，宫無正寢，而婦言是用，釁起維城。大帝、孝和，仁而不武，但恣池臺之賞，寧顧衽席之嫌，武室、韋宗，幾危運祚。東京帝后，殁從夫謚，光烈、和熹之類是也。高宗自號天皇，武氏自稱天后，而韋庶人生有翊聖之名，肅宗欲后張氏，此不經之甚，皆以凶終。玄宗以惠妃之愛，擯斥椒宫，繼以太真，幾喪天下。歷觀前古邦家喪敗之由，多基於子弟召禍；子弟之亂，必始於宫闈不正。故息隱鬩墻，秦王謀歸東洛；馬嵬塗地，太子不敢西行。若中有聖善之慈，胡能若是?《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不其然歟！自後累朝，長秋虚位，或以旁宗入繼，母屬皆微，徒有册拜之文，諒乏“關雎”之德。今録其存於史册者，爲《后妃傳》云。

然而三代時的朝政，没有不是以賢妃開創基業，因寵妃而亡國的。秦、漢以後，流風更加嚴重，大到改朝换代，小到母后臨朝，修飾起光彩明耀的車輿與圖文各異的禮服封自己的族親爲王，劃分土地而封自己的親信爲侯。到末路衰敗之時，往往宗族被誅滅。高祖稱帝，後宫無皇后，而聽用婦人之言，京城興起變亂。高宗、中宗，仁慈而不剛硬，一味縱情於池臺之游賞，哪顧忌寢處之嫌，武氏宗室、韋氏宗族，幾乎危及國運。東都皇帝的皇后，逝世後從夫君謚號，光烈、和熹之類就是這樣。高宗自稱天皇，武氏自稱天后，而韋庶人活着時就有翊聖的名號，肅宗要立張氏爲皇后，這些都很不合禮法，她們也都未得善終。玄宗因寵愛武惠妃，排斥其他后妃，繼而寵幸楊貴妃，幾乎喪失天下。歷觀前代國家敗亡的緣由，多根源於子弟招禍；子弟的禍亂，又肯定起源於宫闈不正。因此隱太子在内部作亂，秦王圖謀回歸洛陽；馬嵬驛殺楊貴妃，太子不敢西行。如果其間有聖明慈善的國母，怎能如此?《周易》説“家道正而天下定”，確實如此啊！以後好幾代，皇后的位置空缺，有時以宗室旁支的人爲繼嗣，生母家族全都很低賤，空有册拜的誥文，實缺“關雎”的德行。現在記録那些保存在史籍中的人物，撰作《后妃傳》。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京兆始平人，隋定州總管、神武公毅之女也。后母，周武帝姊襄陽長公主。

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與身齊。周武帝特愛重之，養於宫中。時武帝納突厥女爲后，無寵，后尚幼，竊言於帝曰：“四邊未静，突厥尚强，願舅抑情撫慰，以蒼生爲念。但須突厥之助，則江南、關東不能爲患矣。”武帝深納之。毅聞之，謂長公主曰：“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許人，當爲求賢夫。”乃於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京兆始平人，是隋朝定州總管、神武公竇毅之女。竇皇后的母親，是周武帝的姐姐襄陽長公主。

皇后出生時頭髮下垂超過脖子，三歲時與身體一樣長。周武帝特别喜愛器重她，在宫中撫養。當時周武帝娶突厥可汗之女爲皇后，但不寵愛她，太穆皇后還小，私下對皇上説：“國家四周不安定，突厥還很强大，希望舅父抑制私情撫慰她，以百姓爲重。衹要能得到突厥的幫助，則江南、關東就不會構成禍患了。”周武帝都采納了。竇毅聽到此事，對長公主説：“這個女子有這樣的才貌，不能隨便許配人，應當給她尋找賢德的夫君。”就在門屏上畫了兩隻孔雀，諸公子有求婚的，就發給他們兩支箭來射它，暗中約定

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悦，遂歸於我帝。及周武帝崩，后追思如喪所生。隋文帝受禪，后聞而流涕，自投於床曰："恨我不爲男，以救舅氏之難。"毅與長公主遽掩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矣！"

許配給射中孔雀眼睛的人。先後幾十人没有誰能射中，高祖後到，兩次發箭各中一隻眼睛。竇毅非常高興，於是將女兒嫁給了高祖。等到周武帝逝世，皇后追悼思念好像喪失親生父母。隋文帝接受帝位，皇后聽到後流下眼淚，自己躺到床上説："怨我不是男兒，以拯救舅父的危難。"竇毅和長公主趕快捂住她的嘴説："你不要亂説，會滅亡我們家族的！"

后事元貞太后以孝聞。太后素有羸疾，時或危篤。諸姒以太后性嚴懼譴，皆稱疾而退，惟后晝夜扶侍，不脱衣履者動淹旬月焉。善書，學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工篇章，而好存規戒。大業中，高祖爲扶風太守，有駿馬數匹。常言於高祖曰："上好鷹愛馬，公之所知，此堪進御，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爲身累，願熟思之。"高祖未决，竟以此獲譴。未幾，后崩於涿郡，時年四十五。高祖追思后言，方爲自安之計，數求鷹犬以進之，俄而擢拜將軍，因流涕謂諸子曰："我早從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初葬壽安陵，後祔葬獻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太穆順聖皇后。

皇后侍奉元貞太后以孝敬聞名。太后一向有風痹病，有時病重危險。那些妃子因爲太后性情嚴厲害怕受譴責，都聲稱有病而退避，祇有皇后晝夜服侍，常常是十天一月不脱衣、鞋休息。皇后擅長書法，會模仿高祖的字，以致人們不能區别。擅長寫文章，而喜好規諫勸誡。大業年間，高祖任扶風太守，有數匹駿馬。皇后常對高祖説："皇上喜歡鷹愛好馬，你是知道的，這些馬可以進獻皇上，不能久留，如有人在皇上面前説起，定會因此連累自身，希望您認真考慮。"高祖没有立即决斷，最終因此獲罪貶謫。不久，皇后在涿郡去世，終年四十五歲。高祖回憶皇后的話，纔尋求自安的計策，多次尋找鷹犬進獻，不久被選拔任命爲將軍，於是流着淚對幾個兒子説："我早聽你們母親的話，當此官已經很久了。"竇皇后先埋葬在壽安陵，後合葬於獻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爲太穆順聖皇后。

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

太宗 文德順聖皇后 長孫氏，長安人，隋右驍衛將軍晟之女也。晟妻，隋 揚州刺史高敬德女，生后。

太宗 文德順聖皇后 長孫氏，長安人，是隋朝右驍衛將軍長孫晟的女兒。長孫晟之妻，是隋朝 揚州刺史高敬德的女兒，生下皇后。

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年十三，嬪于太宗。隋 大業中，常歸寧於永興里，后舅高士廉媵張氏，於后所宿舍外見大馬，高二丈，鞍勒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筮者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變而之《泰》，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象》曰：后以

長孫皇后小時候喜愛讀書，行爲必定遵循禮法規則。十三歲，嫁給太宗。隋朝 大業年間，經常回永興里娘家探親，皇后舅父高士廉的妾張氏，在皇后所住房子外見到一匹大馬，高二丈，馬鞍繮繩俱全，把這事告訴高士廉。高士廉請人占卜，遇到《坤》卦的《泰》，占卜的人説："坤元最大啊，萬物藉以産生，就是順承上天。坤地厚深而負載萬物，德大得無邊無際。牝馬是地類，行於地而没有邊際。變到《泰》位，内陽而外陰，内心强健而外表和順，這是天地相交而萬

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龍，《乾》之象也。馬，《坤》之象也。變而爲《泰》，天地交也。繇協於《歸妹》，婦人之兆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也。此女貴不可言。"

武德元年，册爲秦王妃。時太宗功業既高，隱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順妃嬪，盡力彌縫，以存內助。及難作，太宗在玄武門，方引將士入宫授甲，后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九年，册拜皇太子妃。

太宗即位，立爲皇后，贈后父晟司空、齊獻公。后性尤儉約，凡所服御，取給而已。太宗彌加禮待，常與后論及賞罰之事，對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豫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之答。時后兄無忌夙與太宗爲布衣之交，又以佐命元勳，委以腹心，出入卧内，將任之朝政。后固言不可，每乘間奏曰："妾既托身紫宫，尊貴已極，實不願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漢之吕、霍，可爲切骨之戒，特願聖朝勿以妾兄爲宰執。"太宗不聽，竟用無忌爲左武候大將軍、吏部尚書、右僕射。后又密遣無忌苦求遜職，太宗不獲已而許焉，改授開府儀同三司，后意乃懌。有異母兄安業，好酒無賴。獻公之薨也，后及無忌并幼，安業斥還舅氏，后殊不以介意，每請太宗厚加恩禮，位至監門將軍。及預劉德裕逆謀，太宗將殺之，后叩頭流涕爲請命曰："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極刑，人必謂妾恃寵以復其兄，無乃爲聖朝累乎！"遂得減死。

后所生長樂公主，太宗特所鍾

物相通。《象》辭上説：后因輔助天地之宜而左右人。龍，是《乾》卦的象，馬，是《坤》卦的象。變化而成爲《泰》，是天地相交。由此協合於《歸妹》卦，是婦人的徵兆。此女處在尊貴之位，而居中間很順。這個女子高貴得無法言説。"

武德元年，册封爲秦王妃。當時太宗的功業已經很高，隱太子猜忌更加厲害。皇后侍奉高祖很孝順，對妃嬪也極恭順，盡力彌補縫隙，使得保有内助。到禍難發作，太宗在玄武門，準備率領將士進宫授甲作戰，皇后親自慰勞勉勵軍士，周圍的人無不深受感動。九年，册封爲皇太子妃。

太宗即位，立爲皇后，追封皇后的父親長孫晟爲司空、齊獻公。皇后品性特别勤儉節約，一切穿的用的，衹要够用就可以了。太宗對她更加以禮相待，曾和皇后談論到賞罰的事情，皇后回答説："母鷄司晨，家族就要衰落。我是婦人，怎敢聽聞并參預朝政大事。"太宗堅持和她談論，她始終不回答。當時皇后的哥哥長孫無忌和太宗很早就是貧賤之交，又因他是輔佐皇上的元勛，作爲心腹委任，出入卧室，皇上準備任命他主持朝政。皇后堅持説不可，每每趁空奏説："妾既然已身在皇宫，已經非常尊貴，實在不希望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漢代的吕氏、霍氏，可以作爲痛切刻骨的鑒戒，所以特别希望聖朝不要使妾的兄長任宰相。"太宗不聽，終於任用長孫無忌爲左武候大將軍、吏部尚書、右僕射。皇后又暗中讓長孫無忌苦求辭讓宰相，太宗不得已而同意了，改授開府儀同三司，皇后心中纔高興。皇后有個異母兄長長孫安業，嗜好喝酒奸詐强横。齊獻公去世時，皇后和長孫無忌都年幼，被長孫安業趕回了舅家，皇后對此根本不介意，常請太宗對他禮遇厚待，官職做到監門將軍。後來他參預劉德裕謀反，太宗準備殺他，皇后叩頭痛哭爲他祈求活命説："長孫安業的罪行，十惡不赦。然而他對妾不好，天下人都知道，現在把他處以死刑，人們一定會説妾恃寵報復其兄長，豈不要損害聖朝的名譽！"於是得以減免死刑。

皇后所生的長樂公主，太宗非常喜愛，到準

愛，及將出降，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時，將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然謂長主者，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有差，義無等別。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主，理恐不可，願陛下思之。"太宗以其言退而告后，后嘆曰："嘗聞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聞其諫，實乃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蒙禮待，情義深重，每言必候顔色，尚不敢輕犯威嚴，况在臣下，情疏禮隔，故韓非爲之説難，東方稱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急務，納之則俗寧，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詳之，則天下幸甚。"后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匹，詣徵宅以賜之。太子承乾乳母遂安夫人常白后曰："東宫器用闕少，欲有奏請。"后不聽，曰："爲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揚，何憂少於器物也。"

備出嫁時，下令有關部門給她備辦的嫁妝陪送比長公主多一倍。魏徵上諫説："過去漢明帝時，準備封賜他的兒子，明帝説：'朕的兒子怎能和先帝的兒子同等待遇呢！'所謂長公主，確實應比公主的地位尊貴，情分上雖然有差别，禮儀上却没有等級之别。假如讓公主的陪嫁待遇超過長公主，道理上恐怕講不通，希望陛下考慮。"太宗回去把這些話告訴了皇后，皇后感嘆地説："曾經聽説陛下很器重魏徵，一直不知道什麽原因。今天聽了他的諫言，真是能以大義克制君主的感情，可以稱得上是正直的國家棟梁之臣啊。我和陛下結髮成爲夫婦，承蒙陛下以禮相待，情深義重，常常説話還要看着您的臉色，尚且不敢輕易冒犯您的威嚴，何况作爲臣下，情分生疏禮義有隔，所以韓非稱游説是難事，東方朔説這樣做不容易，確實如此。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對治理國家的人極爲緊要，采納它民風就會平穩，拒絶它朝政就會混亂，誠懇希望陛下能明白這一點，那麽天下就太幸運了。"皇后於是派宦官使者帶着五百匹帛，到魏徵家中賞賜給他。太子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常禀告皇后説："東宫缺少器皿用具，想奏請增加。"皇后没有答應，説："作爲太子，憂慮的是品德不能樹立名聲不能遠揚，爲什麽要操心器用缺少呢。"

八年，從幸九成宫，染疾危惙，太子承乾入侍，密啓后曰："醫藥備盡，尊體不瘳，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爲惡；若行善無效，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示存異方之教耳，非惟政體靡弊，又是上所不爲，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承乾不敢奏，以告左僕射房玄齡，玄齡以聞，太宗及侍臣莫不歔欷。朝臣咸請肆赦，太宗從之，后聞之固争，乃止。將大漸，與太宗辭訣，時玄齡以譴歸第，后固言："玄齡事陛下最久，小心謹慎，奇謀秘計，皆所預聞，竟

八年，隨皇帝親臨九成宫，染上疾病且病情很重，太子李承乾進宫服侍，悄悄告訴皇后説："醫藥全都用遍了，您的身體仍不痊愈，讓我上奏皇上大赦囚徒，并度些人離俗出家當道士，以求得到保佑賜福。"皇后説："死生由命，不是人力所能超越的。假如修行祈福可以延長壽命，我一向没有做惡；假如做善事都没有效果，還可以求得什麽福呢。大赦是國家的大事，佛教和道教衹爲表示國家保留不同的宗教，還惟恐它敗壞國家政體，這些又是皇上不喜歡做的，難道因爲我一個女人而亂了天下的禮法？"李承乾不敢上奏皇帝，就告訴左僕射房玄齡，房玄齡上奏皇上，太宗及大臣没有不感嘆的。朝廷大臣都請求大赦囚犯，太宗聽從了，皇后知道後堅持力争，纔停止。到病情危急時，和太宗訣别，當時房玄齡因

無一言漏泄，非有大故，願勿棄之。又妾之本宗，幸緣姻戚，既非德舉，易履危機，其保全永久，慎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則爲幸矣。妾生既無益於時，今死不可厚費。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自古聖賢，皆崇儉薄，惟無道之世，大起山陵，勞費天下，爲有識者笑。但請因山而葬，不須起墳，無用棺椁，所須器服，皆以木瓦，儉薄送終，則是不忘妾也。”十年六月己卯，崩于立政殿，時年三十六。其年十一月庚寅，葬於昭陵。

后嘗撰古婦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則》，自爲之序。又著論駁漢明德馬皇后，以爲不能抑退外戚，令其當朝貴盛，乃戒其龍馬水車，此乃開其禍源而防其末事耳。且戒主守者曰：“此吾以自防閑耳。婦人著述無條貫，不欲至尊見之，慎勿言。”崩後，宫司以聞，太宗覽而增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可垂於後代。我豈不達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規諫，補朕之闕，今不復聞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

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文德順聖皇后。

太宗賢妃徐氏

太宗賢妃徐氏，名惠，右散騎常侍堅之姑也。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屬文。其父孝德試擬《楚辭》，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詞甚典美。自此遍涉經史，手不釋卷。太宗聞之，納爲才人。其所屬文，揮翰立成，詞華綺贍。俄拜婕妤，再遷充容。時軍旅亟動，宫室

被貶回宅第，皇后堅決地說：“房玄齡侍奉陛下時間最長，小心謹慎，奇謀秘計，都參預謀劃，到底没有一句泄露，没有大的事故，希望不要抛棄他。還有妾的本家，有幸因爲婚姻而成爲外戚，既然不是因爲有德行而選用，容易走到危險的地步，要想長久地保全，千萬不要授予他們重要權力，衹以外戚奉朝請，就很慶幸了。妾活着既無益於時事，死後不可厚葬多費。而且埋葬就是隱藏，要讓人看不到。自古以來的聖賢，都推崇節儉薄葬，衹有無道之世，纔大修陵墓，勞費天下，被有見識的人嗤笑。衹請依靠山勢而埋葬，不需要堆起墳頭，不要用棺椁，所必須的器物用具，都使用木瓦的，節儉薄葬送終，就是不忘記妾。”十年六月己卯，在立政殿逝世，終年三十六歲。這年的十一月庚寅，葬在昭陵。

皇后曾經撰寫古代婦人善事，編成十卷，起名叫《女則》，親自作序。又作論文駁斥東漢明德馬皇后，認爲她不能抑制黜退外戚，使他們當朝爲權貴，却又勸誡他們不要講排場逞威風，這就是開啓他們的禍患根源而防止他們的末節小事罷了。并且告誡主管的人說：“這是我用作自我防備罷了。婦人著述没有條理，不想要皇上看見，千萬不要說。”逝世後，後宫主管部門上報此事，太宗閲覽後倍增悲痛，把書出示給近臣說：“皇后這部書，足可以留傳於後世。我難道是不通達天命而不能割捨情感嗎！因爲她經常能規諫，彌補朕的過失，現在不能再聽到善言了，是内宫失去一位好輔佐，因此使人悲哀啊！”

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爲文德順聖皇后。

太宗賢妃徐氏，名惠，是右散騎常侍徐堅的姑母。生下來五個月就能說話，四歲誦讀《論語》、《毛詩》，八歲就喜歡寫文章。她父親徐孝德讓她模擬《楚辭》作文，有“山中不可以久留”的句子，詞句很典雅優美。從此後廣泛閲讀經史，手不釋卷。太宗聽說後，納娶爲才人。她寫文章，揮筆就成，詞語豐富華美。不久拜授爲婕妤，又升遷爲充容。當時軍隊屢次出動，宫殿

互興，百姓頗倦勞役，上疏諫曰：

自貞觀已來，二十有二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已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胄，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役戍，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人，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

連續興建，百姓很厭倦勞役，徐充容遞上奏疏勸諫說：

從貞觀以來，已經二十二年了，風調雨順，年年豐收，百姓没有遭受水旱的災害，國家没有發生饑荒災難。過去漢武帝是遵從成法的平常君主，還用刻玉之符舉行封禪大禮；齊桓公是位小國中的平庸君主，還想做以石泥金繩爲祭的封禪大事。希望陛下推讓功德謙遜自律，禮讓功德而不獨占。億萬百姓歸心，尚缺少舉行告成的儀禮；上古帝王有在云云山、亭亭山佇立謁告的先例，而陛下還没有舉行祭天上告成功的儀式。這樣的功德，足以用來褒貶百代帝王的功績，超越千代的英主了。古人有言"即使有福禄也無須高興"，實在很有道理。堅守初志始終如一，即使有超凡的道德才智者也很難兼顧。由此可知功業大者容易驕傲，希望陛下小心謹慎這一點；開始很好者很難堅持到底，希望陛下能改變這一點。我私下見近年以來，兵役勞役同時進行，東方有征遼海的軍隊，西邊有征討崑丘的戰役，軍士戰馬披鎧戴甲疲憊不堪，船隻車輛疲於運輸。而且招募兵士戍守邊疆，離去與留下的都懷有死別生離的痛苦；因爲風狂浪阻，人員和糧米都有漂泊沉没的危險。一個農夫努力耕作，最終也没有幾十石的收穫；一艘船受損，就會傾覆數百石糧食。這就像輸送有限的農力，填補無窮的巨浪，貪圖不能獲得的別國民衆，喪失已經建成的自家軍隊。雖説鏟除凶惡討伐殘暴，是國家的常規；但濫用武力發動戰爭，却是先哲所禁戒的。過去秦始皇吞并六國，反而成爲加速敗亡的禍胎；晉武帝占有魏、蜀、吴三國，反而成爲傾覆大業的禍害。難道不是自恃有功自高自大，拋棄道德而看輕國家；貪圖利益而忘記危害，放肆感情而縱恣欲求。竟使得天地國家，雖然廣闊也無法拯救敗亡；飢餓哀號中的百姓，由於疲困而成了他們的禍害。由此可知地域廣闊并非是使國家長治久安的良策，百姓勞

工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宫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瑶臺，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悦矣。夫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綉，實迷心之鴆毒。竊見服玩纖靡，如變化於自然；織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奥秘於麟閣，盡探賾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踪，百代安危之迹，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内，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則令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苦纔是容易發生變亂的根源。希望陛下布施恩澤於百姓，憐惜貧困撫恤疲乏之人，减少徭役跋涉的煩勞，增加如甘露般的恩惠。妾又聽説治國的根本，貴在無爲而治。我私下認爲土木建築的勞役，不能同時進行。北邊的宫闕剛剛修建，南面又營建翠微宫，還没過多久，玉華宫又開始創建。雖然是憑藉山水形勢，并不是没有建築屋宇的辛勞，减少又减少，也有衆多人工勞力的浪費。最終用茅草蓋屋來顯示儉樸節約，還有大興土木的疲勞；假如由官府出資雇用工匠，也不無煩擾的弊病。因此宫室簡陋飲食簡單，聖明君主往往安於此道；金玉裝飾的殿宇樓臺，是驕奢放縱的君主奢華的表現。因此有道的君主，用安逸而使百姓得到休整；無道的昏君，用聲色使自己得到享樂。希望陛下役民適時，那麽人力就不會枯竭了；役使他們也能使他們休養生息，那麽百姓就會感到高興了。那些珍奇的玩物與技藝巧妙的東西，是亡國的利斧；珠寶玉器錦綉，實在是迷惑心性的毒酒。我私下看到陛下身邊服用和玩賞的東西纖巧華麗，如同在自然之中變幻出來的；織物貢品珍貴奇特，仿佛神仙所製。縱然在末世衰微的世俗中張揚浮華，實在却是在淳樸的風尚中敗壞儉素。由此可知漆器并非是引起叛逆的方術，桀製造它導致諸侯叛離；玉杯豈是招來敗亡的手段，紂使用它而國家滅亡。正考察奢侈靡麗的根源，不能不遏止它。制定節儉法令并加以施行，還擔憂他們奢侈；制定崇尚奢侈的法令，又如何來制約後人？希望陛下詳察細微的事物，智慧遍及更廣遠的地方，在麟閣中研究深奥的秘密，在儒生中探究幽深難見的事迹。歷代帝王治世與禍亂的踪迹，百代安危的迹象，興衰禍福的運數，得失成敗的關鍵，本來也包容在心胸之中，往復循環在目光所及之内，這是陛下内心久經考慮的，無須藉助我的一二句話。衹怕瞭解它并不難，實行它可不容易。功業顯著時心志容易驕傲，時勢安寧時

自身易去享受。希望陛下抑制心志，愼終如始。改正輕微的過失以增添高尚的道德，遵循今天正確的做法以改正以往的錯誤。那麼美名將與日月一樣無窮，盛大的事業與天地永存。

太宗善其言，優賜甚厚。

太宗稱贊她的話，特別給以優厚的賞賜。

及太宗崩，追思顧遇之恩，哀慕愈甚，發疾不自醫。病甚，謂所親曰："吾荷顧實深，志在早殁，魂其有靈，得侍園寢，吾之志也。"因爲七言詩及連珠以見其志。永徽元年卒，時年二十四，詔贈賢妃，陪葬於昭陵之石室。

太宗去世，徐妃追念眷顧知遇之恩，更加哀痛思慕，患病不願醫治。病重，對親近的人説："我蒙受眷顧實在很深，存心早死，魂若有靈，得以侍奉太宗於地下，這是我的志向。"因此作七言詩以及連珠文來表明她的心志。永徽元年去世，終年二十四歲，下詔追贈賢妃，陪葬在昭陵石室。

高宗廢后王氏

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也。父仁祐，貞觀中羅山令。同安長公主即后之從祖母也。

高宗廢黜的皇后王氏，并州祁人。父名仁祐，貞觀年間任羅山令。同安長公主就是皇后的從祖母。

公主以后有美色，言於太宗，遂納爲晉王妃。高宗登儲，册爲皇太子妃，以父仁祐爲陳州刺史。永徽初，立爲皇后，以仁祐爲特進、魏國公，母柳氏爲魏國夫人。仁祐尋卒，贈司空。

長公主因皇后姿色美麗，告訴太宗，於是納娶爲晉王妃。高宗做了太子，封爲皇太子妃，任其父王仁祐爲陳州刺史。永徽初年，立爲皇后，封王仁祐爲特進、魏國公，其母柳氏爲魏國夫人。王仁祐不久去世，追贈司空。

初，武皇后貞觀末隨太宗嬪御居於感業寺，后及左右數爲之言，高宗由是復召入宫，立爲昭儀。俄而漸承恩寵，遂與后及良娣蕭氏遞相譖毁。帝終不納后言，而昭儀寵遇日厚。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事發，帝大怒，斷柳氏不許入宫中，后舅中書令柳奭罷知政事，并將廢后，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固諫，乃止。俄又納李義府之策，永徽六年十月，廢后及蕭良娣皆爲庶人，囚之别院。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后母柳氏、兄尚衣奉御全信及蕭氏兄弟，并配流嶺外。遂立昭儀爲皇后。尋又追改后姓爲蟒氏，蕭良娣爲梟氏。

當初，武皇后在貞觀末年跟隨太宗的嬪妃御女住進感業寺，王皇后和周圍的人多次幫她説話，高宗因此又把她召進宫，立爲昭儀。不久漸漸獲得皇帝的寵愛，就和皇后及良娣蕭氏相互詆毁。皇帝始終不聽皇后的話，而昭儀受寵禮遇越來越深。皇后恐懼感到不安，私下和母親柳氏祈求巫祝以詛咒制勝。事情被發現，皇帝大怒，禁止柳氏進入宫中，皇后的舅舅中書令柳奭被罷免宰相，并準備廢黜皇后，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堅決勸諫，纔作罷。不久又采納李義府的計策，在永徽六年十月，廢黜皇后和蕭良娣爲庶人，囚禁在其他宫院。武昭儀派人把她們都勒死。皇后之母柳氏、兄尚衣奉御王全信和蕭氏的兄弟，都流放嶺外。於是立昭儀爲皇后。不久又追改皇后的姓爲蟒氏、蕭良娣的姓爲梟氏。

高宗良娣蕭氏

庶人、良娣初囚，大駡曰："願阿武爲老鼠，吾作猫兒，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宫中不畜猫。初囚，高宗念之，閒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開一竅通食器出入。高宗惻然，呼曰："皇后、淑妃安在？"庶人泣而對曰："妾等得罪，廢棄爲宫婢，何得更有尊稱，名爲皇后？"言訖悲咽，又曰："今至尊思及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出入院中，望改此院名爲'迴心院'，妾等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令人杖庶人及蕭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於酒瓮中，曰："令此二嫗骨醉！"數日而卒。後則天頻見王、蕭二庶人披髮瀝血，如死時狀。武后惡之，禱以巫祝，又移居蓬萊宫，復見，故多在東都。中宗即位，復后姓爲王氏，梟氏還爲蕭氏。

廢后及蕭良娣剛被囚禁時，大駡道："但願阿武變成老鼠，我們變作猫兒，世世代代掐住它的喉嚨！"武后發怒，從此宫中不准養猫。剛囚禁時，高宗思念她們，私下來到她們的住處，看見房屋封閉得極嚴密，衹開了一個洞讓飯碗通過。高宗很悲痛，喊道："皇后、淑妃在哪裏？"她們哭着回答説："妾等獲罪，廢棄做宫女奴婢，哪裏能再有尊稱，稱作皇后？"説完悲傷嗚咽，又説："現在皇上如能念及過去，使妾等重見日月，能在宫院中出入，我們則希望把這個宫院改名叫'回心院'，就是妾等幸運再生之福了。"高宗説："朕馬上就辦理。"武后知道了，派人用杖把庶人和蕭氏各打一百，砍掉手脚，扔進酒瓮裏，説："讓這兩個老女人的骨頭泡醉！"幾天後死去。以後武則天經常看到王、蕭兩庶人披頭散髮滴着血，像死時的樣子。武后很厭惡，叫巫祝祈禱，又搬到蓬萊宫住，還是能看見，所以大多住在東都。中宗即位後，恢復皇后王氏，梟氏改回蕭氏。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京兆長安人。祖綽，武德中以戰功至右領軍衛將軍。父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歷遷左千牛將軍。

中宗爲英王時，納后爲妃。既而妃母公主得罪，妃亦坐廢，幽死於内侍省。則天臨朝，瓌爲壽州刺史，坐與越王貞連謀被誅，公主亦坐死。神龍元年，贈后謚爲恭皇后，贈瓌左衛大將軍。及中宗崩，將葬于定陵，議者以韋后得罪，不宜祔葬，於是追謚后爲和思，莫知瘞所，行招魂祔葬之禮。太常博士彭景直上言："古無招魂葬之禮，不可備棺槨，置輼輬。宜據《漢書·郊祀志》葬黄帝衣冠於橋山故事，以皇后褘衣於陵所寢宫招魂，置衣於魂輿，以太牢告祭，遷衣於寢宫，舒於御榻之右，覆以夷衾而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京兆長安人。祖父名綽，武德年間因戰功做到右領軍衛將軍。父趙瓌，娶高祖之女常樂公主，多次升遷後任左千牛將軍。

中宗還是英王時，納娶皇后爲妃。隨後王妃的母親常樂公主獲罪，王妃也因此受連累獲罪被廢掉，拘禁死在内侍省。則天臨朝聽政，趙瓌任壽州刺史，因和越王李貞連謀被殺，常樂公主也因此受牽連獲罪被處死。神龍元年，追贈皇后謚號爲恭皇后，追贈趙瓌左衛大將軍。到中宗去世時，準備安葬在定陵，議論的人認爲韋后獲罪，不應合葬，於是追贈趙后謚號和思，不知埋葬的地方，舉行招魂合葬的禮儀。太常博士彭景直上言説："古時候没有招魂附葬的禮儀，不應備辦棺槨，設置喪車。應當根據《漢書·郊祀志》記載的橋山埋葬黄帝衣冠的舊例，拿皇后的祭服在陵墓寢宫招魂，把衣服放在魂車上，用以牛、羊、猪爲禮品的太牢之禮告祭，把衣服移到寢

祔葬焉。"從之。

宫，平放在御榻的右面，覆蓋上專用衣服後合葬。"皇帝依從了這一意見。

中宗韋庶人

中宗韋庶人，京兆萬年人也。祖弘表，貞觀中爲曹王府典軍。

中宗爲太子時，納后爲妃，仍擢后父普州參軍玄貞爲豫州刺史。嗣聖元年，立爲皇后。其年，中宗見廢，后隨從房州。時中宗懼不自安，每聞制使至，惶恐欲自殺。后勸王曰："禍福倚伏，何常之有，豈失一死，何遽如是也！"累年同艱危，情義甚篤。所生懿德太子、永泰永壽長寧安樂四公主，安樂最幼，生於房州，帝自脱衣裹之，遂名曰裹兒，特寵異焉。及中宗復立爲太子，又立后爲妃。時昭容上官氏常勸后行則天故事，乃上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以年二十三爲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

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説，引武三思入宫中，升御床，與后雙陸，帝爲點籌，以爲歡笑，醜聲日聞于外。乃大出宫女，雖左右内職，亦許時出禁中。上官氏及宫人貴倖者，皆立外宅，出入不節，朝官邪佞者候之，恣爲狎游，祈其賞秩，以至要官。時侍中敬暉謀去諸武，武三思患之，乃結上官氏以爲援，因得幸於后，潛入宫中謀議，乃諷百官上帝尊號爲應天皇帝，后爲順天皇后。帝與后親謁太廟，告謝受尊號之意。於是三思驕横用事，敬暉、王同皎相次夷滅，天下咸歸咎於后。

后方優寵親屬，内外封拜，遍列清要。又欲寵樹安樂公主，乃制公主

中宗韋庶人，是京兆萬年人。祖父名弘表，貞觀年間任曹王府典軍。

中宗爲太子時，納娶皇后爲妃，并提拔皇后之父普州參軍韋玄貞任豫州刺史。嗣聖元年，立爲皇后。這一年，中宗被廢黜，皇后跟隨中宗到房州。當時中宗恐懼不安，每次聽説皇帝的使者到來，就害怕得要自殺。皇后勸他説："禍和福相互依存，哪能經常有，難道還能缺少一死，爲什麽如此畏懼呢！"多年共度艱險，情義很深。生有懿德太子、永泰永壽長寧安樂四位公主，安樂公主最小，在房州出生，皇帝親自脱衣包裹她，就起名叫裹兒，特别寵愛她。待到中宗重新立爲太子，又立皇后爲妃。當時昭容上官氏經常勸皇后按武則天的先例行事，於是韋后上表奏請讓天下士人庶民爲被父休棄的生母服喪三年；又奏請百姓在二十三歲以後爲丁，五十九歲免除勞役。改變制度，以取得威信和聲望。皇帝下制詔都批准了。

皇帝在房州時，經常對皇后説："一旦重見天日，發誓不相禁忌。"等到得志，韋后接受上官昭容的邪説，引薦武三思進入宫中，坐上皇帝御床，和皇后做雙陸博戲，皇帝爲他們點籌碼，歡笑取樂，醜聞漸漸傳到宫外。又大量放出宫女，即使是左右内職，也允許時時出入宫中。上官氏和宫人中顯貴受寵者，都構築外宅，出入不受限制，朝中奸邪諂媚的官員侍候她們，可以隨意交游親近，企望從中求得賞賜與官爵，以至擔當要官。當時侍中敬暉圖謀鏟除武氏諸人，武三思擔憂此事，於是結交上官氏作爲援助，并因此得到皇后的寵幸，偷偷進入宫中謀劃，於是暗示百官給皇帝上尊號稱應天皇帝，皇后爲順天皇后。皇帝和皇后親自到太廟拜謁，告謝接受尊號的意思。於是武三思驕横專權，敬暉、王同皎相繼被誅殺滅族，天下人都將此事歸罪於皇后。

當時韋后正優待寵遇親屬，封授内外親戚，大都列位清貴顯要之職。又打算尊寵培植安樂公

開府，置官屬。太平公主儀比親王。長寧、安樂二府不置長史而已。宜城公主等以非后所生，各减太平之半。安樂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廷，常自草制敕，掩其文而請帝書焉，帝笑而從之，竟不省視。又請自立爲皇太女，帝雖不從，亦不加譴。所署府僚，皆猥濫非才。又廣營第宅，侈靡過甚。長寧及諸公主迭相仿效，天下咸嗟怨之。

主，就下制詔讓安樂公主開設幕府，設置官屬。太平公主的儀制與親王相等。長寧、安樂二公主幕府中衹是不設置長史而已。宜城公主等人因不是皇后所生，分别比太平公主的規制減半。安樂公主倚仗受寵而驕縱放恣，出售官爵買通官司，勢力壓倒朝廷，經常自己草擬制敕文書，遮住正文然後請皇帝在上面簽署，皇帝笑而從命，最後也不察看。又請求自立爲皇太女，皇帝雖然不同意，也不加責備。所任幕府僚佐，又多又濫都是些没有才能的人。又大規模營造第宅，過分奢侈破費。長寧公主以及其他公主又相互效仿，天下人全都憂嘆怨恨她們。

神龍三年，節愍太子死後，宗楚客率百僚上表，加后號爲順天翊聖皇后。景龍二年春，宫中希旨，妄稱后衣箱中有五色雲出，帝使畫工圖之，出示於朝，乃大赦天下，百僚母妻各加邑號。右驍衛將軍、知太史事迦葉志忠上表曰："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時，天下歌《秦王破陣樂》；高宗未受命時，天下歌《側堂堂》；天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武媚娘》。伏惟應天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桑條韋也》、《女時韋也》。六合之内，齊首蹀足，應四時八節之會，歌舞同歡。豈與夫《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同年而語哉！伏惟皇后降帝女之精，合爲國母，主蠶桑以安天下，后妃之德，於斯爲盛。謹進《桑條歌》十二篇，伏請宣布中外，進入樂府，皇后先蠶之時，以享宗廟。"帝悦而許之，特賜志忠莊一區、雜綵七百段。太常少卿鄭愔又引而申之，播於舞咏，亦受厚賞。兵部尚書宗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表陳符命，解《桑條》以爲十八代之符，請頒示天下，編諸史册。帝大悦，擢延禧爲諫議大夫。時上官昭容與其母

神龍三年，節愍太子死後，宗楚客率領百官上表，加皇后號爲順天翊聖皇后。景龍二年春，宫中人奉迎上面的意旨，妄説皇后的衣箱中有五色雲出現，皇帝讓畫工畫成圖像，在朝堂上出示，於是大赦天下，百官的母親妻子全部分别加封邑號。右驍衛將軍、知太史事迦葉志忠上表説："過去高祖未接受天命時，天下人歌唱《桃李子》；太宗未受天命時，天下人歌唱《秦王破陣樂》；高宗未受天命時，天下人歌唱《側堂堂》；天后未受天命時，天下人歌唱《武媚娘》。到了應天皇帝未受天命時，天下人又歌唱《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天命時，天下人歌唱《桑條韋也》、《女時韋也》。天地四方之内，舉首頓足，順應四時八節的運會，歌唱舞蹈同享歡樂。難道與舜時多次演奏《簫韶》、百獸共舞同日而語嗎！皇后降誕乃是帝女之精，應作國母，主持蠶桑典禮來安定天下，后妃的仁德，至此纔達到極盛。臣恭謹地進獻十二篇《桑條歌》，伏請陛下宣布宫廷内外，載入樂府，皇后舉行祭祀蠶桑始祖先蠶之禮時，用來配祭宗廟。"皇帝高興地同意了，特别賜予迦葉志忠莊宅一所、雜彩緞七百段。太常少卿鄭愔又進一步加以引申，編入舞曲歌咏，也受到重賞。兵部尚書宗楚客又暗示補闕趙延禧上表陳奏上天符命，解釋《桑條》以爲十八代的符讖，請求頒布以示天下，編入史册。皇帝非常高興，提升趙延禧爲諫議大夫。當時上官昭容與其母鄭氏以及尚宫柴氏、賀婁氏培植并

鄭氏及尚宮柴氏、賀婁氏樹用親黨，廣納貨賂，别降墨敕斜封授官，或出臧獲屠販之類，累居榮秩。又引女巫趙氏出入禁中，封爲隴西夫人，勢與上官氏爲比。

引用私人黨羽，大肆收受賄賂，不經外廷直接下達皇帝的敕令斜封授受官職，有的人出身奴婢屠沽商販之類，連任榮顯職位。又引來女巫趙氏出入宫中，封爲隴西夫人，勢力可與上官氏相比。

三年冬，帝將親祠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建議云："皇后亦合助祭。"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上疏爭之。尚書右僕射韋巨源詳定儀注，遂希旨協同欽明之議。帝納其言，以后爲亞獻，仍以宰相女爲齋娘，以執籩豆。欽明又欲請安樂公主爲終獻，迫於時議而止。

神龍三年冬，皇帝準備親自到南郊祭天，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建議説："皇后也應協助致祭。"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上疏抗爭此事。尚書右僕射韋巨源詳細制定禮儀制度，於是迎合同意祝欽明的奏議。皇帝采納了他們的話，讓皇后做亞獻，還讓宰相之女做齋娘，捧奉祭器籩豆。祝欽明又想請安樂公主做終獻，迫於時人議論而停止。

四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行市里，以觀燒燈。又放宫女數千，夜游縱觀，因與外人陰通，逃逸不還。時國子祭酒葉静能善符禁小術，散騎常侍馬秦客頗閑醫藥，光禄少卿楊均以調膳侍奉，皆出入宫掖。均與秦客皆得幸於后，相次丁母憂，旬日悉起復舊職。時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延秀、侍中紀處訥、中書令宗楚客、司農卿趙履温互相猜貳，迭爲朋黨。

神龍四年正月十五日夜晚，皇帝與皇后便裝出行到街市裏，觀賞燃燈。又放出數千名宫女，夜晚出游縱情觀賞，因此一些宫女與外人暗地私通，逃跑不回。當時國子祭酒葉静能善作畫符禁咒小術，散騎常侍馬秦客精熟行醫施藥，光禄少卿楊均以烹調膳食之技得以侍奉，都出入宫廷。楊均與馬秦客都得到皇后的寵幸，相繼爲母守喪，十天便都重新起任恢復原職。當時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延秀、侍中紀處訥、中書令宗楚客、司農卿趙履温互相猜忌，交相結成朋黨。

六月，帝遇毒暴崩。時馬秦客侍疾，議者歸罪於秦客及安樂公主。后懼，秘不發喪，引所親入禁中，謀自安之策。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知政事，留守東都；又命左金吾大將軍趙承恩及宦者左監門衛大將軍薛崇簡帥兵五百人往均州，以備譙王重福。后與兄太子少保温定策，立温王重茂爲皇太子，召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分爲左右營，然後發喪。少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臨朝攝政。韋温總知内外兵馬，守援宫掖；駙馬韋捷、韋濯分掌左右屯營；武延秀及温從子播、族弟璿、外甥高崇共典左右羽林軍及飛騎、萬騎。播、璿欲先樹威嚴，拜官日先鞭萬騎數人，衆皆

六月，皇帝中毒突然去世。皇帝病時，馬秦客陪在身旁侍候，議論者歸罪於馬秦客和安樂公主。皇后恐懼，隱瞞不公布喪訊，引來親信的人進入宫中，謀劃保全自身的策略。讓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主持政事，留守東都；又命令左金吾大將軍趙承恩及宦官左監門衛大將軍薛崇簡率領五百名軍兵前去均州，以防範譙王李重福。皇后與兄長太子少保韋温商定策略，立温王李重茂爲皇太子，召來各地府兵五萬人屯駐京城，分爲左右營，然後發布喪訊。少帝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臨朝攝政。韋温總管内外兵馬，守衛宫廷；駙馬韋捷、韋濯分别掌管左右屯營；武延秀和韋温的侄子韋播、族弟韋璿、外甥高崇共同統領左右羽林軍和飛騎營、萬騎營。韋播、韋璿打算先樹立威嚴，任命官職那天先鞭打萬騎營中的數名軍士，衆人都怨恨他們，不爲他們效

怨，不爲之用。

時京城恐懼，相傳將有革命之事，往往偶語，人情不安。臨淄王率薛崇簡、鍾紹京、劉幽求領萬騎及總監丁夫入自玄武門，至左羽林軍，斬將軍韋璿、韋播及中郎將高崇於寢帳。遂斬關而入，至太極殿。后惶駭遁入殿前飛騎營，及武延秀、安樂公主皆爲亂兵所殺。分遣萬騎誅其黨與韋温、温從子捷及族弟嬰，宗楚客、弟晉卿，紀處訥，馬秦客，葉静能，楊均，趙履温，衛尉卿王哲，太常卿李璵，將作少匠李守質及韋氏 武氏宗族，無少長皆斬之。梟后及安樂公主首於東市。翌日，敕收后尸，葬以一品之禮，追貶爲庶人；安樂公主葬以三品之禮，追貶爲悖逆庶人。

力。

當時京城恐懼，相傳將有改朝换代的事，到處相對私語，人心不安。臨淄王率領薛崇簡、鍾紹京、劉幽求帶領萬騎營和總監丁夫從玄武門進入，殺到左羽林軍，在寢帳中斬殺了將軍韋璿、韋播和中郎將高崇。於是衝破關門而入，到達太極殿。皇后驚惶地逃入殿前飛騎營，連帶武延秀、安樂公主都被亂兵殺死。臨淄王分派萬騎營誅殺其同黨和韋温、韋温的侄子韋捷以及族弟韋嬰，宗楚客、弟宗晉卿，紀處訥，馬秦客，葉静能，楊均，趙履温，衛尉卿王哲，太常卿李璵，將作少匠李守質以及韋氏、武氏宗族，不論大小全部斬殺。割下皇后和安樂公主的頭懸挂在東市示衆。第二天，敕命收殮皇后尸體，用一品官的禮儀埋葬，追貶爲庶人；安樂公主用三品官的禮儀埋葬，追貶爲悖逆庶人。

中宗上官昭容

中宗 上官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也。父庭芝，與儀同被誅，婉兒時在襁褓，隨母配入掖庭。及長，有文詞，明習吏事。則天時，婉兒忤旨當誅，則天惜其才不殺，但黥其面而已。自聖曆已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中宗即位，又令專掌制命，深被信任。尋拜爲昭容，封其母鄭氏爲沛國夫人。婉兒既與武三思淫亂，每下制敕，多因事推尊武氏而排抑皇家。節愍太子深惡之，及舉兵，至肅章門，扣閤索婉兒。婉兒大言曰："觀其此意，即當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帝與后遂激怒，并將婉兒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俄而事定。

中宗 上官昭容名婉兒，是西臺侍郎上官儀的孫女。父名庭芝，和上官儀一同被殺，當時上官婉兒幼小，跟母親被抄家後入後宫。長大以後，作文有文采，且通曉熟練吏治事務。武則天時，上官婉兒觸犯聖旨應當處死，武則天憐惜她的才華而没有殺，衹處以面部刺字的刑罰而已。從聖曆以後，朝廷各部門的上表奏章，大多讓她參議决定。中宗即位，又讓她專門掌管制命，受到特别信任。不久封爲昭容，封其母鄭氏爲沛國夫人。上官婉兒和武三思淫亂以後，每次下達皇帝制敕，多藉助他事推崇武氏而排擠壓抑皇家。節愍太子特别憎恨她，後來起兵，來到肅章門，叩門點名索要上官婉兒。上官婉兒大喊説："看他這意思，下一步就要索要皇后和皇帝了。"皇帝和皇后於是被激怒，帶着上官婉兒登上玄武門樓躲避亂兵，隨後事態平定。

婉兒常勸廣置昭文學士，盛引當朝詞學之臣，數賜游宴，賦詩唱和。婉兒每代帝及后、長寧 安樂二公主，數首并作，辭甚綺麗，時人咸諷誦之。婉兒又通於吏部侍郎崔湜，引知

上官婉兒經常勸皇帝應該大量設置昭文學士，她大肆招攬本朝富有詞學的大臣，屢屢賞賜游宴，賦詩唱和。上官婉兒每每代皇帝和皇后、長寧 安樂兩位公主作詩，幾首詩同時并作，辭語華麗，當時人都愛誦讀。上官婉兒又和吏部侍

政事。湜嘗充使開商山新路，功未半而中宗崩，婉兒草遺制，曲叙其功而加褒賞。及韋庶人敗，婉兒亦斬於旗下。玄宗令收其詩筆，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張説爲之序。初，婉兒在孕時，其母夢人遺己大秤，占者曰："當生貴子，而秉國權衡。"既生女，聞者嗤其無效，及婉兒專秉内政，果如占者之言。

郎崔湜私通，引薦他爲宰相。崔湜曾擔任開闢商山新路的使職，工程進行不到一半而中宗逝世，上官婉兒起草遺詔，偏私地叙述他的功績而加以獎賞。等到韋庶人失敗，上官婉兒也在旗下被處斬。玄宗叫人收集她的詩文，編成文集二十卷，讓張説爲文集作序。當初，上官婉兒還在胎孕中，她母親夢見有人送給自己一杆大秤，占卜的人説："應當生下一個貴子，而且執掌國家權柄。"生下女孩後，聽説的人都譏笑占卜不靈驗，等到上官婉兒獨掌内政，則證明果然如同占卜人所説。

睿宗肅明皇后劉氏

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刑部尚書德威之孫也。父延景，陝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尚書右僕射、沛國公。

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是刑部尚書劉德威的孫女。父名延景，任陝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尚書右僕射、沛國公。

儀鳳中，睿宗居藩，納后爲孺人，尋立爲妃，生寧王憲、壽昌代國二公主。文明元年睿宗即位，册爲皇后；及降爲皇嗣，后從降爲妃。長壽中，與昭成皇后同被譖，爲則天所殺。景雲元年，追謚肅明皇后，招魂葬於東都城南，陵曰惠陵。睿宗崩，遷祔橋陵。以昭成太后故，不得入太廟配饗，常別祀於儀坤廟。開元二十年，始祔太廟。

儀鳳年間，睿宗在做藩王時，納娶劉氏爲孺人，不久立爲妃，生下寧王李憲和壽昌、代國兩位公主。文明元年睿宗即位，册封爲皇后；後來睿宗被降爲皇嗣，皇后隨之被降爲妃。長壽年間，和昭成皇后一起受到譖譎，被武則天殺害。景雲元年，追贈謚號爲肅明皇后，招魂埋葬在東都城南，陵叫惠陵。睿宗逝世後，遷移合葬橋陵。因爲昭成太后的原因，不能將神主牌位遷入太廟配祭，常在儀坤廟另外祭祀。開元二十年，纔開始將神主牌位遷入太廟配祭。

睿宗昭成皇后竇氏

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將作大匠抗曾孫也。祖誕，大理卿、莘國公；父孝諶，潤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太尉、邠國公。

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是將作大匠竇抗的曾孫女。祖父名誕，爲大理卿、莘國公；父名孝諶，任潤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太尉、邠國公。

后姿容婉順，動循禮則，睿宗爲相王時爲孺人，甚見禮異。光宅元年立爲德妃。生玄宗及金仙、玉真二公主。長壽二年，爲户婢團兒誣譖與肅明皇后厭蠱咒詛。正月二日，朝則天皇后於嘉豫殿，既退而同時遇害。梓宫秘密，莫知所在。睿宗即位，謚曰昭成皇后，招魂葬於都城之南，陵曰

皇后姿態容貌柔婉恭順，舉動遵循禮儀規範，睿宗爲相王時她爲孺人，深受禮遇。光宅元年册立爲德妃。生下玄宗和金仙、玉真兩位公主。長壽二年，被家裏奴婢團兒誣陷説她和肅明皇后一起用邪術咒詛害人。正月二日，在嘉豫殿朝見則天皇后，回來後同時遇害。秘密埋葬，没有人知道在什麽地方。睿宗即位，追贈謚號爲昭成皇后，招魂埋葬在東都城南，陵叫靖陵。又在

靖陵。又立廟於京師，號爲儀坤廟。睿宗崩，后以帝母之重，追尊爲皇太后，謚仍舊，祔葬橋陵，遷神主于太廟。

京城建廟，號稱儀坤廟。睿宗逝世，皇后以皇帝母親的尊貴身份，被追尊爲皇太后，仍稱原來的謚號，合葬橋陵，把神主牌位遷入太廟。

玄宗廢后王氏

玄宗廢后王氏，同州 下邽人，梁 冀州刺史神念之後。

上爲臨淄王時，納后爲妃。上將起事，頗預密謀，贊成大業。先天元年，爲皇后，以父仁皎爲太僕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邠國公。后兄守一以后無子，常懼有廢立，導以符厭之事。有左道僧明悟爲祭南北斗，刻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諱，合而佩之，且祝曰："佩此有子，當與則天皇后爲比。"事發，上親究之，皆驗。開元十二年秋七月己卯，下制曰："皇后王氏，天命不祐，華而不實。造起獄訟，朋扇朝廷，見無將之心，有可諱之惡。焉得敬承宗廟，母儀天下，可廢爲庶人，别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爲國大計，蓋非獲已。"守一賜死。其年十月，庶人卒，以一品禮葬於無相寺。寶應元年，雪免，復尊爲皇后。

玄宗廢黜的皇后王氏，是同州 下邽人，梁朝 冀州刺史王神念的後代。

皇上做臨淄王時，納娶皇后爲妃。皇上準備發動政變，她大多參預密謀，贊助促成大事。先天元年，封爲皇后，任其父王仁皎爲太僕卿，多次加授到開府儀同三司、邠國公。皇后之兄王守一因爲皇后没有兒子，經常擔心會出現廢黜另立之事，勸導她行符籙詛咒制勝之事。有個旁門左道僧人明悟爲此祭南斗北斗星，在霹靂震裂的木片上刻寫上天地字樣和皇上的名字，合在一起佩帶，并且祝告説："佩帶這個能生子，當與則天皇后相比。"事情敗露，皇上親自追查，都證實了。開元十二年秋七月己卯日，發下制書説："皇后王氏，天命不佑助，華而不實。引起獄訟，私結朋黨煽惑朝廷，已呈現出不應有的叛逆念頭，有不可言説的罪惡。怎麽能敬承宗廟，做天下母範，可廢爲庶人，在另外宫院安置。處罰行於家庭，實有愧於先王，從國家大計考慮，原本不得已。"王守一賜死。這一年十月，王庶人去世，用一品禮儀安葬在無相寺。寶應元年，昭雪免罪，重新尊爲皇后。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

玄宗 貞順皇后 武氏，則天從父兄子恒安王 攸止女也。攸止卒後，后尚幼，隨例入宫。上即位，漸承恩寵。及王庶人廢後，特賜號爲惠妃，宫中禮秩，一同皇后。所生母楊氏，封爲鄭國夫人。同母弟忠，累遷國子祭酒；信，秘書監。惠妃開元初產夏悼王及懷哀王、上仙公主，并襁褓不育，上特垂傷悼。及生壽王 瑁，不敢養於宫中，命寧王 憲於外養之。又生盛王 琦、咸宜 太華二公主。惠妃以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年四十

玄宗 貞順皇后 武氏，是武則天從父兄子恒安王 武攸止之女。武攸止去世後，皇后還年幼，按慣例入宫。皇上即位，漸漸受到恩寵。待到王庶人廢黜以後，特别賜予名號叫惠妃，在宫中的禮儀品級，一一和皇后相同。生母楊氏，封爲鄭國夫人。同母弟武忠，多次升遷到國子祭酒；武信，任秘書監。武惠妃在開元初年生下夏悼王和懷哀王、上仙公主，都在幼兒時夭折，皇上特别感傷哀悼。到生下壽王 李瑁，不敢在宫中養育，讓寧王 李憲在外面撫養。又生下盛王 李琦和咸宜、太華二位公主。武惠妃在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逝世，終年四十多歲。頒下制書説："活着的

餘。下制曰："存有懿範，没有寵章，豈獨被於朝班，故乃施於亞政，可以垂裕，斯爲通典。故惠妃武氏少而婉順，長而賢明，行合禮經，言應圖史。承戚里之華胄，升後庭之峻秩，貴而不恃，謙而益光；以道飭躬，以和逮下，四德粲其兼備，六宫咨而是則。法度在己，靡資珩珮；躬儉化人，率先絺綌。夙有奇表，將加正位，前後固讓，辭而不受，奄至淪歿，載深感悼。遂使玉衣之慶，不及於生前；象服之榮，徒增於身後。可贈貞順皇后，宜令所司擇日册命。"葬於敬陵。時慶王琮等請制齊衰之服，有司請以忌日廢務，上皆不許之。立廟於京中昊天觀南，乾元之後，祠享亦絶。

時候留存美好的風範，死後有榮寵的典章，難道衹是讓朝臣享有，因此還要施行於後宫，可以垂範後世，這是通行的制度。已故惠妃武氏年少就柔婉謙順，長大後賢慧明達，行動符合禮規，言論應合經史，承繼皇戚近親的華貴，進升到後宫的高貴品位，顯貴而不倚仗它，謙遜而更焕發光彩；用道義要求自己，用和氣對待下人，四德美好其身兼備，六宫贊嘆以爲表率。法度體現在自身，不裝飾珮玉；自身節儉教化他人，率先提倡衣着樸素。一向有奇異的表現，準備加授皇后，前後堅決推讓，辭謝不接受，突然逝世，深感悲痛。於是使身後的玉衣之慶，没來得及在生前得到；穿王后飾紋華服的榮耀，衹好在逝後加授。可追贈爲貞順皇后，應令有關部門挑選日期册命。"埋葬在敬陵。當時慶王李琮等人請求製齊衰這種喪服，有關部門請求忌日停止辦理政務，皇上都不准許，在京中昊天觀南面立廟，乾元以後，祭祀也斷絶了。

玄宗楊貴妃

玄宗楊貴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户。

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開元初，武惠妃特承寵遇，故王皇后廢黜。二十四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大悦。不期歲，禮遇如惠妃。太真姿質豐艶，善歌舞，通音律，智算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宫中呼爲"娘子"，禮數實同皇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并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并承恩澤，出入宫掖，勢傾天下。天寶初，進册貴妃。妃父玄琰，累贈太尉、齊國公；母封凉國夫人；叔玄珪，光禄卿。再從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武惠妃女太華公主，以母愛，禮遇過於諸公主，

玄宗楊貴妃，高祖名令本，官做到金州刺史。父名玄琰，官做到蜀州司户。

楊貴妃早年喪親，寄養在叔父河南府士曹楊玄璬家裏。開元初年，武惠妃特别受到玄宗的寵愛，因此王皇后被廢黜。二十四年惠妃逝世，皇上悲痛了很長時間，後宫裏數千人，没有讓皇上滿意的。有人奏説楊玄琰的女兒姿色冠絶當代，應該蒙受召見。當時貴妃穿着道士的服裝，號稱太真。進見以後，玄宗特别喜悦。不到一年，恩禮待遇如同武惠妃。楊太真長得豐滿艶麗，擅長歌舞，通曉音律，機智超人。每次倩笑顧盼承順奉迎，往往能轉移皇上的意趣。宫中呼爲"娘子"，禮儀的等級實際與皇后相同。有三個姐姐，都有才貌，玄宗一并封給國夫人名號：大姐叫大姨，封韓國夫人；三姨，封虢國夫人；八姨，封秦國夫人。一起承受恩澤，出入後宫，權勢蓋過天下。天寶初年，進册爲貴妃。貴妃之父楊玄琰多次追贈到太尉、齊國公；母親封爲凉國夫人；叔父楊玄珪，任光禄卿。再堂兄楊銛任鴻臚卿；楊錡，任侍御史，娶武惠妃所生女兒太華公主爲

賜甲第，連於宮禁。韓、虢、秦三夫人與銛、錡等五家，每有請托，府縣承迎，峻如詔敕，四方賂遺，其門如市。

妻，因她母親武惠妃受寵愛，禮節待遇超過其他公主，賜給高級住宅，和宮殿相毗連。韓、虢、秦三夫人和楊銛、楊錡等五家，每次打招呼要辦什麼事，府縣奉承迎合，和皇帝的詔敕一樣靈，各地來賄賂饋贈的，門庭如市。

五載七月，貴妃以微譴送歸楊銛宅，比至亭午，上思之不食。高力士探知上旨，請送貴妃院供帳、器玩、廪餼等辦具百餘車，上又分御饌以送之。帝動不稱旨，暴怒笞撻左右。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是夜，開安興里門入內，妃伏地謝罪，上歡然慰撫。翌日，韓、虢進食，上作樂終日，左右暴有賜與。自是寵遇愈隆。韓、虢、秦三夫人歲給錢千貫，爲脂粉之資。銛授三品、上柱國，私第立戟。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御，照耀京邑，遞相夸尚。每構一堂，費逾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即徹而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玄宗頒賜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中使不絕。開元已來，豪貴雄盛，無如楊氏之比也。玄宗凡有游幸，貴妃無不隨侍，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綉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鎔造，又數百人。揚、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奉貴妃獻賀，因致擢居顯位。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而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璨瓓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聯鑣方駕，不施帷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靚妝盈巷，蠟炬如晝。而十宅諸王百孫院婚嫁，皆因韓、虢爲紹介，仍先納賂千貫，而奏請罔不稱旨。

天寶五載七月，楊貴妃因爲小錯被玄宗譴送回楊銛家裏，等到了正午，皇上想念她吃不下飯。高力士探知皇上的心意，請皇上把貴妃院裏張挂的帷帳、器用玩物、還有飲食等裝了一百餘車，皇上又分出自己的御膳一起送去楊宅。可皇上仍什麼都不如意，發脾氣鞭打左右下人。高力士跪下請求接貴妃回宮。這天夜裏，打開安興里坊門送她進來，楊貴妃跪下請罪，皇上高興地安撫勸慰她。第二天，韓國、虢國二夫人又獻來豐盛的筵席，皇上玩樂了一整天，大大地賞賜身邊的人。從這以後恩寵待遇更加隆厚。韓、虢、秦三位夫人每年賞賜給一千貫錢，作爲脂粉費。楊銛被授任三品官、上柱國，住宅門前立戟。姐妹兄弟五家，敞開宅第，布局可與皇宮相比，車馬僕御，在京城都是最侈華的，還互相比闊鬥富。每建造一座殿堂，花費都要超過千萬，看到别人家的房屋比自己的高大，就拆了重建，大興土木，晝夜不停。玄宗頒發賜給以及各地進獻的物品，都得五家一樣，宦官使者往來不斷。從開元年間以來，豪門富貴人家勢大强盛，没有可以和楊家相比的。玄宗大凡出游駕幸，貴妃全都跟隨侍從，騎馬則由高力士拉繮繩遞馬鞭。皇宮爲貴妃院提供織錦刺綉的工人，共有七百人，那些雕刻熔造的又有幾百人。揚州、益州、嶺表各州的刺史，還得尋求好工匠製作奇異的器具别致的服飾，用來送給貴妃作爲祝賀的獻禮，好藉此再升大官。玄宗每年十月前去華清宮，楊國忠姐妹五家隨從，每家爲一隊，穿一種顔色的衣服，五家合隊，色彩映照像開放的百花，而一路上掉下來的花鈿遺下的鞋子，瑟瑟珠翠，燦爛耀目香氣不絕。而楊國忠還私通虢國夫人不顧旁人譏其閨門亂行，每當入朝楊國忠和虢國夫人并轡走馬，虢國夫人連障幕都不用。每當三朝慶賀，五更待漏，濃抹脂粉裝束艷麗的侍女滿街滿巷，蠟炬照

得和白晝一樣。而十宅、百孫院的各位王孫婚嫁，都得請韓國、虢國夫人介紹，事先還要送進上千貫的賄賂，然後向玄宗奏請，没有不准許的。

天寶九載，貴妃復忤旨，送歸外第。時吉温與中貴人善，温入奏曰："婦人智識不遠，有忤聖情，然貴妃久承恩顧，何惜宫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哉！"上即令中使張韜光賜御饌，妃附韜光泣奏曰："妾忤聖顔，罪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無可遺留，然髮膚是父母所有。"乃引刀翦髮一繚附獻。玄宗見之驚惋，即使力士召還。國忠既居宰執，兼領劍南節度，勢漸恣横。十載正月望夜，楊家五宅夜游，與廣平公主騎從争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撾。公主泣奏之，上令殺楊氏奴，昌裔亦停官。國忠二男昢、暄，妃弟鑑皆尚公主，楊氏一門尚二公主、二郡主。貴妃父祖立私廟，玄宗御製家廟碑文并書。玄珪累遷至兵部尚書。

天寶九年，貴妃又觸犯了皇上旨意，被譴送出宫。當時吉温和顯貴的宦官關係好，吉温進宫上奏説："女人才智不足見識短淺，有違皇上的意願，然而貴妃長期受到恩寵，爲什麽捨不得宫中一席之地，讓她就死，怎忍心叫她到外面去丢臉！"皇上就派宦官使者張韜光給她送去御膳，貴妃哭着讓張韜光代她向皇上上奏説："我觸犯了皇上旨意，有罪應死。衣服和此外所有的東西，都是皇上所賞賜的，没有什麽可以獻上留念的，衹有頭髮肌膚是父母給的。"就拿剪刀剪了一綹長髮獻上。玄宗見到後驚嘆惋惜，就派高力士召她回宫。楊國忠已經當上了宰相，兼任劍南節度使，更加放恣驕横。天寶十年正月十五日夜晚，楊氏五家夜游，與廣平公主的馬隊隨從争過西市門。楊氏家奴揮鞭打在公主衣服上，使公主墮下馬來，駙馬程昌裔去扶公主，因此也被打了幾鞭。公主哭着上奏，皇上下令殺掉楊氏的家奴，而程昌裔也被免官。楊國忠的兩個兒子楊昢、楊暄，貴妃之弟楊鑑都娶了公主，楊氏一家娶了兩個公主、兩個郡主。貴妃的父親祖父都立了家廟，玄宗親自爲其家廟撰作并書寫碑文。楊玄珪多次升遷做到兵部尚書。

天寶中，范陽節度使安禄山大立邊功，上深寵之。禄山來朝，帝令貴妃姊妹與禄山結爲兄弟。禄山母事貴妃，每宴賜，錫賚稠沓。及禄山叛，露檄數國忠之罪。河北盜起，玄宗以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國忠大懼，諸楊聚哭，貴妃銜土陳請，帝遂不行内禪。及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密啓太子，誅國忠父子。既而四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不獲已，與妃訣，遂縊死於佛室。時年三十

天寶年間，范陽節度使安禄山在邊境多次立有大功，皇上很寵信他。安禄山來朝見，皇帝讓貴妃姐妹和安禄山結爲兄弟。安禄山則拜認貴妃爲母，經常宴會賞賜不斷。到安禄山反叛，竟散發檄文聲討楊國忠的罪惡。河北爆發叛亂，玄宗讓皇太子任天下兵馬元帥，監管軍國政事。楊國忠非常恐懼，楊家人聚在一起痛哭，貴妃口中銜土向玄宗陳説請求，玄宗纔没有讓位給内定的繼承人。到潼關失守，她跟隨皇上到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秘密啓請太子，誅殺楊國忠父子。過後四軍將士仍不散去，玄宗派高力士詢問，回答説"禍根還在"，大概指的就是貴妃。高力士回來上奏，皇上不得已，衹得和貴妃訣别，於是將貴妃

八，瘞於驛西道側。

縊死在佛堂裏。死時三十八歲，埋在驛館西面大路邊。

上皇自蜀還，令中使祭奠，詔令改葬。禮部侍郎李揆曰：“龍武將士誅國忠，以其負國兆亂。今改葬故妃，恐將士疑懼，葬禮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獻，上皇視之凄惋，乃令圖其形於别殿，朝夕視之。

太上皇從蜀中回來，命宦官使者前往祭奠貴妃，下詔命令改葬。禮部侍郎李揆説：“龍武軍將士誅殺楊國忠，是因爲他有負於國家帶來了禍亂。現在改葬貴妃，恐怕將士會疑慮擔心，葬禮不可進行。”纔停止。太上皇又密令宦官使者將其改葬於其他地方。當初埋葬時用紫褥包裹尸體，肌膚已經腐爛，然而香囊還在。宦官獻給玄宗，太上皇看後十分難過，就讓人在偏殿畫上貴妃的像，早晚前去看望。

馬嵬之誅國忠也，虢國夫人聞難作，奔馬至陳倉。縣令薛景仙率人吏追之，走入竹林。先殺其男裴徽及一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爲我盡命。”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縣吏載之，閉於獄中。猶謂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血凝至喉而卒，遂瘞于郭外。韓國夫人婿秘書少監崔峋，女爲代宗妃。虢國男裴徽尚肅宗女延光公主，女嫁讓帝男。秦國夫人婿柳澄先死，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肅宗女和政公主。

在馬嵬驛誅殺楊國忠時，虢國夫人聽到出了事，騎馬跑到陳倉。縣令薛景仙帶人追趕，跑進竹林。先殺了她的兒子裴徽及一個女兒。楊國忠的妻子裴柔説：“請娘子結束我的性命。”虢國夫人就刺殺了她。接着又自刎，没死，縣吏把她馱到馬上載回關到監牢裏。她還問縣吏説：“是皇帝要殺我？還是誰在作亂？”縣吏説：“都是。”血凝到喉嚨而死，就埋在城外。韓國夫人的丈夫是秘書少監崔峋，女兒是代宗的妃子。虢國夫人之子裴徽娶肅宗之女延光公主爲妻，女兒嫁給讓帝之子。秦國夫人的丈夫柳澄早死，兒子柳鈞娶長清縣主爲妻，柳澄的弟弟柳潭娶肅宗的女兒和政公主爲妻。

舊唐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二

后妃(下)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弘農華陰人。曾祖士達，隋納言，天授中，以則天母族，追封士達爲鄭王，贈太尉。父知慶，左千牛將軍，贈太尉、鄭國公。

后景雲元年八月，選入太子宮。時太平公主用事，尤忌東宮。宮中左右持兩端，而潛附太平者，必陰伺察，事雖纖芥，皆聞於上，太子心不自安。后時方娠，太子密謂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禍及此婦人，其如之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煮藥，醺然似寐，夢神人覆鼎。既寤如夢，如是者三。太子異之，告說。說曰："天命也，無宜他慮。"既而太平誅，后果生肅宗。太子妃王氏無子，后班在下，后不敢母肅宗。王妃撫鞠，慈甚所生。開元中，肅宗爲忠王，后爲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弘農華陰人。曾祖名士達，在隋朝任納言，天授年間，因他是則天的母族，追封楊士達爲鄭王，贈太尉。父名知慶，任左千牛將軍，追贈太尉、鄭國公。

楊后景雲元年八月，被選入太子宮。當時太平公主掌權，尤爲忌恨東宮太子。宮中之人首鼠兩端，而暗中依附太平公主的人，都在暗中偵察，即使很小的事情，也都向上報告，太子心中不能自安。楊后當時剛懷孕，太子私下對張說說："掌權的不想讓我多養子嗣，此時生育恐怕會危害到這婦人，這怎麽辦?"暗中派張說帶上墮胎藥進入宮中。太子在密室親自煮藥，昏昏沉沉的好像睡着了，夢見神人把藥鼎推翻了。醒來一看果真像夢中一樣藥鼎已翻了，這樣反復了三次。太子感到奇怪，告訴張說。張說說："這是天命，不必多慮。"不久太平公主被殺，楊后果然生下肅宗。太子妃王氏無子，楊后班次在後，不敢作肅宗的母親。王妃加以撫育教養，慈愛勝

妃，又生寧親公主。張説以舊恩特承寵異，説亦奇忠王儀表，心知運曆所鍾，故寧親公主降説子垍。

開元十七年后薨，葬細柳原，玄宗命説爲志文，其銘云："石獸澀兮緑苔黏，宿草殘兮白露沾。園寢閉兮脂粉膩，不知何年開鏡奩。"二十四年，忠王立爲皇太子。至德元年，肅宗即位於靈武。二載五月，玄宗在蜀，誥曰："聖人垂範，是推顧復之恩；王者建極，抑有追尊之禮。蓋母以子貴，德以謚尊。故妃弘農楊氏特稟坤靈，久厘陰教。往以纘塗山之慶，降華渚之祥。誕發異圖，載光帝業。而册命猶闕，幽靈尚閟。夏王繼統，方軫陽城之恩；漢后褒榮，庶協昭靈之稱。宜於彼追册爲元獻太后。"寶應二年正月，祔葬泰陵。

過親生子。開元年間，肅宗爲忠王，楊后爲妃，又生下寧親公主。張説因有舊恩特别受到恩寵，張説也對忠王的儀表感到驚奇，心裏知道是運曆所鍾，所以寧親公主下嫁張説之子張垍。

開元十七年楊后去世，葬在細柳原，玄宗命張説撰作墓志，銘裏説："石獸澀兮緑苔黏，宿草殘兮白露沾。園寢閉兮脂粉膩，不知何年開鏡奩。"二十四年，忠王被立爲皇太子。至德元年，肅宗在靈武即位。二載五月，玄宗在蜀地，下誥説："聖人垂下典範，推重養育之恩；王者建立至尊，也有追念舊恩之禮。母因子貴而貴，德靠贈謚尊崇。故妃弘農楊氏稟承坤地之靈，久治女教。當年繼塗山生啓之慶，華渚生朱宣之祥。誕育呈不凡之兆，光輝帝業。而册命尚缺，幽靈尚閉。夏王繼承大統，方念陽城之恩；漢后褒揚榮耀，纔符昭靈名分。應爲她追加册封爲元獻太后。"寶應二年正月，合葬於泰陵。

肅宗張皇后

肅宗張皇后，本南陽西鄂人，後徙家昭應。祖母竇氏，玄宗母昭成皇太后之妹也。昭成爲天后所殺，玄宗幼失所恃，爲竇姨鞠養。景雲中，封鄧國夫人，恩渥甚隆。其子去惑、去疑、去奢、去逸，皇姨弟也，皆至大官。去盈尚玄宗女常芬公主。去逸生后，天寶中，選入太子宮爲良娣。后弟清又尚大寧郡主。

后辯惠豐碩，巧中上旨。禄山之亂，玄宗幸蜀，太子與良娣俱從，車駕渡渭，百姓遮道請留太子收復長安。肅宗性仁孝，以上皇播越，不欲違離左右。宦者李靖忠啓太子請留，良娣贊成之，白於玄宗。太子如靈武。時賊已陷京師，從官單寡，道路多虞。每太子次舍宿止，良娣必居其前。太子曰："捍禦非婦人之事，何以居前？"良娣曰："今大家跋履險

肅宗張皇后，本是南陽西鄂人，後來遷居到昭應。祖母竇氏，是玄宗母昭成皇太后之妹。昭成皇太后被天后殺害，玄宗幼年失去依靠，由竇姨撫養。景雲年間，封爲鄧國夫人，恩遇深厚。其子名去惑、去疑、去奢、去逸，因爲是皇姨之弟，都做到大官。張去盈娶玄宗女常芬公主。張去逸生張后，天寶年間，選進太子宮爲良娣。張后弟張清又娶大寧郡主。

張后長得豐滿而又聰慧善辯，能巧妙地言中上邊的意旨。安禄山叛亂，玄宗駕臨蜀地，太子和張良娣都跟從着，皇帝車駕渡過渭河，百姓攔路請求留下太子收復長安。肅宗秉性仁孝，因爲玄宗流亡，不想離開父皇左右。宦官李靖忠開導太子請他留下，張良娣贊成，向玄宗講了。因此太子前往靈武。當時叛賊已攻陷京師，跟隨的官員很少，路上很不安全。太子每次停留住宿，張良娣必定走在他前面。太子説："捍衛不是婦女的事，爲什麽要走在前面？"張良娣説："如今聖

難，兵衛非多，恐有倉卒，妾自當之，大家可由後而出，庶幾無患。”及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太子勞之曰：“產忌作勞，安可容易？”后曰：“此非妾自養之時，須辦大家事。”

上跋涉險難，衛兵不多，恐怕萬一有緊急事變，也可由妾來承當，聖上可以從後面逃走，也許還可免禍。”等到了靈武，生子，三天後便縫製戰士衣服。太子勸慰說：“產後忌勞作，怎能這樣隨便？”她說：“現在不是妾休養的時候，須爲聖上辦事。”

肅宗即位，册爲淑妃。贈父太僕卿去逸左僕射，母竇氏封義章縣主，姊李鬐妻封清河郡夫人，妹師師封郕國夫人。乾元元年四月，册爲皇后。弟駙馬都尉清加特進、太常卿同正，封范陽郡公。皇后寵遇專房，與中官李輔國持權禁中，干預政事，請謁過當，帝頗不悦，無如之何。后於光順門受外命婦朝，親蠶苑中，内外命婦相見，儀注甚盛。先在靈武時，太子弟建寧王倓爲后誣譖而死。自是太子憂懼，常恐后之構禍，乃以恭遜取容，后以建寧之隙，常欲危之。張后生二子興王佋、定王侗。興王早薨，侗又孩幼，故儲位獲安。

肅宗即位，册封她爲淑妃。追贈父太僕卿張去逸爲左僕射，母竇氏封義章縣主，姊李鬐之妻封清河郡夫人，妹張師師封郕國夫人。乾元元年四月，册立爲皇后。弟駙馬都尉張清加任特進、太常卿同正員，封范陽郡公。張后寵遇專房，和宦官李輔國在宫禁掌權，干預政事，過度地請謁皇上，皇上很不高興，但没有辦法。張后在光順門接受外間命婦朝見，親自在内苑養蠶，和内外命婦相見，禮儀非常隆重。前此在靈武時，太子弟建寧王李倓被張后誣陷而死。從此太子擔憂恐懼，常怕張后陷害成禍，就用恭順謙遜的辦法來取悦她求得相容，張后因建寧王的仇隙，常想危害太子。張后生二子：興王李佋、定王李侗。興王早逝，李侗還幼小，所以太子獲得平安。

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大漸，后與内官朱輝光、馬英俊、啖廷瑶、陳仙甫等謀立越王係，矯詔召太子入侍疾。中官程元振、李輔國知其謀，及太子入，二人以難告，請太子在飛龍厩。元振率禁軍收越王，捕朱輝光等。俄而肅宗崩，太子監國，遂移后於别殿，幽崩。誅馬英俊，女道士許靈素配流，山人申大芝賜死，駙馬都尉清貶硤州司馬，弟延和郡主婿鴻臚卿潛貶郴州司馬，舅鴻臚卿竇履信貶道州刺史。

寶應元年四月，肅宗病重臨危，張后和宦官朱輝光、馬英俊、啖廷瑶、陳仙甫等人密謀擁立越王李係，假托詔旨召太子入宫侍疾。宦官程元振、李輔國知道了他們的陰謀，等太子入宫，兩個人把情况告訴了太子，請太子留在飛龍厩。程元振帶領禁軍收禁了越王，逮捕了朱輝光等人。很快肅宗去世，太子監國，就把張后遷移到另外宫殿中，幽禁而死。殺掉馬英俊，將女道士許靈素發配流放，山人申大芝賜死，駙馬都尉張清貶爲硤州司馬，弟延和郡主的丈夫鴻臚卿張潛貶爲郴州司馬，舅鴻臚卿竇履信貶爲道州刺史。

肅宗韋妃

肅宗韋妃，父元珪，兗州都督。

肅宗韋妃，父名元珪，任兗州都督。

肅宗爲忠王時，納爲孺人，及升儲位，爲太子妃，生兗王僩、絳王佺、永和公主、永穆公主。天寶中，宰相李林甫不利於太子，妃兄堅爲刑

肅宗爲忠王時，娶納爲孺人，到肅宗升爲太子，她爲太子妃，生兗王李僩、絳王李佺、永和公主、永穆公主。天寶年間，宰相李林甫對太子不利，韋妃兄韋堅任刑部尚書，李林甫羅織罪

部尚書，林甫羅織，起柳勣之獄，堅連坐得罪，兄弟并賜死。太子懼，上表自理，言與妃情義不睦，請離婚，玄宗慰撫之，聽離。妃遂削髮被尼服，居禁中佛舍。西京失守，妃亦陷賊。至德二年薨於京城。

狀，製造柳勣案件，韋堅受牽連定罪，兄弟全都賜死。太子害怕，上表申辯，説和韋妃感情不好，請求離婚，玄宗安慰他，准許離婚。韋妃便削髮爲尼，住在宫中佛舍。西京失守，韋妃也陷落賊中。至德二年，在京城去世。

肅宗章敬皇后吴氏

肅宗章敬皇后吴氏，坐父事没入掖庭。開元十三年，玄宗幸忠王邸，見王服御蕭然，傍無媵侍，命將軍高力士選掖庭宫人以賜之，而吴后在籍中。容止端麗，性多謙抑，寵遇益隆。明年，生代宗皇帝。二十八年薨，葬於春明門外。

肅宗章敬皇后吴氏，因受父事連累抄没入掖庭。開元十三年，玄宗駕臨忠王邸宅，見忠王穿的用的都很簡單，身邊没有侍妾，就叫將軍高力士挑選後庭宫人賜給他，吴后就在簿籍中。她容貌舉止端莊美麗，性情謙和，深受寵愛。第二年，生代宗皇帝。二十八年去世，葬在春明門外。

代宗即位之年十二月，群臣以肅宗山陵有期，準禮以先太后祔陵廟。宰臣郭子儀等上表曰：

> 儷宸極者，允歸於淑德；謚徽號者，必副於鴻名。當履運而承天，則因心而追往，此先王之明訓，聖人之茂典也。伏惟先太后圓精挺質，方祇稟秀。禎符協於四星，典禮敦於萬國，得元和之正氣，韞霄漢之清英。顧史求箴，道先於壼則；撝謙率禮，教備於中闈。太陰無昃朓之徵，丙殿有祝延之慶。尊敬師傅，佩服禮經，勤於蘋藻之薦，罔貴珩璜之飾。徽音允穆，嘉慶聿彰，憲度輔佐之勞，緝熙玄默之化，足以光昭宗祀，作配紫微。豈《騶虞》之風，行於江、漢之域；《葛覃》之咏，起自岐陽之下。爰膺曆數，作啓聖明，大拯艱難，永清夷夏。雖復文母成周王之業，慶都誕帝堯之聖，異代同符，彼多慚德。昊蒼不吊，聖善長違。當圓魄之成，玉英早落；有坤儀之美，象服未加。悲懷於

代宗即位那年十二月，群臣因肅宗安葬入陵已定下日期，按照禮制要把先太后合葬陵廟。宰相郭子儀等上表説：

> 匹配帝王至尊，要挑選賢淑有德之人；尊上謚號徽號，要與大名相符。當履行運曆而承受天命，則應因心念而追念往昔，這是先王的明訓，聖人的大典。先太后上天降下的資質，稟承大地的靈秀。吉兆與上天四星相協，典禮重於四海萬國，得到元和的正氣，蕴含霄漢的清英。觀女史以求箴戒，大道生於宫巷；循禮儀而謙遜，教化備於中闈。太陰尚無西現的徵兆，後庭丙舍已有延嗣的歡慶。尊敬師傅，謹遵禮經，勤於婦人蘋藻的奉祭，不講珩璜之類的裝飾。徽音和肅，嘉慶彰明，管理輔佐之勞，光明清静的教化，足以顯耀宗祀，匹配天子。豈止《騶虞》的詩風，行於江、漢之域；《葛覃》的咏吟，起自岐陽之下。承受曆數，啓導聖明，在艱難之際能竭力拯救，使得中原與外夷都能享受永久清平。雖然文母能助成周王大業，慶都能誕育帝堯聖君，實則時代不同而情勢相符，也可看到前人尚有不足之處。天降不幸，聖母長逝。當月魄初成，而玉英早落；有皇后之美，而象服未及加身。悲傷地懷念遥遠之時，在上謚號之日更倍感哀

先遠之辰，感慟於易名之日。伏以山陵貞兆，良吉有期，虞祔之儀，式資配享，率由故實，敬奉嘉名。謹按謚法：敬慎高明曰章，法度明大曰章，夙興夜寐曰敬，齊莊中正曰敬。敢遵先典，仰圖懿德，謹上尊謚曰章敬皇后。

慟。山陵的吉兆，而吉日已有期限，用虞祭合葬的禮儀，來配祭山陵，遵從舊例，敬上美名。謹按謚法：敬慎高明曰章，法度明大曰章，夙興夜寐曰敬，齊莊中正曰敬。斗膽遵照先前的典章，仰圖聖母的懿德，謹上尊謚爲章敬皇后。

二年三月，祔葬建陵。啓春明門外舊塋，后容狀如生，粉黛如故，而衣皆赭黄色，見者駭異，以爲聖子符兆之先。

二年三月，合葬建陵。打開春明門外的舊墓，后容貌猶如生前，粉黛依舊，而衣服都是赭黄色，見到的人感到驚異，認爲是天命生育聖子的先兆。

后父令珪，寶應初贈太尉；母李氏，贈秦國夫人。叔令瑶，拜太子家令，封馮翊郡公；令瑜，太子右諭德，封濟陰郡公。后兄漵，鴻臚少卿，封鄄城縣公；澄，太子賓客，濮陽縣公；湊，太子詹事，臨濮縣公，并加開府儀同三司。漵位終金吾大將軍，湊位終京兆尹，見《外戚傳》。

皇后父名令珪，寶應初年追贈太尉；母李氏，追贈秦國夫人。叔名令瑶，授任太子家令，封馮翊郡公；吴令瑜，任太子右諭德，封濟陰郡公。后兄吴漵，任鴻臚少卿，封鄄城縣公；吴澄，爲太子賓客，濮陽縣公；吴湊，爲太子詹事，臨濮縣公，都加任開府儀同三司。吴漵官位終於金吾大將軍，吴湊官位終於京兆尹，詳見《外戚傳》。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吴興人，世爲冠族。父易直，秘書監。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吴興人，世代爲顯貴的豪門世族。父名易直，任秘書監。

開元末，以良家子選入東宫，賜太子男廣平王。天寶元年，生德宗皇帝。禄山之亂，玄宗幸蜀，諸王、妃、主從幸不及者，多陷於賊，后被拘於東都掖庭。及代宗破賊，收東都，見之，留於宫中，方經略北征，未暇迎歸長安。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及朝義敗，復收東都，失后所在，莫測存亡。代宗遣使求訪，十餘年寂無所聞。德宗即位，下詔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則事天莫先於嚴父，事地莫盛於尊親。朕恭承天命以主社稷，執珪璧以事上帝，祖宗克配，園寢永終。而内朝虚位，闕問安之禮，銜悲内惻，憂戀終歲。思欲歷舟車之路，

開元末年，沈后以良家子選進東宫，賜給太子之子廣平王。天寶元年，生德宗皇帝。安禄山叛亂，玄宗駕臨蜀地，諸王、妃、公主來不及跟隨出走的，多陷落賊中，沈后被拘禁在東都的掖庭宫裏。到代宗破賊，收復東都，見到她，暫留在宫中，因爲正在籌劃北征之時，顧不上將她迎回長安。不久史思明再次攻陷河、洛。到史朝義戰敗，東都重新收復，已找不到沈后，生死不明。代宗派使者訪求，過了十多年没有消息。德宗即位，下詔説："王者事奉父親要孝，所以事奉上天要明；事奉母親要孝，所以事奉地祇要明。可見事天莫先於孝父，事地莫重於尊親。朕恭敬地稟承天命來主宰社稷，手持珪璧來侍奉上帝，祖宗得以配祭，陵寢永保安寧。而宫内虚位，無法問安，含悲凄惻，終年憂戀。一心想要親歷舟車之路，來探尋音訊，但要主持國家重

以聽求音問，而主兹重器，莫匪深哀。是用仰稽舊儀，敬崇大號，舉兹禮命，式遵前典。宜令公卿大夫稽度前訓，上皇太后尊號。”建中元年十一月，遥尊聖母沈氏爲皇太后，陳禮于含元殿庭，如正至之儀。上衮冕出自東序門，立於東方，朝臣班於位，册曰：“嗣皇帝臣名言：恩莫重於顧復，禮莫貴於徽號，上以展愛敬之道，下以正《春秋》之義，則祖宗之所稟命，臣子之所盡心，尊尊親親，此焉而在。兩漢而下，帝王嗣位，崇奉尊稱，厥有舊章。永惟丕烈，敢墜前典？臣名謹上尊號曰皇太后。”帝再拜，歔欷不自勝，左右皆泣下。仍以睦王述爲奉迎皇太后使，工部尚書喬琳副之，候太后問至，昇平公主宜備起居。於是分命使臣，周行天下。明年二月，吉問至，群臣稱賀，既而詐妄。自是詐稱太后者數四，皆不之罪，終貞元之世無聞焉。

德宗敦崇外族，贈太后父易直太師，易直父庫部員外郎介福贈太傅，介福父德州刺史士衡贈太保，易直第二子秘書少監震贈太尉；時沈氏封贈拜爵者百餘人。貞元七年，詔外曾祖隋陝令沈琳贈司徒，追封徐國公，與外祖贈太師易直等立五廟，以琳爲始，緣祠廟所須，官給。后無近屬，惟族子房爲近，德宗用爲金吾將軍，主沈氏之祀。憲宗即位之年九月，禮儀使奏：“太后沈氏厭代登真，於今二十七載，大行皇帝至孝惟深，哀思罔極。建中之初，已發明詔，舟車所至，靡不周遍，歲月滋深，迎訪理絶。按晋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後，又俟中壽而服之。今參詳禮例，伏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宫日，百官舉哀於肅章門内之正殿，先令有司造褘衣一

器，這願望無法實現。因此考查舊儀，敬上大號，舉行大禮，遵循前典。應命公卿大夫稽考前訓，上皇太后尊號。”建中元年十一月，遥尊聖母沈氏爲皇太后，在含元殿庭中陳設典禮，如同元旦、冬至的儀式一樣。皇上穿戴衮冕袍服從東序門出來，站在東方，朝臣按班次站立，册文説：“嗣皇帝臣适言：恩情没有比養育更重的，禮儀没有比徽號更貴的，對上可以展示愛敬之道，對下可以端正《春秋》大義，則祖宗之所以稟命，臣子之所以盡心，尊敬尊長而親愛父母，都在於此。從兩漢以來，帝王嗣位，崇奉尊號，已有舊例。朕承續永久的大業，怎敢廢棄前典？臣适恭敬地尊上尊號叫皇太后。”皇上拜了兩拜，抽泣不能自控，左右的人也都流下眼淚。還任命睦王李述任奉迎皇太后使，工部尚書喬琳爲副使，等候太后音訊到來，昇平公主來安排起居。於是分派使臣，遍行天下。第二年二月，好消息傳來，群臣祝賀，很快發現是假的。從此詐稱太后的有好幾起，都没有治罪，到貞元末年仍没有音訊。

德宗親近并崇敬外戚家族，追贈太后父沈易直爲太師，沈易直父庫部員外郎沈介福追贈爲太傅，沈介福父德川刺史沈士衡追賜太保，沈易直第二子秘書少監沈震追贈太尉；當時沈氏一門封贈拜爵的有一百多人。貞元七年，下詔爲外曾祖隋陝令沈琳贈司徒，追封徐國公，和外祖追贈太師沈易直等人一起設立五廟，從沈琳開始，凡祠廟所需，由官府供給。沈后也没有近親，衹有同族子弟沈房相對近一些，德宗任用他爲金吾將軍，主持沈氏的祭祀。憲宗即位那年九月，禮儀使上奏説：“太后沈氏辭世升天，到現在已有二十七年了，大行皇帝極其孝順，哀思無窮。建中初年，已發布明確詔令，車船可到之處，無不找遍，至今歲月久遠，迎訪已告絶望。依據晋人庾蔚之所議，尋求三年以後，再等失踪者過了中壽之年就可服喪。如今參詳禮例，請求在大行皇帝開啓臨時停柩的攢宫之日，百官在肅章門内正殿爲皇太后舉哀，先叫有關部門縫製褘衣一副，發

副，發哀日令内官以褘衣置於幄。自後宫人朝夕上食，先啓告元陵，次告天地、宗廟、昭德皇后廟。上太皇太后謚册，造神主，擇日祔於代宗廟。其褘衣備法駕奉迎於元陵祠，復置於代宗皇帝衮衣之右。便以發哀日爲國忌。"詔如奏。其年十一月，册謚曰睿真皇后，奉神主祔於代宗之室。

喪之日叫宦官將褘衣放在帷幄裏。此後宫人早晚上食，先啓告元陵，其次告天地、宗廟、昭德皇后廟。上太皇太后謚册，造神主牌位，挑選時日合祭於代宗廟。準備好皇帝車駕再將那副褘衣奉迎到元陵祭祀，然後放在代宗皇帝衮衣的右側。便以發喪之日爲國忌日。"下詔同意。這年十一月，册贈謚號爲睿真皇后，奉迎神主牌位合祭在代宗廟堂裏。

代宗崔妃

代宗 崔妃，博陵 安平人。父峋，秘書少監；母楊氏，韓國夫人。

天寶中，楊貴妃寵幸，即妃之姨母也。時韓國、虢國之寵，冠於戚里。時代宗爲廣平王，故玄宗選韓國之女，嬪于廣平邸，禮儀甚盛。生召王偲。初，妃挾母氏之勢，性頗妒悍，及西京陷賊，母黨皆誅，妃從王至靈武，恩顧漸薄，達京而薨。

代宗 崔妃，博陵 安平人。父名峋，任秘書少監；母楊氏，封韓國夫人。

天寶年間，楊貴妃受皇上寵愛，楊貴妃就是崔妃的姨母。當時韓國夫人、虢國夫人得寵，冠絶於外戚中。當時代宗是廣平王，所以玄宗選韓國夫人之女，嫁到廣平府邸，典禮非常隆重。生召王名偲。起初，崔妃依仗母親家族的勢力，性情妒忌凶悍，到西京被叛賊攻陷，母親家族的人都被殺了，崔妃跟隨廣平王來到靈武，恩遇逐漸淡薄，回到京城後去世。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

代宗 貞懿皇后 獨孤氏，父穎，左威衛録事參軍，以后貴，贈工部尚書。后以美麗入宫，嬖幸專房，故長秋虚位，諸姬罕所進御。后始册爲貴妃，生韓王 迥、華陽公主。華陽聰悟過人，能候上顔色，發言必隨喜愠。上之所賞，則因而美之，上之所惡，則曲以全之，由是鍾愛特異。大曆九年，公主薨，上嗟悼過深，數日不視朝。宰臣等因中使吴承倩附奏，言修短常理，以社稷之重，宜節哀視事。初，公主疾，上令宗師道教，名曰瓊華真人。及疾亟，上親自臨視，屬纊之際，嚙傷上指，其愛念如此。上既未聽朝，宰臣等諫曰："公主夙成神悟，仁眷特鍾，嘗禱必親，已承减膳，幽明遽間，倍軫慈衷。臣等微誠，無由感達。伏惟陛下守累聖之公器，御群生之重畜，夷百戰之艱患，

代宗 貞懿皇后 獨孤氏，父名穎，任左威衛録事參軍，因皇后而顯貴，追贈工部尚書。皇后因爲長得美麗而入宫，寵幸專房，所以皇后之位虚懸，姬妾很少進用。皇后開始被册封爲貴妃，生韓王 李迥和華陽公主。華陽公主聰穎過人，能察看出皇上的臉色，隨着皇上的喜怒而發言。皇上欣賞的，就隨和着贊美，皇上厭惡的，就委曲保護，所以皇上特别鍾愛她。大曆九年，華陽公主去世，皇上哀痛過度，好幾天不能上朝。宰相等通過中使吴承倩附上奏章，説壽命長短是尋常的事情，要以社稷爲重，應該節哀上朝聽政。起初，公主有病，皇上叫她歸依道教，名叫瓊華真人。到病危，皇上親自看望，臨終時，咬傷了皇上的手指，皇上對她就是這樣疼愛。皇上既然未上朝，宰相等上諫道："公主生來聰悟，陛下特别鍾愛眷顧，親自給她祈禱，還爲她减膳，一旦幽明分隔，慈心倍加懷念。臣等微薄的忠誠，無法上達。但陛下守管歷聖傳下的帝王大業，駕御黎民百姓，要平百戰的艱患，撫四海的傷殘

撫四海之傷殘。虜候爲虞，戎師近警，一言、萬務，裁成聖心，得失謬於毫厘，安危存于晷刻。伏慮願懷猶切，神志未和，衆情以之不寧，臣子以之兢悸。伏願抑周喪之私痛，均品物於至公，下慰黔黎，上安宗社。"上始聽朝。

有寇虜的危險，兵馬需要警戒，一句話、萬件事，都得由陛下裁定，得失會差以毫厘，安危實存於片刻。很擔心陛下懷念猶切，神志未和，群情爲之不寧，臣子爲之戒懼。希望抑制最親近的人去世的私痛，移情至公，下慰百姓，上安宗社。"皇上方上朝聽政。

大曆十年五月貴妃薨，追謚曰貞懿皇后，殯於内殿，累年不忍出宮。十三年十月方葬，命宰臣常衮爲哀册曰：

大曆十年五月獨孤貴妃去世，追謚爲貞懿皇后，在内殿停殯，幾年不忍心讓她出宮。到十三年十月纔安葬，叫宰相常衮撰作哀册文道：

維大曆十年，歲在辛卯，十月辛酉朔。六月丙寅，貴妃獨孤氏薨。粤明日，追謚曰貞懿皇后，殯于内殿之西階。十三年十月癸酉，乃命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常衮持節册命，以其月二十五日丁酉，遷座于莊陵，禮也。素紗列位，黼帟周庭，輅升玉綴，軒鞅珠櫺。皇帝悼鸞掖以追懷，感麟迹而增慟，備百禮以殷遣，命六宮而哀送。宗祝薦告，司儀降收，爰詔侍臣，紀垂鴻休。其辭曰：祚祉悠久，寵靈誕受，元魏戚藩，周、隋帝后。五侯迭興，七貴居右，肇啓皇運，光膺文母。纘女是因，以綱大倫，生知陰教，育我蒸人。瑞雲呈彩，瑶星降神，聰明睿智，婉麗貞仁。惟昔天監，搜求才淑，龍德在田，《葛覃》于谷。周姜胥宇，漢后推轂，王業惟艱，嬪風已穆。繼文傳聖，嗣徽克令，不曜其光，乃終有慶。祗奉園寢，肅恭靈命，越在哀煢，聿追孝敬。文織絲組，朱緑玄黄，上供祭服，以祀明堂。法度有節，不待珩璜，篇訓之制，自盈縑緗。叙我邦族，風于天下，始於憂勤，

大曆十年，正是辛卯年，十月辛酉初一。六日丙寅，貴妃獨孤氏去世。第二天，追加謚號爲貞懿皇后，停殯於内殿的西階。十三年十月癸酉，又命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常衮持節册命，在此月二十五日丁酉，遷葬靈柩於莊陵，這是按照禮制辦事。素紗排列於班位，黼紋帳幕環繞殿庭，挽車升挂玉綴，軒檻缺少珠櫺。皇帝哀悼貴妃而更爲追念，看到皇子而内心增痛，備百禮而殷勤遣送，命六宮而舉哀送行。宗祝祭告，司儀降收，於是詔命侍臣，記述皇后的美德。其辭是：運祚悠久，恩寵承受，元魏的戚藩，周、隋的帝后。五侯相繼興起，七貴居於人上，開啓皇朝，光彩可比文母。皇后繼承舊制，振興大的倫教，生而知曉女教，愛育我的子民。瑞雲呈彩，瑶星降神，聰明睿智，婉麗貞仁。往昔上天鑒臨，搜求才淑，皇帝龍德在田尚未即位，后也歌《葛覃》而處幽谷。像周姜的觀察屋宇，同漢后助成大業，王業確實艱難，而嬪妃風教已見肅穆。皇帝承繼文德傳布聖明，皇后也繼嗣徽音，不顯耀自己的光彩，而最終仍有吉慶。皇后敬奉園寢，肅穆地恭奉靈命，超越悲哀與孤獨，追懷孝順敬仰之心。織文絲組，朱緑玄黄，上供祭服，以祀明堂。法度節制，不靠珩璜裝飾，篇章訓誡的制定，寫滿絹册。叙載我們邦族，傳揚風教於天下，自始至終憂勞勤勉，協助助成王化。慈愛厚待諸女，寵愛直

協成王化。慈厚諸女，寵臨下嫁，登進賢才，勞謙日夜。服縉示儉，脱簪申誡，訪問後言，宴游夙退。内和群娣，動有矜誨，外睦諸親，泣辭封拜。闕翟有日，親蠶俟時，忽歸清漢，言復方祇。萬乘悼懷，群臣慕思，玉衣追慶，金鈿同儀。嗚呼哀哉！去昭陽兮窅然，乘雲駕兮何在？人代宛兮如舊，炎凉倏兮已改。翠葆森以成列，素旗儼而相待，言從玉兆之貞，永閟瑶華之彩。别長秋之西苑，過望春兮南登，招帝子于北渚，從母后於東陵。下土清兮動金翠，外無像兮中有馮，合簫挽以攢咽，結雲雨之凄凝。吾君感於幽期，俯層亭而望思，慘嬪嬡以延佇，極容衛以盡時。摇巾袂兮遠訣，隔軒檻兮群悲，不復見兮迴御輦，傷如何兮軫睿慈。下蘭皋兮背芷陽，旌悠悠兮野蒼蒼，帶白花兮掩淚，衣玄帉兮斷腸。當盛明兮共樂，忽幽處兮獨傷，去故廷兮日遠，即新宫兮夜長。襚無文綉之飾，器無珠貝之藏，蓋自我之立制，刑有國之大方。嗚呼哀哉！見送往之空歸，嘆終焉之如此，方士神兮是與非，甘泉畫兮疑復似。遺音在於玉瑱，陳迹留於金戺，獻萬壽兮無期，存《二南》之餘美。

至下嫁，進用賢才，辛勞日夜。服縉以示儉，脱簪以申誡，背後議論能訪問，宴會游樂則早退。宫内協和群妾，常加愛憐訓誨，對外和睦諸親，哭泣辭謝對他們的封授。身加皇后闕翟之服有期，執行皇后親祭先蠶之事有待來時，忽然魂歸霄漢，身入大地。皇帝哀悼，群臣思念，加玉衣以追加皇后的慶典，施金鈿以同皇后之禮儀。嗚呼哀哉！昭陽舊人離去啊幽然不見，乘雲駕啊今何在？人世宛然如舊，炎凉倏忽已改。翠葆的儀仗森然排列，素旗懸挂儼然相待，順應了占卜的美好兆頭，永遠訣别了瑶華的風采。别離在長秋宫的西苑，過望春樓而南登，招帝子之魂於北渚，隨母后於東陵。下土清麗啊金翠摇動，容貌逝去啊我心中依戀，簫管合奏挽歌而凄惋會聚，雲雨集結而凄凉凝成。我君王感懷於幽遠的期待，俯瞰層層亭臺而遠望思念，妃嬪凄慘延佇，悉心護衛魂輀以盡時。巾袖摇動啊遠别，隔軒檻啊同聲悲懷，不能相見啊空回御輦，如此傷心啊聖慈痛切。下蘭草之岸啊背依香草前沿，素旗悠悠啊野蒼蒼，帶白花啊以掩淚，佩玄巾啊腸欲斷。當盛明之時啊與你共樂，忽然孤立獨處啊自感傷悲，離去故廷啊日漸遥遠，來到新宫啊倍感夜長。你衣無文綉來作裝飾，器無珠貝用於收藏，那是你爲自身創立的制度，作爲國家典範遺留萬方。嗚呼哀哉！見送葬者空歸，嘆最終衹能如此，方士召神啊誰能知是與非，甘泉宫的畫像啊我懷疑那還是否是你的音容。遺音尚在玉瑱耳環之間，陳迹還留在金階的兩端，獻萬壽啊已遥遥無期，有《二南》之餘美。

帝追思不已，每事欲極哀情。常衮當代才臣，詔爲哀詞，文旨凄悼，覽之者惻然。華陽公主先葬于城東，地卑濕，至是徙葬，祔於莊陵之園，故哀詞云："招帝子於北渚，從母后于東陵。"乃詔常參官爲挽歌，上自選其傷切者，令挽士歌之。大曆初，

皇帝追念不止，每事都要極盡哀思。常衮是當代才臣，叫他撰作哀詞，文旨凄切悲悼，讀起來叫人悲傷。華陽公主先葬在城東，地低潮濕，此時改葬，祔葬在莊陵園内，因此哀詞中説："招帝子於北渚，隨母后於東陵。"又叫常參官作挽歌，皇上親自挑選其中特别悲傷的，叫挽士歌唱。大曆初年，獨孤后受寵恩遇無人可比，因恩

后寵遇無雙，以恩澤官其宗屬，叔太常少卿卓爲少府監，后兄良佐太子中允。

澤特給她的宗族親屬封官，叔父太常少卿獨孤卓任少府監，兄長獨孤良佐任太子中允。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父遇，官至秘書監。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父名遇，官做到秘書監。

德宗爲魯王時，納后爲嬪。上元二年，生順宗皇帝，特承寵異。德宗即位，册爲淑妃。貞元二年，妃病。十一月甲午，册爲皇后，是日崩於兩儀殿。臨畢，素服視事。既大殮成服，百僚服三日而釋，用晋文明后崩天下發哀三日止之義，上服凡七日而釋。謚曰昭德。初，令兵部侍郎李紓撰謚册文，既進，帝以紓文謂皇后曰“大行皇后”非禮，留中不出。詔翰林學士吴通玄爲之，通玄又云“咨后王氏”，議者亦以爲非，知禮者以貞觀中岑文本撰文德皇后謚册曰“皇后長孫氏”，斯得之矣。五月，葬于靖陵。后母郕國夫人鄭氏請設祭，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自是宗室諸親及李晟、渾瑊、神策六軍大將皆設祭。自啓欑後，日數祭，至發引方止。宰臣韓滉爲哀册。又命宰相張延賞、柳渾撰《昭德皇后廟樂章》，既進，上以詞句非工，留中不下，令學士吴通玄別撰進。初，后爲淑妃，德宗贈后父遇揚州大都督，遇子果眉州司馬，甥侄拜官者二十餘人。永貞元年十一月，徙靖陵，祔葬于崇陵。

德宗爲魯王時，納娶王后爲嬪。上元二年，生下順宗皇帝，特别受寵愛。德宗即位，册封爲淑妃。貞元二年，妃有病。十一月甲午，册立爲皇后，當天在兩儀殿去世。哭祭結束，皇上穿着素服上朝聽政。大殮後，各按親疏關係穿喪服，百官穿三天喪服纔除去，使用晋文明皇后去世時天下舉哀三天而止的禮儀，皇上服喪七天除去喪服。謚號爲昭德。起初，叫兵部侍郎李紓撰作追謚册文，進呈皇上後，皇上因册文中稱皇后爲大行皇后不合禮制，留下不用。叫翰林學士吴通玄重新撰作，吴通玄又説“咨后王氏”，議論者也説不對，通曉禮制的人説貞觀年間岑文本撰作文德皇后謚册稱“皇后長孫氏”，這纔合適了。五月，葬在靖陵。皇后母郕國夫人鄭氏請求設祭，下詔説：“祭筵不能用假花果，要祭的可以聽憑前去。”從此宗室親屬以及李晟、渾瑊、神策六軍大將都設祭。從開啓臨時停柩的欑宫以後，每天祭幾次，到出殯發引纔停止。宰相韓滉撰作哀册文。又叫宰相張延賞、柳渾撰作《昭德皇后廟樂章》，進呈後，皇上因爲詞句不工，留下不用，叫學士吴通玄另外撰作進呈。起初，皇后爲淑妃，德宗追贈后父王遇爲揚州大都督，王遇子王果爲眉州司馬，甥侄授任官職的二十多人。永貞元年十一月，遷徙靖陵，合葬於崇陵。

德宗韋賢妃

德宗韋賢妃，不知氏族所出。初爲良娣，貞元二年，册爲賢妃。性敏惠，言無苟容，動必由禮，德宗深重之，六宫師其德行。及德宗崩，請於崇陵終喪紀，因侍於寢園。元和四年薨。

德宗韋賢妃，不知氏族出處。起初爲良娣，貞元二年，册封爲賢妃。性情機敏聰惠，言語不苟求取悦，行動定遵禮儀，德宗很器重她，六宫學習她的德行。到德宗去世，請求留在崇陵辦完喪事，就此在陵園侍奉。元和四年去世。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琅邪人。曾祖思敬，試太子賓客；祖難得，贈潞州都督，封琅邪郡公；父顏，金紫光禄大夫、衛尉卿。

后幼以良家子選入宫爲才人，順宗在藩時，代宗以才人賜之，時年十三。大曆十三年，生憲宗皇帝，立爲宣王孺人。順宗升儲，册爲良娣。后言容恭謹，宫中稱其德行。順宗即位，疾恙未平，后供侍醫藥，不離左右。屬帝不能言，册禮將行復止。及永貞内禪，册爲太上皇后。元和元年正月，順宗晏駕，五月，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册禮畢，憲宗御紫宸殿宣赦。太后居興慶宫。后性仁和恭遜，深抑外戚，無絲毫假貸，訓厲内職，有母儀之風焉。

元和十一年三月，崩於南内之咸寧殿，謚曰莊憲皇后。初，太常少卿韋縕進謚議，公卿署定，欲告天地宗廟。禮院奏議曰："謹按《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古者天子稱天以誄之，皇后之謚，則讀於廟。《江都集禮》引《白虎通》曰：'皇后何所謚之，以爲於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爲于郊。'《傳》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準禮，賤不得誄貴，子不得爵母。所以必謚于廟者，謚宜受成於祖宗，故天子謚成于郊，后妃謚成于廟。今請準禮，集百官連署謚狀訖，讀于太廟，然後上謚於兩儀殿。既符故事，允合禮經。"從之。初稱謚并云莊憲皇太后，禮儀使鄭絪奏議："秦、漢已來，天子之后稱皇后，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崩亦如之。加太字者，所以别尊稱也。國朝典禮，皆依舊制。開元六年正月，太常奏昭成皇太后謚號，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琅邪人。曾祖名思敬，任太子賓客；祖名難得，追贈潞州都督，封琅邪郡公；父名顏，任金紫光禄大夫、衛尉卿。

王后小時候以良家子選進宫中爲才人，順宗在做藩王時，代宗把王才人賜給了他，當時十三歲。大曆十三年，生憲宗皇帝，立爲宣王孺人。順宗升爲太子，册封她爲良娣。王后言談舉止恭敬，宫中都稱贊她的德行。順宗即位，疾病没有康復，王后侍奉醫藥，不離左右。又趕上皇上不能説話，册封的禮儀準備舉行又停止了。到永貞内禪讓位，册立她爲太上皇后。元和元年正月，順宗去世，五月，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册封禮儀結束，憲宗在紫宸殿宣布大赦。太后住在興慶宫。王后性情仁和謙恭，極力抑制外戚，没有絲毫寬宥，訓勵内職，有母儀的風範。

元和十一年三月，王后在南内的咸寧殿去世，謚號爲莊憲皇后。起初，太常少卿韋縕進呈謚議，公卿大臣簽署决定，準備告祭天地宗廟。禮院奏議説："遵照《曾子問》：'低賤者不爲尊貴者作悼辭，年幼者不爲年長者作悼辭，這是遵照禮法行事。'古時稱上天爲天子作悼辭，皇后的謚號，則於宗廟宣讀。《江都集禮》引《白虎通》説：'皇后應在什麽地方上謚號，認爲應在宗廟。'又説：'皇后没有處理過外間政事，不能在郊廟上謚號。'《傳》説：'所以雖然是天子，必有所尊。'依照禮的規定，低賤者不得爲尊貴者作悼辭，子不得爲母親授爵。所以一定要在宗廟中上謚號，是表示謚號應從祖宗那裏授予再接受過來，因此天子的謚號在郊廟裏授，后妃的謚號在宗廟中上。現在請依照禮的規定，集合百官連署謚狀完畢，在太廟宣讀，然後在兩儀殿上謚號。既符合先例，又適合禮經。"皇上聽從了。起初稱謚號都説莊憲皇太后，禮儀使鄭絪奏議："自秦、漢以來，天子之后稱皇后，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逝後也是如此。加上'太'字，是爲了區别尊稱。本朝典禮，都依照舊制。

以牒禮部，禮部非之。太常報曰：'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后，義繫於子。'此載於史册，垂之不刊。今百司移牒及奏狀，參詳典故，恐不合除太字；如謚册入陵，神主入廟，即當去之。"其年八月，祔葬于豐陵。后生福王綰、漢陽、雲安、遂安三公主。后之祖、父、母、弟見《外戚傳》。

開元六年正月，太常奏議上昭成皇太后謚號，把公文送到禮部，禮部認爲不合適。太常回答説：'入朝稱皇后，它的意義在於與丈夫相聯係；在朝中稱太后，它的意義在於相對子而言。'這都已記載在史書上，傳下來且不能更改。現在百官移交的牒文和奏狀，詳查典故，恐怕還是不應除去'太'字；如果謚册入陵，神主牌位入廟，就應當除去。"這年八月，合葬於豐陵。皇后生福王李綰和漢陽、雲安、遂安三公主。皇后的祖、父、母、弟見於《外戚傳》。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尚父子儀之孫，贈左僕射、駙馬都尉曖之女。母代宗長女昇平公主。

憲宗爲廣陵王時，納后爲妃。以母貴，父、祖有大勳於王室，順宗深寵異之。貞元十一年，生穆宗皇帝。元和元年八月，册爲貴妃。八年十二月，百僚拜表請立貴妃爲皇后，凡三上章，上以歲暮，來年有子午之忌，且止。帝後庭多私愛，以后門族華盛，慮正位之後，不容嬖幸，以是册拜後時。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嗣位，閏正月，册爲皇太后，陳儀宣政殿庭，册曰：

> 嗣皇帝臣名再拜言：伏以正坤元，母天下，符至德以升大號，因景運而飾鴻徽，焕乎前聞，焯彼古訓，以極尊尊親親之義，明因天事地之經，有自來矣。伏惟大行皇帝貴妃，大虹毓慶，霽月披祥，導靈派於昭回，揖殊仁於氣母，範圍百行，表飭六官，學在中闈，流宣陰教，輔佐先聖，勤勞庶工。顧以冲眇，遭罹閔凶，荷成命於守器之時，奉寶圖於鑄鼎之日，哀纏易月，痛巨終天。而四海無虞，萬邦有截，仰惟顧復之德，敢揚聖善之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是尚父郭子儀的孫女，贈左僕射、駙馬都尉郭曖的女兒。母親是代宗長女昇平公主。

憲宗爲廣陵王時，納娶郭后爲妃。因爲母親顯貴，父、祖對王室立有大功，很受順宗的寵遇有別於他人。貞元十一年，生穆宗皇帝。元和元年八月，册封爲貴妃。八年十二月，百官上表請求立貴妃爲皇后，上奏了三次，皇上認爲已到年底，而明年有子午之忌，姑且停下來。皇上後宫多私愛，因郭后的家族貴盛，怕封爲皇后以後，容不下其他寵幸之人，因此册拜推後。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閏正月，册爲皇太后，在宣政殿庭陳設禮儀，册文説：

> 嗣皇帝臣恒再拜言：伏以正位坤元，母儀天下，與至高無上的大德相符得以進升大號，憑依運會而飾以鴻名徽號，發揚往古的前聞，明確那些古訓，來極盡尊敬尊者親近親人之義，闡明遵從天命奉事地祇的經義，有所來源。已故的大行皇帝的貴妃，虹彩吉慶，月霽呈祥，導靈派於光輝，揖殊仁於氣母，諸種品行可爲典範，六宫之人多憑你加以整飭，身居後庭中闈，傳播女教，輔佐先帝，勤勞百工。嗣皇帝在幼小的年齡，遭受大喪，親身接受遺命繼爲太子之日，繼承帝位於先帝升天之時，哀傷過月，悲痛終日。而四海平静，萬邦整肅，仰思養育之恩，敢揚聖明良善之風，恭敬地奉上尊號爲皇太

風，謹上尊號曰皇太后。

是日，百僚稱慶，外命婦奉賀光順門。詔皇太后曾祖贈太保，追封岐國公 敬之贈太傅，太后父駙馬都尉曖贈太尉，母虢國大長公主贈齊國大長公主，后兄司農卿釗爲刑部尚書、鏦爲金吾大將軍。

太后居興慶宫，帝每月朔望參拜，三朝慶賀，帝自率百官詣門上壽。或遇良辰美景，六宫命婦，戚里親屬，車騎駢噎於南内，鑾珮之音，鏘如九奏。穆宗意頗奢縱，朝夕供御，尤爲華侈。太后嘗幸驪山，登石瓮寺，上命景王率禁軍侍從，帝自於昭應奉迎，游豫行樂，數日方還。敬宗即位，尊爲太皇太后。

及寶曆季年，凶徒竊發，昭愍暴殞，内外震駭。宦官迎絳王監國，尋又加害。太皇太后下令曰："大行皇帝睿哲多能，對越天命，宜荷九廟之重，永享億年之祚。豈謂奸妖竊發，矯專神器，蠱惑中外，扇誘群情，駭動神人，釁深梟獍。咨爾江王，聰哲精粹，清明在躬，智算機閑，玄謀雷發，躬率義勇，大清醜類，允膺當璧之符，爰攄枕戈之憤，既殲巨逆，當享豐福。是命爾陟于元后，宜令司空、平章事、晋國公 度奉册即皇帝位。"

文宗孝而謙謹，奉祖母有禮，膳羞珍果，蠻夷奇貢，獻郊廟之後，及三宫而後進御。武宗即位，以后祖母之尊，門地素貴，奉之益隆。既而宣宗繼統，即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於興慶宫，謚曰懿安皇太后，祔葬於景陵。后歷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焉。識者以爲汾陽社稷之功未

后。

這天，百官慶賀，外命婦在光順門祝賀。下詔皇太后曾祖追贈太保，追加岐國公 郭敬之再贈太傅，太后父駙馬都尉郭曖追贈太尉，母虢國大長公主追贈齊國大長公主，皇后兄司農卿郭釗爲刑部尚書，郭鏦爲金吾大將軍。

太后住在興慶宫，皇帝每月初一、十五前去參拜，元旦慶賀，皇上親自率領百官到門上壽。有時遇上良辰美景，六宫命婦，外戚親屬，前往南内車馬擁擠以致堵塞，鑾珮的聲音，鏗鏘如奏樂多次。穆宗辦事多奢侈豪縱，早晚所供用具，尤其華麗奢侈。太后曾駕臨驪山，登上石瓮寺，皇上叫景王帶領禁軍侍衛跟從保護，皇上親自在昭應奉迎，游玩行樂，幾天後纔回來。敬宗即位，尊郭太后爲太皇太后。

到寶曆末年，凶徒變亂，昭愍皇帝暴死，内外震駭。宦官迎立絳王監國，不久又將絳王害死。太皇太后下令說："過世的大行皇帝聰慧多才，德行可配天命，應擔負起皇朝九廟的重任，永享億年的福運。怎料奸邪凶狂之人暗中變亂，竊取帝位，蠱惑内外，煽動群情，驚動神人，比梟獍更加凶狠。可嘆江王，聰慧淳美，清明在身，智算沉着，神謀驟發，親率義勇，清除醜類，已受楚平王當璧之符，又發孔聖人枕戈之憤，既已殲滅大逆，應享受豐厚的福分。即刻命你進升天子，應令司空、平章事、晋國公 裴度奉册即皇帝位。"

文宗孝順且謙恭，侍奉祖母禮敬，美食珍果，以及蠻夷奇異貢品，獻郊廟之後，再送三宫而後纔自己享用。武宗即位，因太后尊爲祖母，門地一向高貴，敬奉更加隆重。不久宣宗繼承大統，宣宗本是郭后的兒子輩，禮儀待遇比前朝更加不同。大中年間郭后在興慶宫去世，謚號爲懿安皇太后，合葬在景陵。郭后經歷七朝，在五朝居太母的尊位，天子行子孫的禮節，福壽顯貴，前後達四十多年，即使漢代的馬、鄧二后，也無法超越。有識之人認爲這是汾陽王拯救社稷之功

泯，復鍾慶於懿安焉。

尚未泯滅，天地又鍾慶於懿安了。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宣宗之母也。蓋内職御女之列，舊史殘缺，未見族姓所出、入宫之由。宣宗爲光王時，后爲王太妃；既即位，尊爲皇太后。會昌六年，后弟光夢車中載日月，光芒燭六合，占者曰："必暴貴。"月餘，武宗崩，宣宗即位，光以元舅之尊，檢校户部尚書、諸衛將軍，出爲平盧節度使。后大中末崩，謚曰孝明。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是宣宗的母親。大概是在内職御女之列，舊史殘缺，不知其家族姓氏的出處和進宫的由來。宣宗爲光王時，鄭后爲王太妃；即位後，尊爲皇太后。會昌六年，后弟鄭光夢見車中載着日月，光芒照耀天地四方，占卜者説："必定暴貴。"一個多月後，武宗去世，宣宗即位，鄭光因爲尊爲元舅，任檢校户部尚書、諸衛將軍，出任平盧節度使。鄭后大中末年去世，謚號爲孝明。

女學士尚宮宋氏

女學士、尚宫宋氏者，名若昭，貝州清陽人。父庭芬，世爲儒學，至庭芬有詞藻。生五女，皆聰惠，庭芬始教以經藝，既而課爲詩賦，年未及笄，皆能屬文。長曰若莘，次曰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莘、若昭文尤淡麗，性復貞素閑雅，不尚紛華之飾。嘗白父母，誓不從人，願以藝學揚名顯親。若莘教誨四妹，有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其言模仿《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顔、閔，其間問答，悉以婦道所尚。若昭注解，皆有理致。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俱召入宫，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嘆。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莘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嘉其節概不群，不以宫妾遇之，呼爲學士先生。庭芬起家受饒州司馬，習藝館内，敕賜第一區，給俸料。

女學士、尚宫宋氏，名若昭，貝州清陽人。父名庭芬，世代以儒學爲業，到宋庭芬時又有文才擅詞章。生有五女，全都非常聰慧，宋庭芬開始教她們經學，然後又教她們寫作詩賦，未到成年，全都能寫作文章。長女名若莘，以下名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莘、若昭兩人文辭尤其淡雅清麗，性情也貞素嫻雅，不喜好華麗的裝飾。曾對父母説，誓不嫁人，情願以才藝學識揚名顯親。若莘教誨這四個妹妹，如同嚴師。著有《女論語》十篇，所述模仿《論語》，用韋逞之母宣文君宋氏代替仲尼，用曹大家等代替顔淵、閔損，其中的問答，全用婦道所崇尚的爲内容。若昭注解，都有思想情趣。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上表推薦。德宗把她們都召進宫裏，用詩賦對她們進行考試，兼問經史中的大義，非常欣賞嘆服。德宗能作詩，和侍臣隨同唱和，也叫宋若莘姊妹應制撰作。每次送呈，没有不説好的。嘉許她們志節氣概不同凡俗，不把她們當宫女侍妾看待，稱爲學士先生。宋庭芬出仕任饒州司馬，習藝館内，皇上下敕賜宅第一所，給俸錢。

元和末，若莘卒，贈河内郡君。自貞元七年已後，宫中記注簿籍，若莘掌其事。穆宗復令若昭代司其職，拜尚宫。姊妹中，若昭尤通曉人事，自憲、穆、敬三帝，皆呼爲先生，六

元和末年，宋若莘去世，追贈河内郡君。從貞元七年以後，宫中的記注簿籍，由宋若莘掌管。穆宗又叫宋若昭代掌此職，授任尚宫。姊妹之中，宋若昭尤其通達人情，自憲、穆、敬三帝，都稱她爲先生，六宫嬪媛、諸王、公主、駙

宮嬪媛、諸王、公主、駙馬皆師之，爲之致敬。進封梁國夫人。寶曆初卒，將葬，詔所司供鹵簿。敬宗復令若憲代司宮籍。文宗好文，以若憲善屬文，能論議奏對，尤重之。

大和中，神策中尉王守澄用事，委信翼城醫人鄭注、賊臣李訓，干竊時權。訓、注惡宰相李宗閔、李德裕，構宗閔險邪，爲吏部侍郎時令駙馬都尉沈[辶義]通賂於若憲，求爲宰相。文宗怒，貶宗閔爲潮州司户，[辶義]柳州司馬，幽若憲於外第，賜死。若憲弟侄女婿等連坐者十三人，皆流嶺表。李訓敗，文宗悟其誣構，深惜其才。若倫、若荀早卒。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

穆宗 恭僖皇后 王氏，越人。父紹卿，婺州 金華令。

后少入太子宮，元和四年生敬宗。穆宗皇帝立爲妃。長慶四年二月尊爲皇太后。昭愍崇重母族，贈紹卿司空，后母張氏贈趙國夫人。文宗即位之初，號寶曆太后。大和八年詔："伏以皇太后與寶曆太后，每有司行遣，稱號未分，禮式非便。稽諸前代，詔令所施，不斥言太后，以宮名爲稱。今寶曆太后居義安殿，宜準故事稱義安太后。"

敬宗郭貴妃

敬宗 郭貴妃，父義，右威衛將軍。

長慶末，以姿貌選入太子宮。敬宗即位，爲才人，生晉王 普。帝以少年有子，復以才人容德冠絶，特寵異之。贈其父禮部尚書，又以兄環爲少府少監，賜第一區。俄册爲貴妃。及昭愍遇盜，宮闈變起，文宗即位，尤憐晉王，有若己子，故貴妃禮遇不衰。大和二年晉王薨，帝深嗟惜，贈

馬都以她爲師，向她致敬。進封梁國夫人。寶曆初年去世，正準備下葬，皇上下詔叫主管部門供給儀仗。敬宗又叫宋若憲代掌宮中簿籍。文宗喜好文學，因宋若憲善作文，能論議奏對，尤其看重她。

大和年間，神策中尉王守澄掌權，信用翼城醫人鄭注和賊臣李訓，干犯竊取政權。李訓、鄭注恨宰相李宗閔、李德裕，誣陷李宗閔奸邪，在任吏部侍郎時，叫駙馬都尉沈[辶義]結交賄賂宋若憲，求做宰相。文宗發怒，貶李宗閔爲潮州司户，沈[辶義]爲柳州司馬，把宋若憲幽禁在外宅，賜死。若憲弟、侄、女、婿等受牽連獲罪的十三人，都流放嶺表。李訓敗露，文宗醒悟宋若憲是受誣陷，很可惜她的才華。宋若倫、宋若荀都很早去世。

穆宗 恭僖皇后 王氏，越人。父名紹卿，任婺州 金華令。

王后小時候進入太子宮，元和四年生敬宗。穆宗皇帝立她爲妃。長慶四年二月尊爲皇太后。昭愍皇帝尊崇母親家族，追贈王紹卿爲司空，王后母張氏追贈爲趙國夫人。文宗即位初年，號爲寶曆太后。大和八年下詔："皇太后和寶曆太后，每逢有關部門行文辦事，稱號不分，禮節不便。稽考前代，詔令行文不直説太后，以宮名爲稱號。現在寶曆太后住在義安殿，應按舊例稱義安太后。"

敬宗 郭貴妃，父名義，任右威衛將軍。

長慶末年，因儀態容貌出衆選入太子宮。敬宗即位，爲才人，生晉王 李普。皇帝因少年得子，又因她容貌才德無與倫比，特别寵愛她。追贈其父爲禮部尚書，又以其兄郭環爲少府少監，賜宅第一所。不久册封爲貴妃。昭愍皇帝遇盜，宮闈發生變亂以後，文宗即位，尤其愛憐晉王，如同己子，因此對貴妃的尊禮待遇毫無減損。大和二年晉王死去，皇上深深爲之嘆惜，追贈爲悼

曰悼懷太子。

懷太子。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福建人。初，入十六宅爲建安王侍者，元和四年十月，生文宗皇帝。寶曆三年正月，敬宗遇弒，中尉王守澄率兵討賊，迎江王即位。文宗踐祚之日，奉册曰："嗣皇帝臣名言：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必以孝敬奉於上，慈惠浹於下，極誠意以厚人倫，思由近以及遠，故自家而刑國。以臣奉嚴慈之訓，承教撫之仁，而長樂尚鬱其鴻名，內朝未崇於正位，則率土臣子，勤勤懇懇，延頸企踵，曷以塞其心乎！是用特舉彝章，式遵舊典，稽首再拜，謹上穆宗睿文惠孝皇帝妃尊號曰皇太后。伏惟與天合德，義申錫慶，允釐陰教，祗修內則。廣六宮之教，參十亂之功，頤神保和，弘覆萬有。"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福建人。起初，進入十六宅爲建安王的侍者，元和四年十月，生文宗皇帝。寶曆三年正月，敬宗遇弒，中尉王守澄率兵討賊，迎接江王即位。文宗即位那天，奉册文說："嗣皇帝臣昂言：古代聖哲君王擁有天下，一定要用孝敬奉侍於上，用慈惠潤澤群下，極盡誠意來加深人倫教化，想由近到遠，因此從治家而達到治國。臣下我遵奉嚴慈的恩訓，承受教導撫育這樣的仁愛，而長樂慈親尚未有大名，內朝尚未尊號正位，舉國臣子，勤勤懇懇，延頸企踵，如何滿足其願望！爲此特持常章，遵循舊典，稽首再拜，敬上穆宗睿文惠孝皇帝妃尊號爲皇太后。與天德相合，按道義申明國慶，管理婦教，恭修內則。擴大天子六宮的教化，參與武王十亂的功業，安神保和，庇養萬物。"

后因亂去鄉里，自入王邸，不通家問，别時父母已喪，有母弟一人。文宗以母族鮮親惟舅獨存，詔閩、越連率於故里求訪。有户部茶綱役人蕭洪，自言有姊流落。估人趙縝引洪見后姊徐國夫人女婿呂璋，夫人亦不能省認，俱見太后，嗚咽不自勝。上以爲復得元舅，遂拜金吾將軍、檢校户部尚書、河陽懷節度使，遷檢校左僕射、鄜坊節度使。

蕭后因戰亂離開家鄉，自從進了王邸，就與家裏不通音訊，離開的時候父母已死亡，有同母弟一人。文宗因她母族少親戚，衹有這一個舅舅還在，下詔命閩、越地方長官在她的故鄉尋找。有個户部茶綱的役人蕭洪，自己説有姊流落在外。商人趙縝帶蕭洪去見蕭后姊徐國夫人的女婿呂璋，徐國夫人也認不清，一起去見太后，太后禁不住嗚咽哭泣。皇上以爲找到了元舅，就授任他爲金吾將軍、檢校户部尚書、河陽懷節度使，升任檢校左僕射、鄜坊節度使。

先是，有自神策兩軍出爲方鎮者，軍中多資其行裝，至鎮三倍償之。時有自左軍出爲鄜坊者，資錢未償而卒于鎮，乃徵錢於洪。宰相李訓雅知洪詐稱國舅，洪懼，請訓兄仲京爲鄜坊從事以彌縫之。洪恃與訓交，不與所償；又徵於卒者之子，洪俾其子接訴於宰相，李訓判絶之。左軍中尉仇士良深銜之。時有閩人蕭本者，

在此之前，有從左右神策軍外任到方鎮的，軍中大多資助行裝，到鎮後三倍償還。當時有個從左神策軍外任到鄜坊的人，資助的錢還没有償還便死在鎮上，左神策軍就向蕭洪討錢。宰相李訓心裏一直明白蕭洪是詐稱國舅，蕭洪害怕，請李訓兄李仲京任鄜坊從事來彌縫這事。蕭洪依仗與李訓有交往，不償還欠錢；左神策軍又向死者的兒子索要，蕭洪讓他兒子向宰相申訴，李訓判處爲拒絶還錢。左軍中尉仇士良很忌恨。當時有

復稱太后弟，士良以本上聞，發洪詐假，自鄜坊追洪下獄，御史臺按鞫，具服其僞，詔長流驩州，賜死于路，趙縝、吕璋亦從坐。

個閩人名叫蕭本，又稱自己是太后之弟，仇士良把蕭本之事告訴了皇上，揭發蕭洪的僞詐行徑，從鄜坊追捕回蕭洪關進監獄，御史臺審訊，招認是詐騙，皇帝下詔命長流驩州，在路上賜死，趙縝、吕璋也受牽連獲罪。

洪以僞敗，謂本爲真，乃拜贊善大夫，賜緋龜，仍追封其曾祖倰爲太保，祖聰爲太傅，父俊爲太師，賜與巨萬計。本，福建人，太后有真母弟，孱弱不能自達，本就之，得其家代及内外族屬名諱，復士良保任之，上亦不疑詐妄。本歷衛尉少卿、左金吾將軍。開成二年，福建觀察使唐扶奏，得泉州晋江縣人蕭弘狀，自稱是皇太后親弟，送赴闕庭，詔送御史臺按問，事皆僞妄，詔逐還本貫。

蕭洪的僞詐敗露以後，朝廷認爲蕭本是真的，就任他爲贊善大夫，賜緋袍龜玉，并追封他曾祖蕭倰爲太保，祖蕭聰爲太傅，父蕭俊爲太師，賞賜多以萬計。蕭本，是福建人，太后有個真的同母弟，懦弱不敢自行申明，蕭本接近他，得知了他的家世和内外親屬的名字，又有仇士良擔保，皇上也不懷疑是詐騙。蕭本歷任衛尉少卿、左金吾將軍。開成二年，福建觀察使唐扶上奏，説得到泉州晋江縣人蕭弘遞上的文狀，自稱是皇太后的親弟，送到朝廷，下令送到御史臺訊問，結果事情都屬詐僞，下詔將他驅逐回原籍。

開成四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章，論蕭本僞稱太后弟，云："今自上及下，異口同音，皆言蕭弘是真，蕭本是僞。請追蕭弘赴闕，與本證明。若含垢於一時，終取笑於千古。"遂詔御史中丞高元裕、刑部侍郎孫簡、大理卿崔鄖三司按弘、本之獄，具，并僞。詔曰：

恭以皇太后族望，承齊、梁之後，僑寓流滯，久在閩中。慶靈鍾集，早歸椒掖，終鮮兄弟，常所咨嗟。朕自臨御已來，便遣尋訪，冀得諸舅，以慰慈顔。而奸濫之徒，探我情抱，因緣州里之近，附會祖先之名，覬幸我國恩，假托我外族。蕭洪之惡迹未遠，蕭本之覆轍相尋，弘之本末，尤更乖戾。三司推鞫，曾無似是之踪；宰臣參驗，見其難容之狀。文款繼入，留中久之。朕於視膳之時，頻有咨稟，恭聞處分，惟在真實。丐沐墮桑，既無

開成四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奏章，議論蕭本假稱是太后弟的事情，説："現在從上到下，異口同聲，都説蕭弘是真的，蕭本是假的。請將蕭弘追回朝廷，和蕭本對證。如果受辱於一時，終將取笑於千古。"於是下詔叫御史中丞高元裕、刑部侍郎孫簡、大理卿崔鄖三司審問蕭弘、蕭本的案子，審問完畢，結果都是假的。皇帝下詔説：

朕恭敬地以爲皇太后的家族郡望，是繼承了齊、梁的後代，僑居流徙，長期流落在閩中。吉祥靈氣鍾愛會集，早已歸於椒房後宫，然始終缺少兄弟，常感嘆息。朕自從即位以來，就派人尋訪，希望找到各位舅舅，用來安慰慈親。然而邪濫之徒，深知朕的情懷，憑藉州里相近，附會祖先之名，希冀僥幸國恩，假托朕的外族。蕭洪的惡迹還未遠，蕭本又重蹈覆轍，蕭弘的本末尤其乖背可憎。三司推審查問，毫無相似之處；宰相參預查驗，方見其難容之狀。文款相繼奏報，留在内宫好久。朕在太后宫中視膳之時，屢有禀告且咨詢良策，恭聽皇太后處分，皇太后叫衹求真實。企求皇室出身，既

可驗；鑿空作僞，豈得更容。據其罪狀，合當極法，尚爲含忍，投之荒裔。蕭本除名，長流愛州；蕭弘配流儋州。

無可驗證，憑空捏造詐僞，豈能再度容忍。依據其罪狀，應處以極刑，還是爲之容忍下來，流放到荒遠之地。蕭本除名，長流愛州；蕭弘配流儋州。

初，蕭洪詐稱國舅十數年，兩授旄鉞，寵貴崇於天下。蕭本因士良鄉導，發洪之詐，聯歷顯榮。及從諫奏論，僞迹難掩，而太后終不獲真弟。

起初，蕭洪詐稱國舅十多年，兩次出任節鎮，恩寵富貴高於天下。蕭本通過仇士良引導，揭發蕭洪的僞詐，歷任顯貴榮寵之職。到劉從諫奏論，僞詐之迹難以掩蓋，而太后終於没找到真弟弟。

文宗孝義天然，大和中，太皇太后居興慶宫，寶曆太后居義安殿，皇太后居大内，時號三宫太后。上五日參拜，四節獻賀，皆由複道幸南内，朝臣命婦詣宫門起居，上尤執禮，造次不失。有司嘗獻新苽、櫻桃，命獻陵寢宗廟之後，中使分送三宫、十宅。初，有司送三宫物，一例稱賜。帝曰："物上三宫，安得名賜？"遽取筆塗籍，改賜爲奉。開成中正月望夜，帝於咸泰殿陳燈燭，奏《仙韶樂》，三宫太后俱集，奉觴獻壽，如家人禮，諸親王、公主、駙馬、戚屬皆侍宴。上性恭儉，延安公主衣裾寬大，即時遣還，罰駙馬竇澣兩月賜錢。武宗即位，供養彌謹。蕭太后徙居積慶殿，號積慶太后。會昌中崩，謚曰貞獻。

文宗天生孝順仁義，大和年間，太皇太后住在興慶宫，寶曆太后住在義安殿，皇太后住在大内，當時號稱三宫太后。皇上五天參拜一次，四節獻禮道賀，皇上都要從複道前往南内，朝臣命婦則到宫門問候起居，皇上尤其執行禮制，即使再倉促也不隨便。有關部門曾貢獻新苽、櫻桃，叫獻陵寢宗廟以後，由宦官使者分送三宫、十宅。起初，有關部門送給三宫的物品，一律稱賜。皇上説："物品送上三宫，怎能叫賜？"馬上拿筆塗掉，把"賜"改爲"奉"。開成年間正月十五晚，皇上在咸泰殿擺設燈燭，奏《仙韶樂》，三宫太后都來到了，舉杯獻壽，如家人之禮，親王、公主、駙馬、親戚都在座陪宴。皇上性情恭順儉樸，延安公主衣裾寬大，就立即將她送回去，罰駙馬竇澣兩個月的賜錢。武宗即位，供養更加恭敬謹慎。蕭太后遷居積慶殿，稱積慶太后。會昌年間去世，謚號爲貞獻。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武宗昭肅皇帝之母也。事闕。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是武宗昭肅皇帝之母。事迹闕失。

武宗王賢妃

武宗王賢妃。事闕。

武宗王賢妃。事迹闕失。

宣宗元昭皇后鼂氏

宣宗元昭皇后鼂氏，懿宗皇帝之母也。事闕。

宣宗元昭皇后鼂氏，是懿宗皇帝之母。事迹闕失。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僖宗皇帝之母也。事闕。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是僖宗皇帝之母。事迹闕失。

昭宗積善皇后何氏

昭宗積善皇后何氏，東蜀人。入侍壽王邸，婉麗多智，特承恩顧，生德王、輝王。昭宗即位，立爲淑妃。乾寧中，車駕在華州，册爲皇后。國家自乾符已後，盗滿天下，妖生九重，宫廟榛蕪，奔播不暇。景福之際，奸臣内侮，后於蒙塵薄狩之中，嘗膳禦侮，不離左右。左闕、右輔之幸，時事危迫，后消息撫御，終獲保全。自岐下還京，崔胤盡誅黄門宦官，每宣論宰臣，但令宫嬪來往。是時國命奪於朱氏，左右前後，皆是汴人，宫中動息，雖纖芥必聞于朱全忠。宫人常懷惴栗，帝后垂泣相視。

天祐初，全忠逼遷輿駕，東幸洛陽。其年八月，昭宗遇弑。翌日，宰相柳璨、獨孤損等詐宣皇后令云："帝爲官人害，輝王祚宜升帝位。"仍尊后爲皇太后。遭罹變故，迫以凶威，宫中哭泣，不敢聲聞于外。明年十二月，全忠將僭位，先行九錫，然後受禪。全忠牙將蔣玄暉在洛陽宫知樞密，與太常卿張廷範私議云："山西、河北未平，禪代無利，請俟蕩定。"欲有咨諫。宣徽副使趙殷衡素與張、蔣不協，且欲代知樞密事，因使于梁，誣告云："玄暉私於何太后，相與盟詛，誓復唐室，不欲王受九錫。"全忠大怒，即日遣使至洛陽，誅玄暉、廷範、柳璨等，太后亦被害於積善宫，又殺宫人阿秋、阿虔，仍廢太后爲庶人。

贊曰：坤德既軌，彤管有煒。韋、武喪邦，毒侔蛇虺。陰教斯僻，嬪風寖毀。賢哉長孫，母儀何偉。

昭宗積善皇后何氏，東蜀人。入侍壽王邸，柔媚多姿而多智，特別受寵愛，生德王、輝王。昭宗即位，立爲淑妃。乾寧年間，皇帝車駕在華州，册封她爲皇后。國家從乾符以後，盗賊滿天下，妖氣生於九重深宫，宫廟荒蕪，流亡遷徙。景福年間，奸臣内侵，皇后蒙受風塵在出逃之中，親嘗御膳抗禦内侵，不離皇帝左右。出走左闕、右輔之時，時事危急，皇后安撫應付，最後得以保全。從岐下回京，崔胤將宦官全部誅殺，遇要宣諭宰相，衹叫宫嬪往來傳達。這時國家大權被朱氏竊奪，左右前後，都是汴人，宫中動静，即使再細微朱全忠也會知道。宫人惴惴不安，帝后垂淚相對。

天祐初年，朱全忠逼迫皇帝輿駕遷出，東去洛陽。這年八月，昭宗被弑殺。第二天，宰相柳璨、獨孤損等人詐稱宣布皇后令説："皇帝被官人謀害，輝王李祚應升帝位。"并尊奉皇后爲皇太后。遭遇如此變故，又迫於凶賊的威勢，宫中哭泣，聲音却不敢被外面聽到。第二年十二月，朱全忠準備越分即帝位，先行九錫加賜之禮，然後接受皇帝禪讓。朱全忠的牙將蔣玄暉在洛陽宫任樞密，和太常卿張廷範私下商議説："山西、河北尚未平定，禪讓取代没有好處，請等候兩地平定了再辦。"準備有所勸諫。宣徽副使趙殷衡一向與張廷範、蔣玄暉不和，并想取代他掌管樞密事，藉出使到梁的機會，誣告説："蔣玄暉和何太后私通，相互盟詛，發誓恢復唐室，不想讓大王接受九錫。"朱全忠大怒，當天就派使者來到洛陽，誅殺了蔣玄暉、張廷範、柳璨等人，太后也在積善宫中被害，又殺了宫人阿秋、阿虔，并廢太后爲庶人。

贊曰：宫闈的德行既走上正軌，女史用彤管記事也顯得光輝耀目。韋氏、武氏傾覆邦國，惡毒可比蛇虺。女教因此走入邪途，嬪妃風教因而漸漸被毁。賢德的長孫皇后，母儀何等盛偉。

舊唐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三

李　密

李密字玄邃，本遼東 襄平人。魏司徒弼曾孫，後周賜弼姓徒何氏。祖曜，周太保、魏國公；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皆知名當代。徙爲京兆 長安人。

密以父蔭爲左親侍，嘗在仗下，煬帝顧見之，退謂許公 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 許公對曰："故蒲山公 李寬子密也。" 帝曰："個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 他日，述謂密曰："弟聰令如此，當以才學取官，三衛叢脞，非養賢之所。" 密大喜，因謝病，專以讀書爲事，時人希見其面。嘗欲尋包愷，乘一黄牛，被以蒲韉，仍將《漢書》一帙挂於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書讀之。尚書令、越國公 楊素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 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書，答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悦，謂其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 於是玄感傾心結托。

大業九年，煬帝伐高麗，使玄感於黎陽監運。時天下騷動，玄感將謀舉兵，潛遣人入關迎密，以爲謀主。

李密字玄邃，原本是遼東 襄平人。魏時司徒李弼的曾孫，後周賜李弼姓徒何氏。祖父名曜，後周時爲太保、魏國公；父名寬，隋時爲上柱國、蒲山公。在當代都很有名。後遷徙爲京兆長安人。

李密因父親功績得任爲左親侍，曾在儀衛之中，煬帝看見了他，退朝後對許公 宇文述説："剛纔左儀衛中那個黑面小兒是誰?" 許公回答説："已故蒲山公 李寬的兒子李密。" 皇帝説："這個小兒顧盼的神態很異常，不要叫他值宿警衛了。" 一天，宇文述對李密説："小弟這麽聰明，應當靠才學來進取官職，三衛煩雜，不是培養賢才的地方。" 李密很高興，因此推托有病，把讀書當作惟一重要的事情來做，當時人很少能見到他的面。他曾經準備去尋找包愷，乘一頭黄牛，牛身上披着墊，還把一帙《漢書》挂在牛角上，一手牽着繮繩，一手翻着書閲讀。尚書令、越國公 楊素在路上看到，在後面勒起馬繮跟隨着，趕上後，問道："什麽地方的書生，這樣勤學?" 李密認識越國公，就從牛背上下來接連叩拜，自報姓名。楊素又問他讀什麽書，回答説：《項羽傳》。越國公感到很驚奇，和他談話後非常高興，對自己的兒子楊玄感等人説："我觀察李密的見識氣度，你們確實趕不上。" 於是楊玄感誠心結交他。

大業九年，煬帝討伐高麗，派楊玄感在黎陽監督運輸。當時天下騷動，楊玄感準備策劃起兵，偷偷派人進關迎接李密，用他作爲謀士。李

密至，謂玄感曰："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朔，賫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擒，此計之上也。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若經城勿攻，西入長安，掩其無備，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固當必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頓堅城之下，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今百官家口，并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

密到來以後對楊玄感說："現在天子出征，遠在遼外，此地距離幽州，遠隔千里，南面有大海的阻隔，北面有胡戎的憂患，中間這一條道路，按理極其艱難危險。現在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直入薊地，直接卡住了他們的咽喉之地。隋軍前面有高麗軍隊，後退又没有了歸路，不過十天半月，他們帶的糧食必定用完。舉旗一召，其兵衆就會自動投降，不用交戰就可擒獲，這是上等計策。關中處在四面險要之中，是物産富饒之地，有個衛文昇，不值得在意。如果經過城池而不進攻，向西直入長安，乘其不備而進攻，天子即使返回，已經失去襟帶險地。憑藉險勢臨對敵兵，肯定能够取勝，這是萬無一失的形勢，這是中等計策。假若就近攻打，先入東都，屯駐在堅固的城下，勝敗確實不可預知，這是下等計策。"楊玄感說："公的下等計策，就是我的上等計策，現在朝廷百官的家屬，都在東都，如果不奪取它，怎麽能震動人心？而且經過城池不攻取，用什麽顯示威力？"李密的計策就没有被采用。

玄感既至東都，頻戰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内史舍人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玄感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既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側，必爲所誤，請斬之以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圖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

楊玄感到達東都以後，屢戰屢勝，自以爲天下人都會響應，成功衹在早晚。俘獲内史舍人韋福嗣以後，又信任他用作心腹，所以軍事作戰之事，不專歸李密負責。韋福嗣本來就不是共同謀劃起事的人，因戰敗被俘，每次計劃籌謀，都持兩端。楊玄感後來讓他撰寫檄文，韋福嗣堅決推辭不肯，李密揣出其中的情由，就對楊玄感說："韋福嗣既不是我們的同盟，其實心懷觀望態度。明公剛開始興建大業，就讓奸邪小人留在身邊，必定會被他耽誤，請斬殺了他用來示衆，纔能安定。"楊玄感說："哪至於這樣！"李密知道楊玄感不采納自己的意見，退下對親近的人說："楚公喜歡造反却不圖謀取勝，怎麽辦？我們這些人如今定成俘虜了！"後來楊玄感準備向西進軍，韋福嗣最終逃回了東都。

隋左武衛大將軍李子雄坐事被收，繫送行在所，於路殺使者，亡投玄感，乃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

隋左武衛大將軍李子雄因事獲罪被收禁，押送去皇帝臨時住所，在路上他殺了押送使者，逃跑投奔了楊玄感，於是勸楊玄感儘快稱帝。楊玄感問李密，李密說："過去陳勝自己要稱王，張耳諫勸而被屏棄於外；魏武帝準備求取九錫稱

見疏。今者密若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強，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乃欲急自尊崇，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

及隋將宇文述、來護兒等率軍且至，玄感謂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陽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紿衆。”因引軍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宫，密諫之曰：“公今詐衆西入，事宜在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不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兵遂及，玄感敗。密乃間行入關，爲捕者所獲。

時煬帝在高陽，密與其黨俱送帝所，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菹醢。今在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然之。其多有金者，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之。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市酒食，每夜宴飲，喧嘩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邯鄲，密等七人穿墻而遁。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密又捨去。詣淮陽，隱姓名，自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鬱陶傷寸心。野平葭葦合，村荒藜藿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沾襟。沾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

帝，荀彧勸止因此而被疏遠。現在李密我如果直言，恐怕還會步張耳 荀彧二人後塵；如果阿諛奉順旨意，又不是我李密的本意。爲什麽呢？從起兵以來，雖然接連取勝，至於各郡縣，却没有順從的。東都守備還很强，天下救兵不斷到來。公應當身先士卒，儘早平定關中，現在却要急着自己稱帝，怎能給人顯示出不以天下爲懷呢！”楊玄感笑着停止了這一打算。

等隋將宇文述、來護兒等率軍快要到來時，楊玄感對他説：“有什麽計策？”李密説：“元弘嗣統率强兵駐在隴右，現在可以謊稱説他造反，派使者來迎接公，因此而入關，可以哄騙住衆人。”於是楊玄感帶軍向西進發。到達陝縣，想要圍攻弘農宫，李密勸阻他説：“公現在詐騙衆人西進，應該迅速行事，况且追兵馬上就到，怎能停留！如果前面不能占據險關，後退没有地方可守，大衆一散，憑什麽保全自己？”楊玄感不聽，於是包圍弘農宫，三天攻不下，纔帶兵西進。到達閿鄉，追兵就趕上了，楊玄感失敗。李密從小道逃入關，被巡捕的人捉獲。

當時煬帝在高陽，李密和他的同黨一起被送往皇帝臨時住所，李密對那些人説：“我們的性命，就像早晨的露水，如果到了高陽，必定變成肉醬。現在在路上，還可以想辦法，怎能自投羅網受人屠戮，不考慮逃避啊！”大家都認爲對。其中有許多人帶有金子，李密叫他們拿出來給押送使者説：“我們死的那天，希望用它把我們埋了，剩下的就全用作報恩。”使者貪圖那些金子，答應了。等出了關外，防備慢慢放鬆了，李密讓他們買來酒食，每天晚上宴飲，整夜喧嘩，使者并不在意。走到邯鄲，李密等七人越墻而逃。到平原賊帥郝孝德處，郝孝德對他們不很禮敬，李密又離去。到淮陽，隱瞞姓名，自稱劉智遠，招集學生進行教授，過了幾個月，鬱鬱不得志，作五言詩説：“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鬱陶傷寸心。野平葭葦合，村荒藜藿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沾襟。沾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會，千古傳名謚。寄言世

時運會，千古傳名謚。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佗，下縣捕之，密又亡去。

上雄，虛生真可愧。"詩寫成後流下幾行淚。當時有人奇怪，把這事告訴了太守趙佗，趙佗下令縣裏收捕他，李密又逃離了。

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往歸之。或有知密是玄感亡將，潛勸讓害之，讓囚密於營外。密因王伯當以策干讓曰："當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鋭兵盡於遼東，和親絶於突厥，方乃巡游揚、越，委棄京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士馬精勇，席卷二京，誅滅暴虐，則隋氏之不足亡也。"讓深加敬慕，遽釋之。遣説諸小賊，所至皆降。密又説讓曰："今兵衆既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弊，大敵一臨，死亡無日矣！未若直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勇馬肥，然後與人爭利。"讓以爲然。自是破金隄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

時逢東郡賊帥翟讓聚衆萬餘人，李密前去投奔他。有人知道李密是楊玄感的逃亡將領，悄悄勸翟讓殺害他，翟讓把李密囚禁在營外。李密通過王伯當拿出策略求見翟讓説："當今在上面的皇上昏庸無道，在下面的百姓怨聲載道，精鋭兵力都在遼東，和突厥的和親又斷絶，現在又巡游揚、越，放棄京城，這也是劉邦、項羽奮起的機會。以足下的雄才大略，兵士勇敢戰馬精良，占有兩京，誅滅暴虐之徒，那麽隋朝就不足以滅亡了。"翟讓深深加以敬慕，立即釋放了他。派李密游説各路小賊寇，所到之處賊寇都歸降了。李密又勸説翟讓説："現在兵力已經很多，糧食没有來源，假如曠日持久，就會人馬困乏，大敵一來，死期就没幾天了！不如直取滎陽，休整部隊聚積糧食，等馬肥兵勇，然後再和他們爭利。"翟讓認爲很對。從此攻破金隄關，掠取滎陽各縣城堡，大多拿下。

滎陽太守楊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曾爲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而擒之。公但列陣以待，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木林間設伏。讓與戰不利，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陁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别統所部。密軍陣整肅，凡號令兵士，雖盛夏皆若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皆頒賜麾下，由是人爲之用。尋復説讓曰："昏主蒙塵，播蕩吴、越，群兵競起，海内飢荒。明公以英傑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群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盗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

滎陽太守楊慶和通守張須陁帶兵討伐翟讓，翟讓曾被張須陁打敗過，聽説他來，很恐懼，準備遠遠避開。李密説："張須陁勇猛而没有謀略，軍兵又屢次取勝，既驕傲又凶狠，可一戰而擒獲他。公衹要列陣等待，我替公打敗他。"翟讓不得已，率軍準備出戰，李密分出一千多人埋伏在樹林間。翟讓和敵軍交戰失利，漸漸退却，李密派伏兵從後面突襲，張須陁兵衆潰敗，李密和翟讓又合力進擊，大敗敵軍，於是在陣前斬殺了張須陁。翟讓於是派李密另外統率一部軍隊。李密的軍陣整齊嚴肅，凡對士兵發出號令，即使盛夏都會感到尤如背負霜雪。自己穿用很儉樸，所獲得的金銀珠寶都分贈給部下，因此人人爲他效命。不久又勸説翟讓説："現在昏庸的君主離京在外，流亡吴、越，四處競相起兵，海内饑荒連年。明公您有英雄豪傑之才，而又統率着勇猛的軍隊，應當掃清天下，消滅各路頑凶，怎可在草莽間求食，長期做小盗而已。現在東都的士民百

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别議之。"

姓，内外離心，留守的各官員，政令不統一。明公您親自率領大軍，乘其不備直取興洛倉，分發粟米來救濟貧窮之人，遠近誰不歸附？百萬軍隊，一朝即可招集，先發制人，這個機會不能失去！"翟讓説："我出身於田畝之間，企望遠達不到這麽高，一定要照此謀取，請君先出動，我帶各軍殿後。奪取糧食之時，另當别論。"

大業十三年春，密與讓領精兵千人出陽城北，逾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人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絶，衆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號爲魏公。二月，於鞏南設壇場，即位，稱元年，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房彦藻爲左長史，邴元真爲右長史，楊得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拜翟讓爲司徒，封東郡公。單雄信爲左武候大將軍，徐世勣爲右武候大將軍，祖君彦爲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

大業十三年春，李密與翟讓率領精兵一千人從陽城以北出發，越過方山，從羅口襲取興洛倉，打敗敵軍。打開糧倉任人取拿，老少或抱或背，路上不斷，多達數十萬人。隋越王楊侗派虎賁郎將劉長恭率步軍騎兵二萬五千人討伐李密，李密一戰而打敗他，劉長恭僅自身幸免。翟讓於是推舉李密爲主，號稱魏公。二月，在鞏南設立登基大典的壇場，即位，稱元年，他所發下的文書下署爲行軍元帥魏公府。任命房彦藻爲左長史，邴元真爲右長史，楊得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任命翟讓爲司徒，封爲東郡公。單雄信爲左武候大將軍，徐世勣爲右武候大將軍，祖君彦爲記室，其餘的人封爵授官高低不等。於是在洛口建成周圍達四十里的城來居住。

長白山賊孟讓率所部歸密，鞏縣長柴孝和、侍御史鄭頤以鞏縣降密。隋虎賁郎將裴仁基率其子行儼以武牢歸密，拜爲上柱國，封河東郡公。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三萬餘人襲迴洛倉，破之，入東都，俘掠居人，燒天津橋，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虎賁郎將高毗、劉長林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城，隋軍敗走。密復下迴洛倉而據之，大修營壍，以逼東都，仍作書以移郡縣曰：

長白山賊寇孟讓率部下人馬歸順李密，鞏縣長柴孝和、侍御史鄭頤獻鞏縣投降李密。隋虎賁郎將裴仁基率其子裴行儼獻武牢歸順李密，任爲上柱國，封河東郡公。於是派裴仁基和孟讓率領三萬多軍兵襲擊迴洛倉，攻下那裏，進入東都，俘掠居民，焚燒天津橋，東都出兵迎戰，裴仁基等人大敗，僅自身幸免。李密又親自率兵三萬人進逼東都，將軍段達、虎賁郎將高毗、劉長林等出兵七萬抵抗，在舊的都城交戰，隋軍失敗逃走。李密又攻下迴洛倉而後據守那裏，大修營壘深挖壕溝，據以逼近東都，并作檄文傳發郡縣説：

> 自元氣肇闢，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爲司牧。是以羲、農、軒、頊之后，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祇畏上玄，愛育黔首，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朽

> 自從天地開闢，有了人類，爲此設立帝王，作爲管理者。所以伏羲、神農、軒轅、顓頊這樣的君王，唐堯、虞舜、夏禹、商湯這樣的天子，没有不敬畏上天，愛護撫育平民的，終日自强不息，恭慎小心，危險如駕

索而同危，履春冰而是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己。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治致升平，驅之仁壽。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世。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寶，胠篋以取神器。及纘承負扆，狼虎其心，始曀明兩之暉，終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獍，便行鴆毒。禍深於莒僕，釁酷於商臣，天地難容，人神嗟憤。州吁安忍，閼伯日尋，劍閣所以懷凶，晉陽所以興亂，甸人爲罄，淫刑斯逞。夫九族既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光大。况復隳壞盤石，剿絶維城，脣亡齒寒，寧止虞、虢，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聚麀，人倫之體，别於内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敤首之賢，翻見齊襄之耻。逮於先皇嬪御，并進銀鐶；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鷄鳴於詰旦，雄雉恣其群飛，衵衣戲陳侯之朝，穹廬同冒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機，未曉求衣，昃晷不食。大禹不貴於尺璧，光武不隔於支體，以是憂勤，深慮幽枉。而荒湎于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聲伎，常居窟室，每藉糟丘。朝謁罕見其身，群臣希睹其面，斷决自此

馭腐朽的繩索，憂懼像走在春天的冰上。因此一件事安排不當，他們好像是自己把它推入水中而感到慚愧；一人犯罪，也要下車悲泣引以自咎。謙虚有德深痛自責，憂勞而切實地罪己。普天之下，境域之内，東到大海西到大漠，北從沙漠南到丹穴，没有哪個君王不使下民安居樂業，掘井耕田，治理以達到天下太平的，同時又使他們都達到有德而長壽。所以下民敬愛他如同父母，尊敬他就像神明，因此能在位多年，國運延長許多世。没有哪個君王以暴虐對人，却能在位善終的。隋朝楊氏以前因處在周朝末年，騙取周帝預受臨終之命，藉助女兒爲后而圖謀帝位，撬開箱子而盜取神器，等到當今皇上更發揚其父祖這方面的業績繼承皇位，心如虎狼，開始遮晦太子之輝，後來就奪取皇儲之位。先皇病危，在宫中侍病，於是做出梟獍食父母的惡事，便進行毒害。罪過比莒僕殺父還要深重，手段比商臣弑父更加殘酷，天地難容，人神共憤。衛國州吁都無法容忍，高興氏之子閼伯都日尋干戈進行討伐，在劍閣的蜀王楊秀因此心懷惡念，在晉陽的漢王楊諒所以起兵，百姓爲此被殺光，刑罰在此時也已濫用。九族和睦，唐堯已闡揚其聖明；百世宗族，周文王已表明且發揚光大。何况又毁滅皇室宗族，脣亡則齒寒，哪僅止於虞國、虢國，想要長久，怎可能呢！這是第一條罪。禽獸的行爲，表現在兩代亂倫，人倫禮儀，表現在有别内外。蘭陵公主因被他逼幸而辭世，誰料賢慧如同舜妹敤首，反而遭受如齊襄公一樣亂倫之辱。直至先皇妃嬪，一并進奉銀鐶給予寵幸；諸王子女，他全都藏之於金屋。母鷄早晨叫明，雄鷄任意群飛，效仿春秋時陳靈公君臣一樣將婦女的内衣穿到朝堂戲耍，取法匈奴冒頓在父死後妻其後母。爵位賞賜的頒發，女人謁求就可得到，公卿公開淫亂，不再擁有綱紀。這是第二條罪。天子任用百官處理政務，日理萬機，未天明就穿衣起身，時間很

不行，敷奏於是停擁。中山千日之飲，酩酊無名；襄陽三雅之杯，留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宫掖，潜爲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要逆旅。殷辛之譴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内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惟避風雨，詎待朱玉之華，寧須綈錦之麗。故璇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二世是以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章，廣立池臺，多營宫觀，金鋪玉户，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閡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爲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徹，不過十畝；人力所供，纔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無藏於府。而科税繁猥，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卮難滿。頭會箕斂，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床，萬户則城郭空虚，千里則烟火斷滅。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謡，乃復廣積薪芻，多備饗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辛苦。飄風凍雨，聊竊比於先驅；車轍馬迹，遂周行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而歌雲，浮東海而觀日。家苦納秸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亂

晚還不吃飯。大禹認爲時間比一尺方圓的玉璧更爲珍貴，漢光武帝劉秀不顧身體的勞頓而勤於朝政，所以這樣勤勞憂苦，是深深擔憂怕出現枉屈。煬帝他却沉湎於酒中，將白天作夜晚，呼號叫喊，嗜好伎樂，常常居於地下室裏，每每卧在酒糟之堆上。朝會時罕見他本人，群臣少有能見他的面，决斷從此不得施行，陳奏因此壅積、停止。中山產的千日酒，使之大醉没有知覺；襄陽劉表的三雅之杯，留連痛飲豈能相比。他又廣泛徵集良家女子，選取充入後宫，偷偷作成九市，親自駕馭四驢車，自我比作商人，被邀入旅館。相比之下商辛的罪過要小，漢靈帝的罪行更輕，内外大臣驚心，遠近之人失望。這是第三條罪。上棟下宇，著寫在《周易》爻辭上；茅草蓋屋伐木爲椽，陳述於史籍之中。聖人建舍的本意，衹在遮避風雨，豈用華貴的珠玉，何須美麗的錦綉。所以居室華貴建築高大，商辛就因此而滅亡；阿房宫崛起，秦二世到此時也傾覆。他却不遵循古人訓典，不顧及前代章法，廣泛建立池臺，多多營造宫觀，用金做成鋪首環鈕、用玉做門窗，青色宫門丹紅臺階，遮蔽日月，隔斷寒暑。窮盡百姓的體力，用完天下的資財，即使讓鬼神來做都難做到，役使人力豈不更難。這是第四條罪狀。公田所徵賦税，不過百畝取十；人力供役，一年衹有三天。因此輕徭薄賦，不侵奪農時，寧可讓百姓聚財，不可收來儲藏在府庫。他却科税繁多，没有極限；猛火屢燒，漏卮難滿。頭頂箕會加重聚斂，提前收取十年的租税，百姓產業空虚，每天損耗千金的費用。父母不能保養親子，夫妻不能同床共眠，萬户的城郭空虚，千里之間烟火斷絶。像西蜀卓王孫那樣的富户，反而變得像原憲一般貧寒；像東海糜竺那樣的富家，没多久成了鄧通一樣的餓死鬼。這是第五條罪。古代聖明君王，征巡出行都要事先占卜，唐堯、虞舜時需要占卜五年，周朝則要十二年。出巡本是要親

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役，戰國所爲，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法。而追踪秦代，板築更興，襲其基墟，延袤萬里，尸骸蔽野，血流成河，積怨滿於山川，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又强弩末矢，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詎能動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鷄肋啖而何用。而恃衆怙力，强兵黷武，惟在并吞，不思長策。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遂令億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實爲黄池之盟；苻堅滅身，良由壽春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挾彈在後。復矢相顧，髽而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言啓沃，王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言；夏禹懸鞀，時聽箴規之美。而愎諫違卜，蠹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左僕射、齊國公高熲，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鏤之賜。龍逄無罪，便遭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販鬻。而錢神起論，銅臭爲公，梁冀受黄金之蛇，孟佗薦蒲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斁，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

自察視民間疾苦，觀省風俗，他却廣泛聚積柴薪草料，多準備糧餉膳食。年年游歷觀覽，處處登山臨水，搞得隨從大臣疲勞辛苦，各地供應之人辛勤勞苦。風吹雨凍，私下却將自己比作先驅；車轍馬迹，則周游遍行天下。如秦始皇之心尚未止息，像周穆王之意難以窮盡，宴會西王母而歌唱雲雨，漂浮東海而觀看日出。家家苦於收割後納秸運輸太勤，人人斷絶復蘇的希望。况且天子有道，祇須派人守在海外，夷人不會擾亂華夏，這些是靠德政而不靠設險。長城工役，是戰國時所築，這是詭詐之風下的産物，與效法古制無關。他却追踪秦代，又興建築，襲用其基礎廢墟，延長萬里，造成尸骨遍野，血流成河，積怨充滿山川，號哭震動了天地。這是第六條罪。遼水以東，是朝鮮的土地，《禹貢》上作爲荒服，周王放棄而不用它臣服，僅示以羈縻維持，傳達聲教，表現出愛育下民，不求開拓土地。又况强弓射出之箭飛到盡頭時，連魯地的薄縞都無法穿透；大風快要停吹時，豈能吹動鴻毛。石板田地得到後不能用，鷄的肋骨嚼後有什麼味。他却仰仗人多力大，强兵黷武，祇求吞并，不考慮長遠之策。戰争就像是火，不止息將會自焚，於是使得億萬外族兵力，全軍覆滅。夫差喪國，確實因去黄池會盟争霸天下；苻堅自身滅亡，是由於壽春的戰役。打算捕捉前面的鳴蟬，却不知在後面有人挾彈謀算。民衆相顧招魂而祭，服喪的婦人成行結隊，義士切齒，壯士痛恨。這是第七條罪。對帝王直言進忠，臣子并非爲了自身的利益，像木直要隨墨綫，如刀劍需經磨礪。唐堯設置敢諫之鼓，想的是聽到補益糾誤的意見；夏禹懸挂小鼓，時時要聽勸誡規勸的良言。隋煬帝他却任性不納諫言違背天命，妒賢嫉能，正直士人，都因此被屠殺。左僕射、齊國公高熲，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有的是文昌上相，有的如漢時駐軍細柳周亞夫一樣的功臣，略微陳述了一些良藥之

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昏主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如浩亹陪蹕，東都守固，闅鄉野戰，雁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紀，既立功勳，須酬官爵。而志懷翻覆，言行浮詭，危急則勳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頒金，同項王之刓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人死力，走丸逆坂，匹此非難。凡百驍雄，誰不仇怨。至於匹夫蕞爾，宿諾不虧，既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四維不張，三靈總瘁，無小無大，愚夫愚婦，共識殷亡，咸知夏滅。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决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猰貐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爲計，纔一而已。蒼生懔懔，咸憂杞國之崩；赤子嗷嗷，但愁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殷亡之年，三十姬終之世。故讖籙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况乃欃槍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爲義興。兼朱雀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山崩。并是宗廟爲墟之妖，荊棘旅庭之事。夏氏則災釁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先天不違，大誓孟津，陳命景亳，三千列國，八百

言，反而被賜給屬鏤之劍使其自刎。關龍逢無罪，隨便遭受夏癸的誅殺；王子比干有何罪，枉濫受到商辛屠殺。於是使君子結舌，賢人閉口。手指白日妄自尊大，箭射蒼天自欺欺人，不醒悟國家將亡，不知道死期來臨。這是第八條罪。設置官吏分配職位，貴在銓選衡量，審訊刑案，没聽説用錢買法。他却用錢神來論刑，以銅臭爲公正，梁冀接受用黄金鑄成的蛇，孟佗因送賄葡萄美酒而被舉薦。因此使人倫常道敗壞，政令由賄賂决定，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如同堆柴後來者居上，這正如汲黯所説的；滿腹文章不值一囊錢，也正如趙壹的賦上所言。這是第九條罪。孔子曾説，無信譽不能樹立威嚴，聽命者在祖廟神主面前行賞，按道義來講怎能言而無信。自從昏君繼位，每年都要出巡，南北巡游，東西征伐。以至於像在浩亹河邊境地帶都要陪侍警戒，在東都也要加强防守，在闅鄉野外交戰，在雁門解除圍困。在外征夫，不可勝記，建立功勛以後，必須用官爵酬報。他却心懷翻覆，言行虚浮欺詐，危急時就預授勛爵賞賜，平定後就不發布詔書，和商鞅爲立信而頒發金子完全不同，與項羽手握印章以至磨圓也不授人則一樣。芳香的誘餌之下，定會釣上大魚，吝惜重賞，想讓别人出死效力，就如同逆着山坡滚動彈丸，做這等事怎不困難。衆多驍雄，誰不仇怨。至於藐小的匹夫，都不違背早先允諾的話，既是皇上所言，反而不守信義。這是第十條罪。有一條在此，就没有不滅亡的。何况禮義廉耻這四維不得伸張，天地人此三靈全都困病，無大無小，愚夫愚婦，都清楚殷商喪亡，全知道夏朝滅絶。用盡南山的竹子做成簡册，也寫不完他的罪惡；决開東海的波濤，難以洗盡他的流毒惡果。因此他如窮奇怪獸禍害大國，如猰貐猛獸暴虐中原，如封豕野猪貪婪地横行於三河，仿佛四海遭受長蛇的毒害，百姓流亡滅絶，幾乎没有遺存，如果以十分來計數，現在衹能剩下

諸侯，不謀而同辭，不召而自至。轟轟隱隱，如霆如雷，彪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周太保、魏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勛，世祖嗣元皇之業。篤生白水，日角之相便彰；載誕丹陵，大寶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圖緯，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所以改卜。文王厄於羑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鋭難當，黄星出於梁、宋。九五龍飛之始，天人豹變之初，歷試諸難，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翼亮經綸，伊尹之佐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總管、齊國公孟讓，柱國、歷城公孟暢，柱國、絳郡公裴行儼，大將軍、左長史邴元真等，并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劍則截蛟斷鰲，彎弧則吟猿落雁。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吴、馮，奉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挾輈之士，拔距投石之夫，驥馬追風，吴戈照日。魏公屬當期運，伏兹億兆，躬擐甲胄，跋涉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起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旅，四七爲名，呼吸則河、渭絶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瀉滄海而灌殘熒，舉崑崙而壓小卵。鼓行而進，百道俱前，以今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都。而昏朝文武、

一分而已。百姓憂懼，都如杞國之人擔心天地崩毁；赤子愁苦，衹擔憂如歷陽一樣陷落。况且國運將改，必有定數，殷商王朝傳六百年滅亡，周朝姬氏傳三十代結束。所以讖籙天書上説："隋朝楊氏三十六年後滅亡。"這就是不滿其政的迹象已經顯露，一代結束的兆頭預先出現。皇天無所偏私，衹幫助有德行的人。况且又有彗星横貫天空，申繻解釋説是除舊布新之兆；木星運行進入井宿，甘公認爲是義旗將興的迹象。加上朱雀門被燒，夏曆四月日食，狐鳴鬼哭，河枯山崩。都是朝廷宗廟將變爲廢墟的災異，荆棘長滿庭院的禍事。相比之下而夏朝的災禍并不算多，殷商的不好徵兆就更加少。牽牛星進入銀河，纔知道大亂之期；天河中的王良星策馬，方驗證兵車會聚。今天順人心將革命，先天下不違命，大規模盟誓於孟津，陳述天命於景亳，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用商議而衆口一辭，不用召唤而自願到來。戰車轟鳴隱約可見，如雷霆萬鈞，彪虎呼嘯而山谷生風，應龍抬頭而祥雲騰起。我們的魏公聰明英武，舉止合宜無所不知度量寬宏思慮深遠，總括七德而居於一身，包含九功而特别突出。是周太保、魏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大德，如周武王承繼季歷的基業；大地啓發元勛，像漢光武帝繼承漢元帝的大業。得天獨厚降生於白水，日角的帝相便表現出來；誕生養育於丹陵蓄含王氣，得帝位的華文已這般顯著。加上姓氏符合天書圖緯，名字與歌謡協合，天下所以歸心於他，天地人此三靈因此另擇有德者爲君。周文王困在羑里，有赤雀飛來；漢高祖隱居碭山，紅雲自起。光武帝率軍誅除無道，有人手捧《赤伏》符從長安到來；因此兵鋒難以抵擋，漢桓帝時黄星由梁、宋上空出現。都要歷經天子登基之初，風雲驟變之始，都要歷經各種磨難的檢驗，身臨大敵更加英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勞在於起義之初興建大業，輔佐治理，如伊尹

留守段達等，昆吾惡稔，飛廉奸佞，久迷天數，敢拒義兵，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迴洛倉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銷，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爲小。達等助桀爲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舞，徒設九拒之謀；鼓角將鳴，空憑百樓之險。燕巢衛幕，魚游宋池，殄滅之期，匪朝伊暮。

輔佐成湯，蕭何輔助漢高祖。上柱國、總管、齊國公孟讓，柱國、歷城公孟暢，柱國、絳郡公裴行儼，大將軍、左長史邴元真等人，都有運籌千里之才，勇猛爲三軍之首，擊劍就可斷鰲斬蛇，射箭就使猿啼雁落。韓信、彭越、絳侯周勃、灌嬰，助成沛公劉邦的基業；寇恂、賈復、吴漢、馮異，奉事蕭王劉秀的大業。軍中又有可以力舉車輪和挾起車轅的力士，超距投擲大石的勇夫，良馬追風，良刃照日。魏公正應天命歸向，拯救萬民，身穿甲胄，跋山涉水，櫛風沐雨，豈辭勞苦疲倦。於是興起西伯正義之軍，準備討伐南巢之罪，有百萬軍隊，天命爲由，一呼一吸之間就使黄河、渭水斷流，怒吼一聲可使嵩山、華岳崩倒。以此攻城，什麽城不能攻下，以此破陣，什麽陣不能摧毁。如同傾瀉滄海而澆滅微弱的熒火，抬起崑崙大山來壓碎小小的蛋卵。擊鼓前行，各路人馬一起前進，在本月二十一日到達東都。而昏君朝廷中的文武官員、留守段達等人，如昆吾一樣惡貫滿盈，像飛廉一樣的奸佞小人，長期不識天命，膽敢抗拒義軍，驅趕并率領罪惡之徒，兵衆有十萬，在迴洛倉北，竟來螳臂擋車。於是群雄如熊羆般猛烈爭先，如貔虎般英勇向前，乘敵軍有倒戈之心，展我軍破竹之勢，尚未轉身，敵軍已如瓦解冰銷，論起活埋降兵那麽長平不算多，説起堆積鎧甲那麽熊耳山爲之低矮。段達等人幫助像殷紂王一樣的當今昏君爲虐，據城自守，雲梯衝車亂舞，白白籌劃出衆多對抗的謀略；鼓角即將鳴響，就是憑藉百尺高樓之險也是徒勞。如同在衛帷幕做巢的燕子，好像在宋池游水的小魚，殲滅之期，祇在旦夕之間。

然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已先據，爲日久矣。既得迴洛，又取黎陽，天下之倉，盡非隋有。四方起義，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禄仁基，雄才上

興洛、虎牢二倉，是國家儲積糧草之處，我們已先期占有，有很長時間了。既得到迴洛倉，又取得黎陽倉，天下的糧倉，全都不再歸屬隋朝所有。四方起義，兵精糧足，前無强敵。光禄大夫裴仁基，雄才

將，受賑專征，遐邇攸憑，安危是托，乃識機知變，還殷事夏。袁謙擒自藍水，張須陁獲在滎陽，竇慶戰没於淮南，郭詢授首於河北，隋之亡候，聊可知也。清河公房彦藻，近秉戎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南，隨機蕩定；淮安、濟陽，俄然送款。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公又破濟陽，海内英雄，咸來響應。封民贍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倉，李士雄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滑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山基發自臨渝，劉興祖起於白朔，崔白駒在潁川起，方獻伯以譙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以東，牛酒獻於軍前，壺漿盈於道路。諸君等并衣冠世胄，杞梓良才，神鼎靈繹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鵲起，今也其時，鼉鳴鱉應，見機而作，宜各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蕭何之奉高帝，豈止金章紫綬，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忠貞以傳奕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吠堯之犬，尚荷王莽之恩，仍懷蒯聵之禄。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令不自疑。脱猛虎猶豫，舟中敵國，夙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即以相授。如暗於成事，守迷不反，崑山縱火，玉石俱焚，爾等噬臍，悔將何及！黄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海内，

上將，領兵專征，遠近所仰賴，安危寄托一身，最終明辨機宜知道天道之變，離棄暴君棄暗投明。袁謙在藍水被擒，張須陁在滎陽被俘獲，竇慶在淮南戰死，郭詢在河北被斬，隋朝滅亡的徵候，大概由此可知。清河公房彦藻，近來擔當將領，在東南擴展土地，大軍所到之處，如風行電擊。安陸、汝南，及時得以平定；淮安、濟陽，很快投降。徐圓朗已平定魯郡，孟海公又攻破濟陽，海内英雄，全來響應。封民贍奪取平原全境，郝孝德占據黎陽倉廪，李士雄在長平虎視眈眈，王德仁在上黨縱横馳騁，滑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山基從臨渝發兵，劉興祖在白朔起兵，崔白駒在潁川起事，方獻伯率譙郡前來，各自擁有數萬軍隊，都等待着會師牧野。大海以西，函谷關以東的百姓，帶着牛、酒獻到軍前，平民捧着酒漿充塞道路。諸君都是衣冠世族的後代，優良人才，現在正是神靈不保佑隋室而改朝换代之時，争取裂土封侯的開始，豹變鵲起隨機應變，今天正是時候，鼉鳴鱉應君臣相感，見機行事，應當各自糾集子弟，共同建樹功名。如果像耿弇投奔漢光武帝，蕭何奉事漢高祖，豈祇是像他們得金印紫綬，有華蓋朱輪，富貴可以比他們當年更大，忠貞可以世代流傳，難道不隆盛啊！像隋代官員，猶如吠堯之犬，還如漢末之人承受王莽之恩，仍懷念蒯聵走狗的俸禄。漢末審配爲袁氏而死，不如張郃歸降曹操；范增被項王所困，不如陳平歸順漢王。魏公用以忠誠之心，定當加封美爵，選擇好的樹木爲栖息之處，使不自疑。倘或猛虎猶豫，舟中之人盡分化爲敵，夙沙的民衆共同捆縛他們的首領，而後投降神農，東漢彭寵的僕人親自殺死自己的君王彭寵，高官重賞，立刻加授。如果還認不清既成現實，執迷不悟，崑山縱火，玉石俱焚，你們自咬肚臍，後悔將怎麽來得及！黄河如帶環流大地，見證我誠懇

咸使聞知。

的誓言；皎皎白日懸挂高天，明知我殷勤的意思。遍告天下，使全民知曉。

祖君彦之辭也。

這是祖君彦的言辭。

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頲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鋭，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既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崤函，掃蕩東洛，傳檄指撝，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乃上策。但昏主尚存，從兵猶衆，我之所部，并是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群盜，留之各競雄雌。若然者，殆將敗矣！"

不久鄭德韜、楊德方全都死去，又任命鄭頲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勸李密說："秦地依山爲阻連帶黄河，西楚放棄它而滅亡，漢高祖建都於此而稱霸。按我的意思，可命裴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明公您親自挑選精鋭，向西襲取長安，百姓誰敢不親往郊外迎接，肯定衹會有征伐而不用出戰。攻克京城以後，基業鞏固兵力强盛，再進一步長驅直入崤函，掃平東洛，發布檄文指揮天下，天下就可以平定了。如今英雄紛起，實在恐怕他人搶在我們之前，一旦失去，後悔不及！"李密說："君所謀劃的，我也想過很久了，確實是上策。衹是昏昧君主還在，隨從的軍兵尚多，我們的部隊，全都是山東人，看到没有拿下洛陽，怎肯跟從我們西進呢？諸將全都出身盜賊，留下他們衹會相互競争高低。這樣的話，大概就要失敗了！"

密恃兵鋒甚鋭，每入苑與隋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卧於營内，東都復出兵乘之，密衆大潰，棄迴洛倉，歸于洛口。煬帝遣王世充率勁卒五萬擊之，密與戰不利，孝和溺死於洛水，密哭之甚慟。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大小六十餘戰。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并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黄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佗皆歸之。

李密仰仗兵鋒鋭利，常常入苑與隋軍接連交戰。適值李密被亂箭射中，躺在營内，東都又出兵乘機進擊，李密兵衆大敗潰散，丢棄迴洛倉，返回洛口。煬帝派王世充率領强兵五萬進擊李密，李密與他交戰失利，柴孝和淹死在洛水中，李密爲他哭得非常悲慟。王世充在洛水西面屯營，與李密軍相持一百餘天，大小六十餘戰。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盜賊首領李文相、洹水盜賊首領張昇、清河盜賊首領趙君德、平原盜賊首領郝孝德，全都歸順了李密，共同出擊攻陷黎陽倉，占據了那裏。永安的大族周法明獻江、黄之地歸附李密，齊郡盜賊首領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佗全都歸附了李密。

翟讓部將王儒信勸讓爲大冢宰，總統衆務，以奪密之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其言，陰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充所擊，讓軍少失利，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鋭赴之，世充敗

翟讓部將王儒信勸説翟讓爲大冢宰，總管各種軍務，以此奪去李密的權力。翟讓的兄長翟寬又對翟讓說："天子衹可自己做，怎能讓給别人！你要是不能作，我就來做。"李密聽到這話，暗中産生除掉翟讓的打算。適值王世充列陣到來，翟讓出兵抗拒，被王世充軍攻擊，翟讓軍稍稍失利，李密與單雄信等人率精鋭趕到，王世充失敗

走。明日，讓徑至密所，欲爲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密引讓入坐，以良弓示讓，讓方引滿，密遣壯士自後斬之，并殺其兄寬及王儒信。讓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得免，單雄信等頓首求哀，密并釋而慰諭之。於是詣讓連營，諭其將士，無敢動者。乃命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

逃跑。第二天，翟讓徑直來到李密處，要宴飲歡慶，李密備辦酒肴等待他，把他所帶左右之人全都分別安排另外就餐。李密引接翟讓入坐，拿出好弓給翟讓看，翟讓剛拉滿弓，李密便派遣壯士從背後斬殺了他，并殺了他的兄長翟寬和王儒信。翟讓部將徐世勣被亂兵所砍，身受重傷，李密馬上制止，得以幸免，單雄信等人叩頭哀求，李密一并將他們釋放而且安慰了他們。之後李密來到翟讓連營，曉諭他手下的將士，没人敢亂動。就命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別統領翟讓的部衆。

未幾，世充襲倉城，密復破之。世充復移營洛北，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餘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簡鋭卒數百人以邀之，世充大潰，争趣浮橋，溺死者數萬。虎賁郎將楊威、王辯、霍舉、劉長恭、梁德、董智皆没于陣，世充僅而獲免。其夜，大雨雪，士卒凍死者殆盡。密乘勝陷偃師，於是修金墉城居之，有衆三十餘萬。留守韋津又與密戰於上春門，津大敗，執於陣。將作大匠宇文愷叛東都，降于密。東至海、岱，南至江、淮，郡縣莫不遣使歸密。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并隨使通表於密勸進，於是密下官屬咸勸密即尊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

没多久，王世充襲擊倉城，李密又打敗了他。王世充又移營到洛北，製造浮橋，調全軍前來攻擊李密，李密與千餘騎兵抗拒，失利而退。王世充因此逼近城下，李密挑選精鋭軍兵數百人阻擊，王世充大敗，争搶着過浮橋，淹死的達數萬人。虎賁郎將楊威、王辯、霍舉、劉長恭、梁德、董智都在陣上戰死，祇有王世充逃脱幸免。這天夜裏，天降大雪，士兵幾乎全部凍死。李密乘勝攻下偃師，於是修築金墉城居住，擁有兵衆三十多萬。留守韋津又和李密在上春門交戰，韋津大敗，在陣前被俘獲。將作大匠宇文愷叛離東都，投降了李密。東到海、岱，南到江、淮，郡縣長官没有不派使者前來表示歸順李密的。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人一并派使者帶表給李密勸他即皇帝位。此時李密部下官屬全都勸説李密即位稱帝，李密説：“東都尚未平定，不能議論此事。”

及義旗建，密負其强盛，欲自爲盟主，乃致書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云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其旨以弑後主執代王爲意。高祖覽書笑曰：“李密陸梁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吾方安輯京師，未遑東討，即相阻絶，便是更生一秦。密今適所以爲吾拒東都之兵，守成皋之扼，更求韓、彭，莫如用密。宜卑辭推獎，以

等到李淵舉義旗興起，李密仰仗自己强盛，要自任盟主，於是寫信稱高祖爲兄，請求與高祖合力滅隋，大概是説要與高祖進行盟津會盟，如周武王在牧野滅亡殷紂王，劉邦在咸陽俘虜秦帝嬴子嬰一樣，其中大意是以弑殺後主俘虜代王爲目的。高祖觀覽書信後笑道：“李密狂妄放肆，不可能隨便就能招撫他。我正安撫京城，來不及向東征討，現在就與他斷絶關係，便是又生出一秦朝。李密現在正好等於爲我抵擋東都之兵，把守成皋之險，另外尋求韓信、彭越這樣的將領，

驕其志，使其不虞於我。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崤函而臨伊、洛，吾大事濟矣。”令記室温大雅作書報密曰：

不如就用李密。應當用謙卑的言辭推讓并誇獎他，使他内心驕傲，讓他對我們不加防範，我們纔能順利入關，占據蒲津而屯駐永豐，以崤函作爲屏障而瀕接伊水、洛水，我的大業就成功了。”命記室温大雅寫信答覆李密説：

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群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耰棘矜，争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强弩圍城，膴膴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群下結舌，大盗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晋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嘆，實疚于懷。脱知動静，數遲貽報，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横，深慎垂堂，勉兹鴻業。

近來，國家如崑山烈焰正熊熊燃燒，海水澎湃洶涌不止，中原成爲廢墟，百姓遭受困苦。民衆變爲兵卒，農具都已成爲兵器，争爲霸主圖謀稱王，就像狐狸鳴叫群蜂擁起。莊嚴雄偉的東都洛陽，强弩圍城，肥沃膏腴的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如周昭王乘着膠舟尚且流連不返；匈奴在北方興盛起來，將侵占且統治伊川一帶。皇上不加以考慮，群臣閉口不言，權臣篡奪國政，没人敢於指出。突然弄到這一地步，是自己留下的憂患，七百年的基業，僅僅二世就結束了。北周、北齊以前，自從有了文字記載以後，國家淪陷，没有像這樣殘酷的。上天生養民衆，定要有人負責管理，當今可以撫育民衆的，除了您還有誰？老夫年齡已過五十，願望達不到這一地步，高興地擁戴大弟，攀龍附鳳。衹希望早些應驗圖讖，來安定億萬百姓。作爲宗族的族長，希望在家族的名册中能容納我；重新封在唐，這一榮譽對我來説已足够了！像周武王那樣在牧野滅亡殷紂王，我不忍心談起；在咸陽俘虜秦帝嬴子嬰，我不敢聽命。汾、晋一帶，還需要安撫，盟津的會盟，還不能預期。今天皇上南巡，恐怕將同於永嘉南遷。看現在的中原，已長成茂草一片，説到這裏不勝感慨，内心實在感到愧疚。由於情况不明，多次遲於通報，没有能够見面，以致增加挂念。名利場中，刀箭交錯，應當加倍謹慎，希望能努力成此大業。

密得書甚悦，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於是不虞義師而專意於世充。

李密接到書信非常高興，出示給他的部下説：“被唐公推尊，天下可輕易平定了！”因此不戒備義軍而專心對付王世充。

俄而宇文化及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將步騎二萬拒

不久宇文化及率領軍隊從江都向北直撲黎陽，擁兵十多萬，李密就親自率領二萬多步兵騎

之。隋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將與化及相抗，恐前後受敵，因卑辭以報謝焉。化及至黎陽，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遏其歸路。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後知其計，化及怒，與密大戰于衛州之童山下，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力竭糧盡，衆多叛之，掠汲縣，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留輜重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

兵前去抗對。隋越王楊侗稱帝，派遣使者授任李密爲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命他先平定宇文化及，然後入朝輔佐朝政。李密與宇文化及相對抗，恐怕前後受敵，因此用謙卑的言辭回報説他接受任命。宇文化及到達黎陽，與李密相遇，李密知道他的軍隊缺少糧食，迅速交戰有利，所以不與他交鋒，又截住他的歸路。李密派遣徐世勣把守倉城，宇文化及攻打不下。李密知道宇文化及糧食快要用完，於是假裝與他講和，來蒙蔽他的軍隊。宇文化及不醒悟，非常高興，放縱他的兵士猛吃，企望李密饋送糧食。後來知道他的用意，宇文化及大怒，和李密在衛州的童山下大戰，李密被流箭射中，屯駐在汲縣。宇文化及力窮糧盡，軍衆多叛離，搶掠汲縣，向北直奔魏縣而去。他的部將陳智略、張童仁等人率本部士兵前來歸順李密的前後不斷。當初，宇文化及將輜重留在東郡，派他任命的刑部尚書王軌守護，到此時王軌率全郡投降了李密。

密引兵而西，遣使朝于東都，執弑煬帝人于弘達獻越王侗。侗召密入朝，至温縣，聞世充作難而止，乃歸金墉城。時密兵少衣，世充兵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好求私利，屢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絶糧，兵士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而無府庫，兵數戰皆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由是衆心漸怨。

李密率軍西進，派遣使者到東都朝見，捉住弑殺煬帝的人于弘達獻給越王楊侗。楊侗召李密入朝，走到温縣，聽説王世充已作亂便止步不前，就勢返回金墉城。當時李密軍隊缺少衣服，王世充軍隊缺乏糧食，於是請求相互交换，李密開始時爲難，邴元真喜好貪求私利，多次勸説李密，李密於是答應了。開始，東都斷糧，兵士歸降李密的每天有數百人，此時他們得到了糧食，而投降的人日益減少，李密纔後悔而停止交换。李密雖然占據糧倉却没有府庫物品，兵將屢屢出戰都没得到過賞賜，又厚加撫恤纔歸附的士兵，因此兵衆心裏漸漸産生怨憤。

武德元年九月，世充以其衆五千來决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軍至，密遂敗績，裴仁基、祖君彦并爲世充所虜，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圍偃師，守將鄭頲之下兵士劫叛，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邴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密陰知之，不發

武德元年九月，王世充率領軍隊五千人前來决戰，李密留下王伯當把守金墉，親自帶領精鋭兵士來到偃師，北靠邙山等待王世充。王世充軍隊到來，李密於是大敗，裴仁基、祖君彦全都被王世充俘虜，李密與一萬多人奔向洛口。王世充包圍偃師，守將鄭頲手下的兵卒劫持鄭頲叛變，獻城投降王世充。李密即將進入洛口倉城，邴元真已派人偷偷接引王世充軍，李密暗地裏知道

其事，欲待世充兵半渡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徑赴武牢，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

了，不揭露這事，準備等待王世充軍渡洛水到一半時，然後攻擊。等到王世充軍到來，李密的偵察騎兵沒有及時發覺，待到要出戰，王世充的軍隊已經渡過了洛水。李密自己估計無法支撑，帶領騎兵逃跑了，徑直趕到武牢，邴元真終於獻城投降了王世充。

密將如黎陽，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伯當抱密，號叫慟絶，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軍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奭對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遇，雖不陪從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漢高誅項，蕭何率子弟以從，伯當恨不昆季盡從，以此爲愧耳。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縱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於是從入關者尚二萬人。高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有衆百萬，一朝至此，命也。今事敗歸國，幸蒙殊遇，當思竭忠，以事所奉耳！且山東連城數百，知吾至此，遣使招之，盡當歸國。比於竇融，勳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及至京師，禮數益薄，執政者又來求賄，意甚不平。尋拜光禄卿，封邢國公。

李密準備到黎陽去，有人對李密説："殺翟讓的時候，徐世勣差點死掉，現在到他的駐處，怎能保全呢？"當時王伯當放棄金墉，保守河陽，李密率輕騎兵從武牢來投奔他，對王伯當説："兵敗了，苦了各位這麽長時間！我現在自刎，請求以此來向衆位謝罪。"王伯當抱住李密，號哭着悲慟欲絶，衆人全都哭泣，不能仰視。李密又説："有幸各軍不抛棄我，我們定要一同歸向關中，我雖然自愧無功，各君定能保證得到富貴。"他的府掾柳奭回答説："過去盆子歸順漢王，尚且飲食均分。明公您與唐公同一宗族，并有過去的交情，雖然没有陪伴隨從起義，但是在東都阻擋隋軍并斷絶他們的歸路，使得唐公不用出戰就占據了京城，這也是公的功勞啊。"衆人全都説："對。"李密又對王伯當説："將軍的家室宗族重要，難道還願意與我一同前去嗎！"王伯當説："過去漢高祖誅除項羽，蕭何率領子弟跟隨，王伯當祇恨不能率兄弟一同跟隨，因此感到慚愧。怎能因公今天失利，這樣輕易地就馬上離去而自謀高就呢。縱然身首分離抛尸荒野，也心甘情願跟隨公。"左右的人没有不爲之感動的，因此隨從入關的還有二萬人。高祖派出迎接慰勞的使者，在路上延續不斷，李密非常高興，對他的同黨説："我擁有百萬軍隊，一旦到了這一步，是命啊。現在大事已敗歸順國家，有幸蒙受到這種特殊的待遇，應當想着竭盡忠心，來事奉所尊奉之人！况且山東一帶城池相連有數百座，知道我到了這裏以後，祇要派遣使者前去招撫，全都會歸順國家。與漢代的竇融相比，功勛也是不小的，難道不安排給我一個三公的位置嗎？"等到了京城，待遇禮節越加淡薄，執政者又來索取賄賂，李密内心很不平。不久授任光禄卿，封邢國公。

未幾，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充，高祖使密領本兵往黎陽，招集故時將士，經略世充。時王伯當爲左武衛將軍，亦令爲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復徵之，密大懼，謀將叛。伯當頗止之，密不從，因謂密曰："義士之立志也，不以存亡易心。伯當荷公恩禮，期以性命相報。公必不聽，今祇可同去，死生以之，然終恐無益也。"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羃䍦，藏刀裙下，詐爲妻妾，自率之入桃林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畜產，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張善相，令以兵應接。

没多久，李密又聽説自己部下將帥都不依附王世充，高祖派李密率領本部軍隊前往黎陽，招集過去的將士，籌劃消滅王世充。當時王伯當任左武衛將軍，也命他擔任副職隨同前去。李密走到桃林，高祖又徵召他回朝，李密非常恐懼，謀劃着準備反叛。王伯當極力阻止，李密不聽，於是對李密説："義士立志，不因存亡改變心意。我王伯當蒙受公的恩德與禮遇，期望用性命來加以報效。公堅决不聽的話，現在衹能同去，死生由命，但恐怕最終没有益處。"於是挑選驍勇之士數十人，身穿婦人衣裝，頭戴遮面羃䍦，把刀藏在裙下，裝扮成妻妾，親自率人進入桃林縣館舍。過了一會兒，又改變裝束突然衝出，於是占據縣城，搶奪財産，驅趕牲畜，直奔南山，憑藉山險而向東進發，派人騎快馬通告張善相，命他出兵接應。

時右翊衛將軍史萬寶留鎮熊州，遣副將盛彦師率步騎數千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與密相及。彦師伏兵山谷，密軍半度，橫出擊，敗之，遂斬密，時年三十七。王伯當亦死之，與密俱傳首京師。時李勣爲黎陽總管，高祖以勣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勣表請收葬，詔許之。高祖歸其尸，勣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威儀，三軍皆縞素，葬于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歐血者。邴元真之降世充也，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恨元真背密，詐與之會，伏甲斬之，以其首祭于密冢。

當時右翊衛將軍史萬寶留鎮熊州，派副將盛彦師率領步兵騎兵數千人跟踪追擊，直到陸渾縣南七十里，纔追趕上李密。盛彦師在山谷中埋伏下兵將，李密軍隊通過一半時，横向出擊，打敗了他們，於是斬殺李密，終年三十七歲。王伯當也死去，和李密一起被傳送首級到京城。當時李勣任黎陽總管，高祖因李勣過去曾經事奉李密，派使者通報李密反叛的情狀。李勣上表請求收尸安葬，下詔准許。高祖歸還李密的尸體，李勣主持發喪并爲他服喪，備用君臣的禮儀。儀仗盛隆，三軍都穿戴素服，葬在黎陽山南五里處。舊友哭祭他，有許多人甚至吐血。邴元真投降王世充，王世充任用他爲行臺僕射，鎮守滑州。李密舊將杜才幹恨邴元真背叛李密，欺騙説要與他相見，埋伏甲士斬殺了他，用他的首級在李密墳前祭奠。

單雄信者，曹州人也。翟讓與之友善。少驍健，尤能馬上用槍，密軍號爲"飛將"。密偃師失利，遂降於王世充，署爲大將軍。太宗圍逼東都，雄信出軍拒戰，援槍而至，幾及太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太宗由是獲

單雄信，曹州人。翟讓與他關係很好。年輕時驍勇猛健，尤其擅長在馬上用槍，在李密軍中號稱"飛將"。李密在偃師失利，他於是投降了王世充，王世充任用他爲大將軍。太宗圍攻逼近東都，單雄信出兵抵抗兩軍交戰，持槍而來，幾乎刺到太宗，徐世勣呵斥止住他，説："這是秦王。"單雄信惶恐畏懼，於是退去，太宗因此有

免。東都平，斬於洛陽。

史臣曰：當隋政板蕩，煬帝荒淫，搖動中原，遠征遼海，內無賢臣以匡國，外乏良吏以理民，兩京空虛，兆庶疲弊。李密因民不忍，首爲亂階，心斷機謀，身臨陣敵，據鞏、洛之口，號百萬之師，竇建德輩皆效樂推，唐公紿以欣戴，不亦偉哉！及偃師失律，猶存麾下數萬衆，苟去猜忌，疾趣黎陽，任世勣爲將臣，信魏徵爲謀主，成敗之勢，或未可知。至於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比陳涉有餘矣。始則稱首舉義兵，終乃甘心爲降虜，其爲計也，不亦危乎！又不能委質爲臣，竭誠事上，竟爲叛者，終是狂夫，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或以項羽擬之，文武器度即有餘，壯勇斷果則不及。楊素既知密之才幹，合爲王之爪牙，委之痴兒，卒爲謀主，覆族之禍，其宜也哉！

贊曰：烏陽既升，爝火不息。狂哉李密，始亂終逆。

幸獲免。東都平定，在洛陽處斬。

史臣曰：正當隋朝政權動搖，煬帝荒淫，中原動蕩不定，軍隊遠征遼海之時，朝内没有賢臣來扶正國家，朝外缺少良吏來治理百姓，兩京空虚，萬民疲敝。李密藉百姓無法忍受之機，最先做了禍亂之首，用心决斷見機設謀，身先敵陣，占據鞏、洛關口，號稱百萬大軍，竇建德這些人都爲他效力樂意推他爲至尊，唐公也欺騙他表示欣然擁戴，不也很偉大嘛！等到偃師交戰失利，還保存下部衆數萬軍隊，如果消除猜忌之心，迅速直奔黎陽，任用徐世勣爲將臣，信任魏徵做謀主，成敗的形勢，也許未可預料。至於天命有所歸屬，大事已去，比起陳涉已强得多了。開始時自稱首先起義，最終却甘心投降爲俘虜，他的這一做法，不也危險嗎！又不能屈膝做臣子，竭盡忠誠事奉君上，到底成爲反叛者，實在是一個狂人，不聽取王伯當的意見，因此遇上桃林之禍。有人用項羽比擬於他，文武器度即有餘，壯勇果斷却不如。楊素已很瞭解李密的才幹，理應成爲君王的輔佐，把他交給痴兒楊玄感，終於成爲謀主，釀成滅族之禍，那是活該的啊！

贊曰：太陽已經升起，炬火尚不熄滅。狂妄啊李密，首先作亂最後以叛逆結束。

舊唐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

王世充　竇建德

王世充

王世充字行滿，本姓支，西域胡人也。寓居新豐。祖支頹耨早死。父收隨母嫁霸城王氏，因冒姓焉，仕至汴州長史。

王世充，字行滿，本來姓支，是西域胡人。寄居新豐。祖父支頹耨早死。父親支收隨同母親嫁給霸城王氏，因此頂替王姓，官做到汴州長史。

世充頗涉經史，尤好兵法及龜策、推步之術。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累轉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律，然舞弄文法，高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議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

王世充廣泛涉獵經史，尤其喜好兵法及龜策占卜、推算天文曆法之學。開皇年間，因有軍功任儀同，多次改任後爲兵部員外郎。長於陳述奏進，明白并熟習法律，但常利用法令條文爲奸作弊，隨心所欲。有的人辯駁責問他，王世充能言善辯極力掩飾過錯，爭議起來針鋒相對，人們雖知道他不對却說服不了他。

大業中，累遷江都丞，兼領江都宮監。時煬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必稱善。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世充知隋政將亂，陰結豪俊，多收群心，有繫獄抵罪，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作亂，吴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隋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等討之，不克。世充爲其偏將，募江都萬餘人，頻擊破之。每有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

大業年間，多次升任爲江都丞，兼任江都宮監。當時隋煬帝多次來江都，王世充長於窺測皇上喜怒，阿諛奉承順承旨意，每次進去談事，皇上必定稱贊。又建造修飾水池樓臺，暗中進奉遠方的珍寶，用來取悦皇上，因此皇上更加親近他。王世充知道隋朝政權將亂，私下結交豪士俊傑，大量收買人心，有關進監獄判罪的，他都違法放出，用來樹立私人恩信。楊玄感叛亂時，吴人朱燮、晉陵人管崇在江南起兵響應，自稱爲將軍，聚集十多萬人馬。隋朝派將軍吐萬緒、魚俱羅等人討伐他們，没有取勝。王世充作爲偏將，在江都招募一萬多人，接連打敗他們。每次取勝，一定把功勞歸於部下，所繳獲的軍用物品，都分給士兵，因此人們都爭着爲他效力，戰功最多。

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

十年，齊郡賊首領孟讓從長白山前來劫掠各

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保都梁山，爲五栅，相持不戰，乃唱言兵走，羸師示弱。讓笑曰："王世充文法小吏，安能領兵？吾今生縛取之，鼓行而入江都。"時百姓皆入壁，野無所掠，賊衆漸餒，又苦栅當其道，不得南侵，即分兵圍五栅。世充每日擊之，陽不利，走還入栅。如是數日，讓益輕之，乃稍分人於南方抄掠，留兵纔足以圍栅。世充知其懈，乃於營中夷竈撤幕，設方陣，四面外向，毁栅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俘虜十餘萬人。煬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復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盡平。

郡，到了盱眙，聚集了十多萬人馬。王世充帶兵抵禦，守衛都梁山，分建五座軍壘，相持而不交戰，而揚言兵士逃跑，用老弱兵士來顯示疲弱。孟讓笑着説："王世充是舞弄法令的小吏，怎會帶兵？我派人定能把他活捉來，可以敲着鼓直接進入江都了。"當時老百姓都進了堡壘，野外没什麽可掠奪的，賊兵逐漸没有食物，又苦於營栅阻擋道路，不能向南進犯，就分兵包圍五座軍壘。王世充每天攻擊他，假裝失利，跑回軍壘中。如此這樣幾天，孟讓更加小看他，就漸漸分派人到南面搜劫財物，留下僅僅可以圍住營栅的士兵。王世充知道他們已鬆懈了，就撤掉營中的鍋竈幕帳，擺設方陣，四面向外，拆毁營栅出去，奮力攻擊，大破敵軍，孟讓帶幾十騎士逃跑，斬首一萬多級，俘虜十多萬人。煬帝認爲王世充有將帥才能，又派他帶兵討伐各路小賊寇，所到之處都被平定。

十一年，突厥圍煬帝於雁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蓬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卧。煬帝聞之，以爲忠，益信任之。十二年，遷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䴚中，爲太僕卿楊義臣所殺，世充帥師擊其餘衆，破之。又擊盧明月於南陽，虜獲數萬。後還江都，煬帝大悦，自執杯酒以賜之。及李密攻陷洛口倉，進逼東都，煬帝特詔世充大發兵，於洛口拒密，前後百餘戰，未有勝負。又遣就軍拜世充爲將軍，趣令破賊。世充引軍渡洛水與李密戰，世充軍敗績，溺死者萬餘人，乃率餘衆歸河陽。時天寒大雪，兵士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徵還洛陽，置營於含嘉倉城，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

十一年，突厥在雁門包圍煬帝。王世充調發全部江都人準備前往救難，在軍中蓬頭垢面，非常悲痛，白天黑夜不解甲衣，鋪草而卧。煬帝聽説後，認爲他忠誠，對他更加信任。十二年，升任江都通守。當時厭次人格謙做盜賊多年了，在豆子䴚有十多萬兵馬，被太僕卿楊義臣殺掉，王世充率軍攻擊殘餘之兵，打敗了他們。又在南陽攻擊盧明月，抓獲幾萬人。後來返回江都，煬帝很高興，親自拿一杯酒賞賜給他。到李密攻占洛口倉，進逼東都時，煬帝特地下詔王世充大量調出兵力，在洛口抵禦李密，先後打了一百多仗，不分勝負。又派人到軍中授任王世充爲將軍，催促他打敗賊兵。王世充帶兵渡過洛水和李密交戰，王世充的軍隊大敗，淹死的有一萬多人，於是率領剩下的人回到河陽。當時天冷下大雪，士兵在路上凍死的又有幾萬人，等到了河陽，纔剩幾千人。王世充自己入獄請罪，越王楊侗派遣使者赦免他，召回洛陽，在含嘉倉城安營，收集逃散的士兵，又得到一萬多人。

俄而宇文化及作難，太府卿元文都、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中盧

不久宇文化及作亂，太府卿元文都、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中盧楚在東都奉立越王楊

楚奉越王侗嗣位於東都，拜世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文都謂楚等曰："今化及弑逆，仇耻未報，吾雖志在枕戈，而力所不及。爲國計者，莫如以尊官寵李密，以庫物權啖之，使擊化及，令兩賊自鬥，化及既破，而密之兵固亦疲矣。又其士卒得我之賞，居我之官，内外相親，易爲反間，我師養力以乘其弊，則密亦可圖也。"楚等以爲然。即日遣使拜密爲太尉、尚書令，令討化及。

侗繼位，任王世充爲吏部尚書，封爲鄭國公。元文都對盧楚等人説："如今宇文化及叛逆弑殺君主，仇恨和耻辱還没洗刷，我們雖志在討伐，而力量不够。爲國家考慮，不如用高官籠絡李密，權且用國庫的物品引誘他，使他攻擊宇文化及，讓兩賊自相争鬥，宇文化及被打敗後，李密的兵士固然也疲勞無力了。而他的士卒得到我們的獎賞，任我們的官職，内外相親，容易使用反間計，我們的軍隊蓄養力量來等他們衰敗，那麽李密也可以謀取了。"盧楚等認爲很對。當天便派遣使者任李密爲太尉、尚書令，命令他討伐宇文化及。

密遂稱臣奉制，以兵拒化及於黎陽，每戰勝則遣使告捷，衆皆悦。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因世充入内，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納言段達庸懦，恐事不果，遣其女婿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其夜，勒兵圍宫城，將軍費曜、田闍等拒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宫門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初，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段達矯侗命，執文都送於世充，至則亂擊而死。達又矯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謁陳謝，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其日，進拜尚書左僕射，總督内外諸軍事。世充去含嘉城，移居尚書省，專宰朝政。以其兄世惲爲内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擁

李密於是稱臣接受制令，率兵把宇文化及阻擋在黎陽，每次打了勝仗就派使者報捷，大家都很高興。惟獨王世充對他手下的將領説："元文都那些人，是舞文弄墨的官吏罷了，我看他們的趨勢，一定被李密所擒獲。而且我軍的人馬每次和李密軍隊打仗，殺掉他們的父兄子弟，先後已很多，一旦做他的部下，我們這些人没有能活下去的了！"用這話來激怒衆人。元文都知道後非常害怕，和盧楚等商量，趁王世充進入内宫，埋伏甲士把他殺掉，便約定了日期。納言段達平庸懦弱，害怕事情不成，派他的女婿張志把盧楚等人的計謀告訴了王世充。那天夜裏，王世充率兵包圍宫城，將軍費曜、田闍等在東太陽門外阻擊，費曜軍大敗，王世充於是破門入城，皇甫無逸一人騎馬逃跑，抓獲盧楚并殺了。當時宫門關閉，王世充派人敲門對楊侗説："元文都等要拘捕皇帝向李密投降，段達知道後告訴臣，臣不敢反叛，衹是誅殺反叛的人罷了。"起初，元文都聽説發生事變，進宫在乾陽殿侍奉楊侗，布置兵士守衛，命令將帥登城抗拒，段達假托楊侗命令，收捕元文都送給王世充，送到後就被亂打而死。段達又假托楊侗命令，開城門迎進王世充，王世充派人全部更换了警衛，然後進宫拜見謝罪，對楊侗説："元文都等人罪大惡極，密謀屠戮殺害我們，事情緊急我纔這麽做，我并不敢背叛國家。"楊侗和他盟誓。這天，王世充升任尚書左僕射，總督内外各方面軍事事務。王世充離

兵馬，鎮諸城邑。

開含嘉城，移居尚書省，獨自主宰朝政。讓他哥哥王世惲任内史令，進入宫中居住，子弟全都擁有兵馬，鎮守各城邑。

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軍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破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三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令軍人秣馬蓐食，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又縱火焚其廬舍，密軍潰，降其將張童仁、陳智略，進下偃師，密走保洛口。初，世充兄世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世充進兵，次洛口，邴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走河陽，率餘衆入朝。世充盡收其衆，振旅而還。

不久，李密打敗宇文化及返回，他的强兵良馬大都戰死，軍兵疲勞倦怠。王世充想趁他疲困時攻擊他，害怕人心不齊，就假托鬼神，説是夢見了周公。於是在洛水建立祠廟，派巫師宣稱周公想讓僕射王世充緊急討伐李密，定會立下大功，不這樣士兵都要染病而死。王世充的士兵大都是楚地人，有信仰妖言的習俗，大家都請求出戰。王世充調選精壯勇士，得到二萬多人，二千多匹馬，駐扎在洛水南。李密駐軍在偃師北山上。這時李密剛剛打敗宇文化及，内心輕視王世充，不設置壁壘。王世充夜裏派三百多騎兵暗中進入北山，埋伏在山谷中，命令軍人做好戰鬥準備，黎明時進逼李密。李密出兵應戰，還没布成陣列兩軍就交戰了。王世充的伏兵出動，從高處衝下，直奔壓向李密軍營，又放火燒了他們的房舍，李密軍逃散，他的將領張童仁、陳智略投降，王世充進而攻下偃師，李密逃跑拒守洛口。當初，王世充的哥哥王世偉和兒子王玄應跟隨宇文化及到了東郡，李密把他們囚禁在城中，到此時全都救出來了。又拘捕李密的長史邴元真的妻子兒女、司馬鄭虔象母親及許多將領的子弟，王世充全都加以撫恤慰問，讓他們暗中召來他們各自的父兄。王世充繼續出兵，駐扎在洛口，邴元真、鄭虔象等打開倉城來接應，李密帶幾十騎兵逃到河陽，率領剩下的兵士入朝。王世充收集了他的全部兵士，整頓軍隊返回。

侗進拜世充太尉，以尚書省爲其府，備置官屬。世充立三榜於府門之外：一求文才學識堪濟世務者，一求武藝絶人摧鋒陷陣者，一求能理冤枉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日有數百，世充皆躬自省覽，殷勤慰勞。好行小惠，下至軍營騎士，皆飾辭以誘之。當時有識者見其心口相違，頗以懷貳。世充嘗於侗前賜食，還家大嘔吐，疑遇毒所致，自是不復朝請，與

楊侗升任王世充爲太尉，把尚書省作爲他的府第，配備官員屬吏。王世充在府門外設立三榜：一是徵求有文才學識能治理世事的，一是徵求武藝超人能衝鋒陷陣的，一是徵求有能力審理冤枉使積冤伸張的。於是上書陳述事情的，每天有幾百人，王世充都親自閲讀，殷勤慰勞。喜好施行小惠，下至軍營騎士，都用好話來誘導他們。當時有見識的人見他心口不一，因而非常離心。王世充曾在楊侗面前被賜食物，回家後嘔吐不止，懷疑是下毒造成的，從此不再去朝見，和

侗絶矣。遣雲定興、段達入奏於侗，請加九錫之禮。

楊侗隔絶了。派雲定興、段達進宮向楊侗上奏，請給他加賜最尊寵的九錫禮。

二年三月，遂策授相國，總百揆，封鄭王，加九錫備物。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世充大悦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有彈射得鳥來而獻者，亦拜官爵。段達、雲定興等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皆是先朝舊臣，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段達等莫不流涕。世充又使人謂曰："今海内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乂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

二年三月，朝廷於是下文告任王世充爲相國，全部包攬了朝政，封爲鄭王，加賜九錫所必備的物品。有個叫桓法嗣的道士，自言能解説圖讖，就獻上《孔子閉房記》，畫成一個男人手拿一根竿子驅趕羊，解釋説："隋，是楊姓。干一，就是王字。王在羊後，説明相國您應替代隋做皇帝。"又將《莊子》中的《人間世》、《德充符》二篇獻上，桓法嗣解釋説："上篇説'世'，下篇説'充'，這就是相國您的名字，説明您應當恩德覆蓋人間，而應驗符命做天子。"王世充非常高興地説："這是天命。"拜了拜接受了，就讓桓法嗣任諫議大夫。王世充又用羅網捕捉神鳥，把寫上字的帛繫在鳥脖子上，自説是符命而四散放飛。有用彈弓射下鳥而前來進獻的人，也給予官爵。段達、雲定興等人進見楊侗説："天命不能一成不變，鄭王的功德很大，希望陛下禪讓退位，按照唐堯、虞舜的舊例。"楊侗生氣地説："天下是高祖的天下，假如隋的德運没有衰減，這話不能説，天命一定有改變，又談得上什麼禪讓？公等人都是先朝的舊臣，突然説這樣的話，朕還能有什麼指望！"段達等人没有不流淚的。王世充又派人對楊侗説："現在天下尚未安定，必須得到一位德高君主，等到四方平安，再恢復您的正當君位。一定履行先前的盟約，决不辜負您的情義。"

四月，假爲侗詔策禪位，遣兄世惲廢侗於含凉殿，世充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先封同姓王隆爲淮陽王，整爲東郡王，楷爲馮翊王，素爲樂安王。次封叔瓊爲陳王；兄世衡爲秦王，世偉爲楚王，世惲爲齊王。又封瓊子辯爲杞王；衡子虔壽爲蔡王；偉子弘烈爲魏王，行本爲荆王，琬爲代王；惲子仁則爲唐王，道誠爲衛王，道詢爲趙王，道稜爲燕王；兄世師子太爲宋王，君度爲越王。立子玄應爲皇太子，封子玄恕爲

四月，假作楊侗的詔策禪位，派兄長王世惲在含凉殿廢除楊侗，王世充越分即皇帝位，年號稱開明，國號稱鄭。先封同姓王隆爲淮陽王，王整爲東郡王，王楷爲馮翊王，王素爲樂安王。其次封叔父王瓊爲陳王；兄長王世衡爲秦王，王世偉爲楚王，王世惲爲齊王。又封王瓊之子王辯爲杞王；王世衡之子王虔壽爲蔡王；王世偉之子王弘烈爲魏王，王行本爲荆王，王琬爲代王；王世惲之子王仁則爲唐王，王道誠爲衛王，王道詢爲趙王，王道稜爲燕王；兄長王世師之子王太爲宋王，王君度爲越王。立子王玄應爲皇太子，封子王玄恕爲漢王。王世充每次臨朝聽政，一定要殷

漢王。世充每聽朝，必殷勤誨諭，言辭重復，千端萬緒，百司奉事，疲於聽受。或輕騎游歷街衢，亦不清道，百姓但避路而已，按轡徐行，謂百姓曰："昔時天子深坐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世充非貪寶位，本欲救時，今當如一州刺史，每事親覽，當與士庶共評朝政。恐門禁有限，慮致壅塞，今止順天門外置座聽朝。"又令西朝堂受抑屈，東朝堂受直諫。於是獻書上事，日有數百，條疏既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出。

勤教誨不斷勸諭，話語重複，千頭萬緒，百官奉事，光聽命接受就感到很疲倦。有時他輕裝騎馬在街上游歷，也不清道，百姓衹要避開道路就行了，他拉着繮繩緩緩行走，對百姓說："過去天子坐在九重深宮裏，下面的事情，無法上達。我王世充不是貪圖帝位，本想拯救時世，現在我要像一個州的刺史那樣，每件事情親自查閱，應當和士大夫平民共同評議朝政。我害怕宮門禁令有限制，擔心招致奏路阻塞，如今我在順天門外設置座位處理朝政。"又命令在西朝堂受理冤屈，東朝堂受理直言規勸。於是獻書談事的人，每天有幾百，條理疏奏煩雜，很難全部閱讀，幾天後他就不再出來了。

五月，世充禮部尚書裴仁基及其子左輔大將軍行儼、尚書左丞宇文儒童等數十人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泄，皆見害，夷其三族。六月，世惲因勸世充害侗，以絶衆望。世充遣其侄行本鴆殺侗，謚曰恭皇帝。其將軍羅士信率其衆千餘人來降。十月，世充率衆東徇地，至于滑州，仍以兵臨黎陽。十一月，竇建德入世充之殷州，殺掠居人，焚燒積聚，以報黎陽之役。

五月，王世充的禮部尚書裴仁基及其子左輔大將軍裴行儼、尚書左丞宇文儒童等數十人謀劃誅殺王世充，再尊立楊侗。事情泄露，全都被殺害，誅殺三族。六月，王世惲因此勸王世充殺死楊侗，以斷絶衆人的期望。王世充派他的侄子王行本毒死楊侗，謚號稱恭皇帝。楊侗手下的將軍羅士信率領部下一千多人前來投降。十月，王世充率兵向東奪取地盤，到了滑州，還派兵到黎陽。十一月，竇建德侵入王世充的殷州，搶劫殺害居民，燒毁積聚的財物，報復黎陽戰役之仇。

三年二月，世充殿中監豆盧達來降。世充見衆心日離，乃嚴刑峻制，家一人逃者，無少長皆坐爲戮，父子、兄弟、夫妻許其相告而免之。又令五家相保，有全家叛去而鄰人不覺者，誅及四鄰。殺人相繼，其逃亡益甚。至於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私窘急，皆不聊生。又以宫城爲大獄，意有所忌，即收繫其人及家屬於宫中。又每使諸將出外，亦收其親屬質於宫内。囚者相次，不減萬口，既餒食，餒死者日數十人。世充屯兵不散，倉粟日盡，城中人相食。或握土置瓮中，用水淘汰，沙石沉下，取其上浮泥，投以米屑，作餅餌而食之，

三年二月，王世充的殿中監豆盧達前來投降本朝。王世充看大家逐漸離心，就嚴厲刑罰制度，家裏一人逃跑，無論老小都要受牽連而被懲罰，允許父子、兄弟、夫妻互相告發而免去懲罰。還命令五家相互擔保，有全家人叛逃而鄰居没發覺的，周圍鄰居都要被殺。接連不斷殺人，而逃跑的更多。至於打柴采藥的人，進出都有限制，公私困迫，民不聊生。還把宫城作爲大監獄，對誰有猜忌，就把那人及家屬收押在宫中。每次派遣諸將出外，也把親屬關在宫中作人質。一個接一個被囚禁，不下萬人，因爲缺少食物，每天餓死幾十人。王世充屯兵不散，倉中糧食越來越少，城裏人吃人。有的把土放在瓮裏，用水淘洗，沙石沉到底下後，取上面漂浮的泥，加入米屑，做成餅餌吃，人們都身體浮腫腿脚無力，

人皆體腫而脚弱，枕倚於道路。其尚書郎盧君業、郭子高等皆死於溝壑。

七月，秦王率兵攻之，師至新安，世充鎮堡相次來降。八月，秦王陳兵於青城宫，世充悉兵來拒，隔澗而言曰："隋末喪亂，天下分崩，長安、洛陽，各有分地，世充唯願自守，不敢西侵。計熊、穀二州，相去非遠，若欲取之，豈非度内？既敦鄰好，所以不然。王乃盛相侵軼，遠入吾地，三崤之道，千里饋糧，以此出師，未見其可。"太宗謂曰："四海之内，皆承正朔，唯公執迷，獨阻聲教。東都士庶，亟請王師，關中義勇，感恩致力。至尊重違衆願，有斯吊伐。若轉禍來降，則富貴可保，如欲相抗，無假多言。"世充無以報。太宗分遣諸將攻其城鎮，所至輒下。九月，王君廓攻拔世充之轘轅縣，東徇地至管城而還，於是河南州縣相次降附。竇建德自侵殷州之後，與世充遂結深隙，信使斷絶。十一月，竇建德又遣人結好，并陳救援之意。世充乃遣其兄子琬及内史令長孫安世報聘，且乞師。

以致摔倒在道路上。王世充的尚書郎盧君業、郭子高等都死在溝壑中。

七月，秦王率軍攻打王世充，軍隊到達新安，王世充的軍鎮堡壘不斷前來投降。八月，秦王在青城宫布兵，王世充派全部兵力前來抵抗，隔着山澗説："隋朝末年喪國禍亂，天下分裂，長安、洛陽，各有分内土地，我王世充衹希望守着自己的地方，不敢向西進犯。算起來熊、穀二州，距離洛陽不遠，如果我要奪取它，難道它不在我心意計慮之内？既然敦睦鄰邦友好，所以不這樣做。大王要大肆侵略，從遠處進入我的地方，通過三崤道路，千里送糧，這樣出兵，没見能成功的。"太宗對他説："四海之内，都承奉王朝正朔年號歸順了大唐，衹有公執迷不悟，惟獨阻擋朝廷的聲威與教化。東都的士人百姓，急切請求官軍出師，關中的俠義勇士，感恩效力。皇帝拒絶衆人的意願，纔有此次討伐。如果想轉禍爲福前來投降，那麽富貴可保，如果還想頑抗，就不用多説了。"王世充無話回答。太宗分派諸將攻打王世充的城鎮，所到之處都被攻下。九月，王君廓攻下王世充的轘轅縣，向東占領地盤直到管城後返回，於是河南的州縣接連歸附。竇建德自從進犯殷州以後，就和王世充結下了深深的怨恨，斷絶使者往來。十一月，竇建德又派人聯結和好，并且陳述援救的意思。王世充就派他哥哥的兒子王琬及内史令長孫安世回訪，并乞求救兵。

四年二月，世充率兵出方諸門，與王師相抗，世充軍敗，因乘勝迫之，屯其城門，世充步卒不得入，驚散南走，追斬數千級，虜五千餘人。世充從此不復敢出，但嬰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三月，秦王擒建德并王琬、長孫安世等于武牢，迴至東都城下以示之，且遣安世入城，使言敗狀。世充惶惑，不知所爲，將潰圍而出，南走襄陽，謀於諸將，皆不答，乃率其將吏詣軍門請降。於是收其府庫，頒賜將士。世充黄門侍郎薛德音

四年二月，王世充率兵出方諸門，與官軍對抗，王世充軍敗，官軍乘勝追擊，在洛陽城門外駐軍，王世充的步兵不能進去，驚散向南逃跑，官軍追上去斬首數千級，俘虜五千多人。王世充從此不敢再出來，衹是環城固守，等待竇建德的援兵。三月，秦王在武牢生擒竇建德和王琬、長孫安世等人，回到東都城下向王世充展示，并且派長孫安世進城，讓他講明失敗的情況。王世充很驚恐，不知該怎麽辦，準備突圍出去，向南逃往襄陽，與各位將領商議，都不答應，王世充就率他的部將軍吏到軍門請求投降。官軍於是没收他的府庫，頒發賞賜給將士。王世充的黄門侍郎

以文檄不遜，先誅之。次收世充黨與段達、楊汪、單雄信、陽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濬、張童仁、朱粲等十餘人，皆戮于洛渚之上。

秦王以世充至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對曰："計臣之罪，誠不容誅，但陛下愛子秦王許臣不死。"高祖乃釋之。與兄芮、妻、子同徙于蜀，將行，爲仇人定州刺史獨孤修所殺。子玄應及兄世偉等在路謀叛，伏誅。世充自篡位，凡三年而滅。

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也。少時，頗以然諾爲事。嘗有鄉人喪親，家貧無以葬，時建德耕於田中，聞而嘆息，遽輟耕牛，往給喪事，由是大爲鄉黨所稱。初，爲里長，犯法亡去，會赦得歸。父卒，送葬者千餘人，凡有所贈，皆讓而不受。

大業七年，募人討高麗，本郡選勇敢尤異者以充小帥，遂補建德爲二百人長。時山東大水，人多流散，同縣有孫安祖，家爲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以安祖驍勇，亦選在行中。安祖辭貧，白言漳南令，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投建德，建德舍之。是歲，山東大饑，建德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遼東，尚爲高麗所敗。今水潦爲災，黎庶窮困，而主上不恤，親駕臨遼，加以往歲西征，瘡痍未復，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歸，今重發兵，易可摇動。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爲逃亡之虜也。我知高雞泊中廣大數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難，承間而出虜掠，足以自資。既得聚人，且觀時變，必有大功於天下矣。"安祖然其計。建德招誘逃兵及無産業者，得數百人，令安祖率之，

薛德音因爲寫作檄文不恭順，先被殺掉。其次逮捕了王世充的同黨段達、楊汪、單雄信、陽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濬、張童仁、朱粲等十多人，都殺死在洛渚邊上。

秦王帶王世充到長安，高祖列舉他的罪狀，王世充回答説："計算臣的罪過，確實不容許不殺，但陛下的愛子秦王許諾臣不死。"高祖就放了他。和他哥哥王芮、妻、子一起流放到蜀地，將要動身，被仇人定州刺史獨孤修殺死。子王玄應及兄長王世偉等人在路上謀劃反叛，服法處死。王世充從篡奪王位，一共三年而滅亡。

竇建德，是貝州漳南人。年輕時，把許諾這種事看得很重。曾有同鄉人喪親，家裏貧窮無力埋葬，當時竇建德正在田間耕作，聽到後嘆息，就解下耕牛，前去送給他辦喪事，因此被鄉親們大加稱贊。起初，做里長，犯了法逃跑，碰上大赦纔回來。父親死時，送葬的有一千多人，凡是贈送的東西，都推辭不接受。

大業七年，招募人討伐高麗，本郡選拔非常勇敢的人充當小帥，就補授竇建德作二百人長。當時山東發大水，人都四處流散，同縣有個叫孫安祖的人，家被水冲了，妻子兒女全被餓死。縣上因孫安祖勇敢，把他選在隊伍中了。孫安祖藉口貧窮推辭，直接對漳南令説出，縣令發怒鞭打他。孫安祖刺殺了縣令，逃跑投奔了竇建德，竇建德收留了他。這一年，山東遭大饑荒，竇建德對孫安祖説："文皇帝時，天下富裕昌盛，徵發了一百多萬人討伐遼東，還被高麗打敗了。現在水害成災，黎民百姓窮困潦倒，而皇上不知撫恤，親臨遼地，加上往年西征，創傷還没平復，百姓疲憊困苦，連年戰役，出征的人尚未回來，現在又重新徵兵出征，政權很容易動摇。大丈夫不死，應當建立大功業，怎能成爲逃跑之徒。我知道高雞泊中方圓有幾百里大，蘆葦草叢深密，可以逃難，尋找機會可以外出搶劫，又足够自用。聚集一些人後，暫且觀望時勢變化，一定會在天下建立大功業的。"孫安祖贊同他的計謀。竇建德招引逃兵及没有産業的人，得到幾百人，

入泊中爲群盜，安祖自稱將軍。鄃人張金稱亦結聚得百人，在河阻中。蓨人高士達又起兵得千餘人，在清河界中。時諸盜往來漳南者，所過皆殺掠居人，焚燒舍宅，獨不入建德之閭。由是郡縣意建德與賊徒交結，收繫家屬，無少長皆殺之。建德聞其家被屠滅，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後安祖爲張金稱所殺，其兵數千人又盡歸于建德。自此漸盛，兵至萬餘人，猶往來高雞泊中。每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執勤苦，由是能致人之死力。

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餘人來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進爲軍司馬，咸以兵授焉。建德既初董衆，欲立奇功以威群賊，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以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之。士達又宣言建德背亡，而取虜獲婦人紿爲建德妻子，於軍中殺之。建德僞遣人遺絢書請降，願爲前驅，破士達以自效。絢信之，即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期與爲盟，共圖士達。絢兵益懈而不備，建德襲之，大破絢軍，殺略數千人，獲馬千餘匹，絢以數十騎遁走，遣將追及於平原，斬其首以獻士達。由是建德之勢益振。

隋遣太僕卿楊義臣率兵萬餘人討張金稱，破之於清河，所獲賊衆皆屠滅，餘散在草澤間者復相聚而投建德。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中，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唯義臣耳。新破金稱，遠來襲我，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令其欲戰不得，空延歲月，將士疲倦，乘便襲擊，可有大功。今與爭鋒，恐公不能敵也。"士達不從其言，因留建德守壁，自率精兵逆擊義臣，戰小

讓孫安祖率領，進入泊中做盜賊，孫安祖自稱將軍。鄃人張金稱也結夥聚集了百人，在河渚中間。蓨人高士達又起兵得到一千多人，在清河境内。當時來往於漳南一帶的各路强盜，經過之處都殺害搶劫居民，焚燒房舍，惟獨不進入竇建德的鄉里。因此郡縣長官猜疑竇建德和賊徒有交往，拘捕他的家屬，不論老少都殺了。竇建德聽説他的家人被屠殺，率領手下二百人逃跑歸附高士達。高士達自稱東海公，讓竇建德爲司兵。後來孫安祖被張金稱殺掉，他的幾千人又都歸了竇建德。從此竇建德逐漸强大，士兵達到一萬多人，仍然來往於高雞泊中。竇建德常能謙和地待人處事，和士兵同甘共苦，因此能使人爲他拼死效力。

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帶一萬多人馬來討伐高士達。高士達自知智謀不如竇建德，就升任他爲軍司馬，把兵馬都交給他。竇建德剛開始主管兵衆，想建立奇功向群賊示威，請高士達守護輜重，自己則挑選七千精兵準備抗擊郭絢，他首先假裝和高士達有矛盾而反叛。高士達又宣稱竇建德背叛逃跑，又找來一個抓獲的女人假稱是竇建德的妻子，在軍中殺死。竇建德派人給郭絢送去假請降書，願意作他的前鋒，攻破高士達來效力。郭絢相信了，就帶兵跟竇建德到長河邊，約定與他結盟，共同對付高士達。郭絢的軍隊逐漸鬆懈不加防備，竇建德襲擊了他們，大敗郭絢的軍隊，殺死幾千人，繳獲一千多匹馬，郭絢帶幾十個騎兵逃跑，竇建德派將士追到平原，斬下首級獻給高士達。從此竇建德的勢力更加壯大。

隋派太僕卿楊義臣率兵一萬多人討伐張金稱，在清河打敗他們，凡是抓獲的人都殺死了，其他逃散在荒野的又互相聚集起來投奔了竇建德。楊義臣乘勝來到平原，想進入高雞泊中，竇建德對高士達説："遍察隋將，善於用兵的祇有楊義臣。他剛剛攻破了張金稱，從遠處來攻擊我們，來勢不可阻擋。請帶兵避開，讓他們想戰不成，白白拖延時間，將士疲勞倦怠，乘機襲擊，可立大功。現在和他争鬥以决勝負，恐怕您無法抵抗。"高士達不聽他的話，因此留竇建德守護營壘，自己率領精兵迎頭反擊楊義臣，交戰剛取

勝，而縱酒高宴，有輕義臣之心。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賊而自矜大，此禍至不久矣。隋兵乘勝，必長驅至此，人心驚駭，吾恐不全。"遂留人守壁，自率精鋭百餘據險，以防士達之敗。後五日，義臣果大破士達，於陣斬之，乘勢追奔，將圍建德。守兵既少，聞士達敗，衆皆潰散。建德率百餘騎亡去，行至饒陽，觀其無守備，攻陷之，撫循士衆，人多願從，又得三千餘兵。

得小勝，就縱酒大宴，有輕視楊義臣之心。竇建德知道後説："東海公還没攻破敵人而自己却先驕傲自大，不久大禍就該來臨了。隋兵乘勝，必定長驅直入來到這裏，人心驚慌，我們恐怕也無法保全了。"就留人守住營壘，自己率領精鋭一百多人占據險要，來防備高士達失敗。五天後，楊義臣果然大敗高士達，在陣中斬殺了高士達，乘勝追趕進擊，要包圍竇建德。營中守兵已經很少，聽説高士達失敗，大家都逃散了。竇建德率領一百多騎兵逃走，走到饒陽，看没有防守，便攻破了，撫慰士兵，人們大多願意跟隨，又得到三千多兵士。

初，義臣既殺士達，以爲建德不足憂。建德復還平原，收士達敗兵之死者，悉收葬焉。爲士達發喪，三軍皆縞素。招集亡卒，得數千人，軍復大振，始自稱將軍。初，群盜得隋官及山東士子皆殺之，唯建德每獲士人，必加恩遇。初得饒陽縣長宋正本，引爲上客，與參謀議。此後隋郡長吏稍以城降之，軍容益盛，勝兵十餘萬人。

當初，楊義臣殺了高士達後，認爲竇建德不足以擔憂。竇建德又回到平原，把高士達戰死的士兵，都收拾埋葬了。給高士達發喪，三軍都穿白色孝服。收集逃跑的士卒，得到數千人，軍隊重又振作起來，開始自稱將軍。起初，群盜獲得隋朝官員及山東士子都殺了，衹有竇建德每次獲得士人，必定施以恩惠加以寵遇。先得到饒陽縣長宋正本，待爲上賓，參預謀劃計議。此後隋郡長官漸漸獻城投降，竇建德軍勢更加壯大，有强兵十多萬人。

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界中，自稱長樂王，年號丁丑，署置官屬。七月，隋遣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率兵三萬來討之，至河間城南，營於七里井。建德聞世雄至，選精兵數千人伏河間南界澤中，悉拔諸城僞遁，云亡入豆子航中。世雄以爲建德畏己，乃不設備。建德覘知之，自率敢死士一千人襲擊世雄。會雲霧晝晦，兩軍不辨，隋軍大潰，自相踏藉，死者萬餘，世雄以數百騎而遁，餘軍悉陷。於是建德進攻河間，頻戰不下。其後城中食盡，又聞煬帝被弑，郡丞王琮率士吏發喪，建德遣使吊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焉。琮率官屬素服面縛詣軍門，建德親解其縛，與言隋亡之事，琮俯

十三年正月，在河間樂壽境界中建築壇場，自稱長樂王，年號稱丁丑，設置官署任用官吏。七月，隋派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率三萬兵馬來討伐竇建德，走到河間城南面，在七里井扎營。竇建德聽説薛世雄到了，挑選數千名精兵埋伏在河間南部草澤中，把各城的兵士全撤出假裝逃跑，聲稱逃到豆子航中。薛世雄認爲竇建德怕自己，就不加防備。竇建德探知，便親自率敢死隊一千人襲擊薛世雄。正趕上那天白天雲霧晦暗，兩軍無法分辨，隋軍大敗，自相踐踏，死了一萬多人，薛世雄帶數百騎兵逃跑，其餘全部被俘。於是竇建德進兵攻打河間，多次攻打没攻下。這以後城中糧食用完，又聽説煬帝被弑殺，郡丞王琮率領官吏士大夫發喪，竇建德派人前去吊唁，王琮於是派使者請求投降，竇建德返回後準備食物接待。王琮率領官吏穿白衣兩手反綁來到軍門，竇建德親自爲他解綁，和他談論隋亡的事情，王琮

伏悲哀，建德亦爲之泣。諸賊帥或進言曰：“琮拒我久，殺傷甚衆，計窮方出，今請烹之。”建德曰：“此義士也。方加擢用，以勵事君者，安可殺之。往在泊中共爲小盗，容可恣意殺人，今欲安百姓以定天下，何得害忠良乎？”因令軍中曰：“先與王琮有隙者，今敢動摇，罪三族。”即日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曰金城宫，自是郡縣多下之。

俯伏悲哀，竇建德也因此哭泣。諸賊首領有的進言說：“王琮抵抗我們很長時間，殺傷很多人，没有辦法了纔出降，現在請求把他煮了。”竇建德說：“這人是個義士。我正準備加以任用，來激勵能够一心事奉君主的人，怎能殺了。過去在泊中一起作小盗，還可以任意殺人，現在要安定百姓用來平定天下，怎能殘害忠良？”就在軍中下令說：“先前和王琮有矛盾的，現在膽敢作出其他舉動，處罪三族。”當天授任王琮瀛州刺史。開始建都樂壽，稱做金城宫，從此郡縣多被攻下。

武德元年冬至日，於金城宫設會，有五大鳥降于樂壽，群鳥數萬從之，經日而去，因改年爲五鳳。有宗城人獻玄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紹曰：“昔夏禹膺籙，天錫玄珪。今瑞與禹同，宜稱夏國。”建德從之。先是，有上谷賊帥王須拔自號漫天王，擁衆數萬，入掠幽州，中流矢而死。其亞將魏刀兒代領其衆，自號歷山飛，入據深澤，有徒十萬。建德與之和，刀兒因弛守備，建德襲破之，又盡并其地。

武德元年冬至這天，在金城宫設宴會，有五隻大鳥落在樂壽，跟隨的鳥有數萬隻，一整天纔離開，因此改年號爲五鳳。有個宗城人獻上一枚玄珪，景城丞孔德紹說：“過去夏禹王親受上天符籙應運而生，上天賜給他玄珪。現在祥瑞和禹王相同，應該稱作夏國。”竇建德聽從了。在這以前，有個上谷賊帥王須拔自己號稱漫天王，聚集數萬人，到幽州搶掠，被流矢射死。他的副將魏刀兒代他率領部下，自己號稱歷山飛，進占深澤，有十萬人馬。竇建德和他們講和，魏刀兒就放鬆了守備，竇建德襲擊攻破他們，又吞并了他的全部地盤。

二年，宇文化及僭號於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内史侍郎孔德紹曰：“吾爲隋之百姓數十年矣，隋爲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殺之，大逆無道，此吾仇矣，請與諸公討之，何如？”德紹曰：“今海内無主，英雄競逐，大王以布衣而起漳浦，隋郡縣官人莫不争歸附者，以大王仗順而動，義安天下也。宇文化及與國連姻，父子兄弟受恩隋代，身居不疑之地，而行弑逆之禍，篡隋自代，乃天下之賊也。此而不誅，安用盟主！”建德稱善。即日引兵討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保聊城，建德縱撞車抛石，機巧絶妙，四面攻城，陷之。建德入城，先謁隋蕭皇后，與語稱臣。悉收弑

二年，宇文化及在魏縣越分稱帝，竇建德對他的納言宋正本、内史侍郎孔德紹說：“我數十年作隋的百姓，隋朝皇帝做我的君主已經兩代了。現在宇文化及殺了皇帝，大逆不道，他是我的仇人，我要和諸公討伐他，怎麽樣？”孔德紹說：“現在海内没有君主，英雄競争，大王以平民身份在漳浦起義，隋朝的郡縣官民没有不争相歸順依附您的，這全是因爲大王順天命而行動，仗義而安定天下。宇文化及和隋朝皇室聯姻，父子兄弟都接受過隋朝的恩惠，身處不受懷疑的地位，却做弑殺君王的禍事，篡奪隋政權自己取而代之，是天下的盗賊。這樣的人不殺，還要盟主做什麽！”竇建德稱贊他說得好。當天帶兵討伐宇文化及，連續幾仗都打敗了他。宇文化及退守聊城，竇建德放撞車抛發石頭，機械便巧非常絶妙，從四面攻城，城被攻下。竇建德進城，先拜

煬帝元謀者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文武官對而斬之，梟首轅門之外。化及并其二子同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

見隋蕭皇后，和她説話自稱爲臣。抓獲弒殺煬帝的所有重要謀劃者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召集隋文武官員當着他們的面殺掉這些人，砍下首級在轅門外示衆。用檻車將宇文化及和他的兩個兒子一同運載，送到大陸縣殺掉。

建德每平城破陣，所得資財，并散賞諸將，一無所取。又不啖肉，常食唯有菜蔬、脱粟之飯。其妻曹氏不衣紈綺，所使婢妾纔十數人。至此，得官人以千數，并有容色，應時放散。得隋文武官及驍果尚且一萬，亦放散，聽其所去。又以隋黄門侍郎裴矩爲尚書左僕射，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尚書，自餘隨才拜授，委以政事。其有欲往關中及東都者亦恣聽之，仍給其衣糧，以兵援之，送出其境。攻陷洺州，虜刺史袁子幹。遷都于洺州，號萬春宫。遣使往灌津，祠竇青之墓，置守冢二十家。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朝隋越王侗於洛陽。後世充廢侗自立，乃絶之，始自尊大，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言詔。追謚隋煬帝爲閔帝，封齊王暕子政道爲鄖公。然猶依倚突厥。隋義城公主先嫁突厥，及是遣使迎蕭皇后，建德勒兵千餘騎送之入蕃，又傳化及首以獻公主。既與突厥相連，兵鋒益盛。

竇建德每次平定城池攻破敵陣，所獲得的錢物，都用來獎賞各個將領，自己一點也不拿。又不吃肉，經常的飯食衹是蔬菜和粗米飯。他妻子曹氏不穿絲絹衣服，使用的奴婢纔十幾人。到這時，獲得上千宫女，都很漂亮，他都及時遣散。還得到近一萬隋文武官員及勇猛敢死之士，也釋放遣散，任憑他們去哪裏。又任隋黄門侍郎裴矩爲尚書左僕射，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尚書，其餘的按才能授任官職，把政事交給他們。其中有想去關中及東都的也都由他們去，還發給他們衣服糧食，派兵士援助，送出他的轄境。攻下洺州後，活捉刺史袁子幹。將都城遷到洺州，稱萬春宫。派使者去灌津，祭竇青的墓，設置二十家守冢户。又和王世充結交友好，派使者到洛陽朝拜隋越王楊侗。後來王世充廢棄楊侗而自立，就斷絶了關係，開始自尊自大，建立天子的旌旗，出入警戒清道，發布文書都稱詔令。追贈隋煬帝謚號稱閔帝，封齊王楊暕之子楊政道爲鄖公。然而仍然依靠突厥。隋義城公主先前嫁到突厥，到這時派使者迎接蕭皇后，竇建德率二千多騎兵送她進番，又遞送宇文化及的頭獻給公主。和突厥聯合後，兵力更加强盛。

九月，南侵相州，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不能拒，退奔黎陽。相州陷，殺刺史吕珉。又進攻衛州，陷黎陽，左武衛大將軍李世勣、皇妹同安長公主及神通并爲所虜。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携其首以奔建德，曰："奴殺主爲大逆，我何可納之。"命立斬奴，而返軌首於滑州。吏人感之，即日而降。齊、濟二州及兖州賊帥徐圓朗皆聞風而下。建德釋李世勣，使其

九月，向南進攻相州，河北大使淮安王李神通抵擋不住，撤退逃到黎陽。相州陷落，殺死刺史吕珉。又前進攻打衛州，攻下黎陽，左武衛大將軍李世勣、皇妹同安長公主及李神通都被俘虜。滑州刺史王軌被家奴殺死，家奴帶着他的頭投奔竇建德，竇建德説："家奴殺死主人是大逆不道，我怎能接收他。"下令立即殺了家奴，將王軌的頭送回滑州。吏員很感動，當天就投降了。齊、濟二州和兖州賊帥徐圓朗等聽到風聲也都立刻前來投降。竇建德釋放了李世勣，讓他帶

領兵以鎮黎州。

三年正月，世勣捨其父而逃歸，執法者請誅之，建德曰：“勣本唐臣，爲我所虜，不忘其主，逃還本朝，此忠臣也，其父何罪！”竟不誅。舍同安長公主及神通於别館，待以客禮。高祖遣使與之連和，建德即遣公主與使俱歸。嘗破趙州，執刺史張昂、邢州刺史陳君賓、大使張道源等，以侵軼其境，建德將戮之。其國子祭酒凌敬進曰：“夫犬各吠非其主，今鄰人堅守，力屈就擒，此乃忠確士也。若加酷害，何以勸大王之臣乎？”建德盛怒曰：“我至城下，猶迷不降，勞我師旅，罪何可赦？”敬又曰：“今大王使大將軍高士興於易水抗禦羅藝，兵纔至，士興即降，大王之意復爲可不？”建德乃悟，即命釋之。其寬厚從諫，多此類也。

又遣士興進圍幽州，攻之不克，退軍於籠火城，爲藝所襲，士興大潰。先是，其大將王伏寶多勇略，功冠等倫，群帥嫉之。或言其反，建德將殺之，伏寶曰：“我無罪也，大王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既殺之，後用兵多不利。

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藝出兵與戰，大破之，斬首千二百級。藝兵頻勝而驕，進襲其營，建德列陣於營中，填塹而出，擊藝敗之。建德薄其城，不克，遂歸洺州。其納言宋正本好直諫，建德又聽讒言殺之。是後人以爲誡，無復進言者，由此政教益衰。

先，曹州 濟陰人孟海公擁精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之地。其年十一月，建德自率兵渡河以擊之。時

兵繼續鎮守黎州。

三年正月，李世勣丢下他父親逃回，執法的人請求竇建德殺掉他的父親，竇建德說：“李世勣本是唐的大臣，被我們俘虜，不忘他的主子，逃回自己的朝廷，這是忠臣，他父親有什麽罪！”終於没有殺他。釋放了同安長公主及李神通，讓他們住在客館用客人的禮節接待他們。高祖派使者來與他講和，竇建德就讓公主同使者都回去了。曾經攻破趙州，捉住刺史張昂、邢州刺史陳君賓、大使張道源等人，因他們曾襲擊竇建德管轄的地盤，竇建德準備殺掉他們。他的國子祭酒凌敬進言說：“狗對不是自己主人的人都要吠咬，現在鄰境的人堅守，力量不足而被生擒，這是忠誠的人。如果加以殘害，用什麽勸勉大王的臣子呢？”竇建德很氣憤地說：“我到了城下，還執迷不投降，有勞我的軍隊，罪行怎能赦免？”凌敬又說：“現在大王讓大將軍高士興在易水抗擊羅藝，士兵剛到，高士興就投降了，大王的意思又認爲可以嗎？”竇建德這纔明白過來，就下令釋放了他們。他爲人寬厚聽從勸諫，大多是這樣。

又派高士興進軍包圍幽州，攻打不下，撤兵到籠火城，被羅藝襲擊，高士興軍隊大敗逃散。在這之前，他手下的大將王伏寶有勇有謀，在同輩中功勞最高，許多將領嫉妒他。有的說他想反叛，竇建德要殺他，王伏寶說：“我是無罪的，大王爲什麽聽信讒言，自己砍掉左右手呢？”自從殺了王伏寶以後，後來出兵大多失利。

九月，竇建德親自率軍包圍幽州，羅藝出兵和他交戰，大敗竇建德，斬首一千二百級。羅藝的士兵連續勝利而驕傲起來，進兵襲擊竇建德的軍營，竇建德在營中排列軍陣，填埋溝塹而出，攻擊羅藝并打敗了他。竇建德逼近到他的城下，没攻下，就又回到了洺州。他的納言宋正本喜好直言勸諫，竇建德又聽信讒言殺了他。從此以後人們都以此爲鑒戒，不再有進言的人了，從此刑賞和教化越來越衰退。

先前，曹州 濟陰人孟海公聚集精兵三萬人，占據周橋城搶掠黄河以南地區。當年十一月，竇建德親自率兵渡河攻打他。當時秦王在洛陽攻打

秦王攻王世充於洛陽，建德中書舍人劉斌說建德曰："今唐有關內，鄭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勢也。聞唐兵悉衆攻鄭，首尾二年，鄭勢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强鄭弱，其勢必破鄭，鄭破則夏有齒寒之憂。爲大王計者，莫若救鄭，鄭拒其內，夏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卻唐全鄭，此常保三分之勢也。若唐軍破後而鄭可圖，則因而滅之，總二國之衆，乘唐軍之敗，長驅西入，京師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建德大悦曰："此良策矣。"適會世充遣使乞師于建德，即遣其職方侍郎魏處繪入朝，請解世充之圍。

王世充，竇建德的中書舍人劉斌勸竇建德說："現在唐占有關內，鄭占有河南，夏占據河北，這是鼎足相持的形勢。聽說唐派出全部兵馬攻打鄭，前後二年，鄭的形勢一天天緊迫而唐還不撤兵。唐强大鄭弱小，看形勢必定攻破鄭，鄭被攻破那麽夏就有唇亡齒寒的憂患。爲大王考慮，不如去救鄭，鄭在裏面抵抗，夏在外面攻打，必定攻破唐兵。如果打退唐保全鄭，這樣就能長久保持三分天下的形勢。如果打敗唐軍後還可以謀取鄭，那麽乘機消滅它，總合夏、鄭兩國兵力，乘唐軍剛失敗，長驅西進，京城也可以奪取，這是天下太平的基礎。"竇建德很高興地說："這是好計策。"正好碰上王世充派使者向竇建德求救，就派他的職方侍郎魏處繪入朝，請求解除對王世充的包圍。

四年二月，建德克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海公及徐圓朗之衆來救世充。軍至滑州，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城納之，遂進逼元州、梁州、管州，皆陷之，屯于滎陽。三月，秦王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并擒其將殷秋、石瓚。時世充弟世辨爲徐州行臺，遣其將郭士衡領兵數千人從之，合衆十餘萬，號爲三十萬，軍次成皋，築宫于板渚，以示必戰。又遣間使約世充共爲表裏。經二月，迫於武牢，不得進。秦王遣將軍王君廓領輕騎千餘抄其糧運，獲其大將張青特，虜獲甚衆。

四年二月，竇建德攻下周橋，俘虜孟海公，留下他的將領范願守衛曹州，派出孟海公和徐圓朗的全部兵力來救王世充。部隊到達滑州，王世充的行臺僕射韓洪開城迎接他們，於是進逼元州、梁州、管州，都攻下了，屯兵在滎陽。三月，秦王進入武牢，進逼竇建德的軍營，殺傷很多，并擒獲他的將領殷秋、石瓚。當時王世充的弟弟王世辨爲徐州行臺，派將領郭士衡帶兵數千人跟隨他，合起來有十多萬，號稱三十萬，軍隊駐在成皋，在板渚建起宫室，用來表示一定要戰。又派使者和王世充約定裏應外合。過了兩個月，逼近到武牢，没能前進。秦王派將軍王君廓帶領一千多輕騎兵抄襲他的糧運，抓獲大將張青特，俘虜繳獲都很多。

建德數不利，人情危駭，將帥已下破孟海公，皆有所獲，思歸洺州。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逾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

竇建德屢次失利，人心離散，將帥以下的人攻破孟海公後，都有收獲，想回洺州。凌敬進言勸說："應當讓全部兵力渡過黄河，攻取懷州河陽，派重要將領駐守。再率領兵衆擊鼓樹旗直接進軍，越過太行山，進入上黨，先傳播聲名再實際進取，不等檄文傳下便可平定那裏。然後逐漸逼近壺口，稍稍震駭蒲津，收取河東地盤，這是上策。執行這計策會有三利：第一進入無人之境，軍隊能够安全；第二是拓寬疆土争取兵力；三是鄭的圍困可以自行解除。"竇建德準備聽從，

玉啖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决戰，必將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焉。其妻曹氏又言於建德曰："祭酒之言可從，大王何不納也？請自滏口之道，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以自救，此則鄭圍解矣。今頓兵武牢之下，日月淹久，徒爲自苦，事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鄭國懸命朝暮，以待吾來，既許救之，豈可見難而退，示天下以不信也？"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官軍按甲挫其鋭。

而王世充的使者長孫安世暗中送黄金寶玉引誘各將領，用來搞亂他的計劃。衆人都進諫説："凌敬是個書生罷了，怎能和他談論打仗？"竇建德又聽從了，回去對凌敬道歉説："現在人心一致兵鋒鋭利，這是上天幫助我。乘機决戰，必定會大勝。我已經聽從了大家的建議，不能聽您的話了。"凌敬堅决規諫，竇建德發怒，讓人把他拉出去。竇建德的妻子曹氏又對竇建德説："祭酒的話可以聽從，大王爲什麽不采納？請從滏口這條路，乘唐國空虛，連續扎營逐漸前進，來奪取山北，再藉助突厥在西面抄襲關中，唐必定回兵來救自己，這樣被圍的鄭就解脱了。現在把兵停在武牢城下，時間久了，衹能苦了自己，事情恐怕不會成功。"竇建德説："這不是女人所能知道的。况且鄭國的命運朝不保夕，期待我們到來，已經答應解救，怎能見困難而後退，向天下顯示我們不守信用呢？"於是派出全部兵衆逼近武牢，唐朝官軍按兵不動挫敗他們的鋭氣。

及建德結陣於汜水，秦王遣騎挑之，建德進軍而戰，竇抗當之。建德少却，秦王馳騎深入，反覆四五合，然後大破之。建德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先是，軍中有童謡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地。

竇建德在汜水構築軍陣以後，秦王派騎兵挑戰，竇建德進軍交戰，竇抗抵擋他。竇建德稍有退却，秦王騎馬深入，反復出入四五次，然後大敗竇建德。竇建德中了一槍，逃到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擒了他。在此之前，軍中傳有童謡説："豆入牛口，勢不得久。"竇建德走到牛口渚，很厭惡，果然在這兒失敗。

建德所領兵衆，一時奔潰，妻曹氏及其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于洺州。餘黨欲立建德養子爲主，善行曰："夏王平定河朔，士馬精强，一朝被擒如此，豈非天命有所歸也？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人。"遂以府庫財物悉分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與建德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及建德妻率僞官屬舉山東之地，奉傳國等八璽來降。七月，秦王俘建德至京師，斬于長安市，年四十九。自起軍至滅，凡六歲，河北悉平。其年，劉黑闥復盜據山東。

竇建德帶領的士兵，一時間逃散，妻子曹氏及左僕射齊善行帶領數百名騎兵逃到洺州。其餘的同黨要立竇建德的養子爲君主，齊善行説："夏王平定河朔，人强馬壯，一旦這樣被擒，難道不是天命有所歸向嗎？不如委心請求處罰，不要再使活着的百姓遭難了。"於是把府庫的財物全都分給士卒，讓他們各自散去。齊善行就和竇建德的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及竇建德的妻子帶領僞官吏獻出山東之地，捧着傳國等八種玉璽前來投降。七月，秦王把竇建德帶到京城，在長安市上斬首，終年四十九歲。從起兵到滅亡，共六年，河北全部平定。這年，劉黑闥又竊取占據了山東。

史臣曰：世充奸人，遭逢昏主，上則諛佞詭俗以取榮名，下則强辯飾非以制群論。終行篡逆，自恣陸梁，安忍殺人，矯情馭衆，凡所委任，多是叛亡。出降秦王，不致顯戮，其爲幸也多矣。建德義伏鄉閭，盜據河朔，撫馭士卒，招集賢良。中絶世充，終斬化及，不殺徐蓋，生還神通，沉機英斷，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寶被讒見害，凌敬、曹氏陳謀不行，遂至亡滅，鮮克有終矣。然天命有歸，人謀不及。

史臣曰：王世充是奸邪之人，遇到昏庸君主，對上則諂媚詭詐來撈取聲名，對下則强辭奪理掩飾是非來控制衆人的言論。最終則篡權叛逆，自身囂張放縱，又怎忍心殺人，假意做作駕馭衆人，凡是所委任的，大都是叛逃之人。出來投降秦王，沒有當衆處決，已經很僥幸了。竇建德在鄉鄰中以仁義服衆，竊取占據河朔爲盜，安撫而控馭士兵，招集賢能良才。中間與王世充斷絶，最終斬殺宇文化及，不殺徐蓋，送回李神通，深沉果斷富有英才，最初是那樣英明。到後來宋正本、王伏寶受讒言被害，凌敬、曹氏陳奏的計謀不被施行，於是以至滅亡，不能善始善終啊。但這也是天命有所歸屬，并非人的謀劃所能改變的。

贊曰：世充篡逆，建德愎諫，二凶即誅，中原弭亂。

贊曰：王世充篡權叛逆，竇建德剛愎拒諫，二凶被誅，中原纔消除了禍亂。

舊唐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五

薛舉 (子)仁杲　李軌　劉武周 苑君璋(附)　高開道　劉黑闥 徐圓朗

薛舉

薛舉，河東汾陰人也。其父汪，徙居金城。

舉容貌瑰偉，凶悍善射，驍武絶倫，家産巨萬，交結豪猾，雄於邊朔。初，爲金城府校尉。大業末，隴西群盗蜂起，百姓飢餒，金城令郝瑗募得數千人，使舉討捕。授甲於郡中，吏人咸集，置酒以饗士。舉與其子仁杲及同謀者十三人，於座中劫瑗，矯稱收捕反者，因發兵囚郡縣官，開倉以賑貧乏。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爲秦興，封仁杲爲齊公，少子仁越爲晋公。有宗羅睺者，先聚黨爲群盗，至是帥衆會之，封爲義興公，餘皆以次封拜。掠官收馬，招集群盗，兵鋒甚鋭，所至皆下。

隋將皇甫綰屯兵一萬在枹罕，舉選精鋭二千人襲之，與綰軍遇於赤岸，陳兵未戰，俄而風雨暴至。初風逆舉陣，而綰不擊之；忽返風，正逆綰陣，氣色昏昧，軍中擾亂。舉策馬先登，衆軍從之，隋軍大潰，遂陷枹罕。時羌首鍾利俗擁兵二萬在岷山界，盡以衆降舉，兵遂大振。進仁杲爲齊王，授東道行軍元帥；仁越爲晋王，兼河州刺史；羅睺爲義興王，以副仁杲。總兵略地，又克鄯、廓二

薛舉，河東汾陰人。其父名汪，遷居金城。

薛舉容貌奇特，凶狠强悍善射，勇猛過人，家産極多，結交不法豪强，在邊疆一帶稱雄。起初，任金城府校尉。隋大業末年，隴西群盗蜂起，飢民遍地，金城令郝瑗招募飢民數千人入伍，派薛舉率領討賊。在郡城中發放武器甲衣，官吏與士兵全都聚集在一起，設置酒席大宴士兵。薛舉和其子薛仁杲以及同謀的十三個人，在酒席上劫持郝瑗，假稱郝瑗的命令來收捕反叛者，派兵關押郡縣官，打開糧倉賑濟貧民。自稱西秦霸王，年號稱爲秦興，封薛仁杲爲齊公，小兒子薛仁越爲晋公。有個叫宗羅睺的，早先糾集黨羽爲盗，這時也率衆人和他會合，被封爲義興公，其餘都按次序封官拜爵。搶劫官府奪取馬匹，招集群盗，氣勢很盛，所到之處都被攻下。

隋朝大將皇甫綰在枹罕屯兵一萬人，薛舉挑選二千精兵襲擊他，和皇甫綰的軍隊在赤岸相遇，布下兵陣還没交戰，突然來了風雨。開始薛舉的軍隊處於逆風之勢，但皇甫綰没有出擊；忽然風向轉變，正好皇甫綰在逆風中，天色昏暗，軍中混亂。薛舉揮鞭先衝上陣，大隊人馬隨後衝上，隋軍大敗，於是攻陷枹罕。當時羌的首領鍾利俗在岷山界擁兵二萬人，全部投降薛舉，薛舉因此兵力壯大。進封薛仁杲爲齊王，任東道行軍元帥；薛仁越爲晋王，兼任河州刺史；宗羅睺爲義興王，作薛仁杲的副手。率領軍隊攻占地盤，

州，數日間，盡有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

十三年秋七月，舉僭號於蘭州，以妻鞠氏爲皇后，母爲皇太后，起墳塋，置陵邑，立廟於城南。其月，舉陳兵數萬，出拜墓，禮畢大會。仁杲進兵圍秦州。仁越兵趨劍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退之。舉命其將常仲興渡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大戰于昌松，仲興敗績，全軍陷於軌。及仁杲克秦州，舉自蘭州遷都之。遣仁杲引軍寇扶風郡，汧源賊帥唐弼率衆拒之，兵不得進。初，弼起扶風，立隴西李弘芝爲天子，有徒十萬。舉遣使招弼，弼殺弘芝，引軍從舉。仁杲因弼弛備，襲破之，并有其衆，弼以數百騎遁免。舉勢益張，軍號三十萬，將圖京師。

會義兵定關中，遂留攻扶風。太宗帥師討敗之，斬首數千級，追奔至隴坻而還。舉又懼太宗逾隴追之，乃問其衆曰："古來天子有降事否？"僞黄門侍郎褚亮曰："昔越帝趙佗卒歸漢祖，蜀主劉禪亦仕晉朝，近代蕭琮，至今猶貴。轉禍爲福，自古有之。"其衛尉卿郝瑗趨而進曰："皇帝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祖屢經敗績，蜀先主亟亡妻子，戰之利害，何代無之，安得一戰不捷，而爲亡國之計也！"舉亦悔之，答曰："聊發此問，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爲謀主。瑗又勸舉連結梁師都，共爲聲勢，厚賂突厥，餌其戎馬，合從并力，進逼京師。舉從其言，與突厥莫賀咄設謀取京師。莫賀咄設許以兵隨之，期有日矣。會都水監宇文歆使于突厥，歆説莫賀咄設止其出兵，故舉謀不行。

武德元年，豐州總管張長遜進擊

又攻下鄯、廓兩州，幾天時間，占有隴西的全部地盤，兵力多達十三萬人。

十三年秋七月，薛舉在蘭州自己稱帝，封妻鞠氏爲皇后，母親爲皇太后，修建墳墓，設置陵園，在城南建立宗廟。當月，薛舉列兵數萬人，出來拜祭陵墓，典禮之後大宴賓客。薛仁杲進兵包圍秦州。薛仁越率兵奔赴劍口，到了河池郡，被太守蕭瑀打敗。薛舉派大將常仲興渡過黄河攻擊李軌，和李軌手下的將領李贇在昌松大戰，常仲興大敗，軍隊全部落入李軌手中。薛仁杲攻克了秦州後，薛舉把都城從蘭州遷到秦州。薛舉派薛仁杲侵犯扶風郡，汧源的賊帥唐弼率兵抵抗，薛軍無法前進。起初，唐弼在扶風起兵，立隴西李弘芝爲天子，有十萬人。薛舉派使者招降唐弼，唐弼殺了李弘芝，帶兵依附了薛舉。薛仁杲乘唐弼放鬆守備時，擊敗他，兼并了他的軍隊，唐弼帶數百名騎兵逃脱。薛舉的勢力因此更强大，號稱三十萬大軍，準備奪取京城長安。

恰巧李淵義兵平定關中，於是薛舉留軍攻打扶風。太宗率軍討伐并打敗了他們，斬首數千級，追趕到隴坻纔返回。薛舉又擔心太宗越隴來追，就問部下們説："從古到今天子有投降的嗎？"僞黄門侍郎褚亮説："從前越帝趙佗最終歸順了漢高祖，蜀漢後主劉禪也做了晉朝的官，近代的蕭琮，到現在還很顯貴。轉禍爲福，自古就有。"他的衛尉卿郝瑗快步上前進言説："皇帝失言了。褚亮的話又何等荒謬！過去漢高祖多次失敗，蜀先主屢次與妻兒離散，打仗有勝有敗，哪個朝代没有，怎能一仗没勝，就考慮亡國的事情！"薛舉也後悔了，回答説："姑且這樣問問，試探你們罷了。"就給了郝瑗豐厚的賞賜，用爲謀主。郝瑗又勸薛舉結交梁師都，造成聲勢，多給突厥財物，利用他們的軍馬，南北聯合，進逼京城。薛舉聽從了他的話，和突厥莫賀咄設商議奪取京城。莫賀咄設答應派兵跟隨他們，并定下了日期。正值都水監宇文歆出使突厥，宇文歆勸説莫賀咄設停止出兵，所以薛舉的計謀未能實現。

武德元年，豐州總管張長遜進攻宗羅睺，薛

宗羅睺，舉悉衆來援，軍屯高墌，縱兵虜掠，至于豳、岐之地。太宗又率衆擊之，軍次高墌城，度其糧少，意在速戰，乃命深溝堅壁，以老其師。未及與戰，會太宗不豫，行軍長史劉文静、殷開山請觀兵於高墌西南，恃衆不設備，爲舉兵掩乘其後。太宗聞之，知其必敗，遽與書責之。未至，兩軍合戰，竟爲舉所敗，死者十五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陷于陣。太宗歸于京師，舉軍取高墌，又遣仁杲進圍寧州。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將帥并擒，京師騷動，可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臨發而舉疾，召巫視之，巫言唐兵爲祟，舉惡之，未幾而死。舉每破陣，所獲士卒皆殺之，殺人多斷舌、割鼻，或碓搗之。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撻其下，見人不勝痛而宛轉於地，則埋其足，纔露腹背而捶之。由是人心不附。仁杲代董其衆，僞謚舉爲武皇帝，未葬而仁杲滅。

舉調動全部兵力增援，軍隊駐扎在高墌，放縱士兵搶掠，達到豳、岐地區。太宗又率大軍進擊他，軍隊駐扎在高墌城，太宗估計他們缺少糧食，想速戰速决，就挖深溝築堅墻不出戰，以使他們的軍隊疲勞厭戰。還没有和他們交戰，恰巧趕上太宗身體不好，行軍長史劉文静、殷開山請求在高墌西南閲兵，憑藉人多未設防備，被薛舉的軍隊從後面乘機偷襲。太宗聽到後，知道必定失敗，馬上發信責備。信還没到，兩軍打起來，終於被薛舉打敗，戰死的人多達十分之五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在陣前都落入敵手。太宗回到京城，薛舉奪取了高墌，又派薛仁杲進圍寧州。郝瑗對薛舉説："現在唐兵剛被打敗，將帥都被擒獲，京城騷動，可以乘勝直取長安。"薛舉同意。臨出發薛舉又病了，召巫師來看，巫師説是唐兵作怪，薛舉感到厭惡，不久就死了。薛舉每次攻破敵陣，全都殺死抓獲的士卒，殺人大多切掉舌頭、割了鼻子，或者用碓搗砸。他的妻子性情酷暴，愛用鞭子抽打下人，看到人因痛苦難以忍受在地上亂滚，就埋住他的脚，衹露出腹背而後抽打。因此人心不服。薛仁杲代父統領兵衆，給薛舉封僞謚號武皇帝，還没來得及埋葬薛仁杲就滅亡了。

薛仁杲

仁杲，舉長子也，多力善騎射，軍中號爲萬人敵。然所至多殺人，納其妻妾。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猛火之上，漸割以啖軍士。初，拔秦州，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或杙其下竅，以求金寶。舉每誡之曰："汝智略縱横，足辦我家事，而傷於苛虐，與物無恩，終當覆我宗社。"舉死，仁杲立於折墌城，與諸將帥素多有隙，及嗣位，衆咸猜懼。郝瑗哭舉悲思，因病不起，自此兵勢日衰。

薛仁杲，是薛舉的長子，力氣很大擅長騎馬射箭，在軍中號稱萬人敵。他所到之地大量殺人，奪取他人的妻妾。抓獲庾信之子庾立，因他不投降而發怒，將他陳尸在猛火上，慢慢割下肉讓士兵吃。起初，攻下秦州，把全州有錢人集中在一起倒挂起來，用醋灌鼻子，或在肛門和陰部插入木棍，以此索要金銀財寶。薛舉時常告誡他説："你的謀略很多，足以辦我們的事，但過於暴虐，對人没有恩情，最終會使我宗社覆亡。"薛舉死後，薛仁杲在折墌城繼位，因與各將帥一向不和，即位後，大家都猜疑恐懼。郝瑗痛哭薛舉，悲傷思念，因此一病不起，此後軍勢一天天衰落。

自劉文静爲舉所敗後，高祖命太宗率諸軍以擊仁杲，師次高墌，而堅

自從劉文静被薛舉打敗後，高祖命令太宗率領各路軍馬攻擊薛仁杲，軍隊駐在高墌，堅守壁

壁不動。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敗，鋭氣猶少。賊以勝自驕，必輕敵好鬥，故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仁杲勇而無謀，兼糧餽不屬，將士稍離，其内史令翟長孫以其衆來降，仁杲妹夫僞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歸國。太宗知其可擊，遣將軍龐玉擊賊將宗羅睺於淺水原。兩軍酣戰，太宗以勁兵出賊不意，奮擊大破之。乘勝進薄其折墌城，仁杲窮蹙，率僞百官開門降，太宗納之。王師振旅，以仁杲歸於京師，及其首帥數十人皆斬之。舉父子相繼僞位至滅，凡五年，隴西平。

壘不動。衆將領都請求出戰，太宗説："我方剛剛失敗，士兵鋭氣減弱。賊兵因勝利自然驕傲，必定輕敵好鬥，所以我們應堅守壁壘來挫敗他們的鋭氣。等敵人士氣衰落後再奮勇出擊，可以一戰而勝，這是萬全的計策。"於是下令説："敢説出戰的殺頭。"這樣相持了很長一段時間。薛仁杲有勇無謀，再加上糧食運輸接濟不上，將士逐漸離心，内史令翟長孫帶他的兵衆前來投降，薛仁杲的妹夫僞左僕射鍾俱仇獻河州歸順。太宗認爲這時可以進攻了，便派將軍龐玉在淺水原攻打賊將宗羅睺。兩軍激烈交鋒，太宗帶領强兵出其不意，奮勇出擊，大敗敵人。又乘勝進逼折墌城，薛仁杲見窮途末路，就率領僞百官開門投降，太宗接受了。王師凱旋，把薛仁杲帶回京城，和其他俘虜的幾十個將領一起處死。薛舉父子相繼僞位直到滅亡，一共五年時間，隴西平定了。

李軌

李軌，字處則，武威姑臧人也。有機辯，頗窺書籍，家富於財，賑窮濟乏，人亦稱之。大業末，爲鷹揚府司馬。時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修仁等謀曰："薛舉殘暴，必來侵擾，郡官庸怯，無以禦之。今宜同心戮力，保據河右，以觀天下之事，豈可束手於人，妻子分散！"乃謀共舉兵，皆相讓，莫肯爲主。曹珍曰："常聞圖讖云'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豈非天命也。"遂拜賀之，推以爲主。軌令修仁夜率諸胡入内苑城，建旗大呼，軌於郭下聚衆應之，執縛隋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自稱河西大凉王，建元安樂，署置官屬，并擬開皇故事。初，突厥曷娑那可汗率衆内屬，遣弟闕達度闕設領部落在會寧川中，有二千餘騎，至是自稱可汗，來降于軌。

李軌，字處則，武威姑臧人。有智慧有口才，看過很多書籍，家裏很有錢財，喜歡救濟窮人，人們都稱贊他。大業末年，做鷹揚府司馬。當時薛舉在金城作亂，李軌和同郡的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修仁等人商議説："薛舉這人很殘暴，一定會來侵擾，郡中官吏平庸怯懦，無法抵抗。現在我們應當同心協力，保衛守住河右，來觀察天下的時事，怎能束手被人抓獲，使得妻離子散！"於是商議一同起兵，幾個人互相推讓，没有人肯當主帥。曹珍説："經常聽到有圖讖説'李氏應當爲天下之王'。現在李軌也在我們謀劃者之中，難道這不是天命。"於是就下拜祝賀李軌，推舉他爲首領。李軌命令安修仁深夜帶領胡人進入内苑城，樹起旗幟大聲呐喊，李軌在城下聚集衆人一起響應，拘捕了隋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李軌便自稱河西大凉王，年號稱爲安樂，設立官署任用官吏，一切全都仿效隋開皇時的舊例。當初，突厥曷娑那可汗率衆人歸附朝廷，派弟弟闕達度闕設率領部落住在會寧川中，有二千多騎兵，到這時自己號稱可汗，前來投降了李軌。

武德元年冬，軌僭稱尊號，以其子伯玉爲皇太子，長史曹珍爲左僕射。謹等議欲盡殺隋官，分其家產，軌曰："諸人見逼爲主，便須稟吾處分。義兵之起，意在救焚，今殺人取物，是爲狂賊。立計如此，何以求濟乎！"乃署統師太僕卿，士政太府卿。薛舉遣兵侵軌，軌遣其將李贇擊敗于昌松，斬首二千級，盡虜其衆，復議放還之。贇言於軌曰："今竭力戰勝，俘虜賊兵，又縱放之，還使資敵，不如盡坑之。"軌曰："不然。若有天命，自擒其主，此輩士卒，終爲我有。若事不成，留此何益？"遂遣之。未幾，攻陷張掖、燉煌、西平、枹罕，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武德元年冬，李軌自稱皇帝，讓他兒子李伯玉做皇太子，長史曹珍爲左僕射。關謹等人商議要殺掉全部隋朝官吏，分了他們的家產，李軌說："大家逼我做君主，有事便應報告，由我決定。義軍剛起來，本意是救難，現在殺人奪物，這是狂賊的行爲。你們要這樣幹，用什麼救濟世人！"於是任用謝統師爲太僕卿，韋士政爲太府卿。薛舉派兵進犯李軌，李軌派大將李贇在昌松擊敗他們，斬首二千級，俘虜了其餘全部兵衆，又考慮放回他們。李贇對李軌說："現在竭盡全力打了勝仗，俘虜了賊兵，又釋放他們，讓他們返回去資助敵人，不如全部活埋。"李軌說："不對。如果有天命，我們自然會擒獲他們的首領，這些士卒，最終還是屬於我們的。如果事情不成，留下他們有什麼好處？"於是將俘虜遣散。不久，攻占張掖、燉煌、西平、枹罕，占有了河西五郡全部地方。

其年，軌殺其吏部尚書梁碩。初，軌之起也，碩爲謀主，甚有智略，衆咸憚之。碩見諸胡種落繁盛，乃陰勸軌宜加防察，與其户部尚書安修仁由是有隙。又軌子仲琰懷恨，形於辭色，修仁因之構成碩罪，更譖毀之，云其欲反，軌令齎鴆就宅殺焉。是後，故人多疑懼之，心膂從此稍離。

這一年，李軌殺了他的吏部尚書梁碩。當初，李軌起事時，梁碩是主要謀劃者，很有智慧謀略，大家都畏懼他。梁碩看到衆胡人部落繁衍興旺，就暗中勸李軌應該加以防範監視，與李軌的户部尚書安修仁因此而不和。又有李軌的兒子李仲琰心裏一直恨他，常常表現在言辭和臉色上，安修仁因此給梁碩捏造罪名，還暗中詆毁他，說他要反叛，李軌下令送毒酒到梁碩家裏殺死了他。從這以後，最早起事的那些人大都猜疑懼怕，從此軍心逐漸離散。

時高祖方圖薛舉，遣使潛往涼州與之相結，下璽書謂之爲從弟。軌大悦，遣其弟懋入朝，獻方物。高祖授懋大將軍，遣還涼州。又令鴻臚少卿張俟德持節册拜爲涼州總管，封涼王，給羽葆鼓吹一部。軌召羣僚廷議曰："今吾從兄膺受圖籙，據有京邑，天命可知，一姓不宜競立，今去帝號受册可乎？"曹珍進曰："隋失天下，英雄競逐，稱王號帝，鼎峙瓜分。唐國自據關中，大涼自處河右，已爲天子，奈何受人官爵？若欲以小事大，

當時高祖正計劃謀取薛舉，派使者暗中前往涼州和他結交，送去詔書稱他爲從弟。李軌非常高興，派他弟弟李懋入京朝拜，獻上土特産。高祖授任李懋爲大將軍，派回涼州。又命令鴻臚少卿張俟德持符節授任李軌爲涼州總管，封爲涼王，給他一個儀仗鼓樂隊。李軌召集衆官員在廷上商議說："現在我堂兄應驗了圖籙上的話，占據京城，天命可以知曉了，同姓不應對立，現在我去掉皇帝稱號接受高祖册封可以嗎？"曹珍進言說："隋朝失去天下後，英雄競爭，稱王稱帝，瓜分天下，鼎足而立。唐國自據關中，大涼自在河右，已經做了天子，怎麼能接受別人的官爵？

宜依蕭銑故事，自稱梁帝而稱臣於周。"軌從之。

如果要以小國事奉大國，可以依照蕭銑的舊例，自己稱梁帝而向周稱臣。"李軌聽從了他的建議。

二年，遣其尚書左丞鄧曉隨使者入朝，表稱皇從弟大凉皇帝臣軌而不受官。時有胡巫惑之曰："上帝當遣玉女從天而降。"遂徵兵築臺以候玉女，多所糜費，百姓患之。又屬年饑，人相食，軌傾家賑之，私家罄盡，不能周遍。又欲開倉給粟，召衆議之。珍等對曰："國以人爲本，本既不立，國將傾危，安可惜此倉粟而坐觀百姓之死乎?"其故人皆云，給粟爲便。謝統師等隋舊官人，爲軌所獲，雖被任使，情猶不附。每與群胡相結，引進朋黨，排軌舊人，因其大餒，欲離其衆。乃詬珍曰："百姓餓者自是弱人，勇壯之士終不肯困，國家倉粟須備不虞，豈可散之以供小弱? 僕射苟悦人情，殊非國計。"軌以爲然，由是士庶怨憤，多欲叛之。

二年，李軌派尚書左丞鄧曉跟使者進京朝拜，上表稱皇堂弟大凉皇帝臣李軌而不接受官號。當時有胡人巫師蠱惑他説："上帝會派玉女從天而降。"於是李軌徵召兵士建造高臺等候玉女，耗費了很多錢財，老百姓感到非常憂慮。又連年饑荒，發生人吃人的事，李軌傾盡家財來救濟，自家的錢財都散放完了，也不能得到普遍救濟。又想開倉放糧，召集大家商議。曹珍等人回答説："國家以民爲本，根本不立，國家就會很危險，怎可以吝惜這糧倉的糧食而坐視百姓們餓死呢?"那些故舊們都説，應該放糧。謝統師等人是隋的舊官，被李軌抓獲，雖然被任用，但情感上不服。常常和胡人相勾結，引進同黨，排斥李軌的故舊，趁着災荒，要離間他的軍衆。就責怪曹珍説："百姓受餓的是軟弱的人，勇猛强壯的人最終不肯受困，國家倉裏的糧食應防備不測，怎能發放給弱小之人? 僕射苟且取悦人情，完全不是爲國家考慮。"李軌認爲很對，因此士民怨憤，多想反叛。

初，安修仁之兄興貴先在長安，表請詣凉州招慰軌。高祖謂曰："李軌據河西之地，連好吐谷渾，結援於突厥，興兵討擊，尚以爲難，豈單使所能致也?"興貴對曰："李軌凶强，誠如聖旨。今若諭之以逆順，曉之以禍福，彼則憑固負遠，必不見從。何則? 臣於凉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爲軌所信任，職典樞密者數十人，以此候隙圖之，易於反掌，無不濟矣。"高祖從之。

起初，安修仁的哥哥安興貴先在長安，上表請求到凉州招撫李軌。高祖對他説："李軌占據河西，結交親近吐谷渾，和突厥結盟相互援助，派兵討伐，都很困難，怎能單單派一個使者就可招降呢?"安興貴回答説："李軌凶狠强大，確實像聖上所説。現在如果告訴他什麽是逆什麽是順，什麽是禍福，他們憑藉天險和偏遠，必定不會歸順。怎麽辦呢? 臣在凉州，是世代豪門望族，凡是那裏的士民没有不依附的。臣的弟弟爲李軌所信任，擔任機要職務的有幾十人，憑這些伺機從事，易如反掌，没有不成功的。"高祖聽從了。

興貴至凉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又問以自安之術，興貴諭之曰："凉州僻遠，人物凋殘，勝兵雖餘十萬，開地不過千里，既無險固，又接蕃戎，戎狄豺狼，非我族類，此而可

安興貴到了凉州，李軌任他爲左右衛大將軍，又向他詢問自我安身的辦法，安興貴告訴他説："凉州邊遠偏僻，百姓貧困不堪，雖有十萬多强兵，拓展的土地不過衹有千里，既没有堅固的險阻，又接近番戎，戎狄是豺狼，和我們不是

久，實用爲疑。今大唐據有京邑，略定中原，攻必取，戰必勝，是天所啓，非人力焉。今若舉河西之地委質事之，即漢家竇融，未足爲比。”軌默然不答，久之，謂興貴曰：“昔吴濞以江左之兵，猶稱己爲‘東帝’；我今以河右之衆，豈得不爲‘西帝’。彼雖强大，其如予何？君與唐爲計，誘引於我，酬彼恩遇耳。”興貴懼，乃僞謝曰：“竊聞富貴不在故鄉，有如衣錦夜行。今合家子弟并蒙信任，榮慶實在一門，豈敢興心，更懷他志。”

同一民族，這種情況是否可以長久，實在值得懷疑。現在大唐據有京城，又平定了中原，攻城必得，打仗必勝，這是上天的啓示，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現在如果你將河西地方歸附并事奉唐國，就是漢家的竇融，也不足以相比。”李軌沉默不回答，過了很長時間，對安興貴説：“過去吴王劉濞憑藉江左的兵力，還稱自己是‘東帝’；我現在憑藉河右的力量，怎麽不能作‘西帝’。他們雖然强大，能把我怎麽樣？你是替唐考慮來引誘我，以酬謝他們對你的恩遇罷了。”安興貴有些害怕了，就假裝道歉説：“我聽説富貴了而不在家鄉，就像穿錦衣在黑夜行走。現在全家子弟都承蒙您信任，榮耀都在我們一族身上，怎敢有别的心思，懷有其他志向。”

興貴知軌不可動，乃與修仁等潛謀引諸胡衆起兵圖軌，將圍其城，軌率步騎千餘出城拒戰。先時，有薛舉柱國奚道宜率羌兵三百人亡奔于軌，既許其刺史而不授之，禮遇又薄，深懷憤怨。道宜率所部共修仁擊軌，軌敗入城，引兵登陴，冀有外救。興貴宣言曰：“大唐使我來殺李軌，不從者誅及三族！”於是諸城老幼皆出詣修仁。軌嘆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携妻子上玉女臺，置酒爲别，修仁執之以聞。時鄧曉尚在長安，聞軌敗，舞蹈稱慶。高祖數之曰：“汝委質於人，爲使來此，聞軌淪陷，曾無慼容，苟悦朕情，妄爲慶躍。既不能留心於李軌，何能盡節於朕乎？”竟廢而不齒。軌尋伏誅，自起至滅三載，河西悉平。詔授興貴右武候大將軍、上柱國，封凉國公，食實封六百户，賜帛萬段；修仁左武候大將軍，封申國公，并給田宅，食實封六百户。

安興貴知道李軌不可動摇，就與安修仁等人暗中商議後叫那些胡人起兵攻打李軌，準備包圍他的城池，李軌率領步、騎兵一千多出城抵抗。先前，有薛舉的柱國奚道宜率領羌兵三百人逃奔李軌，李軌曾經答應任他刺史而没有授任，禮節待遇又很輕薄，心中深懷怨憤。奚道宜率領自己的部下和安修仁一起進攻李軌，李軌失敗回到城中，帶兵登上城墻，希求外面有人來救援。安興貴宣稱説：“大唐派我來殺李軌，誰不聽從誅連三族！”因此各城老少都出來投靠到安修仁這邊。李軌嘆息説：“人心去矣，天亡我乎！”帶妻子兒女上了玉女臺，擺設酒席告别，安修仁捉住他上報皇上。當時鄧曉還在長安，聽説李軌失敗了，以舞蹈稱賀。高祖責備他説：“你歸附於李軌，作爲使者來這裏，聽到他淪陷的消息，没有絲毫悲傷之情，還爲了取悦朕，妄加慶賀。既然不能對李軌盡心，又怎麽能對我盡節呢？”終於廢棄而不曾録用。李軌不久被處死，從起事到滅亡共三年，河西全部平定。皇上下詔拜授安興貴爲右武候大將軍、上柱國，封爲凉國公，食實封六百户，賜帛一萬段；安修仁爲左武候大將軍，封爲申國公，并且給予田地房宅，食實封六百户。

劉武周

劉武周，河間景城人。父匡，徙家馬邑。匡嘗與妻趙氏夜坐庭中，

劉武周，河間景城人。父親劉匡，遷居到馬邑。劉匡曾在晚上和妻子趙氏坐在院中，忽然

忽見一物，狀如雄鷄，流光燭地，飛入趙氏懷，振衣無所見，因而有娠，遂生武周。

驍勇善射，交通豪俠。其兄山伯每誡之曰："汝不擇交游，終當滅吾族也。"數詈辱之。武周因去家入洛，爲太僕楊義臣帳内，募征遼東，以軍功授建節校尉。

還家，爲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之雄，甚見親遇，每令率虞候屯於閤下。因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又見天下已亂，陰懷異計，乃宣言於郡中曰："今百姓飢餓，死人相枕於野，王府尹閉倉不恤，豈憂百姓之意乎！"以此激怒衆人，皆發憤怨。武周知衆心摇動，因稱疾不起，鄉間豪傑多來候問，遂椎牛縱酒大言曰："盜賊若此，壯士守志，并死溝壑。今倉内積粟皆爛，誰能與我取之？"諸豪傑皆許諾。與同郡張萬歲等十餘人候仁恭視事，武周上謁，萬歲自後而入，斬仁恭於郡廳，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廩以賑窮乏，馳檄境内，其屬城皆歸之，得兵萬餘人。

看見一個東西，形狀像雄鷄，閃動着光芒照在地上，飛到趙氏懷中，抖動衣服却没發現什麽，因此而懷孕，後來就生下劉武周。

劉武周勇敢而擅長射箭，結交了不少豪俠之人。他哥哥劉山伯常常告誡他説："你不選擇交游對象，最終會把我們一族毁掉。"還多次辱駡他。劉武周因此離家到洛陽，在太僕楊義臣帳下任職，應徵討伐遼東，因有軍功授任建節校尉。

回家鄉，爲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因他是本州的豪傑，很親近信任他，常令他率虞候屯駐州府門下。因爲和王仁恭的侍兒私通，擔心事情泄露，又看到天下已亂，便暗中懷有其他打算，在郡城中揚言説："現在百姓飢餓，郊外死人互相堆積，王府尹還不開倉救濟，哪有憂患百姓的意思！"用這些話來激怒衆人，衆人也都發泄怨憤。劉武周知道百姓人心動摇，因此聲稱有病不出來，鄉間的豪傑大都來問候他，他就殺牛縱酒大聲説："盜賊已經如此之多，壯士如堅守本分，就都得死在溝壑之中。現在倉裏積聚的糧食都爛了，誰能和我一起去取出它？"各位豪傑都答應了。他和同郡的張萬歲等十幾人等王仁恭處理政事的時候，劉武周先上去拜謁，張萬歲從後面進去，在郡守廳内殺了王仁恭，拿着他的頭在郡城中示衆，没人敢亂動。於是開倉救濟窮困的人，在境内快速傳布文告，本州所屬之城都歸順了劉武周，獲得軍兵一萬多人。

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隋雁門郡丞陳孝意、虎賁將王智辯合兵討之，圍其桑乾鎮。會突厥大至，與武周共擊智辯，隋師敗績。孝意奔還雁門，部人殺之，以城降于武周。於是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宫，獲隋宫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以馬報之，兵威益振。乃攻陷定襄，復歸于馬邑。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遺以狼頭纛。因僭稱皇帝，以妻沮氏爲皇后，建元爲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爲左僕射，妹婿同縣人苑君璋爲内史令。

劉武周自稱太守，派使者歸附突厥。隋朝雁門郡丞陳孝意、虎賁將王智辯聯合兵力討伐他，包圍他的桑乾鎮。正好突厥派來大量軍隊，與劉武周共同攻打王智辯，隋軍大敗。陳孝意跑回雁門，部下的人殺了他，獻城向劉武周投降。劉武周於是攻破樓煩郡，進而奪取了汾陽宫，用獲得的隋的宫女來賄賂突厥，始畢可汗用馬回報他，兵力因此更加壯大。接着攻占定襄，又回到馬邑。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贈給狼頭大旗。於是自稱皇帝，封妻子沮氏爲皇后，年號稱天興。讓衛士楊伏念爲左僕射，妹夫同縣人苑君璋爲内史令。

先是，上谷人宋金剛有衆萬餘

先前，上谷人宋金剛擁有兵衆一萬多人，在

人，在易州界爲群盜，定州賊帥魏刀兒與相表裏。後刀兒爲竇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率餘衆四千人奔于武周。武周素聞金剛善用兵，得之甚喜，號爲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産遺之。金剛亦深自結納，遂出其妻，請聘武周之妹。又説武周入圖晋陽，南向以争天下。武周授金剛西南道大行臺，令率兵二萬人侵并州，軍黄蛇鎮。又引突厥之衆，兵鋒甚盛，襲破榆次縣，進陷介州。高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率衆討之，爲賊所執，一軍全没。仲文後得逃還。復遣右僕射裴寂拒之，戰又敗績。武周進逼，總管齊王元吉委城遁走，武周遂據太原。遣金剛進攻晋州，六日城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没于賊。進取澮州，屬縣悉下。

夏縣人吕崇茂殺縣令，自號魏王，以應賊。河東賊帥王行本又密與金剛連和，關中大駭。高祖命太宗益兵進討，屯于柏壁，相持者久之。又命永安王孝基、陜州總管于筠、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内史侍郎唐儉進取夏縣，不能克，軍于城南。崇茂與賊將尉遲敬德襲破孝基營，諸軍并陷，四將俱没。敬德還澮州，太宗邀擊於美良川，大破之。敬德與賊將尋相又援王行本於蒲州，太宗復破之於蒲州。高祖親幸蒲津關，太宗自柏壁輕騎謁高祖於行在所。宋金剛遂圍絳州。及太宗還，金剛懼而引退。武周復攻李仲文于浩州，頻戰皆敗，又餽運不屬，賊衆大餒，於是金剛遂遁。太宗復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獲輜重千餘兩。金剛走入介州，王師逼之。金剛尚有衆二萬，出其西門，背城而陣，太宗與諸將力戰破之，金剛輕騎

易州境内爲群盜，定州賊兵首領魏刀兒和他相互呼應。後來魏刀兒被竇建德消滅，宋金剛去援救，戰敗後，便率剩下的四千人投奔了劉武周。劉武周一向知道宋金剛善於用兵，得到他非常高興，稱爲宋王，把軍事大權委托給他，分出一半家産贈送給他。宋金剛也深深和他結交，就拋棄妻子，請求娶劉武周的妹妹。還勸説劉武周出兵謀取晋陽，向南争奪天下。劉武周拜授宋金剛爲西南道大行臺，命令他率領二萬人馬進犯并州，駐軍在黄蛇鎮。又引來突厥兵馬，兵勢很猛，先攻破了榆次縣，又進軍攻下介州。高祖派太常少卿李仲文率兵馬討伐他，被賊兵捉住，全軍覆没。李仲文後來找機會逃了回來。高祖又派右僕射裴寂前去抵禦，交戰後又大敗。劉武周進逼，總管齊王李元吉棄城逃跑，劉武周於是占領了太原。派宋金剛進攻晋州，六天後城被攻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淪落賊手。又進攻拿下澮州，所轄各縣都被攻下。

夏縣人吕崇茂殺了縣令，自稱魏王，響應賊寇。河東賊帥王行本又暗中和宋金剛聯合，關中爲之震驚。高祖命令太宗增加兵力進行討伐，太宗在柏壁屯兵，相持了很長時間。又命令永安王李孝基、陜州總管于筠、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内史侍郎唐儉進攻夏縣，没能攻下，駐軍城南。吕崇茂和賊將尉遲敬德襲擊并攻破了李孝基的軍營，各路大軍全都失敗了，四位將領淪落賊手。尉遲敬德返回澮州，太宗在美良川阻截攻擊，大敗尉遲敬德。尉遲敬德和賊將尋相又在蒲州援救王行本，太宗在蒲州打敗他們。高祖親自來到蒲津關，太宗從柏壁輕裝騎馬到皇帝停駐的地方拜見高祖。宋金剛於是包圍了絳州。太宗返回以後，宋金剛又因害怕而退兵。劉武周在浩州攻打李仲文，幾仗都打敗了，加上糧運接濟不上，賊兵飢餓難耐，於是宋金剛衹好逃跑了。太宗又在雀鼠谷追上宋金剛，一天打了八仗，都將宋金剛打敗了，俘虜斬殺了數萬人，繳獲輜重一千多輛。宋金剛跑到介州，官軍逼近他。宋金剛還有兵衆二萬人，出城西門，背城列陣，太宗和各位將領協力打敗了他，宋金剛輕裝騎馬逃跑。他的

遁走。其驍將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收其精兵，擧介州及永安來降。武周大懼，率五百騎棄并州北走，自乾燭谷亡奔突厥。金剛復收其亡散以拒官軍，人莫之從，與百餘騎復奔突厥。太宗進平并州，悉復故地。未幾，金剛背突厥而亡，將還上谷，爲追騎所獲，腰斬之。武周又欲謀歸馬邑，事泄，爲突厥所殺。武周自初起至死，凡六載。

勇將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收拾其精鋭兵力，獻介州和永安城前來投降。劉武周非常害怕，率領五百騎兵放棄并州向北逃了，從乾燭谷逃亡投奔突厥。宋金剛又收集逃散的兵力來抵禦官軍，可是没有人跟隨他，就帶一百多騎兵又投奔突厥。太宗進而平定并州，收復全部故地。不久，宋金剛又背叛突厥逃跑，準備回上谷，被追趕的騎兵捉住，處以腰斬。劉武周又謀劃返回馬邑，事情泄露，被突厥殺死。劉武周從開始起事到死，一共六年。

苑君璋

初，武周引兵南侵，苑君璋説曰："唐主擧一州之兵，定三輔之地，郡縣影附，所向風靡，此固天命，豈曰人謀。且并州已南，地形險阻，若懸軍深入，恐後無所繼，不如連和突厥，結援唐朝，南面稱孤，足爲上策。"武周不聽，遣君璋守朔州，遂侵汾、晋。及敗，泣謂君璋曰："恨不用君言，乃至於此！"

當初劉武周帶兵向南進犯時，苑君璋勸告説："唐主使用一州的兵力，平定三輔地區，其他郡縣望風歸順，所向披靡，這本來就是天命，怎能説是人力。况且并州以南，地形險阻，如果孤軍深入，恐怕没有後援，不如聯合突厥，并與唐朝連結互助，面向南稱王，可算是上等計策。"劉武周不聽，派苑君璋防守朔州，於是進犯汾、晋等地。等到失敗，哭着對苑君璋説："後悔不聽君言，乃至於此！"

武周既死，突厥又以君璋爲大行臺，統其餘衆，仍令郁射設督兵助鎮。高祖遣諭之，君璋部將高滿政謂君璋曰："夷狄無禮，本非人類，豈可北面事之，不如盡殺突厥以歸唐朝。"君璋不從，滿政因人心夜逼君璋，君璋亡奔突厥。滿政遂以城來降，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

劉武周死後，突厥又用苑君璋爲大行臺，統率劉武周剩餘的兵衆，還命令郁射設督率軍隊協助鎮守。高祖派人勸説他，苑君璋的部將高滿政對苑君璋説："夷狄没有禮義，本來不算人類，怎能事奉他們，不如殺盡突厥然後歸順唐朝。"苑君璋没有依從，高滿政趁人心所向夜裏逼迫苑君璋，苑君璋逃亡投奔突厥。高滿政於是獻城投降唐朝，被授任朔州總管，封爲榮國公。

明年，君璋復引突厥來攻馬邑，滿政死之，君璋盡殺其黨而去，退保恒安。君璋所部稍稍離散，勢蹙請降，高祖許之，遣使賜以金券。會突厥頡利可汗復遣召之，君璋猶豫未决。其子孝政曰："劉武周足爲殷鑒。今既降唐，又歸頡利，取滅之道也。糧儲已盡，人情悉離，如更遲留，變生肘腋。"恒安人郭子威説君璋曰："恒安之地，王者舊都，山川形勝，足爲險固。突厥方强，爲我唇齒。據

第二年，苑君璋又帶突厥來攻打馬邑，高滿政戰死，苑君璋殺光高滿政的同黨然後離去，退守恒安。苑君璋的部下漸漸離散，形勢危急請求投降，高祖同意了，派使者賜給他金券。恰逢突厥頡利可汗又派人召他，苑君璋猶豫不决。其子苑孝政説："劉武周足可以成爲借鑒。現在既然已經投降了唐朝，又想歸順頡利，這是自取滅亡的道路。儲備的糧食已用完，人心也全都離散，如果再遲疑不决，我們的内部會自然發生變故。"恒安人郭子威勸説苑君璋道："恒安地區，是君主的舊都城，山川地形，足以據險固守。突

此堅城，足觀天下之變，何乃欲降於人也。”君璋然其計，乃執我行人送於突厥，與突厥合軍寇太原之北境。君璋復見頡利政亂，竟率所部來降，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賜實封五百户。

厥正强大，和我們脣齒相依。占據這裏堅固的城堡，足以觀察天下事變，怎能向人投降。”苑君璋聽從了他的主意，就抓住唐朝使者送給突厥，和突厥聯合侵犯太原的北部。苑君璋又看到頡利内部政權混亂，終於率領自己的人馬前來投降，授任安州都督，封爲芮國公，賜給實封五百户。

高開道

高開道，滄州 陽信人也。少以煮鹽自給，有勇力，走及奔馬。隋大業末，河間人格謙擁兵於豆子𣾰，開道往從之，署爲將軍。後謙爲隋師所滅，開道與其黨百餘人亡匿海曲。復出掠滄州，招集得數百人，北掠城鎮，臨渝至于懷遠皆破之，悉有其衆。

高開道，是滄州 陽信人。年輕時靠煮鹽維持生活，有勇氣有力量，跑得極快，能追上奔跑的馬。隋 大業末年，河間人格謙在豆子𣾰聚集兵力，高開道前去投奔他，被任用爲將軍 。後來格謙被隋軍滅掉，高開道和同黨一百多人逃跑，藏在海邊偏僻地區。又跑出來到滄州搶掠，招集到數百人，向北掠奪城鎮，從臨渝直到懷遠都被攻下，得到那裏所有的人。

武德元年，隋將李景守北平郡，開道引兵圍之，連年不能克。景自度不能支，拔城而去。開道又取其地，進陷漁陽郡，有馬數千匹，衆且萬人，自立爲燕王，都于漁陽。先是，有懷戎沙門高曇晟者，因縣令設齋，士女大集，曇晟與其僧徒五十人擁齋衆而反，殺縣令及鎮將，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静宣爲耶輸皇后，建元爲法輪。至夜，遣人招誘開道，結爲兄弟，改封齊王。開道以衆五千人歸之，居數月，襲殺曇晟，悉并其衆。

武德元年，隋將李景守衛北平郡，高開道帶兵包圍它，連續幾年攻不下來。李景自己估計支持不住，棄城跑了。高開道又取得了那個地方，進而攻下漁陽郡，擁有馬數千匹，兵衆近萬人，自封爲燕王，在漁陽建都。先前，有個懷戎的和尚叫高曇晟，趁縣令設齋，聚集很多士女，高曇晟和他的僧徒五十人聚集齋衆反叛，殺死了縣令和鎮將，自稱大乘皇帝，立尼姑静宣爲耶輸皇后，年號稱爲法輪。到晚上，派人引誘招唤高開道，結成兄弟，改封高開道爲齊王。高開道帶兵衆五千人歸附了他，過了幾個月，襲擊并殺死高曇晟，吞并了他的全部兵馬。

三年，復稱燕王，建元，署置百官。羅藝在幽州，爲竇建德所圍，告急於開道，乃率二千騎援之。建德懼其驍鋭，於是引去。開道因藝遣使來降，詔封北平郡王，賜姓李氏，授蔚州總管。時幽州大饑，開道許給之粟，藝遣老弱就食，開道皆厚遇之。藝甚悦，不以爲虞，乃發兵三千人、車數百乘、驢馬千餘匹，請粟于開道。悉留之，北連突厥，告絶於藝，復稱燕國。

三年，又自稱燕王，立年號，設置任命百官。羅藝當時在幽州，被竇建德包圍，便向高開道告急，高開道就率領二千騎兵援救他。竇建德害怕他勇猛，於是率軍退去。高開道通過羅藝派使者來投降唐朝，皇上下詔封他爲北平郡王，賜姓李氏，授任蔚州總管。當時幽州正遇到大饑荒，高開道答應供給糧食，羅藝便讓老少弱小去他那兒解决糧食問題，高開道很豐厚地接待了他們。羅藝很高興，不加防備，就調兵三千人、車數百輛、驢馬一千多匹，向高開道請求糧食供應。高開道將兵馬車輛全部留下，與北面突厥聯合，斷絶了和羅藝的關係，又稱作燕國。

是歲，劉黑闥入寇山東，開道與之連和，引兵攻易州，不克而退。又遣其將謝稜詐降於藝，請兵援接，藝出兵應之，將至懷戎，稜襲破藝兵。開道又引突厥頻來爲寇，恒、定、幽、易等州皆罹其患。突厥頡利可汗攻馬邑，以開道兵善爲攻具，引之陷馬邑而去。時天下大定，開道欲降，自以數翻復，終恐致罪，又北恃突厥之衆。其將士多山東人，思還本土，人心頗離。

這一年，劉黑闥進犯山東，高開道與他聯合，帶兵攻打易州，没有攻下而撤退。高開道又派他手下的將領謝稜向羅藝假稱投降，請求援兵接應，羅藝出兵接應，快要趕到懷戎時，謝稜偷襲打敗了羅藝的軍隊。高開道又帶突厥兵頻頻來侵犯，恒、定、幽、易等州都深受其害。突厥頡利可汗攻打馬邑，因高開道的兵擅長做攻城器械，就叫他們來一起攻下馬邑後離去。當時天下大都已平定，高開道想投降，因爲自己曾多次叛降，恐怕最終被治罪，就又去依附了北方突厥的兵衆。他的將士大多是山東人，都想回本土，人心很離散。

先是，劉黑闥亡將張君立奔於開道，因與其將張金樹潛相結連。時開道親兵數百人，皆勇敢士也，號爲“義兒”，常在閤内。金樹每督兵於閤下。金樹將圖開道，潛令數人入其閤内，與諸義兒陽爲游戲，至日將夕，陰斷其弓弦，又藏其刀仗，聚其矟於床下。追暝，金樹以其徒大呼來攻閤下，向所遣人抱義兒矟一時而出，諸義兒遽將出戰，而弓弦皆絶，刀仗已失。君立於外城舉火相應，表裏驚擾。義兒窮蹙，争歸金樹。開道知不免，於是擐甲持兵坐堂上，與其妻妾樂酣宴。金樹之黨憚其勇，不敢逼。天將曉，開道先縊其妻妾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陳兵，執其義兒皆斬之。又殺張君立，死者五百餘人，遂歸國。開道自初起至滅，凡八歲。以其地爲嬀州。

先前，劉黑闥手下逃亡的將軍張君立投奔高開道，於是和他的將軍張金樹暗中相勾結。當時高開道身邊有數百名親兵，都是勇敢的士兵，號稱“義兒”，經常留在帳内。張金樹常在帳下督率士兵。張金樹準備包圍高開道，悄悄派幾個人進入帳内，和那些義兒假裝作游戲，到傍晚時，暗中弄斷他們的弓弦，又把他們的刀仗藏起來，把矛等兵器儲積在床下。到天黑，張金樹帶着他的人大聲呼喊着攻打帳下，先前所派的人抱着義兒的兵器一齊衝出，那些義兒突然間要出戰，但弓弦都斷了，刀仗也已經丢失。張君立在外城點火相應，裏外驚擾。義兒無路可走，争着歸順張金樹。高開道知道自己不能幸免一死，於是穿上甲胄拿着兵器坐在堂上，和妻妾奏樂暢飲。張金樹的同黨害怕他的勇猛，不敢進逼。快要天亮時，高開道先縊死妻妾及各個兒子然後自殺。張金樹排列士兵，捉住那些義兒都殺了。又殺了張君立，死了五百多人，於是歸順了國家。高開道從起事到滅亡，共八年。朝廷把他所占的地方設立爲嬀州。

劉黑闥

劉黑闥，貝州漳南人。無賴，嗜酒，好博弈，不治産業，父兄患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隋末亡命，從郝孝德爲群盗，後歸李密爲裨將。密敗，爲王世充所虜。世充素聞其勇，以爲

劉黑闥，貝州漳南人。是個無賴，貪酒，喜好賭博，不經營産業，父兄很擔心他。劉黑闥和竇建德從小友好，因家裏貧窮，無法維持生活，竇建德常資助他。隋朝末年流亡，跟隨郝孝德做盗賊，後來歸附李密作副將。李密失敗後，被王世充俘獲。王世充早就知道他勇敢，任用他

騎將。見世充所爲而竊笑之，乃亡歸建德，建德署爲將軍，封漢東郡公，令將奇兵東西掩襲。黑闥既遍游諸賊，善觀時變，素驍勇，多奸詐。建德有所經略，必令專知斥候，常間入敵中覘視虛實，或出其不意，乘機奮擊，多所克獲，軍中號爲神勇。及建德敗，黑闥自匿於漳南，杜門不出。

會高祖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等將赴長安，願等相與謀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其下驍將楊公卿、單雄信之徒皆被夷滅，我輩若至長安，必無保全之理。且夏王往日擒獲淮安王，全其性命，遣送還之。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殺害，我輩殘命，若不起兵報仇，實亦耻見天下人物。"於是相率復謀反叛。卜以劉氏爲主吉，共往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告之，且請。雅曰："天下已平，樂在丘園爲農夫耳。起兵之事，非所願也。"衆怒，殺雅而去。范願曰："漢東公 劉黑闥果敢多奇略，寬仁容衆，恩結於士卒。吾久常聞劉氏當有王者，今舉大事，欲收夏王之衆，非其人莫可。"遂往詣黑闥，以告其意。黑闥大悦，殺牛會衆，舉兵得百餘人，襲破漳南縣。貝州刺史戴元詳、魏州刺史權威合兵擊之，并爲黑闥所敗，元詳及威皆没于陣。黑闥盡收其器械及餘衆千餘人，於是范願、高雅賢等宿舊左右漸來歸附，衆至二千人。

武德四年七月，設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淮安王 神通、將軍秦武通、王行敏前後討之，皆爲所敗。於是移書趙、魏，其建德將士往往殺官吏以應。黑闥北連懷戎賊帥高開道，兵鋒甚鋭，

作騎將。他看王世充的所作所爲便偷偷耻笑他，就從王世充那兒逃跑歸順了竇建德，竇建德任用他作將軍，封爲漢東郡公，讓他率領奇兵東西突擊。劉黑闥因在各賊處都待過，善於觀察時勢變遷，一向很勇猛，非常奸詐。竇建德一有籌劃，就會派他專門去偵察，常從小路進入敵方察看虛實，有時出其不意，乘機奮力攻擊，大多獲勝，在軍隊中號稱神勇。到竇建德失敗後，劉黑闥自己隱藏到漳南，閉門不出。

適值高祖召竇建德的舊將范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等將領去長安，范願等人相互商議説："王世充獻洛陽城投降，他手下的勇猛大將楊公卿、單雄信等人都被殺掉了，我們這些人如果到了長安，肯定没有保全的道理。況且夏王以前擒獲淮安王，保全了他的性命，派人將他送回。唐家現在得到夏王，立即加以殺害，我們這些殘餘之人，如果不起來報仇，實在也耻於再見天下人物。"因此相互謀劃反叛。占卜認爲劉氏做首領吉利，就一起去漳南，拜見竇建德的舊將劉雅并告訴他，請他參加。劉雅説："天下已經平定，我很樂於在丘墟園圃做一個農夫。起兵的事，不是我所希望的。"衆人大怒，殺死劉雅後離去。范願説："漢東公 劉黑闥勇敢又很有神奇謀略，寬厚仁義可以容人，對士卒也很有恩德。我早就聽説劉氏應有做王的人，現在舉行大事，要招集夏王的兵衆，没這個人不行。"於是去見劉黑闥，告訴他這個意思。劉黑闥很高興，殺牛宴請衆人，起兵得到了一百多人，突然出擊攻破漳南縣。貝州刺史戴元詳、魏州刺史權威聯合軍隊攻擊他們，都被劉黑闥打敗，戴元詳和權威都死在陣前。劉黑闥得到他們的全部器械及剩餘兵衆一千多人，於是范願、高雅賢等人平時的舊友左右慢慢都來歸順，兵力達到二千人。

武德四年七月，劉黑闥在漳南設立祭壇，祭祀竇建德，告訴他舉兵的意思，自稱大將軍。淮安王 李神通、將軍秦武通、王行敏先後討伐劉黑闥，都被他打敗。因此就到趙、魏等地散發檄文，其中竇建德手下的將士往往殺死官吏前來響應。劉黑闥和北部懷戎賊帥高開道聯合，軍隊氣

進至宗城，有衆數萬。黎州總管李世勣不能拒，棄城走保洺州。黑闥追擊破之，步卒五千人，皆歿于陣，世勣與武通僅以身免。黑闥又徵王琮爲中書令，劉斌爲中書侍郎，以掌文翰。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俟斤宋耶那率胡騎從之。黑闥軍大振，進陷相州，半歲悉復建德故地。兗州賊帥徐圓朗舉齊、兗之地以附于黑闥，其勢益張。

五年正月，黑闥至相州，僭稱漢東王，建元爲天造。以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爲兵部尚書，高雅賢爲右領軍，又引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都於洺州。其設法行政，皆師建德，而攻戰勇决過之。於是太宗又自請統兵討之，師次衛州，黑闥數以兵挑戰，輒爲官軍所挫。黑闥懼，委相州，而退保于列人營。時洺水縣人請爲內應，太宗遣總管羅士信入城據守，黑闥又攻陷其城，士信死之，遂據洺州。三月，太宗阻洺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决戰，預擁洺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度而决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潰，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于突厥，山東悉定。太宗遂引軍於河南以討徐圓朗。

六月，黑闥復借兵於突厥，來寇山東。七月，至定州，其舊將曹湛、董康買先亡在鮮虞，復聚兵以應黑闥。高祖遣淮陽王道玄、原國公史萬寶討之，戰于下博，王師敗績，道玄死于陣，萬寶輕騎逃還。由是河北諸州盡叛，又降于黑闥，旬日間悉復

勢很猛，前進到宗城，有了數萬兵衆。黎州總管李世勣無法抵抗，棄城退守洺州。劉黑闥追擊攻破洺州，五千步兵，全死在陣前，衹有李世勣和秦武通單身脱免。劉黑闥又徵用王琮爲中書令，劉斌爲中書侍郎，掌管文書。派使者和北面突厥聯合，頡利可汗派俟斤宋耶那率領胡人騎兵跟隨他。劉黑闥軍隊大爲壯大，進軍攻下相州，半年中就收復了竇建德過去的全部地盤。兗州賊帥徐圓朗獻齊、兗之地來歸附劉黑闥，他的勢力更强大。

五年正月，劉黑闥到相州，自稱漢東王，年號稱爲天造。任用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爲兵部尚書，高雅賢爲右領軍，又讓竇建德時的文武官員全恢復本來官職，建都洺州。他所制定的法律，施行的政策，全都效法竇建德，但他攻戰的勇敢果斷却超過了竇建德。於是太宗又親自要求統兵討伐他，軍隊駐在衛州，劉黑闥多次派兵挑戰，總是被官軍挫敗。劉黑闥害怕，放棄相州，而退守列人營。當時洺水縣人請求作內應，太宗派總管羅士信進入洺水縣城據守，劉黑闥又攻下縣城，羅士信戰死，於是據守洺州。三月，太宗依仗洺水列置軍營進逼，分派奇兵，斷絶他們的運糧道路。劉黑闥又多次挑戰，太宗堅守壁壘不應戰，用來挫敗他們的鋒芒。劉黑闥城中的糧食用完了，太宗估計他必定出來决戰，預先壅塞洺水上游，對守堤官吏説："我們攻打叛賊那天，等叛賊渡河到中間時决開堤堰。"劉黑闥果然率步騎兵二萬人渡過洺水布陣，與官軍大戰，賊兵大敗，水又大漲，劉黑闥兵衆不能渡河，斬首一萬餘級，淹死的有數千人。劉黑闥和范願等帶一千多人逃亡到突厥，山東全部平定。太宗於是帶部隊到河南討伐徐圓朗。

六月，劉黑闥又向突厥借兵，侵犯山東。七月，到達定州，他過去的部將曹湛、董康買先逃到鮮虞，這時又聚兵響應劉黑闥。高祖派淮陽王李道玄、原國公史萬寶討伐他，在下博交戰，官軍大敗，李道玄死在陣前，史萬寶輕裝騎馬逃回。因此河北各州全部反叛，又投降了劉黑闥，十天時間全恢復故城，劉黑闥重新定都洺州。十

故城，復都洺州。十一月，高祖遣齊王元吉擊之，遲留不進。又令隱太子建成督兵進討，頻戰大捷。六年二月，又大破之于館陶，黑闥引軍北走。建成與元吉合千餘騎屯於永濟渠，縱騎擊之，黑闥敗走，命騎將劉弘基追之。黑闥爲王師所蹙，不得休息，道遠兵疲，比至饒陽，從者纔百餘人，衆皆餒，入城求食。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出門迎拜，延之入城。黑闥初不許，德威謬爲誠敬，涕泣固請。黑闥乃進至城傍，德威勒兵執之，送于建成，斬於洺州，山東復定。

一月，高祖派齊王李元吉攻打劉黑闥，李元吉遲遲滯留不進。又命令隱太子李建成督兵進擊討伐，連戰大勝。六年二月，又在館陶大敗他，劉黑闥帶兵向北逃跑。李建成和李元吉合起一千多騎兵駐守在永濟渠，策馬攻擊他，劉黑闥失敗逃跑，命騎將劉弘基追擊。劉黑闥被官軍逼迫，無法休息，路途遥遠軍兵疲憊，等到了饒陽，跟隨的纔一百多人，衆人都很餓，進入城中找食物。劉黑闥所任命的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出門下拜迎接，請他進城。劉黑闥開始不答應，諸葛德威假裝誠心敬意，哭着堅持請他進去。劉黑闥就進到城旁，諸葛德威率兵抓住他，送給李建成，在洺州處死了他，山東又平定。

徐圓朗

徐圓朗者，兖州人也。隋末，亡命爲群盜，據本郡，縱兵略地，自琅邪已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仍附於李密，密敗，歸王世充。及洛陽平，歸國，拜兖州總管，封魯郡公。高祖令葛國公盛彦師安輯河南，行至任城。會劉黑闥作亂，潛結於圓朗，因執彦師舉兵應黑闥，自稱魯王。黑闥以圓朗爲大行臺元帥，兖、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猾皆殺其長吏以應之。太宗平黑闥，進師曹州，遣淮安王神通及李世勣攻之。圓朗數出戰，不利，城内百姓争逾城降。圓朗窮蹙，與數騎棄城夜遁，爲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徐圓朗，是兖州人。隋朝末年，逃命作强盗，占據本郡，發兵攻占土地，從琅邪以西，北到東平，都被占有，擁有强兵二萬多人。歸附了李密，李密失敗後，又歸附王世充。到洛陽平定後，又歸順了國家，授任兖州總管，封爲魯郡公。高祖命令葛國公盛彦師去安撫河南，剛走到任城。恰巧劉黑闥作亂，暗中勾結徐圓朗，徐圓朗就拘捕了盛彦師，起兵響應劉黑闥，自稱爲魯王。劉黑闥任命徐圓朗爲大行臺元帥，兖、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强不法之人都殺死官吏前來響應。太宗平定了劉黑闥，進軍曹州，派淮安王李神通和李世勣攻打徐圓朗。徐圓朗多次出戰都不利，城内的百姓争相出城投降。徐圓朗窮途末路，和幾個騎兵夜裏棄城逃跑，被鄉野之人殺死，他所占領的地方全部被平定。

史臣曰：薛舉父子勇悍絶倫，性皆好殺，仁杲尤甚，無恩衆叛，雖猛何爲。李軌竊據鷹揚，僭號河西，安隋朝官屬，不奪其財，破李贇甲兵，放還其衆，是其興也。及殺害謀主，崇信妖巫，衆叛親離，其亡也宜哉。武周始爲鼠竊，偶恣鴟張，不用君璋

史臣曰：薛舉父子勇敢强悍無與倫比，秉性喜好殺人，薛仁杲尤其嚴重，没有恩德會使衆人離叛，即使勇猛又能幹什麽。李軌竊據鷹揚府司馬之職，在河西越位稱帝，安撫隋的官吏，不侵奪他們的財物，攻破李贇的軍隊，放還他的士兵，這使他興盛。因殺害主謀的人，崇信妖巫，致使衆叛親離，他滅亡也是應該的。劉武周開始

之謀，竟爲突厥所殺。苑君璋及總餘衆，别生異圖，見頡利歸朝，亦是見機者也。黑闥、開道，勇而無謀，顧其行師，祇是狂賊，皆爲麾下所殺，馭衆之道謬哉。

鼠竊狗偷，偶然放縱猖狂起來，不用苑君璋的計策，終於被突厥殺掉。待到苑君璋統其餘部，另外生出不軌圖謀，見到頡利的情况後歸順朝廷，也是見機行事的人。劉黑闥、高開道，有勇無謀，看其用兵，祇不過是狂賊行徑，都被部下所殺，駕馭兵衆之道很差呀。

贊曰：國無紀綱，盜興草澤。不有隋亂，焉知唐德。

贊曰：國家没有紀綱，强賊起於草澤。没有隋的動亂，哪知唐的德政。

舊唐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六

蕭銑　杜伏威　輔公祏 闞稜 王雄誕　沈法興

李子通 朱粲 林士弘 張善安　羅藝　梁師都 劉季真 李子和

蕭銑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祖巖，隋開皇初叛隋降於陳，陳亡，爲文帝所誅。

銑少孤貧，傭書自給，事母以孝聞。煬帝時，以外戚擢授羅川令。

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州人張繡等同謀叛隋。郡縣官屬衆欲推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寒賤，雖假名號，衆必不從。今若推主，當從衆望。羅川令蕭銑，梁氏之後，寬仁大度，有武皇之風。吾又聞帝王膺籙，必有符命，而隋氏冠帶，盡號'起梁'，斯乃蕭家中興之兆。今請以爲主，不亦應天順人乎?"衆乃遣人諭意，銑大悦，報景珍書曰："我之本國，昔在有隋，以小事大，朝貢無闕。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無忘雪耻。今天啓公等，協我心事，若合符節，豈非上玄之意也。吾當糾率士庶，敬從來請。"即日集得數千人，揚言討賊而實欲相應。遇潁川賊帥沈柳生來寇羅川縣，銑擊之，不利，因謂其衆曰："岳州豪傑首謀起

蕭銑，是後梁宣帝的曾孫。祖父名巖，隋開皇初年背叛隋朝投降陳，陳滅亡，被隋文帝殺死。

蕭銑小時候失去父親家境很貧困，爲人抄書來維持生活，事奉母親因孝順聞名。煬帝時，因是外戚被提拔爲羅川令。

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州人張繡等人共同策劃背叛隋朝。郡縣官吏大都要推舉董景珍爲主帥，董景珍説："我一向貧寒卑賤，即使冠以名號，衆人必定不會聽從。現在要推舉主帥，應當推舉能孚衆望的人。羅川令蕭銑，是梁氏的後代，寬仁大度，有武皇風範。我又聽説帝王要親授上天圖籙應運而興，定要有符命，而隋朝的士族，都稱'起梁'，這就是蕭家中興的預兆。現在請他爲主帥，不也是應天順人嗎?"大家便派人向蕭銑説明這個意思，蕭銑很高興，給董景珍回信説："我的故國，過去在隋時，以小國事奉他們大國，朝見貢獻從没斷過。他們竟然貪圖我的國土，滅掉我的宗廟，我因此痛心疾首，不忘雪耻。現在上天啓發你們，協助實現我的心願，如同契合符節信物，難道這不是上天的意思。我定當集合并率領士兵百姓，恭敬地聽從你們的請求。"當天招集到數千人，揚言討賊而實際上是要與他們相呼應。碰上潁川賊帥沈柳生來侵犯羅川縣，蕭銑攻擊他，失利，就對

義，請我爲主。今隋政不行，天下皆叛，吾雖欲獨守，力不自全。且吾先人昔都此地，若從其請，必復梁祚，遣召柳生，亦當從我。”衆皆大悦，即日自稱梁公，改隋服色，建梁旗幟。柳生以衆歸之，拜爲車騎大將軍，率衆往巴陵。自起軍五日，遠近投附者數萬人。

衆人説：“岳州豪傑首先策劃起義，請我去做主帥。現在隋朝政令難以通行，天下人全都背叛了，我雖然想獨自堅守，但力量不足以保全自身。况且我先人過去建都此地，如果同意他們的請求，定能恢復梁朝的國運，派人召沈柳生，也定會跟從我。”衆人都很高興，當天就自稱梁公，改變隋的服飾，樹起梁的旗幟。沈柳生帶兵衆來歸順，授車騎大將軍，率兵衆前往巴陵。起兵以後五天之内，遠近投奔歸附的就達數萬人。

景珍遣徐德基、郭華率州中首領數百人詣軍迎謁，未及見銑，而前造柳生。柳生謂其下曰：“我先奉梁公，勛居第一。今岳州兵衆，位多於我，我若入城，便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公進取州城。”遂與左右殺德基，方詣中軍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忽自相殺，我不能爲汝主矣。”乃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令復舊位。銑陳兵入城，景珍進言於銑曰：“徐德基丹誠奉主，柳生凶悖擅殺之，若不加誅，何以爲政？且其爲賊，凶頑已久，今雖從義，不革此心，同處一城，必將爲變。若不預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遂斬柳生於城内，其下將帥皆潰散。

董景珍派徐德基、郭華率領州中首領數百人到軍中前來拜見蕭銑，没見到蕭銑，就先去見過沈柳生。沈柳生對他手下人説：“我先尊奉梁公，功勞在第一位。現在岳州兵多，居任官位者也比我們多，我如果進城，便位居他們之下。不如殺死徐德基，拿他的人頭作抵押，單獨挾持梁公進取州城。”就和左右手下的人殺死徐德基，纔到軍中告訴蕭銑。蕭銑大爲震驚説：“現在我們想撥亂反正，突然間又自相殘殺，我不能做你的主帥了。”就走出了軍門。沈柳生很害怕，伏在地上請罪，蕭銑責備了之後寬赦了他，命令恢復他的原職。蕭銑列隊進城，董景珍給蕭銑進言説：“徐德基赤誠丹心尊奉主帥您，而沈柳生凶狠地擅自殺他，如果不殺了他，如何推行政令？况且他作賊，慣於逞凶無理，現在雖然順從義軍，這種賊心不改掉，同在一個城中，定會發生事變。如果不早作打算，後悔就來不及了。”蕭銑又聽從了他。董景珍就在城内殺了沈柳生，他下面的將帥都逃走了。

銑於是築壇於城南，燔燎告天，自稱梁王。以有異鳥之瑞，建元爲鳳鳴。義寧二年，僭稱皇帝，署置百官，一準梁故事。僞謚其從父琮爲孝靖帝，祖巖爲河間忠烈王，父璿爲文憲王；封董景珍爲晋王，雷世猛爲秦王，鄭文秀爲楚王，許玄徹爲燕王，萬瓚爲魯王，張繡爲齊王，楊道生爲宋王。隋將張鎮州、王仁壽擊之，不能克。及聞隋滅，鎮州因與甯長真等率嶺表諸州盡降於銑。九江、鄱陽初

蕭銑於是在城南建築登位的祭壇，燃火祭天，自稱梁王。因爲有不尋常的鳥呈現祥瑞，設年號爲鳳鳴。義寧二年，自稱皇帝，設置百官，一切依照梁的舊例。僞贈謚號給他從父蕭琮稱孝靖皇帝，祖父蕭巖稱河間忠烈王，父蕭璿稱文憲王；封董景珍爲晋王，雷世猛爲秦王，鄭文秀爲楚王，許玄徹爲燕王，萬瓚爲魯王，張繡爲齊王，楊道生爲宋王。隋將張鎮州、王仁壽攻打他，未能取勝。到聽説隋朝滅亡時，張鎮州就和甯長真等人率領嶺表各州全投降了蕭銑。九江鄱陽起初有林士弘越分稱帝，不久自相殘殺滅亡

有林士弘僭號，俄自相誅滅，士弘逃于安成之山洞，其郡亦降於銑。遣其將楊道生攻陷南郡，張繡略定嶺表，東至三硤，南盡交阯，北拒漢川，皆附之，勝兵四十餘萬。

武德元年，遷都江陵，修復園廟。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令掌機密。銑又遣楊道生攻硤州，刺史許紹出兵擊破之，赴水死者大半。高祖詔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率兵討之，拔其通、開二州，斬僞東平郡王蕭闍提。時諸將橫恣，多專殺戮，銑因令罷兵，陽言營農，實奪將帥之權也。其大司馬董景珍之弟爲僞將軍，怨銑放其兵，遂謀爲亂，事泄，爲銑所誅。時景珍出鎮長沙，銑下書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遣間使詣孝恭送款。銑遣其齊王張繡攻之，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豈不見之乎？奈何今日相攻！"繡不答，進兵圍之。景珍潰圍而走，爲其麾下所殺。銑以繡爲尚書令，繡恃勳驕慢，專恣弄權，銑又惡而殺之。既大臣相次誅戮，故人邊將皆疑懼，多有叛者，銑不能復制，以故兵勢益弱。

四年，高祖命趙郡王孝恭及李靖率巴蜀兵發自夔州，沿流而下；廬江王瑗從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趣辰州道，黃州總管周法明趣夏口道以圖銑。及大軍將至，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降。又遣其將文士弘等率兵拒戰，孝恭與李靖皆擊破之，進逼其都。初，銑之放兵散也，自留宿衛兵士數千人，忽聞孝恭至而倉卒追兵，并江、嶺之南，道里遼遠，未能相及。孝恭縱兵入郭，布長圍以守之。數日，克其水城，獲其舟船數千艘。其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

了，林士弘逃到安成的山洞中，那些郡城也投降了蕭銑。蕭銑派將軍楊道生攻陷南郡，張繡平定嶺表，東到三硤，南面一直到交阯，北到漢川，都歸附了他，有强兵四十多萬。

武德元年，遷都城到江陵，蕭銑修復他的先祖墓地中的宗廟。引用岑文本爲中書侍郎，讓他掌管機密。蕭銑又派楊道生攻打硤州，刺史許紹出兵擊敗他，投水而死的人有一大半。高祖詔令夔州總管趙郡王李孝恭率兵討伐蕭銑，奪取了他的通、開二州，殺死僞東平郡王蕭闍提。當時各將橫暴放肆，大多獨斷而擅自殺人，蕭銑因此命令停戰，表面説經營農業，實際上是剥奪將帥的權力。大司馬董景珍的弟弟任僞將軍，怨恨蕭銑解散了他的軍隊，就密謀作亂，事情泄露，被蕭銑處死。當時董景珍外任鎮守長沙，蕭銑下書赦免他，召回江陵，董景珍害怕，派使者到李孝恭處表示誠心歸服。蕭銑派齊王張繡攻打他，董景珍對張繡説："'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您難道没有聽到過嗎？爲何今天還要自相攻打！"張繡不回答，出兵包圍他。董景珍敗退突圍而逃，被他的部下殺掉。蕭銑任張繡爲尚書令，張繡倚仗功勞驕横傲慢，放肆獨斷玩弄權勢，蕭銑又因憎恨而殺了他。大臣接連被殺死後，故人邊將都擔心害怕，有許多反叛的，蕭銑再也無法控制，因此兵力更加衰弱。

四年，高祖命令趙郡王李孝恭及李靖率領巴蜀士兵從夔州出發，順流而下；廬江王李瑗從襄州道走，黔州刺史田世康直趨辰州道，黄州總管周法明直趨夏口道來謀取蕭銑。等到大軍快要來到，蕭銑的江州總管蓋彥舉獻出五座州城投降。蕭銑又派他手下的將領文士弘等人率兵抵禦，李孝恭和李靖將他們全部打敗，進逼他的都城。起初，蕭銑解散了軍兵，自己留下數千名宿衛軍兵，突然聽説李孝恭到了就倉促召回軍兵，他們大都在江、嶺以南，道路遥遠，未能趕到。李孝恭趨兵進入外城，布置長長的包圍圈守候那裏。幾天後，攻下他的水城，繳獲那裏的幾千艘舟船。他的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

司馬杜之松等先來謁銑，聞兵敗，便詣李靖來降。銑自度救兵不至，謂其群下曰："天不祚梁，數歸於滅。若待力屈，必害黎元，豈以我一人致傷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冀免亂兵，幸全衆庶。諸人失我，何患無君。"乃巡城號令，守陴者皆慟哭。銑以太牢告于其廟，率官屬緦縗布幘而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百姓非有罪也，請無殺掠。"孝恭囚之，送于京師。銑降後數日，江南救兵十餘萬一時大至，知銑降，皆送款於孝恭。

之松等先前來拜見蕭銑，聽説蕭銑的軍隊失敗了，便到李靖那裏投降。蕭銑估計救兵來不了，對他的下屬説："上天不給梁賜福，屢次歸於滅亡。如果等到力量窮盡，必定危害百姓，怎能因我一人而使百姓受傷害？趁城還没被攻下，我當先出去投降，望能免受亂兵之害，保全百姓。諸位失去我，何愁没有君主。"就巡視全城發布號令，守城的軍兵全都痛哭。蕭銑用牛、羊、猪作祭品的太牢大禮祭告宗廟，率領官員身穿喪服用布包頭來到軍門，説："應當處死的衹是我蕭銑，百姓是没有罪的，請不要殺人搶掠。"李孝恭把他囚禁起來，送往京城。蕭銑投降幾天後，江南十多萬救兵一時間都趕到了，知道蕭銑已投降，全都致以誠心到李孝恭處表示歸順。

銑至，高祖數其罪，銑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至於此。亦猶田橫南面，非負漢朝。若以爲罪，甘從鼎鑊。"竟斬于都市，年三十九。銑自初起，五年而滅。

蕭銑到了京城，高祖數落他的罪行，蕭銑回答説："隋朝失去政權，英雄競相争奪，我蕭銑没有天命，所以到了這一地步。也就像田横南面稱君，并非有負於漢朝。如果認爲有罪，甘願接受鼎鑊重刑。"最終在都市被斬，終年三十九歲。蕭銑從起事開始，五年之後滅亡。

杜伏威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也。少落拓，不治産業，家貧無以自給，每穿窬爲盜。與輔公祏爲刎頸之交。公祏姑家以牧羊爲業，公祏數攘羊以饋之，姑有憾焉，因發其盜事。郡縣捕之急，伏威與公祏遂俱亡命，聚衆爲群盜，時年十六。常營護諸盜，出則居前，入則殿後，故其黨咸服之，共推爲主。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年輕時窮困失意，不從事生産，家中貧窮没有辦法維持生活，常鑿壁翻墻偷盜。和輔公祏是同生死共患難的朋友。輔公祏的姑母家以牧羊爲業，輔公祏多次偷羊送給杜伏威，姑母怨恨他，就告發他偷盜的事。郡縣收捕他們很緊，杜伏威和輔公祏就一起逃亡，聚集衆人作强盗，當時纔十六歲。常周旋營救各盗賊，出戰時打頭，撤退時殿後，所以同夥都很佩服他，一起推舉他爲首領。

大業九年，率衆入長白山，投賊帥左君行，不被禮，因捨去，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時下邳有苗海潮，亦聚衆爲盜，伏威使公祏謂曰："今同苦隋政，各興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見擒，何不合以爲强，則不患隋軍相制。若公能爲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可來聽命，不則一戰以决雄雌。"海潮懼，即以其衆歸于伏威。江都留

大業九年，率衆人進入長白山，投靠賊帥左君行，不被禮遇，因而離開，轉而搶掠淮南，自稱將軍。當時下邳有個苗海潮，也聚衆作盗賊，杜伏威派輔公祏對他説："現在我們同受隋朝暴政之苦，各自興建大義，力量分散勢力弱小，常怕被抓住，爲什麼不聯合起來構成强大的勢力，那樣就不怕隋軍的制約了。如果您能作主帥，我自當恭敬從命，你自己估計不能勝任，可以前來聽從命令，不然咱們打一仗來决一勝負。"苗海

守遣校尉宋顥率兵討之，伏威與戰，陽爲奔北，引入葭蘆中，而從上風縱火，迫其步騎陷于大澤，火至皆燒死。有海陵賊帥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而輕之，遣使召伏威，請與并力。伏威令公祏嚴兵居外以待變，親將十人持牛酒入謁。破陣大悦，引伏威入幕，盡集其酋帥縱酒高會。伏威於坐斬破陣而并其衆。由此兵威稍盛，復屠安宜。

潮害怕，就帶兵衆歸順了杜伏威。江都留守派校尉宋顥率兵討伐，杜伏威和他交戰，假裝敗逃，引誘他們進入蘆葦中，就在上風頭放火，迫使他的步兵騎兵陷在大湖泊中，火到之處全被燒死。有個海陵賊帥叫趙破陣，聽説杜伏威兵力少就輕視他，派使者去招降杜伏威，要求與他合并。杜伏威命令輔公祏嚴整軍隊在外面觀察事變，親自帶領十人帶着牛和酒進去拜見趙破陣。趙破陣很高興，帶杜伏威進入帳内，召集他的全部將帥大設宴會。杜伏威在宴席上殺了趙破陣而且吞并了他的部隊。從此兵力與聲威漸漸壯大，又攻破安宜屠殺全城。

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八千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稜婦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書號爲“陳姥”，稜大怒，悉兵而至。伏威逆拒，自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稜部將走奔其陣，伏威因入稜陣，大呼衝擊，所向披靡，獲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後斬之，携其首復入稜軍奮擊，殺數十人。稜陣大潰，僅以身免。乘勝破高郵縣，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分遣諸將略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盗争來附之。伏威嘗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號爲“上募”，寵之甚厚，與同甘苦。有攻戰輒令上募擊之，及戰罷閲視，有中在背便殺之，以其退而被擊也。所獲貲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其妻妾殉葬，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

煬帝派右禦衛將軍陳稜帶八千精兵討伐杜伏威，陳稜不敢出戰，杜伏威派人給陳稜送去婦女的衣服來激怒他，并且寫信稱他爲“陳姥”，陳稜非常憤怒，全軍開來。杜伏威迎頭反擊，親自來到陣前挑戰，陳稜的部將射中他的額頭，杜伏威大怒，指着他説：“不殺了你，我决不拔箭。”就疾馳向前。陳稜的那員部將跑回他的軍陣，杜伏威就衝進陳稜的軍陣，大喊着衝擊，所向披靡，捉住那射箭的人，讓他拔下箭，然後纔把他殺了，拿着他的頭又闖入陳稜的軍陣奮擊，殺死數十人。陳稜軍隊大敗潰散，僅保自身脱免。杜伏威乘勝攻破高郵縣，帶兵占據歷陽，自稱總管，分派各將掠奪屬縣，所到之處都被攻下，江淮之間的小盗賊争相前來歸附。杜伏威曾經挑選出五千名不怕死的士兵，稱作“上募”，待他們特别優厚，和他們同甘共苦。凡遇攻城争戰就命令上募進擊，等到打完仗就檢查他們，如有被擊中背部的就殺掉，認爲那人後退而被擊中。所得到的錢財，都賞給士兵，有戰死的，就讓他的妻妾殉葬，所以人人都爲他而戰，所向無敵。

宇文化及之反也，署爲歷陽太守，伏威不受。又移居丹陽，進用人士，大修器械，薄賦斂，除殉葬法，其犯奸盗及官人貪濁者，無輕重皆殺之。仍上表於越王侗，侗拜伏威爲東道大總管，封楚王。太宗之圍王世充，遣使招之，伏威請降。高祖遣使

宇文化及反叛，任他爲歷陽太守，杜伏威不接受。後又移駐丹陽，提拔任用士人，大量修造器械，减輕賦税，廢除殉葬法，那些作奸犯盗及官員愛財不清廉的，不論犯罪輕重全部處死。還給越王楊侗上表，楊侗拜任杜伏威爲東南道大總管，封爲楚王。太宗圍困王世充，派使者招降他，杜伏威請求投降。高祖派使者到當地授任他

就拜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 淮以南安撫大使、上柱國，封吴王，賜姓李氏，預宗正屬籍，封其子德俊爲山陽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軍陳正通、徐紹宗率兵來會。

武德四年，遣其將軍王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擒之以獻。又破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之地，南接於嶺，東至于海。尋聞太宗平劉黑闥，進攻徐圓朗，伏威懼而來朝，拜爲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于京師，禮之甚厚，位在齊王 元吉之上，以寵異之。初，輔公祏之反也，詐稱伏威之令以紿其衆，高祖遣趙郡王孝恭討之。時伏威在長安暴卒。及公祏平，孝恭收得公祏反辭，不曉其詐，遽以奏聞，乃除伏威名，籍没其妻子。貞觀元年，太宗知其冤，赦之，復其官爵，葬以公禮。

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 淮以南安撫大使、上柱國，封爲吴王，賜姓李氏，他的户籍歸入宗正寺，封他的兒子杜德俊爲山陽公，賞賜五千段帛、三百匹馬。杜伏威派他的將軍陳正通、徐紹宗率兵來與太宗相會。

武德四年，派他的將軍王雄誕到杭州討伐李子通，擒獲他獻上。又在歙州打敗汪華，占有江東、淮南全部地方，南面地接嶺表，東面直到大海。不久聽説太宗平定了劉黑闥，進攻徐圓朗，杜伏威害怕了前來朝見，授任太子太保，仍兼任行臺尚書令。留在京城，對他尊禮待遇很優厚，地位在齊王 李元吉之上，用以恩寵優待以區别於衆人。當初，輔公祏反叛時，假稱是杜伏威的命令來欺騙衆人，高祖派趙郡王 李孝恭討伐他。此時杜伏威在長安突然死亡。到輔公祏平定，李孝恭得到輔公祏造反的言辭，不知道它是假的，匆忙奏報，於是將杜伏威除去名籍，查抄了他的家小。貞觀元年，太宗知道他冤枉，赦免了他，恢復了他的官爵，用公爵之禮將他安葬。

輔公祏

輔公祏，齊州 臨濟人。隋末，從杜伏威爲群盗。初，伏威自稱總管，以公祏爲長史。李子通之敗沈法興也，伏威使公祏以精卒數千渡江討之。子通率衆數萬以拒公祏，兵鋒甚鋭。公祏簡甲士千人，皆使執長刀，仍令千餘人隨後，令之曰："有却者斬。"公祏自領餘衆，復居其後。俄而子通方陣而前，公祏所遣千人皆殊死决戰，公祏乃縱左右翼攻之，子通大潰，降其衆數千人。公祏尋與伏威遣使歸國，拜爲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

初，伏威與公祏少相愛狎，公祏年長，伏威每兄事之，軍中咸呼爲伯，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潛忌之，爲署其養子闞稜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推公祏爲僕射，外示尊崇，而陰奪其兵權。公祏知其意，怏怏不

輔公祏，齊州 臨濟人。隋朝末年，跟隨杜伏威作盗賊。起初，杜伏威自稱總管，任輔公祏爲長史。李子通打敗沈法興後，杜伏威派輔公祏帶數千精兵渡過長江討伐他。李子通率數萬兵衆來抵禦輔公祏，軍隊來勢很猛。輔公祏挑選披甲戰士一千人，讓他們全拿着長刀，還命令一千多人跟在後面，下令説："有後退的斬首"。輔公祏自己帶着剩餘的兵衆，又跟在他們後面。不久李子通列成方陣前進，輔公祏所派的一千人都拼死决戰，輔公祏就派左右兩翼進攻，李子通大敗潰散，降服幾千人。輔公祏即和杜伏威派使者歸順唐朝，授任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爲舒國公。

當初，杜伏威和輔公祏小時候就關係密切，輔公祏年長，杜伏威常以兄長的禮節對待他，軍中都稱他爲伯，和杜伏威同樣受到敬畏。杜伏威暗中疑忌他，爲此任命養子闞稜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推舉輔公祏作僕射，表面表示尊崇，而暗中奪了他的兵權。輔公祏知道他的意

平，乃與故人左遊仙僞學道辟穀以遠其事。武德五年，伏威將入朝，留公祏居守，復令雄誕典兵以副公祏，陰謂曰："吾入京，若不失職，無令公祏爲變。"其後左遊仙乃説公祏令反。會雄誕屬疾於家，公祏奪其兵，詐言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因僭即僞位，自稱宋國，於陳故都築宫以居焉。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爲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大修兵甲，轉漕糧饋。時吴興賊帥沈法興據毗陵，公祏擊破之。又遣其將馮惠亮屯於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屯於青林山以拒官軍。高祖命趙郡王孝恭率諸將奮擊，大破之。紹宗、正通以五騎奔於丹陽。公祏懼而遁走，欲就左遊仙於會稽，至武康，爲野人所執，送於丹陽，孝恭斬之，傳首京師。公祏與伏威同起，至滅凡十三載，江東悉平。

思，内心憤憤不平，就和舊友左遊仙假裝學道家辟穀術來遠離政事。武德五年，杜伏威準備入朝，留下輔公祏駐守，又命令王雄誕掌管軍隊作輔公祏的副手，暗中對他説："我進京城，如果不失掉官職，就不能讓輔公祏作亂。"這以後左遊仙就勸説輔公祏反叛。恰巧王雄誕得病在家，輔公祏奪了他的兵權，欺騙説杜伏威不能返回江南，送信來命令他起兵。於是越分即僞位，自稱宋國，在陳的舊都建宫居住。設置百官，任用左遊仙爲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大造武器裝備，運輸糧餉。當時吴興賊帥沈法興占據毗陵，輔公祏打敗了他。輔公祏又派手下的將軍馮惠亮駐扎在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駐扎在青林山抵禦官軍。高祖命令趙郡王李孝恭率各將奮擊，大敗輔公祏。徐紹宗、陳正通帶五名騎兵奔到丹陽。輔公祏害怕而逃走，打算前往在會稽的左遊仙那裏，到了武康，被鄉下人捉住，送到丹陽，李孝恭殺了輔公祏，將首級送到京城。輔公祏和杜伏威一同起事，到滅亡共十三年，江東全部平定。

初，伏威養壯士三十餘人爲假子，分領兵馬，唯闞稜、王雄誕知名。

當初，杜伏威收養壯士三十多人做義子，分别統領兵馬，衹有闞稜、王雄誕知名。

闞稜

闞稜，齊州臨濟人。善用大刀，長一丈，施兩刃，名爲拍刃，每一舉，輒斃數人，前無當者。及伏威據有江淮之地，稜數有戰功，署爲左將軍。伏威步兵皆出自群賊，頗多放縱，有相侵奪者，稜必殺之，雖親故無所捨，令行禁止，路不拾遺。後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還越州都督。

闞稜，齊州臨濟人。擅長使用大刀，一丈長，兩面刀刃，名叫拍刃，每次一舉起，就能殺死數人，陣前没有人能抵擋得住。杜伏威占有江淮土地以後，闞稜因多次立有戰功，任用爲左將軍。杜伏威的步兵都來自群賊，大多很放縱，有侵奪百姓的人，闞稜必定殺死他，即使是親戚舊友也不赦免，令行禁止，路不拾遺。後來跟從杜伏威入朝，授任左領軍將軍，升任越州都督。

及公祏僭號，稜從軍討之，與陳正通相遇。陣方接，稜脱兜鍪謂賊衆曰："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由是各無鬥志，或有還拜者。公祏之破，稜功居多，頗有自矜之色。及擒公祏，誣稜與己通

到輔公祏越分稱帝，闞稜隨從軍隊討伐他，和陳正通相遇。軍陣剛接觸，闞稜脱下頭盔對賊兵説："你們不認識我嗎？怎敢來跟我打仗！"他們大多是闞稜過去的部下，因此都没有鬥志，有的還過來拜見他。輔公祏被打敗，闞稜的功勞居多，臉上表露出自誇的神色。等到擒獲輔公祏，

謀。又杜伏威、王雄誕及稜家產在賊中者，合從原放，孝恭乃皆籍没。稜訴理之，有忤於孝恭，孝恭怒，遂以謀反誅之。

王雄誕

王雄誕者，曹州濟陰人。初，伏威之起也，用其計，屢有克獲，署爲驃騎將軍。伏威後率衆渡淮，與海陵賊李子通合。後子通惡伏威雄武，使騎襲之，伏威被重創墮馬，雄誕負之，逃於葭蘆中。伏威復招集餘黨，攻劫郡縣，隋將來整又擊破之，亡失餘衆。其部將西門君儀妻王氏勇决多力，負伏威而走，雄誕率麾下壯士十餘人衛護。隋軍追至，雄誕輒還禦之，身被數槍，勇氣彌厲，竟脱伏威。時闞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爲大將軍，雄誕爲小將軍。

後伏威令輔公祏擊李子通於江都，使雄誕與稜爲副，戰于溧水，子通大敗。公祏乘勝追之，却爲子通所破，軍士皆堅壁不敢出。雄誕謂公祏曰："子通軍無營壘，且狃於初勝而不設備，若擊之，必克。"公祏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銜枚夜擊之，因順風縱火，子通大敗，走渡太湖，復破沈法興，居其地。高祖聞伏威據有吴、楚，遣使諭之。雄誕率衆討之，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部將陳當率千餘人，出其不意，乘高據險，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上，布滿山澤間。子通大懼，燒營而走，保於杭州。雄誕追擊敗之，擒子通於陣，送于京師。

歙州首領汪華，隋末據本郡稱王十餘年，雄誕迴軍擊之。華出新安洞口以拒雄誕，甲兵甚鋭。雄誕伏精兵於山谷間，率羸弱數千人當之，戰纔

輔公祏反倒誣陷闞稜和自己串通密謀。又杜伏威、王雄誕及闞稜的家產在賊中的，應當根據原數歸還給他們，李孝恭却都没收了。闞稜以理上訴，觸怒了李孝恭，李孝恭生氣，就以謀反罪殺了他。

王雄誕，曹州濟陰人。當初，杜伏威起事時，用了他的計策，接連攻克獲勝，任用爲驃騎將軍。杜伏威後來率兵衆渡淮河，和海陵盜賊李子通會合。後來李子通憎恨杜伏威勇猛有力，派騎兵襲擊他，杜伏威身受重傷落下馬，王雄誕背着他，逃到蘆葦叢中。杜伏威又召集剩餘的同夥，攻打并劫掠郡縣，隋將來整又打敗了他，失去了其餘的兵衆。他的部將西門君儀的妻子王氏勇敢果斷力氣大，背着杜伏威逃走，王雄誕率領部下勇士十多人護衛。隋軍追上，王雄誕就回頭抵禦，身上中了數槍，勇氣更大，終於使杜伏威逃脱，當時闞稜年齡比王雄誕大，所以軍中稱闞稜爲大將軍，王雄誕爲小將軍。

後來杜伏威命令輔公祏在江都攻打李子通，以王雄誕和闞稜做副手，在溧水交戰，李子通大敗。輔公祏乘勝追擊，却被李子通打敗，軍士都堅守堡壘不敢出來。王雄誕對輔公祏説："李子通軍隊没有營壘，并且慣於在剛打了勝仗後不作防備，如果攻打，必定能勝。"輔公祏不聽。王雄誕帶着他的家丁數百人口銜木片夜晚偷襲，就勢順風放火，李子通大敗，逃跑渡過太湖，又攻破了沈法興，占有了他的地方。高祖聽説杜伏威占據了吴、楚，派使節曉諭勸説他。王雄誕率兵衆繼續討伐，李子通派精鋭士兵守衛獨松嶺，王雄誕派遣手下將領陳當率領一千多人，出其不意，登高據險，多多張挂旗幟，夜晚則將火炬綁在樹上，布滿山林湖澤之間。李子通見後非常驚異害怕，燒掉營壘逃走，退保杭州。王雄誕追擊并打敗他，在陣地活捉了李子通，送到京城。

歙州首領汪華，在隋末占據本郡自稱君王十多年，王雄誕回軍襲擊他。汪華從新安洞口出兵對抗王雄誕，士兵非常勇猛。王雄誕將精鋭士兵埋伏在山谷之中，親率數千名老弱抵擋，戰鬥剛

合，僞退歸本營。華攻之不能克，會日暮欲還，雄誕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急面縛而降。蘇州賊帥聞人遂安據崑山縣而無所屬，伏威又命雄誕攻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遂單騎詣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率諸將出降。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管，封宜春郡公。

開始，就假裝敗退逃回本營。汪華進攻没有攻下，正趕上天晚要返回，王雄誕的伏兵已經占領了他的洞口，汪華進不去，走投無路的情况下反綁自己投降了。蘇州賊帥聞人遂安占據崑山縣但没有歸屬任何人，杜伏威又命令王雄誕攻打他。王雄誕認爲崑山險阻，很難用兵力取勝，就一人騎馬到他的城下，陳述國家的聲威，曉以禍福，聞人遂安被感動心悦誠服，率領各將領出來投降。王雄誕因先後立功任歙州總管，封爲宜春郡公。

伏威之入朝也，留輔公祏鎮江南，而兵馬屬於雄誕。公祏將爲逆，奪其兵，拘之别室，遣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曰："當今方太平，吴王又在京輦，國家威靈，無遠不被，公何得爲族滅事耶！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公祏知不可屈，遂縊殺之。雄誕善撫恤將士，皆得其死力，每破城鎮，約勒部下，絲毫無犯，故死之日，江南士庶莫不爲之流涕。高祖嘉其節，命其子果襲封宜春郡公。太宗即位，追贈左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謚曰忠。

杜伏威入朝的時候，留下輔公祏鎮守江南，將兵馬歸王雄誕管理。輔公祏準備反叛，奪取了他的兵權，把他拘禁起來，派西門君儀告訴他反叛的計劃，王雄誕説："現在剛太平，吴王又在京城，國家的聲威，再遠也能覆蓋，您怎能做滅族的事呀！我王雄誕一死而已，不敢從命。"輔公祏知道不能使他屈服，就勒死了他。王雄誕善於撫恤將士，全都能得到他們的拼死效力，每次攻破城鎮，約束并控制部下，絲毫不侵犯百姓，所以他死的那天，江南士民百姓没有不爲他流淚的。高祖贊美他的氣節，讓其子王果承襲封爵宜春郡公。太宗即位，追贈左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謚號稱忠。

果，垂拱初官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王果，垂拱初年官做到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沈法興

沈法興，湖州 武康人也。父恪，陳特進、廣州刺史。

沈法興，湖州 武康人。父親沈恪，是陳朝的特進、廣州刺史。

法興，隋 大業末爲吴興郡守。東陽賊帥樓世幹舉兵圍郡城，煬帝令法興與太僕丞元祐討之。俄而宇文化及弑煬帝於江都，法興自以代居南土，宗族數千家，爲遠近所服，乃與祐部將孫士漢、陳果仁執祐於坐，號令遠近，以誅化及爲名。發自東陽，行收兵，將趨江都，下餘杭郡，比至烏程，精卒六萬。

沈法興，隋 大業末年爲吴興郡守。東陽賊帥樓世幹起兵圍困郡城，煬帝命令沈法興和太僕丞元祐討伐叛賊。不久宇文化及在江都弑殺煬帝，沈法興自己因世代居住南方，同一宗族有數千家，遠近的人都順從他，就和元祐的部將孫士漢、陳果仁在坐席上將元祐捉住，向遠近地方發布號令，以誅殺宇文化及爲名義。從東陽出發，邊走邊招收兵士，準備直趨江都，攻下餘杭郡，等到了烏程，已擁有精兵六萬人。

毗陵郡通守路道德率兵拒之，法興請與連和，因會盟襲殺道德，進據

毗陵郡通守路道德率兵抵禦，沈法興請求與他聯合，藉聚會結盟之機突然襲擊殺死了路道

其城。時齊郡賊帥樂伯通據丹陽，爲化及城守，法興使果仁攻陷之，於是據有江表十餘郡，自署江南道總管。復聞越王侗立，乃上表於侗，自稱大司馬、録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陳果仁爲司徒，孫士漢爲司空，蔣元超爲尚書左僕射，殷芊爲尚書左丞，徐令言爲尚書右丞，劉子翼爲選部侍郎，李百藥爲府掾。

法興自克毗陵後，謂江淮已南可指撝而定，專立威刑，將士有小過，便即誅戮，而言笑自若，由是將士解體。稱梁王，建元曰延康，改易隋官，頗依陳氏故事。是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并握强兵，俱有窺觎江表之志。法興三面受敵，軍數挫衄。陳稜尋被李子通圍於江都，稜窘急，送質求救，法興使其子綸領兵數萬救之。子通率衆攻綸，大敗，乘勝渡江，陷其京口。法興使蔣元超拒之於庱亭，元超戰死。法興與左右數百人投吴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至中路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懼，乃赴江死。初，法興以義寧二年起兵，至武德三年而滅。

德，進攻占據毗陵郡。當時齊郡賊帥樂伯通占據丹陽，爲宇文化及據城守禦，沈法興派陳果仁攻克了那裏，於是占有江表十多郡，自任江南道總管。又聽説越王楊侗被立爲皇帝，就給楊侗上表，自稱大司馬、録尚書事、天門公。秉承旨意設置百官，任用陳果仁爲司徒，孫士漢爲司空，蔣元超爲尚書左僕射，殷芊爲尚書左丞，徐令言爲尚書右丞，劉子翼爲選部侍郎，李百藥爲府掾。

沈法興自從攻克毗陵以後，認爲江淮以南揮軍所到之處便可平定，一味樹立并加重刑罰，將士有小的過錯，就立刻殺掉，他却談笑自如，因此將士人心離散。他自稱梁王，年號爲延康，改變隋朝的官制，大多依據陳朝舊例。此時，杜伏威占據歷陽，陳稜占據江都，李子通占據海陵，全都掌握着强兵，都有窺伺覬覦江表的意思。沈法興三面受敵，軍隊多次受到挫折。陳稜不久在江都被李子通包圍，陳稜困迫緊急，送去人質請求援救，沈法興派兒子沈綸帶數萬軍兵救援他。李子通率兵衆攻打沈綸，大敗他，乘勝渡過長江，攻陷京口。沈法興派蔣元超在庱亭抵禦，蔣元超戰死。沈法興和左右數百人投奔吴郡賊帥聞人遂安，聞人遂安派大將葉孝辯迎接。沈法興走到中途又後悔了，準備殺掉葉孝辯，再奔向會稽。葉孝辯發覺了，沈法興害怕，就投江而死。當初，沈法興是在義寧二年起兵的，到武德三年滅亡。

李子通

李子通，東海丞人也。少貧賤，以魚獵爲事。居鄉里，見班白提挈者，必代之。性好施惠，家無蓄積，睚眦之怨必報。隋大業末，有賊帥左才相，自號博山公，據齊郡之長白山，子通歸之，以武力爲才相所重。有鄉人陷於賊者，必全護之。時諸賊皆殘忍，唯子通獨行仁恕，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兵至萬人。才相稍忌之，子通自引去，因渡淮，與杜伏威合。尋爲隋將來整所敗，子通擁其餘

李子通，東海丞人。年輕時貧苦卑賤，以捕魚打獵爲職業。住在鄉里，看見提拿東西的老人，必定幫着拿。秉性喜好給人恩惠，家中没有積蓄，但極小的怨恨也必定要報復。隋大業末年，有個賊帥左才相，自稱博山公，占據齊郡的長白山，李子通歸順了他，因有武藝力氣被左才相所重視。有同鄉人落入賊手的，他必定保全庇護。當時各賊都很殘忍，衹有李子通施行寬仁政策，因此人們都歸順他，不到半年，軍兵達到萬人。左才相逐漸嫉妒他，李子通自己引軍離去，於是渡過淮河，和杜伏威聯合。不久被隋將來整

衆奔海陵，得衆二萬，自稱將軍。

打敗，李子通聚集剩餘的兵衆奔向海陵，得到兵衆二萬人，自稱將軍。

初，宇文化及以隋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子通率師擊之。稜南求救於沈法興，西乞師於杜伏威，二人各以兵至，伏威屯清流，法興保楊子，相去數十里間。子通納言毛文深進計，募江南人詐爲法興之兵，夜襲伏威。伏威不悟，恨法興之侵己，又遣兵襲法興。二人相疑，莫敢先動。子通遂得盡鋭攻陷江都，陳稜奔于伏威。子通入據江都，盡虜其衆，因僭即皇帝位，國稱吴，建元爲明政。

當初，宇文化及任用隋朝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李子通率軍攻打他。陳稜在南面向沈法興求救，在西面向杜伏威乞求救兵，二人各自帶兵來到，杜伏威駐在清流，沈法興守衛楊子，相互間距離數十里左右。李子通的納言毛文深獻上計策，招募江南人假裝成沈法興的兵士，夜裏襲擊杜伏威。杜伏威不明白，痛恨沈法興侵犯自己，又派兵襲擊沈法興。二人互相猜疑，没有誰敢先出動救兵。李子通於是得以調動全部精鋭兵力攻下江都，陳稜投奔了杜伏威。李子通進城占據江都，全部俘獲了那裏的兵衆，於是越分稱帝，國號稱吴，年號爲明政。

丹陽賊帥樂伯通率衆萬餘來降，子通拜尚書左僕射。更進擊法興於庱亭，斬其僕射蔣元超，法興棄城宵遁，遂有晋陵之地。獲法興府掾李百藥，引爲内史侍郎，使典文翰；以法興尚書左丞殷芊爲太常卿，使掌禮樂。由是隋郡縣及江南人士多歸之。後伏威遣輔公祏攻陷丹陽，進屯溧水，子通擊之，反爲公祏所敗。又屬糧盡，子通棄江都，保于京口，江西之地盡歸伏威。子通又東走太湖，鳩集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於吴郡，破之，率其官屬都于餘杭。東至會稽，南至于嶺，西距宣城，北至太湖，盡有其地。

丹陽叛賊首領樂伯通率領一萬多兵衆來投降，李子通任他爲尚書左僕射。又到庱亭進攻沈法興，殺了沈法興的僕射蔣元超，沈法興夜裏棄城池逃跑了，又占有了晋陵地方。俘獲沈法興的府掾李百藥，任用爲内史侍郎，讓他掌管文書；任用沈法興的尚書左丞殷芊爲太常卿，讓他掌管禮樂。由此隋朝的郡縣及江南人士大都歸順了他。後來杜伏威派輔公祏攻陷丹陽，進駐溧水，李子通攻打他們，反而被輔公祏打敗。又趕上糧食用完，李子通放棄江都，退保京口，江西的土地全歸杜伏威。李子通又向東逃到太湖，會集逃散的軍兵，得到了二萬人，到吴郡襲擊沈法興，打敗了他，率領手下官吏在餘杭定都。東到會稽，南達嶺外，西接宣城，北到太湖，占有了全部土地。

未幾，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攻之，大戰於蘇州，子通敗績，退保餘杭。雄誕進逼之，戰於城下，軍復敗，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之，并其左僕射樂伯通送于京師，盡收其地。高祖不之罪，賜宅一區、公田五頃，禮賜甚厚。及伏威來朝，子通謂伯通曰：“伏威既來，東方未静，我所部兵，多在江外，往彼收之，可有大功於天下矣。”遂相與亡，至藍田關，

没多久，杜伏威派遣手下將領王雄誕進攻他，在蘇州展開大戰，李子通潰敗，退守餘杭。王雄誕進逼，在城下交戰，李子通軍又失敗了，李子通走投無路請求投降。杜伏威收捕他，和他的左僕射樂伯通一起送到京城，奪取了那裏的全部地盤。高祖没處罰他，賜給他一所宅院、五頃公田，以禮相待賞賜非常豐厚。待到杜伏威來朝見，李子通對樂伯通説：“杜伏威既然來朝，東方尚未平定，我們的部下，大都在江外，到那裏收編他們，可以在天下建立大業。”就一起逃跑，

爲吏所獲，與伯通俱伏誅。時又有朱粲、林士弘、張善安，皆僭號於江、淮之間。

到了藍田關，被官吏抓獲，和樂伯通都被處死。當時還有朱粲、林士弘、張善安，都在江、淮之間越位稱帝。

朱粲

朱粲者，亳州城父人也。初爲縣佐史。大業末，從軍討長白山賊，遂聚結爲群盜，號"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引軍渡淮，屠竟陵、沔陽，後轉掠山南，郡縣不能守，所至殺戮，噍類無遺。義寧中，招慰使馬元規擊破之。俄而收輯餘衆，兵又大盛，僭稱"楚帝"於冠軍，建元爲昌達，攻陷鄧州，有衆二十萬。

朱粲，亳州城父人。起初作縣佐史。大業末年，從軍討伐長白山賊時，就聚集爲盜賊，號稱"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兵衆達到十多萬。帶兵渡過淮河，毁滅竟陵、沔陽，後來輾轉搶掠山南，郡縣無力守護，所到之處大肆殺戮，不留一個活人。義寧年間，招慰使馬元規打敗了他。不久又收攬起剩餘兵衆，兵力又大振，在冠軍越位自稱"楚帝"，年號爲昌達，攻下鄧州，有兵衆二十萬。

粲所克州縣，皆發其藏粟以充食，遷徙無常，去輒焚餘貲，毁城郭，又不務稼穡，以劫掠爲業。於是百姓大餒，死者如積，人多相食。軍中罄竭，無所虜掠，乃取嬰兒蒸而啖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即勒所部，有略得婦人小兒皆烹之，分給軍士，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因譴左遷，并在南陽，粲悉引之爲賓客，後遭飢餒，合家爲賊所啖。又諸城懼稅，皆相携逃散。

朱粲衹要攻克州縣，都要打開糧倉取粟米充飢，遷移不定，離開後就燒掉剩餘財貨，毁掉城郭，又不從事農業生産，以搶劫掠奪爲生。因此百姓飢餓無食，死人堆積，大都人吃人。軍中糧食吃光，又無處可供搶劫，就拿嬰兒蒸了吃，於是對兵士説："食物中味美的，難道還有超過人肉的東西嗎！衹要别國有人，我們還有什麽可憂慮的。"於是命令他的部下，有掠奪到婦女小孩的都烹煮了，分給兵士，還向各城堡徵税，收取弱小的男女來增作兵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因被降職，都住在南陽，朱粲引用他們都作了他的賓客，後來遭到饑荒，全家被賊吃掉。各城又都害怕這種税收，都競相幫扶着逃散了。

顯州首領楊士林、田瓚率兵以背粲，諸州響應，相聚而攻之，大戰于淮源，粲敗，以數千兵奔于菊潭縣，遣使請降。高祖令假散騎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啖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啖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確怒，慢駡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啖人乎！"粲懼，於坐收確及從者數十人，奔于王世充，拜爲龍驤大將軍。東都平，獲之，斬于洛水之上。士庶嫉其殘

顯州首領楊士林、田瓚率兵背叛了朱粲，各州都響應，相互聚集後攻打朱粲，在淮源展開大戰，朱粲失敗，率數千名士兵逃奔到菊潭縣，派使節請求投降。高祖命令代理散騎常侍段確迎候慰勞他，段確喝醉以後侮辱朱粲説："聽説你吃人肉，是什麽滋味？"朱粲説："如果吃酷愛喝酒的人的肉，味道正像存放在酒糟中的猪肉。"段確生氣，謾駡道："狂賊，入朝以後衹是一頭奴隸罷了，還能吃人嗎！"朱粲畏懼，在坐席上捉住段確和隨從數十人，投奔了王世充，授任爲龍驤大將軍。東都平定後，抓獲他，將他斬殺在洛

忍，競投瓦礫以擊其尸，須臾封之若冢。

水邊上。士民百姓痛恨他的殘忍，争着投瓦塊碎石來擊打他的尸體，一會兒就堆得像墳堆。

林士弘

林士弘者，饒州 鄱陽人也。大業十二年，與其鄉人操師乞起爲群盗。師乞自號元興王，攻陷豫章郡而據之，以士弘爲大將軍。隋遣持書侍御史劉子翊率師討之，師乞中矢而死。士弘代董其衆，復與子翊大戰于彭蠡湖，隋師敗績，子翊死之。士弘大振，兵至十餘萬。

林士弘，是饒州 鄱陽人。大業十二年，和他的同鄉人操師乞起事作盗賊。操師乞自稱元興王，攻陷并占據豫章郡，任林士弘爲大將軍。隋派持書侍御史劉子翊率兵討伐，操師乞中箭而死。林士弘代他管理兵衆，又和劉子翊在彭蠡湖大戰，隋軍大敗，劉子翊戰死。林士弘軍隊壯大，兵力達到十餘萬。

大業十三年，徙據虔州，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以其黨王戎爲司空。攻陷臨川、廬陵、南康、宜春等諸郡，北至九江，南洎番禺，悉有其地。其黨張善安保南康郡，懷貳於士弘，以舟師循江而下，擊破豫章。士弘尚有南昌、虔、循、潮數州之地。及蕭銑破後，散兵稍往歸之，士弘復振。荆州總管趙王 孝恭遣使招慰之，其循、潮二州并來降。

大業十三年，遷移盤據虔州，自稱皇帝，國號稱楚，年號爲太平，任他的同黨王戎爲司空。攻陷臨川、廬陵、南康、宜春等郡，北面到九江，南面到番禺，全被占領。他的同黨張善安守南康郡，對林士弘懷有貳心，率軍隊乘船沿長江而下，攻破豫章。林士弘尚占有南昌、虔、循、潮數州地方。到蕭銑失敗以後，逃散的軍隊逐漸前往歸順，林士弘又振興起來。荆州總管趙王李孝恭派遣使者前去招撫，他所轄的循、潮二州一起前來投降。

武德五年，士弘遣其弟鄱陽王藥師率兵二萬攻圍循州，刺史楊略與戰，大破之。士弘懼而遁走，潛保于安城之山洞。王戎亦以南昌來降，拜爲南昌州刺史。戎於是召士弘藏之于宅，招誘舊兵，更謀作亂。其年，洪州總管張善安密知其事，發兵討之，會士弘死，部兵潰散，戎爲善安所虜。

武德五年，林士弘派他弟弟鄱陽王 林藥師率領二萬士兵圍攻循州，刺史楊略與他交戰，大敗林藥師。林士弘害怕而逃跑，偷偷退守在安城的山洞中。王戎也帶南昌人前來投降，授任南昌州刺史。王戎因此招來林士弘將他藏在家中，招集引誘舊部兵士，再圖謀叛亂。這一年，洪州總管張善安暗中得知了這件事，調兵討伐他們，恰巧林士弘死去，部下軍兵逃散，王戎被張善安俘虜。

張善安

張善安者，兗州 方與人也。年十七便爲劫盗，轉掠淮南，有衆百餘人。會孟讓爲王世充所破，其散卒稍歸之，得八百人。襲破廬江郡，因渡江，附林士弘於豫章。士弘不信之，營於南塘上。善安憾之，襲擊士弘，焚其郛郭。而士弘後去豫章，善安復來據之，仍以其地歸國，授洪州總

張善安，兗州 方與人。十七歲就做了强盗，輾轉搶掠於淮南之間，擁有一百多人。適逢孟讓被王世充打敗，逃散的士兵逐漸歸向他，得到八百人。攻破廬江郡，於是渡過長江，到豫章歸附了林士弘。林士弘不信任他，就在南塘上扎營。張善安很怨恨，襲擊林士弘，焚燒外城。而林士弘後來離開了豫章，張善安又來占據它，就獻出此地歸順了國家，授任洪州總管。

管。

輔公祏之反也，善安亦舉兵相應，公祏以爲西南道大行臺。安撫使李大亮以兵擊之，兩軍隔水而陣，大亮諭以禍福。答曰："善安無背逆之心，但爲將士所誤。今欲歸降，又恐不免於死。"大亮謂曰："張總管既有降心，吾亦不相疑阻。"因獨身逾澗就之，入其陣，與善安握手交言，示無猜意。善安大喜，因許降，將數十騎至大亮營，大亮引之而入，因令武士執之，從者遁走。既而送善安於長安，稱不與公祏交通，高祖初善遇之，及公祏敗，搜得其書，與相往復，遂誅之。

輔公祏反叛，張善安也起兵相應，輔公祏任他爲西南道大行臺。安撫使李大亮帶兵攻打，兩軍隔水列陣，李大亮用禍福來告誡。回答說："我張善安没有背叛的意思，祇是受將士的迷惑。現在想歸順投降，又害怕不免於死。"李大亮對他説："張總管既然有投降的意思，我也不懷疑。"就隻身過澗到那邊，進入張善安陣中，和張善安握手交談，表示没有猜疑的意思。張善安很高興，就答應投降，帶數十騎兵到了李大亮軍營，李大亮帶他進去，就命令武士捉住他，隨從的人逃走了。隨後送張善安到長安，他聲稱未和輔公祏勾結，高祖開始對他很好，待到輔公祏失敗，搜到他的信件，曾和輔公祏有往來，於是殺了他。

羅藝

羅藝，字子延，本襄陽人也，寓居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軍。

羅藝，字子延，本來是襄陽人，寄居京兆的雲陽。父名榮，是隋朝的監門將軍。

藝性桀黠，剛愎不仁，勇於攻戰，善射，能弄矟。大業時，屢以軍功官至虎賁郎將，煬帝令受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節度，督軍於北平。藝少習戎旅，分部嚴肅，然任氣縱暴，每凌侮於景，頻爲景所辱，藝深銜之。

羅藝性情凶暴狡詐，傲慢固執不講仁義，攻戰很勇敢，善於射箭，能舞弄矟。大業年間，多次因立軍功任官到虎賁郎將，煬帝命令他受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節制，在北平督軍。羅藝年輕時就熟悉軍旅，分部威嚴整肅，然而任性放縱非常暴躁，常欺侮李景，又不斷被李景侮辱，羅藝非常記恨他。

後遇天下大亂，涿郡物殷阜，加有伐遼器仗，倉粟盈積。又臨朔宫中多珍産，屯兵數萬，而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虎賁郎將趙什住、賀蘭誼、晋文衍等皆不能拒，唯藝獨出戰，前後破賊不可勝計，威勢日重。什住等頗忌藝，藝陰知之，將圖爲亂，乃宣言於衆曰："吾輩討賊，甚有功效，城中倉庫山積，制在留守之官，而無心濟貧，此豈存恤之意也！"以此言激怒其衆，衆人皆怒。既而旋師，郡丞出城候藝，藝因執之，陳兵而入，什住等懼，皆來聽命。於是發庫物以賜戰士，開倉以賑窮乏，境内

後來碰上天下大亂，涿郡物産富實，加上有討伐遼東的兵器，倉庫裏糧食充足。再者臨朔宫中又有很多珍寶特産，駐兵數萬，而各賊競相來侵占掠奪。留守官虎賁郎將趙什住、賀蘭誼、晋文衍等人都無法抵禦，惟獨羅藝出戰，先後打敗盜賊不可勝數，聲威及勢力日益增强。趙什住等人很嫉妒羅藝，羅藝暗中知道了，準備圖謀作亂，就對衆人揚言説："我們這些人討賊，很有功效，城中倉庫中的物資堆積如山，控制在留守官手裏，而又無心救濟貧窮，這哪裏有體恤的意思！"用這話激怒衆人，衆人都很怨恨。隨即回軍，郡丞出城問候羅藝，羅藝乘機捉住了他，列兵進城，趙什住等人害怕了，都來聽從命令。於是分發庫裏的財物賞賜戰士，開倉賑濟窮困，境

咸悦。殺渤海太守唐禕等不同己者數人，威振邊朔，柳城、懷遠并歸附之。藝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爲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暠爲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

内的人都很高興。殺了渤海太守唐禕等與自己不和的幾個人，威震邊地，柳城、懷遠都歸附了他。羅藝罷免了柳城太守楊林甫，把郡改爲營州，讓襄平太守鄧暠爲總管，羅藝自稱幽州總管。

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召藝，藝曰："我隋室舊臣，感恩累葉，大行顛覆，實所痛心。"乃斬化及使者，而爲煬帝發喪，大臨三日。竇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開道皆劇賊耳，化及弑逆，并不可從。今唐公起兵，皆符人望，入據關右，事無不成。吾率衆歸之，意已决矣，有沮衆異議者必戮之。"會我使人張道源綏輯山東，遣人諭意，藝大悦。武德三年，奉表歸國，詔封燕王，賜姓李氏，預宗正屬籍。

宇文化及來到山東，派使者召羅藝，羅藝説："我是隋朝的舊臣，世代感懷隋朝的恩惠，先帝政權被顛覆，實在是讓人痛心。"就殺了宇文化及的使者，而給煬帝發喪，隆重吊祭了三天。竇建德、高開道也派使者見羅藝，羅藝對官員下屬們説："竇建德、高開道兩人是勢力强大的盜賊，宇文化及弑逆，我全都不能跟從他們。現在唐公起兵，一切都符合人們的願望，進占關右，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我們率兵衆歸順他，現在决心已經下了，有阻止兵衆提出異議的定殺不赦。"恰巧大唐的使者張道源安撫山東，派人説明朝廷意思，羅藝很高興。武德三年，上表歸附國家，下詔封爲燕王，賜姓李氏，户籍歸屬宗正寺。

太宗之擊劉黑闥也，藝領本兵數萬，破黑闥弟什善於徐河，俘斬八千人。明年，黑闥引突厥俱入寇，藝復將兵與隱太子建成會於洺州，因請入朝，高祖遇之甚厚，俄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自以功高位重，無所降下，太宗左右嘗至其營，藝無故毆擊之。高祖怒，以屬吏，久而乃釋，待之如初。時突厥屢爲寇患，以藝素有威名，爲北夷所憚，令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

太宗攻打劉黑闥，羅藝帶領自己手下數萬軍隊，在徐河打敗劉黑闥之弟劉什善，俘虜殺死八千人。第二年，劉黑闥引領突厥一起入侵，羅藝又帶兵和隱太子李建成在洺州會合，於是請求入朝，高祖對他待遇很優厚，不久任左翊衛大將軍。羅藝自認爲功高位重，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裏，太宗左右的人曾經到他的兵營，羅藝無故毆打他們。高祖很生氣，把他交給刑獄官吏，過了很久纔釋放，待他和當初一樣。當時突厥屢屢進犯成爲禍患，因羅藝一向有威武之名，北夷非常害怕，就命令他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守涇州。

太宗即位，拜開府儀同三司，而藝懼不自安，遂於涇州詐言閲武，因追兵，矯稱奉密詔勒兵入朝，率衆軍至于豳州。治中趙慈皓不知藝反，馳出謁之，藝遂入據豳州。太宗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右武候大將軍尉遲敬德率衆討藝。王師未至，慈皓與統軍楊岌潛謀擊之，事泄，藝執慈皓繫獄。岌時在城外，覺變，遽勒兵攻

太宗即位後，任他爲開府儀同三司，但羅藝疑懼感到不安，就在涇州假稱檢閲軍隊，藉機迅速招集軍隊，假稱遵奉秘密詔令帶兵入朝，率領兵衆來到豳州。治中趙慈皓不知道羅藝要反叛，騎馬出來拜見他，羅藝於是進占豳州。太宗命令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右武候大將軍尉遲敬德率兵衆討伐羅藝。官軍還没到，趙慈皓和統軍楊岌暗中計劃襲擊他，事情泄露，羅藝捕捉趙慈皓關押起來。楊岌當時在城外，發覺事情有變，立即帶

之，藝大潰，棄妻子，與數百騎奔於突厥。至寧州界，過烏氏驛，從者漸散，其左右斬藝，傳首京師，梟之于市。復其本姓羅氏。藝弟壽，時爲利州都督，緣坐伏誅。

兵攻打，羅藝軍隊大敗逃散，抛棄妻子和孩子，和數百名騎兵奔向突厥。到寧州境内，過烏氏驛，跟隨的人逐漸離散，羅藝左右的人殺了他，將首級傳送到京城，在市上示衆。恢復他的本姓羅氏。羅藝弟名壽，當時任利州都督，因連累獲罪被殺。

先是，曹州女子李氏爲五戒，自言通於鬼物，有病癩者，就療多愈，流聞四方，病人自遠而至，門多車騎。高祖聞之，詔赴京師。因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氏曰："妃骨相貴不可言，必當母儀天下。"孟篤信之，命密觀藝，又曰："妃之貴者，由於王；王貴色發矣，十日間當升大位。"孟氏由是遽勸反，孟及李皆坐斬。

先前，曹州女子李氏作五戒，自己説能和鬼溝通，有疾病的人，去她那兒治療大多都治好了，流傳四方，病人從遠方而來，門前車馬很多。高祖聽説了，詔她到了京城。於是她就往來於羅藝家，對羅藝的妻子孟氏説："妃的骨骼相貌富貴簡直無法言説，必定是天下的母範。"孟氏深信這話，讓她秘密看羅藝的相，又説："妃的富貴，是由於王；王的富貴色相已經顯現了，十天内當升皇帝大位。"孟氏因此立即勸説羅藝反叛，孟氏和李氏因此獲罪被殺。

梁師都

梁師都，夏州 朔方人也。代爲本郡豪族，仕隋鷹揚郎將。大業末，罷歸。屬盜賊群起，師都陰結徒黨數十人，殺郡丞唐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隋將張世隆擊之，反爲所敗。師都因遣兵掠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於是僭即皇帝位，稱梁國，建元爲永隆。突厥 始畢可汗遺以狼頭纛，號爲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

梁師都，夏州 朔方人。世代是本郡的豪族，出仕隋朝做鷹揚郎將。大業末年，罷官回家。時值盜賊群起，梁師都暗中聚合黨徒數十人，殺死郡丞唐宗，占據本郡反叛。自稱大丞相，與北面突厥聯合。隋將張世隆攻打他，反被他打敗。梁師都就勢派兵奪取并平定了雕陰、弘化、延安等郡，於是越分即皇帝位，號稱梁國，年號永隆。突厥 始畢可汗贈給他狼頭大旗，稱號爲大度毗伽可汗。梁師都就引領突厥占據河南地方，攻破了鹽川郡。

武德二年，高祖遣延州總管段德操督兵討之。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安，營於野猪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甲以挫其鋭。後伺師都稍怠，遣副總管梁禮率衆擊之，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師都與禮酣戰久之，德操多張旗幟，奄至其後，師都大潰，逐北二百餘里，虜男女二百餘口。經數月，師都又以步騎五千來寇，德操擊之，俘斬略盡。

武德二年，高祖派延州總管段德操率兵討伐他。梁師都和突厥的數千騎兵前來進犯延安，在野猪嶺扎營。段德操因寡不敵衆，於是屯兵不戰用來挫敗他們的鋭氣。後來伺察到梁師都漸漸鬆懈，派遣副總管梁禮率領衆兵進攻，段德操帶輕騎兵出其不意。梁師都與梁禮激戰很長時間，段德操多張挂旗幟，從後面襲擊，梁師都大敗，追擊了二百多里，俘虜男女二百多人。過了幾個月，梁師都又率步兵與騎兵五千人來侵，段德操出擊，幾乎把他們全部俘虜斬殺。

及劉武周之敗，師都大將張舉、

等到劉武周失敗後，梁師都的大將張舉、劉

劉旻相次來降，師都大懼，遣其尚書陸季覽説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爲數國，勢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滅，唐國益大，師都甘從亡破，亦恐次及可汗。願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師都請爲鄉導。"處羅從之。謀令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并州，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合于竇建德，經滏口道來會于晋、絳。兵臨發，遇處羅死，乃止。

高祖又令德操悉發邊兵進擊師都，拔其東城。師都退據西城，又求救於突厥頡利可汗，頡利以勁兵萬騎救援之。時稽胡大帥劉佡成率衆降師都，師都信讒殺之，於是群情疑懼，多叛師都來降。師都勢蹙，乃往朝頡利，爲陳入寇之計。自此頻致突厥之寇，邊州略無寧歲。頡利可汗之寇渭橋，亦師都計也。

頡利政亂，太宗知師都勢危援孤，以書諭之，不從。遣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經略之。有得其生口者，輒縱遣令爲反間，離其君臣之計。頻選輕騎踐其禾稼，城中漸虚，歸命者相繼，皆善遇之，由是益相猜阻。有李正寶、辛獠兒者，皆其名將，謀執師都，事泄不果，正寶竟來降。貞觀二年，太宗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討之，又使劉旻、劉蘭率勁卒直據朔方東城以逼之。頡利可汗遣兵來援師都，紹逆擊破之，進屯城下。師都兵勢日蹙，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詣紹降，拜洛仁爲右驍衛將軍，封朔方郡公。師都自起至滅，凡十二歲。以其地爲夏州。時又有劉季真、李子和，屯據北邊，與劉武周、梁師都遞爲表裏。

旻相繼前來投降，梁師都大爲驚慌，派他的尚書陸季覽游説處羅可汗説："近來中原遭受禍亂，分成幾個國家，勢力均等力量不强，所以依附北方突厥。現在劉武周已滅，唐國更加壯大，梁師都甘心敗亡，但下一個恐怕就是可汗您了。希望可汗能施行魏孝文的方法，派兵向南進犯，梁師都請求做嚮導。"處羅可汗聽從了。計劃命令莫賀咄設從原州進入，泥步設和梁師都從延州進入，處羅從并州進入，突利可汗和奚、霫、契丹、靺鞨從幽州進入，同竇建德聯合，經過滏口道前來晋、絳會合。軍隊臨出發時，遇上處羅可汗死了，於是停止。

高祖又命令段德操派全部邊地士兵進攻梁師都，攻克他的東城。梁師都退守西城，又向突厥頡利可汗求救，頡利派一萬精壯騎兵救援。當時稽胡大帥劉佡成率兵衆投降了梁師都，梁師都聽信讒言殺了他，於是大家懷疑害怕，許多人都背叛了梁師都前來投降。梁師都處境不妙，就去朝見頡利，向他陳述進犯的計策。從此頻繁招來突厥的進犯，邊地各州幾乎没有安寧的時候。頡利可汗進犯渭橋，也是梁師都的計謀。

頡利政事混亂，太宗知道梁師都形勢危急孤立無援，寫信勸諭他，梁師都没有聽從。朝廷派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籌劃謀取。一捉到俘虜，就釋放遣返使用反間計，這是離間他們君臣的計策。頻繁挑選輕騎兵去踐踏他們的莊稼，城中逐漸空虚，歸順的人相繼而來，都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因此内部更加互相猜疑。其中有叫李正寶、辛獠兒的，都是他的名將，圖謀捉住梁師都，事情泄露没有成功，李正寶終於前來投降。貞觀二年，太宗派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討伐，又派劉旻、劉蘭率勁兵徑直占據朔方東城來進逼。頡利可汗派兵前來援救梁師都，柴紹反擊攻破了他們，進駐到城下。梁師都軍勢日漸危急，他的堂弟梁洛仁斬殺了梁師都，到柴紹處投降，授任梁洛仁爲右驍衛將軍，封爲朔方郡公。梁師都從起兵到滅亡，共十二年。將那裏設置爲夏州。當時還有劉季真、李子和，占據北部邊地，與劉武周、梁師都前後互爲表裏。

劉季真

劉季真者，離石胡人也。父龍兒，隋末擁兵數萬，自號劉王，以季真爲太子。龍兒爲虎賁郎將梁德所斬，其衆漸散。

劉季真，是離石胡人。父劉龍兒，隋末擁有數萬軍兵，自稱劉王，以劉季真爲太子。劉龍兒被虎賁郎將梁德所斬殺，手下軍隊逐漸逃散。

及義師起，季真與弟六兒復舉兵爲盜，引劉武周之衆攻陷石州。季真北連突厥，自稱突利可汗，以六兒爲拓定王，甚爲邊患。時西河公張綸、真鄉公李仲文俱以兵臨之，季真懼而來降，授石州總管，賜姓李氏，封彭城郡王。季真見宋金剛與官軍相持於滄州，久而未決，遂復親武周，與之合勢。及金剛敗，季真亡奔高滿政，尋爲所殺。

等到義軍興起，劉季真與弟劉六兒再次起兵做盜賊，引領劉武周的軍隊攻陷石州。劉季真北面與突厥聯盟，自稱突利可汗，使劉六兒做拓定王，成爲邊境重大禍患。當時西河公張綸、真鄉公李仲文都率兵進攻他，劉季真畏懼前來投降，授任石州總管，賜姓李，封爲彭城郡王。劉季真見宋金剛與官軍在滄州相持，長期未分勝負，於是又親近劉武周，與他合力。到宋金剛失敗後，劉季真逃奔高滿政，不久被殺。

李子和

李子和者，同州蒲城人也。本姓郭氏。大業末，爲左翊衛，犯罪徙榆林，見郡内大饑，遂潛引敢死士，得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以賑窮乏。自稱永樂王，建元爲正平，尊其父爲太公，以弟子政爲尚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衆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始畢可汗，并送子爲質以自固。始畢先署劉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解事天子，又以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始畢乃更署子和爲屋利設。

李子和是同州蒲城人。本姓郭。大業末年，任左翊衛，犯罪流放到榆林，看郡中遭受大饑荒，就偷偷招引敢死士，得到十八人，進攻郡門，捉住郡丞王才，列舉他不撫恤百姓的罪狀，斬殺了他，打開糧倉來救濟窮困貧乏的人。自稱永樂王，年號爲正平，尊其父爲太公，以弟李子政爲尚書令，李子端、李子升爲左、右僕射。擁有二千多騎兵，南面聯合梁師都，北面依附突厥始畢可汗，并且將其子送去做人質以求自身穩固。始畢可汗先任命劉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解事天子，又使李子和爲平楊天子，李子和堅決推辭不敢擔當，始畢可汗就改任李子和爲屋利設。

武德元年，遣使歸款，授榆林郡守。尋就拜雲州總管，封金河郡公。二年，進封郇國公。時師都强暴，子和慮爲所攻，尋勒兵襲師都寧朔城，克之。子和既絶師都，又伺突厥間覺，遣使以聞，爲處羅可汗候騎所獲，處羅大怒，囚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甚懼。四年，拔户口南徙，詔以延州故城居之。五年，從太宗平劉黑闥，陷陣有功。高祖嘉其誠節，

武德元年，派使者歸順，任榆林郡守。不久就地授任雲州總管，封爲金河郡公。二年，進封郇國公。當時梁師都蠻横强暴，李子和擔心被他攻打，不久帶兵襲擊梁師都的寧朔城，攻下。李子和與梁師都絶交以後，又偵探到突厥間有隔閡，派使者上奏，被處羅可汗的巡邏騎兵抓獲，處羅大爲憤怒，囚禁了其弟李子升。李子和自認爲孤立危險，非常恐懼。四年，帶家户人口向南遷移，詔命讓出延州故城讓他們居住。五年，隨太宗平定劉黑闥，攻陷敵陣立有戰功。高祖贊美

賜姓李氏，拜右武衛將軍。貞觀元年，賜實封三百户。十一年，除婺州刺史，改封夷國公。顯慶元年，累轉黔州都督。以年老乞骸骨，許之，加金紫光禄大夫。麟德九年卒。

史臣曰：蕭銑聚烏合之衆，當鹿走之時，放兵以奪將權，殺舊以求位定，洎大軍奄至，束手出降，宜哉！杜伏威恃勇聚徒，見機歸國，或致疑於高祖，竟見雪於太宗。輔公祏竊兵爲叛，王雄誕守節不回，訓子孫以忠貞，感士庶之流涕。子通修仁馭衆，終懷貳以伏誅；羅藝歸國立功，信妖言而爲叛。善始令終者鮮矣。沈法興狂賊，梁師都凶人，皆至覆亡，殊無改悔。自隋朝維絶，宇縣瓜分，小則鼠竊狗偷，大則鯨吞虎據。大唐舉義，兆庶歸仁，高祖運應瑶圖，太宗天資神武，群凶席卷，寰海鏡清，祚享永年，功宣後代，謚曰神堯、文武，豈不韙哉！

贊曰：失政資盗，圖王僭號。真主勃興，風驅電掃。

他的忠誠氣節，賜姓李，授任右武衛將軍。貞觀元年，賞賜實封三百户。十一年，任婺州刺史，改封爲夷國公。顯慶元年，幾次改任後爲黔州都督。因年老請求退休，准許，加授金紫光禄大夫。麟德九年去世。

史臣曰：蕭銑聚集烏合之衆，正當群雄争奪天下政權之際，遣散士兵而奪取將領的兵權，殺死舊友而求穩固權位，待到朝廷大軍忽然到達，束手無策出來投降，應當呀！杜伏威倚仗勇敢聚集兵衆，看準機會歸順國家，有人向高祖表示對他懷疑，終於到太宗時昭雪。輔公祏竊取兵權叛亂，王雄誕恪守節操堅定不移，用忠貞來遺訓子孫，使士民百姓感戴而爲他流淚。李子通修行仁義以駕馭軍衆，但最終還是因懷有貳心而被殺；羅藝歸順國家立有大功，却聽信妖言而反叛。善始善終的太少了。沈法興是狂妄的盗賊，梁師都是凶惡的人，都到了滅亡之時，還毫不悔改。自從隋朝失去政權，天下瓜分，小的就鼠竊狗盗，大的就虎據鯨吞。大唐起義，萬民歸心，高祖德運應合天命符圖，太宗天資英明神武，席捲群凶，四海清明如鏡，享年永世，功及後代，謚號稱神堯、文武，難道不是很對的嗎！

贊曰：喪失德政滋生强盗，圖謀國君越分稱帝。真正的君主勃然振興，像風電把他們全都驅掃。

舊唐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七

裴寂 (子)律師 (律師子)承先
劉文静 (弟)文起 (文静子)樹義 樹藝
李孟嘗 劉世龍 趙文恪 張平高 李思行 李高遷 許世緒 劉師立
錢九隴 樊興 公孫武達 龐卿惲 張長遜 李安遠

裴寂 裴律師 裴承先

裴寂，字玄真，蒲州 桑泉人也。祖融，司木大夫。父瑜，絳州刺史。

寂少孤，爲諸兄之所鞠養。年十四，補州主簿。及長，疏眉目，偉姿容。隋 開皇中，爲左親衛。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詣京師，經華嶽廟，祭而祝曰："窮困至此，敢修誠謁，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三十已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耳。"後爲齊州司户。

大業中，歷侍御史、駕部承務郎、晋陽宫副監。高祖留守太原，與寂有舊，時加親禮，每延之宴語，間以博奕，至於通宵連日，情忘厭倦。時太宗將舉義師而不敢發言，見寂爲高祖所厚，乃出私錢數百萬，陰結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戲，漸以輸之。寂得錢既多，大喜，每日從太宗游。見其歡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許諾。寂又以晋陽宫人私侍高祖，高祖從寂飲，酒酣，寂白狀曰："二郎密纘兵馬，欲舉義旗，正爲寂以宫人奉公，

裴寂，字玄真，是蒲州 桑泉人。祖父裴融，任司木大夫。父親裴瑜，任絳州刺史。

裴寂小時候喪失雙親，由各兄長撫養。十四歲時，任州主簿。到長大，眉目清秀，身材魁偉。隋 開皇年間，任左親衛。家裏貧窮没有自己的産業，常常步行到京城，經過華嶽廟，祭祀禱告説："我窮困到這一地步，冒昧修身致誠前來拜謁，神要有靈，指出我的命運。如果富貴有望，就給我降下好夢。"拜了兩拜離開了。夜裏夢見白髮老翁對裴寂説："你三十歲以後纔能得志，最終官位可達人臣的最高極限。"後來任齊州司户。

大業年間，歷任侍御史、駕部承務郎、晋陽宫副監。高祖做太原留守時，和裴寂有舊交，時常給他厚待并很信任他，常常請他宴飲交談，有時一起下棋，以至通宵達旦，情緒很高忘記疲倦。當時太宗準備起兵但不敢説，看到裴寂很受高祖厚待，就拿出自己的幾百萬錢，暗中結交龍山令高斌廉，讓他和裴寂賭博游戲，慢慢輸給他。裴寂得到很多錢後，非常高興，每天跟隨太宗出游。太宗見他很高興，就把情況告訴了他，裴寂立刻答應了。裴寂又派晋陽宫人私下去侍奉高祖，有一次高祖讓裴寂陪他飲酒，喝到暢快時，裴寂告訴他情況説："二郎秘密集聚兵馬，

恐事發及誅，急爲此耳。今天下大亂，城門之外，皆是盜賊。若守小節，旦夕死亡；若舉義兵，必得天位。衆情已協，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兒誠有此計，既已定矣，可從之。”

要舉義旗起兵，全是爲我裴寂派了宫人侍奉您，害怕事情泄露被處死，情况緊急纔這樣做。現在天下大亂，城門外面，都是盜賊。假如保持小節，早晚是死；如果舉兵起事，必定得到天子地位。大家的意見已統一，您的意思怎樣?”高祖説：“我兒確實有這計劃，而且既然已經决定了，可以依從他。”

及義兵起，寂進宫女五百人，并上米九萬斛、雜綵五萬段、甲四十萬領，以供軍用。大將軍府建，以寂爲長史，賜爵聞喜縣公。從至河東，屈突通拒守，攻之不下，三輔豪傑歸義者日有千數。高祖將先定京師，議者恐通爲後患，猶豫未决。寂進説曰：“今通據蒲關，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後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敵，敗之道也。未若攻蒲州，下之而後入關。京師絶援，可不攻而定矣。”太宗曰：“不然。兵法尚權，權在於速。宜乘機早渡，以駭其心。我若遲留，彼則生計。且關中群盜，所在屯結，未有定主，易以招懷，賊附兵强，何城不克?屈突通自守賊耳，不足爲虞。若失入關之機，則事未可知矣。”高祖兩從之，留兵圍河東，而引軍入關。及京師平，賜良田千頃、甲第一區、物四萬段，轉大丞相府長史，進封魏國公，食邑三千户。

等到義兵起事，裴寂進獻宫女五百人，并獻上九萬斛米、五萬段各種絲綢、四十萬領甲衣，作爲軍用。建立大將軍府後，任裴寂爲長史，賜爵位聞喜縣公。跟隨到河東，屈突通抵禦堅守，攻打不下，三輔豪傑每天有數千人歸順義軍。高祖準備先平定京城，商議的人怕屈突通成爲後患，猶豫不定。裴寂上前勸説：“現在屈突通占據蒲關，如果不先平定他，前面有京城的守衛，後面有屈突通援助，這樣就會腹背受敵，是失敗的策略。不如攻打蒲州，攻下後再進關。京城斷絶了後援，可以不用攻打就平定。”太宗説：“不是這樣。兵法崇尚詭變，詭變在於迅速。應趁機早些渡河，來震駭他們的内心。我們如遲遲留在這裏，他們就會另想計謀。况且關中群盜，到處分散聚集，没有確定的主帥，容易被招降，盜賊依靠强盛的兵力，什麽城攻不下?屈突通是據守自固的盜賊罷了，不足爲慮。如果失去進關的機會，那麽情况就很難預料會怎樣了。”兩方面的計策高祖全都采納了，留下一部分兵力圍攻河東，又帶軍入關。待到京城平定後，賜給裴寂良田一千頃、上等宅院一座、布帛四萬段，改任大丞相府長史，進封爲魏國公，食邑三千户。

及隋恭帝遜位，高祖固讓不受，寂勸進，又不答。寂請見曰：“桀、紂之亡，亦各有子，未聞湯、武臣輔之，可爲龜鏡，無所疑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於唐，陛下不爲唐帝，臣當去官耳。”又陳符命十餘事，高祖乃從之。寂出，命太常具禮儀，擇吉日。高祖既受禪，謂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尚書右僕射，賜以服玩，不可勝紀，仍詔尚食奉

到隋恭帝辭讓帝位，高祖堅持推辭不接受，裴寂勸他答應，還不答覆。裴寂請求拜見説：“夏桀、殷紂滅亡時，也都有兒子，没聽説商湯、周武作臣子來輔助他們，這可以用作借鑒，不要再遲疑了。我裴寂的封邑、地位，都是大唐給的，陛下不作唐朝皇帝，臣自應辭去官職了。”又陳述了十多條符命，高祖這纔聽從了。裴寂出來，命令太常準備禮儀，選擇吉日。高祖接受了禪讓後，對裴寂説：“讓我到這一步，是您的力量。”授任爲尚書右僕射，賜給服飾珍玩，不可

御，每日賜寂御膳。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卧内，言無不從，呼爲裴監而不名。當朝貴戚，親禮莫與爲比。

勝數，還下詔尚食奉御，每天賜給裴寂御膳。高祖每天處理朝政，必定和他同坐，入閣就請他進卧室，他的話没有不聽的，稱作裴監而不稱名。當時朝廷貴戚，受親重禮遇没有能和他相比的。

武德二年，劉武周將黄子英、宋金剛頻寇太原，行軍總管姜寶誼、李仲文相次陷没，高祖患之。寂自請行，因爲晉州道行軍總管，得以便宜從事。師次介休，而金剛據城以抗寂。寂保于度索原，營中乏水，賊斷其澗路，由是危迫。欲移營就水，賊因犯之，師遂大潰，死散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平陽，晉州以東城鎮俱没。金剛進逼絳州。寂抗表陳謝，高祖慰諭之，復令鎮撫河東之地。寂性怯，無捍禦之才，唯發使絡繹，催督虞、秦二州居人，勒入城堡，焚其積聚。百姓惶駭，復思爲亂。夏縣人吕崇茂遂殺縣令舉兵反，引金剛爲援，寂擊之，復爲崇茂所敗。被徵入朝，高祖數之曰："義舉之始，公有翼佐之勛，官爵亦極矣。前拒武周，兵勢足以破敵，致此喪敗，不獨愧於朕乎?"以之屬吏，尋釋之，顧待彌重。

武德二年，劉武周手下將領黄子英、宋金剛不斷進犯太原，行軍總管姜寶誼、李仲文相繼覆敗淪陷賊中，高祖很擔心。裴寂親自請求出征，就任他爲晉州道行軍總管，可以隨機行事。軍隊駐在介休，而宋金剛依據城池來抵抗裴寂。裴寂守在度索原，軍營中缺水，賊兵又切斷他們的取水之路，因此危急困迫。想轉移到有水的方位安營，賊兵乘機進犯，裴寂軍於是大敗潰散，幾乎全部死傷逃跑了。裴寂騎馬奔馳一天一夜逃到平陽，晉州以東的城鎮全都陷落敵手。宋金剛進逼絳州。裴寂上表請罪，高祖撫慰他，又讓他鎮守安撫河東地方。裴寂秉性怯懦，没有抵禦捍衛的才能，衹是不斷地派出使者，督促虞、秦二州的居民，强令進入城堡，焚毁積聚的糧食。百姓驚慌害怕，又想作亂。夏縣人吕崇茂於是殺死縣令舉兵反叛，招引宋金剛作援助，裴寂攻打，又被吕崇茂打敗了。被召回朝，高祖責備他説："起兵初期，公有輔佐擁戴的功勞，官爵也到了頂點。前面抵禦劉武周，兵力足够打敗敵人的，却失敗到這種地步，難道你對朕就不感到有愧嗎?"把他交給有關官吏處理，不久又釋放了。照顧待遇更爲加重。

高祖有所巡幸，必令居守。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謀反，訊之無端。高祖謂寂曰："朕之有天下者，本公所推，今豈有貳心?皂白須分，所以推究耳。"因令貴妃三人齎珍饌、寶器就寂第，宴樂極歡，經宿而去。又嘗從容謂寂曰："我李氏昔在隴西，富有龜玉，降及祖禰，姻婭帝室。及舉義兵，四海雲集，纔涉數月，升爲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賤，劬勞行陣，下不聊生。公復世胄名家，歷職清顯，豈若蕭何、曹參起自刀筆吏也!唯我與公，千載之後，無愧前修

高祖衹要外出巡視，必定讓他留守。麟州刺史韋雲起上告裴寂圖謀反叛，審問却知毫無原由。高祖對裴寂説："朕之所以能有天下，本來就是您所促成的，現在怎能有貳心?應當分清黑白，所以使人推求驗證罷了。"於是讓貴妃三人帶着珍稀飲食、寶物器玩到裴寂的府中，盡情飲宴作樂，過了一夜纔離開。高祖還曾經從容對裴寂説："我李氏過去在隴西，富有國運，後來到祖上，和帝室聯姻。待到舉義起兵，四海雲集，纔經過幾個月，就升爲天子。至於像那些前代的帝王，大多出身微賤，辛勞於行軍打仗，民不聊生。您也是名門世家，歷任顯要官職，哪像蕭何、曹參出身刀筆小吏!衹有我和您，千年以

矣。"其年，改鑄錢，特賜寂令自鑄造。又爲趙王元景聘寂女爲妃。

六年，遷尚書左僕射，賜宴於含章殿，高祖極歡，寂頓首而言曰："臣初發太原，以有慈旨，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今四海乂安，伏願賜臣骸骨。"高祖泣下沾襟曰："今猶未也，要相偕老耳。公爲台司，我爲太上，逍遥一代，豈不快哉!"俄册司空，賜實封五百户，遣尚書員外郎一人每日更直寂第，其見崇貴如此。

貞觀元年，加實封并前一千五百户。二年，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升金輅，寂辭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勛，無忌亦宣力於朕，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遂同乘而歸。

三年，有沙門法雅，初以恩倖出入兩宫，至是禁絶之，法雅怨望，出妖言，伏法。兵部尚書杜如晦鞫其獄，法雅乃稱寂知其言，寂對曰："法雅惟云時候方行疾疫，初不聞妖言。"法雅證之，坐是免官，削食邑之半，放歸本邑。寂請住京師，太宗數之曰："計公勛庸，不至於此，徒以恩澤，特居第一。武德之時，政刑紕繆，官方弛紊，職公之由。但以舊情，不能極法，歸掃墳墓，何得復辭?"寂遂歸蒲州。

未幾，有狂人自稱信行，寓居汾陰，言多妖妄，常謂寂家僮曰："裴公有天分。"于時信行已死，寂監奴恭命以其言白寂，寂惶懼不敢聞奏，陰呼恭命殺所言者。恭命縱令亡匿，寂不知之。寂遣恭命收納封邑，得錢百餘萬，因用而盡。寂怒，將遣人捕之，恭命懼而上變。太宗大怒，謂侍臣曰："寂有死罪者四：位爲三公而

後，無愧前賢了。"這一年，改鑄錢幣，特賜裴寂可以自己鑄造。又給趙王李元景聘娶裴寂的女兒做妃。

六年，升任尚書左僕射，在含章殿賜宴，高祖很高興，裴寂叩頭而拜説："臣當初在太原時，已得到過恩旨，天下太平以後，允許我回家耕地。現在四海平安，懇請賜臣退休。"高祖淚流沾襟説："現在還不行，我們要一起安度晚年。您任職臺司，我做太上皇，逍遥一世，難道不快樂!"不久封爲司空，賜實封五百户，每天派一位尚書員外郎到裴寂的府第值班，他就是如此受尊崇。

貞觀元年，增加實封和前面的共一千五百户。二年，太宗在南郊祭祀，讓裴寂和長孫無忌一起升坐金輅車，裴寂推辭，太宗説："因您有輔佐王命的功勛，長孫無忌也爲朕出力，同坐參乘，不該您又該是誰?"於是同車而回。

三年，有個和尚法雅，起初因受寵出入兩宫，這時被禁止在外，法雅心懷不滿，散布怪誕的邪説，被定罪處死。兵部尚書杜如晦審問他的案子，法雅就説裴寂知道他的話，裴寂回答説："法雅衹説到某個時候要流行疾疫，開始没聽到怪誕的邪説。"法雅證明他知道，因此受牽連被免官，削減一半食邑，遣回故鄉。裴寂請求住在京城，太宗責備他説："如論您的功勞，不至於做到這一職位，僅僅因受恩寵，特予位居第一。武德年間，政治刑賞都有謬誤，做官應守的常道被搞亂廢毁了，這些都應歸於公的責任。衹是因有舊情，不可處以極刑，回鄉祭掃墳墓，還有什麼再推辭的?"裴寂於是回到蒲州。

不久，有個狂妄之人自稱信行，寄居在汾陰，所説的話多是不真實的言辭，曾對裴寂的家僮説："裴公有天分。"這時信行已死，裴寂家奴恭命把信行的話報告裴寂，裴寂驚惶不安不敢上報，暗中叫恭命殺死傳説這話的人。恭命却放了他讓他逃跑躲藏起來，裴寂不知道這些。裴寂派恭命前去封邑收納貢賦，得到一百多萬錢，恭命因要用錢就將錢全部用光了。裴寂大怒，要派人逮捕他，恭命害怕就向朝廷密報裴寂謀反。太宗

與妖人法雅親密，罪一也；事發之後，乃負氣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我所謀，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陰行殺戮以滅口，罪四也。我殺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衆乎。”於是徙交州，竟流静州。俄逢山羌爲亂，或言反獠劫寂爲主，太宗聞之曰：“我國家於寂有性命之恩，必不然矣。”未幾，果稱寂率家僮破賊。太宗思寂佐命之功，徵入朝，會卒，時年六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

大怒，對侍臣説：“裴寂有四條死罪：位居三公而和妖人法雅親近，是第一條罪；事情敗露之後，却心懷不滿怨恨朝廷，説國家擁有天下，是由我所謀劃的，是第二條罪；妖人説他有天分，隱瞞不上報，是第三條罪；暗中殺人滅口，是第四條罪。我殺他并非没有理由。參議的人多建議流放發配，朕就聽從衆人的意見吧。”因此流放交州，最終流放到静州。不久碰上山羌作亂，有人傳説造反的僚人劫持裴寂作爲君主，太宗聽説這事後説：“我國家對裴寂有活命之恩，肯定不會這樣。”没多久，果然傳來裴寂率家僮打敗叛賊的消息。太宗想到裴寂有輔佐朝廷的功勞，徵召入朝，正巧去世，終年六十歲。追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

子律師嗣，尚太宗妹臨海長公主，官至汴州刺史。

兒子裴律師繼嗣，娶太宗的妹妹臨海長公主爲妻，官做到汴州刺史。

律師子承先，則天時爲殿中監，爲酷吏所殺。

裴律師子名承先，武則天時任殿中監，被酷吏殺害。

劉文静　劉文起　劉樹義　劉樹藝　李孟嘗

劉文静，字肇仁，自云彭城人，代居京兆之武功。祖懿，周石州刺史。父韶，隋時戰没，贈上儀同三司。

劉文静，字肇仁，自稱是彭城人，世代居住在京兆的武功。祖父劉懿，任周石州刺史。父親劉韶，隋時戰死，追贈上儀同三司。

少以其父身死王事，襲父儀同三司。偉姿儀，有器幹，倜儻多權略。隋末，爲晋陽令，遇裴寂爲晋陽宫監，因而結友。夜與同宿，寂見城上烽火，仰天嘆曰：“卑賤之極，家道屢空，又屬亂離，當何取濟？”文静笑曰：“世途若此，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患於卑賤。”

劉文静年輕時因父親爲國而死，承襲父親的儀同三司職位。儀表姿容魁偉，有才幹，卓越豪邁具有權變的謀略。隋朝末年，任晋陽令，碰上裴寂任晋陽宫監，就結成朋友。夜裏住在一起，裴寂看到城樓的烽火，望着天感嘆説：“卑賤之極，家産常空，又遇上政治混亂人民憂患，怎麽能得到接濟？”劉文静笑着説：“這樣的世道，時事已可知了。我們二人互相投合，對卑賤有什麽憂慮的。”

及高祖鎮太原，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托。又竊觀太宗，謂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寂初未然之。後文静坐與李密連婚，煬帝令繫於郡獄。太宗以文静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文静大喜

到高祖鎮守太原，劉文静觀察高祖有平定天下的志向，暗中結識作爲依托。又私下觀察太宗，對裴寂説：“不是一般人呀。宏大的氣度像漢高祖，神明威武像魏武帝，年紀雖然很輕，是上天賦予的。”裴寂開始并不以爲然。後來劉文静因爲和李密聯姻而獲罪，煬帝下令把他關押在郡中監獄。太宗認爲劉文静可以和自己籌劃商

曰："天下大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無，但恐常人不能別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時事如此，故來與君圖舉大計，請善籌其事。"文静曰："今李密長圍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盗阻山澤者萬數矣，但須真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盗賊者，皆入此城。文静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嘯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領之兵復且數萬，君言出口，誰敢不從？乘虚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於是部署賓客，潜圖起義，候機當發，恐高祖不從，沉吟者久之。文静見高祖厚於裴寂，欲因寂開説，於是引寂交於太宗，得通謀議。

議，便進入監禁之處看望他。劉文静非常高興地説："天下大亂，没有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光武帝的才能，不能平定天下。"太宗説："您怎麽知道没有，祇恐怕一般人不能區别罷了。現在進入監禁之處看望，并不是兒女情長擔心您。時事已到了這一地步，所以來和您商議建樹大業，請您很好地籌劃一下這件事。"劉文静説："現在李密長期圍困洛邑，皇上流蕩遷徙到了淮南，大賊連兵占據州郡、小盗以山川作險阻者數以萬計，祇等真正的君主來駕馭消滅他們。如果確能應天順人，舉旗召唤，那麽天下不足以平定。現在太原老百姓躲避盗賊，都進了這個城中。我劉文静任晋陽令已多年，知道他們中間的豪傑，一旦聚集起來，可以得到十萬人，尊父所率領的士兵又有幾萬人，你的話説出來，誰敢不聽從？乘虚進關，向天下發布號令，用不了半年，建立王朝大業就可以成功。"太宗笑着説："您的話正符合人意。"於是部署門客，暗中謀劃起義，等待起事的時機，害怕高祖不同意，猶豫不决了很長時間。劉文静看到高祖對裴寂很好，想通過裴寂開導勸説，因此引見裴寂和太宗交往，得以溝通謀議。

及高君雅爲突厥所敗，高祖被拘，太宗又遣文静共寂進説曰："《易》稱'知幾其神乎'，今大亂已作，公處嫌疑之地，當不賞之功，何以圖全？其裨將敗衄，以罪見歸。事誠迫矣，當須爲計。晋陽之地，士馬精强，宫監之中，府庫盈積，以兹舉事，可立大功。關中天府，代王冲幼，權豪并起，未有適從。願公興兵西入，以圖大事。何乃受單使之囚乎？"高祖然之。時太宗潜結死士，與文静等協議，克日舉兵，會高祖得釋而止。乃命文静詐爲煬帝敕，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爲兵，期以歲暮集涿郡，將伐遼東。由是人情大擾，思亂者益衆。文静因謂裴寂曰："公豈不聞

到高君雅被突厥打敗時，高祖被拘禁，太宗又派劉文静和裴寂一起勸説道："《周易》上説'預知事件之微妙纔是神明啊'，現在已發生大亂，公處在被猜疑的地位，承擔得不到賞賜的功勞，憑什麽保全自己？手下副將戰敗，却將罪過歸於您。情勢實在很緊迫了，應當考慮了。晋陽這地方，兵强馬壯，晋陽宫監當中，府庫豐實，用這來圖謀起事，可以建立大的功業。關中是物産豐富之地，代王年幼，豪傑紛紛起事時，無所適從。希望公舉兵西進，來謀劃大事。怎麽能接受一個使者的拘禁呢？"高祖認爲很對。當時太宗暗中結交敢死之士，和劉文静等人一同商議，約定日期起兵，恰巧高祖得到釋放而停止。於是命令劉文静假作煬帝的敕令，徵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等地年齡在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的人都作爲士兵，限年底在涿郡集合，準備討伐遼東。因此人們情緒波動很大，想作亂的更加增多。劉

'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應圖讖，聞於天下，何乃推延，自貽禍釁。宜早勸唐公以時舉義。"又脅寂曰："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乃屢促高祖起兵。會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天子，引突厥之衆，將侵太原。太宗遣文静及長孫順德等分部募兵，以討武周爲辭；又令文静與裴寂僞作符敕，出宮監庫物以供留守資用，因募兵集衆。

及義兵將起，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獨懷猜貳。後數日，將大會於晋祠，威及君雅潛謀害高祖，晋陽鄉長劉世龍以白太宗。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誅之，遣文静與鷹揚府司馬劉政會投急變之書，詣留守告威等二人謀反。是日，高祖與威、君雅同坐視事，文静引政會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取狀看之，政會不肯與，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看之耳。"高祖陽驚曰："豈有是乎！"覽狀訖，謂威等曰："此人告公事，如何？"君雅大詬曰："此是反人欲殺我也！"文静叱左右執之，囚于别室。既拘威等，竟得舉兵。

高祖開大將軍府，以文静爲軍司馬。文静勸改旗幟以彰義舉，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并從之。因遣文静使于始畢可汗，始畢曰："唐公起事，今欲何爲？"文静曰："皇帝廢冢嫡，傳位後主，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起義軍，欲黜不當立者。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始畢大喜，即遣將康鞘利領騎二千隨文静而至，又獻馬千匹。高祖大悦，謂文静曰："非公善辭，何以

文静就對裴寂説："您難道没有聽説'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嗎！唐公的名字符合圖讖，天下都知道，怎麽能推延，自己留下禍患。應當早點勸唐公及時舉兵起義。"又威脅裴寂説："況且您做宮監，而讓宮女侍奉客人，您死就死算了，爲什麽要耽誤唐公呢？"裴寂很害怕，就不斷催促高祖起兵。碰上馬邑人劉武周殺了太守王仁恭，自稱天子，帶突厥兵衆，準備進犯太原。太宗派劉文静和長孫順德等分别招募士兵，以討伐劉武周爲藉口；又命令劉文静和裴寂假作符敕，拿出宮監庫中的物品來供留守使用，乘機招兵聚衆。

到即將舉義起兵時，衹有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懷有猜疑二心。過了幾天，將在晋祠大規模聚會，王威和高君雅暗中商議謀害高祖，晋陽鄉長劉世龍把情況告訴了太宗。太宗知道情況已經很緊迫了，想事先殺了他們，就派劉文静和鷹揚府司馬劉政會送來緊急事變的書信，到留守那兒報告王威等二人謀反。這天，高祖和王威、高君雅坐在一起辦事，劉文静帶着劉政會來到庭中，説有密信，知道有人要謀反。高祖讓王威等人取信來看，劉政會不肯給他，説："所告的是副留守的事，衹有唐公能看它。"高祖假裝驚異説："難道有這種事呀！"看完信，對王威等人説："這人告發您的事，怎麽樣？"高君雅大駡説："這是謀反的人要殺我！"劉文静呵令左右捉住他們，關在别的房中。囚禁了王威等人以後，於是得以起兵。

高祖開設大將軍府，任用劉文静爲軍司馬。劉文静勸説改换旗幟來表示起義，又請求聯合突厥來增强兵威，高祖都聽從了。就派劉文静出使去見始畢可汗，始畢可汗説："唐公起事，現在想幹什麽？"劉文静説："皇帝廢棄了嫡長子，傳位給後主，導致了這一禍亂。唐公是國家的近親，不忍心坐觀成敗，所以起義舉兵，要廢除不應當立的人。希望能和可汗的兵馬一起進京城，兵馬土地歸唐公，金銀財寶歸突厥。"始畢可汗很高興，就派將軍康鞘利率二千騎兵跟劉文静來到，又獻出一千匹馬。高祖很高興，對劉文静説："不是您善於辭令，怎麽能到這一步。"

致此。"

尋率兵禦隋將屈突通於潼關，通遣武牙郎將桑顯和率勁兵來擊，文靜苦戰者半日，死者數千人。文靜度顯和軍稍怠，潛遣奇兵掩其後，顯和大敗，悉虜其衆。通尚擁兵數萬，將遁歸東都，文靜遣諸將追而執之，略定新安以西之地。轉大丞相府司馬，進授光祿大夫，封魯國公。

高祖踐祚，拜納言。時高祖每引重臣共食，文靜奏曰："陛下君臨億兆，率土莫非臣，而當朝撝抑，言尚稱名；又宸極位尊，帝座嚴重，乃使太陽俯同萬物，臣下震恐，無以措身。"帝不納。時制度草創，命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更刊《隋開皇律令》而損益之，以爲通法。高祖謂曰："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爲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

會薛舉寇涇州，命太宗討之，以文靜爲元帥府長史。遇太宗不豫，委於文靜及司馬殷開山，誡之曰："舉糧少兵疲，懸軍深入，意在決戰，不利持久，即欲挑戰，慎無與決。待吾差，當爲君等取之。"文靜用開山計，出軍爭利，王師敗績。文靜奔還京師，坐除名。俄又從太宗討舉，平之，以功復其爵邑，拜民部尚書，領陝東道行臺左僕射。武德二年，從太宗鎮長春宮。

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多相違戾，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由是與寂有隙。文靜嘗與其弟通直散騎常侍文起酣宴，出言怨望，拔刀擊柱曰："必當斬裴寂耳！"家中妖怪數見，文起憂之，遂召巫者

不久率兵在潼關抵禦隋將屈突通，屈突通派武牙郎將桑顯和帶强兵來進攻，劉文靜苦戰了半天，死了數千人。劉文靜估計桑顯和軍隊已逐漸鬆懈，暗中派奇兵從後面襲擊他們，桑顯和大敗，俘虜了全部兵衆。屈突通仍聚集數萬軍兵，準備逃回東都，劉文靜派衆將領追擊并捉住了他，平定了新安以西的地方。改任大丞相府司馬，升任光禄大夫，封爲魯國公。

高祖登位，授任劉文靜爲納言。當時高祖時常請重要的大臣一起吃飯，劉文靜上奏説："陛下以國君的身份統禦億萬百姓，整個國家無人不是您的臣民，却當朝自我貶損，言談中還稱名；而帝位又很尊貴，皇位莊重，却使太陽屈尊同萬物一樣，臣下震驚恐慌，手足無措。"皇上不聽。當時制度初創，命令劉文靜和當朝通識博學之人重新刊定《隋開皇律令》而又有所增减，當作通行法令。高祖對他們説："本來設立法令，是讓人們都能理解，而過去世代相承，大多語言隱晦，執法的官員，根據這一點營私舞弊。應當重新刊定，務必使人容易明白。"

適逢薛舉進犯涇州，高祖命令太宗討伐他，讓劉文靜任元帥府長史。碰上太宗身體不適，軍務交給劉文靜和司馬殷開山，告誡他們説："薛舉糧少士兵疲乏，孤軍深入，要迅速决戰，不宜長久拖延，他們馬上就會來挑戰，千萬不要與他們决戰。等我病好了，再爲你們攻取。"劉文靜用了殷開山的計策，出兵求功，官軍大敗。劉文靜跑回京城，獲罪除去官籍。不久又跟隨太宗討伐薛舉，平定了他，因功恢復他的爵位封邑，授任民部尚書，兼任陝東道行臺左僕射。武德二年，跟隨太宗鎮守長春宫。

劉文靜自以爲才幹和能力在裴寂之上，又多次立有軍功，而地位在他之下，心中很不平。每遇在朝廷上議事大多和他意見相違背，裴寂説對的，劉文靜定要批駁，因此和裴寂有隔閡。劉文靜曾和他弟弟通直散騎常侍劉文起宴飲酣暢，大發牢騷，拔刀擊柱説："一定要斬殺裴寂纔罷！"家中多次出現妖怪，劉文起擔心，就叫巫師在星

於星下被髮銜刀，爲厭勝之法。時文静有愛妾失寵，以狀告其兄，妾兄上變。高祖以之屬吏，遣裴寂、蕭瑀問狀。文静曰："起義之初，忝爲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略同；今寂爲僕射，據甲第，臣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討，家中無托，實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高祖謂群臣曰："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李綱、蕭瑀皆明其非反。太宗以文静義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懸隔，止以文静爲觖望，非敢謀反，極佑助之。而高祖素疏忌之，裴寂又言曰："文静才略，實冠時人，性復粗險，忿不思難，醜言悖逆，其狀已彰。當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敵，今若赦之，必貽後患。"高祖竟聽其言，遂殺文静、文起，仍籍没其家。文静臨刑，撫膺嘆曰："高鳥逝，良弓藏，故不虚也。"時年五十二。

月下披髮銜刀，作厭勝法事。當時劉文静有個愛妾失寵了，把情况告訴了她兄長，她的兄長向朝廷密報劉文静謀反。高祖把他交給有關官吏，派裴寂、蕭瑀審問。劉文静説："剛起義時，愧爲司馬，想來和長史地位威望大致相同；現在裴寂任僕射，擁有高級宅第，我的官位賞賜和衆人没有不同，東征西討，家裏人没有依托，確實有不滿怨恨的情緒。因酒醉或許發出怨言，不能自我保證没有。"高祖對群臣説："劉文静這話，謀反是很明白的了。"李綱、蕭瑀都證明他不是反叛。太宗認爲劉文静起義初期，先定下重要計策，纔告訴裴寂知道，到平定京城後，官職待遇相差懸殊，衹認爲劉文静是發泄不滿和怨恨，不敢謀反，盡力保護幫助他。而高祖一向疏遠猜忌他，裴寂又説："劉文静的才略，確實爲當時人的前列，性情又粗獷險詐，忿怒時不考慮行不行，惡言悖逆，他的罪狀已很明顯了。現在天下還没有平定，外面有强敵，如果赦免了他，必定留下後患。"高祖終於聽了他的話，殺了劉文静、劉文起，還抄没了他們的家。劉文静臨刑前，捶胸感嘆説："高飛的鳥射盡了，好弓就要收藏起來，這話確實不假啊。"終年五十二歲。

貞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封魯國公，許尚公主。後與其兄樹藝怨其父被戮，又謀反，伏誅。

貞觀三年，追贈并恢復官爵，讓兒子劉樹義繼承封爵魯國公，准許娶公主爲妻。後來和他哥哥劉樹藝怨恨父親被殺，又謀劃反叛，定罪處死。

文静初爲納言時，有詔以太原元謀立功，尚書令、秦王某，尚書左僕射裴寂及文静，特恕二死。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右屯衛大將軍竇琮、左翊衛大將軍柴紹、内史侍郎唐儉、吏部侍郎殷開山、鴻臚卿劉世龍、衛尉少卿劉政會、都水監趙文恪、庫部郎中武士彠、驃騎將軍張平高 李思行 李高遷、左屯衛府長史許世緒等十四人，約免一死。

劉文静當初任納言時，有詔令因他們都是太原首謀者立有戰功，尚書令、秦王某，尚書左僕射裴寂及劉文静，特許可饒恕兩次死罪。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右屯衛大將軍竇琮、左翊衛大將軍柴紹、内史侍郎唐儉、吏部侍郎殷開山、鴻臚卿劉世龍、衛尉少卿劉政會、都水監趙文恪、庫部郎中武士彠、驃騎將軍張平高 李思行 李高遷、左屯衛府長史許世緒等十四人，規定可免除一次死罪。

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始定功臣實封差第，文静已死，於是裴寂加食九

武德九年十月，太宗開始評定功臣的實封等級，劉文静已經死了，於是裴寂增加食邑九百

百户，通前爲一千五百户，長孫無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等五人食邑一千三百户，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孝恭等四人食邑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户，李勣、劉弘基二人食邑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四人食七百户，安興貴、安修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八人各食六百户，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嘗、段志玄、龐卿惲、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十人各食四百户，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六人各食三百户。其王君廓事在《廬江王瑗傳》，安興貴、安修仁事在《李軌傳》，李子和事在《梁師都傳》，馬三寶事在《柴紹傳》。李孟嘗，趙州平棘人，官至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元仲文，洛州人，至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秦行師，并州太原人，至左監門將軍、清水郡公。并事微不録。自餘無傳者，盡附於此。

户，加上前面的一共一千五百户，長孫無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等五人食邑一千三百户，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李孝恭等四人食邑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户，李勣、劉弘基二人食邑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四人食邑七百户，安興貴、安修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八人各食邑六百户，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嘗、段志玄、龐卿惲、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十人各賜食邑四百户，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六人各賜食邑三百户。其中王君廓事迹在《廬江王李瑗傳》中，安興貴、安修仁事迹在《李軌傳》中，李子和事迹在《梁師都傳》中，馬三寶事迹在《柴紹傳》中。李孟嘗，趙州平棘人，官做到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元仲文，洛州人，官做到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秦行師，并州太原人，官做到左監門將軍、清水郡公。都因事迹微小没有録入。其餘没有傳紀的，全都附在這裏。

劉世龍

劉世龍者，并州晉陽人。大業末，爲晉陽鄉長。高祖鎮太原，裴寂數薦之，由是甚見接待，亦出入王威、高君雅家，然獨歸心於高祖。義兵將起，威與君雅内懷疑貳，世龍輒探得其情，以白高祖。及誅威等，授銀青光禄大夫。從平京城，累轉鴻臚卿，仍改名義節。

時草創之始，傾竭府藏以賜勛人，而國用不足，義節進計曰："今義師數萬，并在京師，樵薪貴而布帛賤。若采街衢及苑中樹爲樵以易布帛，歲收數十萬匹立可致也。又藏内繒絹，匹匹軸之使申，截取剩物，以

劉世龍，并州晉陽人。大業末年，任晉陽鄉長。高祖鎮守太原，裴寂多次推薦他，因此常被接待，也出入王威、高君雅家，然而衹對高祖盡心。準備起兵時，王威和高君雅懷有猜忌貳心，劉世龍就探聽到其中情況，告訴了高祖。到殺死王威等人以後，任他爲銀青光禄大夫。跟隨高祖平定京城，多次改任後爲鴻臚卿，還改名稱義節。

當時處在初創時期，國家拿出所有的庫存來賞賜有大功的人，而國家的費用又不够，劉義節進獻計策説："現在起義軍隊已有數萬人，都在京城，柴草貴而布帛便宜。如果采伐街道及苑中的樹木作爲柴草交换布帛，一年馬上可收入幾十萬匹布帛。還有庫存的絹繒，每一匹加軸使布帛

供雜費，動盈十餘萬段矣。”高祖并從之，大收其利。再遷太府卿，封葛國公。貞觀初，轉少府監，以罪配流嶺南，尋授欽州別駕，卒。

舒展，截取多出的，用來供應雜費，很容易便可增出十多萬段。”高祖一并聽從，從中收益很大。再次升任太府卿，封爲葛國公。貞觀初年，改任少府監，因罪流放嶺南，不久授任欽州別駕，去世。

劉思禮

義節從子思禮，萬歲通天二年，爲箕州刺史。思禮少嘗學相術於許州張憬藏，相己必歷刺史，位至太師。及授箕州，益自喜，以爲太師之職，位極人臣，非佐命無以致之。與洛州録事參軍綦連耀結構謀反，謂耀曰：“公體有龍氣。”耀亦謂思禮曰：“公是金刀，合爲我輔。”因相解釋圖讖，即定君臣之契。又令思禮自衒相術，每所見人，皆謂之“合得三品”，使務進之士，聞之滿望，然始謂云：“綦連耀有天分，公因之以得富貴。”事發繫獄，乃多證引朝士，冀以自免。所誅陷者三十餘家，耀、思禮并伏誅。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鳳閣舍人王勮、勮兄前涇州刺史勔、太子司議郎路敬淳等坐與耀及思禮交結，皆死。

初，則天命河内王武懿宗按思禮之獄。懿宗寬思禮於外，令廣引逆徒。而思禮以爲得計，從容自若，嘗與相忤者，必引令枉誅。臨刑猶在外，尚不之覺，及衆人就戮，乃收誅之。

劉義節的侄子劉思禮，萬歲通天二年，任箕州刺史。劉思禮年輕時曾向許州張憬藏學習相面術，看自己的面相必定歷任刺史，官位做到太師。到授任箕州刺史時，自己更高興，認爲太師之職，位置是人臣的頂點，不輔佐王命是不能達到的。和洛州録事參軍綦連耀勾結謀反，對綦連耀説：“您體態有龍氣。”綦連耀也對劉思禮説：“您的姓是金刀，應當輔佐我。”於是相互解釋圖讖，就定下君臣的契約。又使劉思禮自誇相術，每見到一個人，都説“應當得到三品”，使那些一心進取的人，聽後滿足希望，然後纔對他們説：“綦連耀有天分，你們藉助他纔可以得到富貴。”事情泄露被關進監獄，就大量舉證牽連朝士，希望因此能免除自己的罪行。受他牽連陷害的有三十多家，綦連耀、劉思禮一并處以死刑被殺。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亨、主管天官侍郎事石抱忠、鳳閣舍人王勮、王勮的哥哥前涇州刺史王勔、太子司議郎路敬淳等人因與綦連耀、劉思禮交往獲罪，也全都被處死。

開始，武則天命令河内王武懿宗審問劉思禮的案子。武懿宗寬免劉思禮讓他在外，使之大量引出叛逆的人。而劉思禮以爲詭計得逞，從容自如，曾經和他相抵觸的，必定牽引進來使之屈死。臨刑前還在外面，尚未覺悟，待到衆人被殺死，纔收捕他殺掉。

趙文恪

趙文恪者，并州太原人也。隋末，爲鷹揚府司馬。義師之舉，授右三統軍。武德二年，拜都水監，封新興郡公。時大亂之後，中州少馬，遇突厥和親，令文恪至并州與齊王元吉誘至北蕃，市牛馬以資國用。俄而劉武周將宋金剛來寇太原，屬城皆

趙文恪，是并州太原人。隋朝末年，任鷹揚府司馬。義軍起兵，授任右三統軍。武德二年，授任都水監，封爲新興郡公。當時大亂以後，中原地區缺少馬匹，遇上突厥來和親，派趙文恪到并州和齊王李元吉誘招北邊蕃人，買牛馬來供國家需用。不久劉武周的大將宋金剛前來侵犯太原，屬城都被攻陷。真鄉公李仲文退守

沒。真鄉公李仲文退守浩州，城孤兵弱，元吉遣文恪率步騎千餘助爲聲援。及太原爲賊所陷，文恪遂棄城遁去，坐是賜死獄中。

浩州，城池孤立兵力很弱，李元吉派趙文恪率領一千多步兵騎兵聲援他。到太原被賊兵攻陷，趙文恪就棄城逃走，因此賜死在獄中。

張平高

張平高，綏州膚施人也。隋末，爲鷹揚府校尉，戍太原，爲高祖所識，因參謀議。義旗建，以爲軍頭。從平京城，累授左領軍將軍，封蕭國公。貞觀初，出爲丹州刺史，坐事免，令以右光禄大夫還第，卒。後改封羅國公。永徽中，追贈潭州都督。

張平高，是綏州膚施人。隋朝末年，任鷹揚府校尉，戍守太原，被高祖賞識，因此參與謀劃商議。建立義旗，任用爲軍頭。跟隨平定京城，歷任左領軍將軍，封爲蕭國公。貞觀初年，外任爲丹州刺史，因犯事免官，使以右光禄大夫的身份回家，去世。後來改封羅國公。永徽年間，追贈潭州都督。

李思行

李思行，趙州人也。嘗避仇太原。高祖將舉義兵，令赴京城覘動静，及還，具論機變，深稱旨，授左三統軍。從破宋老生，平京城，累授嘉州刺史，封樂安郡公。永徽初卒，贈洪州都督，謚曰襄。

李思行，是趙州人。曾躲避仇人來到太原。高祖準備舉兵起義，命令他到京城窺探動静，回來後，詳細陳述了機謀權變之法，很符合皇帝旨意，授任左三統軍。跟隨打敗宋老生，平定京城，歷任嘉州刺史，封樂安郡公。永徽初年去世，追贈洪州都督，謚號稱襄。

李高遷

李高遷，岐州岐山人也。隋末，客游太原，高祖常引之左右。及擒高君雅、王威等，高遷有功焉，授右三統軍。從平霍邑、圍京城，力戰功最，累遷左武衛大將軍，封江夏郡公，檢校西麟州刺史。武德初，突厥寇馬邑，朔州總管高滿政請救，高祖令高遷督兵助鎮。俄而賊兵甚盛，高遷乃斬關宵遁，其將士皆没，竟坐除名徙邊。後以佐命功，拜陵州刺史。永徽五年卒，贈梁州都督。

李高遷，是岐州岐山人。隋朝末年，到太原旅游，高祖經常把他帶在左右。到擒獲了高君雅、王威等人後，李高遷立有功勞，授任右三統軍。跟隨平定霍邑、包圍京城，英勇奮戰功勞最大，多次升任後爲左武衛大將軍，封江夏郡公，任檢校西麟州刺史。武德初年，突厥進犯馬邑，朔州總管高滿政請求援救，高祖命令李高遷率兵幫助他鎮守。不久賊兵來勢更加凶猛，李高遷就殺出關來乘夜晚逃跑了，將士全都陷落，最終因此獲罪除去官籍流放邊地。後因輔佐王命有功，授任陵州刺史。永徽五年去世，追贈梁州都督。

許世緒

許世緒者，并州人也。大業末，爲鷹揚府司馬。見隋祚將亡，言於高祖曰："天道輔德，人事與能，蹈機不發，必貽後悔。今隋政不綱，天下鼎沸，公姓當圖籙，名應歌謡，握五郡之兵，當四戰之地。若遂無他計，當敗不旋踵。未若首建義旗，爲天下

許世緒，是并州人。大業末年，任鷹揚府司馬。看到隋朝將亡，對高祖説："按天理來看上天輔助有德性者，從人事方面來説則人人幫助有能力者，碰上機會而不行動，定會留下後悔。現在隋朝政體已失去維係，天下沸騰，您的姓氏符合天命圖籙，名字應了歌謡所唱，現在又掌握五郡的兵力，處在四面受敵的被動之地。如果不馬

唱，此帝王業也。”高祖甚奇之，親顧日厚。義兵起，授右一府司馬。武德中，累除蔡州刺史，封真定郡公，卒。

上另想計策，會很快就失敗的。不如首先樹起義旗，在天下首倡大義，這是帝王大業啊。”高祖認爲他不平凡，對他日益親密。義兵興起，授任他爲右一府司馬。武德年間，多次授任爲蔡州刺史，封真定郡公，去世。

弟洛仁，亦以元從功臣，官至冠軍大將軍、行左監門將軍。永徽初卒，贈代州都督，謚曰勇，陪葬昭陵。

弟名洛仁，也因是最先跟隨起義的功臣，官做到冠軍大將軍、兼任左監門將軍。永徽初年去世，追贈代州都督，謚號稱勇，陪葬在昭陵。

劉師立

劉師立者，宋州虞城人也。初爲王世充將軍，親遇甚密。洛陽平，當誅，太宗惜其才，特免之，爲左親衛。太宗之謀建成、元吉也，嘗引師立密籌其事，或自宵達曙。其後師立與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嘗等九人同誅建成有功，超拜左衛率。尋遷左驍衛將軍，封襄武郡公，賜絹五千匹。後人告師立自云“眼有赤光，體有非常之相，姓氏又應符讖”。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如何?”師立大懼，俯而對曰：“臣任隋朝，不過六品，身材駑下，不敢輒希富貴。過蒙非常之遇，常以性命許國。而陛下功成事立，臣復致位將軍，顧己循躬，實逾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太宗笑曰：“知卿不然，此妄言耳。”賜帛六十匹，延入卧内慰諭之。

劉師立，是宋州虞城人。起初任王世充手下的將軍，關係很親密。洛陽平定，應當處死，太宗愛惜他的才能，特地赦免了他，任左親衛。太宗謀劃與李建成、李元吉争位時，曾請劉師立來秘密籌劃這事，有時從晚上一直談到天明。後來劉師立和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嘗等九人一起殺掉李建成立有大功，破格升任左衛率。不久升任左驍衛將軍，封襄武郡公，賜給五千匹絹。後來有人上告劉師立曾自己説“眼中有紅光，自身有不尋常之相，姓氏又應合天命符讖”。太宗對他説：“有人説你要反叛，是嗎?”劉師立很恐懼，趴在地上回答説：“臣在隋朝任職，不過六品，自身才能低下，不敢希求能得到富貴。現在承蒙陛下給與不平常的待遇，常把性命都許給國家。而陛下功成業就，我也做到了將軍，回顧自己，實在已超出了本分，我是什麽人，就敢説反叛!”太宗笑着説：“知道你不會，這是胡説罷了。”賞賜六十匹帛，請進寢室安慰了他。

羅藝之反也，長安人情騷動，以師立檢校右武候大將軍以備非常。及藝平，憲司窮究黨與，師立坐與交通，遂除名。又以藩邸之舊，尋檢校岐州都督。師立上書請討吐谷渾，書奏未報，便遣使間其部落，諭以利害，多有降附，列其地爲開、橋二州。又有党項首領拓拔赤辭，先附吐谷渾，負險自固，師立亦遣人爲陳利害，赤辭遂率其種落内屬。太宗甚嘉之，拜赤辭爲西戎州都督。後師立以

羅藝反叛，長安人心騷動，朝廷派劉師立任檢校右武候大將軍用來防備萬一。到羅藝被平定以後，有關司法部門徹底追查同黨，劉師立因和他有來往而獲罪，於是被除去官籍。後又因他是太宗做藩王時的舊交，不久又任檢校岐州都督。劉師立上書請求討伐吐谷渾，書奏遞上還没得到批覆，便派人去離間他們的部落，對他們講清利害，有許多部落前來歸附，朝廷因此將那裏設置爲開、橋二州。又有党項首領拓拔赤辭，先歸附了吐谷渾，憑藉堅險頑固自守，劉師立也派人去講清利害，拓拔赤辭就率領他的各部落歸附國

母憂當去職，父老上表請留，詔不許赴哀，復令居任。時河西党項破丑氏常爲邊患，又阻新附，師立總兵擊之。軍未至，破丑氏大懼，遁於山谷，師立追之，至衅于真山而還。又戰吐谷渾於小莫門川，擊破之，多所虜獲。尋轉始州刺史。十四年卒，謚曰肅。

家。太宗特別表揚了他，授任拓拔赤辭爲西戎州都督。後來劉師立因母喪應當離職，百姓上表請求留下他，下詔不許奔喪，又命令留任。當時河西党項破丑氏常構成邊患，又阻止新來歸附的部落，劉師立統兵攻打他們。軍隊還没到，破丑氏很恐懼，逃到山谷，劉師立追擊他，直到衅于真山纔返回。又在小莫門川和吐谷渾交戰，打敗了他們，俘獲很多。不久改任始州刺史。十四年去世，謚號稱肅。

錢九隴

錢九隴，本晉陵人也，父在陳爲境上所獲，没爲皇家隸人。九隴善騎射，高祖信愛之，常置左右。義兵起，以軍功授金紫光禄大夫。及克京城，拜左監門郎將。從平薛仁杲、劉武周，以前後戰功累授右武衛將軍。其後從太宗擒獲竇建德，平王世充；從隱太子討劉黑闥於魏州，力戰破賊，策勛爲最。累封郇國公，仍以本官爲苑游將軍。貞觀初，出爲眉州刺史，再遷右監門大將軍。十二年，改封巢國公，加食廬州實封六百户。尋卒，贈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謚曰勇，陪葬獻陵。

錢九隴，本是晉陵人，父親在陳朝時在邊境上被抓獲，淪落爲皇家的奴隸。錢九隴長於騎馬射箭，高祖信任且喜愛他，讓他常在身邊。起兵後，因軍功任金紫光禄大夫。到攻下京城，授任左監門郎將。跟隨平定薛仁杲、劉武周，因前後戰功多次授任後爲右武衛將軍。以後跟隨太宗擒獲竇建德，平定王世充；跟隨隱太子到魏州討伐劉黑闥，盡力作戰打敗賊兵，戰功最高。多次加封到郇國公，仍然以本官兼苑游將軍。貞觀初年，出任眉州刺史，再升任右監門大將軍。十二年，改封巢國公，加食廬州實封六百户。不久去世，追贈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謚號稱勇，陪葬獻陵。

樊興

樊興者，本安陸人也，父犯罪配没爲皇家隸人。興從平京城，累除右監門將軍。又從太宗破薛舉，平王世充、竇建德，積戰功，累封榮國公，賜物二千段、黄金三十鋌。尋坐事削爵。貞觀六年，陵州獠反，興率兵討之，拜左驍衛將軍。又從特進李靖擊吐谷渾，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坐遲留不赴軍期，又士卒多死，失亡甲仗，以勛減死。久之，累拜左監門大將軍，封襄城郡公。太宗之征遼東，以興忠謹，令副司空房玄齡留守京師。俄又檢校右武候將軍。永徽初卒，贈左武候大將軍、洪州都督，陪葬獻

樊興，本是安陸人，父親犯罪抄家淪爲皇家奴隸。樊興跟隨高祖平定京城，多次授任後爲右監門將軍。又跟隨太宗打敗薛舉，平定王世充、竇建德，積累戰功，多次加封到榮國公，賞賜物品二千段、黄金三十鋌。不久因事獲罪削去爵位。貞觀六年，陵州獠反叛，樊興率兵討伐，任左驍衛將軍。又跟隨特進李靖攻打吐谷渾，任赤水道行軍總管，因滯留不前不按軍期到達，且士兵死傷很多，丢失鎧甲器仗獲罪，因有功勛減免死罪。很久以後，多次授任後爲左監門大將軍，封爲襄城郡公。太宗征討遼東時，因樊興忠厚謹慎，命令輔助司空房玄齡留守京城。不久又任檢校右武候將軍。永徽初年去世，追贈左武候大將軍、洪州都督，陪葬獻陵。

陵。

公孫武達

公孫武達者，雍州 櫟陽人也。少有膂力，稱爲豪俠。在隋爲驍果。武德初，至長春宮請謁太宗，從討劉武周，力戰，功居最。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累遷秦王府右三軍驃騎，封清水縣公。貞觀初，檢校右監門將軍，尋除肅州刺史。歲餘，突厥數千騎、輜重萬餘入侵肅州，欲南入吐谷渾。武達領二千人與其精鋭相遇，力戰，虜稍却，急攻之，遂大潰，擠之於張掖河。又命軍士於上流以筏渡兵，擊其餘衆，賊半濟，兩岸夾攻之，斬溺略盡。璽書慰勉之，拜左監門將軍。後又受詔擊鹽州叛突厥，武達引兵趨靈州，追及之。賊方渡河，見武達至，據河南岸。武達引兵擊之，斬其渠帥可邏拔扈，餘黨幾盡。進封東萊郡公。永徽中，累授右武衛大將軍。及卒，高宗廢朝舉哀，贈荆州都督，給東園秘器，陪葬昭陵，謚曰壯。

公孫武達，是雍州 櫟陽人。年輕時很有力氣，被稱爲豪俠。在隋朝爲驍果。武德初年，到長春宮請求拜見太宗，跟隨討伐劉武周，盡力作戰，功勞最高。又跟隨平定王世充、竇建德，多次升任後爲秦王府右三軍驃騎，封爲清水縣公。貞觀初年，任檢校右監門將軍，不久任肅州刺史。一年多後，突厥帶幾千騎兵、軍用物品一萬件入侵肅州，要向南侵入吐谷渾。公孫武達率領二千人和突厥精鋭兵力相遇，盡力作戰，敵兵漸漸退却，於是猛攻他們，大敗敵兵，緊追他們到張掖河。又下令在上游用木筏運兵渡河，攻擊剩下的殘部，賊兵渡河到了河中間時，兩岸夾攻，敵兵幾乎全部被斬殺淹死。皇上下璽書慰問勉勵他，任左監門將軍。後來又接受詔令攻打鹽州反叛的突厥，公孫武達帶兵趕到靈州，追上賊兵。賊兵正在渡河，見公孫武達來到，占據黄河南岸。公孫武達帶兵攻打，殺了魁首可邏拔扈，剩下的同黨幾乎消滅乾净。進封東萊郡公。永徽年間，多次授任後爲右武衛大將軍。逝世後，高宗停止朝會哀悼，追贈荆州都督，賜給專用棺木，陪葬在昭陵，謚號稱壯。

龐卿惲

龐卿惲者，并州 太原人。從太宗討隱太子有功，累拜右驍衛將軍，封邾國公。尋卒，追封濮國公。

子同善，官至右金吾大將軍。同善子承宗，開元初，爲太子賓客。

龐卿惲，并州 太原人。跟隨太宗討伐隱太子有功，多次授任後爲右驍衛將軍，封邾國公。不久去世，追封爲濮國公。

子名同善，官做到右金吾大將軍。龐同善子名承宗，開元初年，任太子賓客。

張長遜

張長遜，雍州 櫟陽人也。隋代爲里長，平陳有功，累至五原郡通守。及天下亂，遂附于突厥，號長遜爲割利特勤。及義旗建，長遜以郡降，授五原太守，尋除豐州總管。是時梁師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僞爲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使，高祖嘉之。武德元年，敕右武候驃騎

張長遜，是雍州 櫟陽人。隋朝時爲里長，平定陳朝有功，多次升官做到五原郡通守。到天下大亂時，就依附了突厥，稱張長遜爲割利特勤。待到國家義旗建起，張長遜率全郡投降，任五原太守，不久任豐州總管。這時梁師都、薛舉向突厥求兵，想讓突厥渡過黄河。張長遜知道了這件事，假作詔書給莫賀咄設，表示已經知道了他們的計謀，突厥於是拒絶了梁師都等人派來的使者，高祖嘉獎了他。武德元年，敕令右武候驃

將軍高静致幣於始畢可汗，路經豐州，會可汗死，敕於所到處納庫。突厥聞而大怒，欲南渡。長遜乃遣高静出塞，申國家賻贈之禮，突厥乃引還。

及征薛舉，長遜不待命而至，以功授豐州總管，進封巴國公，賜以錦袍金甲。是時言事者以長遜久居豐州，與突厥連結；長遜懼，請入朝，拜右武候將軍，徙封息國公，賜以宫人、綵物千餘段。會有疾，車駕親幸其第。及竇軌率巴 蜀兵擊王世充，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遂、夔二州總管，所在皆有惠政。貞觀十一年卒。

騎將軍高静給始畢可汗送去禮物，路過豐州，恰巧可汗死了，敕令把錢物交給所到地府庫。突厥聽説後非常憤怒，想南渡黄河。張長遜就派高静出使塞外，申明了國家贈予喪葬禮品的禮儀，突厥纔撤兵退回。

等到征討薛舉時，張長遜不等命令就趕到了，因功任豐州總管，進封巴國公，賜給錦袍金甲。此時進諫的人有人認爲張長遜長期任職豐州，和突厥交往；張長遜害怕，請求入朝，授任右武候將軍，改封息國公，賜給宫人、綵緞一千多段。正趕上有病，皇上親自到他家看望。到竇軌率領巴 蜀軍兵攻打王世充時，派張長遜任檢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任遂、夔二州總管，所在任的地方都有好的政績。貞觀十一年去世。

李安遠

李安遠者，夏州 朔方人也。隋雲州刺史徹子也。家富於財，少從博徒不逞，晚始折節讀書，敬慕士友。襲父爵城陽公。與王珪友善。大業初，珪坐叔頍當配流，安遠爲之營護，免。後爲正平令。及義兵攻絳郡，安遠與通守陳叔達嬰城自守。城陷，高祖與安遠有舊，馳至其宅撫慰之，引與同食。拜右翊衛統軍，封正平縣公。武德元年，授右武衛大將軍。從太宗征伐，特蒙恩澤，累戰功，改封廣德郡公。又使於吐谷渾，與敦和好，於是吐谷渾主伏允請與中國互市，安遠之功也。後隱太子 建成潛引以爲黨援，安遠固拒之，由是太宗益加親信。貞觀初，歷潞州都督、懷州刺史。歷任頗有聲績，然傷於嚴急，時論少之。七年卒，追贈涼州都督，謚曰密。十三年，追封爲遂安郡公。

李安遠，是夏州 朔方人。隋朝 雲州刺史李徹的兒子。家裏富有錢財，小時跟隨賭徒爲非作歹，壯年開始改變平日志向而讀書，尊敬且羡慕文士。承襲父親爵位城陽公。和王珪關係很好。大業初年，王珪受叔父王頍牽累應當流放，李安遠營救他，免罪。後任正平令。到義兵攻打絳郡時，李安遠和通守陳叔達環城固守。城被攻陷，高祖和李安遠是舊交，騎馬跑到他家安慰他，接來一起吃飯。任右翊衛統軍，封正平縣公。武德元年，任右武衛大將軍。跟隨太宗征討，特别受到厚待，屢立戰功，改封廣德郡公。又出使吐谷渾，與他們和好，因此吐谷渾國主伏允請求同中原互通貿易，這是李安遠的功勞。後來隱太子李建成暗中拉他作同夥，李安遠堅決拒絶了，因此太宗更加信任他。貞觀初年，歷任潞州都督、懷州刺史。每任都政績突出很有聲譽，然而過於嚴厲急躁，受到當時評論的貶損。七年去世，追贈涼州都督，謚號密。十三年，追封爲遂安郡公。

史臣曰：裴寂歷任仕隋，官至爲宫監，總子女玉帛之務，據倉廩兵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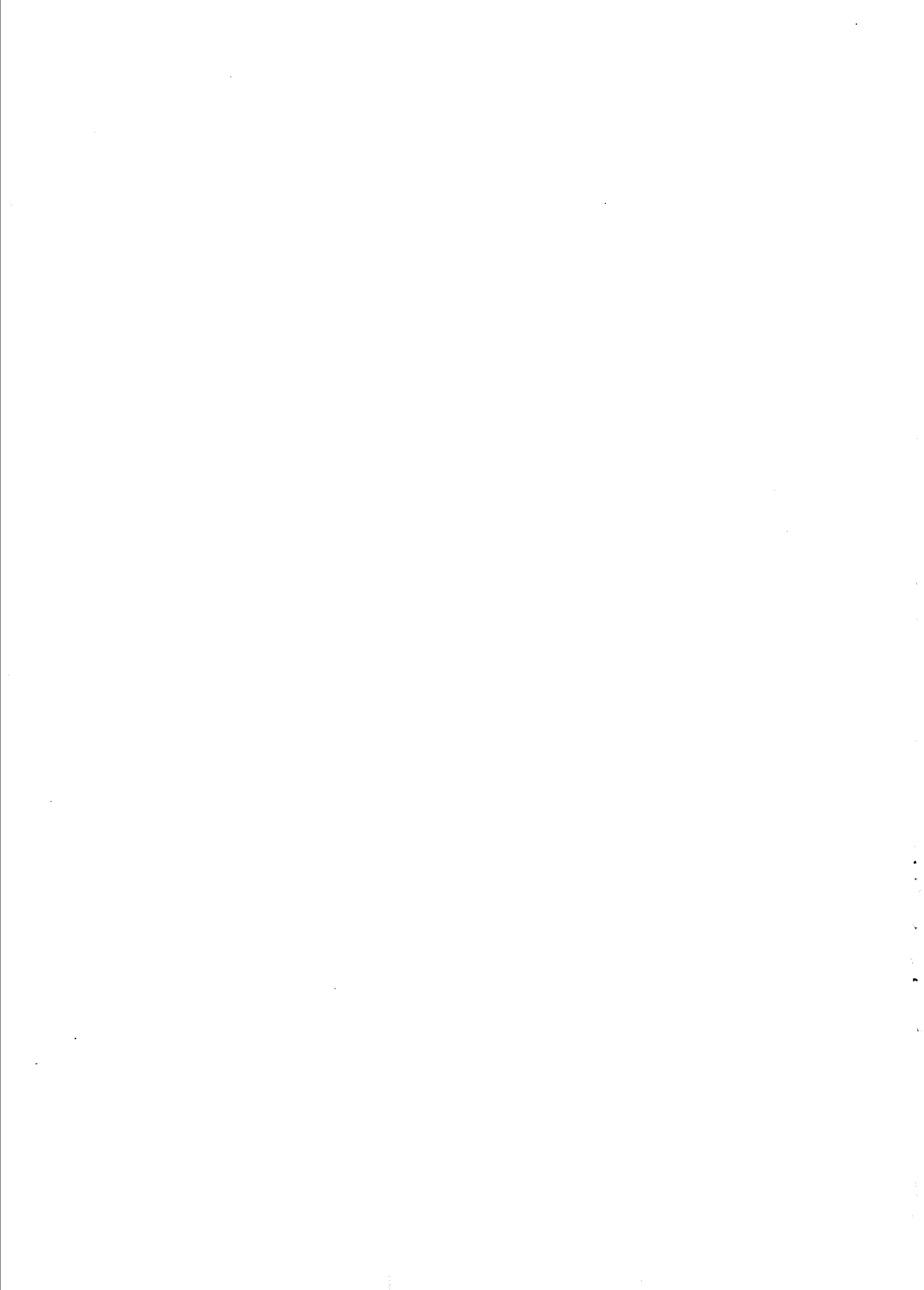
史臣曰：裴寂歷任隋朝官職，做到宫監，總管子女玉帛等晋陽宫中事務，據有豐足的糧食與

之饒，喜博戲之利苟多，啓舉義之謀爲首。謁岳神以徼福，始彰不逞之心；留貴妃以經宿，終昧爲臣之道。居第一之位，乏在三之規。恃高祖之舊恩，致文静之極法。終歸四罪，尚保再生，幸也。文静奮縱横之略，立締構之功，罔思寵辱之機，過爲輕躁之行，未及封而禍也，惜哉！凡關佐命，爰第實封，小大不遺，賢愚自勸，太宗之行賞也明矣！

贊曰：風雲初合，共竭智力。勢利既分，遽變仇敵。

兵甲，喜愛賭博得來的收益苟且貪多，但首先提出起義的謀略。拜謁山岳神靈以求福，纔暴露出不如意之心；留下貴妃過宿，最終背棄了臣子之道。居朝第一位，缺少敬事君父師長的規範。依仗高祖的舊恩，致使劉文静遭受極刑處罰。最終招致四條罪狀，尚且能保全性命予以再生，太幸運了。劉文静奮力謀劃縱橫之策，建立締造國家的功業，不考慮寵辱機遇，過於急躁輕率行事，没來得及受封就招致了禍患，可惜啊！凡曾輔佐王命的人，都依次享受實封，大小無遺，賢愚自勉，太宗施行賞罰可算公平了！

贊曰：風雲剛剛興起，一同盡智盡力。一旦勢力分化，立刻變作仇敵。



舊唐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八

唐儉 (子)觀 (觀子)從心 (從心子)晙　長孫順德　劉弘基 (子)仁實
殷嶠　劉政會　柴紹 平陽公主 馬三寶(附)　武士彠 (長兄)士稜 (次兄)士逸

唐儉

唐儉，字茂約，并州 晉陽人，北齊尚書左僕射邕之孫也。父鑒，隋戎州刺史。

儉落拓不拘規檢，然事親頗以孝聞。初，鑒與高祖有舊，同領禁衛。高祖在太原留守，儉與太宗周密，儉從容說太宗以隋室昏亂，天下可圖。太宗白高祖，乃召入，密訪時事，儉曰："明公日角龍庭，李氏又在圖牒，天下屬望，非在今朝。若開府庫，南嘯豪傑，北招戎狄，東收燕、趙，長驅濟河，據有秦、雍，海內之權，指麾可取。願弘達節，以順群望，則湯、武之業不遠。"高祖曰："湯、武之事，非所庶幾。今天下已亂，言私則圖存，語公則拯溺。卿宜自愛，吾將思之。"及開大將軍府，授儉記室參軍。太宗爲渭北道行軍元帥，以儉爲司馬。平京城，加光祿大夫、相國府記室，封晉昌郡公。武德元年，除內史舍人，尋遷中書侍郎，特加授散騎常侍。

唐儉，字茂約，并州 晉陽人，北齊尚書左僕射唐邕的孫子。父親唐鑒，在隋朝任戎州刺史。

唐儉放浪不羈不循規蹈矩，然而却因爲服事親人孝順很有名。當初，唐鑒和高祖是舊交情，一同統領禁衛。高祖在太原留守時，唐儉和太宗關係密切，唐儉從容勸說太宗趁隋朝國君昏昧政局混亂，可以謀取天下。太宗報告高祖，就召唐儉進來，秘密詢問并談論時事，唐儉說："明公額頭如日角有帝王之相，李氏又在圖牒符讖之上，天下向往，并非祇在今天。如果打開府庫，向南招聚豪傑，向北招附戎狄，向東收取燕、趙等地，長驅渡過黄河，占據秦、雍，天下大權，舉手可得。望您通觀時事不拘常格，順應衆人的意願，那麽商湯、周武王的業績就離您不遠了。"高祖說："商湯、周武王的事業，不是我所企望的。現在天下已亂，就私而言是圖謀生存，就公而言是拯救衆生。卿應當自愛，我會考慮的。"到建立大將軍府時，任唐儉爲記室參軍。太宗任渭北道行軍元帥，任唐儉爲司馬。平定京城後，給唐儉加授光祿大夫、相國府記室，封爲晉昌郡公。武德元年，任內史舍人，不久升任中書侍郎，特别加授散騎常侍。

王行本守蒲州城不降，敕工部尚書獨孤懷恩率兵屯於其東以經略之。尋又夏縣人呂崇茂以城叛，降於劉武

王行本堅守蒲州城不投降，皇上令工部尚書獨孤懷恩率兵駐扎在蒲州城東面籌劃謀取。不久又有夏縣人呂崇茂獻城反叛，投降了劉武周，高

周，高祖遣永安王 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等率兵討之。時儉使至軍所，屬武周遣兵援崇茂，儉與孝基、筠等并爲所獲。初，懷恩屯兵蒲州，與其屬元君實謀反，時君實亦陷於賊中，與儉同被拘執，乃謂儉曰："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獨孤尚書近者欲舉兵圖事，遲疑之間，遂至今日，豈不由不斷耶？"俄而懷恩脱身得還，仍令依前屯守，君實又謂儉曰："獨孤尚書今遂拔難得還，復在蒲州屯守，可謂王者不死。"儉聞之，懼懷恩爲逆，乃密令親信劉世讓以懷恩之謀奏聞。適遇王行本以蒲州歸降，高祖將入其城，浮舟至中流，世讓謁見，高祖讀奏，大驚曰："豈非天命也！"迴舟而歸，分捕反者按驗之，懷恩自縊，餘黨伏誅。俄而太宗擊破武周部將宋金剛，追至太原，武周懼而北走，儉乃封其府庫，收兵甲，以待太宗。高祖嘉儉身没虜庭，心存朝闕，復舊官，仍爲并州道安撫大使，以便宜從事，并賜獨孤懷恩田宅貲財等。使還，拜禮部尚書，授天策府長史，兼檢校黄門侍郎，封莒國公，與功臣等元勛恕一死，仍除遂州都督，食綿州實封六百户，圖形凌煙閣。

貞觀初，使于突厥，説誘之，因以隋 蕭后及楊正道以歸。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圖否？"對曰："銜國威恩，亦可望獲。"遂令儉馳傳至虜庭，示之威信。頡利部落歡然定歸款之計，因而兵衆弛懈。李靖率輕騎掩襲破之，頡利北走，儉脱身而還。歲餘，授民部尚書。

後從幸洛陽苑射猛獸，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

祖派永安王 李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等人率兵討伐。當時唐儉出使到軍中，碰上劉武周派兵援救吕崇茂，唐儉和李孝基、于筠等人一齊被俘獲。當初，獨孤懷恩屯兵蒲州，與他的部下元君實同謀反叛，這時元君實也陷落賊手中，和唐儉關在一起，就對唐儉説："古人有句話：'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獨孤尚書近來想起兵謀反，正在猶豫時，就落到了今天這一步，難道不是因爲未能決斷嗎？"不久獨孤懷恩脱身返回，仍然被命令駐守從前的地方，元君實又對唐儉説："獨孤尚書現在終於脱難返回，又在蒲州駐守，可説是有王命的人不會死。"唐儉聽説後，擔心獨孤懷恩反叛，就秘密派親信劉世讓把獨孤懷恩的陰謀上報皇上。恰巧趕上王行本獻蒲州城歸順投降，高祖準備進城，乘船行到河中心，劉世讓求見，高祖讀了唐儉的上報，大驚説："難道不是天命嗎！"調船返回，然後分别拘捕了反叛的人，訊問這事，獨孤懷恩上吊自盡，其餘同黨伏法被殺。不久太宗打敗了劉武周的部將宋金剛，追到太原，劉武周害怕便向北逃走，唐儉就查封太原的府庫，收集兵甲，等待太宗。高祖嘉獎唐儉身陷敵營，心想朝廷，恢復原官，還任并州道安撫大使，授權可以根據方便自行決斷，并把獨孤懷恩的田宅資財等賜給他。出使返回後，任禮部尚書，授任天策府長史，兼檢校黄門侍郎，封爲莒國公，與功臣等元勛寬恕免去一次死罪，又任遂州都督，享受綿州實際封邑六百户，在凌煙閣上畫了他的像。

貞觀初年，出使到突厥，勸説誘導他們，就把隋朝 蕭皇后和楊正道帶回來了。太宗對唐儉説："卿觀察頡利可汗可不可以謀取？"回答説："憑藉國家威望恩義，也是有希望獲取的。"於是太宗派唐儉乘驛馬快速到突厥庭中，顯示大唐的威勢與信義。頡利部落很高興，定下歸附和好的計策，因此軍隊守備鬆懈。李靖率領輕裝騎兵突然襲擊，打敗了他們，頡利向北逃走，唐儉脱身返回。一年多後，任民部尚書。

後來跟隨皇上臨幸洛陽苑打獵，一群野猪從林中突然奔出，太宗拉弓連發四箭，射死四隻野

彘突及馬鐙，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因爲罷獵。尋加光禄大夫，又特令其子善識尚豫章公主。

猪，有隻公野猪突然竄到馬鐙前，唐儉跳下馬與它搏鬥，太宗拔劍將野猪砍成兩段，回頭笑着説："天策長史您没見過我天策上將殺賊吧！爲什麽害怕成那樣?"回答説："漢高祖用武力得到天下，不用武力治理天下；陛下因英武如神而平定四方，怎能又在一隻野獸身上施展雄心。"太宗接受了，爲此停止打獵。不久加授唐儉光禄大夫，又特别讓他的兒子唐善識娶豫章公主。

儉在官每盛修肴饌，與親賓縱酒爲樂，未嘗以職務留意。又嘗托鹽州刺史張臣合收其私羊，爲御史所劾，以舊恩免罪，貶授光禄大夫。永徽初，致仕于家，加特進。顯慶元年卒，年七十八，高宗爲之舉哀，罷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賻布帛一千段、粟一千石，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謚曰襄，官爲立碑。

唐儉任官期間時常大擺宴席，和親戚賓客縱酒作樂，很少注意公務。又曾經請托鹽州刺史張臣合收回他私人的羊，被御史檢舉，因有舊恩被免予治罪，貶降爲光禄大夫。永徽初年，退休在家，加授特進。顯慶元年去世，終年七十八歲，高宗爲他舉哀，停止朝會三天，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贈予喪葬費用一千段布帛、一千石粟，賜給專用棺椁，陪葬昭陵，謚號爲襄，官府爲他立了碑。

唐觀　唐從心　唐晙

儉小子觀，最知名，官至河西令，有文集三卷。

唐儉小兒子唐觀，最知名，官做到河西令，有文集三卷。

儉孫從心，神龍中，以子晙娶太平公主女，官至殿中監。

唐儉孫子唐從心，神龍年間，因爲兒子唐晙娶太平公主的女兒爲妻，官做到殿中監。

晙，先天中爲太常少卿，坐與太平連謀伏誅。

唐晙，先天年間任太常少卿，因和太平公主勾結密謀受牽連獲罪被處死。

長孫順德

長孫順德，文德順聖皇后之族叔也。祖澄，周秦州刺史。父愷，隋開府。

長孫順德，是文德順聖皇后的同族叔父。祖父長孫澄，周時任秦州刺史。父親長孫愷，隋時任開府。

順德仕隋右勛衛，避遼東之役，逃匿於太原，深爲高祖、太宗所親委。時群盜并起，郡縣各募兵爲備。太宗外以討賊爲名，因令順德與劉弘基等召募，旬月之間，衆至萬餘人，結營於郭下，遂誅王威、高君雅等。義兵起，拜統軍。從平霍邑，破臨汾，下絳郡，俱有戰功。尋與劉文静擊屈突通於潼關，每戰摧鋒。及通將奔洛陽，順德追及於桃林，執通歸京師，仍略定陝縣。高祖即位，拜左驍

長孫順德在隋朝做官任右勛衛，因躲避遼東戰事，逃跑後隱藏在太原，很受高祖、太宗的恩寵和信任。當時群盜一并起事，郡縣各自招兵作防備。太宗對外以討伐盜賊爲名，乘機命令長孫順德和劉弘基等人招集兵馬，一個月間，兵衆達到一萬多人，在城郭下安營，於是殺了王威、高君雅等人。義軍起兵後，長孫順德任統軍。跟隨大軍平定霍邑，攻下臨汾，拿下絳郡，都有戰功。不久和劉文静在潼關攻打屈突通，每次出戰都能挫敗敵人的鋭勢。等到屈突通準備逃到洛陽，長孫順德追到桃林，抓住屈突通返回京城，

衛大將軍，封薛國公。

還平定了陜縣。高祖即位，授任左驍衛大將軍，封爲薛國公。

武德九年，與秦叔寶等討建成餘黨於玄武門。太宗踐祚，真食千二百户，特賜以宫女，每宿内省。後順德監奴受人饋絹事發，太宗謂近臣曰："順德地居外戚，功即元勳，位高爵厚，足稱富貴。若能勤覽古今，以自鑒誡，弘益我國家者，朕當與之同有府庫耳。何乃不遵名節，而貪冒發聞乎！"然惜其功，不忍加罪，遂於殿庭賜絹數十匹，以愧其心。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奈何又賜之絹？"太宗曰："人生性靈，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尋坐與李孝常交通除名。歲餘，太宗閱功臣圖，見順德之像，閔然憐之，遣宇文士及視其所爲，見順德頹然而醉，論者以爲達命。召拜澤州刺史，復其爵邑。

武德九年，長孫順德和秦叔寶等人在玄武門討伐李建成的餘黨。太宗登位時，讓他享受實封一千二百户，特賜給宫女，常常在宫内宿衛。後來長孫順德家中掌管家務的奴僕接受別人饋贈絹帛的事情暴露了，太宗對左右臣下説："長孫順德論地位是外戚，論功勞是元勳，地位和爵位很高，足够稱得上富貴。如果能勤於觀覽古今，用來自我鑒戒，弘揚補益我國家的話，朕自當和他共同擁有府庫。爲什麽不重視名節，而貪圖財利直至被揭發呢！"然而皇上憐惜他有功，不忍心加罪，就在殿廷上賜給他數十匹絹，使他内心感到慚愧。大理少卿胡演進言説："長孫順德枉法接受財物，罪行不可寬恕，怎麽還賜給他絹？"太宗説："人生來是聰慧的，得到絹比刑罰要更嚴厲，如果還不知慚愧，那就是一個禽獸罷了，殺了他又有什麽用處！"不久因和李孝常勾結受牽連獲罪除去官籍。一年多，太宗觀看功臣圖，看到長孫順德的畫像，悲哀憐惜他，派宇文士及去看他在做什麽，見到長孫順德醉得昏昏沉沉，議論的人認爲他已達觀知命。於是召入任澤州刺史，恢復爵位封邑。

順德素多放縱，不遵法度，及此折節爲政，號爲明肅。先是，長吏多受百姓饋餉，順德糾擿，一無所容，稱爲良牧。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數十頃，順德并劾而追奪，分給貧户。尋又坐事免。發疾，太宗聞而鄙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慷慨之節，多兒女之情，今有此疾，何足問也！"未幾而卒，太宗爲之罷朝，遣使吊祭，贈荆州都督，謚曰襄。貞觀十三年，追改封爲邳國公。永徽五年，重贈開府儀同三司。

長孫順德一向很放縱，不遵循法度，這時一改平日的行爲認真處理政事，號稱嚴明。這之前，官長下吏多接受百姓饋贈的錢財，長孫順德揭發糾正，毫不寬容，被稱作優良州官。前任刺史張長貴、趙士達都占據境内數十頃肥沃田地，長孫順德一并檢舉後追回，分給貧困户。不久又犯罪受牽累免職。犯病，太宗聽到後很鄙視他，對房玄齡説："長孫順德没有慷慨氣節，多有兒女之情，現在得了這個病，有什麽值得慰問的！"不久去世。太宗爲此停止朝會，派人吊唁祭奠，追贈荆州都督，謚號稱襄。貞觀十三年，追改封爲邳國公。永徽五年，又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劉弘基 劉仁實

劉弘基，雍州 池陽人也。父昇，隋 河州刺史。

劉弘基，是雍州 池陽人。父劉昇，在隋朝任河州刺史。

弘基少落拓，交通輕俠，不事家

劉弘基年輕時放蕩不羈，結交輕佻俠士，不

產，以父蔭爲右勳侍。大業末，嘗從煬帝征遼東，家貧不能自致，行至汾陰，度已後期當斬，計無所出，遂與同旅屠牛，潛諷吏捕之，繫於縣獄，歲餘，竟以贖論。

管理家中財産，因父親的功績得任右勳侍。大業末年，曾跟隨煬帝征討遼東，家裏貧窮不能裝備自己跟上隊伍，走到汾陰，估計已經延誤期限要判斬首，没有辦法，就和同行的人殺牛，偷偷暗示讓官吏拘捕自己，關在縣裏監獄，一年多，最後判以用財物贖罪論處。

事解亡命，盜馬以供衣食，因至太原。會高祖鎮太原，遂自結托，又察太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由是大蒙親禮，出則連騎，入同卧起。義兵將舉，弘基召募得二千人。王威、高君雅欲爲變，高祖伏弘基及長孫順德於廳事之後，弘基因麾左右執威等。又從太宗攻下西河。義軍次賈胡堡，與隋將宋老生戰，破之，進攻霍邑。老生率衆陣於城外，弘基從太宗擊之，老生敗走，棄馬投塹，弘基下斬其首，拜右光禄大夫。師至河東，弘基以兵千人先濟河，進下馮翊，爲渭北道大使，得便宜從事，以殷開山爲副。西略地扶風，有衆六萬。南渡渭水，屯於長安故城，威聲大振，耀軍金光門。衛文昇遣兵來戰，弘基逆擊走之，擒甲士千餘人、馬數百匹。時諸軍未至，弘基先至，一戰而捷，高祖大悦，賜馬二十匹。及破京城，功爲第一。

完事後逃亡，偷馬來自供衣食，因此到了太原。正值高祖鎮守太原，就親自結交以便作爲依托，又觀察到太宗有不尋常的氣度，尤其傾心太宗。劉弘基因此受到了太宗特别的親近禮遇，出去并馬同行，回來住在一起。義兵準備起事，劉弘基招集到二千人。王威、高君雅想變亂，高祖讓劉弘基和長孫順德埋伏在議事廳後面，劉弘基於是指揮手下人收捕了王威等人。還跟隨太宗攻下西河。義軍駐扎賈胡堡，和隋將宋老生交戰，打敗宋老生，進攻霍邑。宋老生率領兵衆在城外列陣，劉弘基跟隨太宗攻打他，宋老生失敗逃走，丢下馬跳進溝中，劉弘基下去砍下他的頭，被授任右光禄大夫。軍隊到了河東，劉弘基帶領一千多士兵先渡黄河，進軍攻下馮翊，任渭北道大使，允許他可以見機行事，任用殷開山爲副使。向西攻占扶風，有兵衆六萬人。向南渡過渭水，駐扎在長安故城，聲威大振，在金光門炫耀武力。衛文昇派兵前來交戰，劉弘基迎擊打跑敵兵，擒獲甲士一千多人、馬數百匹。當時各軍都没到，劉弘基先到，一戰即勝，高祖很高興，賜給他二十匹馬。等到攻下京城，功勞第一。

從太宗擊薛舉於扶風，破之，追奔至隴山而返。累拜右領都督，封河間郡公。又從太宗經略東都，戰于瓔珞門外，破之。師旋，弘基爲殿。隋將段達、張志陣於三王陵，弘基擊敗之。武德元年，拜右驍衛大將軍，以元謀之勳恕其一死，領行軍左一總管。又從太宗討薛舉。時太宗以疾頓於高墌城，弘基、劉文静等與舉接戰於淺水原，王師不利，八總管咸敗；唯弘基一軍盡力苦鬥，矢盡，爲舉所獲。高祖嘉其臨難不屈，賜其家粟帛

劉弘基跟隨太宗在扶風攻打薛舉，打敗敵兵，追趕到隴山後返回。多次授任後任右領都督，封爲河間郡公。接着跟隨太宗籌劃謀取東都，在瓔珞門外交戰，打敗敵兵。官軍返回，劉弘基殿後。隋將段達、張志在三王陵列陣，劉弘基打敗他們。武德元年，任右驍衛大將軍，因他是開始策劃起義的元勛因此特别規定可寬恕一次死罪，任行軍左一總管。後又跟隨太宗討伐薛舉。當時太宗因病留駐在高墌城，劉弘基、劉文静等和薛舉在淺水原交戰，官軍失利，八總管全部失敗；衹有劉弘基一軍奮力苦戰，後來箭用完了，被薛舉俘獲。高祖嘉獎劉弘基面對危難不屈

甚厚。仁杲平，得歸，復其官爵。會宋金剛陷太原，遣弘基屯晉州。裴寂爲宋金剛所敗，人情崩駭，莫有固志。金剛以兵造城下，弘基不能守，復陷於賊。俄得逃歸，高祖慰諭之，授左一總管。從太宗屯于柏壁，率兵二千自隰州趨西河，斷賊歸路。時賊鋒甚勁，弘基堅壁，不能進。及金剛遁，弘基率騎邀之，至于介休，與太宗會，追擊大破之。累封任國公。尋從擊劉黑闥於洺州，師旋，授井鉞將軍。會突厥入寇，弘基率步騎一萬，自豳州北界東拒子午嶺，西接臨涇，修營障塞，副淮安王神通備胡寇於北鄙。九年，以佐命功，真食九百户。

服，賜給他家很多粟帛。薛仁杲平定，劉弘基纔得以返回，恢復了他的官爵。這時正值宋金剛攻陷太原，朝廷派劉弘基屯駐晉州。裴寂被宋金剛打敗，人心驚恐，軍兵喪失堅守的意志。宋金剛帶兵進逼城下，劉弘基守不住，又被賊抓獲。不久得以逃回，高祖安慰他，任左一總管。又跟隨太宗駐軍柏壁，率兵二千人從隰州直奔西河，切斷賊兵退路。當時敵兵鋒芒很盛，劉弘基堅守壁壘，不能前進。等到宋金剛逃走，劉弘基率騎兵阻截他，到達介休，和太宗會合，追上并打敗了宋金剛。劉弘基多次加封後封爲任國公。不久又跟隨太宗到洺州攻打劉黑闥，官軍返回，任井鉞將軍。恰逢突厥進犯，劉弘基率領步兵騎兵一萬人，從豳州北面東起子午嶺，西到臨涇，修築軍營工事，輔助淮安王李神通在北部邊境防備胡人敵寇。九年，因輔佐王命有功，實際享受封邑九百户。

太宗即位，顧待益隆。李孝常、長孫安業之謀逆也，坐與交游除名。歲餘，起爲易州刺史，復其封爵，徵拜衛尉卿。九年，改封夔國公，世襲朗州刺史，例停不行。後以年老乞骸骨，授輔國大將軍，朝朔望，禄賜同於職事。太宗征遼東，以弘基爲前軍大總管。從擊高延壽於駐蹕山，力戰有功，太宗屢加勞勉。

太宗即位，眷顧及待遇更盛。李孝常、長孫安業圖謀反叛，因和他們交往受牽連獲罪除去名籍。一年多後，起用任易州刺史，恢復了他的封爵，徵入朝任爲衛尉卿。九年，改封夔國公，世代承襲朗州刺史，後照例停止没有施行。後來因年老請求退休，任輔國大將軍，每月初一、十五上朝，俸禄賞賜同職事官一様。太宗征討遼東時，讓劉弘基任前軍大總管。跟隨皇上在駐蹕山攻打高延壽，奮力戰鬥有功，太宗多次加以慰勞勉勵。

永徽元年，加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户。其年卒，年六十九，高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仍爲立碑，謚曰襄。弘基遺令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頃，謂所親曰："若賢，固不藉多財；不賢，守此可以免飢凍。"餘財悉以散施。

永徽元年，加授實際封邑和前面的一共享受一千一百户。同年去世，終年六十九歲，高宗爲他舉行哀悼，停止朝會三天，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還爲他立碑，謚號稱襄。劉弘基遺言命給每個兒子十五個奴婢、良田五頃，對所親近的人説："他們如果賢能，本來就不用靠過多的財物；不賢，守着這些可以免受飢寒。"剩下的財産都分散施捨了别人。

子仁實襲，官至左典戎衛郎將。從子仁景，神龍初，官至司農卿。

兒子劉仁實承襲爵位，官做到左典戎衛郎將。侄子名仁景，神龍初年，官做到司農卿。

殷嶠

殷嶠，字開山，雍州鄠縣人，

殷嶠，字開山，是雍州鄠縣人，陳朝司農

陳司農卿不害孫也。其先本居陳郡，陳亡，徙關中。父僧首，隋秘書丞，有名於世。

嶠少以學行見稱，尤工尺牘。仕隋太谷長，有治名。義兵起，召補大將軍府掾，參預謀略，授心腹之寄，累以軍功拜光祿大夫。從隱太子攻克西河。太宗爲渭北道元帥，引爲長史。時關中群盜往往聚結，衆無適從，令嶠招慰之，所至皆下。又與統軍劉弘基率兵六萬屯長安故城，隋將衛孝節自金光門出戰，嶠與弘基擊破之。京城平，賜爵陳郡公，遷丞相府掾。尋授吏部侍郎。

從擊薛舉，爲元帥府司馬。時太宗有疾，委軍於劉文静，誡之曰："賊衆遠來，利在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久，待糧盡，然後可圖。"嶠退謂文静曰："王體不安，慮公不濟，故發此言。宜因機破賊，何乃以勍敵遺王也！"久之，言於文静曰："王不豫，恐賊輕我，請耀武以威之。"遂陳兵於折墌，爲舉所乘，軍乃大敗，嶠坐減死除名。後從平薛仁杲，復其爵位。

武德二年，兼陜東道大行臺兵部尚書，遷吏部尚書。從太宗討平王世充，以功進爵鄖國公。復從征劉黑闥，道病卒。太宗親臨喪，哭之甚慟，贈陜東道大行臺右僕射，謚曰節。貞觀十四年，詔與贈司空、淮安王神通，贈司空、河間王孝恭，贈民部尚書劉政會，俱以佐命功配饗高祖廟庭。十七年，又與長孫無忌、唐儉、長孫順德、劉弘基、劉政會、柴紹等二十四人，俱圖其形於凌煙閣。永徽五年，追贈司空。

嶠從祖弟聞禮，有文學，武德

卿殷不害的孫子。他的祖先本來居住在陳郡，陳朝滅亡，遷到關中。父名僧首，任隋朝的秘書丞，在當時很有名聲。

殷嶠年輕時因學業品行著稱，尤其善於寫作文書。出來做官任隋朝的太谷長，政績有名。義軍起兵，召入補授大將軍府掾，參預策劃，用作心腹加以信任，因多次立有軍功授任爲光祿大夫。跟隨隱太子攻下西河。太宗任渭北道元帥，引用他爲長史。當時關中到處聚結群盜，大都無所適從，太宗命令殷嶠招安撫慰他們，所到之處都紛紛降服。又和統軍劉弘基率兵六萬人駐守在長安故城，隋將衛孝節從金光門出來交戰，殷嶠和劉弘基打敗了他。京城平定，賜爵陳郡公，升任丞相府掾。不久授任吏部侍郎。

隨從太宗攻打薛舉，任元帥府司馬。當時太宗有病，把軍隊委托給劉文静，告誡他説："賊兵遠道而來，速戰有利，我們很難和他爭强决勝。暫時采取長期對峙的策略，等他們糧食用完了，然後可以謀取。"殷嶠退下對劉文静説："秦王身體不適，擔心您不能成功，所以説這話。應當趁機打敗賊兵，怎麽能把强大的敵人留給秦王！"過了很久，又對劉文静説："秦王身體不好，恐怕賊兵輕視我們，我請求先炫耀武力來威懾他們。"於是在折墌列陣，被薛舉利用，軍隊大敗，殷嶠因此獲罪減去死刑除去官籍。後來隨從平定薛仁杲，又恢復了他的爵位。

武德二年，兼任陜東道大行臺兵部尚書，升任吏部尚書。跟隨太宗討伐平定王世充，因軍功晋封爵位鄖國公。後又隨從征討劉黑闥，路上病死。太宗親臨吊喪，哭得很悲傷，追贈陜東道大行臺右僕射，謚號稱節。貞觀十四年，下詔命將他和追贈司空、淮安王李神通，追贈司空、河間王李孝恭，追贈民部尚書劉政會一起，都因輔佐王命有功配祭高祖廟庭。十七年，殷嶠又和長孫無忌、唐儉、長孫順德、劉弘基、劉政會、柴紹等二十四人，一起在凌煙閣上畫像。永徽五年，追贈司空。

殷嶠從祖弟殷聞禮，有文才，武德年間，任

中，爲太子中舍人，修梁史，未就而卒。

聞禮子仲容，亦知名，則天深愛其才。官至申州刺史。

劉政會

劉政會，滑州 胙城人也。祖環雋，北齊中書侍郎。

政會，隋 大業中爲太原鷹揚府司馬。高祖爲太原留守，政會率兵隸於麾下。太宗與劉文静謀起義兵，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獨懷猜貳。後數日，將大會於晋祠，威與君雅謀危高祖，有人以白，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誅之，因遣政會爲急變之書，詣留守告威等二人謀反。是日，高祖與威、君雅同坐視事，文静引政會入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令視之，政會不肯，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省之耳。"君雅攘袂大呼曰："此是反人欲殺我也！"時太宗已列兵馬布於街巷，文静因令左右引威等囚于別室。既拘威等，竟得舉兵，政會之功也。

大將軍府建，引爲户曹參軍。從平長安，除丞相府掾。武德初，授衛尉少卿，留守太原。政會内輯軍士，外和戎狄，遠近莫不悦服。尋而劉武周進逼并州，晋陽豪右薛深等以城應賊，政會爲賊所擒，於賊中密表論武周形勢。賊平，復其官爵。歷刑部尚書、光禄卿，封邢國公。貞觀初，累轉洪州都督，賜實封三百户。九年卒，太宗手敕曰："舉義之日，實有殊功，所葬并宜優厚。"贈民部尚書，謚曰襄。後與殷開山同配饗高祖廟庭。

子玄意襲爵，改封渝國公，尚南平公主，授駙馬都尉。高宗時爲汝州刺史。

太子中舍人，修撰梁史，没完成就去世了。

殷聞禮子名仲容，也很知名，武則天很喜愛他的才華。官做到申州刺史。

劉政會，是滑州 胙城人。祖父劉環雋，任北齊的中書侍郎。

劉政會，隋 大業年間任太原鷹揚府司馬。高祖任太原留守時，劉政會率兵歸屬了他。太宗和劉文静謀劃起兵，衹有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心中疑忌有二心。過了幾天，準備在晋祠舉行大的聚會，王威和高君雅準備謀害高祖，有人告發，太宗知道情况緊迫以後，想事先殺掉他們，就派劉政會寫了有緊急事變的信，到留守李淵那裏報告王威等二人謀反。這一天，高祖和王威、高君雅一起坐堂處理事務，劉文静帶劉政會來到庭中，説有密報，知道有人要謀反。高祖指着王威等人讓他們看，劉政會不肯，説："告的是副留守的事，衹有唐公能看信。"高君雅捋起衣袖起來大叫道："這是謀反的人想殺我啊！"當時太宗已在街巷布置了兵馬，劉文静就命令左右人把王威等人囚禁在别的房中。拘捕王威等人後，終於能够起兵，這是劉政會的功勞。

大將軍府建立後，援引他任户曹參軍。隨從太宗平定長安，授任丞相府掾。武德初年，任衛尉少卿，留守太原。劉政會對内撫慰兵士，對外同戎狄和睦，遠近没有不心悦誠服的。不久劉武周進逼并州，晋陽豪强大族薛深等人獻城響應賊兵，劉政會被賊擒獲，在賊中偷偷上表論述了劉武周的形勢。賊被平定，恢復了他的官爵。歷任刑部尚書、光禄卿，封爲邢國公。貞觀初年，多次改任後爲洪州都督，賜給實封三百户。九年去世，太宗親自下敕書説："劉政會在起義的時候，確實立有特殊的功勞，喪葬所需的一切應從優辦理。"追贈民部尚書，謚號稱襄。後來和殷開山一同配祭高祖廟庭。

兒子劉玄意承襲爵位，改封渝國公，娶南平公主爲妻，任駙馬都尉。高宗時任汝州刺史。

次子奇，長壽中爲天官侍郎，爲酷吏所陷也。

次子劉奇，長壽年間任天官侍郎，被酷吏陷害。

柴紹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也。祖烈，周驃騎大將軍，歷遂、梁二州刺史，封冠軍縣公。父慎，隋太子右內率，封鉅鹿郡公。

柴紹，字嗣昌，是晉州臨汾人。祖父柴烈，在周朝任驃騎大將軍，歷任遂、梁二州刺史，封爲冠軍縣公。父親柴慎，在隋朝任太子右內率，封爲鉅鹿郡公。

紹幼趫捷有勇力，任俠聞於關中。少補隋元德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微時，妻之以女，即平陽公主也。

柴紹小時候矯健敏捷勇敢有力，在關中以打抱不平而聞名。年輕時補任隋朝元德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地位還很低微時，把女兒嫁給他爲妻，就是平陽公主。

義旗建，紹自京間路趣太原。時建成、元吉自河東往，會於道，建成謀於紹曰："追書甚急，恐已起事。隋郡縣連城千有餘里，中間偷路，勢必不全，今欲且投小賊，權以自濟。"紹曰："不可。追既急，宜速去，雖稍辛苦，終當獲全。若投小賊，知君唐公之子，執以爲功，徒然死耳。"建成從之，遂共走太原。入雀鼠谷，知已起義，於是相賀，以紹之計爲得。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大軍發晉陽，兼領馬軍總管。將至霍邑，紹先至城下察宋老生形勢，白曰："老生有匹夫之勇，我師若到，必來出戰，戰則成擒矣。"及義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下臨汾，平絳郡，并先登陷陣，授右光祿大夫。隋將桑顯和來擊，孫華率精銳渡河以援之，紹引軍直掩其背，與史大奈合勢擊之，顯和大敗，因與諸將進下京城。

義軍剛起，柴紹從京城抄小路直奔太原。當時李建成、李元吉從河東前往，在路上相遇，李建成和柴紹商議説："催我們的書信很緊急，恐怕已經起事。隋朝郡縣城池相連有一千多里，從這中間偷偷走，勢必不能保全，現在我想暫時投靠小賊，姑且保全自己。"柴紹説："不行。既然催得緊急，應迅速前去，雖然稍微辛苦，但最終能得到保全。如果投靠小賊，知道您是唐公的兒子，捉住您當作自己的功勞，您是白白送死罷了。"李建成聽從了，於是一起奔向太原。進入雀鼠谷後，知道已經起義，於是相互祝賀，認爲柴紹的計策很對。後任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大軍從晉陽出發，他兼任馬軍總管。快到達霍邑時，柴紹先到城下察看宋老生的形勢，報告説："宋老生有匹夫之勇，我軍如果到了，他必定出來迎戰，一交戰就能擒獲他。"等義軍到了，宋老生果然出來，柴紹奮戰有功。拿下臨汾，平定絳郡，都是他先攻入敵陣，因此任右光祿大夫。隋將桑顯和前來攻擊，孫華率領精銳兵力渡過黄河來援助，柴紹帶兵直接從後面襲擊他，與史大奈聯合攻打，桑顯和大敗，於是和各將領進軍攻下京城。

武德元年，累遷左翊衛大將軍。尋從太宗平薛舉，破宋金剛，攻平王世充於洛陽，擒竇建德於武牢，封霍國公，賜實封千二百户，轉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與党項俱來寇邊，命紹討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

武德元年，多次升任後爲左翊衛大將軍。不久跟隨太宗平定薛舉，打敗宋金剛，在洛陽攻打并平定王世充，在武牢擒獲竇建德，封爲霍國公，賜給實封一千二百户，改任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和党項一起來侵犯邊地，高祖命令柴紹討伐他們。虜兵居高臨下，向柴紹軍中射箭，箭像

如雨。紹乃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貞觀元年，拜右衛大將軍。二年，擊梁師都於夏州，平之，轉左衛大將軍，出爲華州刺史。七年，加鎮軍大將軍，行右驍衛大將軍，改封譙國公。十二年，寢疾，太宗親自臨問。尋卒，贈荆州都督，謚曰襄。

雨一樣落下。柴紹却派人彈奏胡人的琵琶，讓兩個女子相對跳舞，虜兵感到詫異，停止射箭而聚在一起觀看。柴紹見虜兵陣營已亂，悄悄派遣精鋭騎兵從後面攻打，虜兵大敗，斬首五百餘級。貞觀元年，任右衛大將軍。二年，在夏州進攻梁師都，平定了那裏，改任左衛大將軍，出任華州刺史。七年，加授鎮軍大將軍，兼右驍衛大將軍，改封譙國公。十二年，卧病，太宗親臨探望。不久去世，追贈荆州都督，謚號稱襄。

平陽公主

平陽公主，高祖第三女也，太穆皇后所生。義兵將起，公主與紹并在長安，遣使密召之。紹謂公主曰："尊公將掃清多難，紹欲迎接義旗，同去則不可，獨行恐罹後患，爲計若何？"公主曰："君宜速去。我一婦人，臨時易可藏隱，當别自爲計矣。"紹即間行赴太原。公主乃歸鄠縣莊所，遂散家資，招引山中亡命，得數百人，起兵以應高祖。時有胡賊何潘仁聚衆於司竹園，自稱總管，未有所屬。公主遣家僮馬三寶説以利害，潘仁攻鄠縣，陷之。三寶又説群盜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各率衆數千人來會。時京師留守頻遣軍討公主，三寶、潘仁屢挫其鋒。

平陽公主，是高祖的第三女，太穆皇后生的。義軍將要起兵，平陽公主和柴紹都在長安，高祖派人暗中去召他們。柴紹對公主説："尊父準備掃清禍難，我柴紹要迎接義軍，一起去不行，我獨自去恐怕你會隨後遭殃，有什麼辦法？"公主説："您應當趕快去。我一個婦人，臨時藏起來很容易，自當另外想辦法了。"柴紹立刻抄小路趕去太原。公主便回到鄠縣莊園，散發了家中錢財，招引山中逃亡的人，得到幾百人，起兵響應高祖。當時有個胡人賊首何潘仁在司竹園聚集衆人，自稱總管，没有歸屬。公主派家僮馬三寶用利害勸説他，何潘仁進攻鄠縣，攻下了。馬三寶又勸説群盜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人，各自率領數千人前來會合。當時京城留守不斷派兵征討公主，馬三寶、何潘仁屢屢挫敗他們的鋭勢。

公主掠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士無得侵掠，故遠近奔赴者甚衆，得兵七萬人。公主令間使以聞，高祖大悦。及義軍渡河，遣紹將數百騎趨華陰，傍南山以迎公主。時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軍會於渭北，與紹各置幕府，俱圍京城，營中號曰"娘子軍"。京城平，封爲平陽公主，以獨有軍功，每賞賜異於他主。

公主攻取土地直到盩厔、武功、始平，全都拿下。每到一地就申明法令，禁止士兵侵擾搶掠，所以遠近各地來投奔的人很多，獲得士兵七萬人。公主派人從小路出去上報，高祖非常高興。等到義軍渡過黄河，就派柴紹率領數百騎兵直奔華陰，沿着南山去迎接公主。當時公主帶領一萬多精兵在渭北和太宗的軍隊會合，與柴紹各自設置幕府，一起包圍京城，軍中稱作"娘子軍"。京城平定，封爲平陽公主，因惟獨她立有軍功，每次賞賜都和其他公主有區别。

六年，薨。及將葬，詔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輅、麾幢、班劍四十

六年，公主去世。在準備下葬時，皇上下詔加前後兩部鳥羽爲飾的儀仗鼓樂、大象車、旗幟

人、虎賁甲卒。太常奏議，以禮，婦人無鼓吹。高祖曰："鼓吹，軍樂也。往者公主於司竹舉兵以應義旗，親執金鼓，有克定之勳。周之文母，列於十亂，公主功參佐命，非常婦人之所匹也。何得無鼓吹！"遂特加之，以旌殊績；仍令所司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謚公主爲昭。

儀仗、執雕花木劍儀仗四十人、勇士甲兵。太常上奏論述，根據禮制，婦人送葬没有鼓樂。高祖説："鼓樂，是軍樂。過去公主在司竹起兵響應義軍，親自執掌金鼓，有安定國家之功。周代的文母，在十個治國能臣之列，公主功高在輔佐王命之列，不是平常婦人能比的。怎能没有鼓樂！"於是特别增加鼓樂，用來表彰她特殊的功績；還命令有關部門按照謚法"德行完美又有功績稱昭"，追謚公主稱昭。

子哲威，歷右屯營將軍，襲爵譙國公。坐弟令武謀反，徙嶺南。起爲交州都督，卒官。

子名哲威，歷任右屯營將軍，承襲爵位譙國公。因弟柴令武謀反受牽連獲罪，流放嶺南。後起用任交州都督，死在官任上。

令武尚巴陵公主，累除太僕少卿、衛州刺史，封襄陽郡公。永徽中，坐與公主及房遺愛謀反，遣使收之。行至華陰，自殺，仍戮其尸。公主賜死。

柴令武娶巴陵公主爲妻，多次任官到太僕少卿、衛州刺史，封爲襄陽郡公。永徽年間，因和公主及房遺愛謀反受牽連獲罪，朝廷派遣使者拘捕他。走到華陰，自殺了，仍斬戮他的尸體。賜公主死。

馬三寶

馬三寶，初以平京城功拜太子監門率。別擊叛胡劉拔真於北山，破之。又從平薛仁杲，遷左驍衛將軍。復從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其名王，前後虜男女數千口，累封新興縣公。嘗從幸司竹，高祖顧謂三寶曰："是汝建英雄之處，衛青大不惡！"累除左驍衛大將軍。貞觀三年卒，太宗爲之廢朝，謚曰忠。

馬三寶，起初因平定京城有功任太子監門率。在北山攻打反叛的胡人劉拔真，將他打敗。後又隨從太宗平定薛仁杲，升任左驍衛將軍。還跟隨柴紹在岷州攻打吐谷渾，衝鋒陷陣，殺了他們中著名的王子，先後俘虜數千名男女，多次封爵後爲新興縣公。曾隨從高祖駕臨司竹，高祖回頭對馬三寶説："這是你建立英雄業績的地方，衛青生活的地方很不壞啊！"多次除授後任左驍衛大將軍。貞觀三年去世，太宗爲他停止朝會，謚號稱忠。

武士彠

武士彠，并州 文水人也。家富於財，頗好交結。高祖初行軍於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顧接，及爲太原留守，引爲行軍司鎧。時盜賊蜂起，士彠嘗陰勸高祖舉兵，自進兵書及符瑞，高祖謂曰："幸勿多言。兵書禁物，尚能將來，深識雅意，當同富貴耳。"

武士彠，是并州 文水人。家裏錢財多很富有，很喜好交朋友。高祖當初從汾、晋出征，住在他家，因此受到他的接待與照顧，到高祖任太原留守時，援引任爲行軍司鎧。當時盜賊蜂擁而起，武士彠曾暗中勸高祖起兵，親自送上兵書和符瑞，高祖對他説："希望不要多説。兵書是禁物，你尚且能拿來，我會深深銘記你的好意，定當同享富貴。"

及義兵將起，高祖募人，遣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分統之。王威、高君

義軍準備起兵時，高祖招募人，派劉弘基、長孫順德等人分別統領。王威、高君雅暗中對武

雅陰謂士彠曰："弘基等皆背征三衛，所犯當死，安得領兵？吾欲禁身推核。"士彠曰："此并唐公之客也，若爾，便大紛紜。"威等由是疑而不發。留守司兵田德平又欲勸威等鞫問募人之狀，士彠謂德平曰："討捕之兵，總隸唐公；王威、高君雅等并寄坐耳，彼何能爲！"德平遂止。義旗起，以士彠爲大將軍府鎧曹。從平京城功，拜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初，義師將起，士彠不預知，及平京師，乃自説云："嘗夢高祖入西京，升爲天子。"高祖哂之曰："汝王威之黨也。以汝能諫止弘基等，微心可録，故加酬效；今見事成，乃説迂誕而取媚也？"

武德中，累遷工部尚書，進封應國公，又歷利州、荆州都督。貞觀九年卒官，贈禮部尚書，謚曰定。顯慶元年，以后父累贈司徒，改封周國公。咸亨中，又贈太尉、太原王，特詔配饗高祖廟庭，列在功臣之上。

孫承嗣，事在《外戚傳》。

武士稜 武士逸

士彠長兄士稜，性恭順，勤於稼穡。從起義，官至司農少卿，封宣城縣公。常居苑中，委以農圃之事。貞觀中卒，贈潭州都督。

次兄士逸，亦有戰功，武德初，爲齊王府户曹，賜爵安陸縣公。從齊王鎮并州，爲劉武周所獲，於賊中密令人詣京師陳武周可圖之計。及武周平，甚見慰勉，累授益州行臺左丞。數陳時政得失，高祖每嘉納之。貞觀初，爲韶州刺史，卒。

史臣曰：唐儉委質義旗之下，立功草昧之初；被拘虜庭，脱高祖蒲州之急；侍獵苑囿，諫太宗馬上之

士彠説："劉弘基等人都背着人徵募三衛，所犯的罪當處死刑，怎麽能統領兵士？我要拘禁他們推問核查。"武士彠説："這都是唐公的門客。如果這樣，便會起麻煩了。"王威等人因此疑慮而未動手。留守司兵田德平又想勸王威等人調查招募人的情況，武士彠對田德平説："討賊與搜捕犯人的軍兵，全歸唐公統領，王威、高君雅等都是托寄於客位的人而已，他們又能怎麽樣！"田德平就停止了。義軍起兵，任武士彠爲大將軍府鎧曹。跟隨平定京城有功，任光禄大夫，封爲太原郡公。開始，義軍準備起兵，武士彠事先不知道，到平定了京城，就自己説："曾夢見高祖進入西京，升爲天子。"高祖譏笑他説："你是王威的同黨，因你能勸説阻止劉弘基等人，微薄的心意可嘉，所以加官酬謝；現在看事情成功了，就説些荒唐的話來取媚嗎？"

武德年間，多次升任做到工部尚書，進封爲應國公，又歷任利州、荆州都督。貞觀九年死在官任上，追贈禮部尚書，謚號稱定。顯慶元年，因是皇后的父親多次追贈到司徒，改封爲周國公。咸亨年間，又追贈太尉、太原王，特地下詔陪祭高祖廟庭，排列在功臣之上。

孫子武承嗣，事迹在《外戚傳》。

武士彠長兄武士稜，性情謙恭温順，辛勤種田。跟隨起義，官做到司農少卿，封爲宣城縣公。常住在苑中，交給他經營園圃的事務。貞觀年間去世，追贈潭州都督。

次兄武士逸，也有戰功，武德初年，任齊王府户曹，賜給安陸縣公的爵位。跟隨齊王鎮守并州，被劉武周俘獲，在賊營中偷偷派人到京城陳述可以謀取劉武周的計策。到劉武周平定後，受到特别的慰勞勉勵，多次授任後任益州行臺左丞。屢次陳述時政得失，高祖每每嘉獎采納。貞觀初年，任韶州刺史，逝世。

史臣曰：唐儉歸順在義旗之下，立功在草創初期；被拘捕在敵營，還解救了高祖蒲州的危難；在苑囿陪同太宗打獵，勸諫太宗有關治國的

言，可謂純臣矣。順德佐命立功，理郡著明肅之政；弘基臨難不屈，陷陣多克捷之勛。殷嶠、劉政會、柴嗣昌并在太原，首預舉義，從微至著，善始令終。馬三寶出厮養之徒，處將軍之位，亦馬之善走者也。武士彠首參起義，例封功臣，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迹，載窺他傳，過爲褒詞。慮當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

贊曰：茂約忠純，順德功勛。弘基六士，義合風雲。

言論，可説是忠誠厚實的大臣。長孫順德輔佐王命立有戰功，治理州郡有嚴明的政令；劉弘基面臨危難不屈服，衝鋒陷陣多有攻城取勝的功勞。殷嶠、劉政會、柴嗣昌都在太原，最先參預起義，從微賤到顯赫，善始善終。馬三寶出身於厮役，居將軍高位，也是馬中善於奔跑的了。武士彠最先參加起義，照例封爲功臣，没有平定禍亂的功勞，却有藉助人力的迹象，看其他傳記載，褒揚之詞超過其實。想是正當武后之朝，諂媚的話出自許敬宗手筆，凡涉及到虛美之辭，删去不載。

贊曰：唐儉忠厚純正，長孫順德功高勛重。劉弘基六人，在風雲變幻之機顯露正義。

舊唐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九

屈突通（子）壽（少子）詮（詮子）仲翔　任瓌　丘和（子）行恭（行恭子）神勣
許紹（孫）力士（力士子）欽寂 欽明（紹次子）智仁（少子）圉師
李襲志（弟）襲譽（子）懷儼　姜謩（子）行本（行本子）簡（簡子）晞
（簡弟）柔遠（柔遠子）皎 晦（皎男）慶初

屈突通　屈突壽　屈突詮　屈突仲翔

屈突通，雍州 長安人。父長卿，周邛州刺史。

通性剛毅，志尚忠慤，檢身清正，好武略，善騎射。開皇中，爲親衛大都督，文帝遣通往隴西檢覆群牧，得隱藏馬二萬餘匹。文帝盛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死不再生，陛下至仁至聖，子育群下，豈容以畜產之故，而戮千有餘人。愚臣狂狷，輒以死請。"文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如死，望免千餘人命。"帝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是。感卿此意，良用惻然。今從所請，以旌諫諍。"悉達等竟以減死論。由是漸見委信，擢爲右武候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無所縱捨。時通弟蓋爲長安令，亦以嚴整知名。時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服三斗葱，不逢屈突通。"爲人所忌憚如此。

屈突通，雍州 長安人。父親屈突長卿，在周任邛州刺史。

屈突通性情剛毅，立志崇尚忠誠樸實，約束自己，高潔正直，喜好武略，善於騎馬射箭。開皇年間，任親衛大都督，文帝派屈突通到隴西檢查核實群牧，查得被隱匿的馬二萬多匹。文帝大怒，準備殺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衆監官一千五百人，屈突通勸諫說："人命最重，死了不能再生，陛下極仁慈極明智，像對待子女一樣撫育臣民，怎能因牲畜的原故，就殺死一千多人。愚臣狂妄狷直，就以死罪請求寬恕他們。"文帝怒視呵斥他，屈突通又叩頭說："臣一人如果被處死，可望救活一千多人的性命。"文帝醒悟過來，說："朕不明白事理，到了這種地步。感謝你的這番好意，確實令人憐憫。現在依從你所請求的，用來表彰你的直言進諫。"慕容悉達等人終於以減免死罪論處。從此逐漸受到信任，升爲右武候車騎將軍。奉行公事正直，即使是親戚犯了法，也没有寬縱赦免的。當時屈突通的弟弟屈突蓋任長安令，也因嚴格整肅聞名。當時人爲此作了俗語說："寧願吃三斗艾，不要見到屈突蓋；寧願吃三斗葱，不要碰上屈突通。"被人畏懼到了這種程度。

及文帝崩，煬帝遣通以詔徵漢王

待到文帝去世，煬帝派屈突通帶詔書徵召漢

諒。先是，文帝與諒有密約曰："若璽書召汝，於敕字之傍别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覺變，詰通，通占對無所屈，竟得歸長安。大業中，累轉左驍衛大將軍。時秦、隴盜賊蜂起，以通爲關内討捕大使。有安定人劉迦論舉兵反，據雕陰郡，僭號建元，署置百官，有衆十餘萬。稽胡首領劉鷂子聚衆與迦論相影響。通發關中兵擊之，師臨安定，初不與戰，軍中以通爲怯，通乃揚聲旋師而潜入上郡。迦論不之覺，遂進兵南寇，去通七十里而舍，分兵掠諸城邑。通候其無備，簡精甲夜襲之，賊衆大潰，斬迦論并首級萬餘，於上郡南山築爲京觀，虜男女數萬口而還。

王楊諒。先前，文帝和楊諒有秘密約定説："如果有璽書召你，在敕字旁另外加一點，又能和玉麟符契合的，可以聽從徵召。"這時打開詔書没有查驗到，楊諒覺得有變故，責問屈突通，屈突通應口對答没有屈服，終於能返回長安。大業年間，多次轉任後爲左驍衛大將軍。當時秦、隴盜賊蜂擁而起，任命屈突通爲關内討捕大使。有個安定人劉迦論起兵反叛，占據雕陰郡，越分稱帝設年號，任命百官，有兵衆十多萬。稽胡首領劉鷂子聚集人馬和劉迦論互相接應。屈突通率關中兵馬攻打他們，軍隊到達安定，開始不與他們交戰，軍中人認爲屈突通膽怯，屈突通就揚言撤軍而偷偷進入上郡。劉迦論没有發覺，就出兵向南進犯，在離屈突通軍七十里處扎營，分出兵力掠奪各城邑。屈突通等他没有防備時，挑選精兵夜裹襲擊，賊兵大敗潰散，斬了劉迦論等一萬多人的首級，爲炫耀武功，收集敵兵尸首在上郡南山建築京觀，俘虜男女數萬人後返回。

煬帝幸江都，令通鎮長安。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東。既而義師濟河，大破通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永豐倉又爲義師所克。通大懼，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河東，將自武關趨藍田以赴長安。軍至潼關，爲劉文静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通又令顯和夜襲文静，詰朝大戰，義軍不利。顯和縱兵破二栅，惟文静一栅獨存，顯和兵復入栅而戰者往覆數焉。文静爲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顯和以兵疲，傳餐而食，文静因得分兵以實二栅。又有游軍數百騎自南山來擊其背，三栅之兵復大呼而出，表裏齊奮，顯和軍潰，僅以身免，悉虜其衆，通勢彌蹙。或説通歸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禄，安可逃難，有死而已！"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耳！"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遽

煬帝前往江都，命令屈突通鎮守長安。義軍起兵，代王派屈突通進駐河東。隨後義軍渡過黄河，在飲馬泉打敗屈突通的將領桑顯和，永豐倉也被義軍攻占。屈突通很害怕，留下鷹揚郎將堯君素守河東，準備從武關直奔藍田而趕赴長安。大軍到了潼關，被劉文静阻截，無法前進，相持了一個多月。屈突通又命令桑顯和夜裹襲擊劉文静，第二天早晨大戰，義軍失利。桑顯和派兵攻下二座營栅，祇有劉文静的一座營栅尚存，桑顯和兵又衝入營栅交戰來回幾次。劉文静被飛來的亂箭射中，義軍士氣低落，到了將近失敗的地步。桑顯和因士兵疲勞，分頭傳送食物吃飯，劉文静因此得到機會分兵充實另二座營栅。又有策應的騎兵數百人從南山下來攻擊他們的背面，三座營栅的士兵又大喊着衝出，裹外齊力奮戰，桑顯和軍大敗潰散，僅自身脱免，俘獲他的全部軍兵，屈突通軍勢更加困迫。有人勸説屈突通歸順投降，屈突通流着淚説："我蒙受國家重恩，事奉兩朝君主，接受人的優厚俸禄，怎可以逃避危難，祇有一死罷了！"常自己撫摩着自己的脖頸説："應當爲國家挨人一刀啊！"慰勞勉勵將士

命斬之。

通聞京師平，家屬盡没，乃留顯和鎮潼關，率兵東下，將趨洛陽。通適進路，而顯和降於劉文静。遣副將竇琮、段志玄等率精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竇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矣，汝并關西人，欲何所去？"衆皆釋仗。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送于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以愧相王。"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授兵部尚書，封蔣國公，仍爲太宗行軍元帥長史。

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著自終始，名下定不虛也。"特賜金銀六百兩、綵物一千段。尋以本官判陝東道行臺僕射，復從太宗討王世充。時通有二子并在洛陽，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以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老朽，誠不足以當重任。但自惟疇昔，執就軍門，至尊釋其縲囚，加之恩禮，既不能死，實荷再生。當此之時，心口相誓，暗以身命奉許國家久矣。今此行也，臣願先驅。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義。"高祖嘆息曰："徇義之夫，一至於此！"及大兵圍洛陽，竇建德且至，太宗中分麾下以屬通，令與齊王元吉圍守洛陽。世充平，通功爲第一，尋拜陝東大行臺右僕射，鎮于洛陽。

時，没有不流淚的，軍人也因此歸向他。高祖派他的家僮召他，屈突通立刻下令斬殺了他。

屈突通聽説京城平定，家屬都淪陷，就留下桑顯和鎮守潼關，率軍東下，準備直奔洛陽。屈突通剛上路，桑顯和就投降了劉文静。劉文静派副將竇琮、段志玄等率精鋭騎兵和桑顯和一起追趕，到稠桑追上。屈突通列陣自守，竇琮放屈突通的兒子屈突壽前去勸諭，屈突通大喊説："過去和你是父子，現在和你是仇敵。"命令左右的人用箭射他。桑顯和向其部衆大喊道："京城失陷了，你們都是關西人，要到什麼地方去？"衆人都放下兵器。屈突通知道不能脱免，就下馬向東南方連連叩拜號哭，説："臣力盡兵敗，没有辜負陛下，天地神靈，確實可以明察。"於是擒獲屈突通送到長安。高祖對他説："怎麼這麼晚纔相見呢？"屈突通流着淚説："我屈突通不能盡人臣的義節，力盡而來，是本朝的耻辱，更愧對您相王大人了。"高祖説："你是隋朝的忠臣。"命令釋放他，授任兵部尚書，封爲蔣國公，并任太宗行軍元帥長史。

跟隨太宗平定薛舉，當時珍寶堆積如山，衆將領都爭相搶拿，衹有屈突通絲毫不動。高祖得知後對他説："公清正奉國，自始至終很顯著，盛名之下確實不假。"特别賞賜他金銀六百兩、綵物一千段。不久以本官兼任陝東道行臺僕射，又跟隨太宗討伐王世充。當時屈突通有二子都在洛陽，高祖對屈突通説："東征的事，現在交給你了，你兩個兒子怎麼辦？"屈突通回答説："臣已老朽，確實不足以再擔當重任。但自己想到過去，被押赴軍門，高祖您釋放了我這個囚犯，給予恩遇厚禮，既然没有死，實在感荷再生之恩。在那個時候，我從心底發過誓，暗中許諾把身家性命奉獻給國家，這種想法已有很長時間。現在這次出行，臣願作先驅。兩個兒子如果死了，自然是他們的命運，絶不會因私情損害公義。"高祖嘆息説："獻身大義的人，以致達到這一步！"到大軍圍困洛陽時，竇建德快要到來，太宗分出一半兵力交給屈突通，命令他和齊王李元吉一起包圍洛陽。王世充被平定，屈突通的功勞第

數歲，徵拜刑部尚書，通自以不習文法，固辭之，轉工部尚書。隱太子之誅也，通復檢校行臺僕射，馳鎮洛陽。貞觀元年，行臺廢，授洛州都督，賜實封六百户，加左光禄大夫。明年卒，年七十二，太宗痛惜久之，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忠。

子壽襲爵。太宗幸洛陽宫，思通忠節，拜其少子詮果毅都尉，賜束帛以恤其家焉。十七年，詔圖形於凌煙閣。二十三年，與房玄齡配饗太宗廟庭。永徽五年，重贈司空。

詮官至瀛州刺史。

詮子仲翔，神龍中亦爲瀛州刺史。

任瓌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也。父七寶，仕陳定遠太守。瓌早孤，蠻奴愛之，情逾己子，每稱曰："吾子侄雖多，并傭保耳，門户所寄，惟在於瓌。"年十九，試守靈溪令。俄遷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甚敬異之，委以州府之務。屬隋師滅陳，瓌勸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嶺外降隋，瓌乃棄官而去。仁壽中，爲韓城尉，俄又罷職。

及高祖討捕於汾、晋，瓌謁高祖於轅門，承制爲河東縣户曹。高祖將之晋陽，留隱太子建成以托於瓌。義師起，瓌至龍門謁見，高祖謂之曰："隋氏失馭，天下沸騰。吾忝以外戚，屬當重寄，不可坐觀時變。晋陽是用武之地，士馬精强，今率驍雄，以匡國難。卿將家子，深有智謀，觀吾此舉，將爲濟否？"瓌曰："後主殘酷無道，征役不息，天下恟

一，不久任陝東大行臺右僕射，鎮守洛陽。

幾年後，徵入朝任刑部尚書，屈突通自認爲不通曉法律條文，堅决辭讓，改任工部尚書。隱太子被誅殺時，屈突通又任檢校行臺僕射，趕赴鎮守洛陽。貞觀元年，撤銷行臺，任洛州都督，賜實封六百户，加授左光禄大夫。第二年逝世，終年七十二歲，太宗因此痛惜了很長時間，追贈他尚書右僕射，謚號稱忠。

子屈突壽承襲爵位。太宗到洛陽宫，思念屈突通的忠貞氣節，授任他的小兒子屈突詮爲果毅都尉，賜給束帛用來撫慰他家。十七年，下詔在凌煙閣上爲屈突通畫像。二十三年，和房玄齡一起配祭於太宗的廟庭。永徽五年，重新追贈司空。

屈突詮官做到瀛州刺史。

屈突詮兒子屈突仲翔，神龍年間也任瀛州刺史。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是陳朝鎮東大將軍任蠻奴弟弟的兒子。父親名七寶，在陳朝任定遠太守。任瓌早年喪親，任蠻奴很喜愛他，感情超過對待自己的兒子，常稱贊説："我的子侄雖然很多，都是做雇工的材料罷了，家門的寄托，全在於任瓌了。"十九歲時，任守靈溪令。不久升任衡州司馬，都督王勇很敬重他與他人有别，把州府事務委托給他。時值隋軍滅陳，任瓌勸王勇占據嶺南，尋找陳氏子孫立爲皇帝，王勇没有采用，獻嶺外歸降隋朝，任瓌就放棄官職離去了。仁壽年間，任韓城尉，不久又被免職。

到高祖在汾、晋討捕盗賊時，任瓌到轅門謁見高祖，秉承皇上旨意任他爲河東縣户曹。高祖將要前往晋陽，留下隱太子李建成托付給任瓌。義軍起兵，任瓌到龍門謁見，高祖對他説："隋朝喪失統治，天下沸騰。我愧爲外戚，應擔當重任，不能坐觀時事變化。晋陽是個用武之地，兵强馬壯，現在率領勇士，爲拯救國難。卿是將門子弟，很有智謀，看我這次舉動，能否成功？"任瓌説："後主殘酷没有道義，征戰役使不停，天下人恐慌不安，盼望有人拯救亂世。公天付神

恂，思聞拯亂。公天縱神武，親舉義師，所下城邑，秋毫無犯，軍令嚴明，將士用命。關中所在蜂起，惟待義兵，仗大順，從衆欲，何憂不濟。瓌在馮翊積年，人情諳練，願爲一介之使，銜命入關，同州已東，必當款伏。於梁山船濟，直指韓城，進逼郃陽，分取朝邑。且蕭造文吏，本無武略，仰懼威靈，理當自下；孫華諸賊，未有適從，必當相率而至。然後鼓行整衆，入據永豐，雖未得京城，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奈領步騎六千趨梁山渡河，使瓌及薛獻爲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閫外之事，宜與任瓌籌之。”孫華、白玄度等聞兵且至，果競來降，并具舟于河，師遂利涉。瓌說下韓城縣，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留守永豐倉。

高祖即位，改授穀州刺史。王世充數率衆攻新安，瓌拒戰破之，以功累封管國公。太宗率師討世充，瓌從至邙山，使檢校水運以供餉饋。關東初定，持節爲河南道安撫大使。世充弟辯爲徐州行臺尚書令，率所部詣瓌降。瓌至宋州，屬徐圓朗據兗州反，曹、戴諸州咸應之。副使柳濬勸瓌退保汴州，瓌笑曰：“柳公何怯也！老將居邊甚久，自當有計，非公所知。”圓朗俄又攻陷楚丘，引兵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自鄢陵領諸州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以拒賊。濬又諫曰：“樞與公謹并世充之將，又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此必爲變。”瓌不答。樞至，則分配質子，并與土人合隊居守。賊既稍近，質子有叛者，樞因斬其隊帥。城中人懼曰：“質子父兄悉來爲賊，賊之子弟安可守城?”樞因

武，親自發起義軍，攻下城邑時，秋毫無犯，軍令嚴明，將士效命。關中到處蜂擁起兵，祇等待着義軍，依仗大義順乘天意，順從衆人的願望，還愁什麽不成功。我任瓌在馮翊多年，瞭解人情，願意作爲一個使者，奉命入關，同州以東，必定誠心歸服。在梁山乘船渡黄河，直奔韓城，進逼郃陽，分兵奪取朝邑。況且蕭造是文官，本來没什麽武略，敬畏怕義軍威靈，理應自己主動投降；孫華各賊，無所適從，必定接連而來。然後整頓兵衆擊鼓而行，進占永豐，即使没有得到京城，關中等於已平定了。”高祖說：“這正是我的心思。”於是任他爲銀青光禄大夫，派陳演壽、史大奈帶領步兵騎兵六千人急赴梁山渡黄河，派任瓌和薛獻任招慰大使。高祖對陳演壽説：“在外統兵的事情，應和任瓌商議。”孫華、白玄度等聽説大軍就要到了，果然争着前來投降，并且在黄河邊準備了船隻，軍隊於是順利渡過。任瓌游説拿下韓城縣，同各將進攻飲馬泉，打敗敵人，授任左光禄大夫，留守永豐倉。

高祖即位，任瓌改任穀州刺史。王世充幾次率兵攻打新安，任瓌抵禦打敗了他，因功多次加封到管國公。太宗率軍討伐王世充，任瓌跟隨來到邙山，派他擔任檢校水運使以供應軍糧。關東剛平定時，他持符節任河南道安撫大使。王世充弟弟王世辯任徐州行臺尚書令，率自己的部隊到任瓌處投降。任瓌來到宋州，正值徐圓朗占據兗州反叛，曹、戴各州都響應了他。副使柳濬勸任瓌退守汴州，任瓌笑着説：“柳公怎麽如此怯懦啊！老將在邊鎮已很久了，自然會有辦法，不是您所能知道的。”徐圓朗不久攻陷楚丘，帶兵準備包圍虞城，任瓌派崔樞、張公謹從鄢陵帶各州豪强大族作爲人質的子弟一百多人據守虞城來抵抗賊兵。柳濬又諫勸説：“崔樞和張公謹原是王世充的將領，還有那些各州作人質的子弟的父兄都已反叛，這樣必定作亂。”任瓌没有回答。崔樞到了，於是分配那些作爲人質的子弟，和土人一并混合成一支隊伍守衛。賊兵漸漸逼近，有些人質便反叛而去，崔樞就勢殺掉那一隊的隊長。

縱諸隊各殺質子，梟首于門外，遣使報瓌。瓌陽怒曰："遣將去者，欲招慰耳，何罪而殺之？"退謂濬曰："固知崔樞辦之。既遣縣人殺賊質子，冤隙已大，吾何患焉。"樞果拒却圓朗。事平，遷徐州總管，仍爲大使。

城中人害怕了，說："人質的父兄都來作賊，賊的子弟怎能用來守城？"崔樞於是放任各隊殺掉人質，斬下首級挂在轅門外，派人報告任瓌。任瓌假裝發怒說："派遣而去的人，是要你們招安撫慰他們，有什麼罪却殺了他們？"退下對柳濬說："我一向知道崔樞能辦事。已經讓本縣人殺了叛賊中作爲人質的子弟了，仇怨和裂痕已經大了，我還有什麼可憂慮的。"崔樞果然打退了徐圓朗。戰事平息，升任任瓌爲徐州總管，仍任大使。

瓌選補官吏，頗私親故，或依倚其勢，多所求納，瓌知而不禁；又妻劉氏妒悍無禮，爲世所譏。及輔公祏平，拜邢州都督。隱太子之誅也，瓌弟璨時爲典膳監，瓌坐左遷通州都督。貞觀三年卒。

任瓌選拔和補授官吏，多偏愛親戚故舊，有的依仗他的勢力，索要大量賄賂，任瓌知道却不禁止；另外他的妻子劉氏嫉妒凶悍非常無禮，受到世人批評。到輔公祏被平定時，授任他爲邢州都督。隱太子被誅殺時，任瓌弟弟任璨正任典膳監，任瓌受牽連獲罪降爲通州都督。貞觀三年逝世。

丘和

丘和，河南 洛陽人也。父壽，魏鎮東將軍。

丘和，是河南 洛陽人。父親丘壽，在魏任鎮東將軍。

和少便弓馬，重氣任俠。及長，始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周爲開府儀同三司。入隋，累遷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漢王 諒之反也，以和爲蒲州刺史，諒使兵士服婦人服，戴冪䍦，奄至城中，和脱身而免，由是除名。時宇文述方被任遇，和傾心附之，又以發武陵公 元冑罪，拜代州刺史。屬煬帝北巡過代州，和獻食甚精，及至朔州，刺史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悦，而宇文述又盛稱之，乃以和爲博陵太守，仍令楊廓至博陵觀和爲式。及駕至博陵，和上食又豐，帝益稱之。由是所幸處獻食者競爲華侈。和在郡善撫吏士，甚得歡心，尋遷天水郡守。

丘和小時候就熟悉騎馬射箭，重義氣愛打抱不平。到年長，開始改變以往作風，不抵觸他人，人們無論貴賤都喜愛他。在周朝任開府儀同三司。進入隋朝，多次升任到右武衛將軍，封爲平城郡公。漢王 楊諒反叛時，任丘和爲蒲州刺史，楊諒讓士兵穿婦女服裝，戴頭罩面紗，突然來到城中，丘和脱身得免，因此被除去名籍。當時宇文述正受到重用寵遇，丘和傾心依附他，又因揭發武陵公 元冑罪行，任代州刺史。適值煬帝向北巡視路過代州，丘和獻上的食物很精美，等到達朔州，刺史楊廓單單没有獻上什麽好的，皇帝不高興，而宇文述又大加稱贊丘和，就任丘和爲博陵太守，還命令楊廓到博陵觀看丘和的獻食作爲榜樣。等皇上到達博陵，丘和獻上的食物又很豐盛，皇上更加稱贊他。因此皇上所到之處奉獻食物的人爭着做得華麗奢侈。丘和在郡善於撫慰官吏士卒，很得衆人的歡心，不久升任天水郡守。

大業末，以海南僻遠，吏多侵

大業末年，因海南偏僻遥遠，官吏多侵奪漁

漁，百姓咸怨，數爲亂逆，於是選淳良太守以撫之。黄門侍郎裴矩奏言："丘和歷居二郡，皆以惠政著聞，寬而不擾。"煬帝從之，遣和爲交趾太守。既至，撫諸豪傑，甚得蠻夷之心。

肉百姓，百姓都很怨憤，多次叛亂，於是朝廷選拔敦厚善良的太守去撫慰百姓。黄門侍郎裴矩上奏説："丘和歷任過兩個郡，都因好的政績著稱聞名，寬厚不打擾百姓。"煬帝聽從了，派丘和任交趾太守。到任後，撫慰各個豪傑，很得蠻夷人心。

會煬帝爲化及所弑，鴻臚卿甯長真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蕭銑，馮盎以蒼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各遣人召之，和初未知隋亡，皆不就。林邑之西諸國，并遣遺和明珠、文犀、金寶之物，富埒王者。銑利之，遣長真率百越之衆渡海侵和，和遣高士廉率交、愛首領擊之，長真退走，境内獲全，郡中樹碑頌德。會舊驍果從江都還者，審知隋滅，遂以州從銑。

正值煬帝被宇文化及弑殺，鴻臚卿甯長真獻鬱林、始安等地歸附蕭銑，馮盎獻蒼梧、高凉、珠崖、番禺等地歸附林士弘，都派人召唤丘和，丘和開始不知隋朝已亡，都没有答應。林邑以西各國，都派人贈送明珠、文犀、金寶等物品給丘和，富有與帝王相等。蕭銑貪圖利益，派甯長真率領百越兵衆渡海侵犯丘和，丘和派高士廉率領交、愛首領抵抗，甯長真敗退逃跑，境内得到了保全，郡中立碑歌頌他的功德。恰巧過去的驍果從江都返回，詢問纔知道隋朝滅亡，就獻州歸順了蕭銑。

及銑平，和以海南之地歸國。詔使李道裕即授上柱國、譚國公、交州總管。和遣司馬高士廉奉表請入朝，詔許之。高祖遣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爲之興，引入卧内，語及平生，甚歡，奏《九部樂》以饗之，拜左武候大將軍。和時年已衰老，乃拜稷州刺史，以是本鄉，令自怡養。九年，除特進。貞觀十一年卒，年八十六，贈荆州總管，謚曰襄，賜東園秘器，陪葬獻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惟行恭知名。

待到蕭銑平定，丘和獻海南之地歸附國家。下詔使李道裕就地授任他爲上柱國、譚國公、交州總管。丘和派司馬高士廉奉表請求入朝，下詔允許。高祖派他的兒子丘師利迎接。待到拜見，高祖爲他而起身，請入卧室内，談到平生，很歡樂，演奏《九部樂》用來犒勞他，授任左武候大將軍。丘和當時已經衰老，就授任稷州刺史，因爲是家鄉，讓他安適保養。九年，任特進。貞觀十一年逝世，終年八十六歲，追贈荆州總管，謚號稱襄，賜給專用棺木，陪葬獻陵。有子十五人，大都做到大官，衹有丘行恭知名。

丘行恭　丘神勣

行恭善騎射，勇敢絶倫。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於岐、雍間，有衆一萬，保故郿城，百姓多附之，群盗不敢入境。初，原州奴賊數萬人圍扶風郡，太守竇璡堅守，經數月，賊中食盡，野無所掠，衆多離散，投行恭者千餘騎。行恭遣其酋渠説諸奴賊共迎義軍。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負米麥，持牛酒，自詣賊營，奴帥長揖，

丘行恭善於騎馬射箭，非常勇敢没人能比。大業末年，和兄長丘師利在岐、雍之間，聚集兵馬，擁有一萬人，據守故郿城，百姓大多依附他們，群盗不敢進入境内。當初，原州奴僕叛賊幾萬人圍困扶風郡，太守竇璡堅守，經過幾個月，賊兵糧食用完，野外没什麽可搶掠的，人馬多數離散，有一千多騎兵投奔了丘行恭。丘行恭派他們的首領勸説那些奴軍共同迎奉義軍。丘行恭又率領五百人，都背着糧食，帶着牛肉和酒，親自

行恭手斬之，謂其衆曰："汝等并是好人，何因事奴爲主，使天下號爲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率其衆與師利共謁太宗于渭北，拜光禄大夫。從平京城，討薛舉、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皆立殊勳，授左一府驃騎，賞賜甚厚。隱太子之誅也，行恭以功遷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嫡兄争葬所生母，爲法司所劾，除名。因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累除右武候將軍。高宗嗣位，歷遷右武候大將軍、冀陝二州刺史，尋請致仕，拜光禄大夫。麟德二年卒，年八十，贈荆州都督，謚曰襄，賜温明秘器，陪葬昭陵。

行恭性嚴酷，所在僚列皆懾憚之，數坐事解免。太宗每思其功，不逾時月復其官。初，從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虚實强弱，乃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惟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爲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子神勣，嗣聖元年，爲左金吾將軍，則天使於巴州害章懷太子，既而歸罪於神勣，左遷疊州刺史。尋復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深見親委。嘗受詔鞫獄，與周興、來俊臣等俱號爲酷吏。尋以罪伏誅。神龍初，禁錮其子孫。

和少子行掩，高宗時爲少府監。

前往賊營，奴軍首領長拜行禮，丘行恭親手斬殺了他，對其他人説："你們都是好人，爲什麽認奴作主，被天下人稱作奴賊。"衆人都跪下説："願意改正尊奉您。"丘行恭率兵衆和丘師利一起到渭北拜見太宗，授任光禄大夫。跟隨平定京城，討伐薛舉、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都立下很大功勞，授任左一府驃騎，賞賜很豐厚。隱太子被誅殺時，丘行恭因功升任左衛將軍。貞觀年間，因和嫡兄争葬所生母，被司法部門彈劾，除去名籍。後因跟隨侯君集平定高昌，封爲天水郡公，多次授任後爲右武候將軍。高宗繼位，歷任右武候大將軍、冀陝二州刺史，不久請求退休，被授任光禄大夫。麟德二年逝世，終年八十歲，追贈荆州都督，謚號稱襄，賜給專用棺木葬器，陪葬昭陵。

丘行恭性情嚴酷，任職之處的同僚官吏都害怕他，屢次因事故被免職。太宗常念他有功，過不了幾個月就又恢復了他的官職。當初，跟隨討伐王世充，正在邙山上交戰，太宗想知道敵軍虚實强弱，就和幾十名騎兵衝入敵營，直衝出敵軍的背後，所向無敵，没人敢抵擋他的鋭勢，殺死殺傷很多敵人。接着被長堤阻擋，和其他騎兵失散了，衹有丘行恭單獨跟隨。不久敵人數名精强騎兵追上太宗，發箭射中太宗的馬，丘行恭就調轉馬頭射敵人，發箭無不射中，剩下的賊兵不敢再向前，然後下馬給馬拔下箭，把自己的馬獻給太宗。丘行恭在太宗馬前拿着長刀步行，大喊大跳，斬殺了多人，衝出敵陣，得以回到大軍中。貞觀年間，下詔令在石上雕刻人馬像丘行恭拔箭的形狀，立在昭陵的闕前。

子名神勣，嗣聖元年，任左金吾將軍，則天派他去巴州害章懷太子，隨後歸罪於丘神勣，降爲疊州刺史。不久又召入任左金吾衛大將軍，很被親近信任。曾接受詔命審訊刑獄，和周興、來俊臣等人都被稱爲酷吏。不久因罪處以死刑。神龍初年，禁錮了他的子孫。

丘和小兒子丘行掩，高宗時任少府監。

許紹 許力士 許欽寂

許紹，字嗣宗，本高陽人也，梁末徙于周，因家于安陸。祖弘，父法光，俱爲楚州刺史。

元皇帝爲安州總管，故紹兒童時得與高祖同學，特相友愛。大業末，爲夷陵郡通守。是時盜賊競起，紹保全郡境，流户自歸者數十萬口，開倉賑給，甚得人心。及江都弑逆，紹率郡人大臨三日，仍以郡遥屬越王侗。

王世充篡位，乃率黔安、武陵、澧陽等諸郡遣使歸國，授硤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降敕書曰："昔在子衿，同游庠序，博士吴琰，其妻姓仇，追想此時，宛然心目，荏苒歲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莅岳州；渡遼之時，伯裔又同戎旅。安危契闊，累葉同之，其間游處，觸事可想。雖盧綰與劉邦同里，吴質共曹丕接席，以今方古，何足稱焉。而公追硯席之舊歡，存通家之曩好，明鑒去就之理，洞識成敗之機。爰自荆門，馳心絳闕，綏懷士庶，糾合賓僚，逾越江山，遠申誠款。覽此忠至，彌以慰懷。"

及蕭銑將董景珍以長沙來降，命紹率兵應之。以破銑功，拜其子智仁爲温州刺史，委以招慰。時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圍硤州，紹縱兵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乘大艦泝江入硤，與開州賊蕭闍提規取巴、蜀。紹遣智仁及録事參軍李弘節、子婿張玄静追至西陵硤，大破之，生擒普環，收其船艦。江南岸有安蜀城，與硤州相對，次東有荆門城，皆險峻，銑并以兵鎮守。紹遣智仁及李弘節攻荆門鎮，破之。高祖大悦，下制褒美，許以便宜從事。

紹與王世充、蕭銑疆界連接，紹

許紹，字嗣宗，原是高陽人，梁朝末年遷移到周，就在安陸安家。祖父許弘，父親許法光，都任過楚州刺史。

元皇帝任安州總管，所以許紹兒童時能和高祖在一起學習，特别友愛。大業末年，許紹任夷陵郡通守。這時盜賊競相興起，許紹保全郡地，流亡人户自願歸依的有數十萬口，開倉救濟，很得人心。到江都政變弑殺了皇帝後，許紹率領郡人哭吊三天，還是以郡遥屬越王楊侗。

王世充篡位，許紹於是統管黔安、武陵、澧陽等郡并派使者歸順國家，被授任爲硤州刺史，封爲安陸郡公。高祖降下敕書説："過去作學子時，一起在學校游學，博士吴琰，他妻子姓仇，追想那個時候，仿佛就在眼前，歲月荏苒，於是變成了多年的記憶。而且我家人在安州任官時，公家就在岳州任官；東征渡遼時，兄弟子侄又同在軍旅。安危離合，幾代共同承受，其間交游相處，可以隨事追憶。即使盧綰與劉邦同鄉，吴質和曹丕共席，用今比古，也都不足稱道了。而公追念往日一起學習時的歡樂，想念過去世代交誼之家的友情，明白去留的道理，深知成敗的機宜。身在荆門，心向朝廷，安撫士民百姓，糾集幕賓僚佐，跨越山河，從遥遠之地申明歸順誠心。看到這種至誠忠心，更能慰藉人心了。"

待到蕭銑的部將董景珍獻長沙城來投降，命令許紹率兵接應他。因打敗蕭銑的功勞，授任他兒子許智仁爲温州刺史，委托他招撫安慰的事宜。當時蕭銑派他的部將楊道生圍攻硤州，許紹出兵打敗了他。蕭銑又派他的部將陳普環乘大船從長江逆水進入硤境，和開州賊蕭闍提謀劃奪取巴、蜀。許紹派許智仁以及録事參軍李弘節、女婿張玄静追到西陵硤，大敗他們，生擒陳普環，收繳了艦船。長江南岸有座安蜀城，和硤州相對，在東面有座荆門城，都很險峻，蕭銑都派軍兵鎮守。許紹派許智仁及李弘節攻打荆門鎮，攻占了它。高祖很高興，下達制詔贊揚，允許他見機行事。

許紹和王世充、蕭銑的邊界相連，許紹的士

之士卒爲賊所虜者，輒見殺害。紹執敵人，皆資給而遣之，賊感其義，不復侵掠，闔境獲安。趙郡王孝恭之擊蕭銑也，復令紹督兵以圖荆州，會卒於軍，高祖聞而流涕。貞觀中，贈荆州都督。

嫡孫力士襲爵，官至洛州長史，卒。

子欽寂嗣，萬歲登封年爲夔州都督府長史。時契丹入寇，以欽寂兼龍山軍討擊副使，軍次崇州，戰敗被擒。其後，賊將圍安東，令欽寂説屬城之未下者。安東都督裴玄珪時在城下，欽寂謂之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謹守勵兵，以全忠節。"賊大怒，遂害之。則天下制褒美，贈蘄州刺史，謚曰忠。又授其子輔乾左監門衛中候，仍爲海東慰勞使，令迎其喪柩，以禮改葬。

輔乾，開元中官至光禄卿。

許欽明

欽寂弟欽明，少以軍功歷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封鹽山郡公。萬歲通天元年，授金紫光禄大夫、凉州都督。欽明嘗出按部，突厥默啜率衆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欽明至靈州城下，令説城中早降，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内有美醬乞二升，粱米乞二斗，墨乞一梃。"是時，賊營處四面阻泥河，惟有一路得入，欽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簡兵陳將，候夜掩襲，城中無悟其旨者，尋遇害。兄弟同年皆死王事，論者稱之。

許智仁

紹次子智仁，初，以父勛授温州刺史，封孝昌縣公。尋繼其父爲硤州刺史，後歷太僕少卿、凉州都督。貞

兵被賊兵俘虜的，往往被殺害。許紹捉到敵人，都給予資助後放回，賊兵被他的義氣所感動，不再侵犯掠奪，全境得到安定。趙郡王李孝恭攻打蕭銑時，又命令許紹率兵謀取荆州，恰巧在軍中逝世，高祖聽説後流淚。貞觀年間，追贈荆州都督。

嫡孫許力士承襲爵位，官做到洛州長史，去世。

子許欽寂繼嗣，萬歲登封年間任夔州都督府長史。當時契丹進犯，任命許欽寂兼任龍山軍討擊副使，軍隊停駐在崇州，戰敗被擒。後來，賊兵要包圍安東，命令許欽寂游説勸降屬城中未攻下的。安東都督裴玄珪當時在城下，許欽寂對他説："狂賊定要被上天責罰，滅亡衹在早晚，公衹要謹慎守衛勉勵士兵，以保全忠義名節。"賊大怒，就殺害了他。則天頒下制書贊揚他，追贈蘄州刺史，謚號稱忠。又授任他兒子許輔乾爲左監門衛中候，還任海東慰勞使，讓他迎接父親的靈柩，按禮儀改葬。

許輔乾，開元年間官做到光禄卿。

許欽寂弟弟許欽明，年輕時因軍功歷任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封爲鹽山郡公。萬歲通天元年，授任金紫光禄大夫、凉州都督。許欽明曾出外巡察境内，突厥默啜率數萬兵衆突然來到城下，許欽明抵抗交戰了很長時間，力盡被俘。賊帶許欽明來到靈州城下，讓他游説城中早早投降，許欽明大喊道："賊軍中都没有飲食了，城裏有美醬請給二升，粱米請給二斗，墨請給一梃。"這時，賊兵營地四面被泥河阻擋，衹有一條路可以進入，許欽明乞求這些物品是暗示城中，希望他們挑選軍兵調遣將士，等到夜裏偷襲，城中没有明白他意思的人，許欽明不久遇害。兄弟同一年爲國事而死，人們談論起來都很稱贊他們。

許紹次子名智仁，起初，因父親功勛任温州刺史，封爲孝昌縣公。不久接替他父親任硤州刺史，後來歷任太僕少卿、凉州都督。貞觀年間去

觀中卒。

世。

許圉師

紹少子圉師，有器幹，博涉藝文，舉進士。顯慶二年，累遷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三年，以修實録功封平恩縣公，賜物三百段。四遷，龍朔中爲左相。俄以子自然因獵射殺人，隱而不奏，又爲李義府所擠，左遷虔州刺史。尋轉相州刺史，政存寬惠，人吏刊石以頌之。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圉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節爲廉士，其寬厚如此。上元中，再遷户部尚書。儀鳳四年卒，贈幽州都督，陪葬恭陵，謚曰簡。

許紹的小兒子名圉師，有才幹器度，廣博涉獵藝文，考中進士科。顯慶二年，多次遷升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三年，因撰修實録的功勞封爲平恩縣公，賜物三百段。四次升任，龍朔年間任左相。不久因兒子許自然打獵時射死人，隱瞞没有奏報，又被李義府排擠，降任虔州刺史。不久改任相州刺史，政令寬厚仁惠，百姓官吏刻碑稱頌他。曾有官吏貪臟事情敗露，許圉師不讓追究，衹賜給清白詩用來刺激他，犯罪的人慚愧害怕，就改過自新成爲廉潔之士，他的寬厚就是這樣。上元年間，又升任户部尚書。儀鳳四年去世，追贈幽州都督，陪葬恭陵，謚號稱簡。

李襲志

李襲志，字重光，本隴西狄道人也；五葉祖景避地安康，復稱金州安康人也。周信州總管安康郡公遷哲孫也。父敬猷，隋台州刺史、安康郡公。

李襲志，字重光，原是隴西狄道人；五世祖李景因躲避災禍而移居到了安康，又稱是金州安康人。是周朝信州總管安康郡公李遷哲的孫子。父親李敬猷，任隋朝台州刺史、安康郡公。

襲志，初仕隋，歷始安郡丞。大業末，江外盜賊尤甚，襲志散家産，招募得三千人以守郡城。時蕭銑、林士弘、曹武徹等争來攻擊，襲志固守久之。後聞宇文化及弑逆，乃集士庶舉哀三日。有郡人勸襲志曰："公累葉冠族，久臨鄙郡，蠻夷畏威，士女悦服，雖曰隋臣，實我之君長。今江都篡逆，四海鼎沸，王號者非止一人，公宜因此時據有嶺表，則百越之人皆拱手向化，追踪尉佗，亦千載一遇也。"襲志厲聲曰："吾世樹忠貞，見危授命，今雖江都陷没，而宗社猶存，當與諸君戮力中原，共雪仇耻，豈可怙亂稱兵，以圖不義！吾寧蹈忠而死，不爲逆節而求生。尉佗愚鄙無識，何足景慕？"於是欲斬勸者，從衆議而止。襲志固守，經二年而無

李襲志，起初在隋朝做官，歷任始安郡丞。大業末年，江外盜賊尤其多，李襲志散發家産，招集到三千人來守衛郡城。當時蕭銑、林士弘、曹武徹等争相來進攻，李襲志堅守很長時間。後來得知宇文化及弑殺皇上，就招集士人百姓哀吊三日。有本郡人勸李襲志説："公世代是顯貴大族，長時間統管我們這個郡，蠻夷怕您的威嚴，成年男女高興服從，雖然稱爲隋朝之臣，實際是我們的君長。現在江都宇文化及篡位反叛，四海沸騰，稱王的不止一人，公應在這時候占據嶺表，那麼百越人都拱手向慕教化，走尉佗的路，也是千年一遇的機會。"李襲志嚴厲地説："我家世代以忠貞立名於世，我又臨危受命，現在雖然江都淪陷，而宗廟國家還在，正應和各位合力建功於中原，共同報仇雪耻，怎可以乘藉動亂起兵，幹不義的事！我寧願盡忠而死，也不做違背節義之事而求活。尉佗愚蠢卑鄙，没有見識，怎值得仰慕？"於是要殺了勸説的人，聽從大家的

援，卒爲蕭銑所陷，銑署爲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

建議而住手。李襲志堅守，經過兩年而没有援助，終於被蕭銑攻陷，蕭銑任用他爲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

武德初，高祖遣其子玄嗣齎書召之，襲志乃密説嶺南首領隨永平郡守李光度與之歸國。高祖又令間使齎書諭襲志曰："卿昔久在桂州，仍屬隋室運終，四方圮絶，率衆保境，未知所統。朕撫臨天下，志在綏育，眷彼幽遐，思沾聲教。况卿朕之宗姓，情異於常，一家弟侄，并立誠效公，又分遣首領，申諭諸州，情深奉國，甚副所望。卿之子弟，并據州縣，俱展誠績，每所嘉嘆，不能已已。令并入屬籍，著於宗正。"及蕭銑平，江南道大使、趙郡王孝恭授襲志桂州總管。武德五年入朝，授柱國，封始安郡公，拜江州都督。及輔公祏反，又以襲志爲水軍總管討平之，轉桂州都督。襲志前後凡任桂州二十八載，政尚清簡，嶺外安之。後表請入朝，拜右光禄大夫、行汾州刺史致仕，卒於家。

武德初年，高祖派他的兒子李玄嗣帶着書信召他，李襲志就暗中勸説嶺南首領跟隨永平郡守李光度一起歸附國家。高祖又命令間使帶上書信曉諭李襲志説："卿過去長時間在桂州，并且當時正處在隋朝氣運將終之時，四方斷絶，率領兵衆保全郡境，不知歸屬。朕撫馭天下，目的在於安撫養育百姓，念及那裏偏僻遥遠，想沾潤聲威和教化。况且卿與朕同一宗姓，情分不同於一般，一家兄弟子侄，都竭誠效奉國家，又分派首領，通告各州，對國深情，正符合我的期望。卿的子弟，全占有州縣，都展示了忠誠的實績，常常嘉獎贊嘆，不能自止。使都歸入李氏家族名籍，著録在宗正寺。"到蕭銑被平定，江南道大使、趙郡王李孝恭授任李襲志爲桂州總管。武德五年入京，授任柱國，封爲始安郡公，授任江州都督。到輔公祏反叛，又派李襲志任水軍總管討伐平定他，改任桂州都督。李襲志前後共在桂州任職二十八年，施政崇尚清簡，嶺外安定。後來上表請求入朝，授任右光禄大夫、任汾州刺史退休，在家中逝世。

李襲譽 李懷儼

襲志弟襲譽。襲譽，字茂實，少通敏有識度。隋末爲冠軍府司兵。時陰世師輔代王爲京師留守，所在盜賊蜂起，襲譽説世師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乃求外出募山南士馬，世師許之。既至漢中，會高祖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封安康郡公，仍令與兄襲志附籍於宗正。太宗討王世充，以襲譽爲潞州總管。時突厥與國和親，又通使於世充，襲譽掩擊，悉斬之。因委令轉運以餽大軍。

李襲志弟名襲譽。李襲譽，字茂實，從小聰明有見識。隋末任冠軍府司兵。當時陰世師輔佐代王爲京師留守，當時盜賊蜂起，李襲譽游説陰世師派兵占據永豐倉，分發糧食救濟窮困，拿出府庫的財物賞給戰士，發送檄文通知郡縣，同心討伐盜賊。陰世師不能采用，就請求外出招集山南人馬，陰世師允許了。到了漢中後，正值高祖平定長安，召他任太府少卿，封爲安康郡公，還把他和兄長李襲志的宗籍歸附宗正寺。太宗討伐王世充，派李襲譽任潞州總管。當時突厥同國家和親，又和王世充通使，李襲譽偷偷襲擊，全部斬殺了使者。隨後委派他負責轉運而給大軍供應糧餉。

後歷光禄卿、蒲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爲江南道巡察大使，

後來歷任光禄卿、蒲州刺史，改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任江南道巡察大使，多有罷免進升。

多所黜陟。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桑，襲譽乃引雷陂水，又築勾城塘，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召拜太府卿。襲譽性嚴整，所在以威肅聞。凡獲俸祿，必散之宗親，其餘資多寫書而已。及從揚州罷職，經史遂盈數車。嘗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羨於人。"尋轉涼州都督，加金紫光祿大夫，行同州刺史。坐在涼州陰憾番禾縣丞劉武，杖而殺之，至是有司議當死，制除名，流於泉州，無幾而卒。撰《五經妙言》四十卷、《江東記》三十卷、《忠孝圖》二十卷。

江都民俗喜好經商，不從事農耕紡織，李襲譽就疏引雷陂水，又修築勾城塘，灌溉農田八百多頃，老百姓獲得好處。召入任太府卿。李襲譽性情嚴肅，在職因威嚴聞名。凡得到的俸祿，必定分給同族親戚，剩下的錢財大多用來雇人抄書罷了。到從揚州免職返回時，經史書籍就裝滿數車了。曾對子孫說："我在京城附近有賞賜的田地十頃，耕種它可以够吃；河內有賞賜的桑樹一千棵，用它養蠶可以足够穿衣；在江東抄寫的書籍，讀了它可以求得官職。我死了以後，你們衹要能勤奮從事這三件事，也沒有什麼可羨慕別人的了。"不久改任涼州都督，加授金紫光祿大夫，任同州刺史。因在涼州時和番禾縣丞劉武有私怨，用杖打死了他，到這時被有關部門處以死罪，下制詔除去名籍，流放到泉州，沒過多久就去世了。撰著《五經妙言》四十卷、《江東記》三十卷、《忠孝圖》二十卷。

兄子懷儼，頗以文才著名。歷蘭臺侍郎，受制檢校寫四部書進內，以書有污，左授郢州刺史。後卒于禮部侍郎。

兄子名懷儼，因文才而著名。歷任蘭臺侍郎，受命檢校抄寫四部書進呈宮內，因書上有污濁，降任郢州刺史。後來在禮部侍郎任上逝世。

姜謩　姜行本　姜簡　姜晞

姜謩，秦州上邽人。祖真，後魏南秦州刺史。父景，周梁州總管、建平郡公。

姜謩，秦州上邽人。祖父姜真，後魏時任南秦州刺史。父親姜景，在周代任梁州總管、建平郡公。

謩，大業末爲晉陽長，會高祖留守太原，見謩深器之。謩退謂所親曰："隋祚將亡，必有命世大才，以應圖籙，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觀之，必爲撥亂之主。"由是深自結納。及大將軍府建，引爲司功參軍。從平霍邑，拔絳郡，監督大軍濟河。時兵士爭渡，謩部勒諸軍，自昏至曉，六軍畢濟，高祖稱嘆之。平京城，除相國兵曹參軍，封長道縣公。

姜謩，大業末年任晉陽長，正值高祖留守太原，見到姜謩非常器重。姜謩退下對所親近的人說："隋朝國運將喪失，必定有治世大才，來應天命圖籙，唐公有霸王的氣度，以我看來，必定是撥亂反正的君主。"從此深深相交依托。到建立大將軍府時，援引他任司功參軍。跟隨平定霍邑，攻下絳郡，監督大軍渡黃河。當時士兵爭着渡河，姜謩部署約束各軍，從黃昏到天明，六軍全部渡完，高祖稱贊嘆服他。平定了京城，姜謩任相國兵曹參軍，被封爲長道縣公。

時薛舉寇秦、隴，以謩西州之望，詔於隴右安撫，承制以便宜從事。謩將行，奏曰："天人之望，誠有所歸，願早膺圖籙，以寧兆庶。老

當時薛舉進犯秦、隴，因姜謩是西州的豪門望族，下詔讓他去隴右安撫，稟承皇帝旨意，可以見機行事。姜謩準備出發，上奏說："上天與下民的期望，確實有所歸屬，希望早早受圖籙，

夫犬馬暮齒，恐先朝露，得一睹升紫殿，死無所恨。”高祖大悦。謩與竇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二郡。軍次長道，與薛舉相遇，軌輕敵，爲舉所敗。徵謩還京，拜員外散騎常侍。及平薛仁杲，拜謩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凉州之路，近爲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静之。”謩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尋轉隴州刺史。七年，以老疾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謚曰安。

子行本，貞觀中爲將作大匠。太宗修九成、洛陽二宫，行本總領之，以勤濟稱旨，賞賜甚厚。有所游幸，未嘗不從。又轉左屯衛將軍。時太宗選趫捷之士，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以充仗内宿衛，名爲“飛騎”，每游幸，即騎以從，分隸於行本。

及高昌之役，以行本爲行軍副總管，率衆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其處有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德而去。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璽書勞之曰：“攻戰之重，器械爲先，將士屬心，待以制敵。卿星言就路，躬事修營，干戈纔動，梯衝暫臨，三軍勇士，因斯樹績，萬里逋寇，用是克平。方之前古，豈足相况。”及還，進封金城郡公，賜物一百五十段、奴婢七十人。十七年，太宗將征高麗，行本諫以爲師未可動，太宗不從。行本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太宗賦詩以悼之，贈左衛大將軍、郕國公，謚曰襄，陪葬昭陵。

子簡嗣，永徽中，官至安北都護，卒。

使億萬百姓安定。臣已年老了，恐怕要先死去，能有幸見到您登上帝位，死後也没遺憾。”高祖很高興。姜謩和竇軌出了散關，拿下河池、漢陽二郡。軍隊駐扎在長道，和薛舉相遇，竇軌輕敵，被薛舉打敗。召姜謩回京，授任員外散騎常侍。等平定了薛仁杲，任姜謩爲秦州刺史，高祖對他説：“衣錦還鄉，是古人所崇尚的；現在把家鄉之州授予您，用來報答您的開創之功。凉州這條路，近來戰亂梗塞，應當大展謀略，使它安定。”姜謩到任，用恩德信義安撫，州裏人互相説：“我們又見到太平官府了。”盜賊都來自首歸順，士人百姓安定。不久改任隴州刺史。七年，因年老有病離職。貞觀元年去世，追贈岷州都督，謚號稱安。

子名行本，貞觀年間任將作大匠。太宗修建九成、洛陽二宫，姜行本統領負責，因勤勉有成就符合旨意，賞賜很多。凡皇上出游巡幸，没有不隨從的。又改任左屯衛將軍。當時太宗選擇敏捷有力的兵士，穿五色衣袍，騎乘六閑馬，直屯營使充作仗内宿衛，名叫“飛騎”，每次出游巡幸，就帶飛騎隨從，隸屬姜行本分管。

到高昌戰役時，使姜行本任行軍副總管，率兵先走伊州路，距離柳谷一百多里處，依山建造進攻器械。那裏有班超的記功碑，姜行本磨掉上面的文字，重新刻上頌揚國威功德的文字後離開。就和侯君集進攻平定了高昌，皇上頒下璽書慰勞説：“攻戰的重點，器械是先導，將士注目於它，靠這來制服敵人。卿出使上路，親自從事修建營造，戰役剛一發動，雲梯衝車就用上，三軍勇士，因此建樹功業，萬里逃亡之敵，因此被平定。拿古代來看，怎能相比。”等到返回，進封爲金城郡公，賜物一百五十段、奴婢七十人。十七年，太宗準備征討高麗，姜行本勸諫認爲軍隊不能出動，太宗不聽。姜行本跟到蓋牟城，被亂箭射中去世，太宗賦詩來悼念他，追贈左衛大將軍、郕國公，謚號稱襄，陪葬昭陵。

子姜簡繼嗣，永徽年間，官做到安北都護，去世。

子晞嗣，開元初左散騎常侍。

子姜晞繼嗣，開元初年任左散騎常侍。

姜柔遠

簡弟柔遠，美姿容，善於敷奏。則天時，至左鷹揚衛將軍、通事舍人、内供奉。

姜簡的弟弟姜柔遠，姿態容貌優美，善於陳述奏進。則天時，官做到左鷹揚衛將軍、通事舍人、内供奉。

姜皎　姜晦　姜慶初

柔遠子皎，長安中，累遷尚衣奉御。時玄宗在藩，見而悦之。皎察玄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尋出爲潤州長史。玄宗即位，召拜殿中少監。數召入卧内，命之捨敬，曲侍宴私，與后妃連榻，間以擊球鬥鷄，常呼之爲姜七而不名也。兼賜以宫女、名馬及諸珍物不可勝數。玄宗又嘗與皎在殿庭玩一嘉樹，皎稱其美，玄宗遽令徙植於其家，其寵遇如此。及竇懷貞等潛謀逆亂，玄宗將討之，皎協贊謀議，以功拜殿中監，封楚國公，實封四百户。玄宗以皎在藩之舊，皎又有先見之明，欲宣布其事，乃下敕曰：

姜柔遠子名皎，長安年間，多次升任做到尚衣奉御。當時玄宗尚在藩邸，見到他後很喜歡。姜皎觀察玄宗有非同常人的氣度，尤其傾心交結。不久出任潤州長史。玄宗即位，召入授任殿中少監。多次召入卧室内，讓他丢開恭敬禮貌，陪侍私宴，與后妃同榻而坐，間或擊球鬥鷄，常叫他姜七而不直呼其名。并賜給宫女、名馬以及各種珍貴物品不可計數。玄宗又曾經與姜皎在殿庭中賞玩一株好樹，姜皎稱贊那樹美，玄宗馬上命人移植到他家中，他被寵信禮遇就是這樣。到竇懷貞等人暗中圖謀叛亂時，玄宗準備討伐他們，姜皎協同贊助密議，因功授任殿中監，封爲楚國公，實封四百户。玄宗因姜皎是自己做藩王時的舊友，姜皎又有先見之明，要宣布這件事，於是下敕説：

> 朕聞士之生代，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其本也。若乃移孝成忠，策名委質。命有太山之重，義徇則爲輕；草有疾風之力，節全則知勁。况君臣之相遇，而故舊之不遺乎！銀青光禄大夫、殿中監、楚國公姜皎，簪紱聯華，珪璋特秀。寬厚爲量，體静而安仁；精微用心，理和而專直。往居藩邸，潛款風雲，亦由彭祖之同書，子陵之共學。朕常游幸于外，至長楊、鄠杜之間，皎於此時與之累宿，私謂朕曰："太上皇即登九五，王必爲儲副。"凡如此者數四，朕叱而後止。寧知非僕，雖玩於鄧晨；可收護軍，遂呵於朱祐。皎復言於朕兄弟及諸駙馬

> 朕聽説士人生長在世，最根本的是先要事奉雙親，然後再事奉君主，最後修身立業，這是最基本的做人道理。衹有這樣纔能轉孝成忠，執禮出仕。性命有泰山之重，和殉義相比就很輕了；草有抵擋勁風之力，與盡節相比就顯得無力了。何况君臣的相互知遇，故人的舊情不能遺忘啊！銀青光禄大夫、殿中監、楚國公姜皎，顯貴榮耀，品德出衆。寬宏大量，心静而安守仁道；用心精微，仁和而爽直專一。以往居處藩邸時，他附會風雲悄悄進獻忠心誠意，就像彭祖與帝堯共讀，嚴子陵與光武帝同學。朕經常出外游歷，往來於長楊、鄠杜之間，姜皎此時與我多次同宿，私下對朕説："太上皇登上帝位後，大王定會做儲王。"像這樣的話説過多次，朕叱責他之後纔住嘴。終知他并非僕隸之才，即使與鄧晨開玩笑；可收禁護軍，因此纔呵叱朱祐。姜皎又同朕的兄弟以

等，因聞徹太上皇，太上皇遽奏於中宗孝和皇帝。尋遣嗣虢王邕等鞫問，皎保護無怠，辭意轉堅。李通之讖記不言，田叔之髡鉗罔憚。仍爲宗楚客、紀處訥等密奏，請投皎炎荒。中宗特降恩私，左遷潤州長史。讒邪每構，忠懇逾深，戴于朕躬，憂存王室。以爲天且有命，預睹成龍之徵；人而無禮，常懷逐鳥之志。游辭枉陷，旋罹貶斥；嚴憲將及，殆見誅夷。履危本於初心，遭險期於不貳，雖禍福之際昭然可圖，而艱難之中是所繫賴。洎朕祗膺寶位，又共翦奸臣，拜以光寵，不忘撝挹，敬愛之極，神明所知。造膝則曾莫詭隨，匪躬則動多規諫，補朕之闕，斯人孔臧。而悠悠之談，嗷嗷妄作，醜正惡直，竊生於謗，考言詢事，益亮其誠。昔漢昭帝之保霍光，魏太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幾於此。矧夫否當其悔，則滅宗毀族，朕負之必深；泰至其亨，則如山如河，朕酬之未補。豈流言之足聽，而厚德之遂忘，謀始有之，圖終可也。宜告示中外，咸令知悉。

及各位駙馬等人説到，因此傳揚到太上皇處，太上皇馬上奏明中宗孝和皇帝。不久派嗣虢王李邕等人審問，姜皎不懈保護，言辭變得更加堅定。像李通一樣心知天命讖言却牢記不説，像田叔一般寧願自受髡鉗之刑却不畏懼。并被宗楚客、紀處訥等人密報，請求將姜皎發配到荒凉遠地。中宗特别開恩寬恕，降任潤州長史。奸人每每編造讒言，姜皎誠懇忠心則更加深重，擁戴朕本人，而更憂念王室。朕以爲天命有常，預先便可觀察出成龍帝王的徵兆；人若無禮，就常存驅逐鳥獸之心。浮而不實的誣陷，使他不久又遭到貶斥；并將受到嚴厲刑罰的處治，險些就被誅殺。步入危難本是始料所及，而遭遇危險則期望他不離心，雖禍福之事命中注定，但艱難之中還要有所依賴。等到朕登上皇位，又共同剪滅奸臣，他被授以光耀榮寵之職，他却不忘謙退，敬愛至極，神明共知。朕親近他，他仍不曾放肆譎詐，盡職盡責不顧自身而每每規諫，彌補朕的過失，這人非常之善。而那些庸俗的談論，衆聲嘈雜妄加發作，厭惡并詆毁正直之士，私下生出誹謗之詞，考察其言追詢舊事，更加顯示出他的真誠。過去漢昭帝擔保霍光，魏太祖證明程昱，朕即使無才德，還是希望做到這一點。况且這事如遇不順自當處罪，那麽會毁滅宗族，朕辜負他必定很深；好運到來則亨通，那麽會如山如河，朕酬謝他却未得補報。難道流言可以聽從，而忘掉他的大恩大德，如果謀劃有善始，那麽也應該能够善終。現應宣告内外，都令人知曉。

尋遷太常卿，監修國史。弟晦，又歷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兄弟當朝用事。侍中宋璟以其權寵太盛，恐非久安之道，屢奏請稍抑損之。開元五年下敕曰："西漢諸將，多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并以優閑自保。觀夫先後之迹，吉凶之數，較然可知，良有以也。太常卿、上柱國、楚國公、

不久升任太常卿，監修國史。弟弟姜晦，又歷任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兄弟當朝有權。侍中宋璟認爲他們權位寵遇過分，恐怕不是長久安寧之道，多次奏請逐漸壓抑他們。開元五年下敕説："西漢開國諸將，多因權勢貴寵未能保全；南陽創業故友，都因閑逸不做事而自我保全。觀察前後的事迹，吉凶運數，明顯可知，確有道理。太常卿、上柱國、楚國公、監修國史姜皎，

監修國史姜皎，衣纓奕代，忠讜立誠，精識比於橋玄，密私方於朱祐。朕昔在藩邸，早申款洽，當謂我以不遺，亦起予以自愛。及膺大位，屢錫崇班，茅土列爵，山河傳誓，備蒙光寵，時冠等夷。朕每欲戒盈，用克終吉。未若避榮公府，守靖私第，自弘高尚之風，不涉囂塵之境，沐我恩貸，庇爾子孫。宜放歸田園，以恣娛樂。”又遷晦爲宗正卿，以去其權。久之，皎復起爲秘書監。

十年，坐漏泄禁中語，爲嗣濮王嶠所奏，敕中書門下究其狀。嶠即王守一之妹夫，中書令張嘉貞希守一意，構成其罪，仍奏請先决杖配流嶺外。下制曰：“秘書監姜皎，往屬艱難，頗效誠信，功則可録，寵是以加。既忘滿盈之誡，又虧静慎之道，假説休咎，妄談宫掖。據其作孽，合處極刑，念兹舊勛，免此殊死。宜决一頓，配流欽州。”皎既决杖，行至汝州而卒，年五十餘。皎之所親都水使者劉承祖，配流雷州，自餘流死者數人。時朝廷頗以皎爲冤，而咎嘉貞焉，源乾曜時爲侍中，不能有所持正，論者亦深譏之。玄宗復思皎舊勛，令遞其柩還，以禮葬之，仍遣中使存問其家。十五年，追贈澤州刺史。晦坐皎左遷春州司馬，俄遷海州刺史，卒。

天寶六載，授皎男慶初等官。七載，贈皎吏部尚書，仍贈實封二百户以充享祀。慶初襲封楚國公。慶初生未晬，玄宗許尚公主，後淪落二十餘年。李林甫爲相，當軸用事，林甫即皎之甥，從容奏之，故驟加恩命。天寶十載，詔慶初尚新平公主，授駙馬都尉。永泰元年，拜太常卿。

累世仕宦，忠直誠懇，精深的見識可比橋玄，親密的私交可比朱祐。朕過去在藩邸時，他早早呈獻忠心，自當認爲我不遺棄他，也啓發我自覺振奮。等到登上帝位，多次賜予高位，封土封爵，山河傳誓，備受榮寵，一時超過同輩。朕時常想要戒備過分，以此能求得始終吉利。不如退避榮歸公府，保持平安於私宅，自我弘揚高尚的風操，不涉足喧囂塵埃的境地，承受我皇家的恩德寬大，保佑你的子孫。應放回田園，使縱情娛樂。”又轉任姜晦爲宗正卿，以便解除他的權力。過了好長時間，又起用姜皎任秘書監。

十年，因泄露宫中談話獲罪，被嗣濮王李嶠所奏，下敕中書門下追究這事的情狀。李嶠就是王守一的妹夫，中書令張嘉貞迎合王守一的意思，構織成他的罪狀，并奏請先處以杖刑而後流放嶺外。下制誥説：“秘書監姜皎，以往正值艱難之時，表現得很忠誠信實，功勞可嘉，因此加以榮寵。過後忘記了滿盈的警戒，又虧損謹慎寧静的常道，胡言吉凶，妄談宫中之事。根據他的作孽，應處以死刑，念及他過去的功勞，免於斬首刑罰。可杖打一頓，發配流放欽州。”姜皎處杖刑以後，走到汝州後去世，終年五十多歲。與姜皎親近的都水使者劉承祖，發配流放雷州，其餘流放而死者數人。當時朝廷中人都認爲姜皎是冤枉的，而歸咎於張嘉貞，源乾曜當時正任侍中，不能有所糾正，議論者也深加譏刺他。玄宗又念及姜皎過去的功勞，派人把他的靈柩遞送回京，依禮安葬，還派宦官撫慰他的家屬。十五年，追贈澤州刺史。姜晦受姜皎牽連而降爲春州司馬，不久升任海州刺史，去世。

天寶六年，授任姜皎子姜慶初等人官職。七年，追贈姜皎吏部尚書，還追贈實封二百户使充作供奉祭祀。姜慶初承襲封爵楚國公。姜慶初出生未滿周歲，玄宗許諾他娶公主，後來淪落二十多年。李林甫任宰相，當朝掌權，李林甫就是姜皎的外甥，從容上奏此事，所以屢次加授恩命。天寶十年，下詔命姜慶初娶新平公主爲妻，授任駙馬都尉。永泰元年，授任太常卿。

史臣曰：或問屈突通盡忠於隋而功立於唐，事兩國而名愈彰者，何也？答云，若立純誠，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寧限於兩國爾！被稠桑之擒，臨難無苟免；破仁杲之衆，臨財無苟得，君子哉！任瓌、丘和、許紹、李襲志咸遇真主，得爲故人，或叙舊立功，或率衆歸國，尋其履迹，皆有可稱。襲志爲政，襲譽訓子，庶幾弘遠矣。姜謩恩信，有能官之譽；行本勤濟，多克敵之功。皎雖故舊，恩倖不倫，雖嘉貞致冤，亦冒寵自援，豈非無德而禄，福過災生之驗歟！任瓌縱妒妻無禮，任親戚求財，丘和進食邀幸，皆無取焉。

史臣曰：有人問屈突通又對隋朝盡忠又能在唐朝立功，事奉兩國而名聲却更加顯揚，爲什麽呢？回答説，如果立身忠純誠信，遇上明主，一人一心是可以事奉百位君主的，哪祇限於兩國呢！他在稠桑被擒獲，面對危難不苟且求生；又打敗薛仁杲的軍隊，面對財寶不自私搶奪，真是君子啊！任瓌、丘和、許紹、李襲志全都遇上了真正的君主，得以成爲故舊，有的叙舊情立新功，有的率領衆人歸順國家，探尋他們的事迹經歷，都有可以稱道的地方。李襲志理政，李襲譽教子，差不多可以弘揚遠大了。姜謩施恩惠重信義，有能幹官員的稱譽；姜行本勤勉有成就，打敗敵人的功勞很多。姜皎雖爲故人舊交，受皇恩寵幸得不成樣子，雖然張嘉貞製造冤屈，但也是因仗寵自取，難道不是無德而受禄，福過而生災的驗證嗎！任瓌放縱妒悍之妻毫無禮數，聽憑親戚索取財物，丘和進獻膳食求取恩寵，都不足取。

贊曰：屈突守節，求仁得仁。諸君遇主，不足擬倫。

贊曰：屈突通守節，追求仁義也得到了仁義。各位君子遇上明主，却不能够比擬等齊。

舊唐書卷六十

列傳第十

宗室

太祖諸子 代祖諸子

永安王李孝基

永安王孝基，高祖從父弟也。父璋，周梁州刺史，與趙王祐謀殺隋文帝，事泄被誅，高祖即位，追封畢王。

孝基，武德元年封永安王，歷陝州總管、鴻臚卿，以罪免。二年，劉武周將宋金剛來寇汾、澮。夏縣人吕崇茂殺縣令，舉兵反，自稱魏王，請援於武周。復以孝基爲行軍總管討之，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内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悉隸焉。武周遣其將尉遲敬德潛援崇茂，大戰於夏縣，王師敗績，孝基與唐儉等皆没於賊。後謀歸國，爲武周所害，高祖爲之發哀，廢朝三日，賜其家帛千匹。賊平，購其尸不得，招魂而葬之，贈左衛大將軍，謚曰壯。

無子，以從兄韶子道立爲嗣，封高平郡王。九年，降爲縣公。永徽

永安王李孝基，是高祖的從父弟。父名璋，在周朝任梁州刺史，和趙王李祐謀殺隋文帝，事情泄露被處死，高祖即位，追封爲畢王。

李孝基，在武德元年封爲永安王，歷任陝州總管、鴻臚卿，因罪免職。二年，劉武周部將宋金剛進犯汾、澮。夏縣人吕崇茂殺了縣令，起兵反叛，自稱魏王，向劉武周請求援助。朝廷又任李孝基爲行軍總管討伐他，當時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内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都隸屬於他。劉武周派他手下的將領尉遲敬德暗中援助吕崇茂，在夏縣大戰，官軍大敗，李孝基和唐儉等都淪陷賊中。後來謀劃逃回京城，被劉武周殺害，高祖爲他發喪，停止朝會三天，賜給他家一千匹帛。叛賊平定，以重金求取他的尸體没得到，招魂後安葬，追贈左衛大將軍，謚號爲壯。

李孝基没有兒子，讓從兄李韶之子李道立繼嗣，封爲高平郡王。九年，降爲縣公。永徽初

初，卒於陳州刺史。

年，在陳州刺史任上去世。

淮安王李神通 李孝察 李孝同 李孝慈 李孝友 李孝節 李孝義

淮安王神通，高祖從父弟也。父亮，隋海州刺史，武德初追封鄭王。

淮安王李神通，是高祖的從父弟。父名亮，在隋朝任海州刺史，武德初年追封爲鄭王。

神通，隋末在京師。義師起，隋人捕之，神通潛入鄠縣山南，與京師大俠史萬寶、河東裴勣、柳崇禮等舉兵以應義師，遣使與司竹賊帥何潘仁連結。潘仁奉平陽公主而至，神通與之合勢，進下鄠縣，衆逾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史萬寶爲副，裴勣爲長史，柳崇禮爲司馬，令狐德棻爲記室。高祖聞之大悦，授光禄大夫。從平京師，拜宗正卿。

李神通，隋朝末年在京城。義軍興起，隋朝人收捕他，李神通躲進鄠縣山南，和京城大俠史萬寶、河東裴勣、柳崇禮等人起兵響應義軍，派使者和司竹賊帥何潘仁聯係交往。何潘仁奉戴平陽公主前來，李神通同他的兵力會合，進攻并拿下鄠縣，兵衆超過一萬人。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任史萬寶爲副總管，裴勣爲長史，柳崇禮爲司馬，令狐德棻爲記室。高祖知道了很高興，授任他爲光禄大夫。跟隨義軍平定京城，授任宗正卿。

武德元年，拜右翊衛大將軍，封永康王，尋改封淮安王，爲山東道安撫大使。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進兵躡之，至聊城。會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受。其副使黄門侍郎崔幹勸納之，神通曰：“兵士暴露已久，賊計窮糧盡，克在旦暮，正當攻取，以示國威，散其玉帛，以爲軍賞。若受降者，吾何以藉手乎？”幹曰：“今建德方至，化及未平，兩賊之間，事必危迫。不攻而下之，此勛甚大。今貪其玉帛，敗無日矣！”神通怒，囚幹于軍中。既而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拒戰。神通督兵薄而擊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而上，神通心害其功，因止軍不戰，君德大詬而下，城又堅守。神通乃分兵數千人往魏州取攻具，中路復爲莘人所敗，竇建德軍且至，遂引軍而退。後二日，化及爲建德所虜，賊勢益張，山東城邑多歸建德。神通兵漸散，退保黎陽，依徐勣，俄爲建德所陷。及建德敗，復授河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從太宗平劉

武德元年，授任右翊衛大將軍，封爲永康王，不久改封淮安王，任山東道安撫大使。在魏縣攻打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抵擋不住，向東逃到聊城。李神通派兵跟踪其後，到達聊城。正碰上宇文化及糧食用盡請求投降，李神通不接受。他的副使黄門侍郎崔幹勸他接納，李神通説：“軍兵暴露野外已有很長時間了，賊没有辦法糧食也用盡了，打敗他衹在早晚之間，正應當攻取，用來顯示國威，也可散發掉他們手裏的玉帛，作爲軍士的犒賞。如果接受他投降，我拿什麽進行犒賞呢？”崔幹説：“現在竇建德剛剛來到，宇文化及尚未平定，我們處在兩賊之間，形勢必定危險。不攻而拿下它，這功勞很大。現在貪圖他的玉帛財物，失敗之期恐怕没幾天了！”李神通大怒，把崔幹囚禁在軍中。隨後宇文士及從濟北運來糧餉，宇文化及的軍隊漸漸振作，於是再次對抗交戰。李神通督令兵士逼近城下而攻打，貝州刺史趙君德攀着城墻上去了，李神通心中忌妒他立功，就制止軍士不再攻打，趙君德大駡而退下，城上再次堅守。李神通就分兵數千人到魏州取攻城器械，半路又被莘人打敗，竇建德軍將要到來，於是率軍後退。過了兩天，宇文化及被竇建德俘虜，賊兵勢力更大，山東城邑大多歸附了竇建德。李神通手下的兵士逐漸逃離，退守黎

黑闥，遷左武衛大將軍。

陽，依附徐勣，不久他也落入竇建德手裏。竇建德失敗以後，又授任他爲河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跟隨太宗平定劉黑闥，升任左武衛大將軍。

貞觀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户。時太宗謂諸功臣曰："朕叙公等勛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自言。"神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兵先至，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没；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勛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功居第一。叔父于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勛臣同賞耳。"

貞觀元年，授任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户。當時太宗對各功臣說："朕比較你們的功勞，按等封邑，恐怕不能很公允，各人自己説説。"李神通説："義軍剛起時，臣率兵先到，現在房玄齡、杜如晦等舞文弄墨的文人，功居第一，臣心裏有些不服。"皇上説："起義大旗剛剛舉起，人人都有心響應。叔父您雖然帶兵先到了，没曾親身參加戰鬥。山東没有平定時，專門委派您征伐，到竇建德向南進犯時，您全軍覆没；到劉黑闥再次叛亂，叔父您很快就被打敗了。現在按功行賞，房玄齡等人有運籌帷幄安定國家的功勞，就好比漢代的蕭何，雖然没有戰功，但指揮謀劃助國成事，因此功居第一。叔父是國家的至親，實在不能有所偏愛，堅决不能因私情濫予封賞等同於功臣一樣。"

四年，薨，太宗爲之廢朝，贈司空，謚曰靖。十四年，詔與河間王孝恭、贈陝州大行臺右僕射鄖節公殷開山、贈民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配饗高祖廟庭。

四年，去世，太宗爲他停止朝會，追贈司空，謚號爲靖。十四年，下詔命他和河間王李孝恭、追贈陝州大行臺右僕射鄖節公殷開山、追贈民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一起配祭高祖廟庭。

有子十一人：長子道彦，武德五年，封膠東王；次孝察，高密王；孝同，淄川王；孝慈，廣平王；孝友，河間王；孝節，清河王；孝義，膠西王。

有子十一人：長子名道彦，武德五年封爲膠東王；次子名孝察，封爲高密王；李孝同，封爲淄川王；李孝慈，封爲廣平王；李孝友，封爲河間王；李孝節，封爲清河王；李孝義，封爲膠西王。

初，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侄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爲郡王。太宗即位，因舉宗正屬籍問侍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最爲多。兩漢已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疏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并不得濫封，所以别親疏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隆，多給力役，蓋以天

當初，高祖接受隋帝禪讓，因看到天下尚未平定，於是大量分封宗室人員來威懾天下，其中皇從弟及侄子還是兒童的有數十人，都封爲郡王。太宗即位，就拿出宗正屬籍詢問侍臣説："普遍分封宗子，對天下便利否？"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回答説："歷觀以往古時，封王的數今天最多。兩漢以後，衹封皇子和親兄弟，像宗室中疏遠的人，没有大功像周代的郇侯、滕侯，漢高祖從兄弟劉賈、劉澤，都不能濫封，是爲了區别親疏。先帝親睦九族，宗室人員全部封王，封賞爵位已很隆盛，又多給勞役，是把天下作爲私家財

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太宗曰：“朕理天下，本爲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已之親也。”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爲郡公，唯有功者數人封王。是時道彦等并隨例降爵。

道彦與季弟孝逸最知名。

產了，實在不是公正地統馭萬物之道。”太宗説：“朕治理天下，本是爲了百姓，并非想勞累百姓來供養自己的親屬。”於是宗室中疏遠親屬一律降爵位爲郡公，衹是有功的數人封王。這時李道彦等人隨例一并降低了爵位。

李道彦和小弟李孝逸最知名。

李道彦

道彦幼而事親甚謹。初，義師起，神通逃難，被疾于山谷，綿歷數旬，山中食盡。道彦著故弊衣，出人間乞丐，及采野實，以供其父，身無所啖。其父分以食之，輒詐言已啖，而覆藏留之，以備闕乏。及神通應義舉，授朝請大夫。高祖受禪，封義興郡公，進封膠東王，授隴州刺史。貞觀初，轉相州都督，例降爵爲公，拜岷州都督。丁父憂，廬於墓側，負土成墳，躬植松柏，容貌哀毁，親友皆不復識之。太宗聞而嘉嘆，令侍中王珪就加開喻。復授岷州都督。道彦遣使告喻党項諸部，申國威靈，多有降附。

李道彦小時候事奉雙親很恭敬。當初，義軍興起，李神通逃難，得病困在山谷，延續了數十天，山中食物用盡。李道彦穿上破舊衣服，出山到有人家的地方乞討，并采摘野果，用來供養父親，自己不吃。他父親分給他吃，就謊稱自己已經吃了，而又藏起留下，以防備缺食之時。等到李神通響應義軍起兵後，李道彦被授任朝請大夫。高祖接受禪位，封他爲義興郡公，進封膠東王，任隴州刺史。貞觀初年，改任相州都督，按例降爵位爲公，授任岷州都督。爲父親守喪，在墓旁搭茅廬自居，背土堆成墳，親手種植松柏，哀傷過度容顔憔悴，親友都認不出他了。太宗知道後非常贊嘆，派侍中王珪前去加以開導勸諭。又任岷州都督。李道彦派使者曉諭党項各部落，申明國家的威嚴，有許多部落前來歸降。

李靖之擊吐谷渾也，詔道彦爲赤水道行軍總管。時朝廷復厚幣遺党項令爲鄉導，党項首領拓拔赤辭來詣靖軍，請諸將曰：“往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党項每資軍用，而隋人無信，必見侵掠。今將軍若無他心者，我當資給糧運；如或我欺，當即固險以塞軍路。”諸將與之歃血而盟，赤辭信之。道彦既至闊水，見赤辭無備，遂襲之，虜牛羊數千頭。於是諸羌怨怒，屯兵野狐硤，道彦不能進，爲赤辭所乘，軍大敗，死者數萬人。道彦退保松州，竟坐減死徙邊。後起爲凉州都督，尋卒，贈禮部尚書。

李靖攻打吐谷渾時，下詔任李道彦爲赤水道行軍總管。當時朝廷又給党項大量財物命他們作爲嚮導，党項首領拓拔赤辭來到李靖軍中，對各位將領説：“過去隋朝人前來攻打吐谷渾，我們党項常資助軍用品，但隋人不講信用，非要侵奪我們。現在將軍如果没有其他用心，我們會資助糧運；如果欺騙我們，我們一定會馬上加固險塞阻塞唐朝大軍的道路。”各位將軍和党項人歃血爲盟，拓拔赤辭相信了。李道彦來到闊水以後，看拓拔赤辭没有防備，就襲擊了党項人，搶走了牛羊數千頭。於是各羌部人都非常怨恨氣憤，在野狐硤屯兵，李道彦無法前進，被拓拔赤辭乘機攻打，李道彦軍大敗，死了數萬人。李道彦退守松州，最後獲罪被判免去死刑流放邊地。後來又起用任凉州都督，不久去世，追贈禮部尚書。

李孝逸

孝逸少好學，解屬文。初封梁郡

李孝逸小時好學，擅長撰文。開始封梁郡

公。高宗末，歷給事中，四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則天臨朝，入爲左衛將軍，甚見親遇。

光宅元年，徐敬業據揚州作亂，以孝逸爲左玉鈐衛大將軍、揚州行軍大總管，督軍以討之。孝逸引軍至淮，而敬業方南攻潤州，遣其弟敬猷屯兵淮陰，僞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裨將馬敬臣擊斬賊之別帥尉遲昭、夏侯瓚等，超乃擁衆憑山以自固。或謂孝逸曰："超衆守險，且憑山爲阻，攻之則士無所施其力，騎無所騁其足，窮寇殊死，殺傷必衆。不若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揚州，未數日，其勢必降也。"支度使、廣府司馬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卒非多，今逢小寇不擊，何以示武？若加兵以守，則有闕前機；捨之而前，則終爲後患，不如擊之。克超則淮陰自懾，淮陰破，則楚州諸縣必開門而候官軍。然後進兵高郵，直趣江都，逆豎之首，可指掌而懸也。"孝逸從其言，進兵擊超，賊衆壓伏，官軍登山急擊之，殺數百人，日暮圍解，超銜枚夜遁。孝逸引兵擊淮陰，大破敬猷之衆。時敬業迴軍屯於下阿溪以拒官軍，有流星墜其營，孝逸引兵渡溪以擊之。敬業初勝後敗，孝逸乘勝追奔數十里，敬業窘迫，與其黨携妻子逃入海曲。孝逸進據揚州，盡捕斬敬業等，振旅而還，以功進授鎮軍大將軍，轉左豹韜衛大將軍，改封吴國公。

孝逸素有名望，自是時譽益重，武承嗣等深所忌嫉，數讒毁之。垂拱二年，左遷施州刺史。其冬，承嗣等又使人誣告孝逸往任益州，嘗自解"逸"字云："走繞兔者，常在月中。月既近天，合有天分。"則天以孝逸

公。高宗末年，任給事中，四次升任做到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則天臨朝，召入任左衛將軍，親近且很受重視。

光宅元年，徐敬業占據揚州作亂，任命李孝逸爲左玉鈐衛大將軍、揚州行軍大總管，率軍討伐。李孝逸帶軍到達淮水，此時徐敬業正向南攻打潤州，派其弟徐敬猷在淮陰屯兵，僞將韋超依據都梁山，抵抗李孝逸。副將馬敬臣進攻并斬殺賊的偏帥尉遲昭、夏侯瓚等人，韋超於是聚衆憑藉山勢自守。有人對李孝逸說："韋超軍兵堅守險要，而且憑藉山勢作爲屏障，用士兵攻打那裏軍士無法施展力量，用騎兵則無法馳騁脚力，窮途末路之敵拼死作戰，殺傷必定很多。不如分出兵力堅守此地，大軍直奔揚州，不出幾天，敵軍勢必投降。"支度使、廣府司馬薛克構說："韋超雖依據險要，他的兵士不多，現在碰上小股賊寇不打，拿什麽顯示武力？如果增加兵力堅守，就失去了前面的機會；捨棄他們而向前，那麽最終會構成後患，不如攻打。打敗了韋超那麽淮陰賊兵自然會害怕，攻破了淮陰，那麽楚州各縣定會打開城門迎候官軍。然後進兵高郵，直奔江都，叛逆小子的頭，很容易就可得到且懸挂示衆。"李孝逸聽了他的話，進兵攻打韋超，賊兵據上而下，官軍登山緊急攻擊，殺死數百人，到黄昏時纔解除圍攻，韋超夜裏率兵銜枚悄悄逃走。李孝逸帶兵攻打淮陰，大敗徐敬猷的兵衆。當時徐敬業回軍駐扎在下阿溪抵禦官軍，有流星落在他的軍營，李孝逸帶兵渡過溪水攻打他。徐敬業先勝後敗，李孝逸乘勝追趕了數十里，徐敬業窘困緊急，和他的同黨帶上妻子兒女逃入海邊。李孝逸進軍占據揚州，徐敬業等人全部被捕處斬，李孝逸整頓軍隊後返回，因功升任鎮軍大將軍，改任左豹韜衛大將軍，改封吴國公。

李孝逸一向就有名望，自此聲譽更高，武承嗣等人很忌妒他，多次進讒言詆毁他。垂拱二年，降任施州刺史。這年冬天，武承嗣等人又誣告李孝逸過去在益州任職時，曾自己解釋"逸"字說："走字旁圍繞着兔字，常在月亮中。月亮既然接近天，應該有天分。"武則天因李孝逸曾

常有功，減死配徙儋州，尋卒。景雲初，贈益州大都督。

孝鋭孫齊物，孝同曾孫國貞，别有傳。

襄邑王李神符　李德懋　李文暕

襄邑王神符，神通弟也。幼孤，事兄以友悌聞。義寧初，授光禄大夫，封安吉郡公。武德元年，進封襄邑郡王。四年，累遷并州總管。突厥頡利可汗率衆來寇，神符出兵與戰於汾水東，敗之，斬首五百級，虜其馬二千匹。又戰於沙河之北，獲其乙利達官并可汗所乘馬及甲獻之，由是召拜太府卿。九年，遷揚州大都督，移州府及居人自丹陽渡江，州人賴焉。貞觀初，再遷宗正卿。後以疾辭職，太宗幸其第問疾，賜以縑帛，每給羊酒。又令乘小輿，引入紫微殿，以神符脚疾，乃遣三衛輿之而升。尋授開府儀同三司。永徽二年薨，年七十三，贈司空、荆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恭。有子七人，武德初，并封郡王，後例降封縣公。

次子德懋、少子文暕最知名。

德懋官至少府監、臨川郡公。

文暕歷幽州都督、魏郡公。垂拱中，坐事貶滕州别駕，尋被誅。

文暕子佺，開元中爲宗正卿。

長平王李叔良　李孝協　李孝斌

長平王叔良，高祖從父弟也。父禕，隋上儀同三司，武德初，追封郇王。

叔良，義寧中授左光禄大夫，封長平郡公。武德元年，拜刑部侍郎，進爵爲王。師鎮涇州，以禦薛舉。舉乃陽言食盡，引兵南去，遣高墌人僞以降。叔良遣驃騎劉感率衆赴之，至百里細川，伏兵發，官軍敗績，劉感没于陣。叔良大懼，出金以賜士卒，

有功，減免死罪流放儋州，不久去世。景雲初年，追贈益州大都督。

李孝鋭孫名齊物，李孝同曾孫名國貞，另外有傳。

襄邑王李神符，是李神通的弟弟。幼年喪父，事奉兄長因友愛聞名。義寧初年，授任光禄大夫，封安吉郡公。武德元年，進封襄邑郡王。四年，多次升任做到并州總管。突厥頡利可汗率兵前來侵犯，李神符出兵和他在汾水東交戰，打敗突厥，斬首五百級，繳獲馬匹二千匹。又在沙河以北交戰，俘獲突厥乙利達官以及可汗乘用的馬和鎧甲進獻，因此召入朝授任太府卿。九年，升任揚州大都督，遷轉州府和居民從丹陽渡過江，本州人賴此受惠。貞觀初年，又升任宗正卿。後因病辭職，太宗親臨他家問候探病，賜給縑帛，時常贈給羊酒。又特許他可以乘坐小輿，請入紫微殿，因李神符脚有病，於是派三衛抬着乘輿上殿，不久授任開府儀同三司。永徽二年去世，終年七十三歲，追贈司空、荆州都督，陪葬獻陵，謚號爲恭。有子七人，武德初年，都封爲郡王，後來按例降封縣公。

次子德懋、小兒子文暕最知名。

李德懋官做到少府監、臨川郡公。

李文暕歷任幽州都督、魏郡公。垂拱年間，因事故貶爲滕州别駕，不久被殺。

李文暕子名佺，開元年間任宗正卿。

長平王李叔良，是高祖從父弟。父名禕，在隋代任上儀同三司，武德初年，追封郇王。

李叔良，義寧年間授任左光禄大夫，封長平郡公。武德元年，授任刑部侍郎，進升爵位爲王。率軍鎮守涇州，來抵禦薛舉。薛舉於是假稱糧食用完了，帶兵向南而去，派高墌人假裝投降。李叔良派驃騎劉感率兵趕奔那裏，到百里細川，伏兵衝出，官軍大敗，劉感死在陣中。李叔良非常恐懼，拿出金子賜給士兵，嚴加守備，纔

嚴爲守備，涇州僅全。四年，突厥入寇，命叔良率五軍擊之。叔良中流矢而薨，贈左翊衛大將軍、靈州總管，謚曰肅。

保全了涇州。四年，突厥進犯，命令李叔良率五軍攻打。李叔良被流箭射中而死，追贈左翊衛大將軍、靈州總管，謚號爲肅。

子孝協嗣，武德五年，封范陽郡王。貞觀初，以屬疏例降封鄃國公，累遷魏州刺史。麟德中，坐受賕賜死。

子李孝協繼嗣，武德五年，封爲范陽郡王。貞觀初年，因屬於疏遠親屬按例降封鄃國公，多次升任做到魏州刺史。麟德年間，因接受賄賂賜死。

孝協弟孝斌，官至原州都督府長史。

李孝協弟名孝斌，官做到原州都督府長史。

李思訓　李思誨

孝斌子思訓，高宗時累轉江都令。屬則天革命，宗室多見構陷，思訓遂棄官潛匿。神龍初，中宗初復宗社，以思訓舊齒，驟遷宗正卿，封隴西郡公，實封二百户。歷益州長史。開元初，左羽林大將軍，進封彭國公，更加實封二百户，尋轉右武衛大將軍。開元六年卒，贈秦州都督，陪葬橋陵。思訓尤善丹青，迄今繪事者推李將軍山水。

李孝斌子名思訓，高宗時多次改任做到江都令。正值武則天革命，宗室人員多被謀害，李思訓就放棄了官職躲藏起來。神龍初年，中宗剛恢復宗社，因李思訓是過去有德望的老臣，破格升任宗正卿，封爲隴西郡公，實封二百户。歷任益州長史。開元初年，任左羽林大將軍，進封彭國公，再加實封二百户，不久改任右武衛大將軍。開元六年去世，追贈秦州都督，陪葬橋陵。李思訓尤其擅長繪畫，到現在在繪畫行當中還推崇李將軍的山水畫。

思訓弟思誨，垂拱中揚州參軍。思誨子林甫別有傳。

李思訓弟名思誨，垂拱年間任揚州參軍。李思誨子李林甫另外有傳。

李德良

叔良弟德良，少有疾，不仕。武德初，封新興王。貞觀十一年薨，贈涼州都督。

李叔良弟名德良，小時候有病，没做官。武德初年，封爲新興王。貞觀十一年去世，追贈涼州都督。

德良孫晋，先天中，爲殿中監，兼雍州長史，甚有威名，紹封新興王。尋坐附會太平公主伏誅，改姓厲氏。初，晋之就誅，僚吏皆奔散，唯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崇聞之曰："欒、向之儔也。"擢爲尚書郎。後官至澤州刺史。

李德良孫名晋，先天年間任殿中監，兼雍州長史，威名遠揚，繼封爲新興王。不久因依附太平公主獲罪被處死刑，改姓厲氏。當初，李晋被處死刑時，府僚屬吏都奔逃離散，衹有司功李撝步行跟隨着他，不失在官之禮，還哭祭了他的尸體。姚崇知道後説："欒布、向雄一類的人。"提升爲尚書郎。後來官做到澤州刺史。

李幼良

德良弟幼良，武德初，封長樂王。時有人盗其馬者，幼良獲盗而擅殺之，高祖怒曰："昔人賜盗馬者酒，終獲其報，爾輒行戮，何無古風！盗

李德良弟名幼良，武德初年，封爲長樂王。當時有個人偷了李幼良的馬，李幼良抓獲盗賊後擅自殺了，高祖生氣地説："古人給偷馬的人賞酒，最終得到他的報答，你隨意就殺人，怎麽毫

者信有罪矣，專殺豈非枉邪?”遣禮部尚書李綱於朝堂集宗室王公而撻之。自後累遷涼州都督，嘗引不逞百餘人爲左右，多侵暴市里，行旅苦之。太宗即位，有告幼良陰養死士，交通境外，恐謀爲反叛，詔遣中書令宇文士及代爲都督，并按其事。士及慮其爲變，遂縊殺之。

無古人的風範！偷馬的人確實有罪，專擅殺人難道其中就不會没有冤枉的嗎?”派禮部尚書李綱在朝堂召集了宗室王公鞭打他。以後多次升任做到涼州都督，曾任用一百多不得志的人留在身邊，常在市集里坊侵奪横行，來往的商人旅客深受其害。太宗即位，有人告發李幼良暗中豢養敢死之士，和境外交往勾結，恐怕圖謀反叛，下詔派中書令宇文士及取代他任都督，并審查他所做的事。宇文士及擔心他會叛亂，就勒死了他。

襄武王李琛

襄武王琛，高祖從父兄子也。祖蔚，周朔州總管。父安，隋領軍大將軍。武德初，追封蔚爲蔡王，安爲西平王。

琛，義寧中封襄武郡公，與太常卿鄭元璹賫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始畢甚重之，贈名馬數百匹，遣骨咄禄特勤隨琛貢方物。高祖大悦，拜刑部侍郎，進爵爲王。歷蒲、絳二州總管。及宋金剛陷澮州，時稽胡多叛，轉琛爲隰州總管以鎮之。馭衆寬簡，夷夏安之。三年薨。

子儉嗣，後隨例降爵爲公。

襄武王李琛，是高祖從父兄之子。祖父名蔚，在周朝任朔州總管。父名安，在隋朝任領軍大將軍。武德初年，追封李蔚爲蔡王，李安爲西平王。

李琛，義寧年間封爲襄武郡公，和太常卿鄭元璹帶女妓贈送突厥始畢可汗，聯係和親。始畢可汗很器重他，贈送給他名馬幾百匹，派骨咄禄特勤跟隨李琛到朝中貢獻特産。高祖很高興，授任他爲刑部侍郎，進封爵位爲王。歷任蒲、絳二州總管。待到宋金剛攻陷澮州，當時稽胡大都反叛，改調李琛任隰州總管讓他鎮守。爲政寬簡，夷人華人并得安定。三年去世。

子李儉繼嗣，後來按例降爵位爲公。

河間王李孝恭

河間王孝恭，琛之弟也。高祖克京師，拜左光禄大夫，尋爲山南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于巴蜀，招携以禮，降附者三十餘州。孝恭進擊朱粲，破之，諸將曰：“此食人賊也，爲害實深，請坑之。”孝恭曰：“不可。自此已東，皆爲寇境，若聞此事，豈有來降者乎?”盡赦而不殺，由是書檄所至，相繼降款。

武德二年，授信州總管，承制拜假。蕭銑據江陵，孝恭獻平銑之策，高祖嘉納之。三年，進爵爲王。改信州爲夔州，使拜孝恭爲總管，令大造舟楫，教習水戰，以圖蕭銑。孝恭召巴蜀首領子弟，量才授用，致之左

河間王李孝恭，是李琛之弟。高祖攻下京城，授任他爲左光禄大夫，不久任山南道招慰大使。從金州出巴蜀，以禮招撫各州，投降歸附的有三十多州。李孝恭進攻朱粲，打敗了他，諸將説：“這是個吃人的賊，爲害實在太深，請把他活埋了。”李孝恭説：“不行。從這往東，都是賊寇的地域，如果知道了這事，難道還有來投降的嗎?”全赦免不殺，因此檄文傳到之處，全都相繼降服。

武德二年，授任信州總管，承受皇帝委托任命地方長官。蕭銑占據江陵，李孝恭獻上平定蕭銑的計策，高祖贊賞并采納了。三年，進封爵位爲王。改信州爲夔州，派使臣授任李孝恭爲總管，命令他大造艦船，教練水戰，準備謀取蕭銑。李孝恭召來巴蜀首領的子弟，按才能大小

右，外示引擢而實以爲質也。尋授荆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二總管，發自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克之，所得船散於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爲棄之，無乃資賊耶?"孝恭曰："不然。蕭銑僞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内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楫，何所用之。今銑緣江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進兵，來去覘伺，動淹旬月，用緩其救，吾克之必矣。"銑救兵至巴陵，見船被江而下，果狐疑不敢輕進。既内外阻絶，銑於是出降。高祖大悦，拜孝恭荆州大總管，使畫工貌而視之。於是開置屯田，創立銅冶，百姓利焉。

加以任用，安排在左右，對外表示提拔任用而實際上是將他們作爲人質。不久授任他爲荆湘道行軍總管，總領水陸十二總管，從硤州出發，進軍江陵，攻打蕭銑的水城，攻下以後，所獲得的船隻散在江中。各將領都説："獲得賊人的船隻，應藉助發揮它的作用，爲什麽丢掉，豈不是資助賊兵嗎?"李孝恭説："不是這樣。蕭銑僞國的境域，南到嶺外，東到洞庭。如果攻城没有拿下，援兵又到，我們就内外受敵，進退不能，即使有船隻，又有什麽用? 現在蕭銑沿江的州鎮忽然看到船隻散亂漂下，一定知道蕭銑軍失敗了，不敢進兵，來來去去偵察窺探，總要花費一個月左右，以此來延緩他們的援救時間，我們就肯定能攻下了。"蕭銑的救兵到了巴陵，見船隻順江而下，果然猜疑起來不敢冒然前進。隨後内外阻絶，蕭銑於是出城投降。高祖很高興，授任李孝恭爲荆州大總管，派畫工給他畫像而後拿回觀看。此後他開墾屯田，創立銅冶，百姓得利。

六年，遷襄州道行臺尚書左僕射。時荆襄雖定，嶺表尚未悉平，孝恭分遣使人撫慰，嶺南四十九州皆來款附。及輔公祏據江東反，發兵寇壽陽，命孝恭爲行軍元帥以擊之。七年，孝恭自荆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黄君漢、張鎮州、盧祖尚并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 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碗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後徵。"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公祏遣其僞將馮惠亮、陳當時領水軍屯于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率步騎軍于青林山。孝恭至，堅壁不與鬥，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卧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陣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賊出追奔

六年，升任襄州道行臺尚書左僕射。當時荆襄雖已平定，嶺表還没有全部平定，李孝恭派人分别前去撫慰，嶺南四十九州都來歸附。以後輔公祏據江東反叛，派兵進犯壽陽，朝廷又任命李孝恭爲行軍元帥攻打他。七年，李孝恭從荆州直奔九江，當時李靖、李勣、黄君漢、張鎮州、盧祖尚都受李孝恭的節制調度。準備出發時，同諸將集會飲宴，叫人拿水來，忽然變成了血，在座的人都驚慌變色，李孝恭舉止自如，慢慢地解釋説："禍福無門，都是人自己招來的。我自己想來没有辜負過天地萬物，諸公何需如此擔心! 輔公祏惡貫滿盈，現在我秉承朝廷計劃前去討伐，碗中的血，是輔公祏以後被斬首的徵象。"於是全部喝光而止，當時人佩服他的見識氣度且能安定衆人。輔公祏派他的僞將馮惠亮、陳當時帶領水軍駐扎在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率領步兵騎兵駐在青林山。李孝恭到來，堅守壁壘不和他交戰，派奇兵切斷他的運糧道路，賊兵漸漸缺糧，夜裏進逼我軍營壘，李孝恭安卧不動。第二天，派老弱士兵攻打賊兵壁壘，讓盧祖尚率領精鋭騎兵列陣等待。不久進攻敵營的軍隊失敗逃跑，賊

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復與馮惠亮保梁山。孝恭乘勝攻之，破其梁山别鎮，赴水死者數千人，正通率陸軍夜遁。總管李靖又下廣陵城，拔楊子鎮。公祏窮蹙，棄丹陽東走，孝恭命騎將追之，至武康，擒公祏及其僞僕射西門君儀等數十人，致于麾下，江南悉平。璽書褒賞，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人、金寶珍玩甚衆，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後廢行臺，拜揚州大都督。

孝恭既破公祏，江淮及嶺南皆統攝之。自大業末，群雄競起，皆爲太宗所平，謀臣猛將并在麾下，罕有别立勳庸者，唯孝恭著方面之功，聲名甚盛。厚自崇重，欲以威名鎮遠，築宅於石頭，陳廬徼以自衛。尋徵拜宗正卿。九年，賜實封一千二百户。貞觀初，遷禮部尚書，以功臣封河間郡王，除觀州刺史，與長孫無忌等代襲刺史。

孝恭性奢豪，重游宴，歌姬舞女百有餘人，然而寬恕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太宗甚加親待，諸宗室中莫與爲比。孝恭嘗悵然謂所親曰："吾所居宅微爲宏壯，非吾心也，當賣之，别營一所，粗令充事而已。身殁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十四年暴薨，年五十。太宗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元，配享高祖廟庭。

子崇義嗣，降爵爲譙國公，歷蒲同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長史，甚有威名。後卒於宗正卿。

李晦

孝恭次子晦，乾封中，累除營州都督，以善政聞，璽書勞問，賜物三

兵出來追趕了幾里，遇到盧祖尚軍，交戰，敵軍大敗。陳正通丢下營壘後逃跑，又和馮惠亮一起退守梁山。李孝恭乘勝攻打，攻破梁山另外一處鎮所，投水而死的有數千人，陳正通率領陸軍夜裏逃跑。總管李靖又拿下廣陵城，攻克楊子鎮。輔公祏困迫，放棄丹陽向東逃跑，李孝恭命令騎兵將領追趕，追到武康，擒獲輔公祏和他的僞僕射西門君儀等數十人，送到麾下，江南全部平定。皇帝頒下璽書贊揚賞賜，賜給他上等府第一處、女樂二部、女婢七百人、金器財寶珍貴玩物很多，授任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後來廢除行臺，又授任他爲揚州大都督。

李孝恭打敗輔公祏以後，江淮及嶺南都由他統管。從大業末年，群雄競相奮起，都被太宗平定，謀臣猛將都集中到他的麾下，很少有另外建立勛績的，衹有李孝恭建立一方的功績，名聲很大。特别自我推重，要用威名鎮守邊遠，在石頭城修建住所，設舍駐兵巡查戒備以自衛。不久徵入朝任宗正卿。九年，賜實封一千二百户。貞觀初年，升任禮部尚書，因功封爲河間郡王，任觀州刺史，和長孫無忌等人并封世襲刺史。

李孝恭秉性奢侈豪爽，喜好游玩宴飲，歌姬舞女有一百多人，然而寬恕退讓，從無傲慢自誇的神情。太宗重用并很信任他，諸宗室人員中没有能和他相比的。李孝恭曾經悵然對親近的人説："我居住的宅第稍微有些宏大，這并不符合我的本意，應當賣了，另建一所宅第，大致能居住就行了。死了以後，諸子如果有才，守住這足够了；如果無才，希望免被他人圖利。"十四年突然去世，終年五十歲。太宗穿孝服舉哀，哭得很傷心，追贈司空、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謚號爲元，配祭高祖廟庭。

子李崇義繼嗣，降爵位爲譙國公，歷任蒲同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長史，威名遠揚。後來在宗正卿任上去世。

李孝恭次子名晦，乾封年間，多次授任後爲營州都督，因政績好聞名，皇上頒下璽書慰勞問

百段。轉右金吾將軍，兼檢校雍州長史，糾發奸豪，無所容貸，爲人吏畏服。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毁其樓。高宗將幸洛陽，令在京居守，顧謂之曰："關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局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於人者，隨事即行，不須聞奏。"晦累有異績。則天臨朝，遷户部尚書。垂拱初，拜右金吾衛大將軍，轉秋官尚書。永昌元年卒，贈幽州都督。

子榮，爲酷吏所殺。

李瑊

孝恭弟瑊，武德中，爲尚書右丞，封濟北郡王，卒於始州刺史。

李瓌

瑊弟瓌，義師克京城，授瓌左光禄大夫。武德元年，封漢陽郡公。五年，進爵爲王。時突厥屢爲侵寇，高祖使瓌賫布帛數萬段與結和親。頡利可汗初見瓌，箕踞，瓌餌以厚利，頡利大悦，改容加敬，遣使隨瓌獻名馬。後復將命，頡利謂左右曰："李瓌前來，恨不屈之，今者必令下拜。"瓌微知之，及見頡利，長揖不屈節。頡利大怒，乃留瓌不遣。瓌神意自若，竟不爲之屈。頡利知不可以威脅，終禮遣之。拜左武候將軍，轉衛尉卿，代兄孝恭爲荆州都督。政存清静，深爲士庶所懷。嶺外豪帥屢相攻擊，遣使喻以威德，皆相次歸附，嶺表遂定。太宗即位，例降爵爲公。時長史馮長命曾爲御史大夫，素矜衒，事多專决，瓌怒杖之，坐是免。貞觀四年，拜宜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候，賜物三百段。改任右金吾將軍，兼任檢校雍州長史，督察并舉發奸吏豪强，毫不寬容，受到官吏百姓的敬服。李晦自家宅第中有棟樓，下對酒肆，那裏有個人曾等候李晦對他説："卑微低賤的人，雖然不懂多少禮，但家中有長有幼，不想讓外人窺見。家室靠近明公的樓，出入不方便，現在準備辭别離開這裏。"李晦當天就拆了自家的樓。高宗準備駕臨洛陽，命令他在京城留守，看着他對他説："關中的事，全交付給卿。衹許用法令格式拘管人，不能使用它作威作福，法令格式之外，有利於人的，隨事即行，不必上報奏請。"李晦多次立有不凡功績。武則天臨朝，升任户部尚書。垂拱初年，授任右金吾衛大將軍，改任秋官尚書。永昌元年去世，追贈幽州都督。

子名榮，被酷吏所殺。

李孝恭弟名瑊，武德年間，任尚書右丞，封爲濟北郡王，在始州刺史任上去世。

李瑊弟名瓌，義軍攻克京城，授任李瓌爲左光禄大夫。武德元年，封爲漢陽郡公。五年，進爵位爲王。當時突厥多次進犯，高祖派李瓌帶數萬段布帛和突厥聯係和親。頡利可汗剛見到李瓌時，傲慢地伸直兩脚坐着，李瓌用厚利引誘他，頡利可汗很高興，改變態度加以禮敬，派使者跟隨李瓌到朝廷獻上名馬。後來李瓌又奉命出使，頡利對左右的人説："李瓌前一次來，遺憾的是没有讓他行大禮，這次一定讓他下拜。"李瓌暗中得知，到見到了頡利，行長揖之禮而不屈節。頡利大怒，於是扣留李瓌不放他回。李瓌神態自如，始終不爲此屈禮。頡利知道靠威脅唬不住他，最後還是以禮相待將他送走了。又任左武候將軍，改任衛尉卿，代兄長李孝恭任荆州都督。爲政清静，深受士民的懷戀。嶺外豪族首領屢屢相互攻擊，他派使者用威嚴與仁德加以開導，他們全都相繼前來歸附，嶺表於是獲得安定。太宗即位，按例降爵位爲公。當時長史馮長命曾任御史大夫，一向矜持自負，遇事多獨斷專行，李瓌

卒。

子冲玄，垂拱中官至冬官尚書；冲虛，卒于尚方監。

廬江王李瑗

廬江王瑗，高祖從父兄子也。父哲，隋柱國、備身將軍，追封濟南王。

瑗，武德元年歷信州總管，封廬江王。九年，累遷幽州大都督。朝廷以瑗儒懦，非邊將才，遣右領軍將軍王君廓助典兵事。君廓故嘗爲盜，勇力絶人，瑗倚仗之，許結婚姻，以布心腹。

時隱太子建成將有異圖，外結於瑗。及建成誅死，遣通事舍人崔敦禮召瑗入朝，瑗有懼色。君廓素險薄，欲因事陷之以爲己功，遂紿瑗曰："京都有變，事未可知。大王國之懿親，受委作鎮，寧得擁兵數萬而從一使召耶！且聞趙郡王先以被拘，太子、齊王又言若此，大王今去，能自保乎?"相與共泣。瑗乃囚敦禮，舉兵反。召北燕州刺史王詵，將與計事，兵曹參軍王利涉説瑗曰："王不奉詔而擅發兵，此爲反矣。須改易法度，以權宜應變，先定衆心。今諸州刺史或有逆命，王徵兵不集，何以保全?"瑗曰："若之何?"利涉曰："山東之地，先從竇建德，酋豪首領，皆是僞官，今并黜之，退居匹庶，此人思亂，若旱苗之望雨。王宜發使復其舊職，各於所在遣募本兵，諸州儻有不從，即委隨便誅戮。此計若行，河北之地可呼吸而定也。然後分遣王詵北連突厥，道自太原，南臨蒲、絳；大王整駕親詣洛陽，西入潼關。兩軍合勢，不盈旬月，天下定矣。"瑗從之。

生氣而用木杖打他，因此被免職。貞觀四年，任宜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去世。

子名冲玄，垂拱年間官做到冬官尚書；李冲虛，在尚方監任上去世。

廬江王李瑗，是高祖從父兄之子。父名哲，在隋任柱國、備身將軍，追封濟南王。

李瑗，武德元年累任信州總管，封爲廬江王。九年，多次升任做到幽州大都督。朝廷認爲李瑗懦弱不是擔任邊將的人才，派右領軍將軍王君廓協助他掌管軍事。王君廓以前曾做盜賊，勇力過人，李瑗倚仗他，答應兩家結爲姻親，來布設心腹。

當時隱太子李建成準備另有他圖，在外聯絡李瑗。到李建成被殺死後，朝廷派通事舍人崔敦禮徵召李瑗入京朝見，李瑗面有懼色。王君廓一向陰險刻薄，想藉此事陷害他據爲己功，就欺騙李瑗説："京城有政變，事情結局還不能預料。大王您是國家的至親，接受委任坐鎮這裏，怎能擁兵數萬反而聽從一個使者的徵召呢！况且聽説趙郡王已先被拘捕，太子、齊王又是這樣説法，大王您現在去了，能保全自己嗎?"兩人相對痛哭。李瑗於是囚禁崔敦禮，起兵反叛。召北燕州刺史王詵，準備和他商議此事，兵曹參軍王利涉勸説李瑗説："大王不奉接詔書而擅自發兵，這是反叛了。必須更改法度，用權宜之計應付事變，先安定大家的心。現在各州刺史倘或有違背命令的，大王徵兵不來，憑什麽保全?"李瑗説："怎麽辦?"王利涉説："山東之地，先前歸竇建德，酋豪首領，都是僞官，現在全都罷免了，退居爲匹夫平民，這些人總想變亂，像乾旱的禾苗盼望雨露。大王應派使者前去恢復他們過去的職位，各於所在地派人招募本地兵士，各州如有不聽從的，就委托他們根據方便進行誅殺。這計策如果施行，河北之地可在瞬息之間平定。然後派王詵向北聯合突厥，取道太原，南面進軍蒲、絳；大王整頓車馬親自到洛陽，向西進入潼關。兩軍兵力會合，不到一個月，天下就可平定了。"

瑗以内外機務悉付君廓。利涉以君廓多翻覆，又説瑗委兵於王詵而除君廓，瑗不能决。君廓知之，馳斬詵，持首告其衆曰："李瑗與王詵共反，禁錮敕使，擅追兵集。今王詵已斬，獨李瑗在，無能爲也。汝若從之，終亦族滅；從我取之，立得富貴。禍福如是，意欲何從?"衆曰："皆願討賊。"君廓領其麾下登城西面，瑗未之覺。君廓自領千餘人先往獄中出敦禮，瑗始知之，遽率數百人披甲，纔出至門外，與君廓相遇。君廓謂其衆曰："李瑗作逆誤人，何忽從之，自取塗炭。"衆皆倒戈，一時潰走。瑗塊然獨存，謂君廓曰："小人賣我以自媚，汝行當自及矣。"君廓擒瑗，縊殺之，年四十一，傳首京師，絶其屬籍。

李瑗采納了。

李瑗把内外機要事務全交付王君廓。王利涉認爲王君廓翻覆多變，又勸説李瑗把軍權交給王詵而除掉王君廓，李瑗不能决斷。王君廓知道了，乘馬奔去斬殺了王詵，拿着頭告訴衆人説："李瑗和王詵一起反叛，關押皇上使者，擅自催兵集合。現在王詵已被斬殺，祇有李瑗在，不能有什麽作爲。你們如果跟隨他，最終也要滅族；跟我拿下他，馬上會得到富貴。如此禍福，你們想要跟隨誰?"大家説："都願意討伐叛賊。"王君廓率領部下從西面登城，李瑗没發覺。王君廓親自領一千多人先去獄中放出崔敦禮，李瑗纔知道，馬上率領數百人穿上甲衣，剛到門外，和王君廓相遇。王君廓對其兵衆説："李瑗叛逆會耽誤你們，怎能跟從他，自取滅亡。"衆人全都倒戈，一會兒全逃散了。祇剩下李瑗一人，對王君廓説："小人出賣我以自求獻媚，你的行爲定會禍及自己。"王君廓擒獲李瑗，勒死了他，終年四十一歲，傳送首級到京城，斷絶李瑗的宗正寺户籍。

王君廓

君廓，并州石艾人也。少亡命爲群盜，聚徒千餘人，轉掠長平，進逼夏縣，李密遣使召之，遂投於密。尋又率衆歸國，歷遷右武衛將軍，累封彭國公。從平劉黑闥，令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五千匹。高祖大悦，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皇，目眦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勣遏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鎮幽州。尋以誅瑗功，拜左領軍大將軍，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加左光禄大夫，賜物千段，食實封千三百户。在職多縱逸，長史李玄道數以朝憲脅之，懼爲所奏，殊不自

王君廓，是并州石艾人。小時候逃命做强盜，聚衆一千多人，轉而掠奪長平，進逼夏縣，李密派使者召他，於是投靠了李密。不久又率兵衆歸順國家，歷任右武衛將軍，多次加封到彭國公。跟隨太宗平定劉黑闥，後命令他鎮守幽州。適逢突厥進犯，王君廓阻截打敗了突厥，俘虜斬殺二千多人，繳獲五千匹馬。高祖很高興，徵召他入朝，賜給御馬，叫他在殿庭乘上馬後出去，還對侍臣説："我聽説藺相如怒斥秦皇，眼眶出血。王君廓以前攻打竇建德時，準備出戰，李勣阻止，王君廓憤怒大喊，眼睛和鼻子耳朵一起流出血來。這種豪壯氣勢，不比古人遜色，不能用一般慣例賞賜他。"又賜給錦袍金帶，返回鎮守幽州。不久因誅殺李瑗立功，授任左領軍大將軍，兼幽州都督，把李瑗的家人賜給他，加左光禄大夫，賜物千段，享受實封一千三百户。任職期間大多放縱，長史李玄道屢次用朝廷法令牽制他，害怕被李玄道奏論，感到很不安。後來皇上

安。後追入朝，行至渭南，殺驛吏而遁。將奔突厥，爲野人所殺，追削其封邑。

催他入朝，走到渭南，殺死驛館小吏而逃。準備奔逃突厥，被鄉野中人殺死，追削了他的封邑。

淮陽王李道玄

淮陽王道玄，高祖從父兄子也。祖繪，隋夏州總管，武德初，追封雍王。父贇，追封河南王。

淮陽王李道玄，是高祖從父兄之子。祖父名繪，在隋朝任夏州總管，武德初年，追封爲雍王。父名贇，追封爲河南王。

道玄，武德元年封淮陽王，授右千牛。從太宗擊宋金剛于介州，先登陷陣，時年十五，太宗壯之，賞物千段。後從討王世充，頻戰皆捷。竇建德至武牢，太宗以輕騎誘賊，令道玄率伏兵於道左，會賊至，追擊破之。又從太宗轉戰于汜水，麾戈陷陣，直出賊後，衆披靡，復衝突而歸，太宗大悦，命副乘以給道玄。又從太宗赴賊，再入再出，飛矢亂下，箭如猬毛，猛氣益厲，射人無不應弦而倒。東都平，拜洛州總管。及府廢，改授洛州刺史。

李道玄，武德元年封爲淮陽王，授任右千牛。跟隨太宗到介州攻打宋金剛，一馬當先衝鋒陷陣，當時十五歲，太宗認爲他勇敢，賞物一千段。後來跟隨大軍討伐王世充，多次爭戰都取得勝利。竇建德到了武牢，太宗帶輕騎引誘賊兵，命令李道玄率兵埋伏在路邊，正值賊兵到來，追擊打敗了他們。又跟隨太宗轉戰汜水，揮戈陷陣，一直衝到敵軍後面，賊兵都敗退，又衝突而回，太宗很高興，命令將副車送給李道玄。又跟隨太宗衝入賊陣，兩次衝入兩次衝出，亂箭飛下，像刺猬毛一樣，而他勇猛之氣更盛，用箭射向敵人没有不應弦倒下的。平定了東都，授任洛州總管。到總管府廢除以後，改任洛州刺史。

五年，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復授山東道行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玄帥騎先登，命副將史萬寶督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玄深入，而擁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手詔，言淮陽小兒雖名爲將，而軍之進止皆委於吾。今其輕脱，越澤交戰，大軍若動，必陷泥溺，莫如結陣以待之，雖不利於王，而利於國。"道玄遂爲賊所擒，全軍盡没，惟萬寶逃歸。道玄遇害，年十九。太宗追悼久之，嘗從容謂侍臣曰："道玄終始從朕，見朕深入賊陣，所向必克，意嘗企慕，所以每陣先登，蓋學朕也。惜其年少，不遂遠圖。"因爲之流涕，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壯。

五年，劉黑闥引來突厥進犯河北，又授任他爲山東道行軍總管。軍隊駐扎下博，和賊軍相遇，李道玄率領騎兵先衝擊，命令副將史萬寶督統軍士繼續跟進。史萬寶和他不和，等到李道玄率軍深入時，他却擁兵不進，對親近的人説："我奉接皇上手詔，説淮陽王小兒雖然名義上是將，但軍隊的進止都委托由我决定。現在他輕率進兵，越過泥澤交戰，大軍如果一動，必定陷進泥中，不如排成陣勢等待他，雖然對淮陽王不利，而對國家有利。"李道玄於是被賊兵擒獲，全軍覆没，衹有史萬寶逃回。李道玄被害死，終年十九歲。太宗追念哀悼他很長時間，曾從容對侍臣説："李道玄始終跟隨朕，親眼所見朕深入賊陣，所衝向之處必定制勝，意下常常羨慕，因此每次交戰他定先衝鋒，原是學朕呀。很可惜他那麽年輕，没實現遠大抱負。"因此爲他流淚，追贈左驍衛大將軍，謚號爲壯。

無子，詔封其弟武都郡公道明爲淮陽王，令主道玄之祀。累遷左驍

没有兒子，下詔封他的弟弟武都郡公李道明爲淮陽王，讓他主持李道玄的祭祀。多次升任

衛將軍。送弘化公主還蕃，坐泄主非太宗女，奪爵國除，後卒於鄆州刺史。

做到左驍衛將軍。送弘化公主還蕃，因泄露公主不是太宗親生女而獲罪，除去爵位削除封國，後來在鄆州刺史任上去世。

江夏王李道宗

江夏王道宗，道玄從父弟也。父韶，追封東平王，贈户部尚書。

江夏王李道宗，是李道玄的從父弟。父名韶，追封東平王，追贈户部尚書。

道宗，武德元年封略陽郡公，起家左千牛備身。裴寂討劉武周，戰于度索原，軍敗，賊徒進逼河東。道宗時年十七，從太宗率衆拒之。太宗登玉壁城望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群賊乘勝，其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滅之。又從平竇建德，破王世充，屢有殊效。

李道宗，武德元年封爲略陽郡公，出仕爲左千牛備身。裴寂討伐劉武周，在度索原交戰，官軍失敗，賊兵進逼河東。李道宗當時十七歲，跟隨太宗率兵抵禦。太宗登上玉壁城觀察賊情，回頭對李道宗説："賊軍憑藉人多逼我們交戰，你説怎麽辦？"回答説："賊兵乘勝而來，勢不可擋，用計謀制服比較容易，和他硬拼就困難些。現在增高并挖深壁壘堅守不動，用來挫傷他們的鋭氣，烏合之衆，不能持久，糧餉用完，自然就會離散，可以不戰而俘獲敵人。"太宗説："你的意思和我想的暗合。"後來賊軍果然軍糧用完在夜裏逃跑了，追到介州，一戰而消滅了賊軍。又跟隨平定竇建德，攻破王世充，多次立有特殊功勛。

五年，授靈州總管。梁師都據夏州，遣弟洛仁引突厥兵數萬至于城下，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徒大敗。高祖聞而嘉之，謂左僕射裴寂、中書令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衆。昔魏任城王彰臨戎却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遂封爲任城王。初，突厥連於梁師都，其郁射設入居五原舊地，道宗逐出之，振耀威武，開拓疆界，斥地千餘里，邊人悦服。

五年，授任靈州總管。梁師都占據夏州，派弟梁洛仁引來突厥兵數萬人來到城下，李道宗關閉城門抵禦防守，瞅準時機而出戰，賊兵大敗。高祖得知後嘉奬他，對左僕射裴寂、中書令蕭瑀説："李道宗現在已能守衛邊地，以少勝多了。過去魏任城王曹彰臨陣退敵，李道宗的英勇果斷和他有些相同。"於是封爲任城王。當初，突厥聯合梁師都，其部郁射設進占五原舊地，李道宗把他驅逐出去，耀武揚威，開拓邊疆，擴展地域一千多里，邊地之人心悦誠服。

貞觀元年，徵拜鴻臚卿，歷左領軍、大理卿。時太宗將經略突厥，又拜靈州都督。三年，爲大同道行軍總管。遇李靖襲破頡利可汗，頡利以十餘騎來奔其部。道宗引兵逼之，徵其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于荒谷，沙鉢羅懼，馳追獲之，遣使送於京師。以功賜實封六百户，召拜刑部

貞觀元年，徵入朝授任鴻臚卿，歷任左領軍、大理卿。當時太宗正籌劃準備謀取突厥，又授任他爲靈州都督。三年，任大同道行軍總管。正遇李靖打敗頡利可汗，頡利帶十多名騎兵逃奔到沙鉢羅那一部。李道宗帶兵進逼，要他拿下交來頡利。頡利帶數名騎兵夜裏逃跑，藏進荒谷，沙鉢羅害怕，乘馬急追并俘獲了他，派使者送到京城。因功賜實封六百户，召入朝授任他爲刑部

尚書。

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道宗與吏部尚書侯君集爲之副。賊聞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率偏師并行倍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逾山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十二年，遷禮部尚書，改封江夏王。尋坐贓下獄。太宗謂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馬如林，欲使轍迹周宇内，游觀無休息，絶域采奇玩，海外訪珍羞，豈不得耶？勞萬姓而樂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無厭，唯當以理制之。道宗俸料甚高，宴賜不少，足有餘財，而貪婪如此，使人嗟惋，豈不鄙乎！"遂免官，削封邑。

尚書。

吐谷渾進犯邊地，下詔任右僕射李靖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李道宗和吏部尚書侯君集爲副。賊軍聽説大軍到來，逃入嶂山，已走了數千里。諸將商議要停止進軍，李道宗堅持要求追踪討伐，李靖同意，但侯君集不聽命。李道宗就率領部分兵士加倍趕路兼程前進，離開大軍十天，追趕上吐谷渾部。賊軍占據險要苦戰，李道宗暗中派一千多騎兵越過嶂山襲擊敵後，賊前後受到攻擊，一下子逃散了。十二年，升任禮部尚書，改封江夏王。不久因貪贜罪逮捕入獄。太宗對侍臣説："朕富有四海，士馬多得如林，要乘車走遍天下，游覽觀賞不停，到極遠的地方采集奇異玩物，到海外尋訪珍貴的食品，難道還得不到嗎？勞動百姓而使一人快樂，朕不這麽做。人心没有滿足，衹應當用理加以節制。李道宗俸禄錢料很高，宴飲賞賜不少，足有多餘財物，却這樣貪婪，使人感嘆惋惜，豈不是太俗陋了！"於是免除官職，削去封邑。

十三年，起爲茂州都督，未行，轉晋州刺史。十四年，復拜禮部尚書。時侯君集立功於高昌，自負其才，潛有異志。道宗嘗因侍宴，從容言曰："君集智小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爲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對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耻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尚書，未滿其志，非毁時賢，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不可億度，浪生猜貳。其功勛才用，無所不堪，朕豈惜重位，第未到耳。"俄而君集謀反誅，太宗笑謂道宗曰："君集之事，果如公所揣。"

十三年，起用爲茂州都督，還未上任，又改任晋州刺史。十四年，再次任禮部尚書。當時侯君集在高昌立功，自負有才，暗懷叛逆之心。李道宗曾趁着侍宴，從容地説："侯君集才智小而口氣大，舉止不合常理，以臣觀察，他肯定成爲作亂的禍首。"太宗説："你怎麽知道？"回答説："看他依仗自己立有小功，内心却特别驕傲自誇，耻於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任吏部尚書，他還不滿意，詆毁時下賢臣，經常有不滿言論。"太宗説："不能揣測，無端生出猜疑。他的功勛才能，没什麽不行，朕難道吝惜高位，衹是不到時候罷了。"不久侯君集謀反被殺，太宗笑着對李道宗説："侯君集的事，果然同公推測的一樣。"

及大軍討高麗，令道宗與李勣爲前鋒，濟遼水，克蓋牟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衆輕我，一戰必摧。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我既職在前軍，

待到大軍討伐高麗，命令李道宗和李勣爲前鋒，渡過遼水，攻下蓋牟城。正趕上賊兵大軍到來，軍中人都要求深挖溝壕據險堅守，等待太宗到來慢慢進兵，李道宗説："不行。賊從遠處急忙趕來，兵士實在已很疲憊，衹是倚仗人多輕視我軍，一戰必能摧毁他們。過去漢大將耿弇不把

當須清道以待輿駕。”李勣然之。乃與壯士數十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賞勞，賜奴婢四十人。又築土山攻安市城，土山崩，道宗失於部署，爲賊所據。歸罪於果毅傅伏愛，斬之。道宗跣行詣旗下請罪，太宗曰：“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赦孟明，土山之失，且非其罪。”捨而不問。道宗在陣損足，太宗親爲其針，賜以御膳。

擊賊之事留給君主，我既然領職擔任前軍，就應該清掃道路而等待皇帝。”李勣同意了。就同數十名壯士騎馬直衝向賊陣，左右出入，李勣趁勢合擊，大破敵兵。太宗到來，大加獎賞并慰勞了他，賜給他奴婢四十人。又構建土山攻打安市城，土山崩塌，李道宗在部署上又有失誤，因此被賊占據了。他把罪責歸到果毅傅伏愛頭上，斬殺了他。李道宗光着脚來到旗下請罪，太宗說：“漢武帝斬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免孟明，土山的失誤，又不是你的罪過。”因此寬免了他而不追問。李道宗在陣前傷了脚，太宗親自用針爲他縫傷，賜給御膳。

二十一年，以疾請居閑職，轉太常卿。永徽元年，加授特進，增實封并前六百户。四年，房遺愛伏誅，長孫無忌、褚遂良素與道宗不協，上言道宗與遺愛交結，配流象州，道病卒，年五十四。及無忌、遂良得罪，詔復其官爵。道宗晚年頗好學，敬慕賢士，不以地勢凌人，宗室中唯道宗及河間王孝恭昆季最爲當代所重。

二十一年，因病請求擔任閑散職務，改任太常卿。永徽元年，加任特進，增加實封和前面的共六百户。四年，房遺愛被處死刑，長孫無忌、褚遂良一向和李道宗不和，向上進言說李道宗和房遺愛交往勾結，於是將他發配流放到象州，在路上病逝，終年五十四歲。到長孫無忌、褚遂良獲罪，下詔恢復了他的官爵。李道宗晚年很好學，敬慕賢能人士，不因自己的地位與權勢而欺凌人，宗室人員中衹有李道宗和河間王李孝恭兄弟最受當代人看重。

道宗子景恒，降封盧國公，官至相州刺史。

李道宗子名景恒，降封爲盧國公，官做到相州刺史。

隴西王李博乂

隴西王博乂，高祖兄子也。高祖長兄曰澄，次曰湛，次曰洪，并早卒。武德初，追封澄爲梁王，湛爲蜀王，洪爲鄭王。澄、洪并無後，博乂即湛第二子也。

武德元年受封。高祖時，歷宗正卿、禮部尚書，加特進。博乂有妓妾數百人，皆衣羅綺，食必粱肉，朝夕弦歌自娱，驕侈無比。與其弟渤海王奉慈俱爲高祖所鄙，帝謂曰：“我怨仇有善，猶擢以不次，况於親戚而不委任？聞汝等唯昵近小人，好爲不軌，先王墳典，不聞習學。今賜絹二百匹，可各買經史習讀，務爲善事。”

隴西王李博乂，是高祖兄之子。高祖的長兄名李澄，次兄名李湛，三兄名李洪，都早年離世。武德初年，追封李澄爲梁王，李湛爲蜀王，李洪爲鄭王。李澄、李洪都没有後代，李博乂就是李湛的第二子。

李博乂武德元年受封。高祖時，歷任宗正卿、禮部尚書，加任特進。李博乂有妓妾數百人，都穿用羅綺，食物必求美味佳肴，一天到晚彈琴歌舞以自娱，驕奢淫逸無與倫比。高祖很鄙視他和他弟弟渤海王李奉慈兩人，皇帝對他們說：“我的那些怨仇之人有優點，還要破格提拔，何况對於親戚能不加以委任？聽説你們衹親近小人，喜歡做不法之事，先王典籍，不知學習。現在我賜給你們絹二百匹，可以各自買來經史學習

咸亨二年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謚曰恭。

奉慈，武德初封渤海王。顯慶中，累遷原州都督，薨，謚曰敬。

史臣曰：無私於物，物亦公焉。高祖纔定中原，先封疏屬，致廬江爲叛，神通争功，封德彝論之於前，房玄齡譏之於後。若河間機謀深沉，識度弘遠，縱虛舟而降蕭銑，飲妖血而平公祏，入朝定君臣之分，賣第爲子孫之謀，善始令終，論功行賞，即無私矣。或問曰：水變爲血，信妖矣，竟成功而無咎者，何也？答曰：河間節貫神明，志匡宗社，故妖不勝德明矣。道宗軍謀武勇，好學下賢，於群從之中，稱一時之傑。無忌、遂良銜不協之素，致千載之冤。永徽中，無忌、遂良忠而獲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誣陷劉洎、吴王恪於前，枉害道宗於後，天網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

贊曰：疏屬盡封，啓亂害公。河間孝恭，獨稱軍功。

誦讀，必須做善事。”咸亨二年去世，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謚號爲恭。

李奉慈，武德初年封爲渤海王。顯慶年間，多次升任做到原州都督，去世，謚號爲敬。

史臣曰：不偏愛萬物，天地萬物也會表現出公正。高祖剛平定中原，就先封疏遠的宗族親屬，導致廬江王反叛，李神通争功，先有封德彝的奏議，後有房玄齡的批評。像河間王機智果斷謀劃老練，見識深遠，故意放縱船隻而迫使蕭銑投降，喝下妖血而平定輔公祏，入朝定君臣名分，賣宅第爲子孫遠慮，善始善終，論功行賞，就是無私了。有人問道：水變成血，確實是妖了，終於成功而没有遇禍，爲什麽呢？回答説：河間王義氣縱貫神靈，志在匡扶國家，因此妖氣不能戰勝仁德是很明顯的了。李道宗在軍事上既有智謀又有勇力，禮賢下士愛好學習，在衆多從兄弟之中，可稱一時英傑。長孫無忌、褚遂良因與之一向不和而銜恨，造成千年冤屈。永徽年間，長孫無忌、褚遂良忠誠却反而獲罪，人們都爲他們感到哀痛。但却絲毫不知他們先前還曾誣陷劉洎、吴王李恪，後來又陷害李道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他們不得好死也是應該的啊！

贊曰：疏遠的宗族戚屬全都受封，造成禍亂妨害公正。河間王李孝恭，祇有他稱得上立有軍功。

舊唐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十一

温大雅（子）無隱（大雅弟）彥博（子）振 挺（大雅弟）大有 陳叔達
竇威（子）惲（兄子）軌（軌子）奉節（軌弟）琮（威從兄子）抗
（抗子）衍 靜（靜子）逵（抗第三子）誕（誕子）孝慈
（孝慈子）希玠（誕少子）孝諶（抗季弟）璡

温大雅 温無隱

温大雅，字彥弘，太原祁人也。父君悠，北齊文林館學士，隋泗州司馬。大業末，爲司隸從事，見隋政日亂，謝病而歸。

温大雅，字彥弘，是太原祁人。父名君悠，北齊時任文林館學士，隋時任泗州司馬。大業末年，任司隸從事，看到隋朝政事日漸混亂，聲稱有病隱退回家。

大雅性至孝，少好學，以才辯知名。仕隋東宫學士、長安縣尉，以父憂去職。後以天下方亂，不求仕進。

温大雅秉性極爲孝順，小時喜好學習，以多才善辯知名。出仕隋朝任東宫學士、長安縣尉，爲父親守喪而離職。後來因天下正亂，便不求進身做官。

高祖鎮太原，甚禮之。義兵起，引爲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翰。禪代之際，與司録竇威、主簿陳叔達參定禮儀。武德元年，歷遷黄門侍郎。弟彥博爲中書侍郎，對居近密，議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義晋陽，爲卿一門耳。"尋轉工部，進拜陜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太宗以隱太子、巢刺王之故，令大雅鎮洛陽以俟變。大雅數陳秘策，甚蒙嘉賞。太宗即位，累轉禮部尚書，封黎國公。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謚曰孝。撰《創業起居注》三卷。永徽五年，贈尚書右僕

高祖鎮守太原，對他非常尊敬有禮。義軍起兵時，引用任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門掌管文書。隋恭帝禪位的時候，他和司録竇威、主簿陳叔達參預制定禮儀。武德元年，多次升任到黄門侍郎。弟温彥博任中書侍郎，同處近臣地位，人們都認爲他們很榮耀。高祖從容對他們説："我在晋陽起兵，是你們一家所支持的。"不久改任工部侍郎，進位陜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太宗因隱太子、巢刺王的原因，命令温大雅鎮守洛陽以等待事變。温大雅多次陳述秘密計策，很受太宗贊賞。太宗即位後，多次改任做到禮部尚書，封爲黎國公。温大雅準備改葬他的祖父，占卜的説："葬在這裏，危害兄長而福佑弟弟。"温大雅説："如果能使我弟弟長久安康，我則準備含笑死去。"安葬完畢，一年多後去世，謚號稱孝。撰寫《創業起居注》三卷。永徽五年，追贈尚書

射。

子無隱，官至工部侍郎。

温彦博 温振 温挺

大雅弟彦博。彦博幼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初，其父友薛道衡、李綱常見彦博兄弟三人，咸嘆異曰："皆卿相才也。"開皇末，爲州牧秦孝王俊所薦，授文林郎，直内史省，轉通直謁者。及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爲司馬。藝以幽州歸國，彦博贊成其事，授幽州總管府長史。未幾，徵爲中書舍人，俄遷中書侍郎，封西河郡公。時高麗遣使貢方物，高祖謂群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即爲詔，述朕此懷也。"彦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爲箕子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麗抗禮，則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比列星，理無降尊，俯同夷貊。"高祖乃止。

其年，突厥入寇，命右衛大將軍張瑾爲并州道行軍總管出拒之，以彦博爲行軍長史。與虜戰於太谷，軍敗，彦博没於虜庭。突厥以其近臣，苦問以國家虚實及兵馬多少，彦博固不肯言。頡利怒，遷於陰山苦寒之地。太宗即位，突厥送款，始徵彦博還朝，授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彦博意有沙汰，多所損抑，而退者不伏，囂訟盈庭。彦博惟騁辭辯，與之相詰，終日喧擾，頗爲識者所嗤。復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

貞觀二年，遷御史大夫，仍檢校中書侍郎事。彦博善於宣吐，每奉使

右僕射。

子名無隱，官做到工部侍郎。

温大雅弟名彦博。温彦博從小聰慧，有口才善於辯論，博覽書籍。當初，他父親的朋友薛道衡、李綱曾見到温彦博兄弟三人，都驚嘆他們不一般説："都有做卿相的才能。"開皇末年，州牧秦孝王楊俊推薦他，授任文林郎，在内史省上班，改任通直謁者。到隋末大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用他爲司馬。羅藝獻出幽州歸順唐朝，温彦博贊成這件事，授任幽州總管府長史。没過多久，徵入朝任中書舍人，不久升任中書侍郎，封爲西河郡公。當時高麗派使臣上貢特産，高祖對群臣説："名稱和實際，按理應當相符。高麗向隋朝稱臣，最終又抗拒煬帝，這哪稱得上臣子的意思？朕對萬事萬物都很恭敬，不想驕奢尊貴，衹守住本土，致力於安撫下民，何必讓高麗向我稱臣用來自我尊大？可以馬上下詔書，陳述朕的這種胸懷。"温彦博進言道："遼東這個地方，周代時是箕子的國土，也是漢朝的玄菟郡。魏、晋以前，近在管轄以内，不能允許他們不稱臣。如果和高麗行對等之禮，那麽四夷怎麽能歸順我們？况且中原對於夷狄，就好比太陽和群星一樣，按理不能降低尊嚴，而屈尊等同夷貊。"高祖就停止了下詔的事。

這年，突厥進犯，命令右衛大將軍張瑾任并州道行軍總管出兵抵禦，任温彦博爲行軍長史。和突厥兵在太谷交戰，官軍失敗，温彦博被俘到突厥軍中。突厥因他是近臣，極力詢問國家的虚實及兵力情况，温彦博堅持不肯説。頡利發怒，把他送到陰山又苦又冷的地方。太宗即位，突厥前來講和，纔召温彦博回朝，授任雍州治中，不久任檢校吏部侍郎。温彦博想淘汰一些人，裁減貶降了許多人，而被貶退的人不服，吵鬧争辯者滿堂。温彦博衹盡力以言辭争辯，和他們相互詰問，整天喧鬧吵嚷，因此受到有識者的譏笑。再次授任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

貞觀二年，升任御史大夫，還檢校中書侍郎事務。温彦博善於宣旨談吐，每次奉命出使後入

入朝，詔問四方風俗，承受綸言，有若成誦，聲韵高朗，響溢殿庭，進止雍容，觀者拭目。四年，遷中書令，進爵虞國公。高祖常宴朝臣，詔太宗諭旨，既而顧謂近臣曰："何如温彥博？"其見重如此。

朝，皇上下詔詢問他各地風俗，接受皇上的詔書，就像背誦，聲音高昂清朗，響徹殿庭，舉止周密文雅，人人拭目觀看。四年，升任中書令，進爵位虞國公。高祖曾宴集當朝大臣，下詔讓太宗宣讀聖旨，完畢後看着近臣說："比起温彥博怎麽樣？"他就這樣被看重。

初，突厥之降也，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强，擾亂中國，爲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也。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散屬州縣，各使耕田，變其風俗。百萬胡虜，可得化而爲漢，則中國有加户之利，塞北常空矣。"惟彥博議曰："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虚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若遣向西南，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遂處降人于朔方之地，其入居長安者近且萬家，議者尤爲不便，欲建突厥國於河外。彥博又執奏曰："既已納之，無故遣去，深爲可惜。"與魏徵等争論，數年不决。

初時，突厥投降，下詔商議安定邊地的策略。朝廷人士大多說："突厥憑藉自身强盛，擾亂中原，已經很長時間了。現在實在是上天讓他們喪亡了，窮途末路前來歸順我們，本來并非有向往仁義的用心。趁着他們歸順，分散他們的部落，俘虜到黄河的南邊，分散隸屬於各州縣，讓他們各自耕田，改變他們的風俗。百萬胡虜，可以同化後成爲漢人，那麽中原有增加户口的利益，塞北就會經常空虚了。"衹有温彥博建議說："漢代建武年間，把投降的匈奴人安置在五原塞下，保存他們的部落，成爲捍衛邊疆的屏障，同時又使他們不離開本土不變换風俗，因而撫慰他們，一來充實了那裏空虚的土地，二來表示没有猜疑之心。如果遣送到西南，就背離了事物的本性，所以不合撫育之道。"太宗依從了，就把投降的人安置在朔方，其中進入長安居住的將近一萬家，議論的人尤其認爲不利，要在河外建立突厥國。温彥博又堅持上奏說："既然已接納了他們，無緣無故遣送走，非常可惜。"和魏徵等人争論，幾年不能决定。

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薨，年六十四。彥博自掌知機務，即杜絶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及薨，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勞精竭神，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閑逸，致夭性靈。"彥博家無正寢，及卒之日，殯於别室，太宗命有司爲造堂焉。贈特進，謚曰恭，陪葬昭陵。

十年，升任尚書右僕射。第二年去世，終年六十四歲。温彥博自從掌管并主持機要政務，就杜絶賓客，國家的利害，知無不言，太宗因此嘉獎他。到去世後，太宗對侍臣們說："温彥博完全因爲爲國操勞的原故，耗盡精神，我看他不勝勞碌，已有二年了。遺憾的是没讓他有閑暇，以致喪生。"温彥博家中没有正屋，待到去世那天，在偏房停柩，太宗命令有關部門爲他家建造正屋。追贈特進，謚號稱恭，陪葬昭陵。

子振，少有雅望，官至太子舍人，居喪以毁卒。

子名振，年輕時就有好的名聲，官做到太子舍人，守喪期間因過於悲傷而死。

振弟挺，尚高祖女千金公主，官至延州刺史。

温振弟名挺，娶高祖女千金公主爲妻，官做到延州刺史。

温大有

大雅弟大有，字彦將，性端謹，少以學行稱。隋仁壽中，尚書右丞李綱表薦之，授羽騎尉。尋丁憂，去職歸鄉里。義旗初舉，高祖引爲太原令。從太宗擊西河，高祖謂曰："士馬尚少，要資經略，以卿參謀軍事，其善建功名也！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若克西河，帝業成矣。"及破西河而還，復以本官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共掌機密。大有以昆季同在機務，意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我虚心相待，不以爲疑，卿何自疑也?"大有雖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權，僚列以此多之。武德元年，累轉中書侍郎。會卒，高祖甚傷惜之，贈鴻臚卿。

温大雅弟名大有，字彦將，秉性謹慎正直，年輕時以學問和品行著稱。隋朝仁壽年間，尚書右丞李綱上表舉薦他，授任羽騎尉。不久要守喪，離職回到故鄉。起義初期，高祖引用他爲太原令。跟隨太宗攻打西河，高祖對他說："軍士戰馬還少，需要認真籌劃謀取，使用卿參議軍事，好好建立功名啊！事情的成敗，就以這次行動來預測了。如果攻下西河，帝王大業就成功了。"到攻下西河後返回，又以本官代理大將軍府記室，和兄長温大雅共同執掌機密文書。温大有因兄弟一同處理機要事務，自己心中不安，堅決請求擔任其他官職。高祖說："我對你誠心相待，没有懷疑，卿爲什麽自我疑慮呢?"温大有雖然接受了，然而常退讓，遠避機要權力，同僚們因此稱贊他。武德元年，多次改任後爲中書侍郎。適逢去世，高祖非常悲傷惋惜，追贈鴻臚卿。

初，大雅在隋與顔思魯俱在東宫，彦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内史省，彦將與愍楚弟遊秦典校秘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顔氏爲優；其後職位，温氏爲盛。

當初，温大雅在隋朝時和顔思魯都在東宫，温彦博和顔思魯的弟弟顔愍楚同在内史省當值，温彦將和顔愍楚的弟弟顔遊秦典校秘閣。二家兄弟，都是當時出衆的人物。年輕時的學業，顔氏優秀，以後的職位，温氏更高。

陳叔達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頗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韵，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歷侍中、丹陽尹、都官尚書。入隋，久不得調。大業中，拜内史舍人，出爲絳郡通守。義師至絳郡，叔達以郡歸款，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記室温大雅同掌機密，軍書、赦令及禪代文誥，多叔達所爲。武德元年，授黄門侍郎。二年，兼納言。四年，拜侍中。

陳叔達，字子聰，是陳宣帝的第十六子。儀容舉止美好，很有才學，在陳時封爲義陽王。十多歲時，曾經侍宴，賦詩十韵，提筆就成，僕射徐陵很驚奇。歷任侍中、丹陽尹、都官尚書，進入隋朝，很長時間不被調用。大業年間，授任内史舍人，外任爲絳郡通守。義軍到達絳郡，陳叔達帶全郡歸附，授任丞相府主簿，封爲漢東郡公，和記室温大雅共同執掌機密，軍書、赦令及禪代文誥，大多是陳叔達作的。武德元年，授任黄門侍郎。二年，兼任納言。四年，授任侍中。

叔達明辯，善容止，每有敷奏，搢紳莫不屬目。江南名士薄游長安者，多爲薦拔。五年，進封江國公。

陳叔達聰明善言辯，儀表出衆，每次有所陳述奏進，士大夫没有不注目的。江南名士游歷長安的，大都受到他的推薦提携。五年，進封江國

嘗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

公。曾經在御前被皇上賞賜食物，得到葡萄，拿着不吃。高祖詢問其中緣故，回答説："臣母親有口乾的病，找葡萄而得不到，想拿回去送給母親。"高祖感慨流淚説："你尚有母親可以給呀！"因而賜物百段。

貞觀初，加授光祿大夫，尋坐與蕭瑀對御忿爭免官。未幾，丁母憂。叔達先有疾，太宗慮其危殆，遣使禁絶吊賓。服闋，授遂州都督，以疾不行。久之，拜禮部尚書。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陰行譖毁，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叔達謝曰："此不獨爲陛下，社稷計耳。"後坐閨庭不理，爲憲司所劾，朝廷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聽以散秩歸第。九年卒，謚曰繆。後贈户部尚書，改謚曰忠。有集十五卷。

貞觀初年，加授光祿大夫，不久因和蕭瑀在皇上面前争執而獲罪免官。不久，爲母親守喪。陳叔達先前有病，太宗擔心他有危險，派使者禁止賓客前去吊祭。服喪期滿，授任遂州都督，因病没成行。很久以後，任禮部尚書。李建成、李元吉嫉妒危害太宗，暗中進讒言進行毁謗，高祖受這些言論迷惑，準備貶責，陳叔達堅决勸諫纔停止。到這時太宗慰勞他説："武德時，危難正在暗中形成，知道你有正直之言，現在的這一任命，是作爲報答。"陳叔達辭謝説："這不衹是爲了陛下，是爲國家考慮。"後因家庭不和諧，受到司法官員批評，朝廷惋惜他是名臣，不想張揚他的罪責，聽憑他以閑職回家。九年去世，謚號稱繆。後來追贈户部尚書，改謚號稱忠。有文集十五卷。

竇威　竇惲

竇威字文蔚，扶風平陵人，太穆皇后從父也。父熾，隋太傅。

竇威，字文蔚，扶風平陵人，是太穆皇后的從父。父名熾，隋時任太傅。

威家世勳貴，諸昆弟并尚武藝，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爲"書痴"。隋内史令李德林舉秀異，射策甲科，拜秘書郎。秩滿當遷，而固守不調，在秘書十餘歲，其學業益廣。時諸兄并以軍功致仕通顯，交結豪貴，賓客盈門，而威職掌閑散。諸兄更謂威曰："昔孔丘積學成聖，猶狼狽當時，栖遲若此，汝效此道，復欲何求？名位不達，固其宜矣。"威笑而不答。久之，蜀王秀辟爲記室，以秀行事多不法，稱疾還田里。及秀廢黜，府僚多獲罪，唯威以先見保全。大業四年，累遷内史舍人，以數陳得失忤旨，轉考功郎中，後坐事免，歸京師。

竇威家世代是功臣顯貴，各位兄弟都崇尚武藝，而竇威專心研習文史，專一自守，各兄長嘲笑他，稱他是"書痴"。隋内史令李德林主持科舉他參加秀異科考試，射策甲科，任秘書郎。任期滿應當升官，却堅守原職不願調任，任秘書郎十多年，他的學業更加增進。當時各兄長都因軍功官運通達顯貴一時，交往結識豪門權貴，賓客盈門，而竇威的官職仍是閑散官。各兄長又對竇威説："過去孔丘積累學問成了聖人，還是在當時很狼狽，如此游息，你效法此道，又想追求什麽？功名地位不通達，原本是活該了。"竇威笑笑没有回答。過了很久，蜀王楊秀徵召他爲記室，因楊秀做事多不守法，自稱有病返回鄉里。楊秀被廢黜，幕府中的官吏大多獲罪，衹是竇威因有先見之明而保全。大業四年，多次升任後爲内史舍人，因多次陳述朝政得失違背了皇上的旨

意，改任考功郎中，後來因事獲罪免職，返回京城。

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録參軍。時軍旅草創，五禮曠墜，威既博物，多識舊儀，朝章國典皆其所定，禪代文翰多參預焉。高祖常謂裴寂曰："叔孫通不能加也。"武德元年，拜内史令。威奏議雍容，多引古爲諭，高祖甚親重之，或引入卧内，常爲膝席。又嘗謂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咸登此職。今我已爲天子，公爲内史令，本同末異，乃不平矣。"威謝曰："臣家昔在漢朝，再爲外戚，至於後魏，三處外家，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惟叨濫，曉夕兢懼。"高祖笑曰："比見關東人與崔、盧爲婚，猶自矜伐，公代爲帝戚，不亦貴乎！"

高祖進入關中，召補竇威任大丞相府司録參軍。當時軍隊初創，五禮荒廢，竇威博學多識，很熟悉以往的禮儀，朝章國典都是他制定的，禪讓繼位的文書他大多參預起草。高祖常對裴寂說："叔孫通也不能超過他。"武德元年，任内史令。竇威奏議時儀態文雅，多引用古典作比喻，高祖很親近重視他，有時引入卧室，常促膝而談。又曾經對他說："過去周朝有八柱國的貴位，我和您家都得到此職。現在我已是天子，您任内史令，根本相同末節差異，竟這樣不平等了。"竇威拜謝說："臣家過去在漢朝，兩次做外戚，到了後魏，三次是外戚，陛下成爲皇上，我家又出了皇后。臣又攀附爲外戚，愧居中書省，自認爲很慚愧，早晚謹慎害怕。"高祖笑着說："近來見關東人和崔氏、盧氏結親，還自我誇耀，您家世代爲帝王親戚，不也很高貴啊！"

及寢疾，高祖自往臨問。尋卒，家無餘財，遺令薄葬。謚曰靖，贈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葬日，詔太子及百官并出臨送。有文集十卷。

到卧病時，高祖親自前去看望。不久去世，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物，遺言令簡單安葬。謚號稱靖，追贈同州刺史，追封爲延安郡公。下葬那天，下詔太子及百官一起出動送葬。竇威有文集十卷。

子惲嗣，官至岐州刺史。

威兄子軌，從兄子抗，并知名。

子竇惲繼嗣，官做到岐州刺史。

竇威兄子竇軌，從兄子竇抗，都很知名。

竇軌 竇奉節

軌，字士則，周雍州牧、鄧國公恭之子也。隋大業中，爲資陽郡東曹掾，後去官歸于家。義兵起，軌聚衆千餘人，迎謁於長春宫，高祖見之大悦，降席握手，語及平生，賜良馬十匹，使掠地渭南。軌先下永豐倉，收兵得五千人。從平京城，封贊皇縣公，拜大丞相諮議參軍。時稽胡賊五萬餘人掠宜君，軌討之，行次黄欽山，與賊相遇，賊乘高縱火，王師稍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軌自率數百騎殿於軍後，

竇軌，字士則，是周代雍州牧、鄧國公竇恭之子。隋大業年間，任資陽郡東曹掾，後來離職回家。義兵興起，竇軌聚集兵衆一千多人，在長春宫迎接并拜見高祖，高祖見到他很高興，走下座席與他握手，談及此生，賜給他好馬十匹，派他到渭南收復地盤。竇軌先攻下永豐倉，招收兵士得到五千人。跟隨平定京城，被封爲贊皇縣公，授任大丞相諮議參軍。當時稽胡賊兵五萬多人進犯宜君，竇軌前去討伐。走到黄欽山，和賊兵相遇，賊兵憑藉高處放火，官軍漸漸退却。竇軌斬殺了十四名部將，又提拔軍隊中小帥來代替他們。竇軌又親自率領數百名騎兵殿後，

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聞鼓，士卒爭先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斬首千餘級，虜男女二萬口。

武德元年，授太子詹事。會赤排羌作亂，與薛舉叛將鍾俱仇同寇漢中，拜軌秦州總管，與賊連戰皆捷，餘黨悉降。進封酇國公。三年，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許以便宜從事。屬党項寇松州，詔軌援之，又令扶州刺史蔣善合與軌連勢。時党項引吐谷渾之衆，其鋒甚鋭。軌師未至，善合先期至鉗川，遇賊力戰，走之。軌復軍於臨洮，進擊左封，破其部衆。尋令率所部兵從太宗討王世充于洛陽。

四年，還益州。時蜀土寇往往聚結，悉討平之。軌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其部衆無貴賤少長，不恭命即立斬之。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見者莫不重足股栗。軌初入蜀，將其甥以爲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而斬之。每誡家僮不得出外。嘗遣奴就官厨取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誠使汝，要當斬汝頭以明法耳！"遣其部將收奴斬之。其奴稱冤，監刑者猶豫未决，軌怒，俱斬之。行臺郎中趙弘安，知名士也，軌動輒榜棰，歲至數百。後徵入朝，賜坐御榻，軌容儀不肅，又坐而對詔，高祖大怒，因謂曰："公之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爲公所斬略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詔下獄，俄而釋之，還鎮益州。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有詔下益州，軌藏諸懷中，雲起問曰："詔書安在？"軌不之示，但曰："卿欲反矣！"執而殺之。行方大懼，奔于京師，軌追斬不及。是歲，行臺廢，即授益州大都督，加

命令説："聽到鼓聲有不前進的，我從後面斬殺。"一聽到鼓聲，士兵爭先衝向敵陣，賊兵射箭也不能阻止，因此大敗敵兵，斬首一千多級，俘虜男女二萬多人。

武德元年，授任竇軌太子詹事。適逢赤排羌作亂，和薛舉叛將鍾俱仇一起進犯漢中，任竇軌爲秦州總管，和賊兵接連交戰都勝了，其餘黨羽全都投降。進封爲酇國公。三年，升任益州道行臺左僕射，允許他見機行事。碰上党項侵犯松州，下詔令竇軌去援救，又命令扶州刺史蔣善合同竇軌聯合軍勢。當時党項引來吐谷渾兵衆，來勢非常凶猛。竇軌軍隊還没到，蔣善合已先到了鉗川，碰上賊兵奮力交戰，打跑了他們。竇軌又在臨洮駐軍，進擊左封，打敗了他的部衆。不久命令他率領人馬跟隨太宗到洛陽討伐王世充。

四年，回到益州。當時蜀地賊寇到處聯合聚集，竇軌討伐并將他們全部平定了。竇軌每次率軍攻打賊寇，有時十天一月，鎧甲不下身。他部下的兵衆不管大小貴賤，不聽命令立即斬首。每天有許多官吏士卒被鞭打，血流遍地，看到的没有不腿脚發抖走不動路的。竇軌當初進入蜀地，帶他外甥作爲心腹，夜裏曾經出去，呼叫他没有按時到達，一怒之下斬殺了他。常告誡家僮不能外出。曾派家奴到官厨取飲水却又後悔了，對家奴説："我確實派你去了，是要斬下你的頭來申明法令罷了！"派部將收捕家奴斬首。家奴喊冤，監刑的人猶豫未决，竇軌發怒，把他們都斬殺了。行臺郎中趙弘安，是知名人士，竇軌動不動就施行杖刑，一年達到數百次。後來朝廷徵召竇軌入朝，賜坐御榻，竇軌儀容不端正，又坐着對答詔問，高祖大怒，就對他説："你進蜀地時，車騎、驃騎跟隨的有二十人，被你幾乎殺光了，我關隴人士車騎，不足以服侍你。"下詔收捕入獄中，隨後釋放了，使他返回鎮守益州。竇軌和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一向不和，到隱太子被殺，有詔書下達益州，竇軌藏在懷中，韋雲起問："詔書在哪兒？"竇軌不給出示，衹説："你想要反了！"捕捉後殺了他。郭行方很害怕，跑回京城，竇軌追殺没有趕上。這年，廢除了行

食邑六百户。

貞觀元年，徵授右衛大將軍。二年，出爲洛州都督。洛陽因隋末喪亂，人多浮僞。軌并遣務農，各令屬縣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由是人吏懾憚，風化整肅。四年，卒官，贈并州都督。

子奉節嗣，尚高祖永嘉公主，歷左衛將軍、秦州都督。

竇琮

軌弟琮，亦有武幹，隋左親衛。大業末，犯法，亡命奔太原，依於高祖。琮與太宗有宿憾，每自疑。太宗方搜羅英傑，降禮納之，出入卧内，其意乃解。及將義舉，琮協贊大謀。大將軍府建，爲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拜金紫光禄大夫、扶風郡公。尋從劉文静擊屈突通於潼關，通遣裨將桑顯和來逼文静，義軍不利。琮與段志玄等力戰久之，隋軍大潰，通遁走。琮率輕騎追至稠桑，獲通而返。進兵東略，下陝縣，拔太原倉。拜右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時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國，乃令琮以步騎一萬自柏崖道應接之。遲留不進，武見殺，坐是除名。

武德初，以元謀勛特恕一死，拜右屯衛大將軍，復轉右領軍大將軍。時將圖洛陽，遣琮留守陝城以督糧運。王世充遣其驍將羅士信來斷糧道，琮潛使人説以利害，士信遂帥衆降。及從平東都，賞物一千四百段。後以本官檢校晉州總管。尋從隱太子討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賞黄金五十斤。未幾而卒。高祖以佐命之舊，甚悼之，贈左衛大將軍，謚曰敬。永徽五年，重贈特進。

竇抗 竇衍

抗，字道生，太穆皇后之從兄

臺，就被授任爲益州大都督，加食邑六百户。

貞觀元年，徵入授任右衛大將軍。二年，出任洛陽都督。洛陽因爲隋末動亂，人多輕浮欺詐。竇軌派他們全去務農，命令各屬縣有游手好閑懶惰者都要審查。因此官吏百姓害怕，風化整肅。四年，死在官任上，追贈并州都督。

子竇奉節繼嗣，娶高祖永嘉公主爲妻，歷任左衛將軍、秦州都督。

竇軌弟名琮，也有軍事才能，在隋朝任左親衛。大業末年，犯了法，逃命到太原，依附於高祖。竇琮和太宗有舊怨，自身常常疑懼。太宗這時正搜羅英雄豪傑，屈己下人以禮接納他，進出卧室，他的戒心纔解除。到準備起義，竇琮協同贊助大計。建立大將軍府，任統軍，跟隨平定西河，攻下霍邑，授任金紫光禄大夫、扶風郡公。不久跟隨劉文静到潼關攻打屈突通，屈突通派偏將桑顯和前來進逼劉文静，義軍失利。竇琮和段志玄等奮戰很長時間，隋軍大敗，屈突通逃走。竇琮率領輕騎兵追到稠桑，俘獲屈突通後返回。進兵向東攻占土地，攻下陝縣，拿下太原倉。授任右領軍大將軍，賜物品五百段。當時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暗中謀劃歸順唐朝，就派竇琮帶步兵騎兵一萬多人從柏崖路去接應他。逗留不前進，致使獨孤武被殺，因此獲罪除去官籍。

武德初年，因是首謀功臣特寬恕免除死罪一次，任右屯衛大將軍，又改任右領軍大將軍。當時正準備謀取洛陽，派竇琮在陝城留守督運糧餉。王世充派他手下的猛將羅士信來阻斷運糧道路，竇琮暗中派人用利害關係勸説他，羅士信於是帶領部下投降了。到跟隨大軍平定東都後，賞賜物品一千四百段。後來以本官任檢校晉州總管。不久跟隨隱太子討伐平定劉黑闥，因功封爲譙國公，賞賜黄金五十斤。不久去世。高祖因他有輔佐建國的舊功，特别哀傷，追贈左衛大將軍，謚號稱敬。永徽五年，重新追贈特進。

竇抗，字道生，是太穆皇后的從兄，隋洛

也，隋洛州總管、陳國公榮之子也，母，隋文帝萬安公主。抗在隋以帝甥甚見崇寵。少入太學，略涉書史，釋褐千牛備身、儀同三司。屬其父寢疾，抗躬親扶侍，衣不解帶者五十餘日。及居喪，哀毀過禮。後襲爵陳國公，累轉梁州刺史。將之官，隋文帝幸其第，命抗及公主酣宴，如家人之禮，賞賜極厚。母卒，號慟絶而復蘇者數焉，文帝令宫人至第，節其哭泣。歲餘，起爲岐州刺史，轉幽州總管，所在并以寬惠聞。及漢王諒作亂，煬帝恐其爲變，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雄因言抗得諒書而不奏，按之無驗，以疑貳除名。

抗與高祖少相親狎，及楊玄感作亂，高祖統兵隴右，抗言於高祖曰："玄感抑爲發踪耳！李氏有名圖籙，可乘其便，天之所啓也。"高祖曰："無爲禍始，何言之妄也！"大業末，抗於靈武巡長城以伺盜賊，及聞高祖定京城，抗對衆而忭曰："此吾家妹婿也，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之主矣。"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大悦，握手引坐曰："李氏竟能成事，何如？"因縱酒爲樂。尋拜將作大匠。武德元年，以本官兼納言。高祖聽朝，或升御坐，退朝之後，延入卧内，命之捨敬，縱酒談謔，敦平生之款。常侍宴移時，或留宿禁内。高祖每呼爲兄而不名也，宫内咸稱爲舅。常陪侍游宴，不知朝務。轉左武候大將軍，領左右千牛備身大將軍。尋從太宗平薛舉，勳居第一。四年，又從征王世允。及東都平，册勳太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俱預焉，朝廷榮之，賜女樂一部、金寶萬計。武德四年，因侍宴暴卒，贈司空，謚曰密。子衍。衍嗣，官至左武衛將軍。時抗群從内三品七人，四

州總管、陳國公竇榮的兒子，母親是隋文帝的萬安公主。竇抗在隋時因是皇帝的外甥很受寵愛。小時候進入太學，大略地閲覽了一些圖書史籍，出仕任千牛備身、儀同三司。碰上他父親卧病，竇抗親自侍奉，五十多天衣不解帶。到守喪時，哀傷過度超過禮法。後來繼承爵位陳國公，多次改任後爲梁州刺史。準備上任，隋文帝來到他家，命令竇抗和公主盡情飲宴，像平時家人宴席一樣，賞賜非常豐厚。母親去世，哭得死去活來好多次，文帝派宫人到他家，勸他節制悲哀哭泣。一年多後，起用爲岐州刺史，又改任幽州總管，所到之處都因政令寬厚仁惠而聞名。到漢王楊諒作亂時，煬帝怕他叛變，派李子雄快速趕去替代。李子雄就説竇抗收到楊諒的信而不上奏，審查没有驗證，就以有二心而除去官籍。

竇抗和高祖小時候很親近，到楊玄感作亂時，高祖在隴右統兵，竇抗對高祖説："楊玄感按捺不住已經發動了！李氏姓名在天命圖讖符籙上，可以乘現在這個便利時機，這是上天啓發您的。"高祖説："不要招來禍胎，胡説些什麽！"大業末年，竇抗在靈武沿長城偵察并防範盜賊，到聽説高祖已平定京城時，竇抗對衆人高興地説："這是我家妹夫，豁達有大家風度，真正是撥亂反正的人主。"就回到長安。高祖見了他很高興，握手讓座説："李氏終於能成就大事，怎麽樣？"就縱酒作樂。不久授任將作大匠。武德元年，以本官兼任納言。高祖臨朝聽政，有時讓他升坐御座，退朝以後，請進卧室，叫他放棄禮節，縱酒談笑，談及生平的情誼。經常侍宴超過時限，有時就在宫内留宿。高祖常常把他稱兄而不叫名字，宫内都稱他爲舅。常陪同游玩宴飲，不理朝廷事務。改任左武候大將軍，兼任左右千牛備身大將軍。不久跟隨太宗平定薛舉，功居第一。四年，又跟隨大軍征討王世充。到東都平定後，在太廟中記功的有九人，竇抗和從弟竇軌都在其中，朝中人士認爲很榮耀，賜給女樂一部、金寶數以萬計。武德四年，因陪宴突然死亡，追贈司空，謚號稱密。子名衍。竇衍繼嗣，官做到左武衛將軍。當時竇抗衆多從兄弟子侄中三品官

品、五品十餘人，尚主三人，妃數人，冠冕之盛，當朝無比。

有七人，四品、五品官有十多人，娶公主爲妻的有三人，妃子多人，爲官者之多，本朝没有能比的。

竇静 竇逵

静，字元休，抗第二子也。武德初，累轉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爲邊患，師旅歲興，軍糧不屬，静表請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時議者以民物凋零，不宜動衆，書奏不省。静頻上書，辭甚切至。於是徵静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等争論於殿庭，寂等不能屈，竟從静議。歲收數千斛，高祖善之，令檢校并州大總管。静又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爲障塞，復從之。

竇静，字元休，是竇抗的第二子。武德初年，多次改任後爲并州大總管府長史。當時突厥屢屢構成邊患，年年興師動衆，軍糧接運不上，竇静上表請求在太原設置屯田來簡省轉運。當時議論的人認爲百姓生業凋敗，不適宜勞擾衆人，上疏奏而上面不察。竇静連續上書，辭意非常懇切周到。於是徵召竇静入朝，和裴寂、蕭瑀、封德彝等在殿廷争論，裴寂等人不能使他屈服，終於聽從了竇静的建議。每年收穫數千斛，高祖很贊賞他，命令他任檢校并州大總管。竇静又因突厥不斷來進犯，請求阻斷石嶺作爲屏障，皇上又聽從了。

太宗即位，徵拜司農卿，封信都男，尋轉夏州都督。值突厥携貳，諸將出征，多詣其所。静知虜中虚實，潜令人間其部落，郁射設所部郁孤尼等九俟斤并率衆歸款，太宗稱善，賜馬百匹、羊千口。及擒頡利，處其部衆於河南，以爲不便，上封曰："臣聞夷狄者，同夫禽獸，窮則搏噬，群則聚麀。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衣食仰給，不務耕桑，徒損有爲之民，以資無知之虜，得之則無益於治，失之則無損於化。然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誠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愚臣之所深慮。如臣計者，莫如因其破亡之後，加其無妄之福，假以賢王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自可永保邊塞，俾爲藩臣，此實長轡遠馭之道。"于時務在懷輯，雖未從之，太宗深嘉其志。制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爲寧朔大使，撫鎮華戎，朕無北顧之憂矣。"再遷民部尚書。貞觀九年卒，謚曰

太宗即位，召他入朝任司農卿，封爲信都男，不久改任夏州都督。正值突厥又離心，各將領出征，多到達他的轄地。竇静知道突厥内部虚實，暗中派人離間突厥部落，郁射設所屬的郁孤尼等九俟斤都率兵衆來歸附，太宗稱贊，賜給他馬一百匹、羊一千隻。到生擒頡利後，在黄河南岸安置他的部落，竇静認爲不妥，上書説："臣聽説那些夷狄，就和禽獸一樣，窮困的時候就攫取侵吞，群居時就亂倫。不能用刑法威懾，不能用仁義教導。衣食依靠别人供給，不致力於農桑，白白損害勤勞的百姓，來資助無知的虜人，得到他們對治國無益，失去他們對教化無損。而他們的故土之情，未能輕易忘掉，實在擔心一旦發生變故，進犯我朝邊境，是愚臣所深深憂慮的。按臣的考慮，不如藉他們破敗之後，加給他們實際的福利，給予賢王的稱號，將宗室之女嫁給他們做妻子，分散他們的土地，離析他們的部落，使他們權力减弱勢力分散，容易控制，自然可以永保邊地，讓他們成爲藩臣，這確實是長遠控制的方法。"這時朝廷正致力於招降安撫，雖然没接受，但太宗很贊賞他的忠心。下制説："北方的事務，全部交給你，使卿爲寧朔大使，安撫管理華人戎人，朕就没有北顧之憂了。"二

肅。

子逵。逵尚太宗女遂安公主，襲爵信都男。

次升任後爲民部尚書。貞觀九年去世，謚號稱肅。

子名逵。竇逵娶太宗女遂安公主爲妻，繼承爵位信都男。

竇誕　竇孝慈

誕，抗第三子也。隋仁壽中，起家爲朝請郎。義寧初，辟丞相府祭酒，轉殿中監，封安豐郡公，尚高祖女襄陽公主。從太宗征薛舉，爲元帥府司馬，遷刑部尚書，轉太常卿。高祖諸少子荆王元景等未出宫者十餘王，所有國司家産之事，皆令誕主之。出爲梁州都督。貞觀初，召拜右領軍大將軍，轉大理卿、莘國公。修營太廟，賜物五百段。復爲殿中監，以疾解官，復拜宗正卿。太宗常與之言，昏忘不能對，乃手詔曰："朕聞爲官擇人者治，爲人擇官者亂。竇誕比來精神衰耗，殊異常時。知不肖而任之，睹尸禄而不退，非唯傷風亂政，亦恐爲君不明。考績黜陟，古今常典，誕可光禄大夫還第。"尋卒，贈工部尚書、荆州刺史，謚曰安。

子孝慈。孝慈嗣，官至左衛將軍。

竇誕，是竇抗的第三子。隋仁壽年間，出仕爲朝請郎。義寧初年，徵用爲丞相府祭酒，改任殿中監，封爲安豐郡公，娶高祖女襄陽公主爲妻。跟隨太宗征討薛舉，任元帥府司馬，升任刑部尚書，改任太常卿。高祖各位小兒子像荆王李元景這樣没有出宫的有十多個，所有封國司職家産等事務，都讓竇誕主管。後外任爲梁州都督。貞觀初年，召入授任右領軍大將軍，改任大理卿、莘國公。修建太廟，賜物五百段。再次任殿中監，因病免官，又任宗正卿。太宗曾和他談話，昏聵忘事不能對答，於是親自下詔説："朕聽説任官善擇人者可以達到天下大治，爲人挑選官位的就會天下大亂。竇誕近來精力衰竭，和平常很不同。知道不行却任用他，看到衹拿俸禄不管事却不辭退，不衹損傷風化擾亂政令，恐怕做君主的也不能清明。考察政績降除升用，是古今常用典制，竇誕可任光禄大夫回家。"不久去世，追贈工部尚書、荆州刺史，謚號稱安。

子名孝慈。竇孝慈繼嗣，官做到左衛將軍。

竇希玠　竇孝諶

孝慈子希玠。希玠少襲爵，中宗時爲禮部尚書，以恩澤賜實封二百五十户。開元初，爲太子少傅、開府儀同三司。

誕少子孝諶在《外戚傳》。

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上三十餘人，尚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唐世貴盛，莫與爲比。

竇孝慈子名希玠。竇希玠小時候承襲爵位，中宗時任禮部尚書，因恩澤賜實封二百五十户。開元初年，任太子少傅、開府儀同三司。

竇誕小兒子竇孝諶的事迹在《外戚傳》中。

竇氏從武德時到現在，二次爲外戚，一品官有三人，三品官以上有三十多人，娶公主爲妻的有八人，女兒爲王妃的有六人，唐代顯貴榮盛，没有能比的。

竇璡

璡，字之推，抗季弟也。大業末，爲扶風太守。高祖定京師，以郡歸國，歷禮部、民部二尚書。從太宗

竇璡，字之推，是竇抗最小的弟弟。大業末年，任扶風太守。高祖平定京城，獻郡歸順本朝，歷任禮部尚書、民部尚書。跟隨太宗平定薛

平薛仁杲。尋鎮益州，時蜀中尚多寇賊，璡屢討平之。時皇甫無逸在蜀，與之不協，璡屢請入朝，高祖徵之，中路詔令還鎮。璡不得志，遂於路左題山，以申鬱積。有使者至其所，璡宴之卧内，遺以綾綺。無逸奏其事，坐免官。未幾，拜秘書監，封鄧國公。貞觀初，授太子詹事。後爲將作大匠，修葺洛陽宫。璡於宫中鑿池起山，崇飾雕麗，虛費功力，太宗怒，遽令毁之。坐事免。會納其女爲酆王妃，俄而復位，加右光禄大夫。七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安。璡頗曉音律。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正聲雅樂，璡討論故實，撰《正聲調》一卷，行於代。

仁杲。不久鎮守益州，當時蜀中還有許多賊寇，竇璡多次討伐平定他們。當時皇甫無逸在蜀地，與他不和，竇璡多次請求入朝，高祖徵召他，走到半路又下詔讓他回去鎮守。竇璡不得志，就在路邊山上題字，用來一吐鬱積。有使者到他住所，竇璡在卧室宴請，贈送綾綺。皇甫無逸上奏這事，獲罪免官。不久，任秘書監，封爲鄧國公。貞觀初年，授任太子詹事。後來任將作大匠，整修洛陽宫。竇璡在宫中挖池造山，雕飾很華麗，徒費功力，太宗大怒，立即下令毁掉。因此獲罪免官。適逢娶他女兒爲酆王妃，不久恢復官位，加授右光禄大夫。七年去世，追贈禮部尚書，謚號稱安。竇璡很通曉音律。武德年間，和太常少卿祖孝孫承受詔令制定正聲雅樂，竇璡討論出處典故，撰寫《正聲調》一卷，流傳於世。

史臣曰：得人者昌。如諸温儒雅清顯，爲一時之稱，叔達才學明辯，中二國之選，皆抱廊廟之器，俱爲社稷之臣。威守道，軌臨戎，抗居喪，静經略，璡音律，仍以懿親，俱至顯位，才能門第，輝映數朝，豈非得人歟？唐之昌也，不亦宜乎！然彦博之褊，竇軌之酷，亦非全器焉。

史臣曰：獲得人才的可以昌盛。像温家各位儒雅清顯，受到一時頌揚，陳叔達才學明辯，被兩個朝代所選任，都是棟梁之材，同爲國家重臣。竇威能守道，竇軌善統軍，竇抗守喪盡禮，竇静籌謀過人，竇璡通曉音律，加上是皇親，全部達到顯達的地位，才能和門第，耀映幾朝，難道不是得到人才嗎？唐朝的昌盛，不也是應當嗎！然而温彦博的狹隘，竇軌的殘酷，也并非全才。

贊曰：温、陳才位，文蔚典禮。諸竇戚里，榮盛無比。

贊曰：温、陳以才得位，文蔚懂得禮儀。竇家居爲外戚，榮盛無與倫比。

舊唐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十二

李綱　李少植

李綱，字文紀，觀州蓨人也。祖元則，後魏清河太守。父制，周車騎大將軍。

李綱，字文紀，是觀州蓨地人。祖父名元則，後魏時任清河太守。父名制，任周朝的車騎大將軍。

綱少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許。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張綱傳》，慕而改之。周齊王憲引爲參軍。宣帝將害憲，召僚屬證成其罪，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及憲遇害，露車載尸而出，故吏皆散，唯綱撫棺號慟，躬自埋瘞，哭拜而去。

李綱年輕時慷慨有志向氣節，常用忠義激勵自己。起初名瑗，字子玉，讀了《後漢書·張綱傳》，仰慕他而改名。北周齊王宇文憲引用他任參軍。周宣帝準備謀害宇文憲，召下僚屬吏作證構織他的罪名，李綱誓死不從，最終没有屈服的話。到宇文憲被害，用没有帷帳頂蓋的車拉着尸體送出，過去的下屬官吏全都散去，衹有李綱撫着棺材號哭，親自埋葬了宇文憲，哭着拜祭後離開。

隋開皇末，爲太子洗馬。皇太子勇嘗以歲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宫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累於殿下？臣請遽正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趨而出。及勇廢黜，文帝召東宫官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過，非太子罪也。勇器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賢明之士輔導

隋開皇末年，任太子洗馬。皇太子楊勇曾在正月宴請東宫臣僚，左庶子唐令則自己請求彈奏琵琶，又演唱《武媚娘》曲。李綱對楊勇説："唐令則擔任東宫官員，職責應當是調教保護太子，竟在宴席上自比倡優，進獻淫靡之聲，污染您的視聽。事情如果被皇上知道，唐令則罪責難以預測，難道不會連累到殿下？臣請求馬上處罰他的罪過。"楊勇説："我想作樂罷了，君不要多事。"李綱馬上就走了。待到楊勇被廢黜，文帝召集東宫官員屬吏嚴厲責備，没有人敢對答。李綱回答説："今天的事，是陛下的過失，不是太子的罪責。楊勇的才能并非上等，性情和常人一

之，足堪繼嗣皇業。方今多士盈朝，當擇賢居任，奈何以弦歌鷹犬之才居其側，至令致此，乃陛下訓導不足，豈太子之罪耶!”辭氣凜然，左右皆爲之失色。文帝曰：“令汝在彼，豈非擇人?”綱曰：“臣在東宫，非得言者。”帝奇其對，擢拜尚書右丞。

樣，如果得到賢明的人輔導他，完全可繼承帝業。現今賢士滿朝廷，應當選擇賢能的人擔任東宫官職，怎能讓彈奏歌唱放鷹逐狗之人在太子周圍，以致到了這種地步，這是陛下訓導不够，哪是太子的罪過呀!”言辭態度嚴肅，左右都被他的話嚇得變了臉色。文帝説：“讓你在他那裏，難道不是選擇了人?”李綱説：“臣在東宫，并非能説上話的。”皇帝認爲他的對答不尋常，提拔爲尚書右丞。

時左僕射楊素、蘇威當朝用事，綱每固執所見，不與之同，由是二人深惡之。會遣大將軍劉方誅討林邑，楊素言於文帝曰：“林邑多珍寶，自非正人不可委。”因言綱可任，文帝以爲行軍司馬。劉方承素之意屈辱綱，幾至於死。及軍還，久不得調。後拜齊王府司馬。未幾，蘇威復令綱詣南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後自來奏事，威復言綱擅離所職，以之屬吏。綱見善卜者，令筮之，遇《鼎》，因謂綱曰：“公易姓之後，方可得志而爲卿輔。宜早退，不然，有折足之敗也。”尋會赦免，屏居于鄠。

當時左僕射楊素、蘇威在朝廷掌權，李綱常堅持己見，不和他們相同，因此二人很憎恨他。正值派遣大將軍劉方討伐林邑，楊素對文帝説：“林邑珍寶很多，不是正直的人不能委任。”就説李綱可以委任，文帝任他爲行軍司馬。劉方秉承楊素的意思侮辱李綱，幾乎被害死。到軍隊返回後，很長時間得不到調任。後來授任齊王府司馬。不久，蘇威又派李綱到南海接應林邑，很長時間不召回。李綱後來親自前來奏事，蘇威又説李綱擅離職守，因此將他交刑獄官吏審訊。李綱遇到一個善於占卜的人，讓那人給自己占卜算卦，遇《鼎》卦，那人就對李綱説：“您在改朝换代以後，纔可以得志而做公卿輔臣。應當早早退隱，不然，會有像折鼎斷足覆倒般的失敗。”不久碰上赦令寬免，隱居在鄠地。

大業末，賊帥何潘仁以綱爲長史。義師至京城，綱來謁見，高祖大悦，授丞相府司録，封新昌縣公，專掌選。高祖踐祚，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典選如故。

大業末年，賊帥何潘仁任李綱爲長史。義軍到京城，李綱前來謁見，高祖很高興，授任他丞相府司録，封爲新昌縣公，專門掌管選舉事務。高祖登上皇帝之位，李綱任禮部尚書，兼任太子詹事，仍舊主管選舉事務。

先是，巢王元吉授并州總管，於是縱其左右攘奪百姓，宇文歆頻諫不納，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竇誕游獵，蹂踐穀稼，放縱親昵，公行攘奪，境内獸畜，取之殆盡。當衢而射，觀人避箭，以爲笑樂。分遣左右，戲爲攻戰，至相擊刺，瘡傷致死。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懷憤嘆。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諷

先前，巢王李元吉任并州總管，就放縱身邊的人侵奪百姓，宇文歆多次諫勸他都不聽，就上表説：“齊王在并州的時候，多次穿便裝出去，常常和竇誕游玩打獵，踐踏莊稼，放縱親近的人，公開搶奪，并州境内的獸畜，快被搶完了。當街射箭，觀看人們怎樣躲箭，以此來取樂。分派身邊的人，用攻戰的方式進行游戲，以至於互相擊刺重傷致死。夜晚大開府門，到他人室中淫亂。百姓怨恨，各個心懷憤慨。像這樣守城，怎麼能自保!”李元吉終於因此獲罪免職。又暗中

父老詣闕請之，尋令復職。

婉言勸説父老到京城請求留下他，不久皇上讓他復職。

時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黄蛇嶺，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元吉强遣之，至則盡没于賊。達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次，進逼并州。元吉大懼，紿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戰。"因夜出兵，携其妻孥，棄軍奔還京師，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强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資，一朝而棄。宇文歆首畫此計，我當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爲有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由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藏，以成其釁，此誕之罪。宇文歆論情則疏，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歆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録其心，臣愚竊以爲過。"翌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既曾以表聞，誕亦焉能制禁。"

當時劉武周率領五千騎兵到達黄蛇嶺，李元吉派車騎將軍張達帶步兵一百人先試探出兵。張達認爲步兵太少，堅持不去。李元吉强行派他前去，到那兒就全部淪陷賊手。張達憤怒，就帶劉武周攻陷了榆次，進逼并州。李元吉很恐慌，欺騙他的司馬劉德威説："卿帶領老弱兵士守城，我帶强兵出戰。"於是乘夜晚出兵，他則携帶自己的家小，放棄軍隊逃回京城，并州於是陷落了。高祖很生氣，對李綱説："李元吉幼小，不懂時事，所以派竇誕、宇文歆輔助他。數萬强兵，可用十年的糧食，起義成事的物資，一下子全丢掉了。宇文歆首先籌劃的這事，我定當斬殺他。"李綱説："多虧宇文歆使陛下没有失去愛子，臣認爲他有功。"高祖問其中原因，李綱回答説："罪在竇誕没能規勸諷諫，致使軍人怨憤。加上齊王年輕，任性驕逸，放縱手下人，侵害百姓，竇誕不曾勸阻，還順其發展加以掩飾，造成這一災禍，這是竇誕的罪過。宇文歆論情分反而疏遠，與齊王的關係淺薄，齊王的過失，他全都上報奏論。况且父子之間，一般人難説的話，宇文歆能説出，難道不是忠實誠懇。現在要治罪，不理解他的苦心，臣私下認爲這是錯誤的。"第二天，高祖召李綱入見，登上皇帝御座，對他説："現在我有你，就可使刑罰不濫。李元吉自己不好，與人結怨。宇文歆既曾經送上章表報告，竇誕也一樣怎能制止得住。"

時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上疏諫曰："謹案《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衣。雖齊 高緯封曹妙達爲王，授安馬駒爲開府，既招物議，大斁彝倫，有國有家者以爲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基。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

當時高祖任舞伎安叱奴爲散騎常侍，李綱上疏勸諫説："仔細考察《周禮》，工匠、樂人不能做官當兵。即使才技如同子野，妙法和師襄等齊，都死後由兒子繼承，不改變他們的職業。所以魏武帝讓禰衡擊鼓，禰衡先脱下朝服，露出身體纔擊鼓，説不敢把先王的法服當作伶人的衣服。雖然北齊 高緯封曹妙達爲王，授任安馬駒爲開府，但招來非議，大大敗壞了倫常之道，有國有家的人將它作爲鑒戒。現在剛平定天下，開創了太平基業。起義的有功之臣，還没有全部受獎賞；博學多才的人，還停留在鄉間。而先讓跳

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顧非創業垂統貽厥子孫之道也。”高祖不納。尋令參詳律令。

綱在東宫，隱太子建成初甚禮遇。建成常往温湯，綱時以疾不從。有進生魚於建成者，將召饔人作鱠。時唐儉、趙元楷在座，各自贊能爲鱠，建成從之，既而謂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於李綱矣。”於是遣使送絹二百匹以遺之。建成後漸狎無行之徒，有猜忌之謀，不可諫止。又思筮者之言，頻乞骸骨。高祖謾罵之曰：“卿爲潘仁長史，何乃羞爲朕尚書？且建成在東宫，遣卿輔導，何爲屢致辭乎？”綱頓首陳謝曰：“潘仁，賊也，誠在殺害，每諫便止，所活極多，爲其長史，故得無愧。陛下功成業泰，頗自矜伐，臣以凡劣，才乖元凱，所言如水投石，安敢久爲尚書。兼以愚臣事太子，所懷鄙見，復不采納，既無補益，所以請退。”高祖謝曰：“知公直士，勉弼我兒。”於是擢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并如故。綱又上書諫太子曰：“綱老矣，日過時流，墳樹已拱，幸未就土，許傅聖躬，無以酬恩，請效愚直，伏願殿下詳之。竊見飲酒過多，誠非養生之術。且凡爲人子者，務於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宜聽受邪言，妄生猜忌。”建成覽書不懌，而所爲如故。綱以數言事忤太子旨，道既不行，鬱鬱不得志。武德二年，以老表辭職，優詔解尚書，仍爲太子少保。高祖以綱隋代名臣，甚加優禮，每手敕未嘗稱名，其見重如此。

舞的胡人做到五品官位，佩玉帶印，來往朝堂，這樣不是創業及延續統治留傳子孫的方法。”高祖没有采納。不久讓他參酌詳審律令。

李綱在東宫任職，隱太子李建成起初很敬重他。李建成常去温湯，李綱時常因病不隨從。有人給李建成進獻生魚，準備叫掌管烹調的官員做魚片。當時唐儉、趙元楷在座，各自誇説自已能做魚片，李建成順從了他們，就對他們説：“飛刀切割鯉魚做魚片，調和鼎鑊美食，公確實可以；至於審慎勸諭輔佐協合，就該屬於李綱了。”於是派人送絹二百匹贈給他。李建成後來漸漸親近没有品行的人，有猜疑妒忌之心并産生陰謀，不能勸阻制止。李綱又想到占卜人的話，多次請求辭官。高祖謾罵他説：“你做何潘仁的長史，爲什麽羞於做朕的尚書？况且李建成在東宫，派你輔助教導，爲什麽多次辭職呢？”李綱叩頭陳述道歉説：“何潘仁，是賊，確實要殺害人時，每次諫勸便能勸止，救活了很多人，做他的長史，所以能毫不慚愧。陛下功業已成事業昌隆，自誇自大，臣因平凡拙劣，才能趕不上八元八愷之類的顯貴之人，所説的話像石頭扔進水中，怎敢長期做尚書。加上愚臣事奉太子，所表達的淺陋見解，又不被采納，既然没有裨益，所以請求辭官。”高祖道歉説：“知道你是正直的人士，盡力輔佐我兒子。”於是提升他任太子少保，尚書、詹事等職仍然依舊。李綱又上書勸諫太子説：“我李綱老了，時間不斷流逝，墳墓上的樹已有兩手合圍那麽粗了，有幸没有入土，答應輔佐皇帝，没什麽可報答恩情的，請求用我的愚智直言效命，懇請殿下詳知。我認爲您喝酒過多，實在不符合養生之道。况且凡是做人子的，應努力做到孝順友愛，以安慰君父之心，不應當聽信壞話，胡亂産生猜疑妒忌。”李建成閲覽書奏後很不高興，而且所作所爲仍像以前一樣。李綱因多次勸諫都和太子的意旨相抵觸，正道已行不通，苦悶不得志。武德二年，因年老上表辭職，皇帝下詔表揚了他并且解除他的禮部尚書職，仍任太子少保。高祖因李綱是隋代的名臣，待他非常優厚且很禮敬他，每次親筆敕書從不稱呼他的

名字，他就是這樣被看重。

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時綱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特賜步輿，令綱乘至閤下，數引入禁中，問以政道。又令輿入東宮，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每親政事，太宗必令綱及左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侍坐。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凜然曰："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爲難，綱以爲易。"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及遇疾，太宗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詣宅存問，賜絹二百匹。五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太子爲之立碑。初，周齊王憲女孀居孑立，綱自以齊王故吏，贍恤甚厚。及綱卒，其女被髮號哭，如喪所生焉。

貞觀四年，任太子少師。當時李綱有脚病，不能走路，太宗特别賜給他轎子，讓李綱乘坐到朝堂門户之下，多次被請入宫中，向他詢問爲政之道。又讓抬進東宫，皇太子請入上殿，親自拜見。李綱就講述君臣父子之道、問安視膳的方法，道理嚴正語言正直，聽的人忘記疲倦。太子每次親自處理政事，太宗一定讓李綱和左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陪坐。太子曾商討從古到今君臣名分教化竭忠盡節的事情，李綱嚴肅地説："接受照顧六尺孤兒的托付，承擔一方百里重任的寄托，古人認爲很難，我李綱認爲這很容易。"每次談吐議論抒發言辭，語言神色全都慷慨激昂，大有逼迫也不能改變的意志。得病以後，太宗派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到他家中慰問，賞賜給他絹二百匹。五年去世，終年八十五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稱貞，太子爲他立了碑。當初，周齊王宇文憲的女兒孤獨守寡，李綱自認爲是齊王過去的下屬官吏，贍養照顧她特别周到，到李綱去世，她披頭散髮痛哭，像死了親生父母一樣。

子少植，隋武陽郡司功書佐，先綱卒。

子名少植，在隋朝任武陽郡司功書佐，先於李綱而死。

李安仁

少植子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庶子。屬太子被廢，歸于陳邸，宫僚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涕泣拜辭而去，朝野義之。後卒於恒州刺史。

李少植的兒子李安仁，永徽年間任太子左庶子。恰逢太子被廢掉，回到陳王府邸，東宫官僚下屬都逃散了，没有敢辭别送行的，李安仁獨自流淚拜見後辭别離去，朝野人士認爲他講義氣。後來死在恒州刺史任上。

鄭善果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也。祖孝穆，西魏少司空、岐州刺史。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大象初，討尉遲迥，力戰遇害。

鄭善果，是鄭州滎澤人。祖父名孝穆，西魏時任少司空、岐州刺史。父名誠，在周朝任大將軍、開封縣公，大象初年，討伐尉遲迥，奮力作戰陣亡。

善果年九歲，以父死王事，詔令襲其官爵。家人以其嬰孺，弗之告也，受册悲慟，擗踴不能自勝，觀者莫不爲之流涕。隋開皇初，改封武德郡公，拜沂州刺史。大業中，累轉

鄭善果九歲時，因父親爲國捐軀，皇上下詔讓他承襲官爵。家人因他年幼，没告訴他父親的死訊，受册封時悲慟欲絶，捶胸頓足不能自控，看到的人没有不爲他流淚的。隋開皇初年，改封爲武德郡公，任沂州刺史。大業年間，多次轉

魯郡太守。

善果篤慎，事親至孝。母崔氏賢明，曉於政道，每善果理務，崔氏嘗於閣内聽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悦；若處事不允，母則不與之言，善果伏於床前，終日不敢食。崔氏謂之曰："吾非怒汝，反愧汝家耳。汝先君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繼父之心。自童子承襲茅土，今位至方伯，豈汝身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内則墜爾家風，或亡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目以事汝先君乎！"善果由此遂勵己爲清吏，所在有政績，百姓懷之。及朝京師，煬帝以其居官儉約，莅政嚴明，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各賞物千段，黄金百兩，再遷大理卿。

後突厥圍煬帝於雁門，以守禦功，拜右光禄大夫。從幸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爲民部尚書，隨化及至聊城。淮安王神通圍化及，善果爲化及守禦督戰，爲流矢所中。及神通退還，竇建德進軍克之。建德將王琮獲善果，誚之曰："公隋室大臣也，自尊夫人亡後而清稱益衰，又忠臣子，奈何爲弑君之賊殉命苦戰而傷痍若此？"善果深愧赧，欲自殺，僞中書令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又不爲之禮，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于京師，高祖遇之甚厚，拜太子左庶子，檢校内史侍郎，封滎陽郡公。

善果在東宫，數進忠言，多所匡諫。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正身奉法，甚有善績。制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及侍立，并令升殿，

任後爲魯郡太守。

鄭善果忠厚謹慎，事奉雙親非常孝順。母親崔氏賢慧明理，通曉治事之道，每次鄭善果處理事務，崔氏經常在門户内聽着。聽到他剖析處理合理，回去就很高興；如果處事不公允，母親就不和他説話，鄭善果跪在床前，整天不敢吃飯。崔氏對他説："我不是跟你生氣，而是愧對你家罷了。你父親爲官清廉恭謹，從不過問家事，爲國獻身，繼而捐軀。我也希望你能繼承父親的心志。你從小承襲爵位，現在官職做到地方長官，難道是你自身争取到的嗎？怎可不想這事而妄加嗔怒，對内敗壞家風，或丢掉官爵；對外有損天子的法度，招來罪過。我是個寡婦，有慈心没威嚴，使得你未受教訓，因而辜負了清廉忠貞的事業，我死的時候，又有什麽臉面事奉你的父親啊！"鄭善果從此就勉勵自己做清廉官吏。所到之處都做出了政績，老百姓很懷戀他。到入京朝見天子時，煬帝因他在官謙遜節儉，爲政嚴明，同武威太守樊子蓋一起經吏部考核爲天下第一，分别賞賜布帛一千段，黄金一百兩，又升任大理卿。

後來突厥在雁門圍困煬帝，因守衛防禦有功，任右光禄大夫。隨從皇上到江都。宇文化及弑殺煬帝，任用他爲民部尚書，跟隨宇文化及到聊城。淮安王李神通圍攻宇文化及，鄭善果爲宇文化及督戰防守抵禦，被亂箭射中。到李神通退回，竇建德進軍打敗了宇文化及。竇建德將領王琮抓獲了鄭善果，責備他説："你是隋朝大臣，自從老夫人去世後清廉名聲日漸減退，還是忠臣之子，怎能爲弑殺君主的賊子拼命苦戰而傷得這樣？"鄭善果非常羞愧，要自殺，僞中書令宋正本跑去制止救了他。竇建德又不以禮相待，他就投奔到相州。淮安王李神通送他到京城，高祖給他的待遇很豐厚，授任太子左庶子，檢校内史侍郎，封爲滎陽郡公。

鄭善果在東宫任職，多次進獻忠言，大多有所匡正勸諫。不久，任檢校大理卿，兼任民部尚書，修身守法，好的政績很多。皇上下制命他與裴寂等十人，每次奏事或陪侍時，都可以進入殿

與從兄元璹在其數，時以爲榮。尋坐事免。及山東平，持節爲招撫大使，坐選舉不平除名。後歷禮部、刑部二尚書。貞觀元年，出爲岐州刺史，復以公事免。三年，起爲江州刺史，卒。

堂，和他的堂兄鄭元璹都在其中，當時人認爲很榮耀。不久因事獲罪免職。到山東平定時，持符節爲招撫大使，因選舉不公平獲罪除去名籍。後又歷任禮部尚書、刑部尚書。貞觀元年，出任岐州刺史，又因公事免職。三年，起任爲江州刺史，去世。

鄭元璹

元璹，隋岐州刺史、沛國公譯子也。少以父功拜儀同大將軍，襲爵沛國公，累轉右武候將軍，改封莘國公。大業中，出爲文城郡守。義師至河東，元璹以郡來降，徵拜太常卿。及定京城，以本官兼參旗將軍。元璹少在戎旅，尤明軍法，高祖常令巡諸軍，教其兵事。

鄭元璹，是隋朝岐州刺史、沛國公鄭譯之子。年輕時因父有功任儀同大將軍，承襲爵位沛國公，多次改任做到右武候將軍，改封莘國公。大業年間，外任爲文城郡守。義軍到達河東，鄭元璹率全郡歸降，徵入朝中任太常卿。到平定京城後，以本官兼任參旗將軍。鄭元璹從小在軍中，尤其通曉兵法，高祖常派他巡察各軍，教授軍事。

突厥始畢可汗弟乙力設代其兄爲叱羅可汗，又劉武周將宋金剛與叱羅共爲掎角，來寇汾、晉。詔元璹入蕃，諭以禍福，叱羅竟不納，乃欲總其部落入寇太原，以爲武周聲援。未幾，叱羅遇疾，療之弗愈，其下疑元璹令人毒之，乃囚執元璹不得歸，叱羅竟死。頡利嗣立，留元璹，每隨其牙帳，經數年。頡利後聞高祖遺其財物，又許結婚，始放元璹來還。高祖勞之曰："卿在虜庭，累載拘縶，蘇武弗之過也。"拜鴻臚卿。

突厥始畢可汗之弟乙力設取代其兄爲叱羅可汗，又劉武周的部將宋金剛和叱羅可汗相互策應，前來侵犯汾、晉。皇上下詔鄭元璹出使蕃中，用禍福之理加以勸説，叱羅可汗始終不接受，却要聚集他的部落入侵太原，作爲劉武周的聲援。没多久，叱羅可汗得病，治療後不好，他的部下懷疑鄭元璹命人下毒害他，於是囚禁了鄭元璹不能返回，叱羅可汗終於死了。頡利可汗繼位，扣留鄭元璹，時常跟隨在他的牙帳，經過數年。頡利可汗後來聽説高祖贈送自己財物，又允許結好通婚，纔放回鄭元璹。高祖慰勞他説："你在突厥營中，被囚禁多年，蘇武也不過這樣。"授任鴻臚卿。

尋而突厥又寇并州，時元璹在母喪，高祖令墨絰充使招慰。突厥從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精騎數十萬，填映山谷。及見元璹，責中國違背之事，元璹隨機應對，竟無所屈，因數突厥背誕之罪，突厥大慚，不能報。元璹又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早收兵馬，遣使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

不久突厥又侵犯并州，當時鄭元璹正守母喪，高祖命他帶孝充任使臣前去撫慰。突厥從介休到晉州，數百里之間，精鋭騎兵達數十萬，布滿山谷。等見到鄭元璹，指責中原違背約定的事情，鄭元璹隨機應對，始終無所屈服，隨即列舉突厥違命放縱的罪過，突厥非常慚愧，無法對答。鄭元璹又對頡利説："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人得到突厥，既不能使他們臣服，突厥得到漢地，又有什麽用？况且搶奪的資財，都收入將士手中，對於可汗，却一無所獲。不如及早收回兵馬，派使者和好，國家一定會有重賞，禮品絲帛

帛皆入可汗，免爲劬勞，坐受利益。大唐初有天下，即與可汗結爲兄弟，行人往來，音問不絶。今乃捨善取怨，違多就少，何也?”頡利納其言，即引還。太宗致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遂使邊亭息警，爟火不然。和戎之功，豈唯魏絳，金石之錫，固當非遠。”

元璹自義寧已來，五入蕃充使，幾至於死者數矣。貞觀三年，又使入突厥，還奏曰：“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爲準。今六畜疲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内炊飯化而爲血。徵祥如此，不出三年，必當覆滅。”太宗然之。無幾，突厥果敗。

元璹後累轉左武候大將軍，坐事免。尋起爲宜州刺史，復封沛國公。元璹有幹略，所在頗著聲譽。然其父譯事繼母失温凊之禮，隋文帝曾賜以《孝經》，至元璹事親，又不以孝聞，清論鄙之。二十年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

弟孫杲知名，則天時爲天官侍郎。

楊恭仁 楊思訓

楊恭仁本名綸，弘農 華陰人，隋司空、觀王 雄之長子也。隋 仁壽中，累除甘州刺史。恭仁務舉大綱，不爲苛察，戎夏安之。文帝謂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非唯朕舉得人，亦是卿義方所致也。”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作亂，煬帝制恭仁率兵經略，與玄感戰于破陵，大敗之。玄感兄弟挺身遁走，恭仁與屈突通等追討獲之。軍旋，煬帝召入内殿，謂曰：“我聞破陵之陣，唯卿力戰，功最難比。雖知卿奉法清慎，都不知勇决如此也。”納言蘇威曰：“仁

都可歸於可汗，免去了辛苦，坐受利益。大唐剛擁有天下，就和可汗結爲兄弟，使者往來，音訊不斷。現在竟然捨棄好處而結下怨恨，背棄大利遷就小惠，爲什麽呢?”頡利采納了他的建言，立刻帶兵撤回。太宗送去書信慰勞他説：“知道您已與可汗締結友好，使得邊境警報停息，烽火不再燃燒。和戎的功勞，怎能説衹有魏絳，金石的恩賜，定當不遠。”

鄭元璹自義寧以來，五次充當使臣入蕃，好幾次差點兒死掉。貞觀三年，又出使到突厥，返回奏説：“突厥的興亡，衹用羊馬做標準。現在六畜老瘦羸弱，百姓都面帶菜色，再者他們牙帳内做飯突然飯食全變成血了。徵兆都已這樣，不出三年，定會覆滅。”太宗認爲對。没多久，突厥果然敗落。

鄭元璹後來多次升官做到左武候大將軍，因事故獲罪免官。不久起任爲宜州刺史，又封爲沛國公。鄭元璹有才幹謀略，所到之處聲名顯著，受到贊譽。但他父親鄭譯事奉繼母有失温順之禮，隋文帝曾賜給他《孝經》，到鄭元璹事奉雙親時，又没有孝順的名聲，當時公正的評論都很鄙視他。二十年去世，追贈幽州刺史，謚號稱簡。

鄭元璹弟弟的孫子鄭杲很知名，武則天時任天官侍郎。

楊恭仁本名綸，弘農 華陰人，隋朝司空、觀王 楊雄的長子。隋 仁壽年間，多次授任後爲甘州刺史。楊恭仁爲政衹求大的條範，不做苛刻煩瑣的細察，因此戎人漢人都能安居樂業。文帝對楊雄説：“楊恭仁在州中，很有政績，不衹是朕任官得人，也是卿用做人的正道教導他所致。”大業初年，改任吏部侍郎。楊玄感叛亂，煬帝下制命楊恭仁率軍籌劃攻取，與楊玄感在破陵交戰，大敗楊玄感。楊玄感兄弟脱身逃走，楊恭仁與屈突通等人追擊進討并擒獲了他們。得勝撤軍，煬帝召他進内殿，對他説：“我聽説破陵之戰，衹有你奮力作戰，功勞最大他人難比。雖然大家知道你守法清廉做事謹慎，但都不知道你還

者必有勇，固非虛也。”

時蘇威及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御史大夫裴蘊、黄門侍郎裴矩等皆受詔參掌選事，多納賄賂，士流嗟怨。恭仁獨雅正自守，不爲蘊等所容，由是出爲河南道大使，討捕盜賊。時天下大亂，行至譙郡，爲朱粲所敗，奔還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吏部尚書，隨至河北，爲化及守魏縣。時元寶藏據有魏郡，會行人魏徵説下寶藏，執恭仁送于京師，高祖甚禮遇之，拜黄門侍郎，封觀國公。

尋爲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深悉羌胡情僞，推心馭下，人吏悦服，自葱嶺已東，并入朝貢。未幾，遥授納言，總管如故。俄而突厥頡利可汗率衆數萬奄至州境，恭仁隨方備禦，多設疑兵，頡利懼而退走。屬瓜州刺史賀拔威擁兵作亂，朝廷憚遠，未遑征討。恭仁乃募驍勇，倍道兼進，賊不虞兵至之速，克其二城。恭仁悉放俘虜，賊衆感其寬惠，遂相率執威而降。久之，徵拜吏部尚書，遷左衛大將軍、鼓旗將軍。

貞觀初，拜雍州牧，加左光禄大夫，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五年，遷洛州都督。太宗曰：“洛陽要重，古難其人。朕之子弟多矣，恐非所任，特以委公也。”恭仁性虛澹，必以禮度自居，謙恭下士，未嘗忤物，時人方之石慶。恭仁弟師道尚桂陽公主，從侄女爲巢剌王妃，弟子思敬尚安平公主，連姻帝室，益見崇重。後以老病乞骸骨，聽以特進歸第。十三年卒，册贈開府儀同三司、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孝。

子思訓襲爵。顯慶中，歷右屯衛

這様勇猛决斷。”納言蘇威説：“仁德之人必有勇氣，確實不是虚話。”

當時蘇威以及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御史大夫裴蕴、黄門侍郎裴矩等都接受詔命參掌銓選事務，大多收受賄賂，士人感慨怨恨。惟獨楊恭仁自己獨守正直，裴藴等人容不下他，因此出任河南道大使，討伐收捕盜賊。當時天下大亂，走到譙郡，被朱粲打敗，逃回江都。宇文化及弑君叛逆，任用他爲吏部尚書，跟隨到河北，替宇文化及把守魏縣。當時元寶藏占有魏郡，適值使者魏徵游説元寶藏投降，捉住楊恭仁送到京城，高祖很敬重他，授任爲黄門侍郎，封爲觀國公。

不久任凉州總管。楊恭仁一向熟悉邊境事務，很瞭解羌胡的人情虚實，對部下以誠相待，官吏平民都心悦誠服，自葱嶺以東，各小國全都入朝進貢。没多久，遥任納言，依舊任總管。不久突厥頡利可汗率軍數萬人突然進逼州郡邊境，楊恭仁隨機防禦，多設置疑兵，頡利恐懼退走。正值瓜州刺史賀拔威擁兵叛亂，朝廷怕路遠，没時間征討。楊恭仁於是招募勇猛將士，兼程前進，叛賊没料到軍隊來得這麽快，攻下二座城。楊恭仁全部釋放了俘虜，叛賊兵衆被他的寬大恩惠所感動，於是共同捉住賀拔威後投降。過了很久，徵入朝授任吏部尚書，升任左衛大將軍、鼓旗將軍。

貞觀初年，任雍州牧，加授左光禄大夫，兼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五年，遷任洛州都督。太宗説：“洛陽是要衝重地，古今難得人選。朕的子弟雖很多，恐怕没有能勝任的，特地把洛陽委托給公。”楊恭仁秉性謙虚淡泊，必用禮儀法度自居，謙恭敬士，未曾得罪他人，當時人將他比作石慶。楊恭仁弟楊師道娶桂陽公主爲妻，從侄女爲巢剌王妃，侄兒楊思敬娶安平公主爲妻，與皇帝宗室聯姻後，更加受到尊崇和重視。後來因年老有病乞求退休，皇帝批准他以特進身份回家。十三年去世，册贈開府儀同三司、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謚號叫孝。

兒子楊思訓承襲爵位。顯慶年間，歷任右屯

將軍。時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有愛妾，置于別宅，嘗邀思訓就之宴樂。思訓深責寶節與其妻隔絶，妾等怒，密以毒藥置酒中，思訓飲盡便死。寶節坐是配流嶺表。思訓妻又詣闕稱冤，制遣使就斬之。仍改《賊盗律》，以毒藥殺人之科更從重法。

楊睿交　楊續

思訓孫睿交，本名璬，少襲爵觀國公，尚中宗女長寧公主。預誅張易之有功，賜實封五百户。神龍中，爲秘書監。後被貶，卒於絳州別駕。

恭仁弟續，頗有辭學。貞觀中，爲鄆州刺史。

楊執柔　楊滔　楊執一

續孫執柔，則天時爲地官尚書，則天以外氏近屬，甚優寵之。時武承嗣、攸寧相次知政事，則天嘗曰："我令當宗及外家，常一人爲宰相。"由是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卒。

執柔子滔，開元中官至吏部侍郎、同州刺史。

執柔弟執一，神龍初，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累至右金吾衛大將軍。

楊師道

恭仁少弟師道，隋末自洛陽歸國，授上儀同，爲備身左右。尋尚桂陽公主，超拜吏部侍郎，累轉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年，代魏徵爲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内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語。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温室之樹，每欽其餘風，所庶幾也。"師道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當時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隸，酣賞之際，援筆直書，有如宿構。太宗每見師道所

衛將軍。當時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有一愛妾，安置在另外的住宅中，曾邀請楊思訓到那裏宴飲作樂。楊思訓重重責備了慕容寶節與妻子隔絶，妾等人憤怒，偷偷把毒藥放置酒中，楊思訓喝完後便死了。慕容寶節因此獲罪流放嶺表。楊思訓妻子又到京城喊冤，皇上下制派使者就地斬殺了慕容寶節。并修改《賊盗律》，將用毒藥殺人一類的處罰條例再加重。

楊思訓孫名睿交，本名璬，年輕時繼承爵位觀國公，娶中宗女長寧公主爲妻。參預誅殺張易之有功，賞賜實封五百户。神龍年間，任秘書監。後來被貶，死在絳州別駕任上。

楊恭仁弟名續，文章寫得很好。貞觀年間，任鄆州刺史。

楊續孫名執柔，武則天時任户部尚書，武則天因外戚近親的緣故，很優待寵信他。當時武承嗣、武攸寧相繼主持政事，武則天曾説："我讓同宗和外家，經常有一人做宰相。"因此楊執柔任同中書門下三品，不久去世。

楊執柔子名滔，開元年間官做到吏部侍郎、同州刺史。

楊執柔弟名執一，神龍初年，因誅殺張易之的功勞封爲河東郡公，多次升任做到右金吾衛大將軍。

楊恭仁小弟名師道，隋末從洛陽歸順唐朝，任上儀同，爲備身左右。不久娶桂陽公主爲妻，破格授任吏部侍郎，多次改任後做到太常卿，封爲安德郡公。貞觀十年，代替魏徵任侍中。秉性周密謹慎，未曾泄露宫内事，親友有時詢問宫中的言談，就改用其他話題對答。曾説："我年輕時看漢朝史書，看到孔光不談温室中的樹，常常欽慕他的餘風，我也希望能做到這樣。"楊師道退朝以後，必定招引當時的英才俊傑，聚集園池宴會，而文會的盛況，當時没有能比得上的。楊師道一向善於寫詩文，又擅長草隸書法，飲酒觀賞時，提筆直書，就像先前構思好的。太宗每次

製，必吟諷嗟賞之。十三年，轉中書令。太子承乾逆謀事泄，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冀活之，由是獲譴，罷知機密。轉吏部尚書。師道貴家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所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貴勢及其親黨，以避嫌疑，時論譏之。太宗嘗從容謂侍臣曰："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更事，緩急不可得力。"未幾，從征高麗，攝中書令。及軍還，有毀之者，稍貶爲工部尚書，尋轉太常卿。二十一年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賜東園秘器，并爲立碑。

見到楊師道的作品，一定要吟誦嘆賞。十三年，轉任中書令。太子李承乾叛逆陰謀敗露，楊師道與長孫無忌、房玄齡一同審訊這一案件。楊師道妻子前夫的兒子趙節與李承乾串通密謀，楊師道隱晦地暗示太宗希望使他活命，由此受到譴責，罷免主持機密事務。改任吏部尚書。楊師道是貴族家子弟，天下名人，不能練達世事，所選用的人多不稱職，却一味壓制權貴勢力以及親戚朋友，用來迴避嫌疑，當時議論的人譏諷他。太宗曾從容對侍臣說："楊師道性格與行爲都純正善良，自然没有過失，但確實怯懦，不太通事理，緊急之時不可得力。"没多久，跟隨太宗征討高麗，代理中書令。到軍隊撤回後，有人詆毀他，隨後貶爲工部尚書，不久改任太常卿。二十一年去世，追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賜給專用棺槨，并爲他立碑。

子豫之，尚巢剌王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淫亂，爲主婿竇奉節所擒，具五刑而殺之。

子名豫之，娶巢剌王女壽春縣主。楊豫之爲母親守喪時，與永嘉公主淫亂，被公主的丈夫竇奉節抓住，受五刑後殺掉了。

師道兄子思玄，高宗時爲吏部侍郎、國子祭酒。玄弟思敬，禮部尚書。

楊師道兄子名思玄，高宗時任吏部侍郎、國子祭酒。楊思玄弟名思敬，任禮部尚書。

師道從兄子崇敬，太子詹事。

楊師道堂兄子名崇敬，任太子詹事。

始恭仁父雄在隋，以同姓寵貴；自武德之後，恭仁兄弟名位尤盛；則天時，又以外戚崇寵。一家之内，駙馬三人，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已上官二十餘人，遂爲盛族。

開始楊恭仁父楊雄在隋朝時，因是同姓受寵尊貴；自武德以後，楊恭仁兄弟的名聲大地位高；武則天時，又因是外戚受寵推重。一家之中，有駙馬三人，王妃五人，追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官有二十餘人，於是成爲榮盛家族。

皇甫無逸　皇甫忠

皇甫無逸，字仁儉，安定烏氏人。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其先定安著姓，徙居京兆萬年。仁壽末，漢王諒於并州起兵反，誕抗節不從，爲諒所殺。

皇甫無逸，字仁儉，安定烏氏人。父名誕，在隋朝任并州總管府司馬。他的祖先是安定大姓，遷居京兆萬年。仁壽末年，漢王楊諒在并州起兵造反，皇甫誕守節不從命，被楊諒殺害。

無逸時在長安，聞諒反，即同居喪之禮，人問其故，泣而對曰："大人平生徇節義，既屬亂常，必無苟免。"尋而凶問果至。在喪柴毁過禮，事母以孝聞。煬帝以誕死節，贈柱

皇甫無逸當時還在長安，聽説楊諒造反，立刻行守喪之禮，人們詢問其中原故，哭着回答説："大人平生誓死奉守義節，既然遇上違背綱常之事，定不會苟且幸免。"不久死訊果然傳到。守喪時悲哀過度骨瘦如柴，事奉母親以孝順聞

國、弘義郡公，令無逸襲爵。時五等皆廢，以其時忠義之後，特封平輿侯。拜淯陽太守，甚有能名，差品爲天下第一。再轉右武衛將軍，甚見親委。帝幸江都，以無逸留守洛陽。

名。煬帝因皇甫誕守節而死，追贈柱國、弘義郡公，使皇甫無逸承襲爵位。當時五等爵制已廢除，因他是當時忠義之士的後代，特意封爲平輿侯。任淯陽太守，很有能幹的名聲，政績爲天下第一。二次改任做到右武衛將軍，很受親近信任。皇帝去江都，讓皇甫無逸留守洛陽。

及江都之變，與段達、元文都尊立越王 侗爲帝。王世充作難，無逸棄老母妻子，斬關而走，追騎且至，無逸曰："吾死而後已，終不能同爾爲逆。"因解所服金帶投之於地，曰："以此贈卿，無爲相迫。"追騎競下馬取帶，自相爭奪，由是得免。

到江都政變時，皇甫無逸與段達、元文都尊立越王 楊侗爲皇帝。王世充發難，皇甫無逸拋棄老母妻子兒女，殺出關門逃走，追趕的騎兵追上了他，皇甫無逸說："我死而後已，絶不能同你們一起叛逆。"因此解下所佩帶的金帶扔到地上，說："把這贈給你們，不要再逼迫我。"追趕的騎兵爭着下馬拾取金帶，相互爭奪，因此皇甫無逸得以逃脱。

高祖以隋代舊臣，甚尊禮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歷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明年，遷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刑政未洽，長吏橫恣，贓污狼藉，令無逸持節巡撫之，承制除授。無逸宣揚朝化，法令嚴肅，蜀中甚賴之。有皇甫希仁者，見無逸專制方面，徼倖上變，云："臣父在洛陽，無逸爲母之故，陰遣臣與王世充相知。"高祖審其詐，數之曰："無逸逼於世充，棄母歸朕。今之委任，異於衆人。其在益州，極爲清正。此蓋群小不耐，欲誣之也。此乃離間我君臣，惑亂我視聽。"於是斬希仁於順天門，遣給事中李公昌馳往慰諭之。俄而又告無逸陰與蕭銑交通者，無逸時與益州行臺僕射竇璡不協，於是上表自理，又言璡罪狀。高祖覽之曰："無逸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是邪佞之徒，惡直醜正，共相構扇也。"因令劉世龍、温彦博將按其事，卒無驗而止，所告者坐斬，竇璡亦以罪黜。無逸既返命，高祖勞之曰："公立身行己，朕之所悉。比多譖訴者，但爲正直致邪佞所憎耳。"

高祖因他是隋朝的舊臣，很尊敬他，授任刑部尚書，封爲滑國公，歷任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第二年，升任御史大夫。當時益部新近開闢，刑法政令尚未完善，長吏放任橫行，貪贓受賄名聲狼藉，皇上派皇甫無逸持節巡察安撫那裏，秉承旨意任免官吏。皇甫無逸宣揚朝廷教化，嚴肅法律政令，蜀中百姓非常信賴他。有個叫皇甫希仁的人，看到皇甫無逸專權控制一方，懷着僥幸求功的私心上告緊急事變，説："臣的父親在洛陽，皇甫無逸爲了他母親的原故，暗中派臣與王世充相互通謀。"高祖審知他的欺詐，數落他説："皇甫無逸被王世充所逼，丢棄老母歸順朕。現在對他的委任，有别於衆人。他在益州，極其清正。這些原是小人們不能忍受，要誣陷他。這是離間我們君臣，迷惑擾亂我的視聽。"因此在順天門斬殺了皇甫希仁，派給事中李公昌快馬前去慰問皇甫無逸。不久又有人上告皇甫無逸暗中與蕭銑勾結，皇甫無逸當時與益州行臺僕射竇璡不和，於是上表自己申辯，又奏明竇璡的罪狀。高祖看過後説："皇甫無逸當官執法，無所迴避，肯定是奸邪小人，厭惡正直詆毁士人，一同相互煽惑。"於是派劉世龍、温彦博準備審察這事，終究没有查到皇甫無逸有罪的證據而停止，上告的人因此獲罪處斬，竇璡也因罪罷免。皇甫無逸完成使命返回後，高祖慰勞他説：

"您嚴於律己，朕全都明白。近來有許多人詆毁控告，衹因爲你正直而招致邪惡小人的憎恨罷了。"

尋拜民部尚書，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采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其廉介如此。然過於審慎，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輒連日不得上道。議者以此少之。

不久授任民部尚書，多次改任後做到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閉門自守，不接待賓客，左右的人不得出門。凡是所需購買的貨物都到其他州去買。每次巡察境内，打柴采食不侵犯百姓。曾經夜晚住在别人家，遇到燈炷燒到頭，主人將要續上它，皇甫無逸抽出佩刀割斷衣帶做成燈炷，他清廉不隨意索取就像這樣。但過於審慎，所遞上的表章奏疏，怕有錯誤閃失，一定要讀上數十遍，還叫屬下官員再三披閲。使者已上路，又追回後再審察，每派出一個使者，往往是連日不能上路。評論者因此輕視他。

母在長安疾篤，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而卒。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駁之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侍老母，與之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爲孝？"竟謚爲良。

他母親在長安病重，太宗派人從驛道兼程去召回他。皇甫無逸秉性極其孝順，接到探病命令惶恐不安，不進飲食，因此在路上得病去世。追贈禮部尚書，太常考核他的品行，賜謚號稱"孝"。禮部尚書王珪反駁説："皇甫無逸剛入蜀的時候，自應扶侍老母，與他同去，盡心問候奉養，却把她留在京城，没有盡到做兒子的義務，怎麽能稱爲孝？"最後改謚號稱良。

孫忠，開元中爲衛尉卿。

孫名忠，開元年間任衛尉卿。

李大亮

李大亮，雍州 涇陽人。後魏度支尚書琰之曾孫也。其先本居隴西 狄道，代爲著姓。祖綱，後魏 南岐州刺史。父充節，隋 朔州總管、武陽公。

李大亮，雍州 涇陽人。後魏度支尚書李琰的曾孫。他的祖輩本來居住在隴西 狄道，世代爲大姓。祖父名綱，後魏時任南岐州刺史。父名充節，在隋朝任朔州總管、武陽公。

大亮少有文武才幹，隋末，署韓國公 龐玉行軍兵曹。在東都與李密戰，敗，同輩百餘人皆就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

李大亮年輕時有文武才幹，隋朝末年，任用爲韓國公 楊龐玉的行軍兵曹。李大亮在東都與李密交戰失敗，同輩一百多人都被處死，賊人首領張弼見到他後感覺奇特，惟獨釋放了他并與他交談，於是在軍幕中建立交情。

義兵入關，大亮自東都歸國，授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賊侵寇，大亮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躬捕寇盜，所擊輒平。時太宗在藩，巡撫北境，聞而嗟嘆，下書

義軍入關，李大亮從東都歸附唐朝，授任土門令。適值百姓饑荒，盜賊侵犯搶劫，李大亮賣掉自己騎的馬分錢給貧困弱小之人，勉勵他們開墾田地，這年因此大豐收。李大亮親自搜捕盜賊，每次出擊都能取勝。當時太宗爲藩王，巡撫

勞之，賜馬一匹、帛五十段。其後，胡賊寇境，大亮衆少不敵，遂單馬詣賊營，召其豪帥，諭以禍福，群胡感悟，相率請降。大亮又殺所乘馬，以與之宴樂，徒步而歸。前後降者千餘人，縣境以清。高祖大悦，超拜金州總管府司馬。

北方邊境，聽説後嘆賞，下書慰勞他，賜給李大亮一匹馬、五十段帛。這之後，胡賊又侵犯邊境，李大亮兵衆少不能抵擋，於是單人騎馬前往賊營，召來他們的主帥，用禍福的道理加以勸諭，胡兵感動醒悟，相繼請求歸降。李大亮又殺掉自己騎的馬，用來與他們宴會歡樂，步行返回。前後歸降的達一千餘人，縣境内因此平安。高祖大爲高興，破格授他任金州總管府司馬。

時王世充遣其兄子弘烈據襄陽，令大亮安撫樊、鄧，以圖進取。大亮進兵擊之，所下十餘城。高祖下書勞勉，遷安州刺史。又令徇廣州以東，行次九江，會輔公祏反，大亮以計擒公祏將張善安。公祏尋遣兵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嬰城自守，大亮率兵進援，擊賊破之。以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爲賤隸乎！"一皆放遣。高祖聞而嗟異，復賜婢二十人，拜越州都督。

當時王世充派他兄長的兒子王弘烈占據了襄陽，朝廷便派李大亮安撫樊、鄧等地，準備謀劃進攻。李大亮進軍攻擊，打下了十餘座城。高祖下書慰勞他，升任爲安州刺史。又派他攻取廣州以東的地方，行進到九江，適值輔公祏造反，李大亮用計謀擒獲輔公祏的部將張善安。不久輔公祏派兵包圍猷州，刺史左難當環城固守，李大亮率軍前去援救，攻擊叛賊并打敗了他們。朝廷因功賜給他奴婢一百人，李大亮對奴婢們説："你們這些人多是士大夫的子女，家敗逃亡到這一步，我又怎忍心使用你們做賤僕奴隸啊！"一一放走。高祖聽説後感嘆驚奇，又賜予二十名奴婢，授任越州都督。

貞觀元年，轉交州都督，封武陽縣男。在越州寫書百卷，及徙職，皆委之廨宇。尋召拜太府卿，出爲凉州都督，以惠政聞。嘗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絶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嘆，不能便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終始若一。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胡瓶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又賜荀悦《漢紀》一部，

貞觀元年，李大亮改任交州都督，封爲武陽縣男。在越州寫書百卷，等到調任時，都留放在官署。不久召入授任太府卿，又出任凉州都督，因好的政績而聞名。曾經有一臺使來到州中，看見有一隻名鷹，婉言勸説李大亮獻給皇上。李大亮秘密上表説："陛下長期拒絶畋獵，而使者又來要獵鷹。如果這是陛下的意思，完全違背了過去的意旨；如果是使者自做主張，就是使用的使者不得當。"太宗給他回書説："因卿身兼文武才略，胸懷堅貞剛强的志向，因此任命你做藩鎮牧守，擔當這樣的重任。近來你在州鎮之中，聲威業績遠揚，念此忠心勤勉，晝夜不能忘懷。使者讓你獻鷹，却不曲從，引古論今，身在遠方却獻上直言。披肝瀝膽，非常懇切，看過你的奏章贊許感嘆之情，不能抑制。有這樣的臣子，朕還有何憂！應保持這種忠誠，始終如一。古人稱一言之重，有如千金，卿此話，確實很珍貴。今天賜予卿一枚胡瓶，雖没有千鎰黄金那樣貴重，却是

下書曰：“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尋典籍。然此書叙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爲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也。”

時頡利可汗敗亡，北荒諸部相率内屬。有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勤及七姓種落等，尚散在伊吾，以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集之，多所降附。朝廷愍其部衆凍餒，遣於磧口貯糧，特加賑給。大亮以爲於事無益，上疏曰：

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於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盛，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氓庶，積禦蕃夷，州縣蕭條，户口鮮少，加因隋亂，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已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内。是以周室愛人攘狄，竟延七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四十載而遂絶。漢文養兵静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内虚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虚内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静安危，昭然

朕的自用物品。”又賜予荀悦《漢紀》一部，下書道：“卿立志剛正忠直，盡節爲公，當官任職，總很稱職，今以大任相委，表明我的重托。公事閑暇，應探究典籍。此書叙事至爲明正，議論精深，極盡治國的大體，闡明君臣之義，今天用來賜予卿，應加以閲讀研究。”

當時頡利可汗敗亡，北方各部相繼内附。祇有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勤以及七姓種落等，還散居在伊吾，朝廷任命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招集并安撫他們，大多都投降歸附。朝廷憐憫那些部衆受凍挨餓，遣送到磧口貯存糧食，專門加以救濟。李大亮認爲對事情發展没有益處，遞上表疏説：

臣聽説想安撫遠方，定要先安定近處。中原的百姓，是天下的根本；四夷的人，就像枝葉。損害根本，來加厚枝葉，從而求得長久安寧，這是從没有過的啊。自古賢明君主，用仁信教化中原，用權謀駕馭夷狄，因此《春秋》説：“戎狄是豺狼，不能滿足他們的欲望；華夏親近，不可拋棄。”自從陛下作爲君王駕馭寰宇，固本深根，百姓安逸軍隊强盛，四夷自然歸服。現在招徠突厥，雖然歸入封疆之内，臣愚昧之見以爲略覺過於勞擾破費，不明白這其中有何益處。然而河西的百姓，積年抵禦番夷，州縣蕭條，户口减少，加之隋末戰亂，户口减損消耗過多。突厥未平定以前，尚且還不能安心生産；匈奴衰弱以來，纔開始務農耕田。如果立刻攤派勞役，恐怕造成妨礙與損傷，以臣愚意，請停止對他們的招撫。况且被稱作荒服的外邦，稱臣降附也不應接納他們。所以周朝愛護百姓打擊狄人，能够延續七百餘年；秦始皇輕易出戰對付胡人，四十年就滅亡了。漢文帝養兵静守，天下安定豐足；孝武帝揚威遠侵，國内空虚損耗，即使輪臺悔過，已追悔不及。至於隋朝，很早就得到了伊吾，兼而統領鄯善，得到他們之後，勞費日增，虚耗國内財物運往域外，終究衹有損失没有好處。遠看秦、漢，近觀隋朝，動静

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蕃磧，人非中夏，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爲蕃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置於内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帥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幣帛，供積惡之凶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

安危，已很明確了。伊吾雖然已經稱臣依附，却遠在大漠番地，人非中原民衆，地多沙漠鹽鹼。那些起來自稱屬國内附的人，請籠絡收容他們，讓他們居住在塞外，定會畏懼國威懷戀聖德，永做藩臣，這是施行名義上的恩惠，而收取實在的利益。近來突厥人口大量流入内地，既不能將他們俘虜到江淮來改變他們的風俗，又安置在内地，距離京城不遠，雖然是寬大仁慈的義舉，也不是長治久安的計策。我常見一人剛投降，就賜予五匹物、一領袍，酋長全部授任大官，俸禄優厚官位尊貴，必然要造成許多浪費。用中原的租税貢賦，供奉作惡多端的凶惡敵人，他們的人數更加增多，對中原没有什麽好處啊。

太宗納其奏。

太宗采納了他的奏議。

八年，爲劍南道巡省大使。大亮激濁揚清，甚獲當時之譽。及討吐谷渾，以大亮爲河東道行軍總管，與大總管李靖等出北路，涉青海，歷河源，遇賊於蜀渾山，接戰破之，俘其名王，虜雜畜五萬計。以功進爵爲公，賜物千段、奴婢一百五十人，悉遺親戚。仍罄其家資，收葬五葉宗族無後者三十餘喪，送終之禮，一時稱盛。後拜左衛大將軍。

八年，任劍南道巡省大使。李大亮除惡獎善，獲得當時人很高的贊譽。到討伐吐谷渾時，使李大亮爲河東道行軍總管，和大總管李靖等從北路出擊，過青海，經河源，在蜀渾山遇到賊軍，交戰并打敗他們，俘虜了他們的名王，俘獲雜畜總計五萬。因戰功進封爵位爲公，賜給布物一千段、奴婢一百五十人，全部送給親戚。還用盡他的家財，收拾埋葬本宗族五代人中没有後代的三十多個喪亡者，送終的禮儀，一時被人稱作盛事。後來被授任左衛大將軍。

十七年，晋王爲皇太子，東宫僚屬皆盛選重臣，以大亮兼領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宫，甚爲親信。大亮每當宿直，必通宵假寐。太宗嘗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通夜安卧。"其見任如此。太宗每有巡幸，多令居守。房玄齡甚重之，每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可以當大位。大亮雖位望通顯，而居處卑陋，衣服儉率。至性忠謹，雖妻子不見其惰容，事兄嫂有同於父母。每懷張弼之恩，而久不能得。弼時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嘗遇諸途而

十七年，晋王做皇太子，東宫官吏僚屬都隆重選用重臣，使李大亮兼任太子右衛率，不久兼任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值宿捍衛兩宫，很被親近信任。李大亮每當值宿時，一定是通宵不睡。太宗曾慰勞他説："到你值班宿衛時，我就能通宵安睡了。"他被如此信任。太宗每有外出，多派他居守京城。房玄齡非常器重他，常稱贊李大亮有王陵、周勃的節操，可以擔當大任。李大亮雖然官位名望顯達，但居處卑陋，衣服儉樸，秉性忠誠謹慎，即使妻子兒女也未見到他有懈怠的表情，侍奉兄嫂如同父母。時常懷戀張弼的恩情，而長期找不到他。張弼當時任將作丞，自己隱匿不説。李大亮曾在路上遇到後認出他，握住

識之，持弼而泣，恨相得之晚。多推家産以遺弼，弼拒而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張弼力也。所有官爵請迴授。”太宗遂遷弼爲中郎將，俄遷代州都督。時人皆賢大亮不背恩，而多弼不自伐也。

張弼的手哭泣，恨找到得太晚。把許多家産贈送給張弼，張弼拒絶不接受。李大亮向太宗説：“臣能有今天的榮耀，是張弼之力。所有的官爵請求轉授張弼。”太宗於是升任張弼爲中郎將，不久升任代州都督。當時人都贊賞李大亮不背棄舊恩，而贊美張弼不自誇。

十八年，太宗幸洛陽，令大亮副司空玄齡居中。尋遇疾，太宗親爲調藥，馳驛賜之。臨終上表，請停遼東之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深以關中爲意。表成而嘆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終而卒，時五十九。死之日，家無珠玉可以爲唅，唯有米五石、布三十端。親戚孤遺爲大亮所鞠養，服之如父者十五人。太宗爲舉哀於别次，哭之甚慟，廢朝三日，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

十八年，太宗去到洛陽，命李大亮輔佐司空房玄齡留守長安。不久患病，太宗親自爲他調藥，派人從驛道兼程前去賜給他。臨終時上表，請求停止遼東戰役，又説京城長安是宗廟所在地，希望多多留意關中。表寫成後感嘆説：“我聽説按禮，男子不死在婦人的手裏。”於是命令屏退婦人，話説完就去世了，終年五十九歲。去世那天，家中没有珠玉可以用來放入口中作唅，衹有五石米、三十匹布。親戚遺孤被李大亮所撫養，如同爲自己的父親服喪守孝的有十五人。太宗在别的地方爲他舉哀，哭得非常悲慟，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謚號稱懿，陪葬昭陵。

兄子道裕，永徽中爲大理卿。

兄之子名道裕，永徽年間任大理卿。

李迥秀

迥秀，大亮族孫也。祖玄明，濟州刺史。父義本，宣州刺史。

李迥秀，是李大亮的族孫。祖父名玄明，任濟州刺史。父名義本，任宣州刺史。

迥秀弱冠應英材傑出舉，拜相州參軍，累轉考功員外郎。則天雅愛其材，甚寵待之。掌舉數年，遷鳳閣舍人。迥秀母氏庶賤而色養過人，其妻崔氏嘗叱其媵婢，母聞之不悦，迥秀即時出之。或止云：“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出狀，何遽如此?”迥秀曰：“娶妻本以承順顔色，顔色苟違，何敢留也。”竟不從。長安初，歷天官、夏官二侍郎，俄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令宫人參問其母，又嘗迎入宫中，待之甚優。

李迥秀二十歲應試英才傑出制舉，授任相州參軍，多次改任做到考功員外郎。武則天一向喜愛他的才能，對他非常恩寵。掌管選舉事務多年，升任鳳閣舍人。李迥秀的母親出身貧賤但他侍奉孝順母親超過常人，他的妻子崔氏曾叱責自己隨嫁的女婢，母親聽見不高興，李迥秀立刻休掉妻子。有人制止他説：“賢夫人雖然不避嫌疑，但過失并未達到逐出的程度，何必馬上這樣做?”李迥秀説：“娶妻本來就是爲了順從父母看父母的顔色行事，如果不能取悦於父母的顔色，怎敢留下。”到底不聽從。長安初年，歷任吏部、兵部二侍郎，不久又任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則天命宫人參見并問候他的母親，又曾將他的母親迎入宫中，待她非常優厚。

迥秀雅有文才，飲酒斗餘，廣接賓朋，當時稱爲風流之士。然頗托附

李迥秀一向有文才，飲酒量有一斗多，廣泛交接賓朋，當時稱爲風流之士。但特别愛攀附權

權倖，傾心以事張易之、昌宗兄弟，由是深爲讜正之士所譏。俄坐贓出爲廬州刺史。景龍中，累轉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又持節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所居宅中生芝草數莖，又有猫爲犬所乳，中宗以爲孝感所致，使旌其門閭。俄代姚崇爲兵部尚書，病卒。

子齊損，開元十年，與權梁山等構逆伏誅，籍没其家也。

貴及得寵大臣，盡心事奉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因此深受正直人士的譏刺。不久因貪贓罪出任廬州刺史。景龍年間，多次改任後爲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又持符節任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所居住的宅第内生出數株芝草，又有猫由犬所哺乳，中宗認爲是他孝順感化天地所致，派人表彰他的家族。不久代替姚崇任兵部尚書，病逝。

子名齊損，開元十年，與權梁山等人陰謀叛逆被處以死刑，抄没了他家。

史臣曰：孔子云，"邦有道，危言危行。"如李綱直道事人，執心不回。始對隋文，慷慨獲免；終忤楊素，屈辱尤深。及高祖臨朝，諫舞胡鳴玉，懷不吐不茹之節，存有始有卒之規，可謂危矣。非逢有道，焉能免諸。《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李綱有焉。善果幼事賢母，長爲正人。元璹於國有功，衹練邊事，承家不孝，終爲匪人。恭仁仕隋忠厚，馭衆謙恭。破賊立功，方見仁者有勇；掌選被斥，所謂獨正者危。自僞歸朝，懷才遇主，連婚帝室，列位藩宣，始終無玷者鮮矣。師道慎密純善，怯懦無更事之名；抑勢避嫌，署用致非才之誚。無逸知父守節陷難，離母避逆終吉，忠信之道著矣。絶賓客以閉府門，斷衣帶以續燈炷，廉介之志彰矣。於乎，蜀道初開，親老地梗，至孝滅性，子道可知，不得謚爲"孝"也，惜哉！大亮文武兼才，貞確成性。賣馬勸農，是爲政也；投身諭賊，略也；放奴婢從良者，仁也；因鷹諫獵，臨終上表，忠也；諭伊吾之衆，智也；葬五葉無後，報張弼恩，義也；侍兄嫂如父母，孝也；不死婦人之手，禮也；無珠玉爲唅，廉也。房玄齡云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名下無虚士矣！迥秀

史臣曰：孔子説："邦國有道，直言直行。"像李綱以正直之心事奉人主，堅貞不屈。開始面對隋文帝，慷慨獲免；最終觸犯楊素，受盡屈辱。等到高祖登位，勸諫跳舞胡伎佩玉任官，懷着不諂媚不阿附的氣節，保留有始有終的規範，可説是正直了。不是身逢有道明主，怎能免難。《周易》上説："王臣忠直，因此盡忠而不顧身"，李綱就有此節操。鄭善果年幼時事奉賢母，長大成爲正直之人。鄭元璹對國家有功，衹熟習盡心邊地事務，奉家不孝，終於成爲不正之人。楊恭仁出仕隋朝忠心仁厚，駕馭部衆非常謙恭。打敗賊兵立下功勞，纔顯出仁者有勇的氣概；掌管選舉被貶斥，就是所説的獨身守正者危險。從僞朝廷歸順了國家，懷有才幹又遇到明主，與皇帝宗室聯姻，官位列居藩王輔臣之列，始終没有過失的人太少了。楊師道周密謹慎純正善良，生性怯懦無通達事理的聲名；抑制貴勢迴避嫌疑，選用官吏不稱職而招徠譏諷。皇甫無逸先知父親守節遭難，離開母親逃避叛逆終獲吉利，忠信之道已很顯明了。謝絶賓客關閉府門，割斷衣帶接續燈炷，廉潔耿介的志氣得以發揚。唉，蜀道剛剛開闢，母親因地遠阻隔，極盡孝順性命被毁，爲子之道可以想見，不能追贈謚號稱"孝"，可惜啊！李大亮文武才能兼備，秉性堅貞剛强。賣掉馬匹勸人農耕，這是他治政的功績；獨身前去勸諭叛賊，這是他的權略；釋放奴婢使之恢復自由，這是他的仁惠之處；藉助獻鷹勸諫打獵，臨死遞上表章，這是他的忠誠；諭諫伊吾的民衆，這是他有智；安葬同族五代中没有後代的喪亡之人，

諂事權倖，爰至台司，餘不足觀，清風替矣。

報答張弼的大恩，這是有義；侍奉兄嫂如同父母，這是孝敬；不死在婦人手中，這是知禮；死時没有珠玉可入口爲唅，這是他廉潔。房玄齡稱李大亮有王陵、周勃的節操，是名不虚傳的人士了！李迥秀諂媚事奉權貴幸臣，以致做到臺司高官，其餘的全都不足以稱道，清正之風衰退了。

贊曰：李綱守道，言行俱危。善果母訓，清貞是資。元璹父子，要道何虧。恭仁獨正，令德無違。師道慎密，抑勢見機。無逸廉介，終於孝思。大亮才德，陵、勃名隨。迥秀托附，實污台司。

贊曰：李綱嚴守正道，言行正直。鄭善果受母親的教訓，助成他爲政清廉堅貞。鄭元璹父子，如此虧損重要的孝道。楊恭仁獨自守正，美德不棄。楊師道謹慎周密，抑制貴勢見機行事。皇甫無逸清廉耿介，因孝順情重謝世。李大亮的才幹德行，聲名可比王陵、周勃。李迥秀托附權貴，實在玷污臺司重位。

舊唐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十三

封倫（倫子）言道（兄子）行高
蕭瑀（子）鋭（兄子）鈞（鈞子）瓘（鈞兄子）嗣業
裴矩（矩子）宣機　宇文士及

封倫　封言道　封行高

封倫，字德彝，觀州蓨人。北齊太子太保隆之孫。父子繡，隋通州刺史。

封倫，字德彝，觀州蓨人。北齊太子太保封隆之的孫子。父名子繡，在隋朝任通州刺史。

倫少時，其舅盧思道每言曰："此子智識過人，必能致位卿相。"

封倫年少時，他的舅舅盧思道常説："這個孩子的才智見識超過常人，一定能做到卿相之位。"

開皇末，江南作亂，内史令楊素往征之，署爲行軍記室。船至海曲，素召之，倫墜於水中，人救免溺，乃易衣以見，竟寢不言。素後知，問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甚嗟異之。素將營仁壽宫，引爲土木監。隋文帝至宫所，見制度奢侈，大怒曰："楊素爲不誠矣！殫百姓之力，雕飾離宫，爲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將獲譴。倫曰："公當弗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娱心，盛飾此宫，豈非孝順。"素退問倫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故初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也，惟麗是好，后心既悦，帝慮必移，所以知耳。"素嘆伏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素負貴恃才，多所凌侮，唯擊賞倫。每

開皇末年，江南叛亂，内史令楊素前去征討，任用他爲行軍記室。船到海邊，楊素召見他，正巧封倫落入水中，别人救起幸免淹死，於是换過衣服前去拜見，始終隱瞞不説起這事。楊素後來知道，問他緣故，説："這是私事，所以没報告。"楊素感到驚異非常感慨。楊素準備營造仁壽宫，引用他任職土木監。隋文帝來到宫殿所在地，見規模建制豪華奢侈，非常生氣説："楊素這是變得不忠誠了！用盡百姓的勞力，來雕琢修飾這所離宫，讓我同天下人結怨。"楊素惶恐，擔心要被處罪。封倫説："公不用擔憂，等皇后到來，定會有恩顧之詔。"第二天，果然召楊素入内奏對，獨孤后慰勞他説："公知道我們夫妻年紀已大，没有什麽可以舒心歡娱的，大肆修飾此宫，豈不是孝順。"楊素退下詢問封倫説："卿怎麽知道會這樣?"封倫回答説："皇上秉性節儉，所以剛一看見宫殿時就發怒，但他一向聽信皇后的話。皇后是婦人，衹喜愛華麗，皇后内心既然高興，皇上的心意必然改變，由此便

引與論宰相之務，終日忘倦，因撫其床曰："封郎必當據吾此座。"驟稱薦於文帝，由是擢授内史舍人。

可推知。"楊素感嘆并佩服地說："揣摩的才能，不是我所能趕得上的。"楊素自負貴寵依仗才幹，常常凌侮他人，衹特别贊賞封倫。時常請他來與自己議論宰相的事務，談論一整天都不會感到疲倦，於是拍着他的坐床說："封郎一定能據有我的這個座位。"屢次稱贊并將他推薦給文帝，因此被提拔爲内史舍人。

大業中，倫見虞世基幸於煬帝而不閑吏務，每有承受，多失事機。倫又托附之，密爲指畫，宣行詔命，諂順主心；外有表疏如忤意者，皆寢而不奏；决斷刑法，多峻文深詆；策勛行賞，必抑削之。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皆倫所爲也。

大業年間，封倫見虞世基受到煬帝的寵幸但却不熟習政務，每遇承奉詔命，行事多失去機宜。封倫又依附他，暗中替他策劃，宣布并奉行詔命，迎合君主的心思；外面有送上表章的如果違背旨意，他就全都壓下不上奏；决斷刑法，多加重罪名進行誣陷；授功行賞，則一定要壓抑削減。因此虞世基的恩寵日益加重，而隋朝政令日益敗壞，都是由封倫所造成的。

宇文化及之亂，逼帝出宫，使倫數帝之罪，帝謂曰："卿是士人，何至於此?"倫赧然而退。化及尋署内史令，從至聊城。倫見化及勢蹙，乃潜結化及弟士及，請於濟北運糧以觀其變。遇化及敗，與士及來降。高祖以其前代舊臣，遣使迎勞，拜内史舍人。尋遷内史侍郎。

宇文化及叛亂，逼迫皇帝離開宫殿，派封倫數落皇帝的罪過，皇帝對他說："卿是士人，怎麽把事情做到了這種地步?"封倫臉紅退下。宇文化及不久任用他爲内史令，跟隨到聊城。封倫見宇文化及情勢困厄，於是偷偷結交宇文化及之弟宇文士及，請求到濟北去運送糧餉來觀察事變。正遇宇文化及失敗，他與宇文士及前來投降。高祖因他是前朝的舊臣，派使者迎入慰勞，授任内史舍人。不久升任内史侍郎。

高祖嘗幸温湯，經秦始皇墓，謂倫曰："古者帝王，竭生靈之力，殫府庫之財，營起山陵，此復何益?"倫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自秦、漢帝王盛爲厚葬，故百官衆庶競相遵仿。凡是古冢丘封，悉多藏珍寶，咸見開發。若死而無知，厚葬深爲虚費；若魂而有識，被發豈不痛哉。"高祖稱善，謂倫曰："從今之後，宜自上導下，悉爲薄葬。"

高祖曾駕臨温泉，經過秦始皇墓，對封倫說："古代帝王，竭盡百姓的力量，用完國庫的財物，營造山陵墓穴，這又有什麽益處?"封倫說："皇上教化下民，就像風吹拂小草一樣。自從秦、漢帝王盛行厚葬，所以百官衆民競相仿效。凡是古代冢墓墳陵，全都要多多地埋藏珍寶，全都被人掘開。如果死後無知，厚葬確實是白白浪費；如果靈魂有知，被發掘了怎不痛心啊。"高祖稱好，對封倫說："從今以後，引導民風應自上而下，全部實行薄葬。"

太宗之討王世充，詔倫參謀軍事。高祖以兵久在外，意欲旋師，太宗遣倫入朝親論事勢。倫言於高祖曰："世充得地雖多，而羈縻相屬，其所用命者，唯洛陽一城而已，計盡

太宗討伐王世充時，下詔命封倫參謀軍事。高祖因兵士長期在外，想要撤軍，太宗派封倫入朝親自陳奏時事形勢。封倫對高祖說："王世充得到的地方雖多，却衹是相互維係相互連屬，其中能聽命的，衹有洛陽一城而已，計謀用盡，力

力窮，破在朝夕。今若還兵，賊勢必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未若乘其已衰，破之必矣。"高祖納之。及太宗凱旋，高祖謂侍臣曰："朕初發兵東討，衆議多有不同，唯秦王請行，封倫贊成此計。昔張華協同晋武，亦復何以加也。"封平原縣公，兼天册府司馬。

會突厥寇太原，復遣使來請和親，高祖問群臣："和之與戰，策將安出？"多言戰則怨深，不如先和。倫曰："突厥憑凌，有輕中國之意，必謂兵弱而不能戰。如臣計者，莫若悉衆以擊之，其勢必捷，勝而後和，恩威兼著。若今歲不戰，明年必當復來，臣以擊之爲便。"高祖從之。

六年，以本官檢校吏部尚書，曉習吏職，甚獲當時之譽。八年，進封道國公，尋徙封於密。蕭瑀嘗薦倫於高祖，高祖任倫爲中書令。太宗嗣位，瑀遷尚書左僕射，倫爲右僕射。倫素險詖，與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由是與瑀有隙。貞觀元年，遘疾於尚書省，太宗親自臨視，即命尚輦送還第，尋薨，年六十。太宗深悼之，廢朝三日，册贈司空，謚曰明。

初，倫數從太宗征討，特蒙顧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進忠款，太宗以爲至誠，前後賞賜以萬計。而倫潛持兩端，陰附建成。時高祖將行廢立，猶豫未决，謀之於倫，倫固諫而止。然所爲秘隱，時人莫知，事具《建成傳》。卒後數年，太宗方知其事。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倫曰："臣聞事君之義，盡命不渝；爲臣之節，歲寒無貳；苟虧其道，罪不容誅。倫位望鼎司，恩隆胙土，無心

氣用完，打敗他衹在一早一晚。現在如果撤回軍隊，賊的勢力定會重振，再相互連結，以後必定難以謀取。不如乘他現已衰弱，打敗他這是肯定的了。"高祖采納了這一建議。等到太宗勝利回軍，高祖對侍臣説："朕最初發兵東討，衆人議論見解多不相同，衹有秦王請求出兵，封倫贊成此計。過去張華協助支持晋武帝，也不過這樣。"封平原縣公，兼天册府司馬。

適值突厥侵犯太原，又派使者前來請求和親，高祖詢問群臣："和親與征戰，哪個策略可以用？"大多數人説征戰就會使怨恨加深，不如先議和。封倫説："突厥進逼，有輕視中原的意思，一定是認爲我們兵力弱而不能出戰。依臣之見，不如派全部人馬前去攻擊，勢必大捷，勝利之後再議和，恩德與威嚴兼用。如果今年不出戰，明年他們定會再來，臣認爲進擊有利。"高祖采納了他的建議。

六年，以本官兼任檢校吏部尚書，通曉吏職，在當時獲得很高的贊譽。八年，進封道國公，不久改封密國公。蕭瑀曾向高祖推薦封倫，高祖任用封倫爲中書令。太宗即位，蕭瑀遷任尚書左僕射，封倫任右僕射。封倫一向奸邪爲人諂諛不正，與蕭瑀商量好可以上奏的，到太宗面前，又全部推翻改變了，因此與蕭瑀産生隔閡。貞觀元年，突然病倒在尚書省，太宗親自過來探望，立刻命尚輦將其送回府第，不久去世，終年六十歲。太宗深深悼念他，爲他停止朝會三天，册贈司空，謚號爲明。

當初，封倫多次跟隨太宗征討，特别蒙受恩遇。因李建成、李元吉的原故，多次進言表示忠誠，太宗認爲他極爲忠誠，前後賞賜財物以萬計。但封倫暗地裹把持兩端，偷偷依附李建成。當時高祖將要實行廢立之事，猶豫不决，與封倫商量，封倫堅持諫勸因此而停止了。但所作所爲隱蔽秘密，當時没人知道，事情詳見《李建成傳》。去世後數年，太宗纔知道這事。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檢舉追究封倫説："臣聽説事奉君主之道，應該是拼死效力决不改變；作爲臣子的大節，遇上寒冬一樣冷酷的形勢也不離心；如

報效，乃肆奸謀，熒惑儲藩，獎成元惡，置于常典，理合誅夷。但苞藏之狀，死而後發，猥加褒贈，未正嚴科。罪惡既彰，宜加貶黜，豈可仍疇爵邑，尚列台槐，此而不懲，將何沮勸？”太宗令百官詳議，民部尚書唐儉等議：“倫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衆官，不可追奪，請降贈改謚。”詔從之，於是改謚繆，黜其贈官，削所食實封。

果有損於此道，罪不容誅。封倫官位名望已達三公，恩寵隆重授封爵位，無心報效，竟然大肆玩弄奸計，迷惑皇儲藩王，輔助并成全元惡，依照法典處罪，理應誅滅。祇是包藏的罪狀，死後纔發現，誤加褒揚追贈，未能正以嚴法。現在罪惡既已顯露，應該加以貶斥，怎能仍然封邑授爵，還是位列三公，這樣的人不受懲罰，將怎樣阻惡勸善？”太宗命百官詳加審議，民部尚書唐儉等人建議說：“封倫的罪惡暴露在死後，結下恩德却在生前，曾經歷任的官職，不能追回削奪，請降低贈官改變謚號。”下詔同意，於是改謚號爲繆，廢除給他追贈的官職，削奪所享受的實封。

子言道，尚高祖女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

子名言道，娶高祖女淮南長公主爲妻，官做到宋州刺史。

倫兄子行高，以文學知名。貞觀中，官至禮部郎中。

封倫兄子名行高，因文學知名。貞觀年間，官做到禮部郎中。

蕭瑀　蕭鋭

蕭瑀，字時文。高祖梁武帝。曾祖昭明太子。祖詧，後梁宣帝。父巋，明帝。

蕭瑀，字時文。高祖是梁武帝。曾祖是昭明太子。祖父名詧，是後梁宣帝。父名巋，是梁明帝。

瑀年九歲，封新安郡王，幼以孝行聞。姊爲隋晉王妃，從入長安。聚學屬文，端正鯁亮。好釋氏，常修梵行，每與沙門難及苦空，必詣微旨。常觀劉孝標《辯命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辯命論》以釋之。大旨以爲：“人稟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禍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於命，其蔽已甚。”時晉府學士柳顧言、諸葛潁見而稱之曰：“自孝標後數十年間，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詆詰。今蕭君此論，足療劉子膏肓。”

蕭瑀九歲時，封新安郡王，幼年因孝行聞名。姐姐是隋朝晉王的妃子，因此隨從入長安。積學作文，端正鯁直。愛好佛教，常常修行佛法，每每與僧人辯論苦空，定能達到微妙的境界。曾看到劉孝標的《辯命論》，憎恨他損害先王之教，迷亂性命之理，於是作《非辯命論》來闡釋自己的觀點。大意認爲：“人類稟承天地而降生，誰説没有天命，但吉凶禍福，也因人纔有，若一概歸於命運，弊端就很大了。”當時晉王府學士柳顧言、諸葛潁見到後稱贊説：“從劉孝標以後數十年間，闡釋性命原理的，没人能够對它加以指責，現在蕭君的這一論述，足以治療劉子的膏肓頑症了。”

煬帝爲太子也，授太子右千牛。及踐祚，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忽遇風疾，命家人不即醫療，仍云：“若天假餘年，因此望爲栖遁之資耳。”蕭后聞而誨之：“以爾才智，足堪揚名顯親，豈得輕毀形骸

煬帝爲太子，授任他爲太子右千牛。等到即位，升他任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突然得了風痹病，命家人不用求醫治療，還説：“如果上天延長我的年壽，藉此有望成爲隱居的資本。”蕭后聽説後教誨他：“以你的才能智略，是可以揚名顯親的，怎能輕易毀損形體追求隱

而求隱逸？若以此致譴，則罪在不測。”病且愈，其姊勸勉之，故復有仕進志。累加銀青光禄大夫、内史侍郎。既以后弟之親，委之機務，後數以言忤旨，漸見疏斥。

逸？如果因此招致罪愆，那麽罪罰難以預測。”病快治愈，他姐姐勸勉他，所以又産生了出仕上進的意志。多次加授到銀青光禄大夫、内史侍郎。因皇后之弟至親關係，委派給他機要政務，後來多次因進言抵觸皇上旨意，漸漸被疏遠排斥。

煬帝至雁門，爲突厥所圍，瑀進謀曰："如聞始畢托校獵至此，義成公主初不知其有違背之心。且北蕃夷俗，可賀敦知兵馬事。昔漢高祖解平城之圍，乃是閼氏之力。况義成以帝女爲妻，必恃大國之援。若發一單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損。臣又竊聽輿人之誦，乃慮陛下平突厥後更事遼東，所以人心不一，或致挫敗。請下明詔告軍中，赦高麗而專攻突厥，則百姓心安，人自爲戰。”煬帝從之，於是發使詣可賀敦諭旨。俄而突厥解圍去，於後獲其諜人，云：義成公主遣使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蓋公主之助也。

煬帝到了雁門，被突厥包圍，蕭瑀進獻謀略説："聽説始畢可汗假托打獵來到此地，義成公主開始并不知他有背叛之心。而且北方蕃夷習俗，可賀敦主持兵馬事務。過去漢高祖解脱平城的包圍，就是藉助閼氏之力。况且義成公主以皇帝之女爲可汗妻，一定要依仗大國援助。如果派一名使者前去通知義成公主，即使無益處，對事情也無損害。臣私下又聽到衆人輿論，都擔心陛下平定突厥後再征討遼東，所以人心不齊，纔又招致挫敗。請下達明確詔書通告軍中，赦免高麗專攻突厥，那麽百姓心安，人人自當奮力作戰。”煬帝聽從了他的建議，於是派使臣到可賀敦處宣諭旨意。不久突厥解圍離去，在這之後抓獲突厥的偵探人員，説：義成公主派遣使者向始畢可汗報告危急情况，聲稱北方有戰争警報，因此突厥解圍，原來是由於公主的幫助。

煬帝又將伐遼東，謂群臣曰："突厥狂悖爲寇，勢何能爲。以其少時未散，蕭瑀遂相恐動，情不可恕。”因出爲河池郡守，即日遣之。既至郡，有山賊萬餘人寇暴縱横，瑀潜募勇敢之士，設奇而擊之，當陣而降其衆。所獲財畜，咸賞有功，由是人竭其力。薛舉遣衆數萬侵掠郡境，瑀要擊之，自後諸賊莫敢進，郡中復安。

煬帝又準備討伐遼東，對群臣説："突厥狂妄叛逆入侵，憑他們的軍勢又能做得了什麽。因他們短時間未散，蕭瑀就來恐嚇動衆，實在不可饒恕。”因此出任他爲河池郡守，當天遣出京城。到河池郡之後，有山賊萬餘人縱横侵暴，蕭瑀悄悄招募勇敢之士，設奇計而攻擊，當即在陣上就降服了他們。所繳獲的財産牧畜，都賞賜給了立功之人，因此人人都爲他竭盡全力。薛舉派兵衆數萬侵入郡境搶掠，蕭瑀阻擊，從此以後各路賊人没有敢再來的，郡中恢復了安寧。

高祖定京城，遣書招之。瑀以郡歸國，授光禄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太宗爲右元帥，攻洛陽，以瑀爲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内史令。時軍國草創，方隅未寧，高祖乃委以心腹，凡諸政務，莫不關掌。高祖每臨軒聽政，必賜升御榻，瑀既獨孤氏

高祖平定京城，送去書信招撫他。蕭瑀率全郡歸順國家，授任光禄大夫，封宋國公，任民部尚書。太宗任右元帥，攻打洛陽，讓蕭瑀任元帥府司馬。武德元年，升任内史令。當時軍國初創，四方尚未安定，高祖依托他做心腹，凡各項政務，無不咨詢於他并請他掌管。高祖每次上朝處理政務，一定賜他登坐皇帝御座，蕭瑀既是獨

之婿，與語呼之爲蕭郎。國典朝儀，亦責成於瑀，瑀孜孜自勉，繩違舉過，人皆憚之。常奏便宜數十條，多見納用，手敕曰："得公之言，社稷所賴。運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美；納諫者之言，以金寶酬其德。今賜金一函，以報智者，勿爲推退。"瑀固辭，優詔不許。其年，州置七職，務取才望兼美者爲之。及太宗臨雍州牧，以瑀爲州都督。

孤氏的女婿，高祖與他談話稱呼蕭郎。國家典章朝廷禮儀的擬定，也督責蕭瑀完成，蕭瑀孜孜自勉，約束違紀檢舉過失，人們都畏懼他。曾上奏數十條方便可行的事宜，大多被采納使用，高祖親筆下敕令說："得到公的建議，實是國家仰賴的根本。運用有智者的策略，就可以成人之美；采納勸諫者的建議，要用金寶酬謝他的功德。現在賞賜您一盒黄金，用來報答智者，不要推却。"蕭瑀堅决推辭，高祖下詔進行贊美并不許推辭。這一年，州中設置七職，務求才能聲望兼善的人來擔任。等到太宗親任雍州牧，任命蕭瑀爲州都督。

高祖常有敕而中書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瑀曰："臣大業之日，見内史宣敕，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必在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基初構，事涉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敕，臣必勘審，使與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初，瑀之朝也，關内産業并先給勛人。至是特還其田宅，瑀皆分給諸宗子弟，唯留廟堂一所，以奉蒸嘗。及平王世充，瑀以預軍謀之功，加邑二千户，拜尚書右僕射。内外考績皆委之，司會爲群僚指南，庶務繁總。瑀見事有時偏駁，而持法稍深，頗爲時議所少。

高祖經常有敕發下可中書省不能及時宣布執行，高祖責怪他們辦事遲緩，蕭瑀說："臣在大業年間，見内史省宣布敕令，有前後相反的，各有關部門執行它，不知道該稟承哪一個。所謂容易的一定在前，困難的一定在後，臣在中書省時間長了，見到這種事太多了。今天皇朝剛剛奠基，事情涉及安危存亡，遠方如存疑忌，恐怕丢掉時機。近來每次接到一道敕命，臣定要勘察審核，假使與從前敕令相互不矛盾，纔敢宣布執行。遲緩的罪責，實由於這造成的。"高祖說："卿能這樣用心，我還有什麽擔憂的？"當初，蕭瑀歸順朝廷時，他在關内的所有産業先都賞給了有功勞的人。到此時專門退還了他的田地住宅，蕭瑀將它們全部分給了宗族中的子弟，衹留下一所廟堂，用來供奉祭祀。等到平定王世充，蕭瑀因參預軍謀的功勞，增加封邑二千户，授任尚書右僕射。内外官吏的考績都委派給他，司會成爲百官的指南，衆多政務繁雜聚集。蕭瑀認識事理有時偏頗，而執法漸漸苛刻，當時議論的人大多有些不滿。

瑀嘗薦封倫於高祖，高祖以倫爲中書令。太宗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封倫爲右僕射。倫素懷險詖，與瑀商量將爲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于時房玄齡、杜如晦既新用事，疏瑀親倫，瑀心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寥落。太宗以玄齡等功高，由

蕭瑀曾向高祖推薦封倫，高祖讓封倫任中書令。太宗即位，升任尚書左僕射，封倫任右僕射。封倫心術一向邪惡不正，與蕭瑀商量好認爲可以上奏的，到太宗面前就又全部改變了。這時房玄齡、杜如晦剛剛執政，疏遠蕭瑀親近封倫，蕭瑀内心不平，於是遞上加封的奏章論辯此事，而言辭稀疏似被冷落。太宗認爲房玄齡等人功

是忤旨，廢于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未幾，復爲尚書左僕射，賜實封六百户。

太宗常謂瑀曰："朕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若封諸侯以爲盤石之固。秦并六國，罷侯置守，二代而亡；漢有天下，郡國參建，亦得年餘四百；魏、晋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太宗然之，始議封建。

高，蕭瑀因此觸犯了聖意，被罷免回家。不久又任特進、太子少師。没多久，又任尚書左僕射，賜實封六百户。

太宗曾對蕭瑀説："朕要使子孫繁衍基業長久，國家永遠安定，有什麽辦法?"蕭瑀回答説："臣考察前代國家命運長久的原因，没有比分封諸侯來作爲穩固的磐石更好的辦法了。秦吞并六國，廢除了分封諸侯的舊制改爲設置郡守，二代就亡國了；漢代擁有天下，郡縣諸侯國參差建立，也得以延續四百餘年；魏、晋又廢除掉，也不能長久統治。封邦建國的辦法，確實可以遵循實行。"太宗認爲對，開始商議封邦建國。

尋坐與侍中陳叔達於上前忿諍，聲色甚厲，以不敬免。歲餘，授晋州都督。明年，徵授左光禄大夫，兼領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瑀多辭辯，每有評議，玄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彌怏怏。玄齡、魏徵、温彦博嘗有微過，瑀劾之，而罪竟不問，因此自失。由是罷御史大夫，以爲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政。六年，授特進，行太常卿。八年，爲河南道巡省大使，人有坐當推劾苦未得其情者，遂置格置繩，以至於死，太宗特免責之。九年，拜特進，復令參預政事。

不久因與侍中陳叔達在皇上面前忿諍，聲色很嚴厲，以不敬罪免官。一年多以後，授任晋州都督。第二年，徵入朝任左光禄大夫，兼任御史大夫。與宰相參議朝政，蕭瑀能言善辯，每次有評議，房玄齡等人無法辯駁，即使内心知道他是對的，也不采用他的建議，蕭瑀更加不平。房玄齡、魏徵、温彦博曾有小的過失，蕭瑀檢舉他們，但罪責到底未加追究，因此自己感覺很失落。也由此罷免了御史大夫，任用爲太子少傅，不再參預朝政。六年，授任特進，代理太常卿。八年，任河南道巡省大使，有個人獲罪應當追查但苦於未得到實情，於是他動用刑具處罰，結果致死，太宗特别赦免了他。九年，任特進，又命他參預政事。

太宗嘗從容謂房玄齡曰："蕭瑀大業之日，進諫隋主，出爲河池郡守。應遭剖心之禍，翻見太平之日，北叟失馬，事亦難常。"瑀頓首拜謝。太宗又曰："武德六年以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當此日，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此人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守道耿介，古人無以過也。然而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曰："臣特蒙誡訓，又許臣以忠諒，

太宗曾從容對房玄齡説："蕭瑀大業年間，進諫隋朝君主，被趕出京任河池郡守。那時就應遭受剖心的災難，今天反而見到太平之日，塞翁失馬，事情也很難永久不變。"蕭瑀叩頭拜謝。太宗又説："武德六年以後，太上皇有廢立之意而尚未决定，我在當時，不被兄弟包容，實在有功高不得賞賜的恐懼。蕭瑀這人不能用厚利引誘，不能被刑罰殺戮恐嚇住，真是國家的忠臣啊。"因此賜給蕭瑀詩説："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對蕭瑀説："卿恪守正道耿直不貳，古人都没有超過你的。然而善惡太分明，有時也會失誤。"蕭瑀再次拜謝説："臣特别蒙受訓誡，又贊許臣忠實誠信，即使死去之日，也像再生之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魏徵進而言曰：“臣有逆衆以執法，明主恕之以忠；臣有孤特以執節，明主恕之以勁。昔聞其言，今睹其實，蕭瑀不遇明聖，必及於難！”太宗悅其言。

年。”魏徵進而說：“臣子有違逆衆議而嚴格執法的，聖明君主認爲他忠誠而會寬恕他；臣子有孤高出衆而保持氣節的，聖明君主會因他剛勁而寬恕他。過去聽說過這話，今天纔看見這個事實，蕭瑀不是遇到聖明君主，一定會遭受大難的！”太宗聽過他的話非常高興。

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并圖形於凌煙閣。是歲，立晋王爲皇太子，拜瑀太子太保，仍知政事。太宗之伐遼東也，以洛邑衝要，襟帶關、河，以瑀爲洛陽宫守。車駕自遼還，請解太保，仍同中書門下。太宗以瑀好佛道，嘗賚綉佛像一軀，并綉瑀形狀於佛像側，以爲供養之容。又賜王褒所書《大品般若經》一部，并賜袈裟，以充講誦之服焉。

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一并在凌煙閣畫像。這一年，立晋王爲皇太子，授任蕭瑀爲太子太保，還主持政事。太宗討伐遼東時，因洛邑爲要衝，聯係關、河，任命蕭瑀爲洛陽宫守。皇上從遼東返回，蕭瑀請求解除太子太保，仍同中書門下。太宗因蕭瑀愛好佛道，曾贈給他一個綉佛像，并且在佛像側面綉上蕭瑀的像，仿佛供養的情態。又賜予王褒所書寫的《大品般若經》一部，并且賜予袈裟，用來當作講誦時的服裝。

瑀嘗稱：“玄齡以下同中書門下内臣，悉皆朋黨比周，無至心奉上。”累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反耳。”太宗謂瑀曰：“爲人君者，驅駕英材，推心待士，公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太宗數日謂瑀曰：“知臣莫若君，夫人不可求備，自當捨其短而用其長。朕雖才謝聰明，不應頓迷臧否。”因數爲瑀信誓。瑀既不自得，而太宗積久銜之，終以瑀忠貞居多而未廢也。

蕭瑀曾聲稱：“房玄齡以下的同中書門下内廷大臣，全都交結朋黨相互依附，奉侍聖上完全没有至誠之心。”多次單獨上奏説：“他們這些人相互之間把持政權，如同膠與漆牢固結合，陛下無法詳細察知，衹是還未造反罷了。”太宗對蕭瑀説：“作爲人君，就應該使用并駕馭英才，以真心對待士人，公説的不也太嚴重了嗎，怎麼會到了這一地步？”太宗過了幾天後對蕭瑀説：“知臣者莫過於君主，對人不能求全責備，應當捨棄他的短處而用他的長處。朕即使才智够不上聰明，也不會一下子昏昧得不識好人壞人。”因此多次對蕭瑀發誓。蕭瑀既不得意，而太宗時間長了也嫌怨他，但始終因蕭瑀忠貞居多而不廢斥他。

會瑀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曰：“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以對群臣吐言而取捨相違，心不能平。瑀尋稱足疾，時詣朝堂，又不入見，太宗謂侍臣曰：“瑀豈不得其所乎，而自慊如此？”遂手詔曰：

適值蕭瑀請求出家爲僧人，太宗對他説：“我知道公一向喜愛佛教，今天不能違背公的意願了。”蕭瑀緊接着上奏説：“臣近來考慮，不能出家爲僧人。”太宗認爲蕭瑀面對群臣吐露此語却又取捨前後互相違背，内心不平。蕭瑀不久又稱脚有病，有時到朝堂，又不入内拜見，太宗對侍臣説：“蕭瑀難道是未得其所嗎，自己却如此不滿足？”於是親筆下詔説：

朕聞物之順也，雖異質而成

朕聽説事物相合順時，即使性質不同却

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舟浮楫舉，可濟千里之川；轅引輪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動静相循易爲務，曲直相反難爲功，况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際者矣。朕以無明於元首，期托德於股肱，思欲去僞歸眞，除澆反朴。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虚術。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鋭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爲墟，報施之徵，何其繆也。而太子太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辯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往前朕謂張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應，請先入道，朕即許之，尋復不用。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所。乖棟梁之大體，豈具瞻之量乎？朕猶隱忍至今，瑀尚全無悛改。宜即去兹朝闕，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能獲成功；事物相背離時，即使同一形貌却很少能用。因此渡船舉槳，可渡千里江河；車轅引動車輪不轉，却不能走出一毫的路程。因此可知動與静相互順應容易成就事務，曲與直相互違背難以成就功業，何況是上下事宜、君臣的際遇。朕以愚暗之資做了君主，期望將美德寄托在輔佐大臣身上，想要去僞歸真，除澆反樸。至於佛教，遵行之并非本意，雖是國家有常用經典，原本衹爲弊俗的虚術方術。爲什麽呢？尋求這一道術的，對後來的幸福没有驗證；修行這一教義的，在以往反而遭受禍害。至於像梁武帝對佛教用盡心機，簡文帝專心一意求佛法，傾盡庫藏來供給僧侣，竭盡人力來供奉佛塔寺廟。以至於三淮沸騰如浪，五嶺升騰如烟，要延長像燒煮熊掌所需那點時間的性命也未能，要保住像虚弱雛雀一樣的苟延殘喘也做不到。子孫覆滅而無暇顧及，國家短暫就成爲廢墟，報應的徵象是何等的謬誤。而太子太保、宋國公蕭瑀還走覆車的餘軌，承襲亡國的遺風。棄公就私，未能辨明隱居或顯達的界限；自己衹是俗人而口中念着佛，不能辨别邪惡與正直之心。修行幾代的禍源，祈求一己的福本，對上抵觸君主，對下煽習浮華。以前朕對張亮説："卿既然事奉佛，爲什麽不出家？"蕭瑀於是安然答應，請求先入佛門，朕當即允許了，不久他又改變。猶豫疑惑，衹在瞬息之間；自己提出又自己否定，在皇帝面前變化不止。有失國家大臣的體統，哪具有使衆人敬仰的度量呢？朕尚且隱忍到今天，蕭瑀還是毫無悔改。應立刻使之離開朝廷，出任州郡長官，可任商州刺史，且解除他的封爵。

二十一年，徵授金紫光禄大夫，復封宋國公。從幸玉華宫，遘疾薨於官所，年七十四。太宗聞而輟膳，高宗爲之舉哀，遣使吊祭。太常謚曰"肅"。太宗曰："易名之典，必考其行。瑀性多猜貳，此謚失於不直，更

二十一年，徵入朝授任金紫光禄大夫，又封爲宋國公。跟隨太宗駕臨玉華宫，得病在玉華宫住所去世，終年七十四歲。太宗聽説後停止用膳，高宗爲他舉行哀悼，派使者哭吊祭奠。太常擬議謚號爲"肅"。太宗説："擬定謚號的常規，一定要考察人的品行。蕭瑀性情多猜忌，這個謚

自撫實。"改謚曰貞褊公。册贈司空、荆州都督，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臨終遺書曰："生而必死，理之常分。氣絶後可著單服一通，以充小斂。棺内施單席而已，冀其速朽，不得别加一物。無假卜日，惟在速辦。自古賢哲，非無等例，爾宜勉之。"諸子遵其遺志，斂葬儉薄。

號有些失實，應另挑選更符合實際的。"改謚稱貞褊公。册贈司空、荆州都督，賜予專用棺木，陪葬昭陵。臨終遺書説："生而必死，從道理上講應爲常規。我斷氣後可以穿單衣一套，充作小殮。棺内放置單席而已，希望儘快朽爛，不可另外增加一物。不需要占卜日期，祇求儘快辦理。自古賢人聖哲，并非没有這等先例，你們應努力辦到。"衆子孫遵奉他的遺願，裝殮埋葬儉省簡薄。

子鋭嗣，尚太宗女襄城公主，歷太常卿、汾州刺史。公主雅有禮度，太宗每令諸公主，凡厥所爲，皆視其楷則。又令所司别爲營第，公主辭曰："婦人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處不同，則定省多闕。"再三固讓，乃止，令於舊宅而改創焉。永徽初，公主薨，詔葬昭陵。

子蕭鋭繼嗣，娶太宗女襄城公主爲妻，歷任太常卿、汾州刺史。公主一向有禮節，太宗時常命令各位公主，凡是她所作所爲，都視爲楷模。又令有關部門爲她另外營造府第，公主推辭説："婦人侍奉公婆如同侍奉父母，如果居住不在一處，那麽早晚向公婆問安就會闕失很多。"再三堅持推讓，纔停止，命在舊宅中改建。永徽初年，公主去世，下詔陪葬昭陵。

瑀兄璟，亦有學行。武德中爲黄門侍郎，累轉秘書監，封蘭陵縣公。貞觀中卒，贈禮部尚書。

蕭瑀兄名璟，也有學問與操行。武德年間任黄門侍郎，多次改任後爲秘書監，封蘭陵縣公。貞觀年間去世，追贈禮部尚書。

蕭鈞　蕭瓘

瑀兄子鈞，隋遷州刺史、梁國公珣之子也。博學有才望。貞觀中，累除中書舍人，甚爲房玄齡、魏徵所重。永徽二年，歷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

蕭瑀兄子名鈞，是隋朝遷州刺史、梁國公蕭珣之子。博學有才能聲望。貞觀年間，多次授任後任中書舍人，非常受房玄齡、魏徵的器重。永徽二年，多次升任做到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

時有左武候引駕盧文操逾垣盜左藏庫物，高宗以引駕職在糾繩，身行盜竊，命有司殺之。鈞進諫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爲名，愚衷所懷，不敢不奏。"帝謂曰："卿職在司諫，能盡忠規。"遂特免其死罪，顧謂侍臣曰："此乃真諫議也。"

當時有個左武候引駕盧文操翻墻盜竊左藏庫的財物，高宗認爲引駕的職責就是緝查懲處罪人，他却自己進行盜竊，命有關部門殺掉他。蕭鈞進諫説："盧文操所犯的罪行，按情理確實難以寬恕。但恐怕天下人聽説這事，定會説陛下輕視法律，輕賤人命，放任喜怒之情，把財物看得貴重。臣擔任官職，以諫字爲名，内心愚昧的想法，不敢不奏。"皇帝對他説："卿的職責是諫諍，完全能盡到忠心規勸。"於是特地免去盧文操的死罪，回望侍臣説："這纔是真正的諫議。"

尋而太常樂工宋四通等爲宫人通傳信物，高宗特令處死，乃遣附律，鈞上疏言："四通等犯在未附律前，

不久又有太常樂工宋四通等人爲宫人傳遞信物，高宗特别下令處死，於是命把這個案例附入律條中，蕭鈞上疏説："宋四通等人犯法在没有

不合至死。"手詔曰："朕聞防禍未萌，先賢所重，宫闕之禁，其可漸歟？昔如姬竊符，朕用爲永鑒，不欲今兹自彰其過，所搦憲章，想非濫也。但朕翹心紫禁，思覿引裾，側席朱楹，冀旌折檻。今乃喜得其言，特免四通等死，遠處配流。"

附入律條之前，不適合判處死罪。"皇帝親筆下詔説："朕聽説防患應在未萌發前，這是以往聖賢所重視的，像宫闕這樣的禁地，難道可以漸開此端嗎？過去如姬偷竊軍符，朕用這事作爲永久的鑒戒，不打算在今天彰揚他們的罪過，所持典章制度，想來也并非濫用。祇是朕翹首宫禁，想看到辛毗拉住魏文帝衣襟堅持諍諫，獨坐朱楹，期望表彰朱雲折檻直諫漢文帝。今天竟然驚喜地得到這種進言，特地赦免宋四通等人的死罪，流放遠處。"

鈞尋爲太子率更令，兼崇賢館學士。顯慶中卒。所撰《韻旨》二十卷，有集三十卷行於代。

蕭鈞不久任太子率更令，兼崇賢館學士。顯慶年間去世。他撰寫《韻旨》二十卷，有文集三十卷流傳在世。

子瓘，官至渝州長史。母終，以毁卒。瓘子嵩，别有傳。

子名瓘，官做到渝州長史。母親去世，因哀傷過度毁損身體去世。蕭瓘子名嵩，另外有傳。

蕭嗣業

鈞兄子嗣業，少隨祖姑隋煬帝后入于突厥。貞觀九年歸朝，以深識蕃情，充使統領突厥之衆。累轉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單于突厥反叛，嗣業率兵戰敗，配流嶺南而死。

蕭鈞兄子名嗣業，年輕時隨姑母隋煬帝蕭皇后到了突厥。貞觀九年回朝，因深知蕃中形勢，充任使職統領突厥部衆。多次轉任做到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年間，單于突厥反叛，蕭嗣業率兵出征戰敗，發配流放到嶺南後去世。

裴矩 裴宣機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祖佗，後魏東荆州刺史。父訥之，北齊太子舍人。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祖父名佗，後魏時任東荆州刺史。父名訥之，北齊時任太子舍人。

矩襁褓而孤，爲伯父讓之所鞠。及長，博學，早知名，仕齊爲高平王文學。齊亡，隋文帝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文帝即位，遷給事郎，直内史省，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及陳平，晋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歸之秘府。累遷吏部侍郎，以事免。

裴矩幼兒時就失去雙親，被伯父裴讓之撫養。等到長大，博學，知名很早，出來做官在北齊任高平王文學，北齊滅亡，此時隋文帝任定州總管，召他來補任記室，親遇并很受敬重。文帝即位，升任給事郎，在内史省工作，奏舍人事。討伐陳朝的戰役中，他任元帥記室。等到陳朝平定，晋王楊廣命令裴矩與高熲收集陳朝的圖書經籍，歸入秘府。多次升任後爲吏部侍郎，因事故免官。

大業初，西域諸蕃款張掖塞與中國互市，煬帝遣矩監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欲吞并夷狄，乃訪西域風俗及山川險易、君長姓族、物産服章，

大業初年，西域各蕃國到張掖通好與中原相互貿易，煬帝派裴矩監管這事。裴矩知道皇帝正勤於經略遠方，要吞并夷狄，於是訪問西域的風俗以及山川險要、君長族姓、物産和官員服飾，

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悦，賜物五百段。每日引至御座，顧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西域多珍寶及吐谷渾可并之狀，帝信之，仍委以經略。拜民部侍郎，俄遷黄門侍郎，參預朝政。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

撰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上。皇帝非常高興，賜財物五百段。每天請到御座，詢問西方的事情。裴矩大談西域珍寶極多以及吐谷渾可以吞并的情勢，皇帝相信了，於是委派他籌劃謀取。授任他爲民部侍郎，不久升任黄門侍郎，參預朝政。命他去張掖招誘西蕃，前後到來的達十餘國。

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説高昌王鞠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啖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盛服珠玉錦罽，焚香奏樂，歌舞相趨，謁於道左。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帝見之大悦。及滅吐谷渾，蠻夷納貢，諸蕃懾服，相繼來庭。雖拓地數千里，而役戍委輸之費，歲巨萬計，中國騷動焉。帝以矩有綏懷之略，加位銀青光禄大夫。

三年，皇帝到恒嶽祭祀，他們都來助祭。皇帝準備巡察河右，再次命裴矩前去燉煌，裴矩派使者勸説高昌王鞠伯雅以及伊吾吐屯設等人，用厚利加以引誘，引導并讓他們入朝。等到皇帝西巡，停駐在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人以及西蕃胡二十七國，穿戴着珠玉錦罽的盛裝，焚香奏樂，歌舞相隨，在路邊拜見。又命武威、張掖貴族婦女精意裝扮任意觀看，騎士車馬爲之堵塞，周圍前後長達數十里，皇帝見後非常高興。等到滅亡吐谷渾，蠻夷納貢，各蕃震服，相繼來到朝廷。雖然開拓土地數千里，而兵役守衛運輸物資的費用，每年以巨萬計數，中原爲此騷動。皇帝覺得裴矩有安撫懷柔的策略，加任他爲銀青光禄大夫。

其年，帝幸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大徵四方奇技，作魚龍曼延角抵於洛邑，以誇諸戎狄，終月而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座，醉飽而散。夷人有識者，咸私哂其矯飾焉。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朕未發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尋令與將軍薛世雄城伊吾而還，賜錢四十萬。矩因進計縱反間於射匱，使潛攻處羅。後處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甚悦，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

這一年，皇帝巡視東都，裴矩認爲蠻夷朝貢的很多，婉言勸説皇帝在全國大規模徵集有特殊技藝者，在洛邑作魚龍曼延角抵游戲，用來向夷狄誇耀，延續一月纔結束。又命三市店肆都布設帷帳，大擺酒食，派掌管蕃國的官吏率蠻夷人與中原人貿易，所到之處都命中原人邀請就座，酒足飯飽後散去。夷人有識破的，都私下嘲笑他故意做作掩蓋本質。皇帝稱贊裴矩極爲忠誠，對宇文述、牛弘説："裴矩非常明白朕的意圖，凡他陳奏的，都是朕心中盤算過的，朕還没有説出時，裴矩就上奏了。如果不是侍奉國家用心，誰能做到這樣?"不久命他與將軍薛世雄在伊吾築城完工後返回，賜予錢四十萬。裴矩於是獻計對射匱使用反間計，讓他偷偷進攻處羅。後來處羅被射匱所逼，終於隨使者入朝，皇帝非常高興，賜予裴矩貂皮裘衣和西域珍貴器具。

從帝巡于塞北，幸啓民可汗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

跟隨皇帝到塞北巡視，皇帝駕幸啓民可汗牙帳。當時高麗派使者先與突厥通好，啓民可汗不

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箕子，漢時分爲三郡，晋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爲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不有事於此，使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請面詔其使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虎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部事。以前後渡遼功，進位右光禄大夫。

敢隱瞞，帶來那使者拜見皇帝，裴矩因此奏説：“高麗的土地，原爲孤竹國，周代把它分封給箕子，漢時分爲三個郡，晋代也統治着遼東。如今竟然不臣服，列爲外邦，所以先皇帝早就要征討了，衹因楊諒無能，出兵未獲成功。現在陛下統治之時，怎能不對此行事，使得文明的地區，仍然荒爲蠻貊的鄉土呢？今天高麗使者朝拜突厥，親眼看到了啓民可汗歸順朝廷，定然畏懼皇帝威靈的遠大，擔心後歸服者先滅亡，脅迫使之入朝，應當可以成功。請當面下詔命高麗使者返回本國，傳話給他的國王讓他迅速入朝覲見。不這樣的話，定率突厥立刻討伐。”皇帝采納了。但高麗不聽命，於是纔開始倡議征遼的策略。官軍到達遼，以本官領任虎賁郎將。第二年，又跟隨到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逃入高麗，皇帝令裴矩兼管兵部事務。因前後渡遼的功勞，升任右光禄大夫。

矩後從幸江都。及義兵入關，屈突通敗問至，帝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静，遥爲處分，恐失事機。唯鑾輿早還，方可平定。”矩見天下將亂，恐爲身禍，每遇人盡禮，雖至胥吏，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多逃散，矩言於帝曰：“車駕留此，已經二歲，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請聽兵士於此納室，私相奔誘者，因而配之。”帝從其計，軍中漸安，咸曰：“裴公之惠也。”是時，帝既昏侈逾甚，矩無所諫諍，但悦媚取容而已。

裴矩後來跟隨皇帝駕臨江都。等到義軍入關，屈突通失敗的消息傳到，皇帝詢問裴矩有何策略，裴矩説：“如今太原有事變，京畿地區又不安寧，遥控處置，恐怕有失事情機宜。衹有皇上早早返回，纔可以平定。”裴矩見天下將要大亂，恐怕自己遭難，每遇人都以禮待之，即使是文書小吏，都讓他們得到歡心。當時隨從皇帝的驍果將士大多逃散，裴矩對皇帝説：“皇上停留這裏，已經二年了，人没有婚配，就不能安心。請允許士兵在這裏娶妻，相誘私奔的，隨順而使之婚配。”皇帝聽從了他的計策，軍中漸漸安定，都説：“這是裴公的恩惠。”這時，皇帝已昏聵奢侈太過，裴矩没有任何諫諍，衹是取悦諂媚曲從討好而已。

宇文化及弑逆，署爲尚書右僕射。化及敗，竇建德復以爲尚書右僕射，令專掌選事。時建德起自群盗，事無節文，矩爲之創定朝儀，權設法律，憲章頗備，建德大悦，每諮訪焉。及建德敗，矩與僞將曹旦及建德之妻齎傳國八璽，舉山東之地來降，封安邑縣公。

宇文化及弑殺煬帝，任用他爲尚書右僕射。宇文化及失敗，竇建德又任他爲尚書右僕射，讓他專門掌管選舉事務。當時竇建德本是自盗賊起家，政事缺乏典儀規範，裴矩爲他創立及制定朝廷禮儀，創建臨時法律，典章制度相當完備，竇建德非常高興，每每咨詢訪問他。等到竇建德失敗，裴矩與僞將曹旦以及竇建德的妻子拿着傳國的八璽，獻山東之地前來投降，封安邑縣公。

武德五年，拜太子左庶子。俄遷太子詹事。令與虞世南撰《吉凶書儀》，參按故實，甚合禮度，爲學者所稱，至今行之。八年，兼檢校侍中。及太子建成被誅，其餘黨尚保宫城，欲與秦王决戰，王遣矩曉諭之，宫兵乃散。尋遷民部尚書。矩年且八十，而精爽不衰，以曉習故事，甚見推重。

武德五年，授任太子左庶子。不久升任太子詹事。命他與虞世南撰寫《吉凶書儀》，他參考舊有事例，寫得非常適合禮儀法度，受到學者稱贊，到今天還實行。八年，兼任檢校侍中。太子李建成被殺以後，他的餘黨尚且據守宫城，要與秦王决戰，秦王派裴矩曉諭他們，東宫兵士纔解散。不久升任民部尚書。裴矩將近八十歲，而精神爽朗毫不衰老，因熟習舊制，很受推重。

太宗初即位，務止奸吏，或聞諸曹案典，多有受賂者，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饋絹一匹，太宗怒，將殺之，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太宗納其言，因召百僚謂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謚曰敬。撰《開業平陳記》十二卷，行於代。

太宗剛即位，一心防範奸邪官吏，有時聽説各曹案典中，收受賄賂的人很多，於是派人拿財物來加以試探。有個司門令史接受了饋贈的一匹絹，太宗大怒，準備殺掉他，裴矩進諫説："這個人接受賄賂，確實應重重懲罰。但是陛下用財物試探他，就處以死刑，這是引誘别人犯罪，恐怕不符合引導人尊禮重德之義。"太宗采納了他的意見，因而召來百官對他們説："裴矩能當廷諫諍，不肯面從，每件事都這樣，還有什麽可擔憂天下不能治理的。"貞觀元年去世，追贈絳州刺史，謚號爲敬。撰寫《開業平陳記》十二卷，流傳在世。

子宣機，高宗時官至銀青光禄大夫、太子左中護。

子裴宣機，高宗時官做到銀青光禄大夫、太子左中護。

宇文士及

宇文士及，雍州長安人。隋右衛大將軍述子，化及弟也。開皇末，以父勛封新城縣公。隋文帝嘗引入卧内，與語，奇之，令尚煬帝女南陽公主。大業中，歷尚輦奉御，從幸江都，以父憂去職，尋起爲鴻臚少卿。化及之潜謀逆亂也，以其主婿，深忌之而不告，既弑煬帝，署爲内史令。

宇文士及，雍州長安人。隋朝右衛大將軍宇文述之子，宇文化及之弟。開皇末年，因父功勛封新城縣公。隋文帝曾帶他到卧室内，與他交談，感到他不尋常，命他娶煬帝的女兒南陽公主爲妻。大業年間，任官到尚輦奉御，跟隨皇帝駕臨江都，因父喪離職，不久起用爲鴻臚少卿。宇文化及暗中圖謀叛亂，因他是公主的丈夫，特别疑忌而不告訴他，弑殺煬帝以後，任用他爲内史令。

初，高祖爲殿内少監，時士及爲奉御，深自結托。及隨化及至黎陽，高祖手詔召之。士及亦潜遣家僮間道詣長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貢金環。高祖大悦，謂侍臣曰："我與士及素經共事，今貢金環，是其來意也。"及

當初，高祖任殿内少監，此時宇文士及任奉御，他用心結交攀附高祖。等到隨宇文化及到黎陽，高祖親筆作詔書召他。宇文士及也偷偷派家僮從小道趕到長安表明自己赤誠之心，又通過使者秘密貢獻金環。高祖非常高興，對侍臣説："我與宇文士及過去一向共事，今天貢獻金環，

至魏縣，兵威日蹙，士及勸之西歸長安，化及不從，士及乃與封倫求於濟北徵督軍糧。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擒，濟北豪右多勸士及發青、齊之衆北擊建德，收河北之地，以觀形勢，士及不納，遂與封倫等來降。高祖數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卒，爲入關之計，當此之時，若得我父子，豈肯相存，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之罪誠不容誅，但臣早奉龍顔，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嘗夜中密論時事，後於汾陰宫，復盡丹赤。自陛下龍飛九五，臣實傾心西歸，所以密申貢獻，冀此贖罪耳。"高祖笑謂裴寂曰："此人與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輩皆在其後。"時士及妹爲昭儀有寵，由是漸見親待，授上儀同。從太宗平宋金剛，以功復封新城縣公，妻以壽光縣主，仍遷秦王府驃騎將軍。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以功進爵郢國公，遷中書侍郎，再轉太子詹事。

太宗即位，代封倫爲中書令，真食益州七百户。尋以本官檢校凉州都督。時突厥屢爲邊寇，士及欲立威以鎮邊服，每出入陳兵，盛爲容衛，又折節禮士，凉土服其威惠。徵爲殿中監，以疾出爲蒲州刺史，爲政寬簡，吏人安之。數歲，入爲右衛大將軍，甚見親顧，每延入閤中，乙夜方出，遇其歸沐，仍遣馳召，同列莫與爲比。然尤謹密，其妻每問向中使召有何樂事，士及終無所言。尋録其功，别封一子爲新城縣公。在職七年，復爲殿中監，加金紫光禄大夫。及疾篤，太宗親問，撫之流涕。貞觀十六年卒，贈左衛大將軍、凉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撫幼弟及孤兄子，以友愛見稱，親戚故人貧乏者輒遺之。然

這是他要來的意思。"等到了魏縣，軍威日衰，宇文士及勸兄西去歸附長安，宇文化及不同意，宇文士及於是與封倫請求到濟北去徵發并督運軍糧。不久宇文化及被竇建德擒獲，濟北豪强大多勸宇文士及調發青、齊軍隊向北攻擊竇建德，收回河北的土地，以便觀察形勢，宇文士及不采納，就和封倫等人前來歸降。高祖數落他説："你們兄弟率領着思念返回故鄉的軍隊，謀劃入關的計策，如果那個時候，得到我們父子，哪肯留存，今天要以什麽地位自居？"宇文士及道歉説："臣的罪過確實不容不誅，祗是臣早已事奉皇上，久獻誠心，以前在涿郡，曾與您夜晚秘密談論時事，後來在汾陰宫，又盡獻赤誠丹心。自從陛下即皇帝位，臣實在是一心要西歸，所以秘密表奏貢獻，希求用這來贖罪罷了。"高祖笑着對裴寂説："此人與我談論天下事，至今已有六七年了，公等人都在他之後。"當時宇文士及的妹妹爲昭儀受寵，因此漸漸受到親近優待，授任上儀同。跟隨太宗平定宋金剛，因功又封爲新城縣公，將壽光縣主嫁給他爲妻，并遷任秦王府驃騎將軍。又跟隨平定王世充、竇建德，因功進封郢國公，升任中書侍郎，又改任太子詹事。

太宗即位，代替封倫任中書令，享受實封益州七百户。不久以本官任檢校凉州都督。當時突厥屢次構成邊患，宇文士及要樹立威嚴來鎮服邊塞，每次出入都排列軍兵，儀衛盛大，又能折節屈己禮賢下士，凉州地方的人佩服他的威嚴感戴他的恩惠。徵入朝任殿中監，因病出任蒲州刺史，政令寬簡，官民安定。多年後，入朝任右衛大將軍，很受親近眷顧，每次召入閤中，二更天纔出來，遇到他回家休假，還派人騎馬前去召來，同僚没人能與他相比。但特别謹慎周密，他的妻子每次詢問他剛纔宦官使者召他有什麽高興的事，宇文士及始終不説什麽。不久叙録他的功勞，另外封一子爲新城縣公。任職七年，再次任殿中監，加授金紫光禄大夫。等到病重，太宗親自探問，撫摸着他流下了淚。貞觀十六年去世，追贈左衛大將軍、凉州都督，陪葬昭陵。宇文士及曾撫養年幼的弟弟以及兄弟的孤兒，因友愛受

厚自封植，衣食服玩必極奢侈。謚曰“恭”，黄門侍郎劉洎駁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爲恭。”竟謚曰縱。

到稱贊，親戚舊友貧窮困乏的他都贈送財物。但自己厚加聚斂，衣食玩物必要極盡奢侈。謚號爲“恭”，黄門侍郎劉洎反駁説：“宇文士及在家生活奢侈放縱，不應擬議爲恭。”最後擬議謚號爲縱。

史臣曰：封倫多揣摩之才，有附托之巧。黨化及而數煬帝，或有赧顔；托士及以歸唐朝，殊無愧色。當建成之際，事持兩端；背蕭瑀之恩，奏多異議。太宗明主也，不見其心；玄齡賢相焉，尚容其諂。狡算醜行，死而後彰，苟非唐臨之劾，唐儉等議，則奸人得計矣。蕭瑀骨鯁亮直，儒術清明。執政隋朝，忠而獲罪；委質高祖，知無不爲。及太宗臨朝，房、杜用事，不容小過，欲居成功，既形猜貳之言，寧固或躍之位。易名而祇加“褊”字，所幸者猶多；奉佛而不失道情，非善也而何謂。裴矩方略寬簡，士及通變謹密，皆一時之稱也。

史臣曰：封倫多揣摩才能，托身攀附之技巧妙。幫助宇文化及而數落煬帝，尚有羞色；托附宇文士及而歸順唐朝，却没有愧色。在李建成事件發生之際，首鼠兩端；背叛蕭瑀推薦之恩，奏議多有不同。太宗是聖明君主，都未能識破他的心思；房玄齡是賢相，還容忍他的諂媚。狡猾算計醜陋行徑，死後纔顯露，如果没有唐臨的批評，唐儉等人的奏議，那麼奸臣之計就得逞了。蕭瑀鯁直剛勁，儒術清明。在隋朝執政，忠誠却獲罪；歸順高祖，知無不爲。等到太宗臨朝聽政，房玄齡、杜如晦任宰相，他却容不下他人小的過失，想要自居已成就的功業，既表露出猜忌的言辭，又想穩固急於求用之位。謚號上却祇加“褊”字，已經很幸運了；信奉佛教而不失道義，不是善而又是什麼。裴矩策略寬弘簡約，宇文士及能變通性謹密，在當時都受到了稱贊。

贊曰：封倫揣摩諂詐，蕭瑀骨鯁儒術。裴矩方略寬簡，士及通變謹密。

贊曰：封倫狡詐善揣摩，蕭瑀鯁直好儒術。裴矩策略尚寬簡，宇文士及謹慎能變通。

舊唐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十四

高祖二十二子

隱太子建成　衛王玄霸　巢王元吉　楚王智雲　荊王元景
漢王元昌　酆王元亨　周王元方　徐王元禮　韓王元嘉
彭王元則　鄭王元懿　霍王元軌　虢王鳳　道王元慶
鄧王元裕　舒王元名　魯王靈夔　江王元祥　密王元曉　滕王元嬰

高祖二十二男：太穆皇后生隱太子建成及太宗、衛王玄霸、巢王元吉，萬貴妃生楚王智雲，尹德妃生酆王元亨，莫嬪生荊王元景，孫嬪生漢王元昌，宇文昭儀生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崔嬪生鄧王元裕，楊嬪生江王元祥，小楊嬪生舒王元名，郭婕妤生徐王元禮，劉婕妤生道王元慶，楊美人生虢王鳳，張美人生霍王元軌，張寶林生鄭王元懿，柳寶林生滕王元嬰，王才人生彭王元則，魯才人生密王元曉，張氏生周王元方。

高祖有二十二個兒子：太穆皇后生隱太子李建成和太宗、衛王李玄霸、巢王李元吉，萬貴妃生楚王李智雲，尹德妃生酆王李元亨，莫嬪生荊王李元景，孫嬪生漢王李元昌，宇文昭儀生韓王李元嘉、魯王李靈夔，崔嬪生鄧王李元裕，楊嬪生江王李元祥，小楊嬪生舒王李元名，郭婕妤生徐王李元禮，劉婕妤生道王李元慶，楊美人生虢王李鳳，張美人生霍王李元軌，張寶林生鄭王李元懿，柳寶林生滕王李元嬰，王才人生彭王李元則，魯才人生密王李元曉，張氏生周王李元方。

隱太子李建成

隱太子建成，高祖長子也。大業末，高祖捕賊汾、晋，建成攜家屬寄於河東。義旗初建，遣使密召之，建成與巢王元吉間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領軍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從平長安。義寧元年冬，隋恭帝拜唐國世子，開府置僚屬。二年，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十萬徇洛陽。及

隱太子李建成，是高祖的長子。大業末年，高祖在汾、晋捉拿賊寇，李建成携帶家屬寄居在河東。高祖起義之初，派使者秘密地召他回來，李建成和巢王李元吉偷偷趕赴太原。李建成來到，高祖非常高興，拜授左領軍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帶兵奪取西河郡，跟隨高祖平定長安。義寧元年冬天，隋恭帝拜授他爲唐國太子，開府設置僚屬。二年，拜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統兵十萬攻取洛陽。回來後，隋恭帝授任他爲尚書

還，恭帝授尚書令。

武德元年，立爲皇太子。二年，司竹群盜祝山海有衆一千，自稱護鄉公，詔建成率將軍桑顯和進擊山海，平之。時涼州人安興貴殺賊帥李軌，以衆來降，令建成往原州應接之。時甚暑而馳獵無度，士卒不堪其勞，逃者過半。高祖憂其不閑政術，每令習時事，自非軍國大務，悉委决之。又遣禮部尚書李綱、民部尚書鄭善果俱爲官官，與參謀議。

四年，稽胡酋帥劉仚成擁部落數萬人爲邊害，又詔建成率師討之。軍次鄜州，與仚成軍遇，擊大破之，斬首數百級，虜獲千餘人。建成設詐放其渠帥數十人，并授官爵，令還本所招慰群胡，仚成與胡中大帥亦請降。建成以胡兵尚衆，恐有變，將盡殺之。乃揚言增置州縣，須有城邑，悉課群胡執板築之具，會築城所，陰勒兵士皆執之。仚成聞有變，奔於梁師都。竟誅降胡六千餘人。

時太宗功業日盛，高祖私許立爲太子，建成密知之，乃與齊王元吉潛謀作亂。及劉黑闥重反，王珪、魏徵謂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長，爰踐元良，功績既無可稱，仁聲又未遐布。而秦王勳業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闥率破亡之餘，衆不盈萬，加以糧運限絶，瘡痍未瘳，若大軍一臨，可不戰而擒也。願請討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結山東英俊。"建成從其計，遂請討劉黑闥，擒之而旋。

時高祖晚生諸王諸母擅寵，椒房親戚并分事宫府，競求恩惠。太宗每總戎律，惟以撫接才賢爲務，至於參請妃媛，素所不行。初平洛陽，高祖

令。

武德元年，李建成被立爲皇太子。二年，司竹群盜祝山海擁有兵衆一千人，自稱護鄉公。皇帝下詔叫李建成帶領將軍桑顯和去攻打祝山海，平定了他。這時涼州人安興貴殺死賊首李軌，帶領部衆來投降，高祖叫李建成前往原州接應他。當時酷暑炎熱而李建成馳騁打獵没有節度，士兵不能忍受這樣的勞苦，逃跑的人超過半數。高祖擔心他不熟悉政務，常叫他練習時政，軍國大事以外，都令他處理。又派禮部尚書李綱、民部尚書鄭善果都做東宫的屬官，參與商議謀劃。

四年，稽胡的酋長劉仚成擁有部落幾萬人擾亂邊地，皇帝又下詔令李建成帶兵討伐。兵衆進駐到鄜州，正碰上劉仚成軍，進攻，大敗劉仚成軍，斬首幾百級，俘虜一千多人。李建成設詐放回對方大將幾十人，并且授與官爵，令他們回到本處招慰衆胡，劉仚成和胡中大帥也請求投降。李建成認爲胡兵還很多，擔心發生變亂，要全部殺掉他們。就揚言增設州縣，要建築城邑，安排這些胡人都拿上板築的工具，到築城地方會齊，暗中派伏兵把他們都抓了起來。劉仚成聽説發生變故，逃奔到梁師都處。最終殺掉投降的胡人六千多人。

這時太宗的功業一天比一天隆盛，高祖私下許諾立他爲太子，李建成暗中知道了，就和齊王李元吉陰謀作亂。到劉黑闥重新反叛，王珪、魏徵對李建成説："殿下衹因爲是嫡長子，纔當上了太子，功績既没有什麼可以稱道，仁聲又没有能够傳播遠方。而秦王勳業隆盛，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怎樣自安？現在劉黑闥率領敗亡的餘衆，人數不滿一萬，加上糧運斷絶，瘡痍没有愈合，如果大軍前往，可以不戰而擒獲他。希望你請求去討伐，以此來立功，培植勢力，藉機結交崤山以東的豪傑。"李建成聽從了他們的計策，就請命討伐劉黑闥，將他生擒凱旋而歸。

當時高祖晚年所生各王的母親都很得寵，親戚都在宫府任事，競相争得恩惠。太宗常統兵作戰，衹求安撫接納賢才，至於參見妃嬪請安，從來不幹。初平洛陽，高祖派貴妃等趕往東都挑選

遣貴妃等馳往東都選閱宫人及府庫珍物，因私有求索，兼爲親族請官。太宗以財簿先已封奏，官爵皆酬有功，并不允許，因此銜恨彌切。

時太宗爲陝東道行臺，詔於管内得專處分。淮安王神通有功，太宗乃給田數十頃。後婕妤張氏之父令婕妤私奏以乞其地，高祖手詔賜焉。神通以教給在前，遂不肯與。婕妤矯奏曰："敕賜妾父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高祖大怒，攘袂責太宗曰："我詔敕不行，爾之教命州縣即受。"他日，高祖呼太宗小名謂裴寂等："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爲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

又德妃之父尹阿鼠所爲橫恣，秦王府屬杜如晦行經其門，阿鼠家僮數人牽如晦墜馬毆擊之，駡云："汝是何人，敢經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或慮上聞，乃令德妃奏言："秦王左右凶暴，凌轢妾父。"高祖又怒謂太宗曰："爾之左右欺我妃嬪之家，一至於此，况凡人百姓乎！"太宗深自辯明，卒不被納。妃嬪等因奏言："至尊萬歲後，秦王得志，母子定無孑遺。"因悲泣哽咽。又云："東宫慈厚，必能養育妾母子。"高祖惻愴久之。自是於太宗恩禮漸薄，廢立之心亦以此定，建成、元吉轉蒙恩寵。

自武德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宫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宫晝夜并通，更無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携弓刀雜用之物，相遇則如家人之禮。由是皇太子令及秦、齊二王教與詔敕并行，百姓惶惑，莫知準的。建成、元吉又外結小人，内連嬖幸，高祖所寵張婕妤、尹德妃皆與之淫亂。復與諸公主及六宫親戚驕恣縱橫，并兼田宅，侵

宫人和府庫珍寶，她們私下求索，并替親族求官。太宗認爲財物簿籍先已封存上奏，官爵都酬勞了有功的人，全都不允許，因此她們對太宗懷恨更深了。

這時太宗任陝東道行臺，下詔允許在他所管轄的地區自行處理事務。淮安王李神通立功，太宗就賜給他幾十頃的田地。後來婕妤張氏的父親叫婕妤私自上奏求取這塊田地，高祖親筆寫詔書賜給他。李神通認爲太宗給他的教令在先，不肯讓給。婕妤謊奏説："敕令賜給妾父的田地，秦王奪去給了李神通。"高祖大怒，捋起袖子斥責太宗説："我的詔敕不能生效，你的教命州縣就執行。"又有一天，高祖叫着太宗的小名對裴寂等人説："這孩子帶兵日久，在外面專制，被讀書的儒生所教，不再是我原先的孩子了。"

又尹德妃的父親尹阿鼠行爲横暴，秦王府官杜如晦經過他的門前，尹阿鼠的幾個家僮把杜如晦拉下馬毆打，駡道："你是什麽人，敢經過我家門前却不下馬！"尹阿鼠害怕皇上知道，就叫尹德妃上奏道："秦王左右的人凶惡殘暴，欺壓妾的父親。"高祖又氣憤地對太宗説："你手下的人欺負我妃嬪的家人，竟到了這種地步，何况是凡人百姓！"太宗竭力申辯，高祖最終聽不進去。妃嬪等人趁機奏道："皇上萬歲以後，如果秦王得志，我們母子定然無法生存了。"接着傷心地哭泣哽咽。又説："東宫仁慈厚道，一定能養育妾母子。"高祖悲傷了好一會兒。從此對太宗的恩禮漸薄，廢立之心也從此打消，李建成、李元吉轉而蒙受恩寵。

從武德初年，高祖就叫太宗住進西宫的承乾殿，李元吉住進武德殿後院，和上臺、東宫晝夜互相往來，根本没有什麽阻隔。皇太子和二王出入上臺，都騎着馬携帶弓刀和雜用的東西，相遇就行家人的禮節。這時皇太子的令和秦、齊二王的教及詔敕同樣施行，百姓惶恐迷惑，不知以哪個爲準。李建成、李元吉又在外結交小人，在内和皇帝的愛妾往來，高祖所寵愛的張婕妤、尹德妃都和他倆淫亂。又和各公主還有六宫親戚驕恣放縱，兼并田地房屋，侵奪犬馬。狼狽爲奸，欺

奪犬馬。同惡相濟，掩蔽聰明，苟行己志，惟以甘言諛辭承候顏色。

瞞聖上，苟且施行自己的陰謀，衹用甜言蜜語奉承皇上。

建成乃私召四方驍勇，并募長安惡少年二千餘人，畜爲宫甲，分屯左、右長林門，號爲長林兵。及高祖幸仁智宫，留建成居守，建成先令慶州總管楊文幹募健兒送京師，欲以爲變。又遣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齎甲以賜文幹，令起兵共相應接。公山、煥等行至豳鄉，懼罪馳告其事。高祖托以他事，手詔追建成詣行在所。既至，高祖大怒，建成叩頭謝罪，奮身自投於地，幾至於絶。其夜，置之幕中，令殿中監陳萬福防禦，而文幹遂舉兵反。高祖馳使召太宗以謀之，太宗曰："文幹小豎，狂悖起兵，州府官司已應擒剿。縱其假息時刻，但須遣一將耳。"高祖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誅殺骨肉，廢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太宗既行，元吉及四妃更爲建成内請，封倫又外爲游説，高祖意便頓改，遂寢不行，復令建成還京居守。惟責以兄弟不能相容，歸罪於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并流之巂州。

李建成於是私自召集四方驍勇之士，并招募長安惡少年二千多人，畜養爲宫中甲兵，分别屯住在左、右長林門，號稱長林兵。到高祖駕幸仁智宫，留李建成居守京城，李建成先叫慶州總管楊文幹招募健兒送到京師，想發動變亂。又派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携帶鎧甲賜給楊文幹，令他起兵接應。橋公山、爾朱煥等走到豳鄉，畏罪趕到高祖處報告了這件事。高祖假托别的事情，親筆寫詔書召李建成到他出行時的住所。李建成來到後，高祖大怒，李建成叩頭謝罪，猛地往地上撞去，幾乎死去。當夜，把他留置在帳幕中，叫殿中監陳萬福防守，而楊文幹就起兵反叛。高祖派人快馬召回太宗謀劃，太宗説："楊文幹這小子，狂妄起兵，州府官衙就可以擒獲剿滅。最多拖延些時間，衹需派個將領就行了。"高祖説："楊文幹的事情牽連到建成，恐怕響應的人多，你應該親自去，回來以後，立你爲太子。我不能效法隋文帝誅殺親骨肉，可廢掉建成封做蜀王，蜀地偏僻狹小容易控制。他如果不能臣事你，也容易攻取他。"太宗出發以後，李元吉以及四個妃子在宫内交替爲李建成求情，封倫又在外面爲他游説，高祖很快又改變了主意，打消了廢立之事，又叫李建成回京居守。衹是責怪他們兄弟之間不能相容，將罪過歸到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和天策府兵曹杜淹等人身上，都流放到巂州。

後又與元吉謀行鴆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狼狽扶還西宫。高祖幸第問疾，因敕建成："秦王素不能飲，更勿夜聚。"乃謂太宗曰："發迹晉陽，本是汝計；克平宇内，是汝大功。欲升儲位，汝固讓不受，以成汝美志。建成自居東宫，多歷年所，今復不忍奪之。觀汝兄弟，終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汝還行臺，居於洛陽，自陝已東，悉宜主

李建成後來又和李元吉謀劃下毒酒害太宗，請太宗進宫夜宴，不一會兒太宗心中暴痛，吐血好幾升，淮安王李神通攙扶着他狼狽地回到西宫。高祖臨幸府第詢問病情，因此下敕給李建成道："秦王一向不能飲酒，不要再夜間聚飲了。"就對太宗説："起兵晉陽，本是你的計謀；平定全國，是你的大功。想升你爲太子，你堅決辭讓不肯接受，我成全你的美意。建成自從位居東宫，已經好多年了，如今更不忍心剥奪他。察看你們兄弟，終究不能和好，都住在京城，必然發生争鬥。你回到行臺，住在洛陽，從陝州往東，

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太宗泣而奏曰：“今日之授，實非所願，不能遠離膝下。”言訖嗚咽，悲不自勝。高祖曰：“昔陸賈漢臣，尚有遞過之事，况吾四方之主，天下爲家。東西兩宫，塗路咫尺，憶汝即往，無勞悲也。”及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今往洛陽，既得土地甲兵，必爲後患。留在京師制之，一匹夫耳。”密令數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東人，聞往洛陽，非常欣躍，觀其情狀，自今一去，不作來意。”高祖於是遂停。

全部由你做主。并讓你建立天子的旌旗，如漢代梁孝王的舊例。”太宗哭着奏道：“今天的授任，實在不是我的心願，我不能遠離您的膝下。”説完低聲哭泣，難過得不能控制。高祖説：“從前陸賈是漢臣，尚有輪流到兒子家居住的事，况且我是全國之主，以天下爲家。東西兩宫，路途近在咫尺，想你的時候就會前往，用不着這様悲傷。”等將要出發，李建成、李元吉在一起謀劃説：“秦王如今去洛陽，得到土地兵馬，一定會成爲後患。留在京城控制他，就衹是一個平常人罷了。”暗中指使幾個人向皇上秘密上奏章説：“秦王左右很多是東部人，聽説去洛陽，非常高興，察看情形，現在一走，没有回來的意思了。”高祖於是停止了這件事。

是後，日夜陰與元吉連結後宫，譖訴愈切，高祖惑之。太宗懼，不知所爲。李靖、李勣等數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封倫亦潛勸太宗圖之，并不許。倫反言於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勛，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願早爲之所。”又説建成作亂曰：“夫爲四海者，不顧其親。漢高乞羹，此之謂矣。”

這以後，李建成日夜暗地裏和李元吉聯絡後宫，中傷控告越發急切，高祖被他們迷惑了。太宗害怕，不知該怎麽辦。李靖、李勣等多次説道：“大王因功高而被猜疑，李靖等請求效犬馬之勞。”封倫也暗中勸説太宗想法對付，太宗都不同意。封倫反而對高祖説：“秦王憑藉立有大功，不服位居太子之下。如果不立他，希望及早采取措施。”又勸説李建成作亂道：“有志四海的人，不顧及親人，漢高祖曾向項羽乞要太公的一杯羹，就是這個道理。”

九年，突厥犯邊，詔元吉率師拒之，元吉因兵集，將與建成剋期舉事。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争曰：“事急矣！若不行權道，社稷必危。周公聖人，豈無情於骨肉？爲存社稷，大義滅親。今大王臨機不斷，坐受屠戮，於義何成？若不見聽，無忌等將竄身草澤，不得居王左右。”太宗然其計。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宫，因自陳曰：“臣於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仇。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亦耻見諸賊。”高祖省之愕然，報曰：“明日當勘問，汝宜早參。”四

九年，突厥侵犯邊境，下詔叫李元吉帶兵抵抗，李元吉趁着軍隊集中，準備和李建成定期采取行動。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等人日夜堅持争論道：“事情緊急了！如果不實行變通之道，國家必然危亡。周公是聖人，豈能對骨肉無情？但爲了保全國家，大義滅親。如今大王臨機不能決斷，坐等着被屠殺，在大義上能講得過去嗎？如果不能聽從，無忌等將要在草澤中逃竄，不能留在大王左右。”太宗聽從了他們的計策。六月三日，秘密奏報建成、元吉淫亂後宫，并陳説道：“臣没有絲毫對不起兄弟的地方，如今他們却要殺臣，好像是爲王世充、竇建德報仇。臣如今白白送死，永遠離别君親，魂歸地下，也實在耻於見到這些賊人。”高祖看了很吃驚，回答説：“明天必當查問，你該

日，太宗將左右九人至玄武門自衛。高祖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倫、宇文士及、竇誕、顔師古等，欲令窮核其事。建成、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即迴馬，將東歸宫府。太宗隨而呼之，元吉馬上張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應弦而斃。元吉中流矢而走，尉遲敬德殺之。俄而東宫及齊府精兵二千人結陣馳攻玄武門，守門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戰，流矢及于内殿。太宗左右數百騎來赴難，建成等兵遂敗散。高祖大驚，謂裴寂等曰："今日之事如何?"蕭瑀、陳叔達進曰："臣聞内外無限，父子不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建成、元吉，義旗草創之際，并不預謀，建立已來，又無功德，常自懷憂，相濟爲惡，釁起蕭墻，遂有今日之事。秦王功蓋天下，率土歸心，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陛下如釋重負，蒼生自然乂安。"高祖曰："善！此亦吾之夙志也。"乃命召太宗而撫之曰："近日已來，幾有投杼之惑。"太宗哀號久之。

建成死時年三十八。長子太原王承宗早卒。次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并坐誅。太宗即位，追封建成爲息王，謚曰隱，以禮改葬。葬日，太宗於宜秋門哭之甚哀，仍以皇子趙王福爲建成嗣。十六年五月，又追贈皇太子，謚仍依舊。

衛王李玄霸

衛王玄霸，高祖第三子也。早薨，無子。武德元年，追贈衛王，謚曰懷。四年，封太宗子泰爲宜都王以奉其祀，以禮改葬，太子以下送于郭外。泰後徙封於越，又以宗室贈西平王瓊之子保定爲嗣。貞觀五年薨，

在早晨朝見。"四日，太宗率領左右九人到玄武門自衛。高祖已經召集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倫、宇文士及、竇誕、顔師古等人，想徹底審核這事。李建成、李元吉走到臨湖殿，發覺事態有變，立即撥轉馬頭，想東歸東宫、齊王府。太宗在後追趕并且呼喊他倆，李元吉在馬上拉弓，幾次都拉不開。太宗於是用箭射他們，李建成應弦而死。李元吉中流矢而逃走，尉遲敬德把他殺死。不一會兒東宫和齊王府的精兵二千人跨馬結陣來攻打玄武門，守門兵衆和他們抗拒，攻不進去，雙方打了好久，流矢射到内殿。太宗左右幾百騎前來救援，李建成等的兵馬於是潰散。高祖大爲吃驚，對裴寂等人説："今天的事情怎麽辦?"蕭瑀、陳叔達進言説："臣聽説内外無限，父子不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建成、元吉，在起義之初，并没有參預謀劃，建國以來，又没有功德，時常心懷憂懼，狼狽爲奸，仇隙起於内部，纔導致今天事情的發生。秦王功蓋天下，四海歸心，如果立他爲太子，把國事交給他，陛下如釋重負，百姓自然安寧無事。"高祖説："好！這也是我一向的想法。"於是召見太宗撫慰他説："近日以來，朕被流言迷惑幾乎像曾參之母投杼而逃一樣信以爲真。"太宗悲傷痛哭了很長時間。

李建成死時年齡三十八歲。長子太原王李承宗早死。次子安陸王李承道、河東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訓、汝南王李承明、鉅鹿王李承義都受連累被殺。太宗即位，追封李建成爲息王，謚號隱，用禮改葬。舉行葬禮那天，太宗在宜秋門哭得非常悲傷，并把皇子趙王李福立爲李建成的嗣子。十六年五月，又追贈爲皇太子，謚號依舊。

衛王李玄霸，是高祖的第三個兒子。很早薨逝，没有兒子。武德元年，追贈衛王，謚號懷。四年，高祖封太宗之子李泰爲宜都王做他的嗣子以奉祭祀，用禮改葬，太子以下的人到城郭外送葬。李泰後來改封越王，又令宗室贈西平王李瓊的兒子李保定做他的嗣子。李保定貞觀五

無子國除。

年死，沒有兒子，封國撤銷。

巢王李元吉

巢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義師起，授太原郡守，封姑臧郡公。尋進封齊國公，授十五郡諸軍事、鎮北大將軍，留鎮太原，許以便宜行事。

武德元年，進爵爲王，授并州總管。二年，劉武周南侵汾、晉，詔遣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元吉守并州。元吉性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又縱其左右攘奪百姓。歆頻諫不納，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竇誕游獵，蹂踐穀稼，放縱親昵，公行攘奪，境内六畜，因之殆盡。當衢而射，觀人避箭，以爲笑樂。分遣左右，戲爲攻戰，至相擊刺，毀傷至死。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懷憤嘆。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諷父老詣闕請之，尋令復職。

時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黄蛇嶺，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元吉强遣之，至則盡没於賊。達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次，進逼并州。元吉大懼，紿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戰。”因夜出兵，攜其妻妾棄軍奔還京師，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强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基，一朝而棄。宇文歆首畫此計，我當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爲有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由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藏，以成其釁，此誕之

巢王李元吉，是高祖的第四個兒子。起兵之時，授任太原郡守，封姑臧郡公。不久進封齊國公，授任十五郡諸軍事、鎮北大將軍，留下鎮守太原，允許見機行事不必請示。

武德元年，進爵爲王，授任并州總管。二年，劉武周南侵汾、晉，高祖下詔派右衛將軍宇文歆協助李元吉鎮守并州。李元吉生性喜好打獵，載上網罟三十多具，曾說“我寧願三天不吃飯，不能一天不打獵”，又放縱他手下的人侵奪百姓。宇文歆多次勸諫不肯接納，於是上表說：“王在州的日子，常常便裝出行，經常和竇誕一起游獵，踐踏莊稼，放縱親近，公然侵奪，境内六畜，因此幾乎滅絶。在大路上射箭，看行人躲避飛箭，以此來取樂。分派手下的人，玩攻戰游戲，以至互相擊刺，傷害致死。夜裏開了府門，公然到别人家淫蕩。百姓怨恨，人人都心懷憤恨。這樣守城，怎能自保!”李元吉終於因此獲罪免職。又暗示父老到闕下請求，不久又讓他恢復職位。

這時劉武周率領五千騎兵到黄蛇嶺，李元吉派車騎將軍張達帶步兵一百人先行試探。張達因爲步兵少，一再懇請不去。李元吉强行派他出征，到達後全軍覆没。張達很氣憤，就帶領劉武周攻陷榆次，進逼并州。李元吉大爲恐懼，哄騙他的司馬劉德威說：“卿帶領老弱守城，我帶强兵出戰。”趁黑夜出兵之時，帶着他的妻妾拋棄軍隊逃回京城，并州於是被攻陷。高祖非常生氣，對禮部尚書李綱說：“元吉年紀小，不熟悉時政事務，所以派竇誕、宇文歆輔助他。强兵幾萬，糧食可以供應十年，起義興運的基地，一朝就被拋棄。宇文歆首先籌劃這個主意，我要殺了他。”李綱說：“靠了宇文歆使陛下纔没有失去愛子，臣認爲他是有功的。”高祖問他原因，李綱回答說：“罪過由於竇誕不能規勸，弄得軍人怨憤。加上齊王年輕，行爲放肆驕奢淫逸，放縱手下人，侵奪百姓，竇誕没有規勸制止，還順着他并爲他隱瞞，以致生成禍患，這是竇誕的罪過。

罪。宇文歆論情則疏，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而歆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録其心，臣愚竊以爲過。"翌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既曾以表聞，誕亦焉能禁制，皆非其罪也。"尋加授元吉侍中、襄州道行臺尚書令、稷州刺史。

四年，太宗征竇建德，留元吉與屈突通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出兵拒戰，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樂仁昉、甲士千餘人。世充平，拜司空，餘官如故，加賜衮冕之服、前後部鼓吹樂二部、班劍二十人、黄金二千斤，與太宗各聽三爐鑄錢以自給。六年，加授隰州總管。

及與建成連謀，各募壯士，多匿罪人。復内結宫掖，遞加稱譽，又厚賂中書令封倫以爲黨助。由是高祖頗疏太宗而加愛元吉。太宗嘗從高祖幸其第，元吉伏其護軍宇文寶於寢内，將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而止之，元吉慍曰："爲兄計耳，於我何害！"九年，轉左衛大將軍，尋進位司徒，兼侍中，并州大都督、隰州都督、稷州刺史并如故。

高祖將避暑太和宫，二王當從。元吉謂建成曰："待至宫所，當興精兵襲取之。置土窟中，唯開一孔以通飲食耳。"會突厥郁射設屯軍河南，入圍烏城。建成乃薦元吉代太宗督軍北討，仍令秦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等并與同行。又追秦府兵帳，簡閲驍勇，將奪太宗兵以益其府。又譖杜如晦、房玄齡，逐令歸第。高祖知其謀而不制。元吉因密請加害太宗，高祖曰："是有定四

宇文歆論情分比較疏遠，到那裏時間又短，巢王的過失，全都奏報上來。而且父子之間，别人很難説話，而宇文歆説了，難道不是很忠懇嗎？現在你要治罪殺他，不記他的好心，臣雖愚蠢也認爲過分。"第二天，高祖召李綱進來，升御座，對他説："現在我有了你，就使得刑罰不濫。李元吉自己不好，結怨别人。宇文歆既曾上表奏聞，竇誕又怎能禁止約束他，都不是他們的罪過。"不久加授李元吉侍中、襄州道行臺尚書令、稷州刺史。

四年，太宗征討竇建德，留下李元吉和屈突通把王世充圍困在洛陽。王世充出兵拒戰，李元吉設下埋伏把敵人打敗，斬首八百級，活捉他的大將樂仁昉以及甲士一千餘人。平定王世充後，李元吉拜授司空，其餘官職依舊，加賜衮冕之服、前後部鼓吹樂二部、班劍二十人、黄金二千斤，讓他和太宗各用三爐鑄錢以自給。六年，加授隰州總管。

等到和李建成合謀，各自招募壯士，隱匿很多罪人。又在宫内結交嬪妃，這些嬪妃不斷地説他們的好話，他們還重金賄賂中書令封倫作爲黨羽。由此高祖對太宗頗爲疏遠而更愛元吉。太宗曾跟隨高祖巡幸李元吉的府第，李元吉把他的護軍宇文寶埋伏在寢室内，想要刺殺太宗。李建成害怕事情不成而制止，李元吉惱怒地説："這是爲兄謀劃，與我有什麽相干！"九年，轉任左衛大將軍，不久進位司徒，兼任侍中，并州大都督、隰州都督、稷州刺史都一并如舊。

高祖將去太和宫避暑，二王應當跟從。李元吉對李建成説："等到了宫所，應當用精兵襲擊抓住秦王。放在土窟中，衹開一孔遞進飲食。"正逢上突厥郁射設駐軍在河南，進圍烏城。李建成就推薦李元吉代替太宗督軍北討，并命令秦府勇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等一起前往。又調來秦府兵帳，檢閲驍勇，要奪取太宗的兵力來充實宫府。又誣陷杜如晦、房玄齡，把他們斥逐回家。高祖知道他們的活動却不制止。李元吉趁機秘密請求加害太宗，高祖説："他有平定天下的功勞，罪證没有發現，一旦要

海之功，罪迹未見，一旦欲殺，何以爲辭？”元吉曰：“秦王常違詔敕。初平東都之日，偃蹇顧望，不急還京，分散錢帛，以樹私惠。違戾如此，豈非反逆？但須速殺，何患無辭！”高祖不對，元吉遂退。

殺，拿什麼作爲理由？”李元吉説：“秦王經常違抗詔敕。當初平定洛陽的時候，徘徊觀望，不立即回京，分散錢帛，用來樹立私恩。違逆到了這種地步，難道還不算反叛？衹須立即殺掉，何怕没有理由！”高祖没有回答，李元吉就退出。

建成謂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統數萬之衆，吾與秦王至昆明池，於彼宴别，令壯士拉之於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諒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説，令付吾國務。正位已後，以汝爲太弟。敬德等既入汝手，一時坑之，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晊聞其謀，密告太宗。太宗召府僚以告之，皆曰：“大王若不正斷，社稷非唐所有。若使建成、元吉肆其毒心，群小得志，元吉狠戾，終亦不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上齊王符籙云：‘元吉合成唐字。’齊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宫如反掌耳。’爲亂未成，預懷相奪。以大王之威，襲二人如拾地芥。”太宗遲疑未决，衆又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也？”曰：“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爲子孝，爲君聖，焉可議之乎？”府僚曰：“向使舜浚井不出，自同魚鱉之斃，焉得爲孝子乎？塗廩不下，便成煨燼之餘，焉得爲聖君乎？小杖受，大杖避，良有以也。”太宗於是定計誅建成及元吉。

李建成對李元吉説：“已經得到秦王的精兵，統領幾萬人馬，我和秦王到昆明池，在那裏設宴告别，叫壯士把他拉入幕下殺掉，就説是暴死，料想主上不會不相信。我們這時讓人進去游説，叫把國務交給我。我當上皇帝以後，讓你做太弟。尉遲敬德等既已落入你的手裏，把他們一起坑殺，誰敢不服？”率更丞王晊知道了他們的陰謀，秘密報告太宗。太宗召集秦府僚屬告訴他們，都説：“大王如果不當機立斷，社稷就非唐所有了。如果使建成、元吉施行他們的毒計，一群小人得志，元吉凶狠殘暴，終究也不能事奉他的哥哥。以前護軍薛寶上齊王符籙説：‘元吉兩字合起來便成唐字。’齊王得到了高興地説：‘衹要除掉秦王，取東宫就易如反掌了。’他們作亂還未成功，就先懷有相奪之心。憑大王的威力，收拾這兩人像拾地芥一樣容易。”太宗遲疑不决，衆人又説：“大王認爲舜這個人怎麽樣？”太宗説：“有很高的智慧且文德輝耀，温和善良，爲子孝順，爲君聖明，怎麽能議論他呢？”府僚們説：“假如當時舜淘井後出不來，就同魚鱉一樣死去，怎麽能做孝子呢？修倉房時下不來，便被燒成灰燼，怎麽做聖君呢？小杖忍受，大杖躲避，這是有道理的。”太宗於是定計策誅殺李建成和李元吉。

元吉死時年二十四。有五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并坐誅。尋詔絶建成、元吉屬籍。太宗踐祚，追封元吉爲海陵郡王，謚曰剌，以禮改葬。貞觀十六年，又追封巢王，謚如故，復以曹王明爲元吉後。

李元吉死的時候年僅二十四歲，有五個兒子：梁郡王李承業、漁陽王李承鸞、普安王李承獎、江夏王李承裕、義陽王李承度，一并受連累被殺。不久下詔除絶李建成、李元吉的屬籍。太宗登位，追封李元吉爲海陵郡王，謚號剌，用禮改葬。貞觀十六年，又追封巢王，謚號如故，又令曹王李明作李元吉的後嗣。

楚王李智雲

楚王智雲，高祖第五子也。母曰萬貴妃，性恭順，特蒙高祖親禮。宮中之事皆諮稟之，諸王妃主，莫不推敬。後授楚國太妃，薨，陪葬獻陵。

楚王李智雲，是高祖的第五個兒子。母親叫萬貴妃，性情恭順，特别蒙受高祖的寵愛禮遇。宮中的事情都和她商量并向她咨詢，各王妃公主，没有不敬重她的。後來授爲楚國太妃，薨逝，陪葬獻陵。

智雲本名稚詮，大業末，從高祖於河東。及義師將起，隱太子建成潛歸太原，以智雲年小，委之而去。因爲吏所捕，送于長安，爲陰世師所害，年十四。義寧元年，贈尚書左僕射、楚國公。武德元年，追封楚王，謚曰哀。無子，三年，以太宗子寬爲嗣。寬薨，貞觀二年，復以濟南公世都子靈龜嗣焉。

李智雲本名稚詮，大業末年，在河東跟隨高祖。等將要起義的時候，隱太子李建成秘密地回到太原，因爲李智雲年紀小，丢下他離去。由此被官吏捉去，送到長安，被陰世師殺害，時年十四歲。義寧元年，追贈尚書左僕射、楚國公。武德元年，追封楚王，謚號哀。没有兒子，三年，以太宗的兒子李寬做他的嗣子。李寬薨逝，貞觀二年，又令濟南公李世都的兒子李靈龜做他的後嗣。

李靈龜

靈龜，永徽中歷魏州刺史，政尚清嚴，奸盜屏迹。又開永濟渠入于新市，以控引商旅，百姓利之。卒官。

李靈龜，永徽年間歷任魏州刺史，爲政崇尚清正嚴明，盜賊銷聲匿迹。又在新市開通永濟渠，用來控制商旅，百姓感到便利。他死在任上。

子福嗣嗣，降爵爲公。儀鳳中，卒於右威衛將軍。

兒子李福嗣繼嗣，降爵爲公。儀鳳年間，在右威衛將軍任上去世。

子承况，神龍中爲右羽林將軍，與節愍太子同舉兵，入玄武門，爲亂兵所殺。

兒子名李承况，神龍年間任右羽林將軍，和節愍太子一同起兵，進入玄武門，被亂兵所殺。

荊王李元景

荊王元景，高祖第六子也。武德三年，封爲趙王。八年，授安州都督。貞觀初，歷遷雍州牧、右驍衛大將軍。十年，徙封荊王，授荊州都督。十一年，定制元景等爲代襲刺史。詔曰：

荊王李元景，是高祖的第六個兒子。武德三年，封爲趙王。八年，授任安州都督。貞觀初年，多次遷任後做了雍州牧、右驍衛大將軍。十年，改封荊王，授任荊州都督。十一年，定制李元景等人爲世襲刺史。下詔說：

> 皇王受命，步驟之迹以殊；經籍所紀，質文之道匪一。雖治亂不同，損益或異，至於設官司以制海内，建藩屏以輔王室，莫不明其典章，義存於致治，崇其賢戚，志在於無疆。朕以寡昧，丕承鴻緒，寅畏三靈，憂勤百

> 皇王承受天命，事情程序不同，根據經書記載，實質内容與外在形式非一。雖然治亂不同，增減有異，至於設置官司來統治天下，建立藩國來輔佐王室，無不明定典章，本義在於達到天下大治，推崇賢良的親戚，其目的在於永保江山穩固。朕以寡德愚昧，繼承了皇位，敬畏三靈，憂勤百姓，考究明

姓，考明哲之餘論，求經邦之長策。帝業之重，獨任難以成務；天下之曠，因人易以獲安。然則侯伯肇於自昔，州郡始於中代，聖賢異術，沿革隨時，復古則義難頓從，尋今則事不盡理。遂規模周、漢，斟酌曹、馬，采按部之嘉名，參建侯之舊制，共治之職重矣，分土之實存焉。已有制書，陳其至理。繼世垂範，貽厥後昆；維城作固，同符前烈。荊州都督荊王元景、梁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禮、潞州都督韓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則、鄭州刺史鄭王元懿、絳州刺史霍王元軌、虢州刺史虢王鳳、豫州刺史道王元慶、鄧州刺史鄧王元裕、壽州刺史舒王元名、幽州都督燕王靈夔、蘇州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吳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齊州都督齊王祐、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蔣王惲、揚州都督越王貞、并州都督晉王某、秦州都督紀王慎等，或地居旦、奭，夙聞《詩》、《禮》；或望及間、平，早稱才藝，并爵隆土宇，寵兼車服。誠孝之心，無忘於造次；風政之舉，克著於期月。宜冠恒册，祚以休命。其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代代承襲。

哲之人的理論，尋求治國的策略。帝業的重任，一個人難以承擔；廣闊的國土，由於人的治理得以安寧。然而侯伯制度開始於上古，州郡制度開始於中世，聖賢的君主雖然辦法不同，沿革隨時而定，恢復古制則道理上難以立即進行，遵循現在事情又不完全合乎常理。因此取法周、漢，斟酌魏、晋，采用州郡的好名，參考建立諸侯的舊制，共同治理的職責重要啊，分封土地的實情存在着。已經有了制書，陳述這個大道理。給後世做一典範，傳授後人；用皇室宗族連城衛國，符合先朝古人的教導。荊州都督荊王李元景、梁州都督漢王李元昌、徐州都督徐王李元禮、潞州都督韓王李元嘉、遂州都督彭王李元則、鄭州刺史鄭王李元懿、絳州刺史霍王李元軌、虢州刺史虢王李鳳、豫州刺史道王李元慶、鄧州刺史鄧王李元裕、壽州刺史舒王李元名、幽州都督燕王李靈夔、蘇州刺史許王李元祥、安州都督吳王李恪、相州都督魏王李泰、齊州都督齊王李祐、益州都督蜀王李愔、襄州刺史蔣王李惲、揚州都督越王李貞、并州都督晉王李某、秦州都督紀王李慎等，有的地位就像周公旦、召公奭一樣，早就諳熟《詩》、《禮》；有的聲望同河間獻王劉德、東平憲王劉蒼一樣，才華早已聞名，都是封爵爲王，寵愛極深。忠誠孝敬之心，時刻不忘；風化教養的舉措，不久將會顯著。應該寫在史册前面，賜以美善的命令。其所任刺史，都令子孫代代承襲。

尋又罷代襲之制。元景久之轉鄜州刺史。高宗即位，進位司徒，加實封通前滿一千五百户。永徽四年，坐與房遺愛謀反賜死，國除。後追封沈黎王，備禮改葬，以渤海王奉慈子長沙爲嗣，降爵爲侯。神龍初，追復爵土，并封其孫逖爲嗣荊王，尋薨，國除。

不久又停罷世襲制度。李元景過了好久轉任鄜州刺史。高宗即位，進位司徒，加實封連以前的滿一千五百户。永徽四年，因和房遺愛謀反被賜死，封國撤銷。後追封沈黎王，備禮改葬，以渤海王李奉慈的兒子李長沙爲後嗣，降爵爲侯。神龍初年，追復爵位土地，并封他的孫子李逖爲嗣荊王，不久薨逝，封國削除。

漢王李元昌

漢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少好學，善隸書。武德三年，封爲魯王。貞觀五年，授華州刺史，轉梁州都督。十年，改封漢王。元昌在州，頗違憲法，太宗手敕責之。初不自咎，更懷怨望。知太子承乾嫉魏王泰之寵，乃相附托，圖爲不軌。十六年，元昌來朝京師，承乾頻召入東宫夜宿，因謂承乾曰："願殿下早爲天子。近見御側有一宫人，善彈琵琶，事平之後，當望垂賜。"承乾許諾。又刻臂出血，以帛拭之，燒作灰，和酒同飲，共爲信誓，潛伺間隙。

十七年，事發，太宗弗忍加誅，特敕免死。大臣高士廉、李世勣等奏言："王者以四海爲家，以萬姓爲子，公行天下，情無獨親。元昌苞藏凶惡，圖謀逆亂，觀其指趣，察其心府，罪深燕旦，釁甚楚英。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齒，五刑不足申其罰，九死無以當其愆。而陛下情屈至公，恩加梟獍，欲開疏網，漏此鯨鯢。臣等有司，期不奉制，伏願敦師憲典，誅此凶慝，順群臣之願，奪鷹鸇之心，則吴、楚七君不幽嘆於往漢，管、蔡二叔不沉恨於有周。"太宗事不獲已，乃賜元昌自盡於家，妻子籍没，國除。

漢王李元昌，是高祖的第七個兒子。年輕時好學，擅長寫隸書。武德三年，封爲魯王。貞觀五年，授任華州刺史，轉任梁州都督。十年，改封漢王。李元昌在州裏，經常違犯王法，太宗親筆降敕斥責他。起初他不引咎自責，還心懷不滿。知道太子李承乾嫉妒魏王李泰被寵愛，就互相勾結，圖謀不軌。十六年，李元昌來京城朝見，李承乾多次召他進入東宫住宿，他趁此對李承乾説："希望殿下早日成爲天子。近日看到殿下身邊有個宫人，善於彈奏琵琶，事情成功以後，希望能賜給我。"李承乾答應。又割破手臂出血，用帛擦拭，燒成灰，和在酒裏一同喝下，共同盟誓，暗地裏等待時機。

十七年，事情敗露，太宗不忍心加以誅殺，特敕免死。大臣高士廉、李世勣等人上奏説："君主以四海爲家，以百姓爲子，公道行於天下，情感不能偏私親族。李元昌心懷凶惡，圖謀叛亂，觀察他的旨趣，查看他的心腑，罪惡深如西漢的燕王劉旦，仇隙過於東漢的楚王劉英。爲天地之所不容，爲人臣之所切齒，五刑不足以實施對他的懲罰，九死也抵不了他的罪惡。而陛下情屈於至公，恩施於像梟獍鳥這樣的惡人，想要開寬法網，漏掉像鯨鯢這樣凶惡的敵人。臣等有關人員，不能奉制照辦，希望依照法律，誅殺這個邪惡之人，來順應群臣的願望，滅掉像鷹鸇那樣有野心的人，那麽吴、楚七國的君主不會暗中嘆息往漢，管叔、蔡叔不會沉恨於有周了。"太宗没有辦法，就賜李元昌在家自盡，妻子兒女全部籍没，封國撤銷。

酆王李元亨

酆王元亨，高祖第八子也。武德三年受封。貞觀二年，授散騎常侍，拜金州刺史。及之藩，太宗以其幼小，甚思之，中路賜以金盞，遣使爲之設宴。六年薨，無子國除。

酆王李元亨，是高祖的第八個兒子。武德三年受封。貞觀二年，授任散騎常侍，拜金州刺史。等到了任上，太宗因爲他幼小，非常想念他，半路上賜給金盞，派使者爲他設宴。六年薨逝，没有兒子封國撤銷。

周王李元方

周王元方，高祖第九子也。武德四年受封。貞觀二年，授散騎常

周王李元方，是高祖的第九個兒子。武德四年受封。貞觀二年，授任散騎常侍。三年薨

侍。三年薨，贈左光禄大夫，無子國除。

逝，追贈左光禄大夫，没有兒子封國撤銷。

徐王李元禮　李茂　李延年

徐王元禮，高祖第十子也。少恭謹，善騎射。武德四年，封鄭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户，授鄭州刺史，徙封徐王，遷徐州都督。十七年，轉絳州刺史，以善政聞，太宗降璽書勞勉，賜以錦綵。二十三年，加實封千户。永徽四年，加授司徒，兼潞州刺史。咸亨三年薨，贈太尉、冀州大都督，陪葬獻陵。

徐王李元禮，是高祖的第十個兒子。年輕時恭敬謹慎，擅長騎馬射箭。武德四年，封鄭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户，授任鄭州刺史，改封徐王，遷任徐州都督。十七年，轉任絳州刺史，因善政知名，太宗降璽書慰問勉勵，賜給錦綵。二十三年，加實封一千户。永徽四年，加授司徒，兼任潞州刺史。咸亨三年薨逝，追贈太尉、冀州大都督，陪葬獻陵。

子淮南王茂嗣。茂險薄無行，元禮姬趙氏有美色，及元禮遇疾，茂遂逼之，元禮知而切加責讓。茂乃屏斥元禮侍衛，斷其藥膳，仍云："既得五十年爲王，更何煩服藥。"竟以餒終。上元中，事泄，配流振州而死。

兒子淮南王李茂繼嗣。李茂陰險淺薄没有品行，李元禮的侍姬趙氏相貌美麗，等到李元禮有病，李茂就逼奸她，李元禮知道後嚴詞斥責。李茂就斥退李元禮的侍衛，斷掉他的醫藥飯食，還説："已經做了五十年的大王，爲什麽還這樣麻煩地服藥。"竟然被餓死。上元年間，事情敗露，李茂被發配流放到振州而死。

神龍初，又封茂子璀爲嗣徐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中，除宗正員外卿，卒。

神龍初年，又封李茂的兒子李璀爲嗣徐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年間，拜授宗正員外卿，去世。

子延年嗣。開元二十六年，封嗣徐王，除員外洗馬。天寶初，拔汗那王入朝，延年將嫁女與之，爲右相李林甫所奏，貶文安郡别駕、彭城長史，坐贓貶永嘉司士。至德初，餘杭郡司馬，卒。永泰元年，女婿黔中觀察使趙國珍入朝，請以延年子前施州刺史諷爲嗣，因封嗣徐王。

兒子李延年繼嗣。開元二十六年，封嗣徐王，授任員外洗馬。天寶初年，拔汗那王入朝，李延年要把女兒嫁給他，被右相李林甫所奏，貶任文安郡别駕、彭城長史，因貪贓罪貶爲永嘉司士。至德初年，任餘杭郡司馬，去世。永泰元年，女婿黔中觀察使趙國珍入朝，請求以李延年的兒子前施州刺史李諷爲繼嗣，因而封爲嗣徐王。

韓王李元嘉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母宇文昭儀，隋左武衛大將軍述之女也。早有寵於高祖，高祖初即位，便欲立爲皇后，固辭不受。元嘉少以母寵，特爲高祖所愛，自登極晚生皇子無及之者。武德四年，封宋王，徙封徐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户，授潞州刺史，時年十五。在州聞太妃有

韓王李元嘉，是高祖的第十一個兒子。母親宇文昭儀，是隋朝左武衛大將軍宇文述的女兒。很早就被高祖寵愛，高祖剛做皇帝時，就想立她爲皇后，她堅決辭讓不接受。李元嘉小時候因爲母親受寵，特别被高祖寵愛，高祖登極後晚生的皇子没有比得上他的。武德四年，封宋王，改封徐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户，授任潞州刺史，這時年十五歲。在州聽説太妃有病，便哭

疾，便涕泣不食。及京師發喪，哀毁過禮，太宗嗟其至性，屢慰勉之。九年，授右領軍大將軍。十年，改封韓王，授潞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

元嘉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采碑文古迹，多得異本。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靈夔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己，内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元軌抑其次焉。

高宗末，元嘉轉澤州刺史。及天后臨朝攝政，欲順物情，乃進授元嘉爲太尉，定州刺史、霍王元軌爲司徒，青州刺史、舒王元名爲司空，隆州刺史、魯王靈夔爲太子太師，蘇州刺史、越王貞爲太子太傅，安州都督、紀王慎爲太子太保，并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其後漸將誅戮宗室諸王不附己者，元嘉大懼，與其子通州刺史、黄公譔及越王貞父子謀起兵，於是皇宗國戚内外相連者甚廣，遣使報貞及貞子琅邪王冲曰："四面同來，事無不濟。"冲與諸道計料未審而先發兵，倉卒唯貞應之，諸道莫有赴者，故其事不成。元嘉坐誅。

譔少以文才見知，諸王子中與琅邪王冲爲一時之秀，凡所交結皆當代名士。時天下犯罪籍没者甚衆，唯冲與譔父子書籍最多，皆文句詳定，秘閣所不及。

神龍初，追復元嘉爵土，并封其第五子訥爲嗣韓王，官至員外祭酒。開元十七年卒。

元嘉長子訓，高祖時封潁川王，早卒。次子誼，封武陵王，官至濮州刺史。

開元中，封訥子叔璩爲嗣韓王、

泣着不肯吃飯。等到京師發喪，悲哀超過常禮，太宗贊嘆他淳厚的性格，多次慰問勸勉他。九年，授任右領軍大將軍。十年，改封韓王，授任潞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一千户。

李元嘉年輕時好學，藏書達萬卷，又收集碑文古人法書墨迹，得到很多罕見的本子。家中很有規矩，類似貧寒的士大夫之家。和弟弟李靈夔極友愛，兄弟相見如同平民百姓的禮儀。他的修身自潔，内外如一，當代的諸王没有比得上的，衹有霍王李元軌稍次於他。

高宗末年，李元嘉轉任澤州刺史。到天后臨朝攝政，想順應人心，就進授李元嘉爲太尉，定州刺史、霍王李元軌爲司徒，青州刺史、舒王李元名爲司空，隆州刺史、魯王李靈夔爲太子太師，蘇州刺史、越王李貞爲太子太傅，安州都督、紀王李慎爲太子太保，都表面上示以尊崇，實際上没有實權。天后後來逐漸誅殺宗室諸王中不依附自己的人，李元嘉大爲驚恐，和他的兒子通州刺史、黄公李譔以及越王李貞父子謀劃起兵，這時皇宗國戚朝廷内外相互聯係的人很多，派使者告訴李貞和李貞的兒子琅邪王李冲說："四面一起響應，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李冲和各道還没有謀劃周密就先起兵，倉促間衹有李貞響應，各道没有人前往，所以事情没有成功。李元嘉因此獲罪被殺。

李譔年輕時以文才知名，在諸王子中和琅邪王李冲同爲一時之秀，凡所結交的都是當時的知名人士。當時天下犯罪被没收財産的人很多，衹有李冲和李譔父子的書籍最多，文句都經仔細校定，秘閣也比不上。

神龍初年，追復李元嘉的爵位封邑，并封他的第五個兒子李訥爲嗣韓王，官做到員外祭酒。開元十七年去世。

李元嘉的長子李訓，高祖時封潁川王，早死。次子李誼，封武陵王，官做到濮州刺史。

開元年間，封李訥的兒子李叔璩爲嗣韓王、

國子員外司業。

任國子員外司業。

彭王李元則

彭王元則，高祖第十二子也。武德四年，封荆王。貞觀七年，授豫州刺史。十年，改封彭王，除遂州都督，尋坐章服奢僭免官。十七年，拜澧州刺史，更折節勵行，頗著聲譽。永徽二年薨，高宗爲之廢朝三日，贈司徒、荆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思。發引之日，高宗登望春宫望其靈車，哭之甚慟。

彭王李元則，是高祖的第十二個兒子。武德四年，封荆王。貞觀七年，任豫州刺史。十年，改封彭王，拜授遂州都督，不久因章服奢侈越制而免官。十七年，拜授澧州刺史，强自克制修勵品行很有聲譽。永徽二年薨逝，高宗爲他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司徒、荆州都督，陪葬獻陵，謚號思。發送的那天，高宗登上望春宫遥望他的靈車，哭得非常悲痛。

無子，以霍王元軌子絢嗣，龍朔中封南昌王。

彭王没有兒子，以霍王李元軌的兒子李絢爲嗣子，龍朔年間封南昌王。

子志暕，神龍初封嗣彭王。景龍初，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中，宗正卿同正員，卒。

兒子李志暕，神龍初年封爲嗣彭王。景龍初年，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年間，任宗正卿同正員，去世。

鄭王李元懿

鄭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頗好學。武德四年，封滕王。貞觀七年，授兖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户。十年，改封鄭王，歷鄭、潞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總章中，累授絳州刺史。數斷大獄，甚有平允之譽，高宗嘉之，降璽書褒美，賜物三百段。咸亨四年薨，贈司徒、荆州大都督，謚曰惠，陪葬獻陵。

鄭王李元懿，是高祖的第十三個兒子。很好學。武德四年，封滕王。貞觀七年，授任兖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户。十年，改封鄭王，歷任鄭、潞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增加實封滿一千户。總章年間，多次拜授後任絳州刺史。幾番斷處大的刑獄案件，因公正適當而被稱譽，高祖欣賞他，降璽書贊美，賜物三百段。咸亨四年薨逝，追贈司徒、荆州大都督，謚號惠，陪葬獻陵。

子璥，上元初，封爲嗣鄭王，官至鄂州刺史。

兒子李璥，上元初年，封爲嗣鄭王，官做到鄂州刺史。

神龍初，又封璥嫡子希言爲嗣鄭王。景龍四年，嗣鄭王希言等共一十四人，并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中，右金吾大將軍。天寶初，再爲太子詹事同正員，卒。

神龍初年，又封李璥的嫡長子李希言爲嗣鄭王。景龍四年，嗣鄭王李希言等共十四人，都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年間，任右金吾大將軍。天寶初年，再任太子詹事同正員，去世。

霍王李元軌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少多才藝，高祖甚奇之。武德六年，封蜀王。八年，徙封吴王。貞觀初，太宗嘗問群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愚暗，不盡知其能。

霍王李元軌，是高祖的第十四個兒子。年輕時多才多藝，高祖認爲他很奇特。武德六年，封蜀王。八年，改封吴王。貞觀初年，太宗曾經問群臣説："朕的子弟中誰賢良？"侍中魏徵回答説："臣愚昧，不能完全知道他們的才能。祇有

唯吴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朕亦器之，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間、平也。”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娶徵女焉。從太宗游獵，遇群獸，命元軌射之，矢不虚發，太宗撫其背曰：“汝武藝過人，恨今無所施耳。當天下未定，我得汝豈不美乎！”

七年，拜壽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户。高祖崩，去職，毁瘠過禮，自後常衣布，示有終身之戚焉。每至忌辰，輒數日不食。十年，改封霍王，授絳州刺史，尋轉徐州刺史。元軌前後爲刺史，至州，唯閉閤讀書，吏事責成於長史、司馬，謹慎自守，與物無忤，爲人不妄。在徐州，唯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之交。人或問玄平王之長，玄平答曰：“無長。”問者怪而復問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

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爲定州刺史。突厥來寇，元軌令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賊連謀，事泄，高宗令收按其黨。元軌以强寇在境，人心不安，惟殺嘉運，餘無所及，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悦，謂使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有王文操遇賊，而二子鳳、賢遂以身蔽捍，文操獲全，二子皆死。縣司抑而不申，元軌察知，遣使吊祭，表上其事，詔并贈朝散大夫，令加旌表，其禮賢愛善如此。後因入朝，屢上疏陳時政得失，多所匡益，高宗甚尊重之。及在外藩，朝廷每有大事，或密制問焉。

高宗崩，與侍中劉齊賢等知山陵葬事，齊賢服其識練故事，每謂人

吴王多次和臣交談，從來没有聽説過他有失誤。”皇上説：“朕也器重他，卿認爲可以和前代的誰相比？”魏徵説：“經學文雅，也就像漢朝的河間獻王、東平憲王了。”由此寵遇更深，還叫他娶魏徵的女兒爲妻。跟隨太宗出游打獵，遇到群獸，叫李元軌射，箭無虚發，太宗撫着他的背説：“你武藝過人，衹恨今天無法施展。當初天下没有平定的時候，我有你豈不美嗎！”

七年，拜授壽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户。高祖崩逝，李元軌離職，哀傷超過常禮，從此以後時常穿布衣，表示終身的哀戚。每到忌日，就幾天吃不下飯。十年，改封霍王，授任絳州刺史，不久轉任徐州刺史。李元軌前後任刺史，到達州裏，衹閉門讀書，政事責令長史、司馬辦理，謹慎自守，從不得罪人，不做越軌的事情。在徐州，衹和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之交。有人問劉玄平霍王的長處，劉玄平回答説：“没有長處。”問的人感到奇怪又問他，劉玄平説：“人有短處，纔顯出他的長處。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叫我怎麽説他呢？”

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任定州刺史。突厥來侵犯，李元軌叫打開城門捲起軍旗，敵人懷疑有埋伏，害怕乘夜逃跑。州裏人李嘉運和賊通謀，事情泄露，高宗命令拘捕同黨。李元軌認爲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衹殺了李嘉運，其餘不再牽連，自己彈劾自己違制。皇上看了表章大爲高興，對使者説：“朕也後悔這樣做，如果没有王，那麽就失去定州了。”有個名叫王文操的遇見賊人，兩個兒子王鳳、王賢用身體來保護他，使王文操得以保全性命，而兩個兒子都死去了。這事情縣司壓着没有往上申報，李元軌察知，派使者吊祭，表奏這件事，下詔都追贈朝散大夫，下令加以表彰，李元軌的禮賢愛君就是這樣。後來因爲入朝，屢次上疏陳述時政得失，多有匡正補充之處，高宗很尊重他。等到他到外藩任職，朝廷每有大事，有時秘密下制書向他詢問。

高宗崩逝，李元軌和侍中劉齊賢等主持山陵葬事，劉齊賢佩服他對舊制的熟練，常對人説：

曰："非我輩所及也。"元軌嘗使國令徵封，令白："請依諸國賦物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爲國令，當正吾失，反説吾以利耶！"拒而不納。垂拱元年，加位司徒，尋出爲襄州刺史，轉青州。四年，坐與越王貞連謀起兵，事覺，徙居黔州，仍令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

有子七人。長子緒，最有才藝。上元中，封江都王，累除金州刺史。垂拱中，坐與裴承光交通被殺。神龍初，與元軌并追復爵位，仍封緒孫暉爲嗣霍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中，左千牛員外將軍。

虢王李鳳　李融　李徽

虢王鳳，高祖第十五子也。武德六年，封豳王。貞觀七年，授鄧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户。十年，徙封虢王，歷虢、豫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麟德初，累授青州刺史。上元元年薨，年五十二，贈司徒、揚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曰莊。

子平陽郡王翼嗣，官至光州刺史。永隆二年卒。子寓嗣，則天時失爵。

鳳第三子定襄郡公宏，則天初爲曹州刺史。

第五子東莞郡公融，少以武勇見知。垂拱中，爲申州刺史。初，黄公譔將與越王貞通謀，深倚仗融以爲外助。時詔追諸親赴都，融私使問其所親成均助教高子貢曰："可入朝以否？"子貢報曰："來必取死。"融乃稱疾不朝，以俟諸藩期。及得越王貞起兵書，倉卒不能相應，爲僚吏所逼，不獲已而奏之，於是擢授銀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右贊善大夫。未幾，爲支黨所引，被誅。

"不是我輩所能比得上的。"李元軌曾使國令徵封，國令説："請依照各國所供物産貿易取利。"李元軌説："你作爲國令，應當糾正我的過失，怎麽反而勸我取利呢！"拒絶不接受。垂拱元年，加位司徒，不久出任襄州刺史，轉任青州刺史。四年，因和越王李貞連謀起兵，事情被發覺，遷居黔州，還命令裝載在檻車裏，走到陳倉死去。

有七個兒子。大兒子李緒，最有才華。上元年間，封江都王，多次拜授後任金州刺史。垂拱年間，因與裴承光勾結獲罪被殺。神龍初年，和李元軌一起追復爵位，并封李緒的孫子李暉爲嗣霍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年間，任左千牛員外將軍。

虢王李鳳，是高祖的第十五個兒子。武德六年，封豳王。貞觀七年，授任鄧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户。十年，改封虢王，歷任虢、豫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一千户。麟德初年，多次拜授後任青州刺史。上元元年薨逝，終年五十二歲，追贈司徒、揚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號莊。

兒子平陽郡王李翼繼嗣，官做到光州刺史。永隆二年去世。兒子李寓繼嗣，武則天時失去爵位。

李鳳的第三個兒子定襄郡公李宏，武則天初年任曹州刺史。

第五個兒子東莞郡公李融，年輕時以武勇聞名。垂拱年間，任申州刺史。起初，黄公李譔將和越王李貞通謀。特别倚仗李融作爲外應。當時下詔叫李氏的親戚趕去京城，李融私下派人問和他關係密切的成均助教高子貢説："可以入朝嗎？"高子貢回答説："來了一定找死。"李融於是稱病不朝，等待諸藩約期起兵。等到得了越王李貞的起兵書，倉促不能接應，被僚屬逼迫，不得已上奏了這件事，於是擢升授任銀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右贊善大夫。不久，爲支黨所牽連，被殺。

子徽，神龍元年襲封東莞郡公。開元五年，繼密王元曉，改爲嗣密王。十二年，改封濮陽郡王，歷宗正卿、金紫光禄大夫，卒。

兒子李徽，神龍元年襲封東莞郡公。開元五年，承繼密王李元曉，改爲嗣密王。十二年，改封濮陽郡王，歷任宗正卿、金紫光禄大夫，去世。

李邕

神龍初，封鳳嫡孫邕爲嗣虢王。邕娶韋庶人妹爲妻，由是中宗時特承寵異，轉秘書監，俄又改封汴王，開府置僚屬。月餘而韋氏敗，邕揮刃截其妻首，以至於朝，深爲物議所鄙。貶沁州刺史，不知州事，削封邑。景雲二年，復嗣虢王，還封二百户。累遷衛尉卿。開元十五年卒。子巨嗣，别有傳。

神龍初年，封李鳳的嫡孫李邕爲嗣虢王。李邕娶韋庶人的妹妹爲妻，因此在中宗時特受恩寵，轉任秘書監，不久又改封汴王，開府設置僚屬。一個多月後韋氏失敗，李邕揮刀砍下妻子的腦袋，送到朝廷，很被輿論所鄙視。貶爲沁州刺史，不主持州務，削去封邑。景雲二年，又恢復爲嗣虢王，還給封邑二百户。多次遷任衛尉卿。開元十五年死去。兒子李巨繼嗣，另外有傳。

道王李元慶

道王元慶，高祖第十六子也。武德六年，封漢王。八年，改封陳王。貞觀九年，拜趙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户。十年，改封道王，授豫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永徽四年，歷滑州刺史，以政績聞，賜物二百段。後歷徐、沁、衛三州刺史。

道王李元慶，是高祖的第十六個兒子。武德六年，封漢王。八年，改封陳王。貞觀九年，拜授趙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户。十年，改封道王，授任豫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一千户。永徽四年，歷任滑州刺史，因政績聞名，賜物二百段。後來歷任徐、沁、衛三州刺史。

元慶事母甚謹，及母薨，又請躬修墳墓，優詔不許。麟德元年薨，贈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孝。

李元慶侍奉母親很孝敬，等到母親去世，又請求親自修築墳墓，優詔不許。麟德元年薨逝，追贈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獻陵，謚號孝。

子臨淮王誘嗣，官至澧州刺史。永淳中，坐贓削爵。

兒子臨淮王李誘繼嗣，官做到澧州刺史。永淳年間，因犯貪贓罪被削爵。

次子詢，壽州刺史。

次子李詢，任壽州刺史。

詢子微，神龍初，封爲嗣道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景雲元年，宗正卿，卒。

李詢的兒子李微，神龍初年，封爲嗣道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景雲元年，任宗正卿，去世。

子鍊，開元二十五年，襲封嗣道王。廣德中，官至宗正卿。

兒子李鍊，開元二十五年，襲封嗣道王。廣德年間，官做到宗正卿。

鄧王李元裕

鄧王元裕，高祖第十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鄶王。十一年，改封鄧王，賜實封八百户，歷鄧、梁、黄三州刺史。元裕好學，善談名理，與典

鄧王李元裕，是高祖的第十七個兒子。貞觀五年，封鄶王。十一年，改封鄧王，賜實封八百户，歷任鄧、梁、黄三州刺史。李元裕好學，善於談論名理，和典籤盧照鄰爲布衣之交。二十

籤盧照鄰爲布衣之交。二十三年，加實封通前一千五百户。高宗時，又歷壽、襄二州刺史、兖州都督。麟德二年薨，贈司徒、益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康。無子，以弟江王元祥子廣平公炅嗣。

神龍初，封炅子孝先爲嗣鄧王。開元十三年，右監門衛大將軍、冠軍大將軍，卒。

三年，加實封通前一千五百户。高宗時，又歷任壽、襄二州刺史、兖州都督。麟德二年薨逝，追贈司徒、益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號康。没有兒子，以弟弟江王李元祥的兒子廣平公李炅繼嗣。

神龍初年，封李炅的兒子李孝先爲嗣鄧王。開元十三年，任右監門衛大將軍、冠軍大將軍，去世。

舒王李元名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也。年十歲時，高祖在大安宫，太宗晨夕使尚宫起居送珍饌，元名保傅等謂元名曰："尚宫品秩高者，見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爲?"太宗聞而壯之，曰："此真我弟也!"貞觀五年，封譙王。十一年，徙封舒王，賜實封八百户，拜壽州刺史。後歷滑、許、鄭三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轉石州刺史。

元名性高潔，罕問家人産業，朝夕矜莊，門庭清肅，常誡其子豫章王亶等曰："藩王所乏者，不慮無錢財官職，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此吾志也。"及亶爲江州刺史，以善政聞，高宗手敕褒美元名，以賞其義方之訓。高宗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辭曰："忝預藩戚，豈以州郡户口爲仕進之資?"辭情懇到，故在石州二十年，賞玩林泉，有塵外之意。垂拱年，除青州刺史，又除鄭州刺史。州境鄰接都畿，諸王及帝戚莅官者，或有不檢攝家人，爲百姓所苦。及元名到，大革其弊。轉滑州刺史，政理如在鄭州。尋加授司空。永昌年，與子亶俱爲丘神勣所陷，被殺。神龍初，贈司徒，復其官爵，仍令以禮改葬。

亶子津爲嗣舒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中，左威衛將

舒王李元名，是高祖的第十八個兒子。十歲那年，高祖住在大安宫，太宗早晚派尚宫去問安并送珍貴飯食，李元名的保傅等對李元名説："尚宫是品秩高的人，你見了應該下拜。"李元名説："這些人是我二哥家的奴婢，爲何要下拜?"太宗聽説後認爲他有膽略，説："這真是我的弟弟啊!"貞觀五年，封譙王。十一年，改封舒王，賜實封八百户，拜授壽州刺史。後來歷任滑、許、鄭三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一千户，轉任石州刺史。

李元名生性高潔，很少詢問家人的産業，早晚端莊持重，門庭清肅。時常告誡他的兒子豫章王李亶等説："藩王所缺乏的，不是錢財官職，衹須努力去做好事，以忠孝立身處世，這就是我的志願。"到李亶任江州刺史，以善政著稱，高宗親筆降敕書贊美李元名，贊賞他教子有方。高宗每次要任命李元名做大州刺史，他堅决辭讓説："我愧居藩戚，怎能以州郡户口作爲升官的資本?"推辭之情很真切，所以在石州二十年，游山玩水，有寄情塵世之外的味道。垂拱年間，授任青州刺史，又授任鄭州刺史。州境和都城相鄰，諸王和皇帝親戚任官的人中，有的對家人不檢點約束，爲百姓所苦。李元名到任，這種弊端大大革除。轉任滑州刺史，政治和在鄭州一樣。不久加授司空。永昌年間，和兒子李亶都爲丘神勣所陷害，被殺。神龍初年，追贈司徒，恢復官爵，并下令以禮改葬。

李亶的兒子李津爲嗣舒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年間，任左威衛將軍，去世。

軍，卒。

子萬嗣，天寶二年卒。

兒子李萬繼嗣，天寶二年去世。

子藻嗣，天寶九載，封嗣舒王。

兒子李藻繼嗣，天寶九載，封嗣舒王。

魯王李靈夔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也。少有美譽，善音律，好學，工草隸，與同母兄韓王元嘉特相友愛。貞觀五年，封魏王。十年，改封燕王，賜實封八百户，授幽州都督。十四年，改封魯王，授兖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永徽六年，轉隆州刺史，後歷絳滑定等州刺史、太子太師。垂拱元年，授邢州刺史。四年，與兄元嘉子黄公譔結謀，欲起兵應接越王貞父子，事泄，配流振州，自縊而死。

魯王李靈夔，是高祖的第十九個兒子。年輕時聲譽很好，擅長音律，喜好學習，草書隸書都寫得好，和同母的哥哥韓王李元嘉特別友愛。貞觀五年，封魏王。十年，改封燕王，賜實封八百户，授任幽州都督。十四年，改封魯王，授任兖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一千户。永徽六年，轉任隆州刺史，後來歷任絳滑定等州刺史、太子太師。垂拱元年，授任邢州刺史。四年，和哥哥李元嘉的兒子黄公李譔合謀，想起兵接應越王李貞父子，事情泄露，被流配到振州，自縊而死。

有二子：長子銑，封清河王。次子藹，封范陽王，歷右散騎常侍，爲酷吏所陷。

有二個兒子：大兒子李銑，封清河王。二兒子李藹，封范陽王，歷任右散騎常侍，被酷吏陷害。

李道堅

神龍初，追復靈夔官爵，仍令以禮改葬。封藹子道堅爲嗣魯王。性嚴整，雖在閨門，造次必於莊敬，少年佐郡，聲實已彰。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歷果隴吉冀洺汾滄等七州刺史、國子祭酒。開元二十二年，兼檢校魏州刺史，未行，改汴州刺史、河南道采訪使。此州都會，水陸輻湊，實曰膏腴，道堅特以清毅聞。入爲宗正卿，卒。

神龍初年，追復李靈夔的官爵，并令以禮改葬。封李藹的兒子李道堅爲嗣魯王。李道堅性情嚴整，即使在家裏，匆忙之時也顯出一副莊重敬威的神態，年輕時輔佐管理州郡，已經很有名氣。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歷任果隴吉冀洺汾滄等七州刺史、國子祭酒。開元二十二年，兼檢校魏州刺史，還没有任職，改授汴州刺史、河南道采訪使。這州是一個大都會，水陸交錯，實稱富饒，李道堅特别以清正廉潔聞名。召入京城任宗正卿，去世。

子宇嗣，二十九年，封嗣魯王。至德元年，從幸巴蜀，爲右金吾將軍。寶應元年，皇太子封爲魯王，改宇嗣鄒王。

兒子李宇繼嗣，二十九年，封嗣魯王。至德元年，跟隨肅宗南幸巴蜀，任右金吾將軍。寶應元年，皇太子封爲魯王，改李宇爲嗣鄒王。

李道邃

道堅弟道邃，中興初，封戴國公，以恭默自守，修山東婚姻故事，頻任清列。天寶中爲右丞、大理、宗正二卿，卒。

李道堅的弟弟李道邃，中興之初，封戴國公，以恭敬沉静自守，修山東婚姻舊事，常任清貴的官職。天寶年間爲右丞和大理、宗正二卿，去世。

江王李元祥

江王元祥，高祖第二十子也。貞觀五年，封許王。十一年，徙封江王，授蘇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高宗時，又歷金、鄜、鄭三州刺史。性貪鄙，多聚金寶，營求無厭，爲人吏所患。時滕王元嬰、蔣王惲、虢王鳳亦稱貪暴，有授得其府官者，以比嶺南惡處，爲之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虢。"

元祥體質洪大，腰帶十圍，飲啖亦兼數人，其時韓王元嘉、虢王鳳、魏王泰狀貌亦偉，不逮於元祥。又眇一目。永隆元年薨，贈司徒、并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安。

子永嘉王晫，永隆中，爲復州刺史。以禽獸其行，賜死于家。

中興初，元祥子鉅鹿郡公晃子欽嗣江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娶王仁皎女，至千牛將軍，卒。

密王李元曉

密王元曉，高祖第二十一子也。貞觀五年受封。九年，授虢州刺史。十四年，賜實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滿千户，轉澤州刺史。永徽四年，除宣州刺史，後歷徐州刺史。上元三年薨，贈司徒、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貞。

子南安王穎嗣。神龍初，封穎弟亮子曇爲嗣密王。

滕王李元嬰

滕王元嬰，高祖第二十二子也。貞觀十三年受封。十五年，賜實封八百户，授金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

永徽中，元嬰頗驕縱逸游，動作

江王李元祥，是高祖的第二十個兒子。貞觀五年，封許王。十一年，改封江王，授任蘇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實封滿一千户。高宗時，又歷任金、鄜、鄭三州刺史。性情貪婪卑鄙，聚斂了很多金銀財寶，求取没有滿足，給百姓官吏帶來很多麻煩。當時滕王李元嬰、蔣王李惲、虢王李鳳也以貪暴著稱。有在他們府中任職的人，將在府中任職比做像在嶺南險惡之處一樣，爲此編了這樣一句話："寧願去儋、崖、振、白，不願在江、滕、蔣、虢處做事。"

李元祥身體胖大，腰帶十圍，吃起飯來頂得上幾個人，當時韓王李元嘉、虢王李鳳、魏王李泰身材也很魁偉，但都不及李元祥。李元祥又瞎了一隻眼。永隆元年薨逝，追贈司徒、并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號安。

兒子永嘉王李晫，永隆年間，任復州刺史。因爲品行像禽獸，被賜死在家。

中興初年，李元祥的兒子鉅鹿郡公李晃的兒子李欽繼嗣江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娶王仁皎的女兒爲妻，官做到千牛將軍，去世。

密王李元曉，是高祖的第二十一個兒子。貞觀五年受封。九年，任虢州刺史。十四年，賜實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增加實封滿一千户，轉任澤州刺史。永徽四年，授任宣州刺史，後來歷任徐州刺史。上元三年薨逝，追贈司徒、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謚號貞。

兒子南安王李穎繼嗣。神龍初年，封李穎的弟弟李亮的兒子李曇爲嗣密王。

滕王李元嬰，是高祖的第二十二個兒子。貞觀十三年受封。十五年，賜實封八百户，任金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一千户。

永徽年間，李元嬰很是驕縱放蕩，行爲失去

失度，高宗與書誡之曰：

王地在宗枝，寄深磐石，幼聞《詩》、《禮》，夙承義訓。實冀孜孜無怠，漸以成德；豈謂不遵軌轍，逾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備不虞，關鑰閉開，須有常準。鳩合散樂，并集府僚，嚴關夜開，非復一度。遏密之悲，尚纏比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紛紜？又巡省百姓，本觀風問俗，遂乃驅率老幼，借狗求罝，志從禽之娱，忽黎元之重。時方農要，屢出畋游，以彈彈人，將爲笑樂。取適之方，亦應多緒，何必此事，方得爲娱？晉靈虐主，未可取則。趙孝文趨走小人，張四又倡優賤隸，王親與博戲，極爲輕脱，一府官僚，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埋人，虐物既深，何以爲樂？家人奴僕，侮弄官人，至於此事，彌不可長。朕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今與王下上考，以愧王心。人之有過，貴在能改，國有憲章，私恩難再。興言及此，慚嘆盈懷。

三年，遷蘇州刺史，尋轉洪州都督。又數犯憲章，削邑户及親事帳内之半，於滁州安置。後起授壽州刺史，轉隆州刺史。弘道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梁州都督。文明元年薨，贈司徒、冀州都督，陪葬獻陵。

子長樂王脩琦嗣。兄弟六人，垂拱中并陷詔獄。

神龍初，以脩琦弟脩琣子涉嗣滕王，本名茂宗，狀貌類胡而豐碩。開元十二年，加銀青光禄大夫、左驍衛將軍。天寶初，淮安郡别駕，卒。

常度，高宗寫書信勸誡他説：

王是宗室的人，深深地寄希望你能够肩負國家的重任，從小就讀《詩》、《禮》，平素蒙受訓導。希望王孜孜不倦，漸漸養成良好的品德；誰知道王却不守規矩，逾越典章。况且城池的堅固，是爲防備不測，城門的開閉，必須要有一定的制度。你們糾合在一起欣賞樂舞雜技，以及聚集府僚，夜開關門，不止一次。爲太宗皇帝居喪期間的悲哀，尚在百姓中纏繞，王做這樣的事情，爲什麽如此頻繁？又巡省百姓，本是爲了體察民風，王却驅趕老幼，借狗求網，興趣都在打獵上，而忽略了百姓的重要。時下正是農忙季節，王多次出行打獵，以彈彈人，用來取樂。取樂的方法，也可以有很多，何必做這種事情，纔感到快樂？晉靈公是暴君，怎可取法。那趙孝文是四處奔走的小人，張四又是表演歌舞雜技的低賤奴婢，王親自和他們游戲玩樂，極其輕佻，一府的官僚，怎麽向你仰望？時下正值嚴寒，王却用雪埋人，這樣殘酷，有什麽好玩的？王的家人奴僕，侮辱戲弄官府人員，這類事情，更不可助長。朕因爲王是骨肉至親，不願將王繩之以法，現在給王定個考核官吏的下上考等級，用來羞愧王心。人有了過錯，貴在能改，國家有憲章，顧及私恩的事情可一而不可再。話説到這裏，心中充滿慚愧嘆惋。

三年，遷任蘇州刺史，不久轉任洪州都督。又多次觸犯憲章，减封邑户數和親事帳内的一半，在滁州安置。以後起用爲壽州刺史，轉任隆州刺史。弘道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梁州都督。文明元年薨逝，追贈司徒、冀州都督，陪葬獻陵。

兒子長樂王李脩琦繼嗣。兄弟六人，垂拱年間都陷於詔獄之中。

神龍初年，以李脩琦的弟弟脩琣的兒子李涉爲滕王的嗣子，本名叫茂宗，長相像胡人而且胖大。開元十二年，加銀青光禄大夫、左驍衛將軍。天寶初年，任淮安郡别駕，去世。

子湛然嗣。十一載，封滕王。十五載，從幸蜀，除左金吾將軍。

兒子李湛然繼嗣。十一年，封滕王。十五年，跟隨皇帝視察蜀，任左金吾將軍。

史臣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若明巽重離，道非出震，雖居嫡長，寧固鎡錤。况當開創之初，未見太平之兆。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堅持小節，必虧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煬帝，亦不及矣。元嘉修身，元軌無短，元裕名理，元名高潔，靈夔嚴整，皆有封册之名，而無磐石之固。武氏之亂，或連頸被刑；奸臣擅權，則束手爲制。其望本枝百世也，不亦難乎！

史臣曰：太子仁德，民風純正。如果太子不聖明，不按照太子的準則辦事，雖然位居嫡長子，怎能穩固基業。况且正當建國之初，未見太平之兆。李建成殘忍，豈太子之才；李元吉凶狂，有傾覆之迹。假如不是太宗逆取順守，積累功德，何以能致三百年的壯大綿延、二十帝的承襲繼嗣？如或堅持小節，必定有虧大業，想和秦二世、隋煬帝相比，也比不上了。李元嘉注意修身，李元軌没有缺點，李元裕談論名理，李元名奉行高潔，李靈夔講求嚴整，都被封册爲王，而不能穩如磐石。武氏之亂，或連頸被殺；奸臣擅權，則束手被制。希望李姓本支延續百世，不也難得很嗎！

贊曰：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實爲二凶。中外交構，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憂啓聖。運屬文皇，功成守正。善惡既分，社稷乃定。盤維封建，本枝茂盛。元嘉、元軌，修身慎行。元裕、元名，行簡居正。犬牙不固，武氏易姓。既無兵民，若拘陷阱。敢告後人，無或失政。

贊曰：有功的叫做祖，有德的叫做宗。李建成、李元吉，確實是二個奸凶。中外勾結，人神不容。因爲他們昏暗而使太宗顯出聖明，太宗深深憂慮這種情形而啓迪睿聖。時運歸屬太宗，功成以後能恪守正道。善惡既分，社稷乃定。封建藩王，使本宗茂盛。李元嘉、李元軌，修身養性謹慎行事。李元裕、李元名，行爲簡慢遵循正道。犬牙不能穩固，武氏改唐易周。宗室既無兵民，如同被囚禁在陷阱。冒昧地告知後人，不要失政。

舊唐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十五

高士廉（子）履行 真行 長孫無忌

高士廉 高履行

高儉，字士廉，渤海蓨人。曾祖飛雀，後魏贈太尉。祖嶽，北齊侍中、左僕射、太尉、清河王。父勱，字敬德，北齊樂安王、尚書左僕射、隋洮州刺史。

高儉，字士廉，是渤海蓨人。曾祖高飛雀，後魏時追贈太尉。祖父高嶽，任北齊侍中、左僕射、太尉、清河王。父親高勱，字敬德，擔任北齊的樂安王、尚書左僕射、隋朝的洮州刺史。

士廉少有器局，頗涉文史。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并稱先達，與士廉結忘年之好，由是公卿藉甚。大業中，爲治禮郎。士廉妹先適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生子無忌及女。晟卒，士廉迎妹及甥於家，恩情甚重。見太宗潛龍時非常人，因以晟女妻焉，即文德皇后也。

高士廉年輕時有才識器度，廣泛涉獵文史書籍。隋朝的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都是前輩，和高士廉結爲忘年之好，從此在公卿之間很有名聲。大業年間，任治禮郎。高士廉的妹妹先前嫁給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生兒子長孫無忌和女兒。長孫晟去世，高士廉將妹妹和外甥接到家中，對他們恩情很重。他看出還沒有顯達的太宗是非凡之人，因此把長孫晟的女兒嫁給他，就是文德皇后。

隋軍伐遼，時兵部尚書斛斯政亡奔高麗，士廉坐與交游，謫爲朱鳶主簿。事父母以孝聞，嶺南瘴癘，不可同行，留妻鮮于氏侍養，供給不足。又念妹無所庇，乃賣大宅，買小宅以處之，分其餘資，輕裝而去。尋屬天下大亂，王命阻絶，交趾太守丘和署爲司法書佐。士廉久在南方，不知母問，北顧彌切。嘗晝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而涕泗横集。明日果得母訊，議者以爲孝感之應。

隋軍討伐遼，當時兵部尚書斛斯政逃奔高麗，高士廉因和他有交往被牽連治罪，貶爲朱鳶主簿。他侍奉父母以孝順聞名，嶺南有瘴癘毒氣，母親不能同行，於是留下妻子鮮于氏侍養，家中供給不足。又挂念妹妹無所依靠，於是賣掉大宅，買小宅讓她居住，分掉餘下的資財，輕裝而去。不久適逢天下大亂，朝廷政令斷絶，交趾太守丘和任他爲司法書佐。高士廉長期在南方，不知道母親的情況，北還的心情更加迫切。曾經白天睡覺，夢見母親和他講話，好像就在膝下，醒來後已淚流滿面。第二天果然得到母親的消息，議論的人認爲這是孝心的感應。

時欽州甯長真率衆攻和，和欲

當時欽州甯長真率衆攻打丘和，丘和要出

出門迎之，士廉進説曰：“長真兵勢雖多，懸軍遠至，内離外蹙，不能持久。且城中勝兵足以當之，奈何而欲受人所制?”和從之，因命士廉爲行軍司馬，水陸俱進，逆擊破之，長真僅以身免，餘衆盡降。及蕭銑敗，高祖使徇嶺南。

武德五年，士廉與和上表歸國，累遷雍州治中。時太宗爲雍州牧，以士廉是文德皇后之舅，素有才望，甚親敬之。及將誅隱太子，士廉與其甥長孫無忌并預密謀。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釋繫囚，授以兵甲，馳至芳林門，備與太宗合勢。太宗升春宫，拜太子右庶子。

貞觀元年，擢拜侍中，封義興郡公，賜實封九百户。士廉明辯善容止，凡有獻納，搢紳之士莫不屬目。時黄門侍郎王珪有密表附士廉以聞，士廉寢而不言，坐是出爲安州都督，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扶侍，杖頭挂食，遥以哺之。士廉隨方訓誘，風俗頓改。秦時李冰守蜀，導引汶江，創浸灌之利，至今地居水側者，頃直千金，富强之家，多相侵奪。士廉乃於故渠外別更疏决，蜀中大獲其利。又因暇日汲引辭人，以爲文會，兼命儒生講論經史，勉勵後進，蜀中學校粲然復興。

蜀人朱桃椎者，澹泊爲事，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軌之鎮益州也，聞而召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結庵澗曲。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爲芒屨，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履也”，爲鬻米置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

門迎降，高士廉勸説道：“甯長真兵力雖多，孤軍深入遠道而來，内部不和外面困迫，不能長久堅持。况且城中强兵足以抵擋他們，爲何要受別人牽制?”丘和聽從了他的建議，就命高士廉任行軍司馬，水陸并進，迎擊攻破敵軍，甯長真隻身逃脱，其餘部衆都投降了。等到蕭銑失敗，高祖派高士廉去奪取嶺南。

武德五年，高士廉和丘和上表歸順朝廷，多次升遷後任雍州治中。當時太宗任雍州牧，因高士廉是文德皇后的舅舅，向來又有才能聲望，非常親近并敬重他。到要誅殺隱太子時，高士廉和外甥長孫無忌一起參與密謀。六月四日，高士廉率領吏卒釋放在押囚犯，發給他們武器和盔甲，奔馳到芳林門，準備和太宗會合。太宗升爲太子，任他爲太子右庶子。

貞觀元年，升任侍中，封義興郡公，賜實封九百户。高士廉聰明善辯舉止優雅，凡是獻上供給采納的忠言，官員們没有不注目的。當時黄門侍郎王珪有密表交付高士廉使他上報，高士廉扣押下來没有上報，由此獲罪出任安州都督，又轉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地風俗輕浮，害怕鬼怪厭惡疾病，父母生病有危險的，兒女大多不親自侍奉，在杖頭挂上食物，遠遠地喂食。高士廉根據情况加以訓導，風俗頓時改觀。秦朝時李冰治理蜀地，導引汶江，開創了灌溉的便利，使現在位於水畔的土地，一頃價值千金，富强的人家，多相謀求占據。高士廉又在原來水渠外進行疏决，蜀中大獲灌溉的便利。還在閑暇之日招引文人，舉行文會，同時命儒生講經論史，勸勉鼓勵後輩學生，蜀中的學校大爲復興。

蜀人朱桃椎，處事淡泊寡欲，隱居而不做官，身披裘衣腰扎粗繩，浪迹民間。竇軌鎮守益州，聽説後召見他，贈送衣服强迫他做鄉正。朱桃椎始終不開口説話，將衣服丢在地上，逃進山中，在澗水旁構築草庵。夏天就赤身裸體，冬天就用樹皮遮蓋，有人贈送他衣物，他一件也不接受。常常編織草鞋，放在路上，人見了説“這是朱居士的鞋”，將粥米放在原處，朱桃椎晚上來取，始終不和人見面。評議的人認爲他是焦先一

者以爲焦先之流。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去。士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廉獨加褒禮，蜀中以爲美談。

類的人。高士廉到任後，以禮召見他，等他來到，走下臺階與他交談，朱桃椎不做回答，目不斜視而離去，高士廉常常派人去問候，朱桃椎看到使者，就進入樹林躲藏起來。近代以來，多輕視隱士，惟獨高士廉禮遇他們，在蜀中傳爲美談。

五年，入爲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仍封一子爲縣公。奬鑒人倫，雅諳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高祖崩，士廉攝司空，營山陵制度，事畢，加特進、上柱國。

五年，召入朝廷任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還封一個兒子爲縣公。高士廉善於識別任用人才，精通熟悉姓氏，凡是他引用的人，品學門第都很恰當。高祖崩逝，高士廉代理司空，經營山陵事務，喪事結束，加授特進、上柱國。

是時，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夸，雖復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聘財。太宗惡之，以爲甚傷教義，乃詔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普責天下譜諜，仍憑據史傳考其真僞，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爲《氏族志》。士廉乃類其等第以進。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爲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依托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爲重之？祇緣齊家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爲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舊門爲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爲第一等？昔漢高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書，見其行迹，至今以爲美談，心懷敬重。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遂以崔幹爲第三等。

當時，朝廷輿論認爲崤山以東人士喜歡自我誇耀，儘管家世已經衰落，但仍依仗他們的舊門第，女兒嫁給其他姓氏人士，一家要索取豐厚的聘禮。太宗厭惡這事，認爲對教化很有損害，於是下詔高士廉和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修正姓氏。於是普遍搜集天下各姓的譜牒，并依據史書考證其中的真僞，忠賢之人褒進，邪惡之人貶黜，撰成《氏族志》。高士廉按他們的等第高低分類後進獻。太宗說："我家和崤山以東的崔、盧、李、鄭，舊日無冤無仇，衹是因爲他們家世衰微，没人做官，還自稱是士大夫，婚姻嫁娶之時，就多索取錢財。才識雖屬下等，却心安理得自高自大，已經到了販賣墓地樹木的地步，還假托富貴。我不明白人們爲什麽這樣看重他們？衹是因爲齊家僅據河北，梁、陳偏處江南，當時雖有人物，但身居偏僻小國，不足爲貴，至今仍以崔、盧、王、謝爲重。我家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中任職的人，都功績卓著，有的忠孝可稱，有的學藝博通，這就是提拔任用他們的原因。看到三品以上的官員，都想和那些衰落的舊門第人家攀親，即使輸送很多錢帛，還是被他們看不起。我現在特意評定族姓的目的，就是要崇尚重視當朝的官員，憑什麽崔幹還是第一等？昔日漢高祖衹是崤山以東的一介匹夫，因他平定天下，所以主尊臣貴。卿等讀書，看到他們的行迹，到今天還以此作爲美談，心懷敬重。卿等難道不以我現在的官爵爲貴嗎？不必談論數世以前，衹以現在官爵高

及書成，凡一百卷，詔頒於天下，賜士廉物千段。尋同中書門下三品。

下作爲等級。"於是以崔幹爲第三等。書修成後，共一百卷，下詔頒行天下，賜給高士廉物一千段。不久同中書門下三品。

十二年，與長孫無忌等以佐命功，并代襲刺史，授申國公。其年，拜尚書右僕射。士廉既任遇益隆，多所表奏，成輒焚稿，人莫知之。攝太子少師，特令掌選。十六年，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尋表請致仕，聽解尚書右僕射，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平章事。又正受詔與魏徵等集文學之士，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奏之，賜物千段。十七年二月，詔圖形凌煙閣。十九年，太宗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士廉攝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曰："攝太傅、申國公士廉，朝望國華，儀刑攸屬，寡人忝膺監守，實資訓導。比日聽政，常屈同榻，庶因諮白，少袪蒙滯。但據案奉對，情所未安，已約束不許更進。太傅誨諭深至，使遵常式，辭不獲免，輒復敬從。所司亦宜别以一案供太傅。"士廉固讓不敢當。

十二年，和長孫無忌等因輔佐有功，一律世代承襲刺史，授他申國公。這一年，拜授尚書右僕射。高士廉任用禮遇日益隆重以後，上了很多表奏，寫成便燒掉初稿，别人無法知曉。代理太子少師，專門使他掌管選舉。十六年，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不久上表請求退休，接受解除尚書右僕射之職，使他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平章事。又接受詔令和魏徵等召集文學之士，撰寫《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奏上，賞賜物一千段。十七年二月，下詔在凌煙閣畫像。十九年，太宗討伐高麗，皇太子在定州監國，高士廉代理太子太傅，并執掌朝政。皇太子下令說："代理太傅、申國公高士廉，是朝廷中有聲威的傑出大臣，可以作爲永久的楷模，寡人愧受監國，確實藉助於他的教導。近日聽政，常常委屈他同坐一榻，望能常向他咨詢，稍能去掉一些愚昧無知。然而據案應對，心中有所不安，已吩咐不必再進。太傅教誨至深，使遵守常規，推辭不掉，就恭敬從命。有關部門也應另外準備一案供太傅使用。"高士廉堅決推辭不敢擔當。

二十年，遇疾，太宗幸其第問之，因叙說生平，流涕歔欷而訣。二十一年正月壬辰，薨于京師崇仁里私第，時年七十二。太宗又命駕將臨之，司空玄齡以上餌藥石，不宜臨喪，抗表切諫，上曰："朕之此行，豈獨爲君臣之禮，兼以故舊情深，姻戚義重，卿勿復言也。"太宗從數百騎出興安門，至延喜門，長孫無忌馳至馬前諫曰："餌石臨喪，經方明忌。陛下含育黎元，須爲宗社珍愛。臣亡舅士廉知將不救，顧謂臣曰：'至尊覆載恩隆，不遺簪履，亡歿之後，或致親臨。内省凡才，無益聖日，安可以死亡之餘，輒迴宸駕，魂而有靈，負譴斯及。'陛下恩深故舊，亦請察

二十年，高士廉有病，太宗臨幸他的住宅問候，於是叙說生平，哽咽流淚而訣别。二十一年正月壬辰，薨逝在京城崇仁里私宅中，時年七十二歲。太宗又下令要親自去吊喪，司空房玄齡認爲皇上正在吃藥，不應該親臨喪禮，上表極力勸諫，皇上說："朕這次出行，怎能衹是爲了君臣之禮，還有老朋友的深情，姻戚義重，卿不要再說了。"太宗帶領數百騎兵出興安門，到延喜門，長孫無忌騎馬快奔到皇上面前勸諫說："服食藥時臨喪，是醫藥方書上明確禁忌的。陛下養育百姓，必須爲了國家珍愛自己。臣死去的舅舅高士廉知道自己已經不能救治，特地對臣說：'皇上恩重如山，關懷備至，連簪子鞋子這樣的小事情也不遺忘，我死去之後，他或許會親自前來吊唁。反省自己衹是凡才，無益於皇上，怎能够在死亡以後，再打擾皇上，亡魂有靈的話，一定受

其丹誠。”其言甚切，太宗猶不許。無忌乃伏於馬前流涕，帝乃還宮。贈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文獻。士廉祖、父洎身并爲僕射，子爲尚書，甥爲太尉，當代榮之。六子：履行、至行、純行、真行、審行、慎行。及喪柩出自横橋，太宗登故城西北樓望而慟。高宗即位，追贈太尉，與房玄齡、屈突通并配享太宗廟庭。

到譴責。’陛下對故交舊人恩深如海，也請明察他的赤誠之心。”他的話非常懇切，太宗仍然不同意。長孫無忌就伏在馬前流淚，皇帝這纔回宫。追贈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號文獻。高士廉的祖父、父親和自身都是僕射，兒子是尚書，外甥是太尉，當代認爲榮耀。六個兒子：高履行、高至行、高純行、高真行、高審行、高慎行。等喪柩從横橋出來，太宗登舊城西北樓觀望而悲傷。高宗即位，追贈太尉，和房玄齡、屈突通一道配享太宗廟庭。

子履行，貞觀初歷祠部郎中。丁母憂，哀悴逾禮。太宗遣使諭之曰：“孝子之道，毁不滅性。汝宜强食，不得過禮。”服闋，累遷滑州刺史。尚太宗女東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十九年，除户部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無幾，遭父艱，居喪復以孝聞，太宗手詔敦喻曰：“古人立孝，毁不滅身。聞卿絶粒，殊乖大體，幸抑摧裂之情，割傷生之累。”俄起爲衛尉卿，進加金紫光禄大夫，襲爵申國公。永徽元年，拜户部尚書、檢校太子詹事、太常卿。顯慶元年，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先是，士廉居此職，頗著能名，至是履行繼之，亦有善政，大爲人吏所稱。三年，坐與長孫無忌親累，左授洪州都督，轉永州刺史，卒於官。

兒子高履行，貞觀初年歷任祠部郎中。爲母親守喪，哀慟超過禮度。太宗派遣使者告諭他説：“孝子之道，哀傷不毁滅性情。你應該强迫自己吃飯，不能超過禮制。”服喪完畢，多次升遷後任滑州刺史。娶太宗的女兒東陽公主爲妻，拜駙馬都尉。十九年，授任户部侍郎，加授銀青光禄大夫。不久，父親去世，居喪又以孝道著稱，太宗手詔勸諭道：“古人奉行孝道，哀傷不毁身。聽説卿絶食，很不合大體，希望抑制摧裂之情，抛開傷生之累。”不久起用爲衛尉卿，進加金紫光禄大夫，襲爵申國公。永徽元年，任户部尚書、檢校太子詹事、太常卿。顯慶元年，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先前，高士廉任此職，很有能幹的名聲，到這時高履行繼任，也有善政，大受官民的稱道。三年，因和長孫無忌有親屬關係受連累，降授洪州都督，轉任永州刺史，死在官任上。

高真行

履行弟真行，官至右衛將軍。其子典膳丞岐坐與章懷太子陰謀事泄，詔付真行令自懲誡。真行遂手刃之，仍棄其尸於衢路。高宗聞而鄙之，貶真行爲睦州刺史，卒。

高履行的弟弟高真行，官做到右衛將軍。他的兒子典膳丞高岐因參預章懷太子謀反事泄露獲罪。下詔交給高真行讓他親自懲處。高真行於是親手殺了高岐，還將尸體抛在大路上。高宗聽説後很鄙視他。貶高真行爲睦州刺史，去世。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輔機，河南洛陽人。其先出自後魏獻文帝第三兄。初爲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襲大人之號，後更跋氏，爲宗室之

長孫無忌，字輔機，是河南洛陽人。他的祖先是後魏獻文帝的三哥。起初爲拓拔氏，效力於魏朝，功勞卓著，世代承襲大人的名號，後來改爲跋氏，因是宗室之長，改姓長孫氏。七世祖

長，改姓長孫氏。七世祖道生，後魏司空、上黨靖王。六世祖旃，後魏特進、上黨齊王。五世祖觀，後魏司徒、上黨定王。高祖稚，西魏太保、馮翊文宣王。曾祖子裕，西魏衛尉卿、平原郡公。祖兕，周開府儀同三司，襲平原公。父晟，隋右驍衛將軍。

無忌貴戚好學，該博文史，性通悟，有籌略。文德皇后即其妹也。少與太宗友善，義軍渡河，無忌至長春宮謁見，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常從太宗征討，累除比部郎中，封上黨縣公。武德九年，隱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將害太宗，無忌請太宗先發誅之。於是奉旨密召房玄齡、杜如晦等共爲籌略。六月四日，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李孟嘗等九人，入玄武門討建成、元吉，平之。太宗升春宮，授太子左庶子。及即位，遷左武候大將軍。

貞觀元年，轉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實封千三百户。太宗以無忌佐命元勛，地兼外戚，禮遇尤重，常令出入卧内。其年，拜尚書右僕射。時突厥頡利可汗新與中國和盟，政教紊亂，言事者多陳攻取之策。太宗召蕭瑀及無忌問曰："北番君臣昏亂，殺戮無辜。國家不違舊好，便失攻昧之機；今欲取亂侮亡，復爽同盟之義。二途不决，孰爲勝耶?"蕭瑀曰："兼弱攻昧，擊之爲善。"無忌曰："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邊，方可討擊。彼既已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廷，臣未見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爲宜。"太宗從無忌之議。突厥尋政衰而滅。

長孫道生，任後魏司空、上黨靖王。六世祖長孫旃，任後魏特進、上黨齊王。五世祖長孫觀，任後魏司徒、上黨定王。高祖長孫稚，任西魏太保、馮翊文宣王。曾祖長孫子裕，任西魏衛尉卿、平原郡公。祖父長孫兕，任北周開府儀同三司，承襲平原公。父親長孫晟，任隋右驍衛將軍。

長孫無忌身爲皇親貴戚而喜好學習，博通文史，性情通達機敏，富於謀略。文德皇后就是他的妹妹。年輕時和太宗友善，義軍渡河時，長孫無忌到長春宮拜見，授任渭北道行軍典籤。經常跟隨太宗征討，多次授官後任比部郎中，封上黨縣公。武德九年，隱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謀劃要殺害太宗，長孫無忌請求太宗搶先動手誅殺他們。於是奉旨秘密召集房玄齡、杜如晦等人共同謀劃。六月四日，長孫無忌和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李孟嘗等九人，進入玄武門討伐李建成、李元吉，平定了他們。太宗升爲太子，授任太子左庶子。到太宗即位，升任左武候大將軍。

貞觀元年，轉任吏部尚書，因功居第一，進封齊國公，實封一千三百户。太宗認爲長孫無忌是創業元勛，又是外戚，禮遇尤其優厚，時常讓他出入卧室。這一年，拜授尚書右僕射。當時突厥頡利可汗新近和中原簽盟和好，内部政令紊亂，談論政事的人大多陳述攻取突厥之策。太宗召見蕭瑀和長孫無忌問道："北番君臣昏亂，屠殺無辜。國家不違背舊交，就會失去攻打昏暗國家的機會；如今要攻取亂亡之國，又損壞了同盟之義。兩種做法不能决定，哪一個更好呢?"蕭瑀說："兼并弱小攻取暗昧，出擊爲好。"長孫無忌說："目前國家正致力於休兵息戰，等他們侵犯邊地，纔可以征討出擊。他們既然已經衰弱，一定不能前來。如果深入虜地，臣認爲不妥。暫且按兵不動保存信義，臣認爲合適。"太宗聽從了長孫無忌的意見。突厥不久因政治衰敗而滅亡。

或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僚謂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如子也。疏間親，新間舊，謂之不順，朕所不取也。"無忌深以盈滿爲誡，懇辭機密，文德皇后又爲之陳請，太宗不獲已，乃拜開府儀同三司，解尚書右僕射。是歲，太宗親祠南郊，及將還，命無忌與司空裴寂同升金輅。五年，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四人，以元勛各封一子爲郡公。

有人秘密上表説長孫無忌權寵過盛，太宗把表拿給長孫無忌説："朕和卿君臣之間，一切事情没有猜疑。如果各自有所知道的而不明説，那麼君臣之間的想法就無法溝通。"因而召集百官對他們説："朕如今兒子還都幼小，長孫無忌對於朕，確實有大功，現在對他的委托，就如同對自己的兒子。讓疏遠之人離間親近，新臣離間舊臣，這就叫不順，朕是不會這樣做的。"長孫無忌很注意告誡自己防止驕傲自滿，懇切地辭去機要職務，文德皇后又爲他請求，太宗不得已，就拜授他開府儀同三司，解除尚書右僕射。這一年，太宗親自到南郊祭祀，等要返回時，命長孫無忌和司空裴寂一起升坐金輅。五年，和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四人，因是元勛而各封一個兒子爲郡公。

七年十月，册拜司空，無忌固辭，不許。又因高士廉奏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朕之授官，必擇才行。若才行不至，縱朕至親，亦不虚授，襄邑王神符是也；若才有所適，雖怨仇而不棄，魏徵等是也。朕若以無忌居后兄之愛，當多遺子女金帛，何須委以重官，蓋是取其才行耳。無忌聰明鑒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無忌又上表切讓，詔報之曰："昔黄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而爲五伯長。朕自居藩邸，公爲腹心，遂得廓清宇内，君臨天下。以公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無宜多讓也。"

七年十月，册拜司空，長孫無忌堅决辭讓，皇上不允許。又通過高士廉上奏説："臣有幸成爲外戚，恐怕招來被聖主偏愛的閑話，冒昧地以死請求。"太宗説："朕授予官職，一定根據才能品行而授。如果才能品行不够，即使是朕最親近的人，也不虚授，襄邑王李神符就是例子；如果有才幹能勝任職位，即使是仇人也不拋棄，魏徵等人就是例子。朕如果因爲長孫無忌是皇后愛戴的兄長，應當多贈給子女一些金帛，何必委任重要官職，之所以委以重任原本就是取用他的才能品行罷了。長孫無忌聰明且明白事理，向來有武略，這是公等所知道的，這就是朕委任他做宰相的原因。"長孫無忌又上表懇切辭讓，下詔答覆説："昔日黄帝得到了力牧而成爲五帝之先，夏禹得到咎繇而成爲三王之祖，齊桓得到管仲而成爲五伯之長。朕從做親王開始，公就是腹心，於是得以蕩清宇内，君臨天下。以公的功績和才能聲望，恰當稱職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授任此官，不應該過多辭讓。"

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又作《威鳳賦》以賜無忌。其辭曰：

有一威鳳，憩翮朝陽。晨游紫霧，夕飲玄霜。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烟氛

太宗追思帝王創業的艱難，輔佐的功績，又作《威鳳賦》賜給長孫無忌。其文辭説：

有一隻威鳳，在朝陽之中收住翅膀。它清晨遨游紫霧，傍晚飲食玄霜。藉助長風振動羽毛，順應天路展翅翱翔。向西飛則使烟

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馴群鳥於南荒。殄亂世而方降，應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見猜，俯修條而抱蠹。同林之侶俱嫉，共幹之儔并忤。無桓山之義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危而履懼。鴟鴞嘯乎側葉，燕雀喧乎下枝。慚己陋之至鄙，害他賢之獨奇。或聚咮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戢凌雲之逸羽，韜偉世之清儀。遂乃蓄情宵影，結志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患之易結，嘆矰繳之難違。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飛。幸賴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蒙翳於葉下，發光華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摧而復起。眄八極以遐翥，臨九天而高峙。庶廣德於衆禽，非崇利於一己。是以徘徊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托英才而福全。答惠之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宣。非知難而行易，思令後而終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葉而芳傳。

十一年，令與諸功臣世襲刺史。詔曰：

周武定業，胙茅土於子弟；漢高受命，誓帶礪於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典禮；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魏、晋已降，事不師古，建侯之制，有乖名實，非所謂作屏王室，永固無窮者也。隋氏之季，四海沸騰，朕運屬殷憂，戡翦多難。上憑明靈之祐，下賴英賢之輔，廓清宇縣，嗣膺寶曆，豈予一人，獨能

雲閉色，向東飛則使日月騰光。在北部邊陲化作垂翅大鵬，在南方荒野馴服了鳥群。爲消滅亂世而降生，順應聖世而彰明。在青雲路上奮力展翅，却將功績歸於本樹。仰望大樹而被猜疑，屈身枝條而遭非議。同林的伴侶都嫉妒，共事的同伴全違忤。没有桓山的義情，却有炎洲的凶度。在蘆葦上做巢就像處於安静的環境，衹是常恐獲罪而心懷恐懼。鴟鴞在側旁枝葉上嘯鳴，燕雀在下面枝條上喧鬧。它們都慚愧自己鄙陋至極，嫉妒他人的賢才奇能。有時群聚在一起互相攻擊，突然間被分别網羅而又彼此牽連。你却收斂凌雲的俊羽，韜晦偉世的清儀。於是就在宵夜孤影中蓄情，在清晨暉光中立志，風霜殘傷綺麗的翅膀，露水染濕紅色的羽衣。嗟嘆憂患容易結成，嘆惜暗中害人的手段難以防備。期望拼死一搏，本無再飛之意。有幸依賴君子，有所依靠有所憑藉，引此風雲，洗此塵滓。在葉下披開遮蒙，在枝間散發光華。仙翅屈曲而後又舒展，妙音摧折而後又復起。眄視八極任意飛翔，面對九天高高聳立。希望利益施於衆禽，而不是推利於自己。所以徘徊感德，眷念仰慕賢良。憑藉明哲災禍消散，依托英才福運齊全。報答恩惠之情更加急切，回報功德之志正要實現。不是知難而行易，而要善後而終前。要使賢德的餘慶，盡萬世而流芳。

十一年，下令與各位功臣世襲刺史。下詔説：

周武王奠定基業，給子弟們分封土地；漢高祖接受天命，盟誓要使功臣的爵禄世代永傳。難道衹是看重了親朋賢臣的地位，推崇制度禮儀嗎；也是爲了加固國家磐石一樣的根基，憑藉藩邦捍衛政權。魏、晋以來，做事不仿效古人，分封諸侯的制度，名存實亡，這不是所謂的鞏固王室，永保江山無窮的做法。隋朝末年，天下大亂，朕爲天下擔憂，所以平定亂世。上憑藉神靈的保佑，下依賴英賢的輔助，掃清宇内，繼承皇位，難

致此！時迍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乃眷於斯，甚所不取。但今刺史，即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監統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宜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世及之典。司空、齊國公無忌等并策名運始，功參締構，義貫休戚，效彰夷險，嘉庸懿績，簡於朕心，宜委以藩鎮，改錫土宇。無忌可趙州刺史，改封趙國公；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玄齡可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故司空、蔡國公杜如晦可贈密州刺史，改封萊國公；特進、代國公靖可濮州刺史，改封衛國公；特進、吏部尚書、許國公士廉可申州刺史，改封申國公；兵部尚書、潞國公侯君集可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刑部尚書、任城郡王道宗可鄂州刺史，改封江夏郡王；晉州刺史、趙郡王孝恭可觀州刺史，改封河間郡王；同州刺史、吴國公尉遲敬德可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并州都督府長史、曹國公李勣可蘄州刺史，改封英國公；左驍衛大將軍、楚國公段志玄可金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左領軍大將軍、宿國公程知節可普州刺史，改封盧國公；太僕卿、任國公劉弘基可朗州刺史，改封夔國公；相州都督府長史、郿國公張亮可澧州刺史，改封鄖國公。餘官食邑并如故，即令子孫奕葉承襲。

道是我一個人的力量，獨自能達到這樣嗎？時代多難我們齊心協力，世態安寧我却獨享其利，想到這些，覺得很不應該。而如今的刺史，就是古代的諸侯，雖然名稱不同，作用是一樣的。所以命令有關部門，參考前代的做法，修訂條令委以共同治理的重任，效法古人實行世代承襲的制度。司空、齊國公長孫無忌等人都參預創業，有締造國家的功勞，義理貫通於休戚與共之中，功效彰明於平治險惡之時，嘉獎豐功偉績，銘記在朕心中，應該委以藩國大鎮，另外賜予土地。長孫無忌可任趙州刺史，改封趙國公；尚書左僕射、魏國公房玄齡可任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故司空、蔡國公杜如晦可追贈密州刺史，改封萊國公；特進、代國公李靖可任濮州刺史，改封衛國公；特進、吏部尚書、許國公高士廉可任申州刺史，改封申國公；兵部尚書、潞國公侯君集可任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刑部尚書、任城郡王李道宗可任鄂州刺史，改封江夏郡王；晉州刺史、趙郡王李孝恭可任觀州刺史，改封河間郡王；同州刺史、吴國公尉遲敬德可任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并州都督府長史、曹國公李勣可任蘄州刺史，改封英國公；左驍衛大將軍、楚國公段志玄可任金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左領軍大將軍、宿國公程知節可任普州刺史，改封盧國公；太僕卿、任國公劉弘基可任朗州刺史，改封夔國公；相州都督府長史、郿國公張亮可任澧州刺史，改封鄖國公。其他官職食邑一律照舊，即令子孫世代承襲。

無忌等上言曰："臣等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内寧一，不願違離，而乃世牧外州，與遷徙何異。"乃與房玄齡上表曰：

長孫無忌等上言道："臣等披荆斬棘來侍奉陛下，如今天下安寧統一，不願遠離皇上，却使世代治理外州，和遷徙有什麼兩樣。"於是和房玄齡上表説：

臣等聞質文迭變，皇王之迹

臣等聽説質樸和文飾互相更替，皇王的

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緬惟三代，習俗靡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逮於兩漢，用矯前違，置守頒條，蠲除曩弊。爲無益之文，覃及萬方；建不易之理，有逾千載。今曲爲臣等，復此奄荒，欲其優隆，錫之茅社，施于子孫，永貽長世。斯乃大鈞播物，毫髮并施其生；小人逾分，後世必嬰其禍。何者？違時易務，曲樹私恩，謀及庶僚，義非僉允。方招史册之誚，有紊聖代之綱。此其不可一也。又臣等智效罕施，器識庸陋。或情緣右戚，遂陟台階；或顧想披荊，便蒙夜拜。直當今日，猶愧非才，重裂山河，愈彰濫賞。此其不可二也。又且孩童嗣職，義乖師儉之方，任以褰帷，寧無傷錦之弊。上干天憲，彝典既有常科，下擾生民，必致餘殃於後，一挂刑網，自取誅夷。陛下深仁，務延其世，翻令剿絶，誠有可哀。此其不可三也。當今聖曆欽明，求賢分政，古稱良守，寄在共理。此道之行，爲日滋久，因緣臣等，或有改張。封植兒曹，失於求瘼，百姓不幸，將焉用之。此其不可四也。在兹一舉，爲損實多，曉夕深思，憂貫心髓。所以披丹上訴，指事明心，不敢浮辭，同於矯飾。伏願天澤，諒其愚款，特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

業迹也有不同；今天與古時相繼沿革，治理的方略也在變革。追想三代之時，習俗無常，制度有五等，隨時做出規定。原來是由於武力不能控制，因而就因勢利導，禮樂節文，大多不是自己制訂的。到了兩漢，矯正前代的過失，設置郡守頒布條律，革除昔日的弊病。做不得增飾的規定，推廣到全國；建立不更改的法則，有的使用時間超過一千年。如今這樣做本意是爲臣等着想，想恢復這奄息荒廢的制度，要使大家豐厚興盛，賜封土地，延續子孫，永遠流傳萬世。這就是上天化育萬物，一絲一毫都施給它的生靈；但如果我們所得超過本分，後世必遭禍患。爲什麼呢？這是因爲違背時務，曲意樹立偏愛的私恩，謀劃涉及到衆官僚，道理上不允當。這既招致史書的譏誚，又擾亂聖代的綱紀。這是不可行的第一個原因。又臣等智謀能力不足，器量見識平庸淺陋。有的因爲是皇親貴戚，就升任臺省；有的顧念建國時的功績，便蒙受拜命。直到今日，還慚愧自己没有才能，如今分封世襲，就越加成爲濫賞。這是不可行的第二個原因。又况且讓兒童繼任，違背了師儉之道，在襁褓之中就職，不可能没有把美錦裁壞的弊病。向上違犯法令，如果違犯法令處理的辦法典章都是有規定的，向下侵擾百姓，以後必然招致災禍，一旦觸犯刑法，就自取滅亡。陛下仁義至深，致力於延長統治，反而招致滅絶，確實太可悲了。這是不可行的第三個原因。如今皇上聖明，求取賢能而分别治理，這就是古人所稱道的賢能的州郡長官，寄希望於共同的治理。推行這種方法，時間已很久了，因爲臣等的緣故，就要改弦更張。分封樹立兒輩，失於求問民間疾苦，百姓的不幸，將怎樣治理。這是不可行的第四個原因。這一舉措，損失的太多，日夜深思，憂心忡忡。所以以赤誠之心上訴皇帝陳述事情來説明心意，不敢有浮華的言辭，否則等同故意做作一樣。伏請皇上天恩，原諒愚臣的忠誠，停

太宗覽表謂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翼朕子孫，長爲藩翰，傳之永久。而公等薄山河之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强公以土宇耶?"於是遂止。十二年，太宗幸其第，凡是親族，班賜有差。十六年，册拜司徒。

十七年，令圖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詔曰：

自古皇王，褒崇勳德，既勒銘於鍾鼎，又圖形於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紀其迹。司徒、趙國公無忌，故司空、揚州都督、河間元王孝恭，故司空、萊國成公如晦，故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師、鄭國文貞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申國公士廉，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瑀，故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褒忠壯公志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弘基，故尚書左僕射、蔣忠公通，故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鄖節公開山，故荆州都督、譙襄公柴紹，故荆州都督、邳襄公順德，洛州都督、鄖國公張亮，光禄大夫、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故左驍衛大將軍、郯襄公張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故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故户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光禄大夫、户部尚書、莒國公唐儉，光禄大夫、兵部尚書、英國公勣，故徐州都督、胡壯公秦叔寶等，或材推棟梁，謀猷經遠，綢繆帷

止已經發布的詔令，賜給性命之恩。

太宗讀過表奏對他們說："割地分封功臣，古今意義一樣，主旨是讓公的後代，輔助朕的子孫，長期作爲藩邦護衛，一直流傳到永久。而公等輕視山河一般的盟誓，説出不滿的言辭，朕又怎能强迫分封土地給諸公呢?"於是停止分封。十二年，太宗臨幸長孫無忌的住宅，凡是親戚宗族，分賜多少不等。十六年，册拜司徒。

十七年，令在凌煙閣上畫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的像，下詔説：

自古皇王，表揚推崇功臣，既在鐘鼎上鎸刻他們的名字，又用顔料畫出圖像。所以甘露的良佐，麟閣記載他們的美名；建武的功臣，雲臺記録他們的功績。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故司空、揚州都督、河間元王李孝恭，故司空、萊國成公杜如晦，故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師、鄭國文貞公魏徵，司空、梁國公房玄齡，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申國公高士廉，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敬德，特進、衛國公李靖，特進、宋國公蕭瑀，故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褒忠壯公段志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劉弘基，故尚書左僕射、蔣忠公屈突通，故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鄖節公殷開山，故荆州都督、譙襄公柴紹，故荆州都督、邳襄公長孫順德，洛州都督、鄖國公張亮，光禄大夫、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故左驍衛大將軍、郯襄公張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故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故户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光禄大夫、户部尚書、莒國公唐儉，光禄大夫、兵部尚書、英國公李勣，故徐州都督、胡壯公秦叔寶等，有的有棟梁之才，作長遠的謀劃，運籌帷幄，籌劃霸業；有的學問貫通經史，道德高尚，不隱瞞過失敢於直言勸諫，常有忠直之言；或者盡心竭力跟隨義旗，獻身於秦王府，一心表明氣節，身經百戰顯出奇功；有的受命於朝廷，開拓疆土，氣勢宏偉，王朝的政令遍及

帳，經綸霸圖；或學綜經籍，德範光茂，隱犯同致，忠讜日聞；或竭力義旗，委質藩邸，一心表節，百戰標奇；或受脤廟堂，闢土方面，重氛載廓，王略遐宣。并契闊屯夷，劬勞師旅，贊景業於草昧，翼淳化於隆平。茂績殊勛，冠冕列辟；昌言直道，牢籠搢紳。宜酌故實，弘茲令典，可并圖畫於凌煙閣。庶念功之懷，無謝於前載；旌賢之義，永貽於後昆。

遠方。都勤勞於艱難之時，辛苦於軍旅之中，在初創時幫助成就大業，在和平時輔佐推行教化。功勛卓著，身居高位；直言不諱，籠絡官宦。應根據先例，弘大憲章法令，可以一齊畫像於凌煙閣上。希望追念功臣的襟懷，不低於前代；表彰賢能的心意，永遠流傳於後代。

其年，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而限以非次，迴惑不決。御兩儀殿，群官盡出，獨留無忌及司空房玄齡、兵部尚書李勣，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憀。"因自投於床，抽佩刀欲自刺。無忌等驚懼，爭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太宗所欲，報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宜拜謝。"晉王因下拜。太宗謂無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論何如?"無忌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伏乞召問百僚，必無異辭。若不蹈舞同音，臣負陛下萬死。"於是建立遂定，因加授無忌太子太師。尋而太宗又欲立吴王恪，無忌密爭之，其事遂輟。

這一年，太子李承乾犯罪，太宗要立晉王爲太子，但限於位次，猶豫不決。皇帝來到兩儀殿，百官都出去了，僅留下長孫無忌和司空房玄齡、兵部尚書李勣，對他們說："我的三個兒子和一個弟弟，所作所爲是這樣，我心裏没有着落。"於是自己向床上撲去，抽出佩刀要自殺。長孫無忌等人非常驚恐，争着上前抱扶，取下佩刀授給晉王。長孫無忌等人問太宗想立誰，回答説："我要立晉王。"長孫無忌説："敬奉詔命。有不同意見的，臣請求斬殺。"太宗對晉王説："你舅舅答應立你，你應該拜謝。"晉王於是下拜。太宗對長孫無忌等人説："公等和我的意見一致，但不知輿論會怎樣?"長孫無忌説："晉王仁孝，天下人注目很長時間了。請求召見百官詢問，一定没有異議。如果不是同聲慶賀，就算臣欺騙陛下罪該萬死。"於是建立太子之事確定，因此加授長孫無忌太子太師。不久太宗又打算立吴王李恪，長孫無忌暗自争諫，這事於是停止。

太宗嘗謂無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論，攻朕得失。"無忌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絶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孝經》云：'將順其美。'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所愆失。"太宗曰："朕冀聞己過，公乃妄相諛悦。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爲鑒誡。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因

太宗曾經對長孫無忌等人説："朕聽説君主賢明則臣下正直，人苦於不能自知，公應該當面論諫，批評朕的得失。"長孫無忌奏説："陛下的文武功德，超過歷代，發號施令，順應萬物。《孝經》上説：'要順應其美善。'臣順應不暇，確實没見陛下有什麼過失。"太宗説："朕希望聽到自己的過失，公却妄言吹捧取悦於我。朕現在當面談公等的得失，作爲鑒戒。説的人没有罪過，聽的人自己改正。"於是看着長孫無忌説：

目無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啓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任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長；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言多利益；然其意上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十九年，太宗征高麗，令無忌攝侍中。還，無忌固辭師傅之位，優詔聽罷太子太師。二十一年，遥領揚州都督。二十三年，太宗疾篤，引無忌及中書令褚遂良二人受遺令輔政。太宗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爾輔政後，勿令讒毁之徒損害無忌。若如此者，爾則非復人臣。"

高宗即位，進拜太尉，兼揚州都督，知尚書及門下二省事并如故。無忌固辭知尚書省事，許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永徽二年，監修國史。高宗嘗謂公卿："朕開獻書之路，冀有意見可録，將擢用之。比者上疏雖多，而遂無可采者。"無忌對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於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開此路，猶冀時有讜言，如或杜絶，便恐下情不達。"帝曰："又

"善於迴避嫌疑，應對敏捷，這一點尋求古人，也没人能比得上你；但統兵作戰，不是你所擅長的事情。高士廉涉獵古今，聰明穎悟，面臨危難不改變氣節，做官也不私結朋黨；而所缺少的是鯁直規勸罷了。唐儉言辭漂亮流利，善解人意與人和睦，觥籌交錯，言語滔滔不絶；然事奉朕三十年，始終没有一句話談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情純正品行善良，自然没有大的過失；但性格實在怯懦，不太能承擔事務，遇到危急事情使用不得力。岑文本性情敦厚，寫文章是他所擅長的；但常引經據典論證其論點，當然不太符合現實情況。劉洎性格最爲堅貞，建議多有好的效益，而其意推尚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過失，也没有人能比得過。馬周遇事敏鋭，性格很堅貞正直，至於評論人和事，能公正行事，朕近來委任使用，多能稱心如意。褚遂良的學問有所增長，品行也堅貞正直，人很忠誠，對朕很親附，就像飛鳥依附於人，自當加以愛憐。"

十九年，太宗征討高麗，使長孫無忌代理侍中。返回，長孫無忌堅決辭讓師傅的職位，下褒美嘉獎的詔書聽任停止太子太師。二十一年，遥領揚州都督。二十三年，太宗病重，召見長孫無忌和中書令褚遂良兩個人接受遺令輔佐政事。太宗對褚遂良説："長孫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大多是這個人出的力。你輔政以後，不要讓進讒誹謗之徒傷害長孫無忌。如果出現這種情况，你就不再是臣子了。"

高宗即位，提拔長孫無忌做太尉，兼任揚州都督，像以前一樣主持尚書和門下二省事務。長孫無忌堅决辭去主持尚書省的事務，高宗允許，仍然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永徽二年，監修國史。高宗曾對公卿説："朕廣開上書進諫的路子，希望有意見可以采納，打算選擇采用。近來上書陳事的人雖然很多，但就是没有可以采納的。"長孫無忌回答説："陛下即位，政令與教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然没有遺漏欠缺。上書言事的大多見解淺薄，希望意外獲得成功，至於改善風俗教化的建議，的確没什麼可以聽取的。即使這樣仍要廣開此路，還是希望時常有正直的言

聞所在官司，猶自多有顔面。”無忌曰：“顔面阿私，自古不免。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於肆情曲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親戚，豈敢頓言絶無。”時無忌位當元舅，數進謀議，高宗無不優納之。明年，以旱上疏辭職，高宗頻降手詔敦喻，不許。五年，親幸無忌第，見其三子，并擢授朝散大夫。又命圖無忌形像，親爲畫贊以賜之。

論，如果杜絶這條路，恐怕下情不能上達。”皇帝説：“又聽説你所在的官署，仍然多有講情面的。”長孫無忌説：“講情面親近私情，自古不能避免。但聖上的教化漸漸深入人心，人心都向着皇帝您，至於大膽徇私情枉曲法典，確實没有這樣的事情。稍微講一點人情，恐怕陛下尚且也不能避免，何况臣下偏愛他的親戚，怎敢妄説絶對没有。”當時長孫無忌身居舅父的地位，屢次進獻計策，高宗無不大加采納。第二年，因旱災上疏辭職，高宗多次降手詔敦勸開導，不答應。五年，親自臨幸長孫無忌的宅第，見到他的三個兒子，都提拔爲朝散大夫。又命給長孫無忌畫像，親自爲畫像寫贊文賜給他。

六年，帝將立昭儀武氏爲皇后，無忌屢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悦其意。昭儀母楊氏復自詣無忌宅，屢加祈請。時禮部尚書許敬宗又屢申勸請，無忌嘗厲色折之。帝後又召無忌、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謂曰：“武昭儀有令德，朕欲立爲皇后，卿等以爲如何？”無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付托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帝竟不從無忌等言而立昭儀爲皇后。皇后以無忌先受重賞而不助己，心甚銜之。

六年，皇帝將要立昭儀武氏爲皇后，長孫無忌多次勸説不行，皇帝於是秘密派使臣賜給長孫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取悦於他。昭儀的母親楊氏又親自到長孫無忌的家裏，多次祈求。當時禮部尚書許敬宗又屢次勸説請求，長孫無忌曾厲色斥責。皇帝後來又召長孫無忌、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對他們説：“武昭儀有美德，朕想立她爲皇后，卿等認爲怎樣?”長孫無忌説：“自貞觀二十三年後，先皇帝將國事托付給褚遂良，望陛下問他可不可以。”皇帝到底不聽從長孫無忌等人的話而立昭儀爲皇后。皇后因長孫無忌先前受到重賞而不幫助自己，心中非常怨恨。

顯慶元年，無忌與史官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爲八十卷，表上之，無忌以監領功，賜物二千段，封其子潤爲金城縣子。

顯慶元年，長孫無忌和史官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著述武德、貞觀二朝史爲八十卷，寫表進上，長孫無忌因監領的功勞，賜物二千段，封他的兒子長孫潤爲金城縣子。

四年，中書令許敬宗遣人上封事，稱監察御史李巢與無忌交通謀反，帝令敬宗與侍中辛茂將鞫之。敬宗奏言無忌謀反有端，帝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頻有惡事。高陽公主與朕同氣，往年遂與房遺愛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慚見萬姓。”敬宗曰：“房遺愛乳臭兒，與女子謀反，豈得成事。且無忌與先朝謀

四年，中書令許敬宗派人上密封的奏章，聲稱監察御史李巢和長孫無忌勾結謀反，皇帝令許敬宗和侍中辛茂將審訊。許敬宗上奏説長孫無忌謀反有緣由，皇帝説：“我家不幸，親戚中多次發生這類惡事。高陽公主和朕血脉相連，往年就和房遺愛謀反，如今阿舅又起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愧見百姓。”許敬宗説：“房遺愛是乳臭兒，和女人一起謀反，怎能成事。而長孫無忌却是和先皇帝謀取天下的重臣，衆人佩服他的智慧，任

取天下，衆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謂威能服物，智能動衆。臣恐無忌知事露，即爲急計，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爲宗廟深憂。誠願陛下斷之，不日即收捕，準法破家。”帝泣曰：“我决不忍處分與罪，後代良史道我不能和其親戚，使至於此。”敬宗曰：“漢文帝漢室明主，薄昭即是帝舅，從代來日，亦有大勛，與無忌不別。於後惟坐殺人，文帝惜國之法，令朝臣喪服就宅哭而殺之，良史不以爲失。今無忌忘先朝之大德，捨陛下之至親，聽受邪謀，遂懷悖逆，意在塗炭生靈。若比薄昭罪惡，未可同年而語，案諸刑典，合誅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大機之事，間不容髮，若少遲延，恐即生變，惟請早决！”帝竟不親問無忌謀反所由，惟聽敬宗誣構之説，遂去其官爵，流黔州，仍遣使發次州府兵援送至流所。其子秘書監、駙馬都尉冲等并除名，流於嶺外。

宰相三十年，百姓畏懼他的威力，可説是威力能降服群物，智慧能鼓動衆人。臣害怕長孫無忌知道事情敗露，立刻采取緊急措施，振臂一呼，號令同黨，必定成爲國家的重大憂患。真誠希望陛下决斷，不日就收捕，依準法律滅除其家。”皇帝哭泣着説：“我决不忍心處分治罪，後代良史説我不能同親戚和睦相處，使事情到了這種地步。”許敬宗説：“漢文帝是漢朝的明主，薄昭就是皇帝的舅舅，跟隨代王來京城的時候，也有大功，和長孫無忌没有差別。到後來衹是因殺人獲罪，漢文帝愛惜國家法令，命朝臣身穿喪服到他家哭吊後殺了他，良史不認爲是過失。如今長孫無忌忘記先皇帝的大恩大德，拋捨像陛下這樣最親的人，聽從并接受邪惡的陰謀，於是懷有反叛之心，意在塗炭生靈。如果比起薄昭的罪惡，不可同年而語，依照刑法，應當誅滅五族。臣聽説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關係存亡的大事，嚴重得像縫隙中容不下一根頭髮，如果稍有拖延，恐怕即刻生變，衹求早做决斷！”皇帝竟然不親自審問長孫無忌謀反的原因，衹聽許敬宗的誣陷之辭，就除去他的官爵，流放黔州，還派遣使者發派州府兵援送到流放的地方。他的兒子秘書監、駙馬都尉長孫冲等一并除名爲民，流放到嶺外。

敬宗尋與吏部尚書李義府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無忌反狀，公瑜逼令自縊而死，籍没其家。無忌既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至今哀之。上元元年，優詔追復無忌官爵，特令無忌孫延主齊獻公之祀。

許敬宗不久和吏部尚書李義府派遣大理正袁公瑜到黔州重新審問長孫無忌謀反的情况，袁公瑜逼迫他自縊而死，抄没他家。長孫無忌既有大功，却死於非罪，天下人至今哀憐他。上元元年，下褒美嘉獎的詔書恢復長孫無忌的官爵，特令長孫無忌的孫子長孫延主持齊獻公的祭祀。

無忌從父兄安世，仕王世充，署爲内史令，東都平，死於獄中。安世子祥，以文德皇后近屬，累除刑部尚書，坐與無忌通書見殺。

長孫無忌的堂兄長孫安世，在王世充手下做官，任内史令，東都平定，死在獄中。長孫安世的兒子長孫祥，因是文德皇后的近親，多次授任後任刑部尚書，因和長孫無忌通信獲罪被殺。

史臣曰：士廉才望素高，操秉無玷，保君臣終始之義，爲子孫襲繼之謀。社稷之臣，功亦隆矣；獎遇之恩，賞亦厚矣。及子真行，手刃其子，何凶忍也，若是積慶之道，不其

史臣曰：高士廉才德聲望向來很高，道德品行没有缺點，能保持君臣善始善終的大義，作好了子孫承襲的謀劃。身爲國家的重臣，功績也隆厚了；受到皇上獎遇之恩，賞識也厚重了。到了兒子高真行，親手殺了自己的兒子，何等殘忍，

惑哉！無忌戚里右族，英冠人傑，定立儲闈，力安社稷，勛庸茂著，終始不渝。及黜廢中宮，竟不阿旨，報先帝之顧托，爲敬宗之誣構。嗟乎！忠信獲罪，今古不免，無名受戮，族滅何辜。主暗臣奸，足貽後代。

像這樣的積善之道，不讓人疑惑嗎！長孫無忌是親戚中的大族，才智出衆人中英傑，確定太子，努力安穩國家，功勛卓著，始終不渝。等到廢除皇后，始終不阿諛奉旨，報答先帝的重托，被許敬宗所誣陷。嗟乎！忠信之人被治罪，古今不能避免，無罪被殺，無辜滅族。君主昏暗臣下奸佞，遺患後世。

贊曰：嚴嚴申公，功名始終。文皇題品，信謂酌中。趙公右戚，兩朝宣力。功成不去，竟逢鬼蜮。

贊曰：威嚴莊重的申國公，功名善始善終。文皇帝題寫的贊語，確實恰當。趙國公是豪門外戚，在兩朝盡力。功成不退，終於遭受壞人的陷害。

舊唐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十六

房玄齡（子）遺直 遺愛　杜如晦（弟）楚客（叔）淹

房玄齡　房遺直　房遺愛

房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人。曾祖翼，後魏鎮遠將軍、宋安郡守，襲壯武伯。祖熊，字子，釋褐州主簿。父彥謙，好學，通涉《五經》，隋涇陽令，《隋書》有傳。

房喬，字玄齡，是齊州臨淄人。曾祖房翼，在後魏任鎮遠將軍、宋安郡守，承襲壯武伯。祖父房熊，字子，開始做官時任州主簿。父親房彥謙，好學習，精通《五經》，在隋朝任涇陽令，《隋書》中有傳。

玄齡幼聰敏，博覽經史，工草隸，善屬文。嘗從其父至京師，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玄齡乃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爲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傾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内相誅夷，不足保全家國。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而異之。年十八，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稱知人，見之深相嗟挹，謂裴矩曰："僕閲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睹其聳壑凌霄耳。"父病綿歷十旬，玄齡盡心藥膳，未嘗解衣交睫。父終，酌飲不入口者五日。後補隰城尉。

房玄齡幼年時聰明機敏，博覽經史，草書隸書寫得很好，擅長作文章。曾經跟隨他父親來到京城，當時天下安寧平静，商討時政的人都認爲國運將永世無窮，房玄齡却避開身邊的人告訴父親説："隋朝的皇帝本無功德，祇是欺騙迷惑百姓，不爲後代做長遠打算，把嫡庶關係搞亂，使他們互相傾軋争奪，太子藩王，競相崇尚淫靡侈奢的生活，最終必然是内部相互殘殺，不能保全家國。現在雖然太平無事，但國家滅亡已翹足可待。"房彥謙感到吃驚進而認爲兒子有奇異之才。房玄齡十八歲時，本州推薦他爲進士，授任羽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一向以知人著稱，見到房玄齡後很是贊許，對裴矩説："我鑒識的人多了，還没有見過像這樣的年輕人。此人將來必成大器，衹遺憾我不能親眼看到他出人頭地那一天了。"父親一連病了一百天，房玄齡盡心侍候藥物膳食，一百多天來不曾脱衣睡覺。父親去世後，五天不吃不喝。後來補授隰城尉。

會義旗入關，太宗徇地渭北，玄齡杖策謁於軍門，温彥博又薦焉。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玄齡既遇知己，罄竭心力，

適逢義軍入關，太宗攻取渭北，房玄齡手拄拐杖來到軍門外拜見，温彥博又推薦了他。太宗一見房玄齡，就如同老相識一樣，任用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房玄齡遇到了知己，竭心盡力，

知無不爲。賊寇每平，衆人競求珍玩，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

既而隱太子見太宗勛德尤盛，轉生猜間。太宗嘗至隱太子所食，中毒而歸，府中震駭，計無所出。玄齡因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禍機將發，天下恟恟，人懷異志。變端一作，大亂必興，非直禍及府朝，正恐傾危社稷。此之際會，安可不深思也！僕有愚計，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寧區夏，内安宗社，申孝養之禮。古人有云，'爲國者不顧小節'，此之謂歟。孰若家國淪亡，身名俱滅乎？"無忌曰："久懷此謀，未敢披露，公今所説，深會宿心。"無忌乃入白之。太宗召玄齡謂曰："阽危之兆，其迹已見，將若之何？"對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大王功蓋天地，事鍾壓紐，神贊所在，匪藉人謀。"因與府屬杜如晦同心戮力。仍隨府遷授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又以本職兼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加文學館學士。玄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稿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爲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隱太子以玄齡、如晦爲太宗所親禮，甚惡之，譖之於高祖，由是與如晦并被驅斥。

知無不爲。每次平定了賊寇，衆人都争着求取珍寶玩物，惟獨房玄齡先收攬人才，招入幕府任職。如果有謀臣猛將，就和他們私下結交，使這些人能够竭盡全力效命。

不久隱太子看到太宗功勛品德特别顯盛，轉而產生猜疑隔閡。太宗曾經到隱太子的住所吃飯，中了毒回去後，秦王府中的人都很震懼，不知道該怎麽辦。房玄齡因此對長孫無忌説："現在隔閡已經形成，禍患一觸即發，天下紛擾不安，人人各懷異心。變亂一旦發作，大亂必定興起，不但會禍及秦王府，恐怕要危及國家。在這種情况下，怎麽可以不深思啊！我有一條不太高明的計策，我們不如遵照周公的做法，這樣對外可以安寧天下，對内可以安穩社稷，對父母還可以盡做兒子的孝心。古人有這樣的説法，'爲國家的人不顧及小節'，説的就是這種情况吧。這樣做與家國淪亡，身敗名裂相比哪一個好呢？"長孫無忌説："我早就有這種想法，不敢披露，您今天所説的，和我的想法不謀而合。"長孫無忌於是進府告知太宗。太宗召見房玄齡對他説："危險的兆頭，其迹象已能看見，該怎麽辦呢？"房玄齡回答説："國家遭受危難，今古有何不同？不是聖明之人，不能安撫天下。大王您功蓋天地，所做所爲適應做天子的徵兆，有神的贊助，并非憑藉人的謀劃。"於是和府中屬僚杜如晦同心協力。還隨府升任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又以本職兼任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加文學館學士。房玄齡在秦府十多年，常常主持管記，每有軍書奏表，頃刻之間便能寫成，文辭簡練道理充分，從不擬草稿。高祖曾經對侍臣説："這人很懂事理，足以委托重任。每次爲我兒陳述事情，必合人心，雖然人在千里之外，就好像面對面談話一樣。"隱太子因爲房玄齡、杜如晦被太宗所親近禮遇，非常憎恨他們，在高祖面前誣陷他們，因此和杜如晦一同被驅逐貶出秦府。

隱太子將有變也，太宗令長孫無忌召玄齡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潛引入閤計事。及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右庶子，賜絹五千匹。貞觀元年，代

隱太子將要發動變亂，太宗派長孫無忌召回房玄齡和杜如晦，叫他們穿上道士的衣服，偷偷地被帶進府中商議大事。等到太宗做了皇太子，提拔房玄齡爲太子右庶子，賜絹五千匹。貞觀元

蕭瑀爲中書令。論功行賞，以玄齡及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爲第一，進爵邢國公，賜實封千三百户。太宗因謂諸功臣曰："朕叙公等勛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許自言。"皇從父淮安王神通進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吏，功居第一，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得兵來，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没。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勛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踪推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功臣同賞耳。"初，將軍丘師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畫地，及見神通理屈，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行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

年，替代蕭瑀任中書令。論功行賞，把房玄齡和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列爲第一，進封爵位邢國公，賜實際封户一千三百户。太宗因而告訴各位功臣説："朕按照你們的功勛業績估量决定封邑，害怕不能完全恰當，允許各人發表自己的意見。"皇上的堂叔父淮安王李神通進言説："義旗剛剛樹起之時，我先率兵響應。如今房玄齡、杜如晦等辦理文書的小吏，却功居第一，臣私下不服。"皇上説："義旗初起之時，人人都有響應之心。叔父雖率兵前來，但不曾親自衝鋒陷陣。山東没有平定之時，您被委派負責征討，竇建德向南侵犯，您全軍覆没。等到劉黑闥反叛，叔父您望風而敗。如今計功行賞，房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創立國家的功勞。所以漢朝的蕭何，雖然没有戰功，却能指揮謀劃，因此能功居第一。叔父是皇族至親，我的確没有什麽可吝惜的，但是不能因爲私情，隨便和功臣進行一樣的賞賜。"起初，將軍丘師利等都自恃有功，有的揎袖指天，用手畫地，等看到李神通理屈詞窮，各自互相告知説："陛下以最公正的心行賞，不偏愛他的親戚，我們怎麽可以亂提要求呢？"

三年，拜太子少師，固讓不受，攝太子詹事，兼禮部尚書。明年，代長孫無忌爲尚書左僕射，改封魏國公，監修國史。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己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無隔卑賤。論者稱爲良相焉。或時以事被譴，則累日朝堂，稽顙請罪，悚懼踧踖，若無所容。九年，護高祖山陵制度，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與司空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并代襲刺史，以本官爲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事竟不行。

貞觀三年，任命房玄齡爲太子少師，他堅决辭讓不接受，代理太子詹事，兼任禮部尚書。第二年，代替長孫無忌爲尚書左僕射，改封魏國公，監修國史。奉命總領百官之職後，日夜操勞，盡心竭力，不想使一件事有失誤。看到别人有優點，就好像自己也有一樣。精明通達政務，整治獄訟文書，審定法令，追求寬平。選取人才時不求全責備，不以自己的長處來衡量事物，按才能的大小收録任用人才，不分高低貴賤。評論時政的人都稱他爲良相。有時因事遭到責備，就接連幾日到朝堂，叩頭請罪，恐懼不安，好像無處容身。貞觀九年，監督高祖陵墓的修造，因功加封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房玄齡和司空長孫無忌等十四人一同封任世襲刺史，以本官任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事情最終没有實行。

十三年，加太子少師，玄齡頻表請解僕射，詔報曰："夫選賢之義，

十三年，加太子少師，房玄齡多次上表請求解除僕射之職，下詔答覆説："選用賢能之義，

無私爲本；奉上之道，當仁是貴。列代所以弘風，通賢所以協德。公忠肅恭懿，明允篤誠。草昧霸圖，綢繆帝道。儀刑黄閣，庶政惟和；輔翼春宫，望實斯著。而忘彼大體，徇兹小節，雖恭教諭之職，乃辭機衡之務，豈所謂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玄齡遂以本官就職。時皇太子將行拜禮，備儀以待之，玄齡深自卑損，不敢修謁，遂歸於家。有識者莫不重其崇讓。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爲韓王妃，男遺愛尚高陽公主，實顯貴之極，頻表辭位，優詔不許。十六年，又與士廉等同撰《文思博要》成，錫賚甚優。進拜司空，仍綜朝政，依舊監修國史。玄齡抗表陳讓，太宗遣使謂之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鑒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踪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玄齡遂止。

以無私爲本；尊奉君上之道，以仁政爲貴。所以歷代都弘揚這種精神，賢能之士侍奉君主都能同心同德。您忠誠恭敬而善良，爲人光明磊落誠實可信。參預草創霸業，預先謀劃帝道。他所在的宰相官署成爲衆官署的楷模，能協調各種政務；輔佐東宫，名望實在顯著。如今却忘記了大體，曲徇於小節，雖然奉行了教育開導的職責，但却要辭掉國家的機要重務，難道這就是輔助我，共同安定四海的做法嗎?”房玄齡於是以本官就職。當時皇太子將行叩拜禮，準備了儀式等待他，房玄齡十分謙卑，不敢接受謁見，於是回到家中。有識之士無不推重他崇尚禮讓的品德。房玄齡自認爲任宰相十五年，女兒爲韓王妃，兒子房遺愛娶了高陽公主爲妻，實在是顯貴之極，屢次上表要求辭去相位，下詔鼓勵他但不同意他辭職。貞觀十六年，又和高士廉等人共同完成《文思博要》的撰寫工作，賞賜非常優厚。進升司空，仍然總理朝政，依舊監修國史。房玄齡上表直言辭讓，太宗派遣使者對他説：“昔日張良推讓官位，竇融辭去榮耀，是害怕自己驕傲自滿，知道進取也能退讓，懂得自止自足的道理，前代贊美他們。公也要向這些先哲看齊，實在值得表彰。然而國家長期以來讓你做宰相，忽然之間没有了良相，好像人失去了兩隻手。公如果精力不衰，不要再這樣辭讓。”房玄齡於是停止。

十七年，與司徒長孫無忌等圖形於凌煙閣，贊曰：“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高宗居春宫，加玄齡太子太傅，仍知門下省事，監修國史如故。尋以撰高祖、太宗《實録》成，降璽書褒美，賜物一千五百段。其年，玄齡丁繼母憂去職，特敕賜以昭陵葬地。未幾，起復本官。太宗親征遼東，命玄齡京城留守，手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矣。”軍戎器械，戰士糧廪，并委令處分發遣。玄齡屢上言敵不可輕，尤宜誡慎。尋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晋書》，於是奏取太子左

十七年，房玄齡和司徒長孫無忌等人的像被畫在凌煙閣上，贊道：“能文有才，思想深邃，爲官有節操，侍奉君上無私忘我。”高宗在東宫時，加房玄齡太子太傅，仍主持門下省事務，依舊監修國史。不久因撰成《高祖實録》、《太宗實録》，下詔書贊美，賜雜帛一千五百段。這一年，房玄齡爲繼母守喪離職，特下敕令賜給昭陵墓地。不久，喪期未滿就應詔恢復原職。太宗親自出征遼東，命令房玄齡爲京城留守，親筆下詔説：“公如果能擔當起像當年蕭何一樣的重任，朕就没有西顧之憂了。”軍隊的兵器，戰士的軍糧，都委任他辦理運送。房玄齡屢次上書提醒太宗不可輕敵，應該高度謹慎。不久和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新撰寫《晋書》，於是上奏請求抽取

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 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 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録，以臧榮緒《晋書》爲主，參考諸家，甚爲詳洽。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爲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爲學者所譏。唯李淳風深明星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最可觀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詔藏于秘府，頒賜加級各有差。

玄齡嘗因微譴歸第，黄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君爲元首，臣號股肱，龍躍雲興，不嘯而集，苟有時來，千年朝暮。陛下昔在布衣，心懷拯溺，手提輕劍，仗義而起。平諸寇亂，皆自神功，文經之助，頗由輔翼。爲臣之勤，玄齡爲最。昔吕望之扶周武，伊尹之佐成湯，蕭何 關中，王導 江外，方之於斯，可以爲匹。且武德初策名伏事，忠勤恭孝，衆所同歸。而前宫、海陵，憑凶恃亂，干時事主，人不自安，居累卵之危，有倒懸之急，命視一刻，身縻寸景，玄齡之心，終始無變。及九年之際，機臨事迫，身被斥逐，闕於謨謀，猶服道士之衣，與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於臣節，自無所負。及貞觀之始，萬物惟新，甄吏事君，物論推與，而勳庸無比，委質惟舊。自非罪狀無赦，搢紳同尤，不可以一犯一愆，輕示遐棄。陛下必矜玄齡齒髮，薄其所爲，古者有諷諭大臣遣其致仕，自可在後，式遵前事，退之以禮，不失善聲。今數十年勳舊，以一事而斥逐，在外云云，以爲非是。夫天子重大臣則人盡

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 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 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工撰寫，以臧榮緒的《晋書》爲主，參考其他各家的史書，所撰寫《晋書》很是完備。然而史官大多是些文學之士，喜歡采用荒謬怪異的瑣碎故事，以增加新奇的傳聞；再加上評論之語多用華麗美艷的辭句，不求樸實，因此很受學者的譏諷。祇有李淳風非常精通星象曆法，善於寫作，所修撰的《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最值得閲覽采用。太宗親自撰寫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人的論贊，因此總題爲御撰。到貞觀二十年，書修成，共一百三十卷，下詔藏在秘府，給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獎賞和加級。

房玄齡曾經因爲輕微的錯誤被責譴回家，黄門侍郎褚遂良上疏説："君主是國家的元首，大臣號稱是君主的左膀右臂，龍一躍雲必然興起，不用呼嘯就會聚集，假如時機到來，上千年的時光也衹像早晚之間一樣短暫。陛下昔日爲平民之時，心懷着拯救百姓的願望，手提輕劍，爲了大義而起兵。平定各處賊寇叛亂，都是陛下您的神功，然而你的經世之才，很多是由於輔佐協助而成。就臣下的勤勉而論，房玄齡應爲第一。昔日吕望扶助周武王，伊尹輔佐成湯王，蕭何在關中，王導在江外，房玄齡的功勞和他們相比較，完全可以匹敵。况且武德初年任職效力，勤懇忠孝，衆人共同贊許。然而前東宫太子李建成、齊王 李元吉，憑藉凶徒依仗亂黨，干犯時政媚事君主，人人不能自安，處境危如累卵，處境急如倒懸，生死就在一刻之間，身敗名裂就現眼前，房玄齡的心，始終不變。到武德九年的時候，危機臨頭事情緊迫，房玄齡自身被貶斥逐退，無法出謀劃策，還是想方設法穿着道士衣服進入府中，和文德皇后一起同心協助，他作爲臣子，對陛下無所辜負。等到貞觀初年，萬物更新，房玄齡鑒别官吏事奉君主，受到輿論的推重贊譽，功勞無與倫比，始終恭敬侍奉依舊。如果不是罪狀不可赦免，士大夫共同怨恨，不能因爲一次錯誤一個過失，而輕易疏遠拋棄。陛下一定要憐惜房

其力，輕去就則物不自安。臣以庸薄，忝預左右，敢冒天威，以申管見。”

玄齡已經年老，減輕他的負擔，古時有委婉勸說大臣讓他退休的做法，後來者自然可以，遵循前代事例，以禮辭退他，使他不失去美善的名聲。如今幾十年的功勛舊臣，因一件事而貶斥逐退，外面會有議論，認爲這樣做不對。天子尊重大臣那麼臣子纔會竭盡效力，隨便摒退那麼就會使人不自安。臣庸俗薄陋之才，愧爲左右近臣，大膽冒犯天威，來申明一管之見。”

二十一年，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爲當時準的如此。

二十一年，太宗臨幸翠微宮，任命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房玄齡當時在京城留守，恰巧有從京城來的人，太宗問那人說：“房玄齡聽說李緯被任命爲尚書有什麼看法？”回答說：“房玄齡衹說李緯的髯鬚好，再沒有其他的話。”太宗立即改授李緯爲洛州刺史，他的話就像這樣被當時作爲評價人的準則。

二十二年，駕幸玉華宮，時玄齡舊疾發，詔令卧總留臺。及漸篤，追赴宮所，乘擔輿入殿，將至御座乃下。太宗對之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能自勝。敕遣名醫救療，尚食每日供御膳。若微得減損，太宗即喜見顔色；如聞增劇，便爲改容凄愴。玄齡因謂諸子曰：“吾自度危篤，而恩澤轉深，若孤負聖君，則死有餘責。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不止，方爲國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顔；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曰：

二十二年，皇上臨幸玉華宮，這時房玄齡舊病復發，下詔命他卧床總領留守事務。等漸漸病勢加重，催促他趕到玉華宮，乘坐擔輿進殿，快到御座跟前纔下來。太宗看着他流淚，房玄齡也感動哽咽不能自制。敕令派名醫救治，尚食每天供奉御膳。如果病情稍有減輕，太宗便喜形於色；如果聽說加劇，便臉色凄愴。房玄齡因此對諸子說：“我自己感覺已生命垂危，而皇上的恩德却轉而更深，如果辜負聖君，就會死有餘責。當今天下太平，萬事得當，惟有東討高麗沒有停止，這正是國家的憂患。主上含着怒氣而做出的決定，臣下不敢犯顔勸諫；我知道它的害處却不說，就會含恨入地。”於是上表勸諫說：

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屆，洎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今古，爲中國患害者，無如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以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换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

臣聽說兵器忌諱常用，打仗貴在不戰而勝。當今聖上的教化所及，不論多遠都已達到，自古以來不對中原稱臣的，陛下都能使其稱臣；無法制服的，陛下都能將其制服。詳觀今古，作爲中原的禍害，沒有超過突厥的。陛下能運用神妙的計策，不用走出宮殿朝堂，就使大小可汗，相繼投降歸順，使其充當警衛，執戟在行伍之中。後來薛延陀氣勢囂張，很快就被討平消滅，鐵勒諸部仰慕德義，請求在他們境内設置州縣，沙漠以北，方圓萬里沒有戰事。至於高昌國在沙漠

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弒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月，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崤陵之枯骨，比功較德，萬倍前王。此聖心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睹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辭窮班、馬。文鋒既振，則管磬自諧；輕翰暫飛，則花花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群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訴斯絶。好生之德，焚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粱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乘吮思摩之瘡，登堂臨魏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填道之薪，則精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憒，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爲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爲陛下惜之者，蓋

地區叛亂鬧事，吐谷渾在積石猶疑觀望，衹需出動偏師征伐，就全被掃平了。高麗歷代逃脱誅伐，没人能够征服。陛下譴責其叛逆作亂，殺害國君虐待百姓，親自總領大軍，到遼、碣地區問罪。不到十天，就攻克了遼東，前後俘虜，以數十萬計，分到各州安置，没有哪裏不滿額的。洗刷了歷代的耻辱，掩埋慰藉了崤陵地區陣亡將士的枯骨，比較功德，是前代帝王的萬倍。這些陛下自己都很清楚，微臣不敢細説。况且陛下仁慈之風遍及四海，孝敬之德齊於高天。看到夷狄將要滅亡，就估計到要幾年的時間；授予將帥管轄指揮大權，在萬里之外决定機宜。扳着指頭等待驛使到達，看着日影期望書信送來，符命相應如神明一樣，謀算萬無一失。從行伍之中提拔將領，從平凡人中選用官吏。遠夷的信使，見一面就不會忘記；小臣的姓名，從没有問過第二次。射箭可以穿透七層鎧甲的葉片，拉弓可以拉滿六鈞的硬弓。加上留心學習古代典籍，注意揣摩文章妙趣，書法超過鍾繇、張芝，文采勝過班固、司馬相如。提筆作詩，音律自然和諧；飛毫潑墨，筆下即刻生花。用仁慈安撫百姓，用禮節對待群臣。細微的好事也給予褒獎，施刑法力求寬大。逆耳的勸諫一定聽取，詆毁的讒言一律杜絶。愛惜生靈，於是命令焚毁在江湖上捕魚的設施；痛恨殺生，於是命令不許在屠宰場揮刀。鳧鶴也能承受稻粱喂養的恩惠，犬馬享受到帷幔遮蓋的恩典。降尊屈身爲李思摩吮吸箭傷，來到靈堂哭悼魏徵的靈柩。爲戰死的士卒痛哭，哀痛感動了六軍；背負填鋪道路的柴薪，真情感動了天地。重視黎民百姓的生命，對老百姓的官司特别盡心。臣心中昏憒，哪配論陛下功勛的深遠，談天德的高大呀！陛下兼有衆多的美德，無不具備，微臣深爲陛下珍惜它重視它，愛護它寶貴它。《周易》上説："知道前進而不知道後退，知道生存而不知道滅亡，知道取得而不知道喪失。"又説："知道

此謂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闊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决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行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冤痛也！且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爲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爲愧。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内爲舊王雪耻，外爲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誡，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旦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岳。謹罄殘魂餘息，預代結草之誠。儻蒙録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

進退存亡，而又不失正當分寸的，衹有聖人吧！"由此説來，進中有退的含義，存中有亡的契機，得中有失的道理，老臣爲陛下惋惜的原因，説的就是這個。老子説："知道滿足就不會受辱，知道止步就不會有危險。"臣認爲陛下的威名功德，也可以滿足了；擴大國土開闢疆域，也可以停止了。那個高麗國，是邊遠地方低賤的族類，不值得用仁義對待它，不可能以正常禮義來要求他。自古以來把它們當作魚鱉畜養，對待它們應該寬緩簡略。如果一定要滅絶其種類，恐怕他們會像野獸走投無路時那樣會反撲。況且陛下每次處决死囚，一定命令三番五次的奏報審議，吃素食、停止音樂的原因，就是因爲人命重大，感動了陛下的仁慈之心。何況現在士兵們没有一點過錯，被無故驅趕到戰陣之中，委命於鋒利的刀刃之下，使他們肝腦塗地，魂魄找不到歸宿，讓他們的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着靈車掩面哭泣，懷抱枯骨而傷心動情，這樣足以使陰陽發生異常變動，動摇和損傷天地間的諧和之氣，實在是天下的冤屈和悲痛啊！況且兵器是凶器，戰爭是危險的事情，不得已纔使用它。假使當初高麗違背了做臣子的禮節，陛下誅滅它是可以的；侵害擾亂了百姓，陛下消滅它是可以的；它長期成爲中國的禍患，陛下除掉它是可以的。三條中衹要有一條，即使每天損失一萬人，也不必感到慚愧。現在没有這三條，損耗中原國力，内爲他們的舊主雪耻，外爲新羅報仇，難道不是得到的太小，損失的太大了嗎？希望陛下遵守皇祖老子知止知足的告誡，用以保持萬代崇高的名聲。廣施盛大的恩惠，降下寬大的詔令，順應温和的春光布恩澤於天下，允許高麗改過自新，焚燒掉能越過波浪的戰船，停止應募的兵衆，中外自然慶幸，就會使遠邦恭敬國内安寧。臣是個年老多病的三公閑職人物，不久就要死了，遺憾的是對國家没有一點像灰塵露水一樣的貢獻，來給大海和山岳一樣的國家稍

微作點增補。謹竭盡殘存的精力和剩餘的氣息，預先代替結草報恩的誠心。倘若能聽取這臨終之言，即使臣死了也將是不朽的。

太宗見表，謂玄齡子婦高陽公主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家。"

太宗見到奏表，對房玄齡的兒媳婦高陽公主說："這人衰竭成這樣，還能憂慮我們的國家。"

後疾增劇，遂鑿苑墻開門，累遣中使候問。上又親臨，握手敘别，悲不自勝。皇太子亦就之與之訣。即目授其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中散大夫，使及目前見其通顯。尋薨，年七十。廢朝三日，册贈太尉、并州都督，謚曰文昭，給東園秘器，陪葬昭陵。玄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古今聖賢家誡，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尚，汝宜師之。"高宗嗣位，詔配享太宗廟庭。

後來病情加重，於是鑿穿苑墻開一扇門，多次派遣宦官問候病情，皇上又親自前去，握着他的手話别，悲痛不能自制。皇太子也前去和他訣别。當時就以目光示意授任他兒子房遺愛爲右衛中郎將，房遺則爲中散大夫，使他在世時看到兒子顯達。不久去世，終年七十歲。停止朝會三天，册贈太尉、并州都督，謚號文昭，供給東園秘器，陪葬昭陵。房玄齡曾經告誡諸子不要驕奢沉溺，一定不能用地位聲望去欺凌人，所以收集古今聖人賢士的家訓，書寫在屏風上，讓他們各取一件，對他們說："如果能對此用心留意，可以保全自身成就功名。"又說："袁家幾代忠誠守節，是我所崇尚的，你們應該當做楷模效法。"高宗繼承皇位，下詔配享太宗廟庭。

子遺直嗣，永徽初爲禮部尚書、汴州刺史。次子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騎常侍。初，主有寵於太宗，故遺愛特承恩遇，與諸主婿禮秩絶異。主既驕恣，謀黜遺直而奪其封爵，永徽中誣告遺直無禮於己。高宗令長孫無忌鞫其事，因得公主與遺愛謀反之狀。遺愛伏誅，公主賜自盡，諸子配流嶺表。遺直以父功特宥之，除名爲庶人。停玄齡配享。

兒子房遺直繼嗣，永徽初年任禮部尚書、汴州刺史。第二個兒子房遺愛，娶太宗的女兒高陽公主爲妻，官拜駙馬都尉，官做到太府卿、散騎常侍。當初，公主受太宗寵愛，所以房遺愛特别蒙受恩遇，和各公主夫婿的禮秩絶對不同。後來公主驕横放肆，謀劃罷黜房遺直奪去他的封爵，永徽年間誣告房遺直對自己無禮。高宗令長孫無忌審問這事，由此得知公主和房遺愛謀反的情狀。房遺愛被處以死刑，公主賜以自盡，諸子發配流放到嶺表。房遺直因父親的功勞而受特赦，除名爲平民。停止房玄齡的配享地位。

杜如晦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曾祖皎，周贈開府儀同大將軍、遂州刺史。祖徽，周河内太守。祖果，周温州刺史，入隋，工部尚書、義興公，《周書》有傳。父吒，隋昌州長史。

杜如晦，字克明，是京兆杜陵人。曾祖杜皎，周朝追贈開府儀同大將軍、遂州刺史。祖杜徽，在周朝任河内太守。祖杜果，在周朝任温州刺史，進入隋朝，任工部尚書、義興公，《周書》中有傳。父杜吒，在隋朝任昌州長史。

如晦少聰悟，好談文史。隋大

杜如晦年少時聰明穎悟，喜好談論文史。隋

業中以常調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顧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爲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今欲俯就卑職，爲須少祿俸耳。"遂補滏陽尉，尋棄官而歸。

太宗平京城，引爲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大驚曰："爾不言，幾失此人矣！"遂奏爲府屬。後從征薛仁杲、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嘗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爲時輩所服。累遷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食邑三百户。尋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以爲從事中郎，畫象於丹青者十有八人，而如晦爲冠首，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其見重如此。

隱太子深忌之，謂齊王元吉曰："秦王府中所可憚者，唯杜如晦與房玄齡耳。"因譖之於高祖，乃與玄齡同被斥逐。後又潛入畫策，及事捷，與房玄齡功等，擢拜太子左庶子，俄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賜實封千三百户。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仍總監東宫兵馬事，號爲稱職。三年，代長孫無忌爲尚書右僕射，仍知選事，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代之譽，談良相者，至今稱房、杜焉。如晦以高孝基有知人之鑒，爲其樹神道碑以紀其德。

其年冬，遇疾，表請解職，許

朝大業年間以常調參加選拔，吏部侍郎高孝基很器重他，看着他説："公有應變之才，應當做棟梁使用，希望保持美德。現在要委屈你就任卑低的職位，是需要少許俸禄罷了。"於是補滏陽尉，不久辭官回家。

太宗平定了京城，引用爲秦王府兵曹參軍，不久升任陝州總管府長史。當時府中有許多英才，這些人中被外遷的很多，太宗很憂慮。記室房玄齡説："府中僚佐離開的雖然多，都不可惜。杜如晦聰明能洞達事理，是輔佐帝王的人才。如果大王您衹想做一個藩王，他就没有什麽用處；大王如果想要謀取天下，非此人不可。"太宗大驚説："你不説，幾乎失去此人了！"於是奏薦用做府中僚屬。後來跟隨太宗征伐薛仁杲、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在帷幄之中參預謀劃。當時軍隊國家事務龐多，杜如晦處理決斷如流，很被同輩佩服。多次升任後爲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食邑三百户。不久以本官兼任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立後，讓他做從事中郎，像被畫在凌煙閣上的有十八個人，而杜如晦是首位，叫文學褚亮給他寫贊説："杜建平有文才，功業卓著。赤膽忠心履行大義，成就了事業名揚四海。"他就是如此被看重。

隱太子很害怕他，對齊王李元吉説："秦王府中值得害怕的，衹有杜如晦和房玄齡而已。"就在高祖面前誣告他，於是和房玄齡一同被貶逐。後來又偷偷進入秦王府中出謀劃策，等到大事成功，和房玄齡的功勞一樣，升任太子左庶子，不久遷任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賜實封一千三百户。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代理吏部尚書，還總監東宫兵馬事務，號爲稱職。貞觀三年，代長孫無忌任尚書右僕射，仍主持選官事務，和房玄齡共同掌管朝政。至於臺閣制度禮樂典章，都由他們二人制定，很受到當世的稱譽，人們談論良相，至今仍稱道房、杜。杜如晦認爲高孝基有鑒别人才的能力，爲他樹立神道碑來記録他的功德。

這年冬天，杜如晦得病，上表請求解除官

之，禄賜特依舊。太宗深憂其疾，頻遣使存問，名醫上藥，相望於道。四年，疾篤，令皇太子就第臨問，上親幸其宅，撫之流涕，賜物千段；及其未終見子拜官，遂超遷其子左千牛構爲尚舍奉御。尋薨，年四十六。太宗哭之甚慟，廢朝三日，贈司空，徙封萊國公，謚曰成。太宗手詔著作郎虞世南曰：“朕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奄從物化，追念勛舊，痛悼于懷。卿體吾此意，爲制碑文也。”太宗後因食瓜而美，愴然悼之，遂輟食之半，遣使奠於靈座。又嘗賜房玄齡黄銀帶，顧謂玄齡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唯獨見公。”因泫然流涕。又曰：“朕聞黄銀多爲鬼神所畏。”命取黄金帶遣玄齡親送於靈所。其後太宗忽夢見如晦若平生，及曉，以告玄齡，言之歔欷，令送御饌以祭焉。明年如晦亡日，太宗復遣尚宫至第慰問其妻子，其國官府佐并不之罷。終始恩遇，未之有焉。

職，被允許，俸禄賞賜特許依舊。太宗很擔心他的病情，多次派使者去問候，名醫好藥，不停地送去。貞觀四年，病情加重，令皇太子到他的府第親臨問候，皇上親自臨幸他的住宅，撫着他流淚，賜雜帛一千段。爲了讓他活着看到兒子拜授官職，於是破格提拔他的兒子左千牛杜構任尚舍奉御。不久去世，終年四十六歲。太宗哭得非常哀慟，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司空，改封萊國公，謚號成。太宗親筆下詔給著作郎虞世南説：“朕和杜如晦，君臣之間情深義重。不幸他突然亡故，追念功勛舊臣，心中十分沉痛。卿體會我的這種心情，爲他書寫碑文。”太宗後來吃到味道鮮美的瓜，愴然想起杜如晦，於是衹吃了一半就放下，派遣使者將瓜拿到杜如晦的靈前祭奠。又曾經賜給房玄齡黄銀帶，看着房玄齡説：“昔日杜如晦和公同心輔佐朕，今天賞賜，衹見到公一個人了。”因而泫然流淚。又説：“朕聽説黄銀多爲鬼神所害怕。”命令取黄金帶派遣房玄齡親自送到靈地。後來太宗忽然夢見杜如晦像活着時一樣，天亮後，告訴房玄齡，説着哽咽起來，派人送去御饌用來祭奠。第二年在杜如晦去世的忌日，太宗又派尚宫到府上慰問他的妻子和兒女，他的封國官府佐僚都不停罷。像杜如晦這樣自始至終受到恩寵的，還没有見到過。

子構襲爵，官至慈州刺史，坐弟荷謀逆，徙於嶺表而卒。初，荷以功臣子尚城陽公主，賜爵襄陽郡公，授尚乘奉御。貞觀中，與太子承乾謀反，坐斬。

兒子杜構承襲爵位，官做到慈州刺史，因弟弟杜荷謀反被牽連治罪，流放到嶺表而死。當初，杜荷因是功臣的兒子娶了城陽公主爲妻，賜爵襄陽郡公，授任尚乘奉御。貞觀年間，和太子李承乾一起謀反，獲罪處斬。

杜楚客

如晦弟楚客，少隨叔父淹没於王世充。淹素與如晦兄弟不睦，譖如晦兄於王行滿，王世充殺之，并囚楚客，幾至餓死，楚客竟無怨色。洛陽平，淹當死，楚客泣涕請如晦救之。如晦初不從，楚客曰：“叔已殺大兄，今兄又結恨棄叔，一門之内，相殺而盡，豈不痛哉！”因欲自刭。如晦感其言，請於太宗，淹遂蒙恩宥。楚客

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小時候隨叔父杜淹陷落在王世充手裏。杜淹平時和杜如晦兄弟不和睦，向王行滿誣告了杜如晦的兄長，王世充殺了其兄長，并囚禁了杜楚客，幾乎把他餓死，杜楚客始終没有怨恨的表示。洛陽平定，杜淹被判處斬，杜楚客哭着請求杜如晦救他。杜如晦開始不聽從，杜楚客説：“叔父已經殺了大哥，如今哥哥又記仇要抛棄叔父，一家人之間，相互殘殺而盡，怎不痛心啊！”因此要用劍自殺。杜如晦被

因隱於嵩山。

他的話所感動，向太宗求請，杜淹於是蒙恩寬免。杜楚客從此隱居在嵩山。

貞觀四年，召拜給事中，上謂曰："聞卿山居日久，志意甚高，自非宰相之任，則不能出，何有是理耶？夫涉遠者必自邇，升高者必自下，但在官爲衆所許，無慮官之不大。爾兄雖與我體異，其心猶一，於我國家非無大功。爲憶爾兄，意欲見爾。宜識朕意，繼爾兄之忠義也。"拜楚客蒲州刺史，甚有能名。後歷魏王府長史，拜工部尚書，攝魏王泰府事。楚客知太宗不悦承乾，魏王泰又潛令楚客友朝臣用事者，至有懷金以賂之，因説泰聰明，可爲嫡嗣。人或以聞，太宗隱而不言。及釁發，太宗始揚其事，以其兄有佐命功，免死，廢于家。尋授虔化令，卒。

貞觀四年，將杜楚客召入朝中官拜給事中，皇上對他説："聽説卿在山裏隱居了很長時間，志向非常高，如果不委以宰相的重任，就不會出山，哪有這樣的道理呢？走遠路的人一定從近處開始，上到高處的人一定從低處開始。衹要在任官時被衆人讚許，不要考慮官位的低下。你兄長雖然和我不是一個人，却是一條心，他對我們的國家有大功。朕爲了紀念你的兄長，想要見你。你應該明白朕的心意，繼承你兄長的忠義。"拜授杜楚客爲蒲州刺史，很有能幹的名聲。後來歷任魏王府長史，拜授工部尚書，代理魏王李泰府事務。杜楚客知道太宗不喜歡李承乾，魏王李泰又悄悄叫杜楚客親近朝臣中掌權的人，甚至用金銀賄賂他們，讓他們説李泰聰明，可以做繼承人。有人把這件事上報，太宗忍着不説。等事情敗露，太宗纔説出這事，因杜楚客的兄長有佐命的功勞，免除死罪，廢棄在家。不久授任虔化令，去世。

杜淹

如晦叔父淹。淹，字執禮。祖業，周豫州刺史。父徵，河内太守。

淹聰辯多才藝，弱冠有美名，與同郡韋福嗣爲莫逆之交，相與謀曰："上好用嘉遁，蘇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遂共入太白山，揚言隱逸，實欲邀求時譽。隋文帝聞而惡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雍州司馬高孝基上表薦之，授承奉郎。大業末，官至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爲吏部，大見親用。及洛陽平，初不得調，淹將委質於隱太子。時封德彝典選，以告房玄齡，恐隱太子得之，長其奸計，於是遽啓太宗，引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武德八年，慶州總管楊文幹作亂，辭連東宫，歸罪於淹及王珪、韋挺等，并流於越巂。太宗知淹非罪，贈以黄金三百兩。及即

杜如晦的叔父杜淹。杜淹，字執禮。祖杜業，在周朝任豫州刺史。父杜徵，任河内太守。

杜淹聰明善辯多才多藝，少年時就有美名，和同郡人韋福嗣是特别要好的朋友，兩人互相商議説："皇上喜歡用優秀的隱居人士，蘇威以隱士被徵用，升任高官。"於是他倆一起進入太白山，揚言隱居，實際上是想求得聲譽。隋文帝聽説後非常厭惡他們，貶謫他們戍守江表。後來回到鄉里，雍州司馬高孝基上表推薦他，授任承奉郎。大業末年，官做到御史中丞。王世充建立僞政權，安置他在吏部任職，非常重用他。等到洛陽平定，開始得不到調用，杜淹準備投靠隱太子。當時封德彝掌管選官事務，將此事告訴了房玄齡，房玄齡害怕隱太子得到他，增長其奸計，於是立即禀報太宗，引用任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武德八年，慶州總管楊文幹叛亂，訟辭牽連到東宫太子，把罪名加到杜淹及王珪、韋挺等人身上，一同被流放到越巂，太宗知道杜淹

位，徵拜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賜實封四百户。以淹多識典故，特詔東宫儀式簿領，并取淹節度。尋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前後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者。

無罪，贈給他黄金三百兩。等到太宗即位，徵入朝中授任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賜實封四百户。由於杜淹很懂典章舊例，特别下詔東宫儀式文書，一并聽從杜淹的調度。不久兼任吏部尚書，參預商議朝政，前後上表推薦四十餘人，後來多是些知名人士。

淹嘗薦刑部員外郎邸懷道，太宗因問淹："懷道才行何如?"淹對曰："懷道在隋日作吏部主事，甚有清慎之名。又煬帝向江都之日，召百官問去住之計。時行計已决，公卿皆阿旨請去，懷道官位極卑，獨言不可。臣目見此事。"太宗曰："卿爾日從何計?"對曰："臣從行計。"太宗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卿稱懷道爲是，何因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任，又知諫必不從，徒死無益。"太宗曰："孔子稱從父之命，未爲孝子。故父有争子，國有争臣。若以主之無道，何爲仍仕其世？既食其禄，豈得不匡其非?"因謂群臣曰："公等各言諫事如何?"王珪曰："昔比干諫紂而死，孔子稱其仁；洩冶諫而被戮，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是則禄重責深，理須極諫；官卑望下，許其從容。"太宗又召淹笑謂曰："卿在隋日，可以位下不言；近仕世充，何不極諫?"對曰："亦有諫，但不見從。"太宗曰："世充若修德從善，當不滅亡；既無道拒諫，卿何免禍?"淹無以對。太宗又曰："卿在今日，可爲備任，復欲極諫否?"對曰："臣在今日，必盡死無隱。且百里奚在虞虞亡，在秦秦霸，臣竊比之。"太宗笑。時淹兼二職，而無清潔之譽，又素與無忌不協，爲時論所譏。及有疾，太宗親自臨問，賜帛三百匹。貞觀二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襄。

杜淹曾經推薦刑部員外郎邸懷道，太宗於是問杜淹："邸懷道才能品行怎麽樣?"杜淹回答説："邸懷道在隋朝時做吏部主事，很有清廉謹慎的名聲。還有隋煬帝要去游江都時，召集百官詢問去留之計。當時皇帝已經決定下江都，公卿大臣都奉迎皇上旨意請求前往，邸懷道官位很低，却獨自説不可。臣親眼看到這件事。"太宗説："卿那時贊同什麽計策?"回答説："臣贊同前往。"太宗説："事奉君主的原則，寧可冒犯不可隱瞞，卿認爲邸懷道是對的，爲什麽自己不直接勸諫?"回答説："臣當時不擔任要職，又知道勸諫一定不聽從，白白送死毫無益處。"太宗説："孔子認爲聽從父親的命令，未必是孝子。所以認爲父親要有敢於諫静的兒子，國家要有能够諫静的臣子。如果認爲主上無道，爲何還做他的官？既然吃他的俸禄，怎能不匡正他的錯誤?"因此對群臣説："公等各自説一下納諫之事怎麽樣?"王珪説："昔日比干諫勸紂王而死，孔子稱他仁；洩冶勸諫而被殘殺，孔子説：'大家都邪僻，你自己就不要設法去制止邪僻。'這就是説禄秩多責任重，理應極力勸諫；官位低聲望小，可允許他慢慢來。"太宗又召杜淹笑着問他："卿在隋朝時，可以官位低不進言；近期做王世充的官，爲何不極力進諫?"回答説："也有勸諫，但不聽從。"太宗説："王世充如果修德從善，應當不會滅亡，既然無道拒絶納諫，卿是怎麽免除災禍的?"杜淹無法回答。太宗又説："卿在今日，可稱得上是被委以重任，還想盡力勸諫不?"回答説："臣在今日，一定拼死諫静毫不隱瞞。况且百里奚在虞國而虞國滅亡，在秦國而秦國稱霸，臣自認爲能和他相比。"太宗笑了。當時杜淹身兼二職，却没有清正廉潔的聲譽，又向來和長孫無忌不和，被當時輿論所譏諷。等有病，太

子敬同襲爵，官至鴻臚少卿。敬同子從則，中宗時爲蒲州刺史。

宗親自臨問，賜帛三百匹。貞觀二年去世，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襄。

兒子杜敬同承襲爵位，官做到鴻臚少卿。杜敬同的兒子杜從則，在中宗時任蒲州刺史。

史臣曰：房、杜二公，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協，以致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然萊成之見用，文昭之所舉也。世傳太宗嘗與文昭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焉，竟從玄齡之策也。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裨諶草創，東里潤色，相須而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產，杜則鮑叔、罕虎矣。

史臣曰：房玄齡、杜如晦兩個人，都因有治理國家的才能，又遇到聖明的君主，妥善地出謀劃策，使國家達到太平盛世。評議的人將他們比做漢朝的蕭何、曹參，的確是這樣的。然而杜如晦之所以能受重用，是由於房玄齡的推舉。世人傳說太宗曾經和房玄齡商議國事，房玄齡却說"没有杜如晦没人能籌劃此事"。等杜如晦到來，最終依從了房玄齡的計策。原來房玄齡知道杜如晦能決斷大事，杜如晦知道房玄齡善於出謀劃策。裨諶草創，東里潤色，相輔相成，使没有追悔的事情，賢達之人的用心，確實有道理呀。如果用古代的先哲打個比方，房玄齡就像管仲、鄭子產，杜如晦就像鮑叔牙、罕虎啊。

贊曰：肇啓聖君，必生賢輔。猗歟二公，實開運祚。文含經緯，謀深夾輔。笙磬同音，唯房與杜。

贊曰：有創業的聖明君主，一定出現賢良的輔佐大臣，多好的兩位先生，開創了國運福祚。才華横溢治國有方，謀慮深遠左右輔佐。如笙磬樂器一樣同音和諧的，衹有房玄齡和杜如晦。

舊唐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十七

李靖 客師 令問 彥芳 李勣 (孫)敬業

李靖

李靖，本名藥師，雍州 三原人也。祖崇義，後魏 殷州刺史、永康公。父詮，隋 趙郡守。

靖姿貌瑰偉，少有文武材略，每謂所親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必當立功立事，以取富貴。"其舅韓擒虎號爲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吴之術者，惟斯人矣。"初仕隋爲長安縣功曹，後歷駕部員外郎。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皆善之。素嘗拊其床謂靖曰："卿終當坐此。"

大業末，累除馬邑郡丞。會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起義兵，本爲天下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高祖壯其言，太宗又固請，遂捨之。太宗尋召入幕府。

武德二年，從討王世充，以功授開府。時蕭銑據荆州，遣靖安輯之。輕騎至金州，遇蠻賊數萬，屯聚山谷，廬江王 瑗討之，數爲所敗。靖與瑗設謀擊之，多所克獲。既至硤州，阻蕭銑，久不得進。高祖怒其遲

李靖，本名藥師，雍州 三原人。祖父李崇義，是後魏的殷州刺史、永康公。父親李詮，是隋朝的趙郡太守。

李靖身材魁梧相貌英俊，年輕時有文武之才，經常對親信說："大丈夫如果遇主逢時，一定會立功成事，由此取得富貴。"他舅舅韓擒虎號稱名將，每次和他談論兵法，都稱贊他，撫摸着他說："可以與之談論孫、吴兵法的，衹有這個人啊。"初次做官擔任隋朝 長安縣功曹，後來歷任駕部員外郎。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都待他很好。楊素曾經拍着自己的床對李靖說："卿最終要坐到這裏。"

大業末年，升任馬邑郡丞。這時唐高祖在塞外抗擊突厥，李靖觀察高祖，知道他有謀取天下的志向，於是把自己捆鎖起來準備向朝廷告發，將要前往江都，走到長安，因道路不通而作罷。高祖攻下京城，拘捕李靖將要處斬，李靖大叫說："公起義兵，本來爲天下除暴亂，不打算成就大事，却因爲私怨斬殺壯士嗎!"高祖認爲這話說得有膽識，太宗又堅決爲他求情，於是赦免。太宗不久召他入幕府。

武德二年，跟隨討伐王世充，因功授任開府。當時蕭銑占據荆州，派遣李靖前去安撫。李靖輕裝騎馬到達金州，遭遇到蠻賊幾萬人，屯聚在山谷，廬江王 李瑗討伐他們，屢次被他們打敗。李靖給李瑗設計攻打，多次取勝。到硤州後，被蕭銑阻攔，很長時間不能前進。高祖對他

留，陰敕硤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爲之請命，於是獲免。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率衆寇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高祖甚悦，謂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效。"因降璽書勞曰："卿竭誠盡力，功效特彰。遠覽至誠，極以嘉賞，勿憂富貴也。"又手敕靖曰："既往不咎，舊事吾久忘之矣。"

們停滯不前很氣憤，暗中下詔讓硤州都督許紹把李靖處斬，許紹愛惜他的才能，爲他求情，於是得到赦免。正巧開州蠻首領冉肇則反叛，率兵攻打夔州，趙郡王李孝恭和他作戰，失利。李靖率兵八百，襲擊并攻破冉肇則的軍營，後來又在險要地帶設下埋伏，在戰場上斬殺了冉肇則，俘獲五千多人。高祖非常高興，對公卿說："朕聽說用有功的人不如用有過的人，在李靖身上果然顯示了這話的效力。"於是下了一道詔書慰勞說："卿竭誠盡力，功效很大。考察你的至誠，極可嘉獎，不要擔心富貴。"又親筆下敕說："既往不咎，過去的事我早忘了。"

四年，靖又陳十策以圖蕭銑。高祖從之，授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其年八月，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孝恭從之，進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荊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率師與賊合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賊委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縱兵擊破之，獲其舟艦四百餘艘，斬首及溺死將萬人。

四年，李靖又說出十條謀取蕭銑的辦法。高祖聽從了他的計策，任李靖爲行軍總管，兼代理李孝恭的行軍長史。高祖認爲李孝恭没有經歷過征戰，所以三軍的重任，全部委托李靖。這年八月，在夔州集兵。蕭銑認爲當時秋季霖雨，江水泛濫暴漲，三峽道路艱險，李靖絶對不會前來，於是整休軍隊不設防備。九月，李靖就率軍前進，將要下三峽，諸將都請求停止進兵以等待水退，李靖說："兵貴神速，機不可失。現在軍隊剛剛聚集，蕭銑還不知道，如果趁水漲之勢，忽然抵達敵人城下，就是人們常說的迅雷不及掩耳，這是兵家的上策。縱然他發覺我們，倉促徵兵，也無法應戰，這樣做一定能擒獲他們。"李孝恭聽從了，進兵到夷陵。蕭銑的將領文士弘率領精兵幾萬人屯駐在清江，李孝恭要攻打，李靖說："文士弘是蕭銑的健將，士卒驍勇，如今剛丢失荊門，全軍出戰，這是救敗之師，恐怕不可阻擋。應該暫且停泊南岸，不要和他們争高下，等他們士氣衰落，然後猛攻，一定會擊敗他們。"李孝恭不聽，留下李靖守營，率軍和賊作戰。李孝恭果然失敗，逃奔南岸。賊兵丢下船大肆搶掠，每人都背着很重的東西。李靖看到他們軍隊混亂，指揮軍隊出擊打敗了他們，繳獲艦船四百多艘，殺死及淹死近萬人。

孝恭遣靖率輕兵五千爲先鋒，至江陵，屯營於城下。士弘既敗，銑甚懼，始徵兵於江南，果不能至。孝恭

李孝恭派李靖率輕兵五千人做先鋒，到達江陵，在城下扎營。文士弘失敗後，蕭銑非常恐懼，開始在江南徵兵，果然不能趕到。李孝恭率

以大軍繼進，靖又破其驍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卒四千餘人，更勒兵圍銑城。明日，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時諸將咸請孝恭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死者，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吊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弘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已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域，聞之莫不爭下。以功授上柱國，封永康縣公，賜物二千五百段。詔命檢校荆州刺史，承制拜授。乃度嶺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撫，其大首領馮盎、李光度、甯真長等皆遣子弟來謁，靖承制授其官爵。凡所懷輯九十六州，户六十餘萬。優詔勞勉，授嶺南道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

六年，輔公祏於丹陽反，詔孝恭爲元帥、靖爲副以討之，李勣、任瓌、張鎮州、黄君漢等七總管并受節度。師次舒州，公祏遣將馮惠亮率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徐紹宗領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與惠亮爲掎角之勢。孝恭集諸將會議，皆云："惠亮、正通并握强兵，爲不戰之計，城栅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從其議。靖曰："公祏精鋭，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皆勁勇。惠亮等城栅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公祏未

大軍繼續前進，李靖又打敗他的驍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獲甲卒四千多人，又率兵圍攻蕭銑駐守的城池。第二天，蕭銑派遣使者請求投降，李靖隨即占據了這座城，號令嚴肅，士兵没有私自搶掠的。當時衆將都向李孝恭請求説："蕭銑的將帥和官軍拒戰死去的，罪惡深重，請没收其家産，用來獎賞將士。"李靖説："王者之師，講求仁義吊民伐罪。百姓是受驅使逼迫而做的，抗拒我軍并非他們的本意。况且狗咬的不是它們的主人，不應該同叛逆之罪一樣看待，這就是蒯通之所以被漢祖免予極刑處死的原因。如今剛平定荆、郢，應該表示寬大，以此來穩定遠近人心，投降後没收家資，恐怕不是救民於水火的義舉。祇怕自此以南的城鎮，各自堅守不易攻下，這不是好辦法。"於是没有這樣做。長江、漢水流域，聽説後紛紛歸順。李靖因功授任上柱國，封永康縣公，賜物二千五百段。皇帝下詔命令檢校荆州刺史，并允許秉承皇帝旨意拜官授職。於是越過五嶺到達桂州，派人分道招撫。那裏的大首領馮盎、李光度、甯真長等都派子弟前來謁見，李靖秉承皇上旨意授予他們官職。共安撫招降九十六州，六十餘萬户。皇帝特意下詔慰勞勉勵，拜授嶺南道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

六年，輔公祏在丹陽反叛，下詔任李孝恭爲元帥、李靖爲副元帥來征討他，李勣、任瓌、張鎮州、黄君漢等七個總管一并受節度指揮。軍隊到達舒州，輔公祏派遣他的將領馮惠亮帶水軍三萬駐守當塗，陳正通、徐紹宗率步兵騎兵二萬屯駐青林山，還在梁山連接鐵鎖用來切斷長江的通道，修築却月城，連綿十幾里，和馮惠亮成掎角之勢。李孝恭召集諸將商議，都説："馮惠亮、陳正通都手握强兵，做出了不準備迎戰的打算，城栅已堅固，始終是不可能攻下的。請求直接進攻丹陽，襲擊他的老巢，丹陽攻破後，馮惠亮自然會投降。"李孝恭準備聽從他們的計議。李靖説："輔公祏的精鋭，雖然在這水陸二軍中，然而他自己統領的士兵，也都强勁勇敢。馮惠亮等的城栅尚且不能攻下，而輔公祏守衛的石頭城，難道就容易攻下？如果我軍到了丹陽，停留十天

平，退則惠亮爲患，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惠亮、正通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止爲公祏立計，令其持重，但欲不戰以老我師。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孝恭然之。靖乃率黄君漢等先擊惠亮，苦戰破之，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惠亮奔走。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祏大懼。先遣僞將左遊仙領兵守會稽以爲形援，公祏擁兵東走，以趨遊仙，至吴郡，與惠亮、正通并相次擒獲，江南悉平。於是置東南道行臺，拜靖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其年，行臺廢，又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丹陽連罹兵寇，百姓凋弊，靖鎮撫之，吴、楚以安。

八年，突厥寇太原，以靖爲行軍總管，統江 淮兵一萬，與張瑾屯太谷。時諸軍不利，靖衆獨全。尋檢校安州大都督。高祖每云："李靖是蕭銑、輔公祏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九年，突厥 莫賀咄設寇邊，徵靖爲靈州道行軍總管。頡利可汗入涇陽，靖率兵倍道趨豳州，邀賊歸路，既而與虜和親而罷。

太宗嗣位，拜刑部尚書，并録前後功，賜實封四百户。貞觀二年，以本官兼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頡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於是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一日數驚。靖候知之，潛令間諜離其心腹，其所親康蘇密來降。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獲隋 齊王 暕之子楊

一月，前進則輔公祏未平，後退則馮惠亮爲患，到那時便要腹背受敵，恐怕不是萬全之計。馮惠亮、陳正通都是身經百戰的賊將，一定不害怕野戰，衹是輔公祏設立計謀，命令他們堅守，打算不戰來使我軍疲勞，現在如果進攻其城柵，就是出其不意，滅賊的時機，惟有在此一舉。"李孝恭聽從了李靖的計策。李靖於是率領黄君漢等先進攻馮惠亮，經過苦戰打敗了他，殺傷和淹死敵人一萬多人，馮惠亮逃跑。李靖率輕兵先到丹陽，輔公祏非常恐懼，先派遣僞將左遊仙帶兵守會稽作爲表面上的援助，輔公祏自己率兵向東逃跑，逃向遊仙處，到了吴郡，和馮惠亮、陳正通相繼被活捉，江南全部平定。於是設置東南道行臺，拜李靖爲行臺兵部尚書，賜給財物一千段、奴婢一百人、馬一百匹。這一年，行臺廢除，又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丹陽連年遭遇戰亂，民不聊生，李靖實行安撫政策，吴、楚於是安寧。

八年，突厥侵犯太原，任李靖爲行軍總管，統領江 淮兵一萬人，和張瑾一起駐守太谷。當時各軍失利，獨有李靖的軍隊保全。不久檢校安州大都督。高祖常説："李靖是蕭銑、輔公祏的心腹之患，古代的名將韓信、白起、衛青、霍去病，怎能比得上他啊！"九年，突厥 莫賀咄設侵犯邊境，徵召李靖爲靈州道行軍總管。頡利可汗進入涇陽，李靖率兵兼程直奔豳州，阻截敵人的歸路，後來因與虜人和親而停止。

太宗即位，拜授李靖爲刑部尚書，并且記録前後功勞，賜實封四百户。貞觀二年，以本官兼檢校中書令。三年，轉任兵部尚書。突厥各部叛離，朝廷將要謀劃進取，使李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領驍騎三千人，從馬邑出發出其不意，直奔惡陽嶺進逼他們。頡利可汗沒料到李靖會來，看見官軍忽然來到，異常驚慌。相互傳説："唐兵如果不是傾國而來，李靖怎敢孤軍而至。"在一天之中多次受到驚擾。李靖探察知曉，偷偷地派遣間諜離間他的心腹，頡利可汗的親信康蘇密前來投降。四年，李靖進擊定襄，擊破它，俘獲隋朝 齊王 楊暕的兒子楊正道及隋煬帝的蕭后，

正道及煬帝蕭后，送于京師，可汗僅以身遁。以功進封代國公，賜物六百段及名馬、寶器焉。太宗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書名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

自破定襄後，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内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諭，靖揣知其意，謂將軍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悦，不虞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成公主。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奔，遂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

太宗初聞靖破頡利，大悦，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耻其雪乎！"於是大赦天下，酺五日。御史大夫温彦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

送到京城，頡利可汗僅隻身逃脱。因功進封代國公，賜給財物六百段以及名馬、寶器等。太宗曾經對他説："古時李陵率領五千步卒，還難免投降匈奴，即使這樣偉名尚且能載入史册。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地，攻取定襄，威振北狄，這是古今所未有的，足以報復當年渭水之役的耻辱！"

自從攻下定襄後，頡利可汗非常恐懼，退守鐵山，派遣使者入朝請罪，請求全境歸附。皇上又使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前去迎接頡利。頡利雖然表面請求朝謁，但内心却遲疑不决。這年二月，太宗派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去撫慰曉諭，李靖揣摸到頡利的心思，對將軍張公謹説："等詔使到達那裏，虜人一定自感寬心。於是挑選精鋭騎兵一萬，帶上二十天的軍糧，率兵從白道襲擊。"張公瑾説："皇上下詔同意突厥投降，我們的使臣還在那裏，不應該襲擊。"李靖説："這是戰機，機不可失，這就是爲什麽韓信能破齊的原因。像唐儉等人，何足可惜。"督催軍士快速前進，軍隊到達陰山，遇到突厥巡邏兵一千多帳人馬，全都俘獲并讓他們隨軍隊一起走。頡利見到使者非常高興，没有料到官兵會到。李靖的軍隊在逼近其牙帳十五里處，虜人纔發覺。頡利害怕官軍的威勢先逃跑了，部衆因而潰散。李靖斬殺突厥一萬多人，俘獲男女十多萬，殺了頡利之妻隋朝的義成公主。頡利乘千里馬要逃奔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活捉了他并獻給朝廷。不久突利可汗前來投降，於是收復定襄、常安之地，開拓疆域從陰山北到大漠。

太宗開始聽説李靖擊破頡利，非常高興，對侍臣説："朕聽説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前國家開創之時，太上皇由於爲百姓考慮，向突厥稱臣，朕無時不痛心疾首，立志滅掉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現在衹是動用偏師，無往不勝，單于内附，總算雪了當年的耻辱！"於是大赦天下，賜百姓暢飲五天。御史大夫温彦博妒忌李靖的功勞，誣陷李靖軍無綱紀，以致使虜中的奇珍異寶，失散在亂兵手中。太宗大加責備，李靖叩頭道歉。很長時間以後，太宗對他説："隋朝將

宗謂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録公之勛。"詔加左光禄大夫，賜絹千匹，真食邑通前五百户。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爲懷。"賜絹二千匹，拜尚書右僕射。靖性沉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

八年，詔爲畿内道大使，伺察風俗。尋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强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强。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第攝養，賜物千段、尚乘馬兩匹，禄賜、國官府佐并依舊給，患若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九年正月，賜靖靈壽杖，助足疾也。

未幾，吐谷渾寇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爲帥，豈非善也！"靖乃見房玄齡曰："靖雖年老，固堪一行。"太宗大悦，即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兵部尚書侯君集、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右衛將軍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五總管征之。九年，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餧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逾積石山。前後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吐谷渾之衆遂殺其可汗來降，靖又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初，利州刺史高甑生爲鹽澤道總管，以後軍期，靖薄責之，甑生因有憾於靖。及是，與廣州都督府長史

領史萬歲打敗達頭可汗，有功不賞賜，反而被治罪殺戮。朕却不這樣，應當赦免公的罪過，録下公的功績。"下詔加封左光禄大夫，賜絹千匹，真正的實封食邑加上從前共五百户。不久，太宗對李靖説："過去有人誣陷公，現在朕明白了，公不要把這件事放在心上。"賜絹二千匹，拜授尚書右僕射。李靖性情沉穩，每次和宰相商議朝政，謙恭謹慎好像不善言談。

八年，下詔任畿内道大使，察訪風俗。不久因爲脚病上表請求退休，言辭很懇切。太宗派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對他説："朕看到自古以來，身居富貴，能曉得知足的人很少。不論愚昧或明智，没有能自知的，才能雖然不行，但却要强占職位，縱使有病，還要勉强任職。公能識大體，確實可嘉，朕如今不但成全公的雅志，還要使公成爲一代楷模。"於是下優詔表彰他，加授特進，聽任他在宅第休養，賜給財物千段、尚乘馬二匹，禄賜、國官、府佐依舊供給，病情如果略有好轉，每三兩天到門下、中書商議政事。九年正月，賜給李靖靈壽杖，以幫助减輕脚病帶來的不便。

不久，吐谷渾侵犯邊地，太宗看着侍臣説："如果能得到李靖爲帥，豈不好啊！"李靖於是拜見房玄齡説："我李靖雖然年老，確實還可以走一趟。"太宗很高興，就任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領兵部尚書侯君集、刑部尚書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右衛將軍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五總管征討。九年，大軍進駐伏俟城，吐谷渾把野草燒掉，使我軍陷入飢餓狀態，退保大非川。諸將都説春草未生長，馬已瘦弱，不能作戰。衹有李靖决計進攻，深入敵境，於是越過積石山，前後大戰幾十回合，殺傷吐谷渾很多人馬，大破其國，吐谷渾的民衆於是殺了他們的可汗前來投降，李靖又立大寧王慕容順爲可汗後回軍。當初，利州刺史高甑生爲鹽澤道總管，延誤軍期，李靖以軍令責備他，高甑生因此怨恨李靖。到這時，和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告李靖謀反。太宗命令法官查驗這件事，高甑生

唐奉義告靖謀反。太宗命法官按其事，甑生等竟以誣罔得罪。靖乃闔門自守，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進。

等人終於因誣告獲罪。李靖於是關門自守，謝絕賓客，即使親戚也不能隨便進入。

十一年，改封衛國公，授濮州刺史，仍令代襲，例竟不行。十四年，靖妻卒，有詔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築闕象突厥内鐵山、吐谷渾内積石山形，以旌殊績。十七年，詔圖畫靖及趙郡王孝恭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十八年，帝幸其第問疾，仍賜絹五百匹，進位衛國公、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將伐遼東，召靖入閣，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效，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期瘳矣。"太宗愍其羸老，不許。二十三年，薨于家，年七十九。册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四十人、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

十一年，改封李靖爲衛國公，授濮州刺史，還命令世代承襲，此例竟然没有實行。十四年，李靖的妻子去世，有詔令墳墓的規格依照漢代衛青、霍去病的舊例，建造宫闕形狀像突厥境内鐵山、吐谷渾境内積石山的形狀，用來表彰李靖特殊的功績。十七年，下詔給李靖以及趙郡王李孝恭等二十四人在凌煙閣畫像。十八年，皇帝臨幸他的宅第問候病情，賜給絹五百匹，進位衛國公、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將要討伐遼東，召李靖入閣。賜坐在御前，對他説："公南面平息吳會，北面掃清沙漠，西面平定慕容，衹有東面的高麗没有臣服，公意下如何?"回答説："臣過去憑藉天威，立下一點小功，如今殘年朽骨，但願有此機會。陛下如果不嫌棄，老臣的病就要好了。"太宗哀憐他瘦弱衰老，没有同意。二十三年，在家中逝世，終年七十九歲，册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四十人、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號爲景武。

子德謇嗣，官至將作少匠。

兒子李德謇繼嗣，官做到將作少匠。

李客師

靖弟客師，貞觀中，官至右武衛將軍，以戰功累封丹陽郡公。永徽初，以年老致仕。性好馳獵，四時從禽，無暫止息。有别業在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際灃水，鳥獸皆識之，每出則鳥鵲隨逐而噪，野人謂之"鳥賊"。總章中卒，年九十餘。

李靖的弟弟李客師，貞觀年間，官做到右武衛將軍，因戰功多次封爵後封丹陽郡公。永徽初年，因年老退休。生性喜好騎馬打獵，四季追逐禽鳥，没有片刻停息。有别墅在昆明池南，從京城之外，西到灃水，鳥獸都認識他，每次出行鳥鵲就追隨着他叫，鄉野之人稱他爲"鳥賊"。總章年間去世，終年九十多歲。

李令問

客師孫令問，玄宗在藩時與令問款狎，及即位，以協贊功累遷至殿中少監。先天中，預誅竇懷貞等功，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户。令問固辭實封，詔不許。開元中，轉殿中監、左散騎常侍，知尚食事。令問雖特承恩寵，未嘗干預時政，深爲物論所稱。然厚於自奉，食饌豐侈，廣畜芻豢，

李客師的孫子李令問，玄宗做藩王時和李令問關係密切，待到即位，因協同贊助的功勞多次遷官做到殿中少監。先天年間，因參預誅殺竇懷貞等有功，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户。李令問堅決辭讓實封，但下詔不允許推辭。開元年間，轉任殿中監、左散騎常侍，主持尚食事務。李令問雖特别蒙受恩寵，但不曾干預時政，深受輿論的稱道。然而自我奉養豐厚，食物飲饌奢侈，大量飼

躬臨宰殺。時方奉佛，其篤信之士或譏之，令問曰："此物畜生，與果菜何異，胡爲强生分别，不亦遠於道乎？"略不以恩眄自恃，閒適郊野，從禽自娱。十五年，涼州都督王君㚟奏迴紇部落叛，令問坐與連姻，左授撫州别駕，尋卒。

養家畜，親臨宰殺。當時正信奉佛教，那些篤信佛教的人士有的譏諷他，李令問説："這東西是畜生，和水果蔬菜有什麽不同，爲什麽要强行區分，這樣做不也遠離道了嗎？"一點也不自恃恩寵，空閑時前往郊野，追逐禽獸自娱。十五年，涼州都督王君㚟上奏回紇部落反叛，李令問因和他聯姻獲罪，降官授任撫州别駕，不久去世。

李彦芳

大和中，令問孫彦芳任鳳翔府司録參軍，詣闕進高祖、太宗所賜衛國公靖官告、敕書、手詔等十餘卷，内四卷太宗文皇帝筆迹，文宗寶惜不能釋手。其佩筆尚堪書，金裝木匣，製作精巧。帝并留禁中，令書工模寫本還之，賜芳絹二百匹、衣服、靴、笏以酬之。

大和年間，李令問的孫子李彦芳任鳳翔府司録參軍，到京城進獻高祖、太宗曾賜給衛國公李靖的官告、敕書、手詔等十幾卷，其中有四卷是太宗文皇帝的筆迹，文宗非常珍視愛不釋手。其中的佩筆還可以寫字，金裝木匣，製作精巧。皇帝一并留在宫中，令書寫工匠模寫後將模寫本還給他，賜李彦芳絹二百匹、衣服、靴、笏用來酬謝他。

李勣

李勣，曹州離狐人也。隋末，徙居滑州之衛南。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家多僮僕，積粟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好惠施，拯濟貧乏，不問親疏。

李勣，是曹州離狐人。隋朝末年，遷居滑州的衛南。本來姓徐氏，名世勣，永徽年間，因犯太宗的名諱，改單名叫勣。家中僮僕很多，積存的糧食有數千鍾，和他的父親徐蓋都喜愛施捨，救濟貧困的人，不分關係是遠是近。

大業末，韋城人翟讓聚衆爲盜，勣往從之，時年十七，謂讓曰："今此土地是公及勣鄉壤，人多相識，不宜自相侵掠。且宋、鄭兩郡，地管御河，商旅往還，船乘不絶，就彼邀截，足以自相資助。"讓然之，於是劫公私船取物，兵衆大振。隋遣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師二萬討之，勣與頻戰，竟斬須陁於陣。

隋大業末年，韋城人翟讓聚衆爲盜，李勣前往投靠，當時十七歲，對翟讓説："現在公占據的這片土地是公和勣的家鄉，許多人都認識，不應該自相侵掠。况且宋、鄭兩郡，境内管轄有御河，商旅往返，舟船不斷，在那裏劫持，足以自給。"翟讓贊同他的話，於是搶劫公私舟船取得財物，兵衆大振。隋派遣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師二萬人討伐，李勣和他多次交戰，終於在陣上殺了張須陁。

初，李密亡命在雍丘，浚儀人王伯當匿於野，伯當共勣説翟讓奉密爲主。隋令王世充討密，勣以奇計敗世充於洛水之上，密拜勣爲東海郡公。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開倉賑給。時政教已紊，倉司不時賑給，死者日數萬人。勣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是

當初，李密逃亡到雍丘，浚儀人王伯當隱匿在鄉野，王伯當和李勣共同勸説翟讓尊奉李密爲主。隋朝廷命令王世充討伐李密，李勣用奇計在洛水邊上擊敗王世充，李密拜授李勣爲東海郡公。當時河南、山東發大水，百姓死亡近半，隋帝令飢民就食黎陽，開倉救濟。當時政教已經紊亂，管理糧倉的官員不及時救濟，一天餓死幾萬人。李勣對李密説："天下大亂，本是由於饑荒，

爲飢，今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掩襲，即日克之，開倉恣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萬餘。經歲餘，宇文化及於江都弑逆，擁兵北上，直指東郡。時越王侗即位於東京，赦密之罪，拜爲太尉，封魏國公，授勣右武候大將軍，命討化及。密遣勣守倉城，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設攻具，四面攻倉，阻塹不得至城下，勣於塹中爲地道出兵擊之，大敗而去。

武德二年，密爲王世充所破，擁衆歸朝。其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勣并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衆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敗，自爲己功，以邀富貴，吾所耻也。今宜具録州縣名數及軍人户口，總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乃遣使啓密。使人初至，高祖聞其無表，惟有啓與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詔授黎陽總管、上柱國、萊國公。尋加右武候大將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氏，賜良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其父蓋爲濟陰王，蓋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陵州刺史。令勣總統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及李密反叛伏誅，高祖以勣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勣表請收葬，詔許之。勣服衰絰，與舊僚吏將士葬密於黎山之南，墳高七仞，釋服而散，朝野義之。

尋而竇建德擒化及於魏縣，復進軍攻勣，力屈降之。建德收其父，從軍爲質，令勣復守黎陽。三年，自拔

現在如果得到黎陽一個糧倉，大事就成功了。”李密於是派遣李勣率領手下五千人從原武渡過黄河襲擊，當天就攻下了，開倉任意取糧，十天之間，招募精兵達二十多萬。一年多以後，宇文化及在江都殺隋煬帝，帶兵北上，直奔東郡。當時越王 楊侗在東京即位，赦免了李密的罪過，任他爲太尉，封魏國公，任李勣爲右武候大將軍，命令討伐宇文化及。李密派遣李勣守衛倉城，李勣在城外挖掘深溝用來固守；宇文化及設置攻具，從四面進攻倉城，被深溝阻止不能到城下，李勣在溝中挖地道出兵攻打，宇文化及大敗而逃。

武德二年，李密被王世充打敗，率衆歸順朝廷。李密過去所統轄的地盤東到大海，南到長江，西到汝州，北到魏郡，李勣都占據着，無所歸屬，李勣對長史郭孝恪説：“魏公既然歸順大唐，如今這些人口土地，是魏公所有。我如果上表獻上，就是利用主上的失敗，居爲己功，以此來邀取富貴，我認爲是羞耻的。現在應該詳細登記州縣名目數量以及軍人户口，全部呈給魏公，任憑公自己獻上，這就是魏公的功勞。”於是派遣使者送信給李密。使者剛到，高祖聽説没有表呈上，衹有書信給李密，覺得很奇怪。使者把李勣的意圖上報，高祖高興地説：“徐世勣感懷恩德推讓功勞，的確是忠純篤實的臣子呀。”下詔授任黎陽總管、上柱國、萊國公。不久加右武候大將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氏，賜良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他的父親徐蓋爲濟陰王，徐蓋堅決辭去王爵，於是封舒國公，授任散騎常侍、陵州刺史。令李勣統領河南、山東的軍隊來抗拒王世充。等到李密反叛被殺，高祖認爲李勣過去曾服事李密，派遣使者告訴李密反叛的情况。李勣上表請求收葬，下詔同意。李勣穿戴着喪服，和舊僚吏將士一起將李密埋葬在黎山之南，墳高七仞，脱去喪服後各自散去，朝野人士都認爲他是講求恩義的人。

不久竇建德在魏縣活捉宇文化及，又進軍攻打李勣，李勣因力量窮盡而投降。竇建德收押了李勣的父親，在軍中作人質，使李勣再鎮守黎

歸京師。四年，從太宗伐王世充於東都，累戰大捷。又東略地至武牢，僞鄭州司兵沈悅請翻武牢，勣夜潛兵應接，克之，擒其僞刺史荆王行本。又從太宗平竇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還。論功行賞，太宗爲上將，勣爲下將，與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太廟。其父自洺州與裴矩入朝，高祖見之大喜，復其官爵。勣又從太宗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重據兖州反，授勣河南大總管以討之，尋獲圓朗，斬首以獻，兖州平。

七年，詔與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孝恭領舟師巡江而下，勣領步卒一萬渡淮，拔其壽陽，至硤石。公祏之將陳正通率兵十萬屯於梁山，又遣其大將馮惠亮帥水軍十萬，鎖連大艦以斷江路，仍於江西結壘，分守水陸，以禦王師。勣攻其壘，尋克之。惠亮單艓而遁。勣乘勝逼，正通大潰，以十餘騎奔於丹陽。公祏棄城夜遁，勣縱騎追斬之於武康，江南悉定。

八年，突厥寇并州，命勣爲行軍總管，擊之於太谷，走之。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户。貞觀三年，爲通漢道行軍總管，至雲中，與突厥頡利可汗兵會，大戰於白道。突厥敗，屯營於磧口，遣使請和。詔鴻臚卿唐儉往赦之。勣時與定襄道大總管李靖軍會，相與議曰："頡利雖敗，人衆尚多，若走渡磧，保於九姓，道遥阻深，追則難及。今詔使唐儉至彼，其必弛備，我等隨後襲之，此不戰而平賊矣。"靖扼腕喜曰："公之此言，乃韓信滅田横之策也。"於是定計。靖將兵逼夜而發，勣勒兵繼進。靖軍既至，賊營大潰，

陽。三年，李勣自己脱身回到京城。四年，跟隨太宗到東都討伐王世充，多次作戰都獲全勝。又向東攻打武牢，僞鄭州司兵沈悅請求在武牢起義，李勣夜裏偷偷出兵接應，攻下武牢，活捉其僞刺史荆王王行本。又隨太宗平定竇建德，降服王世充，凱旋而歸。論功行賞，太宗爲上將，李勣爲下將，和太宗都穿金甲，乘戎輅，到太廟告捷。李勣的父親從洺州和裴矩一同入朝，高祖見了很高興，恢復了他的官爵。李勣又跟隨太宗擊敗劉黑闥、徐圓朗，多次遷任後爲左監門大將軍。徐圓朗又占據兖州反叛，授任李勣爲河南大總管討伐他，不久捕獲徐圓朗，砍下頭獻給皇帝，兖州平定。

七年，下詔和趙郡王李孝恭討伐輔公祏，李孝恭帶領水軍順長江而下，李勣領步兵一萬人渡過淮河，攻取壽陽，進軍到硤石。輔公祏的將領陳正通率兵十萬屯駐在梁山，又派遣他的大將馮惠亮率水軍十萬，用鐵鎖連接大艦船以切斷長江水路，還在長江西岸建起營壘，分水陸守衛，以抵抗官軍。李勣進攻他們的營壘，不久就攻下了。馮惠亮乘一隻輕舟逃跑。李勣乘勝追逼，陳正通大敗，帶領十幾個騎兵逃到丹陽。輔公祏棄城連夜逃跑，李勣緊追不捨趕到武康斬殺了他，江南全部平定。

八年，突厥侵犯并州，命李勣擔任行軍總管，在太谷攻擊突厥，突厥敗走。太宗即位，拜授李勣爲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户。貞觀三年，任通漢道行軍總管，到雲中，和突厥頡利可汗的軍隊相遇，在白道大戰。突厥失敗，在磧口屯營，派遣使者請求和好。下詔鴻臚卿唐儉前去赦免。李勣當時和定襄道大總管李靖的軍隊會合，他們在一起商議説："頡利雖然兵敗，人數仍然很多，如果越過沙漠，得到九姓的保護，路途遥遠道路險阻，我們就難追趕上了。如今詔使唐儉到了那裏，頡利一定會放鬆戒備，我們隨後襲擊他，這樣可以不戰而滅賊了。"李靖握持手腕高興地説："公的這些話，就是韓信滅田横的策略呀。"於是定下計策。李靖帶兵趁天快黑時出發，李勣領兵跟隨其後。李靖的兵馬一到，賊營完全

頡利與萬餘人欲走渡磧。勣屯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渡磧，其大酋長率其部落并降於勣，虜五萬餘口而還。

時高宗爲晋王，遥領并州大都督，授勣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憂解，尋起復舊職。十一年，改封英國公，代襲蘄州刺史，時并不就國，復以本官遥領太子左衛率。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號爲稱職。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惟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世勣於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豈不勝遠築長城耶?"

十五年，徵拜兵部尚書，未赴京，會薛延陁遣其子大度設帥騎八萬南侵李思摩部落。命勣爲朔州行軍總管，率輕騎三千追及延陁於青山，擊大破之，斬其名王一人，俘獲首領，虜五萬餘計，以功封一子爲縣公。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翦鬚，爲其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懇謝，帝曰："吾爲社稷計耳，不煩深謝。"

十七年，高宗爲皇太子，轉勣太子詹事兼左衛率，加位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宗謂曰："我兒新登儲貳，卿舊長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怪也。"太宗又嘗閒宴，顧勣曰："朕將屬以幼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辭，因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其見委信如此。

十八年，太宗將親征高麗，授勣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攻破蓋牟、遼東、白崖等數城，又從太宗摧殄駐蹕

潰散，頡利和一萬多人想逃跑越過沙漠。李勣在磧口屯兵，頡利到來，不得過沙漠，其大酋長率領他的部落全部投降李勣，俘虜五萬多人返回。

當時高宗做晋王，遥領并州大都督，授任李勣爲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由於父親去世而解職，不久起用并恢復舊職。十一年，改封英國公，世代承襲蘄州刺史，當時并没有到任，又以本官遥任太子左衛率。李勣在并州共十六年，令行禁止，號爲稱職。太宗對侍臣説："隋煬帝不能精心挑選賢良之臣，安撫邊境，衹知道修築長城用來防備突厥，頭腦迷惑到了這種地步。朕如今委任李世勣在并州，就使突厥畏懼其威名而逃走，邊塞安寧，難道好處不是遠遠超過修築長城嗎?"

十五年，召入朝廷拜授兵部尚書，還没有赴京就職，正遇上薛延陁派遣他的兒子大度設率領騎兵八萬向南侵犯李思摩的部落。皇上命李勣任朔州行軍總管，率領輕騎三千追擊薛延陁到青山，攻打并大敗他，殺了他的名王一人，俘獲了首領，俘虜五萬多人，因功封一個兒子爲縣公。李勣這時突然得重病，藥方上説鬍鬚燒的灰可以治療，太宗於是剪掉自己的鬍鬚，爲他和藥。李勣叩頭都出了血，哭着誠懇地感謝，皇帝説："我是爲國家考慮罷了，不必深謝。"

十七年，高宗爲皇太子，改任李勣爲太子詹事兼左衛率，加位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宗對他説："我兒新近爲太子，卿過去是長史，現在將東宫事務托付給你，所以有這種任命。雖然屈降你的品階資格，但不要怪罪。"太宗又曾經私人宴請，看着李勣説："朕要托付幼孤，考慮再三没有能替代卿的人了。公往日不遺棄李密，如今怎能辜負朕啊!"李勣流淚向皇帝表達心意，於是將指頭咬破出血。一會兒李勣大醉，皇帝脱下御服蓋在他身上，他受到的委托信任就是這樣。

十八年，太宗將親自征伐高麗，任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攻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幾座城，又隨太宗摧毁駐蹕陣，因功封一個兒子爲郡

陣，以功封一子爲郡公。二十年，延陁部落擾亂，詔勣將二百騎便發突厥兵討擊。至烏德鞬山，大戰，破之。其大首領梯真達官率衆來降，其可汗咄摩支南竄於荒谷，遣通事舍人蕭嗣業招慰部領，送於京師，磧北悉定。

二十二年，轉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復除太子詹事。二十三年，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爲疊州都督。高宗即位，其月，召拜洛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令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是歲，册拜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抗表求解僕射，仍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知政事。四年，册拜司空。初，貞觀中，太宗以勛庸特著，嘗圖其形於凌煙閣，至是，帝又命寫形焉，仍親爲之序。顯慶三年，從幸東都，在路遇疾，帝親臨問。麟德初，東封泰山，詔勣爲封禪大使，乃從駕。次滑州，其姊早寡，居勣舊閭，皇后親自臨問，賜以衣服，仍封爲東平郡君。勣又墜馬傷足，上親降問，以所乘賜之。

乾封元年，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男建所逐，保於國内城，遣子獻誠詣闕乞師。總章元年，命勣爲遼東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略地至鴨緑水。賊遣其弟來拒戰，勣縱兵擊敗之，追奔二百里，至於平壤城。男建閉門不敢出，賊中諸城駭懼，多拔人衆遁走，降款者相繼。勣又引兵圍平壤，遼東道副大總管劉仁軌、郝處俊、將軍薛仁貴并會於平壤，掎角圍之。經月餘，克其城，虜其王高藏及男建、男産，裂其諸城，并爲州縣，振旅而旋。令勣便道以高藏及男建獻於昭

公。二十年，薛延陁部落侵擾，下詔李勣帶二百騎士就便徵發突厥兵討伐攻擊薛延陁。到達烏德鞬山，和他們大戰，擊敗薛延陁。其大首領梯真達官率衆來投降，其可汗咄摩支向南逃竄到荒谷，派遣通事舍人蕭嗣業去招慰部落首領，送到京城，沙漠以北全部平定。

二十二年，改任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十天後，再次授任太子詹事。二十三年，太宗病重，對高宗説："你對李勣無恩，我現在要斥責貶黜他。我死後，你應當授任他爲僕射，他就會感激你的恩澤，一定會爲你盡死力。"於是貶出京城任疊州都督。高宗即位，這一月，召回李勣授洛州刺史，不久加開府儀同三司，令同中書門下，參預執掌機密。這一年，册封拜任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李勣上表要求解除僕射，於是皇帝命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主持政事。四年，册拜司空。當初，貞觀年間，太宗認爲他功業特别顯著，曾經在凌煙閣上畫像，到這時，皇帝又命人在上面畫像，還親筆爲畫像題寫序文。顯慶三年，隨高宗臨幸東都，李勣在路上生病，皇帝親自去問病。麟德初年，東封泰山，下詔任命李勣爲封禪大使，於是隨駕前往。到了滑州，李勣的姐姐早年守寡，住在李勣過去的房子裏，皇后親自去問候，賜給衣服，還封爲東平郡君。李勣又從馬上摔下傷了脚，皇上親自去慰問，將自己騎的馬賜給他。

乾封元年，高麗莫離支男生被他的弟弟男建所驅逐，守在國内城，派遣他的兒子到京城搬救兵。總章元年，朝廷任李勣爲遼東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攻打到鴨緑水。賊派遣他的弟弟前來抵抗，李勣領兵打敗他，追擊二百里，直到平壤城。男建閉門不敢出來，賊境内各城驚駭恐懼，人們大多遷出逃跑，不斷有人投降。李勣又帶兵圍攻平壤，遼東道副大總管劉仁軌、郝處俊、將軍薛仁貴一同會集到平壤，以掎角之勢包圍了平壤城。經過一個多月，攻下這座城，俘虜其王高藏及男建、男産，分割各城，一律設爲州縣，凱旋而歸。令李勣走便道把高藏和男建獻到昭陵，禮儀完畢，整頓軍容進入京城，獻入太廟。

陵，禮畢，備軍容入京城，獻太廟。

二年，加太子太師，增食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户。其年寢疾，詔以勣弟晋州刺史弼爲司衛正卿，使得視疾。尋薨，年七十六。帝爲之舉哀，輟朝七日，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謚曰貞武，給東園秘器，陪葬昭陵，令司平太常伯楊昉攝同文正卿監護。及葬日，帝幸未央古城，登樓臨送，望柳車慟哭，并爲設祭。皇太子亦從駕臨送，哀慟悲感左右。詔百官送至故城西北，所築墳一準衛、霍故事，象陰山、鐵山及烏德鞬山，以旌破突厥、薛延陁之功。光宅元年，詔勣配享高宗廟庭。

二年，加授太子太師，增加食實封加上以前共一千一百户。這年病重，下詔讓李勣的弟弟晋州刺史李弼爲司衛正卿，使他得以侍奉病中的哥哥。李勣不久逝世，終年七十六歲。皇帝爲他哭喪，停止朝會七天，追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謚號貞武，給東園秘器，陪葬昭陵，令司平太常伯楊昉代理同文正卿監護。埋葬那天，皇帝臨幸未央古城，登樓送葬，望着喪車慟哭，并且祭奠他。皇太子也隨駕親臨送葬，哀慟悲傷感動左右。下詔百官送到故城西北，所修築的墳墓全依準衛青、霍去病舊例，形狀像陰山、鐵山及烏德鞬山，用來表彰他打敗突厥、薛延陁的功勞。光宅元年，下詔命李勣祔祀高宗廟庭。

勣前後戰勝所得金帛，皆散之於將士。初得黎陽倉，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游其所，一見於衆人中，即加禮敬，引之卧内，談謔忘倦，及平武牢，獲僞鄭州長史戴冑，知其行能，尋釋放，竟推薦，咸至顯達，當時稱其有知人之鑒。又，初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依例處死，勣表稱其武藝絶倫，若收之於合死之中，必大感恩，堪爲國家盡命，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對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於土矣。”仍收養其子。每行軍用師，頗任籌算，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與人圖計，識其臧否，聞其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以是人皆爲用，所向多克捷。洎勣之死，聞者莫不凄愴。

李勣前後打勝仗所得的金帛，都散發給將士。當初攻取黎陽倉，前去就食的有幾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都客游到這裏，李勣在衆人中一見到他們，就以禮相待，引入卧室内，談笑忘記了疲倦，待到平定武牢，俘獲僞鄭州長史戴冑，得知其品行才能後，不久就釋放了，竟然還向皇帝推薦了他，後來他們都成爲顯達之人，當時人們稱他有一面鑒别人才的鏡子。又，當初平定王世充，俘獲了他的舊友單雄信，照例要處死，李勣上表稱頌他武藝超群，如果在死罪之時能收用他，一定會感恩戴德，拼命爲國家效力，請求用自己的官爵爲他贖罪。高祖不同意。當單雄信要被斬首的時候，李勣對着他大聲哭泣，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給他吃，説：“生死永訣，這肉伴你同歸於土!”并收養單雄信的子女。每次行軍用兵，很會籌算，臨敵應變，往往契合事機。和别人在一起謀劃的時候，能識别好壞，聽到别人的一點良策，握持手腕而依從，事情成功的時候，常把功勞歸於部下，因此人們都願意爲他出力，所向之處大多取勝。等到李勣去世，聽説的人没有不悲哀的。

與弟弼特存友愛，閨門之内，肅若嚴君。自遇疾，高宗及皇太子送藥，即取服之；家中召醫巫，皆不許

李勣和他弟弟李弼特别友愛，家庭内部，肅若嚴君。自從生病以後，高宗和皇太子送藥，就服用；家裏人請來的醫巫，都不許進門。子弟堅

入門。子弟固以藥進，勣謂曰："我山東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濫居富貴，位極三台，年將八十，豈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寧容浪就醫人求活！"竟拒而不進。忽謂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以申宴樂。"於是堂上奏女妓，檐下列子孫。宴罷，謂弼曰："我自量必死，欲與汝一別耳。恐汝悲哭，誑言似差可，未須啼泣，聽我約束。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辛苦作得門户，亦望垂裕後昆，并遭痴兒破家蕩盡。我有如許豚犬，將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倫、交游非類，急即打殺，然後奏知。又見人多埋金玉，亦不須爾。惟以布裝露車，載我棺柩，棺中斂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死倘有知，望著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馬五六匹，下帳用幔皂爲頂，白紗爲裙，其中著十個木人，示依古禮芻靈之義，此外一物不用。姬媪已下，有兒女而願住自養者聽之，餘并放出。事畢，汝即移入我堂，撫恤小弱。違我言者，同於戮尸。"此後略不復語，弼等遵行遺言。

持給他進藥，李勣對他們說："我原是山東一農夫，攀附明主，超越身份享受富貴，位居三臺，年近八十，難道不是命嗎？人生命的長短是注定的，怎能靠醫巫把人救活！"始終拒絶醫巫進門。忽然對李弼說："我似乎稍微好一點，可以擺酒宴飲作樂。"於是堂上女妓演奏，檐下排列着子孫。宴會結束，對李弼說："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想和你訣别，但害怕你悲痛哭泣，所以欺騙你説好一點了，不必哭泣，聽我吩咐。我看到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辛辛苦苦立得門户，也希望爲後人留下功業和財産，但全被那些無知的子孫毁壞了。我的這些子孫，將托付給你，你要防備慎察，有品行不端、交結壞人的，立即殺掉，然後向皇上奏報。又見别人死後多埋葬金玉，我也不必這樣。衹用布裝飾喪車，載上棺柩，棺中殮以日常的衣服，衹加朝服一副，如果人死後尚且有知，希望穿上這套衣服去見先帝。陪葬的器物衹要五六匹馬，隨葬的幔帳用黑色做頂，白紗做裙，其中放十個木人，表示按照舊禮芻靈之義，此外不用一物。姬妾以下，有兒女而願意住下來養育的聽便，其餘全部放出。喪事處理完畢，你就搬到我的正房來住，撫恤小孩弱婦。違背我説的，如同戮殺我的尸體。"這以後不再説話，李弼等遵照他的遺言行事。

李感

勣少弟感，幼有志操。李密之敗也，陷於王世充，世充逼令以書召勣，感曰："家兄立身，不虧名節，今已事主，君臣分定，决不以感造次改圖。"卒不肯，世充怒，遂害焉，時年十五。

李勣的小弟弟李感，幼年時有志向節操。李密失敗後，落入王世充手中，王世充强迫他寫信招降李勣，李感説："家兄做人，不損壞名聲節操，現在已經服事了君主，君臣之分已經明確，决不會因我李感而輕易改變主意。"始終不肯寫信，王世充發怒，就殺害了他，李感當時十五歲。

勣長子震，顯慶初官至梓州刺史，先勣卒。

李勣的大兒子李震，顯慶初年官做到梓州刺史，先於李勣去世。

李敬業

勣孫敬業。高宗崩，則天太后臨朝，既而廢帝爲廬陵王，立相王爲皇帝，而政由天后，諸武皆當權任，人情憤怨。時給事中唐之奇貶授括蒼

李勣的孫子李敬業。高宗崩逝，則天太后當政，不久廢皇帝爲廬陵王，立相王爲皇帝，而政權由天后掌管，武姓的人都委以重任，人們憤怒怨恨。當時給事中唐之奇貶任括蒼令，長安主簿

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授臨海丞，詹事司直杜求仁黜縣丞，敬業坐事左授柳州司馬，其弟盩厔令敬猷亦坐累左遷，俱在揚州。敬業用前盩厔尉魏思温謀，據揚州。嗣聖元年七月，敬業遣其黨監察御史薛璋先求使江都，又令雍州人韋超詣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與唐之奇謀逆”，璋乃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矯制殺敬之，自稱揚州司馬，詐言“高州首領馮子猷叛逆，奉密詔募兵進討”。是日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解繫囚及丁役、工匠，得數百人，皆授之以甲。録事參軍孫處行拒命，敬業斬之以徇。遂據揚州，鳩聚民衆，以匡復廬陵爲辭。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杜求仁、唐之奇、駱賓王爲府屬，餘皆僞署職位。旬日之間，勝兵有十餘萬。仍移檄諸郡縣曰：

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温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宫，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别宫；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廷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胤，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恩。宋微子之興

駱賓王貶任臨海丞，詹事司直杜求仁貶任黜縣丞，李敬業因受牽連降授柳州司馬，其弟弟盩厔令李敬猷也受牽連貶官，都在揚州。李敬業采用前盩厔尉魏思温的計謀，占據揚州。嗣聖元年七月，李敬業派遣其同黨監察御史薛璋先請求出使江都，又令雍州人韋超到薛璋處告發有反叛，説“揚州長史陳敬之和唐之奇謀反”，薛璋於是將陳敬之收捕下獄。過了幾天，李敬業假造皇帝的命令殺掉陳敬之，自稱揚州司馬，欺騙説“高州首領馮子猷反叛，奉密詔招募兵馬討伐”。這天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釋放囚犯以及丁役、工匠，得到幾百人，都發給兵器。録事參軍孫處行拒不執行命令，李敬業殺掉了他示衆。於是占據揚州，鳩集民衆，以匡復廬陵王爲藉口。於是開三府：一叫匡復府，二叫英公府，三叫揚州大都督府。李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兼領揚州大都督，以杜求仁、唐之奇、駱賓王爲府僚，其餘的人都僞署職位。十天之内，精兵有十多萬。於是向各郡縣發布檄文説：

非法把持朝政的武氏，爲人不温和善良，地位貧寒低賤。當初是太宗皇帝的姬妾，曾以更衣的機會得以侍奉左右。到了後來，和皇太子幹出淫穢亂倫的事來。隱瞞了與先帝的隱私，圖謀騙取高宗後宫的寵嬖。入宫時遭到嫉妒，遂以美色争寵而不肯讓人；巧施掩袖之計在皇帝面前進讒言，用妖邪的手段迷惑了君主。奪取了皇后的尊位，誘惑我君主陷於禽獸的行列。加上毒蛇般的心腸，豺狼樣的本性，親近奸邪之人，殘害忠良之士，殺害姐姐和兄長，謀害君主和母親。爲人神所共恨，天地所不容。還包藏禍心，窺測時機奪取帝位。國君的愛子，被幽禁在别宫中；逆賊的族人黨羽，一一委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不會起而復生了，朱虚侯早已亡故。“燕啄皇孫”童謡的出現，知道漢朝的帝運將盡；以龍誕生褒姒的傳説，看出夏朝王業的速衰。李敬業，本是大唐的舊

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内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黄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師，無廢舊君之命，凡諸爵賞，同裂山河。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臣，公侯的長子，尊奉先帝的遺教，承受本朝的厚恩。宋微子過殷墟而引起悲傷，實在是有緣故的；袁君山目睹時政的弊端而痛哭流涕，難道没有原因嗎！義憤之氣激蕩風雲，志在安定國家，憑藉天下人對武則天的怨恨，順應天下人對李敬業的信任，於是高舉正義之旗，發誓要清除害人的妖孽。南連偏遠的百越，北抵中原的三河，鐵騎成群，戰車相連。像海陵陳年的儲蓄使米已變成紅色，我軍倉庫中儲存的軍糧多至無窮；揚州天空升起祥瑞雲氣，光復大唐的功業還會有多遠？馬聲嘶鳴似北風怒號，劍光衝天使南斗失色。胸中的憤怒之氣可使高山崩塌，憤怒的呼喊之聲能使風雲變色。以此破敵，有什麽敵人不被摧毁？以此攻城，有什麽城池不能攻下？公等有的世襲國家的封爵，有的是王室的至親，有的被寄托以得力助手的重任，有的在皇宫中承受皇帝的臨終遺詔。言語猶在耳邊，豈能忘記對皇帝的忠心？一捧黄土還没有乾，先王的遺孤就被廢到哪裏了呢？倘若能轉禍成福，禮葬死者事奉生者，共同建立爲王朝效力的軍隊，不廢棄高宗的遺命，對有功之臣一定封爵行賞，同指山河爲誓。請看今天的國家，到底是誰家的天下！

則天命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討之，追削敬業祖、父官爵，剖墳斫棺，復本姓徐氏。

初，敬業兵集，圖其所向，薛璋曰："金陵王氣猶在，大江設險，可以自固。且取常、潤等州，以爲霸基，然後治兵北渡。"魏思温曰："兵貴神速，但宜早渡淮而北，招合山東豪傑，乘其未集，直取東都，據關决戰，此上策也。"敬業不從。十月，率衆渡江，攻拔潤州，殺刺史李思文。先是，太子賢爲天后所廢，死於巴州，敬業乃求狀貌似賢者，置於城中，奉之爲主，云賢本不死。孝逸軍

武則天命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帶兵三十萬討伐他，追削李敬業祖、父的官爵，挖墳砍棺，恢復本姓徐氏。

當初，李敬業聚集軍隊，規劃進軍方向，薛璋説："金陵王氣尚存，在大江上設立險阻，可以固守。再者奪取常、潤等州，作爲霸業的基地，然後整兵北渡。"魏思温説："兵貴神速，祗應該早渡淮河北上，招集聚合山東的豪傑，趁朝廷兵力没有聚集，直取東都，占據關隘决一死戰，這是上策。"李敬業不聽從。十月，率領兵衆渡過長江，攻取潤州，殺死刺史李思文。原先，太子李賢被天后所廢，死在巴州，李敬業就尋找容貌像李賢的人，放在城内，尊奉他爲君主，説李賢并没有死。李孝逸的軍隊渡過淮河，

渡淮，至楚州，敬業之衆狼狽還江都，屯兵高郵以拒之。頻戰大敗，孝逸乘勝追躡。敬業奔至揚州，與唐之奇、杜求仁等乘小舸，將入海投高麗。追兵及，皆捕獲之。初，敬業傳檄至京師，則天讀之微哂，至"一抔之土未乾"，遽問侍臣曰："此語誰爲之?"或對曰："駱賓王之辭也。"則天曰："宰相之過，安失此人?"

到了楚州，李敬業的兵衆狼狽回到江都，屯兵高郵進行抗拒。李敬業的軍隊多次作戰都大敗，李孝逸乘勝追擊。李敬業逃奔揚州，和唐之奇、杜求仁等乘小船，要渡海投奔高麗。追兵趕上，都被捕獲。當初，李敬業發布的檄文傳到京城，武則天讀着微微發笑，當讀到"一抔之土未乾"，立即問侍臣："此文是誰寫的?"有人回答說："是駱賓王的文筆。"武則天說："這是宰相的過失，怎麽没用這個人?"

中宗返正，詔曰："故司空勣，往因敬業，毁廢墳塋。朕追想元勛，永懷佐命。昔竇憲干紀，無累安豐之祠；霍禹亂常，猶全博陸之祀。罪不相及，國之通典。宜特垂恩禮，令所司速爲起墳，所有官爵，并宜追復。"勣諸子孫坐敬業誅殺，靡有遺胤，偶脱禍者，皆竄迹胡越。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民畜而去。至鹽州西横槽烽，蕃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於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甚懼，予本漢人，司空、英國公五代孫也。屬武太后斫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子孫流落絶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任，掌握兵要，然思本之心，無忘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此地蕃漢交境，放師還鄉。"數千百人，解縛而遣之。

中宗撥亂反正，下詔說："故司空李勣，過去由於李敬業的緣故，毁廢了墳墓。朕追念他是元勛，長久輔佐君主。過去竇憲違犯法紀，没有連累安豐的廟堂；霍禹敗壞倫常，仍然保全博陸的祭祀。罪不相連，是國家的通常法典。應該特降恩禮，令有關部門立即爲他修好墳墓，所有官爵，都應追贈恢復。"李勣的諸多子孫受李敬業的牽連獲罪被殺，没有留下後代，偶然有逃脱災難的，都逃竄在胡越之地。貞元十七年，吐蕃攻陷麟州，擄掠人畜而走。到鹽州西横槽烽，有吐蕃將叫徐舍人的，會集全部漢人俘虜在呼延州，對僧人延素說："法師不要太恐懼，我本是漢人，司空、英國公的五代孫。適值武太后斬殺王室，我的祖先樹立義旗没有成功，子孫流落在這極遠的地域，現在已經三代了。雖然世代身居要職，掌握兵權，然而心中一直思念着本土，没有忘記自己的國家。但是在這裏同族的親屬已經很多，無法自拔了。這裏是吐蕃與漢的交界處，放法師返回家鄉。"把這數千百人解除捆綁後遣回。

史臣曰：近代稱爲名將者，英、衛二公，誠煙閣之最。英公振彭、黥之迹，自拔草莽，常能以義藩身，與物無忤，遂得功名始終。賢哉垂命之誡！敬業不蹈貽謀，至於覆族，悲夫！衛公將家子，綽有渭陽之風。臨戎出師，凜然威斷。位重能避，功成益謙。銘之鼎鍾，何慚耿、鄧。美哉！

史臣曰：近代稱爲名將的人，是英、衛二公，的確是凌煙閣上的功臣之首。英國公重振彭越、黥布的業績，出身於草莽之間，常能以忠義護身，和事物不相違背，於是能得到善始善終的功名。賢明啊臨死的告誡！李敬業不遵循遺囑的謀慮，以至於滅族，可悲啊！衛國公是將門子弟，多有他舅父的遺風。臨戰出兵，威武雄壯，善於決斷，地位顯赫能及時迴避，功成名就更加謙虚謹慎。銘刻鼎鐘上，怎會不如耿弇、鄧禹。美啊！

贊曰：功以懋賞，震主則危。辭禄避位，除猜破疑。功定華夷，志懷忠義。白首平戎，賢哉英、衛。

贊曰：建立功業授官得到勉勵，威震君主就會遭受危亡。辭避高官厚禄，就會除破猜疑。功業永垂華夷，心懷忠義之情。白髮之時還平定戎敵，賢良啊英國公、衛國公。

舊唐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十八

尉遲敬德　秦叔寶　程知節　段志玄
張公謹（子）大素 大安

尉遲敬德

尉遲敬德，朔州 善陽人。大業末，從軍於高陽，討捕群賊，以武勇稱，累授朝散大夫。劉武周起，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陷晉、澮二州。敬德深入至夏縣，應接呂崇茂，襲破永安王 孝基，執獨孤懷恩、唐儉等。武德三年，太宗討武周於柏壁，武周令敬德與宋金剛來拒王師於介休。金剛戰敗，奔於突厥，敬德收其餘衆，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王 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城來降。太宗大悦，賜以曲宴，引爲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於東都。

既而尋相與武周下降將皆叛，諸將疑敬德必叛，囚於軍中。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咸言："敬德初歸國家，情志未附。此人勇健非常，繫之又久，既被猜貳，怨望必生。留之恐貽後悔，請即殺之。"太宗曰："寡人所見，有異於此。敬德若懷翻背之計，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以金寶，謂曰："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應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是日，因從獵於

尉遲敬德，是朔州 善陽人。大業末年，在高陽從軍，討伐捕捉盜賊，以勇猛著稱，多次授任後爲朝散大夫。劉武周起兵，讓他做偏將，和宋金剛一起向南侵犯，攻陷晉、澮二州。尉遲敬德深入到夏縣，接應呂崇茂，襲擊打敗了永安王李孝基，俘獲獨孤懷恩、唐儉等人。武德三年，太宗到柏壁討伐劉武周，劉武周令尉遲敬德和宋金剛前來介休抗拒官軍。宋金剛戰敗，逃奔到突厥，尉遲敬德收集殘餘軍隊，據守介休城。太宗派遣任城王 李道宗、宇文士及前往勸諭，尉遲敬德和尋相舉城投降。太宗非常高興，在府裏宴請他，舉薦他做了右一府統軍，跟隨太宗到東都攻打王世充。

隨後尋相和劉武周部下的降將都反叛了，諸將都懷疑尉遲敬德一定會反叛，將他囚禁在軍中。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都説："尉遲敬德剛剛歸附國家，感情志趣還没有完全順從。這個人勇健非凡，拘禁的時間又長，既然被猜疑，不滿的情緒必然産生。留下他恐怕會遺患無窮，請求立即殺掉。"太宗説："寡人的看法，和這不一樣。尉遲敬德如果懷有反叛的想法，難道要等到尋相之後嗎？"立即下令釋放了他，帶入卧室，賜給金寶，對他説："大丈夫以意氣爲重，不要因小小的嫌疑而介意。寡人始終不會聽信讒言而陷害忠良，公應該體諒。如果一定要離去，現在送你這些財物作爲路費，以表示這段時

榆窠，遇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世充驍將單雄信領騎直趨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横刺雄信墜馬。賊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賊圍，更率騎兵與世充交戰，數合，其衆大潰，擒僞將陳智略，獲排矟兵六千人。太宗謂敬德曰："比衆人證公必叛，天誘我意，獨保明之，福善有徵，何相報之速也。"特賜金銀一篋，此後恩眄日隆。

間在一起共事的情分。"這天，跟隨太宗在榆窠打獵，遇上王世充率領步騎幾萬人前來交戰。王世充的勇將單雄信帶領騎兵衝向太宗，尉遲敬德策馬騰躍大聲呼喊，把單雄信迎面刺落馬下。賊衆漸漸退却，尉遲敬德保護太宗衝出賊兵包圍，又率領騎兵和王世充交戰，幾個回合，賊衆大敗，活捉僞將陳智略，俘獲排矟兵六千人。太宗對尉遲敬德説："近來大家都説公一定會反叛，上天誘導我的心意，使我獨自爲你申明，福善有徵兆，回報得何等迅速啊。"特賜給金銀一箱，此後恩寵日益加深。

敬德善解避矟，每單騎入賊陣，賊矟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以刺之。是日，出入重圍，往返無礙。齊王元吉亦善馬矟，聞而輕之，欲親自試，命去矟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縱使加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矟謹當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問曰："奪矟、避矟，何者難易？"對曰："奪矟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矟。元吉執矟躍馬，志在刺之，敬德俄頃三奪其矟。元吉素驍勇，雖相嘆異，甚以爲耻。

尉遲敬德擅長躲避刺來的矟，每次單人匹馬衝入賊陣，賊兵用矟一起猛刺，始終不能傷着他。他又能够奪取賊兵的矟，用來回刺。這天，出入重圍，往返毫無障礙。齊王李元吉也善於用馬矟，聽説後輕視他，要親自比試一下，叫人取掉矟刃用竿相互刺殺。尉遲敬德説："即使加上刃，也不能傷着我，請不要去掉，我尉遲敬德的矟爲了慎重應當去掉刃。"李元吉始終不能刺中他。太宗問尉遲敬德説："奪矟、避矟，哪個難哪個容易？"回答説："奪矟難。"於是叫尉遲敬德去奪李元吉的矟。李元吉手持着矟策馬騰躍，一心要刺中尉遲敬德，尉遲敬德一會兒功夫三次奪下他的矟。李元吉一向驍勇，雖然表面贊嘆驚訝，但内心認爲是奇耻大辱。

及竇建德營於板渚，太宗將挑戰，先伏李勣、程知節、秦叔寶等兵。太宗持弓矢，敬德執矟，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擾，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所殺亦十數人，遂引賊以入伏内。於是與勣等奮擊，大破之。王世充兄子僞代王琬使於建德軍中，乘隋煬帝所御驄馬，鎧甲甚鮮，迥出軍前以誇衆。太宗曰："彼之所乘，真良馬也。"敬德請往取之，乃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以歸，賊衆無敢當者。

等到竇建德在板渚扎營，太宗將要挑戰，先埋伏下李勣、程知節、秦叔寶等人的軍隊。太宗手握弓箭，尉遲敬德手執着矟，到竇建德的營壘外大聲喊着表示挑戰。賊衆非常驚慌，派出幾千騎兵，太宗徘徊往返衝殺着漸漸退却，前後射死數人，尉遲敬德也殺了十幾人，就引賊進入伏兵圈内。這時候便與李勣等人奮力出擊，大破賊軍。王世充哥哥的兒子僞代王王琬正出使在竇建德軍中，騎着隋煬帝曾騎過的驄馬，鎧甲非常鮮亮，遠遠地站在軍隊前面誇耀於衆人。太宗説："他所騎的馬，是真正的良馬。"尉遲敬德請求前往取回，於是和高甑生、梁建方三人騎馬徑直衝入賊軍，活捉了王琬，牽着那匹馬返回，賊衆没有人敢阻擋。

又從討劉黑闥於臨洺，黑闥軍來襲李世勣，太宗勒兵掩賊後以救之。既而黑闥衆至，其軍四合，敬德率壯士犯圍而入，大破賊陣，太宗與江夏王道宗乘之以出。又從破徐圓朗。累有戰功，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

又跟隨太宗在臨洺討伐劉黑闥，劉黑闥的軍隊前來襲擊李世勣，太宗統率軍隊突襲到賊軍背後來解救他。隨後劉黑闥大軍到來，將太宗四面包圍，尉遲敬德率領壯士衝進重圍，大破賊軍戰陣，太宗和江夏王李道宗乘機衝出。又跟着太宗打敗了徐圓朗。多次立下戰功，授任秦王府左二副護軍。

隱太子、巢剌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致書以招敬德曰："願迂長者之眷，敦布衣之交，幸副所望也。"仍贈以金銀器物一車。敬德辭曰："敬德起自幽賤，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竄身無所，久淪逆地，罪不容誅。實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隸名藩邸，唯當以身報恩。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許殿下，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是後遂絶。敬德尋以啓聞，太宗曰："公之素心，鬱如山岳，積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來但取，寧須慮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陰計，足爲良策。"元吉等深忌敬德，令壯士往刺之。敬德知其計，乃重門洞開，安卧不動，賊頻至其庭，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高祖，下詔獄訊驗，將殺之，太宗固諫得釋。

隱太子、巢剌王李元吉將謀害太宗，秘密送書信給尉遲敬德招撫他説："希望您屈尊垂愛，來加深我們平民般的交情，希望您不要令人失望。"還贈給金銀器物一車。尉遲敬德推辭説："我尉遲敬德出身低賤，正遇上隋朝滅亡，天下土崩瓦解，到處逃竄無處藏身，長期淪落在叛逆的地位上，罪惡之大殺頭也不能寬容。實在是承受了秦王的再生之恩，如今又在秦王府任職，祇有以身報恩。我對於殿下没有功勞，不敢無故承當重賜。如果私下許諾殿下，便是有二心，見利忘義，對殿下又有什麼用處？"李建成發怒，此後便斷絶了交情。尉遲敬德不久把這事報告太宗，太宗説："公一向的忠心，牢固如同山岳，即使準備了一斗黄金，我知道公的忠心也不會改變。送來的東西衹管收取，不必顧慮，如果不這樣，恐怕公自身難得保全。况且因此也知道了他們的陰謀詭計，實在是好辦法。"李元吉等人很嫉恨尉遲敬德，派壯士前去刺殺他。尉遲敬德知道他們的詭計，就將所有的門大開着，平静地躺着不動，賊多次來到他的庭前，始終不敢進入。李元吉於是在高祖面前誣陷尉遲敬德，被下詔投入監獄審訊，準備殺他，太宗堅决勸諫纔得以寬免。

會突厥侵擾烏城，建成舉元吉爲將，密謀請太宗同送於昆明池，將加屠害。敬德聞其謀，長孫無忌遽啓太宗曰："大王若不速正之，則恐被其所害，社稷危矣。"太宗嘆曰："今二宫離阻骨肉，滅棄君親，危亡之機，共所知委。寡人雖深被猜忌，禍在須臾，然同氣之情，終所未忍。欲待其先起，然後以義討之，公意以爲何

正值突厥侵犯擾亂烏城，李建成舉薦李元吉爲將帥，秘密謀劃請太宗一起到昆明池送行，將要謀害太宗。尉遲敬德得知其詭計，和長孫無忌立即報告太宗説："大王您如果不迅速糾正這種局面，恐怕就要被他們謀害，國家就危險了。"太宗嘆息説："如今太子、齊王離間阻斷骨肉情義，拋棄君親，危亡的關頭，人所共知。寡人雖然深被猜忌，災禍就在眼前，然而出於同胞之情，始終不忍心動手。想等着他們先行動，然後

如?”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雖存仁愛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計，禍至而不恐，將亡而自安，失人臣臨難不避之節，乏先賢大義滅親之事，非所聞也。以臣愚誠，請先誅之。王若不從敬德言，請奔逃亡命，不能交手受戮。且因敗成功，明賢之高見；轉禍爲福，智士之先機。敬德今若逃亡，無忌亦欲同去。”太宗猶豫未決，無忌曰：“王今不從敬德之言，必知敬德等非王所有。事今敗矣，其若之何?”太宗曰：“寡人所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决，非勇。王縱不從敬德言，請自决計，其如家國何? 其如身命何? 且在外勇士八百餘人，今悉入宫，控弦被甲，事勢已就，王何得辭!”敬德又與侯君集日夜進勸，然後計定。

以道義討伐，公認爲怎麼樣?”尉遲敬德説：“怕死是人之常情，衆人以死侍奉大王，這是上天授予的。如果上天給予了而不取用，就會反受其懲罰。您這樣做雖然保存了仁愛的小情，却忘掉了國家的大計，災禍降臨却不恐懼，將要滅亡却心安理得，失去作爲人臣臨難不避的氣節，缺乏先賢大義滅親的作爲，没有聽説過有這樣做的。以臣愚直的誠心，請求先誅殺他們。大王如果不聽從我尉遲敬德的話，我請求出奔逃命，不能拱手被殺。而且轉敗爲勝，是賢明的高見；轉禍爲福，是智士的機智。我尉遲敬德現在如果逃亡，長孫無忌也要一同走。”太宗猶豫不決，長孫無忌説：“大王今天不聽從尉遲敬德的話，一定會知道尉遲敬德等人將不再是大王的人了。事情如今要是失敗了，那將怎麼辦呢?”太宗説：“寡人所説的道理，不可全不考慮，公還是另外謀劃。”尉遲敬德説：“大王現在處理事務猶豫不决，是不明智；面臨困境不決斷，是不勇敢。王即使不聽從我尉遲敬德的話，也請自己拿定主意，想一想對於國家怎麼辦? 對於自身性命怎麼辦? 况且在外勇士八百多人，現在全部進入宫裏，手握弓箭身穿甲衣，形勢已經定了，大王怎能推辭!”尉遲敬德又和侯君集日夜進言勸説，然後定下計策。

時房玄齡、杜如晦皆被高祖斥出秦府，不得復入。太宗令長孫無忌密召之，玄齡等報曰：“有敕不許更事王，今若私謁，必至誅滅，不敢奉命。”太宗大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背我耶?”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且往，觀其無來心，可并斬其首持來也。”敬德又與無忌喻曰：“王已决計剋日平賊，公宜即入籌之。我等四人不宜群行在道。”於是玄齡、如晦著道士服隨無忌入，敬德别道亦至。

這時房玄齡、杜如晦都被高祖斥責趕出秦府，不得再進入。太宗派長孫無忌秘密召回他們，房玄齡等回答説：“有敕令不許再事奉大王，如今如果私下謁見，必然招來殺身之禍，不敢接受命令。”太宗大怒，對尉遲敬德説：“房玄齡、杜如晦難道背叛我了嗎?”取下自己的佩刀交給尉遲敬德説：“公姑且前去，看他們没有來的意思，可以一并斬下他們的頭拿回來。”尉遲敬德又和長孫無忌開導房、杜二人説：“大王已經决定了限期平定叛賊，公應該立即進府籌劃。我們四人不適宜結夥走在路上。”於是房玄齡、杜如晦穿着道士的衣服隨長孫無忌進府，尉遲敬德走另外一條路也到來了。

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領七十騎躡踵繼至，元吉走馬東奔，左右

六月四日，李建成死後，尉遲敬德帶領七十名騎兵緊接着趕來，李元吉騎着馬向東逃跑，尉

射之墜馬。太宗所乘馬又逸於林下，橫被所纏，墜不能興。元吉遽來奪弓，垂欲相扼，敬德躍馬叱之，於是步走欲歸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殺之。其宫府諸將薛萬徹、謝叔方、馮立等率兵大至，屯於玄武門，殺屯營將軍。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宫府兵遂散。是時，高祖泛舟於海池，太宗命敬德侍衛高祖。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高祖大驚，問曰："今日作亂是誰？卿來此何也？"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驚動，遣臣來宿衛。"高祖意乃安。南衙、北門兵馬及二宫左右猶相拒戰，敬德奏請降手敕，令諸軍兵并受秦王處分，於是内外遂定。高祖勞敬德曰："卿於國有安社稷之功。"賜珍物甚衆。太宗升春宫，授太子左衛率。時議者以建成等左右百餘人，并合從坐籍没，唯敬德執不聽，曰："爲罪者二凶，今已誅訖，若更及支黨，非取安之策。"由是獲免。及論功，敬德與長孫無忌爲第一，各賜絹萬匹，齊王府財幣器物，封其全邸，盡賜敬德。

尉遲敬德左右的人將他射落馬下。太宗所騎的馬又受驚跑到樹林裏，被帶子挂住，太宗落下馬不能起來。李元吉立刻過來奪弓，想用弓勒死太宗，尉遲敬德策馬奔來大聲喝叱，李元吉於是步行想逃向武德殿，尉遲敬德直奔過去射死了他。東宫、齊王府諸將領薛萬徹、謝叔方、馮立等帶着許多兵趕來，屯駐在玄武門，殺掉了屯營將軍。尉遲敬德拿着李建成、李元吉的頭讓他們看，東宫、齊王府的兵於是散去。這時，高祖在海池划船，太宗命令尉遲敬德侍從護衛高祖。尉遲敬德身着甲衣手持長矛，徑直來到高祖的所在地。高祖大驚，問道："今日作亂的是誰？卿來這裏做什麽？"回答説："秦王因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殺了他們，害怕陛下受驚，派臣前來守衛。"高祖的心這纔安穩。南衙、北門兵馬以及二宫左右的人仍然互相混戰，尉遲敬德奏請頒發手敕，命令各路軍馬都受秦王處置，於是内外纔安定。高祖慰勞尉遲敬德説："卿對國家立有安定社稷的功勞。"賜給很多珍貴物品。太宗入東宫爲太子，授任尉遲敬德爲太子左衛率。當時商議的人認爲李建成等身邊的一百多人，應該一同治罪抄没，祇有尉遲敬德堅持不聽從，説："有罪的是兩個元凶，現在已被誅殺，如果再涉及黨羽，就不是使國家穩定的策略。"因此獲得赦免。等到論及功勞，尉遲敬德和長孫無忌爲第一，各賜絹一萬匹，齊王府的財産貨幣器物，被查封的全部宅邸，全賜給尉遲敬德。

貞觀元年，拜右武候大將軍，賜爵吴國公，與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四人并食實封千三百户。會突厥來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以擊之。賊至涇陽，敬德輕騎與之挑戰，殺其名將，賊遂敗。敬德好訐直，負其功，每見無忌、玄齡、如晦等短長，必面折廷辯，由是與執政不平。三年，出爲襄州都督。八年，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宫，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

貞觀元年，拜授尉遲敬德爲右武候大將軍，賜爵吴國公，和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四人一并食實封一千三百户。這時突厥入侵，授任尉遲敬德爲涇州道行軍總管讓他抗擊突厥。賊兵到了涇陽，尉遲敬德輕騎和他們挑戰，殺了他們的名將，賊人於是敗退。尉遲敬德亢直敢言，依仗自己的功勞，每見到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等有過失，一定在朝廷上當面斥責辯論，由此和宰相不和。三年，出任襄州都督。八年，多次遷任做到同州刺史。曾經在慶善宫侍奉宴飲，當時有人的位次在他的上首，尉遲敬德生氣地説："你有什麽功勞，配坐在我的上首？"任城王 李

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絶。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飭，無貽後悔也。"十一年，封建功臣爲代襲刺史，册拜敬德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後歷鄜、夏二州都督。十七年，抗表乞骸骨，授開府儀同三司，令朝朔望。尋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

道宗的位次在他的下首，因而勸解他，尉遲敬德勃然大怒，用拳頭打李道宗的眼睛，幾乎打瞎。太宗不高興而停止宴會，對尉遲敬德說："朕讀漢史，看到高祖的功臣得以保全性命的很少，心裏常責怪他。待到登上皇帝位以來，常想着要保全功臣，讓他們子孫不斷絶，然而卿任官常常觸犯國法，纔知道韓信、彭越被殺，不是漢高祖的過失。國家大事，衹有獎賞和懲罰，過分的恩寵，不能經常施行，你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修養，不要留下後悔的事情。"十一年，分封功臣爲世襲刺史時，册拜尉遲敬德爲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後來歷任鄜、夏二州都督。十七年，上表請求退休，授任開府儀同三司，叫他在初一、十五上朝。不久和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的像被畫在了凌煙閣上。

及太宗將征高麗，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在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虚。遼東路遥，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不納，令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蹕山。軍還，依舊致仕。

等到太宗將要征討高麗，尉遲敬德上奏說："皇上如果要親自去遼左，皇太子又在定州，東西二京，是府庫的所在地，雖然有人鎮守，但畢竟空虚。遼東路程遥遠，恐怕發生楊玄感一樣的事變。况且邊遠小國，不值得親自煩勞皇上，請求委任一位良將，自然能够及時摧毁消滅他們。"太宗不聽從，命令他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跟隨到駐蹕山打敗了高麗。軍隊返回，仍舊退休。

敬德末年篤信仙方，飛煉金石，服食雲母粉，穿築池臺，崇飾羅綺，嘗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凡十六年。顯慶三年，高宗以敬德功，追贈其父爲幽州都督。其年薨，年七十四。高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令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宅哭，册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忠武，賜東園秘器，陪葬於昭陵。

尉遲敬德晚年迷信神仙方術，飛煉金石丹藥，吃雲母粉，挖池沼築樓臺，用羅綺裝飾，曾經奏請用清商樂來自我奉養，不和外人交往，共十六年。顯慶三年，高宗因爲尉遲敬德的功勞，追贈他的父親爲幽州都督。這一年薨逝，終年七十四歲。高宗爲他哭喪，停止朝會三天，命令京官五品以上以及朝集使到他家中哭喪，册封司徒、并州都督，謚號忠武，賜給東園秘器，陪葬在昭陵。

子寶琳嗣，官至衛尉卿。

兒子尉遲寶琳繼嗣，官做到衛尉卿。

秦叔寶

秦叔寶，名瓊，齊州歷城人。大業中，爲隋將來護兒帳内。叔寶喪母，護兒遣使吊之，軍吏怪曰："士卒死亡及遭喪者多矣，將軍未嘗降

秦叔寶，名瓊，是齊州歷城人。大業年間，爲隋朝將領來護兒帳内。秦叔寶的母親去世，來護兒派遣使者前去吊喪，士兵奇怪地說："士卒死亡以及遭遇喪事的人很多了，將軍從没有慰問

問，獨吊叔寶何也?”答曰：“此人勇悍，加有志節，必當自取富貴，豈得以卑賤處之。”

過，爲什麽獨獨吊唁秦叔寶的母親呢?”回答説：“這個人勇猛强悍，加上有志向氣節，一定會取得富貴，怎能當作卑賤之人一樣對待?”

隋末群盗起，從通守張須陁擊賊帥盧明月於下邳。賊衆十餘萬，須陁所統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栅，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諸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衆既出，營内即虚，若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叔寶與羅士信請行。於是須陁委栅遁，使二人分領千兵伏於蘆葦間。既而明月果悉兵追之，叔寶與士信馳至其栅，栅門閉不得入，二人超升其樓，拔賊旗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士信又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栅，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又迴軍奮擊，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由是勇氣聞於遠近。

隋朝末年群盗興起，秦叔寶隨通守張須陁在下邳襲擊賊帥盧明月。賊衆十多萬，張須陁所統領的士兵纔有一萬人，雙方勢力不能抗衡，在離賊營六七里的地方設立營栅，相持了十幾天，糧食用完了準備退却，張須陁對各將士説：“賊人看到我軍退却，必定輕裝來追趕我們。其兵衆出擊後，營中便會空虚，如果派一千人襲擊賊營，可以大勝。但做這事實在危險，誰能前去?”没有人回答，衹有秦叔寶和羅士信請求前去。於是張須陁放棄營栅逃走，派他們二人分别領一千兵士伏在蘆葦中。隨後盧明月果真用全部兵力追擊，秦叔寶和羅士信騎馬奔馳到賊軍營栅外，栅門關閉不能進入，二人翻越上到樓上，拔掉賊軍旗幟，各殺幾人，營中大亂。秦叔寶、羅士信又打開關門使兵士進入，放火燒毁營栅三十多處，火焰濃烟衝天。盧明月逃回，張須陁又回軍奮力攻擊，大敗賊衆。盧明月帶領數百騎兵逃走，其餘全部被俘。由此他的勇氣遠近聞名。

又擊孫宣雅於海曲，先登破之。以前後累勳授建節尉。從須陁進擊李密於滎陽，軍敗，須陁死之，叔寶以餘衆附裴仁基。會仁基以武牢降於李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爲帳内驃騎，待之甚厚。密與化及大戰於黎陽童山，爲流矢所中，墮馬悶絶。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叔寶獨捍衛之，密遂獲免。叔寶又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後密敗，又爲王世充所得，署龍驤大將軍。叔寶薄世充之多詐，因其出抗官軍，至於九曲，與程齩金、吴黑闥、牛進達等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雖蒙殊禮，不能仰事，請從此辭。”世充不敢逼，於是來降。

又在海邊攻打孫宣雅時，秦叔寶率先登岸大敗他。因前後多次立功授任建節尉。跟隨張須陁到滎陽攻打李密，戰敗，張須陁戰死，秦叔寶率領餘衆歸附裴仁基。正值裴仁基在武牢向李密投降，李密得到秦叔寶後大爲高興，任他爲帳内驃騎，待遇非常優厚。李密和宇文化及在黎陽童山大戰，被流箭射中，落下馬暈倒。身邊人都逃散了，追兵就要趕到，衹有秦叔寶獨自保衛他，李密於是獲救。秦叔寶又收集士兵與敵人奮力作戰，宇文化及這纔退却。後來李密戰敗，秦叔寶又被王世充得到，任用爲龍驤大將軍，秦叔寶看不起王世充多詐奸猾，趁他出兵抵抗官軍之機，到了九曲，和程齩金、吴黑闥、牛進達等數十騎向西疾馳了一百多步，下馬向王世充拜謝説：“雖然我們蒙受了您特殊的禮遇，但不能爲您做事，請求就此辭别。”王世充不敢逼迫，秦叔寶等於是來投降。

高祖令事秦府，太宗素聞其勇，

高祖命他事奉秦府，太宗平日聽説他勇猛，

厚加禮遇。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又從征於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居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來投我，又立功效。朕肉可爲卿用者，當割以賜卿，況子女玉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三統軍。又從破宋金剛於介休。録前後勛，賜黄金百斤、雜綵六千段，授上柱國。從討王世充，每爲前鋒。太宗將拒竇建德於武牢，叔寶以精騎數十先陷其陣。世充平，進封翼國公，賜黄金百斤、帛七千段。從平劉黑闥，賞物千段。

以大禮相待。跟隨太宗鎮守長春宫，拜授馬軍總管。又隨着出征到達美良川，打敗尉遲敬德，立功最多。高祖派使者賜給金瓶，慰勞他説："卿不顧妻子兒女，遠道來投奔我，又立下功勞。朕的肉如果能爲卿服用，自當割下賜給卿，何況百姓玉帛呢？卿應當不斷努力。"不久任秦叔寶爲秦王右三統軍。又跟隨秦王在介休擊敗宋金剛。根據前後的功勞，賜給黄金一百斤、各色綵緞六千段，授任上柱國。跟隨征討王世充，常常作爲先鋒。太宗將在武牢抵抗竇建德，秦叔寶帶領幾十名精鋭騎兵首先攻入敵軍陣地。王世充平定後，進封翼國公，賜給黄金一百斤、帛七千段。跟隨太宗平定劉黑闥，賞給財物千段。

叔寶每從太宗征伐，敵中有驍將鋭卒，炫耀人馬，出入來去者，太宗頗怒之，輒命叔寶往取。叔寶應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辟易，太宗以是益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

秦叔寶每次跟隨太宗征伐，敵軍中有勇將鋭卒，他們在軍中炫耀人馬，來回出入，太宗對他們很氣憤，就命令秦叔寶前去捕捉。秦叔寶接受命令，策馬持槍上前，一定能將其人刺殺在萬衆之中，敵軍人馬驚退，太宗因此更加器重他，秦叔寶也由此自我誇耀。

六月四日，從誅建成、元吉。事寧，拜左武衛大將軍，食實封七百户。其後每多疾病，因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安得不病乎？"十二年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特令所司就其塋内立石人馬，以旌戰陣之功焉。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圖形於凌煙閣。

六月四日，秦叔寶跟隨太宗誅殺李建成、李元吉。事情平息後，拜授左武衛大將軍，食實封七百户。這以後常常生病，因而對人説："我從小長在軍營，經歷二百多戰，屢次受重傷。總計我前後流出的血也有幾斛了，怎能不生病呢？"十二年去世，追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特意下令有關部門在他的墓地刻立石人石馬，用來表彰他在戰場上的功績。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十七年，和長孫無忌等人的像被畫在了凌煙閣上。

程知節

程知節，本名齩金，濟州東阿人也。少驍勇，善用馬矟。大業末，聚徒數百，共保鄉里，以備他盜。後依李密，署爲内軍驃騎。時密於軍中簡勇士尤異者八千人，隸四驃騎，分爲左右以自衛，號爲内軍。自云："此八千人可當百萬。"知節既領其一，甚被恩遇。及王世充出城決戰，知節領内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

程知節，本名齩金，是濟州東阿人。年少時就勇猛，善於使用馬矟。大業末年，聚集黨徒幾百人，共同保衛鄉里，以防備其他盜賊。後來依附李密，李密任他爲内軍驃騎。當時李密在軍中挑選勇猛過人的勇士八千人，隸屬四驃騎，分爲左右用來自衛，號爲内軍。自稱："這八千人可以抵擋百萬人。"程知節就統領其中之一，很受恩遇。等到王世充出城決戰，程知節率領内馬軍，和李密共同扎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率領外

上，單雄信領外馬軍，營在偃師城北。世充來襲雄信營，密遣知節及裴行儼助之。行儼先馳赴敵，爲流矢所中，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爲世充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迴身捩折其槊，兼斬獲追者，於是與行儼俱免。

及密敗，世充得之，接遇甚厚。知節謂秦叔寶曰："世充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爲咒誓，乃巫師老嫗耳，豈是撥亂主乎？"及世充拒王師於九曲，知節領兵在其陣，與秦叔寶等馬上揖世充曰："荷公接待，極欲報恩。公性猜貳，傍多扇惑，非僕托身之所，今謹奉辭。"於是躍馬與左右數十人歸國，世充懼，不敢追之。

授秦王府左三統軍。破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并領左一馬軍總管。每陣先登，以功封宿國公。武德七年，建成忌之，構之於高祖，除康州刺史。知節白太宗曰："大王手臂今并翦除，身必不久。知節以死不去，願速自全。"六月四日，從太宗討建成、元吉。事定，拜太子右衛率，遷右武衛大將軍，賜實封七百户。

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與長孫無忌等代襲刺史，改封盧國公，授普州刺史。十七年，累轉左屯衛大將軍，檢校北門屯兵，加鎮軍大將軍。永徽六年，遷左衛大將軍。顯慶二年，授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師次怛篤城，有胡人數千家開門出降，知節屠城而去，賀魯遂即遠遁。軍還，坐免官。未幾，授岐州刺史，表請乞骸骨，許之。麟德二年卒，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

馬軍，安營在偃師城北。王世充前來襲擊單雄信的軍營，李密派遣程知節和裴行儼援助。裴行儼率先策馬衝向敵軍，被流箭射中，墜落地下。程知節營救了他，并殺死幾個人，王世充軍隊潰退，於是抱着裴行儼同騎一匹馬返回。被王世充的騎兵追上，用槊疾刺，程知節回身折斷敵人手中的槊，并斬獲了追兵，於是和裴行儼一起獲免。

等到李密失敗，王世充得到了他，待遇非常優厚。程知節對秦叔寶説："王世充才能氣度淺薄狹小，而且多説謊話，喜好詛咒誓語，不過是巫師老嫗罷了，哪裏是治理亂世的君主呢？"等到王世充到九曲抗拒官軍，程知節帶兵在陣中，和秦叔寶等人在馬上向王世充拱手道："承受公的接待，很想報恩。公性情愛猜疑，身邊又多煽動蠱惑之人，不是我們托身的地方，現在恭敬辭别。"於是策馬馳騁和左右幾十人歸順國家，王世充害怕，不敢追趕。

授任程知節爲秦王府左三統軍。打敗了宋金剛，活捉了竇建德，降服了王世充，并任左一馬軍總管。每次交戰率先衝鋒，因功封爲宿國公。武德七年，李建成因妒嫉他，向高祖進讒言，授任康州刺史。程知節告訴太宗説："大王的左膀右臂現在都被剪除，自身必定不能保全很久。我程知節寧死不離開，希望趕快擬定自我保全的計策。"六月四日，跟隨太宗討伐李建成、李元吉。事情平息，拜授太子右衛率，升任右武衛大將軍，賜實封七百户。

貞觀年間，歷任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和長孫無忌等人世代襲任刺史，改封盧國公，授任普州刺史。十七年，多次轉任後爲左屯衛大將軍，檢校北門屯兵，加任鎮軍大將軍。永徽六年，升任左衛大將軍。顯慶二年，授任葱山道行軍大總管派他征討賀魯。官軍到達怛篤城，有胡人幾千家開門出降，程知節屠城後離去，賀魯於是遠逃了。率軍返回，因此事獲罪免去官職。不久，任岐州刺史，上表請求退休，允許。麟德二年去世，追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陪葬昭陵。

子處默，襲爵盧國公。

處亮，以功臣子尚太宗女清河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左衛中郎將。

少子處弼，官至右金吾將軍。

處弼子伯獻，開元中，左金吾大將軍。

段志玄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也。父偃師，隋末爲太原郡司法書佐，從高祖起義，官至郢州刺史。

志玄從父在太原，甚爲太宗所接待。義兵起，志玄募得千餘人，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從平霍邑，下絳郡，攻永豐倉，皆爲先鋒，歷遷左光禄大夫。從劉文静拒屈突通於潼關，文静爲通將桑顯和所襲，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赴擊，殺數十人而還，爲流矢中足，慮衆心動，忍而不言，更入賊陣者再三。顯和軍亂，大軍因此復振，擊大破之。及屈突通之遁，志玄與諸將追而擒之，以功授樂遊府驃騎將軍。

後從討王世充，深入陷陣，馬倒，爲賊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志玄踊身而奮，二人俱墮馬，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及破竇建德，平東都，功又居多，遷秦王府右二護軍，賞物二千段。

隱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競以金帛誘之，志玄拒而不納，密以白太宗，竟與尉遲敬德等同誅建成、元吉。太宗即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食實封九百户。文德皇后之葬也，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肅章門。太宗夜使宫官至二將軍所，士及開營内使者，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辯真僞。"

兒子程處默，承襲爵位盧國公。

程處亮，因是功臣的兒子娶太宗的女兒清河長公主爲妻，授任駙馬都尉、左衛中郎將。

小兒子程處弼，官做到右金吾將軍。

程處弼的兒子程伯獻，開元年間，任左金吾大將軍。

段志玄，是齊州臨淄人。父親名偃師，隋朝末年爲太原郡司法書佐，跟隨高祖起義，官做到郢州刺史。

段志玄跟隨父親在太原，很受太宗的善待禮遇。義兵興起，段志玄招募到一千餘人，被授任右領大都督府軍頭。跟隨平定霍邑，攻下絳郡，攻打永豐倉，都作爲先鋒，歷次遷任後爲左光禄大夫。跟隨劉文静在潼關抗擊屈突通，劉文静被屈突通的部將桑顯和襲擊，軍營已經毀壞，段志玄率領二十名騎兵趕來攻擊，殺敵幾十人後返回，被流箭射中脚，但害怕衆人心亂，忍住不説，又多次衝入敵陣。桑顯和軍隊大亂，官軍因此又振奮起來，進擊大敗了敵軍。等到屈突通逃跑的時候，段志玄和諸將追擊并活捉了他，因功授任樂遊府驃騎將軍。

後來段志玄跟隨太宗討伐王世充，深入敵陣，馬仆倒，被賊兵捉住了。兩個騎兵夾持着他的髮髻，將要渡洛水，段志玄縱身向上跳起，二人一起落下馬，疾馳返回，幾百騎兵追趕，不敢逼近。等到打敗竇建德，平定東都，又多次立功，遷任秦王府右二護軍，賞物二千段。

隱太子李建成、巢剌王李元吉争相用金帛利誘他，段志玄拒絶不接收，秘密告訴太宗，終於和尉遲敬德等共同誅殺李建成、李元吉。太宗即位，幾次遷任後爲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食實封九百户。文德皇后出葬時，段志玄和宇文士及分别統領兵馬出肅章門。太宗夜裏派宫官到二將軍的軍營，宇文士及開營門讓使者進去，段志玄閉門不讓進，説："軍門不能夜間打開。"使者説："這裏有手敕。"段志玄説："夜裏不能分辨真僞。"一直讓使者在營門外等到天亮。太宗

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嘆曰："此真將軍也，周亞夫無以加焉。"

十一年，定世封之制，授金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十二年，拜右衛大將軍。十四年，加鎮軍大將軍。十六年，寢疾，太宗親自臨視，涕泣而別，顧謂曰："當與卿子五品。"志玄頓首固請迴授母弟志感，太宗遂授志感左衛郎將。及卒，上爲發哀，哭之甚慟，贈輔國將軍、揚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忠壯。十七年正月，詔圖形於凌煙閣。

子瓚，襲爵褒國公，武太后時官至左屯衛大將軍。

子懷簡，襲爵，開元中，官至太子詹事。

張公謹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人也。初爲王世充洧州長史。武德元年，與王世充所署洧州刺史崔樞以州城歸國，授鄒州別駕，累除右武候長史。初未知名，李勣驟薦於太宗，尉遲敬德亦言之，乃引入幕府。

時太宗爲隱太子建成、巢王元吉所忌，因召公謹，問以自安之策，對甚合旨，漸見親遇。及太宗將討建成、元吉，遣卜者灼龜占之，公謹自外來見，遽投於地而進曰："凡卜筮者，將以决嫌疑，定猶豫，今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縱卜之不吉，勢不可已。願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六月四日，公謹與長孫無忌等九人伏於玄武門以俟變。及斬建成、元吉，其黨來攻玄武門，兵鋒甚盛。公謹有勇力，獨閉關以拒之。以功累授左武候將軍，封定遠郡公，賜實封一千户。

貞觀元年，拜代州都督，上表請置屯田以省轉運，又前後言時政得失

聽説後感嘆道："這是真將軍，周亞夫也不能超過啊。"

十一年，制定世襲封官制度，授任金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十二年，拜授右衛大將軍。十四年，加授鎮軍大將軍。十六年，病重，太宗親自探視，流淚話别，看着他説："一定給卿的兒子五品官。"段志玄叩頭堅决請求轉授給同母弟段志感，太宗於是授予段志感左衛郎將。去世後，皇上爲他發喪，哭得非常悲慟，追贈輔國將軍、揚州都督，陪葬昭陵，謚號忠壯。十七年正月，下詔在凌煙閣上畫像。

兒子段瓚，承襲爵位褒國公，武太后時官做到左屯衛大將軍。

兒子段懷簡，承襲爵位，開元年間，官做到太子詹事。

張公謹，字弘慎，是魏州繁水人。開始時任王世充的洧州長史。武德元年，和王世充所任命的洧州刺史崔樞以州城歸順國家，授任鄒州别駕，幾次授任後爲右武候長史。起初不知名，李勣屢次向太宗推薦，尉遲敬德也向太宗進言，於是引入幕府。

當時太宗被隱太子李建成、巢王李元吉所嫉妒，因此召張公謹來，詢問自我保全的計策，他回答得很符合旨意，漸漸受到親近禮遇。等太宗將要討伐李建成、李元吉，派卜者燒龜甲占卜此事，正巧張公謹從外面進來，立刻將龜甲投到地上後進言説："凡要卜筮的，是用來决斷嫌疑，排除猶豫，現在的事情已經毫無疑問，有什麼可占卜的？即使占卜的結果不吉利，勢態也不容停止。希望大王思量。"太宗很贊同他的話。六月四日，張公謹和長孫無忌等九人埋伏在玄武門等待事變發生。待到斬了李建成、李元吉，他們的黨徒前來攻打玄武門，兵勢很强盛。張公謹有勇力，獨自閉關抗拒他們。因功多次授任後爲左武候將軍，封定遠郡公，賜實封一千户。

貞觀元年，拜授代州都督，上表請求置辦屯田以免輾轉運輸，又前後談論時政得失的十多件

十餘事，并見納用。後遣李靖經略突厥，以公謹爲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肆情，窮凶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此主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別部同羅、僕骨、迴紇、延陁之類，并自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二也。突利被疑，輕騎自免；拓設出討，匹馬不歸；欲谷喪師，立足無地；此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糧糇乏絶，其可取四也。頡利疏其突厥，親委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内必生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類實多，比聞自相嘯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深納之。破定襄，敗頡利，璽書慰勞，進封鄒國公。

事情，全都被采用。後來派遣李靖謀取突厥，使張公謹爲副職協助，張公謹因而論述突厥可以攻取的情况，説："頡利放縱情欲，窮凶極惡，殺害忠良，親近小人，是國主昏聵於上，是可以取勝的一個原因。另外他的别部同羅、僕骨、回紇、延陁等，都自己設立君長，圖謀反咬一口，這就是衆人叛離於下，是可以取勝的第二個原因。突利被猜疑，輕裝騎馬獨自逃跑得以幸免；拓設出兵征討，全軍覆没；欲谷喪失兵馬，無立足之地；這就是兵挫將敗，是可以取勝的第三個原因。塞北降霜早，糧食缺乏，是可以取勝的第四個原因。頡利疏遠自己的突厥人，親近信任諸胡人，胡人反覆無常，這是他們的常性，大軍一到，内部必然生變，這是可以取勝的第五個原因。漢人進入塞北，人數類别很多，近來聽説各自互相聚集起來，占據險要的地方，官軍出發到邊境，自然會有響應，這是可以取勝的第六個原因。"太宗完全贊同。攻破定襄，擊敗頡利，皇帝下詔書慰勞，進封鄒國公。

轉襄州都督，甚有惠政。卒官，年三十九。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準《陰陽書》，日子在辰，不可哭泣，又爲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襄。十三年，追思舊功，改封郯國公。十七年，圖形於凌煙閣。永徽中，又贈荆州都督。

長子大象嗣，官至户部侍郎。

次子大素、大安，并知名。

張大素

大素，龍朔中歷位東臺舍人，兼修國史，卒於懷州長史，撰《後魏書》一百卷、《隋書》三十卷。

張大安

大安，上元中歷太子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時章懷太子在春宫，令大安與太子洗馬劉訥言等注范曄《後漢書》。官廢，左授普州刺史。光宅

轉任襄州都督，很有政績。在任職時去世，終年三十九歲。太宗聽説後哀嘆悼念，親自去發喪，有關部門上奏説："依準《陰陽書》，日子在辰時，不能哭泣，又被流傳的習俗所忌諱。"太宗説："君臣的情義，如同父子，情感發自内心，何用避諱辰日。"於是哭吊了張公謹。追贈左驍衛大將軍，謚號襄。十三年，追念舊功，改封郯國公。十七年，在凌煙閣上畫像。永徽年間，又追贈荆州都督。

長子張大象繼嗣，官做到户部侍郎。

次子張大素、張大安，都很有名。

張大素，龍朔年間歷位東臺舍人，兼修國史，任懷州長史時去世，撰寫《後魏書》一百卷、《隋書》三十卷。

張大安，上元年間歷任太子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當時章懷太子在東宫，命令張大安和太子洗馬劉訥言等注釋范曄的《後漢書》。太子廢黜，張大安降爲普州刺史。光宅年間，-任横州司

中，卒於橫州司馬。

大安子説，開元中爲國子祭酒。

史臣曰：敬德奪矟陷陣，鼓勇王師，却賂報恩，竭忠霸主。然而奮拳負氣，非自全之道，文皇告誡之言，可爲功臣藥石。叔寶善用馬矟，拔賊壘則以寡敵衆，可謂勇矣。知節志平國難，拜隼旟則致命輔君，可謂忠矣。而并曉世充之猜貳，識唐代之霸圖，可謂見幾君子矣。志玄中鏑不言，竟安師旅。公謹投龜定議，志助儲君。皆所謂猛將謀臣，知機識變。有唐之盛，斯實賴焉。

贊曰：太宗經綸，實賴虎臣。胡、鄂諸將，奮不顧身。圖形凌煙，配食嚴煙。光諸簡册，爲報君親。

馬時去世。

張大安的兒子張説，開元年間任國子祭酒。

史臣曰：尉遲敬德奪矟陷陣，鼓舞官軍，拒絶賄賂回報恩德，對霸主竭忠盡力。然而却自負有功而揮拳打人，這不是自我保全的辦法，太宗告誡的話，可作爲功臣的良藥。秦叔寶善於使用馬矟，攻克敵人營壘能以寡敵衆，可説是勇猛了。程知節立志平息國家危難，拜授地方官却捨命輔佐君王，可説是忠誠了。而且都瞭解王世充的疑忌性格，認識到唐代的霸業宏圖，可説是明察事機的君子了。段志玄中箭不聲張，終於使軍隊得以穩定。張公謹扔掉龜甲決定計議，立志輔助儲君。都是所謂猛將謀臣，能把握機會識别變化。唐的强盛，的確依靠他們呀。

贊曰：太宗籌劃治理國家，確實依靠這些勇猛之臣。胡國公 秦瓊、鄂國公 尉遲敬德諸位將軍，奮不顧身。在凌煙閣上畫像，在廟庭裏祔祭。光大於史册，爲報君親。



舊唐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十九

侯君集　張亮

薛萬徹（兄）萬均 盛彥師 盧祖尚 劉世讓 劉蘭 李君羨（等附）

侯君集

侯君集，豳州三水人也。性矯飾，好矜誇，玩弓矢而不能成其藝，乃以武勇自稱。太宗在藩，引入幕府，數從征伐，累除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漸蒙恩遇，參預謀議。建成、元吉之誅也，君集之策居多。太宗即位，遷左衛將軍，以功進封潞國公，賜邑千户，尋拜右衛大將軍。

貞觀四年，遷兵部尚書，參議朝政。時將討吐谷渾伏允，命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并爲之副。九年三月，師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爲阻，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銳，輕齎深入。道宗追及伏允之衆於庫山，破之。伏允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爲兩道并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使侯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邏真谷，逾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柏海，頻與虜遇，皆大克獲。北望積石山，觀河源

侯君集，是豳州三水人。生性矯揉造作，驕傲自負并喜歡自我誇耀，玩弄弓箭而不能精通其技法，却以武勇自稱。太宗做藩王時，引入幕府，多次跟隨征戰，幾次升遷做到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漸漸蒙受恩遇，參預謀劃大事。李建成、李元吉被誅除時，侯君集的策劃居多。太宗即位，遷任左衛將軍，因功進封潞國公，賜邑千户，不久拜授右衛大將軍。

貞觀四年，遷任兵部尚書，參議朝政。當時要征討吐谷渾伏允，命李靖任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使侯君集和任城王李道宗一起做他的副手。九年三月，行軍到達鄯州，侯君集對李靖説："大軍已到，賊虜還没有逃往險要的地方，應該選拔精鋭人馬，長驅快進，敵方料想不到我們能來，一定會大勝。如果不行此策，賊虜必然要遠逃，以山障爲阻隔，討伐就確實困難了。"李靖贊同這個計策，於是挑選精鋭人馬，輕裝深入。李道宗在庫山追上伏允的軍隊，打敗他們。伏允輕兵進入沙漠，以此來躲避官軍。李靖就把兵馬分爲兩路一起進入沙漠，李靖和薛萬均、李大亮從北路進，使侯君集、李道宗從南路進。經歷破邏真谷，翻越漢哭山，途經二千多里，在空曠無人之地行進，盛夏時節降霜，山上多有積雪，轉戰經過星宿川，到達柏海，多次和賊虜作戰，都取得大勝。向北望見積石山，觀看到河源所流出

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於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

十一年，與長孫無忌等俱受世封，授君集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明年，拜吏部尚書，進位光禄大夫。君集出自行伍，素無學術，及被任遇，方始讀書。典選舉，定考課，出爲將領，入參朝政，并有時譽。

高昌王麴文泰時遏絶西域商賈，太宗徵文泰入朝，而稱疾不至，詔以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之。文泰聞王師將起，謂其國人曰："唐國去此七千里，沙磧闊二千里，地無水草，冬風凍寒，夏風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軍乎？若頓兵於吾城下，二十日食必盡，自然魚潰，乃接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軍至磧口，而文泰卒，其子智盛襲位。君集率兵至柳谷，候騎言文泰剋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前，攻其田地。賊嬰城自守，君集諭之，不行。先是，大軍之發也，上召山東善爲攻城器械者，悉遣從軍。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車撞其睥睨，數丈頹穴，抛車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糜碎，或張氈被，用障抛石，城上守陴者不復得立。遂拔之，虜其男女七千餘口，仍進兵圍其都城。智盛窮蹙，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喪背。智盛襲位未幾，不知所以愆闕，冀尚書哀憐。"君集報曰："若能悔禍，宜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因命士卒填其隍塹，發抛車以攻之。又爲十丈高樓，俯視城内，有行人及飛石所中處，皆唱言

的地方。於是凱旋回軍，和李靖在大非川會合，平定了吐谷渾後返回。

十一年，和長孫無忌等人一起受到世襲封任，授任侯君集爲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第二年，拜授吏部尚書，進位光禄大夫。侯君集軍人出身，向來没有學問，等到被重用後，纔開始讀書。主管選舉事務，評定考課官吏政績，出朝爲將領，入朝參預朝政，都在當代很有聲望。

高昌王麴文泰當時禁止西域商人通行，太宗徵召麴文泰入朝，他却稱病不來，太宗下詔使侯君集任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伐他。麴文泰聽説官軍要來，對他的國人説："唐國距離這裏七千里路，沙漠廣闊二千里，地上没有水草，冬季寒風刺骨，夏季熱風如焚。風一颳起，行人大多死去，平常一百人行進還不能到來，大軍怎麼能到達呢？如果在我們城下停頓兵馬，二十天之内糧草一定用完，自然像魚一樣地離散，然後與之交戰而俘虜他們，有什麼值得憂慮的！"大軍到達磧口時，麴文泰却死了，他的兒子麴智盛繼位。侯君集率兵到達柳谷，偵察騎兵説麴文泰的喪事已定出日期將要下葬，國人都集中在一起。各位將領請求襲擊，侯君集説："不能這樣，天子因爲高昌傲慢無禮，派我來奉行上天對他的懲罰，今天在別人送葬之時偷襲，不是問罪之師應該做的。"於是擊着鼓向前行進，進攻田地。賊人據城固守，侯君集告諭他們，不起作用。先前，大軍出發時，皇上召集山東擅長做攻城器械的人，派他們全部隨軍。侯君集於是砍伐樹木填塞城壕，推撞車撞城墻，城墻坍塌數丈，抛車石擊發射進城中，城裏被碰上的東西全都被擊得粉碎，有人張開氈被，用來阻擋抛石，城上守城的人再也不能站立。於是攻下城，俘虜其男女七千餘人，又進兵圍攻其都城。麴智盛困迫無策，送書信給侯君集説："對天子有罪的人，是先王。上天加以懲罰，使他已經喪亡。我麴智盛繼位不久，不知道過失的原因，希望尚書您能够哀憐。"侯君集答覆説："如果能悔禍，應該到軍門束手投降。"麴智盛還不出城，於是命令士兵填塞其城壕，發抛車石攻擊他們。又造十丈高樓，從上

之，人多入室避石。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兵至，共爲表裏。及聞君集至，欲谷設懼而西走千餘里，智盛失援，計無所出，遂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國，俘智盛及其將吏，刻石紀功而還。

面俯視城内，有行人和其他東西被擊中時，都大聲歡呼，城裏人大都躲進房中避石。當初，麴文泰和西突厥欲谷設約定，有官兵來，相互作爲表裏。等聽説侯君集到來，欲谷設害怕而向西逃走一千多里，麴智盛失去援助，無計可行，於是打開城門出來投降。侯君集分兵攻占各地，於是平定其國，俘獲麴智盛及其將吏，刻石記功後返回。

君集初破高昌，曾未奏請，輒配没無罪人，又私取寶物。將士知之，亦競來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及京師，有司請推其罪，詔下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以爲功臣大將不可輕加屈辱，上疏曰：

君集等或位居輔佐，或職惟爪牙，并蒙拔擢，受將帥之任，不能正身奉法以報陛下之恩，舉措肆情，罪負盈積，實宜繩之刑典，以肅朝倫。但高昌昏迷，人神共棄，在朝議者，以其地在遐荒，咸欲置之度外。唯陛下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等奉行聖算，遂得指期平殄。若論事實，并是陛下之功，君集等有道路之勞，未足稱其勛力。而陛下天德弗宰，乃推功於將帥。露布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沾滌蕩。及其凱旋，特蒙曲宴，又對萬國，加之重賞。内外文武，咸欣陛下賞不逾時 。而不經旬日，并付大理，雖乃君集等自挂網羅，而在朝之人未知所犯，恐海内又疑陛下唯録其過，似遺其功。臣以下才，謬參近職，既有所見，不敢默然。臣聞古之人君，出師命將，克敵則獲重賞，不克則受嚴刑。是以當其有功也，雖貪殘淫縱，必蒙青紫之寵；當其有罪也，雖勤躬潔

侯君集剛打敗高昌時，還未曾奏請，就流配抄没無罪的人，又私自拿取寶物。將士知道後，也争着來竊取，侯君集害怕這事被揭露，不敢制止。等回到京城，有關部門追究他的罪過，下詔將他下入獄中。中書侍郎岑文本認爲功臣大將不能輕易加以屈辱，上疏説：

侯君集等人有的居於輔佐高位，有的是得力助手，全部都承蒙提拔，擔任將帥的重任，不能正身守法報答陛下的恩情，行爲放肆，罪大惡極，的確應該以刑法論處，以此來嚴肅朝廷法律。但是高昌國王昏庸無道，人神共棄，在朝廷參議的人，認爲那地方荒遠，都想要置之不管。衹有陛下獨具慧眼，授予制勝的策略，侯君集等人奉行聖上的聖明決策，於是得以指日消滅了他們。如果按事實論，都是陛下的功績，侯君集等有路途上的辛勞，不足以稱道其功勞。但陛下天德宏大，將功勞推讓給將帥。布告剛送到，就降下大恩，從征的人，都享受到恩惠。待他們凱旋，特别蒙受到在宫中宴請，又對各國，大加重賞。内外文臣武將，都爲陛下獎賞及時而歡欣。但不到十幾天，把他們都交付大理寺審問，雖然侯君集等人自己觸犯法網，但在朝之人不知道他們所犯的罪行，恐怕天下人又懷疑陛下衹問其罪過，好像遺忘了他們的功勞。臣以下等的才能，愧居在皇帝身邊參議政事，既然有些想法，就不敢沉默不説。臣聽説古代的君王，出師命將，打敗敵人就得重賞，不勝就受嚴刑。所以當他們有功時，即使貪殘淫縱，也會蒙受青紫之寵，當他們有罪時，即使勤奮廉潔，也不免

己，不免鈇鉞之誅。故《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昔漢 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唯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而貪不愛卒，罪惡甚多。武帝爲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廣利 海西侯，食邑八千户。又校尉陳湯矯詔興師，雖斬郅支單于，而湯素貪盜，所收康居財物，事多不法，爲司隸所繫。湯乃上疏曰："與吏士共誅郅支，幸得擒滅。今司隸乃收繫案驗，是爲郅支報仇也。"元帝赦其罪，封湯關内侯，賜黄金百斤。又晉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吴之功，而王渾等論濬違詔，不受節度，軍人得孫皓寶物，并燒皓宫及船。濬上表曰："今年平吴，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爲咎累。"武帝赦而不推，拜輔國大將軍，封襄陽侯，賜絹萬匹。近隋 新義郡公 韓擒虎平陳之日，縱士卒暴亂叔寶宫内，文帝亦不問罪，雖不進爵，拜擒虎上柱國，賜物八千段。由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黄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棄人之短，良爲此也。臣又聞夫天地之道，以覆載爲先；帝王之德，以含弘爲美。夫以區區漢武及歷代諸帝，猶能有廣利等，况陛下天縱神武，振宏圖以定六合，豈獨正兹刑網，不行古人之事哉？伏惟聖懷，當自已有斟酌。臣今所以陳

去鈇鉞之誅。所以《周書》説："記住人的功勞，忘掉人的過失，爲人君的應這樣做。"昔日漢朝 貳師將軍李廣利損失五萬軍隊，消耗億萬資財，歷經四年的勞苦，祇獲得駿馬三十匹。雖然斬下宛王的首級，却貪婪不愛惜士卒，罪惡很多。漢武帝因爲他萬里征伐，不計其過失，於是封李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户。又校尉陳湯詐稱皇帝詔書興師，雖斬殺郅支單于，但陳湯平日貪盜，所獲康居財物，事情多有不法，被司隸拘禁。陳湯上疏道："和將士共同誅殺了郅支，有幸得以擒滅。現在司隸却要收捕治罪，這是爲郅支報仇。"漢元帝赦免了他的罪過，封陳湯爲關内侯，賜給黄金一百斤。又晉朝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定吴國的功勞，而王渾等人控告王濬違抗詔令，不受節制調度，軍人取走孫皓的寶物，并焚燒孫皓的宫殿和舟船。王濬上表説："今年平定吴國，的確是大喜，但對臣自身來講更多的是罪咎牽累。"晉武帝赦免了他而不追究，拜授他爲輔國大將軍，封襄陽侯，賜絹一萬匹。近代隋朝的新義郡公 韓擒虎平定陳朝的時候，放縱士卒在陳叔寶宫中暴亂搶奪，隋文帝也不問罪，雖然没有進爵，但却拜授韓擒虎爲上柱國，賜物八千段。由此看來，將帥之臣，廉潔謹慎的少，貪婪求取的多。所以黄石公《軍勢》上説："利用他的智慧，利用他的勇力，利用他的貪婪，利用他的愚昧。所以有智慧的人要引導他去立功，有勇力的人要發揮他的特長，貪婪的人利用他好利之處，愚昧的人利用他不計生死之處。"可見前代聖人無不利用人的長處，拋棄人的短處，好就好在這裏。臣又聽説天地之道，以覆蓋載物爲先；帝王之德，以含容寬宏爲美。以區區漢武帝和歷代諸帝，還能原諒李廣利等人，何况陛下是上天賦予的神明和威武，振興宏圖而平定天下，難道獨自匡正這刑網，不行古人之事嗎？伏惟聖上心意，自當已有斟酌。臣現在之所以陳述，并非敢偏愛侯君集等

聞，非敢私君集等，庶以螢爝末光，增暉日月。倘陛下降雨露之澤，收雷電之威，録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預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是貪愚之將。斯則陛下聖德，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愆過，雖蒙宥而過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兹而皆勸；負罪之將，由斯而改節矣。

疏奏，乃釋。

君集自以有功於西域，而以貪冒被囚，志殊怏怏。十七年，張亮以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督，君集激怒亮曰：“何爲見排?”亮曰：“是公見排，更欲誰冤!”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逢屋許大嗔，何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公能反乎? 當與公反耳。”亮密以聞，太宗謂亮曰：“卿與君集俱是功臣。君集獨以語卿，無人聞見，若以屬吏，君集必言無此。兩人相證，事未可知。”遂寢其事，待君集如初。尋與諸功臣同畫像於凌煙閣。

時庶人承乾在東宫，恐有廢立，又知君集怨望，遂與通謀。君集子婿賀蘭楚石時爲東宫千牛，承乾令數引君集入内，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承乾劣弱，意欲乘釁以圖之，遂贊承乾陰圖不軌，嘗舉手謂承乾曰：“此好手，當爲用之。”君集或慮謀泄，心不自安，每中夜蹶然而起，嘆咤久之。其妻怪而謂之曰：“公國之大臣，何爲乃爾? 必當有故。若有不善之事，孤負國家，宜自歸罪，首領可全。”君集不能用。

及承乾事發，君集被收，楚石又詣闕告其事。太宗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鞫驗耳。”君

人，衹是希望用螢火蟲的毫末光亮，給日月增添一點光輝。倘若陛下降下如雨露一般的恩澤，收斂如雷電一般的威嚴，記録他們的微薄功勞，忘掉他們的偌大過失，讓侯君集重新回到朝中，再參預朝政效命朝廷，雖然不是清貞的臣子，但還是貪愚的將帥。這將是陛下的聖德，儘管屈法但聖德更加顯揚；侯君集等人的罪過，雖然蒙受寬免却使過失更加彰明。足以使立功的將士，因此而都能勸勉；負罪的將領，由此而改變節操。

疏章呈上，就寬免了侯君集等人。

侯君集自以爲討伐西域有功，却因貪圖財利被囚禁，心中實在不痛快。十七年，張亮以太子詹事出任洛州都督，侯君集激怒張亮説：“你爲什麽受到排擠?”張亮説：“你也遭到排擠，還要説誰冤枉!”侯君集説：“我平定一國歸來，遭到偌大的責備，怎麽能受到這樣的排擠!”因此揎袖捋臂説：“憂悶得不能活了，公能造反嗎? 我和公一起造反。”張亮秘密上報，太宗對張亮説：“卿和侯君集都是功臣。侯君集單獨告訴了卿，没人聽見，如果交給司法官吏審訊，侯君集一定説没有此事。兩人互相對證，事情説不清楚。”於是就放下這事不提，對待侯君集像原來一樣。不久和諸功臣同在凌煙閣上畫像。

當時庶人李承乾在東宫，害怕有廢立之事，又知道侯君集心懷不滿，於是就和他通謀。侯君集的女婿賀蘭楚石當時爲東宫的千牛，李承乾叫他多次帶侯君集進東宫，向他詢問自我保全的辦法。侯君集認爲李承乾劣弱，想要乘機圖謀，於是幫助李承乾暗中圖謀不軌，曾經舉着手對李承乾説：“這是好手，自當爲您使用。”侯君集有時擔心陰謀泄露，心中不安，常常在半夜裏猛然坐起，嘆咤很長時間。他的妻子感覺奇怪因而對他説：“公是國家的大臣，爲什麽這樣? 一定有原因。如果有不好的事情，辜負了國家，應該自己去請罪，身首還可保全。”侯君集没有聽從。

等到李承乾的事情敗露，侯君集被收捕，賀蘭楚石又到朝廷告發此事。太宗親自審問説：“我不想令主辦文案的官吏羞辱公，所以親自審

集辭窮。太宗謂百僚曰："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置之於法。我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群臣爭進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請誅之以明大法。"太宗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因歔欷下泣。遂斬於四達之衢，籍没其家。君集臨刑，容色不改，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嘗爲將，破滅二國，頗有微功。爲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守祭祀。"由是特原其妻及一子，徙於嶺南。

問罷了。"侯君集無言答對。太宗對百官説："以前國家未安定之時，侯君集的確立下了汗馬功勞，我不忍心用刑法處置他。想乞求留他一條性命，公卿們應允我嗎?"群臣爭相進言説："侯君集的罪惡，天地不能容忍，請誅殺他以此來彰明國家大法。"太宗對侯君集説："和公永遠訣别了，從今往後，衹能看到公的遺像了!"因此哽咽落淚。於是在十字路口斬殺了他，抄没了他的全家。侯君集臨刑，臉色不變，對監刑將軍説："我侯君集難道是反叛的人嗎?失誤到這種地步!然而曾經做過將帥，攻破并消滅了兩個國家，很有些小功。替我向陛下講一下，乞求留下一個兒子延續祭祀。"於是特赦他的妻子和一個兒子的死罪，流放到嶺南。

張亮

張亮，鄭州 滎陽人也。素寒賤，以農爲業，倜儻有大節，外敦厚而内懷詭詐，人莫之知。大業末，李密略地滎、汴，亮杖策從之，未被任用。屬軍中有謀反者，亮告之，密以爲至誠，署驃騎將軍，隸於徐勣。及勣以黎陽歸國，亮頗贊成其事，乃授鄭州刺史。會王世充陷鄭州，亮不得之官，孤軍無援，遂亡命於共城山澤。

從房玄齡、李勣以亮倜儻有智謀，薦之於太宗，引爲秦府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會建成、元吉將起難，太宗以洛州形勝之地，一朝有變，將出保之。遣亮之洛陽，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引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欲圖不軌，坐是屬吏，亮卒無所言，事釋，遣還洛陽。及建成死，授懷州總管，封長平郡公。

貞觀五年，歷遷御史大夫，轉光禄卿，進封鄅國公，賜實封五百户。後歷豳、夏、鄜三州都督。七年，魏王 泰爲相州都督而不之部，進亮金紫光禄大夫，行相州大都督長史。十

張亮，是鄭州 滎陽人。一向貧賤，以農爲業，灑脱有大志，外表敦厚而内心詭詐，人們不容易看出來。大業末年，李密攻占了滎、汴，張亮杖策跟從，没有受到重用。適遇軍中有人謀反，張亮告發了這件事，李密認爲他忠誠可靠，任用爲驃騎將軍，隸屬徐勣。等到徐勣以黎陽歸順國家，張亮很贊成這事，於是授任鄭州刺史。正巧王世充攻陷鄭州，張亮不能前往就任，孤軍無援，於是逃亡到共城山澤。

後來房玄齡、李勣認爲張亮灑脱有智謀，向太宗推薦，引用爲秦府車騎將軍。漸漸蒙受恩遇，委任爲心腹。這時李建成、李元吉將要發難，太宗認爲洛州地勢優越，一旦有變，將出京到此退守。就派遣張亮到洛陽，統領左右王保等一千多人，暗中招引山東豪傑等待事變，拿出許多金帛，供他任意使用。李元吉控告張亮準備圖謀不軌，因此把他交給司法官吏審訊，張亮到底什麽也没説，事情了結，遣還洛陽。李建成死後，授任懷州總管，封爲長平郡公。

貞觀五年，歷任御史大夫，轉任光禄卿，進封鄅國公，賜實封五百户。後來歷任豳、夏、鄜三州都督。七年，魏王 李泰爲相州都督却没到任，進升張亮爲金紫光禄大夫，行相州大都督長史。十一年，改封鄖國公。張亮任官所到之處，

一年，改封鄖國公。亮所莅之職，潜遣左右伺察善惡，發擿奸隱，動若有神，抑豪强而恤貧弱，故所在見稱。初，亮之在州也，棄其本妻，更娶李氏。李素有淫行，驕妒特甚，亮寵憚之。後至相州，有鄴縣小兒，以賣筆爲業，善歌舞，李見而悦之，遂與私通，假言亮先與其母野合所生，收爲亮子，名曰慎幾。亮前婦子慎微每以養慎幾致諫，亮不從。李尤好左道，所至巫覡盈門，又干預政事，由是亮之聲稱漸損。

十四年，入爲工部尚書。明年，遷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督。及侯君集誅，以亮先奏其將反，優詔褒美，遷刑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以亮爲滄海道行軍大總管，管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襲沙卑城，破之，俘男女數千口。進兵頓於建安城下，營壘未固，士卒多樵牧。賊衆奄至，軍中惶駭。亮素怯懦，無計策，但踞胡床，直視而無所言，將士見之，翻以亮爲有膽氣。其副總管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衆擊賊，破之。太宗知其無將帥材而不之責。

有方術人程公穎者，亮親信之。初在相州，陰召公穎，謂曰：“相州形勝之地，人言不出數年有王者起，公以爲何如?”公穎知其有異志，因言亮卧似龍形，必當大貴。又有公孫常者，頗擅文辭，自言有黄白之術，尤與亮善。亮謂曰：“吾嘗聞圖讖‘有弓長之君當别都’，雖有此言，實不願聞之。”常又言亮名應圖籙，亮大悦。二十年，有陝人常德玄告其事，并言亮有義兒五百人。太宗遣法官按之，公穎及常證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見誣耳。”又自陳佐命之

悄悄派遣身邊人伺察善惡，揭發奸人隱事，往往有如神明，抑制豪强而救濟貧弱，因此他所到之處很受稱頌。當初，張亮在州任職時，遺棄了原來的妻子，另娶李氏爲妻。李氏向來行爲淫蕩，特別驕横妒嫉，張亮既寵她又怕她。後來到了相州，有鄴縣小兒，以賣筆爲職業，善於歌舞，李氏見到後喜愛他，就和他私通，假稱是張亮先前和他母親野合所生，收養爲張亮的兒子，名叫慎幾。張亮前妻的兒子張慎微常常爲收養張慎幾而勸諫，張亮不聽從。李氏尤其喜好邪門旁道，所到之處男女巫師盈門，又干預政事，從此張亮的名聲漸漸降低。

十四年，召入任工部尚書。第二年，改任太子詹事，出任洛州都督。待到侯君集被處死，因張亮先奏告他將要謀反，頒下優詔給予表揚贊美，升任刑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要征伐高麗，張亮多次勸諫不被采納，因此請求親自出征。使張亮任滄海道行軍大總管，統管水軍。從東萊渡海，襲擊沙卑城，并攻下了它，俘獲男女幾千人。進兵屯駐在建安城下，營壘還没穩固，士兵大多去打柴采食。賊兵突然到來，軍中恐慌驚駭。張亮向來怯懦，没有計策，衹是坐在胡床上，瞪直兩眼而無話可説，將士看到，反而以爲張亮有膽氣。他的副總管張金樹等人於是鳴鼓命令士兵攻擊賊軍，打敗他們。太宗知道他没有將帥的才能却不加責備。

有個方術人叫程公穎，張亮親近信任他。當初在相州，私下召來程公穎，對他説：“相州是地勢優越之地，有人説不出幾年有王者將從這裏興起，公認爲怎麽樣?”程公穎知道他有異志，因而説張亮睡卧有似龍形，一定會大貴。又有個叫公孫常的人，很擅長文辭，自稱有燒煉黄金的法術，尤其和張亮親近。張亮對他説：“我曾經聽説圖讖‘有弓長之君應當别立國都’，雖然有這種説法，實在不願意聽到。”公孫常又説張亮的名字應合圖讖，張亮非常高興。二十年，有陝人常德玄告發這事，并且説張亮有義兒五百人。太宗派司法官審察，程公穎和公孫常證實了他的罪行。張亮説：“這兩個人怕死誣陷我罷了。”又

舊，冀有寬貸。太宗謂侍臣曰："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爲也？正欲反耳。"命百僚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斬於市，籍没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雖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自陳是輔佐的舊臣，希圖能够寬免。太宗對侍臣説："張亮有義兒五百人，畜養這些人，準備做什麽用呢？正是要反叛罷了。"命百官商議這個案子，大多數人認爲張亮應以死罪論處，祇有將作少匠李道裕説張亮反叛的證據不充分，辯明他無罪。太宗既在大怒之下，終於將他斬殺在市上，抄没了他的全家。一年多後，刑部侍郎有空缺，令宰相精心挑選一個人，多次上奏的人選都不行。太宗説："朕得到這個人選了。往日李道裕議論張亮的事時説'反叛的證據不充分'，這話允當啊。雖然當時没有聽從，至今追悔不已。"於是拜授李道裕爲刑部侍郎。

薛萬徹　薛萬均

薛萬徹，雍州咸陽人，自燉煌徙焉，隋左禦衛大將軍世雄子也。世雄，大業末卒於涿郡太守。

薛萬徹，是雍州咸陽人，從燉煌遷居到這裏。是隋朝左禦衛大將軍薛世雄的兒子。薛世雄，大業末年死在涿郡太守任上。

萬徹少與兄萬均隨父在幽州，俱以武略爲羅藝所親待。尋與藝歸附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車騎將軍、武安縣公。

薛萬徹年少時和哥哥薛萬均跟隨父親在幽州，都因有武略被羅藝善待。不久和羅藝一起歸附高祖，授任薛萬均爲上柱國、永安郡公，薛萬徹爲車騎將軍、武安縣公。

會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藝逆拒之。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破賊必矣。"藝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明年，建德率衆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攀堞，萬均與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賊遂潰走。

適遇竇建德率領部衆十萬人來攻打范陽，羅藝迎戰抗拒他。薛萬均對羅藝説："衆寡懸殊不能抵擋，現在如果出戰，百戰百敗，應該以計謀取勝。可派羸兵弱馬隔水背城列陣以引誘敵人，觀察賊人的形勢，賊人一定渡水交戰。我薛萬均請求帶一百精鋭騎兵埋伏在城側面，等敵人渡到一半進行襲擊，一定能打敗賊人。"羅藝聽從了他的建議。竇建德果然引軍渡河，薛萬均攔截襲擊，大敗敵人。第二年，竇建德帶兵衆二十萬再次攻打幽州，賊人已經攀上城堞，薛萬均和薛萬徹率領敢死士兵一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接衝到賊兵背後襲擊，賊兵於是敗走。

及太宗平劉黑闥，引萬均爲右二護軍，恩顧甚至。隱太子建成又引萬徹置於左右。建成被誅，萬徹率宫兵戰於玄武門，鼓噪欲入秦府，將士大懼。及梟建成首示之，萬徹與數十騎亡於終南山。太宗累遣使諭意，萬徹釋仗而來，太宗以其忠於所事，不

等太宗平定了劉黑闥後，引用薛萬均任右二護軍，恩遇很厚。隱太子李建成又引用薛萬徹并安排在身邊。李建成被殺，薛萬徹帶領宫兵戰於玄武門，敲着鼓大喊着要攻入秦府，將士都很害怕。等斬下李建成的首級示衆，薛萬徹和幾十名騎士逃到終南山。太宗多次派人告諭旨意，薛萬徹放下仗後歸來，太宗認爲他忠於所侍奉的

之罪也。

萬均，貞觀初歷遷殿中少監。柴紹之擊梁師都，以萬徹爲副。未至朔方數十里，突厥四面而至，官軍稍却。萬均與萬徹横出擊之，斬其驍將，虜陣亂，因而乘之，殺傷被野。鼓行而進，遂圍師都。俄而師都見殺，城降，突厥不敢來援。萬徹後從李靖擊突厥頡利可汗於塞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及靖將擊吐谷渾，請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軍。又與萬均破吐谷渾 天柱王於赤水源，獲其雜畜二十萬計，追至河源。

萬均此後官至左屯衛大將軍，累封潞國公而卒。萬徹尋丁母憂解職，俄起爲右衛將軍，出爲蒲州刺史。會薛延陁率迴紇、同羅之衆渡磧，南擊李思摩，萬徹副李勣援之。與虜相遇，率數百騎爲先鋒，擊其陣後，騎皆散，賊顧見，遂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千餘級，獲馬萬五千匹。以功别封一子爲縣侯。十八年，授左衛將軍，尚丹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尋遷右衛大將軍，轉杭州刺史，還代州都督，復召拜右武衛大將軍。太宗從容謂從臣曰："當今名將，唯李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敗。"太宗嘗召司徒長孫無忌等十餘人宴於丹霄殿，各賜以貘皮，萬徹預焉。太宗意在賜萬徹，而誤呼萬均，因愴然曰："萬均朕之勳舊，不幸早亡，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令取貘皮，呼萬均以同賜

人，不加治罪。

薛萬均，貞觀初年多次遷任做殿中少監。柴紹出擊梁師都時，使薛萬徹爲副職。在距離朔方幾十里的地方，突厥從四面圍攻過來，官軍漸漸退却。薛萬均和薛萬徹攔腰截擊，斬殺其猛將，虜陣混亂，因而乘勝追擊，殺傷的敵人覆蓋原野。擊鼓進軍，於是包圍梁師都。不久梁師都被殺，城中人投降，突厥不敢來援助。薛萬徹後來跟從李靖到塞北攻打突厥 頡利可汗，因功授任統軍，進爵爲郡公。等到李靖要攻打吐谷渾時，奏請薛萬徹同行。等到了賊境，和諸將各率領一百多騎兵先行，突然和虜幾千騎兵相遇。薛萬徹單人匹馬馳騁進攻，虜方没有人敢抵擋。返回對諸將説："賊人容易被擊破！"躍馬又進擊，諸將跟隨他，斬下幾千個首級，人馬都流着血，勇冠三軍。又和薛萬均在赤水源打敗吐谷渾 天柱王，俘獲雜畜共計二十萬，追到河源。

薛萬均此後官做到左屯衛大將軍，多次封爵後爲潞國公而去世。薛萬徹不久爲母親守喪解除官職，不久除去喪服任用爲右衛將軍，出任蒲州刺史。這時薛延陁率回紇、同羅的兵衆渡過沙漠，向南襲擊李思摩，薛萬徹輔助李勣援救他。和虜人相遇，帶領數百騎兵爲先鋒，在背後襲擊，騎兵都逃散，賊人回頭看見，就大敗逃散。追趕幾十里，斬下三千多首級，俘獲一萬五千匹馬。因功别封一個兒子爲縣侯。十八年，授任左衛將軍，娶丹陽公主爲妻，拜授駙馬都尉。不久升任右衛大將軍，轉任杭州刺史，改任代州都督，又召入朝廷拜授右武衛大將軍。太宗曾從容地對侍從大臣説："當今名將，衹有李勣、李道宗、薛萬徹三人而已。李勣、李道宗不能大勝，也不大敗；薛萬徹不是大勝，就是大敗。"太宗曾經召集司徒長孫無忌等十幾人在丹霄殿宴會，各賜予貘皮，薛萬徹參加這次宴會。太宗本意要賞賜薛萬徹，但誤叫成薛萬均，因而悲傷地説："薛萬均是朕的舊日功臣，不幸早亡，不自覺地呼喊了他的名字，難道是他的魂靈想要朕的賞賜。"因而叫人取來貘皮，呼喊着薛萬均以同賜

而焚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嘆。

二十二年，萬徹又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率甲士三萬自萊州泛海伐高麗，入鴨緑水，百餘里至泊汋城，高麗震懼，多棄城而遁。泊汋城主所夫孫率步騎萬餘人拒戰，萬徹遣右衛將軍裴行方領步卒爲支軍繼進，萬徹及諸軍乘之，賊大潰。追奔百餘里，於陣斬所夫孫，進兵圍泊汋城。其城因山設險，阻鴨緑水以爲固，攻之未拔。高麗遣將高文率烏骨、安地諸城兵三萬餘人來援，分置兩陣。萬徹分軍以當之，鋒刃纔接而賊大潰。萬徹在軍，仗氣凌物，人或奏之。及謁見，太宗謂曰："上書者論卿與諸將不協，朕録功棄過，不罪卿也。"因取書焚之。尋爲副將、右衛將軍裴行方言其怨望，於是廷驗之，萬徹辭屈。英國公李勣進曰："萬徹職乃將軍，親惟主婿，發言怨望，罪不容誅。"因除名徙邊，會赦得還。

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款昵，因謂遺愛曰："今雖患脚，坐置京師，漢輩猶不敢動。"遺愛謂萬徹曰："公若國家有變，我當與公立荆王元景爲主。"及謀泄，吏逮之，萬徹不之伏，遺愛證之，遂伏誅。臨刑大言曰："薛萬徹大健兒，留爲國家效死力固好，豈得坐房遺愛殺之乎！"遂解衣謂監刑者疾斫。執刀者斬之不殊，萬徹叱之曰："何不加力！"三斫乃絶。

萬徹長兄萬淑，亦有戰功。貞觀初，至營州都督，檢校東夷校尉，封梁郡公。

季弟萬備，有孝行，母終，廬於墓側。太宗降璽書吊慰，仍旌表其門。後官至左衛將軍。并先萬徹卒。

而後在面前焚燒了，侍坐的人無不感嘆。

二十二年，薛萬徹又任青丘道行軍大總管，率領甲士三萬人從萊州渡海征伐高麗，過鴨緑水，行軍一百多里到達泊汋城，高麗震驚懼怕，大多棄城逃跑。泊汋城主所夫孫率領部兵騎兵一萬多人拒戰，薛萬徹派遣右衛將軍裴行方率領步兵爲支軍繼續前進，薛萬徹和諸軍隨後進攻，賊軍大敗。追趕一百多里，在陣前斬殺了所夫孫，進兵圍攻泊汋城。這座城依山設在險要之處，隔鴨緑水作爲防固，攻不下。高麗派遣將領高文率領烏骨、安地各城的士兵三萬多人前來援助，分設兩陣。薛萬徹分兵抵擋，兩軍剛一交戰賊兵大敗。薛萬徹在軍中，盛氣凌人，有人上報皇上。等到謁見，太宗對他説："上書的人説卿和其他各將領不和，朕録功棄過，不怪罪卿。"因而取書燒掉。不久被副將、右衛將軍裴行方上告説他有怨恨不滿之言，於是在朝廷當衆對證，薛萬徹無話可説。英國公李勣進言説："薛萬徹論職務是將軍，論親戚是皇上的女婿，説怨恨不滿的話，不能論處死罪。"因此除名流放邊地，正趕上大赦得以返回。

永徽二年，授任寧州刺史。在朝中和房遺愛親昵，因而對房遺愛説："現在雖然有脚病，坐鎮京城，莽漢之輩仍不敢動。"房遺愛對薛萬徹説："公如果要使國家有變，我自當和公立荆王李元景爲君主。"等事情敗露，司法官吏逮捕審問，薛萬徹不承認，房遺愛作證，於是處以死刑。臨刑時大喊道："我薛萬徹是大壯士，留着爲國家拼命效力最好，怎能因房遺愛的牽累而被殺啊！"於是解開衣服讓監刑的人儘快砍殺。執刀者斬殺不利索，薛萬徹喝叱道："怎麼不加把勁！"砍三下纔斷氣。

薛萬徹的大哥薛萬淑，也有戰功。貞觀初年，官做到營州都督，檢校東夷校尉，封梁郡公。

小弟弟薛萬備，很孝順，母親去世，在墓邊建一廬舍守孝。太宗降下詔書吊喪慰問，還旌表其門。後來官做到左衛將軍。都在薛萬徹之前去世。

初，武德、貞觀之際，有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羨等，并有功名而不終其位。

當初，武德、貞觀年間，有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羨等人，都有功名而不能善終。

盛彥師

盛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大業中，爲澄城長。義師至汾陰，率賓客千餘人濟河上謁，拜銀青光禄大夫、行軍總管，從平京城。俄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拒東寇。

盛彥師，是宋州虞城人。大業年間，任澄城長。義軍到達汾陰，帶領賓客一千多人渡河謁見，拜授銀青光禄大夫、行軍總管，跟隨平定京城。不久和史萬寶鎮守宜陽以抗拒東寇。

及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寶懼密威名，不敢拒，謂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决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爲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爲公説之。"便領衆逾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夾路乘高，刀楯者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射，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陜州，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逾山南渡。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絶，不得相救，遂斬李密，追擒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鎮熊州。

等到李密反叛，將要由山南出逃，史萬寶懼怕李密的威名，不敢阻擊，對盛彥師説："李密，是驍勇之賊，又有王伯當輔助，有計劃地叛逃，他手下的士兵都想東歸，除非計議萬全，否則就不能做。軍隊處於死地，勢不可擋。"盛彥師笑着説："請求帶領數千人邀擊，一定能砍下他的頭。"史萬寶説："要用什麽計策呢?"回答説："兵法講究詭詐，不能爲公説出。"便帶領衆人翻過熊耳山南，傍道而止，讓弓弩手夾路依據高處，刀盾手埋伏在溪谷間。下令説："等賊渡到半中腰，同時一齊出擊，弓弩手據高猛射，刀盾手乘亂出動逼近他們。"有人問他説："聽説李密要去洛州，而公進山，幹什麽?"盛彥師説："李密揚言去洛州，實際上是想逃向襄城投靠張善相罷了，想要出人意外。如果賊人進入谷口，我們從後面追擊，出路險隘，無法施展力量，賊軍有一人殿後，肯定不能制服。如今我們先一步入谷，一定活捉他了。"李密已經過了陝州，認爲其他地方不足憂慮，於是帶兵慢慢行進，果然翻山南渡。盛彥師襲擊了他，李密的部衆首尾斷絶，不能相互救援，於是斬殺了李密，追擊活捉了王伯當。因功封葛國公，拜授武衛將軍，仍然鎮守熊州。

太宗討王世充，遣彥師與萬寶軍於伊闕，絶其山南之路。賊平，除宋州總管。初，彥師之入關也，王世充以其將陳寶遇爲宋州刺史，處其家不以禮，及此，彥師因事殺之。平生所惡數十家亦皆殺之。州中震駭，重足而立。

太宗討伐王世充，派遣盛彥師和史萬寶在伊闕駐軍，斷絶了他的山南之路。賊人平定，授任宋州總管。當初，盛彥師入關時，王世充派他的部將陳寶遇任宋州刺史，對待盛彥師的家人無禮，到這時，盛彥師藉故殺了陳寶遇。平生所厭惡的幾十家也都殺了。州中震驚害怕，重足而立。

會徐圓朗反，彦師爲安撫大使，因戰，遂没於賊。圓朗禮厚之，令彦師作書報其弟，令舉城降己。彦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被賊所擒，爲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待老母，勿以吾爲念。"圓朗初色動，而彦師自若，圓朗乃笑曰："盛將軍乃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賊平，彦師竟以罪賜死。

這時徐圓朗反叛，盛彦師任安撫大使，因交戰，遂落入賊人手中。徐圓朗厚禮相待，命盛彦師寫信告訴他弟弟，讓他舉城投降自己。盛彦師寫信説："我奉命出使没有功績，被賊人捉住，爲臣不忠，誓死報國，你應當好好對待老母，不要挂念我。"徐圓朗開始臉色大變，而盛彦師却神態自若，徐圓朗於是笑着説："盛將軍這樣有膽量氣節，不能殺。"待他和從前一樣。賊人平定，盛彦師終於因罪賜死。

盧祖尚

盧祖尚者，字季良，光州 樂安人也。父禧，隋虎賁郎將。

盧祖尚，字季良，是光州 樂安人。父親名禧，在隋朝任虎賁郎將。

累葉豪富，傾財散施，甚得人心。大業末，召募壯士，逐捕群盗，時年甚少，而武力過人，又御衆嚴整，所向有功，群盗畏憚，不敢入境。及宇文化及作亂，州人請祖尚爲刺史。祖尚時年十九，升壇歃血，以誓其衆，泣涕歔欷，悲不自勝，衆皆感激。

盧祖尚家世代豪富，他傾其家産散施衆人，很得人心。大業末年，盧祖尚招募壯士，追捕盗賊，當時他年齡很小，但武力過人，又治兵嚴整，所戰必勝，群盗害怕，不敢入境。等宇文化及作亂，州人請求盧祖尚做刺史。盧祖尚當時十九歲，升壇歃血，向衆人發誓，泣涕歔欷，悲不自勝，衆人都很受感動激勵。

王世充立越王 侗，祖尚遣使從之，侗授祖尚 光州總管。及世充自立，遂舉州歸款，高祖嘉之，賜璽書勞勉，拜光州刺史，封弋陽郡公。武德六年，從趙郡王 孝恭討輔公祏，爲前軍總管，攻其宣、歙二州，克之。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并破之。賊平，以功授蔣州刺史。又歷壽州都督、瀛州刺史，并有能名。

王世充擁立越王 楊侗，盧祖尚派遣使者歸從，楊侗授予盧祖尚任光州總管。等到王世充自立，就舉州歸順，高祖贊賞他，賜詔書慰問勉勵，拜授爲光州刺史，封弋陽郡公。武德六年，盧祖尚跟隨趙郡王 李孝恭討伐輔公祏，任前軍總管，進攻宣、歙二州，攻下。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一并擊敗。賊人平定，因功授任蔣州刺史。又歷任壽州都督、瀛州刺史，都有能幹的名聲。

貞觀初，交州都督、遂安公 壽以貪冒得罪，太宗思求良牧，朝臣咸言祖尚才兼文武，廉平正直。徵至京師，臨朝謂之曰："交州大藩，去京甚遠，須賢牧撫之。前後都督皆不稱職，卿有安邊之略，爲我鎮之，勿以道遠爲辭也。"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以舊疾爲辭。太宗遣杜如晦諭旨，祖尚固辭。又遣其妻兄周範往諭之曰："匹夫相許，猶須存信。卿面

貞觀初年，交州都督、遂安公 李壽因貪圖財利犯罪，太宗想求得賢良刺史，朝臣都説盧祖尚有文武雙才，廉潔正直。將盧祖尚徵召到京城，在朝堂上對他説："交州是大州，離京城很遠，必須派賢良刺史去安撫。前後任都督的全不稱職，卿有安邊的謀略，請爲我鎮守它，不要因路遠而推辭。"盧祖尚拜謝而出，接着又後悔，以舊病爲藉口推辭。太宗派遣杜如晦告諭旨意，盧祖尚堅決推辭。又派遣他妻子的哥哥周範前往告諭説："匹夫之間相互許諾，還必須有信譽。

許朕，豈得後方悔之？宜可早行，三年必自相召，卿勿推拒，朕不食言。”對曰：“嶺南瘴癘，皆日飲酒，臣不便酒，去無還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爲天下！”命斬之於朝，時年三十餘。尋悔之，使復其官蔭。

卿當面答應朕，怎能過後又反悔？應該早日出發，三年後一定召回，卿不要推辭拒絶，朕不食言。”盧祖尚回答説：“嶺南有瘴癘之氣，每天都得飲酒，臣不能喝酒，前去没有生還的可能。”太宗大怒説：“我派人不服從命令，拿什麼治理天下！”命令在朝堂上斬首，當時三十多歲。不久後悔，恢復了他的官職門蔭。

劉世讓

劉世讓，字元欽，雍州醴泉人也。仕隋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世讓以漳川歸國，拜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俄得數千人。復爲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以拒薛舉，戰敗，世讓及弟寶俱爲舉軍所獲。舉將至城下，令紿説城中曰：“大軍五道已趣長安，宜開門早降。”世讓僞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多少，極於此矣。宜善自固，以圖安全。”舉重其執節，竟不之害。太宗時屯兵高墌，世讓潛遣寶逃歸，言賊中虚實，高祖嘉之，賜其家帛千匹。及賊平，得歸，授彭州刺史。

劉世讓，字元欽，是雍州醴泉人。初次做官在隋朝任徵仕郎。高祖入長安，劉世讓以漳川歸順國家，拜授通議大夫。當時唐弼的餘黨侵犯扶風，劉世讓自己請求去安撫，被允許，不久得到幾千人。又任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抗拒薛舉，戰敗，劉世讓和弟弟劉寶都被薛舉的軍隊俘虜。薛舉快到城下時，叫劉世讓哄騙城中人説：“大軍已從五路進攻長安，應該早日開門投降。”劉世讓假裝同意，趁機告訴城中人説：“賊兵的多少，全都在這裏了。應該好好堅守，以圖安全。”薛舉看重他的節操，到底没有加害。太宗當時屯兵高墌，劉世讓暗中派遣劉寶逃回，告知賊中虚實，高祖贊許他，賜給他家一千匹帛。等賊平定，得以返回，授任彭州刺史。

尋領陝東道行軍總管，與永安王孝基擊吕崇茂於夏縣，諸軍敗績，世讓與唐儉俱爲賊所獲。獄中聞獨孤懷恩有逆謀，逃還以告高祖。時高祖方濟河，將幸懷恩之營，聞難驚曰：“劉世讓之至，豈非天命哉！”因勞之曰：“卿往陷薛舉，遣弟潛效款誠，今復冒危告難，是皆憂國忘身也。”尋封弘農郡公，賜莊一區、錢百萬。

不久領陝東道行軍總管，和永安王李孝基在夏縣攻打吕崇茂，諸軍戰敗，劉世讓和唐儉都被賊捕獲。在獄中聽到獨孤懷恩有反叛的預謀，逃回告訴高祖。當時高祖正在渡河，將要臨幸獨孤懷恩的軍營，聽説有難吃驚地説：“劉世讓的到來，難道不是天命啊！”因而慰勞他説：“卿往日落入薛舉手中，派遣弟弟暗中效力盡忠誠，如今又冒着危險告知禍難，這都是憂國忘身之舉呀。”不久封弘農郡公，賜莊一區、錢一百萬。

累轉并州總管，統兵屯於雁門。突厥處羅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甚急。鴻臚卿鄭元璹先使在蕃，可汗令元璹來説之，世讓厲聲曰：“大丈夫奈何爲夷狄作説客耶！”經月餘，虜乃退。及元璹還，述世讓忠貞勇幹，高祖下制褒美之，錫以良馬。未幾，召拜廣州總管。將之任，

幾次轉任做并州總管，統兵駐守雁門。突厥處羅可汗和高開道、苑君璋聯合攻打他，情況非常緊急。鴻臚卿鄭元璹先前出使在蕃，可汗叫鄭元璹前來游説，劉世讓厲聲呵斥説：“大丈夫怎麽爲夷狄作説客啊！”經過一個多月，虜人纔退去。等鄭元璹返回，述説劉世讓忠貞勇幹，高祖頒下制書褒美他，賜給良馬。不久，召回拜授廣州總管。即將前去上任，高祖問他防備邊地的策

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爲其中路耳。如臣所計，請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厚賞賜之，數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踐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馳驛往經略之。突厥懼其威名，乃縱反間，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爲亂。高祖不之察，遂誅世讓，籍沒其家。貞觀初，突厥來降者言世讓初無逆謀，始原其妻子。

略，劉世讓回答説："突厥向南侵犯，僅以馬邑作爲中路罷了。如臣所做的計劃，是請在崞城安排一位有勇有謀的大將，多儲備金帛，有來投降的厚加賞賜，多次派奇兵進攻到他們的城下，踐踏禾苗莊稼，破壞他們賴以爲生的農業。不出一年，他們一定没有食物，馬邑不難圖取。"高祖説："除了公没人能勝任。"於是派他從驛道兼程前往經營管理。突厥害怕他的威名，就使用反間計，揚言劉世讓和可汗通謀，將要叛亂。高祖不明其實情，就殺了劉世讓，抄没了他的家。貞觀初年，突厥來投降的人説劉世讓當初没有逆謀，纔赦免他的妻子和子女。

劉蘭

劉蘭，字文郁，青州 北海人也。仕隋 鄱陽郡書佐。頗涉經史，善言成敗。然性多凶狡，見隋末將亂，交通不逞。于時北海完富，蘭利其子女玉帛，與群盜相應，破其本鄉城邑。武德中，淮安王 神通爲山東道安撫大使，蘭率宗黨往歸之。以功累遷尚書員外郎。

貞觀初，梁師都尚據朔方，蘭上言攻取之計，太宗善之，命爲夏州都督府司馬。時梁師都以突厥之師頓於城下，蘭偃旗臥鼓，不與之爭鋒，賊徒宵遁，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及師都平，以功遷豐州刺史，徵爲右領軍將軍。

十一年，幸洛陽，以蜀王 愔爲夏州都督，愔不之藩，以蘭爲長史，總其府事。時突厥攜離，有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其部落入居河南。蘭縱反間以離其部落，頡利果疑摸末，摸末懼，而頡利又遣兵追之，蘭率衆逆擊，敗之。太宗以爲能，超拜豐州刺史，再轉夏州都督，封平原郡公。

貞觀末，以謀反腰斬。右驍衛大將軍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太宗聞而召行恭讓之曰："刑典自有常科，

劉蘭，字文郁，是青州 北海人。出仕隋朝任鄱陽郡書佐。很通曉經史，善於談論成敗興衰之事。然而性情多凶殘狡詐，看到隋朝末年天下將要動亂，結交爲非作歹之徒。這時北海富足，劉蘭以那裏的百姓玉帛爲利，和群盜相互呼應，攻破本鄉的城邑。武德年間，淮安王 李神通任山東道安撫大使，劉蘭率領宗黨投奔他。因功多次遷官後任尚書員外郎。

貞觀初年，梁師都還占據着朔方，劉蘭上書説明攻取的計策，太宗認爲很好，任命他爲夏州都督府司馬。這時梁師都讓突厥的軍隊頓守城下，劉蘭偃旗息鼓，不和他們爭鋒，賊兵夜裏逃跑了，劉蘭追擊并打敗了他們，於是向夏州進軍。等梁師都平定，因功遷任劉蘭爲豐州刺史，徵召爲右領軍將軍。

十一年，皇上臨幸洛陽，使蜀王 李愔任夏州都督，李愔不到任，使劉蘭任長史，總領府中事務。這時突厥衆叛親離，有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領其部落入居河南。劉蘭用反間計離間其部落，頡利可汗果然懷疑阿史那摸末，阿史那摸末害怕，而頡利可汗又派兵追擊他，劉蘭率部衆反擊，打敗他。太宗認爲劉蘭能幹，破格拜授豐州刺史，又轉任夏州都督，封平原郡公。

貞觀末年，因謀反腰斬。右驍衛大將軍丘行恭挖出他的心肝後吃掉，太宗聽説後召見丘行恭責備他説："刑法自有常科，何至於這樣！如果

何至於此！必若食逆者心肝而爲忠孝，則劉蘭之心爲太子諸王所食，豈至卿邪？”行恭無以答。

李君羡

李君羡者，洺州武安人也。初爲王世充驃騎，惡世充之爲人，乃與其黨叛而來歸，太宗引爲左右。從討劉武周及王世充等，每戰必單騎先鋒陷陣，前後賜以宫女、馬牛、黄金、雜綵，不可勝數。太宗即位，累遷華州刺史，封武連郡公。

貞觀初，太白頻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謡言：“當有女武王者。”太宗惡之。時君羡爲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太宗因武官内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羡自稱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羡封邑及屬縣皆有“武”字，深惡之。會御史奏君羡與妖人員道信潛相謀結，將爲不軌，遂下詔誅之。天授二年，其家屬詣闕稱冤，則天乃追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史臣曰：侯君集摧凶克敵，效用居多，恃寵矜功，粗率無檢，棄前功而罹後患，貪愚之將明矣。張亮聽公穎之妖言，恃弓長之邪讖，義兒斯畜，惡迹遂彰，雖道裕云反狀未形，而詭詐之性，於斯驗矣。萬徹籌深行陣，勇冠戎夷，不能保其首領，以至誅戮。夫二三子，非慎始而保終也。

贊曰：君子立功，守以謙冲。小人得位，足爲身害。侯、張凶險，望竊聖代。雄若韓、彭，難逃菹醢。

一定要以吃了反叛人的心肝而後爲忠孝的話，那麽劉蘭的心應該讓太子諸王吃掉，哪能輪到卿呢？”丘行恭無法回答。

李君羡，是洺州武安人。當初任王世充的驃騎將軍，厭惡王世充的爲人，就和其黨徒叛逃而前來歸順，太宗引用在身邊。跟隨征討劉武周和王世充等，每次作戰一定單人匹馬衝鋒陷陣，前後賜給宫女、馬牛、黄金、雜綵，不可勝數。太宗即位，多次遷任後爲華州刺史，封武連郡公。

貞觀初年，太白星多次在白天出現，太史占卜説：“女主昌盛。”又有謡言：“要出現女武爲王的。”太宗厭惡這件事。當時李君羡任左武衛將軍，防守玄武門。太宗因和武官内宴，行酒令，各人説自己的小名。李君羡自稱小名“五娘子”，太宗很吃驚，因而大笑説：“什麽樣的女子，這樣勇猛！”又因李君羡的封邑和屬縣都有“武”字，因而深深厭惡。恰巧御史上奏李君羡和妖人員道信暗中勾結，將要作亂，於是下詔誅殺他。天授二年，他的家屬到京城叫冤，武則天於是追復他的官爵，以禮改葬。

史臣曰：侯君集摧垮凶徒打敗敵人，功勞卓著，但恃寵誇功，粗魯輕率不檢點，屏棄了前面的功績而遭受後來的禍患，貪愚的將領要明察啊。張亮聽從程公穎的妖言，倚仗姓弓長張的邪讖説法，豢養義兒，惡迹由此彰明，雖然李道裕奏説反叛的證據不足，但詭詐的本性，由此驗證了。薛萬徹作戰有謀略，勇冠戎夷，但不能保全自己的身體，以至於被殺戮。這幾個人，没有能善始善終的啊。

贊曰：君子立得大功，仍謙虚不傲。小人得到高位，足以成爲自身的禍害。侯君集、張亮凶險，奢望窺伺皇位。雖然像韓信、彭越一樣英勇，却難逃菹醢之刑。



舊唐書卷七十

列傳第二十

王珪　戴胄（兄子）至德

岑文本（兄子）長倩（長倩從子）羲 格輔元（附）　杜正倫

王珪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在魏爲烏丸氏，曾祖神念，自魏奔梁，復姓王氏。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顗，北齊樂陵太守。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在北魏時姓烏丸，曾祖父名神念，從北魏投奔蕭梁，恢復姓王。祖父名僧辯，任蕭梁太尉、尚書令。父親名顗，任北齊樂陵太守。

珪幼孤，性雅澹，少嗜欲，志量沈深，能安於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季叔頍當時通儒，有人倫之鑒，嘗謂所親曰："門户所寄，唯在此兒耳。"開皇末，爲奉禮郎。及頍坐漢王諒反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命於南山，積十餘歲。

王珪幼年喪父，天性淡雅，没有多少嗜好和欲望，胸懷大志，能安於貧賤，親身履行正道，與人交往不苟且迎合。小叔王頍是當時的通儒，能够鑒別評定人才，曾經對親近的人説："我家的希望，就寄托在這個孩子身上。"開皇末年，任奉禮郎。後來王頍因漢王楊諒謀反事獲罪被誅殺，王珪受到牽連，就逃到南山，長達十多年。

高祖入關，丞相府司録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及東宫建，除太子中舍人，尋轉中允，甚爲太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于巂州。建成誅後，太宗素知其才，召拜諫議大夫。

高祖進入關中，丞相府司録李綱舉薦説王珪正直誠實有度量有見識，可任世子府諮議參軍。皇太子册立後，授任太子中舍人，不久改任太子中允，很受太子的禮遇。後來因與太子謀逆一事有牽連，被流放到巂州。李建成被誅殺後，太宗早就瞭解他的才幹，召入任諫議大夫。

貞觀元年，太宗嘗謂侍臣曰："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内可安也。昔漢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劍定天下，既而規模弘遠，慶流子孫者，此蓋任得賢臣所致也。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嘉謀，致天下於太平耳。"珪對

貞觀元年，太宗曾對侍臣説："正主任用邪臣，天下不會太平；正臣事奉邪主，天下也不會太平。衹有正主與正臣相遇，如魚得水，這樣天下纔能安定。以前的漢高祖，衹不過是一個莊稼漢，手提三尺劍平定天下，然後制定長遠規劃，造福子孫後代，這大概是任用賢臣的結果。朕雖然不英明，幸虧諸公多次匡正救助纔有今天，希望藉助你們的智謀，達到天下太平。"王珪對答

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古者聖主，必有諍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敕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必遣諫官隨之。珪每推誠納忠，多所獻替，太宗顧待益厚，賜爵永寧縣男，遷黄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

說："臣聽説按照墨綫鋸木料纔能鋸直，帝王聽從諫言纔能聖明。所以古代的聖明君主，肯定都有七個直言諫諍的臣子，進言不被采用，就相繼以死勸諫。陛下爲國事憂心操勞，采納衆大臣的意見，臣處在没有忌諱的朝廷，確實願意盡其所言大膽獻出自己未必成熟的建議。"太宗説善，敕令從今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及三品以上官員入閤，必須派遣諫官隨同。王珪常常推心置腹進獻忠言，建議很多，太宗對他更加照顧，賜爵位永寧縣男，升任黄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

二年，代高士廉爲侍中。太宗嘗閒居與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瑗敗籍没入宫，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爲是耶，爲非耶？"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於管子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爲是之，陛下若以爲非，此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

二年，取代高士廉任侍中。太宗閑居時曾與王珪宴飲交談，當時有個美人站在旁邊侍候，她本來是廬江王李瑗的姬妾，李瑗之事敗露後被抄家收入宫内，太宗指着她説："廬江王不仁道，殺死她的丈夫并娶她爲妾。如此殘暴，怎麽會不滅亡呢！"王珪離開座位説："陛下認爲廬江王娶這個婦人是對，還是不對？"太宗説："殺人并娶其妻，卿却問朕是對是錯，爲什麽？"王珪回答説："臣聽管子説：'齊桓公到了郭，問那裏的父老鄉親説："郭爲什麽會滅亡？"父老鄉親們説："因爲國君喜歡善良的人而憎惡邪惡的人。"齊桓公説："如果像你們説的這樣，你們的國君就是一位賢明的君主，怎麽會滅亡呢？"父老鄉親們説："不對，郭的國君喜歡善良的人却不能任用，憎惡邪惡的人却不能驅逐，所以國家就滅亡了。"'如今這個婦人還在身邊，臣私下認爲陛下心裏肯定認爲廬江王做得對，陛下如果認爲他做得不對，那就等於是知道誰是惡人而不能驅逐。"太宗雖然没有放這個美人出宫，却很重視他的話。

時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宫人聲樂不稱旨，爲太宗所讓。珪及温彦博諫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視聽。且孝孫雅士，陛下忽爲教女樂而怪之，臣恐天下怪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爲孝孫言也！"彦博拜謝，珪獨不拜曰："臣本事前宫，罪

當時太常少卿祖孝孫因爲教宫女唱歌不合皇上心意，受到太宗的責備。王珪和温彦博直言規勸説："祖孝孫精通音樂，不是不用心，衹恐怕是陛下選用的顧問不合適，因而迷惑了陛下耳目。況且祖孝孫是位正人君子，陛下忽然爲了他教宫女唱歌的事責怪他，臣擔心天下人會感到奇怪驚訝。"太宗氣憤地説："你們都是我的心腹，應當進忠心獻直言，爲什麽袒護臣子欺騙君上，反而替祖孝孫説話！"温彦博拜禮謝罪，王珪惟

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樞近，責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爲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翌日，帝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矣。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叔齊，宣王賢主，杜伯猶以無罪見殺。吾夙夜庶幾前聖，恨不能仰及古人。昨責彦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言也。”

獨没有行拜禮説：“臣原來事奉太子李建成，已經應當處死罪。陛下憐憫臣恕臣不死，不認爲臣没有才能，安排在中樞身邊任職，職責就是進忠直言。今天臣所説的話，難道是爲了自己？没想到陛下忽然懷疑臣責備臣，這是陛下辜負臣，臣没有辜負陛下。”皇帝沉默不語不了了之。第二天，皇帝對房玄齡説：“自古以來的帝王，能做到采納諫言確實難得啊。過去周武王尚且不任用伯夷、叔齊，宣王是位賢明的君主，杜伯還無罪被殺。我日夜學習前代聖人，恨不得趕上古人。昨天責備温彦博、王珪，我很後悔。公等人不要因此而不敢直言進諫。”

時房玄齡、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温彦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心，耻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爲盡己所懷，謂之確論。後進爵爲郡公。七年，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明年，召拜禮部尚書。十一年，與諸儒正定《五禮》書成，賜帛三百段，封一子爲縣男。

當時房玄齡、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與王珪共同主持國政。後來曾陪皇上宴飲，太宗對王珪説：“卿鑒别人才公正坦率，尤其擅長評論，從房玄齡開始，都可以鑒定評論，也可以和你做比較，你與他們相比誰賢良？”王珪回答説：“孜孜不倦處理國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齡。文武雙全，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章奏詳細明白，下傳上達實事求是，臣不如温彦博。處理繁雜的政務，都能做到井井有條，臣不如戴胄。一心直言諫静，以國君趕不上堯、舜爲耻，臣不如魏徵。至於扶正去邪，嫉惡好善，臣與他們相比，也有一點長處。”太宗認爲他説得很對，大家也都認爲正中下懷，説他的評論確切。後來進封爵位爲郡公。七年，因泄露宫中談話獲罪，降爲同州刺史。第二年，召入拜授禮部尚書。十一年，與幾個儒生正式修定《五禮》一書完成，賜帛三百段，封一個兒子爲縣男。

是歲，兼魏王師。既而上問黄門侍郎韋挺曰：“王珪爲魏王泰師，與其相見，若爲禮節？”挺對曰：“見師之禮，拜答如禮。”王問珪以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

這一年，兼任魏王師。不久皇上問黄門侍郎韋挺説：“王珪任魏王李泰的師傅，與他相見，該用什麽禮節？”韋挺回答説：“與師傅相見的禮節，像一般禮儀那樣答拜。”魏王問王珪忠孝之道，王珪回答説：“陛下，是您的君主，事奉君上應當想着盡忠；陛下，是您的父親，事奉父親應當想着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活着可以享受上天保祐，死了可以流傳子孫後代。”魏王説：“忠孝之道，已聆聽教導了，希

願聞所習。”珪答曰：“漢東平王蒼云：‘爲善最樂。’”上謂侍臣曰：“古來帝子，生於宮闈，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忠孝，選爲子師。爾宜語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無過。’”泰每爲之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時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笲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

望教我該做些什麼。”王珪回答說：“漢東平王劉蒼說：‘做善事最快樂。’”皇上對侍臣說：“自古以來帝王的孩子，生在宮中，等到長大成人，無不驕奢安逸，因此相繼傾覆，很少能够保全自己。我如今對孩子嚴加管教，想叫他們都平平安安。我長期任用王珪，我最瞭解他，因爲他心裏有忠孝，所以選他做孩子的師傅。你們應該將我對李泰要說的話轉達給他：‘你對待王珪，應該像對待我一樣，就不會出現過失。’”李泰每次先對王珪行拜禮，王珪也以爲師之道自居，受到輿論的稱贊。當時王珪的兒子王敬直娶南平公主爲妻。禮制中有兒媳婦拜見公婆的禮儀規定，自從近代公主出嫁，這一禮儀就被取消了。王珪說：“當今皇上英明，一切行爲都遵循法制。我接受公主的拜見，難道是爲了自身的榮耀？我是爲了成全國家的美名。”於是和妻子入席就座，叫公主親自用笲端來水果，侍候他們洗手食用，吃完後公主纔退下來。以後公主嫁給有公婆的家庭，都要行兒媳婦的禮節，此事從王珪開始。

珪少時貧寒，人或遺之，初不辭謝；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賑贍其妻子。事寡嫂盡禮，撫孤侄恩義極隆，宗姻困匱者，亦多所周恤。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爲立廟，以愧其心。珪既儉不中禮，時論以是少之。十三年，遇疾，敕公主就第省視，又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尋卒，年六十九，太宗素服舉哀於別次，悼惜久之，詔魏王泰率百官親往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王珪年輕時家境貧寒，有人送他東西，當初不推辭不感謝；顯貴後，都加倍回報他們，即使送東西的人已經死了，也一定要接濟贍養他們的妻子兒女。事奉寡嫂竭盡禮儀，撫養孤侄恩義極重，宗族或親戚中有人遇到困難，也常常給予周濟。王珪身居高位時間長了，却還不營建家廟，四季祭祀，仍在寢室舉行。因此受到司法部門的檢舉彈劾，太宗寬容，沒有譴責他，於是替他營建家廟，讓他感到心中有愧。王珪衹顧節儉忽視禮數，受到當時輿論的輕視。十三年，得病，皇帝敕令公主到家裏看望，又派民部尚書唐儉處理醫藥飲食之事。不久逝世，終年六十九歲。太宗身穿素服在便殿哀悼，悼念了很久，詔令魏王李泰率領百官親自前去吊唁，追贈吏部尚書，謚號懿。

長子崇基，襲爵，官至主爵郎中。

長子名崇基，繼承爵位，官做到主爵郎中。

少子敬直，以尚主拜駙馬都尉，坐與太子承乾交結，徙于嶺外。

小兒子名敬直，因娶公主爲妻拜授駙馬都尉，因與太子李承乾交往勾結獲罪，被流放到嶺外。

王旭

崇基孫旭，開元初，爲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時光禄少卿盧崇道犯罪配流嶺南，逃歸匿於東都，爲仇家所發。玄宗令旭究其獄，旭欲擅其威權，因捕繫崇道親黨數十人，皆極其楚毒，然後結成其罪，崇道及其三子并坐死，親友皆决杖流貶。時得罪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冤之。旭又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遞相糾訐，傑竟坐左遷衢州刺史。旭既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鄙之。俄以贓罪黜爲龍川尉，憤恚而死，甚爲時之所快。

王崇基的孫子名旭，開元初年，任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當時光禄少卿盧崇道犯罪被發配流放到嶺南，逃回來藏在東都，被仇人揭發。玄宗命令王旭追查這個案件，王旭想要威風炫耀自己的權勢，因此逮捕盧崇道的親黨數十人，都用盡苦刑，然後羅織罪名，盧崇道和他的三個兒子都因罪被處以死刑，親戚朋友都被判處杖刑流放或貶官。當時獲罪的大多是知名人士，天下人人叫冤。王旭又與御史大夫李傑有矛盾，兩人互相揭發，李傑終於獲罪被貶爲衢州刺史。王旭如願以償後，作威作福爲所欲爲，因此朝臣都對他敬而遠之。不久因貪贓罪貶任龍川尉，怨恨而死，當時人拍手稱快。

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也。性貞正，有幹局，明習律令，尤曉文簿。隋大業末，爲門下録事，納言蘇威、黄門侍郎裴矩甚禮之。越王侗以爲給事郎。王世充將篡侗位，胄言於世充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須同其休戚，勖以終始。明公以文武之才，當社稷之寄，與存與亡，在於今日。所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代禄之盛，則率土之濱，莫不幸甚。"世充詭辭稱善，勞而遣之。世充後逼越王加其九錫，胄又抗言切諫，世充不納，由是出爲鄭州長史，令與兄子行本鎮武牢。太宗克武牢而得之，引爲秦府士曹參軍。及即位，除兵部郎中，封武昌縣男。

貞觀元年，遷大理少卿。時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入，罰銅二十斤。上從之。胄駁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爲誤耳。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誤，準律云：'供御湯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天性正直，有才幹，明瞭制度熟悉法令，尤其精通文册簿籍。隋朝大業末年，任門下録事，納言蘇威、黄門侍郎裴矩很敬重他。越王楊侗任他爲給事郎。王世充準備篡奪楊侗的帝位，戴胄對王世充説："君臣之分，情同父子，理應與其同甘共苦，始終如一。王公有文武之才，是國家的希望之所在，是存是亡，就在今日。希望您能忠誠王室，學習伊尹、周公，使國家像泰山一樣不可動摇，也使自己世代享受榮華富貴，這樣一來天下人都會感到慶幸。"王世充假裝贊同，慰勞并送禮物給他。後來王世充逼越王給他加九錫，戴胄又大聲直言極諫，王世充不聽，因此派他出任鄭州長史，讓他和王世充的哥哥的兒子王行本鎮守武牢。太宗攻下武牢後得到戴胄，引薦他任秦王府士曹參軍。太宗即位後，授任兵部郎中，封武昌縣男。

貞觀元年，升任大理少卿。當時吏部尚書長孫無忌曾被召見，没有解下佩刀就進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審議時認爲監門校尉没有發覺，該處死罪；長孫無忌失誤帶刀入閤，罰銅二十斤。皇上同意。戴胄駁議説："校尉没有發覺與長孫無忌帶刀入閤，同樣都是失誤。臣子事奉皇上，不能有失誤，根據刑律説：'供奉皇上的

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録其功，非憲司所决；若當據法，罰銅未爲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議。德彝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誤，則爲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上嘉之，竟免校尉之死。

湯藥、飲食、舟船，如果發生差錯不符規定，都是死罪。’陛下如果念及他的功勞要從寬處理，那就不是司法部門能够裁决的；如果要根據法律處理，罰銅就不太恰當。”太宗說：“法律，不是朕一個人的法律，而是國家的法律，怎麼能因爲長孫無忌是皇親國戚，就要徇私枉法呢?”又下令重新審議判决。封德彝堅持原來的判决，太宗準備批准他的判决，戴胄又說：“監門校尉因爲長孫無忌而招來罪名，依法應當從輕處理。如果就他們都是失誤而言，那麼判决應該是一樣的，但封德彝的判决一生一死差別太大，所以斗膽堅持己見請求皇上重新考慮。”皇上稱贊他，終於免去監門校尉的死罪。

于時朝廷盛開選舉，或有詐僞資蔭者，帝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俄有詐僞者事泄，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帝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順忿違信，臣竊爲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胄前後犯顔執法多此類。所論刑獄，皆事無冤濫，隨方指擿，言如泉涌。

當時朝廷大行選舉，有弄虚作假謊稱祖先對國家有功而獲得官位的人，皇帝命令他們自首，不自首的處以死罪。不久有個人弄虚作假被人發現，戴胄依據法令判决流放罪後上報皇帝。皇帝說：“朕敕令不自首的人處以死罪，現在判爲流放罪，這就等於告訴天下人我言而無信。你是因爲收了罪犯的賄賂纔作出這樣的判决嗎?”戴胄說：“陛下當時就殺掉他，不是臣能管得了的。既然把他交給我處理，臣不敢破壞法令。”皇帝說：“你衹管自己守法，却讓我失信於人嗎?”戴胄說：“法令，國家用它來向天下顯示大信的，口頭說出的話，衹是當時因喜怒而說出的罷了。陛下爲了發泄一時的忿怒而下令殺他，後來知道這樣做不行纔交給司法部門依法處理，這就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如果爲了發泄一時的忿怒而違背信義，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皇帝說：“我執法有失誤的地方，公能够糾正，朕還有什麼擔憂的。”戴胄前後冒犯皇帝執守法令大多是這一類事。他判决的刑獄案件，每個案件都没有冤枉失實之處，根據案情指出問題，言如泉涌。

其年，轉尚書右丞，尋遷左丞。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饑乏。二年，胄上言：“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已後，户口凋殘，每歲納

這一年，改任尚書右丞，不久升任左丞。在這以前，百姓每年遇到水旱災害，都由國庫出糧供給，没有國庫的地方，到其他州求食，常常因此導致百姓飢餓困乏。二年，戴胄上言說：“水旱凶災，前代聖賢不能避免。如果國家没有足够九年的儲蓄，禮經中很明白地提出了告誡。如今

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有凶災，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爲社倉，終文皇代，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并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已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見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以其家貧，賚錢十萬。

正值政局動亂以後，户口減少，每年收取的租糧，裝不滿倉庫。接着又得拿出供給百姓，剛剛滿足當年的供應，如果有災難降臨，將拿什麽救濟百姓？所以隋朝開皇年間建立制度，天下的百姓，逐漸輸糧入倉，名叫社倉，整個隋文帝一代，没有發生饑荒。到了大業中期，國家費用不够，就拿社倉的物資來充作官府費用，所以到了窮途末路，没有可以支配使用的東西。現在請求從王公以下，以及廣大百姓，計算他們耕種田地的畝數，每到秋天收穫時，根據現有莊稼來計算徵收數目，使其人人出糧。出産稻麥的地方，税也與此相同，分别交納給所在地區，建成義倉。”太宗聽從了他的建議。因爲戴胄家貧，太宗賞賜他十萬錢。

時尚書左僕射蕭瑀免官，僕射封德彝又卒，太宗謂胄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繫之於卿，當稱朕所望也。”胄性明敏，達於從政，處斷明速，議者以爲左右丞稱職，武德已來，一人而已。又領諫議大夫，令與魏徵更日供奉。

當時尚書左僕射蕭瑀被免官，僕射封德彝又去世了，太宗對戴胄説：“尚書省是天下樞要之地，所有部門都受命於它，如果一件事情有失誤，天下必然有人因此受害。現在將尚書令、左右僕射的職責交給你，應當不辜負朕的期望。”戴胄天性聰敏，精於從政，處理事情英明果斷，議論的人認爲稱職的尚書左右丞，武德以來，祇有他一個人。戴胄又兼任諫議大夫，皇帝令他與魏徵輪流事奉。

三年，進拜民部尚書，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先是，右僕射杜如晦專掌選舉，臨終請以選事委胄，由是詔令兼攝吏部尚書，其民部、庶子、諫議并如故。胄雖有幹局，而無學術，居吏部，抑文雅而獎法吏，甚爲時論所譏。四年，罷吏部尚書，以本官參預朝政，尋進爵爲郡公。

三年，升任民部尚書，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先前，右僕射杜如晦專職掌管選舉，臨死前請求將選舉之事委托給戴胄掌管，因此皇帝詔令戴胄兼任吏部尚書，其他民部尚書、左庶子、諫議大夫的職務都照舊。戴胄雖然有才幹，却没有學問，在吏部任職，抑制文人而獎勵法吏，很受當時輿論的譏諷。四年，罷免吏部尚書，以本官參預朝政，不久進爵爲郡公。

五年，太宗將修復洛陽宫，胄上表諫曰：

五年，太宗準備修復洛陽宫，戴胄上表勸諫説：

> 陛下當百王之弊，屬暴隋之後，拯餘燼於塗炭，救遺黎於倒懸。遠至邇安，率土清謐，大功大德，豈臣之所稱贊。臣誠小人，才識非遠，唯知耳目之近，不達長久之策，敢竭區區之誠，

> 陛下正面臨着歷代帝王留下的積弊，在隋朝的殘暴統治之後即位，拯救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救助遺民於貧窮困苦之際。遠近安寧，境内清静，大功大德，臣哪有資格贊美。臣確實是小人，見識不廣，祇知道耳聞目睹的事情，不通曉長治久安的策略，臣斗

論臣職司之事。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强丁，并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向盡，去京二千里内，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甫爾，户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糇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七月已來，霖潦過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時豐歲稔，猶未可量。加以軍國所須，皆資府庫，絹布所出，歲過百萬。丁既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止，帑藏其虚。且洛陽宫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

膽想竭盡自己區區誠意，議論臣職責範圍内的事情。近來看到關中、河外地區，到處設置軍團，富家子弟强壯男丁，都從軍入伍。又重新興建九成宫徵發勞役，剩餘的男丁没有幾個了，離京城二千里以内的民夫，先前已分配給司農寺將作監調遣使用。即使有剩餘，也是寥寥無幾，微不足道。戰亂剛剛停止，人們體單力弱，人人去服勞役，全家便不能生活。從軍的讓其自備兵器，服役的自備乾糧，傾家蕩産去買辦，還常置辦不齊。臣擔心，恐怕會招來百姓的怨恨。七月以來，水澇過度，河南、河北，那裏的地勢低凹，今年是不是能豐收，還説不來。加上統軍治國的費用，都來自國庫，支出的絹布，每年超過一百萬。男丁已經被徵用完了，賦税又没有減少，費用没有停止，勢必造成庫藏空虚。而且洛陽的宫殿，足以蔽風遮雨，幾年後再修復，也爲時不晚。如果馬上修復營建，恐怕會勞民傷財擾亂天下。

太宗甚嘉之，因謂侍臣曰："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誠耳。"七年，卒，太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謚曰忠，詔虞世南爲撰碑文。又以胄宅宇弊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爲造廟。房玄齡、魏徵并美胄才用，俱與之親善，及胄卒後，嘗見其游處之地，數爲之流涕。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爲後。

太宗很贊賞他，因此對身邊的人説："戴胄和我没有骨肉之親，但他始終用忠誠正直激勵自己，關心國家情真意厚，關係重大的事，無不上報。給他進升官爵，是爲了報答他的忠誠。"七年，去世，太宗爲他哀悼，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謚號忠，詔令虞世南爲他撰寫碑文。又因爲戴胄的住宅破舊簡陋，没有地方爲先祖供奉祭品，太宗令有關部門特地爲他建造家廟。房玄齡、魏徵都贊美戴胄的才能，都與他親近友好，戴胄死後，有一次房、魏來到他們三人一起到過的地方，幾次爲之流下眼淚。戴胄没有兒子，把哥哥的兒子戴至德作爲後嗣。

戴至德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尋轉户部尚書，依舊知政事。父子十數年間相繼爲尚書，預知國政，時以爲榮。咸亨中，高宗爲飛白書以賜侍臣，賜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賜李敬玄曰"資啓沃，罄

戴至德，乾封年間幾次升任後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不久改任户部尚書，依舊主持政事。父子十多年間相繼任尚書，參預主持國政，當時人認爲很榮耀。咸亨年間，高宗用飛白字體寫字賞賜侍臣，賜給戴至德的是"泛舟河源，依賴舟楫"；賜給郝處俊的是"飛入九霄，假藉六翮"；另外賜給李敬玄的叫"輔佐君王，竭盡赤

丹誠"；又賜中書侍郎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其辭皆有興比。

俄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僕射，每遇申訴冤滯者，輒美言許之，而至德先據理難詰，未嘗與奪，若有理者，密爲奏之，終不顯己之斷决，由是時譽歸於仁軌。或以問至德，答曰："夫慶賞刑罰，人主之權柄，凡爲人臣，豈得與人主争權柄哉！"其慎密如此。後高宗知而深嘆美之。儀鳳四年薨，輟朝三日，使百官以次赴宅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謚曰恭。

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南陽棘陽人。祖善方，仕蕭詧吏部尚書。父之象，隋末爲邯鄲令，嘗被人所訟，理不得申。

文本性沈敏，有姿儀，博考經史，多所貫綜，美談論，善屬文。時年十四，詣司隸稱冤，辭情慨切，召對明辯，衆頗異之。試令作《蓮花賦》，下筆便成，屬意甚佳，合臺莫不嘆賞。其父冤雪，由是知名。

其後，郡舉秀才，以時亂不應。蕭銑僭號於荆州，召署中書侍郎，專典文翰。及河間王孝恭定荆州，軍中將士咸欲大掠，文本進説孝恭曰："自隋室無道，群雄鼎沸，四海延頸以望真主。今蕭氏君臣、江陵父老，决計歸降者，實望去危就安耳。王必欲縱兵虜掠，誠非鄙州來蘇之意，亦恐江、嶺以南，向化之心沮矣。"孝恭稱善，遂止之。署文本荆州別駕。孝恭進擊輔公祏，召典軍書，復署行臺考功郎中。

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

誠"；另外賜給中書侍郎崔知悌的叫"竭盡忠節，扶佐大業"，這些文辭都有比興之意。

不久升任尚書右僕射。當時劉仁軌任左僕射，每次遇到有人申訴喊冤，都好言相勸答應處理，而戴至德先據理盤問，不曾定奪，如果説得有理，就秘密上奏皇上，始終不表示自己的態度，因此當時人們都稱贊劉仁軌。有人就此事問戴至德，他回答説："獎賞和處罰，都是君主的權力，作爲臣子，怎能與君主争權奪利呢！"他就是如此的謹慎。後來高宗知道了很贊賞他。儀鳳四年逝世，停止朝會三天，令百官按次序到家中哭吊，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謚號恭。

岑文本，字景仁，南陽棘陽人。祖父善方，任蕭詧的吏部尚書。父親名之象，隋朝末年任邯鄲令，曾被人上告，有理不能申辯。

岑文本天性沉着聰慧，儀表堂堂，博覽經史，融會貫通，能言善辯，擅長寫文章。十四歲那年，到有關部門訴冤，言詞慷慨情真意切，回答問題明白清晰，衆人都很驚奇。試着讓他作《蓮花賦》，拿起筆一揮而就，立意很好，整個御史臺的官員没有不贊賞的。他父親的冤案得以昭雪，他也因此而出名。

此後，郡裏選舉秀才，岑文本因時事混亂没有去應考。蕭銑在荆州建立僞朝，召他任中書侍郎，專管文書。等到河間王李孝恭平定荆州，軍中將士都想大肆搶掠，岑文本進見游説李孝恭説："自從隋朝無道，群雄蜂擁而起，天下人翹首盼望真命天子。如今蕭氏君臣、江陵父老，之所以决定歸順降服，確實是希望去危就安。大王您如果一定要放縱士兵大肆掠奪，這不但不是本州人欲求再生的本意，恐怕江、嶺以南的人，歸化之心也要消失了。"李孝恭稱好，於是下令禁止搶掠。任用岑文本爲荆州別駕。李孝恭進攻輔公祏，召他掌管軍機文書，又任用爲行臺考功郎中。

貞觀元年，授任秘書郎，在中書省兼職。碰

省。遇太宗行藉田之禮，文本上《藉田頌》。及元日臨軒宴百僚，文本復上《三元頌》，其辭甚美。文本才名既著，李靖復稱薦之，擢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事，文皆出於顏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人隨口并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時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譴免職，頃之，温彦博奏曰："師古諳練時事，長於文法，時無及者，冀蒙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又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至十年史成，封江陵縣子。

十一年，從至洛陽宫，會穀、洛泛溢，文本上封事曰：

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隆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户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産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疏；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摇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而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人。"孔安國曰："人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

上太宗舉行親自耕種的藉田之禮，岑文本獻上《藉田頌》。等到元旦太宗到殿前宴請百官，岑文本又獻上《三元頌》，文辭很優美。岑文本的名氣越來越大，李靖又稱贊舉薦，升任中書舍人，漸漸受到太宗的親近照顧。當初，武德年間的詔誥及軍國大事，文書都出自顏師古之手。到這時，岑文本起草詔誥，有時事務繁多集中，就命六七個書僮根據他的口述同時寫，一會兒全部完成，也能窮盡其妙。當時中書侍郎顏師古因罪被免職，不久，温彦博上奏説："顏師古熟悉時事，擅長文法，當前没有人能比得上，希望皇上降恩再次任用。"太宗説："我自己舉薦一個人，你不要擔心。"於是任用岑文本爲中書侍郎，專管機要大事。另外岑文本先前和令狐德棻撰寫《周史》，其中的史論大多出自岑文本之手。到貞觀十年史書撰成，封爲江陵縣子。

十一年，隨從皇上到洛陽宫，適逢穀水、洛水泛濫，岑文本遞上密封的奏章説：

臣聽説開創撥亂反正的事業，要取得成功是極其困難的；守住已經取得成功的基業，就更加不容易。因此居安思危，是爲了穩定基業；有始有終，是爲了使基業興旺發達。如今雖然百姓平安，國内安定，但是不僅正值時局混亂之後，又逢百姓生活困苦之時，人口減少傷亡很多，田地開墾種植很少。雖然施予了很多恩惠，而創傷尚未恢復；社會風氣雖然大爲好轉，而國家財政常常空虚。因此古人用種樹作比喻，年代久遠，枝葉纔會茂密；如果栽種的時間短，根本没有鞏固，即使用肥沃的黑土栽培，用春天的陽光温暖，如果有一個人摇動，必然會導致枯萎。現在的百姓，與這種情形很類似。經常給以包容寬撫，人口就會日益繁衍生息；一旦有徵調徭役，就會隨之消耗減少。消耗減少的嚴重了，就會導致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就會充滿怨恨之氣；充滿了怨恨之氣，就會産生背叛之心。所以帝舜説："可愛的難道不是君主，可怕的難道不是人民。"孔安國説："人民把君主當作性

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爲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下以億兆爲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畋遊之娱；去奢從儉，减工役之費。務静方内，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爲國之常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唯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爲妖，龍蛇作孽，雉雊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爲福，變咎爲祥。况水雨之患，陰陽常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命，所以可愛；君主無道，人民就會背叛他，所以可怕。”孔子說：“君主好比舟船，人民好比水，水可以載起舟船，也可以傾覆舟船。”因此古代賢明的君主，即使休息時間也不休息，一天比一天謹慎，確實因爲這個原因。希望陛下瀏覽古今發生過的事情，考察安危的關鍵，上以國家爲重，下把百姓放在心裏。公開選舉，謹慎賞罰，引進賢才，斥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做好事不要猶豫，發布命令要講求信用。保養精神，減少游獵等娱樂；去奢從儉，減少工役等費用。盡力使天下安定，而不追求開拓疆土；收起弓箭，而不忘記武力裝備。凡這幾件事，雖然是治理國家的常法，也是陛下經常在做的事，臣的意思，祇是希望陛下勤於思考而不厭倦，經常施行而不懈怠。那麼完美的道德，可以與三皇、五帝比高；億年的帝位，可以與天地一樣長久。即使桑穀作怪，龍蛇作孽，野鷄在鼎耳上鳴叫，晉地的石頭會說話，也能轉禍爲福，變災爲祥。何况水雨造成的災害，是自然常理，怎麼能說是上天譴責而讓聖上爲之憂心呢？臣聽古人說：“農夫勞作而君子治事，愚人進言而智者選擇。”就陳述這些不明之見，敬請聖上裁決。

是時魏王泰寵冠諸王，盛修第宅，文本以爲侈不可長，上疏盛陳節儉之義，言泰宜有抑損。太宗并嘉之，賜帛三百段。十七年，加銀青光禄大夫。

這時魏王李泰在諸王中最受寵愛，大修宅第，岑文本認爲不能助長這種奢侈之風，上疏大力陳述節儉的意義。說李泰應該有所節制。太宗都予以稱贊，賜帛三百段。十七年，加授銀青光禄大夫。

文本自以出自書生，每懷撝挹。平生故人，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居處卑陋，室無茵褥帷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侄恩義甚篤。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謹，吾親之信之”。是時，新立晉王爲皇太子，名士多兼領宫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攝。文本再拜曰：“臣以庸才，久逾涯分，守此一職，猶懼滿盈，豈宜更忝春坊，以速時

岑文本認爲自己是個書生，始終謙遜待人。無論是萍水相逢還是老朋友，即使身份低賤也必然要與之行對等之禮。居住的地方狹小簡陋，室內没有茵褥帷帳等裝飾。事奉母親因孝順而聞名，撫養弟弟侄子恩義很深。太宗經常說他“寬宏厚道忠誠謹慎，我親近他信任他”。這時，剛剛立晉王爲皇太子，名人大多在東宮兼職，太宗也打算讓岑文本兼職。岑文本一再拜謝說：“臣是庸才，能力很有限，任這一個職務，還害怕獲

謗。臣請一心以事陛下，不願更希東宮恩澤。”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參東宮，皇太子執賓友之禮，與之答拜，其見待如此。俄拜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曰：“非勛非舊，濫荷寵榮，責重位高，所以憂懼。”親賓有來慶賀，輒曰：“今受吊，不受賀也。”又有勸其營產業者，文本嘆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疇昔之望，不過秘書郎、一縣令耳。而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爲懼已多，何得更言產業乎?”言者嘆息而退。

文本既久在樞揆，當塗任事，賞錫稠叠，凡有財物出入，皆委季弟文昭，一無所問。文昭時任校書郎，多與時人游款，太宗聞而不悦，嘗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多交結，恐累卿，朕將出之爲外官，如何?”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念，不欲信宿離于左右。若今外出，母必憂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也。”歔欷嗚咽，太宗愍其意而止。唯召見文昭，嚴加誡約，亦卒無愆過。

及將伐遼，凡所籌度，一皆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太宗親自臨視，撫之流涕。尋卒，年五十一。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有集六十卷行於代。

罪，哪裏適宜再在東宮兼職，加速時人的議論。臣請求一心一意事奉陛下，不願再希求太子的恩寵。”太宗於是作罷，仍舊令他每隔五天到東宮參見一次，對皇太子行賓友之禮，太子對他依禮答拜，他就是如此受優待。不久拜授中書令，回到家裏面帶憂容，他的母親奇怪地問他，岑文本說：“我不是功臣、舊臣，隨便受到寵幸，責重位高，所以很擔心害怕。”親戚朋友有人來祝賀，就說：“今天接受吊唁，不接受祝賀。”另外有人勸他置辦產業，岑文本嘆息說：“我是南方的一個平民，徒步入關，過去的希望，衹不過是做一個秘書郎，一個縣令罷了。何況我没有汗馬之勞，衹靠文墨就做到中書令，這已經很高了。承受豐厚的俸禄，已經很恐懼了，哪能再設產業呢?”勸說的人嘆息退去。

岑文本長期處在中樞要位，掌權做事，皇帝的賞賜特别多，凡有財物出入，都委托給小弟岑文昭，一概不過問。岑文昭當時任校書郎，經常與時人游宴，太宗聽説後不高興，曾經從容地對岑文本説：“你的弟弟交結過多，恐怕要連累你，朕準備令他出任外官，怎麽樣?”岑文本哭泣着説：“臣的弟弟小時喪父，老母親特别鍾愛，一天也不讓他離開身邊。如果現在讓他出任外官，母親必然會擔憂憔悴，如果没有這個弟弟，也就没有老母親了。”哭哭涕涕，太宗憐憫他就作罷了。衹是召見岑文昭，嚴加告誡約束，岑文昭始終也没有什麽過失。

後來準備討伐遼，所有的籌謀計劃，全部都委托給他。岑文本接受重任後，精神極其疲憊，説話做事，與平常大不一樣。太宗看見後爲他擔憂，對左右的人説：“岑文本今天與我同行，恐怕不能與我一同返回。”到達幽州後，突然患病，太宗親自前去探視，撫摸着他流下眼淚。不久逝世，終年五十一歲。當天晚上，太宗聽到一陣急促的鼓聲，説：“岑文本去世了，我非常傷心。今天晚上的夜警，不忍心聽見。”命令停止。追贈侍中、廣州都督，謚號憲，賞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有文集六十卷流行於世。

岑長倩

文本兄文叔。文叔子長倩，少爲文本所鞠，同於己子。永淳中，累轉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内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則天初革命，尤好符瑞，長倩懼罪，頗有陳奏。又上疏請改皇嗣姓爲武氏，以爲周室儲貳，則天許之，實封五百户。

天授二年，加特進、輔國大將軍。其年，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列名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以皇嗣在東宫，不可更立承嗣，與地官尚書格輔元竟不署名，仍奏請切責上書者。由是大忤諸武意，乃斥令西征吐蕃，充武威道行軍大總管，中路召還，下制獄，被誅，仍發掘其父祖墳墓。來俊臣又脅迫長倩子靈源，令誣納言歐陽通及格輔元等數十人，皆陷以同反之罪，并誅死。

岑文本的哥哥名文叔。岑文叔的兒子名長倩，小時被岑文本收養，如同自己的兒子。永淳年間，幾次改任後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年，自夏官尚書升任内史，主持夏官事務。不久拜授文昌右相，封鄧國公。則天剛剛更朝换代，尤其喜好吉祥之兆，岑長倩害怕獲罪，奏章很多。又上疏請求改太子姓武，作爲周室的皇太子，則天贊許，享有實封五百户。

天授二年，加授特進、輔國大將軍。這一年，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人聯名上表，請求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認爲太子在東宫，不能再立武承嗣，與地官尚書格輔元始終没有在奏表上署名，并上奏請求嚴厲譴責上書的人。因此大大違背諸武的心思，就斥令他西征吐蕃，充任武威道行軍大總管，中途召回，投入監獄，被殺掉，還挖掘他父祖的墳墓。來俊臣又脅迫岑長倩的兒子岑靈源，讓他誣陷納言歐陽通及格輔元等數十人，陷害他們與岑長倩共同謀反，都被殺死。

岑羲

長倩從子羲，長安中爲廣武令，有能名。則天嘗令宰相各舉堪爲員外郎者，鳳閣侍郎韋嗣立薦羲，且奏曰："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爲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緣坐近親，相次入省，登封令劉守悌爲司門員外郎，渭南令裴㥶爲地官員外郎。先是，羲爲金壇令，守悌及㥶稱爲清德，羲以文吏著名，俱爲巡察使所薦，皆授畿縣令，又同爲尚書郎，悉有美譽。守悌後至陜州刺史，㥶至杭州刺史。

羲，神龍初爲中書舍人。時武三思用事，侍中敬暉欲上表請削諸武之爲王者，募爲疏者。衆畏三思，皆辭托不敢爲之，羲便操筆，辭甚切直。由是忤三思意，轉秘書少監，再遷吏

岑長倩的侄子名羲，長安年間任廣武令，有才能。則天曾令宰相分别舉薦能勝任員外郎的人，鳳閣侍郎韋嗣立舉薦岑羲，并且上奏説："遺憾的是他的父親岑長倩犯謀逆罪被連累。"則天説："如果有才幹，小小連累有什麽遺憾。"於是拜授天官員外郎。從此因牽連而獲罪的近親，相繼入省任職，登封令劉守悌任司門員外郎，渭南令裴㥶任地官員外郎。在此之前，岑羲任金壇令，劉守悌及裴㥶號稱品德高尚，岑羲以文吏著名，都被巡察使舉薦，全部拜授京城郊縣縣令，又同任尚書郎，聲譽都很好。劉守悌後來做到陜州刺史，裴㥶做到杭州刺史。

岑羲，神龍初年任中書舍人。當時武三思掌權，侍中敬暉打算上表請求削去武姓王的王號，招募人寫奏疏。衆人害怕武三思，都藉口推托不敢寫，岑羲就拿起筆，措辭很激烈直率。因此違背武三思的心意，改任秘書少監，兩次升任後爲

部侍郎。時吏部侍郎崔湜、太常少卿鄭愔、大理少卿李允恭分掌選事，皆以贓貨聞，羲最守正，時議美之。尋加銀青光禄大夫、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

睿宗即位，出爲陝州刺史。復歷刑部、户部二尚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删定格令，仍修《氏族録》。初，中宗時，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睿宗及太平公主與節愍太子連謀，請加推究，羲與中書侍郎蕭至忠密申保護。及羲監修《中宗實録》，自書其事，睿宗覽而大加賞嘆，賜物三百段、細馬一匹，仍下制書褒美之。

時羲兄獻爲國子司業，弟翔爲陝州刺史，休爲商州刺史，從族兄弟子侄因羲引用登清要者數十人。羲嘆曰："物極則返，可以懼矣！"然竟不能有所抑退。尋遷侍中。先天元年，坐預太平公主謀逆伏誅，籍没其家。

格輔元

格輔元者，汴州浚儀人也。伯父德仁，隋剡縣丞，與同郡人齊王文學王孝逸、文林郎繁師玄、羅川郡户曹靖君亮、司隸從事鄭祖咸、宣城縣長鄭師善、王世充中書舍人李行簡、處士盧協等八人，以辭學擅名，當時號爲陳留八俊。

輔元弱冠舉明經，歷遷御史大夫、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初，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也，則天以問輔元，固稱不可，遂爲承嗣所譖而死，海内冤之。

輔元兄希元，高宗時洛州司法參軍，章懷太子召令與洗馬劉訥言等注解范曄《後漢書》，行於代。先輔元卒。

杜正倫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也。隋仁

吏部侍郎。當時吏部侍郎崔湜、太常少卿鄭愔、大理少卿李允恭分别掌管選舉之事，都以貪贓受賄而聞名，岑羲最守正道，當時輿論稱贊他。不久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

睿宗即位，外放陝州刺史。又歷任刑部、户部尚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删定格令，并修撰《氏族録》。當初，中宗時期，侍御史冉祖雍誣陷説睿宗及太平公主和節愍太子聯合謀反，請求加以追查審問，岑羲與中書侍郎蕭至忠秘密申訴加以保護。等到岑羲監修《中宗實録》時，親自記録此事，睿宗看後大爲贊嘆，賜雜色絹三百段、良馬一匹，還下制書褒獎贊美他。

當時岑羲的哥哥岑獻任國子司業，弟弟岑翔任陝州刺史，岑休任商州刺史，堂兄弟及侄子因岑羲的引薦而受到任用做到高官的有數十人。岑羲感嘆地説："物極必反，可怕可懼呀！"但是始終不能予以貶降。不久升任侍中。先天元年，因參與太平公主謀反獲罪被殺，抄没他的家産。

格輔元是汴州浚儀人。伯父名德仁，任隋朝剡縣丞，與同郡人齊王文學王孝逸、文林郎繁師玄、羅川郡户曹靖君亮、司隸從事鄭祖咸、宣城縣長鄭師善、王世充的中書舍人李行簡、没有官職的文人盧協等八人，因文章和學識而享有聲譽，當時號稱陳留八俊。

格輔元年輕時考中明經科，歷任御史大夫、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當初，張嘉福等人請求立武承嗣爲太子，則天就這事問格輔元，格輔元堅決説不行，於是被武承嗣誣陷致死。天下人士都認爲他冤枉。

格輔元的哥哥名希元，高宗時任洛州司法參軍，章懷太子召他和太子洗馬劉訥言等人注解范曄的《後漢書》，流行於世。格希元死在格輔元之前。

杜正倫是相州洹水人。隋朝仁壽年間，與

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正倫善屬文，深明釋典。仕隋爲羽騎尉。武德中，歷遷齊州總管府録事參軍。太宗聞其名，令直秦府文學館。

哥哥杜正玄、杜正藏都考中秀才科。隋朝選舉一次衹録取十幾個秀才，杜正倫一家有三個人考中秀才，當時人特别贊美他們。杜正倫擅長寫文章，精通釋典。出仕任隋朝羽騎尉。武德年間，歷任齊州總管府録事參軍。太宗聽到他的才名，讓他在秦府文學館任職。

貞觀元年，尚書右丞魏徵表薦正倫，以爲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郎。太宗謂曰："朕今令舉行能之人，非朕獨私於行能者，以其能益於百姓也。朕於宗親以及勛舊無行能者，終不任之。以卿忠直，朕今舉卿，卿宜勉稱所舉。"

貞觀元年，尚書右丞魏徵上表舉薦杜正倫，認爲古今無人可與他相比，於是提升爲兵部員外郎。太宗對他説："朕如今下令選用有品行有才能的人，不是朕一人偏愛有品行有才能的人，因爲他們能做對百姓有益的事。朕對於宗親以及有功勛的舊臣中没有品行没有才能的人，始終不予任用。因爲你忠誠正直，朕今天選用你，你應該努力去做盡職盡責。"

二年，拜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悦，賜絹二百段。

二年，拜授給事中，兼管起居注。太宗曾經對侍臣説："朕每天處理政事，每次想説一句話時，就要考慮這句話對百姓有没有益處，所以不敢多説。"杜正倫進言説："君主的言行都要記録，言論記録在左史裏面。臣的職責是修起居注，不敢不盡職盡責。陛下如果有一句話説得不合情理，那麽就會牽累陛下影響您的聲譽，不僅僅是現在對百姓有損害，希望陛下謹慎。"太宗大喜，賜絹二百段。

四年，累遷中書侍郎。六年，正倫與御史大夫韋挺、秘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稱旨，太宗爲之設宴，因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王，便得盡誠規諫，至如龍逄、比干，竟不免孥戮。爲君不易，爲臣極難。我又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有危亡哉！我思卿等此意，豈能暫忘，故聊設宴樂也。"仍并賜帛有差。

四年，幾次升任後爲中書侍郎。六年，杜正倫與御史大夫韋挺、秘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都上密封的奏章符合皇上的旨意，太宗爲他們設宴，趁機對他們説："朕歷觀自古以來的大臣建立忠君報國的事業，如果遇上賢明的君主，就能竭盡忠誠進行勸諫，至於像龍逄、比干，竟然連妻子兒女也不能避免誅殺。做君主不容易，做大臣更難。我又聽説龍可以馴服，但喉下有逆鱗，碰到它龍就會殺人。君主也有逆鱗，你們這些人就不怕觸犯逆鱗，分别遞上密封的奏章。如果能經常這樣做，朕怎麽會擔憂有危亡呢？我想到你們這些人的這種心情，一會兒也不能忘記，所以設宴爲你們助興。"并都分别賜帛數量不等。

尋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右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太宗謂曰："國之儲

不久加授散騎常侍，任太子右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太宗對他説："國家的皇太子，自古以

副，自古所重，必擇善人爲之輔佐。今太子年在幼冲，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誡約。今既委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貞慤，能敦直道，故輒輟卿於朕，以匡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十年，復授中書侍郎，賜爵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

正倫出入兩宫，參典機密，甚以幹理稱。時太子承乾有足疾，不能朝謁，好暱近群小。太宗謂正倫曰：“我兒疾病，乃可事也。但全無令譽，不聞愛賢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示不得，須來告我。”正倫數諫不納，乃以太宗語告之，承乾抗表聞奏。太宗謂正倫曰：“何故漏泄我語？”對曰：“開導不入，故以陛下語嚇之，冀其有懼，或當反善。”帝怒，出爲穀州刺史，又左授交州都督。後承乾構逆，事與侯君集相連，稱遣君集將金帶遺正倫，由是配流驩州。

顯慶元年，累授黄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尋同中書門下三品。二年，兼度支尚書，仍依舊知政事。俄拜中書令，兼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進封襄陽縣公。三年，坐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爲横州刺史，仍削其封邑。尋卒。有集十卷行於代。

史臣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時命，胥會于兹。《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叔玠有焉。戴胄兩朝仕官，一乃心力，刑無僭濫，事有箴規。雖學術不能求備，而匡益自可濟時，亦所謂巧於任大矣。文本文傾江海，忠貫雪霜，申慈父之冤，匡明主之業。及委繁劇，俄

來都很受重視，必須選擇好人輔佐他。如今皇太子尚在幼年，志向未定，朕如果早晚都能見到他，就可以隨時告誡約束。今天已經委托他處理國事，不能天天見到，朕瞭解你忠誠正直，能敦促太子走正道，所以就讓你離開朕的身邊，去扶佐太子，你應當明白這一任命的輕重。”十年，又拜授中書侍郎，賜爵南陽縣侯，并兼太子左庶子。

杜正倫出入兩宫，參預處理機密事務，因爲有才幹善治理很受稱贊。當時太子李承乾脚有病，不能朝見，喜歡親近小人。太宗對杜正倫説：“我兒子的疾病，是件小事。但是没有一點好聲譽，没有聽人説他愛賢好善，私下裏引進接近的人，大多是些小人，卿可以調查。如果教育無效，必須來告訴我。”杜正倫多次勸諫不被采納，就將太宗的話告訴了李承乾，李承乾上表直言奏聞皇上。太宗對杜正倫説：“爲什麽把我的話泄露給太子？”杜正倫回答説：“開導的話聽不進去，因此用陛下的話嚇唬他，希望他感到害怕，也許可以走上正道。”皇帝發怒，派他出任穀州刺史，又降授交州都督。後來李承乾謀反，事情與侯君集有牽連，侯君集説李承乾曾派自己拿金帶贈送杜正倫，因此杜正倫被流放到驩州。

顯慶元年，幾次拜授後任黄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不久同中書門下三品。二年，兼任度支尚書，并依舊主持政事。不久拜授中書令，兼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進封襄陽縣公。三年，因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和，出任横州刺史，并削去他的封邑。不久逝世。有文集十卷流傳於世。

史臣曰：王珪躬行正道不屈不撓，無比忠直，正主遇忠臣，都在這一時期。《周易》上説：“因爲上天保祐他，大吉大利，没有不利之處。”王叔玠有運氣。戴胄兩朝做官，一樣盡心盡力，從不擅自濫施刑罰，遇到不對的事情都要直言規諫。雖然在學問上不能算十全十美，但能匡正補益挽救時世，也可以説巧於擔當重任的了。岑文本才華横溢譽滿天下，忠誠正直一塵不染，爲慈

致暴終。《書》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所謂憂能傷人，不復永年矣。洎羲而下，登清要者數十人，積善之道，焉可忽諸！正倫以能文被舉，以直道見委，參典機密，出入兩宫，斯謂得時。然被承乾金帶之譏，孰與夫薏苡之謗，士大夫慎之。

父伸冤，扶佐明主的大業。後來委以重任事務繁重，不久就突然病故。《尚書》上説："小心翼翼，事奉上帝。"意思就是説憂能傷人，不可能長壽。自岑羲以下，登上顯貴職位的有十多人，積善之道，怎能忽略！杜正倫因能寫文章被舉薦，因爲品德高尚受到任用，參預處理機要事務，出入兩宫，可以説生逢其時。然而因涉嫌接受李承乾贈送的金帶而被人瞧不起，這與漢人馬援用馬車裝載薏苡種子回京而被人誤作金銀財寶受到誹謗又有什麽區别，士大夫爲人處世不能不謹慎。

贊曰：五靈嘉瑞，出繫污隆。人中麟鳳，王、戴諸公。動必由禮，言皆匡躬。獻規納諫，貞觀之風。

贊曰：麟、鳳、神龜、龍、白虎五種靈異鳥獸是帝王的吉祥之兆，預示着世道的盛衰。人中的麟鳳，就是王珪、戴胄各位。一舉一動都符合禮儀，一言一行都是爲國爲民。臣子提出規勸，皇帝聽納諫言，這是貞觀年間的風氣。

舊唐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魏　徵

魏徵，字玄成，鉅鹿 曲城人也。父長賢，北齊 屯留令。

魏徵，字玄成，是鉅鹿 曲城人。父親魏長賢，任北齊 屯留令。

徵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爲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

魏徵從小是孤兒，家境貧寒，胸懷大志，不經營産業，出家做了道士。喜好讀書，涉獵廣泛，看到天下逐漸混亂，尤其注意縱橫家的學説。

大業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以應李密，召徵使典書記。密每見寶藏之疏，未嘗不稱善，既聞徵所爲，遽使召之。徵進十策以干密，雖奇之而不能用。及王世充攻密於洛口，徵説密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鋭卒死傷多矣；又軍無府庫，有功不賞，戰士心惰，此二者難以應敵。未若深溝高壘，曠日持久，不過旬月，敵人糧盡，可不戰而退，追而擊之，取勝之道。且東都食盡，世充計窮，意欲死戰，可謂窮寇難與爭鋒，請慎無與戰。"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談？"因拂衣而去。

大業末年，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響應李密，召魏徵使其掌管書記。李密每次得到元寶藏的奏疏，没有不稱贊的，聽説是魏徵所寫，立即派人將他召來相見。魏徵進獻十條策略用來勸説李密，李密雖感到驚奇却没有采用。等到王世充在洛口進攻李密，魏徵勸説李密的長史鄭頲説："魏公雖然屢次戰勝，但勇將精兵死傷太多；再者軍中没有庫存財物，有功不能賞賜，戰士的軍心懈怠，有這兩種情况是難以應敵的。不如挖深城溝壘高營壘，曠日持久，不到一月，敵人的糧食用完，可以不戰而退去，這時再追擊他們，是取勝的方法。况且東都糧食用完，王世充計謀已經用盡，想要决一死戰，可説是窮寇難以爭鬥，請慎重考慮，不要和他作戰。"鄭頲説："這祇是老生常談罷了！"魏徵説："這是奇謀深策，怎能認爲是老生常談？"便拂袖而去。

及密敗，徵隨密來降，至京師，久不見知，自請安輯山東，乃授秘書丞，驅傳至黎陽。時徐世勣尚爲李密擁衆，徵與世勣書曰：

等到李密戰敗，魏徵隨李密前來投降，到了京城，過了很久魏徵還不知名，便自己請求去安撫山東，於是被任命爲秘書丞，乘驛馬來到黎陽。當時徐世勣還在爲李密帶兵，魏徵給徐世勣寫信説：

自隋末亂離，群雄競逐，跨

自從隋朝末年以來，社會混亂離析，群

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起自叛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馳，雲合霧聚，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於黎山。方欲西蹈咸陽，北淩玄闕，揚旌瀚海，飲馬渭川，翻以百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眷，入函谷而不疑。公生于擾攘之時，感知己之遇，根本已拔，確乎不動，鳩合遺散，據守一隅。世充以乘勝餘勇，息其東略；建德因侮亡之勢，不敢南謀。公之英聲，足以振于今古。然誰無善始，終之慮難，去就之機，安危大節。若策名得地，則九族蔭其餘輝；委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殷鑒不遠，公所聞見。孟賁猶豫，童子先之，知幾其神，不俟終日。今公處必爭之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凶狡之輩，先人生心，則公之事去矣。

雄競相爭奪，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從反叛者中崛起，振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聞風馳奔，像雲霧聚合一樣，得到兵衆幾十萬。威力所覆蓋之處，將近半個天下，在洛口打敗王世充，在黎山摧垮宇文化及。正圖謀向西攻取咸陽，向北揮兵邊塞，在北方大漠揚起旌旗，在渭川飲馬，反而以百戰百勝的威勢，敗給逃亡的敵軍。魏公確實知道帝王的重位，自然有所歸屬，不可用力量爭奪，所以魏公看到上天的這種恩寵，毫不猶豫地進入了函谷關。公生在紛亂的年代，感激知己之人的禮遇，儘管軍隊的根本已經拔掉，仍堅定不移，聚合遺散的兵衆，據守一隅。王世充帶領剛剛打過勝仗的勇士，却停止向東進犯；竇建德有亡命之徒的凶勢，却不敢向南謀取。可見公的英名，足够震撼今古。然而善始者多，善終者少，去就之機，是存亡的關鍵。如果你從政選主得當，那麼您的九族也會蒙受餘輝；如果托身於行爲不端之人，那麼自身都難以保全。隋朝的教訓沒有過去多久，這是公所見所聞的。孟賁猶豫，童子先到，預知事之幾微，不能白白地等待終日。公如今處在必爭之地，應該迅速決斷，再做遲疑，坐觀成敗，恐怕凶險狡猾之流，先你一步做出決定，那麼公的大事就完了。

世勣得書，遂定計遣使歸國，開倉運糧，以饋淮安王 神通之軍。

徐世勣得到書信，就定計派遣使者歸順國家，開倉運糧，用來饋贈淮安王 李神通的軍隊。

俄而建德悉衆南下，攻陷黎陽，獲徵，署爲起居舍人。及建德就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徵見太宗勳業日隆，每勸建成早爲之所。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素器之，引爲詹事主簿。及踐祚，擢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使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前宮千牛李志安、齊王護

不久竇建德悉率部衆南下，攻陷黎陽，俘獲魏徵，任用爲起居舍人。等到竇建德被擒，魏徵和裴矩向西進入關中。隱太子 李建成知道他的名聲，任用爲洗馬，非常禮遇他。魏徵發現太宗的功業日益盛大，常常勸李建成早作防備。等到李建成失敗，太宗派人將他召來，問他："你離間我們兄弟，這是爲什麼？"魏徵說："皇太子如果聽從我魏徵的話，一定不會有今日的殺身之禍。"太宗向來器重他，任用爲詹事主簿。等到太宗即位以後，魏徵升任諫議大夫，封爲鉅鹿縣男，派他去安撫河北，并允許看情況行事。魏徵

軍李思行錮送詣京師。徵謂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思行，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寧可慮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况今日之行，許以便宜從事，主上既以國士見待，安可不以國士報之乎?"即釋遣思行等，仍以啓聞，太宗甚悦。

到了磁州，遇到隱太子的千牛李志安、齊王的護軍李思行被囚禁着送往京城。魏徵對副使李桐客說："自從我等保全性命之時，隱太子東宫、齊王府左右的人，都命令赦免不追究。現在又押送李思行，其餘的人誰能不猜疑？白白派遣我們這些使者前往，他們一定不相信我們，這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況且事關國家的利益，知道了就不能不做，寧可自己被治罪，也不能廢棄國家的大計。現在如果釋放遣送李思行，不追究他的罪過，那麽信義感召的力量，再遠的地方也能達到。古時候，大夫遠離國土，如果有利於國家，獨斷專行是可以的。何況今天的出行，皇上允許我看情况行事，主上既然將我們看成是國之棟梁，我們怎可不以國家人才的身份報答主上呢?"立即釋放并遣送了李思行等人，還寫表上報，太宗非常高興。

太宗新即位，勵精政道，數引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與之言，未嘗不欣然納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太宗嘗勞之曰："卿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其年，遷尚書左丞。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驗無狀，彦博奏曰："徵爲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私，亦有可責。"帝令彦博讓徵，且曰："自今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逄、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禄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

太宗剛即位，致力於治理國家，多次將魏徵召進卧室内，詢問得失。魏徵素有經邦治國的才能，性格又耿直，無所畏懼，太宗和他談話，未嘗不欣然采納并接受他的意見。魏徵也很高興遇見知己的君主，想着怎樣竭盡自己的智慧能力，知無不言。太宗曾經慰勞他說："你所陳述勸諫的事，前後有二百多件，不是你竭盡忠誠地侍奉國家，怎麽能做到這樣?"這一年，升任尚書左丞。有人說魏徵庇護偏愛親戚，皇帝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驗没有證據，温彦博上奏說："魏徵作爲人臣，應該注意行迹，不能遠避嫌疑，於是招來這種誹謗。雖然内心無私，也有可責備的地方。"皇帝命令温彦博責備魏徵，并且說："從今往後不能不注意行迹。"有一天，魏徵上朝奏說："臣聽說君臣協和默契，情義如同一體。不想着公道，衹注意行迹，如果君臣上下，都遵循這條路，那麽國家的興衰，就很難預知了。"皇帝驚異地改變臉色說："我已經後悔了。"魏徵連連叩拜說："希望陛下讓臣做良臣，不要讓臣做忠臣。"皇帝說："忠臣、良臣有區别嗎?"魏徵說："良臣，是后稷、契、咎陶；忠臣，是龍逄、比干。良臣不僅使自身獲得美名，君主也承受聖明的稱號，子孫傳世，福禄無窮。忠臣自身受到誅

并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賜絹五百匹。

滅，君主陷於昏惡，國滅家亡，空有其名。從這來看，相差很遠啊。”皇帝很贊同他的話，賜絹五百匹。

貞觀二年，遷秘書監，參預朝政。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秘府圖籍，粲然畢備。

貞觀二年，魏徵升任秘書監，參預朝政。魏徵認爲戰亂之後，典章雜亂，上奏引薦學者校定四部書。幾年之間，秘府的圖書典籍，粲然完備。

時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貢獻，太宗令文泰使人厭怛紇干往迎接之。徵諫曰："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微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況加於此輩。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若爲賓客，中國即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寧，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蓋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也。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緣邊諸州何以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恐無所及。"上善其議。時厭怛紇干已發，遽追止之。

這時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各國都想通過麴文泰派遣使者進獻，太宗命令麴文泰的使者厭怛紇干前往迎接。魏徵勸諫說："國家剛剛平定，瘡傷没有恢復，如果稍有勞役，就不能自安。往年麴文泰入朝，所經過的州縣，還不能够供給，何況再加上這些人。如果聽任他們作爲商人來往，那麽邊境上的人就能獲利；如果將他們視爲賓客，中原就會受到損害了。漢朝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經安寧，西域請求設置都護、遣送侍子，光武帝不許，大概是不想因蠻夷之事而勞損中原吧。今天如果允許十國入貢，他們的使者不下千人，邊境各州拿什麽來接待他們？況且人心不測，過後即使後悔，恐怕也來不及了。"皇上贊同他的意見。當時厭怛紇干已經出發，立即追趕讓他停止。

後太宗幸九成宫，因有宫人還京，憩於湋川縣之官舍。俄又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官屬移宫人於别所而舍靖等。太宗聞之，怒曰："威福之柄，豈由靖等？何爲禮靖而輕我宫人！"即令案驗湋川官屬及靖等。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宫人，皇后掃除之隸。論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宫人，供食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責縣吏，恐不益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釋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寢而不問。

後來太宗臨幸九成宫，因有宫人返回京城，在湋川縣的官舍休息。不久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隨後來到，官吏將宫人移到别的地方而讓李靖等住下。太宗聽説後，生氣地説："威福的權柄，難道出自李靖等人嗎？爲什麽禮遇李靖而輕視我的宫人！"立即下令審訊湋川官吏和李靖等人。魏徵勸諫説："李靖等人，是陛下的心腹大臣；宫人，是皇后手下掃除的奴隸。論他們的作用，輕重不同。再者李靖等人出外，地方官吏要詢訪朝廷的法度；回來，陛下要詢問民間的疾苦。李靖等自然應該和官吏相見，官吏也不能不拜見。至於宫人，除服侍送飲食以外，不應該參見接待。如果因爲這事向縣吏問罪，恐怕不利於皇上美好的聲譽，而衹會驚駭天下人的耳目。"皇帝説："公説得對。"於是免除官吏的罪過，對李靖等人也停止不再追究。

尋宴於丹霄樓，酒酣，太宗謂長

不久在丹霄樓上宴飲，酒興正濃，太宗對長

孫無忌曰："魏徵、王珪，昔在東宮，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惡。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爲無愧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發言輒即不應，何也?"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陳論，若不從輒應，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當時且應，更別陳論，豈不得耶?"徵曰："昔舜誡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諫，此即'退有後言'，豈是稷、契事堯、舜之意耶?"帝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嫵媚，適爲此耳。"徵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

孫無忌說："魏徵、王珪，過去在東宮，盡心爲隱太子做事，當時實在可惡。我能提拔任用他們，以至到今日，足以無愧於古人。然而魏徵每當進諫而我不聽從時，我說話他往往不馬上答應，爲什麽呢?"魏徵回答說："因爲臣下認爲事情有不可行之處，所以纔論諫，如果不聽從就隨便答應，害怕事情馬上要去施行。"皇帝說："衹要當時暫且答應一下，再另行陳奏議論，難道不可以嗎?"魏徵說："從前舜帝告誡群臣：'你們不要當面順從，退下又有背後的話。'如果臣當面順從陛下剛被勸諫之事，這就是'退下又有背後的話'，難道是后稷、契侍奉堯帝、舜帝的意思嗎?"皇帝大笑說："別人說魏徵舉動疏慢，我衹覺得他姿態美好，正因爲這樣。"魏徵拜謝說："陛下引導臣說話，臣所以敢諫，如果陛下不接受臣的勸諫，臣哪敢屢次觸犯龍鱗?"

是月，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徵曰："不可。昔漢明欲封其子，云'我子豈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子爲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逾越。"上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齎錢四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以賜之。尋進爵郡公。

這一月，長樂公主將要出嫁，皇帝認爲是皇后所生，敕令有關部門送給的陪嫁財禮比永嘉長公主的多一倍。魏徵說："不能這樣。古時漢明帝要封自己的兒子，說'我的兒子怎能和先帝的兒子等同？可以是楚王、淮陽王的一半。'前代史學家認爲這是佳話。天子的姊妹爲長公主，女兒爲公主，既然加了'長'字，就是有所尊崇。情分上或可有深有淺，但禮節上不容許超越。"皇上認爲他說得對，進去告訴長孫皇后，皇后派人帶錢四十萬、絹四百匹，到魏徵的住宅賜給他。不久魏徵進爵郡公。

七年，代王珪爲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詔徵評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無不悦服。

七年，代王珪任侍中，尚書省滯留的訴訟案件有不能裁決的，下詔讓魏徵審理。魏徵本不習法，却講大局，以實相斷，結果無不心悦誠服。

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爲總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左光禄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千段。

當初，有詔叫令狐德棻、岑文本修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修撰《隋史》，姚思廉修撰《梁史》、《陳史》，李百藥修撰《齊史》。魏徵承受詔命總體上加以撰定，有很多删减增補，務求簡明正確。《隋史》序論，都是魏徵所作，給《梁史》、《陳史》、《齊史》各自寫了總論，當時稱作良史。史書修成，加左光禄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千段。

徵自以無功於國，徒以辯說，遂參帷幄，深懼滿盈，後以目疾頻表遜位。太宗曰："朕拔卿於仇虜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礦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卿雖有疾，未爲衰老，豈得便爾？"其年，徵又面請遜位，太宗難違之，乃拜徵特進，仍知門下事。其後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

其一曰：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宫宇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内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爲天下笑，深可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絶而更張。遠肅邇安，不逾於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宫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

魏徵自認爲對國家無功，僅僅因爲辯説，就參議朝政，深怕自己驕傲自滿，後來因眼病多次上表辭讓相位。太宗説："朕在仇敵之中將你提拔出來，使公擔當中樞重要的官職，你看到朕不對的地方，没有不勸諫的。公難道没有看到金子在礦石中，有什麽可貴之處？衹有精心冶煉并鍛打成爲器具，纔被人們所珍愛，朕自比作金子，以你爲優良的工匠。你雖然有病，但還不衰老，怎能就這樣告退了？"這一年，魏徵又當面請求辭讓相位，太宗難於違抗他的心意，於是拜授魏徵爲特進，仍主持門下省的事務。這以後又頻頻奏上四疏，陳論得失。

其一説：

臣觀察自古受符圖承天命，繼承皇位遵守法令，駕馭天下的英傑，面南而坐君臨天下的君主，都想使自己的美德聲望像天地一樣廣厚，像日月一樣高明，子孫百世，傳繼帝位無窮無盡。然而能善終的很少，敗亡也頻頻發生，原因是什麽呢？所以要找出其敗亡的原因。前代亡國的教訓不遠，可藉它來説一説。昔日的隋朝，統一天下，甲兵强盛，三十多年間，聲威遠播萬里，威震異邦，一朝全都丢掉了，都爲他人所有。那隋煬帝難道不願意天下安定，不想使國家長久，故意施行夏桀那樣的暴政，自取滅亡嗎！他仗恃自己的富足强大，毫不顧慮後患，驅使天下百姓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役使萬物供奉自己，搜選天下的美女，求取遠方的奇異之寶。一味地修飾宫室，一味地築造樓臺亭榭，徭役無止境，戰火不停息。隋煬帝外表顯得威嚴持重，内心却多陰險猜忌，獻媚進讒的人必定得到福禄，忠誠正直的人却不能保全生命。上下互相蒙蔽，君臣的禮義就相背離，百姓苦不堪言，國家分崩離析。最後作爲四海尊崇的皇帝，竟然死在匹夫手中，子孫滅絶，被天下人耻笑，很令人痛惜啊！聖哲的人順應時機，拯救危亡，傾覆的國家重新被匡正，鬆弛的道德規範重新得到恢復。遠方肅然近處安寧，如此治理所

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潜通，無爲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階，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悦以子來，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墻之侈靡，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亂易亂，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下，而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用的時間還不到一年；戰勝殘暴消除殺戮，也不需要百年的時間。如今隋朝的宮觀臺榭，全歸陛下享用；奇珍異寶，盡屬陛下所有；宮中美女，全在左右侍奉；四海九州，都臣服歸順。如果能借鑒隋朝滅亡的教訓，常常想一下我朝所以成功的經驗，日慎一日，雖有美德而不自恃。焚燒鹿臺中的寶衣，毀掉阿房宮一樣巍峨的殿堂，從那峻偉的宮殿上看到危亡的因素，想到居住低矮宮室的安全，這樣自身的行爲就能對百姓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從而達到無爲而治。這是以德治國的最好辦法。假若既成的東西不去毁壞，仍然保持它舊有的面貌，免除那些不急於要辦的事，减少了再减少。不妨使簡陋的房屋與華麗的宮室相間雜，玉石欄杆與泥土臺階相參和，役使百姓要使他們樂意，而且不要消耗他們的精力。常常想到居住的人雖然安逸，勞作的人却很辛苦，這樣百姓就會高興地像兒子趨奉父母那樣歸順國君，衆生敬仰而隨心所欲。這是以德治國的次等方法。如果以聖君自居，不能善終，忘記了締造國家的艱難，認爲天命可依。忽略了建築材料的節儉，追求的是雕梁畫棟的侈靡生活，憑藉它的基礎而擴建，使舊有的規模增大而且裝飾更華麗。類似這樣的增長，不考慮停止和滿足，百姓看不到恩德，而不斷聽到徵發勞役的消息，這是最下等的治國辦法。這好像是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亂政更替亂政，和亂政没有什麽兩樣，其後果是難以預測的，子孫後代如何以你爲榜樣，這樣做就會使百姓怨恨神靈發怒。百姓怨恨神靈發怒，災害必然發生，禍亂一定暴發。禍亂暴發，而能使身名得到保全的實在太少了。順應上天的旨意改朝换代之後，帝業將興隆七百年，并遺留給子孫，傳給萬世，江山難以取得却容易喪失，能不思考嗎。

其二曰：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

其二説：

臣聽説要想使樹木長得好，必須加固它的根底；要想使河水流得遠，必須疏通它的

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豈望流之遠，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戒貪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爲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虚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兹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游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

源頭；要想使國家能安定，必須積聚道德仁義。源頭不暢通却希望水流得遠，根底不牢固却要求樹木長得好，道德仁義不深厚却想要國家安定，雖然在下愚昧，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更何況明智的人呢！君主承擔着國家的重任，統治着博大的國土，處在天下最高的位置上，永葆江山的完美。不知居安思危，不知戒貪尚儉，德行不廣厚，理智不戰勝欲望，這就像砍伐樹根而要求樹木茂盛，堵塞源頭而想要流水長遠。大凡是君主，承受上天的使命，没有不是經過深切憂慮纔道德卓著，但功成之後却德行衰敗。開始做得好的確實多，最終能做到底的却很少，難道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難嗎？昔日奪取天下有餘，如今守住天下却不足，爲什麽呢？原來在於在憂患的時候必能竭盡誠意對待天下人，已經得志就會放縱情欲而傲視一切。竭盡誠意就能使胡越和爲一體，傲視一切就會使骨肉成爲行路的陌生人。即使用嚴刑來督責人們，用威勢來震懾人們，終究衹是希求免除刑罰却不記君主的仁惠，表面上恭敬内心却不悦服。怨恨不在大小，可畏懼的是百姓。他們像水似的能載船也能翻船，這是應該特别謹慎的，奔跑的車馬用的是朽爛的繩索，這能疏忽嗎？作爲君主，如果看見想要的東西就想到要知足而自我警戒，打算興建土木就想到適可而止而安定百姓，考慮地位高處境險就想到謙虚謹慎而加强自我修養，害怕像水溢出一樣的驕傲自滿出現就想到要像大江大海容納成百上千條河流似的心胸寬大，喜歡盤桓游玩就想到君主游獵以每年三次爲限度，擔憂意志鬆懈就想到以謹慎開始而以謹慎告終，憂慮閉塞受騙就想到虚心地聽取下面的意見，害怕進讒言的小人就想到端正自身而斥退惡人，有所賞賜時就想到不要因爲偏愛而獎賞不當，有所懲罰時就想到不要因私憤而刑罰亂用。總此十思，發揚忠、信、敬、剛、柔、和、固、貞、順九種美德，選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選擇好

的意見而聽從它。那麼明智的人能竭盡他的謀略，勇敢的人能竭盡他的力氣，仁義的人能傳播他的恩惠，誠信的人能貢獻他的忠心。文武之道一并使用，君臣之間相安無事，就可以盡情享受巡游出獵的快樂，可以像松子、王喬一樣延年益壽，像虞舜一樣彈起五弦琴垂衣拱手，不説教就使民風淳化。何必再去勞費精神冥思苦想，代替下屬去處理事務，役使自己聰明的耳目，毁棄無爲而治的好辦法呢！

其三曰：

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恤哉！"《禮》云："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咏斯起。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申屈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刑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典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上風

其三説：

臣聽《書》上説："明張德行慎用刑罰，用刑務必慎重啊！"《禮》上講："君上容易侍奉，臣下容易驅使，這樣就用不着多少刑罰了。君上疑心太重百姓就會迷惑，臣下不易驅使君主就煩勞了。"君上容易侍奉，臣下就容易驅使，君上可以不必操勞，百姓也不會迷惑。所以君有一德，臣下就没有二心，皇上廣布忠厚的誠意，臣下就會竭盡股肱的力量，然後太平的基業纔不會毁滅，"康哉"的歌咏纔能够興起。當今時代陛下仁道覆蓋中原和周邊四夷，功勛高過天地萬物，無人不服，無遠不至。然而言辭崇尚精簡法律條文，而心志却苛察細枝末節，刑罰獎賞的本意，在於勸勉善的而懲罰惡的，這就是帝王要對天下人一視同仁的原因，不能因親疏貴賤而有所輕重。如今的刑罰賞賜，不完全是這樣的。有時增減出自個人的好惡，輕重由於個人的喜怒。遇到高興的時候犯了法也不問罪，趕上發怒的時候没有犯法也被治罪，喜愛的就鑽皮出羽，厭惡的則洗垢索瘢。瘢痕肯定可以找出，那麼刑罰就要濫施了；毛羽也一定會鑽出，那麼獎賞就荒謬了。刑罰濫施小人的氣焰就會囂張，獎賞荒謬君子的意志就會消退。小人的罪惡不懲治，君子的善行不勸勉，而期望國家安定刑罰止息，没有聽説過。况且悠閑逸樂時閑談，都敦尚孔子、老子的學説；威怒的時候，則取法申不害、韓非子。直道行走的

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黎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爲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給不贍，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治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來，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甲兵，况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計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强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静之也。静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微而難察也。鮮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于身將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静，思隋氏以爲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

人，往往被貶黜，危人自安的人，大概太多了。所以道德的宗旨没有弘大，刻薄之風氣已經起來了。上面的刻薄風氣既然扇起，下面便會弊端百出，人們競相追趕時尚，那麽典章制度就會不統一，用帝王的德行法度來衡量，實在有虧於爲君之道。古時伯州黎舞文玩法串通作弊，使楚國的法律被破壞；張湯治刑時心中有所輕重，致使漢朝的刑法産生弊端。臣子有所偏袒，尚且不能申明其欺騙蒙蔽的行爲，何况人君的不當，將有什麽辦法處理呢！憑藉陛下睿聖的明哲，没有隱微不明的事情，難道思想還有不通達，智慧還有不能達到的嗎？安其所安，不再考慮要慎用刑法；樂其所樂，便忘記了先前自己所耻笑的國變。禍和福是相互轉化的，吉和凶是連在一起的，衹在於個人如何招來，怎能不考慮。近來責罰稍多，威怒稍嚴，有的因爲供應不足，有的因爲不能附隨自己的心意，都不是治理國家所急需的，實在怕是驕奢之心日益增長的緣故。由此可知貴不與驕傲相約而驕傲自然就會到來，富不和奢侈相約而奢侈也會自然而至，這不是空話啊。况且我朝所取代的隋朝，確實是由於隋朝自己的緣故。隋氏亂亡的根源，聖明的陛下已經親眼看到了。拿隋氏的兵力，和當今的軍隊相比；拿隋氏的府藏，和今日的資儲相比；拿隋氏的户口，和今天的百姓相比。比比大小長短，就會發現有怎樣的懸殊？然而隋氏以富强而敗亡，原因是隋煬帝窮奢極欲的結果；我朝雖貧弱反而天下安寧，是陛下静心寡欲的緣故。静可以安穩，動將要大亂，人人都知道這個道理，并不是隱匿而難以看見，細小而難以觀察。很少有人走平坦易行的道路，大多數人却追循覆轍的舊途，爲什麽呢？就在於安寧的時候不想着危險，太平的時候不想着混亂，存在的時候不想着敗亡所導致的。過去當隋朝尚未動亂之際，自以爲必不會亂；隋朝尚未滅亡之時，自以爲必不會亡。所以窮兵黷武，徭役不息，以致到

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游之娱，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悦耳之邪説，聽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采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産，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云："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

了要遭受殺身之辱時，竟然不知道自己覆亡的原因，難道不可悲嗎！照視形體的美醜，一定要站在静水跟前；鑒視國家的安危，必然取法衰敗的王朝。《詩》上説："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説："砍斧柄呀砍斧柄，其法則就在你的旁邊。"臣希望當今的動和静，要以隋朝爲借鑒，那麽存亡治亂，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能想到隋朝危險的原因，國家就平安了；想到隋朝混亂的原因，國家就治理了；想到隋朝滅亡的原因，國家就生存了。知道了存亡的原因，節制嗜欲而順從衆人，減省游畋的娱樂，停止奢華的建造，停止不急的勞務，謹防偏聽的怒氣。親近忠厚的人士，疏遠阿諛逢迎的小人，杜絶悦耳的邪説，時常傾聽逆耳的忠言。斥退苟且進取的人，鄙視難得的奇物，仿效唐堯 虞舜竪立誹謗木，追循夏禹 成湯歸罪於自己，愛惜百姓的財産，順從民衆的心願。近從自身做起，寬恕對待别人，想着勤勉謙虚能得到益處，不要驕傲自滿以招來損害。這樣有勞作百姓則會配合，説話就會千里之外響應，德行超過前代，給後代樹立良好的楷模。這是聖哲的宏偉規劃，帝王的偉大事業，大業能否完成，在於陛下能否謹慎遵守罷了。保持這些比較容易，取得確實很難，既然已經得到了難的，難道就不能保持容易的。如果保不牢固，那麽驕奢淫逸就會萌生，謹慎小心始終如一，要不懈地努力！《易》上説："君子安樂時不忘記危難，存在時不忘記滅亡，大治時不忘記動亂，這樣自身就能平安而國家也能保住。"這話説得懇切，不能不深深地思考。看來陛下要治好國家的願望，比過去没有減少；聞過必改的作風，却有點不如當年。如果能以當今的安穩無事，奉行昔日的恭敬儉約，那就盡善盡美了，達到了無人不稱頌的境界。

其四曰：

臣聞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子所保，惟在於誠信。誠

其四説：

臣聽説治理國家的根本，必須依靠德禮；君子的保障，衹在於誠信。誠信確立了

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國，爲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悦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强，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訐者爲至公，謂强直者爲擅權，謂忠讜者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而無咎。强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諍。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其在兹乎？故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爲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

那麼臣下就没有二心，德禮形成了那麼遠方的人便來歸順。因此德禮誠信，是國家的大綱，就像父子君臣一樣，不能片刻廢棄。所以孔子説："君主以禮待臣，臣便以忠事君。"又説："自古都有死，百姓不信任則國家不能存立。"文子説："與民同愛而言能取信，是因爲在言之前已樹立信了；與民同利而令能推行，是因爲在令之外已見其誠了。"然而説了不做，這是言而無信；頒布了法令而不執行，這是法令没有誠意。無信之言語，不誠之法令，對上可以使國家敗亡，對下可能使自己身敗名裂，即使在社會動蕩時期，君子也不做這種事。自王道清明以來，已十幾年了，國威震撼海外，萬國前來朝拜，國庫日益充足，土地日益廣大，然而道德未見日益加厚，仁義也未曾日益廣博，爲什麼呢？是因爲對待臣下没有完全做到誠信，雖然有良好的開端，却不見能堅持到底的緣故。它的形成是逐漸的，不是一朝一夕的。過去在貞觀初年，聽到勸善的言語很驚喜，五六年間，還樂意接受勸諫。自那以後，逐漸厭惡直言規諫，雖然有時勉强接受，時常也有容納，但不再像過去那樣豁達寬宏了。忠正直言的人，迴避皇帝的聖威；阿諛逢迎的小人，放縱其花言巧語。把同心同德的人稱朋黨，把誣告陷害他人的人稱爲至公，把剛直不阿的人叫擅權，把忠誠正直的人叫誹謗。被視爲朋黨的人，即使忠實誠信也覺得可疑；被視爲至公的人，儘管弄虚作假也認爲没罪。剛强耿直的人害怕遭到擅權的非議，忠誠直言的人憂慮誹謗的罪名。至於懷疑鄰人認爲此人真像偷斧的人，聽信謡傳認爲兒子殺人而恐懼地投杼，弄得正直的人不能全部陳述忠言，大臣不敢當面諍諫。熒惑視聽，堵塞大道，妨礙教化損害德政，恐怕就在這裏吧？所以孔子厭惡那些巧言善辯而致使國家傾覆的人，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吧。況且君子和小人，外貌相同而内心相異。君子掩飾别人的缺點，褒揚别人的優

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或不通。是譽毀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興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可不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内懷奸利，承顔順旨，其爲患禍，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内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義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晋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國之士捨仁而爲

點，面臨危難不苟且偷生，犧牲生命去成全仁義。小人不因爲不仁而感到耻辱，不因爲不義而感到畏懼，惟利是圖，危害他人以求取自安。如果光想危害别人，那麽什麽事做不出來。現在想求得國家安定，一定要把朝政委任給君子；而國事的得與失，有時却向小人咨詢。對待君子如果敬而遠之，遇到小人也必定輕而親之，狎昵就有説不完的話，疏遠則感情難以溝通。這樣褒貶决定於小人，刑罰施加於君子，這的確是國家興衰的關鍵所在，也是社稷存亡的紐帶，能不慎重嗎！中等才智的人，難道會没有一點聰明，但是他們的才華不能够經邦治國，不能深謀遠慮，雖然竭盡力量和忠誠，還是不能避免國家傾敗；何况那些内心懷有奸邪私利，迎合奉承的人，他們帶來的禍患，不是更深更重嗎？所以孔子説："君子有不仁的時候，没有見過講仁的小人。"因此君子不可能没有小過錯，過錯不積累無妨正道；小人有時也做一點善事，善事不積累不足以立忠正。如今稱他們爲善人，還擔心他有不誠信，這與立直木而懷疑它的影子不直有什麽不同呢？雖然竭盡心力，勞費思慮，那事情得不到結果已經很明顯了。君主能盡到禮義，臣下便能够竭盡忠心，一定要做到内外無私，上下互相信任。聖上不信任就無法使用臣下，臣下不信任則不能侍奉聖上，信任作爲一條治國原則很重要啊！所以上天保佑它，吉祥没有不利。古時齊桓公問管仲説："我想使酒壞在爵中，肉爛在砧板上，會不會損害霸業呢？"管仲説："這些都是極爲不善的做法，但也無害於霸業。"齊桓公説："怎樣纔會損害霸業呢？"回答説："不能知人，損害霸業；知人而不能用人，損害霸業；用人而不信任人，損害霸業；既信任又使小人從中參與，損害霸業。"晋國的中行穆伯攻打鼓，一年都不能攻下，餽間倫説："鼓的嗇夫，間倫認識，不需辛勞士大夫而鼓便可以得到。"中行穆伯不答應。左右的人説："不折

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爲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絶其佞邪，君子自强不息，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

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就可以得到，君爲什麼不做?”中行穆伯説：“餽間倫的爲人，佞巧不仁義。如果餽間倫取下鼓，我不能不獎賞他，獎賞他，就等於獎賞花言巧語的小人。小人得志，就會使晋國的士人都捨棄仁義而做奸佞的事，雖然得到鼓，又有什麽用處呢！”中行穆伯是諸侯國的大夫，管仲是霸主的輔佐，尚且能够謹慎地講信用，遠遠地避開小人到這種地步；况且陛下身爲四海之大君，千年的大聖，難道能使這崇高盛大的美德，又將有所損壞嗎？如果要使君子小人是非不混淆，必須用德行來安撫他們，以信任來對待他們，用仁義來勸勉他們，以禮度來要求他們，然後進用善人摒棄邪惡，慎重處罰明確獎賞，這樣小人就會杜絶佞邪，君子就會更加自强不息，無爲而治的教化，還有多遠？如果親近善人而不能進用，厭惡惡人而不能摒棄，有罪的人得不到懲罰，有功的人得不到獎賞，那麽國家危亡的日子，或許就很難説了，想永遠傳位給子孫，還有什麽希望呢！

太宗手詔嘉美，優納之。嘗謂長孫無忌曰：“朕即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絶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此皆魏徵之力也。”

太宗親自下詔贊美，特地采納它。曾經對長孫無忌説：“朕剛即位的時候，有人上書説‘人主必須獨自運用權威，不能委任群臣屬僚’；有人主張耀兵揚武，威懾降服四夷。衹有魏徵勸朕‘息武興文，布恩德施仁惠，中原既然平安，遠方的人自然降服’。朕聽從他的話，天下很安寧。邊遠地區的君長，都來朝貢，異域的使者，路上絡繹不絶。這都是魏徵的功勞呀。”

太宗嘗嫌上封者衆，不近事實，欲加黜責。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己過，今之封事，謗木之流也。陛下思聞得失，祇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衷，則有益於陛下；若不衷，無損於國家。”太宗曰：“此言是也。”并勞而遣之。

太宗曾經嫌上書奏事的人太多，有的不切近事實，想加以斥責貶黜。魏徵奏道：“古人設立誹謗之木，要知道自己的過失，如今的封事，就是謗木之類的東西。陛下要想知道得失，衹能放任他們暢所欲言。如果所説的真實，就對陛下大有好處；如果不符合事實，對國家也没有損害。”太宗説：“這話説得對。”全部慰勞後遣送回去。

後太宗在洛陽宫，幸積翠池，宴群臣，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尚

後來太宗在洛陽宫，臨幸積翠池，宴請群臣，酒興正濃時各賦一件事。太宗賦《尚書》

書》曰：“日昃玩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谷，朝游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也。”尋以修定《五禮》，當封一子爲縣男，請讓孤兄子叔慈。太宗愴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勵俗。”遂許之。

說：“日昃細玩《尚書》百篇，臨燈披覽其中的《五典》。夏康既已逸豫，商辛亦自流湎。放縱的昏君衆多，克己的明君寡鮮。滅身由於累惡，成名由於積善。”魏徵賦西漢說：“受子嬰之降是在軹道，爭諸侯之長來到鴻門。驅傳於渭橋之上，觀兵於細柳之屯。夜宴經過柏谷，朝游出於杜原。終於憑藉叔孫之禮，方纔知道皇帝之尊。”太宗說：“魏徵每次進言，必用禮來約束我。”不久因修定《五禮》，應當封一個兒子爲縣男，請求讓給已故兄長的兒子魏叔慈。太宗悲傷地說：“卿的這番心意，可用來勸勉風俗。”於是同意。

十二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準。”太宗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徵進曰：“自古迄茲，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曰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長，爲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以爲君也。然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曰：“殷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絶庶孽之窺覦，塞禍亂之源本，有國者之所深慎。”於是遂可珪奏。會皇孫誕育，召公卿賜宴，太宗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民，犯顔正諫，匡朕之違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

十二年，禮部尚書王珪上奏說：“三品以上官員在路上遇見親王，都下馬，違背禮法表達敬意，這背離了法度準則。”太宗說：“卿等人都自我尊崇高貴，輕視我兒子嗎？”魏徵進言道：“從古到今，親王品級在三公之下。現在三品都是天子的列卿及八座之長，因爲親王而下馬，不是親王所應該擔當的。尋求舊例，而没有可憑據的；在今天實行，又違背國家的禮法。”太宗說：“國家之所以要立太子，就是打算讓他做君王。那麽人地位的高低，不在乎老少，假設没了太子，那麽同胞弟弟依次繼立。由此而言，怎能輕視我的兒子呢？”魏徵說：“殷朝崇尚質樸，有兄終弟及的做法；自周朝以後，設立繼承人一定要立嫡長子，從此斷絶庶出孽子窺伺覬覦之心，堵塞禍亂的根源，這是在位者非常慎重的事情。”於是就同意王珪的奏議。碰巧皇孫降生，召集公卿賜宴，太宗對侍臣說：“貞觀以前，隨從我平定天下，歷經艱險，是房玄齡的功勞，没人能和他相比。貞觀以後，對我盡心盡力，獻納忠誠直言，安國利民，觸犯聖顔正直勸諫，糾正朕的過失的人，祇有魏徵而已。古代的名臣，怎能超過他們！”於是親自解下佩刀賜給二人。

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爲《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削其重復，采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而善之，賜物一千段，録數本以賜太子及諸王，

魏徵認爲戴聖的《禮記》編排混亂，於是作《類禮》二十卷，按類編排，消除其中的重復，采用先儒的訓注，擇善而從，研究精細思慮深刻，幾年後完成。太宗看後很欣賞，賜物一千段，抄録數本賜給太子和各親王，還收藏在秘

仍藏之秘府。

先是，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多齎金銀帛歷諸國市馬。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諸蕃聞之，以爲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失義矣。昔漢文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凶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賞其道里所費而返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爲，皆邈逾三王之上，奈何至於此事，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爲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而止。

時公卿大臣并請封禪，唯徵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諸夏未治安耶？遠夷不慕義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爲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民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瘵，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以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

府。

在此以前，派遣使者到西域立葉護可汗，尚未返回，又派使者帶着許多金銀帛到西域各國買馬。魏徵勸諫説："如今以立可汗爲名，可汗尚未確定，便到各國買馬，他們必然以爲我們的目的是在買馬，而不是專意立可汗。可汗即使立成，他們一定不很感恩。各蕃國知道了，認爲中原輕義而重利，馬不一定得到而義先失掉了。昔日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的人，漢文帝説：我行軍打仗時每天走三十里，巡游祭祀時每天走五十里，皇上的車駕在前，侍從的車子在後，我獨自乘千里馬做什麽呢？於是賞給那人路費後讓他回去。漢光武帝時有獻千里馬和寶劍的，讓千里馬駕上鼓車，把劍賜給騎士。陛下的所作所爲，都遠遠超過三王之上，爲什麽在這種事情上，要在漢孝文帝、漢光武帝之下呢？又魏文帝想求購西域的大珠，蘇則説：'如果陛下恩惠遍及四海，那麽不去索求自己就會到來；索求後而得到，是不足爲貴的。'陛下縱使不能思慕漢文帝的高尚操行，而能不敬服蘇則的話嗎？"太宗聽從他的話停止買馬。

這時公卿大臣都請求太宗到泰山封禪，祇有魏徵認爲不行。太宗説："朕要求卿盡情説説。難道我的業績不高嗎？恩德不深厚嗎？國内没有治理安定嗎？邊遠夷人不仰慕我的仁義嗎？吉祥的徵兆没有來到嗎？五穀没有豐收嗎？爲什麽不行呢？"回答説："陛下的功績是很高了，但百姓并没有感到什麽恩惠；恩德雖然很深厚，但恩澤并没有遍施百姓；國内雖然安定，還不足以承擔封禪的事情；邊遠的夷人仰慕仁義，但還無法滿足他們的所求；吉祥的徵兆雖然來到了，但法網還很嚴密；連年豐收，糧倉尚且空虛，這就是臣私下認爲不行的原因。臣不能深遠舉例，暫且借人來比喻。如今有一個人患病十年，經過治療快要好了，這人已是皮包骨頭，却要讓他背一石米，一天走一百里路，這樣做一定不行。隋朝的戰亂，不止十年，陛下是爲它治病的良醫，疾病雖然已經治好，但還不太充實，現在就向天地告知大功已告成，臣私下有疑慮。况且陛下向東到

蒼茫千里，人烟斷絶，鷄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重加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誠，亦有輿人之誦。”太宗不能奪。是後，右僕射缺，欲拜之，徵固讓乃止。

泰山封禪，萬國都來聚會，荒遠之外的人，没有不奔向這裏的。如今從伊水、洛水以東，一直到海岱，草木叢生沼澤遍地，蒼茫千里，人烟斷絶，鷄犬不聞，道路蕭條，行走艱難，怎能招引那些夷狄之人，讓他們看到這種虛弱的情况？竭盡財物來賞賜，也不能滿足遠方人的欲望；多次免除賦役，不能報償百姓的勞役。或許遇到水旱災害，風雨變故，平庸的人横加議論，追悔也來不及。豈是臣一人的懇請，也有衆人的輿論。”太宗不能申辯。這以後，右僕射空缺，想讓魏徵擔任，魏徵堅决辭讓纔停止。

及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内外庶僚，并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逾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絶天下之望。”十六年，拜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徵自陳有疾，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爲助，我之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

到皇太子李承乾不致力於修整德行政務，魏王李泰的寵愛日益隆深，内外庶人臣僚，都有疑議。太宗聽説後很討厭，對侍臣説：“當今朝臣忠誠正直，没有超過魏徵的，我派他去輔導皇太子，用來斷絶天下人的企望。”十六年，拜授太子太師，主持門下省事務如故。魏徵自己陳述有病，皇帝下詔答覆説：“漢朝的太子，用四皓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來輔助，我對公的依賴，就是這個意思。知道公有病，可以卧床輔助他。”

其年，稱綿惙，中使相望。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爲小殿，輟其材爲徵營構，五日而成，遣中使齎素褥布被而賜之，遂其所尚也。及病篤，輿駕再幸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徵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後數日，太宗夜夢徵若平生，及旦而奏徵薨，時年六十四。太宗親臨慟哭，廢朝五日，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賻絹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及將祖載，徵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彩之飾。太宗登苑西樓，望喪而哭，詔百官送出郊外。帝親製碑文，并爲書石。其後追思不已，賜其實封九百户。嘗臨朝謂侍臣曰：

這一年，魏徵病危，太宗派中使不斷探望。魏徵的住宅原先没有正寢，太宗本要爲自己建一小殿，停止建造而把那些材料拿來爲魏徵建造正寢，五天後完成。派遣中使帶上素褥、布被賜給魏徵，順從他的喜好。等到病勢加重，皇帝兩次臨幸他的住宅，流着淚撫慰他，問他想説什麽，魏徵説：“寡婦不發愁織布的緯綫，而是憂慮宗周的滅亡。”幾天以後，太宗夜裏夢見魏徵像平常一樣，等到天亮奏説魏徵逝世，終年六十四歲。太宗親臨慟哭，停止朝會五天，追贈司空、相州都督，謚號文貞，賜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送給喪葬費用一千段絹布、一千石米粟，陪葬昭陵。等到將要送葬的時候，魏徵的妻子裴氏説：“魏徵平生儉樸，現在給他一品官的葬禮，羽儀太盛，不是死者的心願。”全部辭讓不接受，最終用布車載着棺柩，也没有文彩裝飾。太宗登上宫苑西樓，望着喪車而哭，下詔百官送出郊外。皇帝親自撰寫碑文，并且書寫了碑石。這以

“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徵亡後，朕遣人至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始立表草，字皆難識，唯前有數行，稍可分辯，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其遺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

徵狀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膽智，每犯顏進諫，雖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嘗密薦中書侍郎杜正倫及吏部尚書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徵卒後，正倫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誅，太宗始疑徵阿黨。徵又自録前後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許以衡山公主降其長子叔玉，於是手詔停婚，顧其家漸衰矣。

徵四子，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國公，官至光禄少卿；叔瑜至潞州刺史；叔璘禮部侍郎，則天時爲酷吏所殺。

神龍初，繼封叔玉子膺爲鄭國公。

叔瑜子華，開元初太子右庶子。

史臣曰：臣嘗讀漢史《劉更生傳》，見其上書論王氏擅權，恐移運祚，漢成不悟，更生徘徊伊鬱，極言而不顧禍患，何匡益忠盡也如此！當更生時，諫者甚多。如谷永、楊興之

後追念不止，賜他實封九百户。曾經臨朝對侍臣説：“以銅作爲鏡子，可以端正衣冠；以古作爲鏡子，可以懂得興衰；以人作爲鏡子，可以明白得失。朕時常保有這三面鏡子，以防止自己的過失。如今魏徵去世了，就失去一面鏡子了！魏徵去世後，朕派人到他的住宅，在他的書函中得到一份表奏，是剛起草的一張草稿，字迹都很難辨認，衹有前面幾行，稍微能分辨出，説：‘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惡，任用善人則國家安寧，任用惡人則國家混亂。公卿之間，感情上有愛有憎，厭惡的衹看到他的缺點，偏愛的衹看到他的優點。愛憎之間，應該仔細小心。如果愛而知道他的缺點，恨而知道他的優點，摒棄邪惡不動摇，任用賢人不猜疑，就可以興盛了。’這張遺表就是這樣，然而朕想一想，恐怕免不了會犯這樣的錯誤。公卿侍臣，可以把這寫在笏板上，知道了就必須進諫。”

魏徵相貌不超過中等，而平素有膽量才智，常犯顔進諫，即使遇到君王十分惱怒，神色也不變。曾經秘密推薦中書侍郎杜正倫和吏部尚書侯君集有宰相之才。魏徵死後，杜正倫因罪貶黜，侯君集叛逆處死，太宗開始懷疑魏徵結黨。魏徵又自己抄録前後諫諍言辭多次出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道後，更加不高興。原先答應把衡山公主下嫁給魏徵的大兒子魏叔玉，這時親自下詔停止婚姻，魏徵的家境漸漸衰落了。

魏徵有四個兒子：魏叔琬、魏叔璘、魏叔瑜。魏叔玉承襲爵位鄭國公，官做到光禄少卿；魏叔瑜官做到潞州刺史；魏叔璘官做到禮部侍郎，武則天時被酷吏殺害。

神龍初年，續封魏叔玉的兒子魏膺爲鄭國公。

魏叔瑜的兒子魏華，開元初年任太子右庶子。

史臣曰：臣曾經讀漢史《劉更生傳》，看到他上書論王氏擅權，害怕皇位轉移，漢成帝不醒悟，劉更生徘徊憤懣，極力勸説而不顧禍患，像這樣糾正補益是何等的忠良啊！在劉更生時代，勸諫的人很多。如谷永、楊興的上言，是爲了圖

上言，圖爲奸利，與賊臣爲鄉導；梅福、王吉之言，雖近古道，未切事情。則納諫任賢，詎宜容易！臣嘗閲《魏公故事》，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其實根於道義，發爲律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幸，中不侈親族，外不爲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所載章疏四篇，可爲萬代王者法。雖漢之劉向、魏之徐邈、晋之山濤、宋之謝朏，才則才矣，比文貞之雅道，不有遺行乎！前代諍臣，一人而已。

贊曰：智者不諫，諫或不智。智者盡言，國家之利。鄭公達節，才周經濟。太宗用之，子孫長世。

謀個人的利益，給賊臣作了嚮導；梅福、王吉的上言，雖然接近古道，但不切合實情。可見納諫任賢，談何容易！臣曾經讀《魏公故事》，其中和太宗討論政術，反復應對，大約數十萬言。其中補救錯誤糾正過失，能用眼前的事作比喻，并廣泛類比，都是前代諫諍之臣所不能達到的。那實際是根源於道義，説出來成爲法度，身正而心中更有力量，對上不辜負當代君主，對下不奉承權貴幸臣，對内不張大親族，外面不勾結黨派，不爲了逢迎時尚而改變氣節，不爲了圖謀高位而出賣忠誠。上面所載四篇章疏，可以作爲萬世君王的法典。即使是漢代的劉向、魏朝的徐邈、晋朝的山濤、南朝宋的謝朏，才能的確是有，比起魏徵的忠厚之道，不是没有失檢的行爲吧！前代的忠諫之臣，衹有魏徵一個人罷了。

贊曰：聰明的人不諫，諫的人不聰明。聰明人盡其所言，是國家的大利。魏徵通達事理，有經國濟世之才。太宗用之，帝業長存。

舊唐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虞世南　李百藥（子）安期　褚亮　劉孝孫　李玄道　李守素（附）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隋内史侍郎世基弟也。祖檢，梁始興王諮議，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俱有重名。叔父寄，陳中書侍郎，無子，以世南繼後，故字曰伯施。

世南性沈静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吴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

天嘉中，荔卒，世南尚幼，哀毁殆不勝喪。陳文帝知其二子博學，每遣中使至其家將護之。及服闋，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寄陷於陳寶應，在閩、越中，世南雖除喪，猶布衣蔬食。至太建末，寶應破，寄還，方令世南釋布食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同入長安，俱有重名，時人方之二陸。時煬帝在藩，聞其名，與秦王俊辟書交至，以母老固辭，晋王令使者追之。大業初，累授秘書郎，遷起居舍人。時世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於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及至隋滅，宇文化及弑逆之際，世基爲内史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是隋内史侍郎虞世基的弟弟。祖父虞檢，梁始興王諮議，父親虞荔，陳太子中庶子，都很有名望。叔父虞寄，陳中書侍郎，没有兒子，虞世南過繼給他爲後，所以字叫伯施。

虞世南性格沉静寡欲，專心致志勤於學習，年輕時與哥哥虞世基就學於吴郡顧野王，在十幾年的時間裏，精思勤學孜孜不倦，甚至幾十天不梳洗。虞世南擅長寫文章，常常效法徐陵，徐陵也説虞世南掌握了他的風格。同郡僧人智永擅長王羲之的書法，虞世南跟着他學習，能精妙地掌握他的書體，由此聲名更大。

天嘉年間虞荔去世，當時虞世南還很小，過分悲傷幾乎難以支持。陳文帝知道虞荔的兩個兒子博學，經常派宦官到他家中幫忙料理。服喪期滿，召虞世南爲建安王法曹參軍。虞寄陷於陳寶應手中，在閩、越地區，虞世南雖然已經脱去喪服，但仍然穿布衣吃素食。到太建末年，陳寶應失敗，虞寄回來，纔叫虞世南脱掉布衣吃肉。至德初年，虞世南被任命爲西陽王友。陳滅亡，與虞世基一同進入長安，兩人都很有名望，當時人將他倆比作陸機陸雲。當隋煬帝在藩邸做晋王時，就聽説過他的名氣，和秦王楊俊同時給他下文書徵聘，虞世南以母親年老堅决辭讓，晋王叫使者去繼續説服他。大業初年，多次授任秘書郎，後升任起居舍人。這時虞世基已是當朝顯貴，妻子兒女的穿戴可和王者比擬，虞世南雖然

侍郎，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納，因哀毁骨立，時人稱焉。從化及至聊城，又陷于竇建德，僞授黄門侍郎。

同他們住在一起，却仍然躬行勤儉，不改變其原來的節操。到隋滅亡，宇文化及殺了隋煬帝，虞世基爲内史侍郎，也將被殺，虞世南抱着他號啕大哭，請求替他去死，宇文化及不答應，虞世南因過分哀傷而十分消瘦，爲人們所稱道。跟隨宇文化及到聊城，又落入竇建德手中，任僞職爲黄門侍郎。

太宗滅建德，引爲秦府參軍。尋轉記室，仍授弘文館學士，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太宗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太宗升春宫，遷太子中舍人。及即位，轉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詔不許，遷太子右庶子，固辭不拜，除秘書少監。上《聖德論》，辭多不載。七年，轉秘書監，賜爵永興縣子。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懦，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

太宗滅掉竇建德，以虞世南爲秦府參軍。不久轉任記室，并授任弘文館學士，與房玄齡共同管理公文信札。太宗曾叫他書寫《列女傳》以裝點屏風，當時手頭没有書，虞世南就默寫不差一字。太宗做了皇太子，虞世南升任太子中舍人。太宗即位，虞世南轉任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這時虞世南已經衰老，上表請求退休，下詔書不允許，升任太子右庶子，虞世南堅決辭讓，授任秘書少監。虞世南呈上《聖德論》，文章很長就不録了。七年，轉任秘書監，賜爵永興縣子。太宗器重他博學多識，常在處理機要事務的空閑，召他前來談論，同讀經書史書。虞世南雖然外表顯得孱弱，若不勝衣，而性情剛烈，每當談到古時帝王治政的得失，一定想着勸諫，所言多有補益。太宗曾對侍臣説："朕在閑暇時與虞世南商討古今，他如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惆悵不已，他如此誠懇，朕很贊賞。如果群臣都能像虞世南一樣，天下何愁治理不好！"

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晋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川崩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晋所主也，晋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晋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爲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

八年，隴右山崩塌，大蛇屢屢出現，山東及江淮多次發大水。太宗爲此問虞世南，回答説："春秋時梁山崩塌，晋侯召伯宗詢問，回答説：'山川是國家的象徵，所以山崩川竭，君主爲此不設盛筵，而穿素服、坐無文飾的車子、停止娱樂、避開正寢到郊外暫住、舉行祈求免災的祭祀典禮。'梁山是晋國的象徵，晋侯聽從了他的話，因而没有發生災禍。漢文帝元年，齊、楚地區二十九座山同一天崩裂，洪水涌出，文帝叫郡國都不要進貢，施惠於天下，使得全國人都歡樂融洽，也就没再出現災害。後漢靈帝時，青蛇出現在御座。晋惠帝時，有大蛇長三百步，從齊地經過市區進入朝廷。按理蛇應該在草野之中，而進入了市區和朝堂，所以可以算得上是怪事了。現

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常，然陰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爲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獄訟，多所原宥。

後有星孛于虚、危，歷于氐，百餘日乃滅。太宗謂群臣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嬰，對曰：‘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公誡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没。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修，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星，何損於時？然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星雖見，未足爲憂。”太宗斂容謂曰：“吾之撫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纔弱冠舉義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莫臻於此。重以薛舉之驍雄，宋金剛之鷙猛，竇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據洛陽，當此之時，足爲勍敵，皆爲我所擒。及逢家難，復决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自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爲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四月，康國獻獅子，詔世南爲之賦，命編之東觀，辭多不載。

後高祖崩，有詔山陵制度準漢長陵故事，務從隆厚，程限既促，功役勞弊。世南上封事諫曰：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

在蛇出現在山澤，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也不值得奇怪。山東雨水充足雖屬正常，但陰雨過多，恐怕有冤獄，應該減少在押的囚徒，或許能符合天意。况且邪不壓正，惟有修德可以消災。”太宗認爲説得對，就派遣使者賑濟飢民，審理冤案，赦免了許多人。

後有彗星出現在虚宿、危宿，一直到氐宿，一百多天纔消失。太宗對群臣説：“天空出現彗星，這是什麽妖啊？”虞世南説：“從前齊景公時有彗星出現，齊景公問晏嬰，回答説：‘您挖掘池沼惟恐不深，修建臺榭惟恐不高，執行刑罰惟恐不重，所以天空出現彗星以示警戒。’景公畏懼而修德政，十六天以後彗星隱去了。臣聽説‘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果不講求道德信義，即使得到了麒麟鳳凰，終究無濟於事，衹要政事没有失誤，即使有災星出現，對現實又有什麽損害？希望陛下不要因爲功勞高過古人而傲慢自誇，不要因爲太平日久而驕奢懈怠，慎終如初，雖有彗星出現，也不足憂慮。”太宗嚴肅地説：“我治理國家，確實没有齊景公那樣的過錯。但我二十歲就舉義兵，二十四歲平定了天下，不到三十歲就登上皇位，自認爲從三代以後，撥亂反正的君主誰也没有能做到這些的。驍雄的薛舉，勇猛的宋金剛，跨有河北的竇建德，占據洛陽的王世充，當時都是勁敵，但都被我所擒。又逢家難，再次下决心安定社稷，於是登上帝位，并降服了北夷。我的確很有點自驕自誇，輕視天下之士，這是我的罪過。上天顯示異常現象，怕是爲這個吧？秦始皇平定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下子就敗亡了，我又怎能自驕呢。説到這裏，不覺震驚害怕。”四月，康國貢獻獅子，下詔叫虞世南作賦，編進東觀，文章很長，這裏就不録了。

後來高祖去世，太宗下詔陵園制度依照漢朝長陵的舊例，一定要豐厚隆重，期限很短，工役勞累疲弊。虞世南上封事勸諫説：

臣聽説古代聖帝明王之所以薄葬，并不是不想顯示榮耀，并不是不想用珍寶厚待他

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凄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斫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椁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有不發之墓，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尸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帝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

的親人，然而進一步考慮的話，高墳厚壠，多用珍寶，這實在害了親人，并不算是孝。所以深思遠慮，安於薄葬，是爲長久之計，應該捨常情以求平安。從前漢成帝建造延、昌二陵，禮儀很隆重，費用很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言詞懇切，都合乎事理，大意是："孝文帝在霸陵，凄愴悲懷，看着群臣說：'唉！以北山的石頭做棺椁，用紵絮斬碎漆在裏邊，誰還能動得了呢?'張釋之進言道：'如果裏邊裝有人們想要的東西，就是封錮在南山裏，也還是有縫隙；如果裏邊沒有人們想要的東西，就是不用石椁，又怕什麽！'死者是永遠埋在那裏的，而國家會有興亡，張釋之的話，是爲長久考慮的。孝文帝省悟了，於是薄葬。"再者，漢朝的法令，皇帝在位時，將天下的貢賦分成三份，把一份送入陵墓。漢武帝在位時間長，到下葬的時候，陵墓裏已放不下東西，霍光不明大體，奢侈過度。後來到了更始失敗，赤眉賊進入長安，打開茂陵搶東西，還拿不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賊所用，實在太没有意義了。魏文帝在首陽山東營造壽陵，作終制之文，制文大意是："從前堯葬於壽陵，因山爲陵，既不起墳也不栽樹，不立寢殿園邑，認爲棺椁足以藏骨，衣衾足以朽肉。我營造這不毛之地，要使改朝换代之後，没人知道這個地方，不藏金銀銅鐵，一律用瓦器隨葬。自古到今，没有不滅亡的國，没有不被挖掘的墳墓，等到玉匣金縷被燒被搶，連骸骨都弄光了，豈不是太可悲了！如果違背這詔制隨意改變，我認爲就等於在地下戮殺我的尸體，死而又死，這是不忠不孝的做法，假如靈魂有知，將不會保佑你們。把這作爲永久的制度，藏在宗廟。"魏文帝這個制，可説是通達事理了。假如陛下的德行衹像秦、漢的君主那樣，臣就會閉口，不敢説話。臣看到陛下聖德高遠，堯、舜也有所不及，却低到與秦、漢之君同樣奢侈，而捨棄掉堯、舜、殷、周的節儉，這是臣之所以特

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丘壠如此，其内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耶？臣之愚計，以爲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并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壠，又以長陵爲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

别擔憂的原因。現在修築這樣的丘壠，裏邊即使不藏珍寶也没有好處。萬代之後，祇見到高墳大墓，怎能説裏面没有金玉呢？臣認爲漢文帝的霸陵，就是憑藉山勢，雖不起墳，也自然高顯。如今所占卜的地方，地勢平坦，不能不起墳，應該依照《白虎通》所講的周制，修建三仞高之墳，其建造陵墓的制度，事事減少。修成之後，刻石於陵側，寫明墳墓大小高低的形制。所需明器都用瓦木，合乎禮儀制度，一概不許用金銀銅鐵。要使萬代子孫都遵奉，把這些器物全部收藏在宗廟豈不很好！況且臣下服喪三十六天，已依照霸陵，現在修建墳壠又取法長陵，恐怕很不合適。請求參照古今，作長遠打算。臣一片赤誠之心，但願萬年之後，墳墓永遠安寧，陛下的孝名揚於無窮啊！

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户，即目人衆未及往時，而功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時公卿又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因下其事付所司詳議，於是制度頗有減省焉。

書奏呈上没有答覆。虞世南又上疏説："漢朝皇帝即位之初便營造陵墓，少的十幾年，多的五十年纔能建成。現在要用幾個月的時間，去完成幾十年的事情，就以人力來説，也已經是很辛苦了。又漢朝的大郡有五十萬户，而目前的人口還不及那時，而所要耗費的工役相等，這是臣感到疑慮的原因。"當時公卿上奏請求遵奉遺詔，務從節儉，因而將此事交付有關部門詳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太宗後頗好獵，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射摧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于林藪。夷凶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黄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

太宗後來頗喜歡打獵，虞世南上疏勸諫説："臣聽説君王在秋冬季節打獵，是習以爲常的制度；追逐禽獸，前人已多有訓誡。希望陛下利用聽閲奏章的空餘時間，順應時令打獵，將要親自擊斃虎豹，格殺老熊，親自駕馭蒙着虎皮的獵車，窮追到猛獸的窟穴，搜盡山林中奔逸的野獸。鏟除凶惡，消滅殘暴，以保衛百姓；收集獸皮，拔取羽毛，用來充實軍用器械；舉起旌旗，

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橛，斯蓋重慎防微，爲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淺，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罼，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群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其有犯無隱，多此類也。太宗以是益親禮之。嘗稱世南有五絶：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

向宗廟獻上獵物，遵循上古的儀式。但是坐在用黄繒作車蓋、用金玉裝飾車箱的御車中的尊貴帝王，天下景仰他的德行，各國都爲他挂心，清理道路纔遠行，還要警惕車馬的翻倒，這樣特别慎重謹防細小的蹉跌，是爲了國家。因此在前有司馬相如直言勸阻漢武帝，在後有張昭嚴肅規勸吴主孫權。臣實在微不足道，怎敢忘了這個道理？况且弓箭羅網四處密布，射死的禽獸已經够多了，賞賜獵獲物，陛下的恩惠已很大了。希望陛下隨時停止獵車，收藏起長戟，不拒絶鄙陋之人的請求，俯身接納如涓涓細流般的建議，讓赤身露體，徒手搏鬥的事，任用一般人去做，這就給百代帝王遺留下典範，永遠光照萬代。"虞世南的敢犯顔上諫而不隱瞞，多是這種情况。太宗因此對他更加親近禮遇。曾經稱贊虞世南有五絶：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學，四是文辭，五是書法。

十二年，又表請致仕，優制許之，仍授銀青光禄大夫、弘文館學士，禄賜、防閤并同京官職事。尋卒，年八十一。太宗舉哀於别次，哭之甚慟。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懿。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顔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太宗爲詩一篇，追述往古興亡之道，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詩，將何以示？"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冀世南神識感悟。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備，文爲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睹其人，兼進讜言有如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增悲嘆。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

十二年，虞世南又上表請求退休，下詔書表示同意，仍授任爲銀青光禄大夫、弘文館學士，所給的俸禄和獎賞、衛官都和京城職事官相同。不久去世，享年八十一歲。太宗離開正宅在别的住所爲他舉哀，哭得非常悲痛。賜予東園秘器，使其陪葬昭陵，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懿。太宗親筆寫給魏王李泰説："虞世南和我像一個人一樣。没有一天忘記糾正我的缺點過失，他的確是當代名臣，世人楷模。我有小的過失，一定犯顔勸諫。現在他已去世，在石渠、東觀之中没有這樣的人了，痛惜之情難道可以用語言表達嗎！"没有多久，太宗作了一首詩，追述前古興亡之道，接着感嘆説："鍾子期死，伯牙不再鼓琴。朕的這首詩將給誰看啊？"叫起居郎褚遂良到虞世南的靈帳前讀完焚燒，希望虞世南能神識感悟。又過了幾年，太宗夜裏夢見虞世南就像在世之時一樣。第二天，下制書説："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厚美善，文辭爲一代宗師，日夜盡心竭力，志在忠君。忽然逝世，轉眼已經幾年。昨天做夢忽見其人，并進直言有如往常。追懷他的美德，更增加了我的悲痛。應當多給他資助，以表達我的思舊之情，可在他家設

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區。”又敕圖其形於凌煙閣。有集三十卷，令褚亮爲之序。

世南子昶，官至工部侍郎。

李百藥　李安期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安平公德林子也。爲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爲名。七歲解屬文。父友齊中書舍人陸乂、馬元熙嘗造德林宴集，有讀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琅邪之稻”，并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杜預《注》云‘鄅國在琅邪開陽’。”乂等大驚異之。

開皇初，授東宫通事舍人，遷太子舍人兼東宫學士。或嫉其才而毁之者，乃謝病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壽宫，令襲父爵。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雅愛其才，奏授禮部員外郎，皇太子勇又召爲東宫學士。詔令修五禮，定律令，撰陰陽書。臺内奏議文表，多百藥所撰。時煬帝出鎮揚州，嘗召之，百藥辭疾不赴，煬帝大怒，及即位，出爲桂州司馬。其後，罷州置郡，因解職還鄉里。

大業五年，授魯郡臨泗府步兵校尉。九年，充戍會稽。尋授建安郡丞，行達烏程，屬江都難作，復爲沈法興所得，署爲掾。會沈法興爲李子通所破，子通又命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及杜伏威攻滅子通，又以百藥爲行臺考功郎中。或有譖之者，伏威囚之，百藥著《省躬賦》以致其情，伏威亦知其無罪，乃令復職。

伏威既據有江南，高祖遣使招撫，百藥勸伏威入朝，伏威從之，遣其行臺僕射輔公祏與百藥留守，遂詣京師。及渡江至歷陽，狐疑中悔，將

五百僧齋，并爲他造天尊像一尊。”又下詔在凌煙閣上爲他畫像。有文集三十卷，令褚亮作序。

虞世南的兒子虞昶，官做到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是隋内史令、安平公李德林的兒子。童年多病，祖母趙氏因此給取名百藥。七歲就懂得作文章。父親的朋友齊中書舍人陸乂、馬元熙曾去李德林處赴宴，有人讀徐陵的文章，讀到“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琅邪之稻”，不知道是指什麽。李百藥當時在旁邊站着，上前説道：“《左傳》説‘鄅人藉稻’。杜預《注》説‘鄅國在琅邪開陽’。”陸乂等人大爲驚異。

開皇初年，李百藥被任命爲東宫通事舍人，升任太子舍人兼東宫學士。有人因妒忌他的才學而詆毁他，李百藥於是托病辭去職務。十九年，徵召他去仁壽宫，令承襲其父的爵位。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非常欣賞他的才學，奏請任命他爲禮部員外郎，皇太子楊勇又召他爲東宫學士。下詔叫他修訂五禮，制定法令，撰寫陰陽之書。臺内的奏議文表，多爲李百藥所作。當時隋煬帝出鎮揚州，曾召他去，李百藥以有病推辭不去，煬帝大怒，及即帝位後，把他貶爲桂州司馬。以後廢州設郡，李百藥也因此解職回鄉。

大業五年，李百藥任魯郡臨泗府步兵校尉。九年，戍守會稽，不久任建安郡丞，走到烏程，正值江都變亂，又落入沈法興手中，被用作僚佐。不久沈法興被李子通打敗，李子通又任他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到杜伏威滅掉李子通，又任李百藥爲行臺考功郎中。有人誣陷他，杜伏威將他囚禁，李百藥作《省躬賦》以表達自己的心情，杜伏威也知道他無罪，就恢復了他的官職。

杜伏威占據江南，高祖派遣使者招降他，李百藥勸杜伏威歸順朝廷，杜伏威聽從了，就派他的行臺僕射輔公祏與李百藥留守，自己前往京師。等渡江走到歷陽，猜疑而反悔，要害死李百

害百藥，乃飲以石灰酒，因大泄痢，而宿病皆除。伏威知百藥不死，乃作書與公祏令殺百藥，賴伏威養子王雄誕保護獲免。公祏反，又授百藥吏部侍郎。有譖百藥於高祖，云百藥初說杜伏威入朝，又與輔公祏同反。高祖大怒。及公祏平，得伏威與公祏令殺百藥書，高祖意稍解，遂配流涇州。

藥，就將石灰酒給他喝，弄得大瀉不止，結果舊病反而治好了。杜伏威知道李百藥沒有死，就寫信給輔公祏叫他殺死李百藥，全靠杜伏威的養子王雄誕保護纔免得一死。輔公祏反叛，又任命李百藥爲吏部侍郎。有人在高祖面前誣陷李百藥，說李百藥當初勸說杜伏威歸降，又與輔公祏同反。高祖大怒。等平定輔公祏，得到杜伏威寫給輔公祏叫殺死李百藥的信，高祖的怒意稍稍緩解，把李百藥發配到涇州。

太宗重其才名，貞觀元年，召拜中書舍人，賜爵安平縣男。受詔修定《五禮》及律令，撰《齊書》。二年，除禮部侍郎。朝廷議將封建諸侯，百藥上《封建論》曰：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本方。思闡治定之規，以弘長世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監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并建，維城盤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故一夫號澤，七廟隳祀。臣以爲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飛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携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勛、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

太宗器重李百藥的才華，貞觀元年，召回就任中書舍人，賜爵安平縣男。李百藥受詔改定《五禮》及法令，修撰《齊書》。二年，授任禮部侍郎。朝廷商議要封建諸侯，李百藥上《封建論》說：

臣聽說治理國家保護百姓，是皇上通常要做的事；尊奉皇上使國家安定，是衆人的本分。想着闡述治國安邦的規劃，以此來弘揚不朽的大業，這是萬古不變，人人都應該思考的問題，大家的想法是共同的。但各個朝代氣數的長短有所不同，國家的治亂也有差異，遠觀典籍的記載，論述已很詳細了。都說周已經超過享國的年限，秦未達到氣數之期，其中原因就在於建不建立郡國。周借鑒於夏、殷享國的長久，是遵循黃帝、唐堯的共同治理的做法，使它像磐石那樣堅固，由於根基穩固，儘管國家法紀有所廢弛，而諸侯與周王還能像樹枝和樹幹那樣互相扶持，所以能使叛亂不發生，宗廟祭祀不斷絕。秦違背古人的教誨，拋棄古代聖王的治國辦法，斬斷華山之險，廢除分封諸侯制而設立郡縣制，子弟没有一尺土地的封賞，百姓没有共同治理的憂慮，所以一個匹夫在大澤鄉高呼，秦朝的祖廟便隨之而崩潰。臣以爲自古帝王統治國家，没有不受命於上天，載名於帝籙的，創建王朝時都遇上興王的好運，深切憂慮祇屬於創業的時候。即使像魏武帝那樣靠宦官撫養長大，漢高祖那樣祇是押送徒役的低賤之人，别說存心奪取帝位，即使要推辭也不能推掉。如果訴訟的百姓不

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隆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禋祀如綫，郊畿不守，此乃淩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短閏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盛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顔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爲采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既紊，斷可知焉。鍥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高貴之殃，寧異申、繒之酷。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爲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强淩弱，衆暴寡，疆埸彼此，干戈日尋。狐駘之役，女子盡髽；崤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吏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

再找你，精華已經枯竭，雖然像帝堯那樣政績光照四海，大舜那樣美政比之於日月星辰，就是心中不想讓位，守住江山也是不可能的。憑着唐堯、虞舜的美德，尚且不能使他們的後代永遠昌盛。可知帝業享年的長短必在於天時，國家的興衰和人的治理有關。周朝卜卦預測是傳位三十世，享國七百年，雖然後來衰弱到極點，然而文王、武王的名物制度依然存在，那龜鼎般的帝業，早已在冥冥之中事先確定了。至於周昭王南征而一去不返，周平王東遷洛邑以避犬戎，宗祀存於一綫，京郊不能保存，這是更加衰微了，受到分封諸侯的連累了。暴虐的秦朝國祚短促就像閏年多出的時日，它命運不佳，秦朝開國君主德行不同於夏禹和商湯，繼位的君王才能不如夏啓和周成王。即使到處都是李斯、王綰這樣的人才，將閭、子嬰之流都分封諸侯國，難道能抵制赤帝子的興起，難道能阻止劉邦開創基業！可見事情的得失成敗各有原因，而著書立説的人，大多墨守成規，没有一個不是忘記了今天與古代的差别，分不清輕薄與淳樸，想在百王之後的今天，推行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把天下五服之内的土地，全部用來分封諸侯；把天子居住的千里王畿，都作爲卿大夫的食邑，這是要把結繩記事的上古之法在虞、夏時代推行，用帝舜時代的象刑之典來治理漢 魏朝代，法令制度混亂，就斷然可知了。刻舟求劍，未見其可行之處；膠柱鼓瑟，更增添混亂。衹知道楚莊王問鼎、晋文公請隧，有畏懼霸主興兵的心理；子嬰白馬素車投降漢王，不再有諸侯救援。不懂得秦二世爲何被殺於望夷宫，不瞭解后羿爲何被寒浞殺於桃梧之野；高貴鄉公被害於司馬昭的災難，這些難道與申侯聯合繒人殺死周幽王有所不同？這就是聖明或昏亂的君主各自改變自己的安危，并不是郡守或公侯能導致國家的興廢。况且幾代之後，王室衰微時，開始的藩屏，後來變成仇敵。家與家習俗不同，國與

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自離宮別館，切漢淩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爲己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頒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唯補葛，南陽太守，敝布裹身，萊蕪縣長，凝塵生甑，專云爲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爲政之理，可一言以蔽之。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爲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況晉氏失

國政令不一，强盛的侵犯貧弱的，勢衆的欺侮人少的，疆界之間，天天打仗。弄得像狐駘地方的戰爭，魯國婦女全用麻束髮舉哀，像崤陵的戰役，秦國軍隊全軍覆没，一隻車輪也没有回來。這些祇是略約舉例，其餘多得數不勝數，陸士衡却淺陋地説：“繼位者失去了傳國之寶，凶殘之族占據了京城，天下却太平無事，以治待亂。”説得何等荒謬啊！而設官分職，任用賢能，以政績優良的人才，承擔共同治理的重任，管理州郡，哪個朝代没有人做。至於使大地呈現吉兆，上天賜給珍寶，百姓稱賢君如父母，國家的治理如有神明相助，曹元首得意地説：“與人共享快樂的人，别人一定分擔他的憂患；與人共享安樂的人，别人一定拯救他的危難。”難道能容許當了侯伯，就共享安危；任他爲州郡長官，就憂樂不同？説得何等荒謬啊！受分封建立邦國，憑藉先輩的門第資望，忘記了先輩的創業艱難，輕視自然得來的顯貴，這樣無不世代增加殘忍荒淫，一代比一代奢侈驕横。離宮别館，高聳雲霄，有的使用人力將盡枯竭，有的召來諸侯一同尋歡作樂。陳靈公君臣違背禮義，一起侮辱徵舒；衛宣公父子同淫一女，最後殺死了壽、朔。還説什麽自己想治理好國家，難道有這樣的做法嗎？現在内外官員都由朝廷選用，從士人庶族中選拔，公平地予以考察，按年限和政績晋升官階，通過考績來决定升降，以此激勵人們的進取之心磨煉之志，如此則方可使俸禄不入私門，妻子兒女不入住官舍，貴爲刺史吃飯却不生火，身任郡守却穿補丁粗衣，南陽太守僅以破布遮身，萊蕪縣長家中飯甑積滿塵土，如果説當官祇爲財物，那是何等荒謬！總而言之，官爵不能世襲，用賢之路就廣闊；百姓没有穩定的君主，依附之情就不牢固。這是不論愚人和智者都能辨清的，怎麽可以迷惑啊！至於滅國殺君，擾亂倫常而干擾綱紀，春秋二百年間，幾乎没有安寧的年份。到睢水祭祀，就殺小國之君當

馭，宇縣崩離；後魏乘時，華夷雜處。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者學長短縱横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争之心，畢爲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驅御群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時運，非克定之功，年逾二紀，民不見德。及大業嗣文，世道交喪，一時人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治，綜核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概，實所庶幾。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内竪，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申，舉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虚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群臣以宫中暑濕，寢膳或乖，請徙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家人之産，竟抑子來之願，不吝陰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歲荒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虚，聖情矜愍，勤加惠恤，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啖藜藿，樂撤簨簴，言必凄動，貌成癯瘠。公旦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事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迹絶游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

祭品；魯道平坦，常常等待着亂倫的幽會。縱然在西漢的哀帝、平帝之時，東漢的桓帝、靈帝之際，下邊官吏的荒淫殘暴，必定不會達到這種地步。可見治理國家的道理，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它。陛下掌握綱紀而駕御天下，順應天運開創大業，拯救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清掃妖雲邪氣在天地之間。開創基業流傳後代，以美德配於天地；發號施令，遥知萬物而發言。聖心獨照，永遠緬懷前賢古聖，將恢復五等爵位以復舊時制度，建立邦國來使諸侯相親。臣私下認爲漢、魏以來，分封諸侯的弊病至今餘風未盡；堯、舜的盛世已成往古，大公無私的道德已不存在。况且晋氏分封諸侯後導致國土分崩離析，後魏乘機而起建立國家，漢人與胡夷雜處。加之以國家出現關河阻隔，吳、楚隔絶的分裂局面，習文的就學縱横家游説之術，習武的全懷武力争戰之心，都是作爲實現陰險野心的階梯，滋長澆薄輕浮的習俗。隋文帝建國，是藉助外戚身份，他驅使任用天下英豪，却又多猜忌疑惑，坐享其成轉移北周國運，不憑戰勝强敵建立功業，在任時間超過了二十四年，百姓看不到他的恩德。到了煬帝繼位，社會道德風氣紛亂，一時人物，像掃地出門一樣將盡枯竭。儘管上天賦予神功武力，削平賊亂，而征戰不曾停息，百姓未得休息。自從陛下仰順太上皇的旨意，繼立而登上皇帝的寶位，就盡心盡力致力於政事，綜合審察前王治國的得失。雖然至世之道不能明白説出，我説的話就像理絲抽出頭緒一樣，能大略陳述一個梗概，也就差不多了。愛敬之情純樸厚美，辛勤勞苦不知疲倦，這是大舜的孝道。問安於宦官，親嘗御膳，這是周文王的善德。每當司法官署審理罪人，尚書上奏案件，大小案情都能明察，冤枉的得到申理，用斷趾的辦法，來代替砍頭的大刑，仁慈的心感到憐憫，不管内心還是外表都一樣，這是大禹爲罪人而哭泣的原因。表情嚴肅説話正直，能虚心采納規諫，

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纔及日昃，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閒，高談典籍，雜以文咏，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兹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變。請待斫雕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爲晚焉！《易》稱："天地盈虚，與時消息，况於人乎？"美哉斯言也。

不慢待卑賤或説話遲鈍的人，不拋棄割草打柴人的意見，這就是帝堯的求取規諫。大力提倡禮教，勸勉求學的人，既通過明經科選拔提升賢能之人做高官，又提拔那些學識淵博的儒士任卿相，這就是聖人的循循善誘的辦法。群臣認爲宫中暑熱潮濕，休息用膳的地方或許不合適，請求陛下移居到地勢較高寬敞明亮的地方，營建一個小閣。陛下就因不願花費一個相當中等人家的資財，竟然制止了臣子們的建議，不惜身受寒暑，安心地住在低下簡陋的地方。去年因災荒歉收，普天之下缺糧少菜，纔經過喪亂，倉廪空虚。陛下哀憐百姓，更加勤勉救濟撫恤，終於没有一人外出逃荒，而陛下還衹吃粗劣飯菜，停止賞樂，撤除懸挂鐘磬的架子，説話時必然凄惋動容，面容也消瘦下去。過去周公旦對外族輾轉翻譯送來寶物感到欣喜，大禹誇耀自己治水取得成功。陛下每看到四夷誠心歸附，萬里之外人心趨向於仁厚，必定退而思索進而反省，凝神考慮，恐怕隨意煩勞中原百姓，用來經營遠方，不憑藉萬古的英明聲譽，换取一時的衆多寶物。陛下憂勞心切，斷絶游玩巡幸，清早上朝，聽取和接受群臣的意見毫無倦怠，智慧遍察萬物，道德普濟天下。散朝之後，還召進名臣，討論得失，傾盡心力，衹談政事，不及其他。到太陽西斜，請來有才學之士，在清静安閑之所，高談古代典籍，間或作文咏詩，清談玄理，到深夜忘記疲倦，夜半不眠。以上四個方面，超過古代賢君，實在是有人類以來，僅一人做到而已。發揚光大這種美德，用來昭示四方，相信在一年之内，可以遍施天下。但淳樸敦厚的美德受到阻塞，浮薄詭詐的風氣還未改變，這是因爲長期形成的弊端，難以在短時間内改變。請等到把雕工精美的玉打成樸素的器皿，以質美來代替輕薄，刑法不再使用，封禪告天的典禮舉行完畢，然後再定封建諸侯制度，討論賞賜土地的事也不算晚啊！《易經》上説："天地間萬

太宗竟從其議。

四年，授太子右庶子。五年，與左庶子于志寧、中允孔穎達、舍人陸敦信侍講于弘教殿。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閒燕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辭多不載。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爲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綵物五百段。然太子卒不悟而廢。十年，以撰《齊史》成，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賜物四百段。俄除宗正卿。十一年，以撰《五禮》及律令成，進爵爲子。後數歲，以年老固請致仕，許之。太宗嘗制《帝京篇》，命百藥并作，上嘆其工，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謚曰康。

百藥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沈鬱，尤長於五言詩，雖樵童牧豎，并皆吟諷。性好引進後生，提獎不倦。所得俸祿，多散之親黨。又至性過人，初侍父母喪還鄉，徒跣單衣，行數千里，服闋數年，容貌毁悴，爲當時所稱。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談賞，以舒平生之志。有集三十卷。

子安期。安期幼聰辯，七歲解屬文。初，百藥大業末出爲桂州司馬，行至太湖，遇逆賊，將加白刃，安期跪泣請代父命，賊哀而釋之。貞觀初，累轉符璽郎，預修《晉書》成，除主客員外郎。永徽中，遷中書舍人。又與李義府等於武德殿內修書，

事萬物都會盈虚更替，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消長停息，何况對於人呢?"這話説得多好啊！太宗終於聽從了他的話。

四年，任太子右庶子。五年，與左庶子于志寧、中允孔穎達、舍人陸敦信在弘教殿侍講。當時太子頗留心典籍，但在空閑的時候，嬉戲過度，李百藥作《贊道賦》以委婉勸諫，文章很長，這裏就不記録了。太宗看到後派使者對李百藥説："朕在皇太子處見到卿所獻的賦，詳盡叙述了自古太子的事情來告誡太子，很是典雅而簡要。朕用卿來輔弼太子，正是爲了這事，卿不負委任，衹須善始善終。"就賜綵物五百段。然而因太子最終不能覺悟而被廢掉。十年，因撰寫《齊史》完成，任散騎常侍，代理太子左庶子，賜物四百段。不久授任宗正卿。十一年，因編撰《五禮》及法令完成，封爲子爵。過了幾年，因年老堅決請求退休，太宗允許了。太宗曾作《帝京篇》，叫李百藥也作，太宗贊嘆他作得精緻工巧，下手詔説："卿爲什麽會身體這麽老而才氣這麽壯，年歲這樣老而意境這麽新啊！"二十二年去世，享年八十四歲，謚號康。

李百藥是名臣之子，繼承了上輩的才行，所以四海名流，没有不敬仰他的。他文思深沉含蓄，尤其擅長作五言詩，就是打柴或放牛的孩子也都吟誦。生性喜歡引薦後生，提拔獎勵不知疲倦。所得的俸禄，多散與親戚鄉里。又品性過人，當初送父母靈柩還鄉，單衣赤足，步行幾千里，在服喪完畢後過了幾年，容貌憔悴，爲當時人們所稱道。等到告老退休，怡然自得，穿池築山，作文飲酒，談論玩賞，以抒發平生的志趣。有文集三十卷。

李百藥的兒子李安期。李安期小時候就聰明有辯才，七歲懂得寫文章。當初，李百藥在大業末年出任桂州司馬，走到太湖，遇上逆賊，要殺他，李安期跪下哭着請求代父去死，賊哀憐而釋放了他們。貞觀初年，李安期多次轉任符璽郎，參與修撰《晉書》完成，授任主客員外郎。永徽年間，升任中書舍人。又與李義府等在武德殿內

再轉黄門侍郎。龍朔中，爲司列少常伯，參知軍國。有事太山，詔安期爲朝覲壇碑文。

安期前後三爲選部，頗爲當時所稱。時高宗屢引侍臣，責以不進賢良，衆皆莫對，獨安期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設使堯、舜苦己癯瘠，不能用賢，終亦王化不行。自夏、殷已來，歷國數十，皆委賢良，以共致理。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囂謗，以爲朋黨，沉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仇，唯能是用，讒毀亦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高宗深然其言。俄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咸亨初卒。自德林至安期三世，皆掌制誥。安期孫羲仲，又爲中書舍人。

修書，後轉任黄門侍郎。龍朔年間，任司列少常伯，參與主持軍國大事。皇上東封泰山，下詔叫李安期撰寫朝覲壇的碑文。

李安期前後三次在吏部任職，頗爲當時所稱道。當時高宗多次接見侍臣，責備他們不引進賢良，大家都没有回答，衹有李安期進言道："臣聽説聖明帝王，無不在求取賢臣上勞苦，差遣任用他們使自己得以安逸。假設堯、舜把自己弄得消瘦，而不能任用賢良的話，國家的教化最終也不能施行。自從夏、殷以來，經歷數十個朝代，都委任賢良，共同治理。而且有十户人家的城邑，必然會有忠信之士，何况如今天下廣大，哪能没有英才。衹是近來公卿有所引薦，就遭到誹謗，説成是朋黨，弄得屈沉下層的還没有提拔，在位的已經受到傷害，所以人們衹想苟求免過，都保持沉默。如若陛下虛心招納，盡力搜訪，不顧忌親人還是仇人，衹要有能力就用，讒毀既不能得逞，誰還敢不竭盡忠誠？這些都决定於陛下，不是臣等所能辦到的。"高宗很贊同他的話。不久李安期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任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咸亨初年去世。從李德林到李安期三代，都職掌制誥。李安期的孫子李羲仲，又任中書舍人。

褚亮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梁御史中丞；祖蒙，太子中舍人；父玠，陳秘書監，并著名前史。其先自陽翟徙居焉。

亮幼聰敏，好學善屬文，博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於心。喜游名賢，尤善談論。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商搉文章，深異之。陳後主聞而召見，使賦詩，江總及諸辭人在坐，莫不推善。

禎明初，爲尚書殿中侍郎。陳亡，入隋爲東宫學士。大業中，授太常博士。時煬帝將改置宗廟，亮奏議曰：

謹按《禮記》："天子七廟，

褚亮，字希明，是杭州錢塘人。曾祖父褚湮，任梁御史中丞；祖父褚蒙，任太子中舍人；父親褚玠，任陳秘書監，在前朝史書上有記載。其先人從陽翟遷居到這裏。

褚亮幼小時就聰敏，好學善於寫文章，博覽群書無所不至，過目不忘。喜歡和名人賢士交往，尤其善於談論。十八歲，去見陳僕射徐陵，徐陵與他商討文章，認爲他很不一般。陳後主聽説後召見他，叫他作詩，江總及諸辭人在座，没有人不稱道他作得好。

禎明初年，褚亮任尚書殿中侍郎。陳滅亡，入隋任東宫學士。大業年間，授任太常博士。當時隋煬帝要改置宗廟，褚亮上奏説：

謹按《禮記》上説："天子七廟，三昭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爲五。周以文、武爲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爲七廟。王肅注《禮記》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毁，不在七廟之數。”案肅以爲天子七廟，是百代之言。又據《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父、太祖而爲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漢世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毁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議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是爲五廟。唯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内，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設爲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即位，建高廟於洛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内，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世。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六廟，二世祖就四親而爲六朝。晋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至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

三穆，與太祖之廟共七廟。”鄭玄《注》説：“這是周制。所謂七廟，就是太祖以及文王、武王之祧祭，加上親廟共四廟。殷朝則是六廟，契及湯加上二昭二穆。夏朝則是五廟，没有太祖，禹加上二昭二穆而已。”鄭玄又依據《禮》：“王者祭祀他祖先的來源而立四廟。”依據鄭玄的説法，天子衹立四親廟，加上始祖而爲五廟。周朝以文、武作爲受命之祖，特别立二祧，這就是七廟。王肅注《禮記》説：“地位尊的尊統上，卑的尊統下。所以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中有特殊功德的，雖不是太祖也不撤毁，不在七廟之數。”於是王肅認爲天子的七廟，百代都是如此。又根據《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都降二廟以示差别。這樣就是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的父親、高祖的祖父、太祖而成爲七廟。周朝有文王、武王、姜嫄合爲十廟。漢朝各皇帝各自立廟，没有輪番撤毁的道理。到元帝時，貢禹、匡衡之流纔議論這禮制，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這就是五廟。惟有劉歆認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是降差二廟的原故，七廟是正法，可算是常數。宗不在此數之内，有功德就尊奉爲宗，不能預先假設這個數。因此班固説“考察論證諸儒的論議，劉歆是博通而篤實的了”。光武帝即位，在洛陽建立高廟，就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加上祖宗成爲七廟。到了魏初，高堂隆講鄭玄之學，建議立四親廟，太祖武帝仍在四親之内，於是虛設太祖和二祧以留給後世。到景初年間，就依據王肅的説法改立六廟，二世祖加上四親而爲六廟。晋武帝做皇帝後，廣泛商議宗祀的事情，從文帝以上到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也排在昭穆之列，没有升爲太祖，所以衹祭六世。江左中興，賀循通曉禮制，至於寢廟的議論，都依從魏、晋舊制。宋武帝當初受命爲王時，依照諸侯的禮制立四親廟，即帝位之後，增加祭祀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衹有六廟，到身死以後

世。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議，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初受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逮身没主升，亦從昭穆，猶虛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勿革，加宗迭毁，禮無違舊。臣又按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别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常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像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群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已來，因循不變。皇隋太祖武元皇帝仁風潛暢，至澤傍通，以昆、彭之勋，開稷、契之緒。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覽，神武應期，撥亂返正，遠肅邇安，受命開基，垂統聖嗣，鴻名冠於三代，寶祚傳於七百。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沿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自歷代已來，雜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旨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别立廟祧，百世之後爲不毁之法。至於鑾駕親奉，申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群主。俾夫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按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冢人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阮忱所撰《禮圖》，亦從此義。漢京諸廟既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

神主入廟，也遵從昭穆，仍然虛留太祖之位。到了齊、梁，遵照這種做法没有改變，加宗以後就輪番撤毁，禮法上不違背舊制。臣又考查姬周自太祖以下，都另外立廟，至於祭祀始祖的禘祫之禮，一般和太祖一同進行。所以炎漢之初，各自立廟，歲時常祭，也隨處而祭，所用的廟樂，都是頌揚其功德偉績。到了光武就總立在同一廟堂，但各主分設各室，這是因爲剛經寇亂，講求省儉，從此以後，因循不變。皇隋太祖武元皇帝仁義之風暗自通暢，恩澤四方通達，以昆陽、彭城的功績，開后稷、商契的事業。高祖文皇帝聖明深察，神武順應時運，撥亂反正，遠近肅然而安寧，承受上天之命建立基業，千秋萬代永遠流傳，大名冠於三代，國運傳過七百。正當文德輝耀，制定出祭祀祖宗的禮制。且增損不同，沿襲相異，當代帝王之制，可以取法。自歷代以來，雜用王肅、鄭玄的二種説法，如果追尋宗旨，比較優劣，鄭康成衹論周代，不能説是經通；王子雍總貫皇王，兼顧長遠。現在請依據古典，設立七廟，開國始祖，應該另立廟祧，定下百世之後也不廢棄的法則。這樣就可以使皇上親自貢奉祭祀，在高廟申明孝道；有關部門和人員，通過祭祀表達對群主的敬誠之心。要有法則可以依從，要有祭祀的程式可以遵循，表彰功德而彰明大義，大的方向上模仿古制而貴在能够變通。臣又考查周人立廟，也没有規格制度的明文規定。據《周禮》冢人之職來説，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阮忱所撰《禮圖》，也依從這種説法。漢朝各廟已經久遠，又不按次序對始祖進行祭祀大禮。今天如果依照周制，情理不能吻合，雜用漢儀，也難全部采用，請求另繪詳圖附在後面。

用漢儀，事難全采，謹詳立別圖附之。

議未行。尋坐與楊玄感有舊，左遷西海郡司户。時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筆札爲玄感所禮，降威定縣主簿。當時寇盜縱横，六親不能相保。亮與同行，至隴山，徽遇病終，亮親加棺斂，瘞之路側，慨然傷懷，遂題詩於隴樹，好事者皆傳寫諷誦，信宿遍於京邑焉。薛舉僭號隴西，以亮爲黄門侍郎，委之機務。及舉滅，太宗聞亮名，深加禮接，因從容自陳，太宗大悦，賜物二百段、馬四匹。從還京師，授秦王文學。

這個建議没有能施行。不久褚亮因和楊玄感是舊交而獲罪，降爲西海郡司户。當時京兆郡博士潘徽也因文章寫得好受到楊玄感的禮遇，這時降爲威定縣主簿。當時强盜猖獗，親戚家人不能相保。褚亮與潘徽同行，走到隴山，潘徽得病去世，褚亮親自爲他買棺收殮，埋葬在路邊，嘆息感傷，就在墳旁的樹上題詩，好事者傳寫誦讀，兩天時間就傳遍了京城。薛舉在隴西僭稱帝號，任褚亮爲黄門侍郎，委以重要職務。等到薛舉滅亡，太宗聽到褚亮的名聲，對他深加禮遇，褚亮就從容陳説自己的想法，太宗非常高興，賜物二百段，馬四匹，褚亮跟隨太宗回到京師，被任命爲秦王文學。

時高祖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亮上疏諫曰："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拯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劬勞帝業，旰食思政，廢寢憂人。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之所游踐，虞旗之所涉歷，網唯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斯固畋弋之常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連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揮，不能當其憤氣。雖孟賁抗左，夏育居前，卒然驚軼，事生慮表。如或近起林叢，未填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戰栗。陛下以至聖之資，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叨逢明時，游宦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冒陳丹懇。"高祖甚納之。

當時高祖因爲寇亂漸漸平息，每年冬天都要狩獵。褚亮上疏勸諫道："我聽説堯設鼓納諫，舜立木求勸告之言，這是國家興旺昌盛之風，致力於天下太平之道。陛下應千年之期，拯百王之弊，平定天下，勤勞於帝業，爲政事而忘食，爲百姓而廢寢。用農閑之時，遵冬狩之禮，獲車之所經之地，虞旗之所到之處，網開一面，衹在其他三個方向追逐禽獸，縱廣成苑的獵士，觀上林署的手搏，這固然是狩獵的常規，皇王的壯觀。至於陛下親逼猛獸，臣私下有所疑惑。爲什麽呢？猛獸筋力驍悍，爪牙輕捷。連弩一發，未必能將它殺死；長戟揮舞，何能擋住它被激怒的野氣。雖然有孟賁在左邊保護，夏育在前邊護佑，但是如果猛獸猝然撲擊，還可能發生意外。如果在叢林之中，坑谷未及填平，驚嚇了後面隨從的車馬，驚擾了官員們的坐騎，小臣怯懦，深感戰栗。陛下以至聖之資，垂將來之教，降情采納，不阻止直言。臣幸逢明主，得以做官，并不斷受到恩寵，臣淺薄無知，敢攀緣皇上，冒昧地陳述我的赤誠之心。"高祖對這些話很認真地采納了。

太宗每有征伐，亮常侍從，軍中宴筵，必預歡賞，從容諷議，多所裨益。又與杜如晦等十八人爲文學館學士。太宗入居春宫，除太子舍人，遷

太宗每有征伐，褚亮時常服侍跟從，軍中宴筵，都參預歡暢，從容進諫，多有裨益。又與杜如晦等十八人爲文學館學士。太宗入居春宫爲太子，褚亮授任太子舍人，升任太子中允。貞觀元

太子中允。貞觀元年，爲弘文館學士。九年，進授員外散騎常侍，封陽翟縣男，拜通直散騎常侍，學士如故。十六，進爵爲侯，食邑七百户。後致仕歸于家。

太宗幸遼東，亮子遂良爲黄門侍郎，詔遂良謂亮曰："昔年師旅，卿常入幕；今兹遐伐，君已懸車。倏忽之間，移三十載，眷言疇昔，我勞如何！今將遂良東行，想公於朕，不惜一兒於膝下耳！故遣陳離意，善居加食。"亮奉表陳謝。及寢疾，詔遣醫藥救療，中使候問不絶。卒時年八十八。太宗甚悼惜之，不視朝一日，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謚曰康。

長子遂賢，守雍王友。次子遂良，自有傳。

始太宗既平寇亂，留意儒學，乃於宫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於是，以屬大行臺司勛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李守素，記室參軍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顔相時，著作佐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籤蘇勗，并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復徵東虞州録事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遣圖其狀貌，題其名字、爵里，乃命亮爲之像贊，號《十八學士寫真圖》，藏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并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于閤下，每軍國務静，參謁歸休，即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顔相時兄師古，蘇勗兄子幹。

劉孝孫

劉孝孫者，荆州人也。祖貞，周

年，爲弘文館學士。九年，進升員外散騎常侍，封陽翟縣男，拜授通直散騎常侍，學士仍舊不改。十六年，進爵爲侯，食邑七百户。後來退休回家。

太宗征伐遼東，褚亮的兒子遂良任黄門侍郎，皇上下詔叫他轉告褚亮説："早年出師，卿常入幕府；這次遠征，君已退休。轉瞬之間，已經過了三十年，回顧往昔，是何等辛勞！如今要帶着遂良東行，想公對於朕，不會吝惜一兒離開膝下吧！所以派他陳説離意，希望你能注意起居增加飲食。"褚亮奉表陳述謝意。到病重時，下詔派醫生并送藥救治，宦官使者相繼前往問候。終年八十八歲。太宗非常悲痛惋惜，停止朝會一天，追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謚號爲康。

大兒子褚遂賢，署任雍王友。二兒子褚遂良，自有傳。

當初太宗已經平定了寇亂，注重儒學，就在宫城西邊建起文學館，來接待四方之士。於是，以屬大行臺司勛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李守素，記室參軍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顔相時，著作佐郎代理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籤蘇勗，都以本官兼任文學館學士。等到薛收去世，又徵東虞州録事參軍劉孝孫入館。不久派人畫下他們的像，題寫他們的名字、官爵和鄉里，并叫褚亮撰寫像贊，稱爲《十八學士寫真圖》，收藏在書府，以顯示對賢士的器重。給諸學士都供應珍膳，分爲三番，輪流在宫中值班，皇帝每當處理完軍國事務，參見完畢退下休息，便要引見，討論典籍，商討前史。能够入館的人，爲當時人所傾慕，叫他們是登瀛洲。顔相時的哥哥顔師古，蘇勗哥哥的兒子蘇幹。

劉孝孫，荆州人。祖父劉貞，是周石臺太

石臺太守。

孝孫弱冠知名，與當時辭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抱、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爲文會。大業末，没于王世充，世充弟僞杞王辯引爲行臺郎中。洛陽平，辯面縛歸國，衆皆離散，孝孫猶攀援號慟，追送遠郊，時人義之。武德初，歷虞州録事參軍，太宗召爲秦府學士。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吴王友。嘗采歷代文集，爲王撰《古今類序詩苑》四十卷。十五年，遷本府諮議參軍。尋遷太子洗馬，未拜卒。

守。

劉孝孫年輕時就很知名，與當時辭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抱、庾自直、劉斌等游覽山水，結爲文社。大業末年，劉孝孫陷落在王世充處，王世充的弟弟僞杞王王辯任用他爲行臺郎中。洛陽平定，王辯反綁着雙手歸順唐朝，部衆都逃散，劉孝孫仍然追着號哭，追到遠郊，當時人們稱他講義氣。武德初年，劉孝孫歷任虞州録事參軍，太宗召爲秦府學士。貞觀六年，升任著作佐郎、吴王友。曾采集歷代文集，爲吴王編《古今類序詩苑》四十卷。十五年，升任本府諮議參軍。不久升任太子洗馬，尚未就任就去世了。

李玄道

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也，世居鄭州，爲山東冠族。祖瑾，魏著作佐郎。父行之，隋都水使者。

玄道仕隋爲齊王府屬。李密據洛口，引爲記室。及密破，爲王世充所執。是時，同遇囚俘者并懼死，達曙不寐，唯玄道顔色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能了。"同拘者雅推其識量。及見世充，舉措不改其常。世充素知其名，益重之，釋縛以爲著作佐郎。

東都平，太宗召爲秦王府主簿、文學館學士。貞觀元年，累遷給事中，封姑臧縣男。時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朝廷以其武將不習時事，拜玄道爲幽州長史，以維持府事。君廓在州屢爲非法，玄道數正議裁之。嘗又遺玄道一婢，玄道問婢所由，云本良家子，爲君廓所掠，玄道因放遣之，君廓甚不悦。後遇君廓入朝，房玄齡即玄道之從甥也，玄道附書，君廓私發，不識草字，疑其謀己，懼而奔叛，玄道坐流巂州。未幾徵還，爲常州刺史，在職清簡，百姓安之，太宗下詔褒美，賜以綾綵。三年，表請致

李玄道，本是隴西人，世代居住在鄭州，是山東的大族。祖父李瑾，任魏著作佐郎。父親李行之，任隋都水使者。

李玄道在隋朝做官爲齊王府屬。李密據有洛口，任用他爲記室。到李密失敗，他被王世充拘捕。這時，同時被囚的人都怕死，終夜不能入睡，衹有李玄道神色自若，説："生死有命，不是憂愁所能解决的。"同被拘捕的人都推崇他的膽識氣量。等見到王世充，舉止不改其常態。王世充平素知道他的名聲，更加器重他，爲他解開縛綁并任用爲著作佐郎。

東都平定，太宗召李玄道任秦王府主簿、文學館學士。貞觀元年，屢經升遷任給事中，封姑臧縣男。當時王君廓任幽州都督，朝廷認爲他是武將不熟悉政事，拜授李玄道爲幽州長史，用李玄道來主持府中事務。王君廓在州中屢次做非法的事情，李玄道多次公正裁决。王君廓曾送給李玄道一個婢女，李玄道問婢女是哪裏來的，説本是良家女子，被王君廓搶來，李玄道就放了她，王君廓很不高興。後來適逢王君廓入朝，房玄齡就是李玄道的從甥，李玄道請王君廓捎書信給房玄齡，王君廓私自打開，不認識草字，懷疑圖謀自己，由於害怕而叛逃，李玄道因此受牽連獲罪流放巂州。不久徵召回來，任常州刺史，任官期間清廉簡樸，百姓安定，太宗下詔褒美，賜給綾

仕，加銀青光禄大夫，以禄歸第，尋卒。

子雲將，知名，官至尚書左丞。

李守素

李守素者，趙州人，代爲山東名族。太宗平王世充，徵爲文學館學士，署天策府倉曹參軍。守素尤工譜學，自晋、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爲"行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援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嘆曰："行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李倉曹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雖爲美事，然非雅目。公既言成準的，宜當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彦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爲'五經笥'；今目倉曹爲'人物志'可矣。"貞觀初卒。

史臣曰：劉并州有言："和氏之璧，不獨耀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專玩於隋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虞永興之從建德，李安平之佐公祏，褚陽翟之依薛舉，蓋大渴不能擇泉而飲，大暑不能擇蔭而息耳，非不識其飲憩之所。及文皇帝揭三辰而燭天下，群賢霧集，人知所奉，方得躍鱗天池，擅價春山，爲一代之至寶，則所托之勢異也，隋掌郢握，曷有常哉！二虞昆仲，文章炳蔚於隋、唐之際；褚河南父子，箴規獻替洋溢於貞觀、永徽之間。所謂代有人焉，而三家尤盛。

贊曰：文皇蕩滌，刷清蒼昊。十八文星，連輝炳耀。虞、褚之筆，動若有神。安平之什，老而彌新。

綵。三年，上表請求退休，加銀青光禄大夫，給俸禄回家，不久去世。

兒子李雲將，很有名氣，官做到尚書左丞。

李守素，是趙州人，世代是山東的名門。太宗平定王世充，徵他爲文學館學士，代理天策府倉曹參軍。李守素尤其精通於譜牒之學，自晋宋以下，四海名士和各功臣貴戚，華夷世家，無不詳細考察研究，當時稱他爲"活宗譜"。曾經和虞世南共同談論人物，説到江左、山東，虞世南還能和他相酬答；等談到北地諸侯，李守素對等級門第歷數如流，熟知他們先人的世業功績，都有佐證，虞世南祇是撫掌而笑，不再能對答，嘆道："'活宗譜'確實可怕。"許敬宗因而對虞世南説："李倉曹因爲善談人物，乃得此名，雖爲美事，但稱呼不雅。公既出言就成準的，應當改换一下。"虞世南説："過去任彦昇善談經籍，梁代稱他爲'五經笥'；如今稱倉曹爲'人物志'好了。"貞觀初年去世。

史臣曰：劉并州有句話："和氏之璧，不能獨自光耀在郢地；夜光之珠，怎能專在隋氏手中玩賞。天下的寶物，當然應當和天下人共有。"虞世南跟隨竇建德，李百藥輔佐輔公祏，褚亮依附薛舉，都是大渴不能擇泉而飲，大熱不能擇蔭而息，不是找不到飲水休息的地方。到太宗文皇帝撥開烏雲使日月星光照耀天下，群賢像雲霧一般地會集起來，人人知道所事奉的是誰，這樣纔得以魚躍天池，春山享有聲價，成爲一代英豪，就是所托附的形勢不同，隋氏掌中有夜明珠，郢人手裏有和氏璧，哪能永久如此！虞世基、虞世南兄弟，文章光耀於隋、唐之際；褚亮父子，從事規諫洋溢於貞觀、永徽之間。每代都有人才，而這三家尤盛。

贊曰：文皇清洗，刷清蒼天。十八文星，光輝照耀。虞、褚的文筆，動若有神。李百藥的篇章，老而更新。

舊唐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薛收 (兄子)元敬 (收子)元超 (元超從子)稷 姚思廉
顔師古 (弟)相時 令狐德棻 鄧世隆 顧胤 李延壽 李仁實(等附)
孔穎達 司馬才章 王恭 馬嘉運(等附)

薛收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内史侍郎道衡子也。事繼從父孺以孝聞。年十二，解屬文。以父在隋非命，乃潔志不仕。大業末，郡舉秀才，固辭不應。義旗起，遁於首陽山，將協義舉。蒲州通守堯君素潛知收謀，乃遣人迎收所生母王氏置城内，收乃還城。後君素將應王世充，收遂逾城歸國。秦府記室房玄齡薦之於太宗，即日召見，問以經略，收辯對縱橫，皆合旨要。授秦府主簿，判陝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時太宗專任征伐，檄書露布，多出於收，言辭敏速，還同宿構，馬上即成，曾無點竄。

太宗討王世充也，竇建德率兵來拒，諸將皆以爲宜且退軍，以觀賊形勢。收獨建策曰："世充據有東都，府庫填積，其兵皆是江淮精鋭，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爲我所持，求戰不可。建德親總軍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决。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洛之間戰鬥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即世充欲戰，愼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是隋内史侍郎薛道衡的兒子。以孝敬侍奉繼從父薛孺而聞名。十二歲時，懂得做文章。因爲父親在隋死於非命，就立志不做官。大業末年，郡裏舉薦他考秀才科，他堅決推辭不應試。高祖起義，他逃到首陽山，準備響應。蒲州通守堯君素暗中得知薛收的打算，就派人迎接薛收的生母王氏住進城内，薛收衹好回城。後來堯君素要歸附王世充，薛收就逃出城投歸朝廷。秦府記室房玄齡將他推薦給太宗，當天召見，太宗向他詢問經營天下的方略，薛收應答如流，都合太宗的意思。授任薛收爲秦府主簿，判陝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當時太宗專門負責征伐，檄書露布，大多出自薛收之手，文思敏捷，好像預先準備好的一樣，立即寫成，不需要修改。

太宗討伐王世充，竇建德率兵抗拒，諸將都認爲應該暫且退兵，來觀察賊軍形勢。衹有薛收建議道："王世充占有東都，府庫豐盈，他的戰士都是江、淮精鋭，所苦的衹是缺乏糧食，所以被我軍牽制，求戰不可。竇建德親自率領軍隊，來抗拒我軍，也該拿出全部精兵，希望決戰。假如等他到來，兩股敵人聯合起來，轉運河北的糧食以供給，那伊、洛之間的戰事就不會停息。現在應該分兵把守營栅，深挖濠溝，即使王世充要打，我們也不能出兵。大王親率精鋭，搶先占據

勿出兵。大王親率猛鋭，先據成皋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克。建德即破，世充自下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若退兵自守，計之下也。”太宗納之，卒擒建德。

成皋險要，整訓兵馬，坐待竇建德到來。他們用疲弊之師，來擋我堂堂之勢，我軍一戰就會打贏。竇建德失敗後，王世充不攻自破。不出二十天，二國之君，就可當面綁到麾下。如果退兵自守，就是下策了。”太宗采納了薛收的建議，終於生擒了竇建德。

東都平，太宗入觀隋氏宫室，嗟後主罄人力以逞奢侈。收進曰：“竊聞峻宇雕墻，殷辛以滅；土階茅棟，唐堯以昌。秦帝增阿房之飾，漢后罷露臺之費，故漢祚延而秦禍速，自古如此。後主曾不能察，以萬乘之尊，困一夫之手，使土崩瓦解，取譏後代，以奢虐所致也。”太宗悦其對。及軍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

東都平定，太宗入城觀看隋朝的宫室，感嘆煬帝耗盡人力來放縱奢侈。薛收進言道：“臣聽説建造高大華麗的宫殿，是殷紂滅亡的原因；住着茅屋草舍，是唐堯興旺發達的原因。秦始皇增添阿房宫的裝飾，漢文帝取消了建造露臺的耗費，所以漢朝國運長久而秦朝很快滅亡了，自古如此。但隋煬帝却不能明白，以萬乘之尊，困在一匹夫的手中，致使國家土崩瓦解，爲後世所譏諷，這是由於奢侈殘酷所導致的。”太宗欣賞他的議論。到大軍返回，授爲天策府記室參軍。

太宗初授天策上將、尚書令，命收與世南并作第一讓表，竟用收者。太宗曾侍高祖游後園中，獲白魚，命收爲獻表，收援筆立就，不復停思，時人推其二表贍而速。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武德六年，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與房玄齡、杜如晦特蒙殊禮，受心腹之寄。又嘗上書諫獵，太宗手詔曰：“覽讀所陳，實悟心膽，今日成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誠心，書何能盡。今賜卿黄金四十鋌，以酬雅意。”

太宗起初授爲天策上將、尚書令，叫薛收與虞世南同時撰作第一讓表，最後采用了薛收的。太宗曾侍奉高祖在後園游玩，捕獲白魚，叫薛收作獻表，薛收執筆立即寫好，不曾停留思索，當時人們推崇他這兩個表不但寫得快而且内容非常充實。跟隨太宗平定劉黑闥，封爲汾陰縣男。武德六年，以本官兼任文學館學士，與房玄齡、杜如晦一起特别蒙受禮遇，寄以心腹重任。又曾上書勸諫打獵，太宗親筆寫詔書回答説：“看了卿的陳奏，那言辭確實使我醒悟，今日成全我的，是卿的力量，即使有最好的明珠，豈比得上卿的這些話，應當用它來告誡我的心，我的答書怎能完全表達我的心意。今賜卿黄金四十鋌，來酬謝美意。”

七年，寢疾，太宗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尋命輿疾詣府，太宗親以衣袂撫收，論叙生平，潸然流涕。尋卒，年三十三。太宗親自臨哭，哀慟左右。與收從父兄子元敬書曰：“吾與卿叔共事，或軍旅多務，或文咏從容，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比雖疾苦，日冀痊除，何期一朝，忽成萬古！追尋痛悼，彌用傷懷。且聞其

七年，薛收病重，太宗派使者看望，使者往來不斷。不久用車把他送到秦王府，太宗親自用衣袖撫慰薛收，和他談論生平，潸然流淚。薛收不久去世，這年三十三歲。太宗親臨痛哭，左右爲之哀痛，太宗在給薛收堂兄的兒子薛元敬的書中説：“我與卿叔共事，或是軍務繁勞，或是從容吟咏，何嘗不是談論經邦濟世的大略，暢叙心中的抱負。近來雖然患病困苦，還日夜盼他痊愈，誰能想到一朝分手，竟成萬古永訣！追想起

兒子幼小，家徒壁立，未知何處安置？宜加安撫，以慰吾懷。”因使人吊祭，贈物三百段。及後，遍圖學士等形像，太宗嘆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其像。”及登極，顧謂房玄齡曰：“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又嘗夢收如平生，又敕有司特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永徽六年，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文集十卷。

薛元敬

元敬，隋選部侍郎邁子也。有文學，少與收及收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爲長離，德音爲鸑鷟，元敬以年最小爲鵷鶵。武德中，元敬爲秘書郎，太宗召爲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收與元敬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托，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太宗入東宫，除太子舍人。時軍國之務，總於東宫，元敬專掌文翰，號爲稱職。尋卒。

薛元超

收子元超。元超早孤，九歲襲爵汾陰男。及長，好學善屬文。太宗甚重之，令尚巢剌王女和静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預撰《晋書》。高宗即位，擢拜給事中，時年二十六。數上書陳君臣政體及時事得失，高宗皆嘉納之。俄轉中書舍人，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中書省有一盤石，初道衡爲内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永徽五年，丁母憂解。明年，起授黄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元超既擅文辭，兼好引寒俊，嘗表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等十餘人，由是時論稱美。後以

來十分悲痛，更加傷感。聽説他兒子幼小，家境貧困，不知如何處置？應加以安撫，以慰藉我的懷念之情。”於是派人吊祭，贈物三百段。以後，爲學士們都圖繪形像，太宗嘆道：“薛收遂成故人，悔恨没有早畫下他的像。”到太宗登上帝位，看着房玄齡説：“如果薛收還在，朕當命他任中書令。”又曾夢見薛收好像平時一樣，下敕叫有關部門特賜他家粟帛。貞觀七年，追贈薛收爲定州刺史。永徽六年，又追贈太常卿，陪葬昭陵。有文集十卷。

薛元敬，是隋選部侍郎薛邁的兒子。有文才，年輕時與薛收及薛收的族兄薛德音齊名，當時人們稱他們爲河東三鳳。薛收是長離，薛德音是鸑鷟，薛元敬因爲年齡最小爲鵷鶵。武德年間，薛元敬爲秘書郎，太宗召他爲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薛收與薛元敬都任文學館學士。當時房玄齡、杜如晦等爲太宗的心腹，結交很深，薛元敬畏懼權勢，不和他們親近，杜如晦常説：“小記室既不可太親近，也不可太疏遠。”太宗入東宫後，任他爲太子舍人。當時軍國大事，都由東宫總管，薛元敬專管公文信札，號爲稱職。不久去世。

薛收的兒子薛元超。元超早年喪父，九歲襲爵汾陰男。長大以後，好學善於作文章。太宗非常器重他，叫他娶巢剌王的女兒和静縣主爲妻，多次授任爲太子舍人，參預修撰《晋書》。高宗即位，升任給事中，這年二十六歲。多次上書陳述君臣政體和時政得失，高宗都贊許并采納。不久轉任中書舍人，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中書省有一塊盤石，當初薛道衡任内史侍郎，曾坐在石頭上草擬制書，薛元超每次見到此石，總是泫然流淚。

永徽五年，爲母親守喪解職，第二年，喪期未滿就起用爲黄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薛元超擅長文辭，又喜好引進寒門有才能的人士，曾經上表舉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等十多人，由此被輿論贊美。後來因

疾出爲饒州刺史。

三年，拜東臺侍郎。右相李義府以罪配流嶲州，舊制流人禁乘馬，元超奏請給之，坐貶爲簡州刺史。歲餘，西臺侍郎上官儀伏誅，又坐與文章款密，配流嶲州。上元初，遇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尋同中書門下三品。時高宗幸温泉校獵，諸蕃酋長亦持弓矢而從。元超以爲既非族類，深可爲虞，上疏切諫，帝納焉。時元超特承恩遇，常召入與諸王同預私宴。又重其文學政理之才，曾謂元超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也。"

永隆二年，拜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元超以侍太子。帝臨行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但吾子未閑庶務，關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默爾。"於是元超表薦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爲崇文館學士。又數上疏諫太子，高宗知而稱善，遣使慰諭，賜物百段。弘道元年，以疾乞骸，加金紫光禄大夫，聽致仕。其年冬卒，年六十二，贈光禄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文集四十卷。

子曜，亦以文學知名，聖曆中，修《三教珠英》，官至正諫大夫。

薛稷 薛伯陽

元超從子稷。稷舉進士，累轉中書舍人。時從祖兄曜爲正諫大夫，與稷俱以辭學知名，同在兩省，爲時所稱。景龍末，爲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好古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迹，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迹，稷鋭精模仿，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

病出任饒州刺史。

三年，授爲東臺侍郎。右相李義府獲罪被發配流放到嶲州，舊制被流放的人不許乘馬，薛元超上奏請求給他馬騎，因此獲罪貶任簡州刺史。一年以後，西臺侍郎上官儀被殺，又因和他有文章往來關係密切，被發配流放到嶲州。上元初年，遇赦回來，拜授正諫大夫。三年，升任中書侍郎，不久同中書門下三品。當時高宗駕幸温泉打獵，諸番酋長也都拿着弓箭跟從。薛元超以爲既不是同一族類，很叫人擔憂，上疏竭力諫阻，高宗采納了。當時薛元超特别受到恩遇，時常召入和諸王一同出席私家宴會。高宗又看重他文學政治的才能，曾對薛元超説："長期有卿在中書省，就不依靠更多的人了。"

永隆二年，授任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臨幸東都，太子在京師監國，就留薛元超隨侍太子。高宗臨行時對薛元超説："朕留下卿，好像失去一隻手臂。但我的兒子不熟悉政務，關西的事情，都交給卿了。我對卿寄予很深的希望，你不能默不作聲。"於是薛元超上表推薦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爲崇文館學士。又多次上疏勸諫太子，高宗知道了説好，派使者慰問，賜物一百段。弘道元年，因病要求退休，加金紫光禄大夫，准許退休。這一年冬天逝世，享年六十二歲，追贈光禄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有文集四十卷。

兒子薛曜，也以文學聞名，聖曆年間，修撰《三教珠英》，官做到正諫大夫。

薛元超的侄子薛稷。薛稷考中進士科，多次轉任爲中書舍人。當時從祖兄薛曜任正諫大夫，與薛稷都以文章學識聞名，同在兩省任職，受到當時人們的稱贊。景龍末年，任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好古博雅，隸書尤其寫得好。在貞觀、永徽之際，人們都仿效虞世南、褚遂良的書法，從此以後很少有人能繼承他們。薛稷的外祖父魏徵家收藏圖籍很多，有許多虞、褚的書法，薛稷精心模仿，筆態遒健端麗，當時没有人能和他相

畫，博採古迹。睿宗在藩，留意於小學，稷於是特見招引，俄又令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及踐祚，累拜中書侍郎，與蘇頲等對掌制誥，俄與中書侍郎崔日用參知政事。睿宗以鍾紹京爲中書令，稷勸令禮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素無才望，出自胥吏，雖有功勛，未聞令德。一朝超居元宰，師長百僚，臣恐清濁同貫，失於聖朝具瞻之美。"帝然其言，因紹京表讓，遂轉爲户部尚書。稷又於帝前面折崔日用，遞相短長，由是罷知政事，遷左散騎常侍，歷工部、禮部二尚書。以翊贊睿宗功封晋國公，賜實封三百户，除太子少保。睿宗常召稷入宫中參决庶政，恩遇莫與爲比。及竇懷貞伏誅，稷以知其謀，賜死於萬年縣獄中。

比。又善於繪畫，廣泛鑽研古人的手迹。睿宗在藩邸時，留意小學，薛稷於是特被招引，不久又叫薛稷的兒子薛伯陽娶仙源公主爲妻。等睿宗即位，多次拜任爲中書侍郎，與蘇頲等人對掌制誥，不久與中書侍郎崔日用一起參知政事。睿宗任鍾紹京爲中書令，薛稷勸鍾紹京禮讓推辭，并入朝對睿宗説："鍾紹京平素没有才望，出身胥吏，雖有功勛，没有聽説有美德，一旦位居宰相，爲百官元首，臣擔心清濁同流，有損聖朝對宰相美德的敬仰。"皇帝同意他的話，因鍾紹京上表辭讓，於是轉任户部尚書。薛稷又在皇帝面前指責崔日用，和崔日用互相詆毁，薛稷由此罷知政事，遷任左散騎常侍，歷任工部、禮部二尚書。因輔助睿宗有功封晋國公，賜實封三百户，任太子少保。睿宗經常召薛稷入宫參預决斷政事，恩遇無人能比。到竇懷貞伏誅，薛稷因瞭解竇的陰謀，被賜死在萬年縣監獄裏。

子伯陽，以尚公主拜右千牛衛將軍、駙馬都尉，亦以功封安邑郡公，别食實封四百户。及父死，特免坐，左遷晋州員外别駕，尋而配徙嶺表，在道自殺。

兒子薛伯陽，因娶公主拜任右千牛衛將軍、駙馬都尉，也因功封安邑郡公，另外食實封四百户。等到父親被賜死，特令免除連坐，降授晋州員外别駕，不久充配嶺表，在途中自殺。

伯陽子談，開元十六年，尚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光禄員外卿，旬日暴卒。

薛伯陽的兒子薛談，開元十六年，娶常山公主爲妻，拜駙馬都尉、光禄員外卿，十天後暴死。

姚思廉

姚思廉，字簡之，雍州萬年人。父察，陳吏部尚書，入隋歷太子内舍人、秘書丞，北絳公，學兼儒史，見重於二代。陳亡，察自吴興始遷關中。

姚思廉，字簡之，是雍州萬年人。父親姚察，是陳吏部尚書，入隋後歷任太子内舍人、秘書丞，封北絳公，兼通儒史，在兩朝均受重用。陳亡，姚察纔從吴興遷到關中。

思廉少受漢史於其父，能盡傳家業，勤學寡欲，未嘗言及家人産業。在陳爲揚州主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丁父憂解職。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臨終令思廉續成其志。丁繼母憂，廬於墓側，毁瘠加人。服闋，補河間郡司法書佐。思廉

姚思廉小時候由姚察講授漢史，能盡傳家學，勤讀寡欲，從未談及家人産業。在陳時任揚州主簿，入隋後任漢王府參軍，爲父親守喪解除官職。起初，姚察在陳時曾撰修梁、陳二史，没有修成，臨終時叫姚思廉繼續完成他的志願。爲繼母守喪，在墓側築廬居住，哀傷消瘦超過常人。服喪期滿，補授河間郡司法書佐。上表陳述

上表陳父遺言，有詔許其續成梁、陳史。煬帝又令與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區宇圖志》。

後爲代王 侑侍讀，會義師克京城，侑府僚奔駭，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兵將升殿，思廉厲聲謂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衆服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高祖聞而義之，許其扶侑至順陽閤下，泣拜而去。觀者咸嘆曰："忠烈之士也。仁者有勇，此之謂乎！"

他父親的遺言，下詔准許他繼續完成梁、陳史書。隋煬帝又叫他和起居舍人崔祖濬撰修《區宇圖志》。

姚思廉後來爲代王 楊侑的侍讀，正巧碰上義軍攻克京城，楊侑府裏的下屬驚駭逃散，衹有姚思廉侍奉楊侑，不離左右。義兵就要進入殿上，姚思廉厲聲説道："唐公舉起義旗，本是爲了匡正王室，卿等不應對王無禮。"衆人佩服他説的話，於是分列在階下。高祖聽到後贊賞他的忠義，准許他把楊侑扶到順陽閤下，哭拜後離去。觀看的人都贊嘆説："真是忠烈之士。仁者有勇，就是説的他呀！"

高祖受禪，授秦王文學。後太宗征徐圓朗，思廉時在洛陽，太宗嘗從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嘆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三百段以遺之，書曰："想節義之風，故有斯贈。"尋引爲文學館學士。太宗入春宫，遷太子洗馬。

高祖受禪，授姚思廉爲秦王文學。後來太宗征伐徐圓朗，姚思廉當時停留在洛陽，太宗曾從容談到隋朝滅亡的事情，慨然嘆道："姚思廉不怕兵刃，伸張節義，在古人之中尋找，也很少能超過他的。"於是寄物三百段送給他，并附書説："想起你節義的品格，所以以此相贈。"不久任用爲文學館學士。太宗做了太子，遷任太子洗馬。

貞觀初，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寫其形像列於《十八學士圖》，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志苦精勤，紀言實録。臨危殉義，餘風勵俗。"三年，又受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采謝炅等諸家梁史續成父書，并推究陳事，删益傅縡、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賜綵絹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

貞觀初年，遷任著作郎、弘文館學士。把他的形像畫入《十八學士圖》中，叫文學褚亮爲他寫贊詞説："刻苦勤奮，記載實録。面臨危難獻身正義，留下風範勸勉習俗。"三年，又接受詔書與秘書監魏徵共同撰修梁、陳二史，姚思廉又采集謝炅等各家梁史續修并完成了父親的史書，還深入研究陳朝的史事，增删傅縡、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然裁定總論，它的編輯修改，都是姚思廉的功勞，賞賜綵絹五百段，加授通直散騎常侍。

思廉以藩邸之舊，深被禮遇，政有得失，常遣密奏之，思廉亦直言無隱。太宗將幸九成宫，思廉諫曰："離宫游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言甚切至。太宗諭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固非情好游賞也。"因賜帛五十匹。九年，拜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

姚思廉因爲是藩邸的舊臣，所以深受禮遇，政治的得失，常叫他密奏，姚思廉也直言無所隱諱。太宗將臨幸九成宫，姚思廉進諫説："離宫游幸，是秦始皇、漢武帝的事情，决不是堯、舜、禹、湯所做的事。"説得非常懇切。太宗告訴他説："朕有氣疾，天熱便加重，并不是喜歡游玩。"於是賜帛五十匹。九年，拜授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男。十一年逝世，太宗十分懷念痛

男。十一年卒，太宗深悼惜之，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謚曰康，賜葬地於昭陵。

惜，停止朝會一天，追贈太常卿，謚號康，在昭陵賜給葬地。

子處平，官至通事舍人。處平子璹、珽，别有傳。

兒子姚處平，官做到通事舍人。姚處平的兒子姚璹、姚珽，另外有傳。

顔師古

顔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齊黄門侍郎之推孫也。其先本居琅邪，世仕江左；及之推歷事周、齊，齊滅，始居關中。父思魯，以學藝稱，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

顔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是齊黄門侍郎顔之推的孫子。祖先原本居住在琅邪，世代在江左做官；到顔之推曾先後在周、齊做官，齊亡國以後，纔移居關中。父親顔思魯，以學問著稱，武德初年任秦王府記室參軍。

師古少傳家業，博覽群書，尤精詁訓，善屬文。隋仁壽中，爲尚書左丞李綱所薦，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鷄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時薛道衡爲襄州總管，與高祖有舊，又悦其才，有所綴文，嘗使其掎摭利病，甚親昵之。尋坐事免歸長安，十年不得調，家貧，以教授爲業。

顔師古從小就被傳授家學，博覽群書，特别精於訓詁，善於作文章。隋仁壽年間，受尚書左丞李綱的推薦，授任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看到顔師古年少體弱，就對他説："安養是難治之縣，你怎能管理？"顔師古答道："殺鷄焉用宰牛刀。"楊素對他的回答很驚奇。到任以後果然以吏治幹練聞名。當時薛道衡任襄州總管，和高祖是舊交，很賞識顔師古的才能，薛道衡自己撰寫的文章，曾叫顔師古指出長處和不足，很親近喜歡顔師古。不久顔師古因事免官返回長安。十年間没有調官，家境貧寒，以教書爲業。

及起義，師古至長春宫謁見，授朝散大夫。從平京城，拜燉煌公府文學，轉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册奏之工，時無及者。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以母憂去職。服闋，復爲中書侍郎。歲餘，坐事免。

等到唐高祖起義，顔師古到長春宫謁見高祖，授任朝散大夫。隨從平定京城，拜授燉煌公府文學，轉任起居舍人，再次遷任爲中書舍人，專門執掌機密。當時軍隊國家事務繁忙，凡寫制誥，都由顔師古執筆。顔師古精通政治，詔書奏章的嚴密貼切，當時無人能比。太宗即位，升任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因爲母守喪解除官職。服喪期滿，重任中書侍郎。一年多後，因事免官。

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于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晋、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嘆服。於是兼通直郎、散騎常侍，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

太宗認爲經籍距離聖人已經久遠，文字上有很多錯誤，叫顔師古在秘書省考定《五經》，顔師古大多加以校正，完成後奏上。太宗又派各儒生重新加以審議，當時儒生們傳授學習相沿已久，都有非議，顔師古就引證晋、宋以來古今傳本，隨問解答，有根有據詳實明確，回答得出乎他們的意外，諸儒無不嘆服。於是兼任通直郎、散騎常侍，把他所定的本子頒行天下，叫學者學習。

貞觀七年，拜秘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疑剖析，曲盡其源。是時多引後進之士爲讎校，師古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稱其納賄，由是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學識，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爲清論所許。今之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日任使，不忍遐棄，宜深自誡勵也。"於是復以爲秘書少監。師古既負其才，又早見驅策，累被任用，及頻有罪譴，意甚喪沮。自是闔門守静，杜絶賓客，放志園亭，葛巾野服，然搜求古迹及古器，耽好不已。俄又奉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禮》，十一年，《禮》成，進爵爲子。時承乾在東宫，命師古注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爲學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編之秘閣，賜師古物二百段、良馬一匹。

貞觀七年，拜任秘書少監，專門掌管校正，所有奇書難字，衆人疑惑不解的，能將疑問加以剖析，設法弄清它們的本源。當時任用很多後輩學士從事讎校，顔師古抑制出身平常的人才，讓出身權貴的人優先，連富商大賈也引進，輿論説他是受賄，由此出任郴州刺史。還未赴任，太宗珍惜他的才華，對他説："卿的學識，確實值得稱道，但在做官處事上，没有受到輿論的贊許，現在授給卿這一官職，是卿咎由自取。朕因卿昔日爲朕任用驅使，不忍心流放到荒遠的地方，卿應認真告誡激勵自己。"於是又重任他爲秘書少監。顔師古既自負有才，加上早年就爲皇上做事，多次被任用，反倒接連遭受譴責，意志很消沉，從此閉門守静，謝絶賓客，迷戀園亭，戴葛巾穿便服，但仍搜求古人字迹和古器物，樂此不倦。不久又奉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禮》，十一年，修《五禮》完成，進爲子爵。當時李承乾在東宫，叫顔師古注班固的《漢書》，解釋詳明，深爲學者推重。李承乾上表進獻，太宗叫編入秘閣，賜顔師古物二百段、良馬一匹。

十五年，太宗下詔，將有事於泰山，所司與公卿并諸儒博士詳定儀注。太常卿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爲封禪使，參考其儀，時論者競起異端。師古奏曰："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春，于時諸儒參詳，以爲適中。"於是詔公卿定其可否，多從師古之説，然而事竟不行。師古俄遷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駕東巡，道病卒，年六十五，謚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注《漢書》及《急就章》，大行於世。永徽三年，師古子揚庭爲符璽郎，又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卷，高宗下詔付秘書閣，仍賜揚庭帛五十匹。

十五年，太宗下詔，要到泰山舉行封禪，有關部門與公卿及諸儒博士詳細制定禮儀制度。太常卿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任封禪使，參考他們制定的禮儀，當時討論時政的人們各有看法。顔師古上奏説："臣所撰寫的《封禪儀注書》是在貞觀十一年春天，當時各儒士詳加考訂，認爲適中。"於是下詔讓公卿决定行不行，大多聽從顔師古的説法，但封禪最終没有進行。顔師古不久遷任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跟隨太宗東巡，途中生病逝世，享年六十五歲，謚號戴。有集六十卷。他所注的《漢書》及《急就章》，在世上廣爲流傳。永徽三年，顔師古的兒子顔揚庭任符璽郎，又上表進獻顔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卷，高宗下詔交付秘書閣，并賜顔揚庭帛五十匹。

顔相時

師古弟相時，亦有學業。武德中，與房玄齡等爲秦府學士。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有諍

顔師古的弟弟顔相時，也有學問。武德年間，與房玄齡等人做秦府學士。貞觀年間，多次遷任爲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有直言敢諫的品

臣之風。尋轉禮部侍郎。相時羸瘠多疾病，太宗常使賜以醫藥。性仁友，及師古卒，不勝哀慕而卒。

格。不久轉任禮部侍郎。顏相時體弱多病，太宗常派使者賜給醫藥。性情仁慈友愛，等顏師古去世，他過度悲哀也去世了。

顏遊秦

師古叔父遊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俄拜鄆州刺史，卒官。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爲學者所稱，後師古注《漢書》，亦多取其義耳。

顏師古的叔父顏遊秦，武德初年多次遷任做了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當時劉黑闥剛剛平定，世人大多強悍缺少禮教，風俗不太安定，顏遊秦撫恤境內百姓，使禮讓的風氣大行於世。鄉里的民歌唱道："廉州有個顏遊秦，有着莊、老的品行。愛護百姓如同幼子，愛護草木不濫殺生。"高祖下璽書慰勞勉勵他。不久授任鄆州刺史，死在官任上。撰有《漢書決疑》十二卷，很受學者稱道，後來顏師古注《漢書》，也從中吸收了很多思想。

令狐德棻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隋鴻臚少卿熙之子也。先居燉煌，代爲河西右族。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是隋鴻臚少卿令狐熙的兒子。起先住在燉煌，世代爲河西的大族。

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大業末爲藥城長，以世亂不就職。及義旗建，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宫，自稱總管，以德棻爲記室參軍。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元年，轉起居舍人，甚見親待。五年，遷秘書丞，與侍中陳叔達等受詔撰《藝文類聚》。高祖問德棻曰："比者，丈夫冠、婦人髻競爲高大，何也？"對曰："在人之身，冠爲上飾，所以古人方諸君上。昔東晉之末，君弱臣強，江左士女，皆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後，君德尊嚴，衣服之製，俄亦變改。此即近事之徵。"高祖然之。

令狐德棻精通文史，很早就已聞名。大業末年授藥城長，因世道混亂沒有就職。等到高祖起兵，淮安王李神通占據太平宫，自稱爲總管，任令狐德棻爲記室參軍。高祖入關，引用他爲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元年，轉任起居舍人，高祖十分信任他。五年，升任秘書丞，和侍中陳叔達等人接受詔書撰寫《藝文類聚》。高祖問令狐德棻道："近來，男人的帽子、女人的髮髻做得一個比一個高大，這是什麽緣故？"回答說："在人的身上，帽子是最重要的裝飾，所以古人把它看得像君主一樣重要。從前東晉末年，君主衰弱臣子強橫，江左士女都是上衣小而裙子大。到宋武帝即位以後，君主的尊嚴增強，衣服的款式，很快也就有了改變。這也衹是近代纔有的特徵。"高祖認爲說得對。

時承喪亂之餘，經籍亡逸，德棻奏請購募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書，令繕寫。數年間群書略備。德棻嘗從容言於高祖曰："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

當時正當死喪禍亂之後，古書散失，令狐德棻上奏請求收購徵集散失的古書，多給錢帛，增設楷書，讓親筆繕寫。幾年之間各類書籍基本齊全。令狐德棻曾從容地對高祖說："我看到近代以來，大多沒有正史，梁、陳及齊，還有典籍。到了周、隋遭到大業時期的戰亂，遺失很多，而

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并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如臣愚見，并請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詔曰：

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伏犧以降，周、秦斯及，兩漢傳緒，三國受命，迄于晋、宋，載籍備焉。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隋禪代，歷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綿歷歲祀，各殊徽號，删定禮儀。至於發迹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於時。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凉已積，謡俗遷訛，餘烈遺風，倏焉將墜。朕握圖馭宇，長世字人，方立典謨，永垂憲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良直。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周史，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顔師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徵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務加詳核，博采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

瑀等受詔，歷數年，竟不能就而罷。

貞觀三年，太宗復敕修撰，乃令

今耳聞目睹的還在，尚有可憑的證據，如果再過十幾年後，恐怕事迹要湮没了。陛下既然接受了隋的帝位，又繼承了周的曆數，祖上的功業，都在周代。如果没有留下文史，怎能告誡今古？以我的意見，請一起編纂。”高祖同意他的奏請，下詔説：

司典記録言論，史官記録史實，考查論證得失，推求極盡變通，所以以大義來裁定分類，懲惡勸善，認識前古，告誡將來。從伏犧以來，周、秦相繼，兩漢承襲，三國受命，直到晋、宋，記載齊備。自有魏南遷，乘機承運，周、隋禪代，歷世相承，梁氏稱國，占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皇宗，無不自定曆法，沿續祭祀，各立稱號，删定禮儀。至於立功揚名開創基業，承接皇位改朝换代，精明的謀略清明的政治，有名的大臣傑出的人士，創立學説建功立業，這時不斷涌現。然而史書没有編纂，紀傳十分缺乏，寒暑經歷已久，謡俗變遷訛傳，烈士遺風，很快就將失落。朕統轄天下，長期撫育人民，正要修撰典籍，永遠作爲法則。想到那些史實的湮没散落，確實感到可惜，如今有心加以編撰，還得依靠善良正直的臣子。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周史，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顔師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徵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一定要仔細核實，博采舊聞，盡力做到不需刊正，要秉筆直書不要隱瞞。

蕭瑀等人接受詔書，經過數年，終於没有完成而作罷。

貞觀三年，太宗又下敕叫修撰史書，於是叫

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秘書監魏徵修隋史，與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諸代史。衆議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爲詳備，遂不復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武德已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六年，累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賜爵彭陽男。十年，以修周史賜絹四百匹。十一年，修《新禮》成，進爵爲子。又以撰《氏族志》成，賜帛二百匹。十五年，轉太子右庶子，承乾敗，隨例除名。十八年，起爲雅州刺史，以公事免。尋有詔改撰《晋書》，房玄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爲首，其體制多取决焉。書成，除秘書少監。

令狐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秘書監魏徵修隋史，并與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總監各代史。衆人議論認爲魏史既有魏收、魏澹兩家，已很詳備，就不再重修。令狐德棻又上奏引薦殿中侍御史崔仁師協助修周史，令狐德棻仍主持編彙梁、陳、齊、隋諸史。武德以來發起修撰之風，是從令狐德棻開始的。六年，多次遷任爲禮部侍郎兼修國史，賜爵彭陽男。十年，因修周史賜絹四百匹。十一年，修《新禮》完成，進爵爲子。又因撰修《氏族志》完成，賜帛二百匹。十五年，轉任太子右庶子，李承乾失敗，依例除名。十八年，起用爲雅州刺史，因公事免職。不久有詔改撰《晋書》，房玄齡奏請令狐德棻參預修撰，當時同修的共十八人，一起推令狐德棻爲首，體例大多由他决定。《晋書》修成，授任秘書少監。

永徽元年，又受詔撰定律令，復爲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及《五代史志》。尋遷太常卿，兼弘文館學士。

永徽元年，又接受詔書撰寫修定律令，重任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及《五代史志》。不久遷任太常卿，兼弘文館學士。

時高宗初嗣位，留心政道，嘗召宰臣及弘文館學士於中華殿而問曰："何者爲王道、霸道？又孰爲先後？"德棻對曰："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術，漢則雜而行之；魏、晋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爲最，而行之爲難。"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爲要？"德棻對曰："古者爲政，清其心，簡其事，以此爲本。當今天下無虞，年穀豐稔，薄賦斂，少征役，此乃合於古道。爲政之要道，莫過於此。"高宗曰："政道莫尚於無爲也。"又問曰："禹、湯何以興？桀、紂何以亡？"德棻對曰："《傳》稱：'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

當時高宗剛繼位，留心治國的方法，曾在中華殿召見宰臣及弘文館學士問道："什麽是王道、霸道？又哪個在先哪個在後？"令狐德棻答道："王道用德，霸道用刑。從三王以上，都實行王道；衹有秦任用霸術，漢代則王道、霸道混雜使用；魏、晋以後，王道、霸道都失掉了。如果想要實行，王道最好，但實行起來比較困難。"高宗問道："今天所推行的，哪種政事最緊要？"令狐德棻答道："古時治國，要使心底純净，要使政務簡化，以此爲本。現在天下没有危險，五穀豐登，减輕賦税、减少征役，這就合乎古道。爲政的要道，莫過於此。"高宗説："爲政之道没有比無爲更好的了。"又問道："夏禹、商湯爲何能興盛？夏桀、商紂爲何會滅亡？"令狐德棻答道："《傳》稱：'夏禹、商湯歸罪於自己，因而勃然興起；夏桀、商紂歸罪於别人，因而迅速滅亡。'

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於妺喜、妲己，誅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是其所以亡也。”高宗甚悦，既罷，各賜以繒綵。

這兩位君主受妺喜、妲己的迷惑，誅殺進諫之人，製造炮烙刑罰，是他們滅亡的原因。”高宗非常高興，召見完畢，分别賜給繒綵。

四年，遷國子祭酒，以修貞觀十三年以後實録功，賜物四百段，兼授崇賢館學士。尋又撰《高宗實録》三十卷，進爵爲公。龍朔二年，表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禄大夫。乾封元年，卒于家，年八十四，謚曰憲。德棻暮年尤勤於著述，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預。

四年，遷任國子祭酒，因修撰貞觀十三年以後實録的功勞，賜物四百段，兼授崇賢館學士。不久又撰成《高宗實録》三十卷，進爵爲公。龍朔二年，上表請求退休，允許，并加金紫光禄大夫。乾封元年，在家中逝世，終年八十四歲，謚號憲。令狐德棻晚年尤其勤於著述，國家凡有修撰的事情，没有不參預的。

自武德已後，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前後修撰國史，頗爲當時所稱。

從武德以後，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先後修撰國史，很受當時人的稱贊。

鄧世隆

鄧世隆者，相州人也。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守河陽，引世隆爲賓客，大見親遇。及太宗攻洛陽，遣書諭太，世隆爲復書，言辭不遜。洛陽平後，世隆懼罪，變姓名，自號隱玄先生，竄於白鹿山。貞觀初，徵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顗、庾安禮、敬播等俱爲修史學士。世隆負宿罪，猶不自安。太宗聞之，遣房玄齡諭之曰：“爾爲王太作書，誠合重罪，但各爲其主，於朕豈有惡哉？朕今爲天子，何能追責匹夫之過，爾宜坦然，勿懷危懼也。”擢授著作佐郎，歷衛尉丞。

鄧世隆，是相州人。大業末年，王世充哥哥的兒子王太駐守河陽，讓鄧世隆做賓客，很受重用。到太宗攻打洛陽，致書曉諭王太，鄧世隆代爲回書，言辭上很不禮貌。洛陽平定後，鄧世隆畏罪，改名换姓，自號隱玄先生，流竄進白鹿山裏。貞觀初年，徵入朝任國子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顗、庾安禮、敬播等人都爲修史學士。鄧世隆身上背負着從前的罪過，依然不能安下心來。太宗聽説後，派房玄齡告訴他説：“你代王太作書，確實該算重罪，但各爲其主，難道真對朕有什麽惡意？朕如今身爲天子，怎能追究匹夫之過，你應坦然，不要害怕。”升任爲著作佐郎，歷任衛尉丞。

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櫛風沐雨，不暇於詩書。暨于嗣業，進引忠良，鋭精思政。數年之後，道致隆平，遂於聽覽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懷，時有構屬，天才宏麗，興托玄遠。貞觀十三年，世隆上疏請編録御集，太宗竟不許之。世隆又采隋代舊事，撰爲《東都記》三十卷。遷著作郎。尋卒。

起初，太宗以武功平定海内，櫛風沐雨，没有時間作詩讀書。等到繼位，引進忠良，精心治理國政。幾年之後，國家興盛太平，於是在處理國事的空暇，留意文史。記叙事情暢言懷抱，時常有著述，才思宏大，立意高遠。貞觀十三年，鄧世隆上疏請求編録太宗御集，太宗没有同意。鄧世隆又采集隋代舊事，撰成《東都記》三十卷。遷任著作郎。不久去世。

顧胤

顧胤者，蘇州吴人也。祖越，陳給事黄門侍郎。父覽，隋秘書學士。

顧胤，是蘇州吴人。祖父顧越，任陳給事黄門侍郎。父親顧覽，任隋秘書學士。

胤永徽中歷遷起居郎，兼修國史。撰《太宗實録》二十卷成，以功加朝散大夫，授弘文館學士。以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成，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賜帛五百段。龍朔三年，遷司文郎中。尋卒。胤又撰《漢書古今集》二十卷，行於代。

顧胤在永徽年間幾次遷官任起居郎，兼修國史。撰成《太宗實録》二十卷，因功加朝散大夫，授弘文館學士。因修成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賜帛五百段。龍朔三年，遷任司文郎中。不久去世。顧胤還撰有《漢書古今集》二十卷，流行於世。

子琮，長安中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兒子顧琮，長安年間任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李延壽

李延壽者，本隴西著姓，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嘗受詔與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又預撰《晋書》，尋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延壽嘗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表上之，歷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尋卒。調露中，高宗嘗觀其所撰《政典》，嘆美久之，令藏于秘閣，賜其家帛五十段。延壽又嘗删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等八代史，謂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頗行於代。

李延壽，本是隴西的大姓，世代居住在相州。貞觀年間，多次補授爲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曾受詔與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又參預撰修《晋書》，不久轉任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李延壽曾撰修《太宗政典》三十卷上表進獻，歷遷爲符璽郎兼修國史。不久去世。調露年間，高宗曾讀他所撰寫的《政典》，嘆賞了很久，叫收藏在秘閣，賜他家帛五十段。李延壽又曾删除增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等八代史，稱爲《南史》、《北史》，共一百八十卷，頗爲流行。

李仁實

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嘗著《格論》三卷、《通曆》八卷、《戎州記》，并行於時。

李仁實，是魏州頓丘人。官做到左史。曾著有《格論》三卷、《通曆》八卷、《戎州記》，都在當時很流行。

孔穎達

孔穎達，字冲遠，冀州衡水人也。祖碩，後魏南臺丞。父安，齊青州法曹參軍。

孔穎達，字冲遠，是冀州衡水人。祖父孔碩，任後魏南臺丞。父親孔安，任齊青州法曹參軍。

穎達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尤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曆，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内，穎達造其門，焯初不之禮，穎達請質疑

孔穎達八歲開始學習，每天誦讀很多詩書。長大以後，特别通曉《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并且善於算術曆法，懂得作文章。同郡人劉焯在海内享有盛名，孔穎達登門拜見，劉焯起初對他不禮貌，孔穎達

滯，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穎達固辭歸，焯固留，不可。還家，以教授爲務。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時煬帝徵諸郡儒官集于東都，令國子秘書學士與之論難，穎達爲最。時穎達少年，而先輩宿儒耻爲之屈，潛遣刺客圖之，禮部尚書楊玄感舍之於家，由是獲免。補太學助教。屬隋亂，避地於武牢。太宗平王世充，引爲秦府文學館學士。武德九年，擢授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

時太宗初即位，留心庶政，穎達數進忠言，益見親待。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内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

六年，累除國子司業。歲餘，遷太子右庶子，仍兼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皆從穎達之說。又與魏徵撰成《隋史》，加位散騎常侍。十一年，又與朝賢修定《五禮》，所有疑滯，咸諮决之。書成，進爵爲子，賜物三百段。庶人承乾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之道，學者稱之。太宗以穎達在東宫數有匡諫，與左庶子于志寧各賜黄金一斤、

請求他解答疑問，問的問題大多超出了表面意思，劉焯於是改變態度對他十分尊敬。孔穎達要辭别回家，劉焯一再挽留，没有留住。回家以後，以教書爲業。隋大業初年，考明經科得高等，授河内郡博士。當時煬帝徵召諸郡儒官會集到東都，叫國子秘書學士和他們討論學問難點，孔穎達回答得最好。當時孔穎達很年輕，那些前輩宿儒不甘心敗在他手下，暗中派刺客要刺殺他，禮部尚書楊玄感留他住在家裏，由此得以避免。補爲太學助教。正逢隋末戰亂，避難到武牢。太宗平定王世充，被引薦爲秦府文學館學士。武德九年，升任國子博士。貞觀初年，封曲阜縣男，轉任給事中。

這時太宗剛即位，關心政務，孔穎達多次進獻忠言，更加被親近優待。太宗曾問道："《論語》説：'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是什麼意思?"孔穎達答道："聖人教育人，要使人謙讓。自己雖有能耐，不驕傲自大，仍然向没有能耐的人請教他們有能耐的地方。自己本領雖多，還感到不足，仍然向本領少的人請教。自己雖然有了，好像還没有。自己雖然已充實，好像仍空虛。不但平民百姓要這樣，帝王的品德，也應當如此。帝王雖然内含神明，外表仍須沉默，使人感到深不可測，無法度量。《易經》上説：'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如果身居至尊的高位，炫耀自己的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那上下之情就相隔閡，君臣之道就相乖離，自古以來國家的滅亡，没有一個不由於這個原因。"太宗認爲回答得很好。

六年，多次授職後任國子司業。一年以後，升任太子右庶子，仍兼國子司業。和諸儒討論曆法及明堂，都依從孔穎達的説法。又和魏徵撰寫完成《隋史》，加位散騎常侍。十一年，又和朝廷賢良之人修定《五禮》，所有疑問，都向他詢問决定。書修成後，進爵爲子，賜物三百段。庶人李承乾叫他撰修《孝經義疏》，孔穎達根據原文闡發新意，進一步提倡規勸諷諫的風尚，得到學者的稱道。太宗因孔穎達在東宫多次輔助進諫，與左庶子于志寧各賜黄金一斤、絹百匹。十

絹百匹。十二年，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宫。十四年，太宗幸國學觀釋奠，命穎達講《孝經》，既畢，穎達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後承乾不循法度，穎達每犯顔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曰："太子成長，何宜屢致面折?"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逾切，承乾不能納。

先是，與顔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説，符聖人之幽旨，實爲不朽。"付國子監施行，賜穎達物三百段。時又有太學博士馬嘉運駁穎達所撰《正義》，詔更令詳定，功竟未就。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十八年，圖形於凌煙閣，贊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開，掞辭飆起。"二十二年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謚曰憲。

司馬才章

司馬才章者，魏州貴鄉人也。父烜，博涉《五經》，善緯候。

才章少傳其業。隋末爲郡博士。貞觀六年，左僕射房玄齡薦之，屢蒙召問，擢授國子助教，論議該洽，學者稱之。

王恭

王恭者，滑州白馬人也。少篤學，博涉《六經》。每於鄉閭教授，弟子自遠方至數百人。貞觀初，徵拜太學博士。其所講《三禮》，皆别立義證，甚爲精博。蓋文懿、文達等皆當時大儒，罕所推借，每講《三禮》，皆遍舉先達義，而亦暢恭所説。

馬嘉運

馬嘉運者，魏州繁水人也。少出家爲沙門，明於《三論》。後更還

二年，拜國子祭酒，仍在東宫侍講。十四年，太宗臨幸國學觀看祭奠，叫孔穎達講《孝經》，講完以後，孔穎達進呈《釋奠頌》，皇上親筆下詔誇獎贊美。後來李承乾不遵法度，孔穎達經常敢於直言進諫。李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對他説："太子已經成人，怎能屢次當面斥責?"孔穎達回答説："我蒙受國家的厚恩，死也没有怨恨。"諍諫更加懇切，李承乾不能采納。

在這以前，與顔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詔寫定《五經》義訓，共計一百八十卷，名叫《五經正義》。太宗下詔説："卿等廣泛綜合古今，義理詳備，考定以前儒家的異説，符合聖人的本意，的確是不朽之作。"交付國子監施行，賜孔穎達物三百段。當時又有太學博士馬嘉運反駁孔穎達所撰寫的《正義》，下詔再令審定，最終還是没有完成。十七年，因年老退休。十八年，在凌煙閣爲他畫像，贊道："道德的光輝普照人間，高尚的風範傳遍鄉里。精深的義理霞光四射，華麗的文采噴勃而出。"二十二年去世，陪葬昭陵。追贈太常卿，謚號憲。

司馬才章，是魏州貴鄉人。父親司馬烜，博覽《五經》，善於讖緯之學。

司馬才章少時得到家傳。隋朝末年任郡博士。貞觀六年，左僕射房玄齡推薦他，多次蒙受皇上召見咨詢，升任國子助教，議論恰當，受到學者的稱贊。

王恭，是滑州白馬人。年輕時專心好學，博覽《六經》。每次在鄉里講授學問，弟子從遠方來的有幾百人。貞觀初年，徵拜太學博士。他所講授的《三禮》，都另外做了疏義論證，極其精博。蓋文懿、蓋文達等人都是當時的大儒，很少推重别人，每次講解《三禮》，都列舉前人的解釋，也暢言王恭的講説。

馬嘉運，是魏州繁水人。從小出家爲僧，通曉《三論》。後來還俗，專精儒學，尤其擅長

俗，專精儒業，尤善論難。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閤祭酒；頃之罷歸，隱居白鹿山。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預修《文思博要》。嘉運以穎達所撰《正義》頗多繁雜，每掎摭之，諸儒亦稱爲允當。高宗居春宫，引爲崇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暐侍講殿中，甚蒙禮異。十九年，遷國子博士卒。

辯論詰難。貞觀初年，多次授任越王東閤祭酒；不久免職回來，隱居白鹿山。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參預撰修《文思博要》。馬嘉運認爲孔穎達所撰《五經正義》太繁雜，時常指責，諸儒也都認爲説得恰當。高宗爲太子時，引入任崇賢館學士，多次與洗馬秦暐侍講殿中，很受優待。十九年，升任國子博士逝世。

史臣曰：唐德勃興，英儒間出，佐命協力，實有其人。薛收左右厥猷，經謀雅道，不幸短命，殲我良士，上言"恨不圖形，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才可知矣。元敬藻翰明敏，而畏權勢，竟不狎房、杜，深沉至慎，不亦優哉！元超藉父風望，弼亮宏略，諒非其罪，而再遷流，及登大任，益有嘉謀，汲引多才，以隆弘納，其感恩之重，時共聞諸，有始有卒，其殆庶幾乎！稷出自名家，涉于大用，及自貽謀釁，如貞亮何？姚思廉篤學寡欲，受漢史於家尊，果執明義，臨大節而不可奪，及筆削成書，箴規翊聖，言其命世，亦當仁乎！師古家籍儒風，該博經義，至于詳注史策，探測典禮，清明在躬，天有才格。然而三黜之負，竟在時譏，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令狐德棻貞度應時，待問平直，徵舊史，修新禮，以暢國風，辨治亂，談王霸，以資帝業，"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其斯之謂歟！鄧世隆國史時譽，固有諒直，其復書不遜，何不知之甚也，上疏請編御集，其弼直乎！顧胤清芬，可觀彝範，積善餘慶，其有子哉！李延壽研考史學，修撰删補，克成大典，方之班、馬，何代無人。仁實捃摭，抑又次焉。孔穎達風格高爽，幼

史臣曰：唐朝德政大興，人才輩出，輔佐朝政同心協力，確實有這樣的人。薛收左右謀劃，精心的謀略忠誠的品格，不幸短命，失去了良臣，皇上説"悔恨没有早畫下他的像，如果還在，朕當命他任中書令"，他的才能就可想而知了。薛元敬文辭簡明敏捷，但畏懼權勢，竟不交結房、杜，深沉謹慎，不也很好嗎！薛元超依靠父親獲得名望，輔佐皇上宏才大略，想來并不是他的罪過，而再遭流放，等到擔任重要職務，更有良謀，吸引人才，以提倡廣泛接納，他感恩圖報的迫切心情，當時人們耳聞目睹，有始有終，他是個賢才啊！薛稷出身名門，得到重用，到自身遭受災禍，難道就忠貞亮節了嗎？姚思廉勤學寡欲，從父親那裏學習漢史，果真領悟精髓，面臨危難不改變志向，至於修纂史書，規諫輔佐皇上，説到他顯著的聲望，也是不愧爲仁義之士呀！顔師古家傳儒風，精通經義，至於解釋史書，探討典禮，思路清明，天生有才志。然而遭到三次貶黜，竟被當時人們譏諷，孔子説"才子遭難"，不是這樣嗎？令狐德棻隨時自律，好學正直，核實舊史，設立新禮，來改善國家的風尚；分析治亂，談論霸業，來輔佐帝業，"皇帝英明，大臣賢良"，説的就是這樣吧！鄧世隆修訂國史受到贊譽，本來就誠實正直，他覆信那樣不恭，不知他爲何那麽不明智！上疏請編皇帝御集，他輔佐很坦率呀！顧胤德行高潔，典範可觀，積德行善恩及子孫，所以會有兒子！李延壽研究考證史學，修撰删補，終成大典，比之班固、司馬遷，真是每一代都有人才。李仁實的拾

而有聞，探賾明敏，辨析應對，天有通才。人道惡盈，必有毀訐，及《正義》炳焕，乃異人也，雖其掎摭，亦何損於明。司馬才章藉時崇儒，明核致業。王恭弘闡聲教，禮學研詳。馬嘉運達識自通，克成典雅。并符才用，潤色丹青，其掎摭繁雜，蓋求備者也！

贊曰：河東三鳳，俱瑞黄圖。棻爲良史，穎實名儒。解經不窮，希顔之徒。登瀛入館，不其盛乎！

取摘録，則又次一等了。孔穎達風格高爽，年幼出名，探索奥秘聰明機敏，辨析應對，是天生的全才。他遇到人間的惡事，必然斥責，等到寫成光照千古的《正義》時，真不是尋常的人了，雖受指摘，也無損於他的形象。司馬才章憑藉當時崇儒，以明辨真僞成就事業。王恭弘揚教化，鑽研禮學。馬嘉運富有學識無師自通，終成名家。全都符於才用，可潤色史册，指摘繁雜，是爲了求其完備啊！

贊曰：河東三鳳，都是國家的吉祥之兆。令狐德棻堪爲良史，孔穎達確是名儒。終身講解經典，應首推顔師古這樣的人。登瀛州而入文學館，不也是盛事嗎！

舊唐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劉洎　馬周　崔仁師（孫）湜（湜弟）液（液子）論（液弟）滌

劉洎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也。隋末，仕蕭銑爲黄門侍郎。銑令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遂以所得城歸國，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

貞觀七年，累拜給事中，封清苑縣男。十五年，轉治書侍御史，上疏曰：

尚書萬機，實爲政本，伏尋此選，受授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敕稽停，文案壅滯，臣誠雖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左丞戴胄、右丞魏徵，并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并爲勛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僚，未循公道，雖欲自强，先懼囂謗。所以郎中抑奪，唯事諮稟；尚書依違，不得斷决。或憚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

劉洎，字思道，是荊州江陵人。隋朝末年，做官任蕭銑的黄門侍郎。蕭銑派他去占領嶺表，得到五十多座城，尚未返回而蕭銑就失敗了，於是以所得到的城歸順國家，被授任南康州都督府長史。

貞觀七年，多次升遷後任給事中，封清苑縣男。十五年，轉任治書侍御史，上疏章説：

尚書省日理萬機，實在是處理國家政務的重要部門，尋求合適的人選，授任官職確實是不容易。通常都將八座官員比作文昌星，左、右二丞比作鎖上的管、車上的轄，及至曹郎各職，都與上天的衆星宿相對應，如果不稱職的話，强居其位就要引起非議。看到近來尚書省的詔敕拖延停留，各種公文壅積滯留在案桌上，臣雖然是個平庸低劣的人，請允許談談其根源。在貞觀初年，未設尚書令左右僕射的官職，那時尚書省的事務極爲繁雜，比現在多一倍。左丞戴胄、右丞魏徵，都精通官吏的管理辦法，他們性情平和剛直，凡遇到應該彈劾檢舉的事，没有一件迴避的。陛下又施予恩惠與慈愛，各種事情井然有序，各司都不懈怠，這是任人得當的緣故。到杜正倫續任右丞，也很能勉勵下屬。近來法度有些廢弛，都是因爲功臣國戚占據了重要官位，才能不能勝任其職，彼此又依仗功勛權勢互相傾軋。凡在職的官員，

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爲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爲奉公，莫論當否。遞相姑息，唯務彌縫。且選賢授能，非材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勳，但優其禮秩，或年高耄及，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致之以閑逸。久妨賢路，殊爲不可。將救兹弊，且宜精簡四員，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綱維略舉，亦當矯正趨競，豈唯息其稽滯哉！

不遵循國家的法律準則，雖然也想奮發努力，但先害怕讒毀譏謗。所以事情都由郎中定奪，衹有遇到問題纔向上咨問稟承；尚書又模棱兩可，不能果斷決定。有的彈劾上奏，故意拖延，案件的事理已經全部知道，仍然向下詢問。下去没有期限，回來又不責備他們的遲延，公文一經出手，就歷時一年半載。有的事情爲了迎合上面的心意就不按實際情况辦理，有的事情爲了迴避嫌疑就壓制正當的理由。辦案官員衹要把案子辦完就當事情了結，不追究對與不對；尚書把逢迎獻媚當作守法奉公，不過問是否恰當。互相無原則的寬容，惟一辦的是掩蓋做事的不當與失誤。况且選賢授能，没有才能就不能舉任，天上的官職由人來代理，怎麽可以隨便授與。至於皇室至親和開國功臣，衹適宜在禮儀俸禄上優厚，有的年高八十，有的久病神智不清，既然無益於現時，就應該讓他們安逸地休息。長期妨礙進賢的道路，很不應該。要消除這些弊病，就應該精心選拔尚書省的四名官員，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果一并有得當的人來擔任，國家的法紀自然就會得以施行，也當然會矯正小人趨相競争的風氣，難道衹是改變詔敕拖延停留的現象嗎！

書奏未幾，拜尚書右丞。十三年，遷黄門侍郎。十七年，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尋除散騎常侍。

上書没有多長時間，授任尚書右丞。十三年，遷任黄門侍郎。十七年，加授銀青光禄大夫，不久授任散騎常侍。

洎性疏峻敢言。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已上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群臣，或乘酒争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床，罪當死，請付法。"帝笑而言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尋攝黄門侍郎，加上護軍。

劉洎性格粗疏耿直敢於説話。太宗擅長王羲之的書法，尤其善於飛白書體，曾在玄武門宴請三品以上的官員，皇帝提筆書寫飛白字賜給群臣，有人乘酒性從皇帝手中争得，劉洎登上御座拉開皇帝的手奪得。衆臣都奏説："劉洎登上御座，論罪當死，請求交付法官。"皇帝笑着説："早先聽説班婕妤辭輦，現今見到劉常侍登床。"不久代理黄門侍郎，加授上護軍。

太宗善持論，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洎上書諫曰：

太宗善於議論，每次和公卿談論古道，必然要反復詰問責難。劉洎上書諫勸説：

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絶。是知

帝王和凡庶，聖哲和庸愚，上下懸殊，所持的觀點絶不相通。由此可知拿至愚而對

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顔，凝旒以聽其言，虚襟以納其説，猶恐群下未敢對揚。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内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玆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强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虚説。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玆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緗圖，淡焉自怡，固萬壽於南岳，齊百姓於東户，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

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然想使自己占上風，是不可能實現的。陛下降下恩寵的旨意，給予慈祥的臉色，態度認真地聽取别人的言論，虚心地采納别人的意見，尚且擔心臣下不敢當面對答。何况陛下啓動神機，馳騁聖辯，修飾言辭來駁斥别人的理由，援引古義來否定别人的意見，想叫臣下憑藉什麽來回答呢？臣聽説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子稱善辯的人看上去好像語言遲鈍，莊子稱深刻的道理不須用文采修飾，這都是不希望繁瑣的做法。齊桓公讀書，輪扁私下譏笑；漢武帝崇尚古道尊崇儒學，汲黯提意見譏諷，這也是不希望煩勞。况且多記則勞損心力，多語則勞損氣力，内傷心氣，外勞形神，開始不能覺察，將來一定受損害。應該爲國家愛惜自己，豈能爲興趣自我損傷呢？我私下認爲今天的太平盛世，都是陛下身體力行的結果，要想長久，不能依靠言辭通達善辯。祇能忘掉那些愛好和厭惡，謹慎進行這方面的取捨，每件事都力求樸實，不要否定無尚的公正，像貞觀初年就行了。至於像秦始皇善於强辯，自傲而失去人心；魏文帝富於辯才，説空話失去衆望。這是有口才而善辯的損害，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了。希望省去這類雄辯，修養最高的節操和正氣，省略那些古代的書籍，抑制自己的興趣愛好，保持長壽像南山一樣，治理國家像東户時代的太平盛世，那麽天下就幸運了，皇恩就遍及各處了。

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玆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虚懷以改。"

太宗親筆寫詔書答覆説："不思慮不可以治理國家，不説話不可以闡述謀略。近來我的一些談論，已經造成繁劇過度。輕物驕人，恐怕由此産生。形神心氣，不能如此過分煩勞。如今聽到正直的言論，一定虚心改正。"

時皇太子初立，洎以爲宜尊賢重道，上書曰：

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申下交之義。

當時皇太子剛確立，劉洎認爲應該尊敬賢人重視德行，於是上書説：

臣聽説郊迎四方，太子以此而培養德行；齒學三讓，太子由此成爲正宗。這都是委屈君主禮節上的尊嚴，顯示與臣民交往的

故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兹道，永固鴻基者焉。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於始，將悔於終。是以晁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教。竊惟皇太子孝友仁義，明允篤誠，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藝宫論道，宜弘於四術。雖春秋鼎盛，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墮業興譏，取適宴安，方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思廣離明，願聞徑術，不敢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睿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序，九圍清晏。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后。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即寓雕蟲。綜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擒玉字於仙札，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階於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静處，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歷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群官，降以温顔，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里閭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聽覽。陛下自好如此，而令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

仁義。這樣做能够使民間百姓的議論都能上達，聖聽四通八達，不出居室，坐在宫中就知道天下的事情。完全遵循這種做法，就能永固帝王大業。太子，是宗廟的後嗣，行爲的善惡，關係到國家的興亡，如果開始不努力，最終將會後悔。因此晁錯上書，要求太子先通曉政術；賈誼獻策，要求務必先知禮教。臣私下認爲太子孝友仁義，忠厚老實，都出自天生的資質，無須煩勞教諭，固然天下百姓仰慕他的德行，連飛鳥游魚都向往他的風節。然而問寢視膳的禮節，已經表現在每天的三次朝見之中；在藝宫論道，應該博通詩書禮樂四門學問。雖然年華正茂，修身有所進展，實在擔心歲月易逝，事業墮毁譏諷由此産生，貪圖安逸，正是從這裏開始。臣愚昧淺陋，有幸加入侍從的行列，希望擴展太子的明智，意見能够被聽取，不敢拐彎抹角陳述舊事，懇求用聖德來説明。陛下天生聖智承受天命，登上帝位歷經考驗。多才多藝，德行顯著於匡救時弊；文昌武盛，功業成就在繼承前輩的志向。萬方歸順，天下清平安定。雖然天下太平仍不放棄，一天比一天謹慎，探求古代傑出的治國策略，爲當代政務費盡心思。深夜讀書，事迹高過漢光武帝；在戰馬上閲讀，勤奮超過魏武帝。陛下如此自强不息，却讓太子悠閑游樂荒廢歲月，不學習圖書典籍，這是臣所不理解的第一點。加上陛下暫時放下政務，就把心思寄托在文章上。構思合於天文，就如長河掩映；法書寫於仙札，就像霞光彩雲。實在使萬代藝文輕若錙銖，而領先於百世帝王。相比之下屈原、宋玉的詞賦够不上升堂，鍾繇、張芝的字迹哪能算入室。陛下這樣自尊自愛，而太子却悠然閑居，不用功於文章書法，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二點。陛下兼有衆人的長處，獨秀於天下第一，仍然隱藏聖智，不耻下問於普通人。聽朝的空閑，還要接見百官，態度温和，向他們詢問古今治國的道理。所以能够知道朝廷政令的正確與

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晨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踪；晚接賓游，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光，群生之福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暫還東宮，拜謁既疏，且事欣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寀無由以進言，雖有具僚，竟將何補？伏願俯循前躅，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儲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

否，百姓心中的好惡，凡事無論大小，都能關心過問。陛下自己辦事如此謙遜謹慎，而令太子長久進宮侍奉，不去接觸賢德的人，這是臣不理解的第三點。陛下如果認爲没有益處，那麽自己何必勞神去做這些事；如果認爲有好處，那麽就應該申明留給子孫作榜樣。輕視此事不急於去做，看不出這種做法是正確的。希望推廣聖上的榜樣，用來教導太子，傳授給他好的書籍，讓他和賢德的人來往。早上閱讀經史典籍，察看前代的成敗；晚上接待賓客，詢問當代政事的得失。空閑時寫書信，繼而寫文章，那麽就能每天聽到從未聽到的事，每天看到從未看到的東西。太子的德行會更加光大，這是天下百姓的福氣。古時的太子，上朝問安後而退下，以此表示非常尊敬父王；住在别的宫殿之中，以此避免嫌疑。如今太子進入陛下的寢宫侍奉，動不動就是十天一月，太師太傅以下，無法得到接見。假使太子侍奉有空閑的時候，暫時回到東宫，臣下去拜見的機會已經稀少，且祇能應付公事，規諫之事，自然無暇顧及。陛下不能親自教誨，宫廷僚屬没有機會進言，雖然東宫各種職官齊備，那麽又有什麽用處？希望遵循前人的經驗，稍微抑制那些次要的事情，擴大長遠的規劃，發展師友的作用。那麽太子的美德能够盛大，帝業能够擴展，所有的百姓，誰不慶幸有所依靠。

自此敕泊令與岑文本同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太宗嘗怒苑西守監穆裕，命於朝堂斬之，皇太子遽進諫。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自朕臨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諫，昔者因染以成性，固有今日之諫耳。"

從此以後敕令劉洎和岑文本同馬周按日輪流前往東宫，和皇太子談論。太宗曾怒斥苑西守監穆裕，命在朝堂之上斬殺他，皇太子立即進諫。太宗對司徒長孫無忌説："人與人相處日久，自然互相感染傳習。自從朕統治天下，虚心正直，就有魏徵早晚進諫。自魏徵死後，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人繼承了這一做法。皇太子幼年在朕膝前，常常見到朕真心樂於納諫，早年因受感染而養成習性，所以有今日的進諫啊。"

十八年，遷侍中。太宗嘗謂侍臣

十八年，升任侍中。太宗曾經對侍臣説：

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己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人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慚退，恐非獎進言者之路。"太宗曰："卿言是也，當爲卿改之。"

"臣下對於君王，大多是順承旨意而不違逆，用甜言蜜語來取得皇上的歡心。朕現在發問，要聽一聽自己的過失，卿等必須説朕的過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都説："陛下聖明教化達到天下太平，臣等沒發現陛下有什麼過失。"劉洎答道："陛下的教化超越萬古，確實如長孫無忌等所説的。然而近來遞上書疏的人有不合旨意的，有時當面追問不捨，這些人沒有不感到慚愧而退下的，恐怕這不是獎勵進言的辦法。"太宗説："卿説得對，朕定當爲卿改正。"

太宗征遼，令洎與高士廉、馬周留輔皇太子定州監國，仍兼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太宗謂洎曰："我今遠征，使卿輔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機，所寄尤重，卿宜深識我意。"洎進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愆失者，臣謹即行誅。"太宗以其妄發，頗怪之，謂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敗，深宜誡慎，以保終吉。"十九年，太宗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癰，極可憂懼。"遂良誣奏之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洎臨引決，請紙筆欲有所奏，憲司不與。洎死，太宗知憲司不與紙筆，怒之，并令屬吏。洎文集十卷，行於時。則天臨朝，其子弘業上言洎被遂良譖而死，詔令復其官爵。

太宗征遼，令劉洎和高士廉、馬周留下輔佐皇太子在定州監國，劉洎還兼任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太宗對劉洎説："我現在遠征，使卿輔助太子，這是國家安危的關鍵，對你的寄托很重，卿應該深深地理解我的心意。"劉洎進言道："請陛下不要憂慮，大臣有失職的，臣會立即殺了他。"太宗認爲他胡亂發話，很感奇怪，對他説："君主做事不慎密就會失去大臣，大臣做事不慎密就可能失去生命。卿性格不拘小節而且太剛硬，恐怕將來要因此敗亡，應該深深地戒備謹慎，以保善終。"十九年，太宗從遼東返回，從定州出發，在途中生病。劉洎和中書令馬周進去拜謁。劉洎、馬周出來，褚遂良向他們詢問起居情況，劉洎哭着説："皇上身體患癰瘡，極其讓人憂慮擔心。"褚遂良誣陷上奏説："劉洎説：'國家的事不足憂慮，我正要按伊尹、霍光輔政的舊例輔佐少主，大臣有不同意見的就處死，那麼自然就安定了。'"太宗病好以後，下詔詢問緣故，劉洎以實相告，又引出馬周來證明。太宗問馬周，馬周的回答和劉洎所説的相同。褚遂良又堅持論證不止，於是賜劉洎自盡。劉洎臨自殺前，請求紙筆欲寫奏章，法官不給。劉洎死後，太宗知道法官不給紙筆，非常生氣，一并使交付刑獄官吏。劉洎有文集十卷，流行在當時。武則天臨朝，他的兒子劉弘業上書申訴劉洎是被褚遂良誣陷而死，下詔命令恢復其官爵。

馬周

馬周，字賓王，清河茌平人也。少孤貧，好學，尤精《詩》、《傳》，

馬周，字賓王，是清河茌平人。年少時就成爲孤兒，家境貧寒，喜好學習，尤其精通

落拓不爲州里所敬。武德中，補博州助教，日飲醇酎，不以講授爲事。刺史達奚怒屢加咎責，周乃拂衣游於曹、汴，又爲浚儀令崔賢首所辱，遂感激西游長安。宿於新豐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待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主人深異之。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貞觀三年，太宗令百僚上書言得失，何以武吏不涉經學，周乃爲何陳便宜二十餘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問何，何答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具草也。每與臣言，未嘗不以忠孝爲意。"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六年，授監察御史，奉使稱旨。帝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三百匹。是歲，周上疏曰：

微臣每讀經史，見前賢忠孝之事，臣雖小人，竊希大道，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以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爲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而自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瞽，過垂齒録。竊自顧瞻，無階答謝，輒以微軀丹款，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之西，其墻宇宮闕之制，方之紫極，尚爲卑小。臣伏以東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雖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樓，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見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

《詩》、《傳》，因貧困失意放浪不羈不爲州里尊敬。武德年間，補授博州助教，每天都飲酒，不把講授當一回事。刺史達奚怒多次斥責，馬周就憤然離職在曹、汴間游蕩，又被浚儀令崔賢首侮辱，於是在氣怒之下西游長安。住宿在新豐的旅店中，店主人祇招待諸商販而不照顧招待馬周，馬周於是要了一斗八升酒，悠然獨飲，店主人深感驚奇。到了京師，寄住在中郎將常何家中。貞觀三年，太宗叫百官上書談論朝政得失，常何因是武官不涉獵經學，馬周便爲常何陳述合乎時宜的事二十多件，叫他奏上，事事符合旨意。太宗懷疑常何能有這樣的才能，詢問常何，常何答道："這不是臣所能寫出的，是家客馬周草擬的。他每次和臣談論，無不以忠孝爲宗旨。"太宗當天召見了馬周，在馬周尚未到達期間，皇上派人多次催促。待到馬周拜見後，太宗和他談論得非常高興，令他在門下省值班侍奉。六年，授任監察御史，奉命出使符合旨意。皇帝因常何舉薦得當，賞賜帛三百匹。這一年，馬周呈上疏章說：

臣每次讀經史，看到前賢忠孝的事迹，臣雖然是微不足道的人，也私下希求最高的治世原則，未曾不放下書後久久地深思，思慮照着去做。臣很不幸，父母早亡，犬馬一樣的哺育之情，已無法施報，看將來可做的事，祇有忠義而已。所以步行二千里而投歸陛下，陛下不嫌棄臣的愚鈍，得到特別録用。我私下思慮再三，無從報答，就以微小之體赤誠之心，供陛下選擇。臣看到大安宮位於宮城之西，其墻宇宮闕的規模，和皇宮相比，尚爲矮小。臣認爲東宮皇太子的住宅，還處在城內，大安宮是太上皇所居住的地方，反而在城外。雖然太上皇崇尚純樸的德行，追求清廉儉樸，陛下難以違背仁慈的旨意，愛惜人力；但是蕃夷人朝見及各方面的人士觀瞻聆聽，有地方不够用的感覺。臣希望建造高墻，修起門樓，務必體現顯赫高大，以滿足各方面人士的願望，那麼陛下的大孝之心就明示於天下了。臣又看到有明確的敕令，在二月二日臨幸九成宮。臣私下認

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軔，嚴蹕經旬，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爲避暑。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凊之道，臣竊未安。然敕書既出，業已成就，願示速返之期，以開衆惑。臣又見詔書，令宗室勛賢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胤裔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爲如詔旨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則何用代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絶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户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强，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禄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基。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預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伏惟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享，未曾親事。伏緣聖情，獨以鑾輿一出，勞費稍多，

爲太上皇年歲已高，陛下應該早晚照看飲食和起居情況。現在所要臨幸的宮殿距離京城有三百多里，陛下的車乘一出動，清道呵禁行人超過十天，不是一早一晚可以到達的。太上皇如果思念，而想立刻見到陛下，陛下將怎能趕到？况且陛下這次前去，本來就是爲避暑。然而太上皇仍然留在炎熱之地，陛下自己却到了凉快的地方，溫凊之道，臣私下感到不妥。然而詔書已經發下，業已成爲事實，希望能告訴迅速返回的日期，以解開衆人的疑惑。臣又見詔書，命宗室和功臣鎮守分封邦國，并傳給子孫，使世代承襲政權，不是有重大變故，不能罷免。臣私下認爲陛下封賜栽培的人，確實愛他們很深，想讓他們的後代承襲職守而立國永久。臣認爲如詔書的旨意，陛下應該考慮如何使他們安存，使他們富貴，然而何必要以官職來代替。爲什麽呢？憑着堯、舜這樣的君父，還有丹朱、商均這樣的兒子。倘若有的還在孩童之時就承襲父職，萬一驕奢淫逸，那麽百姓就會遭受他們的禍害而國家也會受他們的敗壞。想斷絶他們的封地與官爵，那楚令尹子文讓他的子孫復官這樣的事例還在；正想保留他們的封地與官爵，而欒黶的惡迹已經顯露。與其讓這樣的人去毒害現存的百姓，就寧可割恩於已死去的臣子，這是明顯的道理。然則過去所謂被愛重的人，就正好傷害了他們。臣認爲適宜分封給他們土地，使食邑世代相傳的，一定要有才能品行。根據才能品行授予官職，這就使能力不强的，也可因此而獲得免受過失的連累。過去漢光武帝不任命有功之臣去當地方官，所以最終保全了他們一輩子，確是由於他懂得治國的辦法。希望陛下認真想想這件事，使衆人能得到陛下的大恩，子子孫孫也能終享福禄。臣又聽説聖人教化天下，没有不把孝作爲根基的。所以説："孝莫大於尊敬父親，尊敬父親莫大於把父親和天帝配祭。"又説："國家的大事，衹有祭祀與戰爭。"孔子也説："我

所以忍其孝思，以便百姓。遂使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之訓人，固有屈己以從時，顧聖慈顧省愚款。臣又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爲政之基，在於揚清激濁。孔子曰："唯名與器，不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輿皂雜類，韋槃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縱使術逾儕輩，伎能有取，乍可厚賜錢帛，以富其家；豈得列預士流，超授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庭，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然朝命既往，縱不可追，謂宜不使在朝班，預於士伍。

不能參加祭禮，就等於沒有祭祀。"這是聖人如此重視祭祀。自從陛下登上皇位以來，宗廟祭祀之事，没有親自參加過。猜想陛下的心情，祇要車駕一出，花費就會很多，所以忍着孝心哀思，以便利於百姓。於是使一代史籍，不記皇帝進入太廟祭祀的事情，這樣將用什麼傳給子孫、示範後人呢？臣知道大孝確實不在於祭祀，然而聖人訓導人們，的確有委屈自己而順從時俗的説法，希望陛下考慮我愚笨的忠誠。臣又聽説實行教化，在於得到賢人和挑選官吏；爲政的根本，在於提倡清明的時尚蕩滌醜惡的風氣。孔子説："祇有名分和器物，不能輕易給人。"這説明選拔官吏是至關重要的。臣看到王長通、白明達原本出身樂工，是屬於車駕一類的雜人，韋槃提、斛斯正就更没有其他才能，祇是馴養馬匹。即使技藝超過同行，伎能有可取之處，可以重賞錢帛，使他們的家庭富裕；怎能使列入士流，破格授任很高的官爵。於是使朝會的班位，萬國來朝見天子的場所，有駕車的車夫歌舞藝人，也穿着配玉的官服和朝靴，和賢臣君子，并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私下以爲耻辱。但朝廷的命令已經下達，即使不可追改，但也認爲應該不使他們在朝會的班位中，和士大夫同列。

太宗深納之。尋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

太宗都采納了。不久授任侍御史，加朝散大夫。

十一年，周又上疏曰：

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爲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晋以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

十一年，馬周又呈上疏章説：

臣歷觀前代，從夏朝、商朝及漢朝統一天下，帝位的相傳繼承，時間長的八百多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都是由於積累德行功業，恩德存留在百姓心中。難道没有出現過邪僻的君王，那些邪僻的君主祇是依賴前代賢君的恩德而幸免於難。從魏、晋以來，及至北周、隋朝，時間長的不過六十年，短的祇是二三十年就滅亡了。確實是因爲創業的君王，没有致力於推廣恩德教化，當時僅能保住自己的帝位而已，後世百姓没有前王遺留的恩德可以懷念，所以繼位的君主政治

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隆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綉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宫，不更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尋往代以來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

教化稍有衰減，衹要有一個人大呼造反就使國家土崩瓦解了。現在陛下雖然憑藉巨大的功績平定了天下，但是積累德行的時間短，確實應當考慮推崇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廣泛地施行恩德教化，使恩德有多餘的部分，爲子孫奠定萬代的基業，哪能衹求政治教化没有過失，用來維持當時的統治就行了。而且自古聖明的君主，雖然是因人施教，政令的寬厚和嚴厲隨着時局而變化，但總的方針是從節儉自身、施恩百姓兩個方面着眼的。因此百姓愛戴他們像愛戴日月一樣，畏懼他們像畏懼雷霆一樣，這是他們的帝位長久傳襲而禍亂不致發生的原因。如今百姓處於喪亂之後，人口衹相當於隋朝的十分之一。但是供官差服徭役，却一個接一個被徵發上路，哥哥離家弟弟纔回來，前後相接不斷，路程遠的往返五六千里，春秋冬夏，一點休息的時間也没有。陛下雖然常常降下恩詔命令減省差役，但是有關部門的勞作仍不停止，自然需要用人，枉然下達詔令，照舊役使百姓。臣常常去訪問，四五年以來，百姓很有怨恨的言辭，認爲陛下不撫恤保養他們。從前唐堯用茅草蓋房土塊作臺階，夏禹衣食粗劣，這樣的事，臣知道不可能再在今天來實行。漢文帝愛惜百金的費用，停止露臺的建造，收集臣下上書用的布袋做宫殿的帷帳，他所寵愛的慎夫人衣裙不拖到地上。到了景帝認爲錦綉纂組妨害女功，特地降下詔書除去，所以百姓生活安樂。到了孝武帝雖然窮奢極侈，但是承接文帝、景帝遺留的恩德，因而民心没有動亂。假若漢高祖之後，即是武帝時代，天下必然不能保全。這些距離當今較近，事迹還可以看見。現在京師和益州等地，在製造供奉的器物，以及諸王嬪妃公主的服飾，議論的人都認爲不是節儉的做法。臣聽説勤奮早起而功業盛大顯赫的君主，後代還是懈怠；制定法令合乎常理的，後來還要敗壞混亂。陛下小時候居住在民間，知道百姓的辛苦，前代

凡修政教，當修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者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誡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爲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强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倘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患，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

的成功和失敗，又親眼看到，尚且還要這樣做。而皇太子在深宫裹生長，没有經歷過社會上的事，等陛下萬歲之後該怎麽辦，這確實是陛下應當憂慮的事情。臣探求前代以來國家成功失敗的情况，祇要有百姓怨恨背叛，聚衆做盗賊，那麽國家没有不迅速滅亡的。君主雖然悔改，也没有能够重新安定保全的。凡修治教化，應當在能够修正之時去做，如果事變發生纔後悔，那就無濟於事了。所以君主總是見到前代的覆亡，就能知道他們政權喪失的原因，却都不知道自己本身有什麽過失。因此殷紂嘲笑夏桀亡國，而周幽王、周厲王又嘲笑殷紂的滅亡；隋煬帝大業初年又嘲笑齊、魏喪失國家。現在看隋煬帝，也像隋煬帝當時看齊、魏一樣。所以京房對漢元帝説，“臣擔心後代看現在，也像現在看古代一様”，這話不能不作爲警戒。從前貞觀初年，全國遭災荒，一匹絹纔值一斗米，而天下安居樂業。百姓知道陛下十分關心愛憐他們，所以人人自安，不曾有怨言。從五六年以來，連年豐收，一匹絹值十多石粟，而百姓都以爲陛下不關心愛憐他們，都有怨言。又因爲現在所興辦的事，很多是目前無關緊要的事情的緣故。自古以來，國家的興亡，不能取決於積蓄了多少，祇决定於百姓生活是苦還是樂。可拿近代的事證明這一點，隋朝貯糧洛口倉，却是李密接管了它；東都積蓄布帛，却由王世充占有了它；西京府庫，也被我大唐使用，至今還没有用盡。如果原來洛口倉、東都没有糧食布帛，則王世充、李密就不一定能够聚集大量人馬。不過貯積本來是國家的正常事務，應當使百姓有餘力然後徵收儲藏，怎能使百姓勞苦而强制徵收，結果却拿去資助寇賊，這樣儲藏是没有好處的。節儉讓百姓休養生息，這在貞觀初年，陛下已經親自做過了，所以現在實行它并不難。實行一天，如果天下人知道了，就會載歌載舞。如果百姓已經勞苦却不停地役使他們，萬一國内遭受水旱

甚。昔賈誼爲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嘆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難駕馭者。而諸王年并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即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爲樹置失宜，不預爲節制，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唯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加別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

災害，邊境有敵國侵犯，不法之人乘機作亂，就會出現不可預測的情況，不僅是要陛下晚食遲寢而已。古語説："感動人是靠行動而不是靠言談，感應上天要靠實際而不是靠祝詞。"以陛下的聖明，真正想要勵精圖治，不用遠求上古的策略，衹要趕得上貞觀初年那樣，那麽天下就非常幸運了。早先賈誼爲漢文帝説可慟哭和長嘆的事情，説當韓信在楚爲王、彭越在梁爲王、英布在淮南爲王之時，假使文帝即天子位，一定不能安穩。又説幸賴各王年紀小，師傅國相管着他們，長大以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都認爲賈誼説得正確。臣私下觀察現在的諸將功臣，陛下與他們一起平定天下的，都仰靠稟受成規，供陛下像鷹犬一樣地使用，沒有像韓、彭那樣有威望使陛下難於駕馭的人。而諸王年齡都還幼少，即使他們長大之後，在陛下還健在時，必定沒有其他意圖。然而在陛下百年之後，不可不憂慮。自從漢朝、晉朝以來，亂天下的，何嘗不是諸王？都是因爲封授不當，沒有預先確立一定的名分，所以導致滅亡。當君主的很清楚這種情況，但他們沉溺在偏愛之中，因而前面的車已經翻覆而後面的車却不改道。現在天下百姓受到的關懷極少，而對諸王的關愛却很多，寵遇之恩，太過於厚重，臣的憂慮，不僅是他們仗恃皇上的寵愛而驕傲自大。從前魏武帝寵愛陳思，到魏文帝即位，陳思被禁閉防守，如同獄中的囚犯一樣。是因爲先皇帝給他的寵愛太多，所以繼位的君主也就畏懼他了。這就是魏武帝寵愛陳思，恰恰是害他受苦的原因。況且帝王的子弟何用擔心不富貴，他們享受封國的供奉，封賜的食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還再需要什麽？而每年特別給予優厚的賞賜，竟然沒有規定的限制。俗話説："貧困的人不必學習自然節儉，富貴的人不必學習自然奢侈"，是説他們自然而然就會那樣。如今大聖創業，豈衹是安置現有的子弟就算完事，還應當制定長遠的制度，

讓世代遵照執行。

又言：

臨天下者，以人爲本。欲令百姓安樂，唯在刺史、縣令。縣令既衆，不能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則陛下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升宰相，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爲丞相。今朝廷獨重内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勛人，或京官不稱職，方始外出。而折衝果毅之内，身材强者，先入爲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其材堪宰莅，以德行見稱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

又說：

治理天下的人，以人爲根本。想讓百姓安居樂業，在於選好刺史、縣令。縣令人數多，不可能全是賢良的人，如果每一個州能配備一個賢良的刺史，那整個州境之内都就能得到休養生息了。天下所有的州刺史都符合陛下的心意，那陛下就可以拱手端坐於朝廷之上了，百姓也不會憂慮不能安居樂業了。自古以來郡守、縣令，都要精心選拔那些賢良有德的人來擔任，打算提拔來擔任宰相的人，一定要先讓他們試做地方官，或者就直接從俸禄二千石的人中挑選入朝任宰相。如今朝廷衹重用朝内官，縣令、刺史，很輕視這些人選。刺史多是武官功臣，或者是京官不稱職的，纔委任外出。而折衝府中果敢剛毅的人，身體强壯的人，先入選中郎將，其次纔委任州官。在邊遠之地，更加輕視用人，那些才能勝任縣令，以德行著稱而升擢的，不及十分之一。所以百姓不能平安度日，大概是由此造成的。

疏奏，太宗稱善久之。

疏章奏上，太宗久久地稱贊。

先是，京城諸街，每至晨暮，遣人傳呼以警衆。周遂奏諸街置鼓，每擊以警衆，令罷傳呼，時人便之，太宗益加賞勞。俄拜給事中，十二年，轉中書舍人。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則便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删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亡倦。昔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十五年，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又兼檢校晋王府長史。王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依舊兼太子右庶子。

先前，京城各街，每到早晨黄昏，派人傳呼以警戒衆人。馬周於是奏請在各街設置鼓，每天擊鼓來警戒衆人，命令停止傳呼，當時人們感到很方便，太宗更加賞識慰勞。不久拜授給事中，十二年，轉任中書舍人。馬周有隨機應辯的才能，善於陳述奏進，深識事理，所陳叙的事情没有不切中要害的。太宗曾經說："我對馬周，一會兒看不到便要思念他。"中書侍郎岑文本對其親近的人說："我見馬君談論的事情很多了，引經據典，推敲古今，舉要删繁，寫出的文章切合情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了使人舒暢，令人不知疲倦。古時的蘇秦、張儀、終軍、賈誼，也衹是這樣罷了。然而高聳肩赤色臉，上升一定很快，恐怕不能長久。"十五年，升任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又兼檢校晋王府長史。晋王爲皇太子，拜授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升任中書令，依舊兼任太子右庶

周既職兼兩宮，處事精密，甚獲當時之譽。

太宗伐遼東，皇太子定州監守，令周與高士廉、劉洎留輔皇太子。太宗還，以本官攝吏部尚書。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禄大夫。太宗嘗以神筆賜周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敕求勝地，爲周起宅。名醫中使，相望不絶，每令尚食以膳供之，太宗躬爲調藥，皇太子親臨問疾。周臨終，索所陳事表草一帙，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爲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太宗爲之舉哀，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

子載，咸亨年累遷吏部侍郎，善選補，於今稱之。卒於雍州長史。

子。馬周的職務兼管兩宮以後，處事精密，很是獲得當時人的贊譽。

太宗征伐遼東，皇太子在定州監守，令馬周和高士廉、劉洎留下輔佐皇太子。太宗返回，以本官代理吏部尚書。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禄大夫。太宗曾經以神筆賜馬周飛白書説："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馬周患消渴病，整年不好。當時皇帝臨幸翠微宮，敕令尋求優勝之地，爲馬周修建住宅。著名醫生宦官使者，前往探視的接連不斷，常常令尚食把膳食送給他，太宗親自爲他調藥，皇太子親臨問病。馬周臨終前，索要所陳奏事宜的草稿一帙，親手燒掉，感慨地説："管仲、晏嬰揭露君主的過錯，爲求死後名聲，我不做這種事。"二十二年逝世，終年四十八歲。太宗爲他舉哀，追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年間，配享高宗廟庭。

兒子馬載，咸亨年間多次升任後爲吏部侍郎，善於選補，至今爲人們稱頌。在雍州長史任上逝世。

崔仁師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應制舉，授管州録事參軍。五年，侍中陳叔達薦仁師才堪史職，進拜右武衛録事參軍，預修梁、魏等史。貞觀初，再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逆謀事發，州縣追捕支黨，俘囚滿獄，詔仁師按覆其事。仁師至州，悉去杻械，仍與飲食湯沐以寬慰之，唯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及奏報，詔使將往决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此獄徒侣極衆，而足下雪免者多，人皆好生，誰肯讓死？今既臨命，恐未甘心，深爲足下憂也。"仁師曰："嘗聞理獄之體，必務仁恕，故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求身之安，知枉不爲申理。若以一介暗短，但易得十囚之命，亦所願也。"

崔仁師，是定州安喜人。武德初年，應考制舉，授任管州録事參軍。五年，侍中陳叔達推薦崔仁師認爲他的才能勝任史官，進拜右武衛録事參軍，參與修撰梁、魏等史。貞觀初年，二次升遷後任殿中侍御史。當時青州有叛逆事變發生，州縣長官追捕支黨，俘囚充滿監獄，下詔崔仁師審訊復查這件事。崔仁師到了青州，全部解除俘囚的刑具，還給他們飯吃讓他們洗澡以示寬慰。衹有爲首的十幾個人獲罪，其餘全部寬免。等奏報皇上，下詔使人前往決斷，大理少卿孫伏伽對崔仁師説："這個案件囚犯極多，而足下昭雪寬免的人很多，人都希望好好活着，誰肯甘心去死？如今已在將死之際，恐怕不會甘心，很替足下擔心。"崔仁師説："曾聽説處理案件的基本原則，一定要仁愛寬容，所以説要實行殺人斷足的刑罰，也都要講究禮法。哪能衹爲求得自身的安全，知道冤枉也不爲之申辯的道理。如果用我

伏伽慚而退。及敕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事無枉濫，請伏罪。”皆無異辭。

這個見職短淺的人，換得十個囚犯的性命，也是願意的。”孫伏伽慚愧而退去。等敕命使者到青州再次審訊，諸囚犯都說：“崔公仁愛寬容，事無枉濫，請求伏罪。”都没有不同的訟辭。

仁師後爲度支郎中，嘗奏支度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黄門侍郎杜正倫齎本，仁師對唱，一無差殊，太宗大奇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毁孔、鄭舊義，上表請廢舊注，行己所注者，詔禮部集諸儒詳議。玄度口辯，諸博士皆不能詰之。郎中許敬宗請付秘閣藏其書，河間王孝恭特請與孔、鄭并行。仁師以玄度穿鑿不經，乃條其不合大義，駁奏請罷之。詔竟依仁師議，玄度遂廢。

崔仁師後來任度支郎中，曾奏報支度財物事務有數千言，手中不拿奏本，太宗感到奇怪，令黄門侍郎杜正倫看着財物清單的本子，崔仁師對唱，没有一處差錯，太宗大爲驚奇。當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詆毁孔安國、鄭玄的舊義，上表請求廢除舊注，推行自己所作的注，下詔禮部召集各儒士詳加審議。王玄度有口才，諸博士都不能將他問倒。郎中許敬宗請求交付秘閣收藏他的書，河間王李孝恭特請求將他的書與孔安國、鄭玄的一并推行於世。崔仁師認爲王玄度的論説缺乏根據，於是逐條闡述其不合大義之處，批駁上奏請求停罷。下詔終於依從崔仁師的意見，王玄度的注於是廢除。

十六年，遷給事中。時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没官爲輕，請改從死，奏請八座詳議。右僕射高士廉、吏部尚書侯君集、兵部尚書李勣等議請從重，民部尚書唐儉、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工部尚書杜楚客等議請依舊不改。時議者以漢及魏、晋謀反皆夷三族，咸欲依士廉等議。仁師獨駁曰：

> 自羲、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爲稱首。及其世亂，獄訟滋煩，周之季年，不勝其弊，烈火原於子産，峭凋起於安于，韓、李、申、商，争持急刻，參夷相坐，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寬大，未爲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凉德。遂使新垣族滅，信、越菹醢，見譏良史，謂之過刑。魏、

十六年，升任給事中。當時刑部認爲《賊盗律》中反逆罪中連坐兄弟抄没家財入官的條律太輕，請求改爲從罪處死，奏請八座詳細商議。右僕射高士廉、吏部尚書侯君集、兵部尚書李勣等人商議奏請從重，民部尚書唐儉、禮部尚書江夏王李道宗、工部尚書杜楚客等人商議奏請依舊不改。當時參加商議的人都因爲漢及魏、晋謀反者都誅滅三族，都想依從高士廉等人的意見。崔仁師獨自反駁説：

> 自從伏羲氏、神農氏以後，直到唐堯、虞舜，或設言警告而人們不違犯，或畫像警告而下民知道禁止。三代之盛，哀憐寬恕罪人，父子兄弟，有罪不互相牽連，這個時代達到了最高的治理，人人稱道。到了社會秩序混亂以後，獄訟之事增多，在周朝末年，已經到了不勝其害的地步，嚴刑源於子産，嚴律起於安于，韓非子、李悝、申不害、商鞅，争相使用嚴刑苛法，誅滅三族的酷刑，就從此開始。秦朝使用這種刑法，於是導致土崩瓦解。漢高祖力求寬大，但没有完全盡善；漢文帝心存仁厚，還是施行德政不够。於是使新垣滅族，將韓信、彭越剁成肉醬，

晋至隋，有損有益，凝脂猶密，秋荼尚煩。皇上爰發至仁，念兹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探往代之嘉猷，革弊蠲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綍，頒之九區。故得斷獄數簡，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安。忽以暴秦酷法，爲隆周中典，乖惻隱之情，反惟行之令。進退參詳，未見其可。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既欲改法，請更審量。”

爲良史所譏諷，稱爲刑罰過於嚴酷。從魏、晋到隋，有增有減，仍然像凝脂一樣嚴密。像秋荼一樣繁多。皇上大發至仁之心，念及這一刑法，斟酌前王的法典，探究古代治國的好規劃，革除弊端免除苛刑，這樣國家就能够長治久安，頻繁降下法制詔書，頒發全國。所以能够斷案簡便，運用自如，刑罰清簡可使政教風化融洽，没有不妥之處。忽然使用暴秦的酷法，行使隆周常行的法律，有背寬容之情，違反現在施行的法令。前後對比，没有看到其可行之處。况且父子之間是天性親屬，兄弟之間是血脉相連，誅殺其父子，足以牽累其心，就連這些也不顧及，還講什麽愛兄弟。既然要修改法律條文，請再審議斟酌。

竟從仁師駁議。

終於同意崔仁師反駁的意見。

後仁師密奏請立魏王爲太子，忤旨，轉爲鴻臚少卿，遷民部侍郎。征遼之役，詔太常卿韋挺知海運，仁師爲副，仁師又别知河南水運。仁師以水路險遠，恐遠州所輸不時至海，遂便宜從事，遞發近海租賦以充轉輸。及韋挺以壅滯失期，除名爲民，仁師以運夫逃走不奏，坐免官。既不得志，遂作《體命賦》以暢其情，辭多不載。太宗還至中山，起爲中書舍人，尋兼檢校刑部侍郎。太宗幸翠微宫，仁師上《清暑賦》以諷，太宗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時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頗忌嫉之。會有伏閤上訴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龔州。會赦還。永徽初，起授簡州刺史，尋卒，年六十餘。

後來崔仁師秘密奏請立魏王爲太子，觸犯了旨意，轉任鴻臚少卿，遷任民部侍郎。在征伐遼東的戰役中，下詔太常卿韋挺主持海運，崔仁師爲副，崔仁師又另外主持河南水運。崔仁師認爲水路艱險遥遠，恐怕遠州所輸送物資不能及時到達海邊，於是靈活辦理這件事，遞發近海租賦以充輾轉運輸的物資。到韋挺因河道壅滯延誤了運糧期限，除名爲民，崔仁師也因運輸人逃走不奏報，獲罪免官。不得志後，就作《體命賦》以抒發自己的情懷，文字太多在這裏就不抄録了。太宗返回到中山，起用崔仁師爲中書舍人，不久兼檢校刑部侍郎。太宗臨幸翠微宫，崔仁師獻上《清暑賦》諷諫，太宗認爲很好，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升任中書侍郎，參預主持國家機密事務。這時崔仁師特别得到皇上的恩遇，中書令褚遂良非常忌妒。正巧有俯伏閤下上訴奏事的，崔仁師没有奏報，太宗認爲崔仁師欺騙皇上，於是流配龔州。正趕上大赦得以回還。永徽初年，起用授任簡州刺史，不久去世，終年六十多歲。

神龍初，以子挹爲國子祭酒，恩例贈同州刺史。

神龍初年，因兒子崔挹爲國子祭酒，按照恩例追贈同州刺史。

崔湜 崔液

挹子湜。湜少以文辭知名，舉進

崔挹的兒子崔湜。崔湜年少時以文章聞名，

士，累轉左補闕，預修《三教珠英》，升殿中侍御史。神龍初，轉考功員外郎。時桓彥範、敬暉等既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爲耳目，使伺其動静。俄而中宗疏忌功臣，於三思恩寵漸厚，湜乃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尋遷中書舍人。及桓、敬等徙于嶺外，湜又説三思盡宜殺之，以絶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表兄周利貞先爲桓、敬等所惡，自侍御史出嘉州司馬，湜乃舉充此行。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三思引利貞爲御史中丞。

考中進士科，多次轉任後任左補闕，參預修撰《三教珠英》，升任殿中侍御史。神龍初年，轉任考功員外郎。當時桓彥範、敬暉等任宰相後，懼怕武三思用讒言進行離間，用崔湜作爲耳目，讓他暗地裏察看他的動静。不久中宗疏遠猜忌功臣，對武三思的恩寵漸漸加厚，崔湜就反把桓彥範、敬暉等人的計謀偷偷告訴武三思。不久升任中書舍人。等到桓彥範、敬暉等流放到嶺外，崔湜又游説武三思把他們全部殺掉，以斷絶返回的期望。武三思問誰可以擔任這一使命，崔湜的表哥周利貞先前被桓彥範、敬暉等人所厭惡，從侍御史貶出任嘉州司馬，崔湜於是推舉他充任此行。桓彥範、敬暉等人聽説周利貞到來，大多自殺，武三思引用周利貞爲御史中丞。

湜，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挹爲禮部，父子同爲南省副貳，有唐已來未有也。時昭容上官氏屢出外宅，湜托附之。由是中宗遇湜甚厚，俄拜吏部侍郎，尋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知選事，銓綜失序，爲御史李尚隱所劾，愔坐配流嶺表，湜左轉爲江州司馬。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曲爲申理，中宗乃以愔爲江州司馬，授湜襄州刺史。未幾，入爲尚書左丞。韋庶人臨朝，復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爲華州刺史，俄又拜太子詹事。

崔湜，景龍二年升任兵部侍郎，崔挹任禮部侍郎，父子同爲南省的副長官，這是唐朝建立以來所没有的。當時昭容上官氏經常出宫到外宅，崔湜依附於她。因此中宗待崔湜很優厚，不長時間後授任吏部侍郎，不久轉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和鄭愔共同主持選舉事務，在官吏的考核任免上不得當，被御史李尚隱所彈劾，鄭愔獲罪流配嶺表，崔湜降授江州司馬。上官昭容秘密地和安樂公主從中説情，中宗於是任鄭愔爲江州司馬，任崔湜爲襄州刺史。没有多久，入朝任尚書左丞。韋庶人臨朝，再次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任華州刺史，不久又授任太子詹事。

初，湜景龍中獻策開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陸之運，役徒數萬，死者十三四。仍嚴錮舊道，禁行旅，所開新路以通，竟爲夏潦衝突，崩壓不通。至是追論湜開山路功，加銀青光禄大夫。俄爲太平公主所引，復遷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元年，拜中書令，與劉幽求爭權不協，陷幽求徙于嶺表，仍促廣州都督周利貞以逗留殺之，不果而止。時挹以年老，累除户部尚書致仕。挹性貪冒，受人請托，

當初，崔湜在景龍年間獻策開闢南山新路，以溝通商州的水陸交通運輸，使用役工數萬人，死的十有三四人。還嚴格封鎖舊道，禁止行人客商通行，所開的新路通行以後，竟然被夏季暴雨冲擊，崩壓不能通行。這時追論崔湜開鑿山路的功績，加銀青光禄大夫。不久被太平公主所推薦，又升任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元年，授任中書令，和劉幽求爭權不和，陷害劉幽求流放到嶺表，還催促廣州都督周利貞用逗留的罪名殺掉他，没有成功而作罷。這時崔挹已年老，多次授職後任户部尚書退休。崔挹生性貪圖財利，受人

數以公事干湜，湜多違拒不從，大爲時論所嗤。

玄宗在東宫，數幸其第，恩意甚密。湜既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爲之懼，門客陳振鷺獻《海鷗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悦。及帝將誅蕭至忠等，召將托爲腹心，湜弟滌謂湜曰："主上若有所問，不得有所隱也。"湜不從，及見帝，對問失旨。至忠等既誅，湜坐徙嶺外。時新興王晋亦連坐伏誅，臨刑嘆曰："本謀此事，出自崔湜，今我就死而湜得生，何冤濫也！"俄而所司奏宫人元氏款稱與湜曾密謀進鴆，乃追湜賜死。初，湜與張説有隙，説時爲中書令，議者以爲説構陷之。時湜與尚書右丞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荆州，夢於講堂照鏡，曰："鏡者明象，吾當爲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由，對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爲'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時年四十三。

湜美姿儀，早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涖并有文翰，居清要，每宴私之際，自比東晋王導、謝安之家。謂人曰："吾之一門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也。"是故進趣不已，而不以令終。

液尤工五言之作，湜常嘆伏之曰："海子，我家之龜也。"海子即液小名，官至殿中侍御史，坐兄配流，逃匿於郢州人胡履虚之家。作《幽征賦》以見意，辭甚典麗。遇赦還，道病卒。友人裴耀卿纂其遺文爲集十卷。

請托，屢次以公事干預崔湜，崔湜大多違拒不從，大爲輿論所譏笑。

玄宗在東宫爲太子時，多次臨幸其宅第，關係特别密切。崔湜已暗中依附太平公主，當時的人都爲他擔心，門客陳振鷺獻《海鷗賦》以諷勸他，崔湜雖然嘴上説好而内心不高興。等到皇帝將要殺蕭至忠等人時，召他準備托付爲心腹，崔湜的弟弟崔滌對崔湜説："主上如果有所詢問，不能有什麽隱瞞。"崔湜不聽從，待見到皇帝，回答不合旨意。蕭至忠等被殺後，崔湜受牽連流放到嶺外。當時新興王李晋也受牽連獲罪被處以死刑，臨刑時嘆息道："本來謀劃這事，出自崔湜，如今我受死刑而崔湜却能活着，何等的冤枉啊！"不久有關部門稟奏説宫人元氏承認説與崔湜曾密謀進毒酒，於是改判崔湜賜死。當初，崔湜和張説有矛盾，張説這時任中書令，議論的人認爲是張説陷害他。這時崔湜和尚書右丞盧藏用同時配流一起出行，崔湜對盧藏用説："我弟弟得到皇帝的重用，或許有希望得到寬免。"因此在路途上緩緩行走。走到荆州時，夢見在講堂上照鏡子，説："鏡子是明亮的象徵，我應當爲皇上所諒解。"將夢告訴占夢人張由，回答説："講堂是受法的地方，鏡子在文字結構上是'立見金'，這不是好兆頭。"當天追趕的使者到來，縊死在驛館中，終年四十三歲。

崔湜儀表堂堂，很早就以有才氣而聞名，弟弟崔液、崔滌及堂兄崔涖都擅長文辭，任清貴機要之職，每當家宴之時，自比東晋王導、謝安之家。對人説："我們這一家人的門第和出身任官，没有不是第一的。大丈夫應當先占據重要位置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啊。"因爲這個原因他就不停地往上爬，却没能善終。

崔液特别擅長作五言詩，崔湜常嘆服地説："海子，是我家的靈物。"海子就是崔液的小名，官做到殿中侍御史，受哥哥牽連被流放，逃匿在郢州人胡履虚的家中。作《幽征賦》以抒發其情懷，文辭非常典麗。遇赦令返回，在路途上病逝。友人裴耀卿編纂他的遺文成文集十卷。

崔論

液子論，以吏幹稱。天寶中自櫟陽令遷司勳員外郎、濛陽太守。乾元後，歷典名郡，皆以理行稱。大曆末，元載以罪誅，朝廷方振起淹滯，遷同州刺史。未幾，爲黜陟使庾何所按，廢免。議者以何舉奏涉於深刻，復用論爲衢州刺史。秩滿，寓於揚、楚間，德宗以舊族耆年，授大理卿致仕卒。

崔液的兒子崔論，以做官能幹著稱。天寶年間自櫟陽令升任司勳員外郎、濛陽太守。乾元以後，多次擔任各郡長官，都以治理得好著稱。大曆末年，元載因罪被殺，朝廷正在起用沉抑於下面而有德才的人，崔論被提升爲同州刺史。没有多久，被黜陟使庾何所審查，廢棄免官。議論的人認爲庾何的檢舉奏論過於苛刻，又重新起用崔論爲衢州刺史。任期滿，寄住在揚、楚之間，德宗認爲他是舊時望族且已年老，授任大理卿退休後去世。

崔滌

液弟滌，多辯智，善諧謔，素與玄宗款密。兄湜坐太平黨誅，玄宗常思之，故待滌逾厚，用爲秘書監，出入禁中，與諸王侍宴不讓席，而坐或在寧王之上。後賜名澄。從東封還，加金紫光禄大夫，封安喜縣子。開元十四年卒，贈兗州刺史。

崔液的弟弟崔滌，多辯才有智謀，善於詼諧逗趣，一向與玄宗親密。哥哥崔湜因與太平公主同黨獲罪被殺，玄宗經常思念他，所以對待崔滌格外優厚，任用爲秘書監，出入宫中，與諸王陪侍飲宴時不讓席，而坐席有時在寧王之上。後賜名澄。跟隨到泰山封禪返回，加金紫光禄大夫，封安喜縣子。開元十四年去世，追贈兗州刺史。

史臣曰：劉洎始以章疏切直，以至位望隆顯。至于提綱整帶，咨聖嘉猷，籍國士之談，體廊廟之器。噫，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一言不慎，竟陷誣奏。雖君親甚悔，而駟不及舌，良足悲矣！馬周道承際會，天性深沉，悟主談微，置忠本孝，冲識廣度，宛涉穹崇。《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惜其中壽，不憖遺乎！崔仁師以史材獲進，其刊正褒貶，雅得詳明。至于本仁恕，申枉濫，其事可觀。沮穿鑿之注，止從重之刑，其言甚直。《書》曰"疑謀勿成"，而以魏王爲請，不亦惑乎！及參機務，竟致忌嫉，罔上之名，抑有由也。崔湜之德，去祖逾遠，謂勢可恃，謂進無傷，及位極人臣，而心無止足。覽《海鷗賦》，知而不誡，及荆州之夢，人知不免。《易》曰："不

史臣曰：劉洎在當初因爲奏章懇切直率，從而達到高貴的官位和顯赫的聲譽。其後則提綱挈領，給皇帝出好的主意，憑藉最優秀的言論，體現國家的政權。唉，關鍵上的話語，會招致個人的榮辱，一句話不小心，就會被人誣陷。雖然皇上非常後悔，而話已出口無法更改，實在是可悲啊！馬周有好的機遇，天性深沉，啓發君主的談論精微，樹立忠誠源於孝道，見識深廣，氣度高遠。《詩》上説："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可惜他中年逝世，不再留下什麽。崔仁師因史學才識獲得進用，他刊正褒貶，實稱詳細明白。至於心懷仁慈寬容，申明施行刑罰不要枉濫，這些事迹爲人贊嘆。阻止穿鑿附會的注釋，遏止苛重的刑法，他的言論非常正直。《書》上説"有懷疑的事情就不要幹"，却請求立魏王爲太子，不也糊塗嗎！等參預機要事務，竟招致忌妒，欺騙皇上的罪名，也許有一定的原因。崔湜的品德，和祖先相比相去很遠，以爲權勢可以依仗，以爲進取没有損傷，等到位至宰相，而内心仍不知足不知

節之嗟，又誰咎也！”

止。閱覽《海鷗賦》，知道而不悔改，等在荆州做夢，人們就知道大禍不能免除。《易》上說：“自己不節制而致災禍，又怪誰呢！”

贊曰：驥逢造父，一日千里。英主取賢，不拘階陛。賓王徒步，洎爲賊吏。一見文皇，皆登相位。

贊曰：好馬遇到造父，就能日行千里。英明君主求取賢臣，不拘泥於高低貴賤。馬周徒步西行，劉洎是賊人任命的官吏。一朝遇見太宗，都登上宰相的榮位。

舊唐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蘇世長（子）良嗣　韋雲起（孫）方質　孫伏伽　張玄素

蘇世長　蘇良嗣

蘇世長，雍州武功人也。祖彤，後魏通直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

周武帝時，世長年十餘歲，上書言事。武帝以其年小，召問讀何書，對曰："讀《孝經》、《論語》。"武帝曰："《孝經》、《論語》何所言？"對曰："《孝經》云：'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論語》云：'爲政以德。'"武帝善其對，令於獸門館讀書。以其父歿王事，因令襲爵，世長於武帝前擗踴號泣，武帝爲之改容。隋文帝受禪，世長又屢上便宜，頗有補益，超遷長安令。大業中，爲都水少監，使於上江督運。會江都難作，世長爲煬帝發喪慟哭，哀感路人。王世充僭號，署爲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將豆盧褒俱鎮襄陽。時弘烈娶褒女爲妻，深相結托。高祖與褒有舊，璽書諭之，不從，頻斬使者。

武德四年，洛陽平，世長首勸弘烈歸降。既至京師，高祖誅褒而責世長來晚之故，世長頓顙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陛下應天順人，

蘇世長，是雍州武功人。祖父蘇彤，做過後魏通直散騎常侍。父親蘇振，做過周宕州刺史，封贈建威縣侯。

周武帝時，蘇世長纔十來歲，就上書議論政事。武帝因他年幼，召見時問他在讀什麼書，他回答說："讀《孝經》、《論語》。"武帝問："《孝經》、《論語》講的是什麼？"回答說："《孝經》說：'治國者不敢欺侮鰥寡之人。'《論語》說：'治國者要以德爲政。'"武帝稱贊他的回答，令他在獸門館讀書。因蘇世長的父親死於國事，因而令他承襲爵位，蘇世長在武帝面前頓足號泣，武帝爲此動情。隋文帝當上皇帝，蘇世長又屢次上書陳述對國家有利的事，很有補益，破格遷任他做長安令。大業年間，蘇世長任都水少監，奉命在上江督統漕運。適逢江都發生禍難，蘇世長爲煬帝發喪慟哭，悲哀之情感染了路人。王世充僭稱帝號，任用他爲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他和王世充兄長的兒子王弘烈及將領豆盧褒一起鎮守襄陽。當時王弘烈娶豆盧褒的女兒爲妻，相互依托。高祖和豆盧褒有舊情，降詔向他們曉諭大義，他們不但不聽從，還多次殺死使者。

武德四年，洛陽平定，蘇世長率先勸說王弘烈歸降。等到了京師，高祖誅殺了豆盧褒而責問蘇世長來晚的原因，蘇世長叩頭說："自古帝王受命於天，就和追逐野鹿一樣，一人捉到了，萬人就縮手不争了。哪有獲得野鹿以後，回過頭來又忿恨一同打獵的人，責問他們争肉之罪呢？陛

布德施惠，又安得忘管仲、雍齒之事乎！且臣武功之士，經涉亂離，死亡略盡，惟臣殘命，得見聖朝，陛下若復殺之，是絶其類也。實望天恩，使有遺種。”高祖與之有故，笑而釋之。尋授玉山屯監。

下承應天命順從民意，布德澤而施恩惠，又怎能忘記管仲、雍齒的事啊！況且臣是武功人士，經涉戰亂離散，家人幾乎死盡，惟獨臣殘命尚存，得以看到聖朝，陛下如果殺了我，就是斷絶我的宗族。的確希望陛下能予恩宥，使我的宗族能有遺種。”高祖和他有舊交，笑着釋放了他。不久授任玉山屯監。

後於玄武門引見，語及平生，恩意甚厚。高祖曰：“卿自謂諂佞耶，正直耶？”對曰：“臣實愚直。”高祖曰：“卿若直，何爲背世充而歸我？”對曰：“洛陽既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始歸陛下。向使世充尚在，臣據漢南，天意雖有所歸，人事足爲勍敵。”高祖大笑。嘗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惟蒙屯監。”即日擢拜諫議大夫。

後來高祖在玄武門召見蘇世長，談論平生，恩意很厚。高祖問：“卿自認爲自己是諂佞之人，還是正直之人？”回答説：“臣確實愚笨但很正直。”高祖説：“卿如果正直，爲何背叛王世充而歸順於我？”回答説：“洛陽已經平定，天下統一，臣智窮力屈，纔歸順陛下。假如王世充還在，臣據守漢南，天意雖然有所歸向，但在人事上足以成爲你的勁敵。”高祖大笑。高祖還曾經嘲弄蘇世長説：“你名叫長而意很短，口雖正而心很邪，棄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我家。”蘇世長回答説：“名長意短，確實如聖上所説，至於説我口正心邪，這我不敢接受。從前竇融以河西投降漢朝，結果是十代子孫被封爲侯；臣以山南歸順國家，衹蒙恩授任了個屯監之職而已。”當日被提拔爲諫議大夫。

從幸涇陽校獵，大獲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進曰：“陛下游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及突厥入寇武功，郡縣多失户口，是後下詔將幸武功校獵。世長又諫曰：“突厥初入，大爲民害，陛下救恤之道猶未發言，乃於其地又縱畋獵，非但仁育之心有所不足，百姓供頓，將何以堪？”高祖不納。

他跟隨高祖到涇陽打獵，捕獲到大量禽獸堆放在皇帝行宫的旌旗門前。高祖回到御營，看着朝臣説：“今天打獵快樂嗎？”蘇世長進言説：“陛下出游打獵，而置紛繁的政務於不顧，若不滿一百天，是不會快樂的。”高祖臉色一變，隨即又笑着説：“你的狂妄之態又發作了嗎？”蘇世長説：“對臣個人來説就是狂妄，但對陛下的天下來説就是忠誠了。”等到突厥入侵武功，郡縣多失去户口，之後皇帝下詔將臨幸武功打獵。蘇世長又勸諫説：“突厥當初入侵，對百姓的損害極大，陛下還没有説救濟撫恤的話，又到這個地方打獵，不但仁育之心有所不够，百姓反倒還得提供停宿的地方，又怎麽能承受得了呢？”高祖没接受他的勸諫。

又嘗引之於披香殿，世長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所作耶，是何雕麗之若此也？”高祖曰：“卿好諫似

高祖又曾召引他到披香殿，蘇世長在酒喝得酣暢時，上奏説：“這披香殿是隋煬帝所營造的嗎，爲何雕飾的如此華麗？”高祖説：“卿愛諫諍

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設詭疑而言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宫、鹿臺琉璃之瓦，并非受命帝王愛民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常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之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侈，民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初有天下，而於隋宫之内，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深然之。

好像是正直，其内心實存詭詐。難道你不知道這披香殿是我所營造，何須佯裝不知而故意説是隋煬帝造的呢?”蘇世長回答説：“臣的確不知道。臣祇見傾宫、鹿臺的琉璃磚瓦，這可不是承天受命的帝王愛民節約所應做的事啊。如果是陛下營造的，那實在是不應該。臣從前在武功時，有幸時常陪侍在聖上您的左右，看到陛下的宅第，僅僅能遮風擋雨，在那個時候，也以之爲滿足。如今由於隋朝的奢侈，百姓不堪忍受，紛紛歸順有道之人，而陛下得到他們，的確應該以隋朝的奢淫爲懲戒不忘儉省節約。如今纔初有天下，却在隋宫的基礎上，又重新雕飾，這樣想治理隋朝的亂政，難道能實現嗎?”高祖對他的建議深表贊同。

後歷陜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秦府初開文學館，引爲學士，與房玄齡等一十八人皆蒙圖畫，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軍諮諧噱，超然辯悟。正色于庭，匪躬之故。”貞觀初，聘于突厥，與頡利争禮，不受賂遺，朝廷稱之。出爲巴州刺史，覆舟溺水而卒。

後來歷任陜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秦府剛開始設立文學館，就召引他爲學士，和房玄齡等十八個人都被畫像，讓文學褚亮爲畫像作贊頌揚，説道：“蘇軍諮爲人詼諧發噱，聰明穎悟超過常人。大庭廣衆之中端莊嚴肅，爲國盡忠而不顧自身。”貞觀初年，他奉命前往突厥，和頡利争禮，不收受賄賂饋贈，朝廷稱贊他。出任巴州刺史，由於翻船淹死在水中。

世長機辯有學，博涉而簡率，嗜酒無威儀。初在陜州，部内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嫉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以爲笑，議者方稱其詐。

蘇世長機智善辯有學問，涉獵廣泛而性情簡慢粗率，嗜好飲酒没有威儀。當初在陜州時，州人多有犯法，蘇世長不能禁止，就引咎自責，在街市上處罰自己。伍伯痛恨他的詭詐，竟鞭打得流出血來，蘇世長忍受不了疼痛，呼喊着跑了，觀看的人都以此爲笑談，議論的人也説這是詭詐。

子良嗣，高宗時遷周王府司馬。王時年少，舉事不法，良嗣正色匡諫，甚見敬憚。王府官屬多非其人，良嗣守文檢括，莫敢有犯，深爲高宗所稱。遷荆州大都督府長史。高宗使宦者緣江采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者科舟載行，所在縱暴。還過荆州，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諫，稱：“遠方求珍異以疲道路，非聖人抑己愛人之道。又小人竊弄威福，以虧皇明。”

兒子蘇良嗣，高宗時升任周王府司馬。周王當時年少，做事不太守法，蘇良嗣正色匡諫，所以衆人都敬畏他。王府官屬大多不稱職，蘇良嗣依法進行糾正，没有人再敢觸犯，深受高宗稱贊。升任荆州大都督府長史。高宗派宦官沿江采集怪竹，準備在苑中種植。宦官徵發舟船載運竹子，所到之處恣意殘暴。返回時路過荆州，蘇良嗣囚禁了宦官，因而上疏切諫，他説：“到遠方搜求奇珍異寶而使沿途百姓疲困不堪，這可不是聖人抑己愛人的做法。另外小人竊弄威福，會敗

言甚切直。疏奏，高宗下制慰勉，遽令棄竹於江中。

壞皇上的聖明。”言辭極爲切直。疏章奏上，高宗下制安慰勉勵，當即下令把竹子扔入江中。

永淳中，爲雍州長史。時關中大飢，人相食，盗賊縱横。良嗣爲政嚴明，盗發三日内無不擒擿。則天臨朝，遷工部尚書，尋代王德真爲納言，累封温國公。爲西京留守，則天賦詩餞送，賞遇甚渥。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争利也。”匪躬遂止。

永淳年間，蘇良嗣任雍州長史。當時關中遭遇特大饑荒，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盗賊横行。蘇良嗣爲政嚴明，盗竊案發後的三日之内而罪犯無不被擒。則天臨朝聽政，升任工部尚書，不久代王德真爲納言，多次受封爲温國公。授任西京留守時，則天賦詩爲他餞行，賞賜禮遇也很優厚。當時尚方監裴匪躬統管京苑，出售苑中的水果蔬菜來换取錢財。蘇良嗣駁斥他説："從前公儀休是魯國的相國，還能拔葵去織，没聽説過萬乘之主，出售水果蔬菜來和百姓争利。”裴匪躬於是停止了。

無幾，追入都，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載初元年春，罷文昌左相，加位特進，仍依舊知政事。與地官尚書韋方質不協，及方質坐事當誅，辭引良嗣，則天特保明之。良嗣謝恩拜伏，便不能復起，輿歸其家，詔御醫張文仲、韋慈藏往視疾。其日薨，年八十五。則天輟朝三日，舉哀於觀風門，敕百官就宅赴吊。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賜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兼降璽書吊祭。

不久，追召他返回都城，升任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載初元年春天，罷文昌左相，加位特進，并依舊知政事。蘇良嗣和地官尚書韋方質不和，等韋方質因事獲罪應當誅殺，供辭涉及到蘇良嗣，武則天特别保護并爲他辯明。蘇良嗣謝恩拜伏，竟不能再站起來，被抬回家中，武則天下詔讓御醫張文仲、韋慈藏前往爲他診治病情。當日薨逝，終年八十五歲。武則天停止朝會三天，并在觀風門爲他高聲號哭以哀悼，下敕叫百官到蘇良嗣的府上吊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賜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兼降詔書吊祭。

其子踐言，太常丞，尋爲酷吏所陷，配流嶺南而死。追削良嗣官爵，籍没其家。景龍元年，追贈良嗣司空。

蘇良嗣的兒子蘇踐言，任太常丞，不久被酷吏陷害，發配流放到嶺南而死。并且追削蘇良嗣的官爵，抄没家産。景龍元年，追贈蘇良嗣爲司空。

踐言子務玄，襲爵温國公，開元中，爲邠王府長史。

蘇踐言的兒子蘇務玄，承襲爵位爲温國公，開元年間，任邠王府長史。

韋雲起

韋雲起，雍州萬年人。伯父澄，武德初國子祭酒、綿州刺史。

韋雲起，是雍州萬年人。伯父韋澄，武德初年爲國子祭酒、綿州刺史。

雲起，隋開皇中明經舉，授符璽直長。嘗因奏事，文帝問曰："外間有不便事，汝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在帝側，雲起應聲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

韋雲起，隋朝開皇年間考中明經科，授任符璽直長。曾經因爲奏事，文帝對他説："外面有什麼不適宜的事，你可以説説。”當時兵部侍郎柳述還在皇帝身邊，韋雲起應聲奏説："柳述驕横强暴，未曾經歷世事，軍機至關重要，不是

所堪，徒以公主之婿，遂居要職。臣恐物議以陛下官不擇賢，濫以天秩加於私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仁壽初，詔在朝文武舉人，述乃舉雲起，進授通事舍人。大業初，改爲通事謁者，又上疏奏曰：“今朝廷之内多山東人，而自作門户，更相剡薦，附下罔上，共爲朋黨。不抑其端，必傾朝政，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默已。謹件朋黨人姓名及奸狀如左。”煬帝令大理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别駕郎楚之并坐朋黨，配流漫頭 赤水，餘免官者九人。

他所能擔當的，衹是因爲他是公主的夫婿，就位居要職。臣害怕議論説陛下任官不選擇賢人，濫以朝廷官秩施於自己的親屬，這也是不適宜之事中的大事。”皇帝非常贊同他説的話，回過頭去對柳述説：“韋雲起説的話，是你的良藥，可以將他作爲師友。”仁壽初年，皇帝下詔讓朝中文武官員舉薦人才，柳述推舉韋雲起，於是進授他爲通事舍人。大業初年，改任通事謁者，又上疏奏説：“如今朝廷之内大多是山東人，并且自立門户，互相舉薦，附下欺上，結爲朋黨。不抑制這種弊端，必會擾亂朝政，臣爲此痛心氣憤，不能默然不語。謹將朋黨之人的姓名及其奸邪情狀列出如下。”隋煬帝令大理官推求追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别駕郎楚之一并因朋黨獲罪，配流漫頭 赤水，其他被免官的有九人。

會契丹入抄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往討契丹部落。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之後，擊鼓而發，軍中有犯約者，斬紇干一人，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來入謁之，皆膝行股戰，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既入其界，使突厥詐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營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之。契丹不備。去賊營百里，詐引南度，夜復退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丹弗之知也。既明俱發，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女子及畜産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男子皆殺之。煬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行師奇譎，才兼文武，又立朝謇諤，朕今親自舉之。”擢爲治書御史。雲起乃奏劾曰：“内史侍郎虞世基職典樞要，寄任隆重；御史大夫裴蘊特蒙殊寵，維持内外。今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數實多，或減言

恰巧契丹侵犯營州，皇帝下詔使韋雲起督率突厥兵前往討伐契丹部落。啓民可汗派出騎兵二萬，接受他的指揮。韋雲起把士兵分爲二十營，從四路一起進發，各營相距一里，不得混雜。并規定説聽到鼓聲前進，聽到號角停止，不是公使，不許騎着馬跑。三令五申之後，擊鼓前進，軍中有違犯命令的，斬殺紇干一人，拿着首級示衆。於是突厥將帥進來拜謁他時，都跪着前行而且戰戰兢兢，不敢抬頭仰視。契丹本來事奉突厥，對突厥心中没有猜忌，韋雲起已經進入契丹界内，讓突厥詐説是前往柳城郡，想和高麗交易，不許説營中有隋朝使者，敢泄露秘密的斬首。契丹没有防備。在距離賊營一百里處，假裝向南行進，夜裏又退回來，并在距離賊營五十里的地方，結陣駐扎，契丹不知道這種情况。天亮時一起出發，騎馬奔馳襲擊契丹，俘獲其全部男女四萬口，將一半女子和牲畜賜給突厥，其餘的帶回朝中，男子全部殺掉。隋煬帝大喜，召集百官説：“韋雲起用突厥平定了契丹，用兵神奇，才兼文武，在朝堂之上又耿直，朕如今親自舉用他。”升任治書御史。韋雲起於是上奏彈劾説：“内史侍郎虞世基職掌樞要，責任重大；御史大夫裴藴特别蒙受恩寵，管理内外事務。如今四方報告反叛，他們不向上奏報，賊人實際數量很

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莫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此而不繩，爲害將大，請付有司，詰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曰：“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毁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大理司直。

煬帝幸揚州，雲起告歸長安，屬義旗入關，於長樂宫謁見。義寧元年，授司農卿，封陽城縣公。武德元年，加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事。是歲，欲大發兵討王世充，雲起上表諫曰：“國家承喪亂之後，百姓流離，未蒙安養，頻年不熟，關内阻飢。京邑初平，物情未附，鼠竊狗盗，猶爲國憂。盩厔、司竹，餘氛未殄；藍田、谷口，群盗實多。朝夕伺間，極爲國害。雖京城之内，每夜賊發。北有師都，連結胡寇，斯乃國家腹心之疾也。捨此不圖，而窺兵函、洛，若師出之後，内盗乘虚，一旦有變，禍將不小。臣謂王世充遠隔千里，山川懸絶，無能爲害，待有餘力，方可討之。今内難未弭，且宜弘於度外。如臣愚見，請暫戢兵，務穡勸農，安人和衆，關中小盗，自然寧息。秦川將卒，賈勇有餘，三年之後，一舉便定。今雖欲速，臣恐未可。”乃從之。

會突厥入寇，詔雲起總領豳、寧已北九州兵馬，便宜從事。四年，授西麟州刺史，司農卿如故。尋代趙郡王孝恭爲夔州刺史，轉遂州都督，懷柔夷獠，咸得衆心。遷益州行臺民部尚書，尋轉行臺兵部尚書。行臺僕射竇軌多行殺戮，又妄奏獠反，冀得集兵，因此作威，肆其凶暴，雲起多執不從。雲起又營私産，交通生獠，以規其利，軌亦對衆言之，由是構

多，有時却謊説很少。陛下聽説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前往的都不能取勝，所以使官軍失利，賊勢日益壯大。對他們不繩之以法，爲害將會更大，請交付有關部門，審理他們的罪狀。”大理卿鄭善果奏説：“韋雲起詆毁名臣，所説的不是實情，他這是非難詆毁朝政，妄作威權。”由是降爲大理司直。

隋煬帝臨幸揚州，韋雲起告假回到長安，正逢義軍入關，他到長樂宫謁見唐高祖。義寧元年，授任司農卿，封贈陽城縣公。武德元年，加授上開府儀同三司，署理農圃監事。這一年，準備大舉發兵征討王世充，韋雲起上表勸諫説：“國家承喪亂之後，百姓流離失所，還未蒙恩休養生息，加上連年没有收成，關内艱難飢餓。京城新近平定，人心還没有歸附，鼠竊狗盗之徒，仍然是國家的憂患。在盩厔、司竹一帶，還有餘賊未滅；在藍田、谷口一帶，還有群盗出没。早晚都在窺伺時機，嚴重地危害着國家。即使在京城之内，每夜還有賊盗發生。北面有梁師都，連結胡寇，這是國家的心腹大患啊。放下這不管，而派兵窺視函、洛，如果出兵之後，内盗乘虚起事，一旦發生變故，禍亂將會不小。臣認爲王世充遠隔千里，有山川阻隔，對我們還不能構成危脅，等到有餘力時，再去討伐他。如今内亂未平，暫且應該寬容不必介意。依臣愚見，不如暫時息兵，致力於農耕，安穩民衆，這樣關中小盗，就會自然安寧平息。秦川兵將，再奮其餘勇，三年之後，一舉便可成功。如今雖然想儘快平定，臣恐怕不能成功。”高祖采納了他的建議。

適逢突厥入侵，皇帝下詔叫韋雲起總管豳、寧以北九州兵馬，可以見機行事。四年，授任西麟州刺史，依舊爲司農卿。不久代趙郡王李孝恭任夔州刺史，轉任遂州都督，他感化招撫夷僚，很得人心。遷任益州行臺民部尚書，不久轉任行臺兵部尚書。行臺僕射竇軌經常横行殺戮，又上奏蒙騙説僚人反叛，希望得到集結兵馬的機會，藉此顯示威風，肆意凶暴，對竇軌的奏説韋雲起總是堅決反對。韋雲起又經營私産，與生僚來往，以此求取財貨，竇軌常對人説起韋雲起這

隙，情相猜貳。隱太子之死也，敕遣軌息馳驛詣益州報軌，軌乃疑雲起弟慶儉、堂弟慶嗣及親族并事東宫，慮其聞狀或將爲變，先設備而後告之。雲起果不信，問曰："詔書何在？"軌曰："公，建成黨也，今不奉詔，同反明矣。"遂執殺之。初，雲起年少時師事太學博士王頗，頗每與之言及時事，甚嘉嘆之，乃謂之曰："韋生識悟如是，必能自取富貴，然剛腸嫉惡，終當以此害身。"竟如頗言。

事，由此兩人産生隔閡，互相猜疑。隱太子死後，皇帝下敕派遣竇軌的兒子從驛道兼程趕到益州報告竇軌，竇軌因韋雲起的弟弟韋慶儉、堂弟韋慶嗣及親族都事奉東宫而憂心重重，擔心韋雲起聽到情况後可能會叛亂，於是先設防備然後告訴他。韋雲起果然不相信隱太子死了的消息，問道："詔書在哪裏？"竇軌説："公，是李建成的同黨，如今不奉詔，明顯是和他們一同謀反。"於是抓住并殺死了他。當初，韋雲起年少時以太學博士王頗爲師，王頗每次和他談論時事，對他大加贊賞，就對他説："韋生有如此的卓識悟性，一定能自取富貴，但你深切痛恨奸惡，最終會因此害了自身。"最後果真應了王頗的話。

子師實，垂拱初，官至華州刺史、太子少詹事，封扶陽郡公。

兒子韋師實，垂拱初年，官做到華州刺史、太子少詹事，封贈扶陽郡公。

韋方質

師實子方質，則天初鸞臺侍郎、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改修《垂拱格式》，方質多所損益，甚爲時人所稱。俄而武承嗣、三思當朝用事，諸宰相咸傾附之。方質疾假，承嗣等詣宅問疾，方質據床不爲之禮，左右云："踞見權貴，恐招危禍。"方質曰："吉凶命也。大丈夫豈能折節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也。"尋爲酷吏周興、來子珣所構，配流儋州，仍籍没其家。尋卒。神龍初雪免。

韋師實的兒子韋方質，則天初年任鸞臺侍郎、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當時修纂《垂拱格式》，韋方質做了很多增删補益的事，因此很受當時人稱贊。不久武承嗣、武三思在朝中掌權，諸宰相都投靠依附他們。韋方質有病休假，武承嗣等人到他家裏去探病，韋方質在床上不向他們行禮，左右的人説："踞坐着接待權貴，恐怕會招來莫大的禍患。"韋方質説："吉凶有命。大丈夫豈能靠屈節曲事近戚來苟且求免禍難。"不久被酷吏周興、來子珣所陷害，配流儋州，并抄没他家。不久去世。神龍初年得到昭雪。

孫伏伽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大業末，自大理寺史累補萬年縣法曹。武德元年，初以三事上諫。

其一曰：

臣聞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父有諍子，雖無道不陷於不義。故云子不可不諍於父，臣不可不諍於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故也。隋後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

孫伏伽，是貝州武城人。大業末年，自大理寺史多次補授後任萬年縣法曹。武德元年，最初上疏諫諍三件事情。

其一説：

臣聽説天子有直言諫諍之臣，即使治國無道也不至於失去天下；父親有直言相勸的兒子，即使治家無道也不會陷於不義。所以説兒子不可不向父親諍諫，臣下不可不對君主諍諫。以此來説，臣下事奉君主，猶如兒子事奉父親一樣。隋後主之所以失去天下，

止爲不聞其過。當時非無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諫，自謂德盛唐堯，功過夏禹，窮侈極欲，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腦塗地，户口減耗，盜賊日滋，而不覺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修嚴父之法，開直言之路，選賢任能，賞罰得中，人人樂業，誰能摇動者乎？所以前朝好爲變更，不師古訓者，止爲天誘其咎，將以開今聖唐也。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隆。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不難也。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爲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有蒐狩，須順四時，既代天理，安得非時妄動？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鷂鶵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豈此物哉！願陛下察臣愚忠，則天下幸甚。

其二曰：

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有隋之末，大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於人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妓之服，云擬五月五日於玄武門游戲。臣竊思審，實損皇猷，亦非貽厥子孫謀，爲後代法也。故《書》云：“無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恐從小至於大故也。《論語》云：“放鄭聲，遠佞人。”又

就是因爲聽不見自己的過錯。當時不是没有直言之士，是因君主不接受勸諫，自認爲他德大於唐堯，功超過夏禹，所以窮侈極欲，恣意胡爲。天下的百姓，肝腦塗地，户口減少，盜賊日益猖獗，對此他毫無覺察，都是因爲朝臣不敢告訴他呀。先前假如能遵循嚴父之法，廣開直言之路，選賢任能，賞罰得當，使人人安居樂業，還有誰能够動摇他呢？前朝之所以好爲變更，不遵從古訓，那是因爲上天使它滅亡，來建立今日的大唐天下。陛下在晉陽舉兵，天下人響應，統一的計劃迅速實現，基業也隨着隆盛。陛下不要因爲唐得天下容易，而忘了隋失天下也不難的教訓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行動有左史記録，言論有右史記録。既然要受到史書記録的約束，還怎敢恣情不慎。凡是打獵，都必須順從四時，既然是代天治理，又怎敢非時妄動呢？陛下二十日即位，二十一日就有進獻鷂鶵的，這是前朝的壞風氣，少年們做的事情，爲何今日又突然出現了呢！又聽説相國參軍事盧牟子進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進獻弓箭，多次蒙恩得到獎賞慰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真的有所需求，有什麽東西不能得到？陛下所缺少的，難道是這些東西嗎！願陛下體察臣下的愚忠，那麽天下之人就十分幸運了。

其二説：

百戲散樂，本來就不是純正的音樂，隋朝末年，大爲推崇使用，這是所謂的淫風，所以不能不改。近來，太常官司在民間借來婦女裙襦五百多套，用來充作散妓之服，説是預定五月五日在玄武門游戲。臣私下認真思考，認爲這實在有損王道，也不是遺留給子孫的好事，更不能成爲後代的法則。所以《書》中説：“不要以爲小惡無大損傷而不去掉它。”這是因爲恐怕要由小至大啊。《論語》上説：“斥逐鄭國的音樂，目的在於遠

云："樂則《韶》舞。"以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樂也。如臣愚見，請并廢之，則天下不勝幸甚。

其三曰：

臣聞性相近而習相遠，以其所好相染也。故《書》云："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以此言之，興亂其在斯與！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擇而任之也。如臣愚見，但是無義之人，及先來無賴，家門不能邕睦，及好奢華馳獵馭射，專作慢游狗馬聲色歌舞之人，不得使親而近之也。此等止可悦耳目，備驅馳，至於拾遺補闕，决不能爲也。臣歷窺往古，下觀近代，至於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爲左右亂之也。願陛下妙選賢才，以爲皇太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盤石，永固維城矣。

高祖覽之大悦，下詔曰："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典籍豈無先誡，臣僕諂諛，故弗之覺也。漢高祖反正，從諫如流。洎乎文、景繼業，宣、元承緒，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周、隋之季，忠臣結舌，一言喪邦，諒足深誡。永言於此，常深嘆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寶命，雖不能性與天道，庶思勉力，常冀弼諧，以匡不逮。而群公卿士，罕進直言，將申虚受之懷，物所未諭。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至誠慷慨，詞義懇切，指陳得失，無所迴避。非有不次之舉，曷貽利行之益。伏伽既懷諒直，宜處憲司，可治書侍御史。仍頒示遠近，知朕意焉。"兼賜帛三百匹。時軍國多事，賦斂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高祖并納焉。

離佞人。"又説："樂則《韶》舞。"以此來説，散妓一定不是助人成功的音樂。依照臣的愚見，請一并廢除，那麽天下人不勝慶幸。

其三説：

臣聽説性相近而習相遠，這是因爲有所愛好就互相感染的緣故。所以《書》中説："與治同道無不興盛，與亂同事無不敗亡。"以此而言，興亂的關鍵都在於此了！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有所選擇地任用。依照臣的愚見，衹要是無義之人，以及原本是無賴，居家不能和睦，還有喜好奢侈豪華馳騁射獵，一味沉溺於狗馬聲色歌舞之人，就不能讓他們與皇太子和諸王接近親近。這些人衹可取悦耳目，以備驅馳，至於拾遺補闕，决不能做到。臣歷察古代，下觀近代，至於子孫不孝，兄弟離間，没有不是由於左右之人而擾亂的。希望陛下精心挑選賢才，讓他們充任皇太子的府僚師友，如果這樣就能使皇太子健康成長，藩屏永固。

高祖看了孫伏伽的奏論大爲高興，下詔説："秦朝因不知道自己的過錯而滅亡，不是典籍當中没有告誡，而是由於臣僕諂諛，所以導致君主不能察知。漢高祖撥亂反正，從諫如流。到了文帝、景帝承繼大業，宣帝、元帝承襲大統，不由此道，怎能使國祚興盛呢？周、隋末年，忠臣閉口不語，由於一人專言喪失了國家，的確是個深刻的教訓。每每念及此事，都深深嘆息。朕認爲自己德行寡薄，而又恭奉寶命治理天下，雖不能性合天道，還是想着盡心盡力，常常希望諸臣輔弼調和，來匡正不足之處。而群公卿士，很少進忠直之言，朕再次重申虚心接受的心意，并使所有的人都知道這點。萬年縣法曹孫伏伽，非常忠誠慷慨，言辭也特别懇切，指陳朕的過失，而且無所迴避。若不破格提拔他，又怎能讓人們看到忠言勸諫的益處。孫伏伽心底誠實正直，應該位居掌管風紀的憲司，可使他任治書侍御史。并頒詔告示遠近，使衆人知道朕的心意。"同時賜帛

三百匹。當時軍國事務繁多，賦税繁重，孫伏伽多次奏請改革，高祖都一一采納了。

二年，高祖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志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虚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綱善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俯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二年，高祖對裴寂説："隋朝末年没有德政，上下相互蒙騙，君主特别驕矜，臣下一意諂佞。皇上聽不到過失，臣下不進忠言，以至於國家傾危，自身死在匹夫手中。朕撥亂反正，志在安定百姓，平定禍亂任用武臣，守護成業委任文臣，使得各自施展其才能，以匡正朕的不足之處。近來時時虚心接待，希望能聽到正直之言。然而祇有李綱能够竭盡忠心，孫伏伽也可稱得上是忠誠正直之士，其餘的人還是沿襲過去的惡習，祇是俯首稱臣而已，那可不是朕所希望的！"

及平王世充、竇建德，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并令配遷。伏伽上表諫曰：

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聞諸舊典。故《書》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群生，率土之濱，誰非臣妾。綸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不疑，見之者不惑。陛下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光被黔黎，無所間然，公私蒙賴。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後，即便無事。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後乃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爲取則？若欲子細推尋，逆城之内，人誰無罪。故《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若論渠魁，世充等爲首，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古人云："蹠狗吠堯，蓋非其主。"在東都城内及建德部下，乃有與陛下積小故舊，編髮友朋，猶尚有人敗後

等到平定了王世充、竇建德，皇帝頒詔大赦天下，隨後又責罰他們的黨羽，并將他們配流遷徙。孫伏伽上表勸諫説：

臣聽説君王無戲言，這是自古以來的格言；信守諾言，也是古書上的警句。所以《書》上説："你不要不相信，朕不會食言的。"《論語》上也説，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由此而論，張口説話，不可不慎重。陛下君臨天下，庇護養育衆生，普天之下，誰不是聖上的臣下。詔書一經發布，就要取信於天下，使聽到的人不懷疑，見到的人不疑惑。陛下本月二日發布赦免制詔，光照所有百姓，并且没有差别，公私都蒙受恩惠。已經説了在一般赦令中不能赦免的均予赦免，這不僅是赦免了有罪的人，也是給天下人商訂，允許其改過更新。以此而言，一旦赦免之後，就没有事了。爲何王世充及竇建德的部下在赦免之後還要被放逐呢？這是陛下自己違背本意，這讓臣下拿什麽爲準則呢？若要仔細推究，凡在逆賊城内者，哪一個人能没有罪。所以《書》上説："消滅他們的魁首，脅從者不予治罪。"若祇論處罪魁禍首，那王世充等就是魁首，魁首尚且赦免了，脅從者還有什麽罪？而且古人説："蹠的狗對堯吠叫，因他不是自己的主人。"在東都城内的人以及竇建德的部下，有的是陛下小時候的故舊，年輕時的朋友，還有人戰敗後方

始至者。此等豈忘陛下，皆云被壅故也。以此言之，自外疏者，竊謂無罪。又《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上古以來，何代無君，所以祗稱堯、舜之善者何也？直由爲天子者實難，善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權須應機而作；今四方既定，設法須與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還須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爲無信，欲遣兆人若爲信畏？故《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賞罰之行，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疏。如臣愚見，世充、建德下僞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并放之，則天下幸甚。

纔來到。這些人若是没及時歸附陛下，也都是被壅塞阻隔的緣故。以此而言，其他疏遠的人，臣私下認爲他們没有罪。又《書》中說："不懂得艱，做起來就很難。"自從上古以來，哪一代没有君主，之所以祗稱頌堯、舜的善道是爲什麼呢？就是因爲做天子的確很難，善名也確實難得的緣故。從前天下未平定時，威權必須因時制宜；如今四方已經安定，設置的法令就必須和人們共同遵守。法令，是陛下自己制定的，還須自己遵守，進而使天下百姓信服而敬畏。如今自己先不信守它，又將如何使天下之人信服敬畏呢？所以《書》上說："没偏私没有不公，那麼王道就會廣遠；没有不公没有偏私，王道就能公允。"實行賞罰，不應該有貴賤的區分，聖人制法，不應該有親疏的不同。依照臣的愚見，王世充、竇建德部下的僞官，經過大赦應當免於責罰，準備遷徙流放的，也請一律加以赦免，那麼天下之人就很幸運了。

又上表請置諫官，高祖皆納焉。

他又上表請求設置諫官，高祖都一一采納了。

太宗即位，賜爵樂安縣男。貞觀元年，轉大理少卿。太宗嘗馬射，伏伽上書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履險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則禁衛九重；其動也，則出警入蹕。此非直尊其居處，乃爲社稷生靈之大計耳。故古人云：'一人有慶，兆人賴之。'臣竊聞陛下猶自走馬射帖，娱悦近臣，此乃無禁乘危，竊爲陛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則非光史册，二則未足顯揚，又非所以導養聖躬，亦不可以垂範後代。此祗是少年諸王之所務，豈得既爲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奈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見，竊謂不可。"太宗覽之大悦。

太宗即位，賜爵樂安縣男。貞觀元年，轉任大理少卿。太宗曾驅馬射箭，孫伏伽上書勸諫說："臣聽說千金之子，不在堂檐之下就座；百金之子，不在車衡之旁站立。由此而言，天下的君主，不能履險登危是顯而易見的了。臣又聽說天子的居處，有禁衛九重；若要行動，出入得有人警戒清道。這并非祗是尊重天子的居處，而是爲國家百姓考慮。所以古人說：'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臣私下聽説陛下還親自飛馬射帖，和近臣們娱樂，這就是没有禁止履險登危，私下認爲陛下不能這樣做。爲什麼呢？一則這不能光耀史册，二則這不足以顯揚聖德，既不能調養聖體，也不能垂範後代。這祗是少年諸王所做的事，怎能自己身爲天子，如今還做這等事呢？陛下雖然不看重自己，但如何對得住國家天下呢！依照臣的愚見，私下認爲不能這樣做。"太宗看了他的勸諫書非常高興。

五年，坐奏囚誤失免官。尋起爲

五年，因論奏囚犯失誤獲罪免官。不久起用

刑部郎中，累遷大理少卿，轉民部侍郎。十四年，拜大理卿，後出爲陜州刺史。永徽五年，以年老致仕。顯慶三年卒。

任刑部郎中，多次遷任爲大理少卿，轉任民部侍郎。十四年，拜授大理卿，後來出任陜州刺史。永徽五年，因年老退休，顯慶三年去世。

張玄素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隋末，爲景城縣户曹。竇建德攻陷景城，玄素被執，將就戮，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命，曰："此人清慎若是，今倘殺之，乃無天也。大王將定天下，當深加禮接，以招四方，如何殺之，使善人解體。"建德遽命釋之，署爲治書侍御史，固辭不受。及江都不守，又召拜黄門侍郎，始應命。

張玄素，是蒲州虞鄉人。隋朝末年，任景城縣户曹。竇建德攻陷景城，張玄素被捕，就在竇建德準備處死他時，本縣的百姓一千多人哭泣着請求代替他去死，并對竇建德説："此人如此清廉謹慎，如今倘若殺了他，那就没有天理可言了。大王您立志平定天下，應當對他深加禮遇，以此招撫四方之人，怎麽能殺死他，而使好人個個心灰意冷。"竇建德立刻命令放了他，并署任爲治書侍御史，他堅决辭讓不肯接受。等到江都失守，又召拜他爲黄門侍郎，這時他纔接受了任命。

建德平，授景城都督府録事參軍。太宗聞其名，及即位，召見，訪以政道。對曰："臣觀自古以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虚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重，又欲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况一日萬機，已多虧失，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如其廣任賢良，高居深視，百司奉職，誰敢犯之。臣又觀隋末沸騰，被於宇縣，所争天下者不過十數人，餘皆保邑全身，思歸有道。是知人欲背主爲亂者鮮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於亂。陛下若近覽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能加。"太宗善其對，擢拜侍御史，尋遷給事中。

竇建德被平定，授任張玄素爲景城都督府録事參軍。太宗聞知他的名聲，等到即位，下詔召見，并詢問他爲政之道。他回答説："依臣看自古以來，没有像隋朝這樣混亂的，這不衹是因爲君主獨斷專行，而且法令日益混亂。假如那時君主在上虚心接受，臣子在下矯正過失，那就不會這樣了。况且以帝位之尊，又想專斷政務，一天决斷十件事而五件不妥當，妥當的當然很好，那些不妥當的又該怎麽辦？况且一天中有很多事，肯定會有許多虧缺失誤，日積月累，乃至年復一年，乖謬就會更多，如此不是滅亡能是什麽！如果能廣泛任用賢良之人，居高瞻遠，使百官各盡其職，還有誰敢冒犯。臣也經歷了隋朝末年的動蕩，當時危機遍及全國各地，而争奪天下的不過十幾人而已，其餘的都是守城保身，想歸從有道之人罷了。這説明人想背離君主進而叛亂的是少數，衹是人君不能安撫他們，因而導致喪亂。陛下如果能以近代的危亡爲借鑒，一天比一天謹慎，唐堯、虞舜之道，不是不可能實現。"太宗稱贊他的回答，提升他任侍御史，不久遷任給事中。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玄素上書諫曰：

貞觀四年，太宗下詔徵發士卒修繕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之用，張玄素上書勸諫説：

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爲君也，藉周室之餘、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良由逞嗜奔欲，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約，薄賦斂，慎終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爲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何須補葺？諸王今并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虚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飢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恐未平復。奈何營未幸之都，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内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爲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又嘗見隋室造殿，楹棟宏壯，大木非隨近所有，多從豫章采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爲之，若用木輪，便即火出。鐵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壞，仍數百人别齎鐵轂以隨之，終日不過進三二十里。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

小臣私下思考秦始皇之所以成爲君主，憑藉的是周室的餘業、六國的强盛，他打算將帝業流傳萬世，但衹到兒子就滅亡了，的確是由於放縱嗜欲，違背天理傷害百姓的緣故。由此可知天下不可以單憑武力取勝，神靈也不可以親近依仗，衹有弘揚勤儉節約，减輕賦税，慎始慎終，纔可以使國家長久穩固。現在陛下承繼百代君主之後，處在凋零殘破之時，一定要以禮制來節制，陛下應該以自身作出表率。巡幸東都的日期尚未决定，爲什麼現在就要整修宫殿？諸王現在都出就藩邸，還需要營造，徵集調發日漸增多，這可不是疲憊的百姓所希望的。這是不可以的第一點。陛下剛平定東都的時候，凡是重叠的樓閣寬廣的宫殿，都命令拆除毁掉，一時天下之人，同心欽佩敬仰陛下。哪有起初憎恨其奢侈浪費，現在又喜歡其雕梁畫棟呢？這是不可以的第二點。每每接到陛下的聖旨，都説不是當下就去巡幸，這是不急需辦的事，又何必要有勞民傷財的舉動。國家没有兩年的積蓄，爲何要使兩都修繕完好，勞役過度，怨恨就會産生。這是不可以的第三點。百姓蒙受戰亂流離之後，財力損傷殆盡，陛下施恩養育，剛剛得以存身立命，飢餓寒冷還很嚴重，生計問題還未徹底解决，三五年間，恐怕還不能恢復。爲什麼要營造不去巡幸的都城，而奪取疲憊百姓的財力人力。這是不可以的第四點。從前漢高祖要在洛陽建都，婁敬進言説明情况後，他當天就起駕西行，難道他不知道洛陽地居國土之中，各地交納賦税的路程均等，關鍵在於地理形勢不如關内。雖説陛下也在教化衰弱疲憊之人，革除浮薄的風氣，但這一切爲時還很短暫，民風還不够淳和，斟酌此事，確實還不能東幸。這是不可以的第五點。臣也曾看到隋朝營建宫殿，由於梁柱粗長，而附近地區又没有高大的樹木，還需從豫章采伐運來。二千人拉一根大柱，還得在柱子下邊安置輪子，輪子都是用生鐵鑄成的，如果

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

使用木輪，一磨擦就會起火。既然用的是鐵輪，行進一二里就有損壞，於是還有數百人另外帶着鐵輪子跟隨，一天不過行進二三十里。粗略計算一根柱子的費用，已經是數十萬的工費了，其餘的費用又超過這個數。臣聽説阿房宫建成，秦人離散；章華臺築成，楚人衆叛親離；等乾陽殿竣工，隋朝的百姓也就解體了。况且以陛下今日的功力，哪比得上當年的隋朝？役使受戰争創傷的百姓，承襲滅亡隋朝的弊端，以此而言，恐怕有甚於隋煬帝。衷心地希望陛下三思，不要做那種被由余嘲笑的事，那麽天下將極爲幸運了。

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敕大殿高門并宜焚毁，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然天下翕然，謳歌至德。今若遵舊制，即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趨捨頓異，何以昭示子孫，光敷四海。"太宗嘆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朕故修營，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可賜綵二百匹。"侍中魏徵嘆曰："張公論事，遂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累遷太子少詹事，轉右庶子。

太宗説："卿認爲我不如隋煬帝，和夏桀、商紂比又如何呢？"張玄素回答説："如果最終還要修乾陽殿，那就將和夏桀、商紂同樣昏亂了。况且陛下當初平定東都，太上皇已敕令將大殿高門一并焚毁，陛下認爲瓦木可以使用，不應該燒掉，請求賜給貧窮之人。事情雖然没有實行，然而一時天下之人，紛紛稱贊您的崇高德行。現在如果遵循舊制，那就是隋朝的勞役再度興起。五六年間，一取一捨截然不同，這將怎樣昭示子孫，光大四海。"太宗嘆息説："我没有思量，因而纔有這種想法。"回頭對房玄齡説："洛陽地居國土中央，天下朝貢的路程均等，朕之所以想修繕營造，目的在於方便百姓。如今張玄素上表，的確應該聽從，以後有事必須去那裏巡行，即使露宿也不算什麽，所有勞作役使，都應該立即停止。然而地位低下的人冒犯地位尊貴的人，自古以來就不容易，若不是他忠誠正直，怎會這樣做。可賜給他綵帛二百匹。"侍中魏徵嘆息説："張公議論事情，有阻止皇帝行動的威力，可稱得上是仁人之言，所帶來的利益是很大的啊！"多次遷任爲太子少詹事，轉任右庶子。

時承乾居春宫，頗以游畋廢學，玄素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爲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今苑中娱獵，雖名異游畋，若行之無常，終

當時李承乾是東宫太子，沉溺於游獵而荒廢了學業，張玄素上書勸諫説："臣聽説皇天對人不講親疏，衹保佑有德行的人，假如違背天道，那將會人神共棄。然而古代有三驅的禮節，但并非想教人殺戮，是爲了給百姓除害，所以商湯網張一面，天下都歸服於他的仁德。如今在苑中打

虧雅度。且傅説曰：‘學不師古，匪説攸聞。’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望數存問，以補萬一。仍博遣有名行學士，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教，察既行之往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夫爲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遂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爲。’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兩，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匕鬯？慎終如始，猶懼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尋又兼太子少詹事。

獵娛樂，雖然名義上不同於外出打獵，但如果游樂没有節制，終究有損於美德。况且傅説説過：‘學不師古，我傅説不曾聽説過。’可見弘揚道德在於學古代之道，而學古代之道必須依靠老師的教導。既然皇上已下恩詔，令孔穎達爲侍講，希望殿下常常向他請教，以補萬一。還要廣選有名望有德行的學士，與他們朝夕相處。閲覽聖人的遺教，審察做過的往事，每天知道自己不足之處，每月不忘記要做的事情。如此則能盡善盡美，夏啓、周誦，又何足稱道呢！做君王的人，没有不追求善行的，但因爲理性不能戰勝感情，再由於沉溺迷惑最終要導致昏亂。沉溺迷惑一旦嚴重，忠言就會聽不進去，因此臣下隨便迎合，君道就會漸漸被損壞。古人有句話：‘不要因爲是小惡而不改正，小善而不去做。’由此可知禍福的到來，都是逐漸積累的。殿下位居儲君，應當廣泛樹立美好的德行。一旦養成喜好打獵的惡習，那將如何主持國家事務？即使慎始慎終，還是害怕會逐漸衰退，更何况開始就不謹慎，那最終又將如何呢？”不久又兼任太子少詹事。

十三年，又上書諫曰：“臣聞周公以大聖之材，猶握髮吐飧，引納白屋，而况後之聖賢，敢輕斯道？是以禮制皇太子入學而行齒胄，欲使太子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表。至如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論今，增暉睿德。而雕蟲小伎之流，祇可時命追隨，以代博弈耳。若其騎射畋游，酣歌戲玩，苟悦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臣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并不能納。

十三年，又上書勸諫説：“臣聽説周公有大聖之才，還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接納平民百姓，更何况本身還不及周公的聖賢，又怎敢輕視此道呢？按照禮制皇太子入學要行齒胄之禮，目的是要讓太子懂得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然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之序、長幼之節，雖是個人的行爲，但能傳於四海之外，一個人的聲譽是依憑舉止而使遠方聞知，藉助言論而傳布四方的。殿下天資已足够聰穎，還需要學習經術文章以修飾自己的言談舉止。至如孔穎達、趙弘智等，不僅是德行高尚知識淵博的儒士，同時也精通政務。希望時常令他們侍講，目的是能通達事物的道理，覽古論今，增加聖德的光輝。而雕蟲小技之流，祇可在有時召來，以替代博弈一類的游戲。至於像騎射游獵，酣歌戲玩，一時能娛悦耳目，最終會污染心神，習染逐漸長久，必定會改變性情。古人有句話：‘心爲萬事之主，行動没有節制就會昏亂。’臣害怕敗壞殿下德性的根源，就在這些方面。”李承乾全都不能接納。

太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十四年，擢授銀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久不坐朝，玄素諫曰："宫内止有婦人耳，不知如樊姬之徒，可與弘益聖德者有幾？若遂無賢哲，便是親嬖倖，遠忠良。人不見德，何以光敷三善。且宫儲之寄，於國爲重，所以廣置群僚，以輔睿德。今乃動經時月，不見宫臣，納誨既疏，將何補闕？"承乾嫉其數諫，遣户奴夜以馬撾擊之，殆至於死。承乾又嘗於宫中擊鼓，聲聞于外，玄素叩閤請見，極言切諫，承乾乃出宫内鼓，對玄素毁之。

太宗知道張玄素在東宫多次上書勸諫，十四年，提拔他任銀青光禄大夫，兼任太子左庶子。當時李承乾長時間不坐朝聽政，張玄素勸諫説："宫内衹有婦人，不知道像樊姬那樣的婦人，可以給你增加聖德的能有幾人呢？如果不進用賢哲，便會親近嬖幸，遠離忠良。人如果無德，就不能光大敬父母、尊君主、親兄長的三善。况且太子是未來的君主，對國家很重要，所以多設群僚，來輔助聖明之德。如今動輒數月時間不接見宫臣，進納諫誨的人少了，又將怎樣彌補闕失？"李承乾嫉恨他多次勸説，派遣奴僕夜間用馬鞭擊打他，幾乎將他打死。李承乾又曾在宫中擊鼓，鼓聲傳到宫外，張玄素叩開閤門請求謁見，極言直諫，李承乾纔將鼓從宫内拿出，當着張玄素的面將鼓毁掉。

是歲，太宗嘗對朝問玄素歷官所由，玄素既出自刑部令史，甚以慚耻。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聞君子不失言於人，聖主不戲言於臣。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臣始能盡力以奉其上。近代宋孝武輕言肆口，侮弄朝臣，攻其門户，乃至狼狽。良史書之，以爲非是。陛下昨見問張玄素云：'隋任何官？'奏云：'縣尉。'又問：'未爲縣尉已前？'奏云：'流外。'又問：'在何曹司？'玄素將出閤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怪。大唐創曆，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陛下禮重玄素，頻年任使，擢授三品，翼贊皇儲，自不可更對群臣，窮其門户，棄昔日之殊恩，成一朝之愧耻。人君之御臣下也，禮義以導之，惠澤以驅之，使其負戴玄天，罄輸臣節，猶恐德禮不加，人不自勵。若無故忽略，使其羞慚，鬱結於懷，衷心靡樂，責其伏節死義，其可得乎？"書奏，太宗謂遂良曰："朕亦悔此問，今得卿

這一年，太宗曾當着朝臣的面詢問張玄素做官的經歷，張玄素原本出身刑部令史，感到非常慚愧羞耻。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説："臣聽説君子不失言於人，聖主不戲言於臣。説出的話史書就要記載，并以禮成就，用音樂歌唱。君主居上位能禮遇其臣下，臣子纔能竭心盡力來奉事君主。近代的宋孝武帝説話輕佻隨意，侮弄朝臣，突然進入他們的門户，以至於這些人狼狽不堪。良史記載此事，認爲這不妥當。陛下昨天問張玄素説：'在隋朝時你任什麽官？'奏説：'縣尉。'又問：'没任縣尉以前呢？'奏説：'爲流外官。'又問：'在什麽曹司？'張玄素一出宫門，幾乎不能移步，精神頓時萎靡不振，臉色如死灰一般。朝臣們看見他這樣子，大多驚訝奇怪。大唐創業以來，任官根據才能，不管他是管占卜祭祀的卜祝，還是受雇充雜役的庸保，都可根據才能而使用。陛下禮遇看重張玄素，多年來委以重任，提拔授任三品官，讓他輔佐皇太子，當然不能面對群臣，追問他的門户，使他忘了昔日的特殊恩遇，一時之間覺得慚愧羞耻。人君駕御臣下，應用禮義引導，用恩惠驅使，使他們感恩戴德，盡效臣節，如此仍憂慮恩惠禮義不周全，人們不能自我勉勵。如果無故而忽略，使他覺得羞慚，胸中鬱悶，内心不樂，要讓他去爲節義而死能辦得

疏，深會我心。”

承乾既敗德日增，玄素又上書諫曰：

臣聞孔子云：“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然《書》、《傳》所載，言之或遠，尋覽近事，得失斯存。至如周武帝平定山東，卑宮菲食，以安海內。太子贇舉措無端，穢德日著。烏丸軌知其不可，具言於武帝，武帝慈仁，望其漸改。及至踐祚，狂暴肆情，區宇崩離，宗祀覆滅，即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弱，憑藉女資，雖無大功於天下，然布德行仁，足爲萬姓所賴。勇爲太子，不能近遵君父之節儉，而務驕侈，今之山池遺迹，即殿下所親睹是也。此時亦恃君親之恩，自謂太山之固，詎知邪臣敢進其說。向使動静有常，進退合度，親君子，疏小人，捨浮華，尚恭儉，雖有邪臣間之，何能致慈父之隙？豈不由積德未弘，令聞不著，讒言一至，遂成其禍。竊惟皇儲之寄，荷戴殊重，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逾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睹賢良。今言孝敬則闕視膳問安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愛學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群邪淫巧，昵近深宮。愛好者皆游手雜色，施與者并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

到嗎？”書奏遞上，太宗對褚遂良說：“朕也後悔這樣問他，如今得到卿的奏疏，很合我的心意。”

李承乾的惡劣德行日益增加，張玄素又上書勸諫說：

臣聽說孔子說過：“能就近以自己的心而推及別人，可以說就是爲仁的方法了。”然而《書》、《傳》記載的事，說起來或許太遠，尋覽近事，也都有關於得失的記載。至如周武帝平定山東，住簡陋的宮室吃粗劣的食物，目的是要安定海內。太子宇文贇行爲放縱，惡迹日甚一日。烏丸軌知道他不行，都告訴了武帝，武帝仁慈，希望他逐漸改正。等到即位，狂暴任性，天下分崩離析，宗廟社稷覆滅，因此被隋文帝取代了。隋文帝利用周的衰弱，憑藉女兒的幫助，雖然對天下没有大功德，但廣布德政仁義，也足爲百姓所仰賴。楊勇身爲太子，不能遵從君父的節儉，而致力於驕縱奢侈，如今的山池遺迹，殿下也親眼看到了。那時也是依恃君親的恩澤，自認爲地位能像泰山一樣的穩固，哪裏知道邪臣竟敢進其邪說。當初假使舉止有常規，進退合乎法度，親近君子，疏遠小人，捨棄浮華，崇尚恭儉，即使有邪臣離間，怎能造成與慈父的裂痕呢？難道不是因爲積德不廣厚，美名不顯著，一旦遭到讒言詆毁，便導致禍患發生。臣私下認爲皇儲作爲未來的皇上，擔負的使命特别重大，如果積德不廣厚，拿什麽繼承并保持已成就的功業呢？聖上因與殿下有父子親情，而行事則兼及家國，對殿下所需用的財物，并不加以限制。詔令發下不到六十天，費用已超過七萬，驕奢達到極點，有誰能比這還過分。宮門之下，聚集的衹有工匠；東宮内苑，看不見賢良之臣。如今說孝敬則缺少視膳問安的禮節，語恭順則違背君父慈愛訓導的原則，求名聲則没有愛學好道的實事，觀舉止則有受牽連誅殺的罪過。東宮中正直的大臣，不曾在身邊；淫巧邪惡的小人，却在深宮受到親近。喜歡的都是游手好閑之徒，施給的都

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宣猷禁門，不異闤闠，朝入暮出，穢聲已遠。臣以德音日損，頻上諫書，自爾已來，縱逸尤甚。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當今善士，臣每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招敗損。方崇閉塞之源，不慕欽明之術，雖抱睿哲之資，終罹罔念之咎。古人云："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

是圖畫雕刻之類。從外表上看，就已經有這些過失；至於宮中隱密不可告人的事，怎能數得清呢！發表政令的宮廷，與市場沒有區別，各種人物朝入暮出，邪惡的名聲已經遠傳。臣認爲殿下的聲譽日益受到損害，多次進上諫書，自那時以來，放縱淫逸更加嚴重。右庶子趙弘智經學深湛品行端正，是當今的善士，臣時常奏請，希望常召他進宮，和他談論，望能增長殿下的美德。殿下的旨意反而有所猜疑，說臣是妄自推薦引進。從善如流，尚且擔心來不及；掩飾過失拒不納諫，必然招來敗亡之禍。一味要閉塞言路之源，不仰慕聖明之術，即使有睿哲的天資，最終也會遭無知的懲罰。古人說："苦藥利於病，苦言利於行。"望殿下居安思危，日慎一日。

書入，承乾不納，乃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玄素隨例除名。十八年，起授潮州刺史，轉鄧州刺史。永徽中，以年老致仕。龍朔三年，加授銀青光祿大夫。麟德元年卒。

書疏送入，李承乾不接納，還派遣刺客要殺害張玄素。不久李承乾被廢黜，張玄素隨例也被除名。十八年，起用授任潮州刺史，轉任鄧州刺史。永徽年間，因年老退休。龍朔三年，加授銀青光祿大夫。麟德元年去世。

史臣曰：伏伽上疏於高祖，玄素進言於太宗，從疏賤以干至尊，懷切直以明正理，可謂至難矣。既而并見抽獎，咸蒙顧遇。自非下情忠到，效匪躬之節；上聽聰明，致如流之美，孰能至於此乎?《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斯之謂矣。世長幼而聰悟，長能規諫；雲起屏絶朋黨，罔避驕豪。歷覽言行，咸有可觀。而雲起吐茹無方，世長終成詭詐，其不令也宜哉！方諸孫、張二子，知不逮矣。

贊曰：言爲身文，感義忘身。不有忠膽，安輕逆鱗。蘇、韋果俊，伽、素忠純。悟主匡失，猗歟諍臣。

史臣曰：孫伏伽上疏給高祖，張玄素進言給太宗，以疏賤的身份來干犯至尊的皇帝，心懷切直以申明正理，可稱得上是很難啊。不久都被獎勵提拔，同樣也都蒙受恩遇。如果不是臣下忠誠，盡公而忘私之節操；聖上天資聰哲，成就從善如流的美德，誰能至於此呢?《書》上說："木頭從繩則正直，君主納諫則聖明。"說的就是這啊。蘇世長年幼時聰穎明悟，長大成人後能規勸進諫；韋雲起屏棄拒絶朋黨，也不迴避驕橫豪强。歷觀他們的言行，都有可取之處。而韋雲起進諫無方，蘇世長終成詭詐，他們不得善終也是應當的啊！與孫、張二人相比，智略不及他們。

贊曰：言語是稟性的表現，爲忠義而不惜身亡。没有忠心赤膽，豈敢輕犯皇帝的容顔。蘇世長、韋雲起果敢傑出，孫伏伽、張玄素忠誠純正。感悟主上匡正過失，是難得的諫諍之臣。

舊唐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太宗諸子

恒山王承乾　楚王寬　吴王恪（子）成王千里（孫）信安王禕
濮王泰　庶人祐　蜀王愔　蔣王惲　越王貞（子）琅邪王沖
紀王慎　江王囂　代王簡　趙王福　曹王明

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高宗大帝、恒山王承乾、濮王泰，楊妃生吴王恪、蜀王愔，陰妃生庶人祐，燕妃生越王貞、江王囂，韋妃生紀王慎，楊妃生趙王福，楊氏生曹王明，王氏生蔣王惲，後宫生楚王寬、代王簡。

太宗有十四個兒子：文德皇后生高宗大帝、恒山王李承乾、濮王李泰，楊妃生吴王李恪、蜀王李愔，陰妃生庶人李祐，燕妃生越王李貞、江王李囂，韋妃生紀王李慎，楊妃生趙王李福，楊氏生曹王李明，王氏生蔣王李惲，不知姓氏的後宫生楚王李寬、代王李簡。

恒山王李承乾

恒山王承乾，太宗長子也，生於承乾殿，因以名焉。武德三年，封恒山王。七年，徙封中山。太宗即位，爲皇太子，時年八歲，性聰敏，太宗甚愛之。太宗居諒闇，庶政皆令聽斷，頗識大體。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監國。及長，好聲色，慢游無度，然懼太宗知之，不敢見其迹。每臨朝視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後，便與群小褻狎。宫臣或欲進諫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斂容，引咎自責。樞機辨給，智足飾非，群臣拜答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爲明而莫之察也。

恒山王李承乾，是太宗的長子，在承乾殿出生，就用承乾作名字。武德三年，封爲恒山王。七年，改封中山王。太宗即位，立爲皇太子，當時祇有八歲，天生聰明機敏，太宗很喜愛他。太宗居喪期間，所有的政務都叫他處理，很講原則。從此太宗每次巡幸，常常叫他留守處理政事。長大後，喜歡音樂女色，浪蕩游玩没有節制，但是害怕太宗知道，不敢暴露蛛絲馬迹。每次臨朝處理國事，必定要説忠孝之道，退朝以後，就親近寵幸那些小人。宫臣中如果有人打算進諫，李承乾一定能事先揣摸到他的心思，便正襟危坐滿臉嚴肅，認錯自責。機靈善辯，有本領文過飾非，弄得臣下們拜答都來不及，所以在朝中做官的人開始都認爲他聖明而没有察覺他的真相。

承乾先患足，行甚艱難，而魏王

李承乾先得了脚病，走路很困難，而魏王

泰有當時美譽，太宗漸愛重之。承乾恐有廢立，甚忌之，泰亦負其材能，潛懷奪嫡之計。於是各樹朋黨，遂成釁隙。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稱心殺之，坐稱心死者又數人。承乾意泰告訐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稱心不已，於宫中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於前，令宫人朝暮奠祭，承乾數至其處，徘徊流涕。仍於宫中起冢而葬之，并贈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托疾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命户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翦綵爲舞衣，尋橦跳劍，晝夜不絶，鼓角之聲，日聞於外。

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并嘉之，二人各賜帛百匹、黄金十斤，以勵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去職，承乾侈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爲詹事，志寧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承乾并不納。又嘗召壯士左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深禮賜之，令殺魏王泰，不克而止。尋與漢王元昌、兵部尚書侯君集、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洋州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等謀反，將縱兵入西宫。

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於齊州。承乾謂紇干承基曰："我西畔宫墻，去大内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間大親近，豈可并齊王乎?"會承基亦外連齊王，繫獄當死，遂告其事。太宗召承乾幽之别室，命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特進蕭瑀、兵部尚書李勣、大理卿孫伏伽、中書侍郎岑文

李泰當時聲譽很好，逐漸得到太宗的寵愛器重。李承乾害怕自己被廢掉，十分嫉妒李泰，李泰也自以爲有才能，心裏有奪嫡的打算。於是分别樹立朋黨，産生仇恨。有個十多歲的太常樂人，相貌美麗，善於歌舞，特别受李承乾的寵幸，叫做稱心。太宗知道後極其憤怒，將稱心抓來殺掉，受牽連被殺的還有幾個人。李承乾認爲這是李泰告發的，怨恨之心更加强烈。他傷心思念稱心不能自已，在宫中建造房屋，雕塑稱心的像，前面排列着偶人車馬，叫宫人早晚祭奠，李承乾多次來到這裏，徘徊流淚。就在宫中建墳墓埋葬稱心，并且贈官立碑，用來表現自己的傷心和悼念。李承乾從此托病動輒幾個月不朝參。經常叫幾十上百個户奴專門練習伎樂，學胡人的樣子將頭髮挽成椎狀，剪裁綵帛縫製舞衣，隨着音樂的節奏跳丸舞劍，晝夜不停，鼓樂的聲音，外面每天都能聽到。

當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李承乾，于志寧撰寫《諫苑》二十卷委婉勸説，孔穎達又多次規勸上奏。太宗嘉獎他倆，各賜帛一百匹、黄金十斤，藉此激勵李承乾；并升任于志寧爲詹事。没過多久，于志寧因爲母親守喪離職，李承乾奢侈放縱一天比一天厲害。太宗又重新起用于志寧爲詹事，于志寧和左庶子張玄素多次上書懇切勸諫，李承乾都不采納。李承乾又曾經召來壯士左衛副率封師進和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對他們深加禮遇賞賜豐厚，叫他們殺死魏王李泰，没有成功作罷。不久與漢王李元昌、兵部尚書侯君集、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洋州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等人陰謀反叛，打算帶兵進入西宫。

貞觀十七年，齊王李祐在齊州反叛。李承乾對紇干承基説："我西邊的宫墻，距離大内衹有二十來步遠，這個距離太近了，怎麽纔能和齊王聯合起來呢?"正好紇干承基也外連齊王，關進牢獄當處死刑，於是告發了這件事。太宗召來李承乾把他囚禁在别室，叫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特進蕭瑀、兵部尚書李勣、大理卿孫伏伽、中書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馬周、諫議大夫

本、御史大夫馬周、諫議大夫褚遂良等參鞫之，事皆明驗。廢承乾爲庶人，徙黔州，元昌賜令自盡，侯君集等咸伏誅。其宫僚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中舍人蕭鈞，并以材選用，承乾既敗，太宗引大義以讓之，咸坐免。十九年，承乾卒於徙所，太宗爲之廢朝，葬以國公之禮。

褚遂良等人審訊，事情都驗證清楚了。廢李承乾爲庶人，遷往黔州，賜令李元昌自盡，侯君集等人都被殺。他的宫僚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中舍人蕭鈞，都因爲有才能被選拔任用，李承乾謀反失敗後，太宗用大義責備他們，都獲罪免職。十九年，李承乾死在遷所，太宗爲他停止朝會，用國公的禮儀埋葬。

二子象、厥。象官至懷州别駕，厥至鄂州别駕。象子適之，别有傳。

兩個兒子李象、李厥。李象官做到懷州别駕，李厥官做到鄂州别駕。李象的兒子李適之，另外有傳。

楚王李寬

楚王寬，太宗第二子也。出繼叔父楚哀王智雲。早薨。貞觀初追封，無後，國除。

楚王李寬，是太宗的第二個兒子。過繼給叔父楚哀王李智雲。早年薨逝。貞觀初年追封，没有後代，削除封國。

吴王李恪

吴王恪，太宗第三子也。武德三年，封長沙王。九年，進封漢王。貞觀二年，徙封蜀王，授益州大都督，以年幼不之官。十年，又徙封吴王。十二年，累授安州都督。及將赴職，太宗書誡之曰：“吾以君臨兆庶，表正萬邦。汝地居茂親，寄惟藩屏，勉思橋梓之道，善侔間、平之德。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三風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則克固盤石，永保維城，外爲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勵志，以勖日新。汝方違膝下，凄戀何已。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故誡此一言，以爲庭訓。”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

吴王李恪，是太宗的第三個兒子。武德三年，封長沙王。九年，進封漢王。貞觀二年，改封爲蜀王。授任益州大都督，因年幼没有到任。十年，又改封爲吴王。十二年，多次授官後任安州都督。將要出發赴任時，太宗寫信告誡他説：“我作爲一國之君統治百姓，應該給天下人作表率。你身爲有才有德的親戚，讓你作爲屏藩捍衛國家，要勉勵自己不忘父子之道，好好學習河間獻王、東平憲王的美德。用義來處理政事，用禮來節制欲望，歌舞淫樂等惡習，不能不謹慎。這樣纔能使國家像磐石一樣穩固，永遠做到宗子連城衛國，外有忠君的美名，内有孝敬父親的美德。應該自勵自勉，希望天天都有長進，你將要離開我的身邊，十分傷心戀戀不捨。想送你些珍貴的玩賞物品，怕助長你的驕傲和奢侈。所以告誡你這些話，作爲父親的教誨。”高宗即位，拜他爲司空、梁州都督。

恪母，隋煬帝女也，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稱其類己。既名望素高，甚爲物情所向。長孫無忌既輔立高宗，深所忌嫉。永徽中，會房遺愛謀反，遂因事誅恪，以絶衆望，海内冤

李恪的母親，是隋煬帝的女兒，李恪又有文武之才，太宗常説他像自己。名聲和威望都很高，他做太子是人心所向的事。長孫無忌輔佐高宗即位後，對他懷恨在心。永徽年間，正巧房遺愛謀反，就藉此事殺死李恪，以斷絶衆人對他的

之。

成王李千里 李祐

有子四人：仁、瑋、琨、璄，并流于嶺表。尋追封恪爲鬱林王，并爲立廟。又封仁爲鬱林縣侯。永昌元年，授襄州刺史，不知州事。後改名千里。天授後，歷唐、廬、許、衛、蒲五州刺史。時皇室諸王有德望者，必見誅戮，惟千里褊躁無才，復數進獻符瑞事，故則天朝竟免禍。長安三年，充嶺南安撫討擊使，歷遷右金吾將軍。中興初，進封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兼領益州大都督，又追贈其父爲司空。三年，又領廣州大都督、五府經略安撫大使。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千里與其子天水王禧率左右數十人斫右延明門，將殺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等。及太子兵敗，千里與禧等坐誅，仍籍没其家，改姓蝮氏。睿宗即位，詔曰："故左金吾衛大將軍成王千里，保國安人，克成忠義，願除凶醜，翻陷誅夷。永言淪没，良深痛悼。宜復舊班，用加新寵，可還舊官。"又令復姓。

瑋早卒。中興初，追封朗陵王。

子祐，本名褕，出繼蜀王愔。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秘書少監。開元十三年，改封廣漢郡王、太僕卿同正員，薨。

李琨

琨，則天朝歷淄、衛、宋、鄭、梁、幽六州刺史，有能名。聖曆中，嶺南獠反，敕琨爲招慰使，安輯荒徼，甚得其宜。長安二年卒官，贈司衛卿。神龍初，贈張掖郡王。開元十七年，以子禕貴，贈工部尚書，追封吳王。

璄，中興初封歸政郡王，歷宗正

期望，天下人都認爲他死得冤枉。

李恪有四個兒子：李仁、李瑋、李琨、李璄，都被流放到嶺表。不久追封李恪爲鬱林王，并爲他立廟。又封李仁爲鬱林縣侯。永昌元年，授任襄州刺史，不理政事。後來改名叫千里。天授年間以後，歷任唐、廬、許、衛、蒲五州刺史。當時皇室諸王中有品德聲望的人，都要遭到誅殺，祇有李千里淺薄浮躁没有才能，又多次進獻符瑞，所以在則天朝竟然躲過了災禍。長安三年，李千里充任嶺南安撫討擊使，多次遷任後爲右金吾將軍。中宗復位之初，進封成王，拜授左金吾大將軍，兼領益州大都督，又追贈他的父親爲司空。三年，又領廣州大都督、五府經略安撫大使。節愍太子誅殺武三思，李千里和兒子天水王李禧率左右幾十人砍掉右延明門，要殺武三思的黨羽宗楚客、紀處訥等人。後來太子兵敗，李千里與李禧等獲罪被殺，并没收他的家産，改姓蝮氏。睿宗即位，下詔説："已故左金吾衛大將軍成王李千里，保國安民，竭盡忠誠，希望除掉敗類，自己反遭殺害。永别人世，十分傷心思念。應該恢復舊班，加以新寵，可以恢復原來的官職。"又叫恢復李姓。

李瑋早年去世。中宗復位之初，追封爲朗陵王。

李瑋的兒子李祐，本來名叫褕，過繼給蜀王李愔。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秘書少監。開元十三年，改封爲廣漢郡王、太僕卿同正員，薨逝。

李琨，則天朝歷任淄、衛、宋、鄭、梁、幽六州刺史，有做官的才能。聖曆年間，嶺南獠反叛，敕令李琨爲招慰使，到邊遠地區安撫招降，處理得非常恰當。長安二年在任上去世，追贈司衛卿。神龍初年，追贈張掖郡王。開元十七年，因兒子李禕顯貴，追贈工部尚書，追封爲吳王。

李璄，中宗復位之初封爲歸政郡王，歷任宗

卿，坐千里事貶南州司馬，卒。

信安王李禕

琨子禕。禕少有志尚，事母甚謹，撫弟祗等以友愛稱。景龍四年，爲太子僕，兼徐州別駕，加銀青光禄大夫。少繼江王囂後，封爲嗣江王。景雲元年，復爲德、蔡、衢等州刺史。開元後，累轉蜀、濮等州刺史。政號清嚴，人吏畏而服之。漸見委任，入爲光禄卿，遷將作大匠。丁母憂去官，起復授瀛州刺史，又上表固請終制，許之。十二年，改封信安郡王。十五年，服除，拜左金吾衛大將軍、朔方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攝御史大夫。尋遷禮部尚書，仍充朔方軍節度使。

先是，石堡城爲吐蕃所據，侵擾河右，敕禕與河西、隴右議取之。禕到軍，總率士伍，剋期攻之。或曰："此城據險，又爲吐蕃所惜，今總軍深入，賊必并力拒守。事若不捷，退則狼狽，不如按軍持重，以觀形勢。"禕曰："人臣之節，豈憚艱險，必期衆寡不敵，吾則以死繼之。苟利國家，此身何惜?"於是督率諸將，倍道兼進，并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斬獲首級，并獲糧儲器械，其數甚衆。仍分兵據守，以遏賊路。上聞之大悦，始改石堡城爲振武軍，自是河、隴諸軍游弈拓地千餘里。

十九年，契丹衙官可突干殺其王邵固，率部落降于突厥。玄宗遣忠王爲河北道行軍元帥以討奚及契丹兩蕃，以禕爲副。王既不行，禕率户部侍郎裴耀卿等諸副將分道統兵出於范陽之北，大破兩蕃之衆，擒其酋長，餘黨竄入山谷。軍還，禕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兼關内支度、營田等使，兼采訪處置使，仍與二子官。禕既有

正卿，受李千里事牽連貶爲南州司馬，去世。

李琨的兒子李禕。李禕從小就有志向，事奉母親很孝順，撫養弟弟李祗等人團結友愛受人稱贊。景龍四年，任太子僕，兼徐州别駕，加銀青光禄大夫。小時候過繼給江王李囂做兒子，封爲嗣江王。景雲元年，又任德、蔡、衢等州刺史。開元以後，多次轉任蜀、濮等州刺史。治理政事號稱清廉嚴厲，百姓官吏都敬畏信服。逐漸得到重用，召入任光禄卿，遷任將作大匠。爲母親守喪辭去官職，喪期未滿就起用爲瀛州刺史，又上表堅決請求服滿三年之喪，得到准許。十二年，改封信安郡王。十五年，守喪期滿，拜授左金吾衛大將軍、朔方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代御史大夫。不久遷任禮部尚書，仍舊充朔方軍節度使。

早先，石堡城被吐蕃侵占，騷擾河右，降敕叫李禕和河西、隴右兩鎮商議攻打。李禕到達軍鎮，統率兵衆，限期攻占。有人説："此城地勢險要，又是吐蕃十分重視的地方，現在率軍深入，賊人必然要拼命拒守。如果不能取勝，撤退就很狼狽，不如按兵不動，觀察形勢的變化。"李禕説："作爲人臣，豈能畏懼艱險，如果衆寡不敵，我就準備决一死戰。衹要對國家有利，自己的生命有什麽可惜的?"於是督率衆將，兼程前進，聯合攻打，就攻下了石堡城，殺死的活捉的，以及繳獲的存糧兵器，數量很大。并分兵把守，隔斷敵人的通路。皇上知道後非常高興，改石堡城爲振武軍，從此河、隴諸軍又向四周開疆拓土一千多里。

十九年，契丹衙官可突干殺死他們的首領邵固，率領本部落投降了突厥。玄宗派忠王爲河北道行軍元帥來討伐奚及契丹兩蕃，任李禕爲副帥。忠王没有前往，李禕率領户部侍郎裴耀卿等副將分道率兵從范陽以北出發，大敗兩蕃兵衆，活捉了他們的酋長，餘黨逃入山谷。大軍返回，李禕因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兼任關内支度、營田等使，兼采訪處置使，并給他的兩個兒子封官。李禕建立功勛後，執政的人十分妒忌，所以對他

勛績，執政頗害其功，故其賞不厚，甚爲當時所嘆。

賞賜得不重，當時的人十分感慨。

二十二年，遷兵部尚書，入爲朔方節度大使。久之，坐事出爲衢州刺史。俄歷滑、懷二州刺史。天寶初，拜太子少師，以年老仍聽致仕。二年，遷太子太師，制出，病薨，年八十餘，上聞而痛惜者久之。褘居家嚴毅，善訓諸子，皆有令名。三子：峘、嶧、峴，皆至達官，別有傳。

二十二年，遷任兵部尚書，召入任朔方節度大使。過了很長時間，因其他事受牽連出任衢州刺史。不久歷任滑、懷二州刺史。天寶初年，拜授太子少師，因年老聽任退休。二年，遷太子太師，制書剛下達，就因病薨逝，終年八十多歲，皇上知道後傷心惋惜了很久。李褘在家裏嚴厲果斷，善於訓導幾個兒子，都有美名。有三個兒子：李峘、李嶧、李峴，都做了高官，另外有傳。

李衹

衹，神龍中封爲嗣吴王。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禄大夫。天寶十四載，爲東平太守。安禄山反，率衆渡河，凶威甚盛，河南陳留、滎陽、靈昌等郡皆陷於賊，衹起兵勤王，玄宗壯之。十五載二月，授衹靈昌太守、又左金吾大將軍、河南都知兵馬使。其月，又加兼御史中丞、陳留太守，持節充河南道節度采訪使，本官如故。五月，詔以爲太僕卿，遣御史大夫虢王巨代之。

李衹，神龍年間封爲嗣吴王。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禄大夫。天寶十四年，任東平太守。安禄山造反，率領兵卒渡過黄河，氣焰囂張，河南的陳留、滎陽、靈昌等郡都被賊人攻陷。李衹起兵救援，玄宗很贊賞。十五年二月，授任李衹爲靈昌太守、又左金吾大將軍、河南都知兵馬使。當月，又加兼御史中丞、陳留太守，持節充河南道節度采訪使，原任官職照舊不動。五月，下詔任他爲太僕卿，派御史大夫虢王李巨取代他。

濮王李泰

濮王泰，字惠褎，太宗第四子也。少善屬文。武德三年，封宜都王。四年，進封衛王，以繼衛懷王霸後。貞觀二年，改封越王，授揚州大都督。五年，兼領左武候、大都督，并不之官。八年，除雍州牧、左武候大將軍。七年，轉鄜州大都督。十年，徙封魏王，遥領相州都督，餘官如故。太宗以泰好士愛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任自引召學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趨拜稍難，復令乘小輿至於朝所。其寵異如此。

濮王李泰，字惠褎，是太宗的第四個兒子。年輕時就擅長寫文章。武德三年，封爲宜都王。四年，進封衛王，過繼給衛懷王李霸爲後嗣。貞觀二年，改封越王，授任揚州大都督。五年，兼任左武候、大都督，都没有到任。八年，授雍州牧、左武候大將軍。七年，轉任鄜州大都督。十年，改封魏王，遥領相州都督，其餘官職照舊不動。太宗認爲李泰喜歡士人愛好文學，特地命令在王府另設文學館，聽任他自己召用學士。又因李泰腰腹肥大，走路拜見比較困難，又令乘坐小輿前往朝見。他就是這樣受到寵愛不同一般。

十二年，司馬蘇勖以自古名王多引賓客，以著述爲美，勸泰奏請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

十二年，司馬蘇勖認爲自古名王大多招引賓客，以著書立説爲美事，勸李泰奏請撰修《括地志》。李泰就上奏引薦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

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修撰。十四年，太宗幸泰延康坊宅，因曲赦雍州及長安大辟罪已下，免延康坊百姓無出今年租賦，又賜泰府官僚帛有差。十五年，泰撰《括地志》功畢，表上之，詔令付秘閣，賜泰物萬段，蕭德言等咸加給賜物。俄又每月給泰料物，有逾於皇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

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睿極，其爲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奸，乘機而動，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伏惟陛下功超邃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爲世作法。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在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爲是。《傳》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巨萬計，出入警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憲王，幾至於敗，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常存禮則，言提其耳，且示儉節，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謙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

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人在王府修撰。十四年，太宗臨幸李泰在延康坊的住宅，就特赦了雍州及長安犯大辟罪以下犯人的罪行，免掉延康坊百姓今年須交納的租賦，又賜帛給李泰府中的官僚多少不等。十五年，李泰完成《括地志》的修撰，上表呈獻，下詔交秘閣收藏，賜李泰布帛一萬段，蕭德言等人都給賞賜了布帛。不久又每月給李泰料錢和布帛，超過了皇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勸諫說：

從前聖人制定禮儀，嫡子的地位高而庶子的地位低。稱嫡子爲儲君，僅亞於君王，推崇尊重，用物不加限制，錢幣財帛，和君王共同享用。而庶子地位低下，不能與嫡子相比。之所以這樣是爲了阻止嫌疑的産生，清除禍亂的根源。而先王肯定是從人之常情出發，然後制定法令，讓人們都懂得有國有家，必然就有嫡有庶。庶子即使受寵，也不能超越名分，嫡子應該是主體，必須特别尊崇。如果應該親近的却被疏遠，應該尊重的却被卑視，那麽阿諛奉承的小人，就會乘機活動，用私恩來禍害公道，迷惑人心而擾亂國家。陛下功業超越古人，德行居百王之首，發號施令，是爲世人制定法令。日理萬機，有的事未必盡善盡美，臣的職責是諫諍，不允許保持沉默。臣見到太子得到的料錢布帛，反而少於魏王，朝裏朝外的人不論是看到還是聽到的，都認爲不恰當。《左傳》說："臣聽説愛護兒子，就要用義方來教育他。"忠孝恭儉，就是義方。從前漢朝竇太后和漢景帝讓梁孝王驕傲恣肆，封他四十多個城市，苑囿方圓三百里，大肆營建宮室，一眼看去盡是複道，積聚錢財數以萬計，進出用皇帝的警蹕，後來稍不如意，就發病死去了。漢宣帝也讓淮陽憲王驕傲恣肆，差點壞了大事，全靠懂得退讓的大臣輔佐，纔免遭禍害。而且魏王剛剛出閤爲王，希望不忘禮法，懇切教誨，并提醒他儉樸節約，料錢和布帛以後可以慢慢增加。要妥善選擇師傅，用前人的成敗來啓示，既要用謙虚儉樸

教促他，又要用文學來勸勉他。使他盡忠盡孝，然後再給予獎勵，使他道德與禮相符，成就大器。這就叫聖人教子有方，不用嚴厲的手段而自然成才。

太宗又令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上奏曰："伏見敕旨，令魏王泰移居武德殿。此殿在內，處所寬閒，參奉往來，極爲便近。但魏王既是愛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爲不可。雖時與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安息，既能以寵爲懼，伏願成人之美。明早是朔日，或恐未得面陳，愚慮有疑，不敢寧寢，輕干聽覽，追深戰栗。"太宗并納其言。

太宗又叫李泰住進武德殿，侍中魏徵上奏說："見到敕旨，令魏王泰移居武德殿。這個殿在大內裏面，地方寬敞，來回參見侍奉，極爲方便。但魏王既然是陛下的愛子，陛下如果希望他永遠平安，在每件事上都要抑止他以防驕傲奢侈，不要讓他住在有嫌疑的地方。如今移住的這個殿，就在東宮的西面，海陵王過去住過，當時人們就認爲不妥。如今雖然時間不同事情也不一樣，還是害怕人們說閑話。而且魏王的內心，也不能安寧，既然寵愛成了恐懼，希望成人之美。明天早上就是初一，怕不能當面陳述，愚臣心裏有想法，不敢安穩地睡眠，輕易干擾陛下的視聽，想起來深爲戰栗。"太宗都采納了他的意見。

時皇太子承乾有足疾，泰潛有奪嫡之意，招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二十餘人，厚加贈遺，寄以腹心。黄門侍郎韋挺、工部尚書杜楚客相繼攝泰府事，二人俱爲泰要結朝臣，津通賂遺。文武群官，各有附托，自爲朋黨。承乾懼其凌奪，陰遣人詐稱泰府典籤，詣玄武門爲泰進封事。太宗省之，其書皆言泰之罪狀，太宗知其詐，而捕之不獲。十七年，承乾敗，太宗面加譴讓。承乾曰："臣貴爲太子，更何所求？但爲泰所圖，特與朝臣謀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太宗因謂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儲君之位可經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無恙也。"乃幽泰於將作監，下詔曰：

當時皇太子李承乾有脚病。李泰暗中有奪嫡的念頭，招集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二十多人，贈送豐厚，把心事托付給他們。黄門侍郎韋挺、工部尚書杜楚客相繼代理李泰的魏王府事，二人都替李泰結交朝臣，巴結賄賂。文武百官，各有托附，結爲朋黨。李承乾懼怕李泰欺陵自己奪取太子之位，暗中派人詐稱是李泰府裏的典籤，到玄武門爲李泰進封事。太宗看了，上面説的都是李泰的罪狀，太宗知道其中有詐，派人去抓進封事的人却没抓到。十七年，李承乾誣陷李泰的事敗露，太宗當面嚴厲譴責。李承乾説："臣貴爲太子，還有什麼要求呢？衹因李泰圖謀害我，纔與朝臣謀劃保護自己，爲非作歹的人，就教臣做了不軌的事，現在如果立李泰爲太子，正中了他的圈套。"太宗對侍臣説："承乾説的也有道理。我如果立李泰，就是儲君之位可以通過經營求得。立李泰，李承乾、晋王都不能生存；立晋王，李泰和李承乾都可以安然無恙。"於是將李泰幽禁在將作監，下詔説：

> 朕聞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愛敬罔極，莫重乎君親。是故爲臣貴於盡忠，虧之者有罰；

> 朕聽説生育萬物，没有比天地更大的；敬愛之極，没有比君父更重的。所以作爲臣子貴在盡忠，做不到就要受罰；作爲兒子在

爲子在於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則終貽黜辱。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魏王泰，朕之愛子，實所鍾心。幼而聰令，頗好文學，恩遇極於崇重，爵位逾於寵章。不思聖哲之誡，自構驕僭之咎，惑讒諛之言，信離間之説。以承乾雖居長嫡，久纏痾恙，潛有代宗之望，靡思孝義之則。承乾懼其凌奪，泰亦日增猜阻，争結朝士，競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親戚之内，分爲朋黨。朕志存公道，義在無偏，彰厥巨釁，兩從廢黜。非惟作則四海，亦乃貽範百代。可解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降封東萊郡王。

於行孝，做不到就要誅殺。嚴重的殺了後在街市上示衆，輕微的加以廢黜留下終身的耻辱。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魏王李泰，是朕的愛子，確實喜愛。自小就很聰明，十分愛好文學，恩遇特别崇重，爵位超越常例。却不銘記聖哲的告誡，自己造成驕傲僭越的災禍，受花言巧語的迷惑，聽信了離間的言論。認爲李承乾雖然是嫡長子，長期有病，暗中産生了取代的希望，不去想孝和義的法則。李承乾怕他欺凌奪位，李泰的猜疑也日益加深，都争着勾結朝士，競相引用凶人。致使文武大臣，各有托附；親戚之内，分爲朋黨。朕講求公道，不偏不倚，公布他倆的大罪，都予以廢黜。這樣不僅給天下人做榜樣，也要給後代人做示範。可解除李泰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降封東萊郡王。

太宗因謂侍臣曰："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嗣者，兩棄之。傳之子孫，以爲永制。"尋改封泰爲順陽王，徙居均州之鄖鄉縣。

太宗藉機對侍臣説："從今以後太子不仁道，藩王圖謀太子之位的，兩者都要廢棄。傳之子孫，永遠遵守。"不久改封李泰爲順陽王，遷居到均州的鄖鄉縣。

太宗後嘗持泰所上表謂近臣曰："泰文辭美麗，豈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計，斷割恩寵，責其居外者，亦是兩相全也。"二十一年，進封濮王。高宗即位，爲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羞膳，特加優異。永徽三年，薨于鄖鄉，年三十有五，贈太尉、雍州牧，謚曰恭。文集二十卷。

太宗後來曾經拿着李泰上的奏表對身邊的大臣説："李泰文辭美麗，難道不算有才之士。我心中想念李泰，卿等都知道。但爲了國家大計，忍痛割斷恩寵，責令他居住在外地，也可以説是兩全其美了。"二十一年，進封濮王。高宗即位，爲李泰開府設置僚屬，車馬衣服和飲食，特别優待。永徽三年，薨於鄖鄉，終年三十五歲，追贈太尉、雍州牧，謚號恭。留有文集二十卷。

二子欣、徽。

兩個兒子李欣、李徽。

李欣 李嶠

欣封嗣濮王，徽封新安郡王。欣，則天初陷酷吏獄，貶昭州别駕，卒。

李欣封爲嗣濮王，李徽封爲新安郡王。李欣，在則天初年被酷吏陷害入獄，貶爲昭州别駕，去世。

子嶠，本名餘慶，中興初封嗣濮王。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十二年，爲國子祭酒同正員。以王

李欣的兒子李嶠，本來名叫餘慶，中宗復位之初封爲嗣濮王。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十二年，任國子祭酒同正員。因他是王守一

守一妹婿貶邵州别駕，移鄧州别駕，後復其爵。

的妹夫而被貶爲邵州别駕，移任鄧州别駕，後來恢復他的爵位。

庶人李祐

庶人祐，太宗第五子也。武德八年，封宜陽王，其年改封楚王。貞觀二年，徙封燕王，累轉幽州都督。十年，改封齊王，授齊州都督。其舅尚乘直長陰弘智謂祐曰："王兄弟既多，即上百年之後，須得武士自助。"乃引其妻兄燕弘信謁祐，祐接之甚厚，多賜金帛，令潛募劍士。

初，太宗以子弟成長，慮乖法度，長史、司馬，必取正人，王有虧違，皆遣聞奏。而祐溺情群小，尤好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大鼎輔導無方，竟坐免。權萬紀前爲吴王恪長史，有正直節，以萬紀爲祐長史，以匡正之。萬紀見祐非法，常犯顔切諫。有昝君謩、梁猛彪者，并以善騎射得幸於祐，萬紀驟諫不納，遂斥逐之，而祐潛遣招延，狎暱逾甚。太宗慮其不能悔過，數以書責讓祐。萬紀恐并獲罪，謂祐曰："王，帝之愛子，陛下欲王改悔，故加教訓。若能飭躬引過，萬紀請入朝言之。"祐因附表謝罪。萬紀既至，言祐必能改過。太宗意稍解，賜萬紀而諭之，仍以祐前過，敕書誥誡之。祐聞萬紀勞勉而獨被責，以爲賣己，意甚不平。萬紀性又褊隘，專以嚴急維持之，城門外不許祐出，所有鷹犬并令解放，又斥出君謩、猛彪，不許與祐相見。祐及君謩以此銜怒，謀殺萬紀。會事泄，萬紀悉收繫獄，而發驛奏聞。十七年，詔刑部尚書劉德威往按之，并追祐及萬紀入京，祐大懼。俄而萬紀奉詔先行，祐遣燕弘信兄弘亮追于路射殺之。

庶人李祐，是太宗的第五個兒子。武德八年，封爲宜陽王，同年改封爲楚王。貞觀二年，改封燕王，多次轉任後爲幽州都督。十年，改封齊王，授齊州都督。他的舅舅尚乘直長陰弘智對李祐説："王的兄弟很多，到皇上百年之後，需要有武士幫助你。"就引他妻子的哥哥燕弘信謁見李祐，李祐很熱情地接待他，賜予許多金錢布帛，叫暗中招募武士。

當初，太宗認爲兒子們都長大了，怕他們不遵守法度，長史、司馬，一定要選任正人君子，諸王如果有違犯法紀的行爲，都要上報。而李祐整天和那些小人在一起，尤其喜愛射獵，長史薛大鼎多次勸諫都不聽，太宗認爲是薛大鼎輔導無方，薛大鼎竟獲罪免職。權萬紀以前是吴王李恪的長史，爲人正直，就任權萬紀爲李祐的長史，幫李祐改邪歸正。權萬紀看到李祐不守法度，經常不顧一切地直言勸諫。有兩個叫昝君謩、梁猛彪的人，都因爲善於騎馬射箭得到李祐的寵幸，權萬紀多次勸諫不接受，就斥逐了這兩個人，而李祐暗中派人把他倆又招了回來，更加寵幸。太宗憂慮李祐不肯改過，多次寫信責備。權萬紀怕一同獲罪，對李祐説："吴王是聖上的愛子，陛下想叫吴王改過自新，所以纔教導訓誡，如果你能約束自己承認錯誤，請讓萬紀入朝奏説。"李祐就附表謝罪。權萬紀來到太宗面前，説李祐一定能够改正。太宗的怒意漸漸消失，賞賜了權萬紀并向他告謝，但仍舊以李祐以前的過錯，下敕書告誡了李祐。李祐聽説權萬紀得到賞賜而自己一人受到責備，以爲是權萬紀出賣了自己，心裏憤憤不平。而權萬紀天生又心地狹隘，衹管對李祐嚴加要求，不許李祐走出城門外，所有的鷹犬都叫放掉，又斥逐出了昝君謩、梁猛彪，不許和李祐見面。李祐和昝君謩因此懷恨在心，陰謀殺死權萬紀。不久事情泄露，權萬紀把他們都抓進監獄，派人乘驛車上報皇上。十七年，詔令刑部尚書劉德威前去審訊，并追召李祐

及權萬紀一同入京，李祐非常恐懼。不久權萬紀奉詔先行，李祐派燕弘信的哥哥燕弘亮在路上追上用箭把他射死。

既殺萬紀，君謩等勸祐起兵，乃召城中男子年十五以上，僞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開官庫物以行賞。驅百姓入城，繕甲兵。署官司，其官有拓東王、拓西王之號。詔遣兵部尚書李勣與劉威便道發兵討之。祐每夜引弘亮等五人對妃宴樂，以爲得志。戲笑之隙，語及官軍，弘亮曰："不須憂也！右手持酒啖，左手刀拂之。"祐愛信弘亮，聞之甚樂。太宗手詔祐曰："吾常誡汝勿近小人，正爲此也。汝素乖誠德，重惑邪言，自延伊禍，以取覆滅。痛哉，何愚之甚也！遂乃爲梟爲獍，忘孝忘忠，擾亂齊郊，誅夷無罪。去維城之固，就積薪之危；壞盤石之親，爲尋戈之釁。且夫背禮違義，天地所不容；棄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爲國仇。萬紀存爲忠烈，死不妨義；汝生爲賊臣，死爲逆鬼。彼則嘉聲不隤，爾則惡迹無窮。吾聞鄭叔、漢戾，并爲猖獗，豈期生子，乃自爲之。吾所以上慚皇天，下愧后土，嘆惋之甚，知復何云。"太宗題書畢，爲之灑泣。

殺死權萬紀以後，昝君謩等人勸李祐起兵，於是招募城中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僞署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用官庫裏的財物作獎賞。把百姓驅趕進城裏，修繕甲胄兵器。設置官府，官職有拓東王、拓西王的稱號。下詔派兵部尚書李勣與劉威順路發兵討伐。李祐每天晚上引燕弘亮等五人和王妃一起宴飲作樂，認爲如願以償。高興之餘，談到官軍，燕弘亮說："不用擔心，我右手拿着酒杯喝酒，左手拿刀殺掉他們。"李祐寵愛相信燕弘亮，聽了非常高興。太宗親筆寫詔書給李祐說："我經常告誡你不要親近小人，正是爲了這個原因。你一貫不誠實没有德行，深受邪言的迷惑，自己招引禍端，自取滅亡。痛心啊，爲什麽愚蠢到這種地步啊！於是就變作禽獸，忘孝忘忠，擾亂國家，誅殺無辜。放棄連城衛國的藩地，自己往火坑裏跳；破壞磐石一樣堅固的親情，挑起同室操戈的災難。這種背禮棄義的事，天地不容；棄父逃君，人神共怒。以前是我的兒子，如今是國家的仇敵。權萬紀活着忠烈，死得仁義；而你生爲賊臣，死爲逆鬼。對他的贊揚聲不絶於耳，對你的鞭撻永無窮盡。我聽說鄭太叔、漢戾太子，都舉動猖獗，哪想到自己生了兒子，也如此胡來。我除了上慚皇天，下愧后土，嘆息惋惜，還有什麽可說。"太宗書寫完畢，爲他流淚哭泣。

時李勣等兵未至齊境，而青、淄等數州兵并不從祐之命，祐又傳檄諸縣，亦不從。或勸祐虜城中子女走入豆子航爲盗，計未決而兵曹杜行敏謀將執祐，兵士多願從。是夜，乃鑿垣而入，祐與弘亮等五人披甲控弦，入室以自固。行敏列兵圍之，謂祐曰："昔爲帝子，今乃國賊。行敏爲國討賊，更無所顧，王不速降，當爲煨燼。"命薪草欲積而焚之，祐遂出就擒，餘黨悉伏誅。行敏送祐至京師，

當時李勣等率領的士兵還未到達齊境，而青、淄等幾州的兵卒并不服從李祐的命令，李祐又向各縣傳遞檄文，也不聽從。有人勸說李祐挾持城中男人和女人逃往豆子航做强盗，還没有决定而兵曹杜行敏謀劃逮捕李祐，許多士兵願意聽從。這天夜裏，就將墻鑿開進入，李祐與燕弘亮等五人披甲執弓，進入屋内防守。杜行敏派兵衆將房屋包圍，對李祐說："過去你是皇帝的兒子，如今你是國賊。行敏爲國討賊，没有什麽顧忌，吴王你如果不趕快投降，就要化爲灰燼。"叫弄來柴草打算堆積焚燒，李祐就出來束手就擒，其

賜死於内省，貶爲庶人，國除。尋以國公禮葬之。

餘黨羽都伏罪被殺。杜行敏把李祐送到京師，賜死在内省，貶爲庶人，削除封地。不久用國公的禮儀埋葬。

蜀王李愔

蜀王愔，太宗第六子也。貞觀五年，封梁王。七年，授襄州刺史。十年，改封蜀王，轉益州都督。十三年，賜實封八百户，除岐州刺史。愔常非理毆擊所部縣令，又畋獵無度，數爲非法。太宗怒曰："禽獸調伏，可以馴擾於人；鐵石鑄煉，可爲方圓之器。至如愔者，曾不如禽獸鐵石乎！"乃削封邑及國官之半，貶爲虢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

蜀王李愔，是太宗的第六個兒子。貞觀五年，封爲梁王。七年，授任襄州刺史。十年，改封蜀王，轉任益州都督。十三年，賞賜實封八百户，除任岐州刺史。李愔時常無緣無故地毆打本州的縣令，又没有限度地打獵，多次做非法的事情。太宗生氣地説："禽獸經過調訓，可以被人馴服；鐵石經過冶煉雕琢，可以做成方圓的器具。至於李愔這樣的人，真的還不如禽獸鐵石啊！"於是削去封邑及一半國官，貶爲虢州刺史。二十三年，增加實封到一千户。

愔在州數游獵，不避禾稼，深爲百姓所怨。典軍楊道整叩馬諫，愔曳而捶之。永徽元年，爲御史大夫李乾祐所劾。高宗謂荆王元景等曰："先朝櫛風沐雨，平定四方，遠近肅清，車書混一，上天降禍，奄棄萬邦。朕纂承洪業，懼均馭朽，與王共戚同憂，爲家爲國。蜀王畋獵無度，侵擾黎庶，縣令、典軍，無罪被罰。阿諛即喜，忤意便嗔，如此居官，何以共理百姓？歷觀古來諸王，若能動遵禮度，則慶流子孫；違越條章，則誅不旋踵。愔爲法司所劾，朕實耻之。"帝又引楊道整勞勉之，拜爲匡道府折衝都尉，賜絹五十匹。貶愔爲黄州刺史。四年，坐與恪謀逆，黜爲庶人，徙居巴州。尋改爲涪陵王。乾封二年薨。咸亨初，復其爵土，贈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悼。封子璠爲嗣蜀王，永昌年配流歸誠州而死。

李愔在虢州經常出游打獵，不避莊稼，百姓非常怨恨。典軍楊道整勒住馬勸諫，李愔把他拉過來捶打。永徽元年，受到御史大夫李乾祐的彈劾。高宗對荆王李元景等人説："先帝櫛風沐雨，平定天下，遠近安寧，四方統一，上天降下災禍，先帝突然棄我而去。朕繼承大業，恐懼得好似用朽索馭馬，與諸王共憂患，爲家爲國。蜀王打獵没有節制，侵擾百姓，縣令、典軍，無罪受罰。阿諛奉承就高興，違背旨意就發怒，這樣做官，怎能治理百姓？縱觀從古到今歷朝諸王，如果能做到一舉一動符合禮法，就會使福貴流及子孫；如果違反超越法令典章，就會很快被誅殺。李愔受到執法部門的彈劾，朕實在感到羞辱。"皇上又召見楊道整慰勞勉勵，拜他爲匡道府折衝都尉，賜絹五十匹。貶李愔爲黄州刺史。四年，與李恪一起謀反獲罪，廢爲庶人，遷居巴州。不久改爲涪陵王。乾封二年薨逝。咸亨初年，恢復他的爵位封地，追贈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謚號悼。封他的兒子李璠爲嗣蜀王，永昌年間發配流放到歸誠州死去。

神龍初，以吴王恪孫朗陵王瑋子褕爲嗣蜀王。

神龍初年，以吴王李恪的孫子朗陵王李瑋的兒子李褕爲嗣蜀王。

蔣王李惲

蔣王惲，太宗第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郯王。八年，授洺州刺史。

蔣王李惲，是太宗的第七個兒子。貞觀五年，封爲郯王。八年，授任洺州刺史。十年，改

十年，改封蔣王、安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永徽三年，除梁州都督。惲在安州，多造器用服玩，及將行，有遞車四百兩，州縣不堪其勞，爲有司所劾，帝特宥之。後歷遂、相二州刺史。上元年，有人詣闕誣告惲謀反，惶懼自殺，贈司空、荆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封爲蔣王、任安州都督，賞賜實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增加實封到一千户。永徽三年，任梁州都督。李惲在安州時，製作了很多器具和衣服及賞玩物品，等到要離開時，運送的車子有四百輛，州縣忍受不了這樣的勞累，李惲受到有關部門的彈劾，皇上特地寬宥他。後來歷任遂、相二州刺史。上元年間，有人到闕下誣告李惲謀反，李惲恐懼自殺，追贈司空、荆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子煒嗣，歷沂州刺史，垂拱中爲則天所害。

李惲的兒子李煒繼嗣，歷任沂州刺史，垂拱年間被武則天殺害。

子銑早卒。神龍初，封銑子紹宗爲嗣蔣王。景龍二年，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初，爲太子家令同正員卒。

李煒的兒子李銑早年去世。神龍初年，封李銑的兒子李紹宗爲嗣蔣王。景龍二年，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初年，任太子家令同正員去世。

子欽福嗣，爲率更令同正員。天寶初削官，於錦州安置。十二載，爲南郡長史同正。

李紹宗的兒子李欽福繼嗣，任率更令同正員。天寶初年削去官職，安置在錦州。十二年，任南郡長史同正。

李之芳

惲子煌，蔡國公。煌孫之芳，幼有令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禄山奏爲范陽司馬。及禄山起逆，自拔歸西京，授右司郎中，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兵革未清，吐蕃又犯邊，侵軼原、會，乃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尚書，尋改太子賓客。

李惲的兒子李煌，封爲蔡國公。李煌的孫子李之芳，幼年時就有好聲譽，很擅長寫五言詩，受到宗室的推崇。開元末年任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年，安禄山上奏請任他爲范陽司馬。後來安禄山反叛，李之芳自己脱身回到西京，授任右司郎中，歷任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戰事没有平息，吐蕃又侵犯邊境，襲擊原州、會州，於是派李之芳兼御史大夫，出使吐蕃，被扣留在吐蕃兩年後纔回來。授任禮部尚書，不久改任太子賓客。

惲子休道。道子琚，本名思順。中興封嗣趙王，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十二年改封中山郡王，右領軍將軍。

李惲的兒子李休道。李休道的兒子李琚，本來名叫思順。中宗復位後封爲嗣趙王，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十二年改封爲中山郡王，任右領軍將軍。

越王李貞

越王貞，太宗第八子也。貞觀五年，封漢王。七年，授徐州都督。十年，改封原王，尋徙封越王，拜揚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户。十七年，轉相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永徽四年，授安州都督。咸亨

越王李貞，是太宗的第八個兒子。貞觀五年，封爲漢王。七年，任徐州都督。十年，改封爲原王，不久改封爲越王，授揚州都督，賞賜實封八百户。十七年，轉任相州刺史。二十三年，增加實封到一千户。永徽四年，任安州都督。咸亨年間，又轉任相州刺史。李貞年輕時就善於騎

中，復轉相州刺史。貞少善騎射，頗涉文史，兼有吏幹。所在或偏受讒言，官僚有正直者多被貶退，又縱諸僮竪侵暴部人，由是人伏其才而鄙其行。

則天臨朝，加太子太傅，除蔡州刺史。自則天稱制，貞與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霍王元軌及元嘉子黄國公譔、靈夔子范陽王藹、元軌子江都王緒并貞長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等，密有匡復之志。垂拱四年七月，譔作謬書與貞云："内人病漸重，恐須早療；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報。"是歲，則天以明堂成，將行大享之禮，追皇宗赴集。元嘉因遞相語云："大享之際，神皇必遣人告諸王密，因大行誅戮，皇家子弟無遺種矣。"譔遂詐爲皇帝璽書與冲云："朕被幽縶，王等宜各救拔我也。"冲在博州，又僞爲皇帝璽書云："神皇欲傾李家之社稷，移國祚於武氏。"遂命長史蕭德琮等召募士卒，分報韓、魯、霍、越、紀等五王，各令起兵應接，以赴神都。

初，冲與諸王連謀，及冲先發而莫有應者，惟貞以父子之故，獨舉兵以應之。尋遣兵破上蔡縣，聞冲敗，恐懼，索鎖欲自拘馳驛詣闕謝罪。會其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得勇士二千餘人，貞遂有拒敵之意。乃宣言於其衆曰："琅邪王已破魏、相數州，聚兵至二十萬，朝夕即到，爾宜勉之。"徵屬縣兵至七千人，分爲五營，貞自爲中營，署其所親汝陽縣丞裴守德爲大將軍、内營總管；趙成美爲左中郎將，押左營；閻弘道爲右中郎將，押右營；安摩訶爲郎將、後軍總管；王孝志爲右將軍、前軍總管；又以蔡州長史韋慶禮爲銀青光禄大夫，行其府

射，讀過不少文史書，加之有做官的才能。任職期間有時偏信讒言，官僚中正直的人大多被貶逐斥退，又縱容奴僕欺凌本州百姓，因此人們欽佩他的才幹而鄙視他的爲人。

則天臨朝，加太子太傅，任蔡州刺史。自從則天稱制，李貞和韓王李元嘉、魯王李靈夔、霍王李元軌及李元嘉的兒子黄國公李譔、李靈夔的兒子范陽王李藹、李元軌的兒子江都王李緒以及李貞的長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等人，私下有匡復李氏的打算。垂拱四年七月，李譔用暗語寫信給李貞説："内人的病情日漸嚴重，恐怕需要及早治療；假如拖延到今年冬天，恐怕要成爲痼疾，應該早些下手，并請儘快答覆。"這一年，則天因爲明堂建成，將舉行大享之禮，把皇家宗室追來參加。李元嘉就相互傳話説："在舉行大享禮的時候，神皇一定會派人上告諸王的秘密，從而大行殺戮，皇家子弟就要斷子絶孫了。"李譔就僞造皇帝詔書給李冲説："朕被囚禁，王等應該救我出去。"李冲在博州，又僞造皇帝詔書説："神皇想傾覆李家的社稷，變李氏王朝爲武氏的天下。"於是叫長史蕭德琮等人招募士卒，分别報告韓、魯、霍、越、紀等五王，讓他們各自起兵接應，殺向神都。

起初，李冲與諸王圖謀同時起兵，等到李冲首先發兵却没有人響應，衹有李貞因爲有父子關係，獨自舉兵響應。不久派兵攻破上蔡縣，聽説李冲失敗，李貞害怕了，找鎖來想把自己拘禁着馳驛送到闕下謝罪。正好他管轄的新蔡縣縣令傅延慶得到勇士兩千多人，李貞就有了抵抗的打算。公開在衆人面前説："琅邪王已經攻取魏、相幾州，聚集兵馬達二十萬，早晚就可到達，你們應該振奮起來。"徵召管轄各縣士兵多達七千人，編爲五營，李貞自己在中營，任命他的親信汝陽縣丞裴守德爲大將軍、内營總管；趙成美爲左中郎將，押左營；閻弘道爲右中郎將，押右營；安摩訶爲郎將、後軍總管；王孝志爲右將軍、前軍總管；又以蔡州長史韋慶禮爲銀青光禄大夫，行本府司馬。一共署任九品以上官員五百

司馬。凡署九品已上官五百餘人。令道士及僧轉讀諸經，以祈事集，家僮、戰士咸帶符以辟兵。其所署官皆迫脅見從，本無鬥志，惟裴守德實與之同。守德驍勇，善騎射，貞將起事，便以女良鄉縣主妻之，而委以爪牙心腹之任。

多人。命令道士和僧人轉讀諸經，爲成功祈禱，家僮、戰士都帶着護身符躲避兵器。他署任的官都在脅迫下表示服從，本來就没有鬥志，祇有裴守德是真心實意隨同他的。裴守德驍勇善戰，善於騎射，李貞將要起事，便將女兒良鄉縣主嫁給他作妻子，將他作爲心腹委以重任。

則天命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總管，夏官尚書岑長倩爲後軍大總管，率兵十萬討之，仍令鳳閣侍郎張光輔爲諸軍節度。於是制削貞及冲屬籍，改姓虺氏。崇裕等軍至蔡州城東四十里，貞命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規等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門自守。裴守德排闥入，問王安在，意欲殺貞以自贖也。官軍進逼州城，貞家僮悉力衛貞，曰："事既如此，豈得受戮辱，當須自爲計。"貞乃飲藥而死。家僮方始一時散，捨仗就擒。規亦縊其母自殺，守德携良鄉縣主亦同縊于別所。麴崇裕斬貞父子及裴守德等，傳首東都，梟於闕下。貞起兵凡二十日而敗。

則天命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總管，夏官尚書岑長倩爲後軍大總管，率兵十萬討伐，并令鳳閣侍郎張光輔爲諸軍節度使。於是下制從李氏家族中除去李貞及李冲的名字，改姓虺氏。麴崇裕等率軍到達蔡州城以東四十里，李貞命小兒子李規及裴守德抵抗。李規等帶兵戰敗而回，李貞大爲恐懼，閉門自守。裴守德推門而入，問越王在哪裏，想殺死李貞爲自己贖罪。官軍進逼蔡州城，李貞的家僮盡力保衛李貞，説："事情已經到了這種地步，豈能被殺受辱，應當自己另作打算。"李貞於是喝毒藥自殺。家僮這時一哄而散，丢下武器束手就擒。李規也縊死自己的母親後自殺，裴守德携帶良鄉縣主在別的地方也一起自縊。麴崇裕砍下李貞父子及裴守德等人的頭，傳送到東都，將頭懸挂在闕下。李貞起兵二十天後失敗。

貞之在蔡州，數奏免所部租賦以結人心，家僮千人，馬數千匹，外托以畋獵，内實習武備。嘗游于城西水門橋，臨水自鑒，不見其首，心甚惡之，未幾而及禍。神龍初，追復爵土，與子冲俱復舊姓。

李貞在蔡州時，多次上奏免除所在地的租賦來籠絡人心，有家僮一千人，馬幾千匹，對外説是爲了打獵，實際上是習武備戰。曾經出游經過城西水門橋，臨水自照，看不見自己的頭，心裏很厭惡，没過多久就被殺死。神龍初年，追復他的爵位封地，和兒子李冲都恢復舊姓。

初，貞將起兵，作書與壽州刺史、駙馬都尉趙瓌曰："佇總義兵，來入貴境。"瓌甚喜，復許率兵相應。瓌妻常樂長公主，高祖第七女，和思皇后之母也，謂其使曰："爲我報越王，與其進不與其退。爾諸王若是男兒，不應至許時尚未舉動。我常見耆老云，隋文帝將篡奪周室，尉遲迥是周家外甥，猶能起兵相州，連結突厥，天下聞風，莫不響應。况爾諸

當初，李貞將要起兵，寫信給壽州刺史、駙馬都尉趙瓌説："總率盼望已久的義兵，要進入貴境。"趙瓌非常高興，回信答應率兵響應。趙瓌的妻子常樂長公主，是高祖的第七個女兒，和思皇后的母親，對來的使者説："替我告訴越王，我祇和他一起前進而不後退。你們諸王如果還算是男子漢的話，不應該到這個時候還没有行動。我常聽老人們説，隋文帝將要篡奪周室時，尉遲迥是周家的外甥，還能在相州起兵，聯合突厥，天下人聽到消息，都起來響應。况且你們諸王，

王，并國家懿親，宗社是托，豈不學尉遲迥感恩效節，捨生取義耶？夫爲臣子，若救國家則爲忠，不救則爲逆。諸王必須以匡救爲急，不可虚生浪死，取笑於後代。”及貞等敗，瓌與公主亦伏誅。

都是李氏至親，宗社就依靠你們了，難道不學尉遲迥感恩效節，捨生取義嗎？作爲臣子，如果能够拯救國家就是忠，不救就是逆。諸王必須以匡救國家爲頭等大事，不能虚生浪死，讓後人取笑。”李貞等人失敗後，趙瓌與公主也被誅殺。

琅邪王李冲

冲，貞長子也。好文學，善騎射。歷密、濟、博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初，冲自博州募得五千餘人，欲渡河攻濟州，先取武水縣。縣令郭務悌赴魏州請援，魏州莘縣令馬玄素領兵千七百人邀之于路，恐力不敵，先入武水城，閉門拒守。冲乃令積草車上，放火燒南門，擬乘火突入。火之未起，南風甚急，及火已燃，遽迴爲北風，未至城門，燒草已甚，冲軍由是沮氣。有堂邑丞董玄寂爲冲統帥兵仗，及冲擊武水，玄寂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冲聞之，斬玄寂以徇。兵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有家僮左右不過數十而已。乃却走入博州城，爲守門者所殺。則天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爲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冲，兵未至，冲已死，傳首東都，梟於闕下。冲起兵凡七日而敗。

李冲，是李貞的長子。愛好文學，善於騎射。歷任密、濟、博三州刺史，都有能幹的名聲。起初，李冲從博州招募到五千多人，打算渡過黄河攻打濟州，首先攻取武水縣。縣令郭務悌到魏州求援，魏州莘縣令馬玄素領兵一千七百人在路上阻截，害怕抵擋不住，先進入武水城，閉門拒守。李冲就下令把草堆積在車上，放火燒南城門，想乘着火勢衝進城。火還没有點起時，南風很急，等到火已燃燒，很快轉爲北風，還没有到達城門，草已經燒得差不多了，李冲的軍隊從此泄氣了。有個堂邑丞董玄寂爲李冲統率軍隊，等到李冲攻打武水時，董玄寂説：“琅邪王與國家交戰，這是造反。”李冲聽到這話，殺死董玄寂示衆。兵衆害怕而四散逃入草澤，無法阻止，衹剩下家僮和左右不過數十人而已。於是退却進入博州城，被守門人殺死。則天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任清平道行軍大總管討伐李冲，士兵還未到達，李冲已經死了，把他的頭傳送到東都，挂在闕下。李冲起兵七天就失敗了。

冲三弟。蒨，封常山公，歷常州别駕，坐與父兄連謀伏誅。温，以告其朋黨得實，減死流嶺南，尋卒。

李冲有三個弟弟。李蒨，封爲常山公，歷任常州别駕，因與父親哥哥合夥謀反獲罪被誅殺。李温，因告發自己的朋黨經查屬實，減免死罪流放到嶺南，不久去世。

神龍初，侍中敬暉等以冲父子翼戴皇家，義存社稷，請復其官爵，武三思令昭容上官氏代中宗手詔不許。開元四年，詔追復爵土，令備禮改葬。太常奏謚議曰：“故越王貞，往者顧匡宗社，夙懷誅吕之謀；乃心王國，用擊非劉之議。以兹獲戾，上悼聖心。謹按謚法‘死不忘君曰敬’，

神龍初年，侍中敬暉等人認爲李冲父子輔佐擁戴皇室，心存社稷，請求恢復官爵，武三思叫昭容上官氏代中宗下手詔不許。開元四年，下詔追復爵位封地，令準備禮儀改葬。太常上奏商討謚號説：“故越王李貞，過去匡救宗社，一心想要誅殺吕氏；一心爲國，抨擊人們對劉氏王朝的非議。因此獲罪，使聖上感到痛心。謹按謚法‘死不忘君曰敬’，請擬謚號叫敬。”皇上同意。

請謚曰敬。”從之。五年，下詔曰：“九族以親，克敦其教；百代必祀，允竟厥德。故蔡州刺史、越王貞，執心不回，臨事能斷。粤自藩國，勤于王家。弘道之後，寶圖將缺，懷劉章之輔漢，追鄭武之翊周。遂能奮不顧身，率先唱義，雖英謀未克，而忠節居多。嗣絶國除，年逾二紀，奠享淪廢，甚爲憫焉。永言興繼，式備典册。其封貞侄孫故許王男左監門衛將軍、夔國公琳爲嗣越王，以奉其祀。仍官爲立碑。”琳尋卒，國除。

五年，下詔說：“九族以親，克敦其教；百代必祀，允竟其德。故蔡州刺史、越王李貞，執心不回，臨事能斷。起自藩國，勤於王事。弘道之後，寶圖將缺，懷念劉章的輔漢，追效鄭武的佐周。就能奮不顧身，率先倡義，雖英謀未成，而忠節居多。後嗣滅絶封國削除，已過了二十四年，無人祭奠，實爲可憫。興滅繼絶，備此典册，爲此封李貞的侄孫已故許王的兒子左監門衛將軍、夔國公李琳爲嗣越王，以奉祭祀。并由官府爲他立碑。”李琳不久去世，削除封國。

紀王李慎

紀王慎，太宗第十子也。貞觀五年，封申王。七年，授秦州都督。十年，改封紀王，賜實封八百户。十七年，遷襄州刺史，以善政聞，璽書勞勉，百姓爲之立碑。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永徽元年，拜左衛大將軍。二年，授荆州都督，累除邢州刺史。文明元年，加授太子太師，轉貝州刺史。

紀王李慎，是太宗的第十個兒子。貞觀五年，封爲申王。七年，授任秦州都督。十年，改封爲紀王，賞賜實封八百户。十七年，遷任襄州刺史，以治事妥善而聞名，皇上下詔書慰勞勉勵，百姓給他立碑。二十三年，增加實封到一千户。永徽元年，授任左衛大將軍。二年，授任荆州都督，多次授任邢州刺史。文明元年，加授太子太師，轉任貝州刺史。

慎少好學，長於文史，皇族中與越王貞齊名，時人號爲紀、越。初，貞將起事，慎不肯同謀，及貞敗，慎亦下獄。臨刑放免，改姓虺氏，仍載以檻車，配流嶺表，道至蒲州而卒。

李慎從小好學，擅長文史，在皇族中與越王李貞齊名，當時人稱爲紀、越。起初，李貞要起兵，李慎不肯同謀，等到李貞失敗，李慎也被捕入監獄。臨刑時免罪釋放，改姓虺氏，并用檻車載着，發配流放到嶺表，走到蒲州去世。

慎長子和州刺史東平王續最知名，早卒。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琮、楚國公叡、遂州别駕襄郡公秀、廣化郡公獻、建平郡公欽等五人，垂拱中并遇害，家屬徙嶺南。

李慎的長子和州刺史東平王李續最爲知名，很早去世，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李琮、楚國公李叡、遂州别駕襄郡公李秀、廣化郡公李獻、建平郡公李欽等五人，垂拱年間都遇害，家屬被遷到嶺南。

中興初，追復官爵，令以禮改葬。封慎少子鐵誠爲嗣紀王，後改名澄。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初，歷德、瀛、冀三州刺史、左驍衛將軍，薨。

中宗復位之初，恢復官職封爵，令依禮改葬。封李慎的小兒子李鐵誠爲嗣紀王，後來改名澄。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初年，歷任德、瀛、冀三州刺史、左驍衛將軍，薨逝。

子行同嗣，天寶中爲右贊善大夫同正員。

李鐵誠的兒子李行同繼嗣，天寶年間任右贊善大夫同正員。

江王李囂

江王囂，太宗第十一子也。貞觀五年受封，六年薨，謚曰殤。

江王李囂，是太宗的第十一個兒子，貞觀五年接受封爵，六年去世，謚號殤。

代王李簡

代王簡，太宗第十二子也。貞觀五年受封，其年薨，無後國除。

代王李簡，是太宗的第十二個兒子。貞觀五年接受封爵，當年去世。没有後嗣削除封國。

趙王李福

趙王福，太宗第十三子也。貞觀十三年受封，出後隱太子建成。十八年，授秦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右衛大將軍，累授梁州都督。咸亨元年薨，贈司空、并州都督，陪葬昭陵。中興初，封蔣王惲孫思順爲嗣趙王。

趙王李福，是太宗的第十三個兒子。貞觀十三年接受封爵，過繼給隱太子李建成。十八年，授任秦州都督，賞賜實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右衛大將軍，多次授任梁州都督。咸亨元年薨逝。追贈司空、并州都督，陪葬昭陵。中宗復位之初，封蔣王李惲的孫子李思順爲嗣趙王。

曹王李明

曹王明，太宗第十四子。貞觀二十一年受封。二十三年，賜實封八百户，尋加滿千户。顯慶中，授梁州都督，後歷虢、蔡、蘇三州刺史。詔令繼巢剌王元吉後。永崇中，坐與庶人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於黔州。都督謝祐希旨逼脅令自殺，帝深悼之，黔府官僚咸坐免職。景雲元年，明喪柩歸于京師，陪葬昭陵。

曹王李明，是太宗的第十四個兒子。貞觀二十一年接受封爵。二十三年，賞賜實封八百户，不久增加到一千户。顯慶年間，授任梁州都督，後來歷任虢、蔡、蘇三州刺史。下詔叫他過繼給巢剌王李元吉爲後嗣。永崇年間，因和庶人李賢通謀獲罪，降封零陵王，遷到黔州。都督謝祐迎合旨意逼迫他自殺，皇上十分悼念，黔府官僚都牽連獲罪免職。景雲元年，把李明的靈柩運回京師，陪葬昭陵。

有二子，南州别駕零陵王俊、黎國公傑，垂拱中并遇害。

李明有兩個兒子，南州别駕零陵王李俊、黎國公李傑，垂拱年間都遇害。

中興初，封傑子胤爲嗣曹王。胤叔父備自南州還，又封備爲嗣曹王，衛尉少卿同正員，胤遂停封。後備招慰忠州叛獠，没于賊，又封胤爲王，銀青光禄大夫、右武衛將軍。卒，子戢嗣，左衛率府中郎將。卒，子臯嗣。臯自有傳。

中宗復位之初，封李傑的兒子李胤爲嗣曹王。李胤的叔父李備從南州返回，又封李備爲嗣曹王，衛尉少卿同正員，取消李胤的封爵。後來李備去招撫忠州的叛僚，戰死在那裏，又封李胤爲王，銀青光禄大夫、右武衛將軍。李胤去世，兒子李戢繼嗣，任左衛率府中郎將。李戢去世，兒子李臯繼嗣。李臯自己有傳。

史臣曰：太宗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賢，皆以才高辯悟，爲長孫無忌忌嫉，離間父子，遽爲豺狼，而無忌破家，非陰禍之報歟？武后斫喪王室，潛移龜鼎，越王貞父子痛

史臣曰：在太宗的幾個兒子中，吴王李恪、濮王李泰最賢良，都因才高聰悟，受到長孫無忌的嫉妒，離間父子，突然像豺狼一樣互相殘殺，最後長孫無忌被抄没家産，這難道不是冥冥之中的報應嗎？武后誅殺王室，潛移帝位，越王

憤，義不圖全。毁室之悲，《鴟鴞》之詩，傷矣！比齊 祐之妄作，豈同年而語哉！

贊曰：子弟作藩，磐石維城。驕侈取敗，身無令名。冲、譔憤發，視死如生。承乾、齊 祐，愚弟庸兄。

李貞父子痛心氣憤，義不圖全。毁室之悲，《鴟鴞》之詩，可悲痛啊！跟齊王 李祐的妄作相比，怎麽能相提并論呢！

贊曰：皇室子弟作爲國家的藩屏，像磐石一樣維護着國家。而驕縱奢侈則自取敗亡，使自身没有美名。李冲、李譔憤發圖强，視死如生。李承乾、李祐，是愚蠢的弟弟和平庸的哥哥。

舊唐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韋挺（子）待價（弟）萬石　楊纂（族子）弘禮 弘武（武子）元亨 元禧 元禕
劉德威（子）審禮（孫）易從（審禮從弟）延嗣　閻立德（弟）立本
柳亨（族子）範（兄子）奭（亨孫）渙 澤　崔義玄（子）神慶

韋挺　韋待價　韋萬石

韋挺，雍州萬年人，隋民部尚書沖子也。少與隱太子相善，及高祖平京城，引爲隴西公府祭酒。武德中，累遷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率，太子遇之甚厚，宫臣罕與爲比。七年，高祖避暑仁智宫，會有上書言事者，稱太子與宫臣潛構異端。時慶州刺史楊文幹構逆伏誅，辭涉東宫，挺與杜淹、王珪等并坐流於越巂。

及太宗在東宫，徵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舉之，由是遷尚書右丞。俄授吏部侍郎，轉黄門侍郎，進拜御史大夫，封扶陽縣男。太宗以挺女爲齊王祐妃。常與房玄齡、王珪、魏徵、戴胄等俱承顧問，議以政事。又與高士廉、令狐德棻等同修《氏族志》，累承賞賚。太宗嘗謂挺曰："卿之任御史大夫，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爲卿地者，卿勉之哉！"挺陳謝曰："臣駑下，不足以辱陛下高位。且臣非勛非舊，而超處藩邸故僚之上，臣願後之，以勸立功者。"太宗不許。尋改授銀青光禄大夫，行黄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承乾多過失，太宗微有廢立之意。中書

韋挺，是雍州萬年人，隋朝民部尚書韋沖的兒子。少年時和隱太子要好。等到高祖平定京城後，以他爲隴西公府祭酒。武德年間，遷任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率。太子待他很好，東宫臣子都不能與他相比。七年，高祖在仁智宫避暑，這時有上書言事的人，説太子和東宫臣子圖謀不軌，這時慶州刺史楊文幹因反叛被殺，供辭涉及到太子。韋挺和杜淹、王珪等人一起受牽連獲罪，流放到越巂。

等到太宗做了太子，徵召授任韋挺爲主爵郎中。貞觀初年，王珪多次舉薦他，於是遷任尚書右丞。不久拜授吏部侍郎，轉任黄門侍郎，進拜御史大夫，封扶陽縣男。由太宗作主將韋挺的女兒嫁給齊王李祐做爲妃子。韋挺常和房玄齡、王珪、魏徵、戴胄等都擔當天子左右的顧問大臣，商議國家大事。又和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一起修纂《氏族志》，多次受到獎賞。太宗曾經對韋挺説："卿之所以任御史大夫，衹是朕本人的主意，左右大臣没有人推薦卿，卿要努力啊！"韋挺表示謝意説："臣才疏能低，有辱於陛下給的高官厚位。而且臣既不是功臣也不是舊臣，地位却超越在藩邸故僚之上，臣願位在他們之下，以便安慰那些立功的人。"太宗没有同意。不久改授銀青光禄大夫，行黄門侍郎，兼管魏王李泰府事。當時李泰得寵，太子李承乾有很多過

侍郎杜正倫以漏泄禁中語左遷，時挺亦預泰事，太宗謂曰："朕已罪正倫，不忍更置卿於法。"特原之。尋遷太常卿。

失，太宗漸漸有廢李承乾立李泰的想法。中書侍郎杜正倫因泄露宮中所說的話被貶官，這時韋挺也參與有關李泰的事情，太宗對他說："朕已給杜正倫治罪，不忍再給你治罪。"特意寬免了他。不久遷任太常卿。

初，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以周寒士，殊不禮之。至是，周爲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周密陳挺傲狠非宰相器，遂寢。十九年，將有事於遼東，擇人運糧，周又奏挺才堪粗使，太宗從之。挺以父在隋爲營州總管，有經略高麗遺文，因此奏之。太宗甚悦，謂挺曰："幽州以北，至遼水二千餘里，無州縣，軍行資糧無所取給，卿宜爲此使。但得軍用不乏，功不細矣。"以人部侍郎崔仁師爲副使，任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以幽、易、平三州驍勇二百人，官馬二百匹爲從。詔河北諸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行事。太宗親解貂裘及中厩馬二匹賜之。

當初，韋挺任御史大夫時，馬周任監察御史，韋挺認爲馬周是貧苦的讀書人，待他很不禮貌。到這時，馬周任中書令，太宗想再次起用韋挺在門下省，馬周秘密陳述韋挺爲人傲慢没有宰相的器度，於是事情就此而作罷。十九年，要和遼東打仗，選人運糧，馬周又上奏認爲韋挺的才能適合外任，太宗同意。韋挺以父親在隋朝時爲營州總管，有籌劃謀取高麗的遺文，因此奏上。太宗很高興，告訴韋挺說："幽州往北，到遼水二千多里路，没有設置州縣，行軍的物資糧草無法補充，卿應該擔任此使，衹要使軍需不缺乏，功勞不小啊。"以人部侍郎崔仁師爲副使，聽任他自己挑選十個四品文武官員做分使，跟隨的還有幽、易、平三州的勇士二百人，官馬二百匹。下詔河北各州都受韋挺節度，允許根據情況自行處理有關事項。太宗親自解下自己的貂裘皮衣并將兩匹御馬都賜給他。

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庫物，市木造船，運米而進。自桑乾河下至盧思臺，去幽州八百里，逢安德還曰："自此之外，漕渠壅塞。"挺以北方寒雪，不可更進，遂下米於臺側權貯之，待開歲發春，方事轉運，度大兵至，軍糧必足，仍馳以聞。太宗不悦，詔挺曰："兵尚拙速，不貴工遲。朕欲十九年春大舉，今言二十年運漕，甚無謂也。"乃遣繁畤令韋懷質往挺所支度軍糧，檢覆渠水。懷質還奏曰："挺不先視漕渠，輒集工匠造船，運米即下。至盧思臺，方知渠閉，欲進不得，還復水涸，乃便貯之，無達平夷之日。又挺在幽州，日致飲會，實乖至公。陛下明年出師，以臣度之，

韋挺到了幽州，命令燕州司馬王安德去查看河道是否暢通。先讓幽州出錢出物，買木造船，運米進發。由桑乾河而下到達盧思臺，離幽州還有八百里，適逢王安德回來報告說："自此以外，河道淤塞。"韋挺認爲北方天寒雪大，不能再前進了，於是把米都卸在臺旁暫且貯存，想等到來年開春再開始運送，認爲等到大批軍隊到來時，軍糧一定充足，還將這種情況快速上報。太宗不高興，下詔給韋挺說："用兵貴在行動迅速而不必準備得太周到，不要衹求準備周到而行動遲緩。想在貞觀十九年春大舉進兵，現在你說要在二十年用船運糧，很不可取。"於是派遣繁畤令韋懷質前往韋挺的住所統計軍糧的數量，檢查河渠的情況。韋懷質返回以後上奏說："韋挺不先察看河道情況，就招集工匠造船，運米而下。等到了盧思臺纔知道河道不通，想前進不行，想返回河道已經乾涸，於是就把軍糧儲存下來，等平

恐未符聖策。”太宗大怒，令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仍令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依議除名，仍令白衣散從。及前軍破蓋牟城，詔挺統兵士鎮蓋牟，示漸用之也。挺城守去大軍懸遠，與高麗新城鄰接，日夜戰鬥，鼓噪之聲不絶。挺不堪其憂，且不平於失職，素與術士公孫常善，乃與常書以叙所懷。會常以他事被拘，自縊而死，索其囊中，得挺書，論城中危蹙，兼有嘆悵之辭。太宗以挺怨望，謫爲象州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八。

定東夷回來軍糧也不能運到。還有韋挺在幽州，終日宴飲，實在不忠於職守。陛下明年出兵，以臣的看法，恐怕不能按照聖上的計劃行事了。”太宗大怒，命令將作少監李道裕代替韋挺，還令治書侍御史唐臨從驛道兼程前去將韋挺戴上刑具押赴洛陽，依照决定除名，仍使以平民的身份散從。等到前方軍隊攻占蓋牟城，下詔讓韋挺統領兵士鎮守蓋牟，表示要慢慢起用他。韋挺的守城距離大軍很遠，和高麗新城相鄰，日夜作戰，鼓噪的聲響不斷，韋挺不能忍受這種憂慮，并且對於失掉職位耿耿於懷，平常和方術之士公孫常相好，就給公孫常寫信叙説心中所想。正巧公孫常因其他的事情被拘捕，上吊自殺，搜查他的口袋，得到了韋挺的書信，信中談到了城中的危困形勢，還有感嘆惆悵的言辭。太宗對韋挺有怨恨的情緒很不滿，將他貶爲象州刺史。一年多以後去世，終年五十八歲。

子待價，初爲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即道宗之婿也，緣坐左遷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率兵招慰高麗，行至吐護真水，高麗掩其不備，襲擊敗之。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受詔經略東蕃，因率所部救之。文陵苦戰，賊漸退，軍始獲全。待價被重瘡，流矢中其左足，竟不言其功，以足疾免官而歸。

兒子韋待價，起初任左千牛備身。永徽年間，江夏王李道宗獲罪，韋待價是李道宗的女婿，受到牽連降授盧龍府果毅。當時將軍辛文陵率領軍隊對高麗進行招安和撫慰，到達吐護真水，高麗乘其不備，襲擊并打敗了他。韋待價和中郎將薛仁貴接受詔命籌劃謀取，因而率所屬部隊救援。辛文陵苦戰，敵人逐漸退去，軍隊纔得以保全。韋待價受了重傷，流箭射中了他的左脚，始終不説自己的功勞，因脚有病免除官職而回家。

後累授蘭州刺史。時吐蕃屢爲邊患，高宗以沛王賢爲凉州大都督，以待價爲司馬。俄又遷肅州刺史，頻有守禦之功，徵拜右武衛將軍，兼檢校右羽林軍事。儀鳳三年，吐蕃又犯塞，待價復以本官檢校凉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事。俄又徵還舊職，復封扶陽侯。則天臨朝，拜吏部尚書，攝司空，營高宗山陵，功畢，加金紫光禄大夫，改爲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賜物一千段，仍與一子五品。待價素無藻鑒之才，自武職而起，居

後來累經授官後任蘭州刺史。當時吐蕃多次侵擾邊境，高宗使沛王李賢爲凉州大都督，派待價爲司馬。不久又遷任肅州刺史，多次因防守嚴密而立功，徵召授任右武衛將軍，兼檢校右羽林軍事。儀鳳三年，吐蕃又侵犯邊境，韋待價又以本官檢校凉州都督，兼主持鎮守兵馬事務。不久又召回擔任舊職，又封扶陽侯。武則天當政，授任吏部尚書，代理司空，營造高宗山陵，建成後，加金紫光禄大夫，改任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賜物一千段，還給一個兒子授予了五品的官職。韋待價原來就没有鑒别人才的能力，自武官起家，擔任選部事務，而考核選録官員没有

選部，既銓綜無叙，甚爲當時所嗤。

垂拱元年十月，復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禦突厥。明年春還。六月，拜文昌右相，依舊同鳳閣鸞臺三品。既累登非據，頗不自安，頻上表辭職，則天每降優制不許之。又表請削官秩，迴恩贈父，於是贈挺潤州刺史。明年，上疏請自效戎旅之用，於是拜安息道行軍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進封扶陽郡公。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初勝後敗。又屬天寒凍雪，師人多死，糧餽又不支給，乃旋師弓月，頓於高昌。則天大怒，副將閻温古以逗留伏法，待價坐除名，配流繡州，尋卒。

弟萬石，頗有學業，而特善音律。上元中，自吏部郎中遷太常少卿。當時郊廟樂調及宴會雜樂，皆萬石與太史令姚玄辯增損之，時人以爲稱職。尋又兼知吏部選事，卒官。挺從祖兄子安石，别有傳。

楊纂

楊纂，華州華陰人也。祖儉，周東雍州刺史。父文偉，隋温州刺史。

纂略涉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琅邪顔師古、燉煌令狐德棻友善。大業中，進士舉，授朔方郡司法書佐，坐楊玄感近屬除名，乃家于蒲城。

義軍渡河，于長春宫謁見。累授侍御史。數上書言事，因被召問，擢爲考功郎中。貞觀初，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婦人袁氏妖逆，爲人所告，纂究問之，不得其狀。袁氏後又事發伏誅，太宗以纂爲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温彦博以纂過誤，罪不至死，固諫，乃赦之。三遷吏部侍郎。

次序，很被當時人所譏笑。

垂拱元年十月，又任韋待價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讓他防禦突厥。第二年春天返回。六月，韋待價授任文昌右相，依舊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待價多次擔任高官不稱職後，内心很不安穩，多次上表請求辭去相位，則天每次都下詔慰問不同意他辭職，又上表請求削減官階和俸禄，回轉恩澤追贈父親，於是追贈韋挺潤州刺史。第二年，上疏請求從事軍旅戎務，於是授任安息道行軍大總管，統率三十六個總管用以討伐吐蕃，進封扶陽郡公。軍隊到達寅識迦河，和吐蕃會戰，開始時取勝後來却失敗了。又正值天寒大雪，士卒死亡較多；軍糧又不能及時供給，於是從弓月撤回軍隊，駐扎在高昌。則天大怒，副將閻温古因停滯不前而處死，韋待價獲罪除名，流放繡州，不久去世。

弟弟韋萬石，很有學問，特别擅長音律。上元年間，從吏部郎中遷任太常少卿。當時祭祀天地的樂曲以及宴會等各方面所用的樂曲，都是由韋萬石和太史令姚玄辯增删修定的，當時人們認爲他很稱職。後來又兼管吏部的銓選事務。死在官任上。韋挺從祖兄的兒子韋安石，另外有傳。

楊纂，是華州華陰人。祖父楊儉，在周任東雍州刺史。父親楊文偉，在隋朝任温州刺史。

楊纂廣泛涉獵經史，尤其精通時務。年輕時和琅邪人顔師古、燉煌人令狐德棻關係好。大業年間，考中進士科。授任朔方郡司法書佐，因是楊玄感的近親而受牽連獲罪除名，就在蒲城安家。

義軍渡河，楊纂到長春宫謁見皇帝。累經升遷任侍御史。多次上書談論政事，因此得到召見咨詢，提拔爲考功郎中。貞觀初年，任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婦人袁氏興妖謀逆，被人告發，楊纂追查審問，没有什麽結果。袁氏後來又因事情敗露而被殺，太宗認爲楊纂不忠，想處斬他，中書令温彦博認爲楊纂的失誤，不至於到死罪，堅决勸諫，纔赦免了他。楊纂三次遷任後爲

八年，副特進蕭瑀爲河南道巡察大使，與瑀情有不協，屢相表奏，瑀因以獲罪。纂尋拜尚書左丞。纂既長於吏道，所在皆有聲績。俄又除吏部侍郎，前後典選十餘載，銓叙人倫，稱爲允當。然而抑文雅，進酷吏，觀時任數，頗爲時論所譏。後歷太常少卿、雍州别駕，加銀青光禄大夫，復爲尚書左丞，遷太僕卿，檢校雍州别駕，遷户部尚書。永徽初卒，贈幽州都督，謚曰敬。

子守愚，則天時官至雍州長史；守挹，岐州刺史。

族子弘禮。

楊弘禮

弘禮，隋尚書令素弟之子也。父岳，大業中爲萬年令，與素子玄感不協，嘗密上表稱玄感必爲亂。及玄感被誅，岳在長安繫獄，帝遽使赦之。比使至，岳已爲留守所殺，弘禮等遂免從坐。

高祖受禪，以楊素隋代有勋業，詔弘禮襲封清河郡公，拜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歷兵部員外郎，仍爲西河道行軍大總管府長史，三遷中書舍人。太宗有事遼東，以弘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弘禮每入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時諸宰相并在定州留輔皇太子，唯有褚遂良、許敬宗及弘禮在行在所，掌知機務。

二十年，拜中書侍郎。明年，加銀青光禄大夫，尋遷司農卿，兼充崑丘道副大總管，諸道軍將咸受節度。

吏部侍郎。八年，爲特進和河南道巡察大使蕭瑀的副使，和蕭瑀關係不和，多次互相上表奏告，蕭瑀因此獲罪。楊纂不久授任尚書左丞。楊纂既然擅長於做官之道，所任官職都有很好的聲望。不久又授爲吏部侍郎，前後掌管銓選事務十多年，在確定升降等級辨别評述人的流品方面，堪稱公允恰當。然而壓制文人，進用酷吏，觀察當時所任用的官吏，很爲當時輿論所譏諷。後來歷任太常少卿、雍州别駕，加銀青光禄大夫，再次任尚書左丞，遷任太僕卿，檢校雍州别駕，遷任户部尚書。永徽初年去世，追贈幽州都督，謚號敬。

楊纂的兒子楊守愚，則天時官做到雍州長史；兒子楊守挹，任岐州刺史。

同族兄弟的兒子楊弘禮。

楊弘禮，是隋尚書令楊素弟弟的兒子。父親楊岳，大業年間任萬年令，和楊素的兒子楊玄感不和，曾秘密上表宣稱楊玄感必定叛亂。等到楊玄感被殺，楊岳正關在長安牢獄中，皇帝立即派使臣赦免了他。等使臣來到，楊岳已經被留守所殺，楊弘禮等由此免受牽累。

高祖當上皇帝以後，因楊素在隋代有功勛業績，下詔楊弘禮襲封清河郡公，授任太子通事舍人。貞觀年間，歷任兵部員外郎，還任西河道行軍大總管府長史，三次遷任後爲中書舍人。太宗在遼東有戰事，因爲楊弘禮有文才武略，提拔爲兵部侍郎，專門掌管軍機事務。楊弘禮常常入朝參預謀劃商議，出去則統率軍隊攻戰。在駐蹕之役，率領騎兵步兵二十四軍，出其不意地攻打敵人，所向披靡。太宗從山下看見楊弘禮統率的士兵，個個都拼命作戰，殺死和俘獲敵人很多，認爲他很英勇，對許敬宗等説："越公的後代，果然有家風啊！"當時各位宰相都在定州留守輔佐皇太子，衹有褚遂良、許敬宗及楊弘禮在皇帝外出的臨時停駐之所，掌管主持國家機要事務。

二十年，拜授中書侍郎。第二年，加銀青光禄大夫，不久遷任司農卿，兼任崑丘道副大總管，各道軍將都受節度。於是打敗處月，降服處

於是破處月，降處密，殺焉耆王，降駁支部，獲龜兹、于闐王。凱旋，未及行賞，太宗晏駕。弘禮頗忤大臣之旨，由是出爲涇州刺史。永徽初，論崑丘之功，改授勝州都督。尋還太府卿。四年卒，贈蘭州都督，謚曰質。

弟弘武。

密，斬殺焉耆王，降服駁支部，俘獲龜兹、于闐王。凱旋，還没來得及行賞，太宗駕崩。楊弘禮多觸犯大臣的旨意，因此出任涇州刺史。永徽初年，評論崑丘戰事的功勞，改授勝州都督。不久遷任太府卿。四年去世，追贈蘭州都督，謚號質。

弟弟楊弘武。

楊弘武 楊元亨 楊元禧 楊元禕

弘武少修謹，武德初，拜左千牛備身。永徽中，爲吏部郎中。孝敬初爲皇太子，精擇僚采，以弘武爲中舍人。麟德中，將有事於東岳，弘武自荆州司馬擢拜司戎少常伯。從駕還，高宗特令弘武補授吏部選人五品已上官，由是漸見親委。后母榮國夫人楊氏以與弘武同宗，又稱薦之，俄遷西臺侍郎。乾封二年，與戴至德、李安期等同東西臺三品。及在政事，頗以清簡見稱。總章元年，卒于官，贈汴州刺史，謚曰恭。

子元亨，則天時爲司府少卿。元禧，尚食奉御。元禧頗有醫術，爲則天所任。嘗忤張易之之意，易之密奏元禧是楊素兄弟之後，素父子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合供奉。則天乃下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摇動冢嫡，寧唯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蹯之釁。隋室喪亡，蓋惟多僻，究其萌兆，實此之由。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奸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胤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捍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况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并不得令任

楊弘武年少時治學嚴謹，武德初年，拜授左千牛備身。永徽年間，任吏部郎中。孝敬皇帝初爲皇太子，精心挑選僚屬，以楊弘武爲中舍人。麟德年間，將要到東岳祭天地，楊弘武由荆州司馬提拔拜授司戎少常伯。跟隨皇帝回來後，高宗專門下令讓楊弘武負責任命吏部五品以上的候補官員，由此逐漸得到親近重用。皇后的母親榮國夫人 楊氏因和楊弘武同宗，又稱贊推薦他，不久升任西臺侍郎。乾封二年，和戴至德、李安期等人同東西臺三品。在政事上，很以清廉寬簡著稱。總章元年，死在官任上，追贈汴州刺史，謚號恭。

兒子楊元亨，則天時任司府少卿。楊元禧，任尚食奉御。楊元禧醫術很精，被則天所信任。曾抵觸張易之意見，張易之秘密奏説楊元禧是楊素兄弟的後代，楊素父子在隋朝有叛逆的行爲，子孫不適合供奉聖上。則天於是下詔説："隋朝的尚書令楊素，昔日在隋朝，早先蒙受特殊禮遇。承受凶邪的德性，懷有諂佞的才能，迷亂皇上，離間骨肉。摇動嫡親，造成相互殘殺的禍患；誘惑煽動後主，最後造成敗亡的災禍。隋朝的滅亡，原因有很多，探究其最初的原因，就在這裏。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義之鬼，自身雖然幸免於死，其子孫最終被滿族抄斬。這就是奸逆的謀略，這就是他的家訓；陰險淺薄的行爲，就成爲門風。雖然殺了他的全家，但旁系仍然存在。豈可再做近臣，早晚和皇帝相隨？朕統領百王，管轄四海，向上褒嘉賢良輔佐，向下抵禦叛逆臣子，常想在百忙之餘得以安逸，在千年之後聽任褒貶，况且楊素事件發生的年代還不久遠，和他親近的人能不存在嗎？楊素及其兄弟子孫，

京官及侍衛。"於是左貶元亨爲睦州刺史，元禧爲資州長史，元禧弟緱氏令元禕爲梓州司馬。張易之誅後，元亨等皆復任京職，元亨至齊州刺史，元禧台州刺史，元禕宣州刺史。

全部不得擔任京官及侍衛。"於是貶任楊元亨爲睦州刺史，楊元禧爲資州長史，楊元禧弟緱氏令楊元禕爲梓州司馬。張易之被殺後，楊元亨等都恢復任京職，楊元亨官做到齊州刺史，楊元禧官做到台州刺史，楊元禕官做到宣州刺史。

劉德威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也。父子將，隋毘陵郡通守。

劉德威，是徐州彭城人。父親劉子將，在隋朝任毘陵郡通守。

德威姿貌魁偉，頗以幹略見稱。大業末，從左光禄大夫裴仁基討賊淮左，手斬賊帥李青蛙，傳首於行在所。後與仁基同歸李密，密素聞其名，與麾下兵，令於懷州鎮守。

劉德威身材魁偉，相貌英俊，頗以有才幹善謀略著稱。大業末年，跟隨左光禄大夫裴仁基在淮左征討賊軍，親手斬殺了賊帥李青蛙，傳送李青蛙的首級到皇帝臨時的駐所。後來和裴仁基一同歸順李密，李密久聞其名，撥給他兵馬，派到懷州鎮守。

武德元年，密與王世充戰敗入朝，德威亦率所部隨密歸款。高祖嘉之，授左武候將軍，封滕縣公。及劉武周南侵，詔德威統兵擊之，又判并州總管府司馬。俄而裴寂失律於介州，齊王元吉棄并州還朝，德威總知留府事。元吉纔出，武周已至城下，百姓相率投賊。武周獲德威，令率其本兵往浩州招慰。德威自拔歸朝，高祖親勞問之，兼陳賊中虛實及晋、絳諸部利害，高祖皆嘉納之。改封彭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擒建德，平世充，皆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

武德元年，李密和王世充交戰失敗後歸順朝廷，劉德威也率領部衆跟隨李密歸降。高祖贊許他，授任左武候將軍，封滕縣公。等到劉武周南下入侵，下詔劉德威統兵迎戰，又兼任并州總管府司馬。不久裴寂在介州戰敗，齊王李元吉放棄并州回到朝廷，劉德威統管留府事。李元吉剛出城，劉武周已經到達城下，百姓相繼投降。劉武周俘獲劉德威，命令他率自己的兵馬前往浩州投降撫慰，劉德威自己脱身回到朝廷，高祖親自去慰問他，他講述了賊軍的虛實以及晋、絳各部的利害，高祖都贊許并采納了。改封彭城縣公。不久，檢校大理少卿。跟隨擒獲了竇建德，平定了王世充，都有戰功，轉任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把平壽縣主嫁給了他。

貞觀初，歷大理、太僕二卿，加金紫光禄大夫。俄出爲綿州刺史，以廉平著稱，百姓爲之立碑。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十一年，復授大理卿。太宗嘗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便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捨

貞觀初年，歷任大理寺、太僕寺二卿，加金紫光禄大夫。不久出任綿州刺史，以廉潔平和著稱，百姓爲他立碑。不久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十一年，又拜授大理卿。太宗曾經問他："近來刑罰稍嚴，其中過錯在哪裏？"劉德威上奏説："原因確實在皇上，而不在臣下。皇上喜歡寬就寬，喜歡嚴就嚴了。律上有明文規定法官斷罪時，如果由於過失而入人罪的，各自比故意入人罪減三等處罰，由於過失而出人罪的，各自比故意出人罪減五等處罰。如今却相反，由於過失而入人罪的却無罪，由於過失而出人罪的便獲大

所急，則'寧失不經'復行於今日矣。"太宗深然之。數歲，遷刑部尚書，兼檢校雍州別駕。十七年，馳驛往齊州推齊王祐。還至濮州，聞祐殺長史權萬紀，德威入據濟州，遣使以聞。詔德威便發河南兵馬，以申經略，會遭母憂而罷。十八年，起爲遂州刺史，三遷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襄，陪葬獻陵。德威閨門友穆，接物寬平，所得財貨，多以分贍宗親。

罪。所以刑法官吏各人自愛，競相使用苛刻的律條，并非有誰教這樣做，而是怕自身獲罪所造成的。陛下衹要捨棄所急，那麽'寧寬勿濫'的做法又在今天施行了。"太宗認爲講得非常有道理。過了幾年，遷任刑部尚書，兼檢校雍州別駕。十七年，從驛道兼程前往齊州處理齊王李祐的案件。等返回到濮州，聽到李祐殺了長史權萬紀的消息，劉德威入據濟州，派遣使者將情况上報。皇上下詔劉德威立即發派河南兵馬，以籌劃采取行動，正遇上母親去世而停止。十八年，起用任遂州刺史，三次遷任後爲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去世，終年七十一歲，追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號襄，陪葬獻陵。劉德威的家風友愛淳樸，待人寬厚，所得的錢財，多分贈贍養親友。

子審禮襲爵。

兒子劉審禮承襲爵位。

劉審禮

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氏所養。隋末，德威從裴仁基討擊，道路不通。審禮年未弱冠，自鄉里負載元氏渡江避亂，及天下定，始西入長安。元氏若有疾，審禮必親嘗湯藥，元氏顧謂孫曰："我兒孝順，貫徹幽微，吾一顧念，宿疾頓輕。"

劉審禮年少喪母，爲祖母元氏所撫養。隋朝末年，劉德威跟隨裴仁基到處征戰，道路不通。劉審禮不到二十歲扶侍元氏渡江逃避戰亂，等到天下平定後，纔西入長安。元氏生了病，劉審禮必定親嘗湯藥。元氏看着孫子説："我孫兒孝順，真是無微不至，我一想起來，病馬上好多了。"

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丁父憂去職。及葬，跣足隨車，流血灑地，行路稱之。服闋當襲爵，累表讓弟，朝議不許。永徽中，累遷將作大匠，兼檢校燕然都護，襲封彭城郡公。審禮父歿雖久，猶悲慕不已，每見父時僚舊，必嗚咽流涕。母鄭氏早亡，事繼母平壽縣主，稍疾輒憂懼形于容色，終夕不寐。撫繼母男延景，友愛甚篤，所得祿俸，皆送母處，以資延景之費；而審禮妻子處飢寒，晏然未嘗介意。再從同居，家無異爨，合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稍遷工部尚書，兼檢校左衛大將軍。

貞觀年間，歷任左驍衛郎將。由於父親去世而免去官職。埋葬時，光着脚跟着喪車步行，流血灑地，爲路人所稱道。服喪完畢應當承襲爵位，多次上表讓給他弟弟，朝廷商議後不同意。永徽年間，累經升遷後任將作大匠，兼檢校燕然都護，襲封彭城郡公。劉審禮的父親雖然死去了很久，他還是悲傷不已，每次見到父親的同僚舊友，一定嗚咽流淚。母親鄭氏早亡，事奉繼母平壽縣主，稍有疾病就面帶憂傷之色，終夜不眠。撫養繼母所生的兒子劉延景，和他非常友愛，所得俸禄，都送到母親處，以供給延景花費；但劉審禮自己的妻兒却處在飢餓寒冷之中，他却安然不介意。同曾祖的兄弟們幾代人同住在一起，家裏不分竈做飯，全家總共二百餘口人，没有不滿的閑話。漸漸遷官做到工部尚書，兼檢校左衛大將軍。

儀鳳二年，吐蕃寇凉州，命審禮爲行軍總管，與中書令李敬玄合勢討擊。遇賊於青海，敬玄後期不至，審禮軍敗，爲賊所執。永隆二年，卒于蕃中，贈工部尚書，謚曰僖。

延景，官至陝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贈尚書右僕射。

儀鳳二年，吐蕃入侵凉州，命劉審禮爲行軍總管，與中書令李敬玄聯合討伐。在青海和賊兵相遇，李敬玄没有按時到達，劉審禮軍敗，被賊俘獲。永隆二年，死在吐蕃，追贈他爲工部尚書，謚號僖。

劉延景，官做到陝州刺史，睿宗初年，因是皇后的父親而追贈爲尚書右僕射。

劉易從

審禮子易從，歷位岐州司兵參軍。審禮之没吐蕃，詔許易從入蕃省之。及審禮卒，易從號哭，晝夜不止，毁瘠過禮。吐蕃哀其志行，還其父尸柩，易從徒跣萬里，扶護歸彭城，爲朝野之所嗟賞。後歷彭城長史、任城男。永昌中，坐爲徐敬貞所誣構遇害。易從在官仁恕，及將刑，人吏無遠近奔走，競解衣相率造功德，以爲長史祈福，州人從之者十餘萬。其爲人所愛如此。

劉審禮的兒子劉易從，歷任岐州司兵參軍。劉審禮没入吐蕃時，下詔允許劉易從入吐蕃看望。等到劉審禮去世，劉易從號哭，晝夜不止，悲傷超過禮儀所規定的範圍。吐蕃哀憐他的心志操守，還給他父親的尸體棺柩，劉易從跋涉萬里，護送靈柩回到彭城，爲朝野人士所讚賞。後來歷任彭城長史、任城男。永昌年間，爲徐敬貞誣陷獲罪遇害。劉易從爲官仁義寬恕，待要行刑時，官吏百姓不管遠近都奔來，競相解囊相助爲其造功德碑，爲長史劉易從祈福，州人護送他赴刑的人達十多萬。他爲人們所愛戴達到這種程度。

易從子昪，開元中，爲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

劉易從的兒子劉昪，開元年間，任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

劉延嗣

審禮從父弟延嗣，文明年爲潤州司馬，屬徐敬業作亂，率衆攻潤州，延嗣與刺史李思文固守不降。俄而城陷，敬業執延嗣，邀之令降，辭曰："延嗣世蒙國恩，當思效命，州城不守，多負朝廷。終不能苟免偷生，以累宗族，豈以一身之故，爲千載之辱。今日之事，得死爲幸。"敬業大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温救之獲免，乃囚之于江都獄。俄而賊敗，竟以裴炎近親，不得叙功，遷爲梓州長史，再轉汾州刺史卒。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劉審禮的堂弟劉延嗣，文明年間任潤州司馬，適值徐敬業叛亂，率兵攻打潤州，劉延嗣和刺史李思文固守不投降。不久潤州城被攻陷，徐敬業俘獲了劉延嗣，招撫勸他歸降，劉延嗣拒絶説："我劉延嗣家世代蒙戴國家的恩惠，應該想着效命國家，州城没有守住，已經有負於朝廷。終不能苟且偷生，連累宗族，豈能因我一人的緣故，遭受千年的辱駡。今天的事，能死就是萬幸了。"徐敬業大怒，要斬殺他，被同黨魏思温營救而獲免，於是囚禁在江都獄中。不久徐敬業失敗，但劉延嗣竟然因爲是裴炎的近親，不能依功勞得到獎勵，遷任梓州長史，二次轉任後爲汾州刺史而去世。宗族中官做到刺史的有二十多人。

閻立德

閻立德，雍州萬年人，隋殿内少監毗之子也。其先自馬邑徙關中。

閻立德，是雍州萬年人，隋朝殿内少監閻毗的兒子。他的祖先從馬邑遷到關中。閻毗最初

毘初以工藝知名，立德與弟立本早傳家業。

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立德所造衮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輿傘扇，咸依典式，時人稱之。貞觀初，歷遷將作少匠，封太安縣男。高祖崩，立德以營山陵功，擢爲將作大匠。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攝司空，營昭陵。坐怠慢解職，俄起爲博州刺史。十三年，復爲將作大匠。十八年，從征高麗，及師旅至遼澤，東西二百餘里泥淖，人馬不通，立德填道造橋，兵無留礙，太宗甚悦。尋受詔造翠微宫及玉華宫，咸稱旨，賞賜甚厚。俄遷工部尚書。二十三年，攝司空，營護太宗山陵，事畢，進封爲公。顯慶元年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

子玄邃，官至司農少卿。

閻知微

玄邃子知微，聖曆初，歷位右豹韜衛將軍。時突厥 默啜有女請和親，則天令淮陽王 武延秀往納其女，命知微攝春官尚書送赴虜廷。默啜以延秀非皇室諸王，大怒，遂拘之别所，與知微率衆自恒岳道攻陷趙、定二州。知微經歲餘自突厥所還，則天以其隨賊入寇，令百官臠割，然後斬之，并夷其三族。

閻立本

立本，顯慶中累遷將作大匠，後代立德爲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爲八座，時論榮之。總章元年，遷右相，賜爵博陵縣男。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工於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并立本之迹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爲咏，召立本令寫焉。時閣外傳呼

以工藝而聞名，閻立德和弟弟閻立本早年繼承家傳技藝。

武德年間，多次授任後任尚衣奉御，閻立德所製造的衮冕大裘等六服和腰輿傘扇，都符合典式要求，爲時人所稱贊。貞觀初年，歷遷將作少匠，封太安縣男。高祖逝世，閻立德因營造山陵的功勞，提拔爲將作大匠。貞觀十年，文德皇后逝世，又命令代理司空，營建昭陵。因怠慢修建工程獲罪解除職務，不久起用爲博州刺史。十三年，又任將作大匠。十八年，跟隨征伐高麗，等到軍隊到了遼澤，見東西二百餘里的泥淖，人馬不能通行，閻立德填平道路修建橋梁，軍隊没有滯留，太宗非常高興。後來又接受詔命建造翠微宫及玉華宫，都非常符合太宗的心意，賞賜非常優厚。不久遷任工部尚書。二十三年，代理司空，營護太宗山陵，修造完畢，進封爲公。顯慶元年去世，追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

兒子閻玄邃，官做到司農少卿。

閻玄邃的兒子閻知微，聖曆初年，歷任右豹韜衛將軍。當時突厥 默啜有女兒請求和親，則天令淮陽王 武延秀前去娶他的女兒，命令閻知微代理春官尚書護送到突厥。默啜認爲武延秀不是皇室諸王，大怒，就將武延秀拘留在一個地方，和閻知微率軍從恒岳道攻陷趙、定二州。閻知微經過一年多從突厥回來，則天認爲他隨賊入侵，命令百官一塊一塊地割他的肉，然後斬首，并滅其三族。

閻立本，顯慶年間累經升遷後任將作大匠，後來代替閻立德任工部尚書，兄弟接替爲八座，當時的輿論認爲他們很榮耀。總章元年，遷任右相，賜爵博陵縣男。閻立本雖有處理政務的才能，但尤其擅長繪畫，精於畫肖像，《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年間的《凌煙閣功臣圖》，都是閻立本的筆迹，當時人都稱贊畫得精妙。太宗曾和侍臣學士在春苑划船，池中有各種飛鳥隨波起伏，太宗連連贊賞，下詔讓在座的人作詩，召閻立本畫下來。這時閣外傳呼道："畫師閻立本。"

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愧赧。退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墻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此末伎。"立本爲性所好，欲罷不能也。及爲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唯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字文》爲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咸亨元年，百司復舊名，改爲中書令。四年卒。

當時閻立本已經任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低頭伏在池邊，手揮丹粉作畫，仰望在座的賓客，羞愧得不得了。回家後告誡兒子説："我從小就愛好讀書，免於不學無術，在提筆以文章抒發情感方面，不在同輩之下，但衹以繪畫聞名，親自做僕役之事，耻辱莫大於此啊！你應當深以爲誡，不要再學習這一末技。"由於閻立本生性愛好繪畫，想不畫已不可能。等到任右相，與左相姜恪共同掌握國家樞密。姜恪過去歷任將軍，在塞外立功；閻立本衹善於繪畫，没有宰相的才能，所以當時人以《千字文》爲語道："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咸亨元年，各個官署都恢復原來的名稱，閻立本改任中書令。四年去世。

柳亨

柳亨，蒲州 解人，魏尚書左僕射慶之孫也。父旦，隋太常少卿、新城縣公。

柳亨，是蒲州 解人，魏尚書左僕射柳慶的孫子。父親柳旦，在隋朝爲太常少卿、新城縣公。

亨，隋末歷熊耳、王屋二縣長，陷於李密。密敗歸國，累授駕部郎中。亨容貌魁偉，高祖甚愛重之，特以殿中監竇誕之女妻焉，即帝之外孫也。三遷左衛中郎將，封壽陵縣男。未幾，以譴出爲邛州刺史，加散騎常侍，被代還，數年不調。因兄葬，遇太宗游於南山，召見與語，頗哀矜之。數日，北門引見，深加誨獎，拜銀青光禄大夫，行光禄少卿。太宗每誡之曰："與卿舊親，情素兼宿，卿爲人交游過多，今授此職，宜存簡静。"亨性好射獵，有饕湎之名，此後頗自勖勵，杜絶賓客，約身節儉，勤於職事，太宗亦以此稱之。二十三年，以修太廟功，加金紫光禄大夫。久之，拜太常卿，從幸萬年宫，檢校岐州刺史。永徽六年卒，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敬。

柳亨，隋朝末年歷任熊耳、王屋兩縣的縣長，陷落在李密手中。李密失敗後歸順國家，累經授任後任駕部郎中。柳亨相貌英俊，高祖很喜愛并看重他，特把殿中監竇誕的女兒嫁給他爲妻，竇誕的女兒就是皇帝的外孫女。三次遷任後爲左衛中郎將，封壽陵縣男。没過多久，因罪貶出任邛州刺史，加散騎常侍，被取代返回，幾年不調授。因參加哥哥的葬禮，遇上太宗在南山游覽，召見和他談話，很哀憐他。没過幾天，在北門引見，深加教誨勉勵，拜授銀青光禄大夫，行光禄少卿。太宗常常告誡他説："我和你是舊親，情誼至深，卿與人交往過多，今授此職，應該簡約寧静。"柳亨生性喜好射獵，因有這嗜好而出名，從此以後很能自勉，杜絶賓客，約束自己奉行節儉，勤於職守，太宗也因此稱贊他。二十三年，以修太廟有功，加金紫光禄大夫。很長時間後，拜授太常卿，跟隨臨幸萬年宫，檢校岐州刺史。永徽六年去世，追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號敬。

柳範

亨族子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吴王 恪好畋獵，損居人，範奏彈之。

柳亨的同族子柳範，貞觀年間任侍御史。當時吴王 李恪喜好打獵，損傷居民，柳範上奏彈

太宗因謂侍臣："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意乃解。範，高宗時歷位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劾他。太宗爲此對侍臣説："權萬紀侍奉我兒，不能匡正，其罪當死。"柳範進言説："房玄齡侍奉陛下，還不能諫止打獵，怎能衹怪罪權萬紀呢？"太宗大怒，拂袖而入。過了很久，單獨引見柳範對他説："你怎能當面頂撞我？"柳範説："臣聽説君主聖明臣下正直，陛下仁義聖明，我怎敢不盡愚直。"太宗的怒氣纔消了。柳範，高宗時歷任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柳奭

亨兄子奭。奭父則，隋左衛騎曹，因使卒於高麗。

奭入蕃迎喪柩，哀號逾禮，深爲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後以外生女爲皇太子妃，擢拜兵部侍郎。妃爲皇后，奭又遷中書侍郎。永徽三年，代褚遂良爲中書令，仍監修國史。俄而后漸見疏忌，奭憂懼，頻上疏請辭樞密之任，轉爲吏部尚書。及后廢，累貶愛州刺史。尋爲許敬宗、李義府所構，云奭潛通宫掖，謀行鴆毒，又與褚遂良等朋黨構扇，罪當大逆。高宗遣使就愛州殺之，籍没其家。奭既死非其罪，甚爲當時之所傷痛。神龍初，則天遺制，與褚遂良、韓瑗等并還官爵，子孫親屬當時緣坐者，咸從曠蕩。

柳亨哥哥的兒子柳奭。柳奭的父親柳則，在隋朝任左衛騎曹，因出使死在高麗。

柳奭到高麗迎取喪柩，悲哀超過禮節規定的範圍，深爲夷人所敬慕。貞觀年間，多次遷任後爲中書舍人。後來因外甥女爲皇太子妃，提拔拜授爲兵部侍郎。妃爲皇后，柳奭又升任中書侍郎。永徽三年，代褚遂良爲中書令，仍監修國史。不久皇后漸被冷落，柳奭憂慮恐懼，多次上書請求辭去樞密的職務，轉任吏部尚書。等到皇后被廢除，多次貶任後爲愛州刺史。不久被許敬宗、李義府所誣陷，説柳奭暗通後宫，陰謀下毒，又和褚遂良等結黨煽動，罪行當屬大逆罪。高宗派使臣到愛州殺了他，抄没了他的家。柳奭無辜處死後，很爲當時人所悲傷哀痛。神龍初年，則天遺制，和褚遂良、韓瑗等一同恢復官爵，子孫親屬當時因受牽連獲罪的，都給予赦免。

柳渙

開元初，亨孫渙爲中書舍人，表曰："臣堂伯祖奭，去明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家同被譴戮。雖蒙遺制蕩雪，而子孫亡没并盡。唯有曾孫無忝，見貫襲州，蒙雪多年，猶同遠竄。陛下自臨宇縣，優政必被，鴻恩及於泉壤，大造加於亡絶。先天已後，頻降絲綸，曾任宰相之家，并許收其淪滯。況臣伯祖往叨執政，無犯受誅，藁窆尚隔故鄉，後嗣遂編蠻服。臣不申號訴，義所難安。伏乞許

開元初年，柳亨的孫子柳渙爲中書舍人，上表説："臣堂伯祖柳奭，遠在明慶三年，和褚遂良等五家同被貶謫殺戮。雖然得到遺制昭雪，但子孫亡没無存。惟有曾孫柳無忝，現住在襲州，平反昭雪多年，還像遠遠放逐一般。陛下自統治天下以來，實行優政，大恩及於死者，大福加於亡靈。先天以後，曾多次下達詔書，規定曾任過宰相的家，都允許收録其家淪落淹滯的人。況且臣的伯祖以前愧爲宰相，無罪被殺，遺骨所葬還遠隔故鄉，後代也編制爲邊遠之民。臣不申訴哀號，内心實不能自安，懇請允許臣的伯祖還葬鄉

臣伯祖還葬鄉里，其曾孫無忝放歸本貫。"疏奏，敕令奭歸葬，官造靈轝遞還。無忝後歷位潭州都督。

柳澤

渙弟澤，景雲中爲右率府鎧曹參軍。先是，姚元之、宋璟知政事，奏請停中宗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元之等出爲刺史，太平公主又特爲之言，有敕總令復舊職。澤上疏諫曰：

> 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是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積危殆之本。臣實愚樸，志懷剛厲，或聞政之不當，事之不直，常慷慨關心，夢寐懷憤。每願殉身以諫，伏死而争，但利於社稷，有便於君上，雖蒙禍被難，殺身不悔也。竊見神龍以來，群邪作孽，法網不振，綱維大紊，實由内寵專命，外嬖擅權，因貴憑寵，賣官鬻爵。朱紫之榮，出於僕妾之口；賞罰之命，乖於章程之典。妃主之門，有同商賈；舉選之署，實均闤闠。屠販之子，悉由邪而忝官；黜斥之人，咸因奸而冒進。天下爲亂，社稷幾危，賴陛下聰明神武，拯其將墜。此陛下耳目之所親擊，固可永爲炯誡者也。臣聞作法於理，猶恐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祇如斜封授官，皆是僕妾汲引，迷謬先帝，昧自前朝，豈是孝和情之所憐，心之所愛？陛下初即位時，納姚元之、宋璟之計，所以咸令黜之。頃日已來，又令叙之。將謂爲斜封之人不忍棄也，以爲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斜封之人不忍棄也，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亦不可褒贈也，李多祚、

里，他的曾孫柳無忝放回原籍。"疏奏遞上，敕令柳奭歸葬，官府製造靈車遞送回鄉。柳無忝後來歷任潭州都督。

柳渙的弟弟柳澤，景雲年間任右率府鎧曹參軍。起先，姚元之、宋璟主持政事，奏請停止中宗朝斜封官員數千人。等到姚元之等出任刺史，太平公主又特爲此請求，有敕令那些人全部恢復原職。柳澤上書諫道：

> 臣聽説藥不厲害不能治病，話不急切不能補過。所以習慣吃甘美食物的，不是保養的辦法；親近諛佞小人的，乃是積累危殆的根源。臣確實愚樸，却心懷剛正，有時聽説施政不當，辦事有不妥，常慷慨關心，睡夢中也氣憤。經常想以死相諫，拼死相争。祇要是對國家有利，對君上有益，即使蒙受災難，雖殺身也不後悔。我看到神龍以來，群邪作惡，法網不能振作，綱紀大亂，實是由於内寵擅命，外嬖弄權，憑藉寵貴，賣官鬻爵。衣朱服紫的榮貴，僕妾都可以决定；恩賞懲罰的大事，違背典章的規定。妃嬪公主的門庭，如同商賈；選舉官員的衙門，如同市肆。屠夫小販的後代，全由邪道濫居官職；廢黜罷免的人員，都因奸僞妄加進用。天下爲之擾亂，國家幾乎危亡，多虧陛下聰明神武，挽救了危亡的局面。這些都是陛下親自耳聞目睹的，可以作爲永遠的鑒戒。臣聽説依據治道來制定法則，還害怕引起混亂；如果依據禍亂來制定法則，那誰能補救呢？例如斜封授官，都是由僕妾汲引，迷誤先帝，蒙昧來自前朝，難道是孝和皇帝真心所憐愛嗎？陛下初即位時，采納了姚元之、宋璟的辦法，把他們統統罷黜，近日以來，又下令收用他們。是不忍心擯棄這些斜封之人呢，還是不違背先帝的旨意呢？如果不忍擯棄斜封之人，那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也就不能褒美追贈，李多祚、鄭克乂等人也就不可平反昭雪。陛下爲什麽不能忍於此而獨能忍於彼？使善惡不能論定，反覆矛盾，使君

鄭克乂之徒亦不可清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能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爲邪者獲利，爲正者銜冤。奈何導人以爲非，勸人以爲僻，將何以懲風俗，將何以止奸邪？今海内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謗議盈耳，咨嗟滿衢，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臣恐因循，流近致遠，積小爲大，累微起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賞罰之典，紀綱不謬，天秩有禮，君爵有功，不可因怒以妄罰，不可因喜以妄賞。伏見尚醫奉御彭君慶，以邪巫小道，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才。昔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今聖朝私愛，賞及憸人。董狐不亡，豈有所隱？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悦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臣雖未睹聖朝之妄罰，已睹聖朝之妄賞矣。《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臣恐近習之人爲其先容，有謬於陛下也。惟陛下熟思而察之。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願杜請謁之路，塞恩倖之門，鑒誡前非，無累後悔。申畫一之法，明不二之刑，不詢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則天下之化，人無間焉，日新之德，天鑒不遠。

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長，使邪惡的人獲利，使正義的人蒙冤。爲什麽要導人以非，勸人邪僻，這樣將怎麽懲治風俗，將何以制止奸邪？如今天下都説太平公主叫胡僧慧範引用這些人，會使陛下壞事。不滿的議論到處可以聽到，哀嘆的言詞滿街流傳，所以有這樣的話説："用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公主掌權，正不如邪。"《書經》上説："不要偏不要陂，要遵王之義；不要反不要側，王道最正直。"臣恐怕因循下去，由近到遠，積小成大，積微成高。不要説没有什麽傷害，災禍將會滋長；不要説没有什麽損害，禍亂就要變大。又賞罰有規則，紀綱不謬亂，品級符合禮度，給有功之人封官進爵，不可因爲生氣而妄行懲罰，不可因爲高興而妄加賞賜。我見到尚醫奉御彭君慶，憑邪巫小道，破格授任三品官，怎能輕易使用名器，加到不是人才的人身上。早先公主爲子求郎，漢明帝没有同意；如今聖朝出於私愛，把獎賞給了邪惡的人。正直的董狐還在，怎能有所隱諱？臣聽説如果獎賞了一人而千萬人能高興就該獎賞，處罰了一人而千萬人能戒勉就該處罰。臣雖然没有見到聖朝的任意處罰，但已見到聖朝的任意賞賜。《書經》上説："官不給私下親昵的人，要看有没有才能；爵不給有惡德的人，要看是不是賢人。"臣害怕陛下身邊的人給這些人説話，導致陛下失誤，希望陛下深思明察。過去的事儘管不能改變，而以後的事還可做好。願陛下能杜絶請謁之路，堵塞恩幸之門，鑒戒以前的過錯，以後不要再有失誤。重申劃一的法規，明確不二的刑罰，不經過咨詢的辦法不采用，没有根據的意見不聽取，那麽天下教化，人人没有意見，天天更新的盛德，上天也照臨不遠。

澤後參選，會有敕令選人上書陳事，將加收擢，澤又上書曰：

柳澤後來參選，適逢有敕令選人上書發表政見，將加以收録進用，柳澤又上書説：

頃者韋氏險詖，奸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内寒心，實將莫救。賴神明佑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丕保。陛下睿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廟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今尨眉鮐背，歡欣踴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保其存也，亂者有其理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矣。《詩》曰："罔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修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隨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爲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常，令之不一，則奸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峻制，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禄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之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忌忤，願恕之以直，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賞，當求諸非道，稽

當初韋氏傾險，奸臣一同作惡，賞罰不明，綱紀紊亂。政事因賄賂而成，官員憑寵愛而用，言論正直者遭懲罰，品行出衆者受猜疑，天下寒心，實已無從挽救。依賴神明保佑，宗廟降靈，上天討伐有罪，人們得以保全。陛下英明神聖，勇智聰明，安定了已見危亡的宗廟，拯救了將要陷溺的百姓。如今老年人都歡欣踴躍，期望聖朝的撫慰安輯，傾聽聖朝的仁德詔令。現在陛下減省徭役，法制明而道德興，天下歡樂，家家稱慶。臣又聽説知道危亡纔能保其生存，知道變亂纔能進行治理。希望陛下平安時不要忘記危險，治理時不要忘記變亂，生存時不忘記覆亡，那就會順應天意，國家長久保全。《詩經》上説："誰都有個好的開場，可很少能有個好的收場。"希望陛下有始有終，不合禮的不要看，不合禮的不要做。《書經》上説："有德的事不論多小，天下也會歡慶；無德的事不論有多大，也會使你宗族覆滅。"真可畏呀，真可懼呀，希望陛下要審慎啊！那驕縱奢侈起於親貴，綱紀紊亂起於寵幸。希望陛下禁制親貴，則天下就隨之治理了；控制寵幸，則天下就法紀彰明了。《詩經》上説："給妻子做出榜樣，再推廣到兄弟，來統治家國。"若親貴幹了壞事不加禁絶，寵幸干擾政事反而聽從，這樣政治不入常規，法令不能劃一，那奸詐就會興起，暴亂就會發生。這樣即使嚴刑峻法，早上施行晚上就殺戮，也無法推行了。陛下如果想親近愛護他們，不如給他們平安和福佑。寵愛榮禄過度，罪惡就會産生，不是讓他們平安；驕縱奢侈過度，危亡也將到來，而不是給他們福祐。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希望陛下精心求取才智出衆之人，早晚聽從他們的教誨。縱使有不順耳、不合心的話，不要立即處罰，要姑且想一下是否有道理，反省一下自己。即使質樸忌諱的話，也希望能寬恕其正直，以廣開諫諍之路。有時有順耳、稱心的話，也不要急於獎賞，應當尋找不合理的地方，

之典訓。其不協於德，必置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逸，所自邪也。"《書》曰："罔淫於逸，罔游於樂。"穆王有命，"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僚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後，流波未變；慢游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倖臣，易合於意；奇伎淫巧，多適於心。臣恐狎於非德，茲爲愈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采温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球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游藪澤。此甚爲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伏惟陛下誕降謀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禄長享，與國并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

看是否合於典訓。有不合於德的，一定要依法處置，以杜絶獻媚的行爲。有向陛下獻淫巧的，立刻罷黜，那淫巧就會止息了；有向陛下進忠言的，立刻獎賞，那麽忠言就會進來了。臣又聽説出身富的驕，出身尊的傲。石碏説過："臣聽説愛自己的兒子，要用大道理教導，不讓他入於邪惡，驕奢淫逸，邪惡就會産生。"《書經》上説："不要過於放縱，不要游於歡樂。"周穆王有命，"要依靠前後左右有職位的人士，來糾正過錯，去掉不正確的想法"。如今太子新立，王府初開，對於他們的僚友，一定要嚴加選擇。如今慣於驕奢之後，習俗尚未改易；當年喜歡慢游作樂，餘風也許存在。大凡小人幸臣，容易使人滿意；奇伎淫巧，往往叫人稱心。臣害怕陛下親近没有德行之人，而更加怠惰。《書經》上説："要仔細挑選你的僚屬，不要用巧言令色的人，要用好人。僕臣都正了，君主纔能正；僕臣都會諂諛，君主就自以爲很聖明。"希望進用温良博聞之士，恭儉忠耿之人，任用爲東宮及諸王府的官員，并請求東宮設置拾遺、補闕的官職。叫他們早晚講解議論，出入跟隨，授以訓誥，補救不足。臣又聽説馳騁打獵，能使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趣。以前的貴戚之人，很少遵照禮法，有的打球擊鼓、一起比賽伎藝；有的放鷹馳犬，在沼澤游耍。這些極其不合正道，不是進德修業的根本。《書經》上説："在内荒於女色，在外荒於狩獵。"又説："不要像丹朱那麽傲，衹喜歡慢游。在家裏弄了一夥人在荒唐，結果不能繼承帝業。"希望陛下給他們頒降謀訓，敦勸他們學業，向他們曉諭好惡，陳述成敗，用道理來辦事，用禮法來制心，在未萌芽時就圖謀，在没出現時就思慮，這樣就會長享福禄，與國共長久了。臣又聽説富了不想驕也會驕，驕了不想犯罪也會犯罪，犯了罪不想死也得死。這話是多麽真實，這告誡是多麽明確。前此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以説是

明哉至誠。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爲凶，變福爲禍。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孝和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則不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誡之義，其取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于官刑，警于有位。敢有常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常于游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禄封，樸素修業者錫以紳服，以勖其非心，使其奉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

很顯貴了，可以說很是受恩寵了！權勢比得上天子，聲威震動了天下。但是奢侈縱欲敗壞德行，弄得神靈憤怒百姓唾棄。豈不是寵愛太過，富貴太多，不能以禮約束，不能用法防範，終於轉吉爲凶，變福爲禍。諺語說："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豈不是這樣嗎？《書經》上說："殷商的鑒戒不遠，就在他們上一個朝代的夏王。"今天陛下用什麽來勸勉，豈不是用皇祖的謀訓；陛下用什麽來懲誡，豈不是用孝和皇帝對這些人的過於寵任。《禮記》上說："愛他要能知道他的壞處，憎惡他要能知道他的好處。"豈可不小心嗎！寵愛之心自然無法避免，衹要不太過頭，用禮來約束，做得適當就行了。現在諸王、公主、駙馬，也都是陛下所親愛的。要矯正，就要一開始就做；鑒戒的辦法，就是要吸取孝和皇帝時的教訓。要看到過錯力圖良善，居於寵愛想到危亡，要使早晚敬慎，修養德行。《孝經》上說："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就能長期保有其貴；節制謹慎，滿而不溢，就能長期保有其富。富貴不離其身，纔能保有社稷。"《書經》上說："制訂了官刑，來警誡有官位的人。敢於在宮裏老是舞蹈，在室内酗酒高歌，世稱之爲巫風；敢於追求財貨女色，老是游玩打獵，世稱之爲淫風；敢於狎侮聖人之言，不聽忠直規勸，遠離高年有德之人而親近頑童，世稱之爲亂風。這三種風氣和十項錯誤，卿士有一項上了身，家就必喪；君主有一項上了身，國就必亡。"真可怕啊，真可懼啊！希望陛下一定要察而明之，一定要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的要削去他禄封，樸素修業的要賞賜他紳服，來除去他的非分之心，使他尊奉命令，不要讓時間久了就懈怠，不要使日子遠了而遺忘。臣聽説不是難於知，而是難於行。又說："常保有你的美德，就能保有你的名位，如果不長保美德，九域也得滅亡。"希望陛下千萬審慎！前車的傾覆，便是明證；先王的告誡，可以一直保持吉祥。如果陛下能奉

惟明證；先王之誡，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忘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不當，則忠臣正士，亦不復談矣。

睿宗覽而善之，令中書省重詳議，擢拜監察御史。開元中，累遷太子右庶子。出爲鄭州刺史，未行病卒，贈兵部侍郎。

行伊尹的訓導，崇尚傅說的言論，不作無益之事，不開徇私之門，刑罰公平，獎賞不濫，則上天就會輔佐你這位有德之君，百姓就會對你愛戴，國家就會長久，好事就會到來。如果陛下忘却了精心一意之德，打開了恩幸之門，爵賞差誤，刑罰不當，那麼忠臣正士，也就不再說話了。

睿宗看後稱好，命令中書省重新詳細審議，提拔他做監察御史。開元年間，多次遷任爲太子右庶子。出任鄭州刺史，還未出行就病逝，追贈兵部侍郎。

崔義玄

崔義玄，貝州 武城人也。大業末，往依李密，初不見用。義玄見群鼠渡洛，又稍刃有花文，謂所親曰："此王敦敗亡之兆也。"時黄君漢守據柏崖，義玄往說之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群盜蜂起，九州幅裂，神器所歸，必在有德。唐公據有秦京，名應符籙，此真主也。足下孤城獨立，宜遵寇恂、竇融之策，及時歸誠，以取封侯也。"君漢然之，即與義玄歸國。拜懷州總管府司馬。世充遣將高毘侵掠河内，義玄擊敗之，多下城堡。君漢將分子女金帛與之，義玄皆拒而不受，以功封清丘縣公。後從太宗討世充，屢獻籌策，太宗頗納用之。東都平，轉隰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行州府事。與友人孟神慶雖志好不同，各以介直匡正府幕，王并委任之。

崔義玄，是貝州 武城人。大業末年，去投靠李密，最初没有得到重用。崔義玄看到一群老鼠渡過洛水，又見到稍刃上有花紋，對所親近的人說："這是王敦敗亡的徵兆。"當時黄君漢據守柏崖，崔義玄前往游說他說："見機行事，不可遲延。群盜蜂起，九州分裂，皇位的歸屬，一定在有德之人。唐公占據着秦京，名應符籙，這是真正的君主。足下您現在獨守孤城，應該遵循寇恂、竇融的策略，及時投誠，以取得封侯的地位。"黄君漢認爲說得對，隨即和崔義玄歸順國家。授爲懷州總管府司馬。王世充派遣將領高毘侵掠河内，崔義玄打敗了他，攻占了很多城堡。黄君漢要分給他女子和金帛，崔義玄都拒絕不接受，因此被封爲清丘縣公。後來跟隨太宗討伐王世充，多次獻納計謀策略，太宗多采納使用。東都平定，轉任隰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年，歷任左司郎中，兼任韓王府長史，行州府事。和友人孟神慶雖然志趣愛好各不相同，都能以耿直在幕府匡正政事，韓王一并委任他們。

永徽初，累遷婺州刺史。屬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遣其黨童文寶領徒四千人掩襲婺州，義玄將督軍拒戰。時百姓訛言碩真嘗升天，犯其兵馬者無不滅門，衆皆凶懼。司功參軍崔玄籍言於義玄曰："起兵仗順，猶

永徽初年，多次遷官後任婺州刺史。正值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造反，派遣其黨徒童文寶領兵四千人攻打婺州，崔義玄要率兵迎戰。當時百姓中訛傳陳碩真上過天，攻打其兵馬的人都要得到滅門的報應，大家都很恐懼。司功參軍崔玄籍對崔義玄說："憑藉武力和正當的理由起兵，還不

且不成，此乃妖誑，豈能得久。”義玄以爲然，因命玄籍爲先鋒，義玄率兵繼進。至下淮戍，擒其間諜二十餘人。夜有流星墜賊營，義玄曰：“此賊滅之徵也。”詰朝進擊，身先士卒，左右以楯蔽箭，義玄曰：“刺史尚欲避箭，誰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斬首數百級，餘悉許其歸首。進兵至睦州界，歸降萬計。及碩真平，義玄以功拜御史大夫。

能成功，況且這是些妖誑之人，豈能長久。”崔義玄認爲説得對，因而命令崔玄籍爲先鋒，崔義玄自己率兵隨後。到了下淮戍，擒獲其間諜二十多人。夜裏有流星墜落賊營，崔義玄説：“這是賊將滅亡的徵兆。”第二天早晨進攻襲擊敵營，身先士卒，侍衛親兵用盾牌爲他遮蔽射來的箭，崔義玄説：“如果刺史尚且想躲避箭矢，那麽誰還肯拼死作戰？”由此士卒都竭盡全力，斬首數百人，其餘的允許他們歸降。進兵到睦州界，歸降的有一萬人。等到陳碩真謀反被平定，崔義玄因功拜授御史大夫。

義玄少愛章句之學，《五經》大義，先儒所疑及音韵不明者，兼采衆家，皆爲解釋，傍引證據，各有條疏。至是，高宗令義玄討論《五經》正義，與諸博士等詳定是非，事竟不就。高宗之立皇后武氏，義玄協贊其謀，及長孫無忌等得罪，皆義玄承中旨繩之。顯慶元年，出爲蒲州刺史。尋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謚曰貞。則天時思其功，重贈揚州大都督，賜其家實封二百户。

崔義玄年少時愛好章句之學，《五經》大義，先儒所疑惑以及音韵不明白的，兼采衆家所論，都給以解釋，旁引證據，都做了條疏。到這時，高宗令崔義玄討論《五經》正義，和諸博士等詳細評定對錯，事情最終未做。高宗立皇后武氏，崔義玄同意贊成其謀劃，還有長孫無忌等獲罪，都是崔義玄根據皇上的旨意將他們繩之以法的。顯慶元年，出任蒲州刺史。不久去世，終年七十一歲，追贈幽州都督，謚號貞。則天時回想他的功勞，重又追贈揚州大都督，賜其家實封二百户。

子神基襲爵。長壽中，爲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相月餘，爲酷吏所陷，减死配流。後漸録用，中宗初，爲大理卿。

兒子崔神基承襲爵位。長壽年間任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做宰相一個多月，被酷吏陷害，减免死罪處以流放，後來逐漸起用，中宗初年，任大理卿。

崔神慶

神基弟神慶。神慶，明經舉，則天時，累遷萊州刺史。因入朝，待制於億歲殿，奏事稱旨。則天以神慶歷職皆有美政，又其父嘗有翊贊之勛，甚賞慰之，擢拜并州長史。因謂曰：“并州，朕之枌榆，又有軍馬，比日簡擇，無如卿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爲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因自爲按行圖，擇日而遣之。神慶到州，有豪富僞作改錢文敕，文書下州，穀麥踊貴，百姓驚擾。神慶執奏以爲不便，則天下制褒賞之。先是，

崔神基的弟弟崔神慶。崔神慶，考中明經科，則天時期，幾經升遷至萊州刺史。因入朝，待制於億歲殿，奏事符合皇上旨意。則天認爲崔神慶在歷次任職中都有好的政績，又因他父親曾有輔佐的功勞，對他大加獎賞撫慰，提拔拜授爲并州長史。因而對他説：“并州，是朕的故鄉，又有軍馬，以往選任長官，没有比得上卿的。前後任長史的，都是由尚書擔任，因此職位重要，所以委任於卿。”因而親自爲他選定行走路綫，選擇日子遣發。崔神慶到了并州，有豪富僞作改錢文敕，文書下到州裏，穀麥價錢飛漲，百姓恐慌擔憂。崔神慶堅持上奏認爲不妥，則天下制表

并州有東西二城，隔汾水，神慶始築城相接，每歲省防禦兵數千人，邊州甚以爲便。尋而兄神基下獄當死，神慶馳赴都告事，得召見。則天出神基推狀以示之，神慶據狀申理，神基竟得減死，神慶亦緣坐貶授歙州司馬。長安中，累轉禮部侍郎，數上疏陳時政利害，則天每嘉納之。轉太子右庶子，賜爵魏縣子。

時有突厥使入朝，準儀注，太子合預朝參，先降敕書。神慶上疏曰："伏以五品已上所以佩龜者，比爲别敕徵召，恐有詐妄，内出龜合，然後應命。况太子元良國本，萬方所瞻，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防萌之慮。昨緣突厥使見，太子合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敕處分。今人稟淳化，内外同心，然古人慮事於未萌之前，所以長無悔吝之咎。况太子至重，不可不深爲誡慎。以臣愚見，太子既與陛下異宫，伏望每召太子，預報來日，非朔望朝參，應須别唤，望降墨敕及玉契。"則天甚然之。尋令神慶與詹事祝欽明更日於東宫侍讀。俄歷司刑、司禮二卿。神慶嘗受詔推張昌宗，而竟寬其罪，神龍初，昌宗等伏誅，神慶坐流於欽州。尋卒，年七十餘。明年，敬暉等得罪，緣昌宗被流貶者例皆雪免，贈神慶幽州都督。

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群從數十人，趨奏省闥。每歲時家宴，組珮輝映，以一榻置笏，重叠於其上。開元、天寶間，中外族屬無緦麻之喪，其福履昌盛如此。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禄卿瑶俱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琳位終太子少保。

彰賞賜他。早先，并州有東西二城，中間隔有汾水，崔神慶開始築城相接，每年可節省防禦兵幾千人，邊州感到非常便利。不久他哥哥崔神基被捕入獄論處死罪，崔神慶飛速到京都求情，得到召見。則天拿出崔神基的審問狀子給他看，崔神慶根據狀子申辯，崔神基終於減免死罪，崔神慶也爲此受牽連獲罪貶授歙州司馬。長安年間，多次轉任禮部侍郎，多次上書陳述時政的利害，則天常常高興地采納他的意見。轉任太子右庶子，賜爵魏縣子。

當時有突厥使臣入朝，按禮儀制度，太子應當參預朝見，先下敕書。崔神慶上疏説："我認爲五品以上官員之所以佩戴龜，是由於另有敕徵召，害怕有欺詐，内出龜合，然後承受命令。况且太子是國家的根本，爲萬方所敬慕，古來徵召都用玉契，這的確是慎重之極，是從防範來考慮的。昨天因爲有突厥使臣朝見，太子一起參加朝見，衹有文符下達東宫，不曾降敕書吩咐。現在人們淳樸有教化，内外同心，然而古人考慮事情總是在事情還没發生之前，所以時常没有後悔的事情發生。况且太子至關重要，不能不深加慎重。以臣愚見，太子既然和陛下不在同一個宫殿，期望每次召見太子，事先要有預報，不是朔望朝參，應該另有通知，希望降親筆敕書及玉契。"則天很贊同。不久令崔神慶和詹事祝欽明每天輪换到東宫侍讀。不久歷任司刑、司禮二卿。崔神慶曾受詔審訊張昌宗，而竟然寬免了他的罪，神龍初年，張昌宗等被殺，崔神慶爲此獲罪流放到欽州。不久去世，終年七十多歲。第二年，敬暉等獲罪，因受張昌宗牽累被流放貶官的都依例昭雪獲免，追贈崔神慶幽州都督。

開元年間，崔神慶的兒子崔琳等都當了大官，堂兄弟輩有數十人，趨奏於宫中。每次節日家宴，組珮相互輝映，用一榻放置笏，重叠在上面。開元、天寶年間，中外族屬都没有緦麻之喪，其福禄昌盛到了這般地步。東都私宅門前，崔琳和弟弟太子詹事崔珪、光禄卿崔瑶都列棨戟，當時號稱"三戟崔家"。崔琳官位終於太子少保。

史臣曰：周、隋已來，韋氏世有令人，鬱爲冠族，而安石嗣立，竟大其門。挺恃才傲物，固虧長者之風，賓王報之以不仁，難與議乎君子矣！議者以堯、舜有溢美，桀、紂有溢惡，蓋以一爲凶德，則群惡所歸。楊素父子，傾覆隋祚，醜聲流聞，雖弘禮、弘武之正士，而元亨兄弟竟以凶族竄逐。古人守死善道，不無爲也。德威奏議，練刑名之要，俾長秋卿，美哉！審禮仁孝，治行可爲世範，卒與禍會，悲夫！二閻曲學甚工，措思精巧，藝成而下，垂誡宜然。柳氏世稱謇諤，奭、澤有正人風彩，忠規獻納，抑有人焉。義玄附麗武后，神慶寬縱穢臣，奕世纖邪，以至傾敗，宜哉！

贊曰：韋子驕矜，終損功名。楊家積惡，宗門擯落。閻以藝辱，劉以孝愆。二崔能吏，行無取焉。

史臣曰：周、隋以來，韋氏家族世代有名人，成爲顯貴的豪門大族，從韋安石繼承以來，更加光耀他的家門。韋挺恃才傲物，固然缺乏長者的風度，但馬周以不仁回報他，就難以稱爲君子了！議論的人認爲唐堯、虞舜有過分的美稱，夏桀、殷紂有過分的惡名，這是一有凶德，就要成爲群惡所歸。楊素父子，傾覆了隋朝的江山，醜名傳播，即使有楊弘禮、楊弘武等正直人士，而楊元亨兄弟終於因是凶族而被放逐。可見古人恪守善道，不是没有道理的。劉德威奏議，熟知刑名的要害，讓他擔任刑法部門的長官，就好得很！劉審禮仁孝，行爲可爲後世的楷模，最終遇上災禍，就可悲了！二閻工藝伎術很有造詣，構思精巧，畫藝成功却被人輕視，告誡兒子就理所當然。柳氏世稱忠直，柳奭、柳澤有正人風彩，忠心規諫獻納，大有人在。崔義玄附會武后，崔神慶寬縱佞幸，累代奸邪，以致傾敗，應該啊！

贊曰：韋子驕傲，終於損害了功名。楊家積惡，使宗族家門衰落。閻立本以藝受辱，劉易從雖孝獲罪。二崔固是能吏，品行却不可取。

舊唐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于志寧　高季輔　張行成（族孫）易之　昌宗

于志寧

于志寧，雍州高陵人，周太師燕文公謹之曾孫也。父宣道，隋內史舍人。

于志寧，雍州高陵人，是北周太師燕文公于謹的曾孫。父名宣道，在隋朝任內史舍人。

志寧，大業末爲冠氏縣長，時山東群盗起，乃棄官歸鄉里。高祖將入關，率群從於長春宮迎接，高祖以其有名於時，甚加禮遇，授銀青光禄大夫。太宗爲渭北道行軍元帥，召補記室，與殷開山等參贊軍謀。及太宗爲秦王、天策上將，志寧累授天策府從事中郎，每侍從征伐，兼文學館學士。貞觀三年，累遷中書侍郎。太宗命貴臣內殿宴，怪不見志寧，或奏曰："敕召三品已上，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即加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陽縣公。

于志寧，大業末年任冠氏縣長，當時山東群盜蜂起，便棄官回鄉。高祖將入關中，他率領屬下到長春宮迎接，高祖因爲他在當時很有名望，特别以禮相待，授任銀青光禄大夫。太宗任渭北道行軍元帥，召他任記室參軍，與殷開山等人參預軍務。等太宗做了秦王、天策上將，于志寧幾經升遷官做到天策府從事中郎，經常侍從征伐，并兼任文學館學士。貞觀三年，多次遷任爲中書侍郎。太宗令顯貴大臣到内殿參加宴會，奇怪不見于志寧，有人上奏說："下令召三品以上的大臣，于志寧不到三品，所以没來。"太宗特地下令讓于志寧赴宴，隨即加授散騎常侍，兼任太子左庶子。多次受封至黎陽縣公。

時議者欲立七廟，以涼武昭王爲始祖，房玄齡等皆以爲然，志寧獨建議以爲武昭遠祖，非王業所因，不可爲始祖。太宗又以功臣爲代襲刺史，志寧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皆從志寧所議。太宗因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召爲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少，卿當輔之以正道，無使邪僻

當時議者主張在太廟裏供奉七個祖先，把涼武昭王作爲始祖，房玄齡等人都贊同，衹有于志寧認爲涼武昭王世系太遠，和王業没什麼關係，不應列爲始祖。太宗又讓功臣世代襲任刺史，于志寧認爲古今之事不同，恐怕不是長治久安之略，上疏爭論。皇上都聽從了于志寧的主張。太宗因而對于志寧說："古時太子出生之後，由卿士背着，當即設置輔佐之臣。從前周成王年幼時，周公、召公做師傅，天天聽正道，習慣成性。如今皇太子還小，卿應當用正道輔佐他，不

開其心。勉之無怠，當稱所委，官賞可不次而得也。”志寧以承乾數虧禮度，志在匡救，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悦，賜黄金十斤、絹三百匹。十四年，兼太子詹事。明年，以母憂解。尋起復本官，屢表請終喪禮，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宅敦諭之曰：“忠孝不并，我兒須人輔弼，卿宜抑割，不可徇以私情。”志寧遂起就職。

要讓邪惡侵入他的心靈。衹要你努力不鬆懈，就會盡職盡責，官爵和賞賜可破格得到。”于志寧因李承乾多次違背禮制，立志要糾正挽救，撰寫《諫苑》二十卷來婉言勸説，太宗很高興，賜黄金十斤、絹三百匹。十四年，兼任太子詹事。第二年，因母親去世而離職。不久就命他官復原職，他多次上表請求辭官服滿喪期，太宗派中書侍郎岑文本到他家中敦促宣諭説：“忠孝不能兩全，我兒須人輔佐，卿應克制割捨悲傷，不可以顧念私情。”于志寧於是不等喪期結束就官復原職。

時皇太子承乾嘗以盛農之時，營造曲室，累月不止，所爲多不法。志寧上書諫曰：

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概日，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墻，《夏書》以之作誡。昔趙盾匡晋，吕望師周，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以爲美談。今所居東宫，隋日營建，睹之者尚譏其侈，見之者猶嘆其華，何容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内，比者曾無伏監，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千牛又復不見。爪牙在外，厮役在内，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先聖既以爲非，通賢將以爲失。頃聞宫内，屢有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

當時皇太子李承乾曾在農忙之時，修建幽隱的宫室，連月不止，所作多不合法度。于志寧上書諫阻説：

臣聽説勵行减少用度，實是弘揚正道的源泉；追求奢靡放縱欲望，是敗壞德行的根本。所以宫殿建的凌雲遮日，戎人因此指責；峻宇雕墻，《夏書》引作訓誡。古時趙盾輔佐晋國，吕望任周的太師，或是勸導國君節儉錢財，或是諷諫天子不要加重賦税，無不盡忠治國，竭誠奉上，想使豐功偉績流傳千古，英明美譽傳遍大衆。這些都被記録在史册，成爲美談。今天太子所住的東宫，隋朝時就不斷營建，目睹者已批評其奢靡，見之者還嘆其豪華，如何能容此中再修造宫室，財帛日漸損耗，土木工程不停，斧工盡力細緻，雕刻極盡精妙。况且工匠官奴進入宫内，先前雖然没有進過監獄，但有的是兄長觸犯國章，有的是弟弟被繩以王法，他們來往於御苑，出入於禁宫，鉗鑿隨身携帶，槌杵握在手中。設置監門之官本是爲了防備非常之慮，派兵宿衛用來防備不虞之禍，值班長官不知，千牛備身和千牛衛又没發覺。武士在外，僕役在内，主管警衛的官員如何自安，臣下怎能不憂懼？另外，鄭、衛之樂，在古代就認爲是淫聲。古時在朝歌之鄉，墨翟掉轉車頭；夾谷之會上，孔丘仗劍斥優倡。先代的聖人既認爲不好，通達的賢人也認爲是過失。近來聽見宫内，經常傳出

出。聞之者股栗，言之者心戰。往年口敕，伏請重尋，聖旨殷勤，明誡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年，犬馬尚解識恩，木石猶能知感，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忤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之疾疹；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伏望停工匠之作，罷久役之人，絶鄭、衛之音，斥群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

承乾不納。

承乾又令閹官多在左右，志寧上書諫曰：

臣聞堯稱稽古，功著於搜揚；舜曰聰明，績彰於去惡。然開元立極，布政辨方，莫不旌賁英賢，驅除不肖。理亂之本，咸在於兹。况閹宦之徒，體非全氣，便蕃階闥，左右宮闈，托親近以立威權，假出納以爲禍福。昔易牙被任，變起齊邦；張讓執鈞，亂生漢室；伊戾爲詐，宋國受其殃；趙高作奸，秦氏鍾其弊。加以弘、石用事，京、賈則連首受誅；王、曹掌權，何、竇則踵武被戮。遂使縉紳重足，宰司屏氣。然順其情者，則榮逮幼冲；迕其意者，則災及襁褓。爰暨高齊都鄴，亦弊閹官，鄧長顒位至侍中，陳德信爵隆開府，外干朝政，内預宴私，宗枝藉其吹噓，重臣仰其鼻息。罪積山岳，靡挂於刑書；功無涓塵，已勒於鍾鼎。富逾金穴，財甚銅山。是以家起怨嗟，人懷憤嘆。骨鯁之士，語不見聽；謇諤之臣，言必

鼓聲，大樂的樂伎，進去便不出來。聽之者股栗，言之者心驚。往年皇上的親口教誨，懇請殿下重新思量，聖旨殷切，明誡誠懇。對殿下來説，不可不深思；至於微臣，不能不憂懼。臣自從任職朝廷，已經多年，犬馬尚懂識恩，木石還能知感，有所細微見解，怎敢不全部説出。如果殿下明鑒臣的赤誠，那麽臣就有了生路；如果責備臣逆犯旨意，那麽臣就是罪人。但求悦意取容，臧孫比作疾病；犯顏逆耳，《春秋》比作藥石。希望殿下停止工匠的勞役，罷免久役之人，摒棄鄭、衛之樂，斥退這群小人，就會三種道德完備，爲萬國作表率了。

李承乾没有接納。

李承乾又令許多宦官侍從身邊，于志寧上書勸諫説：

臣聽説堯被稱贊爲懂得古道，在搜訪舉薦賢良方面功勞顯著；舜被認爲英明睿智，突出於鏟除邪惡。然而開創基業建立法則，推行政令辨察方域，無不表彰勇士英賢，驅除不肖之徒。治理亂世的根本，都在於此。况且宦官之流，體氣不全，藉着在宮中服務，執掌宮中事宜，依仗與天子親近來樹立威權，憑藉替天子宣告詔令和報告情況的權力來爲所欲爲。古時易牙被任用，齊國發生變故；張讓執掌國政，漢室出現混亂；伊戾作僞，宋國受其禍殃；趙高爲惡，秦氏遭其禍害。再説弘恭、石顯當權，京房、賈捐之接連遇害；王甫、曹節執政，何進、竇武相繼被殺。於是使士人裹足不前，宰臣不敢出聲。然而順從其意願者，則會榮及幼兒；違背其意旨者，則會禍及嬰孩。等到北齊建都於鄴，也遭受宦官的禍害，鄧長顒位至侍中，陳德信爵高開府儀同三司，在外干預朝政，在内出席皇帝私宴，宗室全憑其吹噓，大臣仰其鼻息。他們的罪行積如山岳，却不受刑法制裁；無點滴之功，却在鐘鼎刻下銘文。富過金穴，財超銅山。所以家家都有怨聲，人人都懷憤恨。忠貞之士，意見不被聽

被斥。齊都顛覆，職此之由。向使任諒直之臣，退佞給之士，據趙、魏之地，擁漳、滏之兵，修德行仁，養政施化，何區區周室而敢窺覦者焉！然杜漸防萌，古人所以遠禍；以大喻小，先哲於焉取則。伏惟殿下道茂重離，德光守器，憲章古始，祖述前修，欲使休譽遠聞，英聲遐暢。臣竊見寺人一色，未識上心，或輕忽高班，凌轢貴仕，便是品命失序，綱紀不立，取笑通方之人，見譏有識之士。然典內職掌，唯在門外通傳；給使主司，但緣階闥供奉。今乃往來閤內，出入宮中，行路之人，咸以爲怪。伏望狎近君子，屏黜小人，上副聖心，下允衆望。

承乾覽書甚不悦。

承乾嘗驅使司馭等不許分番，又私引突厥 達哥支入宮內。志寧上書諫曰：

臣聞上天蓋高，日月以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以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漢盈居震，取資黄、綺。姬旦抗法於伯禽，賈生陳事於文帝，莫不殷勤於端士，懇切於正人。昔鄧禹名臣，方居審諭之任；疏受宿望，始除輔導之官。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副君，善則率土沾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僕寺、司馭，爰及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兹夏晚，常居内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凊；或室有幼弱，絶於撫養。春則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殖。事乖存愛，恐致怨嗟。且突厥 達

取；正直之臣，言論必遭排斥。北齊之亡，根本就是這個緣由。假使任用誠實正直之臣，斥退奸邪奉迎之人，占有趙、魏之地，擁有漳、滏之兵，修德政行仁義，完善政治施行教化，區區的北周何敢找到機會而進攻呢？然而防微杜漸，古人所以能遠離災禍；以大喻小，先代的哲人從中悟出原則。臣以爲殿下的恩澤超過太陽，美德與太子的身份相符，取法上古，師承前賢，要使美譽廣傳，傑出的名望永遠流傳。臣認爲宦官一類人，不識聖上之心，不是輕視高官，欺凌貴臣，便是使官品秩序混亂，制度不立，被通曉政事者取笑，受有識之士譏諷。然職掌内宮，僅可在宮門外傳遞消息；主管宮内供給，衹應在内宮供奉。現在他們却往來東宮内外，出入宮中，連行路之人，都覺得奇怪。希望殿下親近君子，屏退小人，上合聖心，下孚衆望。

李承乾看了上書很不高興。

李承乾曾驅使司馭等人不許他們輪換，又私自帶突厥 達哥支進入宮內。于志寧上書勸諫説：

臣聽説上天雖高，需要日月光輝增添恩德；明君雖然至聖，也需人輔佐協助其成就功業。所以周誦被立爲太子，受毛公、畢公匡輔；漢 劉盈入居東宮，取得黄公、綺里季的幫助。姬旦面囑伯禽，賈生陳事於文帝，無不是以殷勤態度對待君子，懇切地向正人求教。從前鄧禹身爲名臣，纔能擔任輔佐之臣；疏受久負名望，始任輔導之官。歷代賢君，無不是諄諄教導太子，實在是因爲太子身居皇嗣，位處儲君，好則全國沐育恩澤，壞則海内遭受災禍。近來聽説僕寺、司馭，直到駕士、獸醫，從春初開始，直到夏末，常在宮内服役，不許他們分班輪換。他們或是家有父母，缺少子女照顧；或是家有幼弱，無人撫養；春則荒廢耕墾，夏則妨礙播種。此事違背存養愛護百姓的原則，恐怕招致怨恨。況且突厥 達哥支等，人面獸心，

哥支等，人面獸心，豈得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暱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閤，人皆驚駭，豈臣愚識，獨用不安？臣下爲殿下之股肱，殿下爲臣下之君父，君父以存撫爲務，股肱以匡救爲心。是以苦口之藥以奉身，逆耳之言以安位。古人樹誹謗之木，以求己愆；懸敢諫之鼓，以思身過。由是從諫之主，鼎祚克昌；愎諫之君，洪業隳墜。

怎能以禮相待，不可待以仁信。他的心靈不識忠孝，言語不辨是非，親近他有損英名，昵愛他無益盛德。帶他入宫，人人震驚，豈是爲臣見識愚淺，一個人在忐忑不安？臣下是殿下的輔佐，殿下是臣下的君父，君父以存活撫恤百姓爲目標，把匡救補正作爲心願。所以苦口之藥可以養身，逆耳之言可以安位。古人樹立木柱讓人寫諫言，來尋求自己的過錯；懸挂大鼓讓進諫者敲擊鼓，來思量自己的失誤。所以聽從進諫的君主，國運就能昌盛；不聽規諫的君主，大業就會毁滅。

承乾大怒，陰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就殺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廬，竟不忍而止。

及承乾敗後，推鞫具知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及高宗爲皇太子，復授志寧太子左庶子，未幾遷侍中。永徽元年，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二年，監修國史。時洛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尉長孫無忌，詔令不待時而斬决。志寧上疏諫曰：

伏惟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横遭誣告，事并是虚，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絶誣告之路，二以慰勛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真，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爲妄，弘泰宜戮不待時。且真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謀之類，罪唯及身。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罰，此謂傷春。竊案《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孩蟲。

李承乾非常生氣，暗中派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前去刺殺他。二人潛入于志寧家中，見于志寧住的是茅草屋，竟不忍心下手。

等李承乾被廢後，經審問詳細知道了這事。太宗對于志寧説：“知公多次進行規諫，事無隱瞞。”一再勉勵和慰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人因爲没有諫書，都受到貶職處罰。等高宗做了太子，又任命于志寧爲太子左庶子，不久升任侍中。永徽元年，加授光禄大夫，進封燕國公。二年，監修國史。當時洛陽人李弘泰因誣告太尉長孫無忌獲罪，下詔令不待行刑之時就立即斬首處死。于志寧上疏諫阻説：

陛下情重功臣，恩隆皇戚，因爲長孫無忌横遭誣告，所告事情全是捏造，想殺死誣告之人，以明賞罰，一來斷絶誣告之路，二來撫慰勛戚之心。又因爲如果所告是實，長孫無忌便有家破人亡之罪；如今所告爲虚，李弘泰應不待行刑之時就斬首處决。况且真正犯了罪的人，所犯之事屬大逆之罪；誣告謀反之類，罪行衹涉及他自身。用罪行來衡量，明顯不是惡逆，如果依照法律，應到秋分處决。如今正是陽春季節，萬物生長，但專門施行刑罰，就是所説的傷春。我認爲《左傳》中聲子所説：“春夏行賞賜，秋冬施刑罰。”説的就是順應天時。另外《禮記·月令》説：農曆正月，不要殺害幼蟲。裁减監

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虚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升祚，繼明御極，追連、胥之絶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爲之式序，景宿於是靡差，風雨不愆，雩禜輟祀。方今太蔟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施肅殺之令。伏願暫迴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

疏奏，帝從之。

是時，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志寧上疏曰：

臣聞明君馭曆，當俟獻替之臣；聖主握圖，必資鹽梅之佐。所以堯詢四岳，景化洽於區中；舜任五臣，懿德被於無外。左有記言之史，右立記事之官，大小咸書，善惡俱載。著懲勸於簡牘，垂褒貶於人倫，爲萬古之範圍，作千齡之龜鏡。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按《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春秋》云：“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即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

獄犯人，摒棄枷鎖，不要陳尸示衆和拷問罪人，停止法律訴訟。又《漢書》董仲舒說：“君王想有所作爲，應從天道尋求根本。天道之大在於陰陽。陽是德，陰是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盛夏，致力於生育和撫養萬物；陰常居嚴冬，積聚在空虚不用之處。由此可見上天任德而不任刑。”希望陛下登基承緒皇位，繼明君而統治天下，追踪驩連、赫胥氏的遺迹，遵循軒轅氏、顓頊的良規。要使舉動順應天時，刑罰依照律令，陰陽因而次序井然，星宿由此不生差錯，風雨不亂，祈雨除災的祭祀停止。現今是農曆正月，春天來臨，正是萬物生長之時，怎應施行嚴酷的殺人之令。希望暫且收回聖旨，考察古人的言論，倘蒙垂恩采納，就是百姓的幸運。

疏文奏上，皇帝聽從了。

這時，衡山公主將下嫁長孫氏，討論此事的人認爲此時太宗的喪事已經因公脱去喪服，可以舉行婚禮。于志寧上疏說：

臣聽説明君駕御天下，有待諍言直諫之臣；聖主掌握國家，必靠精於國政之佐。所以堯向分掌四岳的羲和的四子求教，聲教滋潤域中；舜任用禹、稷、契、皋陶、伯益五臣，美德遍及無窮。左有記言之史，右立記事之官，事無大小全部記載，善惡之行皆都録下。在竹片上寫明獎懲，在人世上留下褒貶，成爲萬古的規範，作爲千秋的借鑒。臣認爲衡山公主出嫁，準備今年秋天成婚。我考察《禮記》説：“女子十五及笄禮，二十出嫁；有故，二十三出嫁。”鄭玄説：“有故，指遭到喪事。”所以知道必須服喪滿三年。《春秋》説：“魯莊公到齊國行納聘禮。”杜預説：“母死不到兩年就想成婚，《春秋》二傳没有加以批評，是魯莊公失禮太過明顯的緣故。”這在史書上有詳細記載，是非分明，决斷全憑聖上，不必詢問臣下。有議論者説：“按照制度，因公脱去喪服之後，一

并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内，方復成婚，非唯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宜繼美羲、軒，齊芳湯、禹，弘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苦難，猶須抑而守禮，况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此理有識之所共知，非假愚臣之説也。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

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其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以本官兼太子少師。

顯慶元年，遷太子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蒙賜地。志寧奏曰：“臣居關右，代襲箕裘，周 魏以來，基址不墜。行成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臣有餘，乞申私讓。”帝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四年，表請致仕，聽解尚書左僕射，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

高宗之將廢王庶人也，長孫無忌、褚遂良執正不從，而李勣、許敬宗密申勸請，志寧獨無言以持兩端。及許敬宗推鞫長孫無忌詔獄，因誣構志寧黨附無忌，坐是免職，尋降授榮州刺史。麟德元年，累轉華州刺史，年老請致仕，許之。二年，卒于家，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謚曰定。上元三年，追復其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師。志寧雅愛賓客，接引忘倦，後進文筆之士，無不影附，然亦不能有所薦達，議者以此少之。前後預撰格式律令、《五經義疏》及修禮、修史等

切事情都必須依吉時辦理。”這是漢文帝創立的制度，是爲了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所服是斬縗，即使喪服按例脱掉，哀傷的感情不應隨例而改。在内心哀悼的同時，又再成婚，不但違背禮度，而且也不被人情許可。陛下繼承皇位，統治萬國，理應繼承伏羲、軒轅的美德，與商湯、夏禹英名相同，弘揚獎勵仁孝之日，敦勉推崇名教之秋。此事即使很難施行，仍必須强抑私欲而遵守禮教，何况施行起來很容易，怎能容許廢棄禮儀而遭受譏諷？此理是有識者所共知，不待愚臣而説。希望遵從高宗 武丁的法令，減免漢孝文帝的權宜之制，既無損國家法理，公主的感情與禮儀也得完備。

於是下詔公主待三年服喪期滿，然後成婚。這一年，拜任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以本官兼太子少師。

顯慶元年，升爲太子太傅。曾經和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都蒙恩賜給土地。于志寧陳奏説：“我住在關右，世代繼承産業，從周 魏以來，家産没有減少。張行成等新建田莊住宅，還缺少田園，臣却綽綽有餘，請把賞給我的土地轉讓給他們。”皇帝贊美他的誠心，就分别賜給張行成和高季輔。四年，上表請求辭職，允許解除尚書左僕射，拜任太子太師，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

高宗打算廢掉王庶人，長孫無忌、褚遂良堅執不從，而李勣、許敬宗暗中勸請，惟有于志寧不發表意見來觀看形勢。等許敬宗奉詔審理被關入欽犯監獄的長孫無忌，乘便誣陷于志寧黨附長孫無忌，因此免職，不久降職授榮州刺史。麟德元年，多次轉任華州刺史，因年老請求辭官，皇上同意。二年，死於家中，終年七十八歲，追贈幽州都督，謚號叫定。上元三年，追詔恢復他的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師之職。于志寧特别喜歡賓客，接引不知疲倦，後進的文筆之士，没有不依附他的，然而他也不能加以舉薦使人通達，議者因此批評他。前後參預修撰格式律令、《五經義疏》和修禮、修史等功，獲得賞賜不可勝計。著

功，賞賜不可勝計。有集二十卷。

子立政，太僕少卿。志寧玄孫休烈，休烈子益，自有傳。

高季輔

高季輔，德州 蓨人也。祖表，魏 安德太守。父衡，隋 萬年令。

季輔少好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爲汲令。武德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其黨出鬥，竟擒殺其兄者斬之，持首以祭墓，甚爲士友所稱。由是群盜多歸附之，衆至數千。尋與武陟人李厚德率衆來降，授陟州總管府户曹參軍。貞觀初，擢拜監察御史，多所彈糾，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

時太宗數召近臣，令指陳時政損益。季輔上封事五條，其略曰：

> 陛下平定九州，富有四海，德超邃古，道高前烈。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至如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尚書八座，責成斯在，王者司契，義屬於兹。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仍須擢温厚之人，升清潔之吏，敦朴素，革澆浮，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使家識孝慈，人知廉耻。醜言過行，見嗤於鄉閭；忘義私昵，取擯於親族。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净之化。自然家肥國富，氣和物阜，禮節於是競興，禍亂何由而作？

又曰：

> 竊見聖躬，每存節儉，而凡諸營繕，工徒未息。正丁正匠，

有文集二十卷。

子名立政，任太僕少卿。于志寧的玄孫名休烈，于休烈之子名益，各自有傳。

高季輔，是德州 蓨人。祖名表，任北魏 安德太守。父名衡，任隋朝萬年令。

高季輔少年時喜愛學習，兼練習武藝。爲母親服喪時以孝聞名。兄長高元道，仕隋任汲縣令。武德初年，縣人翻城追隨反賊，高元道被害，高季輔率領同夥出戰，終於生擒殺害兄長的人并殺死了他，拿着首級祭奠墓，很受士友稱道。因此群盜大多歸附他，衆至數千。不久和武陟人李厚德率衆來降，授任陟州總管府户曹參軍。貞觀初年，升任監察御史，經常彈劾糾正，不避權要。多次改官任中書舍人。

當時太宗多次召見近臣，讓他們指陳時政得失，高季輔密封奏章陳事五條，大意爲：

> 陛下平定九州，擁有四海，恩德超越遠古，道行高於前烈。時世已平，功業亦成，然而刑法還没有達到廢棄不用，這是爲什麽呢？實因謀劃之臣，不知弘揚簡易之政；臺閣官吏，不通曉經遠之道。執法者認爲執法嚴厲是奉公，當官者以侵凌百姓爲益國，没有放開寬恕的胸懷，符合聖明的意旨。至於設置官員分配職權，各有執掌，要求尚書省的八位長老，盡職盡責，君王要控制他們忠於職守，意義就在於此。希望陛下因勢利導地加以訓誡，使他們各自克盡職守。同時必須提拔温和寬厚之人，升遷清廉之吏，提倡樸素，改變薄浮，倡導恭敬禮讓，展示好壞善惡，使家家知道孝順慈愛，人人懂得廉耻。醜惡之言和錯誤之行，必受鄉里斥責；見利忘義和衹顧私情，定遭親族擯棄。杜絶利欲之心，廣布清净之教。自然家豐國富，氣和物增，禮節由此競相盛行，禍亂由何而興起？

又説：

> 臣私下發現聖上，經常存有節儉的念頭，但全部的營建，還使工徒勞作不息。正

不供驅使；和雇和市，非無勞費。人主所欲，何事不成，猶願愛其財而勿殫，惜其力而勿竭。今畿内數州，實惟邦本，地狹人稠，耕植不博，菽粟雖賤，儲蓄未多，特宜優矜，令得休息。强本弱枝，自古常事。關、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輔，差科非一；江南、河北，彌復優閑。須爲差等，均其勞逸。

常供應的青壯男子和工匠，完全不够驅使；官府向民間購買貨物或雇人來幹活，也不是没有勞費，君主所欲，何事不能滿足，還希望愛惜財物不要耗盡，珍惜人力不使枯竭。現今京城轄處數州，實是國家根本，地少人多，農田不廣，糧穀雖賤，積蓄不多，更應加以體恤，使百姓得到休息。强本弱枝，自古就是常事。關、河以外地區，徭役相對減少；而京城、三輔，勞役徵派却多；江南、河北，越發輕閑。必須制定徵派等級，使勞逸均平。

又曰：

今公主之室，封邑足以給資用；勛貴之家，俸禄足以供器服。乃戚戚於儉約，汲汲於華侈，放息出舉，追求什一。公侯尚且求利，黎庶豈覺其非。錐刀必競，實由於此。有黷朝風，謂宜懲革。

又説：

現在公主之室，封邑足以滿足消費；勛戚貴臣之家，俸禄完全能滿足開銷。然而不願意節約，熱衷於奢華，放息出貸，追求什一之利。公侯尚且追求利益，百姓怎知這是不好的行爲。一絲一毫的利益都要競相謀求，禍源實在是由此而起，這種做法敗壞朝風，應該懲戒革除。

又曰：

仕以應務代耕，外官卑品，猶未得禄，既離鄉家，理必貧匱。但妻子之戀，賢達猶累其懷；飢寒之切，夷、惠罕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若不恤其匱乏，唯欲責其清勤，凡在末品，中庸者多，止恐巡察歲去，輶軒繼軌，不能肅其侵漁，何以求其政術？今户口漸殷，倉廩已實，斟量給禄，使得養親。然後督以嚴科，責其報效，則庶官畢力，物議斯允。

又説：

入仕是以從事國務代替耕作，外官品級本低，而且在未得到俸禄之前，就要遠離家鄉，想必十分貧困。然而對妻子兒女的愛戀，賢明通達之人仍然牽挂在心；飢寒交迫時，伯夷、柳下惠也難保全品行。爲政之道，務必簡便易行。如果不體恤他們的貧困，衹要求他們清廉勤勉，大凡低級官員，才識平庸者居多，衹恐怕巡察御史每年離開後，皇上特使隨後而來，也不能肅清對百姓的侵擾漁肉，又怎能要求他們施政有方？如今户口漸漸增多，倉庫已經充實，酌情供給俸禄，使他們能供養親屬。然後用嚴厲的法令來督察，責令他們報效國家，這樣衆官就會盡力，輿論也會公平。

又曰：

竊見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

又説：

臣見密王李元曉等，都是皇上至親，陛下胸懷友愛，義高古昔，分給車服，委以封國，他們必須遵從禮儀，與天下期望相符。近來見皇上諸子拜見衆叔，衆叔也回禮

叔，諸叔亦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願一垂訓誡，永循彝則。

書奏，太宗稱善。

十七年，授太子右庶子，又上疏切諫時政得失，特賜鍾乳一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十八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吏部侍郎，凡所銓叙，時稱允當。太宗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焉。二十二年，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監修國史，賜爵蓨縣公。永徽二年，授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太子少保。以風疾廢於家，乃召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其疾，又屢降中使觀其進食，問其增損。尋卒，年五十八，帝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謚曰憲。

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與上官儀善，配流嶺外。

張行成

張行成，定州 義豐人也。少師事河間 劉炫，勤學不倦，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王世充僭號，以爲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宋州 穀熟尉。又應制舉乙科，授雍州 富平縣主簿，理有能名。秩滿，補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爲能，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以東西爲限；若如是，則示人以隘狹。"太宗善其言，賜名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自是每有大政，常預議焉。累遷給事中。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

答拜，王爵既然相同，就應行家人之禮，豈能如此長幼顛倒。希望稍加訓誡，永遵常規。

章疏奏上後，太宗稱贊。

十七年，授任太子右庶子，又上書極力陳諫時政得失，太宗專門賜給一劑鍾乳，説道："進諫藥石之言，所以用藥石來回報。"十八年，加封銀青光祿大夫，兼任吏部侍郎，凡是經他所選授的官員，當時都稱贊爲公平合理。太宗曾賜給他一面金背鏡，來表彰他的明鑒。二十二年，升任中書令，兼任檢校吏部尚書、監修國史，賜爵蓨縣公。永徽二年，授任光祿大夫，任侍中，兼太子少保。因患風疾離職在家，於是召回他的長兄虢州刺史高季通擔任宗正少卿探視護理他的病情，又多次派中使觀察他的進食情況，詢問增減。不久去世，終年五十八歲，皇帝爲他舉行哀悼儀式，停朝三天，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謚號叫憲。

子名正業，官至中書舍人，因與上官儀交好而受連累，被發配流放嶺外。

張行成，是定州 義豐人。少年時拜河間人劉炫爲師，勤學不倦，劉炫對門人講："張子氣質端莊，是國家社稷之才。"大業末年，被選拔爲孝廉，任謁者臺散從員外郎。王世充越位稱帝，任他爲度支尚書。王世充被平定後，憑隋時資歷授任宋州 穀熟尉。又參加制舉乙科考試，授任雍州 富平縣主簿，治政很有才幹。任職期滿，調任殿中侍御史，糾察彈劾不避權貴皇戚，太宗認爲他能幹，對房玄齡説："看古今用人，往往通過中間人介紹，像張行成此人，朕親自舉薦他，没人事先推薦。"太宗曾談到山東、關中人，語意中有所偏袒，張行成正好侍宴，跪下陳奏説："臣聽説天子以四海爲家，不應當把東西當作界限；如果這樣，就是向人表示自己心胸狹隘。"太宗認爲他説得對，賜給一匹名馬、十萬錢、一套衣。從此每當有了大事，他常參預討論。多次升任給事中。

太宗曾來到殿前對侍臣説："朕所以不能放

不能恣情欲，取樂當年，而勵節苦心，卑宮菲食者，正爲蒼生耳。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祖得蕭、曹、韓、彭，天下寧宴；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吕，四海乂安。此事朕并兼之。”行成退而上書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周、漢君臣之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較量，以萬乘至尊，共臣下争功哉？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又聞‘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争能’。臣備員樞近，非敢知獻替之事，輒陳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

太宗東征，皇太子於定州監國，即行成本邑也。太子謂行成曰：“今者送公衣錦還鄉。”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行成因薦鄉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等，皆以學行著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任職，皆厚賜而遣之。太子又使行成詣行在所，太宗見之甚悦，賜馬二匹、縑三百匹。駕還京，爲河南巡察大使。還稱旨，以本官兼檢校尚書左丞。

是歲，太宗幸靈州，太子當從，行成上疏曰：“伏承皇太子從幸靈州。臣愚以爲皇太子養德春宫，日月未幾，華夷遠邇，佇聽嘉音。如因以監國，接對百僚，决斷庶務，明習政理，既爲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德。與其出陪私愛，曷若俯從公道？”太宗以爲忠，進位銀青光禄大夫。二十三年，遷侍中，兼刑部尚書。

太宗崩，與高季輔侍高宗即位於太極殿梓宫前。尋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時晋州地連震，有聲如雷，高

縱情欲，取樂壯年，而勵節苦心，住陋室食粗食的原因，正是爲了天下百姓。我身爲君主，還要從事將相之事，豈不是剥奪了公等的名分？從前漢高祖得蕭何、曹參、韓信、彭越，天下安寧；虞舜、夏禹、商湯、周武王有後稷、商契、伊尹、吕尚，四海平静。這些事朕一身都兼有了。”張行成退朝後上書進諫説：“隋朝無道，天下群情激憤，陛下撥亂反正，拯救黎民於塗炭之中，周、漢君臣怎能相比？陛下聖德包含日月，氣概弘闊遠大，不僅有文武功業而且確實兼有將相的才能，何必在臨朝對衆時與衆人較量，憑萬乘至尊的身份，和臣下争功呢？臣聽説‘上天何用説，四季自然運行’；又聽説‘祇要你不驕傲自誇，天下無人和你争能’。臣湊數做了中樞近臣，不敢自充懂得諫諍之事，總是狂妄地陳奏直言，伏地等待碎尸之刑。”太宗懇切地接納他的意見。轉任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

太宗東征，皇太子在定州代行主持國事，這裏是張行成的故鄉。太子對張行成説：“如今送公衣錦還鄉。”於是令有關官員祭祀他的先人墳墓。張行成趁機推薦鄉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等人，他們都以學問品行而著稱，太子召見，因他們年老而無法任職，都給了豐厚的賞賜後送回。太子又派張行成到皇帝外出的停駐之地，太宗見到他很高興，賜馬兩匹、縑三百匹。皇帝回到京城，任他爲河南巡察大使。返回稱旨，以本官兼任檢校尚書左丞。

這一年，太宗到靈州，太子應當隨從，張行成上疏説：“臣聽説太子隨從陛下到靈州。臣認爲皇太子入居東宫陶冶德行，爲時不長，遠近華夷，静候佳音。如乘此時讓太子代行主持國事，接見應對百僚，决斷衆事，明曉熟習政務，既可加强京城重鎮的防守，而且可向四方展示盛德。與其因私愛出朝陪同，不如遵從公道。”太宗認爲他忠心，進位銀青光禄大夫。二十三年，升任侍中，兼任刑部尚書。

太宗去世，與高季輔侍從高宗在太極殿太宗的棺木前即位。不久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當時晋州接連地震，聲響如雷，高宗以此詢問張

宗以問行成。行成對曰："天，陽也；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静。今晋州地動，彌旬不休。雖天道玄邈，窺算不測；而人事較量，昭然作戒。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修德禳災，在於陛下。且陛下本封晋也，今地震晋州，下有徵應，豈徒然耳。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二年八月，拜尚書左僕射，尋加授太子少傅。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于五月，復抗表請致仕。高宗手制答曰："密雲不雨，遂淹旬月，此朕之寡德，非宰臣咎。實甘萬方之責，用陳六事之過。策免之科，義乖罪己。今敕斷表，勿復爲辭。"賜宫女黄金器物。固請乞骸骨，高宗曰："公，我之故舊腹心，奈何舍我而去？"因愴然流涕。行成不得已，復起視事。九月，卒於尚書省，時年六十七。高宗哭之甚哀，輟朝三日，令九品已上就第哭。比斂，中使三至，賜内衣服，令尚宫宿於家，以視殯斂。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所司備禮册命，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賜東園秘器，謚曰定。弘道元年，詔以行成配享高宗廟庭。

子洛客嗣，官至雍州渭南令。

張易之　張昌宗

行成族孫易之、昌宗。易之父希臧，雍州司户。易之初以門蔭，累遷爲尚乘奉御，年二十餘，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詞。則天臨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啓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煉。"即令召見，甚悦。由是兄弟俱侍宫中，皆傅粉施朱，衣錦綉服，俱承辟陽之寵。俄以昌宗爲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

行成。張行成回答説："天，是陽；地，是陰。陽，是君象；陰，是臣象。君應轉動，臣應安静。如今晋州地震，連日不停。雖然天道玄奥渺茫，觀察計算也無法預測；然而用來比量人事，明顯可以作爲儆戒。恐怕有人要通過女子主持事務，大臣陰謀不軌，修飾德政祭祀除災，在於陛下。况且陛下本封在晋，現在晋州地震，天示徵兆，豈是憑空發生。願陛下深謀遠慮，防患於未然。"二年八月，拜任尚書左僕射，不久加授太子少傅。四年，從三月到五月天不下雨，他又上表請求辭官。高宗親手寫詔書回答説："烏雲密布而不下雨，此種情况已連續數月，這是朕的德少，不是宰相的過錯。誠願接受四方的責備，效法商湯自陳六事自責。罷免宰相的處罰，違背朕歸罪自己的原則。現令你停止上表，不要再提辭官的話。"賜給宫女和黄金等器物。張行成執意請求退職，高宗説："公，是我故舊腹心，爲何要捨我而去？"説着傷心地流下眼淚。張行成不得已，又出來處理政事。九月，死於尚書省，時年六十七歲。高宗哭得很哀痛，停朝三天，命九品以上官員到張行成家中哭祭。等到裝殮時，宦官三次來到，賜給宫内衣服，命宫中女官尚宫住在他家中，監督殯葬。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主管官員按禮册命，用羊猪做祭品的少牢之禮祭祀，賜給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助喪，賞賜棺木，謚號叫定。弘道元年，下詔讓張行成受陪配於高宗宗廟。

其兒子張洛客繼承爵位，官至雍州渭南令。

張行成族孫名易之、昌宗。張易之父名希臧，任雍州司户。張易之起初憑祖上功勛入仕，多次升遷任尚乘奉御，二十出頭，長得皮膚白皙相貌俊美，擅長音律歌詞。則天臨朝稱制，通天二年，太平公主推薦張易之的弟弟張昌宗入宫服侍，不久張昌宗啓奏天后説："臣兄張易之才能超過臣，兼精通男女之道。"天后立即傳召，見了後很高興。從此兄弟倆都侍從在宫中，均塗脂抹粉，穿着錦綉衣裳，都受到辟陽侯審食其那樣的寵幸。不久任命張昌宗爲雲麾將軍，任左千

易之爲司衛少卿。賜第一區、物五百段、奴婢駝馬等。信宿，加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閤，同京官朔望朝參。仍贈希臧襄州刺史，母韋氏阿臧封太夫人，使尚宮至宅問訊，仍詔尚書李迥秀私侍阿臧。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宗晉卿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俄加昌宗左散騎常侍。

聖曆二年，置控鶴府官員，以易之爲控鶴監內供奉，餘官如故。久視元年，改控鶴府爲奉宸府，又以易之爲奉宸令，引辭人閻朝隱、薛稷、員半千并爲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則令嘲戲公卿以爲笑樂。若內殿曲宴，則二張、諸武侍坐，樗蒲笑謔，賜與無算。時諛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晉後身。乃令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如子晉乘空。辭人皆賦詩以美之，崔融爲其絶唱，其句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

天后令選美少年爲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以昌宗醜聲聞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詔昌宗撰《三教珠英》於內。乃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説、宋之問、崔湜、富嘉謨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

牛中郎將；張易之爲司衛少卿。賜住宅一座，物五品段，奴婢駝馬等物。連續兩夜，加授張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給防閤官兵，和京官一同在初一和十五入朝參拜。又追贈張希臧爲襄州刺史，母親韋氏阿臧封太夫人，派尚宮到家裏探問，又下詔尚書李迥秀私下服侍阿臧。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宗楚客、宗晉卿等候在他們門前，爭着替二人執鞭轡，稱張易之爲五郎，張昌宗爲六郎。不久加張昌宗左散騎常侍。

聖曆二年，設置控鶴府官員，任張易之爲控鶴監內供奉，其餘官職如舊。久視元年，改控鶴府爲奉宸府，又任張易之爲奉宸令，引薦詩人閻朝隱、薛稷、員半千同任奉宸供奉。時常利用舉行宴會之機，讓他們嘲笑戲謔公卿來取樂。如果內殿私宴，二張、諸武侍坐，賭博取樂，賞賜無數。當時奸邪諂媚者上奏説，張昌宗是王子晉的後身。於是讓他披上羽衣，吹着簫，乘坐木鶴，在庭中奏樂，好像是王子晉凌空。詩人都賦詩贊美，崔融作的最好，句中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

天后下令挑選俊美少年擔任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進諫説："臣聽説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貪欲之情，愚智相同，賢者能加以節制不使貪欲過度，這就是前聖的格言。陛下的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張昌宗，實在應該滿足了。近來聽説尚舍奉御柳模自稱其子柳良賓皮膚潔白面容秀美，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稱陽道壯偉，超過薛懷義，一心想自薦擔任奉宸內供奉。無禮無義之言，充斥朝廷視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上奏。"則天慰勉他説："若非卿直言，朕還不知道有這種事。"賜彩緞百段。

因張昌宗的惡聲傳到宮外，天后想用好事爲他遮醜，便詔令張昌宗在宮內修撰《三教珠英》。張昌宗於是引進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説、宋之問、崔湜、富嘉謨等二十六人，分門別類地撰寫，修成一千三百卷，進給天后。

卷，上之。加昌宗司僕卿，封鄴國公，易之爲麟臺監，封恒國公，各實封三百户。俄改昌宗爲春官侍郎。易之、昌宗皆粗能屬文，如應詔和詩，則宋之問、閻朝隱爲之代作。

則天春秋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中宗爲皇太子，太子男邵王重潤及女弟永泰郡主竊言二張專政。易之訴於則天，付太子自鞠問處置，太子并自縊殺之。又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奏二張之罪，易之懼不自安，乃誣奏元忠與司禮丞高戩云："天子老矣，當挾太子爲耐久朋。"則天曰："汝何以知之?"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説爲證。"翌日，則天召元忠及説廷詰之，皆妄。則天尚以二張之故，逐元忠爲高要尉，張説長流欽州。

長安二年，易之賍賂事發，爲御史臺所劾下獄，兄司府少卿昌儀、司禮少卿同休皆貶黜。及則天卧疾長生院，宰臣希得進見，唯易之兄弟侍側，恐禍變及己，乃引用朋黨，陰爲之備。人有榜其事于路，左臺御史中丞宋璟請按之。則天陽許，尋敕宋璟使幽州按都督屈突仲翔，令司禮卿崔神慶鞫之。神慶希旨，雪昌宗兄弟。

神龍元年正月，則天病甚。是月二十日，宰臣崔玄暐、張柬之等起羽林兵迎太子，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并梟首於天津橋南。則天遜居上陽宫。易之兄昌期，歷岐、汝二州刺史，所在苛猛暴横，是日亦同梟首。朝官房融、崔神慶、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等皆坐二張竄逐，凡數十人。

史臣曰：于燕公輔導儲皇，高侍

加授張昌宗司僕卿，封鄴國公，張易之爲麟臺監，封恒國公，分别賜給實封三百户。不久改授張昌宗爲春官侍郎。張易之、張昌宗都是勉强地會寫文章，如果應詔和詩，就由宋之問、閻朝隱代他們而作。

則天年紀已老，政事多交給張易之兄弟。中宗做皇太子，太子之子邵王李重潤和妹妹永泰郡主私下議論二張專權。張易之向則天告狀，天后把二人交給太子親自審訊處置，太子將二人勒死。另外御史大夫魏元忠曾奏陳二張的罪行，張易之驚恐不安，就誣奏魏元忠對司禮丞高戩説："天子老了，要結交太子作長久的朋友。"則天問："你是怎麽知道的?"張易之説："鳳閣舍人張説可以作證。"第二天，則天召見魏元忠和張説當庭盤問，都是誣陷之詞。則天仍因二張之故，將魏元忠貶逐出朝擔任高要尉，張説長期流放欽州。

長安二年，張易之貪臟之事暴露，被御史臺彈劾下獄，其兄司府少卿張昌儀、司禮少卿張同休都受到降職處罰。等到武則天在長生院卧病在床，宰相很少能够進見，衹有張易之兄弟侍奉在旁，他們擔心發生禍亂危及自己，於是引用朋黨，暗中作準備。有人把此事張貼在路上，左臺御史中丞宋璟請求審問張易之兄弟。則天表面上答應了，不久詔令宋璟出使幽州審查都督屈突仲翔，命司禮卿崔神慶審問二張。崔神慶迎合旨意，爲張昌宗兄弟開脱罪行。

神龍元年正月，則天病重。當月二十日，宰相崔玄暐、張柬之等發動羽林兵迎接太子，到達玄武門，破門而入，在迎仙院殺死張易之、張昌宗，并在天津橋南將他們懸首示衆。武則天退位居上陽宫。張易之的兄長張昌期，歷任岐、汝二州刺史，在職苛猛横暴，同日也被梟首。朝官房融、崔神慶、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等人都因二張的關係而被流放，共幾十人。

史臣曰：于燕公輔佐教導太子，高侍中敷陳

中數陳理行，張北平斥言陰沴，皆人所難言者。苟非金玉貞度，松筠挺操，安能咈人主之意，獻苦口之忠。宜其論道岩廊，克終顯盛。古所謂能以義匡主之失，三君有焉。

贊曰：猗歟于公，獻替兩宮。前修克繼，嗣德彌隆。高酬藥劑，張感宸衷。君臣之義，斯爲始終。

治理原則，張北平斥責陰謀災變，都是人們所難以說出口的。如果没有金玉般貞潔的胸懷，松竹般挺拔的情操，怎能違背君主的心意，奉獻苦口的忠言。正是他們能在朝堂發表高論，所以最終使事迹長久地顯盛流傳。古時所説的能以義匡正君主的過失，三位君子具有這種美德。

贊曰：神奇啊于公，諍言直諫兩宮太子。能繼承前代賢者的事迹，師法前人而具有的品德更加崇高。高公奉獻藥劑之言，張公感動聖上心懷。君臣之義，這就是有始有終。



舊唐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祖孝孫　傅仁均　傅奕　李淳風　呂才

祖孝孫

祖孝孫，幽州范陽人也。父崇儒，以學業知名，仕至齊州長史。

孝孫博學，曉曆算，早以達識見稱。初，開皇中，鍾律多缺，雖何妥、鄭譯、蘇夔、萬寶常等亟共討詳，紛然不定。及平江左，得陳樂官蔡子元、于普明等，因置清商署。時牛弘爲太常卿，引孝孫爲協律郎，與子元、普明參定雅樂。時又得陳陽山太守毛爽，妙知京房律法，布琯飛灰，順月皆驗。爽時年老，弘恐失其法，於是奏孝孫從其受律。孝孫得爽之法，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祖述沈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爲一部。以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起于冬至。以黃鍾爲宮，太蔟爲商，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其餘日建律皆依運行，每日各以本律爲宮。旋宮之義，由斯著矣。然牛弘既初定樂，難復改張。至大業時，又采晉、宋舊樂，唯奏《皇夏》等十有四曲，旋宮之法，亦不施用。

祖孝孫，是幽州范陽人。父親名崇儒，以學業知名，官至齊州長史。

祖孝孫學識廣博，通曉曆法，很早就以通達事理著稱。起初，開皇年間，音律缺失很多，雖然何妥、鄭譯、蘇夔、萬寶常等人一再共同詳細考訂，仍然紛亂無法確定。等到平定江左，俘獲陳朝樂官蔡子元、于普明等人，於是設置清商署。當時牛弘任太常卿，薦舉祖孝孫任協律郎，與蔡子元、于普明商討確定雅樂。當時又得到陳朝陽山太守毛爽，精曉京房律法，陳設十二根玉管使葭灰飛動來測候節氣，每到一月都有應驗。毛爽當時年紀已老，牛弘擔心他的律法失傳，於是上奏令祖孝孫從他學習律法。祖孝孫學得毛爽的律法，一律可生出五音，十二律成爲六十音，乘以六倍，所以有三百六十音，正好相當一年的天數。又效法沈重音律，依據淮南本有的音數，用京房舊法推求，得到三百六十律，分別根據每月每律而定爲一部。用律數作爲母，以每一中氣的所有天數作爲子，以母命子，根據天數多少，分別照應一年各天，配上七音，起於冬至。以黃鐘爲宮音，太蔟爲商音，林鐘爲徵音，南呂爲羽音，姑洗爲角音，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其它日子的建律都依據四時運行，每天各以本律爲宮。旋宮之法，由此顯明。然而牛弘已經制定雅樂，難以再做更改。到大業時，又博采晉、宋舊樂，衹演奏《皇夏》等十四隻曲子，旋宮之法，也沒有施行。

高祖受禪，擢孝孫爲著作郎，歷吏部郎、太常少卿，漸見親委，孝孫由是奏請作樂。時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七年，始命孝孫及秘書監竇璡修定雅樂。孝孫又以陳、梁舊樂雜用吴、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樂》。以十二月各順其律，旋相爲宫，制十二樂，合三十二曲、八十四調。事具《樂志》。旋宫之義，亡絶已久，世莫能知，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孝孫尋卒。其后，協律郎張文收復采《三禮》增損樂章，然因孝孫之本音。

高祖接受禪讓登上皇位，破格提拔祖孝孫任著作郎，歷任吏部郎、太常少卿，逐漸受到親信重用，祖孝孫因此上奏請求制作雅樂。當時軍國大事繁忙，没時間改創，樂府依然沿用隋氏舊章。武德七年，開始命令祖孝孫和秘書監竇璡修改確定雅樂。祖孝孫又因爲陳、梁舊樂雜用吴、楚之音，周、齊舊樂有很多胡戎之樂，於是斟酌南北音樂，稽考古音，制成《大唐雅樂》。使十二個月分别順應其律，旋相爲宫，制成十二樂，共有三十二隻曲子、八十四種樂調。此事《樂志》俱載。旋宫之法，亡失已久，世上無人能知，一朝恢復古音，是從祖孝孫開始。祖孝孫不久去世。後來，協律郎張文收又博采《三禮》對樂章加以增減，但是依然因襲祖孝孫的本音。

傅仁均

傅仁均，滑州 白馬人也。善曆算、推步之術。武德初，太史令庾儉、太史丞傅奕表薦之，高祖因召令改修舊曆。仁均因上表陳七事：

其一曰："昔洛下閎以漢武 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創曆起元，元在丁丑。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極，所造之曆，即上元之歲，歲在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積歲，武德元年戊寅爲上元之首，則合璧連珠，懸合於今日。"

其二曰："《堯典》爲'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曆，莫能允合。臣今創法，五十餘年冬至輒差一度，則却檢周、漢，千載無違。"

其三曰："經書日蝕，《毛詩》爲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臣今立法，却推得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蝕，即能明其中間，并皆符合。"

其四曰："《春秋命曆序》云：'魯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諸曆莫能符合。臣今造曆，却推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則同，自斯以降，并

傅仁均，是滑州 白馬人。擅長曆法、推算天象之術。武德初年，太史令庾儉、太史丞傅奕上表推薦他，高祖因而召他入朝令他修改舊曆。傅仁均乘機上表陳奏七事：

其一説："從前洛下閎因漢武帝 太初元年歲星在丁丑年，創制曆法起算年代，把元年定在丁丑年。如今大唐在戊寅年接受天命，甲子日登上皇位，所造曆法，即第一個甲子，歲星當在戊寅年，命日又起自甲子，用三元之法推算，一百八十年去掉多餘的年份，武德元年戊寅是曆法的第一年，那麼珠連璧合，正應顯於今日。"

其二説："《堯典》認爲'冬至時昴星出現在南方，來確定仲冬節氣'，前代制定曆法，不能與之吻合。臣如今創制曆法，五十多年間冬至就差一度，然而回頭檢索周、漢，千年不見差錯。"

其三説："經書記載日食現象，《毛詩》最早，'十月日月相交的現象，發生在初一辛卯日'。臣現在制定曆法，往上推求得出周幽王六年辛卯初一日發生日食，就可明白其中所記，全都符合。"

其四説："《春秋命曆序》説：'魯僖公五年壬子初一日早晨冬至。'各種曆法都不能與之相合。臣如今制定曆法，往上推出魯僖公五年正月壬子初一日早晨冬至正與之相同，從那以後，毫

無差爽。"

其五曰："古曆日蝕或在於晦，或在二日；月蝕或在望前，或在望後。臣今立法，月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於朔，月蝕在望前。却驗魯史，并無違爽。"

其六曰："前代造曆，命辰不從子半，命度不起虛中。臣今造曆，命辰起子半，度起於虛六度，命合辰，得中於子，符陰陽之始，會曆術之宜。"

其七曰："前代諸曆，月行或有晦猶東見、朔已西朓。臣今以遲疾定朔，永無此病。"

經數月，曆成奏上，號曰《戊寅元曆》，高祖善之。武德元年七月，詔頒新曆，授仁均員外散騎常侍，賜物二百段。

後中書令封德彝奏曆術差謬，敕吏部郎中祖孝孫考其得失。又太史丞王孝通執《甲辰曆法》以駁之曰：

> 案《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氏云七宿畢見，舉中者言耳。是知中星無定，故互舉一分兩至之星以爲成驗也。昴西方處中之宿，虛爲北方居中之星，一分各舉中者，即餘六星可知。若乃仲春舉鳥，仲夏舉火，此一至一分又舉七星之體，則餘二方可見。今仁均專守昴中而爲定朔，執文害意，不亦謬乎！又案《月令》：仲冬"昏在東壁"。明知昴中則非常準。若言陶唐之代，定是昴中，後代漸差，遂至東壁。然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之日，即便合翼中，逾遠彌却，尤成不隱。且今驗東壁昏中，日體在斗十有三度；若昏

無差錯。"

其五說："古代曆書記載日食有時發生在三十日，有時在第二日；月食有時在十五日前，有時在十五日後。臣如今制定曆法，月份定爲三大三小交替，這樣日食常在初一日，月食在十五日前。回頭覆檢魯史，并無差錯。"

其六說："前代制定曆法，命辰不從子時正中開始，命度不以虛宿正中爲準。臣如今制定曆法，命辰起於子時正中，命度起於虛宿的六度，命與時辰相合，得子時正中，與陰陽之始相符，與曆術原則相應。"

其七說："前代各種曆法，月亮運行有時在三十日依然出現在東方、在初一已過仍然出現在西方。臣如今根據月亮運行的快慢確定初一，永遠避免這一弊病。"

經過幾個月，曆法修成奏上，命名叫《戊寅元曆》，高祖稱贊。武德元年七月，下詔頒布新曆，授傅仁均員外散騎常侍，賜織物二百段。

後來中書令封德彝上奏說曆術有差錯，詔令吏部郎中祖孝孫考訂得失。此外太史丞王孝通根據《甲辰曆法》來反駁他說：

> 按《堯典》說："冬至昴星出現在南方，以此確定仲冬節氣。"孔氏說七星同時出現，僅是舉出居中的星星而言罷了。所以知居中的星星并不確定，所以分別列舉春分或秋分以及夏至冬至的星星做爲證驗。昴星是西方居中的星宿，虛星是北方居中的星宿，一分各自列舉中間的星宿，其餘六星就可推知了。至於仲春列舉鳥星，仲夏列舉火星，這是一至一分又列舉七星的書寫體例，那麽其餘二方也可想見了。如今傅仁均拘泥於昴星居中來確定初一，望文生意，不是大錯特錯了嗎？另外按《月令》：仲冬"東壁黄昏時出現在南方"。明知昴星居中并非一成不變。如果說陶唐之時，確定是昴星居中，後代逐漸偏差，於是成爲東壁居中。然而堯以前七千多年，冬至之日，就應當是翼宿居中，年代越遠偏差越大，這更是顯而易見。況且如

於翼中，日應在井十有三度。夫井極北，去人最近，而斗極南，去人最遠，在井則大熱，在斗乃大寒。然堯前冬至，即應翻熱，及於夏至，便應反寒。四時倒錯，寒暑易位，以理推尋，必不然矣。又，鄭康成博達之士也，對弟子孫皓云：日永星火，只是大火之次三十度有其中者，非謂心之火星也，實正中也。又平朔、定朔，舊有二家；平望、定望，由來兩術。然三大三小，是定朔、定望之法；一大一小，是平朔、平望之義。且日月之行，有遲有疾，每月一相及，謂之合會，故晦朔無定，由人消息。若定大小合朔者，合會雖定，而蔀元紀首，三端并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合會時有進退，履端又皆允協，則《甲辰元曆》爲通術矣。

今查驗東壁黄昏時居中，太陽就在斗宿十三度；如果黄昏時翼宿居中，太陽應在井宿十三度。井宿在最北面，離人最近，而斗宿在最南面，離人最遠，太陽在井宿則氣候炎熱，在斗宿則氣候嚴寒。如此則堯以前冬至，氣候反而就應炎熱，等到了夏至，反而就應寒冷。四季顛倒，寒暑换位，按理推尋，一定不會如此。另外，鄭康成是博學通達之士，他對弟子孫皓説：夏至火星出現在南方，衹是大火之旁三十度居中之星，并不是説心宿的火星，實際是在正中。又平朔、定朔，舊有兩家規定；平望、定望，向來有兩種方法。然而月份三大三小交替，是定朔、定望的方法；以一大一小交替，是平朔、平望的方式。況且日月的運行，有慢有快，每月有一次相遇，稱爲合會，所以十五和初一没有確定的日子，因人而改變。如果規定大月小月日月在初一日相遇，合會雖然確定，但曆法紀元年份之首，三者同時差錯。如果上可合於年曆的起點，不能將多餘的日子歸到年末，日月合會時有前有後，年曆起點又都協調，那麽《甲辰元曆》就是通用的曆法了。

仁均對曰：

宋代祖冲之久立差術，至於隋代張胄玄等，因而修之，雖差度不同，各明其意。今孝通不達宿度之差移，未曉黄道之遷改，乃執南斗爲冬至之恒星，東井爲夏至之常宿，率意生難，豈爲通理？夫太陽行於宿度，如郵傳之過逆旅，宿度每歲既差，黄道隨而變易，豈得以膠柱之説而爲斡運之難乎！又案《易》云："治曆明時。"《禮》云："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尚書》云："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氏云："上日，朔日也。"又云："季秋月朔，辰不集于房。"

傅仁均回答説：

宋代祖冲之早就創立了星宿運行軌道有偏差的説法，到了隋代張胄玄等人，承襲此説并加以修訂，雖然二者偏差度數不同，也都分别闡明了自己的本意。如今王孝通不知曉星宿度數的差移，不瞭解太陽所經的黄道的改變，而執意認爲南斗是冬至的恒星，東井是夏至的常宿，隨意駁難，豈能成爲通理？太陽行經的星宿度數，就像驛傳經過旅舍，星宿度數每年發生偏移，黄道隨之改變，豈能引用拘泥於不知變通的舊論來責難天體運轉的規律呢！又按照《易》説："修訂曆法以明天時。"《禮》説："天子穿黑衣戴皇冠，初一日在南門外聽政。"《尚書》説："正月上日，舜接受堯的禪位。"孔氏説："上日，是初一日。"《尚書》又説："農

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則日蝕隨可知矣。"又云："先時、不及時，皆殺無赦。"先時，謂朔日不及時也。若有先後之差，是不知定朔之道矣。《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春秋》日蝕三十有五，左丘明云："不書朔，官失之也。"明聖人之教，不論於晦，唯取朔耳。自春秋以後，去聖久遠，曆術差違，莫能詳正。故秦、漢以來，多非朔蝕，而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爲太史令錢樂之、散騎侍郎皮延宗所抑止。孝通今語，乃是延宗舊辭。承天既非甄明，故有當時之屈。今略陳梗概，申以明之。夫理曆之本，必推上元之歲，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以後，既行度不同，七曜分散，不知何年更得餘分普盡，還復總會之時也？唯日分氣分，得有可盡之理，因其得盡，即有三端之元。故造經立法者，小餘盡即爲元首，此乃紀其日數之元，不關合璧之事矣。時人相傳，皆云大小餘俱盡，即定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此不達其意故也。何者？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於月起，既月行遲疾無常，三端豈得即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冬至同日者，始可得名爲合朔冬至耳。故前代諸曆，不明其意，乃於大餘正盡之年而立其元法，將以爲常，而不知七曜散行，氣朔不合。今法唯取上元連珠合璧，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合朔之始以定，一九相因，行至於今日，常取定朔之宜，不論三端

曆九月初一日，日月不在房星處相會。"孔氏說："集，就是合。不合，日食就可想而知了。"又說："先天時、後天時，皆殺不赦。"先天時，是說初一日不及時。如有先後之差，就是不知道確定初一的方法。《詩》說："十月日月相交，就在辛卯初一日。"又《春秋》記載日食三十五次，左丘明說："沒有寫朔字，是掌管曆數官員的失誤。"闡明聖人的教令，不提及三十日，祇取初一日而已。自從春秋以後，離聖人久遠，曆法差錯，不能詳正。所以秦、漢以來，日食大多不發生在初一日，而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略微有所發現，但不能詳細考訂探究，於是受到太史令錢樂之、散騎侍郎皮延宗的駁難和制止。王孝通現在所論，乃是皮延宗的舊談。何承天既不能辨明，所以在當時遭受挫折。現在大致陳述一下基本原理，加以申明。整理曆法的本源，必須推明第一個甲子的年歲，日月如同合璧，五星如同連珠，夜半甲子初一凌晨冬至。從此以後，因運行的度數不同，七星分散，不知到哪一年重新得以將餘出的差數全都運行完畢，恢復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之時？祇有日分氣分，能有可以運行完畢之理，由於差數運行完畢，就有了三元的起始之年。所以制定曆法，小的餘盡則是一年之首，這本是紀日數之元，不關日月合璧之事。當時人們相傳，都說大小餘數都運行完畢，就定爲半夜甲子初一日凌晨冬至，這是不明白其間含意的緣故。爲什麽呢？冬至自有定數，初一日之名由月而生，既然月份運行快慢無常，三元豈能就能相合？所以必須日月相合，與冬至在同一天，纔可以稱爲初一日食時冬至。由於前代各種曆法，不明白其中道理，便在大的餘數全部完畢而建立元法，做爲常例，却不知七星分散運行，顯示吉凶的雲氣和初一日。如今之法祇有取第一個甲子之年五星連珠日月合璧，夜半甲子初一日凌晨冬至，日月在初一相合的開始來定，一九相因，施行到今日，

之事。皮延宗本來不知，何承天亦自未悟，何得引而相難耶？

孝孫以仁均之言爲然。

貞觀初，有益州人陰弘道又執孝通舊説以駁之，終不能屈。李淳風復駁仁均曆十有八事，敕大理卿崔善爲考二家得失，七條改從淳風，餘一十一條并依舊定。仁均後除太史令，卒官。

固定采用確定初一日的方法，不論三元之事。皮延宗本來就不瞭解，何承天自己也没領悟，怎能援引他們的説法而相責難呢？

祖孝孫認爲傅仁均言之有理。

貞觀初年，益州人陰弘道又用王孝通的舊論來反駁他，最終不能駁倒他。李淳風又駁斥傅仁均的曆法十八條，皇上下詔令大理卿崔善爲考訂兩家得失，七條改從李淳風的意見，其餘十一條都依照舊的規定。傅仁均後來授任太史令，死於官任。

傅奕

傅奕，相州鄴人也。尤曉天文曆數。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及諒舉兵，謂奕曰："今兹熒惑入井，是何祥也？"奕對曰："天上東井，黄道經其中，正是熒惑行路所涉，不爲怪異；若熒惑入地上井，是爲災也。"諒不悦。及諒敗，由是免誅，徙扶風。

高祖爲扶風太守，深禮之。及踐祚，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庾儉以其父質在隋言占候忤煬帝意，竟死獄中，遂懲其事，又耻以數術進，乃薦奕自代，遂遷太史令。奕既與儉同列，數排毁儉，而儉不之恨，時人多儉仁厚而稱奕之率直。奕所奏天文密狀，屢會上旨，置參旗、井鉞等十二軍之號，奕所定也。武德三年，進《漏刻新法》，遂行於時。

傅奕，是相州鄴人。特别精通天文曆法。隋朝開皇年間，任儀曹事奉漢王楊諒。等楊諒起兵，對傅奕説："如今熒惑星進入井宿，這預示什麽徵兆？"傅奕回答説："天上東井，太陽所經的黄道横過其間，正是熒惑星軌道所經，不是怪異現象；如果熒惑星進入地上井，就是災異。"楊諒很不高興。等到楊諒失敗，傅奕因此免死，遷到扶風。

高祖任扶風太守，十分尊重他。等高祖登基後，召他入朝拜任太史丞。太史令庾儉因其父庾質在隋時談論占卜候望之説違背隋煬帝的心意，最後死在獄中，於是以此事爲戒，又耻於用數術進身，就推薦傅奕接替自己，傅奕因此升任太史令。傅奕和庾儉同列以後，多次排斥詆毁庾儉，而庾儉不記恨他，當時人們稱贊庾儉仁厚而認爲傅奕直率。傅奕所奏天文密表，多次合乎聖上旨意，設置參旗、井鉞等十二軍的名號，就是傅奕所定。武德三年，進獻《漏刻新法》，於是在當世流行。

七年，奕上疏請除去釋教，曰：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僞啓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虚規將來之

七年，傅奕上疏請求廢除佛教，説：

佛法産生在西域，言論妖妄而路途遥遠，漢人翻譯胡人書籍，隨意僞造假托。所以使人不忠不孝，削去頭髮而與君主雙親行平等的揖讓之禮；游手好閑不務農業，改裝逃避租賦。宣演妖書，陳述邪法，編造三塗之説，妄傳六道輪回，恐嚇愚民，欺騙庸人。大凡黎民百姓，通達事理者少，不能明察根源，信其僞詐之言，於是追悔從前的罪

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惟辟作福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降自犧、農，至于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托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爲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况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而爲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户，産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虚費金帛。"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毁；諸尼依托妃主，潛行謗讟。子他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踪。

過，空求未來的幸福。布施一錢，希求萬倍的回報；齋戒一日，盼望百天的口糧。於是致使那些愚昧之人，妄求功德，不怕法律禁令，隨便違犯典章制度。有人犯下惡逆之罪，身陷法網，方在獄中摩禮拜佛，口念佛經，日以繼夜不知疲倦，希望免除自己的罪行。况且生死壽命，自有一定規律，刑罰恩賞，取决人主。却説貧富貴賤，由功業所致，而愚僧妖言欺騙，都説由佛祖而定。竊奪君主的威權，擅改造化的功力，損害政教，確實可悲啊！按照《書》説："惟有君主專掌威福，專享美食。臣有作威、作福、專享美食，必將害家，禍國，臣僚因此偏邪不正。"從伏犧、神農以來，直到漢、魏，都没有佛法，君明臣忠，國運長久。漢明帝假托夢想，開始奉立胡神，西域佛徒，自傳其教。西晋以前，國有嚴法，不許中原百姓，隨意剃髮出家。等到了苻秦、石趙、羌胡擾亂華夏，君主昏庸臣子奸僞，政治殘暴國運短暫，都是由於佛法而招致災難的緣故。梁武帝、齊襄帝之事，足以做爲明鑒。從前褒姒一女，妖媚迷惑了幽王，尚且導致亡國；何况天下僧尼，總數超過十萬，剪裁描繪繒綵，裝束泥塑佛像，行鬼神之術，迷惑天下百姓呢！如今的僧尼，請求下令他們互相婚配，就變成十萬多户，生育男女，撫養十年，教育十二年，自然有益國家，可以補充軍隊。天下免遭蠶食之害，百姓知曉刑賞所在，這樣妖言惑衆的風氣自然革除，淳厚樸素的教化重新盛行。况且古今忠臣進諫，很少不招致災禍。私下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説："僧尼衆徒，損耗國家，寺塔奢侈，空費金帛。"因爲衆僧投靠宰相，當朝讒言詆毁，衆尼依附嬪妃公主，暗中誹謗誣陷。章仇子他竟被囚禁，被殺於都市。等到周武帝平定齊朝，下令追贈封賞他的墓地。臣雖然無才，暗中也仰慕他的事迹。

又上疏十一首，詞甚切直。高祖付群官詳議，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置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蕭瑀非出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獄所設，正爲是人。"高祖將從奕言，會傳位而止。

又上疏十一篇，言詞十分激切直率。高祖交付衆官詳議，衹有太僕卿張道源稱道傅奕論奏合理。中書令蕭瑀和他争論説："佛，是聖人。傅奕出此言論，是誹謗聖人目無法紀，請處以嚴刑。"傅奕説："禮的根本在於事奉雙親，最終目的在於事奉聖上，這是忠孝的明理，臣子的準則。然而佛祖越城出家，逃離背叛其父親，以百姓的身份而與天子分庭抗禮，以親生之子的身份而違犯親長的命令。蕭瑀并非出生於佛門，却遵奉無父的教法。臣聽説不孝者無親，説的就是蕭瑀啊！"蕭瑀無法反駁，衹是合掌説："設立地獄，正是爲了此人。"高祖正要采用傅奕之言，恰逢傳位而作罷。

奕武德九年五月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累於我，然今後但須盡言，無以前事爲慮也。"太宗常臨朝謂奕曰："佛道玄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對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狄，初止西域，漸流中國。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玄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

傅奕武德九年五月寫表密封陳奏説太白星出現在秦的分野，秦王當擁有天下，高祖把奏表交給太宗。等到太宗即位，召見傅奕賜給食物，對他説："你從前的上奏，幾乎害了我，不過今後衹須知無不言，不要因前事而有顧慮。"太宗曾經在臨朝時對傅奕説；"佛理玄妙，聖迹可學，而且因果報應明顯，多次有徵兆驗明，卿却偏偏不曉悟此理，爲什麽呢？"傅奕回答説："佛是胡中狡黠不順之徒，欺騙迷惑夷狄，起初衹在西域，逐漸流傳中原。遵從崇尚佛教者，都是邪惡的小人，模仿莊子、老子的玄妙之言，用文字修飾妖幻之教罷了。對百姓無益，對國家有害。"太宗很贊同。

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臨終誡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説，是爲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唯獨竊嘆，衆不我從，悲夫！汝等勿學也。古人裸葬，汝宜行之。"奕生平遇患，未嘗請醫服藥，雖究陰陽數術之書，而并不之信。又嘗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爲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注《老子》，并撰《音義》，又集魏、晋已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貞觀十三年去世，終年八十五歲。臨終時告誡其子説："老子、莊子闡明玄一之道的篇章，周公、孔子編定儒家《六經》的學説，就是名教，你要學習。妖胡擾亂華夏，全世都被迷惑，我衹能私下嘆息，衆人不聽我的話，可悲啊！你們不要學習佛法。古人裸體而葬，你們要用古法埋葬我。"傅奕生平患病，從不請醫用藥，雖然研究陰陽數術之書，然而并不相信。又曾經酒醉而卧，突然躍起説："我要死了！"於是自己撰寫墓志説："傅奕，是青山白雲人。因酒醉而死，嗚呼哀哉！"其放縱曠達皆如此類。注《老子》，并撰寫《音義》，又收集魏、晋以來駁斥佛教的人的事迹著《高識傳》十卷，流行世上。

李淳風

李淳風，岐州 雍人也。其先自太原徙焉。父播，隋 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爲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黄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圖》，文集十卷，并行於代。

淳風幼俊爽，博涉群書，尤明天文、曆算、陰陽之學。貞觀初，以駁傅仁均曆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疏漏實多。臣案《虞書》，稱舜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混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周官》大司徒職，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此亦據混天儀日行黄道之明證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漢孝武時，洛下閎復造混天儀，事多疏闕。故賈逵、張衡各有營鑄，陸績、王蕃遞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漏水，或孤張規郭，不依日行，推驗七曜，并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當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其真？黄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

李淳風，是岐州 雍人。他的祖先是從太原遷來的。父親名播，隋時任高唐尉，因官位低微很不得志，棄官做了道士，很有文學之才，自號黄冠子。注《老子》，撰寫《方志圖》，有文集十卷，都流行當代。

李淳風少年時才華出衆性格豪爽，博覽群書，尤其通曉天文、曆法、陰陽之學。貞觀初年，因駁斥傅仁均關於曆法的議論，有很多糾正，被授任將仕郎，在太史局上班。不久又上言説："如今靈臺候望天文的儀器，是魏代的遺制，考察其制度，疏漏實在很多。臣稽考《虞書》，言説舜用旋璣玉衡觀察，得知日月五星運行。這是古代用混天儀觀測七星的盈縮。《周官》大司徒的職責，是用土圭正日影，來測定地的中心。這也是依據混天儀瞭解太陽運行軌道的明證。到了周朝末年，這一儀器就失傳了。漢孝武帝時，洛下閎重新修造混天儀，這個儀器有很多疏漏。所以賈逵、張衡分别鑄造，陸績、王蕃相繼加以修補，有的加附恒星，運行與漏水相應，有的另立規制，不依太陽軌道而行，推驗七星，都依赤道爲準。如今以冬至檢驗赤道在最南面，夏至時赤道在最北面，而赤道應當固定在中，根本没有南北差異，用此來觀測七星，怎能瞭解天象的真實情况？有太陽軌道運轉的渾天儀失傳，至今已有一千多年了。"

太宗異其説，因令造之，至貞觀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爲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内，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璇璣規、黄道規、月游規，天宿矩度，七曜所行，并備于此，轉於六合之内。第三名四游儀，玄樞爲軸，以連結玉衡游筒而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於内；又玉衡在玄樞之

太宗對他的説法很感興趣，便令他製造渾天儀，到貞觀七年造成。此儀器用銅鑄造，内外有三層，下面有基座支撑，形狀像十字，頂端鑄有鼇足，以象徵四方極遠之地。第一層叫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連在儀器内四方，列有二十八星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層叫三辰儀，直徑八尺，有璇璣規、黄道規、月游規，天上星宿的刻度，日月五星的運行，在此都十分完備，運轉在六合儀内。第三層叫四游儀，玄樞做軸，用來連結玉衡游筒并貫約規矩；玄樞北邊設置北辰，南對地軸，側旋於内；另外玉衡在玄樞之間做南北游動，仰看可以觀測天上的星辰，下視可以看到儀器上的日

間而南北游，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又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著書七卷，名爲《法象志》以奏之。太宗稱善，置其儀於凝暉閣，加授承務郎。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尋轉太史丞，預撰《晋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又預撰《文思博要》。二十二年，遷太史令。

影刻度。當時人稱贊此儀精妙。又論説前代渾天儀得失的差錯，著書七卷，定名叫《法象志》并進奏給皇上。太宗稱贊，將渾天儀安放在凝暉閣，加授他任承務郎。十五年，授任太常博士。不久轉任太史丞，參預修撰《晋書》及《五代史》，其中的《天文》、《律曆》、《五行志》都是李淳風所作。又參預修撰《文思博要》。二十二年，升任太史令。

初，太宗之世有《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以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從今不逾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殲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無辜。且據上象，今已成，復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壯嚴毒，殺之立仇。若如此，即殺戮陛下子孫，必無遺類。"太宗善其言而止。

起初，太宗之世有《祕記》説："唐代三世以後，則有女主武王替代唐室擁有天下。"太宗曾秘密召見李淳風來詢問此事，李淳風説："臣根據星象推算，這一徵兆已經形成。而且此人已經出生，就在陛下宫内，從現在起不超過三十年，就會擁有天下，將唐代子孫幾乎殺戮殆盡。"皇帝問："把有可能的人全部殺死，怎麽樣?"李淳風説："這是天命，根本没有通過祭祀驅除而避免的道理。有王命者不會被殺死，恐怕會枉殺很多無辜。况且根據天上星象，如今已成定局，又在宫内，已經是陛下眷屬。再過三十年，就會衰老，人老了就會仁慈，雖然接受禪讓而改换朝代，但對陛下子孫，也許不會過分傷害。現在如果殺死此人，又會重新出生，少壯時心狠手毒，殺人就會結下仇恨。如果這樣，他殺戮陛下子孫，定會一個不剩。"太宗認爲他説的對就不再追究。

淳風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當時術者疑其别有役使，不因學習所致，然竟不能測也。顯慶元年，復以修國史功封昌樂縣男。先是，太史監候王思辯表稱《五曹》、《孫子》十部算經理多踳駁。淳風復與國子監算學博士梁述、太學助教王真儒等受詔注《五曹》、《孫子》十部算經。書成，高宗令國學行用。龍朔二年，改授秘閣郎中。時《戊寅曆法》漸差，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曆》，改撰《麟德曆》奏之，術者稱其精密。咸亨初，官名復舊，還爲太史令。年六十九

李淳風每次占卜候望吉凶，靈驗有如符契相合，當時術士懷疑他另有方法役使鬼神，不是通過學習而掌握的，但最終無法猜知。顯慶元年，又因修國史之功封爲昌樂縣男。在此之前，太史監候王思辯上表聲稱《五曹》、《孫子》十部算經的原理錯亂很多。李淳風又和國子監算學博士梁述、太學助教王真儒等奉詔注《五曹》、《孫子》十部算經。書成之後，高宗下令國學使用。龍朔二年，改授秘閣郎中。當時《戊寅曆法》逐漸産生差錯，李淳風又對劉焯的《皇極曆》加以增減，修改撰成《麟德曆》奏上，術士稱贊精密。咸亨初年，恢復原先官名，再任太史令。六十九歲時去世。著有《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祕

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袐閣録》，并演《齊民要術》等凡十餘部，多傳於代。

閣録》，并闡發《齊民要術》等共有十多部，大多流傳於當世。

子諺、孫仙宗，并爲太史令。

兒子李諺、孫子李仙宗，都任太史令。

吕才

吕才，博州清平人也。少好學，善陰陽方伎之書。貞觀三年，太宗令祖孝孫增損樂章，孝孫乃與明音律人王長通、白明達遞相長短。太宗令侍臣更訪能者，中書令温彦博奏才聰明多能，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一聞一見，皆達其妙，尤長於聲樂，請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徵又盛稱才學術之妙，徵曰："才能爲尺十二枚，尺八長短不同，各應律管，無不諧韵。"太宗即徵才，令直弘文館。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經》，不曉其旨。太子洗馬蔡允恭年少時嘗爲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不通，乃召才使問焉。才尋繹一宿，便能作圖解釋，允恭覽之，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累遷太常博士。

吕才，是博州清平人。少年時喜好學習，通曉陰陽方伎之書。貞觀三年，太宗命令祖孝孫增删樂章，祖孝孫就與通曉音律之人王長通、白明達互相争論得失。太宗命令侍臣再詢訪擅長音律之術的人，中書令温彦博上奏吕才聰明多才，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一旦聞見，就都能精曉其妙，尤其擅長聲樂，請求令他考究音律。侍中王珪、魏徵又極力稱贊吕才學術的精妙，魏徵説："吕才能製造十二枚叫尺八的樂器，長短不同，各合律管，無不諧韵。"太宗隨即徵召吕才，令他在弘文館當值。太宗曾經閲覽周武帝撰寫的《三局象經》，不懂玩法。太子洗馬蔡允恭小時曾玩過這種游戲，太宗召他詢問，也因長期荒廢而不再明白，於是召見吕才向他詢問。吕才推求了一個晚上，便能畫圖解釋，蔡允恭看到了，依此回憶起舊時玩法，正與吕才相同，吕才由此而知名。多次升遷擔任太常博士。

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僞，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書成，詔頒行之。才多以典故質正其理，雖爲術者所短，然頗合經義，今略載其數篇。

太宗因爲陰陽之書在近代以來逐漸錯謬，十分牽强，禁忌也多，於是命吕才與十多名學者共同加以刊正，删去膚淺庸俗的説法，保留其中可行的内容。編成五十三卷，加上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此書修成，下詔頒行。吕才用了很多典故糾正原理，雖然受到術士的批評，但是很合經義，現略載其中數篇。

其《叙宅經》曰：

其中《叙宅經》説：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以宫室，蓋取諸《大壯》。"迨于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説。言五姓者，謂宫、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

《易》説："上古時人們住洞穴而生活在野外，後世聖人换用宫室，這是取於《大壯》之卦。"到殷、周之際，纔出現占卜定都之地的文字，所以《詩》稱"察看其陰陽"，《書》説"周公占卜東都惟有洛地爲吉"，這説明占卜宅地吉凶，其由來已久了。至於近代的巫師，又加上五姓之説。所謂五姓，就是宫、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全部配屬五姓，行事的吉凶，依此做

吉凶，依此爲法。至如張、王等爲商，武、庚等爲羽，欲似同韵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宫，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宫商，後有復姓數字，徵羽不别。驗於經典，本無斯説，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堪輿經》，黄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黄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并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并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準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并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爲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宫、商、角、徵，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

法。至於像張、王等姓爲商，武、庚等姓爲羽，似乎是同韵相求；至於把柳姓歸爲宫，把趙姓歸爲角，又不是四聲相管。其中也有同是一姓，分屬於宫商，後面有幾個字的復姓，徵羽不加區别。用經典驗證，本來無此一説，各種陰陽之書，也没有這種説法，衹是世俗口傳，終究没有出處。衹有《堪輿經》，黄帝與天老問答，纔有五姓之説。而黄帝之時，不過衹有姬、姜幾姓，到了後代，賜族姓者增多。至於像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都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都是子姓後裔。其他衆國，都同此例。根據封邑官職，枝葉分布，不知此等衆姓，配屬於何？又查檢《春秋》，把陳、衛及秦同作爲水姓，齊、鄭及宋都屬火姓，或上承其祖先，或繫之於所屬之星，或根據所居之地，也不屬宫、商、角、徵，共相統攝。這是事不師古，與義理違背。

《叙禄命》曰：

謹案《史記》，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案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禄，睹命禄而知骨體。"此即禄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録。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禄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剿絶；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禄在，豈待生當建學；文王勤憂損壽，不關

《叙禄命》説：

謹考查《史記》，宋忠、賈誼譏諷司馬季主説："那些卜筮之人，吹捧人的禄命來取悦人心，假言禍福來騙人錢財。"又考查王充《論衡》説："見人骨相而知人的命禄，見人命禄就知人的骨相。"這説明禄命之書，流行很久了。講得多偶爾就會應驗，人們於是相信。如今再加以研究，本不是真實記載。但是積善必會給子孫留有餘福，不靠建禄之説决定吉祥；積惡必會給子孫帶來禍殃，豈由主殺陰氣而導致災難。皇天無私，常將吉祥給予善人，禍福報應，依然互爲因果。所以有夏罪惡多端，天命將它剿絶；宋景公修布恩德，災星夜間移位。學習則禄命自來，豈待生在建學之時；周文王勤苦操勞

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年同禄，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案《春秋》，魯桓公六年七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曆》，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禄之空亡。依禄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三刑，當此生者，并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爲人尪弱，身合矬陋。今案《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頎若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禄命不驗一也。又案《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禄，法無官爵，假得禄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絶下，爲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檢《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禄命不驗二也。又《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亦當禄空亡下，法無官爵，雖向驛馬，尚隔四辰。依禄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後，户口減半。禄命不驗三也。又按《後魏書》云：孝文皇帝 皇興元年八月生。

而減壽，與出生月份正在凶辰無關。長平坑殺趙卒，没聽説四十萬人共犯三刑；南陽多出貴士，未必都應六合之吉。歷陽之都一夜成湖，并非祇有它地處河魁之上；蜀郡炎熱如火，豈是因爲處在災厄之下。如今也有同年同禄，而貴賤差别懸殊；同命同胎，而壽命長短不一。考察《春秋》，魯桓公六年七月，魯莊公出生。如今查閲《長曆》，魯莊公生在乙亥之年，建申之月。以此推算，那麽魯莊公的命禄正當在凶辰。依照禄命之書，理應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三刑，在此時出生者，并没有官爵。七月是火命，生來多病，身體瘦小虛弱，長得矮小醜陋。現今考查《齊詩》譏諷魯莊公“高大魁偉啊，身材頎長啊。俊目顧盼啊，步履驕健啊”。惟有向命一條，理當長壽。但是查閲《春秋》，魯莊公死時四十五歲。這是禄命不靈驗的一個例證。又考查《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出生，宋忠注説：“因在正月出生，於是起名叫政。”仍查閲《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是壬寅年。此年正月出生者，命當背禄，理應没有官爵，假使得到官禄，奴婢也是很少。秦始皇又當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理當望不到官位；正月是金命，生來就是極度貧賤，爲人無始有終，越老越吉祥。如今查閲《史記》，秦始皇却是有始無終，越老越凶殘。祇有建命出生一條，理應長壽，計算他死時年歲，不到五十。這是禄命不靈驗的第二個例證。又《漢武故事》載，武帝在乙酉年七月七日清晨時出生。也是命禄正當凶辰之下，按理没有官爵，雖然接近驛馬，還隔四個時辰。依照禄命之法，年輕時没有官爵榮禄，老年纔興旺發達。今查閲《漢書》，漢武帝即位，年僅十六，晚年以後，户口減少一半。這是禄命不靈驗的第三個例證。又考查《後魏書》説：“孝文皇帝在皇興元年八月出生。今按《長曆》稽考，當年是丁未年。以此推算，孝文皇帝不合禄命，另加驛馬三刑，身

今按《長曆》，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祿命，并驛馬三刑，身剋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於初喪，逾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常禮，躬率天下，以事其親，而祿命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并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弒，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劉濬并爲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

《敘葬書》曰：

《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顧復事畢，長爲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不得豫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乎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

剋驛馬。依照祿命之書，按理没有官爵，命當父死中生，理應生不見父。今查閱《魏書》，孝文皇帝親自接受父親顯祖的傳位。禮說：嗣子即位於皇帝剛死之時，一年以後，纔開始正式改定年號。這是因爲天子無父，奉事三老。孝文帝接受傳位，與常禮不同，親自統率天下，事奉父親，然而祿命講他不應見到父親。這是祿命不靈驗的第四個例證。又考查沈約《宋書》講：宋高祖癸亥年三月出生。依此推算，祿和命，都處凶辰。依照祿命之書，按理没有官爵，又當子墓中生，衹利嫡子，如果生有次子，理應早死。如今查閱《宋書》，高祖長子早年被人篡位殺死，次子劉義隆，在位多年。高祖又在祖祿下生，按理會享有嫡孫財祿。今查閱《宋書》，其孫劉劭、劉濬都犯反逆篡位之罪，幾乎喪失宗廟祭祀。這是祿命不靈驗的第五個例證。

《敘葬書》說：

《易》說："古時的喪葬，用木材堆在尸體周圍，不堆土成墳也不植樹，喪期没有規定。後世的聖人改用棺椁，是取法於《大過》卦。"《禮》云："葬，就是藏，想不讓人再能見到。"然而《孝經》說："卜占墓地而安葬父母。"是因爲父母對自己的養育結束，墳墓就是寄托哀思的永久之地；埋葬之禮完畢，墳墓就成爲魂神的長久安息之所。名利之場變化無常，無法預測將來；山林川澤交相侵奪，不能於地下先知。所以占卜龜片推求，希望没有後患，這纔是周全謹慎地治辦喪事的禮儀，并没有求吉避凶的含義。到近代以來，加以陰陽葬法，或是選擇吉年吉月，或是斟酌墓地遠近，擔心一事不周，禍連生死，巫師貪求財物，無不妄加妨害之說。於是使葬書一術，便有了一百二十家，各自陳說吉凶，拘泥而多忌。況且天覆地

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爲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吊有期，量事制宜，遂爲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窆；不壞其室，即日中而窆。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窆，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

載，乾坤之理俱備；一剛一柔，盛衰之義詳明。或形成於晝夜之道，或感應於男女之化，日月星三光運行於上，四時陰陽之氣通流於下，這是陰陽的大道，不可片刻有失。至於喪葬的吉凶，便附會此道成爲妖妄。《傳》說：王死七日殯殮，七月埋葬；諸侯死五日殯殮，五月埋葬；大夫三月而葬；士及百姓滿一月而已。這是貴賤不同，禮數也就不同。想使諸侯盟國赴吊有期，因事制宜，於是成爲常典。法度既已確定，不得違背。所以提前埋葬，就說他不孝，過期不葬，指責他失禮。這就是說入葬有定期，不選擇年月，這是一。《春秋》又說：丁巳日，埋葬魯定公，天下雨，没有入葬，到戊午日埋葬完畢。禮經稱贊。《禮記》所說"卜葬先遠日"，就是選月終之日，目的是爲避免不孝之嫌。如今查看葬書，在己亥之日舉行葬事最凶。仔細考查春秋之際，這一天入葬之事共有二十多件。這是埋葬不選日期，這是二。《禮記》又説："周時崇尚紅色，辦大事在清晨；殷商崇尚白色，辦大事在中午；夏朝崇尚黑色，辦大事在黄昏時。"鄭玄《注》說："大事是什麼呢？指的是喪葬。"這是直接根據當代所崇尚的顔色規定時辰，不選擇時間的早晚。《春秋》說，鄭國卿子產及子太叔埋葬鄭簡公，當時司墓大夫的住宅正處在送葬所經之路。如果拆毁住房，就在清明入葬；不拆毁住房，就在中午入葬。子產不想拆毁住房，打算到中午埋葬。子太叔說："如果到中午入葬，恐怕使參加喪葬的諸侯大夫們勞累太久。"既然子產被稱爲博識多知的君子，子太叔也是諸侯中的出色人才，國家大事，没有比喪葬更爲重要的，如果入葬之事確有吉凶，他們豈能不用。而當時却不考慮時間的得失，衹論人事可否。《曾子問》說："送葬時遇上日食，停放在路邊，等天色明亮時再繼續前行，這是防備突如其來的變故。"如果依照葬書，大多采用乾、艮二時，都是接近半夜，這就是文字記

問》云："葬逢日蝕，捨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并是近半夜，此即文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則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苟德不建，則而人無後，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絶祀於荆，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并在國都之北，域兆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并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絶，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迴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禄。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對賓客受吊；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

載與禮儀相違。如今檢看《禮》《傳》。埋葬不挑選時間，這是三。葬書説，富貴官品，都由安葬所致；生命長短，也是墳墓所招。然而如今考查《孝經》説："立身行道，就會揚名於後世，光耀父母。"《易》説："聖人的大寶在於有崇尚地位，如何保守地位就要靠仁。"所以日慎一日，恩澤則會傳流無限，如果不立道德，則會後繼無人，這就是不因安葬吉凶而論述福運長短。臧孫氏的後嗣在魯國延續，與吉日安葬無關；若敖在楚國絶後，不因遷墳失當。這説明安葬吉凶之説不可相信而使用，這是四。如今的喪葬吉凶，都根據五姓的便利。古時的喪葬，都在國都北面，墓地有固定的地點，何以取决於姓墓之義？趙氏墳地，都在九原，漢代山陵，分散在各處。利上利下，忽略而不論；大墓小墓，有什麼講究？而其子孫富貴不絶，或是與三代聲望相同，或是劃分六國封王。這説明五姓之説，根本無古法可循；吉凶之理，又從何而生？這是五。况且人臣名位，進退哪有常規，也有起初貧賤而後來富貴，也有開始興旺而後來没落。所以子文三次罷免令尹，展禽三次黜貶士師。占卜葬日一旦確定，不再更改，冢墓一經修成，不再變動，爲何名位却没有一時的穩定。因此知官爵尊顯在於人之本身，并非由於安葬所致，這是六。鄉俗百姓無知，都迷信葬書，巫師用吉凶行騙，愚人藉卜葬僥幸求福。於是使人在頓足捶胸傷心欲絶之際，挑選葬地而希求官品；親人喪亡身心受損之時，選擇葬時來追求財禄。有的説辰日不宜哭泣，於是面帶微笑來接受賓客的吊祭；有的説前往墓地同犯忌諱，於是身穿吉服不爲親人送葬。聖人設置教令，難道就是爲了這樣嗎？葬書敗壞風俗，竟到如此地步，這是七。

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太宗又令才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皆稱旨，擢授太常丞。永徽初，預修《文思博要》及《姓氏録》。顯慶中，高宗以琴曲古有《白雪》，近代頓絶，使太常增修舊曲。才上言曰："臣按《禮記》及《家語》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又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準敕，依琴中舊曲，定其宫商，然後教習，并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詞。又案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别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今取太尉長孫無忌、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以爲送聲，合十六節，今悉教訖，并皆合韵。"高宗大悦，更作《白雪歌詞》十六首，付太常編於樂府。

太宗又令吕才制作《方域圖》和《教飛騎》《戰陣圖》，都合旨意，升任太常丞。永徽初年，參預修撰《文思博要》和《姓氏録》。顯慶年間，高宗因爲古代琴曲中有《白雪》一曲，近代失傳，命太常增修舊曲。吕才上言説："臣考查《禮記》及《家語》説，舜彈五弦琴，唱《南風》詩。因此明白操琴弄曲，都適合唱歌。另外張華《博物志》説：《白雪》是天帝命素女彈奏五十弦瑟的曲名。另外楚國大夫宋玉對楚襄王説，有位客居郢中的人唱《陽春白雪》，城中相和而歌者有幾十人。所以明白《白雪》琴曲，本適於合唱，因其調高，能和者少。從宋玉以來，到今已有千年，没有能唱《陽春白雪》之人。臣如今遵從詔令，按照琴中舊曲，確定宫商，然後教人學習，使他們都能合唱，於是用皇上寫的《雪詩》做《白雪曲》的歌詞。又依照古今樂府所載，彈奏正曲之後，都另外有歌詞相合，君唱臣和，此事前史都有記載。現在采用太尉長孫無忌、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等人的《奉和雪詩》做爲曲終的相合歌詞，共有十六節，現已全部教完，都合韵律。"高宗十分高興，又作《白雪歌詞》十六首，交給太常編入樂府。

時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并圖合成五十四卷，大行於代。

當時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其中有許多錯誤。下詔中書令許敬宗與吕才及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連同衆位名醫，對舊本加以增減，并令司空李勣全權監督修定，加上插圖共編成五十四卷，在當時十分流行。

才龍朔中爲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卒。著《隋記》二十卷，行於時。

吕才在龍朔年間任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去世。著有《隋記》二十卷，流行當世。

子方毅，七歲能誦《周易》、《毛詩》，太宗聞其幼敏，召見，甚奇之，賜以縑帛。後爲右衛鎧曹參軍。母終，哀慟過禮，竟以毀卒。布車載

子名方毅，七歲時能誦讀《周易》、《毛詩》，太宗聽説他年幼聰明，召見他，十分賞識，賜給縑帛。後來任右衛鎧曹參軍。母親去世，哀傷過度，竟因損害身體而死。用布做幔子的車子載着

喪，隨母轜車而葬。友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生芻一束，於路隅奠祭，甚爲時人之所哀惜。

史臣曰：孝孫定音律，仁均正曆數，淳風候象緯，吕才推陰陽，訂於其倫，咸以爲裨、梓、京、管之流也。然旋宫三代之法，秦火籍煬，歷代缺其正音，而云孝孫復始，大可嘆也。淳風精於術數，能知女主革命，而不知其人，則所未喻矣。吕才核拘忌之曲學，皆有經據，不亦賢乎！古人所以存而不議，蓋有意焉。

贊曰：祖、傅、淳、才，彰往考來。裁筠嶰谷，運箸清臺。推迎斡運，圖寫昭回。重黎之後，諸子賢哉！

他的喪柩，隨着母親的喪車一同入葬。友人郎餘令用白粥玄酒，一束生芻，在路邊祭奠，深爲時人痛惜。

史臣曰：祖孝孫確定音律，傅仁均修正曆法，李淳風觀測星象，吕才推算陰陽，訂正次序，都被認爲是裨竈、梓慎、京房、管輅之流的人物。然而三代旋宫之法，經秦時焚滅，歷代不傳正音，説祖孝孫重新確定，確實值得贊嘆。李淳風精通術數，能預知女主改朝换代，但不知其人是誰，則是有所不明呀。吕才考證禁忌之學的荒誕，都有經文依據，不也賢明嗎！古人之所以存而不議，自有他的道理。

贊曰：祖孝孫、傅仁均、李淳風、吕才，都能闡明過去預測未來。有如伶倫采竹嶰谷制定音律，清臺上運箸觀測天象。推算天體四時運行，精確恰當皎然顯明。重黎、黎景熙以後，衆人聖賢啊！

舊唐書卷八十

列傳第三十

褚遂良　韓瑗　來濟　上官儀

褚遂良

褚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也。大業末，隨父在隴右，薛舉僭號，署爲通事舍人。舉敗歸國，授秦州都督府鎧曹參軍。貞觀十年，自秘書郎遷起居郎。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迹，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辯其真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

十五年，詔有事太山，先幸洛陽，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遂良言於太宗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將告成東嶽，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始行岱禮，臣愚伏願詳擇。"太宗深然之，下詔罷封禪之事。其年，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嘗問曰："卿知起居，記録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鑒誡，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

褚遂良，是散騎常侍褚亮之子。大業末年，隨父親在隴右，薛舉僭位稱帝，任用他爲通事舍人。薛舉失敗他歸附朝廷，被授任秦州都督府鎧曹參軍。貞觀十年，從秘書郎升任起居郎。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其擅長寫隸書，父親的朋友歐陽詢特別看重他。太宗曾對侍中魏徵説："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談論書法。"魏徵説："褚遂良下筆剛勁有力，很有王逸少的風格。"太宗當天召見令他做侍書。太宗曾經拿出御府金帛求購王羲之的墨迹，天下之人爭着携帶古代書法到朝廷進獻，當時無人能够辨别真僞，褚遂良詳細地論説來源，無絲毫差錯。

十五年，下詔將到泰山舉行封禪大禮，先到達洛陽，太微星區出現彗星，侵犯郎位。褚遂良對太宗説："陛下撥亂反正，功績超過前賢，將到東嶽向上天報告成功，是天下大幸。然而行到洛陽，彗星就出現了，這説明目前還不適合舉行封禪大典。況且漢武帝猶豫了好幾年，纔到泰山舉行封禪大禮，臣真誠地希望陛下仔細考慮。"太宗十分贊同，下詔取消封禪之事。這一年，遷任諫議大夫，并主持起居事。太宗曾經問道："卿主管起居，記録何事，一般説來君主是否可以觀看?"褚遂良回答説："如今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記録君主的言行，并記載善惡，作爲鑒戒，希望君主不做非法之事，没聽説帝王親自觀看之事。"太宗説："朕有不對之處，卿一定都記下嗎?"褚遂良説："遵守道義不如忠於職

當載筆，君舉必記。”黄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矣。”太宗以爲然。

時魏王爲太宗所愛，禮秩如嫡。其年，太宗問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由斯而言，禮義爲急。”遂良進曰：“當今四方仰德，誰敢爲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宫，弟及庶子數將五十，心常憂慮，頗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佐，何嘗不傾敗國家。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傅儲宫，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事人歲久，即分義情深，非意窺窬，多由此作。”於是限王府官僚不得過四考。

十七年，太宗問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爲然，因曰：“夫爲人君，不憂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掌而待也。”

時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遂良上疏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周制。皇唐州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鎮捍四方？此之造制，道高前烈。如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郡帥，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内蘇息；遇一不善，合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爲擇賢。或稱河潤九

責，臣職責在於記載，君的一切舉動都要記録。”黄門侍郎劉洎説：“假使褚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也會記下啊。”太宗認爲他們説得很正確。

當時魏王受太宗鍾愛，禮儀待遇與嫡長子相同。這一年，太宗問侍臣道：“當今國家何事爲當務之急?”中書侍郎岑文本説：“《傳》稱‘用德教導，用禮治理’，由此而言，禮義爲當務之急。”褚遂良進言説：“當今四方敬仰聖德，誰敢做非禮之事？但太子、諸王，須有一定的名分，陛下應該確定萬代法則來傳給子孫。”太宗説：“此言有理。朕年將五十，已覺衰老疲憊。已命長子爲東宫太子，弟弟及庶子人數將近五十，我内心常覺憂慮，多半是因爲這事。但是自古嫡庶没有良臣輔佐，何嘗不傾覆敗亡國家。公等替朕搜訪賢德，來輔佐儲君，至於諸王，都要求品行端正之士輔導。況且長年奉事一人，情義就會加深，意料之外的伺機篡位，大多由此産生。”於是限定王府僚屬任職時間不能超過四次政績考核。

十七年，太宗問褚遂良道：“舜製作漆器，禹雕飾祭器，當時勸諫舜、禹者有十多人。食器這種小事，何必苦苦勸諫?”褚遂良回答説：“過分雕琢妨害農事，精編細織不利女工。首創奢淫之風，就是危亡的開端。漆器不能滿足，必定用金製作，金器不能滿足，必定用玉製作。所以諍臣總是在錯誤之始加以規諫，等錯誤不可收拾之時，就無從再諫了。”太宗認爲對，就説：“作爲君主，不以百姓爲念而追求奢淫，危亡的時刻反手就會來到。”

當時年幼的皇子大多擔任都督、刺史，褚遂良上疏説：“過去兩漢設立郡國治理百姓，除郡以外，分立衆子爲王，分割疆土，雜用周代制度。皇唐設置州縣，大致沿用秦代之法。皇子年幼，有的授職刺史，陛下怎麽不分封骨肉爲王，鎮守捍衛四方？這種創制，功業高於前賢。依臣愚見，還略有不足。爲什麽呢？刺史是一郡長官，百姓仰賴他們得以安康。得一個好人，郡内就會平安無事；碰上一個壞人，全州就會不得安寧。所以君主愛憐百姓，總爲他們挑選賢良。有

里，京師蒙福；或人興歌咏，生爲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如臣愚見，陛下兒子内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爲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 明、章、和三帝，能友愛子弟，自兹已降，取爲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國土，年尚幼小者，召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唯二王稍惡，自餘餐和染教，皆爲善人。則前事已驗，惟陛下詳察。”太宗深納之。

的被稱頌爲恩澤如黄河之水滋潤土地，京城蒙受福祐；有的被大衆歌咏，活着時就爲他修建祠堂。漢宣帝説：‘和我共治天下者，衹是賢良的郡守。’依臣愚見，陛下之子内年齡尚幼不能治理百姓者，暫且留在京城，用經學加以教導。一則使他們畏懼天子的威嚴，不敢違犯禁令；二則讓他們觀察朝廷禮儀，自然知道如何行事。這樣天長日久地學習，自然懂得如何治政理民。陛下覺得他們有能力治理州郡，然後再派遣出去。臣謹知漢代的明、章、和三帝，均能友愛子弟，從此以後，成爲歷代學習的榜樣。封立的衆王，雖然各有疆土，年齡尚幼者，召回留在京城，教導禮法，垂示恩惠。整個三帝時代，諸王數十百人，衹有二王稍有劣迹，其餘諸王通過教誨，都成爲好人。前事已有驗證，希望陛下詳察。”太宗十分贊同并加以采納。

其年，太子承乾以罪廢，魏王泰入侍，太宗面許立爲太子，因謂侍臣曰：“昨青雀自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爲子，更生之日也。臣唯有一子，臣百年之後，當爲陛下殺之，傳國晋王。’父子之道，故當天性，我見其如此，甚憐之。”遂良進曰：“陛下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後，魏王執權爲天下之主，而能殺其愛子，傳國於晋王者乎？陛下昔立承乾爲太子，而復寵愛魏王，禮數或有逾於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鑒不遠，足爲龜鏡。陛下今日既立魏王，伏願陛下别安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即日召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晋王爲皇太子。

這一年，太子李承乾因罪被廢，魏王 李泰入宫隨侍，太宗當面答應立他爲太子，於是對侍臣説：“昨天青雀主動投進我懷中説：‘臣今天纔得以做了陛下之子，是臣再生之日。臣祇有一個兒子，臣百年之後，要爲陛下殺死他，傳國給晋王。’父子之情，本屬天性，我見他如此，十分憐愛他。”褚遂良進言説：“陛下講得不對。希望深思，不要産生錯誤。哪有陛下百年之後，魏王執權爲天下之主，却能殺死自己的愛子，傳國給晋王的呢？陛下先前立承乾爲太子，却又寵愛魏王，禮數甚至還超過承乾，確實是由於嫡庶不分，所以到了這一地步。殷鑒不遠，足可作爲明鏡。陛下今日既然要立魏王，就請陛下另外安置晋王，纔會保全平安。”太宗淚流滿面地説：“我不能這樣做。”當天召見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和褚遂良等人商定政策，立晋王爲皇太子。

時頻有飛雉集於宫殿之内，太宗問群臣曰：“是何祥也？”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爲寶鷄。

當時經常有野雉成群地飛到宫殿之内栖息，太宗問群臣説：“這是什麽徵兆？”褚遂良回答説：“從前秦文公時，有童子變成雉，雌雉鳴於陳倉，雄雉啼於南陽。童子説：得雄雉者爲王，得雌雉者稱霸。秦文公於是把雌雉當作寶雉。後

後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此所以彰表明德也。”太宗悦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尋授太子賓客。

時薛延陀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納其財聘，既而不與。遂良上疏曰：

臣聞信爲國本，百姓所歸，是以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寧去食而存信。延陀曩歲乃一俟斤耳，值神兵北指，蕩平沙塞，狼山、瀚海，萬里蕭條，陛下兵加諸外而恩起於内，以爲餘寇奔波，須立酋長，璽書鼓纛，立爲可汗。其懷恩光，仰天無極，而餘方戎狄，莫不聞知，以共沐和風，同飡恩信。頃者頻年遣使，請婚大國，陛下復降鴻私，許其姻媾。於是報吐蕃，告思摩，示中國，五尺童子人皆知之。於是御幸北門，受其獻食，于時百僚端笏，戎夷左衽，虔奉歡宴，皆承德音，口歌手舞，樂以終日。百官會畢，亦各有言，咸以爲陛下欲得百姓安寧，不欲邊境交戰，遂不惜一女而妻可汗，預在含生，所以感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兹聲聽。君子不失色於物，不失口於人。晉文公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陛下慮生意表，信在言前，今者臨事，忽然乖殊，所惜尤少，所失滋多。情既不通，方生嫌隙，一方所以相畏忌，邊境不得無風塵，

來漢光武帝獲得雄雉，於是從南陽起兵而擁有四海。陛下以前封爲秦王，所以雄雌出現在秦地，以此來彰表陛下大德。”太宗高興地説：“立身之道，不可没有學識，褚遂良知識淵博，確實值得尊重。”不久授任太子賓客。

當時薛延陀派使者請求聯姻，太宗答應把女兒嫁給他，接受了聘禮，過後却不嫁女。褚遂良上疏説：

臣聽説信義是國家根本，百姓人心所歸，所以周文王許以枯骨而不肯違約，仲尼寧願不吃飯而保持信義。薛延陀往年不過是一個俟斤罷了，正值王師北指，掃蕩平定沙塞，狼山、瀚海，萬里蕭條，陛下加兵於其外而建恩於其内，認爲餘寇奔波，必須册立酋長，頒賜詔書樹起大旗，立他做了可汗。他感懷陛下恩光，無限崇敬天廷，其他戎狄，無不知曉，因而共沐和風，同享恩信。近年連續派遣使者，向我大國請婚，陛下又降下皇恩，答應與他聯姻。於是通報吐蕃，告知思摩，遍示中原，五尺小童人人皆知。進而親到北門，接受他的獻食，當時百官持手板，戎夷露左臂，恭敬侍奉歡宴，都聽到恩詔，口歌手舞，奏樂終日。百官宴會結束，也各有議論，都認爲陛下爲使百姓安寧，不願邊境發生戰争，於是不惜把一個女兒嫁給可汗，凡是天下生靈，都因此而感戴恩德。今天一旦産生猶豫之意，有後悔之心，臣替國家痛惜名聲。君子對物面不改色，對人言而有信。晉文公圍攻原，命士兵携帶三日口糧，原不投降，傳命撤離，探子出來報告説：“原即將投降。”軍將請求等待，晉文公説：“信，是國家之寶，百姓的庇護。得原而失信，怎樣來庇護百姓？”陛下慮生意外，信在言前，現在事到臨頭，突然反悔，所惜極少，所失太多。情義上既通不過，就會産生仇隙，一方因此相畏忌，邊境不能不發生戰亂，西州、朔方，怎能没有煩勞困擾呢？那些胡人因主子受騙而心懷怨恨，這裏的士子因我主失信而感到慚愧，不

西州、朔方，能無勞擾？彼胡以主被欺而心怨，此士以此無信而懷慚，不可以訓戎兵，不可以勵軍事。伏惟陛下以聖德神功，廓清四表，自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而結庶類，以信義而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其見在之人，皆思報厚德；其所生胤嗣，亦望報陛下子孫。今者得一公主配之，以成陛下之信，有始有卒，其唯聖人乎！且又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擊之，終不能盡，亦由可比敗，芮芮興，突厥亡，延陀盛。時以古人虛外實内，懷之以德，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伏惟陛下聖德無涯，威靈遠震，遂平高昌，破吐渾，立延陀，滅頡利。輕刑薄賦，庶事無壅，菽粟豐賤，祥符累臻。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伏願旁垂愷悌，廣兹含育，而常嗔絶域，有意遠藩，非偃伯興文之道，非止戈爲武之義。臣以庸暗，忝居左右，敢獻瞽言，不勝戰懼。

能用來訓誡士兵，不能用來激勵交戰。我想陛下依憑聖德神功，平定四方，自從君臨天下，已有十七年，用仁恩而結心百姓，以信義而安撫戎夷，無不欣然向往，無力背棄。那些活着的人，都一心報答厚恩；他們的後嗣，也盼望報答陛下子孫。現在挑選一位公主嫁給薛延陀，來顧全陛下的恩信，有始有終，不就是聖人嗎！況且龍沙以北，部落無數，中原進攻他們，最終不能消滅乾净，就像可比失敗，芮芮却興起，突厥滅亡，薛延陀又强盛。當時認爲古人虛外實内，用德安撫他們，作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他不在我。陛下聖德無邊，威靈遠震，於是平定高昌，打敗吐渾，册立薛延陀，消滅頡利。輕刑薄賦，所有事務暢通無阻，莊稼豐收價格低廉，吉祥的徵兆多次呈現。就此而言堯、舜、禹、湯遠遠不及陛下。希望普降和樂簡易之政，廣施包容化育之德，而經常交惡遠域，一心征服遠方藩地，不合摒去霸業興布文教之道，不符停止戰争轉爲樂舞之義。臣昏庸愚昧，愧居左右，竟敢進獻妄言，不勝恐懼顫栗。

時太宗欲親征高麗，顧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王，虐用其人。夫出師吊伐，當乘機便，今因其弑虐，誅之甚易。"遂良對曰："陛下兵機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手平寇亂。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群臣莫不苦諫，陛下獨斷進討，卒并誅夷。海内之人，徼外之國，畏威懾伏，爲此舉也。今陛下將興師遼東，臣意熒惑。何者？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既渡遼，指期克捷，萬一差跌，無以威示遠方，若再發忿兵，則安危難測。"太宗深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

當時太宗打算親征高麗，看着侍臣説道："高麗莫離支殺害國王，殘暴地對待人民。出師吊民伐罪，應當利用有利時機，現在乘他弑君殘暴，進行討伐極易成功。"褚遂良回答説："陛下用兵神機妙算，無人能知。從前隋末戰亂四起，親自平定戰亂，後來北狄侵犯邊境，西番失禮不恭，陛下打算命將帥進擊，群臣無不苦苦勸阻，陛下獨自决斷進行征討，終於將兩部完全平定。海内之人，塞外之國，畏威而臣服，都是因爲陛下此舉。如今陛下出兵遼東，臣感到迷惑。爲什麼呢？陛下神明威武，不像前代君主昏庸無能，大軍渡過遼水，定然按期取得大捷，萬一有閃失，無法威震遠方，如果再因忿怒而發兵，安危就難以預料了。"太宗很是贊同。兵部尚書李勣

者延陀犯邊，陛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遂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陀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疆埸無事。”帝曰：“誠如卿言，由魏徵誤計耳。朕不欲以一計不當而尤之，後有良算，安肯矢謀。”由是從勣之言，經畫渡遼之師。遂良以太宗鋭意三韓，懼其遺悔，翌日上疏諫曰：

臣聞有國家者譬諸身，兩京等於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絶域若在身外。臣近於坐下，伏奉口敕，布語臣下。云自欲伐遼，臣數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爲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乘機。關東賴陛下德澤，久無征戰，但命二、三勇將發兵四、五萬，飛石輕梯，取如迴掌。夫聖人有作，必履常規，貴能克平凶亂，駕馭才傑。惟陛下弘兩儀之道，扇三五之風，提厲人物，皆思效命。昔侯君集、李靖，所謂庸夫，猶能掃萬里之高昌，平千載之突厥，皆是陛下發踪指示，聲歸聖明。臣旁求史籍，訖乎近代，爲人之主，無自伐遼，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朝則荀彘、楊僕，魏代則毌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爲人臣，慕容真僭號之子，皆爲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民，削平城壘。陛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超邁於百王，豈止俯同於六子。陛下昔翦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匪唯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方今太子新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旦棄金湯之全，渡遼

說：“近來薛延陀侵犯邊境，陛下決意追擊，當時陛下采納魏徵的建議，因此失去戰機。如果按照聖上决策，薛延陀没有一人能够生還，可保邊境五十年間没有戰事。”皇帝說：“果真如卿所言，由於魏徵的錯誤計策罷了。朕不想因一計不當就指責他，以後有了良策，怎肯直言進獻。”於是聽從李勣之言，籌劃渡遼的戰事。褚遂良因爲太宗一意攻取三韓，擔心留下悔恨，第二天上疏諫阻說：

臣聽說國家就像身體，兩京等於心腹，四境如同手足，遠方絶域就像身外之物。臣侍從陛下身邊，恭敬奉承口詔，傳告給臣下。聖上說要親自征伐遼東，臣連日思考，不明其理。高麗王是陛下所立，莫離支擅自殺害國主，陛下討伐叛賊收復失地，確實應該乘此時機。關東仰賴陛下恩德，很久没有征戰，衹需命令兩、三位勇將發兵四、五萬，使用飛石輕梯，攻取易如反掌。聖人行事，定要遵照常規，貴在能平定凶亂，駕馭才傑。希望陛下推廣天地之道，弘揚三皇五帝之風，提拔激勵人物，人人皆思效命。從前侯君集、李靖，所謂的平常之人，還能掃平萬里之遥的高昌，消滅生存了千年的突厥，都是陛下運籌指揮，聲威歸於聖明。臣廣求史籍，直到近代，爲民之主，無一親自伐遼，臣子前往征討，則有先例。漢朝有荀彘、楊僕，魏代有毌丘儉、王頎；司馬懿曾做過别人的臣子，慕容真是僞帝之子，都替其主子長驅高麗，俘獲人民，攻克城壘。陛下建立功業同於天地，敦美風化包容古今，自應超越百王，豈能降節自比六位臣子。陛下從前平定逆賊，戰將很多，年齡未老，猶能重用，即使不由陛下親自指揮，也會戰無不勝。如今太子新立，年齡實在幼小，其他諸王情況，陛下也知道。現在一旦拋棄固若金湯的大局，遠渡遼海以外，臣再三思量，煩愁交集。大魚依仗大海，神龍憑據深淵，這就是說君主不可輕易遠出。況且長遼以東，或遇連綿大雨，洪水泛濫，平地數尺。

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并集。大魚依於巨海，神龍據於川泉，此謂人君不可輕而遠也。且以長遼之左，或遇霖淫，水潦騰波，平地數尺。夫帶方、玄菟，海途深渺，非萬乘所宜行踐。東京、太原，謂之中地，東撝可以爲聲勢，西指足以摧延陀，其於西京，徑路非遠。爲其節度，以設軍謀，繫莫離支頸，獻皇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察。

那帶方、玄菟，海路深遠不測，非萬乘之君所宜親臨的。東京、太原，稱爲中原之地，東向可以造成聲勢，西指足以摧毀薛延陀，相對西京來説，路程不遠。在此指揮大軍，設定軍謀，拴上莫離支的脖子，獻到皇家宗廟，這實是保持平安的上策，社稷的根本，特請陛下，思考詳察。

太宗不納。十八年，拜黄門侍郎，參綜朝政。

太宗没有采納。十八年，拜授黄門侍郎，參預執掌朝政。

高麗莫離支遣使貢白金，遂良言於太宗曰："莫離支虐弑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吊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耻。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郜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置諸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法，若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爲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得受。"太宗納焉，以其使屬吏。

高麗莫離支派使者進貢白金，褚遂良向太宗進言説："莫離支殘暴殺害其主，爲九夷所不能忍受，陛下因此出兵，將要吊民伐罪，爲遼山人民報君主受辱之耻。在古代，討伐弑君之賊，不接受賊子的禮物。從前宋督送魯桓公郜鼎，魯桓公接受并放在太廟，臧哀伯勸諫道：'做君主的人昭明德義杜絶邪逆，如今却滅絶德義樹立邪逆，并將賄賂之物擺到太廟，如果百官都來仿效，還怎麼能斥責他們呢？武王滅商，將九鼎遷到洛邑，有的義士還予以批評，更何况將代表逆亂的賄賂之物，陳放於太廟，結果會怎麽樣呢？'《春秋》這本書，百王言行的準則，如果接受反臣的禮物，收受弑君賊子的貢品，不以爲錯，怎麽能去討伐叛臣？臣認爲莫離支的禮物，不應該接受。"太宗聽從了他的進言，將使者交付主管官吏處置。

太宗既滅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曰：

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玩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軍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

太宗消滅高昌以後，每年調發一千多人駐守那裏，褚遂良上疏説：

臣聽説古代聖明之君，總是先發展華夏而後開拓夷狄，致力廣施德化，不貪求荒邊遠地。所以周宣王討伐玁狁，追到外境就停止進軍；秦始皇遠征塞上，致使中原四分五裂。漢武帝依仗文帝、景帝積聚的財力，隨意動用將士戰馬的餘力，開始打通西域之路，首次設置校尉。軍隊連連出征，將近三

城，采蒲萄於安息。而海内虚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凶年，盗賊并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悦，海内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逾葱嶺；孝章即位，都護來歸。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别，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惰業，犯禁違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内，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爲立可汗；吐渾遺甿，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百蠻，誰不聞見，

十年。又在宛城獲得天馬，從安息采回葡萄。而國内空虚枯竭，百姓流離失所，租賦徵及六畜，算賦收及船車，加上時逢荒年，盗賊同時而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又迎合主上之意，派遣士兵遠戍輪臺屯田，築城以威震西域。漢武帝翻然悔悟，情發内心，放棄輪臺土地，下達哀痛之詔，人神感悦，海内纔得安康。假使漢武帝再次采用桑弘羊的建議，天下生靈就要滅絶了。所以漢光武帝中興，疆域不過葱嶺；漢孝章帝即位，西域都護返回。陛下消滅高昌，威震西域，俘獲凶惡之人，在那裏設置州縣。然而在官軍始發之年，河西供役之時，長途跋涉運輸糧食，十室九空，數郡蕭條，五年不能恢復元氣。陛下每年派遣一千多人到遠方駐守，使他們終年離别親人，萬里思歸。前往駐守者的物資裝備，須由自己置辦，賣掉糧食以後，又賣光布匹。沿途死亡，更不必説。加上派遣罪犯充軍，加强邊境防衛。這些罪犯，出身市井，整日好吃懶做，違法犯紀，衹能擾亂邊城，實無益於邊城防衛。被派往戍邊的人員之中，不斷有人逃亡，主管部門加以捕捉，給國家帶來許多麻煩。高昌之路，沙漠千里，冬季寒風刺骨，夏日熱風似火，行人往來，遇上風暴大多死去。《易經》説："平安不忘危險，太平不忘亂世。"假使張掖戰塵飛揚，酒泉烽火四起，陛下難道能得到高昌的一個人或一粒糧食來應付事變嗎？最終需要徵發隴右諸州的人馬和糧草，星馳電擊飛速支援。由此而言，河西好比心腹，高昌則是他人手足，怎能浪費中華的人力物力，做無用之事？《書》説："不要做無益之事來損害有益之事。"就是針對此事而言呀！陛下恩德映照萬物之本，威嚴行於遠方，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部，爲他們册立可汗；吐渾遺民，爲其改立君長。又册立高昌王，并非無先例可循，這就是所説的有罪則進行討伐，臣服就爲他們立王。四海百蠻，誰不耳聞目見，連蠕動的小蟲都感

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

二十年，太宗於寢殿側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絶不令往東宫。遂良復上疏諫曰：

臣聞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兹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况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弦，親近師傅，體人間之庶事，適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聲。若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有，親樹太子，莫不欣欣。既云廢昏立明，須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宫内，保傅之説無暢，經籍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愆。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嘗計旬日，半遣還宫，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

太宗從之。

遂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采納。其年，加銀青光禄大夫。二十一年，以本官檢校大理卿，尋丁父憂解。明年，起復舊職，俄拜中書令。

二十三年，太宗寢疾，召遂良及長孫無忌入卧内，謂之曰：“卿等忠

懷再生之恩，畏懼朝廷威嚴仰慕陛下聖德。應該挑選高昌人中可以爲王之人而立之爲王，徵來的首領，遣回本國，他們感戴陛下大恩，永爲朝廷屏障。中原不受侵擾，富强而又安定，世代相傳，永遠昌盛。

二十年，太宗在寢宫旁又建一院，令太子居住，不允許他前往東宫。褚遂良又上疏勸諫説：

臣聽説周代太子向父母請安，三到寢宫定要退下；漢朝儲君侍奉父母進食，五天纔來一次。前賢制定的法則，規制深遠。禮説：男子十歲外出拜師，外出住宿，學習文字籌算。那麽古代的明達之人，難道没有慈愛之心，減此私愛，盼子成才。普通人尚且如此，何况君主的世子呢。自該春日誦詩夏日學樂，親近師傅，瞭解人間種種事務，熟知君臣大道，使其翹足伸頸，都聆聽善音。就像一年之初有陽春，天上有日月，光大美德，纔能成爲太子。陛下道義含育天地百姓，功德包容九州，親自册立太子，人人歡欣鼓舞。既然説是廢昏立明，必須符合天下仰望，而教導使其成器的方式，確實深有欠缺。太子不離膝下，常年住在深宫，師傅教導十分不便，幾乎無法講論經籍。况且朋友不可深交，深交必然産生怨恨；父子不可一味溺愛，一味溺愛或許會出現差錯。希望遠觀殷、周，近遵漢、魏，即使不能立即糾正，也須逐漸改變。計算十天之中，一半時間送太子返回東宫，專心學習修養自身，傳美名於天下，那麽微臣雖死，依然如生。

太宗聽從。

褚遂良前後幾十次上奏諫書及隨時陳奏利害章書，大多被采納。這一年，加授銀青光禄大夫。二十一年，以本官檢校大理卿，不久因父親去世解職。第二年，喪期未滿被起用恢復舊職，不久拜任中書令。

二十三年，太宗病重，召褚遂良及長孫無忌進入卧室，對他們説：“卿等忠心耿耿，全記在

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托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輔佐，永保宗社。”又顧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仍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賜爵河南縣公。永徽元年，進封郡公。尋坐事出爲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加光祿大夫。其月，又兼太子賓客。四年，代張行成爲尚書右僕射，依舊知政事。

六年，高宗將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爲皇后，召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及遂良以籌其事。將入，遂良謂無忌等曰：“上意欲廢中宫，必議其事，遂良今欲陳諫，衆意如何？”無忌曰：“明公必須極言，無忌請繼焉。”及入，高宗難於發言，再三顧謂無忌曰：“莫大之罪，絶嗣爲甚。皇后無胤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爲皇后，公等以爲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愆婦德。先帝不豫，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命，特願再三思審。愚臣上忤聖顔，罪合萬死，但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遂良致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加刑。”翌日，帝謂李勣曰：“册立武昭儀之事，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既是受顧命大臣，事若不可，當且止也。”勣對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帝乃立昭儀爲皇后，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

朕心。從前漢武帝把兒子交給霍光，劉備把幼子托給諸葛亮，朕死後之事，全交二卿處理。太子仁慈孝順，卿所熟知，必須盡誠輔佐，永保宗廟社稷。”又回頭看着太子對他説：“長孫無忌、褚遂良在，國家之事，你就没有憂慮了。”於是命褚遂良起草遺詔。高宗即位，賜爵河南縣公。永徽元年，進封郡公。不久因事受連累出任同州刺史。三年，召入朝拜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加授光禄大夫。當月，又兼任太子賓客。四年，接替張行成任尚書右僕射，依舊主持政事。

六年，高宗準備廢掉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爲皇后，召見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及褚遂良商議此事。將入宫時，褚遂良對長孫無忌説：“皇上打算廢掉皇后，定是商議此事，褚遂良今天準備諫阻，衆人意見如何？”長孫無忌説：“明公必須直言進諫，長孫無忌願隨後諫阻。”等進入宫中後，高宗難於開口，再三看着長孫無忌説：“莫大之罪，以絶嗣爲最重。皇后没有生育，昭儀生有兒子，如今想立昭儀爲皇后，公等認爲怎麽樣？”褚遂良説：“皇后出身名門，是先皇爲陛下所娶，侍奉先帝，無虧婦德。先帝病重，拉着陛下的手對臣説：‘我的好兒子好媳婦，現在就要托付給卿。’陛下親耳聆聽此話，聲音猶響在耳邊。此後没有聽説皇后有過錯，恐怕不應廢掉。臣如今不敢不顧原則依從陛下，違背先帝遺命，希望陛下再三考慮。愚臣違逆聖顔，罪該萬死，衹求不負先帝厚恩，怎能顧惜性命。”褚遂良將手板放到大殿臺階上，説道：“這個手板還給陛下。”并摘下帽子叩頭流下血來。皇帝大怒，命人將他拉出。長孫無忌説：“褚遂良是先皇托孤大臣，有罪不應加刑。”第二天，皇帝對李勣説：“册立武昭儀之事，褚遂良執意不從。褚遂良既是托孤大臣，他若不同意這事，衹好暫時擱下。”李勣回答説：“這是陛下家事，不該與外人商量。”皇帝於是立昭儀爲皇后，降授褚遂良爲潭州都督。顯慶二年，轉任桂州都督。不久，又貶任愛州刺史。第二年，死於任

年，轉桂州都督。未幾，又貶爲愛州刺史。明年，卒官，年六十三。

遂良卒後二歲餘，許敬宗、李義府奏言長孫無忌所構逆謀，并遂良扇動，乃追削官爵，子孫配流愛州。弘道元年二月，高宗遺詔放還本郡。神龍元年，則天遺制復遂良及韓瑗爵位。

上，終年六十三歲。

褚遂良死後二年多，許敬宗、李義府上奏長孫無忌陰謀反叛，都是因爲褚遂良的煽動，於是下詔追奪官爵，子孫發配流放愛州。弘道元年二月，高宗遺詔放他們返回本郡。神龍元年，武則天遺詔恢復褚遂良和韓瑗的官爵。

韓瑗

韓瑗，雍州 三原人也。祖紹，隋太僕少卿。父仲良，武德初爲大理少卿，受詔與郎楚之等掌定律令。仲良言於高祖曰："周代之律，其屬三千，秦法已來，約爲五百。若遠依周制，繁紊更多。且官吏至公，自當奉法，苟若徇己，豈顧刑名？請崇寬簡，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於是采定《開皇律》行之，是以爲便。貞觀中，位至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

韓瑗，是雍州 三原人。祖父名紹，在隋時任太僕少卿。父親名仲良，武德初年任大理少卿，接受詔令與郎楚之等人負責制定律令。韓仲良對高祖說："周代的法律，條目有三千，秦代制定法律以來，減少合并爲五百條。如果向遠遵循周制，過於繁雜紊亂。況且假如官吏大公無私，自會遵守法令，如果衹爲自己着想，又怎能考慮刑律？請推行寬簡的法令，來滿足除舊布新的期望。"高祖認爲他說得對。於是選擇確定《開皇律》頒行天下，當世認爲便利。貞觀年間，官至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

瑗少有節操，博學有吏才。貞觀中，累至兵部侍郎，襲父潁川公。永徽三年，拜黄門侍郎。四年，與中書侍郎來濟皆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五年，加銀青光禄大夫。六年，遷侍中，其年兼太子賓客。

韓瑗少年時就有節操，學識淵博有爲官之才。貞觀年間，多次升遷擔任兵部侍郎，繼承父親的爵位做了潁川公。永徽三年，拜授黄門侍郎。四年，與中書侍郎來濟一齊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五年，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六年，升任侍中，這一年兼任太子賓客。

時高宗欲廢王皇后，瑗涕泣諫曰："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時先帝所娶，今無愆過，欲行廢黜，四海之士，誰不惕然。且國家屢有廢立，非長久之術。願陛下爲社稷大計，無以臣愚不垂采察。"帝不納。明日，瑗又諫，悲泣不能自勝，帝大怒，促令引出。尋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以忤旨左授潭州都督，瑗復上疏理之曰：

當時高宗打算廢掉王皇后，韓瑗流淚勸諫道："皇后是陛下做晉王時先帝爲您所娶，如今没有過失，就想廢掉，四海之人，誰不震驚。況且國家多次發生廢立之事，不是長治久安之策。希望陛下爲社稷大計考慮，不要因爲臣愚蠢而不加采納體察。"皇帝聽不進去。第二天，韓瑗又上諫，悲傷哭泣不能控制情緒，皇帝大怒，命人將他立即拉出。不久尚書左僕射褚遂良因違背旨意而降職授潭州都督，韓瑗又上疏申理說：

> 古之聖王，立諫鼓，設謗木，冀欲聞逆耳之言，甘苦口之議，發揚大化，裨益洪猷，垂令譽於將來，播休聲於不朽者也。

> 古代聖王，設置讓人進諫時敲擊的大鼓，樹立木柱讓人寫諫言，希望聽到逆耳之言，以臣下議論作爲苦口良藥，弘揚無邊的教化，補益弘大的謀劃，留美名於未來，傳

伏見詔書以褚遂良爲潭州都督，臣夙夜思之，用增感激。臣識慚知遠，業謝通經，載撫愚情，誠爲未可。遂良運偶升平，道昭前烈，束髮從宦，方淹累稔。趨侍陛下，俄歷歲年，不聞涓滴之愆，常睹勤勞之效。竭忠誠於早歲，罄直道於玆年，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誠可重於皇明，詎專方於曩昔。且先帝納之於帷幄，寄之以心膂，德逾水石，義冠舟車，公家之利，言無不可。及纏悲四海，遏密八音，竭忠國家，親承顧托，一德無二，千古懍然。此不待臣言，陛下備知之矣，臣嘗有此心，未敢聞奏。且萬姓失業，旰食忘勞；一物不安，納隍軫慮。在於微細，寧得過差。況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甿黎，咸嗟舉措。觀其近日言事，披誠懇切，詎肯後陛下之德異於堯、舜，懼陛下之過塵於史册。而乃深遭厚謗，重負醜言，可以痛志士之心，損陛下之明也。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

佳聲於不朽。私下見詔書命褚遂良爲潭州都督，臣日夜思慮，因此增添感慨。臣愧於見識淺陋，羞於經業不通，愚情反復思考，確實認爲不可。褚遂良身逢太平之世，道德光大前賢，從年輕時入仕，至今已有多年。奉侍陛下，一晃歷經一年，没聽説有絲毫過錯，常見他勤勞效力。早年竭盡忠誠，如今又奉獻直道，愛國忘家，獻身安民，節操貞如風霜，心志堅如鐵石。確實受聖明之世推重，至誠豈袛表現在以往。況且先帝將他召入帷幄，寄以心腹重托，德逾水石，義冠舟車，公家利益，無不盡言。等到四海齊悲，禁止音樂，他竭忠爲國，親承遺命，品德無二，千古懍然。這些不用臣講，陛下完全清楚，臣曾有此心，没敢聞奏。況且百姓失業，陛下廢食忘勞；一物不安，救民之心焦慮憂傷。如此細微之事，怎能處置不當。況且他是國家舊臣，陛下的賢良輔佐，没有聽説有罪狀，就貶斥出朝，内外百姓，都爲此嘆息。看他近日言事，坦誠懇切，豈肯使陛下的恩德落後於堯、舜而有不同，擔心陛下的過失玷污史册。然而他深遭惡言誹謗，背負很重的惡名，使志士之心傷痛，使陛下英名受損。臣聽説晉武帝寬宏，不因劉毅剛正而加以戮殺；漢高祖仁厚，不以周昌耿直而惱怒。褚遂良被貶，已歷一年，違旨冒犯陛下，對他的處罰已够。希望追念體諒他的無辜，稍微寬免非罪之罰，垂恩憐憫他微小的忠誠，以順人心。

疏奏，帝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矣。然其悖戾犯上，以此責之，朕豈有過，卿言何若是之深也！"瑗對曰："遂良可謂社稷忠臣，臣恐以諛佞之輩，蒼蠅點白，損陷忠貞。昔微子去之而殷國以亡，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其衰。今陛下富有四海，八紘清泰，忽驅逐舊

疏奏進上，皇帝對韓瑗説："褚遂良的心思，朕也清楚。然而他狂妄犯上，因此責罰他，朕難道有錯，卿的話爲何説得這樣重！"韓瑗回答説："褚遂良可説是國家忠臣，臣擔心因阿諛奸邪之人，像蒼蠅玷污潔白，損害誣陷忠良。從前微子離朝而殷商滅亡，張華不死而法制不亂，國將衰落，好人勢衰。如今陛下富有四海，天下清平，忽然驅逐舊臣，却不加思考審察嗎！希望吸取覆

臣，而不垂省察乎！伏願違彼覆車，以收往過，垂勸誡於事君，則群生幸甚。”帝竟不納。

瑗以言不見用，憂憤上表，請歸田里，詔不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之旨，誣奏瑗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故授遂良桂州刺史，實以爲外援。於是更貶遂良爲愛州刺史，左授瑗振州刺史。四年，卒官，年五十四。明年，長孫無忌死，敬宗等又奏瑗與無忌通謀，遣使殺之。及使至，瑗已死，更發棺驗尸而還，籍没其家，子孫配徙嶺表。神龍元年，則天遺制令復其官爵。

來濟

來濟，揚州江都人，隋左翊衛大將軍榮國公護子也。宇文化及之難，闔門遇害。濟幼逢家難，流離艱險，而篤志好學，有文詞，善談論，尤曉時務。舉進士。貞觀中累轉通事舍人。太子承乾之敗，太宗謂侍臣曰：“欲何以處承乾？”群臣莫敢對，濟進曰：“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盡天年，即爲善矣。”帝納其言。俄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遂以濟爲之，仍兼崇賢館直學士。尋遷中書舍人，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

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四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五年，加銀青光禄大夫，以修國史功封南陽縣男，賜物七百段。六年，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

時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爲宸妃，濟密表諫曰：“宸妃古無此號，事將不可。”武皇后既立，濟等懼不自安，后乃抗表稱濟忠公，請加賞慰，而心實惡之。顯慶元年，兼太子賓客，進

車之鑒，糾正過錯，給侍奉君主者留下訓誡，就是衆生的大幸。”皇帝最終没有采納他的進言。

韓瑗因上言不被皇上采納，憂憤上表，請求辭職回歸故鄉，詔令不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迎合皇后的旨意，誣奏韓瑗與褚遂良暗中圖謀不軌，因爲桂州是用兵之地，所以授任褚遂良爲桂州刺史，實際上是作爲外援。於是再貶褚遂良爲愛州刺史，降授韓瑗爲振州刺史。四年，死於官任，終年五十四歲。第二年，長孫無忌死去，許敬宗等人又誣奏韓瑗與長孫無忌勾結謀反，派使者去殺他。等使者到達時，韓瑗已死，又開棺驗尸後返回，全家被没入官府，子孫發配流放嶺表。神龍元年，武則天遺詔叫恢復他的官爵。

來濟，揚州江都人，是隋朝左翊衛大將軍榮國公來護之子。宇文化及之難，全家遇害。來濟幼年即遭家難，顛沛流離歷經艱險，然而刻苦好學，擅長文詞，善於談論，特别通曉時世大事。考中進士科。貞觀年間多次歷官擔任通事舍人。太子李承乾事敗，太宗問侍臣道：“應該怎麽處置李承乾？”群臣無人敢回答，來濟進言説：“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使其得以盡天年，就是最好的辦法了。”皇帝采納他的建議。不久授任他爲考功員外郎。十八年，開始設置太子司議郎，精心選擇名望之士，於是命來濟擔任，并兼任崇賢館直學士。不久升任中書舍人，與令狐德棻等人修撰《晉書》。

永徽二年，拜授中書侍郎，兼任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四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五年，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因修國史之功封南陽縣男，賜物七百段。六年，遷任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

當時高宗打算立昭儀武氏爲宸妃，來濟寫表密封上奏諫阻説：“古時没有宸妃名號，此事不合情理。”武皇后被立以後，來濟等人恐懼不安，武后於是上表直言稱道來濟忠誠公正，請求予以賞賜安慰，但在内心實在憎恨他。顯慶元年，兼

爵爲侯，中書令如故。二年，又兼太子詹事。尋而許敬宗等奏濟與褚遂良朋黨構扇，左授台州刺史。五年，徙庭州刺史。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挂刑網，蒙赦性命，當以身塞責，特報國恩。"遂不釋甲冑赴賊，沒於陣。時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輿遞還鄉。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代。

濟兄恒，有學行，與濟齊名。上元中，官至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任太子賓客，進爵爲侯，依舊任中書令。二年，又兼任太子詹事。不久許敬宗等人誣奏來濟與褚遂良結黨惑亂人心，降職授台州刺史。五年，移任庭州刺史。龍朔二年，突厥入侵，來濟統軍迎戰，對衆人説："我曾身陷刑網，承蒙恩赦保全性命，應以身盡責，全力報效國恩。"於是不脱下甲冑衝向賊兵，死於陣上。時年五十三歲，追贈楚州刺史，官府給靈車送其喪柩回鄉。留有文集三十卷，流行於世。

來濟之兄名恒，才學品行俱高，與來濟齊名。上元年間，官至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官儀

上官儀，本陝州 陝人也。父弘，隋 江都宫副監，因家于江都。

大業末，弘爲將軍陳稜所殺，儀時幼，藏匿獲免。因私度爲沙門，游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獵經史，善屬文。貞觀初，楊仁恭爲都督，深禮待之。舉進士。太宗聞其名，召授弘文館直學士，累遷秘書郎。時太宗雅好屬文，每遣儀視草，又多令繼和，凡有宴集，儀嘗預焉。俄又預撰《晋書》成，轉起居郎，加級賜帛。高宗嗣位，遷秘書少監。龍朔二年，加銀青光禄大夫、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如故。本以詞彩自達，工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爲本。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效其體者，時人謂爲上官體。儀頗恃才任勢，故爲當代所嫉。麟德元年，宦者王伏勝與梁王 忠抵罪，許敬宗乃構儀與忠通謀，遂下獄而死，家口籍没。

子庭芝，歷位周王府屬，與儀俱被殺。庭芝有女，中宗時爲昭容，每侍帝草制誥，以故追贈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黄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仍令以禮改

上官儀，本是陝州 陝人。父親名弘，隋時任江都宫副監，於是定居在江都。

大業末年，上官弘被將軍陳稜殺害，上官儀當時年幼，躲藏起來獲免。於是暗中剃髮做了僧人，專心研究佛教經典，尤其精曉《三論》，同時涉獵經史，擅長寫文章。貞觀初年，楊仁恭任都督，對他特别以禮相待。考中進士科。太宗聽到他的名聲，召入朝授任弘文館直學士，多次轉官擒任秘書郎。當時太宗特别喜好寫文章，時常讓上官儀修改，還經常讓他繼和，每次舉行宴飲集會，上官儀總是參加。不久又參加修撰完成《晋書》，轉任起居郎，晋級賜帛。高宗即位，升遷任秘書少監。龍朔二年，加授銀青光禄大夫、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依舊兼任弘文館學士。他本因詞采顯達，擅長作五言詩，喜好綺麗婉媚的文體。上官儀因之顯貴，所以當時很多人仿效這種文體，時人稱爲上官體。上官儀十分恃才傲物，所以受當代人嫉恨。麟德元年，宦官王伏勝和梁王 李忠犯法被治罪，許敬宗就誣奏上官儀和李忠勾結合謀，於是被關入獄中而死，家屬被没入官府。

子名庭芝，歷任周王府僚吏，和上官儀同時被殺。上官庭芝有一個女兒，中宗時做了昭容，經常侍奉皇帝起草詔令，因此追贈上官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上官庭芝爲黄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并下令備禮改葬。

葬。

史臣曰：褚河南上書言事，亹亹有經世遠略。魏徵、王珪之後，骨鯁風彩，落落負王佐器者，殆難其人，名臣事業，河南有焉。昔齊人饋樂而仲尼去，戎王溺妓而由余奔，婦人之言，聖哲懼罹其禍，况二佞據衡軸之地，爲正人之魑魅乎！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况於君臣之間，受托孤之寄，而以利害禍福，忘平生之言哉！而韓、來諸公，可謂守死善道，求福不回者焉。

贊曰：褚公之言，和樂愔愔。鍾石在簴，動成雅音。二猘雙吠，三賢一心。人皆觀望，我不浮沉。

史臣曰：褚河南上書言事，勤勉不倦有經世遠略。魏徵、王珪以後，正直風采，大度不凡有輔佐帝王之才者，幾乎難見如此之人，名臣業績，褚河南俱有啊。從前齊人送藥而仲尼離去，戎王沉迷樂妓而由余出奔，婦人之言，聖哲擔心遭其禍患，何况二奸把持中樞要職，成爲鬼怪陷害正人呢！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約，至死不悔，何况君臣之間，接受托孤重任，就因爲利害禍福，忘記平生的誓言嗎！韓瑗、來濟諸公，可説是至死保持正道，求福不能使其回頭之人呀。

贊曰：褚公之言，和樂安閑。如鐘石懸挂，奏成雅樂。兩條瘋狗咬人，三位賢人一心。人們都在觀望，惟獨我不逐流。

舊唐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崔敦禮　盧承慶　劉祥道
李敬玄　李義琰　孫處約　樂彥瑋　趙仁本

崔敦禮

崔敦禮，雍州咸陽人，隋禮部尚書仲方孫也。其先本居博陵，世爲山東著姓，魏末徙關中。

敦禮本名元禮，高祖改名焉。頗涉文史，重節義，嘗慕蘇子卿之爲人。武德中，拜通事舍人。九年，太宗使敦禮往幽州召廬江王瑗。瑗舉兵反，執敦禮，問京師之事，敦禮竟無異詞。太宗聞而壯之，遷左衛郎將，賜以良馬及黃金雜物。

貞觀元年，擢拜中書舍人，遷兵部侍郎，頻使突厥。累轉靈州都督。二十年，徵爲兵部尚書。又奉詔安撫迴紇、鐵勒部落。時延陀寇邊，敦禮與英國公李勣擊破之。又有瀚海都督迴紇吐迷度爲其下所殺，詔敦禮往就部落綏輯之，因立其嗣子而還。敦禮深識蕃情，凡所奏請，事多允會。

永徽四年，代高季輔爲侍中，累封固安縣公，仍修國史。六年，加光祿大夫，代柳奭爲中書令，尋又兼檢校太子詹事。敦禮以老疾屢陳乞請退。顯慶元年，拜太子少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敕召其子定襄都督府司馬餘慶使侍其疾。尋卒，年六十餘。

崔敦禮，雍州咸陽人，是隋朝禮部尚書崔仲方之孫。他的祖先原住在博陵，世代爲山東大姓，北魏末年遷到關中。

崔敦禮原名元禮，現在的名字是高祖所改。他看過很多文史書籍，重氣節講信義，曾經仰慕蘇武的爲人。武德年間任通事舍人。九年，太宗派崔敦禮到幽州召廬江王李瑗。李瑗舉兵反叛，抓住崔敦禮，審問京城的情況，崔敦禮始終沒有說出一句不忠的話。太宗認爲他有膽氣，升任左衛郎將，賜給良馬及黃金等物品。

貞觀元年，升任中書舍人，遷任兵部侍郎，多次出使突厥。幾次轉官任靈州都督。二十年，徵入朝任兵部尚書。又奉詔安撫回紇、鐵勒部落。當時薛延陀入侵邊疆，崔敦禮和英國公李勣打敗了薛延陀。另外有個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被他的部下殺死，詔令崔敦禮前往該部落安撫，立了他的嗣子後返回。崔敦禮十分熟悉番情，凡他奏請的事情，皇上大多允許。

永徽四年，接替高季輔任侍中，多次受封爲固安縣公，并修國史。六年，加授光禄大夫，接替柳奭任中書令，不久又兼任檢校太子詹事。崔敦禮因年老多病多次上表懇求退休。顯慶元年，拜任太子少師，并同中書門下三品。有詔令召其子定襄都督府司馬崔餘慶服侍他養病。不久逝世，終年六十餘歲。高宗在東雲龍門爲他舉行喪

高宗舉哀於東雲龍門，賜東園秘器，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謚曰昭。

子餘慶，官至兵部尚書。敦禮孫貞慎，神龍初爲兵部侍郎。

盧承慶　盧赤松　盧承業

盧承慶，幽州 范陽人，隋 武陽太守思道孫也。父赤松，大業末爲河東令，與高祖有舊，聞義師至霍邑，棄縣迎接，拜行臺兵部郎中。武德中，累轉率更令，封范陽郡公，尋卒。

承慶美風儀，博學有才幹，少襲父爵。貞觀初，爲秦州都督府户曹參軍，因奏河西軍事，太宗奇其明辯，擢拜考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户口多少之數，承慶叙夏、殷以後迄于周、隋，皆有依據，太宗嗟賞久之。尋令兼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俄歷雍州别駕、尚書左丞。

永徽初，爲褚遂良所構，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遂良俄又求索承慶在雍州舊事奏之，由是左遷簡州司馬。歲餘，轉洪州長史。會高宗將幸汝州之温湯，擢承慶爲汝州刺史，入爲光禄卿。顯慶四年，代杜正倫爲度支尚書，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坐度支失所，出爲潤州刺史，再遷雍州長史，加銀青光禄大夫。

總章二年，代李乾祐爲刑部尚書，以年老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禄大夫。三年，病卒，年七十六。臨終誡其子曰："死生至理，亦猶朝之有暮。吾終，斂以常服；晦朔常

禮，賜給棺木，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賜給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助喪，謚號叫昭。

子名餘慶，官至兵部尚書。崔敦禮之孫名貞慎，神龍初年任兵部侍郎。

盧承慶，幽州 范陽人，是隋朝 武陽太守盧思道之孫。父名赤松，大業末年任河東令，早年與高祖就有交情，聽説義師到了霍邑，放棄縣城來迎接，拜授行臺兵部郎中。武德年間，多次轉官任率更令，封范陽郡公，不久去世。

盧承慶風度瀟灑儀表堂堂，博學有才幹，年少時繼承父親的爵位。貞觀初年，任秦州都督府户曹參軍，因爲陳奏河西的軍事，太宗驚奇他見解明晰，提升他任考功員外郎。多次升任爲民部侍郎。太宗曾經詢問歷代户口的數目有多少，盧承慶叙述夏、殷以後直到北周、隋的户口數目，都有依據，太宗感嘆贊賞了很久。不久命他兼任檢校兵部侍郎，并主持五品官的考選之事。盧承慶推辭説："考選是尚書省的責任，臣如今執掌，便是越職。"太宗不答應，説："朕現在信任卿，卿爲何不自信呢?"不久歷任雍州别駕、尚書左丞。

永徽初年，受褚遂良誣陷，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褚遂良不久又搜羅盧承慶在雍州的舊事上奏，由此降職授任簡州司馬。一年以後，轉任洪州長史。恰逢高宗將要到汝州的温泉，升任盧承慶爲汝州刺史，召入朝任光禄卿。顯慶四年，接替杜正倫任度支尚書，并同中書門下三品。不久因爲開支不當，出任潤州刺史，二次遷任雍州長史，加授銀青光禄大夫。

總章二年，接替李乾祐任刑部尚書，因年老請求退休，皇上答應，并加授金紫光禄大夫。三年，因病去世，終年七十六歲。臨終前告誡兒子説："生死是自然規律，就像有朝就有暮一樣。我死以後，用普通的衣服裝殮；三十與初一祭奠

饌，不用牲牢；墳高可認，不須廣大；事辦即葬，不須卜擇；墓中器物，瓷漆而已；有棺無椁，務在簡要；碑誌但記官號、年代，不須廣事文飾。”贈幽州都督，謚曰定。

時用平常的食物，不要使用牲畜；墳墓的高度可以辨認就行，不要過大；喪事辦完立即埋葬，不必占卜來選擇日期；隨葬的物品，用瓷器和漆器就可以了；棺材不要有外棺，務必簡省；碑志衹記録官位爵號、年代，不必用很多的文字來誇耀修飾。”追贈幽州都督，謚號叫定。

弟承業，亦有學識。貞觀末，官至雍州長史、檢校尚書左丞。兄弟相次居此任，時人榮之。俄坐承慶事左遷忠州刺史。顯慶初，復爲雍州長史。前後皆有能名。三遷左肅機，兼掌司列選事，賜爵魏縣子。總章中，卒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贈洺州刺史，謚曰簡。

弟名承業，也有學識。貞觀末年，官至雍州長史、檢校尚書左丞。兄弟相繼擔任此官，時人認爲榮耀。不久因爲盧承慶的事降職任忠州刺史。顯慶初年，又任雍州長史，前後都有能幹之名。三次遷任爲左肅機，并掌管司列考選之事，賜爵魏縣子。總章年間，死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任上，追贈洺州刺史，謚號叫簡。

盧齊卿

承業弟承泰，齊州長史。承泰子齊卿，長安初，爲雍州録事參軍。時則天令雍州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爲御史者，季昶以聞齊卿，薦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乂、崔湜、咸陽丞倪若水、盩厔尉田崇辟、新豐尉崔日用，後皆至大官。齊卿，開元初爲幽州刺史，時張守珪爲果毅，齊卿禮接之，謂曰：“十年内當知節度。”果如其言。時人謂齊卿有人倫之鑒。齊卿好酒，飲至斗餘不亂，寬厚可親，士友以此善之。累遷太子詹事，封廣陽縣公，尋卒。

盧承業之弟名承泰，任齊州長史。承泰之子名齊卿，長安初年，任雍州録事參軍。當時武則天詔令雍州長史薛季昶在屬僚中挑選能勝任御史之人，薛季昶向盧齊卿咨詢，他推薦了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乂、崔湜、咸陽丞倪若水、盩厔尉田崇辟、新豐尉崔日用，他們後來都做了大官。盧齊卿，開元初年任幽州刺史，當時張守珪任果毅，盧齊卿以禮相待，并說：“十年内你當任節度使。”果然如他所言。當時人們説盧齊卿有鑒别評定人才高下的能力。盧齊卿喜歡喝酒，飲至一斗多也不醉，寬厚可親，士友因此喜歡他。多次升任太子詹事，封廣陽縣公，不久死去。

承慶弟孫藏用，别有傳。

盧承慶弟弟的孫子名藏用，另外有傳。

劉祥道　劉林甫　劉齊賢

劉祥道，魏州觀城人也。父林甫，武德初爲内史舍人，時兵機繁速，庶事草創，高祖委林甫專典其事，以才幹見稱。尋詔與中書令蕭瑀等撰定律令，林甫因著《律議》萬餘言。久之，擢拜中書侍郎，賜爵樂平男。貞觀初，再遷吏部侍郎。初，隋代赴選者，以十一月爲始，至春即停，選限既促，選司多不究悉。時選

劉祥道，是魏州觀城人。父名林甫，武德初年任内史舍人，當時軍事繁忙緊迫，衆事草創，高祖委托劉林甫專門掌管軍事，以才幹受到稱贊。不久奉詔與中書令蕭瑀等人編撰修定律令，劉林甫因而著《律議》一萬多字。一段時間以後，升任中書侍郎，賜爵樂平男。貞觀初年，二次遷任爲吏部侍郎。起初，隋代赴京參加考選，從十一月開始，到春時即停止，因爲選期緊迫，考選部門大多不能詳察。當時候補官員漸漸

人漸衆，林甫奏請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甚以爲便。時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盡來赴集，將萬餘人，林甫隨才銓擢，咸得其宜。時人以林甫典選，比隋之高孝基。三年，病卒，臨終上表薦賢，太宗甚嘉悼之，賜絹二百五十匹。

祥道少襲父爵。永徽初，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吏部侍郎。顯慶二年，遷黄門侍郎，仍知吏部選事。祥道以銓綜之術猶有所闕，乃上疏陳其得失。其一曰：

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經明行修之士，猶或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能皆有德行。即知共釐務者，善人少而惡人多。有國以來，已四十載，尚未刑措，豈不由此乎！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然始付選；趨走几案之間者，不簡便加禄秩。稽古之業，雖則難知，斗筲之材，何其易進？其雜色應入流人，望令曹司試判訖，簡爲四等奏聞。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次付主爵，次付司勳。其行署等私犯公坐情狀可責者，雖經赦降，亦量配三司；不經赦降者，放還本貫。冀入流不濫，官無冗雜，且令胥徒之輩，漸知勸勉。

其二曰：

古之選者，爲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員少。今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總，人隨歲積。謹約準所須人，量支年别入流者。今内外

增多，劉林甫上奏請求四季隨時可以考選，隨到隨登記任用，當時認爲非常方便。這時天下剛剛平定，州府官員和皇帝的特使很多是填寫空白文書而授以官職的，到此時停用取消，都來到吏部聽候考選，將近一萬餘人，劉林甫按才録用，各盡其才。當時人們把劉林甫主持考選，比做隋代的高孝基。三年，因病去世，臨終前上表推薦賢良，太宗非常贊許并懷念他，賞賜絹二百五十匹。

劉祥道年少時繼承父親的爵位。永徽初年，歷任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吏部侍郎。顯慶二年，遷任黄門侍郎，依舊主持吏部考選之事。劉祥道認爲考選制度還有缺陷，便上疏陳述得失。其中一篇奏疏説：

現在的考選部門選取士人，弊病在多而濫：每年入流者超過一千四百人，這是病多；各色人等都入流，不加評選，這是病濫。通曉經義注重修行之士，尚且很少有正人君子，選取大量的小吏，豈能都具有美德。因此而知參預處理政務的人，好人少而壞人多。建國以來，已經有四十年，還没有達到刑法擱置不用，難道不是因爲這個原因嗎！衹有衷心信服先王治道的人，科舉考中後纔能交付考選部門；而奔走鑽營桌案之間的小吏，不經選擇便加授俸禄官秩。考察古代的王業，雖然難以瞭解，然而才能低下之人，怎麽會輕易進用？凡是屬各色入流的人，希望命令有關部門經考試評判後，分成四等上奏。第一等送吏部，第二等付兵部，第三等交主爵司，第四等交司勛司。已任職者徇私損公按罪應予處罰的，即使經過赦免降職，仍要酌情移交三司；没經過赦免降職的，放回原籍。希望入流不濫，官不冗雜，并讓小吏之輩，漸漸知道努力上進。

其中第二篇説：

古代選舉，任官選人，没聽説取人很多而且官員也少。現在官員有定數，入流却没有限制，用有數來供應無限，致使九流紛繁聚積，人隨年積。應謹慎地按照標準所需人數，統計每年入流的人。現在内外文武官一品以

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已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略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略盡。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經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有餘，不慮其少。今年常入流者，遂逾一千四百，計應須數外，其餘兩倍。又常選放還者，仍停六七千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處置之法。

其三曰：

儒爲教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教不興，風俗將替。今庠序遍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誘掖之方，理實爲備，而獎進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已來，于今八載，在官者以善政粗聞，論事者以一言可採，莫不光被綸音，超升不次。而儒生未聞恩及，臣故以爲獎進之道未周。

其四曰：

國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舉。豈今人之不如昔人，將薦賢之道未至？寧可方稱多士，遂間斯人。望六品已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仍量爲條例，稍加優獎。不然，赫赫之辰，斯舉遂絶，一代盛事，實爲朝廷惜之。

其五曰：

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晋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四考即遷。官人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

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舉個大概數，就是一萬四千人。三十歲入仕，六十歲退職，取其中間年數計算，不過可用三十年。這樣則一萬四千人，大約三十年時間就可用完。如果每年入流有五百人，經過三十年便達到一萬五千人，必需的人數是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完全能够滿足所須人數。況且三十年以外，在官的人還多，這樣便有剩餘，不用擔心人數不够。現在每年通常入流的人數，超過一千四百人，估計在應需數目以外，多餘兩倍。加上常年參加考選而未録用之人，還積有六七千人，況且年復一年另外新增，確實不是合適的方法。

其中第三篇説：

儒學是教化的根本，學習的宗旨，儒教不興盛，風俗就要敗壞。如今學校遍布四海，儒生充斥縣學、州學、太學，引導和獎勵的規定，按理確實已經完備，然而獎勵後進的方法，也許還不周全。自從永徽以來，到現在已經八年，在官之人略有善政而爲人所知，論事之人因一句話有可采之處，無不受到詔書表揚，破格超升官職。然而却没聽到儒生受到恩賞，因此臣認爲獎勵後進的方法還不周全。

其中第四篇説：

國家擁有天下，已經四十年了，百姓和官吏，無人參加秀才科考試，難道是今人不如古人，或是舉薦賢良的制度尚不完備？怎能在正稱道士子衆多之時，却遺漏了這類人才。希望從六品以下官員，直到山谷百姓，特意頒降聖旨，再加詳細搜訪，并且裁定爲條例，深加獎勵。不然的話，在顯赫光明之世，這種選舉制度就斷絶了，一代盛事，實替朝廷惋惜。

其中第五篇説：

唐、虞之世三年考核官員政績，獎善罰惡；兩漢時用人，也有久居一職的。所以依據官名確定姓氏，就有了倉、庾之姓。魏、晋以來，没有什麽可記之事。現在官員在任，經四次考核就可遷官。官員知道任期將滿，必會

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考，就任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還淳反樸，雖未敢必期；送故迎新，實稍減勞弊。

產生去留之心；百姓見官員要調換，怎能沒有苟且姑息之念。用懷有去留之心的官員，治理心懷苟且姑息之念的百姓，督責他們移風易俗，這可能嗎！希望經過四次考核，就在原職給官員加階，等到滿了八次考核，然後再允許調選。返樸歸真，雖然不敢期望定能達到，然而送舊迎新，總能稍減勞民傷財的弊病。

其六曰：

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皆以儔類爲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但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攸歸，而多用胥徒，恐未盡銓衡之理。望有釐革，稍清其選。

其中第六篇說：

尚書省所屬二十四司及門下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近來選補官員，都選取原任流外的刀筆小吏。即使想要參用士流，都以和他們同列爲恥，前後相襲，從而成爲慣例。但宮禁尊嚴，帝王的言論要保密，尚書省是行政的根本，人才薈萃之地，然而用了很多小吏，恐怕不符合銓選官吏的原則。希望能糾正改革，逐漸澄清尚書省的考選之事。

明年，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多，爲政之弊。高宗遣祥道與正倫詳議其事。時公卿已下憚於改作，事竟不行。

祥道尋以修禮功，進封陽城縣侯。四年，遷刑部尚書，每覆大獄，必歔欷累嘆，奏决之日，爲之再不食。龍朔元年，權檢校蒲州刺史。三年，兼檢校雍州長史，俄遷右相。祥道性謹慎，既居宰相，深懷憂懼，數自陳老疾，請退就閑職。俄轉司禮太常伯，罷知政事。麟德二年，將有事於泰山，有司議依舊禮，皆以太常卿爲亞獻，光禄卿爲終獻。祥道駁曰："昔在三代，六卿位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皆爲常伯屬官。今登封大禮，不以八座行事，而用九卿，無乃徇虛名而忘實事乎！"高宗從其議，竟以司徒徐王元禮爲亞獻，祥道爲終獻。事畢，進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又上表乞骸骨，優制加金紫光禄大夫，聽致仕。其年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謚曰宣。

第二年，中書令杜正倫也上書說入流的人太多，是政事的弊端。高宗派劉祥道和杜正倫詳細討論此事。這時公卿以下的官員都害怕改革，此事最終没能施行。

劉祥道不久因修定禮制有功，進封陽城縣侯。四年，升任刑部尚書，每次審核重大案件，總是一再流淚長嘆，上奏判决那天，爲此祇吃一頓飯。龍朔元年，暫時檢校蒲州刺史。三年，兼任檢校雍州長史，不久升任右相。劉祥道生性謹慎，任宰相之後，非常憂愁害怕，多次自陳年老多病，請求退居清閑的職位。不久轉任司禮太常伯，罷免知政事。麟德二年，皇帝將到泰山封禪，有關官員商議决定依照舊禮，都由太常卿主持第二次獻祭，光禄卿主持最後一次獻祭。劉祥道反駁說："從前在三代時，六卿官位顯貴，所以得以輔助祭祀。漢、魏以來，權力歸了臺省，九卿都成爲太常伯屬官。現在登泰山舉行封禪大禮，不用尚書令、左右僕射及六部尚書辦事，却用九卿，這不是祇追求虛名而忽視現實嗎！"高宗聽從了他的建議，最後用司徒徐王李元禮主持第二次獻祭，劉祥道主持最後一次獻祭。封禪結束後，進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又上表請求退休，皇帝下詔表揚他并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允許他退休。這一年劉祥道去世，終年七十一

歲,追贈幽州都督,謚號叫宣。

子齊賢襲爵。齊賢,初自侍御史出爲晋州司馬,高宗聞其方正,甚禮之。時將軍史興宗嘗從帝於苑中弋獵,因言晋州出好鷂,劉齊賢見爲司馬,請使捕之。帝曰:"劉齊賢豈是覓鷂人耶!卿何以此待之?"遂止。齊賢後避章懷太子名,改名景先。永淳中,累遷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天臨朝,代裴炎爲侍中。及裴炎下獄,景先與鳳閣侍郎胡元範抗詞明其不反,則天甚怒之。炎既誅死,景先左遷普州刺史,未到,又貶授吉州長史。永昌年,爲酷吏所陷,繫於獄,自縊死,仍籍没其家。景先自祖、父三代皆爲兩省侍郎及典選,又叔父吏部郎中應道、從父弟禮部侍郎令植等八人,前後爲吏部郎中員外,有唐已來,無有其比云。

子劉齊賢繼承爵位。劉齊賢,起初由侍御史出任晋州司馬,高宗聽説他人品正直,對他十分有禮。當時將軍史興宗曾經隨從皇帝在禁苑中打獵,乘機進言説晋州出産的鷂品種優良,劉齊賢現任該州司馬,請皇上命他去捕鷂。皇帝説:"劉齊賢豈是捕鷂的人嗎!卿怎能這樣對待他?"於是作罷。劉齊賢後來避章懷太子的名諱,改名景先。永淳年間,多次升遷擔任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則天臨朝聽政,接替裴炎任侍中。等裴炎被下到獄中,劉景先和鳳閣侍郎胡元範在武則天面前直言爲裴炎辯明并未謀反,武則天十分惱怒。裴炎被殺之後,劉景先降職授任普州刺史,還未到任,又貶授吉州長史。永昌年間,遭酷吏誣陷,被捕入獄,上吊而死,并被抄没全家。劉景先自從祖、父三代都任兩省侍郎并主持考選之事,還有叔父吏部郎中劉應道、堂弟禮部侍郎劉令植等八人,前後任吏部郎中員外,自唐以來,無人能比。

李敬玄

李敬玄,亳州 譙人也。父孝節,穀州長史。

李敬玄,是亳州 譙人。父名孝節,任穀州長史。

敬玄博覽群書,特善五禮。貞觀末,高宗在東宫,馬周啓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預侍讀,仍借御書讀之。敬玄雖風格高峻,有不可犯之色,然勤於造請,不避寒暑,馬周及許敬宗等皆推薦延譽之。乾封初,歷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

李敬玄博覽群書,尤其精通五禮。貞觀末年,高宗在東宫,馬周上奏舉薦了他,召進崇賢館,兼參預侍讀之事,依舊借御書學習。李敬玄的稟性雖然端莊嚴峻,有不可侵犯之色,但勤於拜見權要,不避寒暑,馬周和許敬宗等人都極力推薦并稱贊他。乾封初年,歷任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

總章二年,累轉西臺侍郎,兼太子右中護、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員外郎張仁禕有時務才,敬玄以曹事委之。仁禕始造姓曆,改修狀樣、銓曆等程式,處事勤勞,遂以心疾而卒。敬玄因仁禕之法,典選累年,銓綜有序。自永徽以後,選人轉多,當其任者,罕聞稱職,及敬玄掌選,天下稱其能。預選者歲有萬餘人,每於街衢見之,莫不知其姓名。其被放有訴者,即口陳其書判失錯及身負殿累,略

總章二年,多次轉官擔任西臺侍郎,兼任太子右中護、同東西臺三品,并檢校司列少常伯。當時員外郎張仁禕很有處理事務的才幹,李敬玄就把本曹事務交他辦理。張仁禕開始編制姓曆,修改狀樣、銓曆等規程,辦事勤勞,最後因心臟病發作而死。李敬玄沿襲張仁禕的方法,主持考選多年,銓選録用有條不紊。自永徽年以後,候補官員逐漸增多,主持考選的人,很少聽説有稱職的,等李敬玄主持考選,天下都稱贊他能勝任。參加考選的官員每年有一萬多人,李敬玄每次在街道上遇見他們,没有叫不出姓名的。有人没被選上前來

無差殊。時人咸服其强記，莫之敢欺。選人有杭州參軍徐太玄者，初在任時，同僚有張惠犯贓至死，太玄哀其母老，乃詣獄自陳與惠同受。惠贓數既少，遂得減死，太玄亦坐免官，不調十餘年。敬玄知而大嗟賞之，擢授鄭州司功參軍，太玄由是知名，後官至秘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爲時所重。敬玄賞鑒多此類也。咸亨二年，授中書侍郎，餘并如故。三年，加銀青光禄大夫，行吏部侍郎，依舊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四年，監修國史。上元二年，拜吏部尚書，仍依舊兼太子左庶子，監修國史、同中書門下三品。

投訴，他可以當場口述他們書判中的錯誤以及依法對本人的處罰，毫無差錯。當時人們都佩服他記憶力强，無人敢欺瞞他。有個候補官員是杭州參軍叫徐太玄，剛到任時，同僚張惠犯了貪贓罪應當處死，徐太玄可憐他母親年老，就到監獄中自首和張惠同時接受贓物。張惠貪贓的數目減少後，就得以免去死罪，徐太玄也因此免官，十多年不得調官。李敬玄瞭解這件事後極爲贊賞，提升徐太玄做了鄭州司功參軍，徐太玄因此而知名，後來官至秘書少監、申王師，因品德高尚受到時人推重。李敬玄所賞識的大多是這種人。咸亨二年，授任中書侍郎，其餘官職依舊。三年，加授銀青光禄大夫，任吏部侍郎，依舊兼任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四年，監修國史。上元二年，拜授吏部尚書，并依舊兼任太子左庶子，監修國史、同中書門下三品。

敬玄久居選部，人多附之。前後三娶，皆山東士族，又與趙郡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高宗知而不悦，然猶不彰其過。儀鳳元年，代劉仁軌爲中書令。調露二年，吐蕃入寇，仁軌先與敬玄不協，遂奏請敬玄鎮守西邊。敬玄自以素非邊將之才，固辭。高宗謂曰："仁軌若須朕，朕即自往，卿不得辭也。"竟以敬玄爲洮河道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仍檢校鄯州都督，率兵以禦吐蕃。及將戰，副將工部尚書劉審禮先鋒擊之。敬玄聞賊至，狼狽却走。審禮既無繼援，遂没于陣。俄有詔留敬玄於鄯州防禦，敬玄累表稱疾，乞還醫療，許之。既入見，驗疾不重，高宗責其詐妄，又積其前後愆失，貶授衡州刺史。稍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永淳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兖州都督。撰《禮論》六十卷、《正論》三卷、文集三十卷。

李敬玄在考選部門任職很久，許多人都依附他。前後三次娶妻，都是山東的士族，他又和趙郡的李氏聯宗，所以臺省的要職，大多是他的同族和姻親之家。高宗知道以後很不高興，但依然没有公開批評他的過錯。儀鳳元年，接替劉仁軌任中書令。調露二年，吐蕃入侵，劉仁軌原先與李敬玄不和，這時便上奏皇帝請求派李敬玄鎮守西部邊境。李敬玄認爲自己不是邊將之才，堅决推辭。高宗對他説："劉仁軌如果需要朕去，朕就會主動前往，卿不得推辭。"最終任命李敬玄爲洮河道大總管，兼任安撫大使，并檢校鄯州都督，率領軍隊抵禦吐蕃。等到將要作戰時，副將工部尚書劉審禮做先鋒首先進攻吐蕃。李敬玄聽説賊兵到來，狼狽退走。劉審禮因爲没有後援，便戰死陣上。不久下詔書留李敬玄在鄯州防禦，李敬玄多次上表聲稱有病，請求回京治療，皇帝同意。入朝拜見皇帝後，檢查他的疾病并不嚴重，高宗責備他謊言欺詐，再加上前後的過失，貶授衡州刺史。不久遷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永淳元年死去，終年六十八歲，追贈兖州都督。他撰有《禮論》六十卷、《正論》三卷、文集三十卷。

子思冲，神龍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子名思冲，神龍初年，歷任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隨從節愍太子鏟除武三思，事敗被殺，抄

敗見殺，籍没其家。

李元素

敬玄弟元素，亦有吏才，初爲武德令。時懷州刺史李文暕將調率金銀造常滿樽以獻，百姓甚弊之，官吏無敢異議者。元素抗詞固執，文暕乃損其制度，以家財營之。延載元年，自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禄大夫。萬歲通天二年，坐與洛州録事參軍綦連耀交結，爲武懿宗所陷，被殺。神龍初雪免。

李義琰　李義琛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常州刺史玄道族孫也。其先自隴西徙山東，世爲著姓。父玄德，瘿陶令。

義琰少舉進士，累補太原尉。時李勣爲并州都督，僚吏皆望風懾懼，義琰獨廷折曲直，勣甚禮之。義琰，麟德中爲白水令，有能名，拜司刑員外郎。上元中，累遷中書侍郎，又授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天后預知國政，高宗嘗欲下詔令后攝知國事，義琰與中書令郝處俊固争，以爲不可，事竟寢。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章懷太子之廢也，高宗慰勉官僚，盡捨罪，令復其位，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謝恩，義琰獨引罪涕泣，時論美之。

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岐州司功參軍，乃市堂材送焉。及義璡來覲，義琰謂曰：“以吾爲國相，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禍，此豈愛我意哉！”義璡曰：“凡人仕爲丞尉，即營第宅，兄官高禄重，豈宜卑陋以逼下也？”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竟不營構，其木爲霖雨所腐而棄之。

没全家。

李敬玄的弟弟名叫元素，也有爲吏之才，起初任武德令。當時懷州刺史李文暕將要徵收金銀製造常滿樽來獻給皇上，百姓爲此困苦不堪，官屬無人敢反對。李元素直言争辯固執不已，李文暕於是降低了標準，用家産營辦。延載元年，由文昌左丞升任鳳閣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加授銀青光禄大夫。萬歲通天二年，因與洛州録事參軍綦連耀交往而受到牽連，遭武懿宗陷害，被殺死。神龍初年昭雪免罪。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是常州刺史李玄道的族孫。他的祖先從隴西遷到山東，世代爲大姓。父名玄德，任瘿陶令。

李義琰年輕時考中進士科，幾次授任官職做了太原尉。當時李勣任并州都督，僚吏都望風震恐，惟獨李義琰敢在堂上争論是非曲直，李勣對他十分禮敬。李義琰，麟德年間任白水令，有能幹的名聲，拜任司刑員外郎。上元年間，多次升遷擔任中書侍郎，又授任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當時天后參預國政，高宗曾經想下詔書讓武后主持國政，李義琰和中書令郝處俊一再論争，認爲不行，使這事最終不得施行。李義琰身高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次向他咨詢國事，他都直言懇切地回答。章懷太子被廢，高宗慰問勉勵東宫官員，全都免罪，讓他們官復原職，庶子薛元超等都行舞蹈之禮謝恩，衹有李義琰稱罪哭泣，受到時論贊美。

李義琰的宅第没有卧室，其弟李義璡任岐州司功參軍，就買了上好的木材送給他。等李義璡來京覲見時，李義琰對他説：“讓我這種人做國相，難道不感到慚愧嗎？再營建華美的卧室，是加速我的災禍，豈是愛我的心意呢！”李義璡説：“大凡人做到丞尉之官，立即修建宅第，兄長官高禄重，豈能住破舊的房子而讓下屬感到尷尬呢？”李義琰説：“凡事不能全遂人意，也不能兩全其美。已經有了尊貴的官位，又想擴建宅第，假如没有美德，必然遭受災難。我不是不想建卧房，衹是害怕招來禍患。”最終没有營建，木材被連陰雨浸泡後腐

壞而拋棄。

義琰後改葬父母，使舅氏移其舊塋，高宗知而怒曰："豈以身在樞要，凌蔑外家，此人不可更知政事。"義琰聞而不自安，以足疾上疏乞骸骨，乃授銀青光禄大夫，聽致仕。乃將歸東都田里，公卿已下祖餞於通化門外，時人以比漢之二疏。垂拱初，起爲懷州刺史。義琰自以失則天意，恐禍及，固辭不拜。四年，卒於家。

李義琰後來爲父母改葬，讓舅家遷移他們的舊墳地，高宗知道後生氣地説："怎能身在樞要之職，却凌辱舅家，此人不可再主持政事。"李義琰聽説後十分不安，以脚病上疏請求退休，於是授銀青光禄大夫，同意他退休。將回東都鄉里時，公卿以下在通化門外設宴爲他餞行，時人把他比做漢代的疏廣和疏受。垂拱初年，起任懷州刺史。李義琰認爲自己曾違逆過武則天的意願，擔心遭到災難，堅决推辭不肯接受官職。四年，死於家中。

義琰從祖弟義琛，永淳初，爲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飢荒，高宗令貧人散於商、鄧逐食。義琛恐黎人流轉，因此不還，固争之。由是忤旨，出爲梁州都督，轉岐州刺史，稱爲良吏。卒官。

李義琰從祖弟名義琛，永淳初年，任雍州長史。當時關輔大饑，高宗令貧困之人分散到商、鄧就地取得食物。李義琛擔心百姓輾轉流徙，因此不回，堅决争辯反對。由此觸犯旨意，出任梁州都督，轉任岐州刺史，被稱爲良吏。死於任上。

高宗時宰相，又有孫處約、樂彦瑋、趙仁本，并有名迹。

高宗時的宰相，還有孫處約、樂彦瑋、趙仁本，都有名望和事迹。

孫處約

孫處約者，汝州 郟城人也。貞觀中，爲齊王 祐記室。祐既失德，處約數上書諫之。祐既誅，太宗親檢其家文疏，得處約諫書，甚嗟賞之。累轉中書舍人。其年，中書令杜正倫奏請更授一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處約以預修《太宗實録》成，賜物七百段。三遷中書侍郎，與李勣、許敬宗同知國政。尋避中宫諱，改名茂道。坐事左轉司禮少常伯。顯慶中，拜少司成，以老疾請致仕，許之，尋卒。

孫處約，是汝州 郟城人。貞觀年間，任齊王李祐記室。李祐品行不端，孫處約多次上書勸諫。李祐被殺後，太宗親自檢查他家中的文書，得到孫處約的諫書，十分贊嘆賞識他。多次轉官任中書舍人。這一年，中書令杜正倫上奏請求再增設一名舍人，和孫處約同時主持擬定詔令之事，高宗説："孫處約一人，完全能够辦成我的事，何需人多。"孫處約因參加修撰完成《太宗實録》，賞賜絹布七百段。三次遷任爲中書侍郎，和李勣、許敬宗同時主持國政。不久避皇后的家諱，改名茂道。因事降職授司禮少常伯。顯慶年間，拜任少司成，因年老多病請求退休，皇上答應，不久去世。

子佺，睿宗時爲左羽林大將軍，征契丹戰殁。

子名佺，睿宗時任左羽林大將軍，征伐契丹時戰死。

樂彦瑋

樂彦瑋者，雍州 長安人。顯慶中，爲給事中。時故侍中劉洎之子詣闕上言洎 貞觀末爲褚遂良所譖枉死，稱冤請雪，中書侍郎李義府又左右之。高宗以問近臣，衆希義府之旨，皆言其枉。彦瑋獨進曰："劉洎大臣，舉措須

樂彦瑋，是雍州 長安人。顯慶年間，任給事中。當時已故侍中劉洎之子到朝廷上言説劉洎在貞觀末年被褚遂良誣陷屈死，稱冤請求昭雪，中書侍郎李義府也幫他説話。高宗向近臣詢問，衆人迎合李義府的意思，都説劉洎冤枉。惟獨樂彦瑋進言説："劉洎身爲大臣，舉止行爲必須符合制度，

合軌度，人主暫有不豫，豈得即擬負國。先朝所責，未是不恆。且國君無過舉，若雪洎之罪，豈可謂先帝用刑不當乎？"然其言，遂寢其事。彦瑋尋丁憂，起爲唐州刺史。及入辭，高宗記其言直，復拜東臺舍人。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乾封元年，代劉仁軌爲大司憲，官名復舊，改爲御史大夫。上元三年卒，贈秦州都督。永昌年，以子思晦貴，重贈揚州大都督。

思晦，則天時官至鸞臺侍郎，兼檢校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爲酷吏所殺。

皇上暫時有點小病，怎能就想背叛國家。先朝對他的責罰，不是不當，何況國君没錯，如果昭雪劉洎的罪行，難道可以説先帝用刑不當嗎？"皇上認爲他説得對，此事於是作罷。樂彦瑋不久因喪事解職，喪期滿後授任唐州刺史。等到入朝辭别時，高宗想起他出言正直，又拜授東臺舍人。多次升遷擔任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乾封元年，接替劉仁軌任大司憲，官名恢復舊稱時，改爲御史大夫。上元三年去世，追贈秦州都督。永昌年間，因爲兒子樂思晦地位尊貴，重新追贈揚州大都督。

樂思晦，武則天時官至鸞臺侍郎，兼任檢校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被酷吏所殺。

趙仁本

趙仁本者，陝州 河北人也。貞觀中，累轉殿中侍御史。自義寧已來，詔敕皆手自纂録，臨事皆暗記之，甚爲當時所伏。會有敕差一御史遠使，同列遞相辭托，仁本越次請行，言於治書侍御史馬周曰："食君之禄，死君之事，雖復跋涉艱險，所不敢辭也。"及迴，事又稱旨，擢吏部員外郎。乾封中，歷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尋轉司列少常伯，知政事如故。時許敬宗爲右相，頗任權勢，仁本拒其請托，遂爲敬宗所構，俄授尚書左丞，罷知政事。咸亨初卒官。

趙仁本，是陝州 河北人。貞觀年間，多次改官擔任殿中侍御史。從義寧以來，詔令都由他纂集記録，處理事務時都能默記起來，很爲當時人嘆服。恰逢有詔令派一名御史到遠處出使，同僚互相推托，趙仁本越過班次請求出行，他對治書侍御史馬周説："食君之禄，要爲君事而死，雖然跋涉艱險，在所不辭。"等他回來，辦事符合旨意，升任吏部員外郎。乾封年間，歷任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不久轉任司列少常伯，依舊主持政事。當時許敬宗任右相，依仗權勢十分驕横，趙仁本拒絶他的請托，於是受到許敬宗的陷害，不久授任尚書左丞，罷免主持政事。咸亨初年死於任上。

史臣曰：崔、盧數公，皆以忠清文行，致位樞要，恪恭匪懈，以保名位，誠所謂持盈守成，太平之君子。然敬玄之擢太玄，可謂能舉善者矣。義琰腐材而不營第舍，可謂有儉德矣。彦瑋獨遏奸臣，仁本請當遠使，終升輔相，不亦宜乎！

史臣曰：崔、盧數公，都憑着忠誠清正及文章品行，做到了樞要的高位，靠着謹慎恭敬和勤勉不懈，從而保全了名望地位，正是所謂能保守成業，太平之世的君子。而李敬玄提拔徐太玄，可以説是能推舉賢人了。李義琰寧使木材腐壞而不願營建卧室，可以説有節儉的美德。樂彦瑋孤身抗争奸臣，趙仁本主動充使遠行，最終升任宰相，不也應該贊頌嗎！

贊曰：盧、劉兩族，奕世名卿。二李、二樂，俱號公清。權臣獨抗，美第不營。以兹輔弼，無愧德聲。

贊曰：盧、劉兩族，共爲當世名卿。二李、二樂，都號稱公正清廉。樂彦瑋獨抗權臣，李義琰不建美宅。用他們來輔政，無愧其德聲。



舊唐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許敬宗　李義府（少子）湛

許敬宗

許敬宗，杭州 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也。其先自高陽南渡，世仕江左。

敬宗幼善屬文，舉秀才，授淮陽郡司法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難，善心爲宇文化及所害，敬宗流轉投於李密，密以爲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同爲管記。武德初，赤牒擬漣州别駕。太宗聞其名，召補秦府學士。貞觀八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絰。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累遷給事中，兼修國史。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録成，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黄門侍郎。高宗在春宫，遷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親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中書令岑文本卒於行所，令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太宗大破遼賊於駐蹕山，敬宗立於馬前受旨草詔書，詞彩甚麗，深見嗟賞。

許敬宗，杭州 新城人，是隋朝禮部侍郎許善心的兒子。他的祖先從高陽渡江南遷，世代在江左做官。

許敬宗年幼時就擅長寫文章，考中秀才科，授任淮陽郡司法書佐，不久在謁者臺上班，陳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難，許善心被宇文化及殺害，許敬宗輾轉投奔李密，李密用他爲元帥府記室，和魏徵同任管記。武德初年，授任他爲漣州别駕。太宗聽到他的名聲，授任秦王府學士。貞觀八年，多次授任爲著作郎，兼修國史，升任中書舍人。十年，文德皇后逝世，百官服喪。率更令歐陽詢長相醜陋古怪，衆臣中有人指點他，許敬宗看見後大笑，被御史彈劾，降職洪州都督府司馬。多次升遷擔任給事中，兼修國史。十七年，因修成《武德實録》、《貞觀實録》，封爲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黄門侍郎。高宗在東宫做太子，許敬宗升任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皇太子在定州代行主持國事，許敬宗和高士廉等人共同主持機要。中書令岑文本死於皇帝外出的停駐之所，詔令許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太宗在駐蹕山大敗遼賊，許敬宗立在太宗馬前領受旨命起草詔書，詞采十分華麗，很受皇帝贊賞。

先是，庶人承乾廢黜，宫僚多被除削，久未收叙。敬宗上表曰：“臣聞先王慎罰，務在於恤刑；往哲寬

此前，庶人李承乾被廢，東宫僚屬很多被除去官籍剥奪官職，很久不得任用。許敬宗上表説：“臣聽説先王慎用刑罰，務求用刑不濫；前

仁，義在於宥過。聖人之道，莫尚于兹。竊見廢宮官僚，五品以上，除名棄斥，頗歷歲時。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苞藏悖逆，陰結宰臣，所預奸謀，多連宗戚。禍生慮表，非可防萌，宮內官僚，迥無關預。今乃投鼠及器，孰謂無冤？焚山毁玉，稍同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吴國陪臣，則袁絲不坐於劉濞；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緣於海昏。譬諸欒布，乃策名於彭越；比乎田叔，亦委質於張敖。主以凶逆，陷其誅夷；臣以賢良，荷彼收擢。歷觀往代，此類尤多；近者有隋，又遵斯義。楊勇之廢，罪止加於佞人，李綱之徒，皆不預於刑網。古今裁其折衷，史籍稱爲美談。而今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等，并砥節勵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修，播令名於天下。或以直言而遭棰扑，或以忤意而見猜嫌，一概雷同，并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弘。”由是玄素等稍得叙用。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禄大夫。

賢寬厚仁愛，義在寬恕過錯。聖人之道，無過於此。臣私下覺得原東宮僚屬，五品以上，除去名籍身遭屏棄，已歷時多年。但庶人往年，身處不受猜疑之地，暗藏悖逆之心，私自結交宰相，所參預的奸謀，大多與宗親有關，禍生意外，難以防微杜漸，與宮內官僚，全然無關。如今却投鼠及器，誰能説無冤？焚山毁玉，近似於遷怒他人。考察先朝典章，按例可以寬免。從前吴國國相，袁盎不因劉濞獲罪；昌邑王中尉，王吉免受海昏侯牽連。例如欒布，是因哭祭彭越而馳名；至於田叔，也因忠心張敖而得皇帝召見。主子因犯凶逆，身陷殺身之罪；臣子因爲賢良，蒙恩受對方收録任用。歷觀前代，此事極多；近有隋朝，又遵行此義。楊勇被廢，衹治奸臣之罪，李綱之輩，都没有受到牽連。古今以爲公正，史籍稱爲美談。而今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等人，都是節操堅貞，在當朝享有聲望；品行修明，美名傳揚天下。或因直言遭受杖刑，或因違旨受到猜忌，不加區分，并受朝廷法律制裁，恐怕對於王道，傷於不能寬宏大度。”因此張玄素等人逐漸得到進用。二十一年，加授銀青光禄大夫。

高宗嗣位，代于志寧爲禮部尚書。敬宗嫁女與蠻酋馮盎之子，多納金寶，爲有司所劾，左授鄭州刺史。永徽三年，入爲衛尉卿，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六年，復拜禮部尚書。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計。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等并直言忤旨，敬宗與李義府潛加誣構，并流死於嶺外。

高宗即位，許敬宗接替于志寧任禮部尚書。許敬宗把女兒嫁給蠻人首領馮盎之子，收了很多黄金財寶，受到有關官員的彈劾，降職授任鄭州刺史。永徽三年，召入朝任衛尉卿，加授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六年，又拜授禮部尚書。高宗打算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爲后，許敬宗大力贊成這一計劃。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等人都因直言違旨，許敬宗和李義府暗中加以誣陷，全部流放死在嶺外。

顯慶元年，加太子賓客，尋册拜侍中，監修國史。三年，進封郡公，尋贈其父善心爲冀州刺史。高宗因於古長安城游覽，問侍臣曰：“朕觀故城舊基，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已來，幾代都此？”敬宗對曰：“秦

顯慶元年，加授太子賓客，不久拜授侍中，監修國史。三年，進封郡公，不久追贈其父許善心爲冀州刺史。高宗因在古長安城游覽，問侍臣説：“朕發現故城舊址，宮室似乎與百姓雜處，自秦、漢以來，有幾個朝代定都於此？”許敬宗回答説：“秦朝定都咸陽，城郭跨渭水相連，所

都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苻堅、姚萇、後周并都之。”帝又問：“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中開鑿？”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爲昆明滇池所閉，欲伐昆明國，故因鎬之舊澤，以穿此池，用習水戰，元狩三年事也。”帝因令敬宗與弘文館學士具檢秦、漢已來歷代宮室處所以奏。其年，代李義府爲中書令，任遇之重，當朝莫比。

龍朔二年，從新令改爲右相，加光禄大夫。三年，册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并依舊監修國史。乾封初，以敬宗年老，不能行步，特令與司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馬入禁門至内省。

敬宗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内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爲口實，敬宗深銜之，及爲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乃爲九隴曲叙門閥，妄加功績，并升與劉文静、長孫順德同卷。敬宗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爲妻，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悉爲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白州人龐孝泰，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泰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虚美隱惡如此。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録，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己愛憎曲事删改，論者尤之。

以説‘渭水横貫都城，來象徵天河’。到漢惠帝開始修築此城，後來苻堅、姚萇、後周都定都在這裏。”皇帝又問：“昆明池是漢武帝哪一年開鑿的？”許敬宗回答説：“漢武帝派使者前往西南夷交好，却受到昆明滇池部落的阻絶，打算討伐昆明國，所以利用鎬水舊澤，開鑿昆明池，用來練習水戰，這是元狩三年的事情。”皇帝於是命令許敬宗和弘文館學士將秦、漢以來歷代宮室之地一一檢録出來奏上。這一年，接替李義府任中書令，信任恩遇之重，當朝無人能比。

龍朔二年，遵從新令改任右相，加授光禄大夫。三年，拜授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并依舊監修國史。乾封初年，因許敬宗年老，行走不便，專門下令他和司空李勣每到朝會之日各乘小馬入宫直到内省。

許敬宗自從掌管主持修國史之後，記事偏袒故意歪曲。起初，虞世基和許敬宗的父親許善心同時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當時任内史舍人，詳見此事，就對人説：“虞世基被殺，虞世南跪伏在地請求代死；許善心被殺，許敬宗朝見皇上以求活命。”人們將此傳爲話柄，許敬宗深爲懷恨，等到爲封德彝立傳時，大書特書他的罪惡。許敬宗將女兒嫁給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錢九隴本是皇家奴僕出身，許敬宗貪財和他聯姻，於是爲錢九隴僞造門第，胡編功績，并提高他的地位與劉文静、長孫順德編在同一卷裏。許敬宗爲兒子娶尉遲寶琳的孫女爲妻，得到很多財禮，等爲尉遲寶琳之父尉遲敬德作傳時，將其過錯全部隱瞞。太宗作《威鳳賦》賜給長孫無忌，許敬宗改爲賜給尉遲敬德。白州人龐孝泰，是才能平庸的蠻人首領，率兵從征高麗，賊兵知道他懦弱，襲擊將他打敗。許敬宗又收受他的珠寶，僞稱龐孝泰多次打敗敵人，斬首俘虜數萬，漢軍將領的驍勇者，衹有蘇定方和龐孝泰兩人，曹繼叔、劉伯英都列名其下。虚美隱惡就像這樣。起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録，敬播所修部分，十分詳細公正，許敬宗又根據自己的愛憎加以歪曲删改，受

然自貞觀已來，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晋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録》、《新禮》，皆總知其事，前後賞賚，不可勝紀。

到議者指責。然而從貞觀以來，朝廷所修《五代史》和《晋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録》、《新禮》，都由他總管主持事務，前後所獲賞賜無法計算。

敬宗好色無度。其長子昂頗有才藻，歷位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嬖之，以爲繼室，假姓虞氏。昂素與通，烝之不絶。敬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孝，奏請流于嶺外。顯慶中，表乞昂還，除虔化令，尋卒。咸亨元年，抗表乞骸骨，詔聽致仕，仍加特進，俸禄如舊。三年薨，年八十一。高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詔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册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文集八十卷。

許敬宗喜好女色不加節制。他的長子許昂很有才華，歷位太子舍人，母親裴氏早死。裴氏的侍婢長得美貌，許敬宗很寵愛她，收爲繼室，謊姓虞氏。許昂一直與她私通，雖爲繼室後仍通奸不止。許敬宗一怒而廢虞氏，加許昂不孝之罪，上奏請求將他流放嶺外。顯慶年間，上表請求放回許昂，任虔化令，不久死去。咸亨元年，上表堅決請求辭官，下詔允許退休，并加授特進，俸禄如舊。三年去世，終年八十一歲。高宗爲他舉行哀悼儀式，停止朝會三天，詔令文武百官到他家中哭祭，追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著有文集八十卷。

太常將定謚，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位以才升，歷居清級，然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事絶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黷貨。白圭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彦伯不勝其耻，與思古大相忿競，又稱思古與許氏先有嫌隙，請改謚官。太常博士王福畤議曰："謚者，飾終之稱也，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使嫌隙是實，即合據法推繩；如其不虧直道，義不可奪，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禮？福畤忝當官守，匪躬之故。若順風阿意，背直從曲，更是甲令虚設，將謂禮院無人，何以激揚雅道，顧視同列！請依思古謚議爲定。"户部尚書戴至德謂福畤曰："高陽公任遇如此，何以定謚爲'繆'？"答曰："昔晋司空何曾薨，太常博士秦秀謚爲繆醜公。何曾

太常將議定謚號，博士袁思古建議説："許敬宗因才升職，歷居顯位，然而把長子趕到荒遠之地，把小女兒嫁給蠻夷之人。聽《詩》學《禮》，斷絶了子承父教之事；納禮結親，衹聽説收受財物之名。白玉玷污，有損清名，謚法制度，必須依據實際品行。按謚法'名不符實爲繆'，請定謚號爲'繆'。"許敬宗之孫太子舍人許彦伯不能忍受這種耻辱，和袁思古激烈争辯，又説袁思古和許氏原有矛盾，請求改换他人定謚。太常博士王福畤議論説："謚號，是修飾死者的稱呼，一朝得失，榮辱千年。如果雙方確有矛盾，就應據法審問處置；如果不損公直之道，那就義不可改，官不可侵，反覆無常，何以言禮？王福畤愧居職守，理應竭盡忠誠不顧生命。如果順風阿意，背直從曲，更是法令虚設，人們將説禮院無人，怎樣來弘揚正道，正視同僚！請依照袁思古所議謚號爲定。"户部尚書戴至德對王福畤説："高陽公所受的信任和禮遇如此，爲什麽定謚爲'繆'？"他回答説："從前晋司空何曾去世，太常博士秦秀定謚爲繆醜公。何曾既忠又孝，衹因日食萬錢，所以貶爲繆醜。何况許敬

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爲繆醜。况敬宗忠孝不逮於曾，飲食男女之累，有逾於何氏，而謚之爲‘繆’，無負於許氏矣。”時有詔令尚書省五品已上重議，禮部尚書楊思敬議稱：“按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其議。

宗忠孝不及何曾，飲食男女方面的過失，又超過何氏，衹定謚號爲‘繆’，并不虧待許氏。”當時有詔令尚書省五品以上官員重新討論，禮部尚書楊思敬建議説：“按照謚法‘有錯能改叫恭’，請謚爲‘恭’。”下詔批准他的建議。

許彦伯

彦伯，昂之子，起家著作郎。敬宗末年文筆，多令彦伯代作。又納婢妾讒言，奏流於嶺表，後遇赦得還，除太子舍人。早卒，有集十卷。

許彦伯，是許昂之子，出仕任著作郎。許敬宗晚年文章，大多讓許彦伯代作。又聽信婢妾讒言，上奏將他流放嶺表，後來遇赦得還，授任太子舍人。早死，著有文集十卷。

李義府

李義府，瀛州 饒陽人也。其祖爲梓州 射洪縣丞，因家於永泰。貞觀八年，劍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義府善屬文，表薦之。對策擢第，補門下省典儀。黄門侍郎劉洎、持書御史馬周皆稱薦之，尋除監察御史。又敕義府以本官兼侍晋王。及升春宫，除太子舍人，加崇賢館直學士，與太子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見知，時稱來、李。義府嘗獻《承華箴》，其辭曰：

邃初冥昧，元氣氤氲。二儀始闢，三才既分。司乾立宰，出震爲君。化昭淳朴，道映典墳。功成揖讓，事極華、勛。肇興夏啓，降及姬文。咸資繼德，永樹高芬。百代沿襲，千齡奉聖。粤若我后，丕承寶命。允穆三階，爰齊七政。時雍化洽，風移俗盛。載崇國本，式延家慶。震維標德，離言體正。寄切宗祧，事隆監撫。思皇茂則，敬詢端輔。業光啓、誦，藝優干羽。九載崇儒，三朝問竪。歷選儲儀，遺文在斯。望試登俎，商諭喬枝。俯容思順，非禮無施。前修盛業，來哲通規。飭躬是蹈，則睿問風

李義府，是瀛州 饒陽人。他的祖父任梓州射洪縣丞，因而定居永泰。貞觀八年，劍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因李義府擅長寫文章，上表推薦他，參加對策考中，授任門下省典儀。黄門侍郎劉洎、持書御史馬周都贊賞并舉薦他，不久授任監察御史。又詔令李義府以本官來侍奉晋王。等晋王做了太子，授任他爲太子舍人，加授崇賢館直學士，和太子司議郎來濟都因擅寫文章而受知遇，當時人稱作來、李。李義府曾經進獻《承華箴》，文章這樣説道：

遠古渾沌幽暗，元氣聚合。天地初開，天地人分離。乾爲主宰，震出爲君。教化彰明淳樸，道義光照典籍。功業成就而讓位於賢，此事重華、放勛做得至善至美。從夏啓繼承父位，直至周文王 姬昌。都賴以繼承美德，建立不朽的功業。百代沿襲，千年繼承聖德。至於我皇，繼承天命。和睦朝廷，整齊天下。時世太平教化廣布，風氣改變時俗美好。推崇國本，延續家福。震卦標榜德行，離卦主張體正。寄以宗廟重托，比代行主持國事和隨君出征更爲重要。盼望光大法度，恭敬請教輔佐。功業美於夏啓、姬誦，技藝高於手持干羽的舞者。漢明帝九年尊崇儒士，周文王一日三次向父親請安。歷代挑選儲君，遺法就在此中。太公 吕望以把鮑魚陳放到祭祀用的禮器俎上是不合禮法的行

馳；立志或爽，則玄猷日虧。無恃尊極，修途難測；無恃親賢，失德靡全。勿輕小善，積小而名自聞；勿輕微行，累微而身自正。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絶，其害必彰。監言斯屏，儲業攸昌。竊惟令嗣，有殊前事。雖以貴以賢，而非長非次。皇明眷德，超倫作貳。匪懋聲華，莫酬恩異。匪崇徽烈，莫符天志。勉之又勉，光茲守器。下臣司箴，敢告近侍。

爲來考驗太子姬發，商子用喬枝的比喻來開導伯禽 康叔。低頭思量正理，違禮之事不要去做。前世賢者的偉業，是後世哲人的通規。正身遵循，明智的聲譽就會如風遠揚；立志不正，神機妙算就會日漸虧缺。不要依恃地位尊極，前程遥遠難以預測；不要依恃宗親賢能，一旦失德不能保全。不要輕視小善，小善積多而名自顯；不要忽視小事，小事積累而身自正。佞諛基本相似，邪巧方式不同。不能防微杜漸，爲害必然彰顯。借鑒此言而摒退佞邪，儲君之業則永遠昌盛。臣私下認爲殿下爲嗣君，與前事不同。雖然因殿下尊貴賢德，但非長非次。皇上聖明眷顧恩惠，打破長幼之序立殿下爲儲君。不能光大美好的聲譽，無法酬報特殊的恩典。不能弘揚光輝的業績，無法符合上天的心意。必須努力再努力，光大太子美德。下臣負責勸諫，怎敢不盡職守。

太子表上其文，優詔賜帛四十匹，又令預撰《晉書》。

太子奏表進上他的文章，下詔表揚并賜給帛四十匹，又讓他參加修《晉書》。

高宗嗣位，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兼修國史，加弘文館學士。高宗將立武昭儀爲皇后，義府嘗密申協贊，尋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賜爵廣平縣男。義府貌狀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李猫”。

高宗即位，任中書舍人。永徽二年，兼修國史，加授弘文館學士。高宗打算立武昭儀爲皇后時，李義府曾經暗中上表贊成，不久升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賜爵廣平縣男。李義府貌似温和恭順，與人説話總是和顔悦色，然而心胸狹隘陰險狠毒。當權執政以後，想使别人依附自己，别人稍微違背了自己的意願，就極力加以陷害。所以當時人們説李義府笑裏藏刀，又因爲他外表温和却陷害他人，又稱他爲“李猫”。

顯慶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進爵爲侯。有洛州婦人淳于氏，坐奸繫於大理，義府聞其姿色，囑大理丞畢正義求爲别宅婦，特爲雪其罪。卿段寶玄疑其故，遽以狀聞，詔令按其事，正義惶懼自縊而死。侍御史王義方廷奏義府犯狀，因言其初容貌爲劉洎、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爲萊州司户，

顯慶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進爵爲侯。有位洛州婦女叫淳于氏，因犯通奸罪被關在大理寺，李義府聽説她長得美貌，囑托大理丞畢正義求她做外室，特地爲她洗雪罪行。大理卿段寶玄懷疑其中另有緣故，立即報告皇上，下詔令審訊此事，畢正義驚慌害怕自縊而死。侍御史王義方在朝堂上劾奏李義府所犯罪狀，并説他起初憑容貌得劉洎、馬周喜愛，由此得以進身，彈奏時涉及下流的言詞。皇帝很生氣，將王義方貶出

而不問義府奸濫之罪。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云："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奸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尋兼太子左庶子。

二年，代崔敦禮爲中書令，兼檢校御史大夫，監修國史、學士并如故。尋加太子賓客，進封河間郡公。三年，又追贈其父德晟爲魏州刺史，諸子孩抱者并列清官，詔爲造甲第，榮寵莫之能比。而義府貪冒無厭，與母、妻及諸子、女婿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多引腹心，廣樹朋黨，傾動朝野。初，杜正倫爲中書侍郎，義府時任典儀，至是乃與正倫同爲中書令。正倫每以先進自處，不下義府，而中書侍郎李友益密與正倫共圖議義府，更相伺察。義府知而密令人封奏其事。正倫與義府訟於上前，各有曲直。上以大臣不和，兩責之，左貶義府爲普州刺史，正倫爲横州刺史，友益配流峰州。四年，復召義府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自餘官封如故。

龍朔元年，丁母憂去職。二年，起復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義府尋請改葬其祖父，營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爲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懼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已下，争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轜輤、器服，并窮極奢侈。又會葬車馬、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絶。武德已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

朝任萊州司户，却不過問李義府枉法通奸之罪。李義府説："王御史妄加彈奏，不覺羞愧嗎?"王義方回答説："仲尼任魯國司寇七日，斬少正卯於宫門外的雙闕之下；王義方任御史十六天，不能除奸邪於宫門之前，確實感到慚愧。"李義府不久兼任太子左庶子。

二年，接替崔敦禮任中書令，兼任檢校御史大夫，監修國史、學士一并如舊。不久加授太子賓客，進封河間郡公。三年，又追贈其父李德晟爲魏州刺史，所有的兒子包括抱在懷裏的孩子都位列清官，下詔爲他修建豪華住宅，榮耀寵愛無人能比。然而李義府貪得無厭，與母親、妻子及衆位兒子、女婿賣官鬻獄，門庭若市。引進很多心腹，廣結朋黨，權傾朝野。起初，杜正倫任中書侍郎，李義府當時任典儀，到此時而與杜正倫同任中書令。杜正倫常以先任宰相自居，不服李義府，而中書侍郎李友益與杜正倫共同密謀議定李義府之罪，競相伺探過失。李義府得知後私下命人密封表章上奏其事。杜正倫與李義府在皇上面前互相指責，各有曲直。皇上認爲是大臣不和，對雙方都進行處罰，降職授李義府爲普州刺史，杜正倫爲横州刺史，李友益發配流放峰州。四年，又召李義府入朝兼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其餘官封如舊。

龍朔元年，因母親去世離職。二年，喪期未滿起任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李義府不久請求爲祖父改葬，在永康陵旁修墓。三原令李孝節私自徵調人力和車牛，爲他運土修墳，日夜不停。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官員因李孝節之故，出於害怕迫不得已，全都徵調人力和車牛參加這一工程。高陵令張敬業謙恭辛勤而體質虚弱，不勝勞累，死於工地。王公以下，争獻禮物，出殯時的儀仗、導從、車輛、陪葬的物品和服飾，都是窮極奢華。另外送葬的車馬、路旁祭奠的帷帳，從灞橋直到三原，七十里間，相連不斷。武德以來，王公送葬的盛況，從未有過。

義府本無藻鑒才，怙武后之勢，專以賣官爲事，銓序失次，人多怨讟。時殷王初出閤，又以義府兼王府長史。三年，遷右相，殷王府長史仍知選事并如故。義府入則諂言自媚，出則肆其奸宄，百僚畏之，無敢言其過者。帝頗知其罪失，從容誡義府云："聞卿兒子、女婿皆不謹慎，多作罪過，我亦爲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誡勖，勿令如此。"義府勃然變色，腮頸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睆然，殊不引咎，緩步而去，上亦優容之。

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删而焚焉。義府既貴之後，又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爲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亦與同譜敘昭穆，及義府出爲普州刺史，遂即除削。義府聞而銜之，及重爲宰相，乃令人誣構其罪，竟下獄自殺。初，貞觀中，太宗命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諳練門閥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爲永式。義府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專委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爲《姓氏録》。由是搢紳士大夫多耻被甄敘，皆號此書爲勛格。義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關東魏、齊舊姓，雖皆淪替，猶相

李義府本無鑒别人物的才能，依仗武后的寵愛，專事賣官鬻爵，銓選任用失當，士人大多怨恨他。當時殷王剛剛出宫到王府，又命李義府兼任王府長史。三年，升任右相，依舊任殷王府長史并主持考選事務。李義府入則以讒言取寵，出則肆意横行不法，百官畏懼，無人敢指責他的過錯。皇帝很瞭解他的過失，委婉地告誡李義府説："聽説卿的兒子、女婿都不太謹慎，做下很多壞事，我也爲卿遮掩，没有立即公開批評，卿要加以訓誡，不要讓他們再繼續下去。"李義府勃然變色，臉紅脖子粗，緩緩地問道："誰向陛下説這些的？"皇上説："衹要我説得對，何必問我從哪裏聽來的！"李義府盛氣凌人，毫不認錯，慢步離去，皇上也不怪罪他。

起初，五禮儀注從前代沿襲下來，吉禮凶禮全都列出，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認爲皇室凶禮是爲預備凶事，不是臣子應加談論的，李義府深表贊同，於是盡行删除并焚毁了。李義府顯貴以後，又自稱自己出自趙郡，開始與諸李排列世系，而無賴之徒苟且迎合，想藉其權勢，拜他爲兄爲叔者很多。給事中李崇德起初也和他聯宗排了輩分，等李義府出任普州刺史，便立即與他斷絶關係。李義府得知後懷恨在心，等他重任宰相，就命人誣陷他有罪，最後將他逮捕入獄自殺而死。起先，貞觀年間，太宗命令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和四方熟悉門閥士族世系的士大夫修撰《氏族志》，編成一百卷，升降去取，當時稱爲合理，頒行各州，收藏起來作爲定制。李義府耻其家世無名，於是上奏修改此書，特意委派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重修。孔志約等人於是訂立條例説："在皇朝擔任五品官者，都升爲士族。"於是兵士因軍功獲五品官者，都編入書内，改名叫《姓氏録》。所以士大夫們大多以被選入敘録爲耻，都稱此書爲勛格。李義府又奏請收繳天下《氏族志》焚毁。關東魏、齊的舊姓，雖然都已没落，依然互相誇耀，自通婚姻。李義府爲子求婚不成，就上奏隴西李姓等七家，不許相互通

矜尚，自爲婚姻。義府爲子求婚不得，乃奏隴西李等七家，不得相與爲婚。

婚。

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爲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發積錢二千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斂更急切。義府居母服，有制朔望給哭假，義府輒微服與元紀凌晨共出城東，登古冢候望，哀禮都廢。由是人皆言其窺覘災眚，陰懷異圖。義府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相爲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監，乃取延錢七百貫。於是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下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侍御詳刑對推其事，仍令司空李勣監焉。按皆有實，乃下制曰：“右相、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泄禁中之語，鬻寵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輕朔望之哀禮。蓄邪黷貨，實玷衣冠；稔惡嫉賢，載虧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便加重罰，宜從遐棄，以肅朝倫。可除名長流巂州。其子太子右司議郎津，專恃權門，罕懷忌憚，奸淫是務，賄賂無厭，交游非所，潛報機密，亦宜明罰，屏迹荒裔。可除名長流振州。”義府次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子婿少府主簿柳元貞等，皆憑恃受贓，并除名長流廷州。朝野莫不稱慶，時人爲之語曰：“今日巨唐年，還誅四凶族。”四凶者，謂洽及柳元貞等四人也。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者，謂此也。

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爲李義府望氣，説“所居住宅有刑獄之氣，拿出積聚的二千萬錢纔可驅除災難”。李義府信以爲真，聚斂財物更加急迫。李義府當時爲母親服喪，下詔在初一和十五那天給假祭奠哭吊，李義府經常身穿便服和杜元紀在凌晨時一同出行城東，登上古墓占候望氣，哀悼之禮全廢。因此人們都説他伺察災變，暗藏異謀。李義府又派兒子右司議郎李津召來長孫無忌之孫長孫延，對他説：“我爲你求到一個官職，幾天後詔書就會下達。”過了五天，果然授長孫延爲司津監，於是收受長孫延七百貫錢。這時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上表揭發李義府的罪狀，下詔交付司刑太常伯劉祥道和侍御依法詳審其事，并令司空李勣監督。經審理都是實情，於是下詔説：“右相、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泄露宫中之語，出售榮寵所授朝恩；交結占候之人，忽視初一和十五祭奠母親的哀禮。暗藏奸謀貪贓受賄，確實玷污了士流；做盡壞事嫉恨賢良，使政道大受損傷。祗因任使多年，不忍心給予重罰，宜依法流放遠方，以肅清朝廷紀綱。可除去官籍長期流放巂州。其子太子右司議郎李津，依恃權門，肆無忌憚，奸淫無度，貪得無厭，交接非人，暗泄機密，也應加以明罰，流放遠地。可除去官籍長期流放振州。”李義府次子率府長史李洽、千牛備身李洋、女婿少府主簿柳元貞等，都依仗權勢貪污受賄，一并除去官籍長期流放廷州。朝野之人無不稱慶，時人爲此説：“今日大唐年，還誅四凶族。”四凶，是指李洽和柳元貞等四人。有人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張貼在交通要路。李義府從前收了許多奴婢，等到他失勢，一時奔散，各回己家，露布説“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説的就是此事。

乾封元年，大赦，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憂憤發疾卒，年五十餘。文

乾封元年，大赦天下，長期流放者不許放還，李義府憂傷憤恨病發而死，時年五十多歲。

集三十卷，傳於代，又著《宦遊記》二十卷，尋亡失。自義府流放後，朝士常憂懼，恐其復來，及聞其死，於是始安。

著有文集三十卷，流傳當代，又著《宦遊記》二十卷，不久亡佚。自從李義府流放以後，朝士常懷憂懼，擔心他重返，等聽說他死了，於是纔安下心來。

上元元年，大赦，義府妻子得還洛陽。如意元年，則天以義府與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書舍人王德儉、大理正侯善業、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中有翊贊之功，追贈義府揚州大都督，義玄益州大都督，德儉魏州刺史，公瑜江州刺史。長安元年，又賜義府子左千牛衛將軍湛及敬宗諸子實封各三百户，義玄子司賓卿基、德儉子殿中監璿實封各二百五十户，善業子太子右庶子知一、公瑜子殿中丞忠臣實封各二百户。睿宗即位，景雲元年，并停義府等六家實封。

上元元年，大赦天下，李義府的妻子兒女得以返回洛陽。如意元年，武則天因爲李義府和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書舍人王德儉、大理正侯善業、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年間對自己有贊助之功，追贈李義府爲揚州大都督，崔義玄爲益州大都督，王德儉爲魏州刺史，袁公瑜爲江州刺史。長安元年，又賜給李義府之子左千牛衛將軍李湛和許敬宗衆子實封各三百户，崔義玄子司賓卿崔基、王德儉子殿中監王璿實封各二百五十户，侯善業子太子右庶子侯知一、袁公瑜子殿中丞袁忠臣實封各二百户。睿宗即位，景雲元年，將李義府等六家的實封全部取消。

李湛

義府少子湛，年六歲時，以父貴授周王文學。神龍初，累遷右散騎常侍，襲封河間郡公。時鳳閣侍郎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弟，遂引湛爲左羽林將軍，令與敬暉等啓請皇太子，備陳將誅易之兄弟意，太子許之。及兵發，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宫迎皇太子，拒而不時出，湛進啓曰："逆豎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宗社危敗，實在須臾。湛等諸將與南衙執事克期誅翦，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悖亂，誠合誅夷，然聖躬不豫，慮有驚動。公等且止，以俟後圖。"湛曰："諸將棄家族，共宰相同心戮力，匡輔社稷，殿下奈何不哀其懇誠而欲陷之鼎鑊？湛等微命，雖不足惜，殿下速出自止遏。"太子乃馳馬就路。湛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率所部兵直至則天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因

李義府最小的兒子名湛，六歲時，因父親顯貴而授任周王文學。神龍初年，多次升任右散騎常侍，襲封河間郡公。當時鳳閣侍郎張柬之將要鏟除張易之兄弟，就引薦李湛任左羽林將軍，命他和敬暉等人上書請示皇太子，詳細陳述準備鏟除張易之兄弟的意圖，太子同意。等到發兵，李湛和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到東宫奉迎皇太子，太子却拒絶而不按時出宫，李湛進宫啓奏説："逆賊擾亂綱常，將要圖謀不軌，宗廟社稷危亡，就在頃刻之間。李湛等衆將和南衙執政能按期將他們消滅，希望殿下暫到玄武門，以順應衆人企望。"太子説："凶賊狂妄淫亂，確實應該消滅，然而聖上有病，恐怕驚動。公等暫且停止行動，以待來日圖謀。"李湛説："衆將拋棄家族，與宰相同心協力，匡救輔正國家，殿下爲何不憐憫他們的忠心而使他們陷入殺身之禍？李湛等人小命，即使死了亦不足惜，殿下趕快出宫自去阻止。"太子於是騎馬上路。李湛隨從到玄武門，破門而入，率本部士兵直到武則天所住的長生殿，讓士兵圍繞侍衛。於是陳奏説："臣等奉令

奏："臣等奉令誅逆賊易之、昌宗，恐有漏泄，遂不獲預奏，輒陳兵禁掖，是臣等死罪。"則天謂湛曰："卿亦是誅易之軍將耶？我於汝父子恩不少，何至是也！"則天移就上陽宫，因留湛宿衛。中宗即位，拜右羽林大將軍，進封趙國公，加實封通前滿五百户。頃之，復授左散騎常侍，累轉左領軍衛大將軍。開元初卒。

崔義玄别有傳。

史臣曰：許高陽 武德之際，已爲文皇入館之賓，垂三十年，位不過列曹尹，而馬周、劉洎起羈旅徒步，六七年間，皆登宰執。考其行實，則高陽之文學宏奥，周、洎無以過之，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陽才優而行薄故也。及屬嗣君冲暗，嬖妾奸邪，阿附豺狼，窺圖權軸，人之凶險，一至於斯。仲尼所謂"雖有周公之才，不足觀也"。義府才思精密，所謂"猩猩能言"，鄙哉！

贊曰：貞觀文士，高陽、河間。圖形學館，染翰書山。進身以筆，得位由奸。爲虎傅翼，即又胡顔。

除掉逆賊張易之、張昌宗，擔心機密泄露，便没能預先奏報，擅自陳兵宫中，是臣等的死罪。"武則天對李湛説："卿也是殺害張易之的軍將嗎？我對你們父子恩德不淺，怎麽能這樣！"武則天移居上陽宫，於是留李湛宿衛。中宗即位，拜授右羽林大將軍，進封趙國公，增加實封連同以前所封共五百户。不久，又授任左散騎常侍，多次轉任爲左領軍衛大將軍。開元初年死去。

崔義玄另外有傳。

史臣曰：許高陽在武德之際，已是文皇帝學館的賓客，將近三十年，官位不過衆部門官長，而馬周、劉洎出身於門客平民，六七年間，都登上宰相之位。考察他們的行迹，許高陽文才宏大深奥，馬周、劉洎無法相比，然而太宗對他們任用和待遇如此不同，的確是因許高陽才華傑出而品行低劣的緣故。等到嗣君年幼昏昧，寵妾奸邪，他就阿附豺狼，窺伺大權，人之凶險，竟至於此。正是仲尼所説的"雖有周公之才，也不足贊賞"。李義府才思精密，正是所説的"猩猩即使會説人話，依然還是野獸"，可鄙啊！

贊曰：貞觀年間的文士，有許高陽、李河間。畫形於學館，揮筆於書山。靠文筆而進身，依奸邪而得位。助長惡人勢力，又有什麽臉面。

舊唐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郭孝恪　張儉　蘇定方　薛仁貴　程務挺　張士貴　趙道興

郭孝恪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也，少有志節。隋末，率鄉曲數百人附於李密，密大悦之，謂曰："昔稱汝、潁多奇士，故非謬也。"令與徐勣守黎陽。後密敗，勣令孝恪入朝送款，封陽翟郡公，拜宋州刺史，令與徐勣經營武牢已東，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衆來援王世充，孝恪於青城宫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蹙月迫，力盡計窮，懸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虐，糧運阻絶，此是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爲克殄。"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於洛陽置酒高會諸將曰："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王長先龍門下米之功，皆出諸人之右也。"歷遷貝、趙、江、涇四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入爲太府少卿，轉左驍衛將軍。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年輕時就有志向和氣節。隋朝末年，他率領鄉里數百人投奔李密，李密非常高興，對他説："過去人稱汝、潁一帶奇士多，果然不錯。"讓他和徐勣防守黎陽。後來李密失敗，徐勣派郭孝恪入朝送表投誠，被封爲陽翟郡公，拜授宋州刺史，命他和徐勣籌劃謀取武牢關以東的地區，攻占的州縣，委托他們自行任用官吏。後來，竇建德率軍來援助王世充，郭孝恪在青城宫向太宗獻計説："王世充日益困迫，力盡計窮，被俘獲斬首的時刻，翹足可待。竇建德遠來助惡，糧運斷絶，這是上天讓他敗亡之時。請堅守武牢關，駐軍汜水，隨機應變，就可輕而易舉地徹底消滅他。"太宗贊同他的計策。等打敗竇建德、平定王世充以後，太宗在洛陽設酒宴大會衆將説："郭孝恪謀劃的活捉竇建德的計策，王長先在龍門截奪敵糧的戰功，都高於衆人之上。"先後歷任貝、趙、江、涇四州刺史，所任各地都有能幹的名聲。召入朝任太府少卿，轉任左驍衛將軍。

貞觀十六年，累授金紫光禄大夫，任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士流與流配及鎮兵雜處，又限以沙磧，與中國隔絶，孝恪推誠撫御，大獲其歡心。初，王師之滅高昌也，制以高昌所虜焉耆生口七百盡還之。焉耆王尋叛歸欲谷可汗，朝貢稀至。令孝恪伺其機便，因表請擊之。

貞觀十六年，多次加官後爲金紫光禄大夫，任安西都護、西州刺史。此地是高昌的舊都，文士和流配的罪犯及鎮兵雜居，加上有沙漠的險阻，和中原隔絶，郭孝恪以誠相待安撫治理，很受衆人的擁戴。起初，王師平定高昌時，朝廷下制讓把高昌俘虜的焉耆百姓七百人全部送回。焉耆王不久背叛朝廷投靠了欲谷可汗，很少前來朝貢。朝廷任郭孝恪伺機討伐，這時郭孝恪便上表

以孝恪爲安西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伐焉耆。孝恪夜襲其城，虜其王龍突騎支。太宗大悦，璽書勞之曰："卿破焉耆，虜其僞王，功立威行，深副所委。但焉耆絶域，地阻天山，恃遠憑深，敢懷叛逆。卿望崇位重，報效情深，遠涉沙場，龔行罰罪。取其堅壁，曾不崇朝；再廓游魂，遂無遺寇。緬思竭力，必大艱辛，超險成功，深足嘉尚。"

請求出兵攻擊。朝廷命郭孝恪爲安西道行軍總管，率領三千名步兵和騎兵從銀山道出兵討伐焉耆。郭孝恪在夜間襲擊焉耆的都城，俘虜了焉耆王龍突騎支。太宗十分高興，頒降璽書慰勞他説："卿攻破焉耆，俘虜僞王，建立了功業使威望大振，很好地完成了我的重托。衹有焉耆遠在絶域，被天山隔阻，依仗地處深遠，膽敢懷有叛逆之心。卿聲望崇高地位尊貴，忠心耿耿報效國家，遠涉沙場，奉行罰罪的重任。攻克焉耆堅固的都城，并没有花費多少時間；再度掃清游移不定的鬼魂，終於消滅了殘存的敵人。遥想卿竭心盡力，一定極其艱辛，在遥遠險阻之地取得成功，非常值得嘉獎褒揚。"

俄又以孝恪爲崑丘道副大總管以討龜兹，破其都城，孝恪自留守之，餘軍分道别進，龜兹國相那利率衆遁逃。孝恪以城外未賓，乃出營於外，有龜兹人來謂孝恪曰："那利爲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爲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宜備之。"孝恪不以爲虞。那利等果率衆萬餘，陰與城内降胡表裏爲應。孝恪失於警候，賊將入城鼓噪，孝恪始覺之，乃率部下千餘人入城，與賊合戰。城中人復應那利，攻孝恪。孝恪力戰而入，至其王所居，旋復出，戰於城門，中流矢而死，孝恪子待詔亦同死於陣。賊竟退走，將軍曹繼叔復拔其城。太宗聞之，初責孝恪不加警備，以致顛覆；後又憐之，爲其家舉哀。高宗即位，追贈安西都護、陽翟郡公，待詔贈游擊將軍，仍賻物三百段。孝恪性奢侈，僕妾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床帳完具。嘗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社爾一無所受，太宗聞之曰："二將優劣之不同也。郭孝恪今爲寇虜所屠，可謂自貽伊咎耳。"

不久又任命郭孝恪爲崑丘道副大總管討伐龜兹，攻破龜兹都城，郭孝恪親自留守在那裏，其餘的軍隊分道進攻，龜兹國相那利率衆逃跑。郭孝恪因爲城外還没有歸服，就出城扎營，有個龜兹人來對郭孝恪説："那利擔任國相，人心一向歸服，如今他逃亡在外，定要設法製造變亂。城裏的人們，很多都暗懷異志，公應該加以防備。"郭孝恪没有放在心上。那利等果然率領一萬多名部衆，暗中和城内投降的胡人約定裏應外合。郭孝恪疏於警戒和偵察，賊軍將要進城時擂鼓吶喊，郭孝恪這纔察覺，於是率部下一千多人入城，與賊混戰。城中的胡人又響應那利，攻打郭孝恪。郭孝恪奮力殺入城裏，打到龜兹王的住地，很快又衝殺出來，在城門處交戰，身中流矢而死，郭孝恪之子郭待詔也同時戰死在陣上。賊寇後來退走，將軍曹繼叔再次攻占龜兹都城。太宗聽到此事，先是怪罪郭孝恪不加警備，以致敗亡；後來又憐惜他，替他家舉行喪禮。高宗即位，追贈他爲安西都護、陽翟郡公，追贈郭待詔游擊將軍，并賜給助喪絹帛三百段。郭孝恪性喜奢侈，僕人侍妾和器用珍玩，定要極端鮮麗豪華，即使在軍中，床和帳也很完備。曾經送禮物給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社爾一無所受，太宗聽到後説："二將優劣是不同的。如今郭孝恪被寇虜所殺，可以説是咎由自取。"

次子待封，高宗時，官至左豹韜

次子名待封，高宗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

衛將軍。咸亨中，與薛仁貴率兵討吐蕃於大非川，戰敗，減死除名。

少子待聘，長安中官至宋州刺史。

咸亨年間，和薛仁貴率兵到大非川討伐吐蕃，戰敗，被減免死罪除去官籍。

小兒子名待聘，長安年間官至宋州刺史。

張儉

張儉，雍州 新豐人，隋 相州刺史、皖城公 威之孫也。父植，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即高祖之從甥也。

張儉，雍州 新豐人，是隋朝 相州刺史、皖城公 張威之孫。父名植，任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張儉即是高祖的表外甥。

貞觀初，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强盛，每有所求，輒遣書稱敕，緣邊諸州，遞相承稟。及儉至，遂拒不受，太宗聞而嘉之。儉又廣營屯田，歲致穀十萬斛，邊糧益饒。及遭霜旱，勸百姓相贍，遂免飢餒，州境獨安。

貞觀初年，張儉因軍功多次升遷任朔州刺史。當時頡利可汗自恃强盛，每當有所要求，就派人送書自稱敕令，沿邊各州，相繼聽命供給。等張儉到任，就拒不接受，太宗聽説後予以嘉獎。張儉又大規模地經營屯田，每年收穫穀物十萬斛，邊境糧食更加充裕。等遭到霜旱，提倡百姓互相幫助，因而免除飢餓，沿邊各地祇有朔州境内安定。

後檢校勝州都督，以母憂去職。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思結部落，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來者，或居磧北，既親屬分住，私相往還，儉并不拘責，但存綱紀，羈縻而已。及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進討，仍起儉爲使，就觀動静。儉單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匍匐啓顙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檢校代州都督。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充貯備，蕃人喜悦，邊軍大收其利。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

後來他檢校勝州都督，因母親去世離職。張儉從前在朔州，正是李靖平定突厥之後，有個思結部落，百姓貧窮離散，張儉加以招慰安撫使他們聚居一起。那些没來的人，有的住在漠北，因爲親屬分居，私下互相往來，張儉并不拘捕責罰，祇是維護朝廷法律，以法約束而已。等張儉移官别任，州官認爲思結部將要叛亂，立刻奏報朝廷。朝廷討論發兵進行討伐，并起用張儉爲大使，到那裏觀察動静。張儉單人匹馬表示誠意，進入思結部落，召見衆位首領，推心置腹，他們都匍匐在地叩頭而至，便把思結部遷到代州，隨即令張儉檢校代州都督。張儉就鼓勵他們開墾田地，每年豐收。張儉擔心私人積蓄豐裕，容易産生驕縱奢侈之心，於是上表朝廷請求出錢購買，充做儲備，蕃人喜悦，邊軍大獲收益。遷任營州都督，兼任護東夷校尉。

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行抄掠。儉軍至遼西，爲遼水汎漲，久而未渡，太宗以爲畏懦，召還。儉詣洛陽謁見，面陳利害，因説水草好惡，山川險易，太宗甚悦，仍拜行軍總管，兼領諸蕃騎卒，爲六軍前鋒。

太宗將要征伐遼東，派張儉率領蕃兵先行抄近道進攻。張儉軍到遼西，因爲遼水泛濫，很久没有渡過，太宗認爲他膽小懦弱，召他返回。張儉回到洛陽謁見太宗，當面陳述利害，趁機講述水草好壞，山川險易，太宗很高興，便拜授他任行軍總管，并統領衆蕃騎兵，作爲六軍的前鋒。

時有獲高麗候者，稱莫離支將至遼東，詔儉率兵自新城路邀擊之，莫離支竟不敢出。儉因進兵渡遼，趨建安城，賊徒大潰，斬首數千級。以功累封皖城郡公，賞賜甚厚。其後，改東夷校尉爲東夷都護，仍以儉爲之。永徽初，加金紫光禄大夫。四年，卒於官，年六十，謚曰密。

當時有高麗偵察兵被俘獲，聲稱莫離支將要到達遼東，詔令張儉率兵從新城路截擊，莫離支最終不敢出兵。張儉於是進軍渡過遼水，急赴建安城，賊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因功多次受封爲皖城郡公，賞賜特別豐厚。這以後，改東夷校尉爲東夷都護，仍然讓張儉擔任。永徽初年，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四年，死於官任，終年六十歲，謚號密。

儉兄大師，累以軍功仕至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

張儉之兄名大師，多次因軍功授任爲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

張延師

儉弟延師，永徽初，累授左衛大將軍，封范陽郡公。延師廉謹周慎，典羽林屯兵前後三十餘年，未嘗有過，朝廷以此稱之。龍朔三年，卒官，贈荆州都督，謚曰敬，陪葬昭陵。

張儉之弟名延師，永徽初年，屢次升遷爲左衛大將軍，封范陽郡公。張延師爲人清廉恭謹，性格周密慎重，主管羽林屯兵前後三十多年，從未出過差錯，因此受到朝廷稱贊。龍朔三年，死於官任，追贈荆州都督，謚號敬，陪葬昭陵。

唐制三品已上，門列棨戟，儉兄弟三院門皆立戟，時人榮之，號爲三戟張家。

唐制規定三品以上官員，門前可以排列棨戟，張儉兄弟三人都在門前立戟，時人認爲榮耀，號稱三戟張家。

蘇定方

蘇定方，冀州武邑人也。父邕，大業末，率鄉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

蘇定方，是冀州武邑人。父名邕，大業末年，率鄉里幾千人爲本郡討伐盜賊。

定方驍悍多力，膽氣絶倫，年十餘歲，隨父討捕，先登陷陣。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領兵，破賊首張金稱于郡南，手斬金稱，又破楊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鄉黨賴之。後仕竇建德，建德將高雅賢甚愛之，養以爲子。雅賢俄又爲劉黑闥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戰功。及黑闥、雅賢死，定方歸鄉里。

蘇定方驍勇剽悍力氣過人，膽略超人，十多歲時，隨父征討追捕盜賊，率先攻入敵陣。父親死後，郡守又讓蘇定方領兵，在郡南打敗盜賊首領張金稱，親手殺死張金稱，又在郡西打敗楊公卿，追擊逃兵二十多里，殺死和俘獲很多，鄉里依賴他得以安定。後來在竇建德的部下任職，竇建德的部將高雅賢特别喜歡他，收他做了養子。高雅賢不久又替劉黑闥攻陷城邑，蘇定方每次都立有戰功。等到劉黑闥、高雅賢死後，蘇定方就回到了鄉里。

貞觀初，爲匡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狼狽散走，餘衆俯伏，靖軍既至，遂悉降之。軍

貞觀初年，任匡道府折衝，跟隨李靖到磧口襲擊突厥頡利。李靖派蘇定方率二百騎兵做先鋒，乘霧行進，離賊大約一里遠，霧忽然散去，望見敵人的牙帳，縱馬突襲殺死敵兵近百人。頡利和隋朝公主狼狽散逃，餘衆俯伏在地，李靖大軍到達後，便全部投降。軍隊返回，授任左武候

還，授左武候中郎將。

永徽中，轉左衛勛一府中郎將，從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爲前軍總管。至鷹娑川，突厥有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與戰，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别部鼠尼施等又領二萬餘騎續至。定方正歇馬，隔一小嶺，去知節十許里，望見塵起，率五百騎馳往擊之，賊衆大潰，追奔二十里，殺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匹，死馬及所棄甲仗，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蓋决成敗法耳，何爲此事？自今正可結爲方陣，輜重并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被甲，賊來即戰，自保萬全。無爲輕脱，致有傷損。"又矯稱别奉聖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爲其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被甲結陣，由是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戰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自守，馬餓兵疲，逢賊即敗。怯懦如此，何功可立！又公爲大將，閫外之事不許自專，别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繫文度，飛表奏之。"知節不從。至恒篤城，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比我兵迴，彼還作賊，不如盡殺，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自作賊耳，何成伐叛？"文度不從。及分財，唯定方一無所取。師還，文度坐處死，後得除名。

明年，擢定方爲行軍大總管，又征賀魯，以任雅相、迴紇婆潤爲副。自金山之北，指處木昆部落，大破之。其俟斤懶獨禄以衆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進至突騎施部。賀魯率胡禄屋闕啜、懾舍提暾啜、鼠尼施處半啜、處木昆屈律啜、五弩失畢兵馬，衆且十萬，來拒官軍，定方

中郎將。

永徽年間，轉任左衛勛一府中郎將，隨從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討賀魯，任前軍總管。軍隊到達鷹娑川，突厥兩萬騎兵前來抵禦，總管蘇海政與突厥交戰，互有勝負。不久突厥的分支鼠尼施等又率兩萬多騎兵陸續趕到。蘇定方正下馬休息，隔着一座小山嶺，離程知節約十里遠，望見灰塵揚起，率五百騎兵飛馳進攻，賊衆大敗潰逃，追殺逃兵二十里，殺死一千五百多人，繳獲戰馬兩千匹，死馬和被丢棄的兵器，遍布山野，不計其數。副大總管王文度忌妒他的功勞，對程知節說："雖說打敗了賊軍，官軍也有死傷，這是爲决定勝敗而不得已的辦法，何須如此行事？從現在起完全可以結成方陣，輜重都放在陣中，隊伍排列在四面，人馬披甲，賊來立即迎戰，就可確保萬無一失。不要輕舉妄動，以致造成損傷。"又假稱另外得到聖旨，因程知節恃勇輕敵，令王文度替他指揮部隊，於是召回軍隊不許深入。士兵每日騎馬，披甲結陣，因此戰馬大多餓死，士兵疲勞，没有鬥志。蘇定方對程知節說："本是爲了討賊，現在却成了自守，馬餓兵疲，遇上敵人就會失敗。怯懦如此，怎能立功！再說公是大將，軍旅之事不許自己處理，另派軍副專掌號令，論理决不會如此。應當囚禁王文度，飛速傳遞表章上奏朝廷。"程知節不聽。到達恒篤城，有些胡人投降歸附，王文度又說："等我回軍後，他們還是做賊，不如全部殺死，奪取他們財物。"蘇定方說："這樣做就是自己在做賊，怎能討伐叛賊？"王文度不聽。等分財物時，衹有蘇定方一無所取。軍隊返回，王文度因此獲罪被處以死刑，後來得僅以免官作罷。

第二年，升任蘇定方爲行軍大總管，再次征討賀魯，命任雅相、回紇婆潤爲副，從金山北面出發，直指處木昆部落，大敗其部落。其俟斤嬾獨禄率衆一萬多帳來投降，蘇定方加以安撫，調發他們一千騎兵進軍到突騎施部落。賀魯率胡禄屋闕啜、懾舍提暾啜、鼠尼施處半啜、處木昆屈律啜、五弩失畢的兵馬，將近十萬兵衆，前來抵擋官軍，蘇定方率領回紇和唐兵一萬多人迎

率迴紇及漢兵萬餘人擊之。賊輕定方兵少，四面圍之，定方令步卒據原，攢矟外向，親領漢騎陣於北原。賊先擊步軍，三衝不入，定方乘勢擊之，賊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殺人馬數萬。明日，整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弩失畢悉衆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餘五咄六聞賀魯敗，各向南道降于步真，於是西蕃悉定。唯賀魯及咥運率其牙内餘衆而奔，定方追之，復大戰於伊麗水上，殺獲略盡。賀魯及咥運十餘騎逼夜亡走，定方遣副將蕭嗣業追捕之，至於石國，擒之而還。高宗臨軒，定方戎服操賀魯以獻，列其地爲州縣，極於西海。定方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封邢國公，又封子慶節爲武邑縣公。

擊。賊軍輕視蘇定方兵少，從四面包圍了他，蘇定方命令步兵占據高地，把密集的長矛矛頭對着外面，親率唐軍騎兵在北面高地上布陣。賊兵先進攻步軍，衝了三次没能攻入，蘇定方乘勢進攻，賊軍於是大敗，追擊逃兵三十里，殺死人馬數萬。第二天，整頓軍隊繼續進兵，胡祿屋等、五弩失畢率全部人馬投降，衹有賀魯和處木昆屈律啜帶幾百名騎兵向西逃跑。餘下的五咄六聽説賀魯兵敗，分别奔往南道降於步真，西蕃從此全部平定。衹有賀魯和咥運率領所屬餘衆逃走，蘇定方率軍追趕，又在伊麗水上大戰，幾乎將他們全部殺死和俘獲。賀魯和咥運率十幾名騎兵乘夜逃走，蘇定方派副將蕭嗣業追捕，追到石國，活捉他們後返回。高宗到殿前，蘇定方身穿軍服押着賀魯獻上，劃分那裏的土地爲州縣，一直到達西海。蘇定方因功遷任左驍衛大將軍，封邢國公，又封其子蘇慶節爲武邑縣公。

俄有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擁其所部及疏勒、朱俱般、葱嶺三國復叛，詔定方爲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葉葉水，而賊保馬頭川。於是選精卒一萬人、馬三千匹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驚，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績，退保馬保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爲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出降。俘還至東都，高宗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特勤獻之，葱嶺以西悉定。以功加食邢州鉅鹿真邑五百户。

不久原先鎮守諸胡的思結闕俟斤都曼，率其所部和疏勒、朱俱般、葱嶺三國再度反叛，皇帝詔令蘇定方任安撫大使，率軍討伐。到達葉葉水，賊軍控制馬頭川。蘇定方便挑選精兵一萬、戰馬三千匹飛馳突襲，一天一夜行軍三百里，天明時到達城西十里遠。都曼大驚，率兵在城門外抵抗，賊軍大敗，退守馬保城，王師進軍占領城門。到了夜間，衆軍逐漸到達，將城四面包圍，伐木製造攻城的器械，排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捆起自己開門投降。蘇定方押着俘虜回到東都，高宗親臨乾陽殿，蘇定方押着都曼特勤獻上，葱嶺以西全部平定。因功增加邢州鉅鹿實封五百户。

顯慶五年，從幸太原，制授熊津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定方自城山濟海，至熊津江口，賊屯兵據江。定方升東岸，乘山而陣，與之大戰，揚帆蓋海，相續而至。賊師敗績，死者數千人，自餘奔散。遇潮且上，連舳入江，定方於岸上擁陣，水陸齊進，

顯慶五年，隨皇上到太原，下制授他任熊津道大總管，率軍討伐百濟。蘇定方從城山渡海，到達熊津江口，賊寇沿江屯兵據守。蘇定方登上東岸，據山列陣，與賊大戰，唐軍揚帆渡海，相繼到達。賊軍大敗，死亡數千人，餘衆奔逃潰散。遇到漲潮唐軍隨潮而上，戰船相連駛入江中，蘇定方在岸上列陣而行，水陸齊進，飛楫擊

飛檝鼓噪，直趣真都。去城二十許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郭。其王義慈及太子隆奔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爲王，嫡孫文思曰："王與太子雖并出城，而身見在；叔總兵馬，即擅爲王，假令漢兵退，我父子當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卒登城建幟，於是泰開門頓顙。其大將禰植又將義慈來降，太子隆并與諸城主皆同送款。百濟悉平，分其地爲六州。俘義慈及隆、泰等獻于東都。

水擂鼓吶喊，直指真都。離城大約二十里，賊寇出動全國兵力來抵抗，大戰將他們打敗，殺死俘獲一萬多人，追擊逃敵進入城中。百濟王扶餘義慈和太子扶餘隆逃到北部地區，蘇定方進軍包圍都城。扶餘義慈次子扶餘泰自立爲王，嫡孫扶餘文思説："國王和太子雖然都出了城，但依然活着；叔父統領兵馬，就擅自稱王，假使漢軍撤退，我父子性命就無法保全了。"於是率左右之人緣城墻而下，百姓追隨他，扶餘泰無法阻止。蘇定方命令士兵登上城墻樹起旗幟，於是扶餘泰打開城門伏地投降。他的大將禰植又帶着扶餘義慈來降，太子扶餘隆和各城城主都同時請降。百濟全部平定，將那裏劃分爲六個州。押解扶餘義慈和扶餘隆、扶餘泰等人到東都獻俘。

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賞賜珍寶，不可勝計，仍拜其子慶節爲尚輦奉御，定方俄遷左武衛大將軍。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高宗聞而傷惜，謂侍臣曰："蘇定方於國有功，例合褒贈，卿等不言，遂使哀榮未及。興言及此，不覺嗟悼。"遽下詔贈幽州都督，謚曰莊。

蘇定方前後滅掉三個國家，都將其國王活捉，賞賜的珍寶，不計其數，并拜其子蘇慶節爲尚輦奉御，蘇定方不久遷任左武衛大將軍。乾封二年去世，終年七十六歲。高宗聽到他的死訊感到悲傷痛惜，對侍臣説："蘇定方對國家有功，按例應當褒獎追贈，卿等不説，致使死後榮寵未能及時頒下。言及於此，不覺悲嘆痛惜。"立即下詔追贈幽州都督，謚號莊。

薛仁貴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貞觀末，太宗親征遼東，仁貴謁將軍張士貴應募，請從行。至安地，有郎將劉君昂爲賊所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徑前，手斬賊將，懸其頭於馬鞍，賊皆懾伏，仁貴遂知名。及大軍攻安地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真率兵二十五萬來拒戰，依山結營，太宗分命諸將四面擊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賊盡披靡却走。大軍乘之，賊乃大潰。太宗遥望見之，遣馳問先鋒白衣者爲誰，特引見，賜馬兩匹、絹四十匹，擢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仍令北門長上，并賜生口十人。

薛仁貴，是絳州龍門人。貞觀末年，太宗親征遼東，薛仁貴拜見將軍張士貴響應招募，請求從征。軍隊到達安地，郎將劉君昂被賊寇包圍非常危急，薛仁貴前往援救，躍馬直衝向前，親手斬殺敵將，他將敵將的首級懸挂在馬鞍上，賊兵都畏懼投降，薛仁貴於是知名。等到大軍攻打安地城，高麗莫離支派大將高延壽、高惠真率軍二十五萬前來迎戰，依山建營，太宗命令衆將分别從四面進攻。薛仁貴自恃驍勇，想立奇功，就脱掉軍服，身穿白衣，手握着戟，腰挂箭袋拉滿弓弦，大呼着首先攻入敵陣，所向無敵，賊兵都紛紛敗退。大軍乘機進攻，賊軍於是大敗。太宗從遠處望見，派騎兵疾奔前去詢問那先入敵陣穿白衣的人是誰，特令傳來相見，賞賜戰馬兩匹、絹四十匹，升任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還令他在北門負責警衛，并賞賜俘虜十人。等軍隊返

及軍還，太宗謂曰："朕舊將并老，不堪受閫外之寄，每欲抽擢驍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尋遷右領軍郎將，依舊北門長上。

回，太宗對他說："朕的舊將都已年老，不能勝任軍旅之事，常想選拔驍勇英雄，無人能比得上卿。朕不認爲得到遼東是喜事，朕高興的是得到了卿。"不久遷任右領軍郎將，依然在北門負責警衛。

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甲夜，山水猥至，衝突玄武門，宿衛者散走。仁貴曰："安有天子有急輒敢懼死？"遂登門桄叫呼以驚宮內。高宗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上使謂仁貴曰："賴得卿呼，方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於是賜御馬一匹。

永徽五年，高宗到萬年宮，一更時分，山洪暴發，冲到玄武門，守衛的士兵四散逃走。薛仁貴說："哪有天子遇到危急竟敢怕死不救的？"於是爬到門上的横木向宮内大聲呼喊報警。高宗立即出宮避到高地，不一會兒大水就冲入寢殿，皇上派人對薛仁貴說："多虧卿呼叫報警，朕方免於被水淹没，這纔知道有忠臣。"於是賞賜御馬一匹。

蘇定方之討賀魯也，於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伏。今泥熟仗素幹，不伏賀魯，爲賊所破，虜其妻子。漢兵有於賀魯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將充賤者，宜括取送還，仍加賜賚。即是矜其枉破，使百姓知賀魯是賊，知陛下德澤廣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送還之，於是泥熟等請隨軍效其死節。

蘇定方討伐賀魯，當時薛仁貴上疏說："臣聽説師出無名，不能取得戰爭勝利，祇有表明對方是賊寇，纔可打敗敵人。如今泥熟自恃平素處事幹練，不服賀魯，被賊寇打敗，俘虜了他們的妻子兒女。有的唐兵在賀魯各部落得到泥熟等人的家屬，準備充當奴隸，應該挑選出來送還給他們，并賞賜饋送禮物。這樣做就是表示憐憫他們不幸被打敗，使百姓瞭解賀魯是賊寇，知道陛下的恩德廣大。"高宗認爲他説得對，派人揀出泥熟的家屬送還，於是泥熟等人請求隨軍拼死效力。

顯慶二年，詔仁貴副程名振於遼東經略，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三千級。明年，又與梁建方、契苾何力於遼東共高麗大將溫沙門戰於横山，仁貴匹馬先入，莫不應弦而倒。高麗有善射者，於石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騎直往衝之，其賊弓矢俱失，手不能舉，便生擒之。俄又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擒契丹王阿卜固及諸首領赴東都，以功封河東縣男。

顯慶二年，下詔薛仁貴做程名振的副將籌劃謀取遼東，在貴端城打敗高麗，斬首三千級。第二年，又和梁建方、契苾何力在遼東的横山與高麗大將温沙門大戰，薛仁貴單槍匹馬首先攻入敵陣，敵兵無不應弦而倒。有個高麗人擅長射箭，在石城下射殺十幾名唐軍，薛仁貴單騎向他直衝過去，那個賊兵嚇得扔掉了弓箭，手都抬不起來，便將他活捉。不久又和辛文陵在黑山打敗契丹，活捉契丹王阿卜固和衆位首領押往東都，因功封爲河東縣男。

尋又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衆十餘

不久又領兵到天山攻打九姓突厥，臨行前，高宗拿出宮内的鎧甲，讓薛仁貴檢驗。皇上說："古代擅長射箭的人能射穿七層鎧甲，卿就射五層吧。"薛仁貴一箭洞穿，高宗大驚，另外取出堅硬的鎧甲賜給他。當時九姓突厥有軍隊十多

萬，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爲後患，并坑殺之。更就磧北安撫餘衆，擒其僞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爲邊患。

乾封初，高麗大將泉男生率衆内附，高宗遣將軍龐同善、高侃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善等，詔仁貴統兵爲後援。同善等至新城，夜爲賊所襲。仁貴領驍勇赴救，斬首數百級。同善等又進至金山，爲賊所敗，高麗乘勝而進。仁貴横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南蘇、木底、蒼巖等三城，始與男生相會。高宗手敕勞之曰：“金山大陣，凶黨實繁。卿身先士卒，奮不顧命，左衝右擊，所向無前，諸軍賈勇，致斯克捷。宜善建功業，全此令名也。”仁貴乘勝領二千人進攻扶餘城，諸將咸言兵少，仁貴曰：“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鋒而行，賊衆來拒，逆擊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四十餘城，乘風震懾，一時送款。仁貴便并海略地，與李勣大會軍于平壤城。高麗既降，詔仁貴率兵二萬人與劉仁軌於平壤留守，仍授右威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兼檢校安東都護。移理新城，撫恤孤老，有幹能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麗士衆莫不欣然慕化。

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又以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以擊之。待封嘗爲鄯城鎮守，耻在仁貴之下，多違節度。軍至大非川，將發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澀，若引輜重，將失事機，破賊即迴，又煩轉

萬，命令幾十個驍勇强健的人前來挑戰，薛仁貴連射三箭，射死三人，其他的人同時下馬投降。薛仁貴擔心會有後患，將他們全部活埋。又到漠北安撫其他部落，活捉僞葉護兄弟三人返回。軍中歌唱道：“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從此衰弱，不再成爲邊境的禍患。

乾封初年，高麗大將泉男生率領部下歸附，高宗派將軍龐同善、高侃等人前往迎接。泉男生的弟弟泉男建率國人迎擊龐同善等，詔令薛仁貴帶兵做後援。龐同善等到達新城，夜間受到賊軍襲擊。薛仁貴率領驍勇將士前往援救，斬首數百級。龐同善等又進軍到金山，被賊軍打敗，高麗乘勝進軍。薛仁貴截擊，賊兵大敗，斬首五萬多，於是攻克高麗的南蘇、木底、蒼巖等三座城，纔和泉男生會合。高宗親手寫敕書慰勞他説：“金山大戰，凶敵實在很多。卿身先士卒，奮不顧身，左衝右突，所向無敵，衆軍奮勇，取得這樣的大捷。應努力建立功業，保全這個英名。”薛仁貴乘勝帶領二千人進攻扶餘城，衆將都説兵少，薛仁貴説：“兵在於主將會使用，而不在多。”於是做先鋒前行，賊軍前來抵禦，迎頭痛擊而大敗賊軍，殺死和俘獲一萬多人，乘勝攻克扶餘城。扶餘川四十多座城池，聽到風聲都震駭恐懼，一時間全部投降。薛仁貴便沿着海邊攻掠土地，和李勣在平壤城大會師。高麗投降以後，詔令薛仁貴率兵二萬人和劉仁軌留守平壤城，并授任他爲右威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兼檢校安東都護。遷治所到新城，撫恤孤兒老人，有才能者，按才任用，忠孝節義，都加以表彰，高麗的士人和百姓無不欣然歸順。

咸亨元年，吐蕃入侵，又命薛仁貴任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迎擊吐蕃。郭待封曾任鄯城鎮守，耻居薛仁貴之下，時常違背指揮。軍隊到達大非川，將要發軍趕赴烏海，薛仁貴對郭待封説：“烏海險惡遥遠，車輛行動不便，如果携帶輜重，就會失去進攻的時機，打敗賊軍就返回，又要麻煩轉運。那裏瘴氣

運。彼多瘴氣，無宜久留。大非嶺上足堪置栅，可留二萬人作兩栅，輜重等并留栅内。吾等輕鋭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略盡，收其牛羊萬餘頭，迴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遂不從仁貴之命，領輜重繼進，比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來救，邀擊，待封敗走趨山，軍糧及輜重并爲賊所掠，仁貴遂退軍屯於大非川。吐蕃又益衆四十餘萬來拒戰，官軍大敗，仁貴遂與吐蕃大將論欽陵約和。仁貴嘆曰："今年歲在庚午，軍行逆歲，鄧艾所以死於蜀，吾知所以敗也。"仁貴坐除名。

尋而高麗衆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爲雞林道總管以經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開耀元年，復召見，謂曰："往九成宫遭水，無卿已爲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并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自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静，瓜、沙路絶，卿豈可高枕鄉邑，不爲朕指撝耶？"於是起授瓜州長史，尋拜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又率兵擊突厥元珍等於雲州，斬首萬餘級，獲生口二萬餘人、駝馬牛羊三萬餘頭。賊聞仁貴復起爲將，素懼其名，皆奔散，不敢當之。其年，仁貴病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將軍，官造靈輿，并家口給傳還鄉。

子訥，别有傳。

程務挺 程名振

程務挺，洺州平恩人也。父名振，大業末，仕竇建德爲普樂令，甚有能名，諸賊不敢犯其境。尋棄建德歸國，高祖遥授永年令，仍令率兵經

多，不適宜久留。大非嶺上完全可以設置營栅，可留兵二萬建造兩座營栅，輜重等物都放在營栅内。我們用精兵輕裝兼程前進，乘他們没有防備發起進攻，就可以消滅他們。"薛仁貴於是率先頭部隊到達河口，遇上敵軍將他們打敗，幾乎全部斬首俘獲，收繳了一萬多頭牛羊，回軍到烏海城，等待後援。郭待封此時便不聽從薛仁貴的命令，帶着輜重從後跟進。等到烏海時，吐蕃二十多萬兵衆全部趕來增援，攔路截擊，郭待封軍敗逃到山上，軍糧和輜重都被賊兵奪去，薛仁貴祇好退軍駐守在大非川。吐蕃又增兵到四十多萬來迎戰，官軍大敗，薛仁貴就和吐蕃大將論欽陵講和。薛仁貴嘆息説："今年是庚午年，軍事行動觸犯歲星，鄧艾之所以死在蜀地，我知道失敗的原因了。"薛仁貴因此獲罪除去官籍。

不久高麗人相繼再度反叛，下詔起用薛仁貴任雞林道總管來籌劃謀取。上元年間，因事獲罪流放象州，恰遇大赦歸來。高宗顧念他的功勞，開耀元年，又召見他，對他説："過去九成宫遇大水，没有卿朕已變成魚了。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都遵從我朝的聲威和教化，全是卿的功勞。卿雖然有錯，怎能相忘？有人説卿在烏海城下不主動進攻賊寇，致使軍事失利，朕所恨的，祇有此事。現在西部邊境不太平静，瓜州、沙州道路中斷，卿怎可安卧家鄉，不替朕指揮軍隊呢？"於是起用他授任瓜州長史，不久拜任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又率兵到雲州進攻突厥元珍等部，斬首一萬多級，俘獲俘虜二萬多、駝馬牛羊三萬多頭。賊寇聽説薛仁貴又被起用爲將，因素來害怕他的威名，紛紛逃散，不敢抵擋。這一年，薛仁貴病逝，終年七十歲，追贈左驍衛將軍，官府製造靈車，連其家屬一同用車送回家鄉。

子名訥，另外有傳。

程務挺，洺州平恩人。父名名振，大業末年，在竇建德手下擔任普樂令，很有能幹的名聲，衆賊不敢侵犯他的縣境。不久背叛竇建德歸附朝廷，高祖遥授他爲永年令，并令他率兵籌劃

略河北。名振夜襲鄴縣，俘其男女千餘人以歸，去鄴八十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悉放遣之。鄴人感其仁恕，爲之設齋，以報其恩。及建德敗，始之任。俄而劉黑闥陷洺州，名振復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朝，母潘、妻李，在路爲賊所掠，沒於黑闥。名振又從太宗討黑闥，時黑闥於冀、貝、滄、瀛等州水陸運糧，以拒官軍，名振率千餘人邀擊之，盡毁其舟車。黑闥聞之大怒，遂殺名振母、妻。及黑闥平，名振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名振以功拜營州都督府長史，封東平郡公，賜物二千段、黄金三百兩。累轉洺州刺史。太宗將征遼東，召名振問以經略之事，名振初對失旨，太宗動色詰之，名振酬對逾辯。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我前，每見别嗔餘人，猶顔色無主。名振生平不見我，向來責讓，而詞理縱横，亦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授平壤道行軍總管。前後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稱爲名將。永徽六年，累除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又率兵破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殺獲甚衆。後歷晋、蒲二州刺史。龍朔二年卒，贈右衛大將軍，謚曰烈。

謀取河北。程名振夜襲鄴縣，俘虜鄴縣男女一千多人返回，離開鄴縣八十里，檢查婦女發現九十多人有乳汁，全部放回。鄴縣人感激他的仁愛寬恕，爲他設齋，來報答他的恩惠。等竇建德失敗後，方纔到任。不久劉黑闥攻陷洺州，程名振又和刺史陳君賓脱身投奔朝廷，母潘氏、妻李氏，在路上被賊兵俘獲，落入劉黑闥手中。程名振又隨從太宗討伐劉黑闥，當時劉黑闥在冀、貝、滄、瀛等州水陸兩路運輸軍糧，來抵禦官軍，程名振率一千多人截擊，將運糧船車全部搗毁，劉黑闥聞訊大怒，就殺死程名振的母親、妻子。等劉黑闥被平定後，程名振請求親手殺死劉黑闥，用他的頭來祭奠母親。程名振因功拜任營州都督府長史，封東平郡公，賜物二千段、黄金三百兩。多次轉任爲洺州刺史。太宗將征討遼東，召見程名振詢問軍旅之事，程名振開始時回答不合旨意，太宗滿面怒容地追問他，程名振回答得更加雄辯。太宗怒意消除，對左右之人説："房玄齡經常侍從在我身邊，每次見我怒斥他人，尚且嚇得面無人色。程名振生平没見過我，剛纔斥責他，他却言談縱横，真是奇士。"當天拜授右驍衛將軍，授任平壤道行軍總管。先後進攻沙卑城，攻破獨山敵陣，都是以少勝多，被稱爲名將。永徽六年，多次授任營州都督，兼任東夷都護。又率兵到貴端水打敗高麗，縱火燒毁新城，斬殺俘獲很多。後來歷任晋、蒲二州刺史。龍朔二年去世，追贈右衛大將軍，謚號烈。

務挺少隨父征討，以勇力聞，遷右領軍衛中郎將。永隆中，突厥史伏念反叛，定襄道行軍總管李文暕、曹懷舜、竇義昭等相次戰敗。又詔禮部尚書裴行儉率兵討之，務挺爲副將，仍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於金牙山，務挺與副總管唐玄表引兵先逼之。伏念懼不能支，遂間道降於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中書令裴炎以伏念懼務挺等兵勢而降，非行儉之功，伏念遂伏誅。務挺以功遷右衛將軍，

程務挺年輕時隨父征討，以勇敢和武力聞名，遷任右領軍衛中郎將。永隆年間，突厥史伏念反叛，定襄道行軍總管李文暕、曹懷舜、竇義昭等相繼戰敗。又詔令禮部尚書裴行儉率軍討伐，程務挺任副將，并檢校豐州都督。當時史伏念屯兵金牙山，程務挺和副總管唐玄表帶兵首先進逼，史伏念擔心抵擋不住，就從小道直接投降了裴行儉，裴行儉答應史伏念免他不死。中書令裴炎認爲史伏念是害怕程務挺等人的兵勢而投降的，不是裴行儉的功勞，史伏念於是被處死。程務挺因功遷任右衛將軍，封平原郡公。

封平原郡公。

永淳二年，綏州城平縣人白鐵余率部落稽之黨據縣城反，僞稱尊號，署百官，又進寇綏德，殺掠人吏，焚燒村落，詔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進攻其城，拔之，生擒白鐵余，盡平其餘黨。又以功拜左驍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

嗣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檢校右羽林軍張虔勗同受則天密旨，帥兵入殿庭，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爲皇帝。則天臨朝，累受賞賜，特拜其子齊之爲尚乘奉御。務挺泣請迴授其弟，則天嘉之，下制褒美，乃拜其弟原州司馬務忠爲太子洗馬。

文明年，以務挺爲左武衛大將軍、單于道安撫大使，督軍以禦突厥。務挺善於綏禦，威信大行，偏裨已下，無不盡力。突厥甚憚之，相率遁走，不敢近邊。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之，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友善，或構言務挺與裴炎、徐敬業皆潛相應接，則天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就軍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樂相慶，仍爲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祈禱焉。

貞觀、永徽間軍將，又有張士貴、趙道興，狀迹可録。

永淳二年，綏州城平縣人白鐵余率部落稽之衆占據縣城反叛，僞稱尊號，設置百官，又進犯綏德，殺傷掠奪百姓和官吏，焚燒村落，朝廷下詔程務挺和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伐。程務挺進攻城平縣城，將城攻克，活捉白鐵余，全部平定他的餘黨。又因功拜授左驍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

嗣聖初年，與右領軍大將軍、檢校右羽林軍張虔勗同時接受武則天密旨，帶兵入宫，將中宗廢爲廬陵王，立豫王爲皇帝。武則天臨朝聽政之時，他多次受到賞賜，特拜其子程齊之爲尚乘奉御。程務挺哭着請求轉授自己的弟弟，武則天贊賞，下制書表彰，於是拜其弟原州司馬程務忠爲太子洗馬。

文明年間，授程務挺爲左武衛大將軍、單于道安撫大使，統率軍隊抵禦突厥。程務挺善於安撫統御部衆，威信很高，偏裨將領以下，無不盡力。突厥很害怕他，相繼逃走，不敢靠近邊境。等裴炎被關入獄中，程務挺暗中上表爲他伸冤，由此觸犯旨意。程務挺平日和唐之奇、杜求仁關係親密，有人誣陷程務挺和裴炎、徐敬業暗中相互勾結，武則天派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到軍中處斬了他，將他全家没入官府。突厥聽説程務挺死了，到處設宴奏樂祝賀，并爲程務挺建立祠堂，每次出兵作戰，就到祠中祈禱。

貞觀、永徽年間的武將，還有張士貴、趙道興，事迹值得記録。

張士貴

張士貴者，虢州盧氏人也，本名忽峍，善騎射，膂力過人。大業末，聚衆爲盜，攻剽城邑，遠近患之，號爲忽峍賊。高祖降書招懷之，士貴以所統送款，拜右光禄大夫，累有戰功，賜爵新野縣公。從平東都，授虢州刺史，高祖謂之曰："欲卿衣錦晝游耳。"尋入爲右武候將軍。貞觀七年，破反獠而還，太宗勞之曰："聞公親當矢石，爲士卒先，雖古名

張士貴，是虢州盧氏人，本名叫忽峍，精於騎馬射箭，臂力過人。大業末年，他聚衆爲盜，攻掠城邑，遠近害怕，稱他爲忽峍賊。高祖下詔書招降安撫，張士貴率部歸順，拜授右光禄大夫，屢立戰功，賜爵新野縣公。隨從太宗平定東都，授任虢州刺史，高祖對他説："想使卿衣錦還鄉罷了。"不久召入朝任右武候將軍。貞觀七年，打敗反叛的僚人返回，太宗慰勞他説："聽説公親自冒着箭石，身先士卒，即使古代名將，也無人能超過你。朕曾經聽説以身報國者，

將，何以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但聞其語，未聞其實，於公見之矣。”後累遷左領軍大將軍，改封虢國公。顯慶初卒，贈荆州都督，陪葬昭陵。

不顧性命，但衹是聽過這樣的話，没見過這樣的事，在公身上看到了。”後來多次升遷擔任左領軍大將軍，改封虢國公。顯慶初年去世，追贈荆州都督，陪葬昭陵。

趙道興

趙道興者，甘州酒泉人，隋右武候大將軍才之子也。

趙道興，甘州酒泉人，是隋朝右武候大將軍趙才之子。

道興，貞觀初歷遷左武候中郎將，明閑宿衛，號爲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爲隋武候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傳弓冶，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候將軍，賜爵天水縣子。其父時廨宇，仍舊不改，時人以爲榮。道興嘗自指其廳事曰："此是趙才將軍廳，還使趙才將軍兒坐。"爲朝野所笑，傳爲口實。儀鳳中，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文明年，以老病致仕於家。

趙道興，貞觀初年多次升遷爲左武候中郎將，通曉宿衛之事，號爲稱職。太宗曾經對他説："卿父做隋朝武候將軍時，很享有稱職的聲譽。卿如今又能繼承門風，可以説是不毁家聲。"於是授任右武候將軍，賜爵天水縣子。其父舊時的官署，仍舊不改，時人認爲榮耀。趙道興曾經指着議事廳説："這是趙才將軍之廳，還使趙才將軍的兒子坐。"受朝野譏笑，傳爲笑柄。儀鳳年間，多次升遷任左金吾衛大將軍。文明年間，因年老有病退休回家。

子皎，亦爲金吾將軍，凡三代執金吾，爲時所稱。

子名皎，也任金吾將軍，先後三代執金吾，受到時人稱道。

史臣曰：孝恪機鈐果毅，協草昧之際；樹勛建策，有傑世之風。然而務奢爲恒，既未盡善，舉衆失律，不其惑與！張公經略，有天然才度，務穡勸分，董和成績，惜哉中壽，其才未盡。邢國公神略翕張，雄謀戡定，輔平屯難，始終成業。疏封陟位，未暢茂典，蓋闕如也。仁貴驍悍壯勇，爲一時之傑，至忠大略，勃然有立。噫，待封不協，以敗全略。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上加明命，竟致立功，知臣者君，信哉。務挺勇力驍果，固有父風，英概輔時，克繼洪烈。然而苟預廢立，竟陷讒構。古之言曰："惡之來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是之謂乎！士貴、道興，逢時立效，得盡義勇，以觀厥

史臣曰：郭孝恪秉性果敢堅毅，身逢國家創建之初；建立功勛名垂史册，有高出世人的風範。然而一貫追求奢侈，爲人既不能盡善，領軍作戰又失敗，豈不令人不解嗎！張公籌劃謀取，有天生之才能，致力提倡農耕，督察調和功效顯著，可惜僅活到六十歲，才能没有完全施展。邢國公運用神機妙略，雄才大略平定叛亂，在時運艱難時輔助平定天下，自始至終功業顯著。封官加爵，不能盡現盛典，的確有所欠缺啊。薛仁貴驍勇强悍健壯勇敢，爲當世之英雄，忠心耿耿雄才大略，功業卓著，唉，郭待封與他不和，使全部計劃失敗。孔子説："人能有所立，未必能隨時權變。"皇上頒降聖明之命，最終使他立功，知臣者君主，的確如此啊。程務挺驍勇果斷武力過人，本來就有父風，以傑出的節操輔佐當世，能繼承大業。然而輕率參預廢立之事，最終被讒言誣陷身死。古語説："罪惡來臨，就像燎原之

成；而繼父風概，三代執金，不亦美乎！

火，切切不可接近。”正是對此而言啊！張士貴、趙道興，恰逢時機建立功業，得以盡義盡勇，以此展現自己的業績；而子承父風，祖孫三代執金吾，不也值得贊美嗎！

贊曰：五將雄雄，俱立邊功。張、蘇二族，功名始終。郭、薛、務挺，徼功奮命。垂則窮邊，兵無常勝。

贊曰：五將勇武威嚴，都立有邊功。張、蘇兩族，功名有始有終。郭孝恪、薛仁貴、程務挺，爲求功名奮不顧身。最終都死在邊疆，可見兵無常勝。

舊唐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劉仁軌　郝處俊　裴行儉（子）光庭

劉仁軌

劉仁軌，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畫地，由是博涉文史。武德初，河南道大使、管國公任瓌將上表論事，仁軌見其起草，因爲改定數字，瓌甚異之，遂赤牒補息州參軍，稍除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誡喻，期不可再犯，寧又暴横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是何縣尉，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擢授櫟陽丞。

貞觀十四年，太宗將幸同州校獵，屬收穫未畢，仁軌上表諫曰："臣聞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愚夫之計，擇之者聖人。是以周王詢于芻蕘，殷后謀于板築，故得享國彌久，傳祚無疆，功宣清廟，慶流後葉。伏惟陛下天性仁愛，躬親節儉，朝夕克念，百姓爲心，一物失所，納隍軫慮。臣伏聞大駕欲幸同州教習，臣伏知四時蒐狩，前王恒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玄黄亘野，十分纔收一二，盡力刈穫，月半猶未訖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麥，直據尋常科喚，田家已

劉仁軌，汴州尉氏人。他少年時恭謹好學，遇上隋末戰亂，無暇專心學習，每到一處，就在空中地上比劃練字，因此博涉文史。武德初年，河南道大使、管國公任瓌將上表論事，劉仁軌見到他起草的表章，就替他改了幾個字，任瓌感到十分驚異，就填寫空白文書授任他爲息州參軍，不久升任陳倉尉。本地有個折衝都尉叫魯寧，依仗班位高，放縱無禮，歷任長官不能禁止。劉仁軌專門加以勸誡曉諭，約定不可再犯，魯寧却更加横暴，劉仁軌最終用杖刑把他處死。州官將此事上報朝廷，太宗生氣地說："是什麽縣尉，竟敢殺我的折衝！"立即追召他入朝，和他交談，驚奇他的剛正，升任他爲櫟陽丞。

貞觀十四年，太宗將到同州設圍場打獵，當時秋穫尚未結束，劉仁軌上表勸阻說："臣聽説上面屋漏，下面的人知道；愚夫的計謀，可供聖人選擇。所以周王向割草砍柴的人請教，商王和築墻的傅説謀劃，因此得以長久統治國家，傳位無窮，功業顯於宗廟，幸福流於後世。陛下天性仁愛，親行節儉，朝夕思念，百姓在心，一人流離失所，救民之心就深切憂慮。臣聽説大駕想到同州圍獵，臣知四季巡視游獵，是前代帝王的常典，不過事有沿襲改革，不必一定遵循。今年好雨及時，秋天莊稼極爲茂盛，田野一片金黄，莊稼纔收了十分之一二，盡力收割，一個半月還不能結束，貧困無力的人家，穀子收完纔準備種麥，就是按照平常的徵派，對田家已有妨礙。現

有所妨。今既供承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爲狼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尊，垂聽一介之言，退近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暇豫，家得康寧。輿輪徐動，公私交泰。”太宗特降璽書勞曰：“卿職任雖卑，竭誠奉國，所陳之事，朕甚嘉之。”尋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

在既要供奉承辦打獵事宜，又要修理橋梁道路，縱使非常簡略，也需動用一兩萬個人工，百姓正忙於收割，實在窮於應付。臣希望陛下少留一點萬乘的尊嚴，傾聽一人之言，推遲十天，待收割完畢，就會人人都有空閑，家家都得康寧。車輪慢慢起動，公私都得便利。”太宗專門降下詔書慰勞說：“卿職位雖低，竭盡忠誠奉事國家，所論之事，朕都十分贊賞。”不久拜授新安令，多次升遷任給事中。

顯慶四年，出爲青州刺史。五年，高宗征遼，令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效。時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於百濟府城鎮守，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安撫其餘衆。文度濟海病卒，百濟爲僧道琛、舊將福信率衆復叛，立故王子扶餘豐爲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代文度統衆，便道發新羅兵合勢以救仁願，轉鬥而前，仁軌軍容整肅，所向皆下。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退保任存城。

顯慶四年，出任青州刺史。五年，高宗征遼，令劉仁軌暫時統領水軍，因没按期到達而獲罪免官，特令他以平民的身份隨軍效力。當時蘇定方已平定百濟，留下郎將劉仁願在百濟府城鎮守，又讓左衛中郎將王文度任熊津都督，安撫百濟餘部。王文度渡海病死，百濟人衆又在僧人道琛、舊將福信的率領下反叛，擁立舊王子扶餘豐爲王，率兵將劉仁願包圍在府城。詔令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接替王文度統領部隊，并就地徵發新羅的軍隊合力救援劉仁願，且戰且進，劉仁軌軍容整齊，攻無不克。道琛等人於是解除對劉仁願的包圍，退保任存城。

尋而福信殺道琛，并其兵馬，招誘亡叛，其勢益張。仁軌乃與仁願合軍休息。時蘇定方奉詔伐高麗，進圍平壤，不克而還。高宗敕書與仁軌曰：“平壤軍迴，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專之可也。況在滄海之外，密邇豺狼者哉！且人臣進思盡忠，有死無貳，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妖孽充斥，而備預甚嚴，宜礪戈秣馬，擊其不意，彼既無備，何攻不克？戰而有勝，士卒自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

不久福信殺死道琛，吞并了他的兵馬，招集引誘叛亡之人，勢力更爲壯大。劉仁軌於是和劉仁願會軍休息。當時蘇定方奉詔征伐高麗，進兵包圍了平壤，没能攻下而撤回。高宗傳詔書給劉仁軌說：“平壤軍隊撤回，卿的一城不能單獨固守，應開拔到新羅，共同駐守。如果金法敏需要卿等人留下鎮守，就暫且駐在那裏；如果不需要，即應渡海返回。”將士都想西歸，劉仁軌說：“《春秋》之義，大夫出境，遇上可以安定社稷、便利國家的事情，可以獨斷而行。何況在滄海之外，靠近豺狼之地呢！況且人臣進思盡忠，死無二心，公家的利益，知無不爲。主上想吞并消滅高麗，先平定百濟，留兵鎮守，控制其心腹要地。雖然妖孽充斥，但我們防備很嚴，應礪兵秣馬，攻其不意，他們既無防備，何攻不克？戰鬥取得勝利，士兵自會安心。然後分兵占據險要，打開局勢，飛速傳遞表章報告皇上，再請增加軍

飛表聞上，更請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當出師命將，聲援纔接，凶逆自殲。非直不弃成功，實亦永清海外。今平壤之軍既迴，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藪，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脚，即爲亡虜；拔入新羅，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凶暴，殘虐過甚，餘豐猜惑，外合内離，鴟張共處，勢必相害。唯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扶餘豐及福信等以真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草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

隊戰船。朝廷知道成功在望，定會出師任將，援軍的消息一到，頑敵自會滅亡。非但不會放棄已取得的戰果，實際上也確能永遠平定海外。現在攻打平壤的軍隊已經返回，熊津的駐軍又已撤出，那麼百濟餘衆，很快就會重振旗鼓，高麗這塊亡命之徒的藏身之地，何時纔能平定？況且如今以一城之地，處賊中心，如果撤兵時措施不當，就會變成逃亡的殘兵敗將；拔兵進入新羅，不過是坐客，倘若不如意，追悔莫及。何況福信凶狠横暴，非常殘忍，扶餘豐猜忌多疑，貌合神離，張翼的鴟鳥共處，勢必互相殘殺。衹應堅守觀察變化，乘機進取，不可輕動。”衆人聽從。當時扶餘豐和福信等因爲真峴城臨江地勢高險，又處要衝，故加兵防守。劉仁軌帶領新羅的軍隊，乘夜逼近城池，攀着棘草從四面登上，到天明時就占據了城池，於是打通了新羅運糧的道路。

俄而餘豐襲殺福信，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以拒官軍。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兵浮海以爲之援。仁師既與仁軌等相合，兵士大振。於是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損戰士，固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賊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克周留，則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别率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會陸軍同趣周留城。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漲天，海水皆赤，賊衆大潰。餘豐脱身而走，獲其寶劍。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并耽羅國使，一時并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賊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降。

不久扶餘豐發動突襲殺死福信，又派使者到高麗和倭國請求援兵，來抵擋官軍。下詔令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渡海做後援。孫仁師和劉仁軌等會合之後，軍隊士氣大振。於是衆將聚集到一起商討軍事，有人說：“加林城是水陸要衝，請先進攻它。”劉仁軌說：“加林城險要堅固，急攻就會損傷戰士，固守就會曠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是賊寇的巢穴，群凶聚集之地，鏟除罪惡要從根本，必須先拔掉根源。如果攻克周留，那麼其他各城自會投降。”於是孫仁師、劉仁願和新羅王金法敏率陸軍進兵。劉仁軌就另外帶領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和糧船，從熊津江開往白江，會合陸軍同時進攻周留城。劉仁軌在白江口遇到倭兵，四戰四勝，燒毁倭船四百艘，烟火衝天，映紅了海水，賊衆大敗。扶餘豐脱身逃走，繳獲了他的寶劍。僞王子扶餘忠勝、扶餘忠志等率士人子女和倭衆及耽羅國使者，一時全部投降。百濟諸城，又都歸順了。賊寇主帥遲受信占據任存城不肯投降。

先是，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自蘇定方軍迴後，鳩集亡散，各

起初，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自從蘇定方的軍隊返回以後，招集亡散之人，分別據險

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率其衆降。仁軌諭以恩信，令自領子弟以取任存城，又欲分兵助之。孫仁師曰：“相如等獸心難信，若授以甲仗，是資寇兵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謀，感恩之士，從我則成，背我必滅，因機立效，在於茲日，不須疑也。”於是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其妻子走投高麗，於是百濟之餘燼悉平。孫仁師與劉仁願振旅而還，詔留仁軌勒兵鎮守。

初，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凋殘，僵尸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吊祭之。修録户口，署置官長，開通塗路，整理村落，建立橋梁，補葺堤堰，修復陂塘，勸課耕種，賑貸貧乏，存問孤老。頒宗廟忌諱，立皇家社稷。百濟餘衆，各安其業。於是漸營屯田，積糧撫士，以經略高麗。仁願既至京師，上謂曰：“卿在海東，前後奏請，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劉仁軌之詞，非臣所及也。”上深嘆賞之，因超加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并賜京城宅一區，厚賚其妻子，遣使降璽書勞勉之。

仁軌又上表曰：

臣蒙陛下曲垂天奬，棄瑕録用，授之刺舉，又封連率。材輕職重，憂責更深，常思報效，冀酬萬一，智力淺短，淹滯無成。久在海外，每從征役，軍旅之事，實有所聞，具狀封奏，伏願詳察。臣看見在兵募，手脚沉重者多，勇健奮發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單寒，唯望西歸，無心展效。臣問：“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

響應福信，到此時率衆投降。劉仁軌用恩信進行開導，讓他們帶領自己的子弟進攻任存城，還打算分兵援助他們。孫仁師説：“沙吒相如等人禽獸之心難以相信，如果交給他們兵器，就等於幫助敵兵。”劉仁軌説：“我看沙吒相如、黑齒常之都忠勇有謀，是感恩之士，知道跟從我們就會成功，背叛我們就會滅亡，利用時機建立功業，就在今天，不必懷疑。”於是送給他們糧食和兵器，分兵跟隨他們，果然攻克任存城。遲受信拋下妻子兒女逃跑投奔高麗，於是百濟的餘衆都被平定，孫仁師和劉仁願整軍回國，詔令劉仁軌帶兵留下鎮守。

起初，百濟經過福信之亂，全境凋零殘破，死尸遍地。劉仁軌開始傳令收殮骸骨，埋葬吊祭。整理登記户口，設置官長，開通道路，整修村落，建築橋梁，修補堤堰，恢復池塘，鼓勵耕種，救濟貧苦，供養孤兒老人。頒布宗廟忌諱，建立皇帝社稷壇。百濟餘衆，各安其業。於是逐漸經營屯田，儲糧養兵，以便籌劃謀取高麗。劉仁願回到京城之後，皇上問他説：“卿在海東之時，前後奏請，都合事宜，并且很有文理，卿本是武將，爲何有如此文筆？”劉仁願回答説：“那是劉仁軌的文詞，非臣所及。”皇上非常贊賞，於是破格給劉仁軌加六階，正式授任帶方州刺史，并在京城賜給住宅一處，厚賞他的妻子兒女，派使者帶詔書慰勞鼓勵他。

劉仁軌又上表説：

臣蒙陛下開恩奬拔，不計小過加以録用，授任刺史，又封統帥。才能低劣而職權重大，憂慮更深責任更重，常想報效皇恩，希望能酬答萬分之一，然而我才智淺薄能力低下，虚耗歲月而無所成就。長期在海外，經常參與征伐，軍旅之事，確有所聞，詳細寫下密封奏上，希望陛下詳察。臣看到現役兵士，大多手脚笨重行動遲緩，很少有勇敢强健精神奮發的，加上還有老弱，他們衣衫單薄不勝寒冷，一心盼望西歸，無心建功立業。臣問道：“過去在本土，見百姓人人響

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何因今日募兵，如此儜弱?”皆報臣云：“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又別。貞觀、永徽年中，東西征役，身死王事者，并蒙敕使吊祭，追贈官職，亦有迴亡者官爵與其子弟。從顯慶五年以後，征役身死，更不借問。往前渡遼海者，即得一轉勳官；從顯慶五年以後，頻經渡海，不被記録。州縣發遣兵募，人身少壯，家有錢財，參逐官府者，東西藏避，并即得脱；無錢參逐者，雖是老弱，推背即來。顯慶五年，破百濟勳，及向平壤苦戰勳，當時軍將號令，并言與高官重賞，百方購募，無種不道，洎到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盡。發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獨海外始逃。又爲征役，蒙授勳級，將爲榮寵；頻年征役，唯取勳官，牽挽辛苦，與白丁無別。百姓不願征行，特由於此。”陛下再興兵馬，平定百濟，留兵鎮守，經略高麗，百姓有如此議論，若爲成就功業？臣聞琴瑟不調，改而更張，布政施化，隨時取適。自非重賞明罰，何以成功？臣又問：“見在兵募，舊留鎮五年，尚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因如此單露?”并報臣道：“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自從離家，已經二年。在朝陽甕津，又遣來去運糧，涉海遭風，多有漂失。”臣勘責見在兵募，衣裳單露，不堪度冬者，給大軍還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來年秋後，

應招募，争相從軍出征，甚至有人不用官府提供物資，請求自備衣糧，報名參加義征。爲什麽如今徵兵，如此懦弱呢?”他們都回答臣説：“今日的官府，和往日不同，人心又有差别。貞觀、永徽年間，東西征戰，爲王事而獻身的人，朝廷都派使者吊祭，追贈官職，也有把死者的官爵轉授給他的子弟之事。從顯慶五年以後，征戰身死，再無人過問。從前士兵渡遼海作戰，就可得到一個轉勳官；從顯慶五年以後，屢次渡海出征，都不被記録。州縣徵發調遣兵士，年輕力壯，家有錢財，奔走於官府的人，東躲西藏都得脱身；無錢買通官府的人，即使是年老體弱，也被强行徵來。顯慶五年，攻陷百濟之功，及進軍平壤苦戰之功，當時軍中將領號令士兵，都説要給高官重賞，千方百計地招收徵募，好話説盡。等到渡海回到西岸，惟聞枷鎖審訊囚禁，剥奪賞賜取消功勳，州縣追逼交租，想要安居都不能够，公私疲困破敗，不可盡言。從西海岸出發的時候，已有人自殘而逃避征戰，并非衹是到了海外纔有人逃跑。又因爲征戰，蒙恩授給勳級，作爲榮耀；然而連年征戰，衹是選取勳官，其餘依然牽牛拉車辛勤勞苦，和平民百姓没有什麽區别。百姓不願出征，就是由於這個原因。”陛下再度發動征戰，平定百濟，留兵鎮守，籌劃謀取高麗，百姓已有這種議論，怎能成就功業？我聽説琴瑟不調，要調整琴弦，施行政教，要因時制宜。如不重賞明罰，怎能取得成功？臣又問：“現役兵士，過去留下鎮守已經五年，依然能維持吃穿；你們纔過了一年，衣衫爲何如此單薄?”他們都回答説：“從家出來之時，衹讓準備一年的裝束，自從離家，已經兩年。在朝陽甕津，又被派去往來運糧，渡海遭遇風暴，很多東西都漂失了。”臣檢查現役兵士，凡是衣衫單薄，無法過冬的人，發給大軍回國時所留下的衣裳，暫且凑合一冬，來年秋末，再無法可想。陛下如想消滅高麗，就不

更無準擬。陛下若欲殄滅高麗，不可棄百濟土地。餘豐在北，餘勇在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相影響，若無兵馬，還成一國。既須鎮壓，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議，不可膠柱因循，須還其渡海官勛及平百濟向平壤功效。除此之外，更相褒賞，明敕慰勞，以起兵募之心。若依今日以前布置，臣恐師老且疲，無所成就。臣又見晉代平吴，史籍具載。内有武帝、張華，外有羊祜、杜預，籌謀策畫，經緯諮詢，王濬之徒，折衝萬里。樓船戰艦，已到石頭，賈充、王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天下。武帝報云："平吴之計，出自朕意，張華同朕見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亂如此。平吴之後，猶欲苦繩王濬，賴武帝擁護，始得保全。不逢武帝聖明，王濬不存首領。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撫心長嘆。伏惟陛下既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外内同心，上下齊奮，舉無遺策，始可成功。百姓既有此議，更宜改調。臣恐是逆耳之事，無人爲陛下盡言。自顧老病日侵，殘生詎幾？奄忽長逝，銜恨九泉，所以披露肝膽，昧死聞奏。

應放棄百濟土地。扶餘豐在北面，扶餘勇在南面，百濟、高麗，長期以來互相援助，倭人雖遠，也相互呼應，如果没有大唐兵馬，他們還會成爲一個國家。既然需要鎮壓，又要設置屯田，所有事務必須依靠士兵同心同德。兵士既有這種議論，就不能因循守舊不知變通，應償還他們渡海的官勛和平定百濟進軍平壤的功績。除此之外，另加褒獎賞賜，公布詔書慰勞，來振作兵士的士氣。如果依照目前的做法，臣擔心士氣低落，無法取得成功。臣又見晉時平定吴國，史籍詳細記載。朝内有武帝、張華，朝外有羊祜、杜預，籌謀策劃，商討決策，王濬等人，制勝於萬里之外。樓船戰艦，已到了石頭城，賈充、王渾之輩，還想殺死張華來向天下謝罪。武帝宣布説："平吴的計策，出自朕的意思，張華不過是贊同朕的意見罷了，并非出自他的本心。"是非混淆，竟然如此顛倒。平定吴國以後，還想重治王濬之罪，幸虧武帝保護，纔得保全性命。不遇武帝聖明，王濬的腦袋就保不住了。臣每讀此書，總要撫胸長嘆。陛下既已獲取百濟，準備攻占高麗，必須内外同心，上下一齊努力，舉措没有遺漏，纔能成功。百姓既有這種議論，更應改變措施。臣擔心這是逆耳的事情，無人給陛下直説。眼見自己老病相加，風燭殘年還能活上幾年？一旦突然身死，含恨九泉，所以披露肝膽，冒死奏聞。

上深納其言，又遣劉仁願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仍授扶餘隆熊津都督，遣以招輯其餘衆。扶餘勇者，扶餘隆之弟也，是時走在倭國，以爲扶餘豐之應，故仁軌表言之。於是仁軌浮海西還。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於州司請曆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

皇上深受觸動就采納了他的意見，又派劉仁願率兵渡海，與原來鎮守的軍隊换防，并授扶餘隆任熊津都督，讓他招集餘衆。扶餘勇，是扶餘隆之弟，當時逃亡在倭國，與扶餘豐相互呼應，所以劉仁軌上表陳述。這時劉仁軌渡海西回。起初，劉仁軌將要前往帶方州時，對人説："上天就要讓我這老頭兒富貴了！"向州官求要朝廷頒發的一卷曆日，和唐宗室七代祖廟的名諱，人們

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言。

麟德二年，封泰山，仁軌領新羅及百濟、耽羅、倭四國酋長赴會，高宗甚悦，擢拜大司憲。乾封元年，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前後戰功，封樂城縣男。三年，爲熊津道安撫大使，兼浿江道總管，副司空李勣討平高麗。總章二年，軍迴，以疾辭職，加金紫光禄大夫，聽致仕。咸亨元年，復授隴州刺史。三年，徵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五年，爲雞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徑度瓠盧河，破其北方大鎮七重城。以功進爵爲公，并子侄三人并授上柱國，州黨榮之，號其所居爲樂城鄉 三柱里。上元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依舊監修國史。

儀鳳二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軌爲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仁軌每有奏請，多被中書令李敬玄抑之，由是與敬玄不協。仁軌知敬玄素非邊將才，冀欲中傷之，上言西蕃鎮守事非敬玄莫可，高宗遽命敬玄代之。敬玄至洮河軍，尋爲吐蕃所敗。永隆二年，兼太子太傅。未幾，以老乞骸骨，聽解尚書左僕射，以太子太傅依舊知政事。永淳元年，高宗幸東都，皇太子京師監國，遣仁軌與侍中裴炎、中書令薛元超留輔太子。二年，太子赴東都，又令太孫重照京師留守，仍令仁軌爲副。

則天臨朝，加授特進，復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專知留守事。仁軌復上疏辭以衰老，請罷居守之任，因陳吕后禍敗之事，以申規諫。則天使武承嗣齎璽書往京慰喻之

不明白他的用意，他回答説："我計劃削平遼海後，頒布國家曆法，讓夷俗遵從奉行。"到此時都應驗了他的話。

麟德二年，皇帝到泰山封禪，劉仁軌帶領新羅和百濟、耽羅、倭四國酋長前往參加盛會，高宗十分高興，提升他任大司憲。乾封元年，遷任右相，兼任檢校太子左中護，累計前後戰功，封樂城縣男。三年，任熊津道安撫大使，兼任浿江道總管，協助司空李勣討伐平定高麗。總章二年，軍隊返回，他因病辭職，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允許他退休。咸亨元年，又授他任隴州刺史。三年，徵入朝拜授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五年，任雞林道大總管，東討新羅。劉仁軌率兵直接渡過瓠盧河，攻克新羅北方大鎮七重城。因功進爵爲公，子侄三人同時授任上柱國，本州同鄉感到榮耀，將他們住的地方稱爲樂城鄉 三柱里。上元二年，拜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任太子賓客，依舊監修國史。

儀鳳二年，由於吐蕃入侵，朝廷任命劉仁軌爲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劉仁軌每次上奏事務，大都受到中書令李敬玄的阻撓，因此和李敬玄不和。劉仁軌深知李敬玄本非邊將之才，想藉此中傷他，上書説西蕃鎮守之事非李敬玄不可，高宗立即命李敬玄接替他。李敬玄到了洮河軍，不久就被吐蕃打敗。永隆二年，兼任太子太傅。没過多久，因年老請求退休，允許他解除尚書左僕射，以太子太傅之職依舊參與政事。永淳元年，高宗到東都，皇太子在京城代行主持國事，派劉仁軌和侍中裴炎、中書令薛元超留下輔佐太子。二年，太子前往東都，又命皇太孫李重照在京城留守，并命劉仁軌擔任副留守。

則天臨朝聽政，加授特進，又拜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專門主持留守事。劉仁軌又上疏以年老體弱爲由而推辭，請求罷免留守之任，乘機陳述吕后亂政敗亡之事，來進行規勸諫阻。則天派武承嗣帶着詔書到京城慰問他并説明

曰：“今日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誡，復表辭衰疾，怪望既多，徊徨失據。又云‘吕后見嗤於後代，禄、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爲龜鏡。且端揆之任，儀刑百辟，况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爲懷，無以暮年致請。”尋進封郡公。垂拱元年，從新令改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尋薨，年八十四，則天廢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吊，册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户。

仁軌雖位居端揆，不自矜倨，每見貧賤時故人，不改布衣之舊。初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當位鄰臺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言。仁軌身經隋末之亂，輯其見聞，著《行年記》行於代。

子濬，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年，爲酷吏所陷，被殺，妻子籍没。中宗即位，以仁軌春官舊僚，追贈太尉。

濬子冕，開元中，爲秘書省少監，表請爲仁軌立碑，謚曰文獻。

史臣韋述曰：世稱劉樂城與戴至德同爲端揆，劉則甘言接人，以收物譽；戴則正色拒下，推美於君。故樂城之善於今未弭，而戴氏之績無所聞焉。嗚呼！高名美稱，或因邀飾而致遠；深仁至行，或以韜晦而莫傳。豈唯劉、戴而然，蓋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非夫聖智，鮮不惑也。且劉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貽國之耻，忠恕之道，豈其然乎？

道：“今日因皇帝正在守喪不能開口發布政令，我暫時代替他處置政事。勞卿從遠處勸誡，又上表聲稱年老多病要辭職，内多責備抱怨，使我憂慮不安進退無據。你又説‘吕后被後代耻笑，吕禄、吕產給漢朝帶來災難’，比喻實在深刻，使我欣慰和慚愧交集。公忠貞的操守，終始不變；勁直的氣節，古今罕比。開始時聽到這種話，怎能不感到迷惘；静而深思，足爲借鑒。而且宰相之位，是百官的楷模，何況公是先朝舊臣，爲遠近所注目。希望以匡正補救國事爲懷，不要以年邁爲由請求退休。”不久進封郡公。垂拱元年，遵從新令改任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不久去世，終年八十四歲，則天停止朝會三天，命在京官員依次到他家中吊祭，贈爲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給他家實封三百户。

劉仁軌雖然位居宰相，從不驕傲自大，每次會見貧賤時的舊友，不改平民時的樣子。剛任陳倉尉時，觀相人袁天綱對他説：“你最終會位居宰相，年紀近九十。”後來果然應了他的預言。劉仁軌親身經歷了隋末的亂世，輯録所見所聞，寫了《行年記》流行於世。

子名濬，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年，受酷吏陷害，被殺死，妻子兒女被没入官府。中宗即位，因劉仁軌是東宫舊臣，追贈劉濬爲太尉。

劉濬子名冕，開元年間，任秘書省少監，上表請求爲劉仁軌立碑，謚號叫文獻。

史臣韋述説道：世稱劉樂城和戴至德同任宰相，劉則美言待人，來博取衆人的贊譽；戴則正色對下，將美德推給君主。所以劉樂城的善績至今不泯，而戴氏的功業却默默無聞。唉！高名美聲，或因注重修飾而得以流傳長久；深仁至行，或因不愛炫耀而失傳。難道衹有劉、戴是這樣，其實是自古就有了。所以孔子説：“衆人稱譽的，一定要明察；衆人厭惡的，也一定要明察。”不是聖智之人，很少不受迷惑。况且劉公爲泄私忿，陷害别人去做力所不能的事情，致使軍隊覆敗給國家帶來耻辱，忠恕之道，難道是這樣的嗎？

郝處俊

郝處俊，安州 安陸人也。父相貴，隋末，與妻父許紹據硤州，歸國，以功授滁州刺史，封甑山縣公。

處俊年十歲餘，其父卒於滁州，父之故吏賻送甚厚，僅滿千餘匹，悉辭不受。及長，好讀《漢書》，略能暗誦。貞觀中，本州進士舉，吏部尚書高士廉甚奇之，解褐授著作佐郎，襲爵甑山縣公。兄弟篤睦，事諸舅甚謹。再轉滕王友，恥爲王官，遂棄官歸耕。

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五遷吏部侍郎。乾封二年，改爲司列少常伯。屬高麗反叛，詔司空李勣爲浿江道大總管，以處俊爲副。嘗次賊城，未遑置陣，賊徒奄至，軍中大駭。處俊獨據胡床，方餐乾糒，乃潛簡精鋭擊敗之，將士多服其膽略。總章二年，拜東臺侍郎，尋同東西臺三品。

咸亨初，高宗幸東都，皇太子於京師監國，盡留侍臣戴至德、張文瓘等以輔太子，獨以處俊從。時東州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國災異，請誅之。上謂處俊曰："朕聞爲君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視，以天下之耳而聽，蓋欲廣聞見也。且天降災異，所以警悟人君。其變苟實，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虛，聞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謗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因謂處俊曰："王者無外，何藉於守禦。雖然，重門擊柝，蓋備不虞，方知禁衛在於謹肅。朕嘗以秦法猶爲太寬，荆軻匹夫耳，而匕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寬慢

郝處俊，是安州 安陸人。父名相貴，隋朝末年，和岳父許紹占據硤州，歸順朝廷，因功授任滁州刺史，封甑山縣公。

郝處俊十多歲時，父親死在滁州，父親的舊吏贈送助喪的財物非常豐厚，多達一千多匹，他都推辭没有接受。等他長大後，喜歡讀《漢書》，基本能背誦。貞觀年間，被本州選出參加進士考試，吏部尚書高士廉十分欣賞他，因此出仕授任爲著作佐郎，繼承甑山縣公的爵位。兄弟親密和睦，事奉舅父們非常恭敬。又轉任滕王友，耻任王府官，便棄官回家種田。

過了一段時間，召入朝拜授太子司議郎，經五次升遷擔任吏部侍郎。乾封二年，改任司列少常伯。恰逢高麗反叛，下詔命司空李勣任浿江道大總管，命郝處俊爲副。曾經進駐賊境城池，没來得及列陣，敵軍突然殺到，軍中大驚。郝處俊獨自坐在折叠坐具上，正在吃乾糧，却在暗中挑選精鋭兵將打敗了敵軍，將士大多佩服他的膽略。總章二年，拜授東臺侍郎，不久同東西臺三品。

咸亨初年，高宗到東都，皇太子在京城代行主持國事，皇上將侍臣戴至德、張文瓘等人都留下輔佐太子，衹帶郝處俊隨從。當時東州道總管高侃在安市城打敗高麗的餘衆，上奏聲稱有個高麗僧人説中原有災異，請求殺掉他。皇上對郝處俊説："朕聽説做皇帝的人，用天下人的眼睛來看，用天下人的耳朵來聽，爲的是增加見聞。而天降災異，是爲了警戒提醒人君。如果災變確實，講災異的人又有什麼罪過？就算災變不實，聽到的人足以自戒。舜設立木柱讓人寫諫言，確實是有道理的。想箝制天下人之口，怎能辦到呢？這不足以治罪。"專門下令赦免了僧人。皇上因此對郝處俊説："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依靠守禦。即使是這樣，設置重重門户派人打更，是爲了防備不測，可知宫中守衛在於謹慎嚴肅。朕曾認爲秦法還是太寬，荆軻一個匹夫罷了，突然亮出匕首，始皇驚慌害怕，没人敢上前抵擋，難道不是因爲鬆懈怠慢積久成習而造成的嗎？"

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其後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十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脩爲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宫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王脩察變知機，違法赴難。向各守法，遂成其禍。故王者設法敷化，不可以太急。夫政寬則人慢，政急則人無所措手足。聖王之道，寬猛相濟。《詩》曰‘不懈于位，人之攸塈’，謂仁政也。又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謂威刑也。《洪範》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謂中道也。”上曰：“善。”

郝處俊回答説：“這是由法令嚴苛所造成的，并不是因爲法令太寬臣下鬆懈怠慢。”皇上問：“你怎麽知道的？”他回答説：“秦法：擅自登上殿堂者，滅三族。人人都害怕滅族，哪敢上殿抵擋？到了魏武帝時，法令依然嚴峻。臣見《魏令》上説：‘京城有變，九卿各居自己的府署。’後來嚴才作亂，帶着幾十個從屬進攻左掖門，魏武帝登上銅雀臺向遠處眺望，無人敢來相救。當時王脩任奉常，聽到叛亂的消息就召集車馬，没等車馬來到，就帶着官屬步行趕往宫門。魏武帝望見了，説道：‘來的人一定是王脩啊！’這是由於王脩能明察變化隨機而動，違法趕來救難。如果那時人人守法，就會造成大禍。所以王者設置法律施行教化，不可以太嚴。政令寬人就會懈怠，政令嚴人就會不知怎樣做。聖王之道，寬嚴相濟。《詩》説‘在位時努力不懈，人人就可以得到長久休息’，説的就是仁政。又説‘阻止敵寇殘暴，不要讓他們作惡’，説的就是嚴刑。《洪範》説：‘性格急躁用柔來克制，性格柔弱用剛來克服’，説的是中庸之道。”皇上説：“你説得很對。”

又有胡僧盧伽阿逸多受詔合長年藥，高宗將餌之。處俊諫曰：“修短有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胡人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爲。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高宗納之，但加盧伽爲懷化大將軍，不服其藥。

又有個胡僧盧伽阿逸多奉詔製作長生藥，高宗將要服用。郝處俊諫阻説：“人生長短有命，没聽説過萬乘之主，輕易服用蕃夷之藥。過去貞觀末年，先帝命令婆羅門僧人那羅邇娑寐按照本國舊方製作長生藥。胡人擅長異術，徵求靈草神石，一年以後製成長生藥。先帝服用，竟没有奇異的效果，病危之際，名醫束手無策。當時有人建議追究胡人的罪責，將申明法典公開處死，又擔心被夷狄取笑，於是没有施行刑罰。前鑒如此，希望陛下深察。”高宗采納，祇加授盧伽任懷化大將軍，没有服用他的長生藥。

尋而官名復舊，處俊授黄門侍郎。三年，加銀青光禄大夫，轉中書侍郎。四年，監修國史。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爲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爲東朋，周王諱爲西朋，務以角勝爲樂。處俊諫曰：“臣聞禮

不久官名恢復舊稱，郝處俊被授任黄門侍郎。三年，加授銀青光禄大夫，轉任中書侍郎。四年，監修國史。上元元年，高宗親自到含元殿東翔鸞閣觀看大聚宴。當時京城四縣和太常音樂分成東西兩隊，皇帝命令雍王李賢在東隊，周王李顯在西隊，想讓兩隊互相比賽争奪勝負來取樂。郝處俊諫阻説：“臣聽説禮之向童子表示

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多讓美，相敬如一。今忽分爲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酣樂之後，難爲禁止，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導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令止之。尋代閻立本爲中書令。歲餘，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

三年，高宗以風疹欲遜位，令天后攝知國事，與宰相議之。處俊對曰：“嘗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違反此道，臣恐上則謫見于天，下則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二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族。伏乞特垂詳納。”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旨，足可依憑，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帝曰：“是。”遂止。儀鳳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并依舊知政事，監修國史。四年，代張文瓘爲侍中。

處俊性儉素，土木形骸，自參綜朝政，每與上言議，必引經籍以應對，多有匡益，甚得大臣之體。侍中、平恩公許圉師，即處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有彭志筠，顯慶中，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萬匹，特授奉議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貴如許、郝，富若田、彭。”

處俊遷太子少保。開耀元年薨，

不得虛假的原因，是擔心童子産生欺詐之心。臣認爲二王年齡還小，意趣没有定形，應當教他們禮讓友愛，相敬如一。現在忽然分成兩隊，互相炫耀競爭，何況戲子乃是小人，言談無禮，酒足興盡之後，難以約束，恐怕他們互爭勝負，譏嘲失禮，不符合倡導仁義，顯示和睦的本意呀。”高宗猛然醒悟説：“卿見識遠大，非衆臣所能及。”立即傳令停止。不久接替閻立本任中書令。一年以後，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

三年，高宗因患風痹打算退位，讓天后暫時主持國事，和宰相商議此事。郝處俊回答説：“臣曾聽禮經講：‘天子管理陽道，皇后調理陰德。’那麽皇帝和皇后，就如太陽和月亮，陽道和陰德一般，各有所主。陛下現在想違反此道，臣擔心上則受天責罰，下則被百姓見怪。過去魏文帝在法令中規定，身死之後尚且不許皇后臨朝聽政，現在陛下爲何就想親自傳位給天后？況且天下，是高祖、太宗二聖的天下，不是陛下的天下。陛下衹應謹守宗廟，傳給子孫，千萬不可拿着國家送人，偏心后族。希望陛下詳察并認真采納。”中書侍郎李義琰進言説：“郝處俊所引的經旨，完全值得依據，希望聖慮不要懷疑，百姓就十分幸運了。”皇帝説：“好的。”於是停止。儀鳳二年，加授金紫光禄大夫，任太子左庶子，并依舊主持政事，監修國史。四年，接替張文瓘任侍中。

郝處俊生性節儉樸素，不修邊幅，自從參理朝政以後，每次與皇上談話討論，總要引經據典地來應對，有很多匡救補益，很合大臣的風範。侍中、平恩公許圉師，也就是郝處俊的舅父，早年是同州里人，在當代都官位顯達。另外他的同鄉田氏、彭氏，以經商致富而著稱。有個叫彭志筠的人，顯慶年間，上表請求用家中絹布二萬匹助軍，高宗下詔接受絹布一萬匹，特地授他任奉議郎，并布告天下。所以江、淮間傳言説：“貴如許、郝，富若田、彭。”

郝處俊遷任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去世，終年

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高宗甚傷悼之，顧謂侍臣曰："處俊志存忠正，兼有學識。至於雕飾服玩，雖極知無益，然常人不能抑情棄捨，皆好尚奢侈，處俊嘗保其質素，終始不渝。雖非元勛佐命，固亦多時驅使。又見遺表，憂國忘家，今既云亡，深可傷惜。"即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終祭以少牢，贈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令百官赴哭，給靈輿，并家口遞還鄉，官供葬事。其子秘書郎北叟上表辭所贈賜及葬遞之事，高宗不許。侍中裴炎曰："處俊臨亡，臣往見之，屬臣曰：'生既無益明時，死後何宜煩費。瞑目之後，儻有恩賜贈物，及歸鄉遞送，葬日營造，不欲勞官司供給。'"高宗深嘉嘆之，從其遺意，唯加贈物而已。

七十五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高宗十分傷感，看着侍臣說："郝處俊志存忠正，又有學識。對雕飾服玩之類，雖然知道毫無益處，然而常人不能克制喜好之意而加以捨棄，都愛好并崇尚奢侈，郝處俊就保持他的本性，始終不變。雖然他不是元勛佐命，但也確實多年效力，加上看到他的遺表，憂國忘家，現在他已死去，我深感傷痛可惜。"即在光順門舉行一天的哀悼儀式，不理政事，最後一次祭祀時使用羊、豬做供品的少牢之禮，贈給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命令百官赴家哭吊，供給靈車，和家人一起送回家鄉，官府供應葬事所需。其子秘書郎郝北叟上表推辭贈賜和葬事之物，高宗不答應。侍中裴炎說："郝處俊臨死時，臣前去探望他，他囑咐臣說：'生時既對國家無用，死後何需煩勞浪費。瞑目之後，如果降恩賜贈物品，以及用車子送葬回鄉，埋葬時的花費，不要麻煩官府供給。'"高宗非常贊嘆，遵從他的遺願，衹增加贈物而已。

處俊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坐事伏誅，臨刑言多不順。則天大怒，令斬訖仍支解其體，發其父母墳墓，焚爇尸體，處俊亦坐斫棺毀柩。自此法司每將殺人，必先以木丸塞其口，然後加刑，訖於則天之代。

郝處俊之孫名象賢，垂拱年間任太子通事舍人，因事被殺，臨刑時説了很多犯上的言論。則天大怒，命令將他斬首後又支解了他的尸體，挖開他父母的墳墓，焚燒尸體，郝處俊也因此被剖棺毀柩。從此刑法部門每次要殺人時，總是先用木丸堵住犯人的嘴，然後行刑，這種做法一直到則天之代結束纔停止。

裴行儉

裴行儉，絳州聞喜人。曾祖伯鳳，周驃騎大將軍、汾州刺史、琅邪郡公。祖定，馮翊郡守，襲封琅邪公。父仁基，隋左光禄大夫，陷於王世充，後謀歸國，事泄遇害，武德中，贈原州都督，謚曰忠。

行儉幼以門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拜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甚奇之，盡以用兵奇術授行儉。顯慶二年，六遷長安令。時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行儉以爲國家憂患必從此始，與

裴行儉，是絳州聞喜人。曾祖名伯鳳，是北周驃騎大將軍、汾州刺史、琅邪郡公。祖名定，任馮翊郡守，襲封琅邪公。父名仁基，任隋左光禄大夫，落入王世充的控制中，後來圖謀投歸朝廷，事情敗露遇害，武德年間，追贈原州都督，謚號叫忠。

裴行儉少年時依靠祖上功勛被授爲弘文生。貞觀年間，考中明經科，拜授左屯衛倉曹參軍。當時蘇定方任左屯衛大將軍，認爲他是奇才，把用兵奇術全部教給裴行儉。顯慶二年，經六次升遷擔任長安令。當時高宗將廢掉皇后王氏改立武昭儀，裴行儉認爲國家憂患必將從此開始，和太

太尉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私議其事，大理袁公瑜於昭儀母榮國夫人譖之，由是左授西州都督府長史。

麟德二年，累拜安西大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降，徵拜司文少卿。總章中，遷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官名復舊，改爲吏部侍郎，與李敬玄爲貳，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時人稱爲裴、李。行儉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爲故事。上元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以行儉工於草書，嘗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

三年，吐蕃背叛，詔行儉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尋又爲秦州鎮撫右軍總管，并受元帥周王節度。儀鳳四年，十姓可汗阿史那匐延都支及李遮匐扇動蕃落，侵逼安西，連和吐蕃，議者欲發兵討之。行儉建議曰："吐蕃叛換，干戈未息，敬玄、審禮，失律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沒，其子泥涅師師充質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册立，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從事，必可有功。"高宗從之，因命行儉册送波斯王，仍爲安撫大食使。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暝，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虔誠致祭，令告將吏，泉井非遥。俄而雲收風静，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衆皆悦服，比之貳師將軍。

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己而西，乃揚言給其下曰："今正炎蒸，熱坂難冒；凉秋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仍召四鎮諸蕃酋長豪傑

尉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私下議論此事，大理袁公瑜在昭儀母親榮國夫人處讒毁他，由此降職爲西州都督府長史。

麟德二年，多次授任爲安西大都護，西域各國大多仰慕他的仁義而歸降，徵入朝拜授司文少卿。總章年間，升任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年，官名恢復舊稱，改任吏部侍郎，和李敬玄互相協作，同時主持官吏考選十幾年，很有能幹之名，時人稱爲裴、李。裴行儉開始設長名姓歷榜，引用銓注等方法，又定出州縣升降、官員資歷高低，作爲先例。上元二年，加授銀青光禄大夫。高宗因爲裴行儉擅長寫草書，曾拿出白絹百卷，讓裴行儉草書《文選》一部，皇帝看了之後稱好，賜帛五百段。裴行儉曾經對他人說："褚遂良没有好筆好墨，從不書寫，不挑揀筆墨而能快速寫出美妙的字體，衹有我和虞世南而已。"

三年，吐蕃背叛，下詔令裴行儉任洮州道左二軍總管，不久又任秦州鎮撫右軍總管，都受元帥周王指揮。儀鳳四年，十姓可汗阿史那匐延都支和李遮匐煽動蕃人部落，入侵逼近安西，聯合吐蕃，討論此事的人主張調發軍隊討伐。裴行儉建議說："吐蕃叛變，干戈未息，李敬玄、劉審禮，戰敗被殺，怎能再在西方生事？如今波斯王身死，其子泥涅師師在京充當人質，希望派使者前往波斯册立他爲國王，路經二蕃部落，隨機行事，定能平息反叛。"高宗聽從，於是任命裴行儉册立并護送波斯王，并任安撫大食使。途經莫賀延磧，恰逢風沙颳得天昏地暗，嚮導越發辨認不清路徑。裴行儉命令扎營，虔誠地舉行祭祀，傳令將吏，泉水不遠。不久雲收風静，前行幾百步，來到水草豐美之處，以後再來的人，再也找不到這個地方。衆人都心悦誠服，把他比做漢代的貳師將軍李廣利。

到達西州，百姓和官吏到郊外迎接，裴行儉召集當地豪傑子弟一千多人隨自己西行，却哄騙下面的人說："現在正是酷暑，山坡炎熱難以翻越；等到秋季凉爽以後，方可慢慢前行。"都支探聽得知，於是不作防備。裴行儉就召集四鎮各

謂曰："憶昔此游，未嘗厭倦，雖還京輦，無時暫忘。今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也？"是時蕃酋子弟投募者僅萬人。行儉假爲畋游，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又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匐通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兒侄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箭，諸部酋長悉來請命，并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曉夜前進，將虜遮匐。途中果獲都支還使，與遮匐使同來。行儉釋遮匐行人，令先往曉喻其主，兼述都支已擒，遮匐尋復來降。於是將吏已下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擒都支、遮匐而還。高宗廷勞之曰："比以西服未寧，遣卿總兵討逐，孤軍深入，經途萬里。卿權略有聞，誠節夙著，兵不血刃，而凶黨殄滅。伐叛柔服，深副朕委。"尋又賜宴，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即日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

蕃酋長豪傑對他們説："想起從前在此征戰，從不感到厭倦，雖然回到京城，没有一時忘記。現在通過這次行動，想要取得舊日的功績，誰肯跟我出征？"當時蕃酋子弟投奔應募者多達萬人。裴行儉裝作打獵游玩，教導訓練部隊，幾天後，便兼程而進。離都支的部落十多里，先派都支親信的人向他請安，表面看起來優閑自得，好像不是前來討伐，接着又派人催他快來相見。都支先和李遮匐合謀，準備秋天裏抵抗漢使，忽然聽説大軍來到，彷徨無計，衹好親自率領子侄首領等五百多人騎馬來營拜見，於是將他擒獲。這一天，傳示他的令箭，各部酋長都來請求歸順，把他們全部押送到碎葉城。挑選部下的精鋭騎兵，輕裝日夜前進，準備俘虜李遮匐。途中果然抓住都支所派返回的使者，和李遮匐的使者一同前來。裴行儉釋放了李遮匐的使者，讓他先去曉諭他的主子，并告訴他説都支已經被擒，李遮匐不久也來投降。於是將吏以下的衆人在碎葉城立碑來記載他的功勞，俘虜都支、李遮匐而回。高宗在宫中慰勞他説："近來西方邊境不安寧，派卿帶兵討伐驅逐，孤軍深入，行程萬里。卿的權謀才略早已聞名，忠貞之節久爲人知，兵不血刃，而消滅凶敵。討伐叛亂安撫歸順，很好地完成了朕的囑托。"隨即又賜宴，對裴行儉説："卿文武全才，因此今天要授卿兩個職務。"當天便拜授禮部尚書，兼任檢校右衛大將軍。

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單于管內二十四州并叛應之，衆數十萬。單于都護蕭嗣業率兵討之，反爲所敗。於是以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部兵十八萬，并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連亘數千里，并受行儉節度。唐世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叛，單于管轄內的二十四個州都反叛響應他，兵衆多達幾十萬，單于都護蕭嗣業率兵討伐，反被打敗。於是命裴行儉任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部軍隊十八萬，加上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軍總共三十餘萬，連綿幾千里，全受裴行儉的指揮。唐時出師的盛況，未曾有過。

行儉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糧被掠，兵多餒死，遂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車，兼伏精兵，

裴行儉到達朔州，得知蕭嗣業因所運軍糧被奪，很多士兵餓死，於是僞裝了三百輛運糧車，每輛車埋伏五名壯士，各持長刀、强弩，讓幾百名疲弱的士兵押車，又埋伏下精兵，讓他們占據

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賊驅車就泉水，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餘衆奔潰。自是續遣糧車，無敢近之者。及軍至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岡。將士皆以士衆方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莫不嘆伏。賊衆於黑山拒戰，行儉頻戰皆捷，前後殺虜不可勝數。僞可汗泥熟匐爲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又擒其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依狼山。

險要地段等待。賊兵果然大批下來，疲弱的士兵拋棄糧車四散逃走。賊兵將車趕到有泉水的地方，解鞍牧馬，正打算取糧，車中壯士一同殺出，伏兵也趕到了，將敵人幾乎全部殺死或俘獲，剩下的都奔逃潰散。從此陸續派遣糧車，無人再敢靠近。等軍隊到達單于北面，黄昏時扎下營盤，壕溝剛剛挖好，裴行儉突然下令把軍營移到高岡上。將士都認爲軍隊剛剛安定下來，不應再煩勞騷擾，裴行儉不聽，再次下令催促。到了夜間，風雨大至，先前設營之處水深一丈多，將士無不嘆服。賊衆在黑山抗拒官軍，裴行儉連戰連捷，前後殺死和俘虜不計其數。僞可汗泥熟匐被部下所殺，帶着他的首級來投降；又生擒了他們的大首領奉職然後回軍。餘部逃跑投奔狼山。

行儉既迴，阿史那伏念又僞稱可汗，與温傅合勢鳩集餘衆。明年，行儉復總諸軍討之，頓軍於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説伏念與温傅，令相猜貳。伏念恐懼，密送降款，仍請自效。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烟塵漲天而至，斥候惶惑來白，行儉召三軍謂曰："此是伏念執温傅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間，伏念果率其屬縛温傅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高宗大悦，遣户部尚書崔知悌赴軍勞之。侍中裴炎害行儉之功，上言："伏念爲總管程務挺、張虔勗子營逼逐，又磧北迴紇等同向南逼之，窘急而降。"由是行儉之功不録，斬伏念及温傅於都市。行儉嘆曰："渾、濬前事，古今耻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以勛封聞喜縣公。

裴行儉回軍以後，阿史那伏念又擅自稱可汗，與温傅合力招集餘衆。第二年，裴行儉又帶各軍討伐，駐軍在代州的陘口，用反間計游説伏念和温傅，讓兩人互相猜忌。伏念害怕了，暗中派人前來請求歸降，并請求立功贖罪。裴行儉對此事嚴加保密，而寫入表章密封報告朝廷。幾天後，一股烟塵衝天直奔而來，偵察兵慌忙趕來報告，裴行儉召集全軍對他們説："這是伏念捉拿了温傅來投降，没有他事。但受降與對敵要同樣看待，仍需嚴加防備。"又派一名使者迎上前慰勞他們。不一會兒，伏念果然率領手下捆着温傅來到軍門前請罪，突厥餘黨全部被平定。高宗非常高興，派户部尚書崔知悌前往軍中慰問。侍中裴炎忌妒裴行儉的功勞，上言説："伏念被總管程務挺、張虔勗的側翼部隊逼迫追逐，加上沙漠北方的回紇等部一同向南進逼，走投無路方纔投降的。"於是裴行儉的功勞不被記録，伏念和温傅在都市被斬首。裴行儉嘆息道："從前晋朝王渾、王濬争功之事，古今以爲羞耻。祇怕殺死投降的人以後，再没有人肯歸降了。"於是稱病不出，因功封爲聞喜縣公。

永淳元年，十姓僞可汗車薄反叛，詔復以行儉爲金牙道大總管，率十將軍以討之。師未行，其年四月，行儉病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

永淳元年，十姓僞可汗車薄反叛，下詔再次任命裴行儉爲金牙道大總管，率十名將軍前往討伐。軍隊還未出發，這年四月，裴行儉病逝，終年六十四歲，追贈幽州都督，謚號叫獻。特意下

謚曰獻。特詔令皇太子差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六年間，待兒孫稍成長日停。中宗即位，追贈揚州大都督。有集二十卷，撰《草字雜體》數萬言，并傳於代。又撰《選譜》十卷，安置軍營、行陣部統、克料勝負、甄別器能等四十六訣，則天令秘書監武承嗣詣宅，并密收入内。

行儉尤曉陰陽、算術，兼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爲大總管，凡遇賢俊，無不甄采，每制敵摧凶，必先期捷日。時有後進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并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爲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禄蓋寡。楊應至令長，餘并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勮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爲吏部，皆如其言。行儉嘗所引偏裨，有程務挺、張虔勗、崔智辯、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盡爲名將，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其所知賞，多此類也。

行儉嘗令醫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敕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并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初，平都支、遮匐，大獲瑰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遍出歷示。有馬腦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絶。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形顔色。詔賜都支等資産金器皿三千

詔令皇太子派一名六品京官代管家事，五六年間，待兒孫稍微長大時停止。中宗即位，追贈揚州大都督。裴行儉著有文集二十卷，寫有《草字雜體》數萬字，都流傳於世。又撰寫《選譜》十卷，安置軍營、行陣部統、預料勝負、分别器能等四十六秘訣，則天命秘書監武承嗣到他家中，一并收入宫中秘藏。

裴行儉特别通曉陰陽、算術，并有鑒别人物的能力，從掌管考選到任大總管，衹要遇上賢士俊傑，無不選拔任用，每次討伐敵人，總是先定下勝利的日期。當時有後輩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都因擅寫文章受人稱道，吏部侍郎李敬玄極力替他們宣揚名聲，將他們引見給裴行儉，裴行儉説："才名有，爵禄少。楊炯應做到令長，其餘三人都不能圓滿而終。"當時，蘇味道、王勮還没有名氣，參加調選，裴行儉一見，就認爲他們與衆不同而相待極爲有禮，并對他們説："我晚年纔有子嗣，遺憾不能看到他們長大成人。二公十幾年後當居銓衡人物之位，希望能記得他們。"後來兩人相繼任職吏部，都合了他的預言。裴行儉曾引進的偏裨將領，有程務挺、張虔勗、崔智辯、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都成爲名將，做到刺史和將軍的有幾十人。他所賞識的人物，大多如此。

裴行儉曾叫醫人製藥，需要犀角、麝香，送藥的人誤將藥遺失，之後因慌張害怕而潛逃。又有詔賜他良馬和新馬鞍，令史就快馬奔馳，馬倒鞍破，令史也逃了。裴行儉派與他們親近的人將他們都招回來，對他們説："你們怎能小瞧我呢？都想錯了。"對待他們和過去一樣。起初，平定都支、李遮匐以後，獲得很多稀世的珍寶，蕃酋將士請求觀看，裴行儉於是設宴，將珍寶拿出讓大家一一觀賞。有個瑪瑙盤，寬二尺多，花紋色彩精美絶倫。軍吏王休烈捧着盤子，登上臺階走進，誤踩衣衫，失足摔倒，盤隨之而碎。王休烈驚惶失措，叩頭流血，裴行儉笑着對他説："你又不是故意的，何至這樣害怕。"臉色始終不變。

餘事，駝馬稱是，并分給親故并副使已下，數日便盡。少子光庭，開元中爲侍中，以恩例贈行儉爲太尉。

詔令賜給他都支等人的資産和金製器皿三千多件，駱駝馬匹也很多，他都分給親近故舊和副使以下的人，幾天便分完了。小兒子名光庭，開元年間任侍中，按照恩例追贈裴行儉爲太尉。

裴光庭

光庭早孤。母庫狄氏，則天時召入宫，甚見親待，光庭由是累遷太常丞。後以武三思之婿緣坐。左遷郢州司馬。開元初，六遷右率府中郎將，擢授司門郎中。歲餘，轉兵部郎中。光庭沉静少言，寡於交游，既歷清要，時人初未許之。及在職，公務修整，衆方嘆伏焉。

十三年，將有事于岱岳，中書令張説以大駕東巡，京師空虚，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以備不虞，召光庭謀兵事。光庭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恩德無不及，百姓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何以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且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又非懷遠也。有此三者，則名實乖矣。且諸蕃之國，突厥爲大，贄幣往來，願修恩好有年矣。今兹遣一使徵其大臣赴會，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雖偃旗息鼓，高枕有餘矣。"説曰："善。吾所不及矣。"因奏而行之，尋轉鴻臚少卿。東封還，遷兵部侍郎。

十七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黄門侍郎，依舊知政事。從巡五陵迴，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又加弘文館學士。光庭乃撰《瑶山往則》及《維城前軌》各壹卷，上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匹。上令皇太子已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

裴光庭早年喪父。母親庫狄氏，則天時被召入宫中，很受親近寵遇，裴光庭由此幾次升遷擔任太常丞。後來因是武三思的女婿受到牽連，降職任郢州司馬。開元初年，經六次升遷任右率府中郎將，升任司門郎中。一年以後，轉任兵部郎中。裴光庭沉默寡言，很少與人交往，擔任清要之職後，開始時人們并不稱許。等他在任時，公務井井有條，衆人這纔嘆服。

十三年，皇帝將到泰山封禪，中書令張説認爲皇帝東巡，京城空虚，擔心夷狄乘虚發兵進攻，建議增加兵力守衛邊境，以防萬一，召裴光庭討論軍事。裴光庭説："封禪，是爲了向上天報告成功。成功，就是恩德無不廣及，百姓無不安寧，萬國無不歸化。現在將報告成功却害怕夷狄入侵，怎麽能顯明恩德呢？大興力役，用來防備不測，并不是使百姓平安的方法。正商量要天下都來朝見却疑惑戎狄，又不是使遠方歸化的做法。有這三點，就是名不符實。況且諸蕃國家，突厥最大，贈送禮物相互往來，希望修恩和好已有多年了。現在派一名使者召其大臣趕赴大會，定會欣然從命。突厥接受詔令，那麽衆蕃國君長定會相繼而來。即使偃旗息鼓，也可高枕無憂了。"張説道："這辦法很好。是我没有想到的。"於是上奏而施行，不久裴光庭轉任鴻臚少卿。東封回來，遷任兵部侍郎。

十七年，拜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久兼任御史大夫。没過多久，遷任黄門侍郎，依舊主持政事。跟從巡視五陵回來，拜授侍中，兼任吏部尚書，又加授弘文館學士。裴光庭於是撰寫《瑶山往則》和《維城前軌》各一卷，上表獻上，皇帝親手寫詔書表揚，賞賜絹五百匹。皇上令皇太子以下衆子到光順門和裴光庭相見，來表示重視他的諷誡之意。裴光庭又推薦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等人，

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等，令直弘文館，撰《續春秋傳》。上表請以經爲御撰，而光庭等依左氏之體爲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竟不就。時有上書請以皇室爲金德者，中書令蕭嵩奏請集百僚詳議。光庭以國家符命久著史策，若有改易，恐貽後學之誚，密奏請依舊爲定，乃下詔停百僚集議之事。二十年，扈從祠后土，加光禄大夫，封正平男。尋卒，年五十八，優制贈太師，輟朝三日。

初，光庭與蕭嵩争權不協。及爲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令畢，其流外行署，亦令門下省之。光庭卒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盡出爲外職。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爲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選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謚爲"克"，時人以爲希嵩意旨。上聞而特下詔，賜謚曰忠獻，仍令中書令張九齡爲其碑文。史官韋述以改謚爲非，論之曰：《春秋》之義，諸侯死王事者，葬之加一等，嘉其有功而不及其賞也。爰至漢、魏，則襚之印綬，寵被窀穸，唯德是褒，豈虚授也！近代已來，寵贈無紀，或以職位崇顯，一切優錫，或以子孫榮貴，恩例所加，賢愚虚實，爲一貫矣。裴光庭以守法之吏，驟登相位，踐歷機衡，豈不多愧？贈以師範，何其濫歟！張燕公有扶翊之勳，居講諷之舊，秩躋九命，官歷二端，議者猶謂贈之過當；况光庭去斯猶遠，何妄竊之甚哉！蓋名器假人，昔賢之所惋也。

讓他們進入弘文館上班，撰寫《續春秋傳》。上表請皇上親自撰寫經文，而裴光庭等人依照左氏的體裁爲經文作傳文，皇上又親手寫詔書表揚獎賞他們。裴光庭將修改任務交給李融，書最後没寫成。當時有人上書請求把皇室的德運改爲金德，中書令蕭嵩上奏請求召集百官詳議。裴光庭認爲國家符命已久著史册，如果加以改動，恐怕遭到後世學者的嘲諷，秘密上奏請照舊爲定，於是下詔停止百官會集討論此事。二十年，隨從祭祀后土神，加授光禄大夫，封正平男。不久去世，終年五十八歲，皇帝下詔書頌揚并追贈太師，停止朝會三天。

起初，裴光庭和蕭嵩因争權而不和。等他任職吏部時，上奏任用官員應按照資格，并且縮短選官期限到正月三十日結束，流外官的行署，也叫門下省裁减。裴光庭死後，蕭嵩又上奏請求全部廢除，裴光庭所引用的人一律出任外職。當時有個門下主事叫閻麟之，是裴光庭的心腹，專門掌管吏部選官之事，每當閻麟之裁定之後，裴光庭隨之下筆批准，當時人因此説道："閻麟之的嘴，裴光庭的手。"太常博士孫琬將討論裴光庭的謚號，因他任用官員按照資格，不合獎勵勸勉之道，建議謚號叫"克"，當時人們認爲是迎合蕭嵩的意圖。皇上聽説後特意下詔，賜謚號叫忠獻，并命中書令張九齡爲他撰寫碑文。史官韋述認爲改謚不對，評論説：《春秋》之義，諸侯因王事而死的，葬禮增加一等，獎勵他有功而來不及受賞。等到了漢、魏，就追贈死者印綬，恩寵加於墓穴，衹根據品德進行褒獎，豈不是虚授嗎！近代以來，恩寵追贈没有限度，有的因職位富貴顯要，一切從優賞賜，有的因子孫榮耀高貴，按恩例增加賞賜，賢明愚笨虚假真實，混而爲一了。裴光庭憑着是守法之吏，很快登上相位，歷掌機要，難道不深感慚愧？追贈太師作爲百官楷模，是多麼虚濫啊！張燕公有輔佐之功，是皇帝的東宫舊僚，位至極品，歷任内外要職，議者還認爲贈獎過當；何况裴光庭與他相差很遠，爲何胡亂盗取名聲這樣過分呢！把名號隨意送給別人，從前的賢人也深感惋惜。

史臣曰：昔晉侯選任將帥，取其說《禮》《樂》而敦《詩》《書》，良有以也。夫權謀方略，兵家之大經，邦國繫之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强弱，則馮衆怙力，豨勇虎暴者，安可輕言推轂授任哉！故王猛、諸葛亮振起窮巷，驅駕豪傑，左指右顧，廓定霸圖，非他道也，蓋智力權變，適當其用耳。劉樂城、裴聞喜，文雅方略，無謝昔賢，治戎安邊，綽有心術，儒將之雄者也。天后預政之時，刑峻如壑，多以諛佞希恩；而樂城、甑山，昌言規正，若時無君子，安及此言？正平銓藻吏能，文學政事，頗有深識。而前史譏其謬謚，有涉陳壽短武侯應變之論乎！非通論也。

贊曰：殷禮阿衡，周師吕尚。王者之兵，儒者之將。樂城、聞喜，當仁不讓。管、葛之譚，是吾心匠。

史臣曰：從前晉侯選任將帥，都挑選喜愛《禮》《樂》和遵循《詩》《書》的人，這確實是有道理的。權謀方略，是兵家的大義，國家的存亡關係於此，政令的强弱依賴於此，依恃人多勢衆，如豨勇虎凶般的人，哪可能輕易談到信任并授與重任呢！所以王猛、諸葛亮崛起於偏僻的地方，驅使駕御豪傑，左指右顧，廓平天下建立霸業，没有其他途徑，是他們的智力機變得到正當使用罷了。劉樂城、裴聞喜，文武全才，不讓先賢，治軍安邊，富於心術，是儒將中的雄才。天后參預國政之時，刑法嚴苛如深壑，很多人憑藉阿諛奸佞企求恩寵；而劉樂城、郝甑山，直言規諫，如果當時没有君子，哪裏能聽到這樣的直言？裴正平銓綜品評官吏的能力，對文學和政事，都有很深的見解。然而前史批評給他的謚號不對，有點像陳壽批評武侯應變的論調啊！并不是通達的評論。

贊曰：殷王禮遇阿衡，周王師法吕尚。王者的軍隊，儒者的大將。劉樂城、裴聞喜，當仁不讓。管仲、諸葛亮之談，爲我向往。



舊唐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唐臨（孫）紹　張文瓘（兄）文琮（從弟）文收　徐有功

唐臨　唐皎

唐臨，京兆長安人，周內史瑾孫也，其先自北海徙關中。伯父令則，開皇末爲左庶子，坐諂事太子勇誅死。

唐臨，京兆長安人，是北周內史唐瑾之孫，他的祖先從北海遷到關中。伯父名令則，開皇末年爲左庶子，因諂媚太子楊勇被處死。

臨少與兄皎俱有令名。武德初，隱太子總兵東征，臨詣軍獻平王世充之策，太子引直典書坊，尋授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宮殿廢，出爲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因請假，臨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因是知名。

唐臨年輕時和兄長唐皎的名聲都很好。武德初年，隱太子統兵東征，唐臨到軍中進獻消滅王世充的計策，太子引用他任職典書坊，不久授任右衛率府鎧曹參軍。隱太子被廢，他出任萬泉丞。縣裏有十多個輕刑罪犯，逢春末適時降雨，唐臨稟告縣令請求放出囚犯，縣令不同意。唐臨說："明公如果不放心，我唐臨請求獨自承擔罪責。"縣令於是請假，唐臨召集囚犯令他們全部回家耕種，和他們約定，命他們按時返回監獄。囚犯都感激他的恩惠和寬大，全部按時返回監獄，唐臨因此知名。

再遷侍御史，奉使嶺外，按交州刺史李道彥等申叩冤繫三千餘人。累轉黃門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寬於待物。嘗欲吊喪，令家童自歸家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召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暗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

二次升遷擔任侍御史，奉命出使嶺外，審理被關押獄中并申訴稱冤的交州刺史李道彥等三千多人一案。多次轉任黃門侍郎，加授銀青光祿大夫。他節儉少欲，不修建宅第，服裝和器用簡單而樸素，待人接物非常寬厚。曾經要去吊喪，讓家僮回家取白衫，家僮誤將其他衣物拿來，害怕而不敢送上，唐臨察覺，派人叫來家僮對他說："今天氣不順，不適合哀泣，剛纔要取白衫，暫時不必了。"又曾經令人煮藥而煮得不合規矩，他暗中知道原委，對煮藥人說："天氣陰暗不宜服藥，應該立即把藥倒掉。"最終没有張揚煮藥人的過失，他的寬厚仁恕就是如此。

高宗即位，檢校吏部侍郎。其年，遷大理卿。高宗嘗問臨在獄繫囚之數，臨對詔稱旨，帝喜曰：“朕昔在東宫，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職，以疇昔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爲國之要，在於刑法，法急則人殘，法寬則失罪，務令折中，稱朕意焉。”高宗又嘗親録死囚，前卿所斷者號叫稱冤，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囚曰：“罪實自犯，唐卿所斷，既非冤濫，所以絶意耳。”帝嘆息良久曰：“爲獄者不當如此耶！”

高宗即位，檢校吏部侍郎。當年，遷任大理卿。高宗曾經詢問唐臨監獄中關押囚犯的數目，唐臨答覆時符合旨意，皇帝高興地説：“朕過去在東宫，卿就事奉朕，朕繼承皇位，卿又居近要之職，因爲從前信任，所以授卿此職。然而治國的關鍵，在於刑法，刑法嚴峻百姓就受殘害，刑法寬鬆就容易放過罪犯，務必要寬嚴適中，使朕稱心。”高宗又曾親自覆查被判了死刑的囚犯，前任大理卿裁斷的犯人喊叫稱冤，惟獨唐臨定罪的犯人無人喊冤。皇帝感到奇怪便詢問原因，犯人説：“自己確實犯了罪，唐卿的裁斷，并不冤枉，所以斷絶喊冤的念頭。”皇帝嘆息了很久説道：“做法官的不應如此嗎！”

永徽元年，爲御史大夫。明年，華州刺史蕭齡之以前任廣州都督贓事發，制付群官集議。及議奏，帝怒，令於朝堂處置。臨奏曰：

臣聞國家大典，在於賞刑，古先聖王，惟刑是恤。《虞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弗辜，寧失弗經。”《周禮》：“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天下太平，應用堯、舜之典。比來有司多行重法，叙勛必須刻削，論罪務從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爲身計。今議蕭齡之事，有輕有重，重者流死，輕者請除名。以齡之受委大藩，贓罪狼籍，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既遣詳議，終須近法。竊惟議事群官，未盡識議刑本意。律有八議，并依《周禮》舊文，矜其異於衆臣，所以特制議法。禮：王族刑於隱者，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爲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既許議，而加重刑，是與堯、舜相反，不可爲萬代法。

永徽元年，任御史大夫。第二年，華州刺史蕭齡之因先前任廣州都督時貪贓之事敗露，下制交付群官共同議罪。等將議定結果上奏，皇帝很生氣，下令在朝堂上處死蕭齡之。唐臨上奏説：

臣知道國家大典，在於賞罰，古代聖王，用刑力求寬大。《虞書》説：“罪行難以確定則從輕處置，功勞難以確定則從重獎賞，與其錯殺無辜之人，寧願失於常規。”《周禮》説：“治理太平之國施行適中的法令，治理混亂之國施用嚴酷的法律。”天下太平，應該使用堯、舜的法典。近來有關部門大多推行嚴酷之法，論功一味刻薄，定罪務求重判，他們并不是憎恨前人，衹是想爲自身打算。如今議蕭齡之的罪行，主張有輕有重，重者主張流放或處死，輕者請求除去官籍。因爲蕭齡之受任大州，貪贓之罪聲名狼藉，根據所犯罪行，死有餘辜，然而既然讓衆臣議罪，終要按照法律。臣私下認爲議罪群官，不能詳知議刑的本意。律有八議法，都是依照《周禮》舊文，爲了照顧與衆不同的王親貴戚，所以專門制定議法。禮：王族在隱秘之處行刑，這是議親；刑不上大夫，這是議貴。知道并尊重他們出身親貴，想用議法減刑，并非嫉恨他們賢能，打算處以重法。現在既然准許議罪，却加重處罰，是與堯、舜的做法相反，不可作爲萬代的法

則。

高宗從其奏，齡之竟得流於嶺外。

高宗聽從他的奏論，蕭齡之最終得以流放嶺外。

尋遷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禄大夫，復歷兵部、度支、吏部三尚書。顯慶四年，坐事貶爲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所撰《冥報記》二卷，大行於世。

不久升任刑部尚書，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又歷任兵部、度支、吏部三尚書。顯慶四年，因事獲罪貶任潮州刺史，死於任上，終年六十歲。所撰《冥報記》兩卷，在世上非常流行。

兄皎，武德初爲秦府記室，從太宗征討，專掌書檄，深見親待。貞觀中，累轉吏部侍郎。先是，選集無限，隨到補職，時漸太平，選人稍衆，皎始請以冬初一時大集，終季春而畢，至今行之。歷遷益州長史。卒，贈太常卿。

哥哥名皎，武德初年任秦府記室，隨從太宗征討，專門掌管文書，很受太宗信任。貞觀年間，經多次轉官擔任吏部侍郎。此前，候補官員赴京參加補選官職没有時間規定，隨時授任官職，這時逐漸太平，候補官員漸漸增多，唐皎首先請求在十月初一會集，到來年三月結束，至今仍然實行。歷遷益州長史。去世，追贈太常卿。

子之奇，調露中爲給事中，坐嘗爲章懷太子僚屬徙邊。文明元年，起爲括蒼令，與徐敬業作亂伏誅。

子名之奇，調露年間任給事中，因曾經做過章懷太子的僚屬而獲罪被發配邊地。文明元年，起任括蒼令，與徐敬業起兵造反被處死。

唐紹

臨孫紹，博學，善《三禮》。神龍中，爲太常博士。景龍二年，韋庶人上言："自妃、主及命婦、宫官，葬日請給鼓吹。"中宗特制許之。紹上疏諫曰："竊聞鼓吹之樂，本爲軍容，昔黄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衛，故棡鼓曲有《靈夔吼》、《鵰鶚争》、《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以恩加寵錫，假如郊天祀地，誠是重儀，惟有宫懸，本無案據。故知軍樂所備，尚不洽於神祇；鉦鼓之音，豈能接於閨閫。準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禮，惟有團扇、方扇、綵帷、錦鄣之色。加之鼓吹，歷代未聞。又準令，五品官婚葬，元無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爲儀。令特給五品以上母妻，五品官則不當給限，便是班秩本因夫子，儀飾乃復過之。事非倫次，難爲定制，參

唐臨之孫名紹，博學，精通《三禮》。神龍年間，任太常博士。景龍二年，韋庶人上言："從妃嬪、公主到命婦、宫官，下葬之日請給鼓吹樂。"中宗專門下制同意。唐紹上書勸諫説："我聽説鼓吹樂，本是爲了軍容，從前黄帝在涿鹿立下戰功，用鼓吹樂作警衛，所以棡鼓曲有《靈夔吼》、《鵰鶚争》、《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古爲功臣舉行隆重禮儀，方得使用。大丈夫有建立四方的功勛，因恩加以褒寵賞賜。譬如在郊外祭祀天地，確是隆重儀式，也衹在四面懸挂鐘磬，原本没有使用鼓吹樂的先例。所以得知軍樂所用，尚且不適用於祭祀天地；鉦鼓之樂，怎能接近閨房。依照式的規定，公主、王妃以下的葬禮，衹有團扇、方扇、彩色帷帳，織錦屏障之類，增加鼓吹樂，歷代不曾聽説。又依照令的規定，五品官員婚葬，原本没有鼓吹樂，衹有五品京官，可以借用四品的鼓吹樂舉行儀式。下令專門給五品以上官員的母親妻子鼓吹樂，而五品官員却不在當給限内，便成了品秩本是依靠丈夫兒子，儀仗却又超過丈夫兒子。此事不合常理，

詳義理，不可常行。請停前敕，各依常典。”疏奏不納。

難以成爲定制，參酌詳究義理，不可經常實行。請求取消先前的敕令，分别依照常規。”奏疏進上不被采納。

紹尋遷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親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希旨皇后爲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固争以爲不可。又則天父母二陵各置守户五百人，武三思及子崇訓墓各置守户六十人。以武氏外戚乃與昭陵禮同，三思等復逾親王之制，又上疏切諫。當時雖皆不從，深爲議者所美。睿宗即位，又數陳時政損益，累轉給事中，仍知禮儀事。

唐紹不久升任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要親自到南郊祭祀天地，國子祭酒祝欽明等人迎合旨意請求讓皇后主持第二次獻祭，唐紹與博士蔣欽緒堅決反對認爲不行。另外武則天父母二陵分别設置守陵民户五百人，武三思及兒子武崇訓墓分别設置守陵民户六十人。唐紹認爲武氏是外戚而陵墓制度的規定却與昭陵相同，武三思等人又超過親王的規制，又上疏極力諫阻。當時雖然都没被采納，但深受議論者贊美。睿宗即位，又多次陳奏時政得失，幾次轉任爲給事中，依舊主持禮儀事。

先天二年冬，今上講武於驪山，紹以修儀注不合旨，坐斬。時今上既怒講武失儀，坐紹於纛下，右金吾將軍李邈遽請宣敕，遂斬之。時人既痛惜紹，而深咎於邈。尋有敕罷邈官，遂擯廢終其身。

先天二年冬天，當今皇上在驪山演練軍隊，唐紹因爲擬定的禮儀不合旨意，獲罪被斬。當時當今皇上因惱怒演練軍隊一事不合禮儀，將唐紹押到大旗下跪下，右金吾將軍李邈馬上請求宣告敕令，於是將唐紹斬首。當時人們因痛惜唐紹，因此深恨李邈。不久下敕罷免李邈的官職，終生擯棄不用。

張文瓘　張文琮

張文瓘，貝州 武城人。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瓘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舉明經，補并州參軍。時英國公 李勣爲長史，深禮之。累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爲户部侍郎，舊制兄弟不許并居臺閣，遂出爲雲陽令。龍朔年，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尋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知左史事。

張文瓘，貝州 武城人。大業末年，遷家到魏州的昌樂。張文瓘幼年喪父，侍奉母親兄長以孝順和友愛聞名。貞觀初年，考中明經科，授任并州參軍。當時英國公 李勣任長史，對他非常禮遇。多次升遷擔任水部員外郎。當時他的哥哥張文琮任户部侍郎，按舊制兄弟不許同時在朝廷任職，於是出任雲陽令。龍朔年間，多次授任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不久遷任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知左史事。

時初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宫，又征討四夷，厩馬有萬匹，倉庫漸虚。文瓘因進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宫室，使土崩瓦解，户口减半。臣聞制化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於有仁。陛下不制於未

當時剛剛修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宫，又征討四夷，官厩養馬一萬匹，倉庫漸漸空虚。張文瓘於是進言勸諫説：“民力不可不憐惜，百姓不可不休養，休養使他們安樂就會富裕安康，驅使他們勞苦就會怨恨叛亂。秦始皇、漢武帝，廣征四夷，大造宫室，致使土崩瓦解，户口减半。臣聽説制化要在未亂之前，保國要在未危之時，民心向往不會永遠不變，總是歸心仁政。陛下不在

亂之前，安能救於既危之後？百姓不堪其弊，必構禍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上深納其言，於是節減厩馬數千匹，賜文瓘繒錦百段。

咸亨三年，官名復舊，改授黄門侍郎，兼太子左庶子，俄遷大理卿，依舊知政事。文瓘至官旬日，决遣疑事四百餘條，無不允當，自是人有抵罪者，皆無怨言。文瓘嘗有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其執法平恕，以比戴胄。上元二年，拜侍中，兼太子賓客。大理諸囚聞文瓘改官，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

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高宗甚委之。或時卧疾在家，朝廷每有大事，上必問諸宰臣曰：“與文瓘議未？”奏云未者，則遣共籌之；奏云已議者，皆報可從之。其後新羅外叛，高宗將發兵討除。時文瓘疾病在家，乃輿疾請見，奏曰：“比爲吐蕃犯邊，兵屯寇境，新羅雖未即順，師不内侵。若東西俱事征討，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請息兵修德以安百姓。”高宗從之。儀鳳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謚曰懿。以其經事孝敬皇帝，特敕陪葬恭陵。

四子：潛、沛、洽、涉。中宗時，潛官至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兄弟五人皆至三品官，時人謂之萬石張家。及韋温等被誅之際，涉爲亂兵所殺。

兄文琮，貞觀中爲持書侍御史。三遷亳州刺史，爲政清簡，百姓安之。永徽初，表獻《太宗文皇帝頌》，優制褒美，賜絹百匹，徵拜户部侍郎。從母弟房遺愛以罪貶授房州刺史，文琮作詩祖餞；及遺愛誅，坐是

未亂之前治理，怎能補救於危亂之後？百姓不堪疲困，必然起來反叛，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希望稍加安撫百姓，不要使他們産生怨恨。”皇上非常贊同他的主張，於是削减官馬數千匹，賜給張文瓘繒錦一百段。

咸亨三年，官名恢復舊稱，改授黄門侍郎，兼太子左庶子，不久升任大理卿，依舊參預政事。張文瓘到任十天，裁決疑難案件四百多件，無不公平合理，從此被判有罪之人，都没有怨言。張文瓘曾經患病，在押犯人紛紛齋戒祈禱，盼望他能管事。當時都稱贊他執法公平寬厚，將他比做戴胄。上元二年，授侍中，兼太子賓客。大理寺衆犯聽説張文瓘改任他官，一同痛哭，其感動人心竟然如此。

張文瓘性格嚴肅正直，各部門奏議，他有很多糾劾批駁，高宗特别信任他。有時他卧病在家，每當朝廷有了大事，皇上一定要問大臣道：“和張文瓘商議了没有？”如果回奏説没有，就讓大臣和張文瓘一同商討；如果回奏説已經商議過了，就答覆同意辦理。後來新羅反叛，高宗打算派軍隊討伐。當時張文瓘患病在家，就急忙抱病乘車請見皇上，上奏説：“近來因爲吐蕃侵犯邊界，我軍屯兵敵境，新羅雖没有立時歸順，但軍隊没有侵犯内地。如果東西兩面都進行征討，臣恐百姓不堪忍受，請停兵修德來安定百姓。”高宗聽從。儀鳳二年去世，終年七十三歲，追贈幽州都督，謚號叫懿。因爲他曾經奉事孝敬皇帝，特意下令陪葬恭陵。

四子：張潛、張沛、張洽、張涉。中宗時，張潛任官至魏州刺史，張沛任同州刺史，張洽任衛尉卿，張涉任殿中監。父子兄弟五人都做到三品官，時人稱爲萬石張家。等到韋温等被殺之時，張涉被亂兵所殺。

兄長名文琮，貞觀年間任持書侍御史。經三次遷官擔任亳州刺史，治政清明簡要，百姓安寧。永徽初年，上表進獻《太宗文皇帝頌》，受到制令表揚贊美，賞賜絹一百匹，召入朝授户部侍郎。表弟房遺愛因罪被貶授房州刺史，張文琮作詩爲他餞行；等房遺愛被處死，因此獲罪出任

出爲建州刺史。州境素尚淫祀，不修社稷，文琮下教書曰："春秋二社，蓋本爲農，惟獨此州，廢而不立。禮典既闕，風俗何觀？近年已來，田多不熟，抑不祭先農所致乎！神在於敬，何以邀福？"於是示其節限條制，百姓欣而行之。尋卒。文集二十卷。

子戩，官至江州刺史，撰《喪儀纂要》七卷，行於時。

張錫

戩弟錫，則天時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先是，姊子李嶠知政事，錫拜官，而嶠罷相出爲國子祭酒，舅甥相代爲相，時人榮之。錫與鄭杲俱知天官選事，坐贓，則天將斬之以徇，臨刑而特赦之。中宗時，累遷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尋令於東都留守。中宗崩，韋庶人臨朝，詔錫與刑部尚書裴談并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爲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以年老致仕而卒。

張文收

文琮從父弟文收，隋內史舍人虔威子也。尤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爲未甚詳悉，更博采群言及歷代沿革，裁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時太宗將創制禮樂，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十一年，文收表請釐正太樂，上謂侍臣曰："樂本緣人，人和則樂和。至如隋煬帝末年，天下喪亂，縱令改張音律，知其終不和諧。若使四海無事，百姓安樂，音律自然調和，不藉更改。"竟不依其請。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文收

建州刺史。州內歷來崇尚不合禮制規定的祭祀，不祭拜土穀之神，張文琮發布勸告文書說："春秋兩次祭祀土神、穀神，本是爲了農事，惟獨此州，廢而不立。既缺禮典，風俗該向什麼看齊？近年以來，田地常常歉收，難道不是不祭祀土神、穀神而導致的嗎！對神要敬，否則何以求福？"於是向百姓公布法度條令，百姓欣然遵行。不久去世。有文集二十卷。

子名戩，官至江州刺史，撰有《喪儀纂要》七卷，流行當世。

張戩弟名錫，武則天時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此前，姐姐之子李嶠主持政事，張錫任官，李嶠罷相出任國子祭酒，舅甥相代任宰相，時人認爲榮耀。張錫和鄭杲一同主持天官考核選用官員的事務，犯貪贓罪，武則天要將他們斬首示衆，臨刑前特予赦免。中宗在位時，經多次升遷擔任工部尚書，兼修國史，不久令他留守東都。中宗駕崩後，韋庶人臨朝稱制，詔令張錫和刑部尚書裴談一起同中書門下三品。十天後，出任絳州刺史。多次受封至平原郡公，因年老退休而去世。

張文琮堂弟名文收，是隋朝內史舍人張虔威之子。特別擅長音律，曾經閱讀蕭吉的《樂譜》，認爲不很詳細全面，便博采衆家之説和歷代音樂制度，裁竹製成十二律吹奏，極盡旋律之妙。當時太宗將要制定禮樂，召張文收進太常寺，令他和少卿祖孝孫討論確定雅樂。太樂有十二口古鐘，近代衹用其中七口，其餘五口，通常被稱爲啞鐘，無人能通曉。張文收吹奏十二律調試，每口鐘的音調都能奏響，當時人都佩服其巧妙。不久授任協律郎。十一年，張文收上表請求訂正太樂，皇上對侍臣說："音樂出於人心，人心和順則樂聲和順。像隋煬帝末年，天下離散混亂，即使改革音律，也知道最終不會和諧。假使四海無事，百姓安樂，音律自然調和，不需要更改。"最終沒有聽從他的請求。十四年，祥雲出現，黃河水變清，張文收吸取《朱雁》、《天馬》的含

采《朱雁》《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樂，名曰燕樂，奏之管弦，爲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也。咸亨元年，遷太子率更令，卒官。撰《新樂書》十二卷。

意，制成《景雲》、《河清》樂，定名叫燕樂，用管弦演奏，作爲諸樂的首部，就是如今元旦朝會時第一首演奏的樂曲。咸亨元年，升任太子率更令，死於官任。著有《新樂書》十二卷。

徐有功

徐有功，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轉蒲州司法參軍，紹封東莞男。爲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衆必斥罰之。"由是人争用命，終於代滿，不戮一人。載初元年，累遷司刑丞。時酷吏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構陷無辜，皆抵極法，公卿震恐，莫敢正言，有功獨存平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常於殿庭論奏曲直，則天厲色詰之，左右莫不悚栗，有功神色不撓，争之彌切。尋轉秋官員外郎，轉郎中。

徐有功，是國子博士徐文遠之孫。考中明經科，多次轉官擔任蒲州司法參軍，襲封東莞男。爲政寬厚仁愛，不施行杖罰，官吏和百姓感激他的恩信，相互約定説："如果有人犯法受到徐司法的杖罰，大家一定要譴責處罰他。"於是大家争相用命，直到任滿被代，没有用杖刑羞辱一人。載初元年，經多次升遷擔任司刑丞。當時酷吏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陷害無辜，并全部處死，公卿震懾恐懼，不敢直言。惟獨徐有功公平寬恕，詔令交付大理寺的犯人，徐有功都予以駁議開脱，前後救活的有數十百家。經常在殿庭論奏曲直，武則天聲色俱厲地責問他，左右之人莫不戰戰兢兢，徐有功神色不屈，更加極力争辯。不久轉任秋官員外郎，轉任郎中。

俄而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構陷當死，則天謂公卿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群公乞知古等，錫以再生，各授以官，佇申來效。"俊臣、張知默等又抗表請申大法，則天不許之。俊臣乃獨引行本，重驗前罪，奏曰："行本潜行悖逆，告張知謇與廬陵王反不實，罪當處斬。"有功駁奏曰："俊臣乖明主再生之賜，虧聖人恩信之道。爲臣雖當嫉惡，然事君必將順其美。"行本竟以免死。

不久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受到誣陷被判死刑，武則天對公卿説："古人以殺止殺，我今天以恩止殺，請諸公替任知古等人求情，賜他們再生，分别授官，以觀後效。"來俊臣、張知默等又上表堅决請求申明大法，武則天没有答應。來俊臣於是單獨提審裴行本，重新驗證先前的罪行，上奏説："裴行本暗行背叛，告發張知謇和廬陵王謀反一事不實，罪當處斬。"徐有功上奏駁斥説："來俊臣違背明主再生的恩賜，虧負聖主恩信的大道。作爲臣子雖然應當嫉惡如仇，但事奉君主必須順從君主的美德。"裴行本最終因此免死。

道州刺史李仁褒及弟榆次令長沙，又爲唐奉一所構，高宗末私議吉凶，謀復李氏，將誅之，有功又固争之，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曰："臣聞兩漢故事，附下罔上者腰斬，面欺者亦斬。又《禮》云：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不

道州刺史李仁褒及弟弟榆次令李長沙，又受到唐奉一的誣陷，説他們在高宗末年私下議論吉凶，陰謀恢復李氏基業，要處死他們，徐有功又堅持争辯，没能救免。秋官侍郎周興劾奏徐有功説："臣聽説兩漢舊制，依附臣下欺瞞主上者要處以腰斬之刑，當面欺騙皇上者也要斬首。另外《禮》講道：斷章取義破壞法令者殺。徐有功故

赦，請推按其罪。”則天雖不許繫問，然竟坐免官。久之，起爲左臺侍御史，則天特褒異之。時遠近聞有功授職，皆欣然相賀。

有功嘗上疏論天官、秋官及朝堂三司理匭使愆失，其略曰：“陛下即位已來，海内職員一定，而天下選人漸多，掌選之曹用捨不平，補擬乖次，囑請公行，顏面罔懼。遂使謗讟滿路，怨讟盈朝，浸以爲常，殊無愧憚。又往屬唐朝季年，時多逆節，鞫訊結斷，刑獄至嚴。革命以來，載祀遽積，餘風未殄，用法猶深。今推鞫者猶行酷法，妄劾斷，臣即按驗，奏而劾之，獲其枉狀，請即付法斷罪，亦奪禄貶考，以慚其德。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冤使，不速與奪，致令擁塞，有理不爲申者，亦望準前彈奏，貶考奪禄。臣昔處法司，緣蒙擢用，臣無以上答至造，願以執法酬恩。無縱詭隨，不避强禦，猛噬鷙擊，是臣之分。如蒙允納，請降敕施行，庶不越旬時，亦可以除殘革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

後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龐氏爲奴誣告，云夜解祈福。則天令給事中薛季昶鞫之，季昶鍛煉成其罪，龐氏當坐斬。有功獨明其無罪，而季昶等返陷有功黨援惡逆，奏付法，法司結刑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耶？”乃徐起而歸。則天覽奏，召有功詰之曰：“卿比斷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則天下幸甚。”則天默然。於是龐氏減死，流於嶺表，有功除名爲庶人。尋起爲

意爲謀反的罪犯開脱，罪當不赦，請查明他的罪行。”武則天雖然没有允許將他囚禁審問，然而他最終因此免官。很久以後，起任左臺侍御史，武則天特意褒獎他。當時遠近聽説徐有功被授任官職，都欣然相慶。

徐有功曾經上疏論述天官、秋官和朝堂三司理匭使的過失，大致説：“陛下即位以來，海内官員已有定數，然而天下候補的官員日漸增多，負責選舉的官員取捨不公，授職任用違背規定，公開請托，不顧臉面，於是使謗議滿路，怨言滿朝，漸漸習以爲常，毫無羞耻顧忌。加上以往正逢李唐末年，當時有很多反叛失節之人，審訊裁斷，刑法極嚴，改朝以來，歲月已久，餘風未息，使用刑法仍然深嚴。如今審理者仍舊施行酷刑，妄加審判決定，臣隨即復查檢驗，上奏而揭發，得知受冤情況，請求立即將審理者交付司法部門定罪，也要削奪俸禄降低考績，使其良心感到慚愧。三司接受上表和理匭申冤使，不迅速定奪，致使積壓，有理而不爲其申理者，亦希望按照前面所彈劾，降低考績削奪俸禄。臣過去在司法部門，因蒙皇上之恩提拔任用，臣無以報答這無比的恩遇，願用公平執掌刑法來酬謝皇恩，不放縱詭詐跋扈之人，不避權貴豪門，嚴厲打擊，是臣的本分。如蒙允許采納，請下令施行，可望不過十天，就能鏟除凶殘糾正弊端，刑法擱置不用，天下大幸。”

後來潤州刺史竇孝諶的妻子龐氏被奴僕誣告，説她夜間祭神來解禍求福。武則天命令給事中薛季昶審訊此事，薛季昶羅織罪名判龐氏罪當斬首。徐有功一人申明她無罪，可薛季昶等人反而誣陷徐有功阿附幫助惡逆，奏請將他交付司法部門，司法部門定罪判處死罪。徐有功當時正辦理公務，令史流淚告訴他這事，徐有功説：“難道衹有我一人會死，而衆人長生不死嗎？”於是慢慢起身回去。武則天看了奏章，召見徐有功責問道：“卿近來斷案，判斷錯誤而放出的罪犯怎麽這樣多？”他回答説：“判案錯誤而放出罪犯，是臣下的小過；愛惜生命，是聖人的大德。希望陛下弘揚大德，那麽天下就大幸了。”武則天沉

左司郎中，累遷司刑少卿。有功謂所親曰："今身爲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前後爲獄官，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之于、張焉。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久之，轉司僕少卿。長安二年卒，年六十二，贈司刑卿。

默不語。於是龐氏免去死罪，流放到嶺表，徐有功除去名籍成爲百姓。不久起任左司郎中，多次升遷擔任司刑少卿。徐有功對親近的人說："現在身爲大理之官，人命相關，决不能順從旨意來說謊以求苟免。"所以先後擔任法官，因替含冤而被處以死刑之人進諫上奏，三次被定死罪，然而矢志不渝，酷吏因此氣焰稍衰，當時人把他比做漢代的于定國、張釋之。有人說："如果法官都是如此，刑法擱置不用的日子怎會遠呢。"很久以後，轉任司僕少卿。長安二年去世，終年六十二歲，追贈司刑卿。

中宗即位，制曰："忠正之臣，自昔攸尚；褒贈之典，舊章所重。故贈大理卿徐有功，節操貞勁，器懷亮直，徇古人之志業，實一代之賢良，司彼刑書，深存敬慎。周興、來俊臣等性惟殘酷，務在誅夷，不順其情，立加誣害。有功卓然守法，雖死不移，無屈撓之心，有忠烈之議，當其執斷，并遇平反，定國、釋之，何以加此。朕惟新庶政，追想前迹，其人既歿，其德可稱，追往贈終，慰兹泉壤。可贈越州刺史，仍遣使就家吊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今上踐祚，竇孝諶之子希瑊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惀，以報舊恩，惀由是自太子司議郎、恭陵令累遷申王府司馬，卒。

中宗即位，下制說："忠誠正直之臣，自古就被崇尚；褒獎封贈之典，爲舊典所重視。已故贈大理卿徐有功，節操堅貞剛强，胸懷坦蕩正直，遵循古人志業，實是一代賢良，執掌刑法，深懷敬慎。周興、來俊臣等人本性殘酷，以殺戮夷滅爲務，不順從他們的心意，立即加以誣陷迫害。徐有功卓然守法，雖死不移，没有屈服之心，衹有忠烈之議，遇上他執法，都得以平反，于定國、張釋之二人，怎能超過他。朕衹求革新庶政，追想前人事迹，其人雖死，德行可嘉，追念前功贈封死者，告慰他於九泉之下。應追贈越州刺史，并派使者到他家裏吊祭，賜物一百段，授一子爲官。"當今皇上登位，竇孝諶之子竇希瑊等人請求將自己的官爵讓給徐有功之子徐惀，以報答舊恩，徐惀因此從太子司議郎、恭陵令多次升遷爲申王府司馬，去世。

史臣曰：文法，理具之大者，故舜命皋陶爲士，昌言誠敕，勤亦至焉。蓋人命所懸，一失其平，冤不可復，聖王所以疚心也。如臨之守法，文瓘之議刑，時屬哲王，可以理奪。當賊后遷鼎之際，酷吏羅織之辰，徐有功獨抗群邪，持平不撓，此所以爲難也，比釋之、定國，徐又過之。希瑊讓爵酬恩，可知遺愛。

史臣曰：法律條文，是法規完備的關鍵，所以舜任命皋陶爲刑官，廣泛地宣講法律條文，勤懇也到了極點。因爲人命相關，一旦失去公平，冤屈就不可追回，聖王因此感到内疚。如唐臨的守法，張文瓘的議刑，當時正逢聖哲之帝，可以用道理來改變君主的主張。當殘忍的武后篡國之時，酷吏羅織罪名之日，徐有功獨自與群邪抗争，主持公平不屈不撓，這是難能可貴之處，與張釋之、于定國相比，徐有功又勝過一籌。竇希瑊讓爵報恩，可知其仁愛。

贊曰：聽訟惟明，持法惟平。二者或爽，人何以生？猗歟徐公，獬豸之精。世皆紛濁，不改吾清。

贊曰：聽訟惟有明斷，持法必須公平。兩者有一違背，人又何以生存？了不起啊徐公，是執法者的典範。即使世人都貪濁，也不能改變我的清白。

舊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高宗中宗諸子

燕王忠　原王孝　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孝敬皇帝弘 裴居道(附)　章懷太子賢 (賢子)邠王守禮
懿德太子重潤　庶人重福　節愍太子重俊　殤帝重茂

高宗諸子

高宗八男：則天順聖皇后生中宗、睿宗及孝敬皇帝弘、章懷太子賢，後宮劉氏生燕王忠，鄭氏生原王孝，楊氏生澤王上金，蕭淑妃生許王素節。

高宗有八個兒子：則天順聖皇后生中宗、睿宗和孝敬皇帝李弘、章懷太子李賢，後宮劉氏生燕王李忠，鄭氏生原王李孝，楊氏生澤王上金，蕭淑妃生許王素節。

燕王李忠

燕王忠，字正本，高宗長子也。高宗初入東宮而生忠，宴宮僚於弘教殿。太宗幸宮，顧謂宮臣曰："頃來王業稍可，非無酒食，而唐突卿等宴會者，朕初有此孫，故相就爲樂耳。"太宗酒酣起舞，以屬群臣，在位於是遍舞，盡日而罷，賜物有差。貞觀二十年，封爲陳王。

燕王李忠，字正本，是高宗長子。高宗剛入東宮就生下李忠，在弘教殿宴請東宮僚屬。太宗到東宮，對宮臣說："近來王業稍有成效，并不缺少酒食，而貿然參加卿等宴會的原因，是朕剛有這個孫兒，所以來此助樂。"太宗酒酣起舞，并讓群臣共舞，到場群臣於是全都跳起舞來，直到天晚方纔結束，分別賞賜物品不等。貞觀二十年，封爲陳王。

永徽元年，拜雍州牧。時王皇后無子，其舅中書令柳奭説后謀立忠爲皇太子，以忠母賤，冀其親己，后然之。奭與尚書右僕射褚遂良、侍中韓瑗諷太尉長孫無忌、左僕射于志寧等，固請立忠爲儲后，高宗許之。三年，立忠爲皇太子，大赦天下，五品已上子爲父後者賜勛一級。六年，加元服，制大辟罪已下并降一等，大酺

永徽元年，任雍州牧。當時王皇后無子，其舅中書令柳奭勸皇后謀劃立李忠做皇太子，因李忠生母身份低賤，希望他能親近自己，皇后同意。柳奭和尚書右僕射褚遂良、侍中韓瑗委婉勸説太尉長孫無忌、左僕射于志寧等人，執意請求立李忠爲儲君，高宗答應了。三年，立李忠爲皇太子，大赦天下，五品以上官員之子爲繼承人者賜勛官一級。六年，爲太子加冠舉行成年禮，下詔大辟罪以下全部減刑一等，天下大宴三日。

三日。

其年王皇后被廢，武昭儀所生皇子弘年三歲，禮部尚書許敬宗希旨上疏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既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謂吾君之胤，夙聞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爲孽奪宗，降居藩邸，是使前星匿彩，瑶岳韜峰。臣以愚誠，竊所未喻。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暉宜息。安可以兹傍統，叨據温文？國有諍臣，孰逃其責！竊惟息姑克讓，可以思齊；劉彊守藩，宜遵往軌。追踪太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故常安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蠢爾黎庶，云誰係心，垂裕後昆，將何播美？"高宗從之。顯慶元年，廢忠爲梁王，授梁州都督，賜實封二千户，物二萬段，甲第一區。其年，轉房州刺史。

這一年王皇后被廢，武昭儀所生皇子李弘時年三歲，禮部尚書許敬宗迎合旨意上疏說："陛下取法千古，撫育萬國，因立聖后，垂範天下。皇后既已生子，應居東宫，衹有出自正宫，纔是我君嫡嗣，早年蒙受胎教，應培養問道的精神。然而却被庶子奪去正統，降位屈居王府，致使太子黯然失色，儲君不現莊嚴。臣因愚笨又忠誠，暗地裏不能理解。况且當今太子，本非皇家嫡子，永徽初年，太子未生，暫進庶子，越升太子。近來皇后生産，正嗣降生，日月照耀，燭光應熄。怎能再使旁支竊據東宫之位？國有剛正直言的大臣，怎能逃脱這一罪責！臣認爲魯隱公克己禮讓，可以仰慕向他看齊；劉彊甘居藩王府，應該追循前人美績。師法太伯，不也值得贊美嗎；效法季札，因此常保平安。怎可使本末倒置，殿堂上的次序長期錯亂；衣裳倒穿，使太子之位違反常道？芸芸衆生，誰能傾心向往；流傳後世，如何傳播美名？"高宗聽從。顯慶元年，廢李忠爲梁王，授梁州都督，賜給實封二千户，物二萬段，豪華住宅一所。這一年，轉任房州刺史。

忠年漸長大，常恐不自安，或私衣婦人之服，以備刺客。又數有妖夢，常自占卜。事發，五年，廢爲庶人，徙居黔州，囚於承乾之故宅。麟德元年，又誣忠與西臺侍郎上官儀、宦者王伏勝謀反，賜死於流所，年二十二，無子。儀等伏誅。明年，皇太子弘表請收葬，許之。神龍初，追封燕王，贈太尉、揚州大都督。

李忠年紀逐漸長大，總是害怕不安，有時暗中穿上婦女的服裝，來防備刺客。加上多次做惡夢，經常自己占卜吉凶。事情敗露，五年，被廢爲庶人，遷居黔州，囚禁在李承乾的舊宅。麟德元年，又誣陷李忠與西臺侍郎上官儀、宦官王伏勝謀反，賜死在流放之地，時年二十二歲，無子。上官儀等人被殺。第二年，皇太子李弘上表請求爲他收葬，皇上答應。神龍初年，追封燕王，追贈太尉、揚州大都督。

原王李孝

原王孝，高宗第二子也。永徽元年，封許王。三年，拜并州都督。顯慶三年，累除遂州刺史。麟德元年薨，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悼。神龍初，追贈原王、司徒、益州大都督。

原王李孝，是高宗第二子。永徽元年，封爲許王。三年，拜任并州都督。顯慶三年，多次授任爲遂州刺史。麟德元年去世，追贈益州大都督，謚號悼。神龍初年，追贈原王、司徒、益州大都督。

澤王李上金

澤王 上金，高宗第三子也。永徽元年，封杞王。三年，遥授益州大都督。乾封元年，累轉壽州刺史，有罪免官，削封邑，仍於澧州安置。上金既爲則天所惡，所司希旨，求索罪失以奏之，故有此黜。永隆二年二月，則天矯抗表杞王 上金、鄱陽王 素節許同朝集之例，義陽、宣城二公主緣母蕭氏獲譴，從夫外官，請授官職。以上金爲沔州刺史，素節爲岳州刺史，仍不預朝集。嗣聖元年，上金、素節，義陽、宣城二公主聽赴哀。文明元年，上金封畢王，素節封爲葛王；又改上金封爲澤王、蘇州刺史，素節 許王、隆州刺史。垂拱元年，改陳州刺史。永昌元年，授太子左衛率，出爲隨州刺史。

澤王 李上金，是高宗第三子。永徽元年，封爲杞王。三年，遥授益州大都督。乾封元年，多次轉官任壽州刺史，因罪免官，削奪封邑，并安置在澧州。李上金因被武則天厭惡，有關官員迎合旨意，搜尋他的過失上奏，所以纔有這次貶黜。永隆二年二月，武則天假意上表直言請求允許杞王 李上金、鄱陽王 李素節同在朝集之例，義陽、宣城二公主因母親蕭氏而遭貶，隨從做外官的丈夫在外，請求授他們官職。任命李上金爲沔州刺史，李素節爲岳州刺史，但仍不許他們參加朝集。嗣聖元年，同意李上金、李素節和義陽、宣城二公主赴京參加喪禮。文明元年，李上金封畢王，李素節封葛王；又改封李上金爲澤王、蘇州刺史，李素節爲許王、隆州刺史。垂拱元年，改任陳州刺史。永昌元年，授太子左衛率，出任隨州刺史。

載初元年，武承嗣使酷吏周興誣告上金、素節謀反，召至都，繫於御史臺。舒州刺史、許王 素節見殺於都城南驛，因害其支黨。上金恐懼，自縊死。子義珍、義玫、義璋、義環、義瑾、義璲七人并配流顯州而死。神龍初，追復上金官爵，封庶子義珣爲嗣澤王。

載初元年，武承嗣指使酷吏周興誣告李上金、李素節謀反，召他們來到京城，關在御史臺。舒州刺史、許王 李素節在都城南驛被殺，進而加害他的部屬。李上金驚恐害怕，上吊而死。子李義珍、李義玫、李義璋、李義環、李義瑾、李義璲等七人全部被發配流放顯州而死。神龍初年，下詔恢復李上金官爵，封庶子李義珣爲嗣澤王。

李義珣

先是，義珣竄在嶺外，匿於傭保之間。及紹封無幾，有人告義珣非上金子，假冒襲爵，義珣不能自明，復流於嶺外。開元初，封素節子璆爲嗣澤王，繼上金後。十二年，玉真公主表稱義珣實上金遺胤，被嗣許王 瓘兄弟利其封爵，謀構廢之。今上由是削璆王爵，復召義珣爲嗣澤王，拜率更令。因是，諸宗室非本宗襲爵，自中興已後繼爲嗣王者，皆令歸宗，削其爵邑也。

在此之前，李義珣逃竄在嶺外，藏身於雇工之間。等繼承封爵不久，有人誣告李義珣不是李上金的兒子，假冒襲爵，李義珣没有證據爲自己辯明，又被流放到嶺外。開元初年，封李素節之子李璆爲嗣澤王，繼承李上金的後嗣。十二年，玉真公主上表稱李義珣確是李上金的遺嗣，被嗣許王 李瓘兄弟貪求他的封爵，密謀誣陷而遭廢黜。當今皇上因此削除李璆的王爵，又召回李義珣封爲嗣澤王，拜授率更令。爲此，諸宗室非本宗襲爵，自唐室中興以後過繼爲嗣王者，一律返回本宗，削奪爵位封邑。

許王李素節

許王素節，高宗第四子也。年六歲，永徽二年，封雍州，尋授雍州牧。素節能日誦古詩賦五百餘言，受業於學士徐齊聃，精勤不倦，高宗甚愛之。又轉岐州刺史。年十二，改封郇王。

許王李素節，是高宗第四子。六歲那年，即永徽二年，封爲雍王，不久授雍州牧。李素節一天能背誦古詩賦五百餘言，拜學士徐齊聃爲師學習，認真勤奮不知疲倦，高宗十分喜愛他。又轉任岐州刺史。十二歲，改封郇王。

初，則天未爲皇后也，與素節母蕭淑妃爭寵，遞相譖毀。六年，則天立爲皇后後，淑妃竟爲則天所譖毀，幽辱而殺之。素節尤被讒嫉，出爲申州刺史。乾封初，下敕曰："素節既舊疾患，宜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素節自以久乖朝覲，遂著《忠孝論》以見意，詞多不載。時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此論以進，則天見之，逾不悦，誣以贓賄，降封鄱陽郡王，仍於袁州安置。儀鳳二年，禁錮終身，又改於岳州安置。永隆元年，轉岳州刺史，後改封葛王。則天稱制，又進封許王，累除舒州刺史。天授中，與上金同被誣告，追赴都。臨發州，聞有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由可得，更何須哭！"行至都城南龍門驛，被縊死，年四十三，則天令以庶人禮葬之。中宗即位，追封許王，贈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仍以禮改葬，陪於乾陵。

起初，武則天未做皇后時，和李素節的母親蕭淑妃爭寵，互相詆毁。六年，武則天被立爲皇后後，蕭淑妃最終受到武則天的詆毁，被幽禁冷宫受盡屈辱而遭殺害。李素節更是遭受武后讒毁嫉恨，出任申州刺史。乾封初年，下詔令説："李素節長期患病，不應入朝。"而實際上李素節根本没病。李素節因爲自己很久不能朝覲，於是撰寫《忠孝論》表達心志，言詞太多就不寫在這裏。當時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就派人密封此論進上，武則天看到後，更不高興，誣陷他貪贓受賄，降封鄱陽郡王，并在袁州安置。儀鳳二年，禁錮終身，又改在岳州安置。永隆元年，轉任岳州刺史，後來改封葛王。武則天臨朝稱制，又晋封許王，多次授任爲舒州刺史。天授年間，和李上金一同受到誣告，追召趕赴都城。臨從本州出發時，聽到有遇喪人家的哭聲，他對左右之人説："我想病死還辦不到，他們又何必痛哭！"行到都城南的龍門驛，被縊死，終年四十三歲，武則天命令用庶人之禮將他埋葬。中宗即位，追封許王，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并依禮改葬，陪葬乾陵。

素節被殺之時，子瑛、琬、璣、瑒等九人并爲則天所殺；惟少子琳、瓘、璆、欽古以年小，特令長禁雷州。神龍初，封瓘爲嗣許王。開元初，封琳爲嗣越王，以紹越王貞之後；璆爲嗣澤王，以繼伯父澤王上金之後。

李素節被殺之時，子李瑛、李琬、李璣、李瑒等九人都被武則天殺害；衹有小兒子李琳、李瓘、李璆、李欽古因年紀幼小，特令長期囚禁於雷州。神龍初年，封李瓘爲嗣許王。開元初年，封李琳爲嗣越王，來繼承越王李貞的後嗣；李璆爲嗣澤王，來繼承伯父澤王李上金的後嗣。

琳，官至右監門將軍，卒。

李琳，官至右監門將軍，去世。

李瓘

瓘，開元十一年爲衛尉卿，以抑伯上金男不得承襲，以弟璆繼之，遽

李瓘，開元十一年任衛尉卿，因阻撓伯父李上金之子不能繼承後嗣，却使自己的弟弟李璆繼

譴璀爲鄂州別駕。於是下詔絶其外繼，乃以故澤王上金男義珣爲嗣澤王，江王禕爲信安郡王，嗣蜀王褕爲廣漢郡王，嗣密王徹爲濮陽郡王，嗣曹王臻爲濟國公，嗣趙王琚爲中山郡王，武陽郡王繼宗爲澧國公。璀累遷邠州刺史、秘書監，守太子詹事。璀性仁厚謹願，居家邕睦，朝廷重之。天寶六載卒，贈蜀郡大都督。璀晚有子，命璆子益爲嗣。及卒，有解、需二子，皆幼孺。十一載，益襲封許王。十四載，解娶楊銛女，乃襲許王。

嗣，不久朝廷貶降李璀任鄂州別駕。於是下詔禁絶外人繼嗣，并命已故澤王李上金之子李義珣爲嗣澤王，江王李禕爲信安郡王，嗣蜀王李褕廣漢郡王、嗣密王李徹爲濮陽郡王，嗣曹王李臻爲濟國公，嗣趙王李琚爲中山郡王，武陽郡王李繼宗爲澧國公。李璀多次升遷做了邠州刺史、秘書監，任太子詹事。李璀性情仁慈寬厚謹慎善良，居家和睦，受到朝廷推重。天寶六載去世，追贈蜀郡大都督。李璀晚年有子，命李璆子李益爲嗣。等他死時，有李解、李需兩子，還都幼小。十一載，李益襲封許王。十四載，李解娶楊銛之女，於是襲封許王。

李璆

璆初爲嗣澤王，降爲郢國公、宗正卿同正員，特封褒信郡王。進《龍池皇德頌》，遷宗正卿、光祿卿、殿中監。天寶初，重拜宗正卿，加金紫光祿大夫。璆友弟聰敏，聞善若驚，宗子中有一善，無不薦拔，故宗枝居省闥者，多是璆之所舉。九載卒，贈江陵大都督。

李璆起初爲嗣澤王，後降爲郢國公、宗正卿同正員，特封爲褒信郡王。進獻《龍池皇德頌》，升任宗正卿、光禄卿、殿中監。天寶初年，又拜授宗正卿，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李璆友愛兄弟生性聰敏，聞善驚喜，宗子中有一善，無不舉薦提拔，所以宗族旁親官居宫禁之人，大多是李璆所推舉。九載去世，追贈江陵大都督。

孝敬皇帝李弘

孝敬皇帝弘，高宗第五子也。永徽四年，封代王。顯慶元年，立爲皇太子，大赦改元。弘嘗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令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廢卷而嘆曰："此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修《春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代，貶惡以誡後，故使商臣之惡，顯於千載。"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殿下誠孝冥資，睿情天發，凶悖之迹，黜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理人，莫善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

孝敬皇帝李弘，是高宗第五子。永徽四年，封爲代王。顯慶元年，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改元。李弘曾隨率更令郭瑜學習《春秋左氏傳》，學到楚子商臣之事時，放下書而嘆息説："此事人臣所不忍聞。經籍是聖人爲垂訓後代而作，爲何記載這種事?"郭瑜回答説："孔子修《春秋》，寓意褒貶，所以善惡都要寫入。褒善爲示範當代，貶惡爲警戒後人，以此使商臣的惡迹，顯明千年。"太子説："此事非但口不能講，連耳也不忍聽，請改讀其他書籍。"郭瑜行再拜禮祝賀説："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城名朝歌，墨子回車。殿下果真是神賦孝心，天生聖情，凶惡悖逆之迹，擯棄視聽，遵循繼承善音，確實值得慶賀。臣聽説使上安寧而百姓治理，没有比用禮更好的，没有禮就無法事奉天地之神，没有禮就無法辨别君臣之位，所以先王重視禮法。孔子説：

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讀《禮記》。”太子從之。

‘不學《禮》，無法立身。’請停學《春秋》而改讀《禮記》。”太子聽從。

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等於文思殿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瑶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三萬段，敬宗已下加級、賜帛有差。總章元年二月，親釋菜司成館，因請贈顔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高宗并從之。

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等人在文思殿博采古今文集，摘取其中佳詞麗句，按類分編，編成五百卷，定名叫《瑶山玉彩》，奏表進上。下詔賜物三萬段，許敬宗以下晋級、賜帛分别不等。總章元年二月，親自到司成館舉行祭奠孔子之禮，并請求追贈顔回爲太子少師，曾參爲太子少保，高宗一并允許。

時有敕，征邊遼軍人逃亡限内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并處斬，家口没官。太子上表諫曰：“竊聞所司以背軍之人，身久不出，家口皆擬没官。亦有限外出首，未經斷罪，諸州囚禁，人數至多。或臨時遇病，不及軍伍，緣兹怖懼，遂即逃亡；或因樵采，被賊抄掠；或渡海來去，漂没滄波；或深入賊庭，有被傷殺。軍法嚴重，皆須相傔。若不給傔，及不因戰亡，即同隊之人，兼合有罪。遂有無故死失，多注爲逃。軍旅之中，不暇勘當，直據隊司通狀，將作真逃，家口令總没官，論情實可哀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没。”制從之。

當時有詔令，征邊及征遼的軍士逃亡在規定期限内不自首以及又有逃亡者，一律處斬，家屬没入官府。太子上表諫阻説：“聽説有關官員因逃亡軍人，長期藏匿不出來自首，家屬都準備没入官府。也有在規定期限外自首，没經過審訊斷罪，就被諸州囚禁，人數很多。他們有的是臨時生病，不能及時趕到軍中，因此害怕，於是逃亡；有的因爲外出打柴，被賊掠去；有的渡海來往，淹死滄海；有的深入賊陣，被殺被傷。軍法嚴厲，規定士兵都必須互相掩護。如果没有提供掩護，以及不是因作戰而死，那麽同隊之人，全部有罪。於是致使無故死失之人，大多注爲逃亡。軍旅之中，無暇調查核實，直接根據本隊稟報，將他們定爲逃亡，家屬全部没入官府，論情確實可憐。《尚書》説：‘與其錯殺無辜，寧願失於不按常典。’希望對逃亡之家，免去發配抄没的處罰。”下詔聽從。

咸亨二年，駕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時屬大旱，關中饑乏，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乃令家令等各給米使足。是時戴至德、張文瓘兼左庶子，與右庶子蕭德昭同爲輔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决於至德等。時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令出降。又請以同州沙苑地

咸亨二年，皇帝到東都，太子留在京城代行主持國事。當時正逢大旱，關中饑荒，令人拿來宿衛士兵的糧食檢查，發現有人吃榆皮和蓬蒿子，就下令太子家令等人分别供給米糧使士兵口糧充足。當時戴至德、張文瓘兼任左庶子，和右庶子蕭德昭同時擔任輔佐，太子多病，諸事都由戴至德等人决定。當時義陽、宣城兩位公主因母親而獲罪，幽禁在掖庭，太子看見後感到意外和同情，立即上奏請求讓兩人出嫁。又請求將同州

分借貧人。詔并許之。又召詣東都，納右衛將軍裴居道女爲妃。所司奏以白雁爲贄，適會苑中獲白雁，高宗喜曰：“漢獲朱雁，遂爲樂府；今獲白雁，得爲婚贄。彼禮但成謠頌，此禮便首人倫，異代相望，我無慚德也。”裴氏甚有婦禮，高宗嘗謂侍臣曰：“東宫内政，吾無憂矣。”

上元二年，太子從幸合璧宫，尋薨，年二十四。制曰：“皇太子弘，生知誕質，惟幾毓性。直城趨駕，肅敬著於三朝；中寢問安，仁孝聞於四海。自琰圭在手，沉瘵嬰身，顧惟耀掌之珍，特切鍾心之念，庶其痊復，以禪鴻名。及腠理微和，將遜于位，而弘天資仁厚，孝心純確，既承朕命，掩欷不言，因兹感結，舊疾增甚。億兆攸繫，方崇下武之基；五福無徵，俄遷上賓之駕。昔周文至愛，遂延慶於九齡；朕之不慈，遽永訣於千古。天性之重，追懷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夫謚者，行之迹也；號者，事之表也。慈惠愛親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謚爲孝敬皇帝。”其年，葬於緱氏縣景山之恭陵，制度一準天子之禮，百官從權制三十六日降服。高宗親爲製《叡德紀》，并自書之於石，樹於陵側。初，將營築恭陵，功費巨億，萬姓厭役，呼嗟滿道，遂亂投磚瓦而散。

太子無子，長壽中，制令楚王諱繼其後。中宗踐祚，制祔于太廟，號曰義宗，又追贈妃裴氏爲哀皇后。景雲元年，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奏言：“準禮，大行皇帝山陵事終，即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先祔皇昆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至神龍之初，乃特令升祔。《春秋》之義，

沙苑土地分借給窮人。下詔一并允許。又召他到東都，娶右衛將軍裴居道之女爲妃。有關官員上奏用白雁做聘禮，碰巧苑中捕獲白雁，高宗高興地說：“漢時捕獲朱雁，於是編入樂府；如今獲得白雁，得以作爲聘禮。漢禮衹編成謡頌，此禮助成人倫大禮，異代相望，我德無慚。”裴氏很懂婦禮，高宗曾對侍臣說：“東宫内政，我没有憂慮了。”

上元二年，太子隨從皇上到合璧宫，不久去世，時年二十四歲。皇上下詔說：“皇太子李弘，一生下來就知道他稟賦卓異，靈性超常。留守京城隨從聖駕，恭敬著稱於朝廷；内殿侍奉請安，仁孝聞名於四海。自從做了太子，就重病纏身，眷念如同掌中珍寶，關切時時縈繞心頭，盼望他能够痊愈康復，以便傳給皇位。等到病體稍好，準備傳位給他，然而弘兒天性仁厚，孝心純真，得知朕的心意後，突然説不出話來，因此憂悶鬱結，舊病加重。萬衆歸心，正要弘揚列祖的大業；死亡無徵，很快離開人世而升天。從前周文王極爲仁愛，便延長壽命活到九十高齡；朕不慈愛，致使父子千古永訣。天性之重，追想哽咽，應該申明從前的詔命，加尊名號。確定謚號，要根據行迹；加尊名號，要依循事表。慈惠愛親爲‘孝’，死不忘君爲‘敬’，應定謚號爲孝敬皇帝。”當年，入葬在緱氏縣景山的恭陵，陵墓制度全部按照天子的禮儀，百官遵行臨時規定穿喪服三十六日。高宗親自爲他撰寫《叡德紀》，并親自書寫在石碑上，立在陵旁。起初，將要營建恭陵，工程花費巨億，萬姓厭惡勞役，怨聲滿路，於是亂投磚瓦散去。

太子無子，長壽年間，下詔令楚王李隆基過繼給他爲後嗣。中宗即位，下詔將他的牌位遷入太廟，廟號義宗，又追贈太子妃裴氏爲哀皇后。景雲元年，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上奏說：“按照禮法，大行皇帝山陵事畢，即應將牌位遷入太廟。太廟第七室，原先祔祭皇兄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的牌位。臣認爲義宗生前未登皇位，是逝世後追尊的，到神龍初年，纔特地下令將他的牌位升入太廟。按照《春秋》之

國君即位未逾年者，不合列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廟，遷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主，命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訓，人神允穆，進退得宜。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陛下以禮斷恩。”詔從之。開元六年，有司上言：“孝敬皇帝今別廟將建，享祔有期，準禮，不合更以義宗爲廟號，請以本謚孝敬爲廟稱。”於是始停義宗之號。

義，國君即位不超過一年者，不應列入祖廟的昭穆次第。再説古代祖宗分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州，希望在東都另外建立義宗之廟，奉遷孝敬皇帝、哀皇后的牌位入内，命有關官員按時祭祀，這樣既不違背先帝旨意，又符合古訓，人神嚴肅和睦，進退得宜。在這裏的牌位，希望奉入夾室安置。望陛下遵循禮法割捨私情。”下詔聽從。開元六年，有關部門上言：“孝敬皇帝如今將另建祠廟，祭祀有期，依照禮制，不應再用義宗做廟號，請用本謚孝敬做廟號。”從此取消義宗的廟號。

裴居道

裴居道，絳州聞喜人，隋兵部侍郎鏡民孫也。父熙載，貞觀中爲尚書左丞。

裴居道，絳州聞喜人，是隋朝兵部侍郎裴鏡民之孫。父名熙載，貞觀年間任尚書左丞。

居道以女爲太子妃，則天時，歷位納言、内史、太子少保，封翼國公。載初元年春，爲酷吏所陷，下獄死。

裴居道因女兒是太子妃，武則天時，歷任納言、内史、太子少保，封翼國公。載初元年春天，被酷吏陷害，下獄死去。

章懷太子李賢

章懷太子賢，字明允，高宗第六子也。永徽六年，封潞王。顯慶元年，遷授岐州刺史。其年，加雍州牧、幽州都督。時始出閤，容止端雅，深爲高宗所嗟賞。高宗嘗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論語》，誦古詩賦復十餘篇，暫經領覽，遂即不忘。我曾遣讀《論語》，至‘賢賢易色’，遂再三覆誦。我問何爲如此，乃言性愛此言，方知夙成聰敏，出自天性。”龍朔元年，徙封沛王，加揚州都督，兼左武衛大將軍，雍州牧如故。二年，加揚州大都督。麟德二年，加右衛大將軍。咸亨三年，改名德，徙封雍王，授凉州大都督，雍州牧、右衛大將軍如故，食實封一千户。上元元年，又依舊名賢。

章懷太子李賢，字明允，是高宗第六子。永徽六年，封爲潞王。顯慶元年，升任岐州刺史。這一年，加授雍州牧、幽州都督。當時剛出宫到王府時，容貌端莊舉止高雅，深受高宗所嘆賞。高宗曾對司空李勣説：“此兒已讀了《尚書》、《禮記》、《論語》，能背誦古人詩賦十多篇，一經瀏覽，隨即不忘。我曾命他讀《論語》，讀到‘把好色之心用於好賢’時，他就再三重復誦讀。我問他爲何如此，他回答説生性喜愛此話，纔知他一貫聰明機靈，是出自天性。”龍朔元年，改封沛王，加授揚州都督，兼任左武衛大將軍，依舊任雍州牧。二年，加授揚州大都督。麟德二年，加授右衛大將軍。咸亨三年，改名德，改封雍王，授任凉州大都督，依舊任雍州牧、右衛大將軍，享受實封一千户。上元元年，又恢復舊名賢。

上元二年，孝敬皇帝薨。其年六

上元二年，孝敬皇帝逝世。當年六月，被立

月，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尋令監國。賢處事明審，爲時論所稱。儀鳳元年，手敕褒之曰："皇太子賢自頃監國，留心政要。撫字之道，既盡於哀矜；刑網所施，務存於審察。加以聽覽餘暇，專精墳典。往聖遺編，咸窺壼奥；先王策府，備討菁華。好善載彰，作貞斯在，家國之寄，深副所懷。可賜物五百段。"賢又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户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玄一 史藏諸 周寶寧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秘閣。

爲皇太子，大赦天下，不久令他代行主持國事。李賢處事明達周詳，受到時論稱贊。儀鳳元年，皇上親自寫詔書表揚他說："皇太子李賢自從代行主持國事以來，留心施政要領。撫恤百姓，已經極盡哀憐；施用刑法，致力注重審察。加上在聽講觀覽的餘暇，專心研究經典。前聖遺書，完全領悟精奥；先王典册，盡都通曉精華。好善彰明，堅持正直，國家重托，深合所望。應賞賜物五百段。"李賢又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户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玄一 史藏諸 周寶寧等人，爲范曄《後漢書》作注，表奏進上，賜物三萬段，并把此書送交秘閣。

時正議大夫明崇儼以符劾之術爲則天所任使，密稱"英王狀類太宗"。又宫人潛議云，"賢是后姊韓國夫人所生"，賢亦自疑懼。則天又嘗爲賢撰《少陽政範》及《孝子傳》以賜之，仍數作書以責讓賢，賢逾不自安。調露二年，崇儼爲盗所殺，則天疑賢所爲。俄使人發其陰謀事，詔令中書侍郎薛元超、黄門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與法官推鞠之，於東宫馬坊搜得皂甲數百領，乃廢賢爲庶人，幽于别所。永淳二年，遷於巴州。文明元年，則天臨朝，令左金吾將軍丘神勣往巴州檢校賢宅，以備外虞。神勣遂閉於别室，逼令自殺，年三十二。則天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爲疊州刺史，追封賢爲雍王。神龍初，追贈司徒，仍遣使迎其喪柩，陪葬於乾陵。睿宗踐祚，又追贈皇太子，謚曰章懷。有三子：光順、守禮、守義。

當時正議大夫明崇儼憑符咒驅災之術受到武則天的任用，秘密奏稱"英王相貌類似太宗"。加上宫人暗中議論説，"李賢是皇后的姐姐韓國夫人所生"，李賢自己也感到疑慮和恐懼。武則天又曾爲李賢撰寫《少陽政範》和《孝子傳》賜給他，并幾次寫信責備李賢，李賢更加不安。調露二年，明崇儼被盗賊所殺，武則天懷疑是李賢指使。不久命人揭發他的陰謀之事，詔令中書侍郎薛元超、黄門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和法官審訊，在東宫馬坊搜到黑甲數百副，於是廢李賢爲庶人，囚禁在其他住所。永淳二年，遷到巴州。文明元年，武則天臨朝稱制，令左金吾將軍丘神勣前往巴州檢查李賢住宅，以防外患。丘神勣於是將他囚禁在其他住宅，逼令他自殺，時年三十二歲。武則天在顯福門舉行喪禮，貶丘神勣爲疊州刺史，追封李賢爲雍王。神龍初年，追贈司徒，并派遣使者迎回喪柩，陪葬在乾陵。睿宗即位，又追贈皇太子，謚號章懷。有三子：李光順、李守禮、李守義。

光順，天授中封安樂郡王，尋被誅。

李光順，天授年間封安樂郡王，不久被殺。

守義，文明年封犍爲郡王。垂拱四年，徙封永安郡王，病卒。

李守義，文明年間封犍爲郡王。垂拱四年，改封永安郡王，病死。

邠王李守禮 李承宏 李承寧 李承宷

守禮，本名光仁，垂拱初改名守禮，授太子洗馬，封嗣雍王。時中宗遷於房陵，睿宗雖居帝位，絶人朝謁，諸武贊成革命之計，深嫉宗枝。守禮以父得罪，與睿宗諸子同處於宫中，凡十餘年不出庭院。至聖曆元年，睿宗自皇嗣封爲相王，許出外邸；睿宗諸子五人皆封郡王，與守禮始居於外。

神龍元年，中宗纂位，授守禮光禄卿同正員。神龍中，遺詔進封邠王，賜實封五百户。景雲二年，帶光禄卿，兼幽州刺史，轉左金吾衛大將軍，遥領單于大都護。先天二年，遷司空。開元初，歷虢、隴、襄、晋、滑六州刺史，非奏事及大事，并上佐知州。時寧、申、岐、薛、邠同爲刺史，皆擇首僚以持綱紀。源乾曜、袁嘉祚、潘好禮皆爲邠府長史兼州佐，守禮唯弋獵、伎樂、飲謔而已。九年已後，諸王并徵還京師。

守禮以外枝爲王，才識猥下，尤不逮岐、薛。多寵嬖，不修風教，男女六十餘人，男無中才，女負貞稱，守禮居之自若，高歌擊鼓。常帶數千貫錢債，或有諫之者曰："王年漸高，家累甚衆，須有愛惜。"守禮曰："豈有天子兄没人葬?"諸王因内宴言之，以爲歡笑。雖積陰累日，守禮白於諸王曰："欲晴。"果晴。愆陽涉旬，守禮曰："即雨。"果連澍。岐王等奏之，云："邠哥有術。"守禮曰："臣無術也。則天時以章懷遷謫，臣幽閉宫中十餘年，每歲被敕杖數頓，見瘢痕甚厚，欲雨臣脊上即沉悶，欲晴即輕健，臣以此知之，非有術也。"涕泗沾襟，玄宗亦憫然。二十九年薨，年七十餘，贈太尉。

李守禮，本名光仁，垂拱初年改名守禮，授任太子洗馬，封嗣雍王。當時中宗遷到房陵，睿宗雖居帝位，被阻止斷絶了大臣朝謁，武氏衆人擁護改朝計劃，十分嫉恨皇室宗族。李守禮因父得罪，和睿宗衆子同住宫中，先後十多年不能走出院庭。到聖曆元年，睿宗從皇嗣封爲相王，允許出居王府；睿宗諸子五人都封爲郡王，和李守禮開始住到宫外。

神龍元年，中宗即位，授李守禮任光禄卿同正員。神龍年間，遺詔晋封邠王，賜給實封五百户。景雲二年，帶光禄卿銜，兼任幽州刺史，轉任左金吾衛大將軍，遥任單于大都護。先天二年，升任司空。開元初年，歷任虢、隴、襄、晋、滑等六州刺史，非上奏之事和大事，一律由上佐主持州政。當時寧王、申王、岐王、薛王、邠王一同任刺史，都挑撰首僚來主持政務。源乾曜、袁嘉祚、潘好禮都擔任邠王府長史兼州佐，李守禮衹顧射獵、歌舞、飲酒取樂而已。九年以後，諸王都被徵回京城。

李守禮以外宗封王，才識低下，尤其不及岐王、薛王。擁有很多寵嬖，不注重風教，子女六十多人，子無中等之才，女無貞潔之稱，李守禮處之坦然，高歌擊鼓，經常身負幾千貫錢的債務。有人勸諫他説："王爺年事漸高，家中拖累甚大，須要愛惜財物。"李守禮説："難道身爲天子之兄却没人收葬嗎?"衆王因在宫内宴會時談到此事，作爲笑柄。即使是連日陰天，李守禮告訴衆王説："天要晴了。"天果然放晴。連晴十多天，李守禮説："要下雨了。"果然連日降雨。岐王等人上奏此事，説："邠哥會法術。"李守禮説："臣不會法術。武則天時因爲章懷太子遭貶，臣被囚禁在宫中十多年，每年下詔令杖罰數次，結下很厚的疤痕，天要下雨臣的脊背就感覺沉悶，天要放晴就感輕鬆。臣因此知道天氣變化，不是會法術。"説着淚下沾濕了衣襟，玄宗也覺得傷感。二十九年去世，終年七十多歲，追贈太

子承宏，開元初封廣武郡王，歷秘書員外監，又爲宗正卿同正員。廣德元年，吐蕃凌犯上都，乘輿幸陝。蕃、渾之衆入城，吐蕃宰相馬重英立承宏爲帝，以于可封、霍瓌等爲宰相，補署百餘人。旬餘日，賊退，郭子儀率衆入城，送承宏於行在，上不之責，止於虢州。尋死。

承寧，天寶初，授率更令同正員、嗣邠王。

承宷，至德二載封爲燉煌郡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與僕固懷恩使迴紇和親，因納其女爲妃，册爲毗伽公主。迴紇著勛，承宷甚遇恩寵。乾元元年六月卒，贈司空。

唐法，嗣郡王但加四品階，親王子例著緋。開元中，張九齡爲中書令，奏請寧、薛王男并賜紫，邠王三男衣紫，餘二十人衣緋，官亦不越六局郎，王府掾屬仍員外置。十五載，扈從至巴蜀，依例著紫。

尉。

子名承宏，開元初年封廣武郡王，歷任秘書員外監，又任宗正卿同正員。廣德元年，吐蕃侵犯上都，皇帝避到陝州。吐蕃、吐谷渾的軍隊攻入京城，吐蕃宰相馬重英立李承宏爲皇帝，命于可封、霍瓌等人爲宰相，授任官員一百多人。十多天後，賊軍退走，郭子儀率軍入城，將李承宏送往皇帝外出的停駐之地，皇上没有責罰他，安置到虢州。不久死去。

李承寧，天寶初年，授任率更令同正員、嗣邠王。

李承宷，至德二載封爲燉煌郡王，加授開府儀同三司。與僕固懷恩出使回紇和親，於是娶回紇女子爲妃，册封爲毗伽公主。回紇功勞顯赫，李承宷很受恩寵。乾元元年六月去世，追贈司空。

唐朝法令，嗣郡王衹加授四品階，親王之子按例穿紅衣。開元年間，張九齡任中書令，上奏請求寧王、薛王之子都賜給紫衣，邠王三子穿紫衣，其餘二十多人穿紅衣，官職也不超過六局郎，王府佐治官員依舊員外安置。十五載，護駕到巴蜀，按例穿紫衣。

中宗諸子

中宗四男：韋庶人生懿德太子重潤，後宫生庶人重福、節愍太子重俊、殤帝重茂。

中宗有四個兒子：韋庶人生懿德太子重潤，後宫生庶人重福、節愍太子重俊、殤帝重茂。

懿德太子李重潤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也，本名重照，以避則天諱，故改焉。開耀二年，中宗爲皇太子，生重潤於東宫内殿，高宗甚悦。及月滿，大赦天下，改元爲永淳。是歲，立爲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及中宗遷於房州，其府坐廢。聖曆初，中宗爲皇太子，封爲邵王。大足元年，爲人所構，與其妹永泰郡主、婿魏王武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宫中，則天令杖殺，時年十九。重潤風神俊朗，早

懿德太子李重潤，是中宗長子，原名重照，因避武則天名諱，所以改名。開耀二年，中宗做皇太子時，李重潤出生於東宫内殿，高宗十分高興。等到滿月，大赦天下，改年號爲永淳。這一年，立他爲皇太孫，開府設置官屬。等中宗遷到房州，太孫府因此被廢。聖曆初年，中宗重爲皇太子，封他爲邵王。大足元年，被人誣陷，和妹妹永泰郡主、妹夫魏王武延基等私下議論張易之兄弟何以能隨意出入宫中，武則天命令用杖刑處死，時年十九歲。李重潤風度瀟灑氣質大方，早年因孝順友愛知名，因死非其罪，時人十分傷

以孝友知名，既死非其罪，大爲當時所悼惜。中宗即位，追贈皇太子，謚曰懿德，陪葬乾陵。仍爲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婚，與之合葬。又贈永泰郡主爲公主，令備禮改葬，仍號其墓爲陵焉。

心惋惜。中宗即位，追贈皇太子，謚號懿德，陪葬乾陵。并爲他聘娶國子監丞裴粹的亡女舉行冥婚，與他合葬。又追贈永泰郡主爲公主，命按禮改葬，并稱其墓爲陵。

庶人李重福

庶人重福，中宗第二子也。初封唐昌王，聖曆三年，徙封平恩王。長安四年，進封譙王，歷遷國子祭酒、左散騎常侍。神龍初，爲韋庶人所譖，云與張易之兄弟潛構成重潤之罪，由是左授濮州員外刺史，轉均州，司防守，不許視事。景龍三年，中宗親祀南郊，大赦天下，流人并放還。重福不得歸京師，尤深鬱快，上表自陳曰："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伏惟陛下德侔造化，明齊日月，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近者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萬物沾愷悌之仁，六合承曠蕩之澤，事無輕重，咸赦除之。蒼生并得赦除，赤子偏加擯棄，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爲臣流涕，况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恓惶？伏望捨臣罪愆，許臣朝謁。儻得一仰雲陛，再睹聖顔，雖没九泉，實爲萬足，重投荒徼，亦所甘心。"表奏不報。

庶人李重福，是中宗第二子。起初封唐昌王，聖曆三年，改封平恩王。長安四年，進封譙王，歷任國子祭酒、左散騎常侍。神龍初年，受韋庶人誣陷，説他和張易之兄弟秘密誣陷定成李重潤之罪，由此降職任濮州員外刺史，轉任均州，主管防守，不許過問州事。景龍三年，中宗親自到南郊祭祀，大赦天下，流放之人全部放回。李重福不許返回京城，更憂鬱不快，上表爲自己陳述説："臣聽説功勞相同而賞賜不同，功臣就會疑慮；罪行相同而刑罰不同，百姓就會困惑。陛下美德合於造化，與日月同輝，恩澤遍及飛鳥，慈惠廣加走獸。近來焚燒玉帛祭物舉行祭天大禮，在南郊祭祀上天，萬物共享和樂平易之仁，天下共承浩蕩無邊之恩，不論罪行輕重，一律赦免。百姓都得赦免，親生兒子偏偏擯棄，皇天公平之道，原本如此嗎？天下之人，聞者爲臣流淚，何况陛下仁慈爲念，難道不憐憫臣焦慮不安？希望免去臣的罪過，允許臣朝謁。倘若得以一仰宫殿，再睹聖顔，雖死九泉，也萬分滿足，即使重新流放荒遠之地，也心甘情願。"表奏進上後没有答覆。

及韋庶人臨朝，遽令左屯衛大將軍趙承恩以兵五百人就均州守衛重福。俄而韋氏伏誅，睿宗即位，又轉集州刺史。未及行，洛陽人張靈均進計於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自合繼爲天子。相王雖有討平韋氏功，安可越次而居大位。昔漢誅諸吕，猶迎代王，今東都百官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行直詣洛陽，亦是從天上落，遣人襲殺留守，即擁兵西據陝州，東

等到韋庶人臨朝聽政，立刻命令左屯衛大將軍趙承恩率兵五百到均州看守李重福。不久韋氏伏法被殺，睿宗即位，他又轉任集州刺史。還没有赴任，洛陽人張靈均向李重福獻計説："大王位居嫡長子，本應繼嗣做天子。相王雖然有討伐平定韋氏的功勞，怎能越禮而居皇位。從前漢室鏟除衆吕，依然迎代王即位，如今東都百官士庶，都盼望大王歸來。大王如果秘密動身直到洛陽，就如從天而降，派人襲殺留守，隨即擁兵西進占據陝州，東進攻占河北，這樣天下就可以謀

下河北，此天下可圖也。"初，景龍三年，鄭愔自吏部侍郎出爲江州司馬，便道詣重福，陰相結托。至是又與靈均通傳動静，亦密遣使勸重福構逆，預推尊重福爲天子，温王重茂爲皇太弟，自署爲左丞相。重福乃遣家臣王道先赴東都，潜募勇敢之士，重福遽自均州詐乘驛與靈均繼進。

王道始至東都，俄有泄其謀者，洛州司馬崔日知捕獲其黨數十人。頃聞重福至，王道等率衆隨重福徑取左右屯營兵作亂，將至天津橋，願從者已數百人，皆執持器仗，助其威勢。侍御史李邕先詣左掖門，令閉關拒守。又至右屯營號令云："重福雖先帝之子，已得罪於先帝，今者無故入城，必是作亂。君等皆委質聖朝，宜盡誠節，立功立事，以取富貴。"有頃，重福果來奪右屯營，堅壁不動，營中矢射如雨。便趣左掖門，擬取留守，遇門閉，遂縱火以燒城門。左屯營兵又來逼之，重福度數窮，出自上東門而遁，匿於山谷間。明日，東都留守裴談等大出兵搜索，重福窘迫，自投漕河而死，磔尸三日，時年三十一。

詔曰："集州刺史譙王重福，幼則凶頑，長而險詖，幸托體於先聖，嘗通交於巨逆。子而不子，自絶於天；有國有家，莫容於代。往者頗不含忍，長令幽縶。自大行晏駕，韋氏臨朝，將肆屠滅，尤加防衛。洎天有成命，集于朕躬，永懷猶子之情，庶協先親之義。所以開置僚屬，任隆刺舉，冀其悛改，以怙恩榮。而詿誤有徒，狂狡未息，便即私出均州，詐乘驛騎，至于都下，遂逞其謀。先犯屯兵，次燒左掖，計窮力屈，投河而斃。雖人所共棄，邦有常刑，我非不

取了。"起初，景龍三年，鄭愔從吏部侍郎出任江州司馬，順路來到李重福處，暗中互相勾結。到此時又和張靈均互通消息，也秘密派使者勸説李重福謀反，準備推尊李重福爲天子，温王李重茂爲皇太弟，自任左丞相。李重福於是派遣家臣王道先趕赴東都，暗中招募勇士，李重福很快從均州詐乘驛馬和張靈均隨後進發。

王道先到達東都，不久有人泄露了他們的陰謀，洛州司馬崔日知捕獲其同黨數十人。不久聽説李重福到達，王道等人率衆跟隨李重福直接進攻左右屯營兵作亂，將到天津橋時，自願追隨者已達數百，都拿着武器兵杖，爲他助威。侍御史李邕搶先趕到左掖門，命令關閉城門拒守。又來到右屯營發布號令説："李重福雖是先帝之子，但已經在先帝時獲罪，現在無故入城，肯定是作亂。君等都效命聖朝，應該竭盡臣節，立功立事，以取富貴。"過了一會兒，李重福果然前來奪取右屯營，營中堅守不動，箭射如雨。李重福便奔向左掖門，準備活捉留守，不巧城門關閉，就放火焚燒城門。左屯營兵又來進逼，李重福見已無計可施，從上東門出城逃跑，藏在山谷間。第二天，東都留守裴談等出動士兵大規模搜索，李重福走投無路，自投漕河而死，碎尸示衆三天，時年三十一歲。

下詔説："集州刺史譙王李重福，年少時就凶惡頑固，長大後陰險邪僻，依仗是先帝所生，曾經勾結大逆。爲子而不子，自絶於上天；有國有家，不容於當代。以往很不能克制忍耐，長期下令幽禁。自從先皇帝去世，韋氏臨朝聽政，準備肆意屠滅王室，更加嚴密防衛。等到上天下達成命，落到朕的身上，常念叔侄之情，希望和睦先親之義。所以開府設置僚屬，授職高達刺史，希望他能悔改，以恃恩榮。然而受賊徒迷惑，狂妄凶暴之心不息，隨便私出均州，詐乘驛馬，到達都城之下，於是實施他的陰謀。先是侵犯屯兵，接着焚燒左掖門，計窮力盡，投河而死。雖然爲人所共棄，但國有常法，不是我不仁慈，是

慈，爾自招咎。且聞其故，有惻于懷。昔劉長既歿，楚英遂殞，以禮收葬，抑惟舊章，屈法申恩，宜仍舊寵，可以三品禮葬。”

你咎由自取。不過聽到這個變故，心中仍感悲傷。從前淮南王劉長被處死，楚王劉英自殺，朝廷依禮收尸埋葬。根據舊章，屈法申明恩義，應該遵循舊日的恩寵，可按三品之禮收葬。”

節愍太子李重俊

節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也。聖曆元年，封義興郡王。長安中，累授衛尉員外少卿。神龍初，封衛王，拜洛州牧，賜實封千户，尋遷左衛大將軍，兼遥授揚州大都督。二年秋，立爲皇太子。重俊性雖明果，未有賢師傅，舉事多不法。俄以秘書監楊璬、太常卿武崇訓并爲太子賓客，璬等皆主婿年少，唯以蹴鞠猥戲取狎於重俊，竟無調護之意。左庶子姚珽數上疏諫諍，右庶子平貞慎又獻《孝經議》、《養德傳》以諷，重俊皆優納焉。

節愍太子李重俊，是中宗第三子。聖曆元年，封義興郡王。長安年間，多次授任爲衛尉員外少卿。神龍初年，封衛王，拜授洛州牧，賜給實封一千户，不久升任左衛大將軍，并遥授揚州大都督。二年秋，立爲皇太子。李重俊的性格雖然明敏果斷，但没有良師輔導，做事常常不守法度。不久命秘書監楊璬、太常卿武崇訓同任太子賓客，楊璬等人都是公主夫婿年紀輕輕，衹會用打馬球等低賤的游戲取悦於李重俊，根本没有調教愛護之意。左庶子姚珽多次上疏諫諍，右庶子平貞慎又獻《孝經議》、《養德傳》來委婉勸説，李重俊都虚心接納。

時武三思得幸中宫，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常教公主凌忽重俊，以其非韋氏所生，常呼之爲奴。或勸公主請廢重俊爲王，自立爲皇太女，重俊不勝忿恨。三年七月，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李思冲、李承况、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左右羽林兵及千騎三百餘人，殺三思及崇訓于其第，并殺黨與十餘人。又令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分兵守宫城諸門，自率兵趨肅章門，斬關而入，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又以昭容上官氏素與三思奸通，扣閤索之。韋庶人及公主遽擁帝馳赴玄武門樓，召左羽林將軍劉仁景等，令率留軍飛騎及百餘人於樓下列守。俄而多祚等兵至，欲突玄武門樓，宿衛者拒之，不得進。帝據檻呼多祚等所將千騎，謂曰：“汝并是我爪牙，何故作逆？若能歸順，斬多祚等，與汝富貴。”於是千騎王歡喜等

當時武三思受寵於皇后，十分忌恨李重俊。武三思之子武崇訓娶安樂公主爲妻，經常唆使公主欺凌李重俊，因爲他不是韋氏所生，常稱他爲奴。有人勸公主請求廢黜李重俊爲王，自立爲皇太女，李重俊不勝憤恨。三年七月，率領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李思冲、李承况、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人，假傳詔命調發左右羽林兵和千騎三百多人，將武三思和武崇訓殺死於家中，并殺死他們的同黨十多人。又命令左金吾大將軍成王李千里分兵守衛宫城諸門，自己帶兵直奔肅章門，破門而入，搜尋韋庶人和安樂公主。又因爲昭容上官氏平素和武三思私通，叩打宫門索要她。韋庶人和公主立即挾持皇帝騎馬馳往玄武門樓，召見左羽林將軍劉仁景等人，命令他率領留守的軍隊飛騎和一百多人在樓下列陣防守。不久李多祚等率兵趕到，準備攻打玄武門樓，宿衛士兵抵抗，不能攻入。皇帝手扶欄杆呼唤李多祚等人所帶的千騎，對他們説：“你們都是我的武士，爲什麽要造反？如果能歸順，斬殺李多祚等人，賜給你們富貴。”於是千騎王歡喜等人倒戈，將李多祚和李承况、獨孤禕之、沙吒

倒戈，斬多祚及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於樓下，餘黨遂潰散。重俊既敗，率其屬百餘騎趨肅章門，奔終南山，帝令長上果毅趙思慎率輕騎追之。重俊至鄠縣西十餘里，騎不能屬，唯從奴數人，會日暮憩林下，爲左右所殺。制令梟首于朝，又獻之於太廟，并以祭三思、崇訓尸柩。

睿宗即位，下制曰："朕聞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主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重俊，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罹構間，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悲惋。今四凶咸服，十起何追，方申赤暈之冤，以紓黄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謚曰節愍，陪葬定陵。

一子宗暉，開元初封湖陽郡王。

初，重俊被害，宫府僚吏莫敢近者，永和丞甯嘉勗解衣裹重俊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而大怒，收付制獄，貶爲平輿丞，尋卒。睿宗踐祚，下制曰："甯嘉勗能重名節，事高欒、向，幽塗已往，生氣凛然。静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令。"

李宗暉

宗暉，天寶中爲衛尉員外卿。十一載，王鉷反，宗暉以賣宅與鉷，貶涪川郡長史，量移盧陽長史。至德元年，追赴行在所，授特進、鴻臚卿。宗暉無他才，以外族之親，受恩顧轉隆。太常員外卿卒。

殤帝李重茂

殤皇帝重茂，中宗第四子也。聖曆三年，封北海王。神龍初，進封温王，授右衛大將軍，兼遥領并州大都督，未出閤。景龍四年，中宗崩，韋庶人立重茂爲帝，而自臨朝稱制。

忠義等人殺死在樓下，餘衆於是潰敗。李重俊失敗以後，率手下一百多騎奔出肅章門，逃往終南山，皇帝命令長上果毅趙思慎率輕騎追擊。李重俊逃到鄠縣西十多里處，騎兵没有跟上，衹有幾個奴僕相隨，恰逢天黑在林間休息，被左右的人所殺。詔令在朝堂上懸首示衆，又將首級獻到太廟，并用來祭祀武三思、武崇訓的尸柩。

睿宗即位，下詔説："朕聽説以曾子的仁孝，慈母仍然被流言迷惑；趙虜族滅，明主猶哀憐而追思。歷考前代遺聞，都有舊典可循。李重俊，是已故皇帝之子，位居太子。過去遭受挑撥離間，被讒言和嫉妒圍困。不顧刑戮，輕率地盜用軍隊和武器，遭到殺頭之禍，無人不覺悲傷惋惜。現在凶邪之人都已伏法，十起何追，衹有昭雪枉死的冤屈，來解除黄泉之下的痛苦。應追贈爲皇太子。"定謚號叫節愍，陪葬定陵。

有一子名宗暉，開元初年封湖陽郡王。

起初，李重俊被害，宫府僚吏無人敢接近他的尸體，永和丞甯嘉勗脱下衣服包起李重俊的頭顱放聲大哭，時人贊賞他有節義。宗楚客聽説後大怒，將他逮捕收入關押欽犯的監獄，貶爲平輿丞，不久死去。睿宗即位，下詔説："甯嘉勗能重視名節，事迹高於欒布、向雄，軀體雖死，精神凛然。思念忠義，追贈褒寵。應追贈永和縣令。"

李宗暉，天寶年間任衛尉員外卿。十一載，王鉷反叛，李宗暉因賣住宅給王鉷，貶任涪川郡長史，遇赦酌情内調任盧陽長史。至德元年，追召趕赴皇帝外出停駐之地，授任特進、鴻臚卿。李宗暉没有其他才能，憑外族之親，所受恩顧十分隆盛。任太常員外卿時去世。

殤皇帝李重茂，是中宗第四子。聖曆三年，封北海王。神龍初年，晋封温王，授任右衛大將軍，并遥任并州大都督，没有出朝就任。景龍四年，中宗去世，韋庶人立李重茂爲皇帝，自己却臨朝稱制。等韋氏失敗，李重茂於是退位，讓於

及韋氏敗，重茂遂遜位，讓叔父相王，退居別所。景雲二年，改封襄王，遷於集州，令中郎將率兵五百人守衛。開元二年，轉房州刺史。尋薨，時年十七，謚曰殤皇帝，葬於武功西原。

叔父相王，退到另外宮室居住。景雲二年，改封襄王，遷往集州，命令中郎將率兵五百人守衛。開元二年，轉任房州刺史。不久去世，時年十七歲，謚號叫殤皇帝，埋葬在武功西原。

史臣曰：前代以嬖婦孽子破國亡家者多矣，然未如大帝、孝和之甚也。高宗八子，二王早世，爲武后所斃者四人，章懷以母子之愛，穎悟之賢，猶不免於虎口，况燕、澤、素節異腹之胤乎！覆載胡心，産茲鴆毒，悲夫！孝和母嚚婦傲女暴，如置身群魅之中，安有保其終吉哉！天將滌蕩昏氛，非重茂所能支也。

史臣曰：前代因寵婦和逆子而破國亡家的事情很多，但都不如大帝、孝和帝時嚴重。高宗有八個兒子，二王早逝，被武后害死了四個，章懷太子以母子之情，聰穎敏悟之才，猶不能免遭虎口，何况燕王、澤王、李素節等異母而生的兒子呢！天地是怎麽樣的心態，竟生出如此殘毒的婦人，可悲啊！孝和皇帝的母親凶惡、妻子傲慢、女兒横暴，如置身於一群鬼怪之中，怎能保持善終呢！上天將要蕩滌這迷亂凶氣，如此局面不是李重茂所能支撑的。

贊曰：父子天性，嬖能害正。宜臼、申生，翻爲不令。唐年鈞德，章懷最仁。凶母畏明，取樂於身。

贊曰：父子之情雖屬天生，寵愛婦人也能害正。宜臼、申生原本賢良，反遭誣陷成了逆子。唐世功德相同，章懷太子最爲仁良。凶母畏忌明達，衹好取樂於身。

舊唐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裴炎　劉禕之　魏玄同　李昭德

裴炎

裴炎，絳州聞喜人也。少補弘文生，每遇休假，諸生多出游，炎獨不廢業。歲餘，有司將薦舉，辭以學未篤而止。在館垂十載，尤曉《春秋左氏傳》及《漢書》。擢明經第，尋爲濮州司倉參軍。累歷兵部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中書令。

永淳元年，高宗幸東都，留太子哲守京師，命炎與劉仁軌、薛元超爲輔。明年，高宗不豫，炎從太子赴東都侍疾。十一月，高宗疾篤，命太子監國，炎奉詔與黄門侍郎劉齊賢、中書侍郎郭正一并於東宫平章事。十二月丁巳，高宗崩，太子即位，未聽政，宰臣奏議，天后降令於門下施行。中宗既立，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又欲與乳母子五品，炎固爭以爲不可。中宗不悦，謂左右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得，何爲惜侍中耶?"炎懼，乃與則天定策廢立。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 張虔勗等勒兵入内，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太后報曰："汝欲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 旦爲帝。炎以定策功，封河東縣侯。

太后臨朝，天授初，又降豫王爲

裴炎，是絳州 聞喜人。年輕時做了弘文生，每遇休假，衆生大多外出游玩，惟獨裴炎依然學習不止。一年以後，有關官員將要推薦他應考，他以學業未精作藉口而推辭没有應考。在弘文館將近十年，尤其通曉《春秋左氏傳》和《漢書》。考中明經科，不久任濮州司倉參軍。歷任兵部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中書令。

永淳元年，高宗到東都，太子李哲留守京城，命令裴炎和劉仁軌、薛元超輔佐太子。第二年，高宗患病，裴炎隨從太子趕赴東都服侍皇上疾病。十一月，高宗病重，命令太子代行主持國事，裴炎受詔和黄門侍郎劉齊賢、中書侍郎郭正一都在東宫商議决定國事。十二月丁巳日，高宗去世，太子即位，還未聽政，宰相奏議，天后下令在門下省施行。中宗即位後，打算任命皇后的父親韋玄貞爲侍中，又想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職，裴炎執意規勸認爲不可。中宗不高興了，對左右之人説："我就是把國家讓給韋玄貞又怎麼不行，爲何吝惜一個侍中呢?"裴炎害怕了，於是和武則天定計廢掉中宗另立皇帝。裴炎和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 張虔勗等人帶兵入宫，宣讀太后詔令，扶皇帝下殿。皇帝問："我有什麼罪?"太后回答説："你想將天下讓給韋玄貞，怎能説是無罪。"於是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李旦作了皇帝。裴炎因定計之功，封爲河東縣侯。

太后臨朝聽政，天授初年，又將豫王降爲皇

皇嗣。時太后侄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及追王父祖，太后將許之。炎進諫曰："皇太后天下之母，聖德臨朝，當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禰，以示自私。且獨不見吕氏之敗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太后曰："吕氏之王，權在生人；今者追尊，事歸前代。存殁殊迹，豈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殷鑒未遠，當絶其源。"太后不悦而止。時韓王元嘉、魯王靈夔等皆皇屬之近，承嗣與從父弟三思屢勸太后因事誅之，以絶宗室之望。劉禕之、韋仁約并懷畏懼，唯唯無言，炎獨固争，以爲不可，承嗣深憾之。

嗣。當時太后之侄武承嗣請求建立武氏七廟并且追封父祖爲王，太后準備答應。裴炎進諫説："皇太后是天下之母，因聖德臨朝，應當心存至公，不應追封祖宗爲王建廟祭祀，顯示自私。況且難道没見到吕氏失敗之事嗎？臣擔心後人看待現在，也就像現在看待過去一樣。"太后説："吕氏封王，大權握在活人之手；現在追尊爲王，全是封給前人。生死不同，怎可相提并論？"裴炎説："雜草蔓延難以鏟除，要在初生時就不能任其生長，殷商之鑒不遠，應當斬斷禍源。"太后不悦於是作罷。當時韓王李元嘉、魯王李靈夔等人都是皇族近親，武承嗣和堂弟武三思多次勸太后藉事殺死他們，來斷絶李氏宗室的希望。劉禕之、韋仁約都膽小害怕，唯唯諾諾不敢直言，衹有裴炎堅決規勸，認爲不可，武承嗣非常恨他。

文明元年，官名改易，炎爲内史。秋，徐敬業構逆，太后召炎議事。炎奏曰："皇帝年長，未俾親政，乃致猾竪有詞。若太后返政，則此賊不討而解矣。"御史崔察聞而上言，曰："裴炎伏事先朝，二十餘載，受遺顧托，大權在己，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乃命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曄鞫之。鳳閣侍郎胡元範奏曰："炎社稷忠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右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之，文武之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納。光宅元年十月，斬炎于都亭驛之前街。炎初被擒，左右勸炎遜詞於使者，炎嘆曰："宰相下獄，焉有更全之理！"竟無折節。及籍没其家，乃無儋石之蓄。胡元範，申州義陽人，坐救炎流死瓊州。程務挺伏法，納言劉齊賢貶吉州長史，吏部侍郎郭待舉貶岳州刺史，皆坐救炎之罪也。

文明元年，官名改變，裴炎任内史。秋天，徐敬業起兵造反，太后召見裴炎商議此事。裴炎上奏説："皇帝已經成年，没有讓他親自處理政事，致使狡猾小人有了托詞。如果太后把政事交還皇帝，那麽此賊人不用討伐就可以消滅了。"御史崔察得知後上言説："裴炎恭敬侍奉先帝，二十多年，接受遺詔爲顧命大臣，大權在握，如果没有異志，爲什麽請太后把朝政交還皇上？"於是命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曄審問他。鳳閣侍郎胡元範上奏説："裴炎是國家忠臣，對國有功，全心侍奉朝廷，爲天下共知，臣可以證明他没有謀反。"右衛大將軍程務挺寫表密封奏上爲他申理，文武大臣之間有很多人都證明裴炎没有謀反，太后一律不聽。光宅元年十月，將裴炎斬首於都亭驛的前街。裴炎剛被拘捕時，左右之人勸裴炎對使者説些謙卑的話，裴炎嘆息説："宰相被關入獄中，哪裏有再保全的道理！"最終没有屈節。等抄没他家時，竟連一石的積蓄都没有。胡元範，是申州義陽人，因營救裴炎而獲罪被流放死於瓊州。程務挺被殺，納言劉齊賢貶任吉州長史，吏部侍郎郭待舉貶任岳州刺史，都是因爲營救裴炎而獲罪的。

先是，開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

在此之前，開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軍大總

軍大總管裴行儉獻定襄所獲俘囚，除曲赦外，斬阿史那伏念、温傅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討伐之時，許伏念以不死，伏念乃降。時炎害行儉之功，奏云："伏念是程務挺、張虔勗逼逐于營，又磧北迴紇南向逼之，窘急而降。"乃殺之。行儉嘆曰："渾、濬之事，古今耻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行儉因此稱疾不出。炎致國家負義而殺降，妒能害功，構成陰禍，其敗也宜哉！

管裴行儉向朝廷進獻在定襄所抓的俘虜，除了因特殊情況而赦免的以外，阿史那伏念、温傅等五十四人被斬首在都市。起初，裴行儉討伐時，答應伏念免他不死，伏念方纔投降。當時裴炎嫉妒裴行儉的功勞，上奏説："伏念是因爲程務挺、張虔勗逼近營地，加上漠北回紇向南進逼，走投無路纔投降的。"於是殺死伏念。裴行儉嘆息説："從前晋朝王渾、王濬争功之事，古今以爲耻辱。衹恐怕殺死投降之人以後，再没有歸降的了。"裴行儉於是稱病不出。裴炎使國家負義而殺死投降之人，妒嫉賢能忌恨功臣，埋下禍根，他獲罪身敗也是應得的啊！

睿宗踐祚，下制曰："飾終追遠，斯乃舊章；表德旌賢，有光恒策。故中書令裴炎，含弘稟粹，履信居貞，望重國華，才稱人秀。唯幾成務，績宣于代工；僞居無猜，義深於奉上。文明之際，王室多虞，保乂朕躬，實著誠節。而危疑起釁，倉卒罹災，歲月屢遷，丘封莫樹。永言先正，感悼良多。宜追賁於九原，俾增榮於萬古。可贈益州大都督。"

炎長子彦先，後爲太子舍人；從子伷先，後爲工部尚書。

睿宗即位，下詔説："尊榮死者追録功勛，這是舊日典章；表彰品德贊美賢能，可以光耀常典。已故中書令裴炎，器量弘大稟賦傑出，恪守忠信持身堅貞，聲望重於國之精華，才能稱於人之優秀。洞究幽微成就政務，功績超於衆臣；身居輔佐不被猜忌，奉上之義深厚。文明之際，王室多難，保全朕身，實顯忠節。然而危疑導致禍事，倉促蒙受災難，歲月流逝，墓冢不得崇飾。吟咏前賢，感慨悼念不已。應追美於九泉之下，使其萬古增榮。可追贈益州大都督。"

裴炎長子名彦先，後來任太子舍人；侄子名伷先，後來任工部尚書。

劉禕之　劉子翼

劉禕之，常州 晋陵人也。祖興宗，陳 鄱陽王諮議參軍。父子翼，善吟諷，有學行。隋 大業初，歷秘書監，河東 柳顧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常面折之。友人李伯藥常稱曰："劉四雖復駡人，人都不恨。"貞觀元年，詔追入京，以母老固辭，太宗許其終養。江南大使李襲譽嘉其至孝，恒以米帛賁之，因上表旌其門閭，改所居爲孝慈里。母卒，服竟，徵拜吴王府功曹，再遷著作郎、弘文館直學士，預修《晋書》，加朝散大夫。永徽初卒，高宗遣使吊贈，給靈輿還鄉。有集二十卷。

劉禕之，是常州 晋陵人。祖父名興宗，爲陳 鄱陽王諮議參軍。父親名子翼，擅長吟諷，學問操行俱佳。隋朝 大業初年，任秘書監，河東人 柳顧言特别看重他。生性鯁直，同僚有短處，經常當面指責。友人李伯藥常聲稱説："劉四即使駡人，人們都不記恨。"貞觀元年，下詔召他入京，因母親年老而堅决推辭，太宗允許他養母送終。江南大使李襲譽喜愛他至孝的品格，經常贈送米帛給他，并且上表請求旌表他的家門，將他居住之地改名叫孝慈里。母親死後，服完喪期，徵入朝拜任吴王府功曹，又遷任著作郎、弘文館直學士，參預修撰《晋書》，加授朝散大夫。永徽初年去世，高宗派使者吊祭追贈，賜給靈車送棺柩還鄉。留有集二十卷。

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時人號爲劉、孟、高、郭。尋與利貞等同直昭文館。上元中，遷左史、弘文館直學士，與著作郎元萬頃，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韓楚賓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誡》、《樂書》，凡千餘卷。時又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兄懿之，時爲給事中，兄弟并居兩省，論者美之。

儀鳳二年，轉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兼豫王府司馬，尋加中大夫。禕之有姊在宫中爲内職，天后令省榮國夫人之疾，禕之潛伺見之，坐是配流巂州。歷數載，天后表請高宗召還，拜中書舍人。轉相王府司馬，復遷檢校中書侍郎。高宗謂曰："相王朕之愛子，以卿忠孝之門，藉卿師範，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禕之居家孝友，甚爲士族所稱，每得俸禄，散於親屬，高宗以此重之。則天臨朝，甚見親委。及豫王立，禕之參預其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男。時軍國多事，所有詔敕，獨出禕之，構思敏速，皆可立待。及官名改易，禕之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

時有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得罪，左授衛州司馬，詣宰相陳訴。内史騫味道謂曰："此乃皇太后處分也。"禕之謂先敏曰："緣坐改官，例從臣下奏請。"則天聞之，以味道善則歸己，過則推君，貶青州刺史；以禕之推善於君，引過在己，加授太中大夫，賜物百段、細馬一匹。因謂侍臣曰："夫爲臣之體，在揚君之德，君德發揚，豈非臣下之美事？且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義均一體。未

劉禕之年輕時和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都以文辭知名，當時人號稱劉、孟、高、郭。不久和孟利貞等人同在昭文館當值。上元年間，升任左史、弘文館直學士，與著作郎元萬頃，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韓楚賓等人，都被召入宫中，共同修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誡》、《樂書》，共一千多卷。當時又密令他們參議決定政事，來分宰相的權力，時人稱他們爲北門學士。劉禕之的兄長劉懿之，當時任給事中，兄弟同時任職兩省，論者贊美。

儀鳳二年，轉任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兼任豫王府司馬，不久加授中大夫。劉禕之有個姐姐在宫中擔任内職，天后令她探望榮國夫人的病情，劉禕之暗中乘機與她相見，因此獲罪發配流放巂州。過了幾年，天后上表請高宗將他召回，拜授中書舍人。轉任相王府司馬，又升任檢校中書侍郎。高宗對他説："相王是朕的愛子，因爲卿出自忠孝之門，靠卿爲他樹立典範，盼望蓬蒿生於麻中，不用扶持自會長直。"劉禕之在家孝順友愛，很受士族稱贊，每次得到俸禄，散給親屬，高宗因此看重他。武則天臨朝聽政，他很受寵愛。等立豫王爲皇帝，劉禕之參預了此事的謀劃，被提升拜授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男。當時軍國多事，全部詔令都出自劉禕之之手，構思敏捷，都可立等而成。等到官名改换，劉禕之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

當時司門員外郎房先敏獲罪，降職授衛州司馬，到宰相那裏訴冤。内史騫味道對他説："這是皇太后决定的。"劉禕之對房先敏説："因爲獲罪而改授官職，按照規定是遵從臣下奏請。"武則天聽説此事後，認爲騫味道好事歸功自己，過錯就推給君主，將他貶出朝任青州刺史；認爲劉禕之好事推給君主，過錯歸於自己，加授他爲太中大夫，賜物一百段、良馬一匹。進而對侍臣説："爲臣之道，在於宣揚君主的美德，君主的美德得到宣揚，難道不是臣下的美事？况且君主是頭腦，臣是四肢，情同休戚，義爲一體。没聽

聞以手足之疾移於腹背，而得一體安者。味道不存忠赤，已從屏退；禕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納言王德真對曰：“昔戴至德每有善事，必推於君。”太后曰：“先朝每稱至德能有此事，逮其終歿，有制褒崇。爲臣之道，豈過斯行，傳名萬代，可不善歟！”

儀鳳中，吐蕃爲邊患，高宗謂侍臣曰：“吐蕃小醜，屢犯邊境，我比務在安輯，未即誅夷。而戎狄豺狼，不識恩造，置之則疆埸日駭，圖之則未聞上策，宜論得失，各盡所懷。”時劉景先、郭正一、皇甫文亮、楊思徵、薛元超各有所奏。禕之時爲中書舍人，對曰：“臣觀自古明王聖主，皆患夷狄。吐蕃時擾邊隅，有同禽獸，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憑凌，未足爲耻。願戢萬乘之威，且寬百姓之役。”高宗嘉其言。

後禕之嘗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悦，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誣告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許敬宗妾有私，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則天大怒，以爲拒捍制使，乃賜死於家，時年五十七。

初，禕之既下獄，睿宗爲之抗疏申理，禕之親友咸以爲必見原宥，竊賀之。禕之曰：“吾必死矣。太后臨朝獨斷，威福任己，皇帝上表，徒使速吾禍也。”禕之在獄時，嘗上疏自陳。及臨終，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草謝表，其子將絶，殆不

説把手足之病移到腹背，而能全身安寧的。騫味道不持忠赤，已經予以貶降；劉禕之盡忠奉上，此情確實值得嘉獎。”納言王德真回答說：“過去戴至德每當有了好事，總是推給君主。”太后說：“先朝經常稱贊戴至德能這樣行事，等他逝世後，有詔褒揚推崇。爲臣之道，難道還有什麼品行比這更重要的。傳名萬代，難道不好嗎！”

儀鳳年間，吐蕃入侵邊境，高宗對侍臣說：“吐蕃小醜，多次侵犯邊境，我以往致力於安撫，没有立即誅討平定。然而戎狄豺狼本性，不懂恩情，置之不理邊境時常受到驚擾，進行討伐又没聽到好的策略，應該討論此事得失，各自傾吐自己的想法。”當時劉景先、郭正一、皇甫文亮、楊思徵、薛元超各自有所陳奏。劉禕之當時任中書舍人，回答說：“臣觀自古的明王聖主，都受過夷狄騷擾。吐蕃經常侵擾邊境，如同禽獸，占有他們的土地，不能久住，受他們侵凌，不足爲耻。希望收起皇上的威風，來寬免百姓的勞役。”高宗對他的話表示贊同。

後來劉禕之曾經私下對鳳閣舍人賈大隱說：“太后既然能廢昏主立明主，何必臨朝稱制？不如把大權交還皇上，來安定天下人心。”賈大隱暗中奏報了他的話，武則天不高興了，對左右之人說：“劉禕之是我引進任用的，却有背叛我的念頭，難道還能再感念我的恩情嗎！”垂拱三年，有人誣告劉禕之接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的黄金，又私通許敬宗的侍妾，武則天特地下令肅州刺史王本立審問此事。王本立向劉禕之宣示詔令，劉禕之說：“没有經過鳳閣鸞臺，怎能稱做詔令？”武則天大怒，認爲他抗拒不服皇上特使，就將他賜死家中，終年五十七歲。

起初，劉禕之被關入獄中以後，睿宗爲他上疏直言申理，劉禕之的親友都認爲一定會被赦免，私下慶賀。劉禕之說：“我死定了。太后臨朝獨斷專行，威福任由自己，皇帝上表，徒然加速我的死亡。”劉禕之在獄中時，曾經上疏爲自己申述。等他臨死之時，沐浴以後，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起草謝表，其子悲痛欲絶，幾乎不能

能書。監刑者促之，禕之乃自操數紙，援筆立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共稱嘆其文，則天聞而惡之，左遷翰爲巫州司法，思鈞爲播州司倉。睿宗即位，以禕之宮府舊僚，追贈中書令。有集七十卷，傳於時。

書寫。監刑者催促他，劉禕之於是自己拿來幾張紙，拿起筆一揮而成，辭理極爲懇切，看到此表的人無不傷心痛惜。當時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都贊嘆他的文采，武則天聽到後而厭惡他們，降授郭翰爲巫州司法，周思鈞爲播州司倉。睿宗即位，因劉禕之是東宮舊僚，追贈爲中書令。撰有文集七十卷，流傳當代。

魏玄同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也。舉進士。累轉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文章屬和，配流嶺外。上元初赦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薦玄同有時務之才，拜岐州長史。累遷至吏部侍郎。玄同以既委選舉，恐未盡得人之術，乃上疏曰：

> 臣聞製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爲國者必求賢以莅官。匠之不良，無以成其工；官之非賢，無以致於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盜賊不衰，獄訟未清，禮義猶闕者，何也？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臣又聞傅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士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于今。用刀筆以量

魏玄同，是定州鼓城人。考中進士科。多次轉官擔任司列大夫，因爲與上官儀文章唱合而得罪，發配流放嶺外。上元初年遇赦返回，工部尚書劉審禮推薦魏玄同有處理當世大事的才幹，拜任他爲岐州長史。多次升任爲吏部侍郎。魏玄同認爲自己既然被委任負責考選工作，擔心不能做到人盡其才，便上疏説：

> 臣聽説製造物品的人必須選擇工匠并挑選材料，統治國家的人必須訪求賢良并任以官職。工匠不好，無法製成物品；官員不賢，無法達到治化。君主，是統治百姓的；臣下，是輔佐君主的。君主不存養百姓，就失去了做君主的責任；臣下不輔佐君主，就喪失了做臣子的責任。擇人任官，確實關係到國家的根本，百姓的安危。如今百姓没有富足，盜賊没有平息，刑獄没有清明，禮義依然欠缺，原因何在？是下吏不能稱職，衆官不得其才啊。任官不得其才，説明取人之道，還没有盡善盡美。臣又聽傅説説過："明王奉行天道，建國立都，分封君主諸侯，下設大夫師長，并不是爲了享樂，而是爲了治理百姓。"從前的邦國，就是今天的州縣，國家有穩定的君王，百姓有固定的君主，各自徵求臣子輔佐，分別挑選英才賢士，他們的大臣就由王朝任命。秦國吞并天下，取消諸侯設置郡守，漢代沿襲秦制，有沿襲有改革。諸侯可以自己任命四百石以下的官吏，他們的師傅、相國等大官，則由漢皇室替他們任命。州郡的掾吏、督郵、從事，都由州牧郡守任命。到了魏、晉，開始歸於吏部，歷代相襲，直到今天。用主辦文案的人評定

才，案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自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爲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積者寧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愧彼清通，昧於甄察；亦將竭其庸妄，糅彼棼絲。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贓私一啓，以及萬端。至乃爲人擇官，爲身擇利，顧親疏而下筆，看勢要而措情。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游宦，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溪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且魏人應運，所據者乃三分；晋氏播遷，所臨者非一統。逮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以饑饉，既德業之不逮，或時事所未遑，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豈唯日不暇給，亦乃人物常稀。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爲有道耻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群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

人才，按照文案記載來考察品行，法令的弊病，由來已久。君子注重因循守舊而害怕改革，到了不得已的時候，也應當運用獨見的英明，定出卓越的策略。如今考選部門所施行的方法，不是上古帝王的好制度，而是近代的權宜之計，應該加以改革，實爲最重要的事情。爲什麽這麽説呢？那尺丈長短的量器，衡量的尺度短；鐘庾大小的容器，容納的東西怎能够多。非量器所能達到的，哪裏能衡量；非容器所能承受的，怎麽能容納？何況天下之大，士人之多，却可以交給幾個人的手裏嗎？假使像砝碼一樣公平，如水鏡一樣清明，但力量也有限度，映照也有極限，考選評綜一多，失誤就會增多。加上近來居此任者，經常不稱職守。難道衹是有人違背清明通達之道，昧着良心不加甄别鑒察；也有人竭盡全力依然是昏庸胡鬧，使絲麻混雜在一起。人情故舊既然公行，什麽事情做不出來，貪贓徇私一旦開啓，就會産生萬種弊端。至於爲他人選擇官吏，爲自己追求私利，根據親疏而下筆，觀察權要而徇情。悠悠世俗之人，爲此奔走競争；擾擾仕宦之途，繁鬧如同集市。加上有人貌似忠厚心機深沉，險如溪壑，察言觀色，猶恐不周。如今使各種品行和九種才能，由一面之詞來定奪，所有官職品級，由一個部門來獨斷，不也太難了嗎！而魏人上應天運，占據的土地不過是三分之一；晋氏政權南遷，統治的天下也不是統一局面。到了齊、宋，以及北周、隋，戰争的時期多，安寧的日子少，中國四分五裂，群雄割據一方。隋氏平定陳氏，十多年而已，緊接着暴發戰争，繼之發生饑荒，既是因爲德業没有達到，也許是因爲時事不够適宜，并不是説頌今而非古。武德、貞觀之時，與現在也不相同，建國之初，衆事剛剛建立，豈衹是日不暇給，人才也是經常缺少。上天保佑大聖，享國長久，家家有德可封，異人相繼而出。都自認爲才藝出衆而耻於微賤，抓住機遇而毫不鬆

始，霧積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捨去留，得失相半。撫即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失。夏、殷已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焕乎可睹。蓋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周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唯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廢置；司徒、司馬，别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群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當，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盛芃芃之棫樸。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于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晋反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况于當今乎！又夫從政莅官，不可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

儞，各種出身而進入有品級的官員，每年數以千計。百官列位，不能新加，官有定員，人數無限。考選集合之始，人物如雲積霧合，考選録用結束，十個不取一人。淄水澠水合流，美玉劣石難分，留用去捨，得失相半。順從而做就會成爲禍端，知道後再做爲害更加嚴重。夏、殷以前，制度多有欠缺，周朝借鑒二代，制度鮮明可見。蓋諸侯之臣，不都由天子任命，王朝衆官，也不專任一職。所以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告誡他説："謹慎選擇你的僚屬，不要任用花言巧語阿諛奉承之人，衹用正人。"這就是讓他自行擇用下屬的明文。太僕正，中大夫罷了，尚且把委任僚屬的權力交給他，那麽三公九卿，也一定如此了。《周禮》：太宰、内史，共同掌管爵禄的廢置；司徒、司馬，分别掌管舉賢和詔令事宜。可見百官分任於各個部門，而由幾個官員統轄，分别選任小官，而君王任命大官。委任官員責成他們處理政務，是君主的根本，委任得當，任用精粹，就能得到衆多的賢士，涌現大批的人才。裴子野有句話説："擇人任官的難處，先王早就指出了。在家時考察他是否孝敬友愛，鄉里是否佩服他的誠信，出入時觀察他是否有志向，憂難時看他是否有智謀。用事務煩擾他，來觀察他是否有能力；用好處來引誘他，考察他是否清廉。《周禮》規定首先在學校學習，州裏評論他的學識品行，報告給六卿，然後送到王廷任職。這在漢朝，依然如此。在州郡訓練他的能力，然後徵用到王府，王府再推舉掾屬而升到朝廷，三公商議授予官職，尚書奏報天子。一人進身，關連很多；一士進用，考察周詳。所以任官得人，很少出現敗政。魏、晋違背此道，失誤實多。"裴子野所論，衹不過是區區一個宋朝罷了，依然可説不勝其弊，更何况在當今呢！又從政任官，不可以没有學識。所以《尚書》説："學習古訓然後入官治政，處理政事必須按照古法纔不致混亂。"《傳》説：

求官，髫齔之年，已腰銀艾，或童丱之歲，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千牛輦脚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父，古之道也。所謂冑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舉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少則受業，長而出仕，并由德進，必以才升，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而後言才之義也。臣又以爲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厭糟糠，思短褐；富者餘糧肉，衣輕裘。然則當衰弊乏賢之時，則可磨策朽鈍而乘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荆也，在薪之翹翹者。方之用才，理亦當爾，選人幸多，尤宜簡練。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皋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厮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蕞爾，猶能若斯，况以神皇之

"我衹聽説學習後纔從政，没聽説從政後纔學習。"現在貴戚子弟，按照規定很早就求得官職，有的童年之時，已經腰繫銀印緑綬，有的年近二十還未成年，已經身穿朱紫之服。弘文館崇賢館之生，千牛備身尚輦乘御之類，考查既淺，技能也低，然而本有門第，資望自高。子承父業，爲古之道。所謂冑子，必須經過學校調理，學習六禮來克制性情，明習七教來培養品德，整齊政務的八個方面來防止淫欲，推舉上賢來崇揚美德，剔除不肖來摒棄邪惡。少年時學習，成年後入仕，都由品德進身，必因才能升遷，然後可以利用他們來輔佐君王，以治家之才來奉事國家。少年時做官則會荒廢學業，輕易任職則缺乏才能，對這些人來説，確實值得可惜。加上勳官三衛無品級之人，不需要州縣推舉，直接根據書法和文理而授官，恐怕不合首先注重品德而後再講才能的原則吧。臣又認爲國家用人，就像人之使用錢財。貧困者滿足於糟糠，想着粗布衣裳；富足者糧肉豐餘，身着華麗的皮衣。然而在衰敗凋敝缺乏賢才的時候，就可以磨礪鞭策迂腐遲鈍之人來駕馭；在太平多士的時候，就應該精心挑選俊傑之士而任用。《詩》説："樹木挺拔交錯，我要割那楚木。"楚，是牡荆，樹木中高大的一種。用來比喻用才，道理也是如此，幸逢候選官員增多，更應該挑選幹練之人。臣私下看到詔書，常命令三品、五品官員薦舉人才，下至九品，也命令舉人，這是聖朝廣泛求賢的意思。但因褒貶不太分明，得失没有大礙，所以官員上不擔憂黜免責罰，下不盡力搜求舉薦，隨隨便便應付詔命，不慎重舉薦。况且衹有賢人纔能知賢，此乃聖人確論，伊尹、皋陶被推舉後，壞人都畏懼而遠離。又擔心官階品級雖然相同，人才却不相同，自己都是隨便進升的，用這些人考查人才又怎能知人？現在一心要得到真才，就應該選擇負責薦舉的官員。河流清澈是因爲源頭潔净，影子端正是由於所立標

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爲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晋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稍迴聖慮，時采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

杆筆直，不詳察負責薦舉官員的品行和能力，却責備舉人平凡冗濫，是行不通的。《漢書》説："張耳、陳餘的賓客、僕役，都是天下的俊傑。"他們那樣的小國，尚能如此，何况憑着神皇的聖明，國家的德業，却不設法建立長久的大計，打下無窮的基業，盡得招賢取士的方法，却衹因循魏、晋的遺風，留意北周、隋朝的末事，臣私下感到迷惑不解。盼望陛下稍能留心考慮，經常采納草野百姓之言，大致依照周、漢的規制，來分吏部的考選之權。就會看到任用精詳，很少出現差錯了。

疏奏不納。

疏奏上後不被采納。

弘道初，轉文昌左丞，兼地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天臨朝，遷太中大夫、鸞臺侍郎，依前知政事。垂拱三年，加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納言，封鉅鹿男。玄同素與裴炎結交，能保終始，時人呼爲耐久朋；而與酷吏周興不協。永昌初，爲周興所構，云玄同言："太后老矣，須復皇嗣。"太后聞之，怒，乃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何不告事，冀得召見，當自陳訴。"玄同嘆曰："人殺鬼殺，有何殊也，豈能爲告人事乎！"乃就刑，年七十三。

弘道初年，轉任文昌左丞，兼任地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武則天臨朝聽政，升任太中大夫、鸞臺侍郎，依舊主持政事。垂拱三年，加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納言，封鉅鹿男。魏玄同一直和裴炎來往密切，能保持始終，被時人稱爲耐久朋；却與酷吏周興不合。永昌初年，被周興誣陷，説魏玄同説："太后老了，應該恢復皇嗣的皇位。"太后聽説後，十分惱怒，就將他賜死在家中。監刑御史房濟對魏玄同説："爲什麽不告發有人謀反，有望得到召見，可爲自己申述。"魏玄同嘆息説："被人殺被鬼殺，有什麽不同，豈能做誣告别人的事情呢！"於是就刑，終年七十三歲。

子恬，開元中爲潁王傅。

子名恬，開元年間任潁王傅。

李昭德　李乾祐

李昭德，京兆 長安人也。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時有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尊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憲司，不敢奉制。"太宗意解，仁軌竟免。乾祐尋遷侍御史。母卒，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太宗遣使就墓吊之，仍旌表其門。後歷長安

李昭德，是京兆 長安人。父親名乾祐，貞觀初年任殿中侍御史。當時有個鄃縣令裴仁軌私自役使看門的人，太宗想處死他，李乾祐上奏説："法令，在上由陛下制定，在下爲全國遵守，與天下人共行，不是陛下私有的。裴仁軌犯了輕罪而處以死刑，是違反法令始終如一的道理。刑罰不公正，百姓就無所措手足。臣身居憲司，不敢遵從詔令。"太宗怒意消除，裴仁軌最終得免。李乾祐不久升任侍御史。母親去世，他在墓旁建茅屋守喪，背土建墳，太宗派使者到墓前吊祭，并旌表他的家門。後來他歷任長安令、治書御

令、治書御史，皆有能名，擢拜御史大夫。乾祐與中書令褚遂良不協，竟爲遂良所構。永徽初，繼爲邢、魏等州刺史。乾祐雖强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既典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往返，令伺朝廷之事。俄爲友人所發，坐流愛州。乾封中，起爲桂州都督，歷拜司刑太常伯。舉京兆功曹參軍崔擢爲尚書郎，事既不果，私以告擢；後擢有犯，乃告乾祐泄禁中語以贖罪，乾祐復坐免官。尋卒。

昭德，即乾祐之孽子也。强幹有父風，少舉明經，累遷至鳳閣侍郎。長壽二年，增置夏官侍郎三員，時選昭德與婁師德、侯知一爲之。是歲，又遷鳳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檢校内史。長壽中，神都改作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又城外郭，皆昭德創其制度，時人以爲能。初，都城洛水天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利涉橋，以通行李。上元中，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置于安衆坊之左街，當長夏門，都人甚以爲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然歲爲洛水衝注，常勞治葺。昭德創意積石爲脚，鋭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竟無漂損。

時則天以武承嗣爲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承嗣陛下之侄，又是親王，不宜更在機權，以惑衆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間，猶相篡奪，况在姑侄，豈得委權與之？脱若乘便，寶位寧可安乎？"則天矍然曰："我未之思也。"承嗣亦嘗返譖昭德，則天曰："自我任昭德，每獲高卧，是代我勞苦，非汝所及也。"承嗣俄轉太子少保，罷知政事。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則天不許，慶之固請不已，則天令昭

史，都有稱職的名聲，被提升拜授御史大夫。李乾祐與中書令褚遂良不和，最終受到褚遂良的誣陷。永徽初年，相繼任邢、魏等州刺史。李乾祐雖然爲人剛直有才幹，然而親近小人，主管外州後，和令史結交，書信往來，讓他們刺探朝廷之事。不久被友人告發，因此獲罪流放愛州。乾封年間，被起用爲桂州都督，歷任司刑太常伯。推舉京兆功曹參軍崔擢任尚書郎，没有成功，私下告訴崔擢；後來崔擢犯罪，就告發李乾祐泄露宫中之語來贖罪，李乾祐又因獲罪免官。不久死去。

李昭德，是李乾祐庶出的兒子。强幹有父風，年輕時考中明經科，多次升遷擔任鳳閣侍郎。長壽二年，增設夏官侍郎三員，當時挑選李昭德和婁師德、侯知一擔任此職。這一年，又升任鳳閣鸞臺平章事，不久加授檢校内史。長壽年間，神都改建文昌臺和定鼎、上東諸門，以及城外墻，都由李昭德制定規格，當時人認爲他能幹。起初，都城洛水 天津橋的東面，立德坊西南角，有中橋和利涉橋，讓行人車馬通行。上元年間，司農卿韋機開始將中橋移到安衆坊的左街，正對着長夏門，都城居民認爲很方便，於是廢棄利涉橋，節省耗費上萬計。然而每年受洛水冲刷，經常勞人修治。李昭德設計堆石頭建橋墩，橋墩前面呈尖形來分水勢，從此再不受水流漂没損壞。

當時武則天命武承嗣爲文昌左相，李昭德秘密奏稱説："武承嗣是陛下的侄兒，又是親王，不應該掌握機要大權，而使衆人感到困惑。况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間，還互相篡奪，何况是姑侄，豈能交給他權力？倘若他乘機而起，皇位難道會平安嗎？"武則天吃驚地説："我没有想到這一點。"武承嗣也曾反過來誣陷李昭德，武則天説："自從我任用李昭德以來，常常可以高枕無憂，他代我勞苦，不是你能趕得上的。"武承嗣不久轉任太子少保，罷免知政事職。延載初年，鳳閣舍人張嘉福命令洛陽人王慶之率領輕薄惡少數百人到宫前上表，請求立武承嗣做皇太子。武則天不允許，王慶之頑固地請求不止，武則天命

德詰責之，令散。昭德便杖殺慶之，餘衆乃息。昭德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豈有侄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則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傳之子孫，爲萬代計。況陛下承天皇顧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寤之，乃止。

令李昭德追查處置此事，讓他們散去。李昭德就用杖刑處死王慶之，餘衆纔平息了。李昭德乘勢上奏説："臣聽説周文王、周武王爲政，都記録在典籍裏，哪有侄兒做了天子却給姑母立廟的呢！以血緣關係來講，天皇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兒子，陛下正應該傳給子孫，爲身後萬代考慮。況且陛下是接受天皇的遺命而擁有天下的，如果立武承嗣爲皇太子，臣擔心天皇不能享受後人的祭祀了。"武則天醒寤，於是作罷。

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獲進見。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笑。是時，來俊臣、侯思止等枉撓刑法，誣陷忠良，人皆懾懼，昭德每廷奏其狀，由是俊臣黨與少自摧屈。來俊臣又嘗棄故妻而娶太原王慶詵女，侯思止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堂共商量。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耶！"尋奏寢之。侯思止後竟爲昭德所繩，榜殺之。

當時朝廷中阿諛奸邪之人大多獲得進用，所以盼望得到恩寵的人，無論事情大小，衹要諂媚奉承，都獲得進見。有人在洛水中撿到一塊有幾個紅點的白石頭，就來到宮前進獻。衆宰相責問他，他回答説："此石紅心，所以進獻。"李昭德喝斥他道："此石是紅心，難道洛水中其它石頭都謀反嗎？"左右之人全都笑了。當時，來俊臣、侯思止等人濫施刑法，誣陷忠良，人們都震恐害怕，李昭德經常在朝堂上陳奏他們的惡行，因此來俊臣的黨羽稍有收斂。來俊臣又曾經拋棄元配妻子另娶太原人王慶詵之女，侯思止也上奏娶趙郡人李自挹之女，詔令在政事堂共同商量。李昭德拍着手對衆宰相説："非常可笑。往年來俊臣强娶王慶詵之女，已經使國家大受耻辱。今天此奴又請求索娶李自挹之女，這不是使國家再蒙受耻辱嗎！"不久將侯思止的上奏扣下。侯思止後來終於被李昭德繩之以法，公布榜文處死了他。

既而昭德專權用事，頗爲朝野所惡，前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言其罪狀曰：

不久李昭德專權用事，朝野十分憎惡，前任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彈劾他的罪狀説：

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歸於下；宰臣持政，常以勢盛爲殃。魏冉誅庶族以安秦，非不忠也；弱諸侯以强國，亦有功也。然以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禄一進深言，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魏冉果以專權，則秦之霸業，或不傳其子孫。陛下創業興王，撥亂英主，總權收柄，司契握圖。

臣聽説百王的失誤，都由於權力交給臣下；宰相執政，常常因權勢過盛而造成災禍。魏冉誅滅庶族使秦國平安，不是不忠；削弱諸侯使國家强大，也有功勞。然而因爲號令自專，殺伐決斷毫無顧忌，威震人主，百姓不知有國王，一旦張禄向秦昭王進諫深切之言，他終於因此罷相憂憤而死。假使當初秦昭王不立即醒悟，魏冉果真得以專權，那麽秦國的霸業，或許不能傳給自己的子孫。陛下是創業興王，撥亂英主，總攬朝

天授已前，萬機獨斷，發命皆中，舉事無遺，公卿百僚，具職而已。自長壽已來，厭怠細政，委任昭德，使掌機權。然其雖幹濟小才，不堪軍國大用，直以性好凌轢，氣負剛强，盲聾下人，芻狗同列，刻薄慶賞，矯枉憲章，國家所賴者微，所妨者大。天下杜口，莫敢一言，聲威翕赩，日已熾盛。臣近於南臺見敕目，諸處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請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張，不可勝數。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謀謀，要待畫旨將行，方始别生駁異。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州縣列位，臺寺庶官，入謁出辭，望塵懾氣。一切奏讞，與奪事宜，皆承旨意，附會上言。今有秩之吏，多爲昭德之人。陛下勿謂昭德小心，是我手臂。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近者新陷來、張兩族，兼挫侯、王二仇，鋒鋭更不可當，方寸良難窺測。書曰，知人亦未易，人亦未易知。漢光武將寵龐萌，可以托孤，卒爲戎首；魏明帝期司馬懿以安國，竟肆奸回。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資，將以托人，尚憂失授；况兼天下之重，而可輕忽委任者乎！今昭德作福專威，横絶朝野，愛憎與奪，旁若無人。陛下恩遇至深，蔽過甚厚。臣聞蟻穴壞堤，針芒寫氣，涓涓不絶，必成江河。履霜堅冰，須防其漸，權重一去，收之極難。臣又聞輕議近臣，犯顔深諫，明君聖主，亦有不容。臣熟知今日

政，掌握大權。天授以前，所有事務由自己獨斷，頒布政令都切中時要，舉事没有遺漏，公卿百僚，備位而已。自從長壽以來，厭倦瑣事，委任李昭德，讓他掌管機要大權。然而他雖然辦事幹練但才能却小，不能勝任軍國大任，衹是因爲生性喜好凌壓别人，氣性剛强，視下屬如盲人聾子，視同僚如豬狗，吝嗇獎賞，矯枉國法，國家對他的依賴少，他對國家妨害却多。天下閉口，不敢提出異議，聲威顯赫，日漸熾盛。臣近日在南臺見詔令條目，各處的奏事，陛下已經批准的，衹要李昭德請求不予批准，陛下便不批准。這類改變，數不勝數。李昭德參預奉行機密，直言進諫，事有便利，不事先考慮謀劃，要等到傳下旨意將要施行時，纔開始另提出異議反駁。顯示自己大權在握，向人炫耀，按照美德推給君主，過失歸於自己的爲臣之道來説决不應該如此。州縣官長，臺寺衆官，入朝謁見出朝辭别，望塵恐懼不敢出氣。所有奏請議罪，授與剥奪事宜，都迎合他的意思，附會上言。如今在位官吏，多是李昭德的人。陛下不要認爲李昭德小心辦事，是我左膀右臂。臣看他的膽子，比他的身體還大，鼻息所衝，上達雲漢。近來剛剛將來、張兩族治罪，又挫敗侯、王兩個仇家，鋒鋭更不可擋，確實難以窺測他的内心。書説，瞭解人也不易，人也不易瞭解。漢光武帝準備寵信龐萌，認爲可以托孤給他，他竟成爲戰亂禍首；魏明帝期望司馬懿能安定國家，他最終却得逞野心。小家經營生計，有成千上百的資産，將要托付别人，還擔心所托非人；何況天下的重擔，却可以輕易交付他人嗎！今天李昭德作福專威，横行朝野，愛憎與奪，旁若無人。陛下恩寵禮遇極深，過於包庇他的過失。臣聽説螞蟻的巢穴毁壞大堤，如針芒泄氣，涓涓不絶，定成江河。行於霜上知冰凍將至，必須防微杜漸，大權一旦失去，收回極難。臣又聽説隨便評議近要大臣，犯顔極諫，即使是明君聖

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但使國安身死，臣實不悔。陛下深覽臣言，爲萬姓自愛。

主，也不相容。臣十分清楚今天在聖前講這些話，明天就會被殺，但是衹要使國家平安即便自己身死，臣確實不悔。陛下仔細思考臣的話，爲萬姓愛惜自己。

時長上果毅鄧注又著《碩論》數千言，備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遽奏其論。則天乃惡昭德，謂納言姚璹曰："昭德身爲内史，備荷殊榮，誠如所言，實負於國。"延載初，左遷欽州南賓尉，數日，又命免死配流。尋又召拜監察御史。時太僕少卿來俊臣與昭德素不協，乃誣搆昭德有逆謀，因被下獄，與來俊臣同日而誅。是日大雨，士庶莫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相謂曰："今日天雨，可謂一悲一喜矣。"神龍中，降制曰："故李昭德勤恪在公，强直自達。立朝正色，不吐剛以茹柔；當軸勵詞，必抗情以歷詆。墉隍府寺，樹績良多，變更規模，歿而不朽。道淪福善，業虧嫉惡，名級不追，風流將沫。式旌壤樹，光被幽明，可贈左御史大夫。"德宗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當時長上果毅鄧注又寫作了《碩論》數千言，詳細叙述李昭德專權的情况，鳳閣舍人逢弘敏立即上奏他的論著。武則天開始討厭李昭德，對納言姚璹說："李昭德身爲内史，備受殊榮，果真如他所言，確實有負國家。"延載初年，降職授任欽州南賓尉，幾日後，又下令免去死罪發配流放。不久又召入朝拜授監察御史。當時太僕少卿來俊臣和李昭德一貫不和，就誣陷李昭德有反謀，因此被關入獄中，和來俊臣同日被殺。當日天降大雨，士人百姓無不痛惜李昭德身死而慶賀來俊臣被殺。他們相對說："今日天降大雨，可說是一悲一喜。"神龍年間，下詔令說："已故李昭德勤勉爲公，剛直自守，在朝執政端正嚴謹，弱不相欺硬不相畏；執掌朝政直言不諱，總是竭誠進諫而反對詆毀。改建城墻都城，立功確實很多，改革規制，死而不朽。然而善惡報應之道淪喪，德業遭受嫉惡毁滅，名號品級没有追封，風流事迹將要埋没。旌表墳墓，光照幽明，應追贈爲左御史大夫。"德宗建中三年，又追贈司空。

史臣曰：裴炎位居相輔，時屬艱難，歷覽前踪，非無忠節。但見遲而慮淺，又遭命以會時。何者，當是時，高宗晏駕尚新，武氏革命未見，炎也唯慮中宗之過失，是其淺也；不見太后之苞藏，是其遲也。及乎承嗣請封祖禰，三思勸殺宗親，然後徒有諫章，何嘗濟事，是辜遺托，豈痛伏誅。時論則然，遲淺須信。況聞睹構逆則示其閑暇，俾殺降則彰彼猜嫌，小數有餘，大度何足，又其驗也。

史臣曰：裴炎居位宰相，時局正處艱難，全面考察他的表現，不是没有忠臣之節。衹是反應遲鈍而見識淺薄，加上生不逢時。爲什麽呢，當時，高宗剛剛去世，武氏没有篡權，裴炎衹擔憂中宗的過失，是他的淺薄；看不清太后的野心，是他的遲鈍。等到武承嗣請求追封武氏祖宗爲王并立廟祭祀，武三思勸武后殺害皇室親族，然後他徒然地上章勸諫，於事何濟，實在辜負了先帝的遺托，怎能痛惜他的伏法被殺。時論如此，說他遲鈍淺薄是可信的。何況他耳聞目睹謀逆之事說明他掉以輕心，使朝廷殺害降人顯露他忌賢妒能，做小事有餘，做大事怎行，這又是驗證。

禕之名父之子，諒知其才，著述頗精，履歷無愧。師範王府，秉執相

劉禕之是名父之子，確知其才，著述很精，操行無愧。王府爲傅，執掌相權，都有能幹之

權，咸有能名，固愜群議。何乃失言於大隱，取金於萬榮，潛見內人，私通嬖妾，使濁迹玷其清譽，淫行污於貞名。若言俗困濫刑，公行誣告，即又自昧周防之道，人非盡戮之冤。賜死於家，猶爲多幸，臨終不撓，抑又徒勞。

玄同富於詞學，公任權衡，當爲典選之時，備疏擇才之理。但以高宗棄代之後，則天居位之間，革命是懷，附己爲愛，苟一言之不順，則赤族以難逃。是以唐之名臣，難忘中興之計；周之酷吏，常謀并進之讒。玄同欲復皇儲，固宜難免，死而無過，人殺何妨。

昭德强幹爲臣，機巧莅事，凡所制置，動有規模。武承嗣方持左相權，將立爲皇太子，尋更所任，復寢其謀，咸由昭德之言，能拒則天之旨。又觀其誅侯思止，法王慶之，挫來俊臣，致朋黨漸衰，諛佞稍退。又則天謂承嗣曰："我任昭德，每獲高卧，代我勞苦，非汝所及也。"此則强幹機巧之驗焉。公忠之道，亦在其中矣。不然，則何以致是哉！若使昭德用謙御下，以柔守剛，不恃專權，常能寡過，則復皇嗣而非晚，保臣節而必終。蓋由道乏弘持，器難苞貯，純剛是失，卷智不全。所以丘愔抗陳，鄧注深論，瓦解而固難收拾，風摧而豈易扶持。自取誅夷，人誰怨懟？

贊曰：政無刑法，時屬艱危。裴炎之智，慮淺見遲。褘之履行，貨色自欺。昭德强猛，何由不虧？死無令譽，孰謂非宜。玄同不幸，顛殞亦隨。

名，確實值得輿論贊美。爲何對賈大隱失言，收受孫萬榮的黄金，暗中會見宫人，私通别人愛妾，致使惡迹玷污了清白的聲譽，淫行污穢了貞潔的名聲。如果説當時的風氣受濫刑迷惑，誣告公行，就又是他自己不注意周全防身之道，人們并非都是含冤受戮。賜死於家中，還是大幸，臨終時不屈服，不過是徒勞無益。

魏玄同擅長詞學，任官公正，當他主持考選之時，詳細陳述擇才之理。祇因高宗死去之後，武則天篡位之時，一心圖謀改朝换代，擁護自己的人受到親愛，如果一句話不合心意，就會全族難逃被殺之禍。所以唐室名臣，難忘恢復唐室大計；周室酷吏，經常陰謀讒言并進。魏玄同打算恢復皇儲的皇帝身份，本來就難免死罪，死而無過，被殺又有何妨。

李昭德爲臣强幹，處事機巧，凡是他所制定的事物，常常有規有模。武承嗣當時把持左相之權，將被立爲皇太子，不久改任他職，他的陰謀也受挫折，都是因爲李昭德的主張，能抗拒武則天的旨意。再看他殺死侯思止，法辦王慶之，挫敗來俊臣，使朋黨逐漸衰敗，阿諛奸邪日益摒退。還有武則天對武承嗣説："我任用李昭德，經常可以高枕無憂，他代我勞苦，不是你所能趕上的。"這就是他强幹機智靈巧的明證。公正忠誠之道，也在其中了。否則，怎麽會如此呢！假使李昭德謙和待下，爲人寬厚而保持剛正，不恃專權，常能少犯過失，那麽恢復皇嗣的皇位也不會晚，保持臣節而必能善終。大概由於處事之道不能非常寬宏，器量不够大度，失在過於剛正，忍讓不足。所以丘愔上表直陳，鄧注著論嚴責，他的衰敗如瓦破碎而難以收拾，如風摧折而不易扶持。自取滅亡，又能怨恨誰呢？

贊曰：施政不按刑法，時逢艱危之際。裴炎的智慧，淺薄而遲鈍；劉褘之的操行，名不符實。李昭德强幹嚴厲，怎能没有缺點？死時没有美名，誰能説是不對。魏玄同不幸，也隨之身亡。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旧唐书 第三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页数=796(1537-2332)
SS号=11405511
出版日期=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2004

【作 者】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2331
【读秀号】000005765135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2004
【ISBN号】 7-5432-0887-3 / K204.1/H853
【原书定价】 926.00(全六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唐代 纪传体 旧唐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旧唐书 第三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57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58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59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60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61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62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63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64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 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656&pages=10&
a=537l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 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666&pages=10&
a=537l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 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676&pages=10&
a=537l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 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686&pages=10&
a=537l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 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696&pages=10&
a=537l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 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706&pages=10&
a=537l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 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716&pages=10&
a=537l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 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726&pages=10&
a=537l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 3&
username=guest&spagenum=173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 3&
username=guest&spagenum=174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 3&
username=guest&spagenum=175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 3&
username=guest&spagenum=176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 3&
username=guest&spagenum=177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 3&
username=guest&spagenum=178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 3&
username=guest&spagenum=179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 3&
username=guest&spagenum=180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81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82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83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84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85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86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87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88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89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90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91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92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93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94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95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96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97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98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199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00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01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02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03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04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05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06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07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08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09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10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11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 3&
username=guest&spagenum=2206&pages=10&
a=537l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 3&
username=guest&spagenum=2216&pages=10&
a=537l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 3&
username=guest&spagenum=2226&pages=10&
a=537l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 3&
username=guest&spagenum=2236&pages=10&
a=537l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 3&
username=guest&spagenum=2246&pages=10&
a=537l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 3&
username=guest&spagenum=2256&pages=10&
a=537l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 3&
username=guest&spagenum=2266&pages=10&
a=537l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 3&
username=guest&spagenum=2276&pages=10&
a=537l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24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25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26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27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28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29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30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31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 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32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33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34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35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36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37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38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3&

username=guest&spagenum=239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 3&
username=guest&spagenum=240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464676368686464313036393638363 3&
username=guest&spagenum=2416&pages=10&
a=5371607CDF468AC990DC3A14CE29D833&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